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一三冊目次

太平廣記五百卷目錄十卷（一）（宋）李昉等輯
明嘉靖四十五年談愷刻本（卷二百六十一至二百六十四配清初鈔本） 〇〇一

太平廣記五百卷目錄十卷（一）

（宋）李昉等輯

明嘉靖四十五年談愷刻本（卷二百六十一至二百六十四配清初鈔本）

太平廣記五百卷（內府藏本）

宋李昉奉敕監修。同修者扈蒙、李穆、湯悅、徐鉉、宋白、王克貞、張洎、董淳、趙鄰幾、陳鄂、呂文仲、吳淑十二人也。以太平興國二年三月奉詔、三年八月表進、（此據宋會要之文、玉海則作二年三月戊寅所集八年十二月庚子書成未詳孰是）六年正月敕雕版印行。凡分五十五部。所採書三百四十五種。古來軼聞瑣事、僻笈遺文咸在焉。卷帙輕者往往全部收入。蓋小說家之淵海也。玉海稱廣記鏤本頒天下、後以言者謂非後學所急、收版貯之太清樓。故北宋人多未之睹。鄭樵號為博洽、而通志校讐略中乃謂太平廣記為太平御覽中別出廣記一書專記異事。誤合兩書而一之、是樵亦未嘗見矣。其書雖多談神怪、而採摭宏富、名物典故錯出其間、詞章家恆所採用、考證家亦多所取資。又唐以前書世所不傳者、斷簡殘編、尚間存其什一、尤足貴也。此本為明嘉靖中右都御史談愷所刊、卷頁間有闕佚、胡應麟二酉綴遺曰、談於此書頗肆力校讐、第中闕強鄙類二卷、無賴類二卷、輕薄類一卷、而酷暴類闕胡淛等五事、婦人類闕李誕等七事。談謂偏閱諸藏書家悉然、疑宋世已亡。又曰、輕薄類劉祥、許敬宗等皆見六朝諸史及唐書雜說、談已考補、餘目中有名姓者、尚多互見諸書。惟出小說中而其書今亡者、難悉究矣云云。則書在當時已非完帙、今亦姑仍舊本錄之焉。

太平廣記表

臣昉等言臣先奉
勑撰集太平廣記五百卷者伏以六[illegible]
得聖人之道以盡萬物之情足以啓迪
聰明鑒照今古伏惟
皇帝陛下體周
聖啓德邁
文思博綜羣言不遺衆善以爲編秩既廣觀覽難周故使
采摭菁英裁成類例惟茲重事宜屬通儒臣等謬以諛
聞幸塵清賞猥奉修文之寄曾無叙事之能退省疎蕪
惟增靦冒其書五百卷并目錄十卷共五百十卷謹詣
東上閤門奉表
上進以
聞冒瀆
天聽臣昉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太平興國三年八月十三日

將仕郎守少府監丞臣呂文仲臣吳淑
朝請大夫太子中贊善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陳鄂
中大夫太子左贊善直史館臣趙鄰幾
朝奉郎太子中允賜紫金魚袋臣董淳
朝奉大夫太子中允紫金魚袋臣王克貞臣張洎
承奉郎左拾遺直史館臣宋白
通奉大夫行太子率更令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徐鉉
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陳縣男食邑三百戸 臣湯悅

朝散大夫充史館修撰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臣李穆
翰林院學士朝奉大夫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臣扈蒙
翰林院學士中順大夫戸部尚書知制誥上柱國隴西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賜紫金魚袋臣李昉

八月二十五日奉
勑送史館六年正月奉
聖旨雕印板

按宋太平興國間既得諸國圖籍而降王諸臣皆海內名士或宣怨言盡收用之寘之館閣厚其廩餼使修羣書以修文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經史子集一千六百九十餘種編成一千卷賜名太平御覽又以野史傳記小說諸家編成五百卷分五十五部賜名太平廣記詔鋟板頒行言者以廣記非後學所急收板藏太清樓於是御覽盛傳而廣記之傳鮮矣崇文總目不及廣記夾漈鄭樵乃謂太平御覽別出廣記專記異事樵自謂博雅不知於實録會要諸書曾攷訂否余歸田多暇稗官野史手抄目覽匪曰小道可觀蓋欲賢於博奕云爾近得太平廣記觀之傳寫已久亥豕魯魚甚至不能以句因與一二三知已秦次山強綺塍唐石東互相校讐寒暑再更字義稍定尚有闕文闕卷以俟海內藏書之家慨然嘉惠補成全書庶幾博物洽聞之士得少稗益焉

嘉靖丙寅正月上元日都察院右都御史致仕十山談愷書

太平廣記引用書目

史記　漢書　范曄後漢書
魏書　吳書　魏志
蜀志　蜀記　吳志
三國志　晉書　宋書
齊紀　唐書　唐史
晉史　後魏書　唐曆
國語　史系　南史
北史　史儁　晉陽秋
晉春秋　齊春秋　三國典略
唐統紀　唐年補錄　年號歷
華陽國志　趙書　野史

越絕書　朝野僉載　明皇雜錄
開天傳信記　大唐新語　國史補
逸史　闕史　南楚新聞
妖亂志　中朝故事　會稽錄
譚賓錄　王氏聞見集　玉堂閒話
耳目記　北夢瑣言　唐會要
漢武故事　唐年小錄　御史臺記
翰林故事　三輔決錄　柳氏史
譚氏史　大業拾遺　國史異纂
國朝雜記　大唐奇事　大唐雜記
西京雜記　前秦錄　傳載
三齊要略　論衡　長沙傳

皇覽　建康實錄　益部耆舊傳
王子年耆舊傳　閩川名士傳　簡文談疏
補錄記傳　魏文典論　宋明帝自序
梁四公記　汝南先賢傳　會稽先賢傳
孝子傳　孝德傳　東方朔傳
尚書故實　說文　書斷
法書要錄　圖書會粹　書評
謝赫畫品　名畫記　畫斷
王僧虔名書錄　羊欣筆陣圖　八朝畫錄
韻對　列女傳　妬記
杜蘭香別傳　鄴侯外傳　太公金匱
顏氏家訓　古文瑣語　說題辭

文樞竟要　神異經　宣驗記
應驗記　冥祥記　冥報拾遺
陰德傳　感應傳　列異傳
甄異傳　述異記　異苑
志怪　齊諧記　續齊諧記
搜神記　續搜神記　靈鬼志
幽明錄　洞冥記　旌異記
冥報記　報應錄　報冤記
窮神秘苑　還魂記　離魂記
地獄苦記　靈怪集　集異記
纂異記　獨異志　博異志
玄怪錄　續玄怪錄　宣室志

瀟湘錄　紀聞　辨正論
廣異記　通幽記　祥異集驗
原化記　洽聞記　攄異記
奇事記　聞奇錄　祥異記
續異記　卓異記　妖怪錄
稽神錄　八朝窮怪錄　甘澤謠
錄異記　神鬼傳　虬髯客傳
王子年拾遺記　驚聽錄　杜陽雜編
異聞記　前定錄　定命錄
警誡錄　續定命錄　感定錄
廣古今五行記　謝蟠雜說　張璠漢記
兩京新記　十道記　成都記

南雍州記　九江記　盛宏之荆州記
渚宮故事　三秦記　三吳記
南齊記　三齊記　燉煌新錄
陳留風俗傳　湘中記　河東記
尋陽記　襄沔記　十洲記
山河別記　林邑記　桂林風土記
周地圖記　河洛記　南越志
三峽記　扶南記　南康記
河洛記　漢沔記　建安記
新津縣圖經　渝州圖經　隴州圖經
建州圖經　歙州圖經　黎州圖經
通壁縣圖經　朗州圖經　陵州圖經

交州記　武昌記　豫章古今記
洞林記　梁京寺記　塔寺記
顧渚山記　廣人物志　山海經
水經　異物志　洞天集
投荒雜錄　南海異事　海陸碎事
外荒記　江表異同錄　王歆始興記
莊子　墨子　淮南子
管子　抱朴子　賈子
說苑　金樓子　符子
玉泉子　神仙傳　續神仙傳
列仙傳　集仙傳　洞仙傳
墉城集仙錄　仙傳拾遺　神仙感遇傳

武陵十仙傳　十二眞君傳　眞誥
列仙譚錄　傳仙錄　漢武內傳
玄門靈妙記　原仙記　三寶感通記
玉匣記　道家雜記　郭氏玄中記
楊雄琴清英　曹植惡鳥論　藝文類聚
太原事跡　太原故事　眞陵十七史
本事詩　杼情詩　白居易集
顧雲文集　鄭谷詩集　元稹長慶集序
韓愈歐陽詹哀辭序　鄭處誨撰劉琢碑
李琪集序　皮日休集　賈逵碑
續江氏傳　吳興掌故事　崔龜從自敘
中興間氣集　羯鼓錄　中興書

蔡邕別傳　鄭德璘傳　曹景宗傳
羅昭威傳　賀若弼傳　趙延壽傳
司空圖段章傳　樊英列傳　女仙傳
張氏傳　崔少玄本傳　高僧傳
洛陽伽藍記　法苑珠林　三教珠英
金剛經　觀音經　靈保集
風俗通　博物志　崔豹古今注
語林　笑林　笑苑
世說　世說新語　郭頒世語
笑言　啓顏錄　說林
劇談錄　雲溪友議　幽閒鼓吹
三水小牘　盧氏雜說　桂苑叢談

會昌解頤錄　松窗錄　集話錄
嘉話錄　戎幕閒談　因話錄
芝田錄　乾䐜子　酉陽雜俎
談藪　摭言　玉溪編事
野人閒話　辨疑志　妖亂志
窮愁志　殷芸小說　劉氏小說
夢書　夢傳　夢系
夢記　夢死

太平廣記引用書目終

太平廣記目錄卷第一

宋翰林學士中順大夫戶部尚書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昉等編
明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談愷校刊
姚安府知府秦汴德州知州强仕石東山人唐詩同校

第一　神仙一
老子　木公　廣成子
黃安　孟岐
第二　神仙二
周穆王　燕昭王　彭祖
魏伯陽
第三　神仙三
漢武帝

第四　神仙四
王子喬　鳳綱　琴高
鬼谷先生　蕭史　徐福
王母使者　月支使者　衛叔卿
張楷　陽翁伯
第五　神仙五
王次仲　墨子　劉政
孫博　天門子　玉子
茅濛　沈羲　陳安世
第六　神仙六
張子房　東方朔　王喬
周隱遙　劉商

第七　神仙七
白石先生　皇初平　王遠
伯山甫　馬鳴生　李八百
李阿
第八　神仙八
劉安　陰長生　張道陵
第九　神仙九
李少君　孔元方　王烈
焦先　孫登　呂文敬
沈建
第十　神仙十
河上公　劉根　李仲甫
李意期　王興　趙瞿
王遙　陳永伯
第十一　神仙十一
泰山老父　巫炎　劉憑
欒巴　左慈　大茅君
第十二　神仙十二
壺公　薊子訓　董奉
李常在
第十三　神仙十三
茅君　孔安國　尹軌
介象　蘇仙公　成仙公
郭璞　尹思

第十四　神仙十四
劉子南　郭文　嵩山叟
許真君　吳真君　萬寶常
李筌
第十五　神仙十五
道士王纂　真白先生　桓闓
蘭公　阮基
第十六　神仙十六
杜子春　張老
第十七　神仙十七
裴諶　盧李二生　薛肇
第十八　神仙十八
柳歸舜　元藏幾　文廣通
楊伯醜　劉法師
第十九　神仙十九
馬周　李林甫　郭子儀
韓滉
第二十　神仙二十
陰隱客　譚宜　王可交
楊通幽
第二十一　神仙二十一
孫思邈　司馬承禎　尹君
第二十二　神仙二十二
羅公遠　僕僕先生　藍采和

第二十三 神仙二十三
王遠知 益州老父 崔生
馮俊 呂生 張李二公
第二十四 神仙二十四
許宣平 劉清眞 張殖
蕭靜之 朱孺子
第二十五 神仙二十五
採藥民 元柳二公
第二十六 神仙二十六
葉法善 邢和璞
第二十七 神仙二十七
唐若山 司命君 玄眞子
劉白雲

第二十八 神仙二十八
郗鑒 僧契虛
第二十九 神仙二十九
九天使者 十仙子 二十七仙
姚泓 李衛公
第三十 神仙三十
張果 翟乾祐 凡八兄
第三十一 神仙三十一
李遐周 許老翁 李珏
章全素
第三十二 神仙三十二
王賈 顏眞卿
第三十三 神仙三十三
韋弇 申元之 馬自然
張巨君
第三十四 神仙三十四
裴氏 崔煒
第三十五 神仙三十五
成眞人 柏葉仙人 齊映
王四郎 韋丹 馮大亮
第三十六 神仙三十六
徐佐卿 拓跋大郎 魏方進弟
李清

第三十七 神仙三十七
韋仙翁 楊越公弟 陽平謫仙
賣藥翁 嚴士則
第三十八 神仙三十八
李泌
第三十九 神仙三十九
劉晏 崔希眞 韋老師
麻陽村人 慈心仙人
第四十 神仙四十
巴邛人 章仇兼瓊 石巨
李山人 陶尹二君 許碏
楊雲外 杜悰 南嶽眞君

第四十一 神仙四十一
薛尊師 王光 黑叟
劉無名
第四十二 神仙四十二
賀知章 蕭穎士 李仙人
何諷 黄尊師 裴老
李虞 夏侯隱者 權同休
第四十三 神仙四十三
尹眞人 盧山人 薛玄眞
于濤
第四十四 神仙四十四
田先生 穆將符 房建
蕭洞玄
第四十五 神仙四十五
賈耽 丁約 瞿道士
王卿 衡山隱者 梅眞君
第四十六 神仙四十六
白幽求 王太虛 王子芝
劉商
第四十七 神仙四十七
唐憲宗皇帝 李球 宋玄白
許棲巖 韋善俊
第四十八 神仙四十八
李吉甫 李紳 白樂天

軒轅先生 李元 韋卿材
第四十九 神仙四十九
潘尊師 李賀 張及甫
鄭册 陳惠虛 溫京兆
第五十 神仙五十
嵩岳嫁女 裴航
第五十一 神仙五十一
侯道華 宜君王老 陳師
陳金
第五十二 神仙五十二
張卓 殷天祥 閭丘子
第五十三 神仙五十三
麒麟客 王法進 維揚十友
金可記 楊眞伯
第五十四 神仙五十四
韓愈外甥 劉瞻 盧鈞
薛逢 費冠卿 沈彬
第五十五 神仙五十五
寒山子 軒轅彌明 蔡少霞
鄭居中 伊用昌
第五十六 女仙一
西王母 上元夫人 雲華夫人
玄天二女

第五十七 女仙二

太眞夫人 蕚綠華

第五十八 女仙三

魏夫人

第五十九 女仙四

明星玉女 昌容 園客妻

太玄女 西河少女 梁玉清

江妃 毛女 秦宮人

鉤翼夫人 南陽公主 程偉妻

梁母 董永妻 酒母

女凡

第六十 女仙五

麻姑 玄俗妻 楊都女

孫夫人 樊夫人 東陵聖母

郝姑 張玉蘭

第六十一 女仙六

王妙想 成公智瓊 龐女

褒女 李眞多 班孟

天台二女

第六十二 女仙七

魯妙典 諶母 旴母

杜蘭香 白水素女 叅女仙

蓬球 紫雲觀女道士

秦時婦人 何二娘

第六十三 女仙八

玉女 邊洞玄 崔書生

驪山姥 黃觀福

第六十四 女仙九

楊正見 董上仙 張連翹

張鎬妻 太陰夫人

第六十五 女仙十

姚氏三子 趙旭 虞卿女子

蕭氏乳母

第六十六 女仙十一

謝自然 盧眉娘

第六十七 女仙十二

崔少玄 妙女 吳淸妻

第六十八 女仙十三

郭翰 楊敬眞 封陟

第六十九 女仙十四

玉蕋院女仙 馬士良 張雲容

韋蒙妻 慈恩塔院女仙

第七十 女仙十五

許飛瓊 裴玄靜 戚玄符

徐仙姑 緱仙姑 王氏女

薛玄同 戚逍遙 茶姥

張建章 周寶

第七十一 道術一

趙高 董仲君 葛玄
竇玄德
第七十二 道術二
張山人 王旻 陸生
輔神通 孫甑生 葉靜能
袁隱居 騾鞭客 許君
杜巫
第七十三 道術三
周賢者 王常 葉虛中
鄭君 程逸人 李處士
駱玄素 趙操 崔玄亮
第七十四 道術四

俞叟 陳季卿 陳生
張定 石旻 唐武宗朝術士
第七十五 道術五
楊居士 張士平 馮漸
潘老人 王先生 周生
韓志和 張辭 崔言
第七十六 方士一
子韋 趙廓 樊英
楊由 介象 郭璞
庾詵 張子信 管輅
籌禪師 李淳風 袁天綱
安祿山術士 桑道茂 鄉校叟

相骨人 田良逸蔣含弘
第七十七 方士二
杜生 泓師 羅思遠
張景藏 錢知微 胡蘆生
葉法善
第七十八 方士三
李秀才 王山人 王瓊
王固 符契元 白皎
賈耽 茅道安 駱山人
石旻
第七十九 方士四
慈恩僧 朱悅 王生

賈籠 軒轅集 杜可筠
許建宗 向隱 趙尊師
權師
第八十 方士五
周隱克 張士政 陳復休
費雞師 嶽麓僧 强紳
彭釘筋 崔無斁 蜀士
陳岷 鄭山古 馬處謙
趙聖人 黃萬戶 何奎
孫雄 李漢雄
第八十一 異人一
韓稚 幸靈 趙逸

梁四公
第八十二　異人二
陸法和　王梵志　王守一
李子牟　呂翁　管子文
袁嘉祚　鄭相如
第八十三　異人三
續生　張佐　陸鴻漸
賈耽　治針道士　貞元末布衣
柳成　蘇州義師　吳堪
第八十四　異人四
苗晉卿　義寧坊狂人　張儼
奚樂山　王居士　俞叟
衡嶽道人　李業　石旻
管涔山隱者　宋師儒　會昌狂士
唐慶　盧鈞
第八十五　異人五
趙知微　擊竹子　張濬
金州道人　李生　徐明府
華陰店嫗　李客　蜀城賣藥人
劉處士　張武　茅山道士
逆旅客　教坊樂人子　蔣舜卿
第八十六　異人六
黃萬祐　任三郎　黃齊
王處回　天自在　掩耳道士

抱龍道者　何昭翰　盧延貴
杜胃實　建州狂僧　劉甲
盧嬰　趙燕奴
第八十七　異僧一
釋摩騰　竺法蘭　康僧會
支遁
第八十八　異僧二
佛圖澄
第八十九　異僧三
釋道安　鳩摩羅什　法朗
李恒沙門
第九十　異僧四
杯度　釋寶志
第九十一　異僧五
求那跋摩　法度　通公
阿專師　阿禿師　稠禪師
釋知苑　法喜　法琳
徐敬業　駱賓王
第九十二　異僧六
玄奘　萬迴　一行
無畏　明達師　惠照
第九十三　異僧七
宣律師
第九十四　異僧八

華嚴和尚　唐休璟門僧　儀光禪師
玄覽　法將
第九十五　異僧九
洪昉禪師　相衛間僧　道林
淨滿　法通
第九十六　異僧十
僧伽大師　迴向寺狂僧　嬾殘
韋皐　釋道欽　辛七師
嘉州僧　金剛仙　鴟鳩和尚
第九十七　異僧十一
秀禪師　義福　神鼎
廣陵大師　和和　空如禪師

僧些　阿足師　鑒師
從諫
第九十八　異僧十二
李德裕　齊州僧　抱玉師
束草師　惠寬　素和尚
懷信　佛陀薩　興元上座
趙蕃　懷濬　智者禪師
法本
第九十九　釋證一
僧惠祥　阿育王像　王淮之
惠凝　靈隱寺　侯慶
大業客僧　蛤像　光明寺
十光佛　李大安　韋知十
劉公信妻
第一百　釋證二
長樂村聖僧　屈突仲任　婺州金剛
菩提寺猪　李思元　僧齊之
張無是　張應　道嚴

太平廣記目録卷第一

太平廣記目録卷第二

第一百一　釋證三

邢曹進　韋氏子　殞僧

雞卵　許文度　玄法寺

商居士　黄山瑞像　馬子雲

雲花寺觀音　李舟　惠原

延州婦人　鎮州鐵塔　渭濱釣者

第一百二　報應一 金剛經

盧景裕　趙文若　趙文昌

新繁縣書生　蒯武安　睦彥通

杜之亮　慕容文策　柳儉

蕭瑀　趙文信　劉弼

袁志通　韋克勤　沈嘉會

陸懷素

第一百三　報應二 金剛經

司馬喬卿　孫壽　李觀

豆盧夫人　尼修行　陳文達

高紙　白仁哲　竇德玄

宋義倫　李岡　王陁

王令望　陳惠妻　何澋

張玄素　李丘一

第一百四　報應三 金剛經

于昶　裴宣禮　吳思玄

銀山老人　崔文簡　姚待

呂文展　長安縣繫囚　李虛

盧氏　陳利賓　王宏

田氏

第一百五　報應四 金剛經

李惟燕　孫明　三刀師

宋參軍　劉鴻漸　張嘉猷

魏恂　杜思訥　龍興寺主

陳哲　豐州烽子　張鎰

崔寧

第一百六　報應五 金剛經

太原孝廉　李延光　陸康成

薛嚴　任自信　段文昌

劉逸淮　孫咸　僧智燈

王氏　左營伍伯　宋衎

陳昭

第一百七　報應六 金剛經

王忠幹　王偁　李元一

魚萬盈　於李回　強伯達

僧惟恭　王沔　董進朝

康仲戚　吳可久　开行立

僧法正　沙彌道蔭　何老

勾龍義　趙安

第一百八　報應七 金剛經

何軫　王殷　王翰

甯勉　倪勤　高涉
張政　李璐　巴南宰
元初　兗州軍將　楊復恭弟
蔡州行者　販海客
第一百九　報應八 法華經
沙門靜生　釋曇邃　釋慧慶
費氏　趙泰　釋慧進
沙門和尚　釋弘明　釋志湛
五侯寺僧　釋智聰　曇韻禪師
李山龍　蘇長　尼法信
李氏　徹師　悟眞寺僧
釋道俗　史阿誓　石壁寺僧

第一百十　報應九 觀音經
竇傳　周璫　竺法義
王琨妻　竺長舒　潘道秀
欒苟　張崇　釋開達
竺法純　釋道泰　郭宣
呂竦　徐榮　劉度
南宮子敖　徐義　畢覽
釋法智　孫道德　張興
曇無竭　車母　釋曇穎
邢懷明　王球
第一百十一　報應十 觀音經
竺惠慶　卞悅之　張暢

王玄謨　釋道冏　伏萬壽
彭子喬　釋慧和　齊建安王
毛德祖　李儒俊　沈甲
張達　孫敬德　高荀
史儁　東山沙彌　徐善才
杜智楷　張氏　許儼
僧道憲　成珪　王琦
第一百十二　報應十一 崇經像
史世光　董吉　宋吏國
張元　釋智興　董雄
孟知儉　崔善沖　唐晏
張御史　李昕　牛騰

李元平　長沙人　乾符僧
第一百十三　報應十二 崇經像
張應　釋道安　周閔
王懿　謝敷　僧法洪
劉式之　劉齡　陳安居
馬處伯
第一百十四　報應十三 崇經像
費崇光　魏世子　何曇遠
陳秀遠　葛濟之　董青建
齊竟陵王　張逸　釋僧護
僧澄空　釋慧偘　釋道積
釋法誠

第一百十五　報應十四崇經像
張法義　王之弘　崔義起妻
襄陽老姥　普賢社　李洽
王乙　鉗耳含光　席豫
裴休　牙將子
第一百十六　報應十五崇經像
謝晦　尼智通　王襲之
周宗　沈僧復　僧道志
唐文伯　崔平業　王鎮惡
郭祖深　衛元崇　姜勝生
傅奕　并州人　薛孤訓
嶲州縣人　丁零　唐武宗
王義逸　贅肉　西明寺
明相寺　僧義孚　開照寺盜
僧紹明　達江軍
第一百十七　報應十六陰德
孫叔敖　崔敬嗣　裴度
劉軻　劉弘敬　蕭倣
孫泰　李質　范明府
程彥賓
第一百十八　報應十七異類
漢武帝　東方朔　毛寶
孔愉　宗叔林　桓邈
劉樞　蔡喜天　劉沼

劉之亨　嚴泰　程靈銑
韋丹　熊慎　王季思
陳弘泰
第一百十九　報應十八冤報
杜伯　公孫勝　燕臣莊子儀
游敦　王宏　宋皇后
徐光　王陵　夏侯玄
金玄　經曠　萬默
麴儉　大樂伎　鄧琬
孔基　曇摩懺　支法存
張超　袁粲幼子　庾宏奴
魏輝儁　眞子融
第一百二十　報應十九冤報
梁武帝　張稗　羊道生
釋僧越　江陵士大夫　徐鐵臼
蕭續　樂蓋卿　康季孫
張絢　楊思達　弘氏
朱貞　北齊文宣帝　梁武帝
韋戴　隋庶人勇　京兆獄卒
印人
第一百二十一　報應二十冤報
杜通達　邢文宗　長孫無忌
婁師德　王瑱　江融
李昭德　弓嗣業　周興

魚思咺　索元禮　張楚金
崔日知　蘇頲　李之
唐王皇后　楊愼矜　師夜光
崔尉子
第一百二十二　報應二十一冤報
陳義郎　達奚珣　華陽李尉
段秀實　馬奉忠　鄆卒
樂生　宋申錫　蜀營典
第一百二十三　報應二十二冤報
胡激　秦匡謀　韋判官
楊收　宋柔　王表
乾寧宰相

第一百二十四　報應二十三冤報
王簡易　樊光　李彥光
侯溫　沈申　法曹吏
劉存　袁州錄事　劉璠
吳景　高安村小兒　陳勳
鍾遵　韋虔士　張進
郝溥　裴恒　蘇鐸
趙安
第一百二十五　報應二十四冤報
榼頭師　唐紹　李生
盧叔倫女　崔無隱
第一百二十六　報應二十五

程普　羊祜　劉毅
張和思　梁元帝　竇軌
武攸寧　崔進思　郴萬壽
郭霸　曹唯思　邢璹
萬國俊　王珪　陳峴
蕭懷武　李彥頵　陳絜
第一百二十七　報應二十六
蘇娥　涪令妻　諸葛元崇
呂慶祖　元徽　李義琰
岐州寺主　館陶主簿　賀最蜴
午橋民　盧叔敏　鄭生
第一百二十八　報應二十七
公孫綽　王安國　尼妙寂

李文敏　樊宗諒　榮陽氏
第一百二十九　報應二十八婢妾
王濟婢　王範妾　宋宮人
金荆　杜嶷妾　後周女子
張公瑾妾　范略婢　胡亮妾
梁仁裕婢　張景先婢　李訓妾
花嚴　晉陽人妻
第一百三十　報應二十九婢妾
竇凝妾　嚴武盜妾　綠翹
馬全節婢　魯思郾女　鄂州小將
金巵

第一百三十一　報應三十殺生

田倉　臨海人　陳甲
麻姑　謝盛　李嬰
許憲　益州人　章安人
元稚宗　王曇畧　廣州人
東興人　陳莽　沛國人
齊朝請　伍寺之　蘇巷
阮倪　邵文立　梁元帝
望蔡令　僧曇歡　釋僧羣
竺法惠　冀州小兒

第一百三十二　報應三十一殺生

王將軍　姜畧　賀悅
李壽　方山開　王遵

李知禮　陸孝政　果毅
劉摩兒　店婦　屠人
劉知元　李全閏　當塗民
張縱

第一百三十三　報應三十二殺生

朱化　李詹　王公直
黃敏　陳君稜　王洞微
孫季貞　崔道紀　何澤
岳州人　徐可範　建業婦人
廣陵男子　何馬子　章邵
韓立善　僧修准　宇文氏
李貞　僧秀榮　毋乾昭
李紹

第一百三十四　報應三十三宿業畜生

竹永通　宜城民　韋慶植
趙太　李信　謝氏
王珍　王會師　解奉先
童安玗　劉自然　李明府
劉鑰匙　上公　施汴
公乘通　僧審言

第一百三十五　徵應一帝王休徵

帝堯　周武王　越王
臨洮長人　漢高祖　陸賈

漢元后　後漢章帝　吳大帝
魏明帝　晉司馬氏　白燕
晉武帝　晉惠帝　晉元帝
蜀李雄　宋高祖　宋孝武帝
宋明帝　齊太祖　北齊神武
後周太祖　陳高祖　隋文帝
隋煬帝　唐高祖　唐太宗
唐齊王元吉　唐中宗　唐相王
潞州別駕　金蝸牛

第一百三十六　徵應二帝王休徵

唐玄宗　叱金像　天寶符
蜀當歸　萬里橋　唐肅宗

唐武宗 唐宣宗 迎光王
唐懿宗 唐僖宗 李邵
後唐太祖 後唐明宗 潞王
晉高祖 僞蜀主舅
第一百三十七 徵應三 人臣休徵
呂望 仲尼 文翁
董仲舒 何比干 五鹿充宗
王溥 應樞 袁安
陳仲舉 張承 張氏
司馬休之 杜慈 武士彠
張文成 上官昭容 崔行功
李正己 李揆 賈隱林

張子良 鄭絪
第一百三十八 徵應四 人臣休徵
裴度 段文昌 李逢吉
牛僧孺 王智興 牛師
杜中立 李蠙 馬植
高駢 孔溫裕 孫偓
李全忠 侯弘實 戴思遠
張鏐 齊州民 朱慶源
第一百三十九 徵應五 邦國咎徵
池陽小人 背明鳥 王琬
張聘 張林 東瀛公
長廣人 黃丘村 韓僧真

洛陽金像 梁武帝 惠炤師
周靖帝 蘇氏 突厥首領
陳後主 渭南人 猫鬼
長星 大鳥 蝦蟆
幽州人 默啜 張易之
孫儉 太白晝見
第一百四十 徵應六 邦國咎徵
大星 火災 水災
僧一行 汪鳳 僧普滿
秦城芭蕉 廬陵僧 興聖觀
駱駝杖
第一百四十一 徵應七 人臣咎徵

孔子 蕭士義 王導
謝安 庾亮 王仲文
諸葛侃 劉波 鄭微
周超 謝南康 傅亮
王徽之 劉興道 郭仲產
沈慶之
第一百四十二 徵應八 人臣咎徵
劉德願 李鎮 柳元景
向玄季 臧景直 王晏
尚龍 爾朱世隆 劉敏
李廣 王氏 張雕虎
強練 李密 張鷟

唐望之
第一百四十三　徵應九人臣咎徵
徐慶　周仁軌　徐敬業
杜景佺　黑齒常之　顔琮
路敬淳　張易之　鄭蜀賓
劉希夷　崔元偉　宋善威
李處鑒　麴先冲　呂崇粹
源乾曜　毋旻　楊愼矜
王儦　崔曙　元載
彭偃　劉汚　韓滉
嚴震　李德裕　李師道
韋溫

第一百四十四　徵應十人臣咎徵
呂群　朱克融　王涯
溫造　李宗閔　柳公濟
王涯　王潛　韓約
王氏　王哲　杜牧
盧獻卿　盧駢　封望卿
崔彥曾　崔雍　龐從
第一百四十五　徵應十一人臣咎徵
李鈞　高駢　鉅鹿守
陝帥　嚴遵美　成汭
劉知俊　田頵　桑維翰
鍾傳　頓金　湖南馬氏

王愼辭　安守範
第一百四十六　定數一
寶誌　史溥　耿詢
尉遲敬德　魏徵　婁師德
王顯　張寶藏　授判冥人官
王無导　宇文融　路潛
甘子布　李迥秀　狄仁傑
崔元綜　蘇味道　盧崇道
劉仁軌　任之選
第一百四十七　定數二
田預　王晙　高智周
王儦　裴伷先　張文瓘

袁嘉祚　齊澣　張守珪
裴有敞　王超　張齊丘
馮七言事　桓臣範　張嘉貞
僧金師
第一百四十八　定數三
韋氏　張嘉福　宋惲
房琯　孫生　張嘉貞
杜暹　鄭虔　崔圓
第一百四十九　定數四
麴思明　馬遊秦　蕭華
一行　術士　杜鵬舉
李栖筠　杜思溫　柳及

韋泛

第一百五十卷　定數五

玄宗　喬琳　張去逸

李泌　劉邈之　張仁褘

裴諝　李揆　道昭

太平廣記目録卷第二

太平廣記目録卷第三

第一百五十一　定數六

李稜　豆盧署　孟君

盧常思　韓滉　李頎

崔造　薛邕

第一百五十二　定數七

鄭德璘　趙璟盧邁　趙璟

包誼　薛少殷　袁孝叔

第一百五十三　定數八

李公　李宗回　崔朴

李藩　韋執誼　袁滋

裴度　張轅　趙昌時

第一百五十四　定數九

李顧言　元和二相　李源

鄭權　樊陽源　吳少誠

陳彥博　陸賓虞　王璠

崔玄亮　韋貫之

第一百五十五　定數十

衛次公　李固言　楊收

鄭朗　段文昌　崔從

郭八郎　張宣　韓臯

第一百五十六　定數十一

龐嚴　張正矩　劉遵古

舒元輿　李德裕　李言

王沐 舒元謙 杜悰外生
石雄 賈島 崔潔
第一百五十七 定數十二
李景讓 李敏求 李君
馬舉 鄭延濟 李生
第一百五十八 定數十三
成汭 楊蔚 歐陽澥
伊璠 顧彥朗 李甲
房知溫 竇夢徵 許生
楊鼎夫 牛希濟 陰君文字
貧婦 支戩
第一百五十九 定數十四 婚姻

定婚店 崔玄綜 盧承業女
琴臺子 武殷 盧生
鄭還古
第一百六十 定數十五 婚姻
秀師言記 李行修 崔圓嬰女
朱顯 侯繼圖
第一百六十一 感應一
張寬 漢武帝 醴泉
淮南子 楊雄 劉向
衣安 樊英 五石精
律呂 陳業 陳寔
三州人 魏任城王 呂虔

管寧 河間男子 宜陽女子
張應 南郡掾 蒲坂精舍
吳興經堂 南徐士人 徐祖
劉京 何敬叔 蕭子懋
蕭叡明 解叔謙 宗元卿
匡昕 魯康祚
第一百六十二 感應二
崔恕 何瑚 陳遺
王虛之 河南婦人 岑文本
鄭鮮 張楚金 羅道悰
慶空觀 皇甫氏 田仁會
徐州軍士 唐宣宗 李彥佐

胡生 劉行者 王法朗
鄰法尊 王暉 李夢旗
孟熙
第一百六十三 讖應
歷陽媼 孫權 高穎
神堯 唐高祖 太行山
桑條歌 突厥鹽 封中嶽
楊柳謠 黃麞歌 苾挈兒
安樂寺 烏鵲窠 鯉魚兒
挽天樞 黃犢子 駱賓王
天后 閻知微 長孫無忌
魏王 武媚娘 孝和

魏叔麟 武三思 孫佺
張易之 飲酒令 白馬寺
李蒙 李進周 誌公詞
李懷光 王鐸 木成文
草重生 唐國閏 竹貓

第一百六十四　名賢附諷諫

名賢

郭林宗 李膺 徐孺子
鄭玄 蔡邕 崔仁師
張文瓘 虞世南 馬周
員半千 嚴安之 蕭穎士
蕭嵩 于休烈 李廙

鄭絪 獨孤郁 趙逢

諷諫

晏子 優旃 東方朔
簡雍 解律豐樂 高季輔
李景伯 蘇頲 黃幡綽
李絳

第一百六十五　廉儉附吝嗇

廉儉

陸績 齊明帝 甄彬
高允 崔光 長孫道生
唐玄宗 肅宗 盧懷慎
李勉 杜黃裳 陽城
鄭餘慶 鄭澣 文宗
夏侯孜 裴坦 溫璭
仲廷頊

吝嗇

漢世老人 沈峻 李崇
南陽人 夏侯處信 柳慶
夏侯彪 鄭仁凱 鄧祐
韋莊 王叟 王鍔
裴璩 歸登

第一百六十六　氣義一

鮑子都 楊素 郭元振
狄仁傑 敬昭道 吳保安

第一百六十七　氣義二

裴冕 李宜得 穆寧
趙驊 曹文洽 陽城
王義 裴度 廖有方

第一百六十八　氣義三

熊執易 李約 鄭還古
江陵士子 鄭畋 章孝子
發塚盜 鄭雍 楊晟
王殷

第一百六十九　知人一

陳寔 黃叔度 郭泰
馬融 蔡邕 顧邵

諸葛瑾兄弟　龐士元　武陔
裴頠　匈奴使　桓溫
謝朓　唐太宗　李勣
薛收　王珪　王師旦
楊素　王義方　選將
英公　劉奇　張鷟
李嶠　鄭杲　盧從愿
裴寬　韋詵　裴談

第一百七十　知人二

姚元崇　盧齊卿　薛季昶
元懷景　張九齡　王丘
楊穆弟兄　李丹　鄭絪

杜鴻漸　杜佑　梁肅
呂溫　顧和　劉禹錫
韓愈　顧況　于邵
李德裕　韋岫　知人僧
蔡荆　亞子

第一百七十一　精察一

李子長　袁安　嚴遵
李崇　魏先生　李義琛
蔣恒　王璥　李傑
裴子雲　郭正一　張楚金
董行成　張鷟　張松壽
蘇無名　趙涓　袁滋

第一百七十二　精察二

韓滉　顏眞卿　李景畧
李夷簡　孟簡　李德裕
裴休　崔碣　趙和
殺妻者　許宗裔　劉崇龜
劉方遇

第一百七十三　俊辯一

東方朔　匡衡　邊文禮
荀慈明　曹植　諸葛恪
車浚　諸葛靚　蔡洪
范百年　張融　庾杲之
王儉　周顒　王融

李膺　商鐸　蕭琛
朱淹　崔光　陳元康
李諧　盧愷　盧思道
王元景

第一百七十四　俊辯二　附幼敏

俊辯
楊玠　薛道衡　薛收
張後裔　崔仁師　盧莊道
許敬宗　胡楚賓　裴琰之
蘇頲　王勮　李白
柳芳　王藻　韓愈
李程　李吉甫　王生

辛丘度　溫庭筠　柳公權
權德輿　東方朔　李彪
班蒙
幼敏
陳元方　孫策　鍾毓
孫齊由　陸琇　王絢
逍遙欣　房氏子　張琇
渾瑊
第一百七十五　幼敏
賈逵　李百藥　王勃
元嘉　毛俊兒　蘇頲
劉晏　林傑　高定

李德裕　白居易　崔鉉
李琪　劉神童　路德延
韋莊
第一百七十六　器量一
樂廣　劉仁軌　婁師德
李勣　李日知　盧承慶
裴冕　郭子儀　宋則
第一百七十七　器量二
陸象先　元載　董晉
裴度　于頔　武元衡
李紳　盧携　歸崇敬
夏侯孜　陳敬瑄　葛周

第一百七十八　貢舉一
總叙進士科　進士歸禮部　府解
諸州解　試雜文　內出題
放榜榜文　放榜　五老榜
謝恩　期集　過堂
題名　關試　讌集
第一百七十九　貢舉二
杜正玄　李義琛　陳子昂
王維　楊瑄　蕭穎士
喬彝　許孟容　張正甫
閻濟美　潘炎　令狐峘
熊執易

第一百八十　貢舉三
常袞　宋濟　牛錫庶
崔元翰　湛賁　尹極
李程　蔡南史　牛僧孺
楊虞卿　苗纘　費冠卿
李固言　殷堯藩　施肩吾
張正甫　馮陶　張環
楊三喜
第一百八十一　貢舉四
李逢吉　章孝標　劉軻
崔群　李翺女　賀拔惎
李宗閔　庾承宣　張祜

盧求　杜牧　劉蕡
薛保遜　賈島　畢誠
裴德融　裴思謙　李肱
蘇景張元夫

第一百八十二　貢舉五

崔蠡　盧肇　丁稜
顧非熊　李德裕　張蕡
宣宗　盧渥　劉蛻
苗台符張讀　許道敏　崔殷夢
顧標　溫庭筠　盧彖
翁彥樞　劉虛白　封定卿
馮藻　趙琮

第一百八十三　貢舉六

劉鄴　葉京　李讜
房珝　汪遵　劉允章
王凝　盧尚卿　李堯
高湜　公乘億　孫龍光
王璘　蔣凝　吳融
盧光啓　王彥昌　杜昇
鄭昌圖　程賀　陳嶠
秦韜玉　陸扆　張曙
崔昭矩　賈泳

第一百八十四　貢舉七 氏族附

昭宗　韋甄　劉纂
鍾傅　盧文煥　趙光逢
盧延讓　韋貽範　楊玄同
封舜卿　高輦

氏族

李氏　王氏　七姓
李積　崔湜　類例
李嶠　張說　楊氏
李益　莊恪太子妃　白敏中
汝州衣冠　黃生

第一百八十五　銓選一

蔡廓　謝莊　劉林甫
張說　溫彥博　戴冑

唐皎　楊師道　高季輔
薛元超　楊思玄　張仁禕
裴行儉　三人優劣　劉奇
狄仁傑　鄭杲　薛季昶
鄧渴　李至遠　張文成
鄭愔崔湜　糊名

第一百八十六　銓選二

斜封官　盧從愿　韋抗
張仁愿　杜暹　魏知古
盧齊卿　王丘　崔琳
裴光庭　薛據　李林甫
張說　張奭　楊國忠

陸贄 鄭餘慶 裴遵慶
李絳 李建 崔安潛

第一百八十七 職官

宰相 上事 蘇瑰
兩省 獨孤及 參酌院
楊城 呂溫 韋絢
李程 雜說 御史
同州御史 崔遂 張武
押班 臺門 歷五院
韓皐 雜說 使職
尚書省 崔日知 度支
柳闢 省橋 祕書省
魚袋 莎廳

第一百八十八 權幸

張易之 王準 王毛仲
李林甫 盧絢 李輔國
韋保衡 魚朝恩 元載
路巖 高湘 盧隱

第一百八十九 將帥一

關羽 簡文 李密
劉文靜 李金才 李靖
郭齊宗 唐休璟 李盡忠
封常清 李光弼

第一百九十 將帥二 雜譎智附

將帥
馬燧 嚴振 溫造
高駢 南蠻 張濬
劉鄩 張勍 王建
雜譎智
魏太祖 村婦

太平廣記目錄卷第二

太平廣記目録巻第四

第一百九十一 驍勇一
甾丘訢 朱遵 趙雲
呂蒙 任城王 桓石虔
楊大眼 麥鐵杖 彭樂
高開道 杜伏威 尉遲敬德
柴紹弟 秦叔寶 薛仁貴
公孫武達 程知節 薛萬
李楷固 王君㚟 宋令文
彭博通 李宏 辛承嗣
第一百九十二 驍勇二
來瑱 哥舒翰 馬璘
白孝德 李正己 李嗣業
馬勛 汪節 彭先覺
王俳優 鍾傳 墨君和
周歸祐 王宰
第一百九十三 豪俠一
李亭 虬鬚客
嘉興繩技 車中女子 彭閣高瓚
第一百九十四 豪俠二
崑崙奴 侯彝 僧俠
崔慎思 聶隱娘
第一百九十五 豪俠三
紅線 胡証 馮燕
西京店老人 蘭陵老人 盧生
義俠
第一百九十六 豪俠四
田膨郎 宣慈寺門子 李龜壽
潘將軍 賈人妻 荊十三娘
許寂 丁秀才
第一百九十七 博物
東方朔 劉向 胡綜
張華 束皙 沈約
虞世南 傅奕 郝處俊
孟詵 唐文宗 賈躭
段成式 江陵書生
第一百九十八 文章一
司馬相如 謝朓 沈約
庾信 王勃 盧照鄰
崔融 張說 崔曙
王維 李翰 顧況
唐德宗 戎昱 李端
韓翃 楊憑 符載
王建 裴度 白居易
元和沙門
第一百九十九 文章二
杜牧 天嶠道人 譚銖
周匡物 王播 朱慶餘

唐宣宗　溫庭筠　李商隱
劉瑑　鄭畋　司馬圖
高蟾
第二百　文章三
李蔚　盧渥　韓廷辭
姚巖傑　狄歸昌　杜荀鶴
武臣有文
曹景宗　高昂　賀若弼
李密　高崇文　王智興
高駢　羅昭威　趙延壽
第二百一　才名附好尚
才名
上官儀　東方虬　蘇頲
李邕　李華　李白
好尚
房琯　韓愈　李約
陸鴻漸　獨孤及　杜兼
李德裕　潘彥　宋之愻
朱前疑　鮮于叔明　權長孺
第二百二　儒行憐才高逸附
劉獻之　盧景裕　蕭德言
張楚金
憐才
沈約　唐高宗　天后

源乾曜　張建封　李實
韓愈　楊敬之　盧肇
令狐綯　崔鉉
高逸
孔稚珪　李元誠　陶弘景
田遊巖　朱桃椎　盧鴻
元結　賀知章　顧況
陳琡　孔拯
第二百三　樂一
舜白玉琯　師延　師曠
師涓　楚懷王　咸陽宮銅人
隋文帝　唐太宗　衞道弼曹紹夔
裴知古　李嗣真　宋沇
王仁裕　李師誨
琴
璵璠樂　劉道強　趙后
馬融　楊秀　李勉
張弘靖　董庭蘭　蔡邕
于頔　韓皋　王中散
瑟
阮咸
第二百四　樂二
大酺　梨園樂　太真妃
天寶樂章　韋皐　于頔

文宗 沈阿翹 懿宗
王令言 寧王獻 王仁裕
歌
秦青韓娥 戚夫人 李龜年
李衮 韓會 米嘉榮
笛
昭華管 唐玄宗 漢中王瑀
李謨 許雲封 呂鄉筠
觱篥
李尉

第二百五卷 樂三

羯鼓
玄宗 宋璟 李龜年
曹王臯 李琬 杜鴻漸
銅鼓
張直方 鄭續
琵琶
羅黑黑 裴洛兒 楊妃
段師 漢中王瑀 韋應物
宋沇 皇甫直 王沂
關別駕 王氏女
五絃
趙辟
箜篌

徐月華

第二百六 書一

古文 大篆 籀文
小篆 八分 隸書
章草 行書 飛白
草書 汲冢書 李斯
蕭何 蔡邕 崔瑗
張芝 張昶 劉德昇
師宜官 梁鵠 左伯
胡昭 鍾繇 鍾會
韋誕

第二百七 書二

王羲之 王獻之 王脩
荀輿 謝安 王廙
戴安道 康昕 韋昶
蕭思話 王僧虔 王融
蕭子雲 蕭特 僧智永
僧智果

第二百八 書三

唐太宗 購蘭亭序 漢王元昌
歐陽詢 歐陽通 虞世南
褚遂良 薛稷 高正臣
王紹宗 鄭廣文 李陽冰
張旭 僧懷素

第二百九　書四
雜編
程邈已下　邯鄲淳已下　姜詡已下
王羲之　王廙　潞州盧
桓玄　褚遂良　蘭亭眞跡
王方慶　二王眞跡　八體
李都　東都乞兒　盧弘宣
嶺南兒
第二百十　畫一
烈裔　敬君　毛延壽
趙岐　劉褒　張衡
曹不興　衞協　徐邈

王獻之　顧愷之　顧光寶
王廙　王濛　戴逵
宗炳　黃花寺壁
第二百十一　畫二
宗測　袁蒨　梁元帝
陶弘景　張僧繇　高孝珩
楊子華　劉殺鬼　鄭法士
閻立德　閻立本　薛稷
尉遲乙僧　王維　李思訓
韓幹
第二百十二　畫三
吳道玄　馮紹正　張藻
陳閎　韋無忝　盧稜伽
畢宏　淨域寺　資聖寺
老君廟　金橋圖　崔圓壁
第二百十三　畫四
保壽寺　先天菩薩　王宰
楊炎　顧況　周昉
范長壽　程脩己　邊鸞
張萱　王墨　李仲和
劉商　厲歸眞　聖畫
滕廣　范山人　韋叔文
第二百十四　畫五
貫休　楚安　應天三絕

八仙圖　黃筌　雜編
第二百十五　算術
鄭玄　眞玄兔　曹元理
趙達　貞觀祕記　一行
邢和璞　滿師　馬處謙
袁弘禦
第二百十六　卜筮一
管輅　淳于智　柳林祖
隗炤　郭璞　蔡鐵
吳中察聲者　王子貞　張景藏
湊州筮者　蔡微遠　車三
李老　開元中二道士

蔣直

第二百十七　卜筮二

沈七　頴陰日者　王栖巖
路生　鄭生　五明道士
黄賀　鄧州卜者

第二百十八　醫一

華佗　張仲景　吳太醫
句驪客　范光祿　徐文伯
徐嗣伯　腹瘕病　李子豫
徐之才　甄權　孫思邈
許裔宗　秦鳴鶴　盧元欽
周允元　楊玄亮　趙玄景

張文仲　郝公景　崔務

第二百十九　醫二

周廣　白岑　張萬福
王彥伯　李祐婦　元頏
梁革　梁新趙鄂　高駢
田令孜　于遘　顔燧

第二百二十　醫三

申光遜　孫光憲　漁人妻
陳寨　陶俊　張易
廣陵木工　飛盎　菌毒
田承肇　蛇毒　冶葛鴆
雜說藥

異疾

絳州僧　崔爽　劉録事
句容佐史　崔融　刁俊朝
李生　魏淑　皇甫及
王布　侯又玄　李言吉
蒯亮

第二百二十一　相一

袁天綱　張冏藏　張柬之
陸景融　程行諶　魏元忠

第二百二十二　相二

裴光庭　安祿山　孫思邈
孫生　衞相　馬祿師

李含章　尚衡　柳芳
陳昭　盧齊卿　梁十二
馮七　馬生

第二百二十三　相三

桑道茂　韋夏卿　駱山人
李生　王鍔　竇易直
李潼　賈餗　婁千寶
丁重　夏侯　薛少尹
周玄豹　程遜

第二百二十四　相四

王正君　黄霸　竇鍵媪
蘇氏女　武后　李淳風

楊貴妃　姜皎　常衮
劉禹錫　鄭朗　令狐綯門僧
僧廣弘　范氏尼　任之良
殷九霞　相手板庾道敏
李參軍　龍復本
第二百二十五　伎巧一
因祇國　葛由　魯般
弓人　燕巧人　雲明臺
淫淵浦　新豐　張衡
王肅　陵雲臺　陳思王
吳夫人　區純　水芝欹器
蘭陵王　僧靈昭　七寶鏡臺

第二百二十六　伎巧二
水飾圖經　觀文殿　劉交
張崇　十二辰車　銅樽
殷文亮　楊務廉　王琚
薛昚惑　馬待封
第二百二十七　伎巧三　絕藝
伎巧
華清池　重明枕　韓志和
絕藝
督君謨　李欽瑤　蘇州遊僧
江西人　僧靈鑒　張芬
河北將軍　西蜀客　陟屺寺僧

第二百二十八　博戲
羊玄保　王積薪　一行
韋延祐　日本王子
彈棊
漢成帝　魏文帝　藏鈎
藏鈎 柏玄　高映　石旻
雜戲　奕棊
第二百二十九　器玩一
周穆王　周靈王　王子喬
方丈山　昆吾山　漢太上皇
漢武帝　輕玉磬　李夫人
吉光裘　西毒國　桂宮

西胡渠王　漢宣帝　劉表
第二百三十　器玩二
蘇威　王度
太平廣記目錄卷第四

太平廣記目錄卷第五

第二百三十一　器玩三

張華　晉惠帝　許遜

陶貞白　張祖宅　唐儀

唐中宗　宋青春　武勝之

李守泰　陳仲躬　曹王皋

漁人

第二百三十二　器玩四

符載　破山劍　楊州貢

鄭雲逵　張存　百合花

浙右漁人　元稹　李德裕

甘露僧　令狐綯　周邯

貞陽觀　陴湖漁者　文谷

裴寂（以下有劉關）　荀諷　紅沫

鐵頭　虔州刺史

第二百三十三　酒（酒量嗜酒附）

酒

千日酒　擒奸酒　若下酒

崑崙觴　碧筒酒　九醞酒

消腸酒　青田酒　粘雨酒

酒名　南方酒　李景讓

夏侯孜　孫會宗　陸扆

酒量

山濤　周顗　裴弘泰

王源中

嗜酒

徐邈　劉伶　酒臭

第二百三十四　食（能食菲食附）

食

吳餅　御廚　五侯鯖

劉孝儀　鮔議　鮔表

熱洛河　名食　敗障泥

尚食令　大餅

能食

范汪　宋明帝　符堅三將

菲食

茅容　陸機　羊曼

第二百三十五　交友

宗世林　禰衡　荀巨伯

管寧　竹林七賢　嵇康

山濤　王安期　王敦

孫伯翳　湘東王繹　唐霍王元軌

王方翼　吳少微　張說

柳芳　杜佑　李舟

白居易　許棠　陸龜蒙

顏蕘

第二百三十六　奢侈一

吳王夫差　漢武帝　丁媛

太平廣記目錄五卷　二

淋池　霍光妻　韓嫣
袁廣漢　霄遊宮　沙棠舟
趙飛燕　郭况　漢靈帝
石崇　王敦　魏高陽王雍
元琛　隋煬帝　則天后
許敬宗　張易之　宗楚客
安樂公主　楊慎交　唐睿宗
玄宗　虢國夫人
第二百三十七　奢侈二
韋陟　芸輝堂　裴冕
于頔　王涯　李德裕
楊收　同昌公主　李琢
李使君
第二百三十八　詭詐
劉龍子　郭純　王燧
唐同泰　胡延慶　朱前疑
寧王　安祿山　白鐵余
李慶遠　劉玄佐　張祜
大安寺　王使君　劉崇龜
李延召　成都丐者　薛氏子
秦中子　李全皐　文處子
第二百三十九　諂佞一
安祿山　成敬奇　陳少游
裴延齡　薛盈珍　盧融

馮道明　杜宣猷　李德裕
韓全誨　蘇循　蘇楷
樂朋龜　孔謙
第二百四十　諂佞二
趙元楷　閻知微　鄭愔
薛稷　李嶠　李義府
侯思止　盧藏用　趙履温
張岌　吉頊　宗楚客
崔融　崔湜　用蕃將
張說　程伯獻　楊國忠
太眞妃　李林甫
第二百四十一　諂佞三
王承休
第二百四十二　謬誤　附遺忘
益州長史　蕭穎士　郝昂
張長史　蕭俛　崔清
何儒亮　于頔　苑論
李文彬　蘇拯　竇少卿
遺忘
張利涉　閻玄一　郭務靜
張守信　李覘　張藏用
第二百四十三　治生　附貪
治生

裴明禮　何明遠　羅會
竇乂
貪
滕蔣二王　竇知範　夏侯彪之
王志愔　段崇簡　崔玄信
嚴昇期　張昌儀　李邕
裴佶　元載　張延賞
盧昂　崔咸　崔遠
江淮賈人　龍昌裔　安重霸
張虔
第二百四十四
時苗　王思　李凝道
褊急

堯君卿　蕭穎士　裴樞
崔珙　韓皐　杜祐
皇甫湜　段文昌　李德裕
李潘　盧罕　王珙
高季昌
第二百四十五　詼諧一
晏嬰　東方朔　邊韶
袁次陽　伊籍　張裔
張裕　薛綜　諸葛恪
費禕　王戎妻　鄧艾
安陵人　楊修　孫子荊
蔡洪　陸機

第二百四十六　詼諧二
蔡謨　諸葛恢　周顗
韓博　習鑿齒　孫盛
祖納　郝隆　羅友
張融　何承天　王絢
何勗　謝靈運　劉繪
徐孝嗣　沈文季　沈昭略
胡諧之　梁武　柳信言
徐摛　徐陵　李諧
周捨　王琳
第二百四十七　詼諧三
穆子容　僧重公　孫紹

魏市人　魏彥淵　陸乂
王元景　李庶　邢子才
盧詢祖　北海王晞　李騊駼
盧思道　石動筩　徐之才
蕭彪
第二百四十八　詼諧四
侯白　盧嘉言　陸操
薛道衡　劉焯　山東人
吃人　趙小兒　長孫無忌
任瓌　李勣　李榮
第四百四十九　詼諧五
令狐德棻　崔行功　邊仁表

辛郁　尹君　裴玄本
長孫玄同　王福畤　許敬宗
高崔嵬　元晋　趙謙光
沈佺期　崔日用　裴談
李鎮惡　盧廙　松壽
封抱一　尹神童
第二百五十　詼諧六
狄仁傑　蘇味道　侍御史
李安期　鄧玄挺　元福慶
尚書郎　御史裴行　姚崇
黄幡綽　楊國忠　劉朝霞
姚貞操　裴諝　張文成

竇曉　杜延業　路勵行
蕭誠　德宗　劉玄佐
顧況　裴佶　趙宗儒
饒牛頭　韓皐　裴度
姚峴
第二百五十一　詼諧七
周愿　劉禹錫　袁德師
李程　楊虞卿　沈亞之
張祜　南卓　盧肇
章孝標　裴休　王智興
盧發　關圖　馮衮
鄭夫　趙崇　楊玄翼

裴慶餘　鄭光業　交廣客
第二百五十二　詼諧八
李耀　王鐸　薛昭緯
孔緯　宇文翰　千字文語乞社
山東佐史　羅隱　盧延讓
俳優人　王舍城　顧敻
不調子　司馬都　吳堯卿
李任爲賦
第二百五十三　嘲誚一
程季明　諸葛恪　張湛
賀循　陸士龍　繁欽
劉道真　祖士言　高爽

徐之才　司馬消難　馬王
酒肆　盧思道　李愔
薛道衡　解嘲　辛亶
牛弘　侯白
第二百五十四　嘲誚二
趙神德　賈嘉隱　歐陽詢
高士廉　裴略　劉行敏
竇昉　狄仁傑　楊茂直
左右臺御史　杜文範　御史裏行
張元一　吉頊　朱隨侯
李詳
第二百五十五　嘲誚三

張鷟　石抱忠　鄭愔
宋務光　傅巖　侯味虛
賈言忠　司馬承禎　李敬玄
格輔元　祝欽明　姜師度
姜晦　魏光乘　邵景
黄幡綽　賀知章　王維
甘洽　喬琳　契苾尭
宋濟　安陵佐史　崔護

第二百五十六　嘲誚四

盧邁　柳宗元　陸暢
平曾　僧靈徹　蘇芸
李宸　王璠　韋蟾

封抱一　崔涯　李宣古
杜牧　陸巖夢　李遠
李德裕　薛昭緯　崔慎由
鄭薰　唐五經　青龍寺客
羅隱

第二百五十七　嘲誚五

崔涯　皮日休　薛能
周顗　任轂　王徽
山東人　張登　朱澤
徐彥若　馮涓　張濬伶人
封舜卿　姚洎　李台瑕
織錦人　李主簿　陳癩子

患目鼻人　傴人　田媼

第二百五十八　嗤鄙一

魏人鑽火　齊倰士　元魏臣
并州士族　高敖曹　梁權貴
柳鸞之　阮嵩　郝象賢
朱前疑　張由古　侯思正
王及善　逯仁傑　袁琰
臺中語　沈子榮　武懿宗
張衡　李良弼　來子珣
閻知微　崔湜　權龍褒

第二百五十九　嗤鄙二

蘇味道　李師旦　霍獻可

袁守一　崔泰之　陸餘慶
孫彥高　出使御史　韓琬
趙仁獎　姜師度　成敬奇
石惠恭　馮光震　李謹度
三衛　陽滔　常定宗
張玄靖

第二百六十　嗤鄙三

公羊傳　李文禮　殷安
姓房人　元宗遂　獨孤守忠
王熊　魏崇裕　梁士會
張懷慶　康雲　徵君
李佐　元載常袞　崔阡

黎幹 崔叔清 常愿
劉士榮 袁得師 蔣乂
崔損
第二百六十一 闕 嗤鄙四
張茂昭 王播 李秀才
姓嚴人 王初昆弟 李據
教坊人 南海祭文宣王
太常寺 柳氏婢 韓昶
王智興 韋氏子 令狐綯
鄭光 鄭畋盧攜 鄭棨
鄭準 張氏子 劉義方
鄭郢王 海惟衡 李雲翰

第二百六十二 闕 嗤鄙五
崔育 宇于翊 韓簡
胡令 楊錚 謝柴書
郡牧 張咸光 長鬚僧
道流 三妄嚙 周韋二子
不 嗤鼻 耶娶程
外學歸 行第 癡壻
魯人執竿 齊人學瑟 市馬
招應書生
第二百六十三 闕 無賴一
劉戒之 宗玄成 孟神爽
飛騎席人 韓令珪 李宏

長孫昕 張易之兄弟 權懷恩
宋之愻 張幹等 彭先覺
張德 士子吞舍利 劉子振
荊子嘲割者
第二百六十四 闕 無賴二
南荒人娶婦 趙高 韋少卿
葛清 三王子 樂從訓
張從晦 李仁矩 李罕之
韓伸 李令 孟宏微
僧鸞 路德延 蕭希甫
第二百六十五 闕 輕薄一
劉祎 劉孝綽 汲師

許敬宗 盈川令 崔湜
杜審言 杜甫 陳通方
李賀 崔騈 李群玉
馮涓 溫庭筠 西川人
河中幕客 陳磻叟 崔昭甫
溫定 薛能 高逢休
第二百六十六 闕 輕薄二
姚巖傑 朝士使朔方 薛保遜
薛昭緯 劇燕 韋薛輕高士
胡淛 輕薄士流 張翱
盧程 崔秘 王先王遺輕薄
蔣貽恭

第二百六十七　酷暴一

麻秋　宋幼帝　高洋
南陽王　朱粲　陳承親
薛震　陳元光　獨孤莊
索元禮　羅織人　元楷
武承嗣　張易之兄弟　郝象賢
周興　侯思止　來俊臣

第二百六十八　酷暴二

吉頊　成王千里　張亶
王旭　京師三豹　張孝嵩
王弘義　謝祐　河内王懿宗
酷吏　楊務廉　李全交

第二百六十九　酷暴三

胡元禮　史牟　宋昱韋儇
蕭穎士　誣劉璵惡黨　李紳以下皆闕
胡淛　韋公幹　安道進
陳延美　趙思綰

第二百七十　婦人一

冼氏　衛敬瑜　周迪妻
鄒待徵妻　竇烈女　鄭神佐女
李誕女以下皆闕　義成妻　盧夫人
魏知古妻　符鳳妻　呂榮
侯四娘　高彥昭女　鄒路
封景文　郝僕妻　歌者婦

太平廣記目錄卷第五

太平廣記目録卷第六

第二百七十一　婦人二

賢婦

徐才人　盧氏　董氏
高叡妻　崔敬女　李畬母
盧獻女　鄧廉妻　肅宗朝公主
潘炎妻　劉皇后　河池婦人
賀氏

才婦

謝道韞　楊容華　上官昭容
張氏　杜羔妻　張睽妻
關圖妹　魚玄機　牛肅女
慎氏　薛媛　孫氏

第二百七十二　婦人三

美婦人

夷光　麗涓　趙飛燕
薛靈芸　孫亮姬朝姝　蜀甘后
石崇婢翾風　洲東舞女

妒婦

車武子妻　段氏　王導妻
杜蘭香　任瓌妻　楊弘武妻
房孺復妻　李廷璧妻　張褐妻
吳宗文　蜀功臣　秦騎將

第二百七十三　婦人四

妓女

周皓　李秀蘭　杜牧
劉禹錫　李逢吉　洛中舉人
蔡京　武昌妓　韋保衡
曹生　羅虬　徐月英

第二百七十四　情感

買粉兒　崔護　武延嗣
開元製衣女　韋皐　歐陽詹
薛宜僚　戎昱

第二百七十五　童僕奴婢

韋桃符　李敬　武公幹
吳行魯　李鴻　捧硯
捧劍　歸秦　段章
上清　李錡婢　李福女奴
却要

第二百七十六　夢一

周昭王　吳夫差　漢武帝
司馬相如　陰貴人　張奐
鄭玄　范邁　許攸
薛夏　蔣濟　周宣
王戎　鄒湛　陳桃
呂蒙　王穆　張天錫
張駿　索充宋桷　符堅
後趙宣城　張甲　張茂

晉明帝　馬孝將　徐精
商仲堪　商甄均　桓豁
司馬恬　賈弼　王奉先
宗叔林　沙門法稱　劉穆之
徐羨之　沈慶之　明齊之
劉誕　袁愍孫　劉沙門
諸仲務　孫氏　桓誓
張尋　徐祖　桓邈
周氏婢　何敬叔
第二百七十七　夢二
閻英　宋瓊　宋穎妻
盧元明　元淵　許超
北齊李廣　蕭鏗　徐孝嗣
梁江淹　代宗　徐善
夢休徵上
隋文帝　唐高祖　戴胄
裴師德　顧琮　天后
薛季昶　玄宗　魏仍
陳安平　李瞿曇　趙良器
奚陟　張鷟　裴元質
潘玠　樊系　呂諲
第二百七十八　夢三
夢休徵下
張鎰　楚寔　楊炎

竇參　李逢吉　王播
豆盧署　韋詞　皇甫弘
杜牧　高元裕　楊敬之
盧貞猶子　國子監明經　薛義
鄭光　宋言　曹確
劉仁恭　僖宗　劉檀
晉少主　辛夤遜　何致雍
郭仁表　王璵　謝諤
崔萬安　江南李令　毛貞輔
第二百七十九　夢四
夢咎徵
蕭吉　侯君集　崔湜
李休甫　杜玄　召皎
李稅雲　李叔霽　李愬
薛存誠　李伯憐　張瞻
于堇　盧彥緒　柳宗元
衛中行　張省躬　王惲
柳淩　崔暇　蘇檢
韋檢　朱少卿　覃隲
孟德崇　孫光憲　陸洎
周延翰　王瞻　邢陶
第二百八十　夢五
鬼神上
煬帝　豆盧榮　楊明成

扶溝令　王諸　西市人
王方平　張誂　麻安石
閻涉　劉景復
第二百八十一　夢六
鬼神下
李進士　侯生　袁繼謙
邵元休　周諤　鄭起
朱拯　韋建　鄭旒
夢遊上
櫻桃青衣　獨孤遐叔
第二百八十二　夢七
夢遊下

元稹　段成式　邢鳳
沈亞之　張生　劉道濟
鄭昌圖　韓確
第二百八十三　巫厭呪
巫厭
師舒禮　女巫秦氏　楊林
來俊臣　唐武后　阿來
雍文智　彭君卿　何婆
來婆　勒僧　阿馬婆
白行簡　許至雍　韋覬
高駢
厭呪

厭盜法　雍益堅　宋居士
第二百八十四　幻術一
客隱遊　天毒國道人　騫霄國畫工
營陵人　扶婁國人　徐登
周眇奴　趙侯　天竺胡人
鞠道龍　楊羨書生　侯子光
第二百八十五　幻術二
宋子賢　胡僧　祖珍儉
葉道士　河南妖主　涼州妖主
明崇儼　劉靜妻　咼師
李慈德　葉法善　羅公遠
北山道者　東明觀道士　東巖寺僧

荊術士　梵僧難陀　李白老僧
第二百八十六　幻術三
張和　胡媚兒　中部民
板橋三娘子　關師法　長樂里人
陳武振　海中婦人　畫工
第二百八十七　幻術四
侯元　功德山　襄陽老叟
青城道士　蜀都婦人
第二百八十八　妖妄一
蔡誕　須曼卿　馬太守
鄴城人　紇干狐尾　李恒
惠範　史崇玄　嶺南淫祀

賀玄景　瀛州婦人　薛懐義
胡僧寳殿　胡超僧　調猫兒鸚鵡
駱賓王　馮七姨　姜撫先生
第二百八十九　妖妄二
李泌　紙布師　明思遠
周士龍　李長源　雙聖燈
路神通　五色拔　魚目為舍利
月老叟為小兒　于世尊
捉佛光事　大輪咒　陳僕射
解元龜　蔡畋　張守一
第二百九十　妖妄三
吕用之　諸葛殷　董昌
第二百九十一　神一
龍門山　太公望　四海神
延娟　齊桓公　晉文公
鄭繆公　晉平公　齊景公
妬女廟　伍子胥　屈原
李冰　土羊神　梅姑
秦始皇　觀亭江神　宛若
竹王　劉向　何比干
第二百九十二　神二
欒侯　楊起　歐明
李高　黃源　賈逵
李憲　張璞　洛子淵

陳虞　黃翻　陽雍
錢祐　徐郎　丁氏婦
阿紫
第二百九十三　神三
度朔君　蔣子文　葛祚
虞道施　顧邵　陳氏女
王表　石神人　聖姑
陳敏　費長房　胡母班
張誠之
第二百九十四　神四
王祐　溫嶠　戴文謀
黃石公　袁雙　商康
賈充　王文度　徐長
陳緒　白道猷　高雅之
羅根生　沈縱　戴氏女
孫盛　湛滿　竺曇遂
武曾　晉孝武帝　蘭啓之
王猛　封驅之
第二百九十五　神五
王僧虔　陳悝　宮亭廟
安世高　曲阿神　謝奐
李滔　樹伯道　侯褚
盧循　陳臣　張舒
蕭惠明　柳積　趙文昭

河伯　邵敬伯　吳興人
劉子卿
第二百九十六　神六
太室神　黃苗　韓叟
蕭總　蕭嶽　留朱兆
蔣帝神　臨汝侯猷　陰子春
蘇嶺廟　盧元明　董慎
李靖
第二百九十七　神七
丹丘子　瀚海神　薛延陀
睦仁蒨　兖州人
第二百九十八　神八

柳智感　李播　狄仁傑
王萬徹　太學鄭生　趙州參軍妻
第二百九十九　神九
韋安道
第三百　神十
杜鵬舉　河東縣尉妻　三衛
李湜　葉淨能　王昌齡
張嘉祐
第三百一　神十一
汝陰人　崔敏殼　張安
仇嘉福　食羊人　王晙
第三百二　神十二

皇甫恂　衛庭訓　韋秀莊
華嶽神女　王僩
第三百三　神十三
韓光祚　宣州司戶　崔圓
鄭仁鈞　季廣琛　劉可大
奴蒼璧　南綽　王常
第三百四　神十四
開業寺　女媧神　王籍
暢璀　喬龜年　張光晟
淮南軍卒　元載張謂　潁陽里正
第三百五　神十五
王法智　李佐時　韋皐

竇參　李伯禽　蕭復弟
李納　崔汾　辛秘
第三百六　神十六
陳袁生　冉遂　魏耽
盧佩
第三百七　神十七
沈聿　党國清　太原小吏
村人陳翁　樂坤　永清縣廟
崔澤　韓愈　李逢吉
樊宗訓　裴度　張仲殷
凌華
第三百八　神十八

李回　李序　蔡榮
劉元迥　鄭翦　柳澥
馬總　崔龜從
第三百九　神十九
蔣琛　張遵言
第三百十　神二十
張無頗　王鍔　馬朝
郄元位　夏陽趙尉　盧嗣宗
三史王生　張生
第三百十一　神二十一
蕭曠　史遂　田布
進士崔生　張偃　裴氏子

李騊
第三百十二　神二十二
楚州人　陷河神　蹇宗儒
滑能　柳晦　劉山甫
爾朱氏　李仲呂　新昌坊民
裴氏女　夏侯禎　徐演
羅弘信　李曉
第三百十三　神二十三
楊鎮　張璟　崔從事
王審知　張懷武　李玫
趙瑜　關承湍妻　李冰祠
鄭君雄　鍾離王祠　盤古祠

狄仁傑祠　葛氏婦　馬希聲
龐式
第三百十四　神二十四
清泰主　侯射陂　李泳子
譙又俊　劉峭　袁州父老
朱延禹　僧德林　司馬正彝
劉宣　黃魯　張鋌
郭厚　尋陽縣吏　朱元吉
沽酒王氏　鮑回　劉醇
崔練師
第三百十五　神二十五　附淫祠
狄山廟　吳延瑫

淫祠
餘光祠　鉏父廟　鮑君
張助　著餌石人　洛西古墓
豫章樹　狄仁傑檄　飛布山廟
畫琵琶　壁山神
第三百十六　鬼一
韓重　公孫達　鮮于冀
盧充　談生　陳蕃
劉照　張漢直　范丹
費季　周式　陳阿登
第三百十七　鬼二
吳祥　周翁仲　田疇

文穎 王樊 秦巨伯
宗岱 鄭奇 鍾繇
夏侯玄 嵇康 倪彥思
沈季 糜竺 王弼
陳僊 胡熙 魯肅

第三百十八 鬼三

陸機 趙伯倫 朱彥
桓回 周子長 荀澤
桓軌 朱子之 楊羨
王肇宗 張禹 邵公
吳士季 周子文 丁恭伯
李經 謝邈之 彭虎子

司馬恬 阮德如 陳慶孫
甄沖

第三百十九 鬼四

張子長 桓道愍 周臨賀
胡茂回 阮瞻 臨湘令
顧氏 江州錄事 陳素
胡章 蘇韶 夏侯愷
劉他 王戎 王仲文

第三百二十 鬼五

蔡謨 桃元起 閭勅
孫稚 索遜 馮述
任懷仁 王明 王彪之

王凝之 姚牛 招恭
阮瑜之 劉澄 劉道錫
趙吉 司馬隆

太平廣記目錄卷第六

子113 047

太平廣記目錄卷第七

第三百二十一　鬼六
郭翻　王瑗之　牽騰
新鬼　劉青松　庾亮
司馬義　李元明　張闓
庾紹之　韋氏　胡馥之
賈雍　宋定伯　呂光
第三百二十二　鬼七
陶侃　謝尚　襄陽軍人
呂順　桓恭　庾崇
曹公船　王志都　唐邦
王矩　周義　袁乞
丁恒之　劉遁　王思規
華逸　張君林　甄兵
陳皐　袁無忌　新蔡王昭平
遠學諸生
第三百二十三　鬼八
張隆　吉礎石　富陽人
給使　甄法崇　謝晦
謝靈運　梁清　徐道饒
東萊陳氏　謝道欣　沈寂之
王胡　陶繼之　朱泰
戴伯承　章授　施續門生
張道虛

第三百二十四　鬼九
秦樹　竺惠熾　郭銓
賀思令　山都　區敬之
劉雋　檀道濟　石秀之
夏侯祖歡　張吉成　梁清
崔茂伯　巢氏　胡庇之
索頤
第三百二十五　鬼十
王騁之　孟襄　司馬文宣
虞德嚴猛　郭慶之　薄紹之
索萬興　郭秀之　庾季隨
申翼之　王懷之　柳叔倫
劉廓　王瑤　王文明
夏侯文規
第三百二十六　鬼十一
袁炳　費慶伯　劉朗之
長孫紹祖　劉導　劉氏
崔羅什　沈警
第三百二十七　鬼十二
崔子武　馬道猷　顏勰
邢鸞　蕭摩侯　道人法力
蕭思遇　任胄　董壽之
樊孝謙　李文府　史萬壽
房玄齡　魏徵　唐儉

第三百二十八　鬼十三
慕容垂　李勣女　解襆人
漕店人　張琮　劉門奴
閻庚　明崇儼　王懷智
沙門英禪師　陳導　王志
巴峽人　陸餘慶
第三百二十九　鬼十四
夏文榮　張希望　鄭從簡
房穎叔　劉諷　相州刺史
王湛　狄仁傑　李暠
張守珪　楊瑒
第三百三十　鬼十五

張果女　華妃　郭知運
王光本　幽州衙將　李氏女
崔尚　河湄人　中官
王鑑　李令問　僧韜光
僧儀光　尼員智　楊元英
第三百三十一　鬼十六
薛矜　朱七娘　李光遠
李覇　洛陽鬼兵　道德里書生
安宜坊書生　裴盛　楊溥
薛直　劉洪
第三百三十二　鬼十七
唐晅　蕭正人　韋鎰
趙夏日　茹子顏　劉子貢
劉平　蕭穎士
第三百三十三　鬼十八
黎陽客　李迥秀　琅邪人
崔咸　季攸　武德縣田叟
裴徽　李陶　長洲陸氏女
刁緬　王無有　王昇
高生
第三百三十四　鬼十九
楊準　王乙　韋栗
河間劉別駕　王玄之　鄭德懋
朱敖　裴虬　趙佐

岐州佐史
第三百三十五　鬼二十
浚儀王氏　章仇兼瓊　李林甫
陳希烈　楊國忠　李叔霽
新繁縣令　姚蕭品　梁守威
第三百三十六　鬼二十一
常夷　張守一　鄭望
宇文覿　李瑩　裴晠
李氏
第三百三十七　鬼二十二
韋璜　薛萬石　范俶
李澣　張勍　牛爽

李咸　李晝　元載
蕭審
第三百三十八　鬼二十三
盧仲海　王垂　武丘寺
李佐公　竇裕　商順
李載　高勵　蕭遘
朱自勸
第三百三十九　鬼二十四
羅元則　李元平　劉參
閻敬立　崔書生　李則
陸憑　尋陽李生
第三百四十　鬼二十五

韓弁　盧頊　李章武
第三百四十一　鬼二十六
李俊　李赤　韋浦
鄭馴　魏朋　道政坊宅
鄭瓊羅
第三百四十二　鬼二十七
獨孤穆　華州參軍　趙叔牙
周濟川
第三百四十三　鬼二十八
陸喬　盧江馮媼　竇玉
李和子　李僖伯
第三百四十四　鬼二十九

王裔老　張弘讓　寇鄘
呼延冀　安鳳　成叔弁
襄陽選人　祖價
第三百四十五　鬼三十
郭承嘏　張庾　劉方玄
光宅坊民　淮西將軍　郭翥
裴通遠　鄭紹　孟氏
第三百四十六　鬼三十一
利俗坊民　太原部將　成公逵
送書使者　臧夏　踏歌鬼
盧燕　李湘　馬震
劉惟清　董觀　錢方義

第三百四十七　鬼三十二
吳任生　郭濟　曾季衡
趙合　韋安之　李佐文
胡澄
第三百四十八　鬼三十三
辛神邕　唐燕士　郭鄩
李全質　沈恭禮　牛生
韋齊休
第三百四十九　鬼三十四
房陟　王超　段何
韋鮑生　梁璟　崔御史
曹唐

第三百五十　鬼三十五

許生　顏濬　郝惟諒

浮梁張令　歐陽敏　奉天縣民

第三百五十一　鬼三十六

邢羣　李重　王坤

蘇太玄　房千里　韋氏子

李濤　段成式　鬼葬

董漢勲

第三百五十二　鬼三十七

牟穎　游氏子　李雲

鄭總　王紹　王鮪

李戴仁　劉璪　李矩

陶福　巴川崔令　馮生

第三百五十三　鬼三十八

皇甫枚　陳蕃　豫章中官

邵元休　何四郎　青州客

周元樞　朱延壽　秦進忠

望江李令　張飛廟祝　僧彥脩

建康樂人　黄延讓　張瑗

婺源軍人妻　陳德遇　廣陵吏人

第三百五十四　鬼三十九

楊瑊　袁繼謙　鄧州士人

王商　謝彥璋　崇聖寺

任彥思　張仁寶　楊蘊中

王延鎬　僧惠進　田達誠

徐彥成　鄭郊　李茵

柳朋舉　周潔

第三百五十五　鬼四十

揚副使　僧楚珉　陳守規

廣陵賈人　浦城人　劉道士

清源都將　王翃妻　林昌業

潘襲　胡澄　王攀

鄭守澄　劉騭

第三百五十六　夜叉一

哥舒翰　韋仇兼瓊　楊愼矜

江南吳生　朱覬女　杜萬

韋自東　馬燧

第三百五十七　夜叉二

東洛張生　薛淙　丘濡

張越石　張融　蘊都師

第三百五十八　神魂一

龐阿　馬勢婦　無名夫婦

王宙　鄭齊嬰　柳少游

蘇莱　鄭生　韋隱

齊推女　鄭氏女　裴珙

舒州軍吏

第三百五十九　妖怪一

武都女　東方朔　雙頭雞

張遵　翟宣　臧仲英
頓丘人　王基　應瓊璩
公孫淵　諸葛恪　零陵太守女
榮陽廖氏　陶濆　趙王倫
張騁　懷瑾　裴瑨
衞瓘　賈謐　劉嶠
王敦　王獻　劉寵
桓溫參軍　郭氏

第三百六十　妖怪二

庾翼　庾謹　商仲堪
壽頒　李勢　郗恢
庾寔　乞佛熾盤　姚紹

桓振　賈弼之　江陵趙姥
諸葛長民　監官張氏　王綸
宋宗之　虞定國　丁譁
富陽王氏　樂遐　劉斌
王徽　張仲舒　蕭思話
傅氏女　郭仲産　劉順
王譚　周登之　黄尋
荊州人　田騷　鄧差
司馬申　段暉

第三百六十一　妖怪三

崔季舒　安陽王氏　齊後主
王惠照　獨孤陀　楊素

滕景貞　元邃　劉志言
素娥　張易之　李承嘉
泰州人　梁載言　范季輔
洛陽婦人　裴休貞　牛成
張翰　南鄭縣尉　李洋
元自虛

第三百六十二　妖怪四

長孫繹　韋虛心　裴鏡微
李虞　武德縣婦人　梓州民
武德縣民　張司馬　李適之
李林甫　楊慎矜　姜皎
晁良貞　李氏　張周封

王豐　房集　張寅
燕鳳祥　王生　梁仲朋

第三百六十三　妖怪五

韋房　柳氏　王[illegible]
[illegible]　盧虔　[illegible]王氏
揚州塔　[illegible]寺　劉積中

第三百六十四　妖怪六

下[illegible]人　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鄭綱　[illegible]
河北村正　僧弘濟　[illegible]草
于頔

第三百六十五　妖怪七

王申子　韓伕　許敬張閑
太原小兒　李師古　孟不疑
戴詧　杜悰　鄭絪
河北將軍　宮山僧
第三百六十六　妖怪八
杜元穎　朱道士　鄭生
趙士宗　曹朗　耔兒
李約　張頎　馬舉
韋琛　張謀孫　李黄
宋洵　張氏子　僧十朋
宜春人　朱從本　周本
王宗信　薛老峯　歐陽璨

第三百六十七　妖怪九人妖
妖怪
東柯院　王守貞　彭顏
呂師造　崔彥章　潤州氣
黄極　熊勛　王建封
廣陵士人　張鏑　宗夢徵
黄仁濬　孫德遵
人妖
東郡民　胡頊　烏程縣人
李宣妻　趙宣母　馬氏婦
楊歡妻　壽安男子　崔廣宗
許州僧　田瞫　元鎬

無足婦人　婁逞　孟媪
黄崇嘏　白項鴉
第三百六十八　精怪一
雜器用偶像附
陽城縣吏　桓玄　徐氏婢
江淮婦人　劉玄　游先朝
居延部落主　僧太瓊　清江郡叟
韋訓　盧贊善　柳崇
南中行者　魏秀才　虢國夫人
第三百六十九　精怪二
雜器用
蘇丕女　蔣惟岳　華陰村正

韋諒　東萊客　文城里人
岑順　元無有　李楚賓
第三百七十　精怪三
國子監生　姚司馬　崔穀
張秀才　河東街吏　韋協律兄
石從武　姜修　王屋薪者
第三百七十一　精怪四
雜器用
獨孤彥　姚康成　馬舉
吉州漁者
凶器上
梁氏　曹惠　竇不疑

第三百七十二　精怪五
凶器下
桓玄範　蔡四　李華
商鄉人　盧涵　張不疑
第三百七十三　精怪六
火
賈耽　劉希昂　范璋
胡榮　楊禎　盧郁
劉威
土
馬希範　靈異
第三百七十四
髑髏盞　王琛觀　湘究
來陽水　孫聖得金地　聶女
八陣圖　海畔石龜　釣臺石
汾州女子　波斯玉女　程顏
文水縣墜石　玄宗聖容　渝州蓮花
玉馬　華山道侶　鄭仁本者
楚州僧　胡氏子　王蜀先生
廬山漁者　桂從義　金精山木鶴
賣餅王老　桃林禾　王延政
洪州樵人
第三百七十五　再生一
史炯　范明友奴　陳焦

太平廣記目錄七卷　十三

崔涵　柳長　劉凱
石函中人　杜錫家婢　漢宮人
李娥　河間女子　徐玄方女
蔡友妻　陳朗婢　于寶家奴
韋諷女奴　鄴中婦人　李仲通婢
崔生妻　東萊人女
第三百七十六　再生二
鄭會　王穆　鄧進
李太尉軍士　五原將校　范令卿
楊氏子　士人甲　李簡
竹季貞　陸彥
第三百七十七　再生三
趙泰　袁廓　曹宗之
孫廻璞　李強友　韋廣濟
郝惠達
第三百七十八　再生四
劉憲　張汶　隰州佐史
鄭儼　貝禧　干慶
陳良　楊大夫　李主簿妻
第三百七十九　再生五
劉辟　李清　鄭師辯
法慶　開元選人　崔明達
王掄　費子玉　梅先
第三百八十　再生六

太平廣記目錄七卷　十四

王璹　魏靖　楊再思
金壇王丞　韓朝宗　韋延之
張質　鄭潔

太平廣記目録卷第七

太平廣記目録卷第八

第三百八十一　再生七
趙文若　孔恪　霍有鄰
皇甫恂　裴齡　六合縣丞
薛濤　趙裴　鄧成
張逵

第三百八十二　再生八
支法衡　程道惠　僧善道
李旦　梁甲　任義方
齊士望　楊師操　裴則子
河南府史　周頌　盧弁

第三百八十三　再生九

索盧貞　琅邪人　胡勒
顏畿　餘杭廣　曲阿人
賀瑀食牛人　丘友　庾申
李除　張導　石長和
古元之

第三百八十四　再生十
周子恭　李及　阿六
崔君　劉溉　朱同
鄒澄　王勳　蘇履霜
景生　許琛

第三百八十五　再生十一
崔紹　辛察　僧彥先

陳龜範

第三百八十六 再生十二

賈偶 章汎 謝弘敞妻
梁氏 朱氏 李強名妻
荊州女子 周哲滯妻 劉長史妻
盧頊表姨 劉氏子妻 延陵村人妻
趙某妻

第三百八十七 悟前生一

羊祜 王練 向靖女
崔彥武 岐王範 太華公主
馬家兒 采娘 劉三復
圓觀

第三百八十八 悟前生二

顧非熊 齊君房 劉立
張克勤 孫緬家奴 文澹
王鄂 僧道傑 袁滋
崔四八 馬思道

第三百八十九 塚墓一

聰明花樹 相思木 廣川王
袁安 丁姬 渾子
王粲 孫鍾 吳剛
陸東美 潘章 胡邕
戴熙 王伯陽 羊祜
閭丘南陽 古層塚 隋王

楚王塚 舒綽 李德林
郝處俊 徐勣 韋安石
源乾曜 楊知春 唐堯臣
陳思膺

第三百九十 塚墓二

奴官冢 盧渙 趙冬曦
丁永興 嚴安之 女媧墓
李邈 賈耽 張式
樊澤 齊景公墓 郭誼
壽安土官 李思恭 武瑜
曹王墓 韓建 海陵夏氏
廬陵彭氏 武夷山 林贊堯

張紹軍卒 馬黃谷塚 秦進崇
和文

第三百九十一 銘記一

李斯 夏侯嬰 張恩
高流之 高顯洛 謝靈運
王果 豐都塚 樊欽賁
姜師度 鄴鼓 鄭欽悅

第三百九十二 銘記二

韓愈 裴度 張惟清
王璠 柳光 李福
熊博 王敬之 王承檢

第三百九十三 雷一

李叔卿　楊道和　石勒
虢州人　封元則　僧道宣
蘇踐言　狄仁傑　儼師
雷鬪　漳泉界　包超
張須彌　蔡希閔　徐景先
歐陽忽雷　宣州　王幹
華亭堰典　李師道　李鄘
徐誗

第二百九十四　雷二

陳鸞鳳　建州山寺　蕭氏子
周洪　蕭浹　僧文淨
徐智通　雷公廟　南海

陳義　葉遷韶　元稹
裴用　東陽郡山　段成式

第二百九十五　雷三

百丈泓　楊詢美從子　高郵人
王忠政　史無畏　張應
天公壇　申文緯　法門寺
陳絢　彭城佛寺　歐陽氏
廬山賣由　李誠　茅山牛
番禺村女　江西村嫗　甘露寺
南康縣

第二百九十六　雨 風虹

雨

房玄齡　不空三藏　一行
無畏三藏　五龍子　狄惟謙
子朗

風

秦始皇　王莽　賈謐
張華　劉曜　劉裔
徐羨之　柳世隆　崔惠景
許世宗　徐妃　李密

虹

夏世隆　陳濟妻　薛願
劉義慶　首陽山　韋皐

第二百九十七　山 溪

山

玉笥山　大翮山　山精
石雞山　新豐山　慶山
雞峰　孝父山　插竈
河山石斛　終南乳洞　古鐵鏁
崖山　聖鐘山　嵩梁山
石鼓山　射的山　怪山
鳴鏡山　藏臺　上霄峰
麥積山　斗山觀　大竹路

溪

溪毒

第二百九十八　石 坡沙

石
黃石 馬肝石 石鼓
採石 青石 石文
石連理 太白精 古鐵錚
走石 石橋 石磨
釜瀨 石魚 墜石
立石 孤石 網石
卵石 卧石 僧化
寶石 目巖 石駝
石柱 石鞨 石女
藏珠 化石 松化
自然石 熱石 犬吠石

麞形石 三石 人石
金鷟
坡沙
飛坡 鳴沙
第三百九十九
水 水附井
帝神女 劉子光 益水
釀川 石脂水 元街泉
銅車 神牛泉 撫原池
丹水 陸鴻漸 零水
龍門 漏澤出雨 重水
湘水 懸水 仙池

渝川灘 淯潭 驪山鐔
井
烏水龜 陸珠井 臨沅井
火井 擅井 御井
王迪 賈耽 八角井
李德裕 永興坊百姓 獨孤叔牙
柴都 濠州井 雞井
軍井 金華令
第四百 寶一上金
金上
金 翁仲孺 霍光
陳爵 符堅 零都縣人

何文 侯遹 成弼
玄金 鄒駱駝 裴談
牛氏僮 宇文進 蘇遏
韋思玄 李員 虞卿道士
趙懷正 金蛇
第四百一 寶二金下水銀玉附
金下
張鋋 龍描 宜春郡民
張彥 康氏 豫章人
陳濬 建安村人 蔡彥卿
水銀
呂生

玉

沈攸之　玉龍　江嚴
唐宗玄　五色玉　玉辟邪
軟王鞭　玉猪子
第四百二　寳三
隋侯　燕昭王　漢高后
後漢章帝　梁武帝　火珠
鯨魚目　珠池　少城珠
青泥珠　徑寸珠　寳珠
水珠　李勉　李灌
上清珠　守船者　嚴生
張文規　衛慶　鬻餅胡

第四百三　寳四 雜寳上
瑪瑙　犀　月鏡
秦寳　珊瑚　四寳宮
延清室　玉如意　七寳鞭
犀導　玉清三寳　寳骨
紫靺鞨　紫貝　魏生
第四百四　寳五 雜寳下
肅宗朝八寳　靈光豆　萬佛山
玳瑁盆　辟塵巾 鞭附　重明枕
三寳村　火玉　瑪瑙櫃
岑氏
第四百五　寳六 錢奇物附

錢

消陽童子　文德皇后　岑文本
王清　建安村人　徐仲寳
邢氏　林氏　曹眞

奇物

徐景　中牟鐵錐　毒槊
集翠裘　謝靈運鬚　開元漁者
楊妃襪　紫米　嘉陵江巨木
江淮市人桃核　玉龍膏
段成式　李德裕　夏侯孜
嚴遵仙槎
第四百六　草木一 文理木附

木

夫子墓木　五柞　白銀樹
合離樹　玉樹　豫樟
荔枝木　酒樹　娑羅綿樹
刺樹　黃漆樹　木蘭樹
椰子樹　菩提樹　娑羅樹
獨梧樹　波斯皂莢樹　木龍樹
貝多樹　沒樹　槃碧穡樹
齊暾樹　通脫木　山桂
五鬣松　三鬣松　魚甲松
合掌柏　黃楊木　青楊木
俱那衛　山茶　夏州槐

赤白桱　楮木　楮
文理木
宗廟文木　文木商　古文柱
三字薪　天尊薪　太平木
天王槐　色綾木　馬文木
第四百七　草木二
異木（兩門凡四十木）
主一州樹　偃桑　不晝木
蚊子樹　聖鼓枝　鹿木
倒生樹　黝木　桄榔木
怪樹　楓人　楓鬼
楓生人　靈楓　破木有肉

江中楓材　河伯下材　鬬蛟船木
交讓木　千歲松　汗杖
化蝶樹　涪水材　端正樹
崇賢里槐　三枝槐　癭槐
荊根枕　五重桑　蜻蜓樹
無患木　醋心樹　登第皂莢
辨白檀樹
藟蔓
藤實杯　鍾藤　人子藤
冢草蔓　胡草蔓　野狐絲
第四百八　草木三
草

柰祇草　三賴草　席箕草
護門草　仙人條　合離草
老鴉芣籬草　鬼皂莢　青草槐
銅匙草　水耐冬　三白草
無心草　盆甑草　女草
媚草　醉草　舞草
相思草　無情草　忘憂草
睡草　千步香草　麝草
治蟲草　蛇銜草　鹿活草
解毒草　毒草　蕉毒草
牧麻草　龍芻　紅草
宮人草　焦茅　銷明草

黃渠草　聞遐草　始皇蒲
蔓草　漢武牧馬草　水網藻
地日草　書帶草　金荃草
望舒草　神草
第四百九　草木四
草花
旌節花　野悉蜜花　都勝花
簇蝶花　茂葵　金燈花
金錢花　毗尸沙花
木花
叙牡丹　白牡丹　紅紫牡丹
正倒暈牡丹　合歡牡丹　染牡丹花

鬬牡丹　月桂花　牡桂花
桂花　海石榴花　南海朱槿
嶺表朱槿　紅梅花　郍提槿花
佛桑花　貞桐花　梔子花
山茶花　三色石南花　比閭花
木蓮花　郍伽花　木蘭花
異木花　碧玫瑰　刺桐花
懷風花　躑躅花　凌霄花
分枝花　夜舒荷　睡蓮
碧蓮花　染青蓮花　三朵瑞蓮
藕　蓮實　芰
菱

第四百十　草木五
果上
柤稼樝樹實　如何樹實　仙梨
綺縞樹實　波郍樹實　贍婆異果
神仙李　武陵桃李　金李
漢帝杏　仙人杏　御李子
朱李　兎頭柰　脂衣柰
朱柰　文林果　聖柰
木桃　東方朔桃　仙桃
勾桃　一石桃　偏桃
王母桃　食桃核　鄯子
羅浮柑子　天寶甘子　北方棗
西王母棗　仙人棗　仲思棗
波斯棗

太平廣記目錄卷第八

太平廣記目錄卷第九

第四百十一　草木六

菓下

櫻桃　檽棗　柿

底穪樹實　柿盤　融峯梨

六斤梨　紫花梨　胡榛子

酸棗　蒲萄　王母蒲萄

俟騷子　蔓胡桃　仙樹實

橄欖子　東荒栗　猴栗

瓜　五色瓜　瓜惡香

菜

蔓菁　越蒜　三蔬

菠薐　芥葅　芥木

水韭　茄子樹　崑崙紫瓜

茄子故事　儋崖瓠

第四百十二　草木七 五穀茶荈附

敘竹類　涕竹　棘竹

篔簩竹　篔簹竹　慈竹

筋竹　香葉竹　桃枝竹

癭竹　羅浮竹　童子寺竹

竹花　竹筍　竹實

五穀

雨稻　雨粟　雨麥

彫胡　雨穀　搖枝栗

鳳冠粟　統明豆　延精麥

紫沈麻　雨五穀　野粟石穀

芋　雀芋　甘蔗

茶荈

敘茶　獲神茗　饗茗獲報

消食茶

第四百十三　草木八

芝菌

竹芝　樓闕芝　天尊芝

紫芝　參成芝　夜光芝

隱辰芝　鳳腦芝　白符芝

五德芝　石桂芝　滴芝

木芝　螢火芝　肉芝

小人芝　地下肉芝　異菌

石菌　竹肉　毒菌

苔

敘苔　地錢　蔓金苔

如巳苔　石髮　瓦松

瓦松賦

第四百十四　草木九

香藥

荼蕪香　三名香　五名香

沈香　龍腦香　安息香

一木五香　訶梨勒　白荳蔻

豁齊香　無石子　紫䤵
阿魏　蓽撥　胡椒
阿勃參　山蒲　麻黄
荊三稜
服餌
服松脂　餌松蕋　賜茯苓
服茯苓　服菖蒲　服桂
餌柠實　服五味子　服朮
服桃膠　服地黄　服遠志
服天門冬　飲菊潭水　飲甘菊谷水
食黄精
第四百十五　草木十
木怪
張叔高　陸敬叔　聶友
董奇　趙翼　魏佛陀
臨淮將　崔導　賈祕
薛弘機　盧虔　僧智通
江夏從事
第四百十六　草木十一
木怪下
竇寬　吳偃　董觀
京洛士人　江叟
花卉怪
龍蛇草　鮮卑女　蕨蛇
芥蟲　崔玄微
第四百十七　草木十二
花卉怪下
光化寺客　僧志習　鄧珪
劉皂　田布　梁生
藥怪
蘇昌遠
上黨人　田登娘　趙生
菌怪
郭元振　宣平坊官人　豫章人
第四百十八　龍一
蒼龍　曹鳳　張魯女
江陵姥　甘宗　南郡國
龍場　五色石　震澤洞
梁武后　劉甲　宋雲
蔡玉　李靖
第四百十九　龍二
柳毅
第四百二十　龍三
俱名國　釋玄照　王景融
凌波女　陶峴　齊澣
沙州黑河　興慶池龍　井龍
旃然　龍門
第四百二十一　龍四

蕭昕　遺尺潭　劉貫詞
韋氏　任頊　趙齊嵩
第四百二十二　龍五
許漢陽　劉禹錫　周邯
資州龍　韋思恭　盧元裕
盧翰　李修　韋宥
尺木　史氏子
第四百二十三　龍六
盧君暢　元義方　平昌井
虎頭骨　法喜寺　龍廟
豢龍者　孔威　華陰湫
崔道樞　金龍子　黃馴
臨漢豕　燒龍　柳翁

第四百二十四　龍七
閻浮龍　吳山人　白將軍
溫媼　柳子華　斑石
張公洞　五臺山池　張老
費雞師　汾水老姥　李宣
濛陽湫　鹽井龍　尹皓
第四百二十五　龍八
龍
張溫　郭彥朗　王宗朗
井魚　安天龍　犀浦龍
曹寬　黃[illegible]衣

蛟
漢武白蛟　滸陽橋　王述
王植　陸社兒　長沙女
蘇頲　闘蛟　洪氏女
洪貞　老蛟　武休潭
伐蛟
第四百二十六　虎一
白虎　漢景帝　种僮
封邵　亭長　嚴猛
袁雙　吳道宗　牧牛兒
師道宣　謝允　鄭襲
劉廣雅　易拔　蕭泰
黃乾　酋耳獸　虎塔

傅黃中　柳州佐史　巴人
峽口道士
第四百二十七　虎二
費忠　虎婦　稽胡
碧石　僧虎　李徵
天寶選人
第四百二十八　虎三
裴旻　斑子　劉薦
勤自勵　宣州兒　笛師
張竭忠　裴越客　盧造
第四百二十九　虎四

張魚舟　申屠澄　丁岩
王用　張逢
第四百三十　虎五
李奴　馬拯　張昇
楊真　王居貞　歸生
鄭思遠　李琢　燕木
第四百三十一　虎六
李大可　藺庭雍　王太
荊州人　劉老　虎婦
趙倜　周義　中朝子
第四百三十二　虎七
松陽人　南陽士人　虎恤人

范端　石井崖　械虎
商山路　陳褒　食虎
周雄
第四百三十三　虎八
張俊　潯陽獵人　柳并
倀虎　王瑆　劉枚
姨虎　崔韜　王行言
第四百三十四　畜獸一
牛　金牛　銀牛
青牛　牛鬪　潜牛
涼州人牛　洛水牛
牛拜

桓冲　光祿屠者　朱氏子
牛償債　卞士瑜　路伯達　戴文
河內崔守　王氏老姥
牛傷人
邵桃根
牛異
洛下人　甯茵　仲小小
第四百三十五　畜獸二
馬　周穆王八駿　漢文帝九逸
隋文帝獅子驄　唐玄宗龍馬
代宗九花虬　德宗神智驄　曹洪

司馬休之　慕容廆　秦叔寶
張納之　宋察　舞馬
續紳　楊翁偁　李南
趙固　韓晞　江東客馬
陳璋
第四百三十六　畜獸三
馬
盧從事　韋有柔　吳宗嗣
孫漢威　于遠　張全
王武　韋玭
駱駝
明駝　知水脉　風脚駝

兩脚駝　白駱駝
騾
白騾　推磨騾
驢
僧朗　猷達國　村人供僧
張高　東市人　賀世伯
王甲　湯安仁　王薰
第四百三十七　畜獸四
犬上
華隆　楊生　崔仲文
張然　楊褒　鄭韶
柳超　姚甲　劉巨鱗
欽定四庫全書　卷　九
章華　范翊　鄴釗
盧言　趙叟　陸機
石玄度　齊瓊　石從事
田昭　裴度
第四百三十八　畜獸五
犬下
李道豫　朱休之　李叔堅
王瑚　李德　溫敬林
庾氏　沈霸　田琰
王仲文　崔惠童　李義
胡志忠　韓生　杜修己
袁繼謙

第四百三十九　畜獸六
羊
月氐稍割　西域大羊　劉賓青羊
齊訟者　梁文　顧霈
潘果　李審言　楊氏
陳政觀　安甲
豕
燕相　杜願　郗永
劉胡　耿伏生　李校尉
湯應　安陽書生　吳郡士人
晉州屠兒　元佶　崔日用
李汾　徐州軍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卷　十
第四百四十　畜獸七
貓
唐道襲　賣䣺人　歸係
鼠
王周南　終祚　清河郡守
淳于智　徐密　縈書夫
茅崇丘　蕭悉達　逆旅道士
李測　天寶彍騎　畢杭
崔懷疑　李甲　王緒
郗士美　李知微　建康人
盧嵩　柴再用　蘇長史
盧樞　朱仁　李昭嘏

鼠狼
張文蔚
第四百四十一　畜獸八
獅子
魏武帝　後魏莊帝　雜說
犀
通天犀　雜說
象
白象　閬州莫徭　華容莊象
南安獵者　淮南獵者　蔣武
雜說
雜獸
蕭志忠
第四百四十二　畜獸九
狼
狼狽　狼冢　冀州刺史子
王含　正平縣村人　張某妻
熊
子路　昇平入山人　黄秀
狸
董仲舒　張華　山中孝子
淳于矜　劉伯祖　吳興田父
孫乞　黄審　劉元叔
鄭氏子　晉陽民家

蝟
費祕　許欽明客　戲場蝟
第四百四十三　畜獸十
麈
吳唐　李嬰
麞
劉備
鹿
蒼鹿　科藤　銅環
鹿馬　紫石　陸紹弟
唐玄宗　彭世　鹿娘
張盍蹋　車甲　嵩山老僧
王祐　雜說
兎
嵐州　楊邁
第四百四十四　畜獸十一
猿上
白猿　周羣　猳國
歐陽紇　東若　魏元忠
韋虛己子　王長史
第四百四十五　畜獸十二
猿中
張鋋　楊叟　孫恪
崔商

第四百四十六　畜獸十三
猿下
楚江漁者　王仁裕
獼猴
翟昭　徐寂之　張寓言
薛放曾祖　楊于度　獼猴
猩猩
好酒　能言　焦封
果然　狨
第四百四十七　狐一
說狐　瑞應　周文王
漢廣川王　陳羨　管輅
習鑿齒　陳裴　孫岩
夏侯藻　胡道洽　北齊後主
宋大賢　長孫無忌　狐神
張簡　僧服禮　上官翼
大安和尚
第四百四十八　狐二
李項生　王義方　何讓之
沈東美　楊伯成　葉法善
劉甲　李參軍
第四百四十九　狐三
鄭宏之　汧陽令　李元恭
焦練師　李氏　韋明府

林景玄　謝混之
第四百五十　狐四
王苞　唐參軍　田氏子
徐安　靳守貞　嚴諫
韋參軍　楊氏女　薛迥
辛替否　代州民　祁縣民
張例

太平廣記目錄卷第九

太平廣記目錄卷第十

第四百五十一　狐五

馮玠　賀蘭進明　崔昌

長孫甲　王老　劉衆愛

王黯　袁嘉祚　李林甫

孫甑生　王璿　李麐

李揆　宋溥　僧晏通

第四百五十二　狐六

任氏　李萇

第四百五十三　狐七

王生　李自良　李令緒

裴少尹

第四百五十四　狐八

張簡棲　薛夔　許眞

劉元鼎　張立本　姚坤

尹瑗　韋氏子

第四百五十五　狐九

張直方　張謹　昝規

狐龍　滄渚民　民婦

第四百五十六　蛇一

率然　蛇丘　崑崙西北山

綏蛇　報冤蛇　毒蛇

種黍來蛇　蚺蛇　蚺蛇膽

雞冠蛇　爆身蛇　黃頷蛇

藍蛇　巴蛇　螢江蛇

兩頭蛇　顏回　蜀五丁

昭靈夫人　張寬　竇武

楚王英女　張承母　馮緄

魏舒　杜預　吳猛

顏含　司馬軌之　章苟

大元士人　慕容熙　邛都老姥

天門山　忻州刺史　餘干縣令

王眞妻　朱覲

第四百五十七　蛇二

蒙山　泰騁　廣州人

袁玄瑛　薛重　顧楷

樹提家　隋煬帝　興福寺

張騎士　李崇貞　馬嶺山

至相寺賢者　李林甫　韋子春

宣州江　李齊物　嚴挺之

天寶樵人　無畏師　張鎬

畢乾泰　杜韋　海州獵人

第四百五十八　蛇三

李舟弟　檐生　嵩山客

鄧甲　蘇閏　利州李錄事

昝老　馮但　陸紹

鄭翬　張蠆子　選仙場

狗仙山　李黃

第四百五十九　蛇四
僧令因　衛中丞姊　蒲州人
招魏貧民　番禺書生　鄠縣民
游邵　成汭　孫光憲
朱漢賓　牛存節　水清池
王思同　徐坦　張氏
顧遂　瞿唐峽　靳老
景煥　舒州人　賈譚
姚景　王稔　安陸人
第四百六十　禽鳥一
鳳
睢陽鳳　鳳凰臺　元庭堅
鸞　鶴徐奭
烏程採捕者　戶部令史妻　裴沆　又
鵠　蘇瓊　鸛鵲
張華　鸚鵡救火　雪衣女
劉潛女　鷹楚文王　劉聿
鄴郡人　鷂魏公子　鶻寶觀寺
落鷹殿
第四百六十一　禽鳥二
孔雀
交趾　羅州　王軒
鷰
漢鷰　胡鷰　千歲鷰
晉瑞　元道康　范質

鷓鴣
飛數　飛南向　吳楚鷓鴣
鵲　鴿附
知大歲　張顥　條支國
黎景逸　張昌期　崔圓妻
乾陵　鴿信
雞
陳倉寶雞　楚雞　衛女
長鳴雞　沈鳴雞　孫休
吳清　廣州刺史　祝雞公
朱綜　代郡亭　高嶷
天后　衛鎬　合肥富人
第四百六十二　禽鳥三
鵝　鴨附
史悝　姚略　鵝溝
祖録事　周氏子　平固人
海陵斷鵝　鴨
鷺
馮法　錢塘士人　黎州白鷺
鴈
南人捕鴈　海陵人
鸜鵒
勾足　能言　桓豁
廣陵少年

雀
雀目夕昏　弔烏山　楊宣
烏
越烏臺　何潸之　烏君山
魏伶　三足烏　李納
呂生妻　梁祖
梟鴟附
鳴梟　梟目夜明　夜行遊女
禳梟　張率更　雍州人
韋顗

第四百六十三　禽鳥四
飛涎鳥　精衛　仁烏

鶻　韓朋　帶箭
細鳥　王母使者　鶖鶩
五色鳥　新喻男子　張氏
漱金鳥　鷰　營道令
紙角化鳥　鴆　戴文謀
鬼鳥　報春鳥　鬼車
秦吉了　韋氏子　烏賊
烏省　劉景暘　食蝗鳥
盧融　張氏　王緒
武功大鳥　鸜鵒　吐綬鳥
杜鵑　蚊母鳥　桐花鳥
真臘國大鳥　百舌　鸛

甘蟲　戴勝　北海大鳥
鴿　仙居山異鳥　鸚

第四百六十四　水族一
東海大魚　罽魚　南海大魚
鯨魚　鯉魚　海人魚
南海大蟹　海鰌　鱷魚
吳餘鱠魚　石頭魚　黃蛸魚
烏賊魚　橫公魚　骨雷
彭蜞　鮫魚　鯢魚
比目魚　鹿子魚　子歸母
鯸鮧魚　鮒魚　鱣魚
黃魟魚　蟕蠵　海燕

鮫魚

第四百六十五　水族二
峯州魚　海蝦　瓦屋子
印魚　石斑魚　井魚
異魚　螃蟳　鱓魚
玳瑁　海木　海鏡
水母　蟹　百足蟹
蟳蟹　鯖魚　鸚鵡螺
紅螺　蠵龜　鯢魚
鱟魚　飛魚　虎蟹
蠔　赤鱏公　虎穴魚
虬尾　牛魚　蛸蝶

弃 係臂 雞嘴魚
劍魚 懶婦魚 黃雀化蛤
天牛魚
第四百六十六 水族三
夏鯀 東海人 昆明池
徐景山 浩息延 葛玄
介象 龍門 池中魚
通州河 行海人 陰火
裴伷 王旻之 韓愈
鄖鄉民 赤嶺溪
第四百六十七 水族四水怪
鱁 桓冲 李湯

齊澣 子英春 洛水竪子
鬼兕 羅州赤鼈 韓珣
封令禎 凝真觀 蜀江民
張胡子 柏君 葉朗之
柳宗元 王瑤 柳沂
崔棁 染人 海上人
法聚寺僧 李延福
第四百六十八 水族五水族為人
子路 長水縣 姑蘇男子
永康人 王素 費長房
張福 丁初 謝非
顧保宗 武昌民 寡婦嚴

尹兒 廣陵王女 楊醜奴
謝宗
第四百六十九 水族六水族為人
張方 鍾道 晉安民
劉萬年 微生亮 蘆塘
彭城男子 朱法公 王奐
蔡興 李增 蕭騰
柳鎮 隋文帝 大興村
萬頃陂 長鬚國
第四百七十 水族七水族為人
李鷂 謝二 荆州漁人
劉成 薛二娘 趙平原

高昱 僧法志
第四百七十一 水族八水族為人
鄧元佐 姚氏 宋氏
史氏女 漁人
人化水族
黃氏母 宋士宗母 宣騫母
江州人 獨角 薛偉
第四百七十二 水族九𤢺
陶唐氏 禹 葛洪
張廣定 韓縣吏 鄱世了
孟彥輝 晉陵 興業寺
唐太宗 劉彥回 吳興漁者

唐明皇帝 寧晉氏 史論
徐仲 高崇文 汴河貫家
南人 閻居敬 池州民
李宗
第四百七十三 昆虫一
蜮射 化蟬 揖怒蛙
怪哉 小虫 蔣虫
園客 烏衣人 朱誕給使
葛輝夫 螻蛄 肉芝
千歲蝙蝠 蠅觸帳 蒼梧虫
蚱蜢 施子然 龐企
蟾蜍 蠅赦 髮妖

桓謙 蜻蜓 朱誕
白蛹 王雙
第四百七十四 昆虫二
胡充 盧汾 來君綽
傳病 滕庭俊 張思恭
蝗 冷蛇 李揆
主簿虫 朱牙之 樹蚓
木師古
第四百七十五 昆虫三
淳于芬
第四百七十六 昆虫四
赤腰蟻 蘇湛 石憲

王叟 步蚓 守宮
冉端 蚓齒 韋君
陸顒
第四百七十七 昆虫五
張景 蛇醫 山蜘蛛
虫變 蝎化 虱建草
法通 登封士人 虱徵
壁鏡 大蝎 紅蝙蝠
青蚨 滕王圖 異蜂
寄居 異虫 蠅
壁魚 天牛虫 白蜂窠
毒蜂 竹蜂 水蛆

水虫 抱搶 避役
燉蝸 寵馬 謝豹
辟車虫 度古 雷蜞
腹育 蛺蝶 螳
蠖螻
第四百七十八 昆虫六
飯化 蜈蚣氣 蠷螋
顛當 蜆嬴 沙虱
水弩 徐玄之 短狐
蜘蛛怨 蜥蜴 殼琅
豫章民婢 南海毒虫 諾龍
第四百七十九 昆虫七

蟢子 蛙蛤 金龜子
海山 蜈蚣 蚊翼
壁虫 白蟲 蠶女
沙俘劾 含毒 老蛛
李禪 蝗化 水蛙
蚓瘡 蜂餘 熊迺
螽斯 蝻化

第四百八十 蠻夷一
四方蠻夷 無啓民 帝女子澤
毛人 軒轅國 白民國
歐絲 被休國 泥雜國
朕丘 盧扶國 浮折國

頻斯 吳明國 女蠻國
都播 骨利 突厥
吐蕃 西北荒 鶴民
契丹 沃沮 焦僥

第四百八十一 蠻夷二
新羅 東女國 廩君
大食國 私阿修國 俱振提國
牂牁 飄遨 乾陀國

第四百八十二 蠻夷三
苗民 奇肱 西北荒小人
于闐 烏萇 漢盤陀國
蘇都識匿國 馬留 武寧蠻
懸渡國 飛頭獠 蹄羌
扶婁 交趾 南越
尺郭 頓遜 墮婆登國
哀牢夷 訶陵國 真臘國
琉球國 木客 繳濮國
木飲州 阿薩部 孝億國
婆彌爛國 撥拔力國 昆吾木
繡面獠子 五溪蠻 墮雨兒

第四百八十三 蠻夷四
狗國 南蠻 縛婦民
南海人 日南 拘彌國
南詔 獠婦 南中僧

番禺 嶺南女工 芋羹
蠻蜒 南州

第四百八十四 雜傳記一
李娃傳

第四百八十五 雜傳記二
東城老父傳 柳氏傳

第四百八十六 雜傳記三
長恨傳 無雙傳

第四百八十七 雜傳記四
霍小玉傳

第四百八十八 雜傳記五
鶯鶯傳

第四百八十九　雜傳記六
周秦行記　冥音錄
第四百九十　雜傳記七
東陽夜怪錄
第四百九十一　雜傳記八
謝小娥傳　楊倡傳　非煙傳
第四百九十二　雜傳記九
靈應傳
第四百九十三　雜錄一
夏侯亶　王肅　李寔延
李義琛　劉龍　裴玄智
度支郎　虞世南　尉遲敬德

虞世基　來恒　歐陽詢
許敬宗　元萬頃　郭務靜
唐臨　蘇環李嶠子　婁師德
李晦　宋之問　陸元方
陳希閔　李詳
第四百九十四　雜錄二
房光庭　崔思兢　崔湜
呂太一　許誠言　杜豐
脩武縣民　李元鼎　王琚
李適之　白履忠　夜明簾
班景倩　薛令之
第四百九十五　雜錄三
宇文融　哥舒翰　崔隱甫
蕭嵩　陳懷卿　鄭鳳熾
高力士　王維　史思明
豆穀　潤州樓　丘為
裴佶　李抱眞　楊志堅
第四百九十六　雜錄四
趙存　嚴震　盧杞
韋皋　陸暢　馬暢
吳湊　袁傪　李勉
于公異　邢君牙　張造
呂元膺　李章武　元稹
于頔　薛尚衡

第四百九十七　雜錄五
高逞　呂元膺　王鍔
江西驛官　王仲舒　周愿
張薦　蓮花漏　唐衢
脂粉錢　韋執誼　李光顏
李益　吳武陵　韋乾度
楊宗儒　龐嚴　劉禹錫
滕邁
第四百九十八　雜錄六
李宗閔　馮宿　李回
周復　楊希古　劉禹錫
催陣使　李蟀王　溫庭筠

苗躭　裴勛　鄧敞

第四百九十九　雜錄七

崔鉉　王鐸　李蠙

韋保衡　衲衣道人　路羣　盧弘正

畢誠　李師望　高駢

韋宙　王氏子　劉蛻

皮日休　郗使君　李德權

第五百　雜錄八

孔緯　李克助　京都儒士

孟乙　振武角抵　趙崇

韓偓　薛昌緒　姜太師

康義誠　高季昌　沈尚書妻

楊邁　袁繼謙　帝羓

太平廣記目錄卷第十

太平廣記卷第一

神僊一

老子　木公　廣成子

黃安　孟岐

老子

老子者名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曲仁里人也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雖受氣天然見於李家猶以李爲姓或云老子先天地生或云天之精魄蓋神靈之屬或云母懷之七十二年乃生生時剖母左腋而出生而白首故謂之老子或云其母無夫老子是母家之姓或云老子之母適至李樹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爲我姓或云上三皇時爲玄中法師下三皇時爲金闕帝君伏羲時爲鬱華子神農時爲九靈老子祝融時爲廣壽子黃帝時爲廣成子顓頊時爲赤精子帝嚳時爲祿圖子堯時爲務成子舜時爲尹壽子夏禹時爲眞行子殷湯時爲錫則子文王時爲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在吳爲陶朱公皆見於羣書不出神仙正經未可據也葛稚川云洪以爲老子若是天之精神當無世不出俯尊就卑委逸就勞背清澄而入臭濁棄天官而受人爵也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暫乏是以伏羲以來至于三代顯名道術世世有之何必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學之徒好奇尚異苟欲推崇老子故有此說其實論之老子蓋得道之尤精者非異類也按史記云老子之子名宗事魏爲將軍有功封於段至宗之子汪汪之子言言之玄孫瑕仕於漢瑕子解爲膠西王太傅家於齊則老子本

神靈耳淺見道士欲以老子爲神異使後代學者從之而不知此更使不信長生之可學也何者若謂老子是得道者則人必勉力競慕若謂是神靈異類則非可學也或云老子欲西度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人也從之問道老子驚怪故吐舌聃然遂有老聃之號亦不然也今按九變及元生十二化經老子未入關時固已名聃矣老子數易名字非但一聃而已所以爾者按九宮及三五經及元辰經云人生各有厄會到其時若易名字以隨元氣之變則可以延年度厄今世有道者亦多如此老子在周乃三百餘年二百年之中必有厄會非一是以名稍多耳欲正定老子本末故當以史書實錄爲主幷老仙經祕文以相參審其他若俗說多虛妄洪按西昇中胎及復命苞及珠韜玉

機金篇內經皆云老子黃白色美眉廣顙長耳大目踈齒方口厚脣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以周文王時爲守藏史至武王時爲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之爲老子夫人受命自有通神遠見者稟氣與常人不同應爲道士故能爲天神所濟衆仙所從是以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金醴金液次存玄素守一思神歷藏行氣鍊形消災辟惡治鬼養性絕穀變化厭勝教戒役使鬼魅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書七十卷皆老子本起中篇所記者也自有目錄其不在此數者皆後之道士私所增益非眞文也老子恬淡無欲專以長生爲務者故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者蓋欲和光同塵內實自然道成乃去蓋仙人也孔子常往問禮先使子

貢觀焉子貢至老子告之曰子之師名丘相從三年而後可教焉孔子既見老子老子告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也孔子讀書老子見而問之曰何書曰易也聖人亦讀之老子曰聖人讀之可也汝曷爲讀之其要何說孔子曰要在仁義老子曰蚊虻噆膚通夕不得眠今仁義憯然而汩人心亂莫大焉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染而黑天之自高矣地之自厚矣日月自明矣星辰固自列矣草木固有區矣夫子修道而趨則以至矣又何用仁義若擊鼓以求亡羊乎夫子乃亂人之性也老子問孔子曰亦得道乎孔子曰求二十七年而不得也老子曰使道可獻人則人莫不獻之其君使道而可進人則人莫不進之其親矣使道可告人

則人莫不告之兄弟矣使道可傳人則人莫不傳之其子矣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道不可居也孔子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誦先王之道明周召之迹以干七十餘君而不見用甚矣人之難說也老子曰夫六藝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陳哉今子所修者皆因陳迹也迹者履之出而迹豈異哉孔子歸三日不談子貢怪而問之孔子曰吾見人之用意如飛鳥者吾飾意以爲弓弩射之未嘗不及而加之也人之用意如麋鹿者吾飾意以爲走狗而逐之未嘗不銜而頓之也人之用意如淵魚者吾飾意以爲鉤緡而投之未嘗不釣而制之也至於龍乘雲氣遊太清吾不能逐也今見老子其猶龍乎使吾口張而不能翕舌出而不能縮神錯而不知其所居也陽子見於老子老子

告之曰虎豹之文猿狖之捷所以致射也陽子曰敢問明王之治老子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以不自已化被萬物而使民不恃其有德而不稱其名位乎不測而遊乎無有者也老子將去而西出關以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氣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道四十里見老子而知是也老子在中國都未有所授知喜命應得道乃停關中老子有客徐甲少賃於老子約日雇百錢計欠甲七百二十萬錢甲見老子出關遊行速索償不可得乃倩人作辭詣關令以言老子而爲作辭者亦不知甲已隨老子二百餘年矣唯計甲所應得直之多許以女嫁甲甲見女美尤喜遂通辭於尹喜得辭大驚乃見老子老子問甲曰汝久應死吾昔賃汝爲官卑家貧無有使役故以太玄清生符與汝所

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吾語汝到安息國固當以黃金計直還汝汝何以不能忍乃使甲張口向地其太玄眞符立出於地丹書文字如新甲成一聚枯骨矣喜知老子神人能復使甲生乃爲甲叩頭請命乞爲老子出錢還之老子復以太玄符投之甲立更生喜卽以錢二百萬與甲遣之而去幷執弟子之禮具以長生之事授喜喜又請教誡老子語之五千言喜退而書之名曰道德經焉尹喜行其道亦得仙漢竇太后信老子之言孝文帝及外戚諸竇皆不得不讀讀之皆大得其益故文景之世天下謐然而竇氏三世保其榮寵太子太傅疏廣父子深達其意知功成身退之義同日棄官而歸散金布惠保其淸貴及諸隱士其遵老子之術者皆外損榮華內養生壽無有顚沛於險世

其洪源長流所潤洋洋如此豈非乾坤所定萬世之師表哉故莊周之徒莫不以老子爲宗也出神仙傳

木公

木公亦云東王父亦云東王公蓋青陽之元氣百物之先也冠三維之冠服九色雲霞之服亦號玉皇君居於雲房之間以紫雲爲蓋青雲爲城仙童侍立玉女散香眞僚仙官巨億萬計各有所職皆稟其命而朝奉翼衛故男女得道者名籍所隸焉昔漢初小兒於道歌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皆不識唯張子房知之乃再拜之曰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蓋言世人登仙皆揖金母而拜木公焉或云居東極大荒中有山焉以青玉爲室深廣數里仙僚眞仙時往謁九靈金母一歲再遊其宮共校定男女

眞仙階品功行以昇降之總其行籍而上奏元始中關玉晨以稟命於老君也天地劫歷陰陽代謝出運輿廢陽九百六舉善黜惡靡不由之或與一玉女更投壺焉每投一千二百梟設有入不出者天爲之嚐呼監切嚐嚐者言開口而笑也梟而脫悟不接者天爲之唏儒者包而詳焉所謂王者乃母爲貴上之稱非其氏族也世人以王父王母爲姓斯亦誤矣出仙傳拾遺

廣成子

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禽不待簇而飛草木不待黃而落何足以語至道黃帝退而閑居三月後往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廣成子答曰至

道之精杳杳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淨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愼內閉外多知爲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我道者上爲皇失吾道者下爲土將去汝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人其盡死而我獨存矣出神仙傳

黃安

黃安代郡人也爲代郡卒云卑猥不獲處人間執鞭推荊讀書畫地以記數一夕地成池時人謂安舌耕年可八十餘彊視若童子常服朱砂舉體皆赤冬不著衣坐一神龜廣長三尺時人問此龜有幾年矣曰昔伏羲始造網罟得此龜以授吾其龜背已平矣此蟲畏日月之光二千年則一出頭我生此蟲已五出頭矣行則負龜而趨世人謂安萬

歲矣出洞冥記

孟岐

孟岐青河之逸人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初事了然如目前岐時侍周公升壇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與之岐常寶執每以衣裾拂拭笏厚七分今銳欲折恒無杜無聞漢武帝好仙披草萊而來武帝厚待之後不知所之出洞冥記

太平廣記卷第一

太平廣記卷第二　神仙二

周穆王　燕昭王　彭祖
穆伯陽

周穆王

周穆王名滿房后所生昭王子也昭王南巡不還穆王乃立時年五十矣立五十四年一百四歲王少好神僊之道常欲使車轍馬跡遍於天下以倣黃帝焉乃乘八駿之馬奔戎使造父爲御得白狐玄貉以祭於河宗導車涉弱水魚鱉黿鼉以爲梁遂登於舂山又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王荅曰余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又至於雷首太行遂入於宗周時尹喜

旣通流沙草樓於終南之陰王追其舊跡招隱士尹軌杜沖居於草樓之所因號樓觀從詣[illegible]祭父自鄭圃來謁諫王以徐偃之亂王乃返國宗社復安王造崑崙時飲蜂山石髓食玉樹之實又登羣玉山西王母所居皆得飛靈沖天之道而示跡託形者蓋所以示民有終耳況其飲琬琰之膏進甜雪之味素蓮黑棗碧藕白橘皆神僊之物得不延期長生乎又云西王母降穆王之宮相與昇雲而去出仙傳拾遺

燕昭王

燕昭王者噲王之子也及卽位好神僊之道僊人甘需臣事之爲王述昆臺登眞之事去嗜欲撤聲色無思無爲可以致道王行之旣久谷將子乘虛而集告於王曰西王母

將降觀爾之所修示爾以靈玄之要後一年王母果至與王遊燧林之下說炎皇鑽火之術然綠桂膏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集王之宮得圓丘砂結而為佩王登握日之臺得神鳥所銜洞光之珠以消煩暑自是王母三降於燕宮而昭王狥於攻取不能遵甘需澄靜之旨王母亦不復至甘需白王母所設之饌非人世所有玉酉金醴後期萬祀王既嘗之自當得道矣但在虛凝純白保其遐齡耳甘需亦昇天而去三十三年王無疾而殂形骨柔軟香氣盈庭子惠王立矣出仙傳拾遺

彭祖

彭祖者姓籛諱鏗帝顓頊之玄孫也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靜不卹世務不營名譽不飾車服唯以養生治身為事王聞之以為大夫常稱疾閑居不與政事善於補導之術服水桂雲母粉麋角散常有少容然性沈重終不自言有道亦不作詭惑變化鬼怪之事窈然無為少周遊時還獨行人莫知其所詣伺候竟不見也有車馬而常不乘或數百日或數十日不持資糧還家則衣食與人無異常閉氣內息從旦至中乃危坐拭目摩搦身體舐唇咽唾服氣數十乃起行言笑其體中或疲倦不安便導引閉氣以攻所患心存其體面九竅五臟四肢至于毛髮皆令具至覺其氣雲行體中故于鼻口中達十指末尋即體和王自往問訊不告致遺珍玩前後數萬金而皆受之以恤貧賤無所留又采女者亦少得道知養性之方年二百七十歲視之如五六十歲奉事之於掖庭為立華屋

紫閣飾以金玉乃令采女乘輜軿往問道於彭祖既至再拜請問延年益壽之法彭祖曰欲舉形登天上補仙官當用金丹此九召太一所以白日昇天也此道至大非君王之所能為其次當愛養精神服藥草可以長生但不能役使鬼神乘虛飛行身不知交接之道縱服藥無益也能養陰陽之意可推之而得但不思言耳何足怪問也吾遺腹而生三歲而失母遇犬戎之亂流離西域百有餘年加以少怙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遭憂患和氣折傷冷熱肌膚不澤榮衛焦枯恐不度世所聞淺薄不足宣傳大宛山有青精先生者傳言千歲色如童子步行日過五百里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食眞可問也采女曰敢問青精先生是何仙人者也彭祖曰得道者耳非仙人也仙人者或竦身入雲無翅而飛或駕龍乘雲上造天階或化為鳥獸遊浮青雲或潛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元氣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間而人不識或隱其身而莫之見面生異骨體有奇毛率好深僻不交俗流然此等雖有不死之壽去人情遠榮樂有若雀化為蛤雉化為蜃失其本眞更守異氣余之愚心未願此已入道當食甘旨服輕麗通陰陽處官秩耳骨節堅強顏色和澤老而不衰延年久視長在世間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眾精莫敢犯五兵百蟲不可近嗔喜毀譽不為累乃可貴耳人之受氣雖不知方術但養之得宜常至百二十歲不及此者傷也小復曉道可得二百四十歲加之可至四百八十歲盡其理者可以不死但不成仙人耳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夫冬溫夏涼不失四

時之和所以適身也美色淑資幽閑娛樂不致思慾之惑所以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無求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以悅視聽所以導心也凡此皆以養壽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古之至人恐下才之子不識事宜流遯不還故絕其源故有上士別牀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臥五音使人耳聾五味使人口爽苟能節宣其宜適抑揚其通塞者不以減年得其益也凡此之類譬猶水火用之過當反爲害也不知其經脈損傷血氣不足內理空疎髓腦不實體已先病故爲外物所犯因氣寒酒色以發之耳若本充實豈有病也夫遠思強記傷人憂喜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忿怒不解傷人汲汲所願傷人陰陽不順傷人有所傷者數種而獨戒於房中豈不惑哉男女相成猶天地相生

也所以神氣導養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故無終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傷殘之期能避衆傷之事得陰陽之術則不死之道也天地晝分而夜合一歲三百六十交而精氣和合故能生產萬物而不窮人能則之可以長存次有服氣得其道則邪氣不得入治身之本要其余吐納導引之術及念體中萬神有含影守形之事一千七百餘條及四時首向責已謝過臥起早晏之法皆非眞道可以教初學者以正其身人受精養體服氣煉形則萬神自守其眞不然者則榮衛枯悴萬神自逝悲思所留者也人爲道不務其本而逐其末告以至言而不能信見約要之書謂之輕淺而不盡服誦觀夫太淸北神中經之屬以此自疲至死無益不亦悲哉又人苦多事少能棄世獨往山居穴處者以道教之終不能行是非仁人之意也但知房中閉氣節其思慮適飲食則得道也吾先師初著九節都解指韜形隱遯尤爲開明四極九室諸經萬三千首爲以示始涉門庭者采女具受諸要以教王王試之有驗殷王傳彭祖之術屢欲祕之乃下令國中有傳祖之道者誅之又欲害祖以絕之祖知之乃去不知所之其後七十餘年聞人於流沙之國西見之王不常行彭祖之術得壽三百歲氣力丁壯如五十時得鄭女妖婬王失道而殂俗間言傳彭祖之道殺人者由於王禁之故也後有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數百歲猶有少容彭祖既去乃追論其言以爲彭祖經（出神仙傳）

魏伯陽

魏伯陽者吳人也本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後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知弟子心懷未盡乃試之曰丹雖成然先宜與犬試之若犬飛然後人可服耳若犬死即不可服乃與犬食犬即死伯陽謂諸弟子曰作丹唯恐不成旣今成而犬食之死恐是未合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爲之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背違世路委家入山不得道亦恥復還死之與生吾當服之乃服丹入口即死弟子顧視相謂曰作丹以求長生服之即死當奈此何獨一弟子曰吾師非常人也服此而死得無意也因乃取丹服之亦死餘二弟子相謂曰所以得丹者欲求長生耳今服之旣死焉用此爲不服此藥自可更得數十歲在世間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爲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二

子去後伯陽即起將所服丹內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
弟子姓虞趙皆仙去道逢入山伐木人乃作手書與鄉里
人寄謝二弟子乃始懊恨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
卷其說是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世之儒
者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旨矣（出神仙傳）

太平廣記卷第二

太平廣記卷第三　神僊三

漢武帝

漢武帝

漢孝武皇帝景帝子也未生之時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
下直入崇芳閣景帝覺而坐閣下果有赤龍如霧來蔽戶
牖宮內嬪御望閣上有丹霞蓊蔚而起霞滅見赤龍盤廻
棟間景帝召占者姚翁以問之翁曰吉祥也此閣必生命
世之人攘夷狄而獲嘉瑞爲劉宗盛主也然亦大妖景帝
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閣欲以順姚翁之言也乃改崇芳閣
爲猗蘭殿旬餘景帝夢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
十四月而生武帝景帝曰吾夢赤氣化爲赤龍占者以爲
吉可名之吉至三歲景帝抱於膝上撫念之知其心藏洞
徹試問兒樂爲天子否對曰由天不由兒願每日居宮垣
在陛下前戲弄亦不敢逸豫以失子道景帝聞而愕然加
敬而訓之他日復抱之几前試問兒悅習何書爲朕言之
乃誦伏羲以來羣聖所錄陰陽診候及龍圖龜策數萬言
無一字遺落至七歲聖徹過人景帝令改名徹及即位好
神仙之道常禱祈名山大川五嶽以求神仙元封元年正
月甲子登嵩山起道宮帝齋七日祠訖乃還至四月戊辰
帝閒居承華殿東方朔董仲舒在側忽見一女子著青衣
美麗非常帝愕然問之女對曰我墉宮玉女王子登也向
爲王母所使從崑崙山來語帝曰聞子輕四海之祿尋道
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屢禱山嶽勤哉有似可教者也從今
日清齋不閑人事至七月七日王母暫來也帝下席跪諾

言訖玉女忽然不知所在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
王母紫蘭宮玉女常傳使命往來扶桑出入靈州交關常
陽傳言玄都阿母昔出配北燭仙人近又召還使領命祿
眞靈官也帝於是登延靈之臺盛齋存道其四方之事權
委於冢宰焉到七月七日乃修除宮掖設坐大殿以紫羅
薦地燔百和之香張雲錦之幃燃九光之燈列玉門之棗
酌蒲萄之醴宮監香果爲天宮之饌帝乃盛服立於階下
敕端門之內不得有妄窺者內外寂謐以候雲駕到夜二
更之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逕趨宮庭須臾轉
近聞雲中簫鼓之聲人馬之響半食頃王母至也縣投殿
前有似鳥集或駕龍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鶴或乘軒車或
乘天馬羣仙數千光耀庭宇旣至從官不復知所在唯見

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別有五十天仙側近鸞輿
皆長丈餘同執綵旄之節佩金剛靈璽戴天眞之冠咸住
殿下王母唯挾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
袿容眸流眄神姿清發眞美人也王母上殿東向坐著黃
金褡襹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
頭上太華髻戴太眞晨嬰之冠履玄璚鳳文之舄視之可
年三十許修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眞靈人也下車
登牀帝跪拜問寒暄畢立因呼帝共坐帝面南王母自設
天廚眞妙非常豐珍上果芳華百味紫芝萎蕤芬芳塡樏
清香之酒非地上所有香氣殊絕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
更索桃果須臾以玉盤盛仙桃七顆大如鴨卵形圓青色
以呈王母母以四顆與帝三顆自食桃味甘美口有盈味

帝食輒收其核王母問帝帝曰欲種之母曰此桃三千年
一生實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帝乃止於坐上酒觴數遍王
母乃命諸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雙成吹
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金許飛瓊鼓震靈之簧婉凌
華拊五靈之石范成君擊湘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
於是衆聲澈朗靈音駭空又命法嬰歌玄靈之曲歌畢王
母曰夫欲修身當營其氣太仙眞經所謂行益易之道益
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能易名上仙籍不益不易不離死
厄行益易者謂常思靈寶也靈者神也寶者精也子但愛
精握固閉氣吞液氣化爲血血化爲精精化爲神神化爲
液液化爲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爲之一年易氣二年易
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脈五年易髓六年易骨七年易筋八

年易髮九年易形形易則變化變化則成道成道則爲仙
人吐納六氣口中甘香欲食靈芝存得其味微息揖吞從
心所適氣者水也無所不成至柔之物通致神精矣此元
始天王在丹房之中所說微言今敕侍笈玉女李慶孫書
錄之以相付子善錄而修焉於是王母言語旣畢嘯命靈
官使駕龍嚴車欲去帝下席叩頭請留殷勤王母乃止王
母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聞云王九光之母敬
謝但不相見四千餘年矣天事勞我致以愆面劉徹好道
適來視之見徹了了似可成進然形慢神穢腦血淫漏五
臟不淳關胃彭孛骨無津液脈浮反升肉多精少瞳子不
夾三尸狡亂玄白失時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
吾久在人間實爲臭濁然時復可游望以寫細念庸主對

坐悒悒不樂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帝見侍女下殿俄失所在須臾郭侍女返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問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違隔絳河擾以官事遂替顏色近五千年仰戀光潤情係無違密香至奉信承降尊於劉徹處聞命之際登當命駕先被太帝君敕使詣玄洲校定天元正爾暫住如是當還還便束帶願暫少留帝因問王母不審上元何眞也王母曰是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籙者也俄而夫人至亦聞雲中簫鼓之聲既至從官文武千餘人並是女子年皆十八九許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彩耀目眞靈官也夫人年可二十餘天姿精耀靈眸絕朗服青霜之袍雲彩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名字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戴九雲夜光之冠曳六出火玉

之珮垂鳳文林華之綬腰流黃揮精之劍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而止之呼同坐北向夫人設廚廚亦精珍與王母所設者相似王母敕帝曰此眞元之母尊貴之神女當起拜帝拜問寒温還坐夫人笑曰五濁之人耽湎榮利嗜味淫色固其常也且徹以天子之貴其亂目者倍於凡焉而復於華麗之墟拔嗜慾之根願無爲之事良有志矣王母曰所謂有心哉夫人謂帝曰汝好道乎聞數招方術祭山嶽祠靈神禱河川亦爲勤矣勤而不獲實有由也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恒舍於榮衛之中五藏之內雖獲良針固難愈也暴則使氣奔而攻神是故神擾而氣竭淫則使精漏而魂疲是故精竭而魂消奢則使眞離而魄穢是故命逝而靈失酷則使喪仁而自攻是

故失仁而眼亂賊則使心鬬而口乾是故內戰而外絕此五事者皆是截身之刀鋸刳命之斧斤矣雖復志好長生不能遣茲五難亦何爲損性而自勞乎然由是得此小益以自知往爾若從今已捨爾五性反諸柔善明務察下慈務於寬惠務濟貧賑務施勞念務存孤惜務及愛身恒爲陰德救濟死厄旦夕孜孜不泄精液於是閉諸淫養汝神放諸奢從至儉勤齋戒節飲食絕五穀去羶腥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異耳今阿母迂天尊之重下降於蟪蛄之窟霄虛之靈而詣孤鳥之組且阿母至誠妙唱玄音驗其敬勗節度明修所奉比及百年阿母必能致汝於玄都之墟迎汝於昆閬之中位以仙官遊於十方信吾言矣子勵之哉若不能爾無所言矣帝下席跪

謝曰臣受性凶頑生長亂濁面牆不啓無由開達然貪生畏死奉靈敬神今日受教此乃天也徹戢聖命以爲身範是小醜之臣當獲生活唯垂哀護賜上元夫人使帝還坐王母謂夫人曰卿之爲戒言甚急切更使未解之人畏於志意夫人曰若其志道將以身投餓虎忘軀破滅蹈火寢水固於一志必無憂也若其志道則心疑眞焦嫉惑之徒不畏急言之發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念必當賜以尸解之方耳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師遂欲毁其正志當疑天下必無仙人是故我發閬宮暫舍塵濁既欲堅其仙志又欲令向化不惑也今日相見令人念之至於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後三年吾必欲賜以成丹半劑石象散一具與之則徹不得復停當今匈奴未彌邊陲有

事何必令其倉卒舍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但當問篤向
之志必卒何如其迴改吾方數來王母因拊帝背曰汝用
上元夫人至言必得長生可不勗勉耶帝跪曰徹書之金
簡以身奠之焉帝又見王母巾笈中有一卷書盛以紫錦
之囊帝問此書是仙靈方耶不審其目可得瞻眄否王母
出以示之曰此五嶽眞形圖也昨青城諸仙就吾請求今
當過以付之乃三天太上所出文祕禁重豈汝穢質所宜
佩乎今且與汝靈光生經可以通神勸心也帝下地叩頭
固請不已王母曰昔上皇清虛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觀
六合瞻河海之長短察丘山之高卑立天柱而安於地理
植五嶽而擬諸鎮輔貴昆陵以舍靈仙尊蓬丘以館眞人
安水神于極陰之源棲太帝于扶桑之墟於是方丈之阜

爲理命之室滄浪海島養九老之堂祖瀛玄炎長元流生
鳳麟聚窟各爲洲名並在滄流大海玄津之中水則碧黑
俱流波則震蕩羣精諸仙玉女聚居滄濱其名難測其實
分明乃因山源之規矩覩河嶽之盤曲陵迴阜轉山高隴
長周旋逶迤形似書字是故因象制名定實之號書形祕
於玄臺而出爲靈眞之信諸仙佩之皆如傳章道士執之
經行山川百神羣靈尊奉親近汝雖不正然數訪仙澤叩
求不忘于道欣子有心今以相與當深奉慎如事君父泄
示凡夫必禍及也上元夫人語帝曰阿母今以瓊笈妙韞
發紫臺之文賜汝八會之書五嶽眞形可謂至珍且貴上
帝之玄觀矣子自非受命合神弗見此文矣今雖得其眞
形觀其妙理而無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太陰六丁通

眞逐靈玉女之籙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書左乙混
沌東蒙之文右庚素收攝殺之律壬癸六遁隱地八術丙
丁入火赤班符六辛入金致黃水月華之法六己石精金
光藏景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稟十訣六靈威儀丑辰未
戌地眞素訣長生紫書三五順行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內
視中方凡缺此十二事者當何以召山靈朝地神攝總萬
精驅策百鬼束虎豹役蛟龍乎子所謂適知其一未見其
他也帝下席叩頭曰徹下土濁民不識清眞今日聞道是
生命會遇聖母今當賜以眞形修以度世夫人云今告徹
應須五帝六甲六丁六符致靈之術既蒙啓發弘益無量
唯願告誨濟臣飢渴使已枯之木蒙靈陽之潤焦炎之草
幸甘雨之溉不敢多陳帝叩不已王母又告夫人曰夫

眞形寶文靈官所貴此子守求不已誓以必得故虧科禁
特以與之然五帝六甲通眞招神此術恥邈必須清潔至
誠豈汙流濁所宜施行吾今既賜徹以眞形夫人當授之
以致靈之途矣吾嘗憶與夫人共登玄隴朔野及曜眞之
山視王子童王子立就吾求請太上隱書吾以三元祕言
不可傳泄於中仙夫人時亦有言見助於子童之言志矣
吾既難違來意不獨執惜至於今日之事有以相似後造
朱火丹陵食靈瓜味甚好憶此未久而已七千歲矣夫人
既以告徹篇目十二事畢必當匠而成之緣何令人主稽
首請乞叩頭流血耶上元夫人曰阿環不苟惜向不持來
耳此是太虛羣文眞人赤童所出傳之既自有男女之限
禁又宜授得道者恐徹下才未應得此耳王母色不平乃

口天禁漏泄犯違明科傳必其人授必知真者夫人何向下才而說其靈飛之篇目乎妄說則泄泄而不傳是衒天道此禁豈輕於傳耶別敕三官司直推夫人之輕泄也吾之五嶽真形大寶乃太上天皇所出其文寶妙而爲天仙之信亞復應下授於劉徹耶直以徹孜孜之心數請川狱勤修齋戒以求神僊之應志在度世不遭明師故吾有以丁弼之耳至於教仙之術不復限惜而弗傳夫人且有致靈之方能獨執之乎吾今所以授徹真形文者非謂其必能得道欲使其精誠有驗求僊之不惑可以誘進向化之徒又欲令悠悠者知天地間有此靈真之事足以却不信之狂夫耳吾意在此也此子性氣淫暴服精不純何能得成真仙浮空參差十方乎勤而行之適可度於不死耳

明科所云非長生難聞道難也行之難非行之難也終之難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也何足隱之耶夫人謝曰謹受命矣但環倒昔蒙倒景君無常先生二君傳靈飛之約以四千年一傳女授女不授男太上科禁已表於昭生之符矣環受書以來并賢大女郎抱蘭凡傳六十八女子固不可授男也伏見扶廣山青真小童受六甲靈飛於太甲中元凡十二事與環所授者同青真是環入火弟子所受六甲未聞別授於人彼男官也今止敕取之將以授徹也先所以告篇目者意是愍其有心將欲堅其專氣令且廣求他日與之亦欲以男授男承科而行使勤而方獲令知天真之珍貴耳非徒苟執衒泄天道阿環主臣顧不罪焉阿母真形之貴愍於勤志亦已授之可謂大不宜

矣王母笑曰亦可恕乎上元夫人即命侍女紀離容徑到扶廣山敕青真小童出六甲左右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當以授劉徹也須臾侍女還捧五色玉笈鳳文之蘊以出六甲之文曰弟子何昌言向奉使絳河攝南真七元君檢校群龍猛獸之數事畢授教承阿母相詣劉徹家不意天靈至尊乃復下降於臭濁中也不審起居比來何如侍女紀離容云尊母欲得金書祕字六甲靈飛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欲授劉徹輒封一通付信曰徹雖有心實非仙才詎宜以此傳泄於行尸乎昌近在帝處見有上言者甚眾云山鬼哭於叢林孤魂號於絕域興師旅而族有功忘賞勞而刑士卒縱橫白骨煩擾黔首淫酷自恣罪已彰於太上怨已見於天氣嚚言互聞必不得度世也奉尊見敕

不敢違耳王母歎曰言此子者誠多然帝亦不必推也夫好道慕仙者精誠志念齋戒思愆輒除過一月克己反善奉敬真神存真守一行此一月輒除過一年徹今適累年齋亦勤矣累禱名山嶽表恩校計功過殆已相掩但今以去勤修至誠奉上元夫人之言不宜復奢淫暴虐使萬兆勞殘冤魂窮鬼有被掠之訴流血之尸忘功賞之辭耳夫人乃下席起立手執八色玉笈鳳文之韞仰帝而祝曰九天浩洞太上耀靈神照玄寂清虛朗明登虛者妙守氣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真誠役神形辱安精年榮授徹靈飛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可以步虛可以隱形長生久視還白留青我傳有四萬之紀授徹傳在四十之齡違犯泄漏禍必放傾反是天真必沉幽冥爾其慎禍敢告劉

生獨師主是兵剖寵小君太上中黃道君之師真元始十
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陵名陽字坐華形有嬰孩之貌故
仙宮以青真小童為號其為器也玉朗洞照聖周萬變玄
鏡幽覽才為真候游於扶廣權此始還館玄圃治仙職分
子在師居從爾所願不存所授命必傾淪言畢夫人一一
手指所施用節度以示帝焉凡十二事都畢又告帝曰夫
五帝者方面之天精六甲六位之通靈佩而尊之可致長
生此書上帝封於玄景之臺子其寶秘焉王母曰此三天
太上之所撰藏於紫陵之臺隱以靈壇之房封以華琳之
函韞以蘭簡之帛約以紫羅之素印以太帝之璽受之者
四十年傳一人無其人八十年可頓授二人得道者四百
年一傳得仙者四千年一傳得真者四萬年一傳升太上
者四十萬年一傳非其人謂之泄天道得其人不傳是謂
蔽天寶非良妄傳是謂輕天老受而不敬是謂慢天藻泄
蔽輕慢四者取死之刀斧延禍之車乘也泄者身死於道
路受上刑而骸裂蔽者盲聾於來世命凋枉而早[illegible]到
鍾禍於父母詣玄都而考謫慢則暴終而墮[illegible]房殃
後世此皆天之科禁故以相戒不可不慎也王母因受以
五嶽真形圖帝拜受俱畢夫人自彈雲林之璈歌步玄之
曲王母命侍女田四非答歌畢乃告帝從者姓名及冠
帶執佩物名所以得知而紀焉至明日王母與上元夫人
同乘而去人馬龍虎導從音樂如初而時雲彩鬱勃盡為
香氣極望西南良久乃絕帝既見王母及上元夫人乃信
天下有神仙之事其後帝以王母所授五真圖靈光經及

上元夫人所授六甲靈飛十二事自撰集為一卷及諸經
圖皆奉以黃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以珊瑚為軸紫錦為
囊安著柏梁臺上數自齋潔朝拜燒香灑掃然後乃執省
焉帝自受法出入六年意旨清暢高韻自許為神真見降
必當度世恃此不修至德更興起臺館勞弊萬民坑降殺
服遠征夷狄路盈怨歎流血膏城每事不從至太初元年
十一月乙酉天火燒柏梁臺真形圖靈飛經錄十二事靈
光經及自撰所受凡十四卷并函並失王母當知武帝既
不從訓故火災耳其後東方朔一旦乘龍飛去同時眾人
見從西北上冉冉仰望良久大霧覆之不知所適至元狩
二年二月帝病行盩厔西憩五柞宮丁卯帝崩入殯未央
宮前殿三月葬茂陵是夕帝棺自動而有聲聞宮外如此
數遍又有芳香異常陵畢墳埏間大霧門柱壞霧經一月
許日帝塚中先有一玉箱一玉杖此是西胡康渠王所獻
帝甚愛之故入梓宮中其後四年有人於扶風市中買得
此二物帝時左右侍人有識此物是先帝所珍玩者因認
以告有司詰之買者乃商人也從關外來宿鄽市其日見
一人於北車巷中賣此二物青布三十疋錢九萬即售之
度實不知賣箱杖主姓名事實如此有司以聞商人放還
詔以二物付太廟又帝崩時遺詔以雜經三十餘卷常讀
玩之使隨身斂到建康二年河東功曹李友入上黨抱犢
山採藥於巖室中得此經盛以金箱卷後題東觀臣姓名
記月日武帝時也河東太守張純以經箱奏進帝問武帝
時左右侍臣有典書中郎冉登見經及箱流涕對曰此孝

武皇帝殯殮時物也臣當時以著梓宮中不知何緣得出宣帝大愴然驚愕以經付孝武帝廟中按九都龍頭經云得仙之下者皆先死過太陰中鍊尸骸度地戶然後乃得尸解去耳且先斂經杖乃忽顯出貨於市中經見山室自非神變幽妙孰能如此者乎（出漢武內傳）

太平廣記卷第三

太平廣記卷第四　神仙四

王子喬　鳳綱　琴高
鬼谷先生　蕭史　徐福
王母使者　月支使者　衛叔卿
張楷　陽翁伯

王子喬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嶺望之不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後立祠於緱氏及嵩山（出列仙傳）

鳳綱

鳳綱者漁陽人也常採百草花以水漬封泥之自正月始盡九月末止埋之百日煎丸火卒死者以藥內口中皆立活綱常服此藥至數百歲不老後入地肺山中僊去（出神仙傳）

琴高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遊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之曰皆潔齋候於水旁設祠屋果乘赤鯉來坐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出列仙傳）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晉平公時人隱居鬼谷因為其號先生姓王名利亦居清溪山中蘇秦張儀從之學縱橫之術二子欲馳騖諸侯之國以智詐相傾奪不可化以至道夫至道玄微

非下才得造次而傳先生痛其道廢絶數對蘇張涕泣然終不能窮蘇張學成別去先生與一隻履化為犬北引二子即日到秦矣先生凝神守一朴而不露在人間數百歲後不知所之秦皇時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銜草以覆死人面遂活有司上聞始皇遣使齎草以問先生先生曰巨海之中有十洲曰祖洲瀛洲玄洲炎洲元洲流洲光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此草是祖洲不死草也生在瓊田中亦名養神芝其葉似菰不叢生一株可活千人耳 出仙傳拾遺

蕭史

蕭史不知得道年代貌如二十許人善吹簫作鸞鳳之響而瓊姿煒爍風神超邁眞天人也混迹於世時莫能知之秦穆公有女弄玉善吹簫公以弄玉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十數年吹簫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夫

婦止其上不飲不食不下數年一旦弄玉乘鳳蕭史乘龍昇天而去秦為作鳳女祠時聞簫聲今洪州西山絶頂有蕭史石僊壇石室及巖屋眞像存焉莫知年代 出神仙傳拾遺

徐福

徐福字君房不知何許人也秦始皇時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數有烏銜草覆死人面皆登時活有司奏聞始皇始皇使使者齎此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云是東海中祖洲上不死之草生瓊田中一名養神芝其葉似菰生不叢一株可活千人始皇於是謂可索得因遣福及童男童女各三千人乘樓船入海尋祖洲不返後不知所之逮沈羲得道黃老遣福為使者乘白虎車度世君司馬生乘龍車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車俱來迎羲而去由是後人知福得道矣又唐開元中有士人患半身枯黑御醫張尚容等不能知其人聚族言曰形體如是寧可久耶聞大海中有神僊正當求僊方可愈此疾宗族留之不可因與侍者齎糧至登州大海側遇空舟乃賫所攜掛帆隨風可行十餘日近一孤島島上有數百人如朝謁狀須臾至岸岸側有婦人洗藥因問彼皆何者婦人指云中心牀坐鬚鬢白者徐君也又問徐君是誰婦人云君知秦始皇時徐福耶曰知之此則是也頃之衆各散去其遂登岸致謁具語始末求其醫理徐君曰汝之疾遇我即生初以美飯哺之器物皆奇小某嫌其薄君云能盡此為再瘥也但恐不盡爾某連噉之如數甌物致飽而飲亦以一小器盛酒飲之致醉翌日

以黑藥數丸令食食訖痢黑汁數升其疾乃愈某求住奉事徐君云爾有祿位未宜即留當以東風相送無愁歸路遠也復與黃藥一袋云此藥善治一切病還遇疾者可以刀圭飲之某還數日至登州以藥奏聞時玄宗令有疾者服之皆愈 出仙傳拾遺及廣異記

王母使者

漢武帝天漢三年帝巡東海祠恒山王母遣使獻靈膠四兩吉光毛裘武帝以付外庫不知膠裘二物之妙也以為西國雖遠而貢者不奇使者未遣之帝幸華林苑射虎兕弩絃斷使者時從駕因上言請以膠一分以口濡其膠以續弩絃帝驚曰此異物也乃使武士數人對牽引之終日不脫勝未續時也膠靑色如碧玉吉光毛裘黃白蓋神馬

之類投入水終日不沈入火不焦帝悟厚賂使者而遣去
集絃膠出自鳳麟洲洲在西海中地面正方皆一千五百里四面皆弱水遶之上多鳳麟數萬為羣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膠名之集絃膠一名連金泥弓弩已斷之絃刀劍已斷之鐵以膠連續終不脫也出仙傳拾遺

月支使者

漢延和三年春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乏以付外庫又獻猛獸一頭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如貍其毛黃色國使將以呈帝帝見使者抱之以入其氣兗悴尤怪其所貢之非閑使者曰此小物何謂猛獸使者對曰夫威加於百禽者不必計其大小是以神驎為巨象之王鳳凰為大鵬之宗下仁臣昌緒也臣國此去三十萬里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者中國將有好道之君矣我國王將仰中土而慕道風謹[illegible]物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林而請猛獸乘肥車而濟弱水策驥足以度飛沙契闊途遙數[illegible]蹊路于今十三年矣神香辟天殘之死疾猛獸却百邪之魍魎夫此二物者實濟眾生之至要助至化而升平豈圖陛下乃不知貴乎是臣國占風之謬也今日仰鑒天姿乃非有道之君也眼多視則貪慾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則淫賊心多飾則奢侈未有用此四多而天下成治者也帝默然不平帝乃使使者物猛獸發聲試聽之使者乃指獸令發一聲獸舐唇良久忽如天雷霹靂之響又作兩目如礔礰之炎光久乃止帝登時顛蹶掩

耳振動不能自止侍者乃武士皆失仗帝忌之因以此獸付上林苑令虎食之虎見獸皆相聚屈蹐如也帝恨使者言不遜欲罪之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在至始元元年京城大疫死者太半帝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其死未三日者皆活香氣經三月不歇帝信神香乃秘錄餘香一旦函檢如故而失神香也此香出於聚窟洲人鳥山山上多樹與楓樹相似而香聞數里名為返魂樹亦能自作聲如群牛吼聞之者心振神駭伐其木根於玉釜中煮取汁更以微火熟煎之如黑粘狀令可丸名為驚精香或名振靈丸或名返生香或名振檀香或名却死香一種六名斯實靈物也出仙傳拾遺

衛叔卿

衛叔卿者中山人也服雲母得仙漢儀鳳二年八月壬辰孝武皇帝閒居殿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來集殿前其人年可三十許色如童子羽衣星冠帝乃驚問曰為誰答曰吾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乃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意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今云是朕臣也於是大失望默然不應忽焉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即遣使者梁伯至中山推求叔卿不得見但見其子名度世即將還見帝問云汝父今在何所對曰臣父少好傳道常服藥導引不交世事委家而去已四十餘年云當入太華山也帝即遣使者與度世共之華山求尋其父到山下欲上輒火不能上也積數十日度世謂使者曰豈不欲令吾與他人俱往乎乃齋戒獨上未到其嶺

於絕巖之下坐見其父與數人博戲於石上紫雲鬱鬱於其上白玉爲床又有數僊童執幢節立其後度世望而載拜叔卿曰汝來何爲度世曰帝甚恨前日倉卒不得與父言語今故遣使者梁伯與度世共來願更得見父也叔卿曰前爲太上所遣欲誡帝以大災之期及救危厄之法國祚可延而彊梁自貴不識眞道而反欲臣我不足告語是以去耳今當與中黃太乙共定天元吾終不復往耳度世曰不審向與父並坐是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火低公飛黃子王子晉薛容耳今世向大亂天下無聊後數百年間土滅金亡汝歸當取吾齋室西北隅大柱下玉函函中有神素書取而按方合服之一年可能乘雲而行道成來就吾於此勿得爲漢臣也亦不復爲語帝也度世於是拜辭而去下山見梁伯不告所以梁伯意度世必有所得乃叩頭於度世求乞道術先是度世與之共行見伯情行溫實乃以語之梁伯但不見柱下之神方耳後掘得玉函封以飛僊之香取而餌服乃五色雲母遂合藥服之與梁伯俱僊去留其方與子而世人多有得之者 出神仙傳

張楷

張楷字公超有道術居華山谷中能爲五里霧有玉訣金匱之學坐在立亡之道人學其術者填門如市故云霧市今華山有張超谷焉 出仙傳拾遺

陽翁伯

陽翁伯者盧龍人也事親以孝葬父母於無終山山高八十里其上無水翁伯廬於墓側晝夜號慟神明感之出泉於其墓側因引水就官道以濟行人嘗有飲馬者以白石一升與之令翁伯種之當生美玉果生白璧長二尺者數雙一日忽有青童乘虛而至引翁伯至海上僊山謁羣僊曰此種玉陽翁伯也一僊人曰汝以孝於親神眞所感昔以玉種與之汝果能種之汝當夫婦俱仙今此宮即汝他日所居也天帝將巡省於此開禮玉十班汝可致之言訖使僊童與俱還翁伯以禮玉十班以授僊童北平徐氏有女翁伯欲求婚徐氏謂媒者曰得白璧一雙可矣翁伯以白璧五雙遂婿徐氏數年雲龍下迎夫婦俱昇天今謂其所居爲玉田坊翁伯僊去後子孫立大石柱於田中以紀其事 出仙傳拾遺

太平廣記卷第五　　神仙五

王次仲　墨子　劉政
孫博　天門子　玉子
茅濛　沈羲　陳安世

王次仲

王次仲者古之神仙也當周末戰國之時合縱連衡之際居大夏小夏山以為世之篆文功多而用寡難以速就四海多事筆札所先乃變篆籀之體為隸書始皇既定天下以其功利於人徵之入秦不至復命使召之敕使者曰吾削平六合一統天下孰敢不賓者次仲一書生而逆天子之命若不起當殺之持其首來以正風俗無肆其悍慢也詔使至山致命次仲化為大鳥振翼而飛使者驚拜曰無

以復命亦恐見殺惟神人憫之鳥徘徊空中故墮三翮使者得之以進始皇素好神仙之道聞其變化頗有悔恨今謂之落翮山在幽州界鄉里祠之不絕出仙傳拾遺

墨子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為大夫外治經典內修道術著書十篇號為墨子世多學者與儒家分途務尚儉約頗毀孔子有公輸般者為楚造雲梯之械以攻宋墨子聞之往詣楚腳壞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見公輸般而說之曰子為雲梯以攻宋宋何罪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公輸般曰吾不可以已言於王矣墨子見王曰於今有人捨其文軒鄰有一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若然者必有狂疾翟曰楚有雲夢之麋鹿江漢之魚鼈為天下富宋無雉兔鮒魚猶粱肉與糟糠也楚有杞梓豫章宋無數丈之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聞大王更議攻宋有與此同王曰善哉然公輸般已為雲梯謂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為城以幞為械公輸般乃設攻城之機九變而墨子九拒之公輸之攻城械盡而墨子之守有餘也公輸般曰吾知所以攻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所以攻我我亦不言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之意不過殺臣謂宋莫能守耳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早已操臣守禦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乃止不復攻宋墨

子年八十有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榮位非常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子游耳乃入周狄山精思道法想像神仙於是數聞左右山間有誦書聲者墨子臥後又有人來以衣覆足墨子乃伺之忽見一人乃起問之曰君豈非山岳之靈氣乎將度世之神仙乎願且少留誨以道要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來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願得長生與天地相畢耳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丸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二十五篇告墨子曰子有仙骨又聰明得此便成不復須師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驗乃撰集其要以為五行記乃得地仙隱居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違束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常如五十許人周游五嶽不止一處出神仙傳

劉政

劉政者沛人也高才博物學無不覽以為世之榮貴乃須臾耳不如學道可得長生乃絕進趨之路求養生之術勤尋異聞不遠千里苟有勝已雖奴客必師事之復治墨子五行記兼服朱英丸年百八十餘歲色如童子能變化隱形以一人分作百人百人作千人千人作萬人又能隱三軍之衆使成一叢林木亦能使成鳥獸試取他人器物易置其處人不知覺又能種五果立使華實可食坐致行廚飯膳俱數百人又能吹氣為風飛沙揚石以手指屋宇山陵壺器便欲頹壞復指之即還如故又能化生美女之形亦作水火又能一日之中行數千里能噓水興雲奮手起霧聚土成山刺地成淵能忽老忽少乍大乍小入水不沾步行水上召江海中魚鱉蛟龍黿鼉即皆登岸又口吐五色之氣方廣十里直上連天又能躍上下去地數百丈後去不知所在（出神仙傳）

孫博

孫博者河東人也有清才能屬文著書百餘篇誦經數十萬言晚乃好道治墨子之術能令草木金石皆為火光照數里亦能使身成火口中吐火指大樹生草則焦枯更指還如故又有人亡奴藏匿軍中者捕之不得博語奴主曰吾為卿燒其營舍奴必走出卿但諦伺捉之於是博以一赤丸子擲軍門須臾火起燭天奴果走出乃得之博乃復以一青丸子擲之火即滅屋舍百物如故不損博每作火有所燒他人以水灌之終不可滅須臾自止之方止行水火中不沾灼亦能使千百人從已蹈之俱不沾灼又與人往水上布席而坐飲食作樂使衆人舞於水上又山間石壁地上盤石博入其中漸見背及兩耳良久都沒又能吞刀劍數千枚及壁中出入如孔穴也能引鏡為刀屈刀為鏡可積時不改須博指之乃復如故後入林慮山服神丹而仙去（出神仙傳）

天門子

天門子者姓王名綱尤明補養之要故其經曰陽生立於寅純木之精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夫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疲陽也陰人所以著脂粉者法金之白也是以真人道士莫不留心注意精其微妙審其盛衰我行青龍彼行白虎取彼朱雀煎我玄武不死之道也又陰人之情也每急於求陽然而外自戕抑不肯請陽者明金不為木屈也陽性氣剛躁志節疎畧至於逆宴言和氣柔辭語卑下明木之畏於金也天門子既行此道年二百八十歲猶有童子之色乃服珠醴得仙入玄洲山去也（出神仙傳）

王子

王子者姓章名震南郡人也少好學業經周幽王徵之不出乃歎曰人生世間日失一日去生轉遠去死轉近而但貪富貴不知養性命命盡氣絕則死位為王侯金玉如山何益於灰土乎獨有神仙度世可以無窮耳乃師緣子具受衆術乃別造一家之法著道書百餘篇其術以務魁為主而精於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養性治病消災散禍能起飄風發屋折木作雷雨雲霧能以木瓦石為六畜龍虎

立成能分形爲百千人能涉江海含水噴之皆成珠玉亦不變或時閉氣不息舉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伸之不直或百日數十日乃起每與子弟行各丸泥爲馬與之皆令閉目須臾成大馬乘之日行千里又能吐氣五色起數丈見飛鳥過指之即墮臨淵投符召魚鼈之屬悉來上岸能令弟子舉眼見千里外物亦不能久也其務魁時以器盛水著兩肘之間噓之水上立有赤光輝輝起一丈以此水治病病在內飲之在外者洗之皆立愈後人崆峒山合丹白日昇天而去（出神仙傳）

茅濛

茅濛字初成咸陽南關人也即東鄉司命君盈之高祖也濛性慈憫好行陰德廉靜博學逆覩周室將衰不求進於

諸侯常歎人生若電流出處宜及其時於是師北邪鬼谷先生受長生之術神丹之方後入華山齋戒絕塵修道合藥乘龍駕雲白日昇天先是其邑歌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秦始皇聞之因改臘爲嘉平（出列仙傳）

沈羲

沈羲者吳郡人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災治病救濟百姓不知服藥物功德感天天神識之羲與妻賈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還逢白鹿車一乘青龍車一乘白虎車一乘從者皆數十騎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羲曰君是沈羲否羲愕然不知何等答曰是也何爲問之騎人曰羲有功於民心不忘道自少小以來履行無過壽命不長年壽將盡黃老今遣仙官來下迎之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青龍車是也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須臾有三仙人羽衣持節以白玉簡青玉介丹玉字授羲羲不能識遂載羲昇天昇天之時道間鉏耘人皆共見不知何等斯須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羲所乘車牛在田食苗或有識是羲車牛以語羲家弟子恐是邪鬼將羲藏山谷間乃分布於百里之內求之不得四百餘年忽還鄉里推求得數世孫名懷喜懷喜告曰聞先人說家有先人仙去久不歸也留數十日說初上天時不得見帝但見老君東向而坐左右勑羲不得謝但默坐而已宮殿鬱鬱如雲氣五色玄黃不可名狀侍者數百人多女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樹衆芝叢生龍虎成羣游戲其間聞琅琅如銅鐵

之聲不知何等四壁熠熠有符書著之老君身形略長一丈被髮文衣身體有光耀須臾數玉女持金按玉盃來賜羲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妻各一杯壽萬歲乃告言飲服畢拜而勿謝服藥後賜棗二枚大如鷄子脯五寸遺羲曰暫還人間治百姓疾病如欲上來書此符懸之竿杪吾當迎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賜羲羲奄忽如寐已在地上多得其符驗也（出神仙傳）

陳安世

陳安世京兆人也爲權叔本家傭賃稟性慈仁行見禽獸常下道避之不欲驚之不踐生蟲未嘗殺物年十三四叔本好道思神有二仙人託爲書生從叔本游以觀試之而叔本不覺其仙人也久而意轉怠叔本在內方作美食而

二僊復來詣門問安世曰叔本在否答曰在耳入白叔本叔本即欲出其婦引還而止曰餓書生輩復欲來飽腹耳於是叔本使安世出答言不在二人曰前者云在旋言不在何也答曰大家君教我云耳二人善其誠實乃謂叔本勤苦有年今適值我二人而乃懈怠是其不遇幾成而敗乃問安世曰汝好游戲耶答曰不好也又曰汝好道乎答曰好而無由知之二人曰汝審好道明日早會道北大樹下安世承言早往期處到日西不見一人乃起欲去曰書生定欺我耳二人已在其側呼曰安世汝來何晚也答曰早來但不見君耳二人曰吾端坐在汝邊耳頻三期之而安世輒早至知可教乃以藥二丸與安世誡之曰汝歸勿復飲食別止於一處安世承誡二人常來往其處叔本恠之曰安世處空室何得有人語往輒不見叔本曰向聞多人語聲今不見一人何也答曰我獨語耳叔本見安世不復食但飲水止息別位疑非常人自知失賢乃嘆曰夫道尊德貴不在年齒父母生我然非師則莫能使我長生先聞道者即為師矣乃執弟子之禮朝夕拜事之為之灑掃安世道成白日昇天臨去遂以要道術授叔本叔本後亦僊去矣出神仙傳

太平廣記卷第五

太平廣記卷第六　神僊六

張子房　東方朔　王喬
周隱遙　劉商

張子房

張子房名良韓國人也避地於南陽徙居於沛後為沛國人為童幼時過下邳圯橋風雪方甚遇一老叟著烏巾黄單衣墜履於橋下目子房曰孺子為我取之子房無倦色下橋取履以進老叟引足以納之子房神意愈恭叟笑曰孺子可教也明旦來此當有所教子房昧爽至叟已在矣曰期而後至未可傳道如是者三子房先至亦無倦怠老叟喜以書授之曰讀此當為帝王師若復求吾乃穀城山下黃石也子房讀其書能應機權變佐漢祖定天下後人謂其書為黃石公書修之於身能煉氣絶力輕身羽化與綺里季東園公用李先生夏黄公為雲霞之交漢初過四五小兒路上羣戲一兒曰着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知之子房知之往拜之曰此東王公之玉童也所謂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東王公也此二元尊乃陰陽之父母天地之本源化生萬靈育養群品木公為男僊之主金母為女僊之宗長生飛化之士昇天之初先覲金母後謁木公然後昇三清朝太上矣此歌乃玉童教世人拜王公而揖王母也子房佐漢封留侯為大司徒解形於世葬於龍首原赤眉之亂人發其墓但見黃石枕化而飛去若流星焉不見其尸形衣冠得素書一篇及兵畧數章子房登僊位為太玄童子常從老君於太淸之中其孫道陵

得道朝崑崙之夕子房往焉（出仙傳拾遺）

東方朔

東方朔小名曼倩父張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夷年二百歲顏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死時漢景帝三年也鄰母拾朔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年三歲天下秘讖一覽暗誦於口恒指揮天上空中獨語鄰母忽失朔累月暫歸母笞之後復去經年乃歸母見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吾朔曰兒暫之紫泥之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泉湔浣朝發中還何言經年乎母又問曰汝悉經何國朔曰兒湔衣竟暫息冥都崇臺一寤眠王公啗兒以丹栗霞漿兒食之既多飽悶幾死乃飲玄天黄露半合即醒還遇一蒼虎息於路初兒騎虎而還打捶過痛虎嚙兒脚傷母

便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掛樹布化爲龍因名其地爲布龍澤朔以元封中遊濛鴻之澤忽遇母採桑於白海之濱俄而有黄眉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爲我妻託形爲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之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十餘年目中童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二千年一剝皮伐毛吾生來已三洗髓五伐毛矣朔既長仕漢武帝爲太中大夫武帝暮年好僊術與朔狎暱一日謂朔曰朕欲使愛幸者不老可乎朔曰臣能之帝曰服何藥曰東北地有芝草西南有春生之魚帝曰何知之曰三足烏欲下地食此草羲和以手掩烏目不許下畏其食此草也鳥獸食此即美悶不能動問曰子何知之朔曰小兒時掘井陷落井下數十年無所託

有人引臣往取此草乃隔紅泉不得渡其人與臣一隻履臣乃乘履泛泉得而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爲簟要臣入雲韍之幕設玄珉雕枕刻鏤爲日月雲雷之狀亦曰鏤空枕亦曰玄雕枕又薦蛽毫之珍褥以百蛽之毫織爲褥此毫褥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水藻之褥臣舉手拭之恐水濕席定視乃光也其後武帝寢於靈光殿召朔於青綺窗綈紈幕下問朔曰漢年運火德統以何精何瑞爲祥朔對曰臣常游昊然之墟在長安之東過扶桑七萬里有雲山山頂有井雲從井中出若土德則黄雲火德則赤雲金德則白雲水德則黑雲帝深信之太初二年朔從西那邪國還得聲風木十枝以獻帝長九尺大如指此木出因洹之水則禹貢所謂因桓是來即其源也出甜波上有

紫燕黄鵠集其間實如細珠風吹珠如玉聲因以爲名帝以枝遍賜群臣年百歲者頒賜此人有疾枝則有汗將死者枝則折昔老聃在周二千七百年此枝未汗洪崖先生堯時年已三千歲此枝亦未一折帝乃賜朔朔曰臣見此枝三遍枯死死而復生何翅汗折而已語曰年末年枝忽汗此木五千歲一濕萬歲一枯也帝以爲然又天漢二年帝升蒼龍館思僊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遐鄉之事唯朔下席操筆疏曰臣遊北極至鏡火山日月所不照有龍銜火以照山四極亦有園圃池苑皆植異草木有明莖草如金燈折爲燭照見鬼物形仙人寧封嘗以此草然爲夜朝見腹內外有光亦名洞腹草帝剉此草爲蘇以塗明雲之觀夜坐此觀即不加燭亦名照魅草採以藉足則入水不沉

朔又嘗東遊吉雲之地得神馬一匹高九尺帝問朔何獸曰王母乘雲光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於芝田東王公怒棄此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壇因騎而反遶日三匝此馬入漢關門猶未掩臣於馬上睡不覺還至帝曰其名云何朔曰因事爲名名步景駒朔曰自馭之如駑馬蹇驢耳朔曰臣有吉雲草十頃種於九景山東二千年一花明年應生臣走往刈之以秣馬馬立不饑朔曰臣至東極過吉雲之澤帝曰何爲吉雲曰其國常以雲氣占凶吉若有喜慶之事則滿室雲起五色照人着於草樹皆成五色露露味皆甘帝曰吉雲五露可得否曰臣負吉雲草以備馬此立可得日可三二往乃東走至夕而還得玄白青黃露盛以青琉璃各受五合授帝帝徧賜群臣其得之者

老者皆少疾者皆除也又武帝常見彗星朔折指星木以授帝帝指彗星應時星沒時人莫之測也朔又善嘯每曼聲長嘯輒塵落漫飛朔未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唯太王公耳朔卒後武帝得此語即召太王公問之曰爾知東方朔乎公對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皆具在否曰諸星具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歎曰東方朔生在朕傍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哉慘然不樂其餘事跡多散在別卷此不備載出洞冥記及朔別傳

王喬

王喬河東人也漢顯宗時爲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詣京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臨至必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舃焉乃四年時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縣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忽下玉棺於庭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欲召我耶乃沐浴服餌臥棺中蓋便立覆宿昔乃葬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羊皆流汗喘乏人莫知之百姓爲立廟號葉君祠禱無不應遠近尊崇帝詔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畧無復聲或云即古僊人王喬也示變化之跡於世耳出仙傳拾遺

周隱遥

周隱遥洞庭山道士自云角里先生之孫山上有其祖角里廟用里村言其數世得道嘗居焦山中學太陰鍊形之道死於崖窟中囑其弟子曰撿視我屍勿令他物所犯六

年後若再生當以衣裳衣我弟子視之初則臭穢蟲壞唯五臟不變依言閉護之至六年往看乃身全却生弟子備湯沐以新衣衣之髮鬒而黑髭鬚而直若獸鬣焉十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復生如此三度已四十年餘近八十歲狀貌如三十許人隋煬帝聞之徵至東都頒賜豐厚恩禮隆異而懇乞歸山尋還本郡眞觀中召至長安於內殿安置問修習之道對曰臣所修者匹夫之志功不及物利唯一身帝王修道一言之利萬國蒙福得道之效速於人臣區區所學非九重萬乘之所修也懇求歸山尋亦遂其所適出仙傳拾遺

劉商

劉商者中山靖王之後舉孝廉歷官合淝令而篤好無爲

淸簡之道方術服鍊之門五金八石所難致者必力而求之人有方䟽未合鍊施效者必資其藥石給其鑪鼎助使成之未嘗有所覬覦也因泛舟苕霅間遂卜居武康上強山下有樵童樂叟雖常草木之藥詣門而售者亦答以善價一旦樵夫蹔樵有朮一把商亦厚價致之其庭廡之下籬落之間草木諸藥已堆積矣忽閑步杖策逍遙田畝蹊隧之傍聊自怡適聞叢林間有人相與言曰中山劉商今日已賜眞朮矣蓋陰功篤好之所感乎窺林中杳無人跡奔歸取朮修而服之月餘齒髮益盛貌如嬰童舉步輕速可及馳馬登涉雲巖無復困憊又月餘坐知四方之事驗若符契乃入上彊洞中歲通初有酒家以樵叟稍異盡禮接之累月復一至因謂酒家曰我山中劉商也夙攻水墨

頗留一圖以酬見待之厚使備緡素而約以再來一日果至酒家援毫運思頃刻而千山萬水非世工之所及將去謂酒家曰我祖淮南王今爲九海總司居列眞之任授我以白演都水之秩自日遠別不復來矣如是十許日天色晴霽香風瑞雲彌布山谷樵者見空中騎乘飛舉南去出仙傳拾遺

太平廣記卷第六

白石先生　皇初平　王遠
伯山甫　馬鳴生　李八百
李阿

白石先生

白石先生者中黃丈人弟子也至彭祖時已二千歲餘矣不肯修昇天之道但取不死而已不失人間之樂其所據行者正以交接之道爲主而金液之藥爲上也初以居貧不能得藥乃養羊牧豬十數年間約衣節用置貨萬金乃大買藥服之常煑白石爲糧因就白石山居時人故號曰白石先生亦食脯飲酒亦食穀食日行三四百里視之色如四十許人性好朝拜事神好讀幽經及太素傳彭祖問之曰何不服昇天之藥答曰天上復能樂比人間乎但莫使老死耳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於人間故時人呼白石先生爲隱遁僊人以其不汲汲於昇天爲僊官亦猶不求聞達者也出神仙傳

皇初平

皇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山尋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一道士初起召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四十餘年莫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爲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皇字初平是卿弟非疑初起聞之即隨道士去求弟遂得相見悲喜語畢問初平羊何在曰近在山東耳初起往視之不

見但見白石而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兒但自不見之初平與初起俱往看之初平乃叱曰羊起於是白石皆變爲羊數萬頭初起曰弟獨得僊道如此吾可學乎初平曰唯好道便可得之耳初起便棄妻子留住就初平學共服松脂茯苓至五百歲能坐在立亡行於日中無影而有童子之色後乃俱還鄉里親族死終略盡乃復還去初平改字爲赤松子初起改字爲魯班其後服此藥得僊者數十人出神仙傳

王遠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中散大夫學通五經尤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如觀之掌握後棄官入山修道道成漢孝桓帝聞

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逼載以詣京師遠低頭閉口不答詔乃題宮門扇板四百餘字皆說方來之事帝惡之使削去外字適去內字復見墨皆徹板裏削之愈分明遠無子孫鄉里人累世相傳供養之同郡太尉陳耽爲遠營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未言學道也遠在陳家四十餘年陳家曾無疾病死喪奴婢皆然六畜繁息田桑倍獲遠忽語陳耽曰吾期運當去不得久停明日日中當發至時遠死耽知其僊去不敢下著地但悲啼嘆息曰先生捨我我將何怙具棺器燒香就牀衣裝之至三日夜忽失其屍衣冠不解如蛇蛻耳遠卒後百餘日耽亦卒或謂耽得遠之道化去或曰知耽將終故委之而去也初遠欲東入括蒼山過吳往胥門蔡經家蔡經者小民耳而骨相當僊遠知之故往其家遂語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欲取汝以補官僚耳然少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去當爲屍解如從狗竇中過耳於是告以要言乃委經而去經後忽身體發熱如火欲得冷水灌之舉家汲水灌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銷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視其被內唯有皮頭足具如蟬蛻也去十餘年忽還家容色少壯鬢髮鬒黑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其日可多作飲食以供從官至其日經家乃借甕器作飲食百餘斛羅列布置庭下是日王君果來未至先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比近皆驚莫知所在及至經舍舉家皆見遠冠遠遊冠朱衣虎頭鞶囊五色綬帶劍黃色少髭長短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前後麾節幡旗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也有十

二伍伯皆以蠟封其口鼓吹皆乘龍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衛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獨見遠坐耳須臾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亦莫知麻姑是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報久不到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須臾信還不見其使但聞信語曰麻姑載拜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拜敬無階煩信承來在彼食頃即到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未即去如此兩時聞麻姑來來時亦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半於遠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許於頂上作髻餘髮散垂至腰衣有文采又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狀皆世之所無也入拜遠遠爲之起立坐定各進行廚皆金盤玉盃無限也餚膳

多是諸花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而食之云麟脯麻姑自說云接侍以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又水淺於往日會時略半耳豈將復為陵陸乎遠歎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姪時經弟婦新產數日姑見知之曰噫且立勿前即求少許米來得米擲之墮地謂以米祛其穢也視其米皆成丹砂遠笑曰姑故年少也吾老矣不喜復作如此狡獪變化也遠謂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美酒此酒方出天廚其味醇醲非俗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怪也乃以斗水合升酒攪之以賜經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遠遣左右曰不足復遠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乞酤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使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

中尊飲耳麻姑手爪似鳥經見之心中念曰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遠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耶但見鞭著經背亦莫見有人持鞭者遠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經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名嘗罷縣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叩頭求乞拜見於是遠使引前與語此人便欲從驅使比於蔡經遠曰君且向日而立遠從後觀之曰噫君心邪不正終未可教以仙道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司臨去以一符并一傳著以小箱中與陳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止能存君本壽自出百歲向上可以禳災治病者命未終及無罪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邪鬼血食作祟禍者便帶此符以傳敕吏遣其鬼君心中亦當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數百家壽一百一十歲而死死後子弟行其符不復驗矣遠去後經家所作飲食數百斛皆盡亦不見有人飲食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是何神人復居何處經曰常在崑崙山往來羅浮括蒼等山山上皆有宮室主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相反覆者十數過地上五嶽生死之事皆先來告王君王君出城盡將百官從行唯乘一黃麟將十數侍人每行常見山林在下去地常數百丈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謁其后數十年經復暫歸家遠有書與陳尉其書廓落大而不工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因此乃知之陳尉家于今世世存錄王君手書并符傳於小箱中（出神仙傳）

伯山甫

伯山甫者雍州人也入華山中精思服食時時歸鄉里省親如此二百年不老到人家即數人先世以來善惡功過有如臨見又知方來吉凶言無不效其外甥女年老多病乃以藥與之女時年已八十轉還少色如桃花漢武遣使者行河東忽見城西有一女子笞一老翁俛首跪受杖使者怪問之女曰此翁乃妾子也昔吾舅氏伯山甫以神藥教妾妾教子服之不肯今遂衰老行不及妾故杖之使者問女及子年幾答曰妾已二百三十歲兒八十矣後入華山去（出神仙傳）

馬鳴生

馬鳴生者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賢少為縣吏捕賊為賊所傷當時暫死忽遇神人以藥救之便活鳴生無以報之

逐棄職隨神初但欲治金瘡方耳後知有長生之道乃久隨之為負笈西之女几山北到玄丘南至廬江周遊天下勤苦歷年及受太陽神丹經三卷歸入山合藥服之不樂昇天但服半劑為地仙恒居人間不過三年輒易其處時人不知是仙人也常奉鞍僕從車馬並與俗人皆同如此展轉經歷九州五百餘年人多識之怪其不老後乃白日昇天而去 出神仙傳

李八百

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歷世見之時人計其年八百歲因以為號或隱山林或出市廛知漢中唐公昉有志不遇明師欲教授之乃先往試之為作客傭賃者公昉不知也八百驅使用意異於他客公昉愛異之八百乃偽病困當欲死

公昉即為迎醫合藥費數十萬錢不以為損憂念之意形於顏色八百又轉作惡瘡周徧身體膿血臭惡不可忍近公昉為之流涕曰卿為吾家使者勤苦歷年常得篤疾吾取醫欲令卿愈無所恡惜而猶不愈當如卿何八百曰吾瘡不愈須人舐之當可公昉乃使三婢三婢為舐之八百又曰婢舐不愈若得君為舐之即當愈耳公昉即舐復言無益欲公昉婦舐之最佳又復令婦舐之八百又告曰吾瘡乃欲差當得三十斛美酒浴身當愈公昉即為具酒著大器中八百即起入酒中浴瘡即愈體如凝脂亦無餘痕乃告公昉曰吾是仙人也子有志故此相試子真可教也今當授子度世之訣乃使公昉夫妻幷舐瘡三婢以其浴酒自浴即皆更少顏色美悅以丹經一卷授公昉公昉入

雲臺山中作藥藥成服之仙去 出神仙傳

李阿

李阿者蜀人傳世見之不老常乞於成都市所得復散賜與貧窮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所止或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阿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容貌慘戚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微嘆者則有深憂如此候之未曾不審也有古強者疑阿是異人常親事之試隨阿還所宿乃在青城山中強後復欲隨阿去然身未知道恐有虎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見而怒強曰汝隨我行那畏虎也取強刀以擊石刀折壞強憂刀敗至旦隨出阿問強曰汝愁刀敗也強言實恐父怪怒阿則取刀左手擊地刀復如故強隨阿還成都未至道逢人奔車防以脚置其車下轢脚皆折阿即死強怖守視之須臾阿起以手撫脚而復如常強年十八見阿年五十許強年八十餘而阿猶然不異後語人被崑崙山召當去遂不復還也 出神仙傳

太平廣記卷第七

太平廣記卷第八　　　神僊八

劉安　陰長生　張道陵

劉安

漢淮南王劉安者漢高帝之孫也其父厲王長得罪徙蜀道死文帝哀之而裂其地盡以封長子故安得封淮南王時諸王子貴後莫不以聲色遊獵犬馬爲事唯安獨折節下士篤好儒學兼占候方術養士數千人皆天下俊士作內書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僊黃白之事名爲鴻寶萬畢三章論變化之道凡十萬言武帝以安辯博有才屬爲諸父甚重尊之特詔及報書常使司馬相如等共定草乃遣使召安入朝嘗詔使爲離騷經旦受詔食時便成奏之安每宴見談說得失及獻諸賦頌晨入夜出乃天下道

書及方術之士不遠千里卑辭重幣請致之於是乃有八公詣門皆鬚眉皓白門吏先密以白王王使閽人自以意難問之曰我王上欲求延年長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精義入妙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虎橫行之壯士今先生年已耆矣似無駐衰之術又無賁育之氣豈能究於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鉤深致遠窮理盡性乎三者既乏餘不敢通八公笑曰我聞王尊禮賢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之善莫不畢至古人貴九九之好養鳴吠之枝誠欲市馬骨以致騏驥師郭生以招羣英吾年雖鄙陋不合所求故遠致其身且欲一見王雖使無益亦豈有損何以年老而逆見嫌耶王必若見年少則謂之有道皓首則謂之庸叟恐非發石採玉探淵索珠之謂也薄吾老今則少矣

言未竟八公皆變爲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青絲色如桃花門吏大驚走以白王王聞之足不履跣而迎登思僊之臺張錦帳象牀燒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几執弟子之禮北面叩首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羈鎖世務沉淪流俗不能遣累負笈山林然夙夜饑渴思願神明沐浴滓濁精誠淺薄懷情不暢邈若雲漢不期厚幸道君降屈是安祿命當蒙拔擢喜懼屏營不知所措唯願道君哀而教之則螟蛉假翼於鴻鵠可沖天矣八童子乃復爲老人告王曰餘雖復淺識備爲先學聞王好士故來相從未審王意有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畫地爲江河撮土爲山嶽一人能崩高山塞深泉收束虎豹召致蛟龍使役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存立亡隱蔽六軍白日爲暝一

人能乘雲步虛越海淩波出入無間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刃射不中冬凍不寒夏曝不汗一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爲禽獸草木萬物立成移山駐流行宮易室一人能煎泥成金凝鉛爲銀水鍊八石飛騰流珠乘雲駕龍浮於太清之上在王所欲安乃日夕朝拜供進酒脯各試其向所言千變萬化種種異術無有不效遂授丹經三十六卷藥成未及服而太子遷好劔自以人莫及也于時郎中雷被召與之戲而被誤中遷遷大怒被怖恐爲遷所殺乃求擊匈奴以贖罪安聞不聽被大懼乃上書於天子云漢法諸侯壅閼不與擊匈奴其罪入死安合當誅武帝素重王不咎但削安二縣耳安怒被被恐死與伍被素爲交親伍被曾以姦私得罪於安安怒之未發二人

恐爲安所誅乃共以告稱安謀反天子使宗正持節治之八公謂安曰可以去矣此乃是天之發遣王王若無此事日復一日未能去世也八公使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即白日昇天八公與安所踏山上石皆陷成跡至今人馬跡猶存八公告安曰夫有籍之人被人誣告者其誣人當即死滅伍被等今當復誅矣於是宗正以失安所在推問云王儒去矣天子悵然乃諷使廷尉張湯奏伍被云爲畫計乃誅二被九族一如八公之言也漢史秘之不言安得神僊之道恐後世人主當廢萬機而競求於安道乃言安得罪後自殺非得僊也按左吳記云安臨去欲誅二被八公諫曰不可僊去不欲害行蟲況於人乎安乃止又問八公曰可得將素所交親俱至彼便遣還否公曰何不得爾但

不得過五人安即以左吳王眷傅生等五人至玄洲便遣還吳記具說云安未得上天遇諸僊伯安少習尊貴稀爲卑下之禮坐起不恭語聲高亮或誤稱寡人於是僊伯主者奏安云不敬應斥遣去八公爲之謝過乃見赦謫守都廁三年後爲散僊人不得處職但得不死而已武帝聞左吳等隨王僊去更還乃詔之親問其由吳具以對帝大懊恨乃嘆曰使朕得爲淮南王者視天下如脫履耳遂使招募賢士亦冀遇八公不能得而爲公孫卿欒大等所欺意猶不已庶獲其真者以安僊去分明方知天下實有神僊也時人傳八公安臨去時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出神仙傳）

陰長生

陰長生者新野人也漢皇后之親屬少生富貴之門而不好榮貴唯專務道術聞馬鳴生得度世之道乃尋求之遂得相見便執奴僕之役親運履之勞鳴生不教其度世之法但日夕別與之高談論當世之事治農田之業如此十餘年長生不懈同時共事鳴生者十二人皆悉歸去唯長生執禮彌肅鳴生告之曰子真能得道矣乃將入青城山中煮黃土爲金以示之立壇西面乃以太清神丹經授之鳴生別去長生乃歸合之丹成服半劑不盡即昇天乃大作黃金十數萬斤以布惠天下貧乏不問識與不識者周行天下與妻子相隨一門皆壽而不老在民間三百餘年後於平都山東白日昇天而去著書九篇云上古僊者多矣不可盡論但漢興以來得僊者四十五人連余爲六矣

二十人尸解餘並白日昇天抱朴子曰洪聞諺有之曰子不夜行則安知道上有夜行人今不得僊者亦安知天下山林間不有學道得仙者陰君已服神藥未盡昇天然方以類聚同聲相應便自與僊人相集尋索聞見故知此近世諸僊人數耳而俗民謂爲不然以己所不聞則謂無有不亦悲哉夫草澤間士以隱逸得志以經籍自娛不耀文采不揚聲名不修求進不營聞達人猶不能識之況僊人亦何急急今聞達朝闕之徒知其所云爲哉陰君自叙云漢延光元年新野山北子受僊君神丹要訣道成去世付之名山如有得者列爲真人行乎去來何爲俗間不死之要道在神丹行氣導引俛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延年不能度世以至乎僊子欲聞道此是要言積學所致無爲

合神上士爲之勉力加勤下愚大笑以爲不然能知神丹
久視長安於是陰君裂黃素寫丹經一通封一文石之函
置嵩高山一通黃櫨之簡漆書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太華
山一通黃金之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置蜀綏山一
封縑書合爲十篇付弟子使世世當有所傳付又著詩三
篇以示將來其一曰惟余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漢世紫艾
重紆[redacted]獨好道而爲匹夫高尚素志不仕王侯貪生得生
亦又何求超跡蒼霄乘龍駕浮青[redacted]承翼與我爲儔入火
不灼蹈波不濡逍遥太極何慮何憂傲戲仙都顧愍群愚
年命之逝如彼川流奄忽未幾沈士爲儔奔馳索死不肯
暫休其二章曰[redacted]之聖師體道之真升降變化喬松爲隣
唯余同學十有二人寒苦求道歷二十年中多怠墮志行

不堅痛乎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必歸賢身沒幽壤
何時可還嗟爾將來勤加精研勿爲流俗富貴所牽神道
一成升彼九天壽同三光何但億千其三章曰惟余束髮
少好道德棄家隨師東西南北委放五濁避世自匿二十
餘年名山之側寒不遑衣饑不暇食思不敢歸勞不敢息
奉事聖師承歡悅色面垢足胝乃見[redacted]遂受要訣恩深
不測妻子延年咸享無極黃白已成貨財千億使役鬼神
玉女侍側今得度世神丹之力陰君處民間百七十年色
如女子白日昇天而去出神仙傳

張道陵

張道陵者沛國人也本太學書生博通五經晚乃歎曰此
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得黃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

藥皆糜費錢帛陵家素貧欲治生營田牧畜非己所長乃
不就聞蜀人多純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與弟子入蜀
住鵠鳴山著作道書二十四篇乃精思鍊志忽有天人下
千乘萬騎金車羽蓋驂龍駕虎不可勝數或自稱柱下史
或稱東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
治病於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爲師弟子戶至數萬即立
祭酒分領其戶有如官長并立條制使諸弟子隨事輸出
米絹器物紙筆樵薪什物等領人修復道路不修復者皆
使疾病縣有應治橋道於是百姓斬草除溷無所不爲皆
出其意而愚者不知是陵所造將爲此文從天上下也陵
又欲以廉耻治人不喜施刑罰乃立條制使有疾病者皆
疏記生身已來所犯之辜乃手書投水中與神明共盟約

不得復犯法當以身死爲約於是百姓計念邂逅疾病輒
當首過一則得愈二使羞慚不敢重犯且畏天地而改從
此之後所違犯者皆改爲善矣陵乃多得財物以市其藥
合丹丹成服半劑不願即昇天也乃能分形作數十人其
所居門前水池陵常乘舟戲其中而諸道士賓客往來盈
庭蓋座上常有一陵與賓客對談共食飲而真陵故在池
中也其治病事皆採取玄素但改易其大較轉其首尾而
大途猶同歸也行氣服食故用仙法亦無以易故陵語諸
人曰爾輩多俗態未除不能棄世正可得吾行氣導引房
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木數百歲之方耳其有九鼎大要
唯付王長而後合有一人從東方來當得之此人必以正
月七日日中到其說長短形狀至時果有趙昇者不從東

方來生平原相見其形貌一如陵所說陵乃七度試昇皆
過乃受昇丹經七試者第一試昇到門不爲通使人罵辱
四十餘日露宿不去乃納之第二試使昇於草中守黍驅
獸暮遣美女非常託言遠行過寄宿與昇接牀明日又稱
脚痛不去遂留數日亦復調戲昇終不失正第三試昇行
道忽見遺金三十餅昇乃走過不取第四令昇入山採薪
三虎交前咬昇衣服唯不傷身昇不恐顏色不變謂虎曰
我道士耳少年不爲非故不遠千里來事神師求長生之
道汝何以爾也豈非山鬼使汝來試我乎須臾虎乃起去
第五試昇於市買十餘匹絹付直訖而絹主誣之云未得
昇乃脫己衣買絹而償之殊無悋色第六試昇守田穀有
一人往叩頭乞食衣裳破弊面目塵垢身體瘡膿臭穢可

憎昇愴然爲之動容解衣衣之以私糧設食又以私米遺
之第七試陵將諸弟子登雲臺絕巖之上下有一桃樹如
人臂傍生石壁下臨不測之淵桃大有實陵謂諸弟子曰
有人能得此桃實當告以道要于時伏而窺之者三百餘
人股戰流汗無敢久臨視之者莫不却退而還謝不能得
昇一人乃曰神之所護何險之有聖師在此終不使吾死
於谷中耳師有教者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故耳乃從上
自擲投樹上足不蹉跌取桃實滿懷而石壁險峻無所攀
緣不能得返於是乃以桃一一擲上正得二百二顆陵得
而分賜諸弟子各一陵自食留一以待昇陵乃以手引昇
衆視之見陵臂加長三二丈引昇昇忽然來還乃以向所
留桃與之昇食桃畢陵乃臨谷上戲笑而言曰趙昇心自
正能投樹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自試投下當應得大桃也
衆人皆諫唯昇與王長嘿然陵遂投空不落桃上失陵所
在四方皆仰上則連天下則無底往無道路莫不驚歎悲
涕唯昇長二人良久乃相謂曰師則父也自投於不測之
崖吾何以自安乃俱投身而下正墮陵前見陵坐局脚牀
斗帳中見昇長二人笑曰吾知汝來乃授二人道畢三日
乃還歸治舊舍諸弟子驚悲不息後陵與昇長三人皆白
日冲天而去衆弟子仰視之久而乃沒於雲霄也初陵入
蜀山合丹半劑雖未冲舉已成地仙故欲化作七試以度
趙昇乃如其志也出神仙傳

太平廣記卷第八

太平廣記卷第九

神僊九

李少君　孔元方　王烈
焦先　孫登　呂文敬
沈建

李少君

李少君者齊人也漢武帝招募方士少君於安期先生得神丹爐火之方家貧不能辦藥謂弟子曰老將至矣而財不足雖躬耕力作不足以致辦今天子好道欲往見之求為合藥可得恣意乃以方上帝云丹砂可成黃金金成服之昇僊臣常遊海上見安期先生食棗大如瓜天子甚尊敬之賜遺無數少君嘗與武安侯飲食座中有一老人年九十餘少君問其名乃曰曾與老人祖父遊夜見小兒從

其祖父吾故識之時一座盡驚又少君見武帝有故銅器因識之曰齊桓公常陳此器於寢座帝按其刻字果齊之故器也因知少君是數百歲人矣視之如五十許人面色肌膚甚有光澤口齒如童子王公貴人聞其能令人不死莫不仰慕所遺金錢山積少君乃密作神丹丹成謂帝曰陛下不能絕驕奢遣聲色殺伐不止喜怒不勝萬里有不歸之魂市曹有流血之刑神丹大道未可得成乃以少藥方與帝少君便稱疾是夜帝夢與少君俱上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雲中來言太乙請少君帝遂覺即使人問少君消息且告近臣曰朕昨夢少君捨朕去少君乃病困帝往視之并使人受其方事未竟而卒帝曰少君不死故化去耳及斂忽失屍所在中表衣悉不解如蟬蛻也帝猶增歎恨求少君不勤也初少君與朝議郎董仲躬相親愛仲躬宿有疾體枯氣少少君乃與其成藥二劑并其方用戊巳之草後土脂黃精根獸沉肪先莠之根百卉花醸亥月上旬合煎銅器中使童子沐浴潔淨調其湯火使合成雞子三枚為程服盡一劑身體便輕服三劑齒落更生五劑年壽長而不復傾仲躬為人剛直博學五經然不達道術笑世人服藥學道頻上書諫武帝以為人生則命衰老有常非道術所能延意雖見其有異將為天性非術所致得藥竟不服又不問其方少君去後數月仲躬病甚常聞武帝說前夢恨惜少君仲躬憶少君所留藥試服之未半乃身體輕壯其病頓愈服盡氣力如年少時乃信有長生不死之道解官行求道士問其方竟不能悉曉仲躬

唯得髮不白形容盛甚年八十餘乃死囑其子道生曰我少得少君方藥初不信事後得力無能解之懷恨于黃泉矣汝可行求人間方術之事解其方意長服此藥必度世也時有文成將軍亦得少君術事武帝帝後遣使誅之文成謂使者曰為吾謝帝不能忍少日而敗大事乎帝好自愛後三十年求我於成山方共事不相怨也使者還具言之帝令發其棺視之無所見唯有竹筒一枚帝疑其弟子竊其屍而藏之乃收捕驗問其跡帝乃大悔誅文成後復徵諸方士更於甘泉祀太乙又別設一座祀文成帝親執禮焉

孔元方

孔元方許昌人也常服松脂茯苓松實等藥老而益少容

如四十許人。鄰元節左元放皆爲親友，俱棄五經當世之人事，專修道術。元方仁慈，惡不疏食，飲酒不過一升。年有七十餘歲，道家或請元方會同飲酒，次至元方，元方作一令，以杖拄地，乃手把杖倒竪，頭在下，足向上，以一手持杯倒飲，人莫能爲也。元方有妻子，不畜餘財，頗種五穀。時失火，諸人並來救之，出屋下衣糧床几，元方都不救，唯箕踞籬下視火。其妻促使元方助救物，元方笑曰：何用惜此。又鑿水邊岸作一窟室，方廣丈餘，元方入其中斷穀，或一月兩月乃復還，家人亦不得往來。窟前有一柘樹，生道後棘草間，委曲隱蔽，弟子有急欲詣元方窟室者，皆莫能知。後東方有一少年，姓馮名遇，好道，伺候元方，便尋窟室，得見，曰：人皆來不能見，叔汝得見，似可教也。乃以素書二卷授之曰：此道之要，可以四十年得傳一人，世無其人，不得以年限足故妄授；若四十年無所授者，即八十年而有二人可授者，即頓授二人。可授不授爲閉天道，不可授而授爲泄天道，皆殃及子孫。我已得所傳，吾其去矣。乃委妻子入西嶽。後五十餘年，暫還鄉里，時人尚有識之者。出神仙傳

王烈

王烈者，字長休，邯鄲人也。常服黃精及鉛，年三百三十八歲，猶有少容，登山歷險，行步如飛。少時本太學書生，學無不覽，常以人談論五經百家之言，無不該博。中散大夫譙國嵇叔夜甚敬愛之，數數就學，共入山遊戲採藥。後烈獨之太行山中，忽聞山東崩地，殷殷如雷聲，烈不知何等，往視之，乃見山破石裂數百丈，兩畔皆是青石，石中有一穴口，經闊尺許，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堅凝，氣如粳米飯，嚼之亦然。烈合數丸如桃大，用攜少許歸，乃與叔夜曰：吾得異物。叔夜甚喜，取而視之，已成青石，擊之琤琤如銅聲。叔夜即與烈往視之，斷山以後如故。烈入河東抱犢山中，見一石室，室中有白石架，架上有素書兩卷。烈取讀，莫識其文字，不敢取去，卻著架上，暗書得數十字形體，以示康，康盡識其字。烈喜，乃與康共往讀之，至其道徑，了了分明，比及，又失其石室所在。烈私語弟子曰：叔夜未合得道故也。又按神仙經云：神山五百年輒開，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壽與天相畢。烈前得者必是也。河東聞喜人多累世奉事烈者。晉永寧年中，出洛下，遊諸處，與人共戲鬬射，烈挽二石弓，射百步，十發矢九破的。一年復去。又張子道者，年九十餘，拜烈，烈平坐受之。座人怪之，子道曰：我年八九歲時，見顏色與今無異，吾今老矣，烈猶有少容。後莫知所之。出神仙傳

焦先

焦先者，字孝然，河東人也。年一百七十歲，常食白石，以分與人，熟煮如芋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先自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負薪以置人門外，人見之，鋪席與坐，爲設食，先便坐，亦不與人語。負薪來，如不見人，便私置於門間，便去。連年如此。及魏受禪，居河之湄，結草爲庵，獨止其中，不設床席，以草褥襯坐，其身垢污濁如泥潦。或數日一食，行不由徑，不與女人交遊。衣弊則賣薪以買故衣著之，冬夏單衣。太守董經因往視之，又不肯語，經益以爲賢。彼遭

野火燒其庵人往視之見先危坐庵下不動火過庵燼先方徐徐而起衣物悉不焦灼又更作庵天忽大雪人屋多壞先庵倒人往不見所在恐已凍死乃共拆庵求之見先熟臥於雪下顏色赫然氣息休休如盛暑醉臥之狀人知其異多欲從學道先曰我無道也或忽老忽少如此二百餘歲後與人別去不知所適所請者竟不得一言也（出神仙傳）

孫登

孫登者不知何許人也恒止山間穴地而坐彈琴讀易冬夏單衣天大寒人視之輒被髮自覆身髮長丈餘又雅容非常歷世見之顏色如故市中乞得錢物轉乞貧下更無餘資亦不見食時楊駿為太傅使傳迎之問訊不答駿遺以一布袍亦受之出門就人借刀斷袍上下異處置於駿

門下又復斫碎之時人謂為狂後乃知駿當誅斬故為其象也駿錄之不放去登乃卒死駿給棺埋之於振橋後數日有人見登在董馬坡因寄書與洛下故人嵇叔夜有邁世之志曾詣登登不與語叔夜乃扣難之而登彈琴自若久之叔夜退登曰少年才優而識寡劣於保身其能免乎俄而叔夜竟陷大辟叔夜嘗彈琴於是登彈一絃之琴以成音曲叔夜乃歎息絕思也（出神仙傳）

呂文敬

呂恭字文敬少好服食將一奴一婢於太行山中採藥忽見三人在谷中問恭曰子好長生乎乃勤苦艱險如是耶恭曰實好長生而不遇良方故採服此藥冀有微益耳一人曰我姓呂字文起次一人曰我姓孫字文陽次一人曰我姓王字文上三人皆太清太和府僊人也時來採藥當以成新學者公既與我同姓又字得吾半支此是公合當應常生也若能隨我採藥語公不死之方恭即拜曰有幸得遇僊人但恐暗塞多罪不足教授耳若見采收是更生之願也即隨僊人去二日乃授恭秘方一首因遣恭去曰可視鄉里恭即拜辭三人語恭曰公來二日人間已二百年矣恭歸家但見空宅子孫無復一人也乃見鄉里數世後人趙輔者問呂恭家人皆何所在輔曰君從何來乃問此久遠人也吾昔聞先人說云昔有呂恭者持奴婢入太行山採藥遂不復還以為虎狼所食已二百餘年矣恭有數世子孫呂習者居在城東十數里作道士民多奉事之推求易得耳恭承輔言到習家扣門問訊奴出問公從何

來恭曰此是我家我昔隨仙人去至今二百餘年習聞之驚喜跣出拜曰僊人來歸悲喜不能自勝公因以神方授習而去習已年八十服之即還少壯至二百歲乃入山中子孫世世不復老死（出神仙傳）

沈建

沈建丹陽人也世為長史建獨好道不肯仕宦學導引服食之術還年却老之法又能治病病無輕重治之即愈奉事之者數百家建嘗欲遠行寄一婢三奴驢一頭羊十口各與藥一丸語主人曰但累屋不煩飲食也便去主人大怪之曰此客所寄十五口不留寸資當若之何建去後主人飲奴婢奴婢聞食氣皆逆吐不用以草飼驢羊驢羊避去不食或欲抵觸主人大驚愕百餘日奴婢體貌光澤勝

食之時驢羊皆肥如飼建去三年乃還各以藥一丸與奴婢驢羊乃飲食如故建遂斷穀不食輕舉飛行或去或還如此三百餘年乃絕跡不知所之也出神仙傳

太平廣記卷第九

太平廣記卷第十　　神仙十

河上公　劉根　李仲甫
李意期　王興　趙瞿
王遙

河上公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字漢文帝時公結草爲庵於河之濱常讀老子經帝好之詔諸王及大臣皆誦之有所不解數事時人莫能道之聞時皆稱河上公解老子經義旨乃使齎所不決之事以問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帝即幸其庵躬問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域中四大王居其一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公即撫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中去地數丈俯仰而答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臣之有帝乃下車稽首曰朕以不德忝統先業才小任大憂於不堪雖治世事而心敬道直以暗昧多所不了唯願道君有以教之公乃授素書二卷與帝曰熟研之此經所疑皆了不事多言也余注此經以來一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以示非其人言畢失其所在須臾雲霧晦冥天地泯合帝甚貴之論者以爲文帝好老子之言世不能盡通故神人特下教之而恐漢文心未至信故示神變所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耶出神仙傳

劉根

劉根者字君安京兆長安人也少明五經以漢孝成皇帝綏和二年舉孝廉除郎中後棄世學道入嵩高山石室

嶸峻絕之上直下五千餘丈冬夏不衣身毛長一二尺其顏色如十四五歲人深目多鬚鬢皆黃長三四寸每與坐或時忽然變著高冠玄衣人不覺之換時衛府君自說先祖與根同歲者至王莽時頻使使者請根根不肯往衛府君使府掾王珍問起居根不答再令功曹趙公往山達敬根唯言謝府君更無他言後潁川太守高府君到官郡民大疫死者過半太守家大小悉得病高府君復遣珍往求根請消除疫氣之術珍叩頭述府君之言根教言於太歲宮氣上掘地深三尺以沙著其中及酒沃之君依言病者悉愈疫氣尋絕每用有效後太守張府君以根為妖遣吏召根擬戮之一府共諫府君府君不解如是諸吏達根欲令根去根不聽府君使至請根根曰張府君欲吾何為耶聞

當至耳若不去恐諸君招咎謂卿等不敢來呼我也根是日至府時賓客滿座府君使五十餘人持刀杖繩索而立根顏色不怍府君烈聲問根曰若有何道術也答曰唯唯府君曰能召鬼乎曰能府君曰既能即可捉鬼至廳前不爾當大戮根曰召鬼至易見耳借筆硯及奏按鏘鏘然作銅鐵之聲聞於外又長嘯嘯音非常清亮聞者莫不肅然衆客震悚須臾廳上南壁忽開數丈見兵甲四五百人傳呼赤衣兵數十人齎刀劍將一車直從壞壁中入來又壞壁復如故根敕下車上鬼其赤衣便乃發車上被見下有一老翁老嫗大繩反縛因之懸頭廳前府君熟視之乃其亡父母也府君驚愕流涕不知所措鬼乃責府君曰我生之時汝官未達不得汝祿養我死汝何為犯神仙尊官使

我被收困辱如此汝何面目以立人間府君下階叩頭向根伏罪受死請求放赦先人根敕五百兵將囚出散遣之車出去南壁開後車過壁復如故既失車所在根亦隱去府君惆悵恍惚狀若發狂妻登時死良久乃蘇云見府君家先捉者大怒言汝何故犯神仙尊官使我見收今當來殺汝其後一月府君夫婦男皆卒府掾王珍數得見數承顏色偕然時伏地叩頭請問根學仙時本末根曰吾昔入山精思無所不到後如華陰山見一人乘白鹿車從者十餘人左右玉女四人執采旄之節皆年十五六余載拜稽首求乞一言神人乃告余曰爾聞有韓衆否答曰實聞有之神人曰我是也余乃自陳曰某少好道而不遇明師頗習方書按而為之多不驗豈根之命相不應度世也有幸今

日得遇大神是根宿昔夢想之願願見哀憐賜其要訣神未肯告余余乃流涕自搏重請神人曰坐吾將告汝汝有僊骨故得見吾耳汝今髓不滿血不煖氣少腦減筋息肉沮故服藥行氣不得其力必欲長生且先治病十二年乃可服僊藥耳夫仙道有昇天躡雲者有遊行五岳者有服食不死者有尸解而僊者凡修僊道要在服藥藥有上下僊有數品不知房中之事及行氣導引并神藥者亦不能僊也藥之上者有九轉還丹太乙金液服之皆立登天不積日月矣其次有雲母雄黃之屬雖不即乘雲駕龍亦可役使鬼神變化長生次乃草木諸藥能治百病補虛駐顏斷穀益氣不能使人不死也上可數百歲下即全其所稟而已不足久賴也余頓首曰今日蒙教乃天也神人曰必

欲長生先去三尸三尸去即志意定嗜慾除也乃以神方五篇見授云伏尸常以月望晦朔上天白人罪過司命奪人算使人不壽人身中神欲得人生而尸欲得人死人死則神散無形之中而成鬼祭祀之則得歆饗故欲人死也夢與惡人鬬爭此乃尸與神相戰也余乃從其言合服之遂以得仙珍又每見根書符了有所呼召似人來取或數聞推問有人答對及聞鞭撻之聲而悉不見其形及地上時時有血莫測其端也根乃教珍守一行氣存神坐三綱六紀謝過上名之法根後入鷄頭山仙去（出神仙傳）

李仲甫

李仲甫者豐邑中益里人也少學道於王君服水丹有效兼行遁甲能步訣隱形年百餘歲轉少初隱白日一年復見形後遂長隱但聞其聲與人對語飲食如常但不可見有書生姓張從學隱形術仲甫言卿性褊急未中教然守之不止費用數十萬以供酒食殊無所得張患之乃懷匕首往先與仲甫語畢因依其聲所在騰足而上拔匕首左右刺斫仲甫已在林上笑曰天下乃有汝輩愚人道學未得而欲殺之我寧得殺耶我真能死汝但怒其頑愚不足問耳使人取一犬來置書生前曰視我能殺犬否犬適至頭已墮地腹已破乃叱書生曰我能使卿如犬行矣書生下地叩頭乃止遂赦之仲甫有相識人居相去五百餘里常以張羅自業一旦張羅得一鳥視之乃仲甫也語畢別去是日仲甫已復至家在民間三百餘年後入西岳山去不復還也（出神仙傳）

李意期

李意期者本蜀人傳世見之漢文帝時人也無妻息人欲遠行速至者意期以符與之并丹書兩腋下則千里皆不盡日而還或說四方國土宮觀市鄽人未曾見聞說者意不解意期則爲撮土作之但盈寸其中物皆是須臾消滅或行不知所之一年許復還於是乞食得物即度與貧人於城都角中作土窟居之冬夏單衣飲少酒食脯及棗栗劉玄德欲伐吳報關羽之死使迎意期意期到甚敬之問其伐吳吉凶意期不答而求紙畫作兵馬器仗十數萬乃一一裂壞之曰咄又畫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乃徑還去備不悅果爲吳軍所敗十餘萬衆纔數百人得還甲器軍資略盡玄德忿怒遂卒於永安宮意期少言人有所問略不對答蜀人有憂患往問之凶吉自有常候但占其顏色若懽悅則善慘慼則惡後入琅琊山中不復見出也（出神仙傳）

王興

王興者陽城人也居壺谷中乃凡民也不知書無學道意漢武上嵩山登大愚石起道宮使董仲舒東方朔等齋潔思神至夜忽見有僊人長二丈耳出頭巔垂至肩武帝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嶷之神也聞中岳石上菖蒲一寸九節可以服之長生故來採耳忽然失神人所在帝顧侍臣曰彼非復學道服食者必中岳之神以喻朕耳爲之採菖蒲服之經二年帝覺悶不快遂止時從官多服然莫能持久唯王興聞仙人教武帝服菖蒲乃採服之不息遂得長生鄰里老少皆云世世見之竟不知所之（出神仙傳）

趙瞿

趙瞿者字子榮上黨人也得癩病重垂死或告其家云當
及生棄之若死於家則世世子孫相蛀耳家人爲作一年
糧送置山中恐虎狼害之從外以木砦之瞿悲傷自恨晝
夜啼泣如此百餘日夜中忽見石室前有三人問瞿何人
瞿度深山窮林之中非人所行之處必是神靈乃自陳乞
叩頭求哀其人行諸砦中有如雲氣了無所礙問瞿必欲
愈病當服藥能否瞿曰無狀多罪嬰此惡疾已見疏棄死
在旦夕若刖足割鼻而可活猶所甚願況服藥豈不能也
神人乃以松子松柏脂各五升賜之告瞿曰此不但愈病
當長生耳服半可愈愈即勿廢瞿服之未盡病愈身體強
健乃歸家家人謂是鬼具說其由乃喜遂更服之二年顏

色轉少肌膚光澤走如飛鳥年七十餘食雉兔皆嚼其骨
能負重更不疲極年百七十夜臥忽見屋間光有如鏡者
以問左右云不見後一日一室內盡明能夜書文再見面
上有二人長三尺乃美女也甚端正但小耳戲其鼻上如
此二女稍長大至如人不復在面上出在前側常聞琴瑟
之聲欣然憐樂在人間三百餘年常如童子顏色入山不
知所之（出神仙傳）

王遙

王遙者字伯遼鄱陽人也有妻無子頗能治病病無不愈
者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針藥其行治病但以八尺布帊敷
坐於地不飲不食須臾病愈便起去其有邪魅作禍者遙
畫地作獄因召呼之皆見其形入在獄中或狐狸鼉蛇之
類乃斬而燔燒之病者即愈遙有竹篋長數寸有一弟子
姓錢隨遙數十年未嘗見遙開之一夜大雨晦暝遙使錢
以九節杖擔此篋將錢出冒雨而行遙及弟子衣皆不濕
所行道非所曾經又常有兩炬火導前約行三十里許登
小山入石室室中有二人遙既至取弟子所擔篋發之中
有五舌竹簧三枚遙自鼓一枚以二枚與室中二人並坐
鼓之良久遙辭去收三簧皆納篋中使錢擔之室中二人
出送語遙曰卿當早來何爲久在俗間遙答曰我如是當
來也遙還家百日天復雨遙夜忽大治裝遙先有葛單衣
及葛布巾已五十餘年未嘗著此夜皆取著之其妻即問
曰欲捨我去乎遙曰暫行耳妻曰當將錢去不遙曰獨去
耳妻即泣涕曰爲且復少留遙曰如是還耳因自擔篋而
去之遂不復還後三十餘年弟子見遙在馬蹄山中顏色
更少蓋地仙也（出神仙傳）

泰山老父　巫炎　劉憑

欒巴　左慈　大茅君

泰山老父

泰山老父者莫知姓字漢武帝東廵狩見老翁鉏於道傍頭上白光高數尺怪而問之老人狀如五十許人面有童子之色肌膚光華不與俗同帝問有何道術對曰臣年八十五時衰老垂死頭白齒落遇有道者教臣絕穀但服朮飲水幷作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其三十二物中有二十四物以當二十四氣八毒以應八風臣行之轉老爲少黑髮更生齒落復出日行三百里臣今一百八十歲矣帝受其方賜玉帛老父後入岱山中每十年五年時還鄉里三百餘年乃不復還（出神仙傳）

巫炎

巫炎字子都北海人也漢駙馬都尉武帝出見子都於渭橋見頭上有紫氣高丈餘帝召問之君年幾何所得何術而有異不乎對曰臣年已百三十八歲亦無所得行詔東方朔使相此君有何道術朔對曰此君有陰道之術武帝屏左右而問之子都對曰臣年六十五時苦腰痛腳冷不能自溫口乾舌苦滲涕出百節四肢疼痛又痺不能久立得此道以來七十三年今有子二十六人身體强勇無所疾患氣力乃如壯時無所憂患帝曰卿不仁有道而不聞於朕非忠臣也子都對曰臣誠知此道爲真然陰陽之事宮中之利臣子之所難言又行之皆逆人情能爲之者少故不敢以聞帝曰勿謝戲君耳遂受其法子都年二百歲服餌水銀白日昇天武帝頗行其法不能盡用之然得壽最長於先帝也（出神仙傳）

劉憑

劉憑者沛人也有軍功封壽光金鄉侯學道於稷丘子常服石桂英及中嶽石硫黃年三百餘歲而有少容尤長於禁氣嘗到長安諸賈人聞憑有道乃往拜見之乞得侍從求見祐護憑曰可耳又有百餘人隨憑行幷有雜貨約直萬金乃於山中逢賊數百人拔刃張弓四合圍之憑語賊曰汝輩作人當念溫良若不能展才布德居官食祿當勤身苦體夫何有靦面目豺狼其心相教賊道危人利己此是伏尸都市肉饗烏鳶之法汝等弓箭當何所用於是賊射諸客箭皆反着其身須臾之間大風折木飛沙揚塵憑大呼曰小物輩敢爾天兵從頭刺殺先造意者憑言絕而衆兵一時頓地反手背上不能復動張口短氣欲死其中首帥三人即鼻中出血頭裂而死餘者或能語曰乞放余生改惡爲善於是諸客或斫殺者憑禁止之乃責之曰本擬盡殺汝猶復不忍今赦汝猶敢爲賊乎皆乞命曰便當易行不敢復爾憑乃勑天兵赦之遂各能奔走去嘗有居人妻病邪魅累年不愈憑乃勑之其家宅傍有泉水水自竭中有一蛟枯死又有古廟廟間有樹樹上常有光人止其下多遇暴死禽鳥不敢巢其枝憑乃勑之盛夏樹便枯死有大蛇長七八丈懸其間而死後不復爲患憑有姑子與人爭地俱有太守坐姑子少黨而敵家多親助爲之言

若四五十人憑反覆良久忽然大怒曰汝輩敢爾應聲有雷霆霹靂赤光照耀滿屋於是敵人之黨一時頓地無所復知太守甚怖爲之跪謝曰願君侯少寛威靈當爲理斷終不使差失日移數丈諸人乃能起漢孝武帝聞之詔徵而試之曰殿下有怪輒有數十人絳衣被髮持燭相隨走馬可劾否憑曰此小鬼耳至夜帝僞令人作之憑於殿上以符擲之皆面搶地以火焠口無氣帝大驚曰非此鬼也朕以相試耳乃解之後入大白山中數十年復歸鄉里顔色更少 出神仙傳

欒巴

欒巴者蜀郡成都人也少而好道不修俗事時太守躬詣巴請屈爲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巴陵太守曰聞功曹有道

寧可試見一奇乎巴曰唯即平坐卻入壁中去冉冉如雲氣之狀須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見化成一虎人並驚虎徑還功曹舍人往視虎虎乃巴成也後舉孝廉除郎中遷豫章太守廬山廟有神能於帳中共外人語飲酒空中投杯人往乞福能使江湖之中分風舉帆行各相逢巴至郡往廟中便失神所在巴曰廟鬼詐爲天官損百姓日久罪當治之以事付功曹巴自行捕逐若不時討恐其後遊行天下所在血食枉病良民責以重禱乃下所在推問山川社稷求鬼蹤跡此鬼於是走至齊郡化爲書生善談五經太守即以女妻之巴知其所在上表請解郡守往捕其鬼不出巴謂太守賢壻非人也是老鬼詐爲廟神今走至此故來取之太守召之不出巴曰出之甚易請太守筆硯設案巴乃作符符成長嘯空中忽有人將符去亦不見人形一坐皆驚符至書生向婦涕泣曰去必死矣須臾書生自齎符來至庭見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復爾形應聲即便爲一貍叩頭乞活巴敕殺之皆見空中刀下貍頭墮地太守女已生一兒復化爲貍亦殺之巴去還豫章郡多鬼又多獨足鬼爲百姓病巴到後更無此患妖邪一時消滅後徵爲尚書郎正旦大會巴後到有酒容賜百官酒又不飲而西南向噀之有司奏巴不敬詔問巴巴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生爲臣立廟今旦有耆老皆來臣廟中享臣不能早飲之是以有酒容臣適見成都市上火臣故漱酒爲爾救之非敢不敬當請詔問虛詔抵罪乃發驛書問成都已奏言正旦食後失火須臾有大雨三陣從東北來

火乃止雨皆作酒氣後一旦忽大風雨天地晦冥對坐不相見因失巴所在尋聞巴還成都與親故別稱不更還老幼皆於廟中送之云去時亦風雨晦冥莫知去處也 出神仙傳

左慈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明五經兼通星氣見漢祚將衰天下亂起乃嘆曰值此衰亂官高者危財多者死當世榮華不足貪也乃學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廚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中九丹金液經能變化萬端不可勝記魏曹公聞而召之閉一石室中使人守視斷穀期年乃出之顔色如故曹公自謂生民無不食道而慈乃如是必左道也欲殺之慈已知求乞骸骨曹公曰何以忽爾對曰

欲見殺故求去耳公曰無有此意公欲尚其志不苟相留也乃爲設酒曰今當遠曠乞分杯飲酒公曰善是時天寒溫酒尚熱慈拔道簪以撓酒須臾道簪都盡如人磨墨初公聞慈求分杯飲酒謂當使公先飲以與慈耳而拔道簪以畫盃酒中斷其間相去數寸即飲半半與公公不喜之未即爲飲慈乞盡自飲之飲畢以杯擲屋棟杯懸搖動似飛鳥俯仰之狀若欲落而不落舉坐莫不視杯良久乃墜既而已失慈矣尋問之還其所居曹公遂益欲殺慈試其能免死否乃勑收慈慈走入群羊中而追者不分乃數本羊果餘一口乃知是慈化爲羊也追者語主人意欲得見先生暫還無怯也俄而有大羊前跪而曰爲審爾否吏相謂曰此跪羊慈也欲收之於是群羊咸向吏言曰爲審爾否由是吏亦不復知慈所在乃止後有知慈處者告公公又遣吏收之得慈慈非不能隱故示其神化耳於是受執入獄獄吏欲拷掠之戶中有一慈戶外亦有一慈不知孰是公聞而愈惡之使引出市殺之須臾忽失慈所在乃閉市門而索或不識慈者問其狀言眇一目著青葛巾青單衣見此人便收之及爾一市中人皆眇目著葛巾青衣卒不能分公令普逐之如見便殺後有人見知便斬以獻公公大喜及至視之乃一束茅驗其尸亦亡處所後有人從荊州來見慈刺史劉表亦以慈爲惑衆擬收害之表出耀兵慈意知欲見其術乃徐徐去因又詣表云有薄禮願以餉軍表曰道人單僑吾軍人衆安能爲濟乎慈重道之表使視之有酒一斗器盛脯一束而十人共舉不勝慈乃自

出取之以刀削脯投地請百人奉酒及脯以賜兵士酒三杯脯一片食之如常脯味凡萬餘人皆周足而器中酒如故脯亦不盡坐上又有賓客千人皆得大醉表乃大驚無復害慈之意數日乃委表去入東吳有徐墮者有道術居丹徒慈過之墮門下有賓客車牛六七乘欺慈云徐公不在慈知客欺之便去客即見牛在楊樹杪行適上樹即不見下即復見牛行樹上又車轂皆生荊棘長一尺斫之不斷推之不動客大懼即報徐公有一老翁眇目吾見其不急之人因欺之云公不在去後須臾牛皆如此不知何等意公曰咄咄此是左公過我汝曹那得欺之急追可及諸客分布逐之及慈羅布叩頭謝之慈意解即遣還去及至車牛等各復如故慈見吳主孫討逆復欲殺之後出遊請慈俱行使慈行於馬前欲自後刺殺之慈在馬前著木屐挂一竹杖徐徐而行討逆著鞭策馬操兵逐之終不能及討逆知其有術乃止後慈以意告葛僊公言當入霍山合九轉丹丹成遂乃僊去（出神仙傳）

大茅君

大茅君盈南至句曲之山漢元壽二年八月己酉南嶽真人赤君西城王君及諸青童並從王母降於盈室頃之天皇大帝遣繡衣使者令廣子期賜盈神璽玉章大微帝君遣三天左宮御史管脩條賜盈八龍錦輿紫羽華衣太上大道君遣協晨大夫叔門賜盈金虎真符流金之鈴金闕聖君命太極真人正一上玄玉郎王忠鮑丘等賜盈以四節嚥胎流明神芝四使者授訖使盈食芝佩璽服衣王冠

帶符握鈴而立四使者告盈曰食四節隱芝者位為真卿食金闕玉芝者位為司命食流明金英者位為司祿食長曜雙飛者位為司命真伯食夜光洞草者總主在左御史之任子盡食之矣壽齊天地位為司命上真東嶽上卿統吳越之神僊綜江左之山源矣言畢使者俱去五帝君各以方面車服降於其庭傳太帝之命賜紫玉之版黃金刻書九錫之文拜盈為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事畢俱去王母及盈師西城王君為盈設天厨酣宴歌玄靈之曲宴罷王母攜王君及盈省顧盈之二弟各授道要王母命上元夫人授茅固茅衷太霄隱書丹景道精等四部寶經王母執太霄隱書命侍女張靈子執交信之盟以授於盈固及衷事訖西王母昇天而去其後紫虛元君魏華存

夫人請齋於陽洛之山隱元之臺西王母與金闕聖君降於臺中乘八景之輿同詣清虛上宮傳玉清隱書四卷以授華存是時二元夫人馮雙珠紫陽左僊公石路成太極高僊伯延蓋公子西城真人王方平太虛真人南嶽真人赤松子桐栢真人王喬等三十餘真各歌太極陰歌之曲王母為之歌曰駕我八景輿欻然入玉清龍群拂霄上虎旆攝朱兵逍遙玄津際萬流無暫停哀此去留會劫盡天地傾當尋無中景不死亦不生體彼自然道寂觀合太冥南岳擬貞幹玉英耀穎精有任靡其事虛心自受靈嘉會降河曲相與樂未央王母歌畢三元夫人答歌亦畢王母及三元夫人紫陽左公太極僊伯清靈王君乃攜南岳魏華存同去東南行俱詣天台霍山過句曲之金壇宴太元真人茅叔申於華易洞天留華存於霍山洞宮玉宇之下衆真皆從王母昇還龜臺矣出集仙傳

太平廣記卷第十一

太平廣記卷第十二　神仙十二

壺公　劉子訓　董奉

李常在

壺公

壺公者不知其姓名也今世所有召軍符召鬼神治病王府符凡二十餘卷皆出自公故總名壺公符時汝南有費長房者為市掾忽見公從遠方來入市賣藥人莫識之賣藥口不二價治病皆愈語買人曰服此藥必吐某物某日當愈事無不効其錢日收數萬便施與市中貧乏饑凍者唯留三五十常懸一空壺於屋上日入之後公跳入壺中人莫能見唯長房樓上見之知非常人也長房乃日日自掃公座前地及供饌物公受而不辭如此積久長房尤不懈亦不敢有所求公知長房篤信謂房曰至暮無人時更來長房如其言即往公語房曰見我跳入壺中時卿便可效我跳自當得入長房依言果不覺已入入後不復是壺唯見仙宮世界樓觀重門閣道公左右侍者數十人公語房曰我僊人也昔處天曹以公事不勤見責因謫人間耳卿可教故得見我長房下座頓首曰肉人無知積罪却厚幸謬見哀憫猶入剖棺布氣生枯起朽但恐臭穢頑弊不任驅使若見哀憫百生之厚幸也公曰審爾大佳勿語人也公後詣長房於樓上曰我有少酒相就飲之酒在樓下長房使人取之不能舉盎至數十人莫能得上乃白公公乃下以一指提上與房共飲之酒器如拳許大飲之至暮不竭告長房曰我某日當去卿能去乎房曰欲去之心不

言欲使親眷不覺知去當有何計公曰易耳乃取一青竹杖與房戒之曰卿以竹歸家便可稱病以此竹杖置卿所臥處默然便來房如公言去後家人見房已死屍在牀乃向竹杖耳乃哭泣葬之房詣公恍惚不知何所公乃留房於群虎中虎磨牙張口欲噬房房不懼明日又內於石室中頭上有一方石廣數丈以茅繩懸之又諸蛇來嚙繩繩即欲斷而長房自若公至撫之曰子可教矣又令長房啗屎兼蟲長寸許異常臭惡房難之公乃歎謝遣之曰子不得僊道也賜子為地上主者可得壽數百歲為傳封符一卷付之曰帶此可主諸鬼神常稱使者可以治病消災房憂不得到家公以一竹杖與之曰但騎此得到家耳房騎竹杖辭去忽如睡覺已到家家人謂是鬼具述前事乃發棺視之唯一竹杖方信之房所騎竹杖棄葛陂中視之乃青龍耳初去至歸謂一日推問家人已一年矣房乃行符收鬼治病無不愈者每與人同坐共語常呵責嗔怒問其故曰嗔鬼耳時汝南有鬼怪歲輒數來郡中來時從騎如太守入府打鼓周行內外爾乃還去甚以為患房因詣府廳事正值此鬼來到府門前府君馳入獨留房鬼知之不敢前房大叫呼曰便捉前鬼來乃下車伏庭前叩頭乞曰改過房呵之曰汝死老鬼不念溫良無故導從唐突官府自知合死否急復真形鬼須臾成大鼈如車輪頭長丈餘房又令復人形房以一札符付之令送與葛陂君鬼叩頭流涕持札去使人追視之乃見符札立陂邊鬼以頭繞樹而死房後到東海東海大旱三年謂請雨者曰東海

神君前來淫葛陂夫人吾係之辭狀不測脫然忘之遂致久旱吾今當赦之令其行雨即便有大雨房有神術能縮地脈千里存在目前宛然放之復舒如舊也（出神仙傳）

薊子訓

薊子訓者齊人也少嘗仕州郡舉孝廉除郎中又從軍除駙馬都尉人莫知其有道在鄉里時唯行信讓與人從事如此三百餘年顏色不老人怪之好事者追隨之不見其所常服藥物也性好清澹常閑居讀易小小作文皆有意義見比屋抱嬰兒訓求抱之失手墮地兒即死隣家素尊敬子訓不敢有悲哀之色乃埋瘞之後二十餘日子訓往問之曰復思兒否隣曰小兒相命應不合成人死已積日不能復思也子訓因出外抱兒還其家其家謂是死不敢

受子訓曰但取之無苦故是汝本兒也兒識其母見而欣笑欲母取之抱猶疑不信子訓既去夫婦共往視所埋兒棺中唯有一泥兒長六七寸此兒遂得長成諸老人鬚髮畢白者子訓但與之對坐共語宿昔之間明旦皆黑矣京師貴人聞之莫不虛心謁見無緣致之有年少與子訓隣居爲太學生諸貴人作計共呼太學生謂之曰子勤苦讀書欲規富貴但召得子訓來使汝可不勞而得矣生許諾便歸事子訓灑掃供侍左右數百日子訓知意謂生曰卿非學道焉能如此生尚諱之子訓曰汝何不以實對妄爲虛飾吾已具知卿意諸貴人欲見我我豈以一行之勞而使卿不獲榮位乎汝可還京吾某日當往生甚喜辭至京與貴人具說某日子訓當到至期未發生父母來詣子訓

子訓曰汝恐吾忘使汝兒失信不仕邪吾今食後即發半日乃行二千里既至生急往拜迎子訓問曰誰欲見我生曰欲見先生者甚多不敢枉屈但知先生所至當自來也子訓曰吾千里不倦豈惜寸步乎欲見者語之令各絕賓客吾明日當各詣宅乞如言告諸貴人各自絕客灑掃至時子訓果來凡二十三家各有一子訓諸朝士各謂子訓先到其家明日至朝各問子訓何時到宅二十三人所見皆同時所服飾顏貌無異唯所言語隨主人意答乃不同也京師大驚異其神變如此諸貴人並欲詣子訓子訓謂生曰諸貴人謂我重瞳八采故欲見我今見我矣我亦無所能論道吾去矣適出門諸貴人冠蓋塞路而來生具言適去矣東陌上乘騾者是也各走馬逐之不及如此半日

相去常一里許終不能及遂各罷還子訓至陳公家言曰吾明日中時當去陳公問遠近行乎曰不復更還也陳公以葛布單衣一送之至時子訓乃死尸僵手足交胸上不可得伸狀如屈鐵尸作五香之芳氣達於巷陌其氣甚異乃殯之棺中未得出棺中歘然作雷霆之音光照宅宇坐人頓伏良久視其棺蓋乃分裂飛於空中棺中無人但遺一隻履而已須臾聞陌上有人馬簫鼓之聲徑東而去乃不復見子訓去後陌上數十里芳香百餘日不歇也（出神仙傳）

董奉

董奉者字君異侯官人也吳先主時有少年爲奉本縣長見奉年四十餘不知其道罷官去後五十餘年復爲他職得經候官諸故吏人皆老而奉顏貌一如往日問言君得

道邪吾昔見君如此吾今已皓首而君轉少何也奉曰偶然耳又杜燮爲交州刺史得毒病死死已三日奉時在彼乃往與藥三丸內在口中以水灌之使人捧舉其頭搖而消之須臾手足似動顏色漸還半日乃能起坐後四日乃能語云死時奄忽如夢見有十數烏衣人來收燮上車去入大赤門徑以付獄中獄各一戶戶纔容一人以燮內一戶中乃以土從外封塞之不復見外光忽聞戶外人言云太乙遣使來召杜燮又聞除其戶土良久引出見有車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燮上車將還至門而覺燮遂活因起謝曰甚荷大恩何以報効乃爲奉起樓於庭中奉不食他物唯啖脯棗飲少酒燮一日三度設之奉每來飲食或如飛鳥騰空來坐食了飛去人每不覺如是一

年餘辭燮去燮涕泣留之不住燮問欲何所之莫要大船否奉曰不用船唯要一棺器耳燮即爲具之至明日日中時奉死燮以其棺殯埋之七日後有人從容昌來奉見囑云爲謝燮好自愛理燮聞之乃啓殯發棺視之唯存一帛一向畫作人形一面丹書作符後還豫章廬山下居有一人中有癘疾垂死載以詣奉叩頭求哀之奉使病人坐一房中以五重布巾蓋之使勿動病者云初聞一物來舐身痛不可忍無處不匝量此舌廣一尺許氣息如牛不知何物也良久物去奉乃往池中以水浴之遣去告云不久當愈勿當風十數日病者身赤無皮甚痛得水浴痛即止二十日皮生即愈身如凝脂後忽大旱縣令丁士彥議曰聞董君有道當能致雨乃自齎酒脯見奉陳大旱之意奉曰雨易得耳因視屋曰貧道屋皆見天恐雨至何堪令解其意曰先生但致雨當爲立架好屋明日士彥自將人吏百餘輩運竹木起屋立成方聚土作泥擬數里取水奉曰不須歸暮當大雨乃止至暮即大雨高下皆平方民大悅奉居山不種田日爲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萬餘株鬱然成林乃使山中百禽群獸遊戲其下卒不生草常如芸治也後杏子大熟於林中作一草倉示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報奉但將穀一器置倉中即自往取一器杏去常有人置穀來少而取杏去多者林中羣虎出吼逐之大怖急挈杏走路傍傾覆至家量杏一如穀多少或有人偷杏者虎逐之到家嚙至死家人知其偷杏乃送還奉叩頭謝過乃却使活奉每

年貨杏得穀旋以賑救貧乏供給行旅不逮者歲二萬餘斛縣令有女爲精邪所魅醫療不效乃投奉治之若得女愈當以侍巾櫛奉然之即召得一白鼉長數丈陸行詣病者門奉使侍者斬之女病即愈奉遂納女爲妻久無兒息奉每出行妻不能獨住乃乞一女養之年十餘歲奉一日竦身入雲中去妻與女猶存其宅賣杏取給有欺之者虎還逐之奉在人間二百餘年乃去顏狀如三十時人也出神仙傳

李常在

李常在者蜀郡人也少治道術百姓累世奉事計其年已四五百歲而不老常如五十許人治病困者三日微者一日愈在家有二男一女皆已嫁娶乃去去時從其弟子曾

家孔家各請一小兒年皆十七八家亦不知常在欲何去即遣送之常在以青竹杖度二兒遣歸置其家所臥之處徑還勿與家人語二子承教以杖歸家家人了不見兒去後乃各見死在牀上二家哀泣殯埋之百餘日弟子從郫縣逢常在將此二兒俱行二兒與弟子泣語良久各附書到二家發棺視之唯青竹杖耳乃知非死後三十餘年居地肺山更娶婦常在先婦兒乃往尋求之未至十日常在喟後妻曰吾兒欲來見尋吾當去可將金餅與之及至求父所在婦以金與之兒曰父捨我去數十年日夜思戀聞父在此故自遠來覲省不求財也乃止三十日父不還兒乃欺其母曰父不還我去矣至外藏於草間常在還語婦曰此兒詐言如是當還汝語之汝長不復須我我在法不

復與汝相見乃去少頃兒果來母語之如此兒自知不復見其父乃泣涕而去後七十餘年常在忽去弟子見在虎壽山下居復娶妻有父子世世見之如故故號之曰常在

出神仙傳

太平廣記卷第十二

太平廣記卷第十三　　　神僊十三

茅君　孔安國　尹軌
介象　蘇僊公　成僊公
郭璞　尹思

茅君

茅君者幽州人學道於齊二十年道成歸家父母見之大怒曰汝不孝不親供養尋求妖妄流走四方欲笞之茅君長跪謝曰某受命上天當應得道事不兩遂違遠供養雖日多無益今乃能使家門平安父母壽考其道已成不可鞭辱恐非小故父怒不已操杖向之適欲舉杖杖即摧成數十段皆飛如弓激矢中壁壁穿中柱柱陷父乃止茅君曰向所言正慮如此邂逅中傷人耳父曰汝言得道能起

死人否茅君曰死人罪重惡積不可得生橫傷短折即可起耳父使為之有驗茅君弟在宦至二千石當之官鄉里送者數百人茅君亦在座乃曰余雖不作二千石亦當有神靈之職某月某日當之官賓客皆曰願奉送茅君曰顧肯送誠君甚厚意但當空來不須有所損費吾當有以供待之至期賓客並至大作宴會皆青縑帳幄下鋪重白氈奇饌異果芬芳羅列妓女音樂金石俱奏聲震天地聞於數里隨從千餘人莫不醉飽及迎官來文官則朱衣素帶數百人武官則甲兵旌旗器仗耀日結營數里茅君與父母親族辭別乃登羽蓋車而去麾幡蓊鬱驂虯駕虎飛禽翔獸躍覆其上流雲彩霞霏霏繞其左右去家十餘里忽然不見遠近為之立廟奉事之茅君在帳中與人言語其

出入或發人馬或化爲白鶴人有病者往請福常麦鷄子十枚以內帳中須臾一一擲出還之歸破之若其中黃者病人當愈若有土者即不愈常以此爲候（出神仙傳）

孔安國

孔安國者魯人也常行氣服鉛丹年三百歲色如童子隱潛山弟子隨之數百人每斷穀入室一年半復出益少其不入室則飲食如常與世人無異安國爲人沉重尤寶惜道要不肯輕傳其奉事者五六年審其爲人志性乃傳之有陳伯者安樂人也求事安國安國以爲弟子留三年知其執信乃謂之曰吾亦少更勤苦尋求道術無所不至遂不能得神丹八石登天之法唯受地僊之方適可以不死而昔事海濱漁父漁父者故越相范蠡也乃易姓名隱以避亂世哀我有志授我秘方服餌之法以得度世則大伍司誠子期姜伯塗山皆千歲之後更少壯吾受道以來服藥三百餘年以其一方授崔仲卿卿年八十四服來已三十三年矣視其肌體氣力甚健鬚髮不白口齒完堅子往與相見事之陳伯遂往事之受其方亦度世不老又有張合妻年五十服之反如二十許人一縣怪之八十六生一男又教數人皆四百歲後入山去亦有不度世者由於房中之術故也（出神仙傳）

尹軌

尹軌者字公度太原人也博學五經尤明天文星氣河洛讖緯無不精微晚乃學道常服黃精華日三合計年數百歲其言天下盛衰安危吉凶未嘗不効腰佩漆竹筒十數枚中皆有藥言可辟兵疫常與人一丸令佩之會世大亂鄉里多罹其難唯此家免厄又大疫時或得粒許大塗門則一家不病弟子黃理居陸渾山中患虎衆公度使其斷木爲柱去家五里四方各埋一柱公度即印封之虎即絕迹到五里輒還有怪鳥止屋上者以白公度公度爲書一符著鳥所鳴處至夕鳥伏死符下或有人遭喪當葬而貧汲汲無以辦公度過省之孝子遂說其孤苦公度爲之愴然令求一片鉛公度入荆山架小爐於爐火中銷鉛以所帶藥如米大投鉛中攪之乃成好銀與之告曰吾念汝貧困不能營葬故以拯救愼勿多言也有人負官錢百萬身見收縛公度於富人借數千錢與之令致錫得百兩復銷之以藥方寸匕投之成金還官後到太和山中仙去也（出神仙傳）

介象

介象者字元則會稽人也學通五經博覽一家之言能屬文後學道入東山善度世禁氣之術能於茅上燃火煮鷄而不燋令一里內人家炊不熟鷄犬三日不鳴不吠令一市人皆坐不能起隱形變化爲草木鳥獸聞有五丹經周旋天下尋求之不得其師乃入山精思冀遇神僊疲極臥石上有一虎往舐象額象寤見虎乃謂之曰天使汝來侍衛我汝且停若山神使汝試我即疾去虎乃去象入山谷上有石子紫色光綵甚好大如鷄子不可稱數乃取兩枚谷深不能前乃還於山中見一美女年十五六許顏色非常被服五綵蓋神僊也象乞長生之方女曰子可送手中

物着故處乃可汝未應取此物吾故止待汝象送石還見女子在前處語象曰汝血食之氣未盡斷穀三年更來吾止此象歸斷穀三年復往見此女故在前處乃以還丹經一首授象告之曰得此便得仙勿復他爲也乃辭歸象常住弟子駱廷雅舍帷下屏牀中有數生論左傳義不平象傍聞之不能忍乃忿然爲決書生知非常人密表薦於吳主象知之欲去曰恐官事拘束我耳廷雅固留吳王徵至武昌甚尊敬之稱爲介君詔令立宅供帳皆是綺繡遺黃金千鎰從象學隱形之術試還後宮出入閨闥莫有見者如此幻法種種變化不可勝數後告言病帝遣左右姬侍以美梨一奩賜象象食之須臾便死帝埋葬之以日中時死晡時已至建業所賜梨付苑吏種之吏後以表聞先主即發棺視之唯一符耳帝思之與立廟時時躬往祭之常有白鶴來集座上遲迴復去後弟子見在蓋竹山中顏色轉少出神仙傳

蘇僊公

蘇僊公者桂陽人也漢文帝時得道先生早喪所怙鄉中以仁孝聞宅在郡城東北出入往來不避燥濕至於食物不憚精粗先生家貧常自牧牛與里中小兒更日爲牛郎先生牧之牛則徘徊側近不驅自歸餘小兒牧牛牛則四散跨岡越嶮諸兒問曰爾何術也先生曰非汝輩所知常乘一鹿先生常與母共食母曰食無鮓他日可往市買也先生於是以箸插飯中攜錢而去斯須即以鮓至母食未畢母曰何處買來對曰便縣市也母曰便縣去此百二十

里道途徑嶮往來遽至汝欺我也欲杖之先生跪曰買鮓之時見舅在市與我語云明日來此請待舅至以驗虛實母遂寬之明曉舅果到云昨見先生便縣市買鮓母即驚駭方知其神異先生曾持一竹杖時人謂曰蘇生竹杖固是龍也數歲之後先生灑掃門庭修飾墻宇友人曰有何邀迎答曰僊侶當降俄頃之間乃見天西北隅紫雲氤氳有數十白鶴飛翔其中翩翩然降於蘇氏之門皆化爲少年儀形端美如十八九歲人怡然輕舉先生斂容逢迎乃跪白母曰某受命當仙被召有期儀衛已至當違色養即便拜辭母子歔欷母曰汝去之後使我如何存活先生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井水一升橘葉一枚可療一人兼封一櫃留之有所闕乏可以扣櫃言之所須當至慎勿開也言畢即出門踟躕顧望聳身入雲紫雲捧足群鶴翱翔遂昇雲漢而去來年果有疾疫遠近悉求母療之皆以水及橘葉無不愈者有所闕乏即扣櫃所須即至三年之後母心疑因即開之見雙白鶴飛去自後扣之無復有應母年百餘歲一旦無疾而終鄉人共葬之如世人之禮葬後忽見州東北牛脾山紫雲蓋上有號哭之聲咸知蘇君之神也郡守鄉人皆就山弔慰但聞哭聲不見其形郡守鄉人苦請相見空中答曰出俗日久形貌殊凡若當露見誠恐驚怪固請不已即出半面示一手皆有細毛異常人也因謂郡守鄉人曰遠勞見慰途徑險阻可從直路而還不須回顧言畢即見橋亘嶺傍直至郡城行次有一官吏輒回顧遂失橋所墮落江濱乃見一

赤龍於脚下死轉而去先生哭處有桂竹兩枝無風自掃其地恒淨三年之後無復哭聲因見白馬常在嶺上遂改牛脾山爲白馬嶺自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何爲至今修道之人每至甲子日焚香禮於僊公之故第也（出神仙傳）

又一說云蘇耽者桂陽人也少以至孝著稱母食欲得魚羹耽出湖州市買去家一千四百里俄頃便返耽叔父爲州吏於市見耽因書還家家人大驚耽後白母耽受命應僊方違遠供養以兩盤留家中若須食扣小盤欲得錢帛扣大盤是所須皆立至鄉里共怪其如此白官遣吏檢盤無物而耽母用之如神先是耽初去時云今年大疫死者略半家中井水飲之無恙果如所言闔門元吉母年百餘歲終聞山上有人哭聲服除乃止百姓爲之立祠（出神仙傳）

成僊公

成僊公者諱武丁桂陽臨武烏里人也後漢時年十三身長七尺爲縣小吏有異姿少言大度不附人人謂之癡少有經學不授於師但有自然之性時先被使京還過長沙郡投郵舍不及遂宿於野樹下忽聞樹上人語云向長沙市藥明旦視之乃二白鶴僊公異之遂往市見二人張白傘相從而行先生遂呼之設食食訖便去曾不顧謝先生乃隨之行數里二人顧見先生語曰子有何求而隨不止先生曰僕少出陋賤聞君有濟生之術是以侍從耳二人相向而笑遂出玉函看素書果有武丁姓名於是與藥二丸令服之二人語先生曰君當得地僊遂令還家明照萬物獸聲鳥鳴悉能解之先生到家後縣使送餉府君周昕有知人之鑒見先生呼曰汝何姓名也對曰姓成名武丁縣司小吏府君異之乃留在左右久之署爲文學主簿嘗與衆共坐聞群雀鳴而笑之衆問其故答曰市東車翻覆米群雀相呼往食遣視之信然也時郡中寮吏豪族皆怪不應引寒小之人以亂職位府君曰此非卿輩所知也經旬日乃與先生居閣直至年初元會之日三百餘人令先生行酒酒巡徧訖先生忽以盃酒向東南噀之衆客愕然怪之府君曰必有所以因問其故先生曰臨武縣火以此救之衆客皆笑明日司儀上事稱武丁不敬即遣使往臨武縣驗之縣人張濟上書稱元日慶集飲酒晡時火

忽延燒廳事從西北起時天氣清澄南風極烈見陣雲自西北直聳而上徑止縣大雨火即滅雨中皆有酒氣衆疑異之乃知先生蓋非凡人也後府君令先生出郡城西立宅君止只有母一小弟及兩小兒比及二年先生告病四宿而殞府君自臨殯之經兩日猶未成服先生友人從臨武來於武昌岡上逢先生乘白騾西行友人問曰日將暮何所之也答曰暫往迷溪斯須却返我去向來忘大刀在戶側履在雞棲上可過語家人收之友人至其家聞哭聲大驚曰吾向來於武昌岡逢先生共語云暫至迷溪斯須當返令過語家人收刀并履何得爾乎其家人云刀履並入棺中那應在外即以此事往啓府君府君遂令發棺視之不復見尸棺中唯一青竹杖長七尺許方知先生託形

儒去時人謂先生乘騾於武昌岡乃改爲騾岡在郡西十里也（出神仙傳）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也周識博聞有出世之道鑒天文地理龜書龍圖爻象讖緯安墓卜宅莫不窮微善測人鬼之情狀李弘範林明道論景純善於遥寄綴文之士皆同宗之晉中興王導受其成旨以建國社稷璞上盡規矩制度仰範太微星辰俯則河洛黃圖夫帝王之作必有天人之助者矣王敦鎮南州欲謀大逆乃召璞爲佐時明帝年十五一夕集朝士問太史上敦果得天下邪史臣曰王敦致天子非能得天下 明帝遂單騎微行直入姑熟城敦正與璞食璞久之不白敦敦驚曰吾今同議定大計卿何不即言

璞曰向見日月星辰之精靈五嶽四海之神祇皆爲道從翌衛下官震懾失守不即得白將軍敦使聞謂是小奚戲馬檢定非也遣三十騎追不及敦曰吾昨夜夢在石頭城外江中扶犂而耕占之璞曰大江扶犂耕亦自不成反反亦無所成敦怒謂璞曰卿命盡幾何璞曰下官命盡今日敦誅璞江水暴上市璞尸出城南坑見璞家載棺器及送終之具已在坑側兩松樹間上有鵲巢璞逆報家書所言也謂伍伯曰吾年十三時於柵塘脫袍與汝吾命應在汝手中可用吾刀伍伯感昔念恩銜涕行法斬後三日南州市人見璞貨其平生服飾與相識共語非但一人敦不信開棺無尸璞得兵解之道今爲水仙伯注山海經夏小正爾雅方言著遊仙詩江賦卜繇客傲洞林三卷晉書有傳（出神仙傳）

尹思

尹思者字小龍安定人也晉元康五年正月十五夜坐屋中遣兒視月中有異物否兒曰今年當大水中有一人被蓑帶劍思自視之曰將有亂卒至兒曰何以知之曰月中人乃帶甲仗矛當大亂三十年復當小清耳後果如其言（出神仙傳）

太平廣記卷第十三

劉子南　郭文　嵩山叟
許眞君　吳眞君　萬寶常
李筌

劉子南

劉子南者乃漢冠軍將軍武威太守也從道士尹公受務成子螢火丸辟疾病疫氣百鬼虎狼虺蛇蜂蠆諸毒及五兵白刃賊盜凶害用雄黃各二兩螢火鬼箭蒺藜各一兩鐵鎚柄燒令焦黑鍛竈中灰羖羊角各一分半研如粉麪以雞子黃并丹雄雞冠血丸如杏仁大者以三角絳囊盛五丸常帶左臂上從軍者繫腰中居家懸戶上辟盜賊諸毒物子南合而佩之永平十二年於武威邑界遇虜大戰敗績餘衆奔潰獨爲寇所圍矢下如雨未至子南馬數尺矢輒墮地終不能中傷虜以爲神人也乃解圍而去子南以教其子及兄弟爲軍者皆未嘗被傷喜得其驗傳世寶之漢末青牛道士封君達得之以傳安定皇甫隆隆授魏武帝乃稍傳於人間一名冠軍丸亦名武威丸今載在千金翼中　出神仙感遇傳

郭文

郭文字文舉洛陽人也晉書有傳隱餘杭天柱山或居大壁巖太和眞人曾降其室授以沖眞之道晦跡潛修世所不知有虎張口至石室前若有所告文舉以手探虎喉中得骨去之明日虎啣一死鹿致石室之外自此虎常馴擾於左右亦可撫而乘之文舉出山虎必隨焉雖在城市衆人之中虎俛首隨行不敢肆暴如犬羊耳或以書策致其背上亦負而行文嘗採木實竹葉以貨鹽米置於筐中虎負而隨之晉帝聞之徵詣闕下問曰先生馴虎有術邪對曰自然耳人無害獸之心獸無傷人之意何必術爲撫我則后虎猶民也虐我則讎民猶虎也理民與馴虎亦何異哉帝高其言拜官不就歸隱餘杭亭山得道而去後人於其臥牀席下得蒻葉書金雄詩金雌記其言皆當時讖詞其貌如蛇也　出神仙拾遺

嵩山叟

嵩山叟晉時人也世說云嵩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深淺百姓每歲遊觀其上叟嘗悞墮穴中同輩冀其儻不死投食於穴墜者得而食之遶穴而行十許日忽曠然見明有草屋一區中有二僊對棊局下有數杯白飲墮者告以饑渴棊者與之飲飲畢氣力十倍棊者曰汝欲留此否答不願停棊者教云從此西行數十步有大井井中多怪異愼勿畏之必投身井中自當得出若饑可取井中物食之如其言入井中多蛟龍然見叟輒避其路於是隨井而行井中物如青泥而香美食之了不飢半年許乃出蜀青城山因得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僊館丈夫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石髓子其得仙者乎遂尋洞却往不知所之玄中記云蜀郡青城山有洞穴分爲三道西北通崑崙茅君傳云青城是第五洞九仙寶室之天周廻二千里十洞天之一也入山十里得至焉　出神仙拾遺

許眞君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本汝南人也祖琰父肅世慕至道東
晉尚書郎邁散騎常侍護軍長史穆皆真君之族子也真
君弱冠師大洞君吳猛傳三清法要鄉舉孝廉拜蜀旌陽
令尋以晉室棼亂棄官東歸因與吳君同遊江左會王敦
作亂真君乃假為符竹求謁於敦蓋將欲止敦之暴以存
晉室也一日真君與郭璞同候於敦敦蓄怒以見之謂真
君曰孤昨得一夢擬請先生圓之可乎真君曰請大將軍
具述敦曰孤夢將一木上破其天孤禪帝位果十全乎許
君曰此夢固非得吉敦曰請聞其說真君曰木上破天是
未字也明公未可妄動晉祚固未衰耳王敦怒因令郭璞
筮之卦成璞純曰無成又問其壽璞曰明公若起事禍將
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又問曰卿壽幾何璞曰

余壽盡今日敦怒令武士執璞出將赴刑焉是時二真君
方與敦飲酒許君擲杯梁上飛遶梁間敦等舉目看盃許
君坐中隱身於是南出晉關抵廬江口因召船師載往鍾
陵是時船師曰我雖有此船且無人力乘駕無由載君去
君曰汝但以船載我我當自與行船仍謂船師曰汝宜入
船閉門深隱若聞船行疾速不得輒有潛窺於是騰舟離
水凌空入雲真君洎吳君端坐頃刻之間已抵廬山金闕洞
之西北紫霄峯頂真君意欲暫過洞中龍行既抵其船拽
拨林木戛刺響駭其聲異常舟師不免偷目潛窺二龍知
人見之峯頂委舟而去真君謂船師曰汝違吾教驚觸二
龍委棄此船萬仞峯頂吾祿命與衆真除盡妖害誓須離
此從涉江湖汝既失船從返人世汝可隱此紫霄峯上遊

覽匡廬示之以服餌靈草之門指之以道跡地僊之術由
是舟師之船底遺跡尚存後於豫章遇一少年容儀修整
自稱慎郎許君與之談話知非人類指顧之間少年告去
真君謂門人曰適來年少乃是蛟蜃之精吾念江西累為
洪水所害若非翦戮恐致逃遁蜃精知真君識之潛於龍
沙洲北化為黃牛真君以道眼遙觀謂弟子施大王曰彼
之精怪化作黃牛我今化其身為黑牛仍以手巾掛膊將
以認之汝見牛奔鬬當以劍截後真君乃化身而去俄頃
果見黑牛奔趂黃牛而來大王以劍揮中其左股因投
入城西井中許君所化黑牛趂後亦入井內其蜃精復從
此井奔走徑歸潭州却化為人先是蜃精化為美少年聰
明爽儁而又富於寶貨知潭州刺史賈玉有女端麗欲求

貴壻以匹之蜃精乃廣用財寶賂遺賈公親近遂獲為伉
儷焉自後與妻於衙署後院而居每至春夏之間常求旅
遊江湖歸則珍寶財貨數餘萬計賈使君之親姻僮僕莫
不賴之而成家富至是蜃精一身空歸且云被盜所傷舉
家歎惋之際典客者報云有道流姓許字敬之求見使君
賈公遽見之真君謂賈公曰聞君有貴壻略請見之賈公
乃命慎郎出與道流相見慎郎怖畏託疾潛藏真君勵聲
而言曰此是江湖害物蛟蜃老魅焉敢遁形於是蜃精復
變本形宛轉堂下尋為吏兵所殺真君又令將其二子出
以水噀之即化為小蜃妻賈氏幾欲變身父母懇真君遂
與神符救療仍令穿其宅下丈餘已旁且無際矣真君謂
賈玉曰汝家骨肉幾為魚鼈也今須速移不得暫停賈玉

蒼皇徙居俄頃之間官舍崩沒白浪騰涌即今舊跡宛然在焉眞君以東晉孝武帝太康二年八月一日於洪州西山舉家四十二口拔宅上昇而去唯有石函藥臼各一所車轂一具與眞君所御錦帳復自雲中墮於故宅鄉人因於其地置遊帷觀焉出十二眞君傳

吳眞君

吳眞君名猛字世雲家於豫章武寧縣七歲事父母以孝聞夏寢臥不驅蚊蚋蓋恐其去而噬其親也及長事南海太守鮑靖因語至道將遊鍾陵江波浩淼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奇之猛有道術忽一日狂風暴起猛乃書符擲于屋上有一青鳥銜符而去須臾風定人或問之答曰南湖有遭此風者其中一道人呼天求救故以

此拯焉後人訪尋果如所述時武寧縣令于慶死三日未殯猛往哭之因云令長固未合死今吾當爲上天訟之猛遂臥慶屍旁數日俱還時方盛暑屍極壞爛其靈惡不欲復入猛強排之乃復重蘇慶弟晉著作郎寶感其兄及覩亡父的妾復生因撰搜神記備行于世猛後於西平乘白鹿寶車沖虛而去出十二眞君傳

萬寶常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生而聰穎妙達鍾律徧工八音常於野中遇十許人車服鮮麗麾幢森列如有所待寶常趨避之此人使人召至前曰上帝以子天授音律之性將傳八音於季末之世救將壞之樂然正始之聲子未備知也使鈞天之官以示子玄微之要命坐而教以歷代之樂理

亂之音靡不周述寶常畢記之良久群儒凌空而去寶常還家已五日矣自此人間之樂無不精究嘗與人同食之際言及聲律時無樂器寶常以食器雜物以筯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歷周洎隋落拓不仕開皇初沛國公鄭譯定樂成奏之文帝召寶常問其可否常曰此亡國之音哀怨浮散非正雅之聲極言其不可詔令寶常創造樂器而其聲率下不與舊同又云世有周禮旋宮之義自漢魏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之寶常創之人皆哂笑於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衆咸嗟異由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然其聲雅淡不合於俗人皆不好卒寢而不行寶常聽太常之樂泫然謂人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盡當時海內晏安天下全盛人聞其言大爲不爾及

大業之末卒驗其事是時鄭譯何妥盧賁蘇道蕭吉王令言皆能於雅樂安馬駒曾妙達士長通敎金樂等能作新聲皆心服寶常言其久假矣寶常無子嘗謂其友曰吾不堪病則孤矣因病妻竊其財物而逃幾至餓殞忽一夕先所遇神儒來降其家曰汝捨九天之高逸念下土之塵愛淪沒於茲限將畢矣須記待雲亭宮之會乎寶常憤然良久乃悟他日謂隣人曰吾偶自仙宮謫於人世即將去矣旬日不知所之出仙傳拾遺

李筌

李筌號達觀子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採方術至嵩山虎口巖得黃帝陰符經本絹素書朱漆軸緘以玉匣題云大魏眞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藏

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本糜爛筌抄讀數千遍竟不曉其義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鬢髻當頂餘髮半垂弊衣扶杖神狀甚異路傍見遺火燒樹因自語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筌驚而問之曰此黃帝陰符上文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授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少年從何而得之筌稽首載拜具告所得母曰少年顴骨貫於生門命輪齊於日角血脈未減心影不偏性賢而好法神勇而樂至眞是吾弟子也然四十五當有大厄因出丹書符一通貫於杖端令筌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於是坐於石上與筌說陰符之義曰此符凡三百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術一百言演法上有神僊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皆內出心機外合人事觀其精微黃庭內景

不足以爲玄鑒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爲文孫吳韓白不足以爲奇非有道之士不可使聞之故至人用之得其道君子用之得其術常人用之得其殃職分不同也如傳同好必清齋而授之有本者爲師受書者爲弟子不得以富貴爲重貧賤爲輕違者奪紀二十本命日誦七遍益心機加年壽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名山石巖中得加算久之母曰已晡時矣吾有麥飯相與爲食袖中出一瓠令筌谷中取水水既滿矣瓠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而沉泉中及還已失老母但留麥飯數升於石上而已筌有將畧作太白陰符十卷有相業著中台志十卷時爲李林甫所排位不顯竟入名山訪道不知所終出神仙感遇傳

太平廣記卷第十四

太平廣記卷第十五　神僊十五

道士王纂　眞白先生　桓闓
蘭公　阮基

道士王纂

道士王纂者金壇人也居馬跡山常以陰功救物仁逮蠢類值西晉之末中原亂離饑饉既臻疫癘乃作時有毒癘頓斃者多閭里凋荒死亡枕籍纂於靜室飛章告玄三夕之中繼之以泣至第三夜有光如晝照其家庭即有瑞風景雲紛郁空際俄而異香天樂下集庭中介金執銳之士二千餘人羅列若有所候頃之珠幢寶幡現旆羽節紅旂錦旆各二相對前引幢居其前節最居後又四青童執花捧香二侍女捧案地鋪錦席前立巨屏左右龍虎將軍侍

從官將各二十許人立屏兩面若有備衞焉復有金甲大將軍二十六人神王十人夾龍虎二君之外班列肅如也須臾老君駕空自北而至五色奇光灼爍豔逸一人佩劒持版而前告纂曰太上道君至矣於是百寶大座自空而下太上大道君侍二眞人二天帝在座之上道君五色蓮花二眞二帝立侍焉纂拜手迎謁跪伏於地道君曰子愍念生民形于章奏孝心表血感動幽冥地司列言吾得以鑒明於子今纂爾劄禮謝竟道君告曰夫一陰一陽化育萬物而五行爲之用五行且有相勝各有盛衰代謝推遷間不容息是以生生不停氣氣相勝息故已來未始暫輟也得其生者合於純陽升於天而爲僊得其死者淪于至陰在地而爲鬼鬼物之中自有優劣強弱剛柔善惡與人世

無異玉皇天尊慮鬼神之肆横害於人也常命五帝三官檢制部御之律令刑章罔不明備然而季世之民澆僞者衆淳源既散妖詐萌生不忠於君不孝於親違三綱五常之教自投死地由是六天故氣魔鬼之徒與歷代已來將敗軍死聚結爲黨亦殺害生民駕雨乘風因衰伺隙爲種種病中傷極多亦有不終天年羅其夭枉者昔於杜陽宫出神呪經授眞人唐平使其流布以救於物民間有之世人見王翦白起之名謂爲虚誕此蓋從來將領者生爲兵殺死爲鬼帥有功者遷爲陰官殘害者猶居魔屬乘五行敗氣爲瘵爲瘥然以陽爲憚以神呪服之自當弭戢矣今以神化神呪二經復授於子按而行之以拯護萬民也即命侍童披九光之韞以神化經及三五大齋之訣授之於

纂曰勉而勤之陰功克成眞階可冀也言訖千乘萬騎西北而舉昇還上清矣纂按經品齋科行於江表陵蕪鎮弭生靈乂康自晉及茲蒙其福者不可勝紀焉出神仙感遇傳

眞白先生

眞白先生陶君諱弘景字通明吴荆州牧濬七世孫丹陽人也母初娠夢青龍出懷并二天人降手執香爐覺語左右言當孕男子非凡人多恐無後及生標異幼而聰識長而博達因讀神僊傳有乘雲馭龍之志年十七與江斆褚炫劉俊爲宋朝昇明四友仕齊歷諸王侍讀年二十餘稍服食後就興世觀主孫先生咨稟經法精行道要殆通幽洞微傳奉朝請乃拜表解職答詔優歎賜與甚厚公卿祖之於征虜亭供帳甚盛咸云宋齊已來未有斯事遂入茅山又得楊許眞書遂登巖告靜自稱華陽隱居書疏亦以此代姓名至明年時議欲迎往蔣山懇辭得止然勑命餉賚相爲繁極乃造三層樓樓止身居其上弟子居中接賓於下令一小豎傳度而已潛光隱耀内修秘密深誠所詣遠屬靈人可謂感而遂通矣身長七尺八寸爲性圓通謙謹心如明鏡遇物便了深慕張良之爲人率性輕虚飄飄然頗有雲間興其所通者皆得於心非傍識所能及長於詮正謬僞地理曆筭文不空發成即爲體造渾天儀轉之與天相會其撰眞誥隱訣注老子等書二百餘卷至永平三年深藏何晦及梁武帝革命議國號未定先生乃引諸讖記定梁應運之符又擇交禪日靈驗昭著勑使入山宣旨酬謝帝既早與之交遊自此後動靜必報先生既得秘

旨妙訣以爲神丹可成恒苦無藥帝給之又手勑咨迓先生因畫二牛一散放於水間一著金籠一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効曳尾龜豈可致邪其時每有大事無不已前陳奏時人謂之山中宰相以大同初獻二刀一名善勝一名成勝爲佳寶梁武初未知道教先生漸悟之後請張天師道裕建立玄壇三百所皆先生之資也梁武帝金樓子云予於隱士重陶眞白士大夫重周弘正其於義理精博無窮亦一時名士也先生嘗作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譚空不信昭陽殿化作單于宫其時人皆談空理不習武事侯景之難亦如所言先生以大同二年丙辰歲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告化時年八十一顔色不變屈伸如常室中香氣積日不散以其月十四日窆

於雲平山同軒轅之葬衣冠如子喬之藏劍爲比於茲日可得符焉詔追贈中散大夫諡貞白先生仍勑舍人監護焉摠得道傳云受蓬萊都水監弟子數百人有先得道者唯王遠知陸逸冲桓清遠嗣先生之德焉唐天寶元年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太保梁邵陵王蕭綸爲碑銘焉出神仙感遇傳

桓闓

桓闓者不知何許人也事華陽陶先生爲執役之士辛勤十餘年性常謹默沈靜奉役之外無所營爲一旦有二青童白鶴自空而下集隱居庭中隱居欣然臨軒接之青童曰太上命求桓先生耳隱居默然心計門人無姓桓者命求之乃執役桓君耳問其所修何道而致此桓君曰修默朝之道積年親朝太帝九年矣乃有今日之召將昇天陶

君欲師之桓固執謙卑不獲已陶君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得非有過而淹延在世乎願爲訪之他日相告於是桓君服天衣駕白鶴昇天而去三日密降陶君之室言曰君之陰功著矣所修本草以蝱蟲水蛭輩爲藥功雖及人而害於物命以此一紀之後當解形去世署蓬萊都水監耳言訖乃去陶君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草三卷以贖其過焉後果解形得道出神仙感遇傳

蘭公

兗州曲阜縣高平鄉九原里有至人蘭公家族百餘口精專孝行感動乾坤忽有斗中真人下降蘭公之舍自稱孝悌王云居日中爲儒王月中爲明王斗中爲孝悌王夫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民王

道爲之成且其三才肇分始於三氣三氣者玉清三天也玉清境是元始太聖真王治化也大清者玄道流行虛無自然玉皇所治也吾於上清已下託化人間示陳孝悌之教後晉代當有真仙許遜傳吾孝道之宗是爲衆仙之長因付蘭公至道秘旨於是蘭公獲斯妙訣頓悟真機然辯往由顧知前事因與里人共出郊野忽覩古塚三所乃云此是吾三仙解化之墳請民報官令移塚旁之路勿令人物踐蹋吏乃訊于蘭公此言以何驗實公曰第一塚者昔有真人彭君令乃已得復形是爲地仙長生久視第二塚見有仙衣一對道經一函復有一人方如醉臥發之良久乃能話語此以太陰鍊形綿春其氣耳第三塚有玉液丹服之白日便當冲舉于時官吏與衆公對開三塚其所明

驗一一並同蘭公乃詣塚所躬取儒衣掛體又取金丹服之招邀臥塚二真人同共聳身而輕舉官吏悔謝虔懇拜陳啓問蘭公何所下降公曰我自此每十日一至于斯更逾數年百日一降旆行孝道宜准玄科授濟龍符臻至道自蘭吳都十五童子丹陽二歲靈孩治於蘭公並是仙之化現也所傳孝道之秘法別有寶經一帙金丹一合銅符鐵券付之者唯高明大使許真君焉出十二真君傳

阮基

阮基者河內人也以周武帝建德七年因射熊入王屋山東北見一道士坐於樹下神狀奇異基遂捨弓矢稽首起侍已卿命基曰可暫往觀中眺望數間忽有一童子引基到觀門臺殿嚴麗皆飾以金玉土地清淨皆紺碧琉璃行

樹端直綠葉朱實清風時起鏘然有聲基於門下觀覽心
神惶怖載拜請退師至師所師笑曰汝不敢進邪基曰凡
夫肉人不識大道忽於今日得覩天堂情誠喜悅不能自
勝願師弘慈濟基沈溺師曰汝積罪人也先身微緣今得
遇我汝命將盡其奈之何基聞不勝惶悚叩頭千百求乞
生津師遂令基捨惡從善誓棄方矢乃授基智惠上品十
戒兼為設號食食訖令去基載拜奉辭師曰汝命絕之時
吾將度汝其年冬基得暴病而卒唯左手一指尚煖家人
不即葬之三日而活久能言云初見黃衣使者二人執
文書引基去忽至一處狀如臺府至廨門使者引入見大
廳上有官人隱隱階前小吏數十人皆執簿書或青或黑
有一吏執黑簿謂基曰汝積罪深厚應入地獄某聞倉卒
惶怖莫知何言良久思之忽悟聖師心中作念初別之時
言臨命絕時必來度汝今日危厄幸垂救濟須臾天西北
瑞雲忽起雲車冉冉自空而下直至階前去地丈餘而止
乃見聖師在卓中坐冥官見之皆稽首作禮聖師曰我有
弟子在此故來度之乃取經一卷付基基載拜跪受題云
太上救苦經令基讀之一遍冥官皆稽首受命聽訖謂基
曰可去勿住此深勤精進從史與汝相見言訖失師所在
唯覺香氣氛氳久之乃見一黃衣使者引基至家唯聞家
號泣之聲基乃還活凝坐良久追憶夢中經不遺一字乃
濵持念遂抄錄傳于世復辭親友入王屋山莫知所在
出仙感遇傳

太平廣記卷第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十六　神仙十六

杜子春　張老

杜子春

杜子春者蓋周隋間人少落拓不事家產然以志氣閑曠縱
酒閑遊資產蕩盡投於親故皆以不事事見棄方冬衣破
腹空徒行長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于東市西門
饑寒之色可掬仰天長吁有一老人策杖於前問曰君子
何歎春言其心且憤其親戚之疎薄也感激之氣發于顏
色老人曰幾緡則豐用子春曰三五萬則可以活矣老人
曰未也更言之十萬曰未也乃言百萬亦曰未也曰三百
萬乃曰可矣于是袖出一緡曰給子今夕明日午時候子
於西市波斯邸慎無後期及時子春往老人果與錢三百
萬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蕩心復熾自以為終身不復
羇旅也乘肥衣輕會酒徒徵絲管歌舞於倡樓不復以治
生為意一二年間稍稍而盡衣服車馬易貴從賤去馬而
驢去驢而徒倏忽如初既而復無計自歎于市門發聲而
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復如此奇哉吾將復濟子幾緡方可
子春慚不應老人因逼之子春愧謝而已老人曰明日午
時來前期處子春忍愧而往得錢一千萬未受之初憤發
以為從此謀身治生石季倫猗頓小豎耳錢既入手心又
翻然縱適之情又卻如故不一二年間貧過舊日復遇老
人于故處子春不勝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牽裾止之又曰
嗟乎拙謀也因與三千萬曰此而不痊則子貧在膏肓矣
子春曰吾落拓邪遊生涯罄盡親戚豪族無相顧者獨此

叟三給我我何以當之因謂老人曰吾得此人間之事可
以立孤孀可以衣食于名教復圓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後
唯叟所使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畢來歲中元見我於老
君雙檜下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遂轉資揚州買良田百
頃郭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餘間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
嫁甥姪遷祔族親恩者煦之讐者復之旣畢事及期而往
老人者方嘯于二檜之陰遂與登華山雲臺峯入四十里
餘見一處室屋嚴潔非常人居彩雲遥覆鸞鶴飛翔其上
有正堂中有藥爐高九尺餘紫焰光發灼煥窻戶玉女九
人環爐而立青龍白虎分據前後其時日將暮老人者不
復俗衣乃黃冠縫帔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巵遺子春令
速食之訖取一虎皮鋪於內西壁東向而坐戒曰愼勿語

雖尊神惡鬼夜叉猛獸地獄及君之親屬爲所困縛萬苦
皆非眞實但當不動不語宜安心莫懼終無所苦當一心
念吾所言訖而去子春視庭唯一巨甕滿中貯水而已
道士適去旌旗戈甲千乘萬騎徧滿崖谷呵叱之聲震動
天地有一人稱大將軍身長丈餘人馬皆著金甲光芒射
人親衛數百人皆杖劍張弓直入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
不避大將軍左右竦劍而前逼問姓名又問作何物皆不
對問者大怒摧斬爭射之聲如雷竟不應將軍者極怒而
去俄而猛虎毒龍狻猊獅子蝮蝎萬計哮吼拏攫而爭前
欲搏噬或跳過其上子春神色不動有頃而散旣而大雨
滂澍雷電晦暝火輪走其左右電光掣其前後目不得開
須臾庭際水深丈餘流電吼雷勢若山川開破不可制止

瞬息之間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顧未頃而將軍者復來
引牛頭獄卒奇貌鬼神將大鑊湯而置子春前長槍兩叉
四面週匝傳命曰肯言姓名卽放不肯言卽當心取叉置
之鑊中又不應因執其妻來捽于階下指曰言姓名免之
又不應及鞭捶流血或射或斫或煮或燒苦不可忍其妻
號哭曰誠爲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執巾櫛奉事十餘年
矣今爲尊鬼所執不勝其苦不敢望君匍匐拜乞但得公
一言卽全性命矣人誰無情君乃忍惜一言雨淚庭中且
呪且罵春終不顧將軍且曰吾不能毒汝妻耶令取剉碓
從脚寸寸剉之妻叫哭愈急竟不顧之將軍曰此賊妖術
已成不可使久在世間敕左右斬之斬訖魂魄被領見閻
羅王曰此乃雲臺峯妖民乎捉付獄中于是鎔銅鐵杖碓

擣磑磨火坑鑊湯刀山劍樹之苦無不備嘗然心念道士
之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獄卒告受罪畢王曰此人陰賊
不合得作男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單父縣丞王勸家生
而多病針灸藥醫略無停日亦嘗墜火墮牀痛苦不齊終
不失聲俄而長大容色絕代而口無聲其家目爲啞女親
戚狎者侮之萬端終不能對同鄉有進士盧珪者聞其容
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啞辭之盧曰苟爲妻而賢何
用言矣亦足以戒長舌之婦乃許之盧生備六禮親迎爲
妻數年恩情甚篤生一男僅二歲聰慧無敵盧抱兒與之
言不應多方引之終無辭盧大怒曰昔賈大夫之妻鄙其
夫纔不笑然觀其射雉尚釋其憾今吾陋不及賈而文藝
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爲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

兩足以頭撲於石上應手而碎血濺數步子春愛生于心忽忘其約不覺失聲云噫噫聲未息身坐故處道士者亦在其前初五更矣見其紫焰穿屋上大火起四合屋室俱焚道士歎曰錯大悞余乃如是因提其髮投水甕中未頃火息道士前曰吾子之心喜怒哀懼惡慾皆忘矣所未臻者愛而已向使子無噫聲吾之藥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難得也吾藥可重鍊而子之身猶爲世界所容矣勉之哉遥指路使歸子春强登基觀焉其爐已壞中有鐵柱大如臂長數尺道士脱衣以刀子削之子春既歸愧其忘誓復自効以謝其過行至雲臺峯絶無人跡嘆恨而歸（出續玄怪錄）

張老

張老者揚州六合縣園叟也其隣有韋恕者梁天監中自揚州曹掾秩滿而來有長女既笄召里中媒媪令訪良壻張老聞之喜而候媒于韋門媪出張老固延入且備酒食酒闌謂媪曰聞韋氏有女將適人求良才于媪有之乎曰然曰某誠衰邁灌園之業亦可衣食幸爲求之事成厚謝媪大罵而去他日又邀媪媪曰叟何不自度豈有衣冠子女肯嫁園叟耶此家誠貧士大夫家之敵者不少顧叟非匹吾安能爲叟一盃酒乃取辱於韋氏叟固曰强爲吾一言之言不從即吾命也媪不得已冒責而入言之韋氏大怒曰媪以我貧輕我乃如是且韋家焉有此事況園叟何人敢發此議叟固不足責媪何無別之甚耶媪曰誠非所宜言爲叟所逼不得不達其意韋怒曰爲吾報之今日內得五百緡則可媪出以告張老乃曰諾未幾車載納于韋氏諸韋大驚曰前言戲之耳且此翁爲園何以致此吾度其必無而言之今不移時而錢到當如之何乃使人潛候其女女亦不恨乃曰此固命乎遂許焉張老既取韋氏園業不廢負穢钁地鬻蔬不輟其妻躬執爨濯了無怍色親戚惡之亦不能止數年中外之有識者責恕曰君家誠貧鄉里豈無貧子弟奈何以女妻園叟既棄之何不令遠去也他日恕致酒召女及張老酒酣微露其意張老起曰所以不即去者恐有留念今既相厭去亦何難某王屋山下有一小莊明旦且歸耳天將曙來別韋氏他歲相思可令大兄往天壇山南相訪遂令妻騎驢戴笠張老策杖相隨而去絶無消息後數年恕念其女以爲蓬頭垢面不可識

也令其男義方訪之到天壇南適遇一崑崙奴駕黄牛耕田問曰此有張老家莊否崑崙投杖拜曰大郎子何久不來莊去此甚近某當前引遂與俱東去初上一山山下有水過水連綿凡十餘處景色漸異不與人間同忽下一山其水北朱戶甲第樓閣參差花木繁榮烟雲鮮媚鸞鶴孔雀徊翔其間歌管嘹亮耳目崑崙指曰此張家莊也韋驚駭莫測俄而及門門有紫衣人吏拜引入廳中鋪陳之華目所未覩異香氤氳徧滿崖谷忽聞珠珮之聲漸近二青衣出曰阿郎來此次見十數青衣容色絶代相對而行若有所引俄見一人戴遠遊冠衣朱綃曳朱履徐出門一青衣引韋前拜儀狀偉然容色芳嫩細視之乃張老也言曰人世勞苦若在火中身未清涼愁焰又熾而無斯須泰旹

兄久客寄何以自娛賢妹畧梳頭即當奉見因揖令坐未
幾一青衣來曰孃子已梳頭畢遂引入見妹于堂前其堂
沉香爲梁玳瑁帖門碧玉窻珎珠箔階砌皆冷滑碧色不
辨其物其妹服飾之盛世間未見畧敘寒暄問尊長而已
意甚鹵莽有頃進饌精美芳馨不可名狀食訖館韋于內
廳明日方曙張老與韋生坐忽有一青衣附耳而語張老
笑曰宅中有客安得暮歸因曰小妹暫欲遊蓬萊山賢妹
亦當去然未暮即歸兄但憩此張老揖而入俄而五雲起
於庭中鸞鳳飛翔絲竹並作張老及妹各乘一鳳餘從乘
鶴者十數人漸上空中正東而去望之已沒猶隱隱聞音
樂之聲韋君在後小青衣供侍甚謹迨暮稍聞笙簧之音
倏忽復到及下于庭張老與妻見韋曰獨居大寂寞然此

地神仙之府非俗人得遊以兄宿命合得到此然亦不可
久居明日當奉別耳及時妹復出別兄慇懃傳語父母而
已張老曰人世遐遠不及作書奉金二十鎰并與一故席
帽曰兄若無錢可于揚州北邸賣藥王老家取一千萬持
此爲信遂別復令崑崙奴送出却到天壇崑崙奴拜別而
去韋自荷金而歸其家驚訝問之或以爲神仙或以爲妖
妄不知所謂五六年間金盡欲取王老錢復疑其妄或曰
取爾許錢不持一字此帽安足信旣而困極其家強逼之
曰必不得錢亦何傷乃往揚州入北邸而王老者方當肆
陳藥韋前曰叟何姓曰姓王韋曰張老令取錢一千萬持
此帽爲信王曰錢即實有席帽是乎韋曰叟可驗之豈不
識耶王老未語有小女出青布幃中曰張老常過令縫帽

頂其時無皂線以紅線縫之線色手蹤皆可自驗因取看
之果是也遂得載錢而歸乃信眞神仙也其家又思女復
遣義方往天壇南尋之到即千山萬水不復有路時逢樵
人亦無知張老莊者悲思浩然而歸舉家以爲仙俗路殊
無相見期又尋王老亦去矣後數年義方偶遊揚州閒行
北邸前忽見張家崑崙奴前曰大郎家中何如孃子雖不
得歸如日侍左右家中事無巨細莫不知之因出懷金十
斤以奉曰孃子令送與大郎君阿郎與王老會飮于此酒
家大郎且坐崑崙當入報義方坐于酒旗下日暮不見出
乃入觀之飮者滿坐坐上並無二老亦無崑崙取金視之
乃眞金也驚嘆而歸又以供數年之食後不復知張老所
在出續玄怪錄

太平廣記卷第十六

太平廣記卷第十七　神仙十七

裴諶　盧李二生　薛肇

裴諶

裴諶王敬伯梁芳約爲方外之友隋大業中相與入白鹿山學道謂黃白可成不死之藥可致雲飛羽化無非積學辛勤採練手足胼胝十數年間無何梁芳死敬伯謂諶曰吾所以去國忘家耳絕絲竹口厭肥豢目棄奇色去華屋而樂茆齋賤歡娛而貴寂寞者豈非覬乘雲駕鶴遊戲蓬壺縱其不成亦望長生壽畢天地耳今仙海無涯長生未致辛勤于雲山之外不免就死敬伯所樂將下山乘肥衣輕聽歌翫色遊於京洛意足然後求達建功立事以榮耀人寰縱不能憩三山飲瑤池驂龍衣霞歌鸞舞鳳與仙官爲侶且腰金拖紫圖形凌煙廁卿大夫之間何如哉子盍歸乎無空死深山諶曰吾乃夢醒者不復低迷敬伯遂歸諶留之不得昔唐貞觀初以舊籍調授左武衛騎曹參軍大將軍趙朏妻之以女數年間遷大理廷評衣緋奉使淮南舟行過高郵制使之行呵叱風生舟船不敢動昔天微雨忽有一漁舟突過中有老人衣蓑戴笠鼓棹而去其疾如風敬伯以爲吾乃制使威振遠近此漁父敢突過試視之乃諶也遂令追之因請維舟延之坐內握手慰之曰兄久居深山拋擲名宦而無成到此極也夫風不可繫影不可捕古人倦夜長尚秉燭遊況少年白晝而擲之乎敬伯自出山數年今廷尉評事矣昨者推獄平允乃天錫命服淮南疑獄今讞于有司上擇詳明吏覆訊之敬伯預其選

故有兄行雖未可言貴達比之山叟自謂差勝兄甘勞苦竟如曩日奇執奇哉今何所須當以奉給諶曰吾儕野人心近雲鶴未可以腐鼠嚇也吾沉子浮魚鳥各適何必矜炫也夫人世之所須者吾當給爾子何以贈我吾與山中之友市藥於廣陵亦有息肩之地青園橋東有數里櫻桃園園北車門即吾宅也子公事少隙當尋我於此遂翛然而去敬伯到廣陵十餘日事少閑思諶言因出尋之果有車門試問之乃裴宅也人引以入初尚荒涼移步愈佳行數百步方及大門樓閣重複花木鮮秀似非人境烟翠葱蘢景色妍媚不可形狀香風颯來神清氣爽飄飄然有凌雲之意不復以使車爲重視其身若腐鼠視其徒若螻蟻既而稍聞劍佩之聲二青衣出曰裴郎來俄有一人衣冠偉然儀貌奇麗敬伯前拜視之乃諶也裴慰之曰塵界仕官久食腥羶愁欲之火焰于心中負之而行固甚勞困遂揖以入坐于中堂窗戶棟梁飾以異寶屏帳皆畫雲鶴有頃四青衣捧碧玉臺盤而至器物珍異皆非人世所有香醪嘉饌目所未窺既而日將暮命其促席燃九光之燈光華滿坐女樂二十人皆絕代之色列坐其前裴顧小黃頭曰王評事者吾山中之友道情不固棄吾下山別近十年纔爲廷尉屬今俗心已就須俗妓以樂之顧伶家女無足召者當召士大夫之女已適人者如近無妹麗五千里內皆可擇之小黃頭唯唯而去諸妓調碧玉箏調未諧而黃頭已復命引一妓自西階登拜裴席前裴指曰參評事敬伯答拜細視之乃敬伯妻趙氏而敬伯驚訝不敢言妻亦

甚歡日之不已遂令坐玉階下一青衣捧琥珀箏授之趙素所善也因令與坐妓合曲以送酒敬伯坐間取一殷色朱李投之趙顧敬伯潛係于衣帶妓奏之曲趙皆不能逐裴乃令隨趙所奏昔時停之以呈其曲其歌雖非雲韶九奏之樂而清亮宛轉酬獻極歡天將曙裴召前黃頭曰送趙夫人且謂曰此堂乃九天畫堂常人不到吾昔與王爲方外之交憐其爲俗所迷自投湯火以智自燒以明自賊將沉浮于生死海中求岸不得故命于此一以醒之今日之會誠再難得亦夫人宿命乃得暫遊雲山萬重復往勞苦無辭也趙拜而去裴謂敬伯曰評公使車留此一宿得無驚郡將乎宜且就館未赴闕間昔訪我可也塵路遐遠萬愁攻人努力自愛敬伯拜謝而去復五日將還潛詣取

別其門不復有宅乃荒涼之地烟草極目惆悵而返及京奏事畢將歸私第諸趙競怒曰女子誠陋不足以奉事君子然已辱厚禮亦宜敬之夫上以承先祖下以繼後事豈苟而已哉奈何以妖術致之萬里而娛人之視聽乎朱李尚在其言足徵何諱乎敬伯盡言之且曰當此之時敬伯亦自不測此蓋裴之道成矣以此相炫也其妻亦記得裴言遂不復責吁神仙之變化誠如此乎將幻者鬻術以致惑乎固非常智之所及且夫雀爲蛤雉爲蜃人爲虎腐草爲螢蜣蜋爲蟬鯤爲鵬萬物之變化書傳之記者不可以智達況耳目之外乎 出續玄怪錄

盧李二生

昔有盧李二生隱居太白山讀書兼習吐納導引之術一旦李生告歸曰某不能甘此寒苦且浪跡江湖訣別而去後李生知橘子園人吏隱欺欠折官錢數萬貫羈縻不得東歸貧甚偶過揚州阿使橋逢一人草蹻布衫視之乃盧生生昔號二舅李生與語哀其襤褸盧生大罵曰我貧賤何畏公不作好棄身凡弊之所又有欠負且被囚拘尚有面目以相見乎李生厚謝二舅笑曰居處不遠明日即將奉迎至旦果有一僕者馳駿足來云二舅遣迎郎君既去馬疾如風過城南數十里路側朱門斜開二舅出迎星冠霞帔容貌光澤侍婢數十人與橋下儀狀全別邀李生中堂宴饌名花異木若在雲霄又累呈藥物皆珠美既夜引李生入北亭命酌曰兼與公求得佐酒者頗善箜篌須臾紅燭引一女子至容色極艷新聲甚嘉李生視箜篌上有

朱字一行云天際識歸舟雲間辨江樹罷酒二舅曰莫願作婚姻否此人名家質貌若此李生曰某安敢二舅許爲成之又曰公所欠官錢多少曰二萬貫乃與一拄杖曰將此於波斯店取錢可從此學道無自穢身陷鹽鐵也纔曉前馬至二舅令李生去送出門波斯見拄杖驚曰此盧二舅拄杖何以得之依言付錢遂得無事其年往汴州行軍陸長源以女嫁之既婚頗類盧二舅北亭子所覩者復解箜篌果有朱書字視之天際之詩兩句也李生具說揚州城南盧二舅亭中筵宴之事妻曰少年兄弟戲書此昨夢見使者云仙官追一如公所言也李生歎訝却尋二舅之居唯見荒草不復覩亭臺也 出逸史

薛肇

薛肇不知何許人也與進士崔宇於廬山讀書同志四人二人業未成而去崔宇勤苦尋已擢第唯肇獨以修道爲務不知師匠何人數年之間已得神仙之道廬山下有患風勞者積年醫藥不効尸居候旹而已肇過其門憩樹陰下因語及疾者肇欲視之既見曰此甚易耳可以愈也留丹一粒小于粒米謂疾者所親曰明晨掐半粒水吞之自當有應未愈三日外更服半粒也其家自以久疾求醫所費鉅萬尙未致愈疾者柴立僅存余喘豈此半粟而能救耶明日試服之疾者已起洎午能飲食策杖而行如此三日充盛康壯又服半粒卽神氣邁逸肌膚如玉鬚髮[illegible]狀可二十歲許人月餘肇復來曰子有骨籙仙吾此藥不唯愈疾兼可得道矣乃授其所修之要此人遂登五老峯

訪洞府而去崔宇旣及第尋授東畿尉赴任過三鄉驛忽逢薛肇下馬敘舊見肇殊貌風塵頗有衰悴之色宇自以擢第拜官揚揚矜負會話久之日已晡矣薛謂崔曰貧居不遠鄰於相逢過所居宵話可乎崔許之隨薛而行僕乘皆留店中初入一小逕甚荒梗行一二里間田疇花木皆異凡境良久已及高樓大門殿閣森沉若王者所理崔心驚異之薛先入有數十人擁接昇殿然後召崔昇階與坐欵話久之謂崔曰子有好官未可此住但一宵話舊可爾促令召樂開筵頃刻卽下別殿宴樂更無諸客唯崔薛二人女樂四十餘輩拜坐奏樂選女妓十輩同飲有一箜篌妓頗爲姝穎崔與並坐崔見箜篌上有十字云天際識歸舟雲間辨江樹崔默記之席散薛問崔坐中所悅以箜篌者對薛曰他日與君今且未可及明與崔送別遺金三十斤送至官　路慘別而去崔至官月餘求婚得柳氏常疑曾識而不記其處暇日命取箜篌理曲崔見十字書在焉問其故云某昔患熱疾夢中見使人追云西城大仙陳溪薛君有客五百里內解音聲處女盡追可四十餘人因隨去與薛及客崔少府同飲一夕覺來疾已愈薛君卽神仙也崔少府風貌與君無異各話其事大爲驚駭方知薛已得道爾　出仙傳拾遺

太平廣記卷第十七

太平廣記卷第十八　　神僊十八

柳歸舜　元藏幾　文廣通
楊伯醜　劉法師

柳歸舜

吳興柳歸舜隋開皇二十年自江南抵巴陵大風吹至君山下因維舟登岸尋小徑不覺行四五里興酣踰越磴澗不由徑路忽道傍有一大石表裏洞徹圓而砥平周匝六七畝其外盡生翠竹圓大如盎高百餘尺葉曳白雲森羅映天清風徐吹戛爲絲竹音石中央又生一樹高百尺條幹偃陰爲五色翠葉如盤花徑尺餘色深碧蘂深紅異香成煙著物霏霏有鸚鵡數千丹觜翠衣尾長二三尺翱翔其間相呼姓字音旨清越有名武遊郎者有名阿蘇兒者

有名武僊郎者有名自在先生者有名踏蓮露者有名鳳花臺者有名戴蟬兒者有名多花子者或有唱歌者曰吾此曲是漢武鉤弋夫人常所唱詞曰戴蟬兒分明傳與君王語建章殿裏未得歸朱箔金缸雙鳳舞名阿蘇兒者曰我憶阿嬌深宮下淚唱曰昔請司馬相如爲作長門賦徒使費百金君王終不顧又有誦司馬相如大人賦者曰吾初學賦時爲趙昭儀抽七寶釵橫鞭余肩不徹今口誦得還是終身一藝名武遊郎者言余昔見漢武帝乘鸞金𢧐之積翠池自吹紫玉笛音韻朗暢帝意歡適李夫人歌以隨歌曰顧鄙賤奉恩私願吾君萬歲期又名武僊郎者問歸舜曰君何姓氏行第歸舜曰姓柳第十二曰柳十二自何許來歸舜曰吾將至巴陵遭風泊舟興酣至此耳武僊

郎曰柳十二官偶因遭風得臻異境此所謂因病致妍耳然下官禽鳥不能致力生人爲足下轉達桂家三十娘子因遂呼曰阿春此間有客即有紫雲數片自西南飛來去地丈余雲氣漸散遂見珠樓翠幕重檻飛甍周匝石際一青衣自戶出年始十三四身衣珠翠顏甚姝美謂歸舜曰三十娘子使阿春傳語郎君貧居僻遠勞此檢校不知朝來食否請垂略坐以具蔬饌即有捧水精柈出者歸舜再讓而坐阿春因敎鳳花臺鳥何不看客三十娘子以黃郎不在不敢接對郎君汝若等閒似前度受撻有一鸚鵡即飛至曰吾乃鳳花臺也近有一篇甚能聽乎歸舜曰平生所好實所願聞鳳花臺乃曰吾昨過蓬萊玉樓因有一章詩曰露接朝陽生海波翻水晶玉樓瑤寥天地相照明

此時下棲止投跡依舊楹顧余復何忝日侍群仙行歸舜曰麗則麗矣足下師乃誰人鳳花臺曰僕在王丹左右一千余歲杜蘭香敎我真籙東方朔授我秘訣漢武帝求太中大夫遂在石渠署見揚雄王褒等賦頌始識箴論王莽之亂方得還吳後爲朱然所得轉遺陸遜復見機雲製作方學綴篇什機雲被戮便至於此殊不知近日誰爲宗匠歸舜曰薛道衡江總也因誦數篇示之鳳花臺曰近代非不靡麗殊少骨氣俄而阿春捧赤玉盤珍羞萬品目所不識甘香裂鼻飲食訖忽有二道士自空飛下顧見歸舜曰大難得與鸚鵡相對君非柳十二乎君船以風便索君甚急何不促回因授一尺綺曰以此掩眼即去矣歸舜從之忽如身飛却墜巴陵岸舟所舟人欲發問之失歸舜已三

日矣後却至此泊舟尋訪不復再見也（出續玄怪錄）

元藏幾

處士元藏幾者自後魏清河孝王之孫也隋煬帝時官任奉信郎大業九年爲過海使判官無何風浪壞船黑霧四合同濟者皆不免而藏幾獨爲破木所載殆經半月忽達於洲島間洲人問其從來則𧬈然具以事告洲人曰此滄洲去中國已數萬里乃出菖蒲花桃花酒飲之而神氣清爽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月地土宜五穀人多不死出鳳凰孔雀靈牛神馬之屬更產分蒂瓜長二尺其色如椹一顆二蒂有碧棗丹栗皆大如梨其洲人多衣縫掖衣戴遠遊冠與之話中國事則歷歷如在目前所居或金闕銀臺玉樓紫閣奏簫韶之樂飲香露之醑洲上有久視之山山下出澄水泉其泉闊一百步亦謂之流渠雖投之金石終不沉沒故洲人以瓦鐵爲船舫更有金池方十數里水石泥沙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魚今刑部盧員外尋云金叢岸有池如盆其中有魚皆四足又有金蓮花洲人研之如泥以間彩繪光輝煥爛與眞無異但不能拒火而已更有金莖花如蝶每微風至則搖蕩如飛婦人競採之以爲首飾且有語曰不戴金莖花不得在仙家更以強木造船其上多飾珠玉以爲遊戲強木不沉木也方一尺重八百斤巨石縋之終不沒藏幾淹留既久忽念中國洲人遂製凌風舸以送焉激水如箭不旬即達于東萊問其國乃皇唐也詢其年號即貞元也訪其鄉里榛蕪也追其子孫疏屬也有隋大業元年至貞元年末已二百年矣有二烏大頗黃鸝每翔空中藏幾呼之即至或令銜珠或令受人語乃謂之轉言鳥出滄州也藏幾工詩好酒混俗無拘檢十數年間遍遊江表人莫之知而趨歸眞常與藏幾弟子九華道士葉通微相遇某得其實歸眞以藏幾之異備奏上上令謁者齎手詔急徵及至中路忽然亡去謁者惶恐即上疏具言其故上覽疏咨嗟曰朕不如明皇帝以降異人後有人見藏幾泛小舟於海上至今江表道流大傳其事（出杜陽編）

文廣通

文廣通者辰溪縣滕村人也縣屬辰州泝州一百里北岸次有滕村廣通居焉本漢辰陵縣武陵記云廣通以宋元嘉二十六年見有野猪食其稼因舉弩射中之流血而走尋血蹤越十餘里入一穴中行三百許步豁然明曉忽見數百家居止莫測其由來視所射猪已歸村人圈中俄有一叟出門云文非射吾猪者乎文曰猪犯僕非僕犯猪翁曰牽牛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奪之牛者罪又重矣文因稽首謝過翁云過而知改是無過矣此猪前緣應有其報君無謝焉翁呼文通至廳上見十數書生皆冠章甫之冠服縫掖之衣有博士獨一榻面南談老子又見西齋有十人相對彈一弦琴而五聲自韻有童子酌酒呼令設客文飲半酣四體怡然因謝辭退觀其墟陌人事不異外間覽其清虛獨遠自是勝地徊徘欲住翁乃遣小兒送之令返閉門勿復令外人來也文與小兒行問其始末答曰彼諸賢避夏桀難來此因學道得仙獨榻座談老子者昔河

上公也僕漢時山陽王輔嗣至此請問老子滞義僕自捕門已來于茲十紀始蒙召進得預門人猶未深受要訣只令守門至洞口分别慇懃自言相見未期文通自所入處見所用琴皆已朽斷初謂少頃已十二年矣文通家已成喪訖聞其歸乃舉村驚疑明日與村人尋其穴口唯見巨石塞之燒鑿不可為攻焉出神仙感遇傳

楊伯醜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好讀易隱於華山隋開皇初文帝搜訪逸隱聞其有道徵至京師見公卿不為禮人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帝賜衣着至朝堂捨之而去常被髮徉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亦開肆賣卜卦無不中有人失馬詣伯醜卜之伯醜方為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為作卦曰可於西市東壁南第三店為我買魚作鱠如其言詣所指店中果有人牽所失馬而至遂擒之何妥嘗與論易聞妥之言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於是測理辨答思理玄妙大異先儒之旨論者謂其有玄機因問其所學曰太華之下金天洞中我曾受羲皇所教之易與大道玄同理窮衆妙豈可與世儒常談而測神僊之旨乎數年後歸華山上後世世有人見之出仙傳拾遺

劉法師

唐貞觀中華陰雲臺觀有劉法師者鍊氣絶粒迨三十年每三元設齋則見一人衣縫掖面黧瘦來居末坐齋畢而去如此者十餘年而衣服顔色不改法師異而問之對曰余姓張名公弼住蓮花峯東隅法師意此處無人之境請同往公弼怡然許之曰此中甚樂師能便住亦當無閡法師遂隨公弼行三二十里扳蘿攀葛纔有鳥徑其崖谷嶮絶雖猿狖不能過也而公弼履之若夷途法師從行亦無難遂至一石壁削成高直千余仞下臨無底之谷一逕闊數寸法師與公弼側足而立公弼乃以指扣石壁中有人問曰為誰對曰某遂劃然開一門門中有天地日月公弼將入法師隨公弼亦入其人乃怒謂公弼曰何故引外人來其人因闔門則又成石壁矣公弼曰此非他人乃雲臺劉法師也與余久故請此來何見拒之深也又開門納公弼及法師公弼曰法師此來甚饑君可豐食遣之其人遂問法師便住否法師請以後期其人遂取一盂水以肘後青囊中刀圭扮和之以飲法師其味甚甘香飲畢而飢渴之想頓除矣公弼曰余昨云山中甚樂君盍為戲令法師觀之其人乃以水噀東谷中俄有蒼龍白象各一對舞舞甚妙威鳳綵鸞各一對歌歌甚清頃之公弼送法師廻師却顧唯見青崖丹壑向之歌舞一無所覩矣及去觀將近公弼乃辭法師至觀處置事畢却尋公弼則步步險阻杳不可階法師痛恨前者不住號天叫地遂成霄疾公弼更不復至矣出續玄怪錄

太平廣記卷第十八

馬周　李林甫　郭子儀
韓滉

馬周

馬周者華山素靈宮僊官也唐氏將受命太上敕之下佐於國而沈湎於酒汨沒風塵間二十年棲旅困餓所向拘礙幾爲磕仆聞袁天綱自蜀入秦善於相術因詣之以決休咎天綱目之良久曰五神奔散尸居旦夕耳何相之有邪周大驚問以禳制之術天綱曰可自此東直而行當有老叟騎牛者不得迫而與語但隨其行此災可除矣周如言而行未出都門果有老叟騎牛出城默隨其後縹緲村徑登一大山周隨至山頂叟顧見之下牛坐於樹下與語曰太上命汝輔佐聖孫創業拯世何爲昏沉於酒自掇困餓五神已散正氣捐淪旦夕將死而不修省邪周亦惜然未曉叟曰汝本素靈宮僊官今太華僊王使人召汝即引入宮闕經歷宮門數重至大殿之前羽衛森肅若帝王所居趨至簾前有宣言責之者以其受命不恭陷廢所委使還其舊署自責省愆叟與所使數人送於東廡之外別院中室宇宏麗視其門則姓名存焉啓鑰而入鑪火鼎器床榻茵席宛如近所棲止沉吟思之未能了悟忽有五人服五方之衣長大奇偉立於前曰我皆先生五臟之神也先生酣酒流蕩濁辱於身我等久歸此矣但閉目將復於神室也周瞑目頃之忽覺心智明悟併憶前事二十餘年若旬日之間耳復謁鎬所居出僊王之庭稽首謝過再稟其

命來詣長安明日復詣天綱天綱驚曰子何所遇邪已有參矣六十日當一日九遷百日位至丞相勉自愛也如是自觀中敕文武官各貢理國之策周之所貢意出人表是日拜拾遺監察御史裹行自此累居大任入相中書令數年一旦群僊降其室曰佐國功成可以退矣太乙徵命無復留也翌日無疾而終謚曰忠公其所著功業匡贊國政揚歷品秩國史有傳此不備書 出神仙拾遺

李林甫

唐右丞相李林甫年二十尚未讀書在東都好遊獵打毬馳逐鷹狗每於城下槐壇下騎驢擊毬無休日既倦於驢以兩手返據地歇一日有道士甚醜陋見李公踞地徐言曰此有何樂郎君如此愛也李怒顧曰闕足下何事道者去明日又復言之李公幼聰悟意其異人乃攝衣起謝道士曰郎君雖善此然忽有顛墜之苦則悔不可及李公請自此修謹不復爲也道士笑曰與郎君後三日五更會於此曰諾及往道士已先至曰爲約何後李乃謝之曰更三日後來李公夜半往良久道士至甚喜談笑極洽且曰某行世間五百年見郎君一人已列僊籍合白日昇天如不欲則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己郎君且歸熟思之後三日五更復會於此李公迴計之曰我是宗室少豪俠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己安可以白日昇天易之乎計已決矣及期往白道士嗟嘆咄叱如不自持曰五百始見一人可惜可惜李公悔欲復之道士曰不可也神明知矣與之叙別曰二十年宰相生殺權在己威振天下然慎勿行陰賊當爲陰

德廣救拔人無枉殺人如此則三百年後白日上昇矣官祿巳至可使入京李公匍匐泣拜道士握手與別時李公堂叔爲庫部郎中在京遂詣叔父以其縱蕩不甚記錄之頗驚曰汝何得至此曰某知向前之過今故候覲請改節讀書願受鞭箠庫部甚異之亦未令就學每有賓客遣監杯盤之飾無不修潔或謂曰汝爲吾著某事雖雪深沒踝亦不去也庫部益親憐之言於班行知者甚衆自後以蔭叙累官至贊善大夫不十年遂爲相矣權巧深密能伺上旨恩顧隆洽獨當衡軸人情所畏非臣下矣數年後自固益切大起大獄誅殺異已寃死相繼都忘道士槐壇之言戒也時李公之門將有趨謁者必望之而步不敢乘馬忽一日方午有人扣門吏驚候之見一道士甚枯瘦曰願報

相公閽者呵而逐之外吏又鞭縛送于府道士微笑而去明日日中復至門者乘間而白李公曰吾不記識汝試爲通及道士入李公見之醒然而悟乃槐壇所覩也慙悸之極若無所措却思二十年之事今巳至矣所承教戒曾不體行中心如疾乃拜道士迎笑曰相公安否當時之請並不見從遣相公行陰德今枉殺人上天甚明譴謫可畏如何李公但搕額而巳道士留宿李公盡除僕使處於中堂各居一榻道士唯少食茶果餘無所進至夜深李公曰昔奉教言尚有昇天之挈今復遂否道士曰緣相公所行不合其道有所寘責又三百年世更六百年乃如約矣李公曰某人間之數將滿既有罪譴後當如何道士曰莫要知否亦可一行李公降榻拜謝曰相公安神靜慮萬思俱遣兀如枯株即可俱也良久李公曰某都無念慮矣乃下招曰可同往李公不覺便隨道士去大門及春明門到輙自開李公授道士衣而過漸行十數里李公素貴尤不善行困苦頗甚道士亦自知之曰莫思歇否乃相與坐於路隅逡巡以數節竹授李公曰可乘此至地方止愼不得開眼李公遂跨之騰空而上覺身泛大海但聞風水之聲食頃止見大郭邑介士數百羅列城門道士至皆迎拜兼拜李公約一里到一府署又入門復有甲士升階至大殿帳榻華侈李公因欲就帳臥道士驚牽起曰未可恐不可廻耳此是相公身後之所處也曰審如是某亦不恨道士笑曰茲介癬之屬其間苦事亦不少遂却與李公出大門復以竹杖授之一如來時之狀入其宅登堂見身瞑坐於床上

道士乃呼曰相公相公李公遂覺涕泗交流稽首陳謝明日別去李公厚以金帛贈之俱無所受但揮手而巳曰勉旃六百年後方復見相公遂出門而逝不知所在先是安祿山常養道術士每語之曰我對天子亦不恐懼唯見李相公若無地自容何也術士曰公有陰兵五百皆有銅頭鐵額常在左右何以如此某安得見之祿山乃奏請李相宴於巳宅密遣術士於簾間窺伺退曰奇也某初見李相公有一青衣童子捧香爐而入僕射侍衞銅頭鐵額之類皆穿屋踰墻奔迸而走某亦不知其故也當是僭官暫謫在人間耳出逸史

郭子儀

郭子儀華州人也初從軍沙塞間因入京催軍食迴至銀

州十數里日暮忽風砂陡暗行李不得進入道傍空屋中籍地將宿既夜忽見左右皆有赤光仰視空中見軿輜車繡幄中有一美女坐牀垂足自天而下俯視子儀拜祝云今七月七日必是織女降臨願賜長壽富貴女笑曰大富貴亦壽考言訖冉冉昇天猶正視子儀良久而隱子儀後立功貴盛威望烜赫大曆初鎮河中疾甚三軍憂懼子儀請御醫及幕賓王延昌孫宿趙惠伯嚴郢等曰吾此疾自知未到衰殞因話所遇之事衆稱賀忻悅其後拜太尉尚書令尚父年九十而薨出神仙感遇傳

韓滉

唐宰相韓滉廉問浙西頗強悍自負常有不軌之志一旦有商客李順泊船於京口堰下夜深碇斷漂船不知所止

及明泊一山下風波稍定上岸尋求微有鳥徑行五六里見一人烏巾岸幘古服與常有異相引登山詣一宮闕臺閣華麗迨非人間入門數重庭除甚廣望殿遥拜有人自簾中出語之曰欲寓金陵韓公一書無訝相勞也則出書一函拜而受之贄者引出門送至舟所因問贄者曰此爲何處也恐韓公詰問又是何人致書荅曰此東海廣桑山也是魯國宣父仲尼得道爲真官理於此山韓公即仲由也性強自恃夫子恐其擾刑網致書以諭之言訖別去李順却還舟中有一使者戒舟中人曰安坐勿驚懼不得顧船外逡巡則達舊所若違此戒必致傾覆舟中人皆如其言不敢顧視舟行如飛頃之復在京口堰下不知所行幾千萬里也既而詣衙投所得之書韓公發函視之古文九字皆科斗之書了不可識詰問其由深以爲異拘縶李順以爲妖妄欲加嚴刑役博訪能篆籀之人數輩皆不能辨有一客疣眉古服自詣賓位言善識古文韓公見以書示之客捧書於頂再拜賀曰此孔宣父之書乃夏禹科斗文也文曰告韓滉謹臣節勿妄動公異禮加敬客出門不知所止韓惕然默坐良久了然自憶廣桑之事以爲非遠厚禮遣謝李順自是恭默謙謹克保終始焉出神仙感遇傳

太平廣記卷第十九

太平廣記卷第二十　　神仙二十

陰隱客　譚宜　王可交

楊通幽

陰隱客

唐神龍元年房州竹山縣百姓陰隱客家富莊後穿井二年已濬一千餘尺而無水隱客穿鑿之志不輟二年外一月餘工人忽聞地中鷄犬鳥雀聲更鑿數尺傍通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數十步無所見但捫壁傍行俄轉有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連一山峰工人乃下山正立而視則别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萬仞千岩萬壑莫非靈景石盡碧琉璃色每岩壑中皆有金銀宮闕有大樹身如竹有節葉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盤五色蛺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間五色鳥大如鶴翱翔樹抄每岩中有清泉一眼色如鏡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漸下至宮闕所欲入詢問行至闕前見牌上署曰天桂山宮以銀字書之門兩閣內各有一人驚出各長五尺餘童顏如玉衣服輕細如白霧綠煙絳脣皓齒鬢髮如青絲首冠金冠而跣足顧謂工人曰汝胡爲至此工人具陳本末言未畢門中有數十人出云惟有昏濁氣令責守門者二人惶懼而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詢問途次所以來奏須臾有緋衣一人傳敕曰敕門吏禮而遣之工人拜謝未畢門人曰汝已至此何不求遊覽畢而返工人曰向者未敢儻賜從容乞乘便言之門人遂通一玉簡入旋而玉簡却出門人執之引工人行至清泉眼令洗浴及浣衣服又至白泉眼令盥漱之味

如乳甘美甚連飲數掬似醉而飽遂爲門人引下山每至宮闕只得於門外而不許入如是經行半日至山趾有一國城皆是金銀珉玉爲宮室城樓以玉字題云梯仙國工人詢于門人曰此國何如門人曰此皆諸僊初得僊者關送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或玉京蓬萊崑閬姑射然方得僊宮職位主籙主印飛行自在工人曰既是僊國何在吾國之下界門人曰吾此國是下界之上僊國也汝國之上還有僊國如吾國亦曰梯僊國一無所異言畢謂工人曰卿可歸矣遂却上山尋舊路又令飲白泉數掬臨至山頂求穴門人曰汝來此雖頃刻人間已數十年矣却出舊穴應不可矣待吾奏請通天關鑰匙送卿歸工人拜謝須臾門人携金印及玉簡又引工人別路而上至一大門勢侔樓閣門有數人俯伏而候門人示金印讀玉簡劃然開門門人引工人上纔入門爲風雲擁而去因無所覩唯聞門人云好去爲吾致意於赤城貞伯須臾雲開已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頂洞中出後詢陰隱客家時人云已三四世矣開井之由皆不能知工人自尋其路唯見一巨坑乃崩井之所爲也時貞元七年矣工人尋吾家人了不知處自後不樂人間遂不食五穀信足而行數年後有人於劍閣鷄冠山側近逢之後莫知所在出博異志

譚宜

譚宜者陵州民叔皮子也開元末年生生而有異墮地能言數歲之中身逾六尺髭髯風骨不與常兒同不飲不食行及奔馬二十餘歲忽失所在遠近異之以爲神人也至

是父母思念鄉里追立廟以祀之大曆元年丙午忽然到
家即霞冠羽衣真儒流也白父母曰兒爲僊官不當久有
人世雖父母憶念又不宜作此祠廟恐物所憑妄作威福
以害於人請爲毀之廟基之下昔藏黄金甚多撤廟之後
鑿地取金可以分濟貧民散遺鄉里矣言訖騰空而去如
其言毀廟掘地皆得金焉所掘之處靈泉湧出澄澈異常
積雨不加至旱不減郡邑禱祝必有靈應因名譚子池亦
謂之天池進士周郭籓爲詩以記其事曰澄水一百步世
名譚子池余詰陵陽叟此池當因誰叟老謂余說本郡譚
叔皮開元末年中生子字阿宜墜地便能語九歲多髮眉
不飲亦不食未嘗言渴饑十五能行走快馬不能追二十
入山林一去無還期父母憶念深鄉閭爲立祠大曆元年

春此兒忽來歸頭冠簪鳳凰身著霓裳衣普遍拯疲俗丁
寧告親知余爲神仙官下界不可祈恐爲妖魅假不如早
平夷此有黄金藏鎮在茲廟基發掘散生聚可以救貧羸
金出纔靈泉湛若清琉璃孤澄表符瑞水旱無竭時言訖
辭沖虛杳靄上玄微凡情留不得攀望衆號悲享禀神僊
誠徹廟斸開窺果獲無窮寶均融沾困危巨源出嶺頂噴
湧世間稀異境流千古終年福四維出仙傳拾遺

王可交

王可交蘇州崑山人也以耕釣自業居於松江南趙屯村
年三十餘莫知有真道常取大魚自喜以棍擊殺貴之橋
蒜韭以食常謂樂無以及一日棹漁舟方擊楫高歌入江
行數里間忽見一綵畫花舫漾于中流有道士七人皆年
少玉冠霞帔服色各異侍從十餘人總角雲鬟又四人黄
衣乘舫一人呼可交以姓名方驚異不覺漁舟已近舫側
一道士令總角引可交上舫見七人面前各有青玉盤酒
器果子皆瑩徹有光可交莫識又有女妓十余人悉持樂
器可交遠立於筵末遍拜七人共視可交一人曰好骨相
合僊生於凡賤骨間已多破矣一人曰與酒喫侍者瀉酒
而樽中酒再三瀉之不出侍者具以告道士曰酒是靈物
必得入口當換其骨瀉之不出亦乃命也一人又曰與栗
吃俄一人於筵上取二栗付侍者與可交令便吃視之其
栗青赤光如棗長二寸許齧之有皮非人間之栗肉脆而
甘如飴久之食方盡一人曰王可交已見之矣可令去命
一黄衣送上岸於船邊覔所乘漁舟不見黄衣曰不必漁

舟但合眼自到於是合眼若風水林木浩浩之聲令開眼
已到失黄衣所在但見峯峦重疊松栢參天坐於草中石
上及望見有門樓人出入俄頃採樵者并僧十餘人到問
可交何人可交具以前事對又問何日離家可交曰今日
早離家又問今日是何日對是三月三日樵者與僧驚今
日是九月九去三月三日已半年餘可交問地是何所僧
曰此是天台山瀑布寺前也又問此去華亭多少地僧曰
水陸千餘里可交自訝不已乃爲僧邀歸寺設食可交但
言飽不喜聞食氣唯飲水耳衆僧審問極異之乃以狀白
唐興縣以達台州以聞越州廉使王渢素奉道召之見極
以爲非常之事神僊變化不可測也可交身長七尺餘儀
皃殊異言語清爽渢歎曰此誠真僊人也又以同姓益敬

之餘以道服而遣人至蘇州以詰其實具言三月三日可交乘漁舟入江不歸家人尋得漁舫謂墮江死漉之無跡妻子以招魂葬訖王濕具以表聞詔甚稱異後可交却歸鄉里備話歷歷及與鄉人到江上指所逢花船之處依然可交食棗後已絕穀動靜若有神助不復耕釣乃挈妻子往四明山二十餘年後出明州賣藥使人沽酒得錢但施於人時言藥則壺公所授酒則餘杭阿母相傳藥極去疾酒甚醉人明州里巷皆言王仙人藥酒世間不及道俗多畫其形像有患疖及邪魅者畫於其側即愈後三十餘年却入四明山不復出今人時有見之者 出續神仙傳

楊通幽

楊通幽本名什伍廣漢什邡人幼遇道士教以檄召之術

受三皇天文役命鬼神無不立應驅毒厲剪氛邪禳水旱致風雨是皆能之而木訥疎傲不拘於俗其術數變異遠近稱之玄宗幸蜀自馬嵬之後屬念貴妃往往輟食忘寐近侍之臣密令求訪方士冀少安聖慮或云楊什伍有考召之法徵至行朝上問其事對曰雖天上地下冥寞之中鬼神之內皆可歷而求之上大悅於內置場以行其術是夕奏曰已於九地之下鬼神之中遍加搜訪不知其所上曰妃子當不墜于鬼神之伍矣二日夜又奏曰九天之上星辰日月之間虛空杳冥之際亦遍尋訪而不知其處上悄然不懌曰未歸天復何之矣炷香冥爛彌加懇至三日夜又奏曰於人寰之中山川岳瀆祠廟之內十洲三島江海之間亦遍求訪莫知其所後於東海之上蓬萊之頂南宮西廡有群仙所居上元女仙太真者即貴妃也謂什伍曰我太上侍女隸上元宮聖上太陽朱宮真人偶以宿緣世念其願頗重聖上降居於世我謫於人間以為侍衛耳此後一紀自當相見願善保聖體無復意念也乃取開元中所賜金釵鈿合各半玉龜子一寄以為信曰聖上見此自當醒憶矣言訖流涕而別什伍以此物進之上潸然良久乃曰師昇天入地通幽達冥真得道神仙之士也手筆賜名通幽賜物千段金銀各千兩良田五千畝紫霞帔白玉簡特加禮異暇日問其所受之道曰臣師乃西城王君青城真人昔於後城山中教以召命之術曰可以輔贊太平之君然後方得飛昇之道戒以護氣希言目不妄視絕聲利遠囂塵則可以凌三界登太清矣又問昇天入地何

門而往何所為礙曰得道之人入火不焚入水不濡躡虛如履實觸實如蹈虛雖所以然者形與道合道無不在毫芒之細萬物之衆道皆居之上善其對居數載乃登後城山葺靜室於其頂將還其家門人言天真累降於靜室一旦與群真俱去 出仙傳拾遺

孫思邈　司馬承禎　尹君

孫思邈

孫思邈雍州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亦好釋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嘆曰此聖童也但恨其器大識小難為用也後周宣帝時思邈以王室多故遂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為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常謂所親曰過是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人及唐太宗即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羡門廣成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唐顯慶七年高宗召見拜諫議大夫又固辭不受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

焉當時名士如宋之問孟詵盧照鄰等皆執師弟之禮以事焉思邈嘗從幸九成宮照鄰留在其宅時庭前有大梨樹照鄰為之賦其序曰癸酉之歲余臥疾長安光德坊之官舍戶老云是鄱陽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處士孫思邈道洽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至于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閎安期先生之儔也自云開皇辛酉歲生年九十三矣察之鄉里咸云數百歲又共話周齊間事歷歷如目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然猶視聽不衰神彩甚茂可謂古之聰明博達不死者也時照鄰有盛名而染惡疾嗟稟受之不同昧遐夭之殊致因問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循而為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瘤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乏竭而為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則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失度日月錯行彗孛流飛此天地之危沴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時川源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人和之以道德輔之以政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

消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其文學也頴出如是其道術也不可勝紀焉初魏徵等受詔修齊梁周隋等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於思邈口以傳授有如目覩東臺侍郎孫處約嘗將其五子侹儆俊侑佺以謁思邈思邈曰俊當先貴侑當晚達佺最居重位禍在執兵後皆如其言太子詹事盧齊卿自幼時請問人倫之事思邈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孫當為屬吏可自保也齊卿後為徐州刺史思邈孫溥果為徐州蕭縣丞邈初謂齊卿言時溥猶未生而預知其事凡諸異跡多如此焉永淳元年卒遺令薄葬不藏冥器不奠生牢經月

餘顏貌不改舉尸就木空衣而已時人異之自注老子莊子撰千金方三十卷福祿論三十卷攝生真籙枕中素書會三教論各一卷開元中復有人見隱於終南山與宣律師相接每來往參請宗旨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司備香燈凡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宣律師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時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腦將為藥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救護宣公辭曰貧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人因至思邈謂曰我知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十首若能示予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無所悋有頃捧方而至思邈曰爾但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漲數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又嘗有神仙降謂思邈曰爾所著

千金方濟人之功亦已廣矣而以物命為藥害物亦多必為尸解之仙不得白日輕舉矣昔真人桓闓謂陶貞白事亦知之固吾子所知也其後思邈取草木之藥以代䖟蟲水蛭之命作千金方翼三十篇每篇有龍宮仙方一首行之於世及玄宗避羯胡之亂西幸蜀既至蜀夢一叟鬚鬢盡白衣黃襦再拜于前已而奏曰臣孫思邈也廬於峨眉山有年矣今聞鑾駕幸成都臣故候謁玄宗曰我熟識先生名久矣今先生不遠而至亦將有所求乎思邈對曰臣隱居雲泉好餌金石藥聞此地出雄黃願以八十兩為賜脫遂臣請幸降使齎至峨眉山玄宗諾之悸然而寤即詔寺臣陳忠盛挈雄黃八十兩往峨眉宜賜思邈忠盛既奉詔入峨眉至屏風嶺見一叟貌甚俊古衣黃襦立於嶺下

謂忠盛曰汝非天子使乎我即孫思邈也忠盛曰上命以雄黃賜先生其叟僂而受既而曰吾蒙天子賜雄黃今有表謝屬山居無翰墨天使命筆札傳寫以進也忠盛即召吏執牘染翰叟指一石曰表本在石上君可錄焉忠盛目其石果有硃字百餘實表本也遂謄寫其字寫畢視其叟與石俱亡見矣於是具以其事聞於玄宗玄宗因問忠盛叟之貌與夢者果同由是益奇之自是或隱或見咸通末山下民家有兒十餘歲不食葷血父母以其好善使於白水僧院為童子忽有遊客稱孫處士周遊院中訖袖中出湯末以授童子曰為我如茶法煎來處士呷少許以餘湯與之覺湯極美願賜一碗處士曰此湯為汝來耳即以末方寸匕更令煎喫因與同侶話之出門處士已去矣童子亦乘空而飛衆方驚異顧視煎湯銚子已成金矣其後亦時有人見思邈者出仙傳拾遺及宣室志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博學能文攻篆迴為一體號曰金剪刀書隱於天台山玉霄峯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術則天累徵之不起睿宗雅尚道教屢加尊異承禎方赴召睿宗問陰陽術數之事承禎對曰老子經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且心目所見知每損之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智慮哉睿宗曰理身無為則清高矣理國無為如之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曰留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乃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無為而成無為之旨理國之要睿宗深賞異留之欲

加寵位固辭無何告歸山乃賜寶琴花帔以遣之公卿多賦詩以送常侍徐彦伯撮其美者三十餘篇爲製序名曰白雲記見傳於世時盧藏用早隱終南山後登朝居要官見承禎將還天台藏用指終南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在天台承禎徐對曰以僕所觀乃仕途之捷徑耳藏用有慙色玄宗有天下深好道術累徵承禎到京留於內殿頗加禮敬問以延年度世之事承禎隱而微言玄宗亦傳而祕之故人莫得知也由是玄宗理國四十餘年雖祿山犯闕鑾輿幸蜀及爲上皇回又七年方始晏駕誠由天數豈非道力之助延長耶初玄宗登封太嶽回問承禎五嶽何神主之對曰嶽者山之巨能出雲雨潛儲神仙國之望者爲之然山林之神也亦有仙官主之于是詔五嶽於山

頂列置仙官廟自承禎始也又蜀女眞謝自然泛海將詣蓬萊求師船爲風飄到一山見道人指言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此眞良師也蓬萊隔弱水三十萬里非舟楫可行非飛仙無以到自然乃回求承禎受度後白日上昇而去承禎居山修行勤苦年一百餘歲童顏輕健若三十許人有弟子七十餘人一旦告弟子曰吾自居玉霄峯東望蓬萊常有眞靈降駕今爲東海青童君東華君所召必須去人間俄頃氣絶若蟬蛻然解化矣弟子葬其衣冠爾

尹君

唐故尚書李公[redacted]鎮北門時有道士尹君者隱晉山不食粟常餌柏葉雖髮盡白而容狀若童子往往獨遊城市里中有老父年八十餘者顧謂人曰吾孩提時嘗見李翁言李翁吾外祖也且曰我年七歲已識尹君矣迨今七十餘年而尹君容狀如舊得非神仙乎吾且老自度能幾何爲人間人汝方壯當志尹君之容狀自是及今七十餘歲矣而尹君曾無老色豈非以千百歲爲瞬息耶北門從事馮翊嚴公綬好奇者聞尹之得道每旬休卽驅駕而詣焉其後嚴公自軍爲司馬爲北門帥遂迎尹君至府庭館於公署終日與同席常有異香自肌中發公益重之公有女弟學浮圖氏嘗曰佛氏與黃老固殊致且怒其兄與道士遊後一日密以堇斟致湯中命尹君飲之尹君既飲驚而起曰吾其死乎俄吐出一物甚堅有異香發其中公命剖而視之眞麝臍也自是尹君貌衰齒墮其夕卒於館中嚴公

既知女弟之所爲也怒且甚卽命部將治其喪後二日葬尹君於汾水西二十里明年秋有照聖觀道士朱太虛因投龍至晉山忽遇尹君在山中太虛驚而問曰師何爲至此耶尹君笑曰吾去歲在北門有人以堇斟飲我者我故示之以死然則堇斟安能敗吾眞耶言訖忽亡所見太虛竊異其事及歸具白嚴公曰吾聞仙人不死脫有死者乃尸解也不然何變異之如是耶將命發其墓以驗之然慮惑於人遂止其事 出宣室志

太平廣記卷第二十一

太平廣記卷第二十二　神僊二十二

羅公遠　僕僕先生　藍采和

羅公遠

羅公遠本鄂州人也刺史春設觀者傾郡有一白衣人長
丈餘貌甚異隨羣衆而至門衛者皆怪之俄有小童傍過
叱曰汝何故離本處驚怖官司耶不速去其人遂攝衣而
走吏乃擒小童至廳所具白於刺史刺史問其姓名云姓
羅名公遠自幼好道術適見守江龍上岸看某趣令回刺
史不信曰須令我見本形曰請俟後日至期於水濱作一
小坑深纔一尺去岸丈餘引水入刺史與郡人並看逡巡
有魚白色長五六寸隨流而至騰躍漸大青煙如線起自
坎中少頃黑氣滿空咫尺不辨公遠曰可以上律亭矣未

至電光注雨如瀉須臾即定見一大白龍於江心頭與雲
連食頃方滅時玄宗酷好仙術刺史具表其事以進時玄
宗與張果葉法善碁二人見之大笑曰村童事亦何解乃
各握碁子十數枚問曰此有何物曰空手及開果無並在
公遠處方大駭異令與張葉等齒坐劒南有果初進名為
日熟子張與葉以術取每過午必至其日暨夜都不到相
顧而語曰莫是羅君否時天寒圍爐公遠笑於火中素插
一筯及此除之遂至葉詰使者云欲到京焰火亘天無路
可過適火歇方得度從此衆皆敬伏開元中中秋望夜時
玄宗於宮中翫月公遠奏曰陛下莫要至月中看否乃取
拄杖向空擲之化為大橋其色如銀請玄宗同登約行數
十里精光奪目寒色侵人遂至大城闕公遠曰此月宮也

見僊女數百皆素練寬衣舞於廣庭玄宗問曰此何曲也
曰霓裳羽衣也玄宗密記其聲調遂回却顧其橋隨步而
滅且召伶官依其聲調作霓裳羽衣曲時武惠妃尤信金
剛三藏玄宗幸功德院忽苦背痒公遠折竹枝化七寶如
意以進玄宗大悅顧謂三藏曰上人能致此乎曰此幻化
耳臣為陛下取真物乃袖中出七寶如意以進公遠所進
者即時化為竹枝耳及玄宗幸東洛武妃同行在上陽宮
麟趾殿方將修殿其庭有大方梁數丈徑六七尺時公遠
葉尊師金剛三藏皆侍從焉玄宗謂葉尊師曰吾方閑悶
可試小法以為樂也師試為朕舉此方木葉受詔作法方
木一頭揭數尺而一頭不起玄宗曰師之神力何其失耶
葉曰三藏使金剛善神衆壓一頭故不舉時玄宗奉道武

妃宗釋武妃頗有悅色三藏亦陰心自慶惟公遠低頭微
哂玄宗謂三藏曰師神呪有功葉不能及可為朕呪法善
入澡瓶乎三藏受詔置瓶使法善敷座而坐遂呪法大佛
頂真言未終遍葉身欻欻就瓶不三二遍葉舉至瓶嘴遍
訖拂然而入瓶玄宗不悅良久謂三藏曰師之功力當得
自在既使其入能為出乎三藏曰是僧之本法也即呪之
誦佛頂真言數遍葉都不出玄宗曰朕之法師今為三藏
所呪而沒不得見矣武妃失色三藏大懼玄宗謂公遠曰
將若之何得法善旋矣公遠笑曰法善不遠良久高力士
奏曰葉尊師入玄宗大驚曰銅瓶在此自何所來引入問
之對曰寧王邀臣喫飯面奏的不放臣適寧王家食訖而
來不因一呪何以去也玄宗大笑武妃三藏皆賀已而使

葉設法鎖於是取三藏金襴袈裟摺之以盆覆之葉禹步叩齒繞三匝曰太上老君攝去盆下袈裟之綫隨色皆攝各爲一聚三藏曰惜哉金襴至毀如此玄宗曰可正乎葉曰可又覆之呪曰太上老君正之啓之袈裟如故葉又取三藏鉢燒之烘赤手捧以合三藏頭失聲而走玄宗大笑公遠曰陛下以爲樂乃道之末法也葉師何用逞之玄宗曰師不能爲朕作一術以懽朕耶公遠曰請更問三藏法術何如三藏曰貧道請收固袈裟試令羅公取取不得則羅公輸取得則僧輸於是令就道場院爲之三藏結壇焚香自於壇上跏趺作法取袈裟貯之銀合又安數重木函皆有封鎖置於壇上玄宗與武妃葉公皆見中有一重菩薩外有一重金甲神人外以一重金剛圍之賢聖比肩環

繞甚嚴三藏觀守目不暫捨公遠坐繩床言笑自若玄宗與葉公皆觀之數食頃玄宗曰何太遲遲得無勞乎公遠曰臣鬭力安敢自衒其能但在陛下使三藏啓觀耳令開函取袈裟雖封鏁依然中已空矣玄宗大笑公遠奏曰請令人於臣院内㯰弟開櫃取來即令中使取之須臾袈裟至玄宗問之公遠曰菩薩力士聖之中者甲兵諸神道之小者皆可功參上界至於太上至真之妙非術士所知適使玉淸神女取之則菩薩金剛不見其形取若坦途何礙之有玄宗大悦賞賚無數而葉公三藏然後伏焉時玄宗欲學隱遁之術對曰陛下玉書金格以簡於九清矣真人降化保國安人誠宜習唐虞之無爲繼文景之儉約却寶劒而不御棄名馬而不乘豈可以萬乘之尊四海之貴宗

廟之重社稷之大而輕徇小術爲戲翫之事乎若盡臣術必懷璽入人家困於魚服矣玄宗怒罵之遂走入殿柱中數玄宗之過玄宗愈怒易柱破之復入下磶中又易磶破之爲數十片悉有公遠之形玄宗謝之乃如故玄宗後又堅學隱形之術強之不已因而教焉然託身隱常有不盡或露裾帶或見影跡玄宗怒斬之其後數歲中使輔仙玉奉使入蜀見公遠於黑水道中披雲霞衲被策杖徐行仙玉策馬追之常去十餘步竟莫能及仙玉呼曰天師雲水適意豈不念内殿相識耶公遠方佇立顧之仙玉下馬拜謁訖從行數里官道側俯臨長溪旁有巨石相與渡溪據石而坐謂仙玉曰吾棲息林泉以修真爲務自晉咸和年入蜀訪師諸山久晦名跡聞天子好道崇玄乃捨烟霞放

曠之樂冒塵世腥羶之路混跡爵賞之塵宂閫螻蟻之境不以爲倦者蓋欲以至道之貴俯教於人主耳聖上延我於別殿遐以靈藥爲索我告以人間之腑臓血克積三田未虛六氣未潔請俟他日以授之以十年爲限不能守此誠約加我以丹頸之戮一何遑遽哉然得道之人與道氣混合豈可以世俗兵刃水火害於我哉但念主上列丹華之籍有玉京交契之舊躬欲度之眷眷之情不能已已因袖中出書一緘謂仙玉曰可以此上聞云我姓維名厶遂靜真先生弟子也上必寤焉言罷而去仍以蜀當歸爲寄遂失所在仙玉還京師以事及所寄之緘奏焉玄宗覽書憫然不懌仙玉出公遠已至因卽引謁玄宗曰先生何改名姓耶對曰陛下嘗去臣頭固改之耳羅字去頭維字

也公字去頭厶字也遠字去頭辵字也玄宗稽首陳過願捨其尤公遠欣然曰蓋戲之耳夫得神仙之道者劫運之災陽九之數天地淪毀尚不能害况兵刃之屬那能爲害也異日玄宗復以長生爲請對曰經有之焉我命在我匪由於他當先内求而外得也刳心滅智草衣木食非至尊所能因以三峯歌八首以進焉其大旨乃玄素黄赤之使還嬰泝流之事玄宗行之逾年而神逸氣旺春秋愈高而精力不憊歲餘公遠去不知所之天寶末玄宗幸蜀又於劍門奉迎鑾輅衛至成都拂衣而去及玄宗自蜀還京方悟蜀當歸之寄矣（出神仙感遇傳及仙傳拾遺逸史等書）

僕僕先生

僕僕先生不知何許人也自云姓僕名僕莫知其所由來

家於光州樂安縣黄土山凡三十餘年精思餌杏丹衣服飲食如常人賣藥爲業開元三年前無棣縣令王滔寓居黄土山下先生過之滔命男弁爲主善待之先生因授以杏丹術時弁舅吳明珪爲光州别駕弁在珪舍頃之先生乘雲而度人吏數萬皆覩之弁乃仰告曰先生教弁丹術未成柰何捨我而去時先生乘雲而度已十五過矣人莫測及弁與言觀者皆愕或以告刺史李休光休光召明珪而詰之曰子之甥乃與妖者友子當執其舅因令弁往召之弁至舍而先生至具以狀白先生曰余道者不欲與官人相遇弁曰彼致禮便當化之如妄動失節當威之使心伏於道不亦可乎先生曰善乃詣休光府休光踞見且詬曰若仙當遂往矣今去而復來妖也先生曰麻姑蔡經王方平孔申二茅之屬問道於余余説之未畢故止非他也休光愈怒叱左右執之龍虎見於側先生乘之而去去地丈餘玄雲四合斯須雷電大至碎庭槐十餘株府舍皆震壞觀者無不奔潰休光懼而走失頭巾直吏收頭巾引妻子跣出府因徙宅焉休光以狀聞玄宗乃詔改樂安縣爲仙居縣就先生所居舍置仙堂觀以黄土村爲仙堂村縣尉嚴正誨護營築焉度王弁爲觀主兼諫議大夫號通真先生弁因餌杏丹却老至大曆十四年凡六十六歲而狀可四十餘筋力稱是其後果州女子謝自然白日上昇當自然學道時神仙頻降有姓崔者亦云名崔有姓杜者亦云名杜其諸姓亦爾則與僕僕先生姓名相類矣無乃神仙降於人間不欲以姓名行於時俗乎後有人於義陽郊

行者日暮不逹前村忽見道旁草舍因往投宿室中惟一老人問客所以答曰天陰日短至此昏黑欲求一宿老人云宿卽不妨但無食耳久之客苦饑甚老人與藥數丸食之便飽既明辭去及其還也忽見老人乘五色雲去地數十丈客便識禮拜之漸遠客至安陸多爲人説之縣官以爲惑衆繫而詰之客云實見神仙然無以自免乃向空祝曰仙公何事見今受不測之罪言訖有五色雲自北方來老人在雲中坐客方見釋縣官再拜問其姓氏老人曰僕僕野人也有何名姓州司畫圖奏聞勑令於草屋之所立僕僕先生廟今見在（出異聞集及廣異記）

藍采和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常衣破藍衫六銙黑木腰帶闊三

寸餘一脚着靴一脚跣行夏則衫內加絮冬則臥於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常醉踏歌老少皆隨看之機捷諧謔人問應聲答之笑皆絕倒似狂非狂行則振靴言踏歌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蒼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峩歌詞極多率皆仙意人莫之測但以錢與之以長繩穿拖地行或散失亦不回顧或見貧人即與之及與酒家周遊天下人有爲兒童時至及斑白見之顏狀如故後踏歌於濠梁間酒樓乘醉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於雲中擲下靴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 出續仙傳

太平廣記卷第二十二

太平廣記卷第二十三　神僊二十三

王遠知　益州老父　崔生
馮俊　呂生　張李二公

王遠知

道士王遠知本瑯琊人也父曇選陳揚州刺史遠知母駕部郎中丁超女也常夢彩雲靈鳳集其身上因而有娠又聞腹中聲沙門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爲神仙宗伯遠知少聰敏博綜羣書初入茅山師事陶弘景傳其道法及隋煬帝爲晉王鎮揚州起玉清玄壇邀遠知主之使王子相柳顧言相次召之遠知遂來謁見斯須而鬚髮變白晉王懼而遣之少選又復其舊唐高祖之龍潛遠知嘗密傳符命武德中秦王世民與房玄齡微服以謁遠知遠知

迎謂曰此中有聖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實告遠知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愛也太宗登極將加重位固請歸山貞觀九年潤州茅山置太平觀并度二七人降璽書慰勉之後謂弟子潘師正曰見仙格以吾小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白日昇天今見召爲少室山伯將行在即翌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卒年一百二十六歲謚曰昇玄先生 出談賓錄

益州老父

唐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攜一藥壺於城中賣藥得錢即轉濟貧乏自常不食時即飲淨水如此經歲餘百姓稍之有疾得藥者無不愈時或自遊江岸凝眸永日又或登高引領不語竟日每遇有識者必告之曰大人一身便知

一國也人之心卽帝王也傍列臓腑卽內輔也外張九竅卽外臣也故心有病則內外不可救之又何異君亂于上臣下不可正之哉但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不使亂求不使狂思不使嗜慾不使迷惑則心先無病心先無病則內輔之臓腑雖有病不難療也外之九竅亦無由受病矣況藥亦有君臣有佐有使苟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其宜如以佐之藥用之以使使之藥用之以佐小不當其用必自亂也又何能攻人之病哉此又象國家治人也老夫用藥常以此爲念每遇人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針悉納其病以至於良醫白遜名藥不效猶不知治身之病後時矣悲夫士君子記之忽一日獨詣錦川解衣淨浴探壺中惟選一丸藥自吞之謂衆

人曰老夫罪已滿矣今却歸島上俄化一白鶴飛去衣與藥壺並沒於水求尋不見 出[illegible]相錄

崔生

進士崔偉嘗遊青城山乘驢歇鞍收放無僕使驢走趂不及約行二十餘里至一洞口已昏黑驢復走入崔生畏懼兼困遂寢及曉覺洞中微明遂入去又十里出洞門望見草樹巖壑悉非人間所有金城絳闕被甲者數百見生呵問答曰塵俗賤士願謁仙翁守吏趨報良久召見一人居玉殿披羽衣身可長丈餘鬢髮皓素侍女滿側皆有所執延生上殿與語甚喜留宿酒饌備極珍豐明日謂生曰此非人世乃仙府也驢走蓋遣子之來遂某惟一女願事君子此亦冥數前定不可免也生拜謝顧左右令將青合來取藥兩丸與生服訖覺腑臓清瑩逡巡摩搔皮若蟬蛻視鏡如嬰孩之貌至夕有霓旌羽蓋仙樂步虛與妻相見眞人空際皆以崔郞爲戲每朔望仙伯乘鶴上朝某宮云某階品尙以卑末得在天眞之列必與崔生別翩翻於雲漢之內歲餘嬉遊佚樂無所比因問曰某血屬要與一訣非有繫著也請暫回仙翁曰不得淹留謎罪極大與符一道云恐遭禍患此可隱形然愼不得遊宮禁中臨別更與符一道云甚急卽開却令取所乘驢付之到京都試往人家皆不見便入苑囿大內會劒南進太眞妃生日錦繡乃竊其尤者以翫上口晝日賊無計至此乃召羅公遠作法訖持朱書照之寢殿戶外後果得具本末上不信令笞死忽記先翁臨行之符遂發公遠與捉者皆僵仆良久能起

卽啓玄宗曰此已居上界殺之必不得假使得之臣輩便受禍亦非國家之福玄宗乃釋之親召與語曰汝莫妄居遂令百人具兵仗同衛士同送且覘其故却至洞口復見金城絳闕仙伯嚴侍衛出門呼曰崔郞不記吾言幾至顚蹶崔生拜訖將前送者亦欲隨至仙翁以杖畫成澗深澗各數丈令召崔生妻至擲一領巾過作五色綵橋遣生登隨步卽滅既度崔生回首曰卽如此可以歸矣須臾雲霧四起咫尺不見唯聞鸞鶴笙歌之聲半日方散還望惟空山而已不復有物也 出逸史

馮俊

唐貞元初廣陵人馮俊以傭工資生多力而愚直故易售常遇一道士於市買藥置一囊重百餘斤募能獨負者當

倍酬其直俊乃請行至六合約酬一千文至彼取資俊乃歸告其妻而後從之道士云從我行不必直至六合今欲從水路往彼得舟且隨我舟行亦不減汝直俊從之遂入小舟與俊并道士共載出江口數里道士曰無風上水不可至吾施小術令二人皆伏舟中道士獨存船上引帆持檝二人在舟中聞風浪聲度其船如在空中懼不敢動數食頃遂令開船召出至一處平湖渺然前對山嶺重疊舟人久之方悟乃是南湖廬山下星子灣也道士上岸令俊負藥船人即付船價舟人敬懼不受道士曰知汝是潯陽人要當時至以此便相假豈為辭耶舟人遂拜受之而去實江州人也遂引俊負藥於亂石間行五六里將至山下有一大石方數丈道士以小石扣之數十下大石分為二

有一童出於石間喜曰尊師歸也道士遂引俊入石穴初甚峻下十丈餘旁行漸寬平入數十步其中洞明有大石堂道士數十奕棊戲笑見道士皆曰何晚也敕俊捨藥命左右速遣來人歸前道士命左右曰此人甚饑與之飯食遂於瓷甌盛胡麻飯與之食又與一碗漿甘滑如乳不知何物也道士遂送俊出謂曰勞汝遠來少有遺汝授與錢一千文令繫腰下至家解觀之自當有異耳又問家有幾口云妻兒五口授以丹藥可百餘粒曰日食一粒可百日不食俊辭曰此歸路遠何由可知道士曰與汝圖之遂引行亂石間見一石臥如虎狀令俊騎上以物蒙石頭俊執其末如執轡焉誡令閉目候足著地即開俊如言騎石道士以鞭鞭石遂覺此石舉在空中而飛時已向晚如炊久覺足躡地開目已在廣陵郭門矣入家方始舉燭比至舍妻兒猶驚其速遂解腰下皆金錢也自此不復為人傭工廣置田園為富民焉里人皆疑為盜也後他處有盜發里人意俊同之遂繫以詣府時節使杜公亞重藥術好奇說聞俊言遂命取其金丹丹至亞手如墜地焉而失之兼言郭外所乘之石猶在遂捨之亞由是精意於道頗好燒煉竟無所成俊後壽終子孫至富焉（出原化記）

呂生

廬鄉求樂等縣連接其中道者往往而遇有呂生者居二邑間為童兒時不欲聞食氣因上山自斸黃精煮服之十年之後并餌生者俗饌並不進日覺輕健耐風寒行若飄風見文字及人語更不忘母令讀書遂欲應明經日念數

卷實非用功也自不忘耳後母逼令飧飯不肯與諸妹曰夕勸解悉不從因於酒中置豬脂自捧以飲之曰我老矣況酒道家不禁呂曰某自小不知味實進不得乃逼於口鼻噓吸之際一物自口中落長二寸餘眾共視之乃黃金人子也呂生乃偃臥不起惟言困憊其妹以香湯洗之結於呂衣帶中移時方起先是呂生年雖近六十鬢髮漆黑及是皓白母始悔之卻取金人結處如舊已不見之矣呂生恨惋垂泣再拜母出門去云往茅山更無其蹤（出逸史）

張李二公

唐開元中有張李二公同志相與於泰山學道久之李以皇枝思仕宦辭而歸張曰人各有志為官其君志也何怍焉天寶末李仕至大理丞屬安祿山之亂攜其家累自武

關出而歸襄陽寓居尋奉使至揚州途覯張子衣服澤弊佯若自失李氏有哀恤之意求與同宿張曰我主人頗有生計邀李同去既至門庭宏壯儐從璀璨狀若貴人李甚愕之曰焉得如此張戒無言且為所笑既而極備珍膳食畢命諸雜伎女樂五人悉持本樂中有持箏者酷似李之妻李視之尤切飲中而凝睇者數四張問其故李指箏者是似吾室能不眷張笑曰天下有相似人及將散張呼持箏婦以林檎繫裙帶上然後使回去謂李曰君欲幾多錢而遂其願李云得三百千當辦己事張有故席帽謂李曰可持此詣藥鋪問王老家張三令持此取三百千貫錢彼當與君也遂各散去明日李至其門亭館荒穢扃鑰久閉至復無有人行蹤乃詢傍舍求張三鄰人曰此劉道玄宅

也十餘年無居者李嘆訝良久遂持帽詣王家求錢王老令送帽問家人其女審是張老帽否云前所綴綠線猶在李問張是何人王云是五十年前來茯苓主顧今有二千餘貫錢在藥行中李領錢而回重求終不見矣尋還襄陽試索其妻裙帶上果得林檎問其故云昨夕夢見五六人追云是張仙喚擫箏臨別以林檎繫裙帶上方知張已得仙矣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二十三

太平廣記卷第二十四　神僊二十四

許宣平　劉清真　張殖

蕭靜之　朱孺子

許宣平

許宣平新安歙人也唐睿宗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結菴以居不知其服餌但見不食顏色若四十許人行如奔馬時或負薪以賣擔常掛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騰騰拄之以歸獨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路人莫問歸何處穿入白雲行翠微爾來三十餘年或拯人懸危或救人疾苦城市人多訪之不見但覽菴壁題詩云隱居三十載石室南山巔靜夜翫明月明朝飲碧泉樵人歌壟上谷鳥戲巖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多誦其詩有時

行長安於驛路洛陽同華間傳舍是處題之天寶中李白自翰林出東遊經傳舍覽詩吟之嗟嘆曰此仙詩也乃詰之於人得宣平之實白於是遊及新安涉溪登山累訪之不得乃題其菴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真人居煙嶺迷高跡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柱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歲餘是冬野火燎其菴莫知宣平蹤跡百餘年後咸通七年郡人許明奴家有嫗常逐伴入山採樵獨於南山中見一人坐石上方食桃甚大問嫗曰汝許明奴家人也我明奴之祖宣平嫗言常聞已得仙矣曰汝歸為我語明奴言我在此山中與汝一桃食之不可將出山虎狼甚多山神惜此桃嫗乃食桃甚美頃之而盡宣平遣嫗隨樵人歸家言之明奴之族甚異之傳聞於郡人其後嫗却食日

漸童顏輕健逾常中和年已後兵荒相繼居人不安明奴
徒家避難嫗入山不歸令人採樵或有見其嫗身衣藤葉
行疾如飛逐之昇林木而去（出續仙傳）

劉清真

唐天寶中有劉清真者與其徒二十人於壽州作茶人致
一馱為貨至陳留遇賊或有人導之令去魏郡清真等復
往又遇一老僧導往五臺清真等畏其勞苦五臺寺尚遠
因邀清真等還蘭若宿清真等私議疑老僧是文殊師利
菩薩乃隨僧還行數里方至蘭若殿宇嚴淨悉懷敬肅僧
為說法大啓方便清真等並發心出家隨其住持積二十
餘年僧忽謂清真等曰有大魔起汝輩必罹其患宜先為
之防不爾則當敗人法事因令清真等長跪僧乃含水遶

噴口誦密法清真等悉變成石心甚了悟而不移動須臾
之間代州吏卒數十人詣臺有所收捕至清真所居但見
荒草及石乃各罷去日晚老僧又來以水噀清真等成人
清真等悟其神靈知遇菩薩悉競精進後一月餘僧云今
復將魔起必大索汝其如之何吾欲遠送汝汝俱往否清
真等受教僧悉令閉目戒云第一無竊視敗若大事但覺
至地即當開目若至山中見大樹宜共庇之樹有藥出亦
宜哺之遂各與藥一丸云食此便不復饑但當思惟聖道
為出世津梁也言訖作禮禮畢閉目冉冉上昇身在虛空
可半日許足遂至地開目見大山林或遇樵者問其地號
乃廬山也行十餘里見大藤樹周迴可五六圍翠陰蔽日
清真等喜云大師所言奇樹必是此也各薙草而坐數日

後樹出白菌鮮麗光澤恒飄飄而動衆相謂曰此即大師
所云靈藥採共分食之中有一人紿而先食盡徒侶莫不
慍怒詬責云違我大師之教然業已如是不能毆擊久之
忽失所在仰視在樹杪安坐清真等復云君以吞藥故能
昇高其人竟不下經七日通身生綠毛忽有鶴翱翔其上
因謂十九人云我誠負汝然今已得道將捨汝謁帝於此
天之上宜各自勉以成至真耳清真等邀其下樹執別仙
者不顧遂乘雲上昇久久方滅清真等失藥因各散還人
間中山張倫親聞清真等說云然耳（出廣異記）

張殖

張殖彭州導江人也遇道士姜玄辨以六丁驅役之術授
之大曆中西川節度使崔寧嘗有密切之事差人走馬入

奏發已三日忽於案上文籍之中見所奏表淨本猶在其
函中所封乃表草耳計人馬之力不可復追憂惶不已莫
知其計知殖術召而語之殖曰此易耳不足憂也乃炷香
一罏以所寫淨表置香烟上忽然飛去食頃得所封表草
墜於殖前及使回問之並不覺進表之時封題印署如故
崔公深異之禮敬殊常問其所受道之由云某師姜玄辨
至德中於九龍觀捨力焚香數歲因捨得殘缺經四五紙
依法作壇持呪晝夜精勤本經云一十四日玄辨為九日
而應忽有黑風暴雨驚駭於人觀之雨下而壇場一濕又
有雷電霹靂亦不為驚懼良久見奇形異狀鬼神繞之亦
不為畏須臾有鐵甲兵士數千金甲兵士數千噉噪而下

亦不驚怖久之神兵行列如有所候即有天女著繡履繡衣大冠佩劍立問玄辨曰既有呼召有何所求玄辨以術數爲請六丁兵仗一時隱去自此毎日有一丁侍之凡所徵求無不立應以術授殖謂曰術之與道相須而行道非術無以自致術非道無以延長若得術而不得道亦如欲適萬里而足不行也術者雖萬端隱見未除死籙固當獲心妙域注念丹華立功以助其外鍊魄以存其內內外齊一然後可適道可以長存也我眉山中神仙萬餘人自皇人統領置宮府分曹屬以度於人吾與汝觀道之纖芥未造其玄微龍蛇之交與汝入洞府朝真師庶可以講長生之旨也師玄辨隱去二十餘歲此年龍蛇之交當隨師登峨眉入洞天不久往矣是年大曆十二年丁巳殖與玄辨隱去不復見(出仙傳拾遺)

蕭靜之

蘭陵蕭靜之舉進士不第性頗好道棄書策絕粒鍊氣結廬漳水之上十餘年而顏貌枯悴齒髮凋落一旦引鏡而怒因還居鄴下逐市人求什一之利數年而資用豐足乃置地葺居掘得一物類人手肥而且潤其色微紅歎曰豈非太歲之神將爲祟耶即烹而食之美既食盡逾月而齒髮再生力壯貌少而莫知其由也偶遊鄴都值一道士顧靜之駭而言曰子神氣若是必嘗餌仙藥也求診其脈焉乃曰子所食者肉芝也生於地類人手肥潤而紅得食者壽同龜鶴矣然當深隱山林更期至道不可自混於臭濁之間靜之如其言捨家雲水竟不知所之(出神仙感遇傳)

朱孺子

朱孺子永嘉安國人也幼而事道士王玄真居大箬巖深慕儒道常登山嶺採黃精服餌一日就溪濯蔬忽見岸側有二小花犬相趁孺子異之乃尋逐入枸杞叢下歸語玄真訝之遂與孺子俱往伺之復見二犬戲躍逼之又入枸杞下玄真與孺子共尋掘乃得二枸杞根形狀如花犬堅若石洗挈歸以煮之而孺子益薪看火三日晝夜不離竈側試嘗汁味取喫不已及見根爛告玄真來共取始食之俄頃而孺子忽飛昇在前峯上玄真驚異久之孺子謝別玄真昇雲而去別今俗呼其峯爲童子峯玄真後餌其根盡不知年壽亦隱於巖之西陶山有採捕者時或見之(出續神仙傳)

採藥民　元柳二公

採藥民

唐高宗顯慶中有蜀郡青城民不得姓名嘗採藥於青城山下遇一大薯藥斸之深數丈其根漸大如甕此人斸之不已漸深五六丈而地陷不止至十丈餘此人墮中無由而出仰視穴口大如星焉分必死矣忽旁見一穴既入稍大漸漸匍匐可數十步前視如有明狀尋之而行一里餘此穴漸高棄穴行可一里許乃出一洞口洞上有水闊數十步岸上見有數十人家村落桑柘花物草木如二三月中有人男女衣服不似今人耕夫釣童往往相遇一人驚問得來之由遂告所以乃將小舠子渡之民告之曰不食已經三日矣遂食以胡麻飯栢子湯諸葅止可數日此民覺身漸輕問其主人此是何所兼求還蜀之路其人相與笑曰汝世人不知此仙境汝得至此當是合有仙分可且留此吾當引汝謁玉皇又其中相呼云明日上巳也可往朝謁遂將此人往其民或乘雲氣或駕龍鶴此人亦在雲中徒步須臾至一城皆金玉爲飾其中宮闕皆是金寶諸人皆以次入謁獨留此人於宮門外門側有一大牛赤色形狀甚異閉目吐涎沫主人令此民禮拜其牛求乞仙道如牛吐寶物即便吞之此民如言拜乞少頃此牛吐一赤珠大踰徑寸民方欲捧接忽有一赤衣童子拾之而去民再求得青珠又爲青衣童子所取又有黃者白者皆有童子奪之民遂急以手捧牛口須臾得黑珠遂自吞之黑衣

童子至無所見而空去主人遂引謁玉皇玉皇居殿如王者之像侍者七人冠劒列左右玉女數百侍衛殿庭奇異花果馨香非世所有玉皇遂問民具以實對而民貪顧左右玉女玉皇曰汝既悅此侍衛之美乎民俯伏請罪玉皇曰汝但勤心妙道自有此等但汝修行未到須有功用不可輕致敕左右以玉盤盛仙果示民曰恣汝以手拱之所得之數也其果紺赤絕大如拳狀若世之林檎而芳香無比自手拱之所得之數即侍女之數也自度盡拱可得十餘遂以手捧之唯得三枚而已玉皇曰此汝分也初至未有位次且令前主人領往彼處敕令三女充侍別給一屋居之令諸道侶導以修行此人遂却至前處諸道流傳授真經服藥用氣洗滌塵念而三侍女亦授以道術後數朝謁每見玉皇必勉其至意其地草木常如三月中無榮落寒暑之變度如人間可一歲餘民自謂仙道已成忽中夜而歎左右問曰吾今雖得道本偶來此耳來時妻產一女纔經數日家貧不知復如何思往一省之玉女曰君離世已久妻子等已當亡豈可復尋蓋爲塵念未祛至此誤想民曰今可一歲矣妻亦當無恙要明其事耳玉女遂以告諸隣諸隣共嗟嘆之復白玉皇玉皇命遣歸諸仙等于水上作歌樂飲饌以送之其三玉女又與之别各遺以黃金一鋌曰恐至人世歸求無得以此爲費耳中女曰君至彼倘無所見思歸吾有藥在金鋌中取而吞之可以歸矣小女謂曰恐君爲塵念侵不復有仙金中有藥恐有同耳吾知君家已無處尋唯舍東一擣練石尚在吾已將藥置石

下如金中無但取此服可矣言訖見一羣鴻鵠天際飛過衆謂民曰汝見此否但從之而去衆捧民舉之民亦騰身而上便至鵠群鵠亦不相驚擾與飛空回顧猶見岸上人揮手相送可百來人乃至一城中人物甚衆問其地乃臨海縣也去蜀已甚遠矣遂鬻其金爲資糧經歲乃至蜀時開元末年問其家無人知者有一人年九十餘云吾祖父往年因採藥不知所之至今九十年矣乃民之孫也相持而泣云姑叔父皆已亡矣時所生女適人身死其孫已年五十餘矣相尋故居皆爲瓦礫荒榛唯故碓尚在民乃毀金求藥將吞之忽失藥所在遂舉石得一玉合有金丹在焉即吞之而心中明了却記去路此民雖仙洞得道而本庸人都不能詳問其事時羅天師在蜀見民說其去處乃

云是第五洞寶仙九室之天王皇即天皇也大牛乃馱龍也所吐珠赤者吞之壽與天地齊青者五萬歲黃者三萬歲白者一萬歲黑者五千歲此民吞黑者雖不能學道但於人世上亦得五千歲耳玉皇前立七人北斗七星也民得藥服却入山不知所之蓋去歸洞天矣出原仙記

元柳二公

元和初有元徹柳實者居于衡山二公俱有從父爲官浙右李庶人連累各竄於驩愛州二公共結行李而往省焉至於廉州合浦縣登舟而欲越海將抵交阯艤舟於合浦岸夜有村人饗神簫鼓喧譁舟人與二公僕吏齊往看焉夜將午俄颶風欻起斷纜漂舟入于大海莫知所適罥長鯨之鬐搶巨鼇之背浪浮雪嶠日涌火輪觸蛟室而梭停撞蜃樓而瓦解擺簸數四幾欲傾沉然後抵孤島而風止二公愁悶而陟焉見天王尊像瑩然於嶺所有金爐香燼而別無一物二公周覽之次忽覩海面上有巨獸出首四顧若有察聽牙森劍戟目閃電光良久而没逡巡復有紫雲自海面湧出漫衍數百步中有五色大芙蓉高百餘尺葉葉而綻內有帳幄若繡綺錯雜耀奪人眼又見虹橋忽展直抵於島上俄有雙鬟侍女捧玉合持金爐自蓮葉而來天尊所易其殘燼炷以異香二公見之前告叩頭辭理哀酸求返人世雙鬟不答二公請益良久女曰子是何人而遽至此二公具以實白之女曰少頃有玉虛尊師當降此島與南溟夫人會約子但堅請之將有所遂言訖有道士乘白鹿馭彩霞直降于島上二公並拜而泣告尊師憫

之曰子可隨此女而謁南溟夫人當有歸期可無礙矣尊師語雙鬟曰余暫修眞畢當詣彼二子受教至帳前行拜謁之禮見一女未笄衣五色文彩皓玉凝肌紅流膩艶神澄沆瀣氣肅滄溟二子告以姓字夫人哂之曰昔時天台有劉晨今有柳實昔有阮肇今有元徹昔時有劉阮今有元柳莫非天也設二榻而坐俄頃尊師至夫人迎拜遂還坐有仙娥數輩奏笙簧簫笛旁列鸞鳳之歌舞雅合節奏二子恍惚若夢于鈞天即人世罕聞見矣遂命飛觴忽有玄鶴銜彩牋自空而至曰安期生知尊師赴南溟會暫請枉駕尊師讀之謂玄鶴曰尋當至彼尊師謂夫人曰與安期生間闊千年不値南遊無因訪話夫人遂促侍女進饌玉器光潔夫人對食而二子不得餉尊師曰二子雖未合

餉然爲求人間之食而餉之夫人曰然即別進饌乃人間味也尊師食畢懷中出丹篆一卷而授夫人夫人拜而受之遂告去回顧二子曰子有道骨歸乃不難然邂逅相遇合有靈藥相貺子但宿分自有師吾不當爲子師耳二子拜尊師遂去俄海上有武夫長數丈衣金甲仗劍而進曰奉使天眞清進不謹法當顯戮今已行刑遂趨而沒夫人命侍女紫衣鳳冠者曰可送客去而所乘者何侍女曰有百花橋可馭二子二子感謝拜別夫人贈以玉壺一枚高尺餘夫人命筆題玉壺詩贈曰來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花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俄有橋長數百步欄檻之上皆有異花二子於花間潛窺見千龍萬蛇遞相交遶爲橋之柱又見昔海上獸已身首異處浮於

波上二子因詰使者使者曰此獸爲不知二君故也使者曰我不當爲使而送子蓋有深意欲奉託強爲此行遂襟帶間解一琥珀合子中有物隱隱若蜘蛛形狀謂二子曰吾輩水仙也水仙陰也而無男子吾昔遇番禺少年情之至而有子未三歲合棄之夫人命與南嶽神爲子其來久矣聞南岳回鴈峯使者有事於水府返日憑寄吾子所弄玉環往而使者隱之吾頗爲恨望二君子爲持此合子至回鴈峯下訪使者廟而投之當有異變倘得玉環爲送吾子吾子亦自當有報効耳愼勿啓之二子受之謂使者曰夫人詩云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何也曰子歸有事但扣玉壺當有鴛鴦應之事無不從矣又曰玉虛尊師云吾輩自有師師復是誰曰南岳太極先生耳當自

遇之遂與使者告別橋之盡所即昔日合浦之維舟處回視已無橋矣二子詢之時已一十二年驩愛二州親屬已殞謝矣問道將歸衡山中途因餒而扣壺遂有鴛鴦語曰若欲飲食前行自遇耳俄而道左有盤饌豐備二子食之而數日不思他味尋即達家昔日童稚已弱冠矣然二子妻各謝世已三晝家人輩悲喜不勝曰人云郎君亡沒大海服闋已九秋矣二子厭人世體以清虛視妻子喪不甚悲感遂相與直抵回鴈峯訪使者廟以合子投之倏有黑龍長數丈激風噴電折樹撥屋霹靂一聲而廟立碎二子戰慄不敢熟視空中乃有擲玉環者二子取之而送南岳廟及歸有黃衣少年持二金合子各到二子家曰郎君令持此藥曰還魂膏而報二君子家有斃者雖一甲子猶能

塗頂而活受之而使者不見二子遂以活妻室後共尋雲水訪太極先生而曾無影響悶却歸因大雪見大叟負樵而鬻二子哀其衰邁飲之以酒覩樵擔上有太極字遂禮之爲師以玉壺告之叟曰吾貯玉液者亡來數十甲子甚喜再見二子因隨詣祝融峯自此而得道不重見耳出續仙傳

太平廣記卷第二十五

葉法善　邢和璞

葉法善

葉法善字道元本出南陽葉邑今居處州松陽縣四代修道皆以陰功密行及劾召之術救物濟人母劉因晝寐夢流星入口吞之乃孕十五月而生年七歲溺於江中三年不還父母問其故曰青童引我飲以雲漿故少留耳亦言青童引朝太上太上頷而留之弱冠身長九尺額有二午性淳和潔白不茹葷辛常獨處幽室或遊林澤或訪雲泉自仙府歸還已有役使之術遂入居卯酉山其門近山巨石當路每環迴爲徑以避之師投符起石須臾飛去路乃平坦衆共驚異常遊括蒼白馬山石室內遇三神人皆錦衣寶冠謂師曰我奉太上命以密旨告子子本太極紫微左仙卿以校錄不勤謫於人世速宜立功濟人佐國功滿當復舊任以正一三五之法令授於子又勤行助化宜勉之焉言訖而去自是沫蕩精怪掃馘凶祆所在經行以救人爲志叔祖靖能頗有神術高宗時入直翰林爲國子祭酒武后監國南遷而終初高宗徵師至京拜上卿不就請度爲道士出入禁內及欲告成中岳扈從者多疾凡嚶呪病皆愈二京受道籙者文武中外男女弟子千餘人所得金帛並修宮觀卹孤貧無吝惜久之辭歸松陽經過之地救人無數蜀川張尉之妻死而再生復爲夫婦師識之曰尸媚之疾也不速除之張死矣師投符而化爲黑氣焉相國姚崇已終之女鍾念彌深投符起之錢塘江常有巨蜃時爲人害淪溺舟楫行旅苦之投符江中使神人斬之除害殄凶玄功遐被各具本傳於四海六合名山洞天咸所周歷師年十五中毒殆死見青童曰天台茅君飛印相救於是獲蘇又師青城山趙元陽受遁甲與嵩陽韋善俊傳八史東入蒙山神人授書詣嵩山神仙授劍常行涉大水忽沉波中謂已溺死七日復出衣履不濡云暫與河伯遊蓬萊則天徵至神都請於諸名岳投奠龍璧中宗復位武三思尚秉國權師以頻察祆祥保護中宗相王及玄宗爲三思所忌竄於南海廣州人庶風仰其名北向候之師乘白鹿自海上而至止於龍興新觀遠近禮敬捨施豐多盡修觀宇焉歲餘入洪州西山養神修道景龍四年辛亥三月九日括蒼三神人又降傳太上之命汝當輔我睿宗及開元聖帝未可隱跡山巖以曠委任言訖而去時二帝未立而師號年號皆以先知其年八月果有詔徵入京追後平韋后立相王睿宗玄宗承祚繼統師於上京佐佑聖主凡吉凶動靜必預奏聞曾吐蕃遣使進寶函封曰請陛下自開無令他人知機密朝廷默然唯法善曰此是凶函請陛下勿開宜令蕃使自開玄宗從之及令蕃使自開函中弩發中蕃使死果如法善言俄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越國公景龍觀主追重精於術數明於考召有功於江湖間謚有道先生自有傳父慧明贈歙州刺史師請以松陽宅爲觀賜號淳和御製碑書額以榮鄉里明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雲鶴數百行列北來翔集故山徘徊三日瑞雲五色覆其所居是歲庚申六月三日甲申告化於上都

景龍觀弟子旣齊物尹愔覩眞仙下降之事秘而不言二
十一日詔贈金紫光祿大夫越州都督春秋百有七歲所
居院異香芬郁仙樂繽紛有靑烟直上燭天竟日方滅師
請歸葬故鄉勅度其姪潤州司馬仲容爲道士與中使監
護葬于松陽詔衢婺括三州助葬供給所須發引日勅官
縞衣祖送於國門之外開元初正月望夜玄宗移仗于上
陽宮以觀燈尚方匠毛順心結構綵樓三十餘間金翠珠
玉間厠其內樓高百五十尺微風所觸鏘然成韻以燈爲
龍鳳螭豹騰躑之狀似非人力玄宗見大悅促召師觀于
樓下人莫知之師曰燈影之盛固無比矣然西凉府今夕
之燈亦亞於此玄宗曰師頃嘗遊乎曰適自彼來便蒙急
召玄宗異其言曰今欲一往得乎曰此易耳於是令玄宗

閉目約曰必不得妄視若誤有所視必有非常驚駭如其
言閉目距躍已在霄漢俄而足已及地曰可以觀矣旣觀
影燈連亘數十里車馬駢闐士女紛委玄宗稱其盛者久
之乃請回復閉目騰空而上頃之已在樓下而歌舞之曲
未終玄宗於凉州以鏤鐵如意質酒翌日命中使託以他
事使於凉州因求如意以還驗之非謬又嘗因八月望夜
師與玄宗遊月宮聆月中天樂問其曲名曰紫雲曲玄宗
素曉音律默記其聲歸傳其音名之曰霓裳羽衣自月宮
還過潞州城上俯視城郭悄然而月光如晝師因請玄宗
以玉笛奏曲時玉笛在寢殿中師命人取頃之而至奏曲
旣投金錢於城中而還旬日潞州奏八月望夜有天樂臨
城兼獲金錢以進玄宗累與近臣試師道術不可殫盡而

所驗顯然皆非幻妄故特加禮敬其餘追岳神致風雨烹
龍肉袪妖僞靈效之事具在本傳此不備錄又燕國公張
說嘗詣觀謁師命酒說曰旣無他客師曰此有麴處士者
久隱山林性謹而訥頗耽於酒鍾石可也說請召之斯須
而至其形不及三尺而腰帶數圍使坐于下拜揖之禮頗
亦魯朴酒至杯盂皆盡而神色不動燕公將去師忽奮劍
叱麴生曰曾無高談廣論唯沉湎於酒亦何用哉因斬之
乃巨榼而已嘗謂門人曰百六十年後當有術過我者來
居卯酉山矣初師居四明之下在天台之東數年忽於五
月一日有老叟詣門號泣來救門人謂其有疾也師引而
問之曰某東海龍也天帝所敕主八海之寶一千年一更
其任無過者超證仙品某已九百七十年矣微績垂成有

婆羅門逞其幻法住於海峯晝夜禁咒積三十年矣其法
將成海水如雲卷在天半五月五日海將竭矣統天鎭海
之寶上帝制靈之物必爲幻僧所取五日午時乞賜丹符
垂救至期師敕丹符飛往救之海水復舊其僧愧恨赴海
而死明日龍齎寶貨珍奇以來報師拒曰林野之中棲神
之所不以珠璣寶貨爲用一無所受因謂龍曰此匡石之
上去水且遠但致一淸泉卽爲惠也是夕聞風雨之聲及
明繞山麓四面成一道石渠泉水流注經冬不竭至今謂
之天師渠又一說云顯慶中法善奉命修黃籙齋于天台
山道由廣陵明晨將濟瓜州是日江干渡人艤舟而候時
方春暮湍瀨晴暖忽有黃白二叟相謂曰乘閑可以圍棊
爲適乎卽嚮空召宾兒俄有丱童擘波而出衣無沾濕一

吏曰挈幕局與席借來須臾卅童如命設席沙上對坐約曰賭勝者食明日北來道士因大笑而下子良久白衣吏曰卿北矣幸無以味美見侵也疇望逡巡徐步凌波遠遠而没舟人知其將害法善也惶惑不寧及旦則有內官馳馬前至督備舟檝舟人則以昨日之所見具列馬內官驚駭不悅法善尋續而來內官復以舟人之辭以啓法善法善微哂曰有是乎幸無掛意時法善符術神驗賢愚共知然內官洎舟人從行之輩憂軫靡遑法善知之而促解維發岸咫尺而暴風狂浪天日昏晦舟中之人相顧失色法善徐謂侍者曰取我黑符投之鶻首既投而波流靜謐有頃既濟法善顧舟人曰爾可廣召宗侶泝流十里之間或蘆洲葭渚有巨鮮在焉爾可取之當大獲其資矣舟人承

教不數里果有白魚長百尺許周三十餘圍殭暴沙上就而視腦有穴嵌然流膏舟人因爭割載歸左近村閭食魚累月（出集異記及仙傳拾遺）

邢和璞

邢先生名和璞善方術常攜竹算數計算長六寸人有請者到則布算爲卦縱橫布列動用算數百布之滿牀布數已乃告家之休咎言其人年命長短及官祿如神先生貌清羸服氣時餌少藥人亦不詳所生唐開元二十年至都朝貴候之其門如市能增人算壽又能活其死者先生常至白馬坂下遇友人友人已死信宿其母哭而求之和璞乃出亡人寘于床引其衾解衣同寢令閉戶眠熟良久起具湯而友人猶死和璞長嘆曰大人與我約而妄何也復令閉戶又寢俄而起曰活矣毋入視之其子已蘇矣毋問之其子曰被錄在牢禁繫拷訊正苦忽聞外曰王喚苦人官不肯曰訊未畢不使去少頃又驚走至者曰邢仙人自來喚苦人官吏出迎再拜恐懼遂令從仙人歸故生又有納少妾妾善歌舞而暴死者請和璞活之和璞墨書一符使置妾臥處俄而言曰果符無益又朱書一符復命置於牀俄而又曰此山神取之可令追之又書一大符焚之俄而妾活言曰爲一胡神領從者數百人拘去閉宮門作樂酣飲忽有排戶者曰五道大使呼歌者神不應頃又曰羅大王使召歌者方驚仍曰且留少時須臾數百騎馳入宮中大呼曰天帝詔何敢輒取歌人令曳神下杖一百仍放歌人還于是遂生和璞此事至多後不知所適（出紀聞）

太平廣記卷第二十六

唐若山　司命君　玄眞子
劉白雲

唐若山

唐若山魯郡人也唐先天中歷官尚書郎連典劇郡開元中出爲潤州頗有惠政遠近稱之若山嘗好長生之道弟若水爲衡岳道士得胎元谷神之要嘗徵入內殿尋懇求歸山詔許之若山素好方術所至之處必會鑪鼎之客雖術用無取者皆禮而接之家財迨盡俸祿所入未嘗有餘金石所費不知紀極晩歲尤篤志焉潤之府庫官錢亦以市藥賓佐骨肉每加切諫若山俱不聽納一日有老叟形容羸瘠狀貌枯槁詣欵謁自言有長生之道見者皆笑其

衰邁若山見之盡禮加敬留止月餘所論皆非丹石之要若山傳採方訣詞調圖記無不研究問叟所長皆蔑如也復好肥鮮美酒珍饌品膳雖癯削老叟而所食敵三四人若山敬奉承事曾無倦色一夕從容謂若山曰君家百口所給常若不足貴爲方伯力尚多闕一旦居閑何以爲贍況帑藏錢帛頗有侵用誠爲君憂之若山驚曰某理此且久將有交代亦常爲憂而計無所出若緣此受譴固所甘心但慮一家有凍餒之苦耳叟曰無多慮也促命酒連舉數盃若山飲酒素少是日亦把三巵殊不覺醉心甚異之是夜月甚明朗徐步庭下良久謂若山曰可命一僕運鍋釜鐵器輩數事於藥室間使僕布席畢鑪曰鼎鐺之屬爲二聚燃炭加之烘然如窰不可向視叟於腰間解小瓠

出二丹丸各投其一闔扉而出謂若山曰子有道骨法當度世加以篤尚正直性無忿恚仙家尤重此行吾太上眞人也遊觀人間以度有心之士憫子勤志故來相度耳吾所化黃白之物一以留遺子孫旁濟貧乏一以支納榖藏無貽後憂便可命棹遊江爲去世之計翌日相待於中流也言訖失其所在若山凌晨開閤所化之物爛然照屋復扃閉之卽與賓客三五人整棹浮江將遊金山寺旣及中流江霧晦𥨊咫尺不辨若山獨見老叟棹漁舟直抵舫側揖若山入漁舟中超然而去久之風波稍定昏霧開霽已失若山矣郡中几案間得若山訣別之書指揮家事又得遺表因以奏聞其大旨以世祿暫榮浮生難保惟登眞脫屣可以後天爲期昔范丞相泛舟五湖是知其主不堪同

樂也張留侯去師四皓是畏其主不可久存也二子之去與臣不同臣運屬休明累叨榮爵早悟昇沉之理深知止足之規棲心玄關偶得丹訣黃金可作信淮王之昔言白日可延察眞經之妙用旣得之矣餘復何求是用揮手紅塵騰神碧海扶桑𨺗蓬島非遥遐瞻帝閽不勝犬馬戀主之至唐玄宗省表異之遽命優恤其家仍召若水與內臣齋詔于江表海濱尋訪杳無音塵矣其後二十年有若山舊吏自浙西奉使淮南於魚市中見若山鬻魚於肆混同常人睨其吏而延之入陋巷中縈迴數百步乃及華第止吏與食哀其久貧命市鐵二十挺明日復與相遇已化金矣盡以遺之吏姓劉今劉子孫世居金陵亦有修道者又相國李紳字公垂常習業於華山山齋擅畫徒步出谷

求糧于遠方迨暮方還忽暴雨至避於巨巖之下雨之所沾若澆焉既及巖下見一道士艤舟於石上一村童擁楫而立與之揖道士笑曰公垂在此耶言語若深交而素未相識因問紳曰頗知唐若山乎對曰常覽國史見若山得道之事每景仰焉道士曰余即若山也將遊蓬萊偶值江霧維舟於此與公垂夙昔之分得暫相遇詎忘之耶乃攜紳登舟江霧已霽山峯如晝月光皎然其舟凌空泛泛而行俄頃已達蓬島金樓玉堂森列天表神仙數人皆舊友也將留連之中有一人曰公垂方欲佐國理務數畢乃還耳紳亦務經濟之志未欲棲止衆仙復命若山送歸華山後果入相連秉旌鉞去世之後亦將復登仙品矣（出仙傳拾遺）

司命君

司命君者常生於民間幼小之時與唐元璟同學元璟云君家世奉道晨夕香燭持高上消災經老君枕中經累有祥異奇香瑞雲生於庭宇母因夢天人滿空皆長丈餘歷旆旌蓋蔭其居宅有黃光照其身若金色因孕之而生生即張目開口若笑之容幼而穎悟誦習詩書元璟所不及十五六歲忽不知所之蓋遊天下尋師訪道矣不知師何人得神仙之訣寶應二年元璟爲御史兼河南道採訪使至鄭州郊外忽與君相見君衣服藍縷容貌憔悴元璟深憫之與語敘舊問其所學曰相別之後但修真而已邀元璟過其家留騎從於林次相候君與元璟同往引入市側門巷低小從者一兩人纔入外門便閉從者不得入第二門稍寬廣又入一門屋宇甚大揖元璟於門下先入爲席良久出迎元璟見其容狀偉爍可年二十許雲冠霞衣左右玉童侍女三五十輩皆非世所有元璟莫之測相引升堂所設饌食珍美器皿瑰異雖王者宴賜亦所不及徹饌命酒君與妻同坐乃曰不可令侍御獨坐即召一人坐於元璟之側元璟視之乃其妻也奏樂酣飲既醉各散終不及相問言情遲明告別君贈元璟金尺玉鞭出門行數里因使人訪其處無復踪跡矣及還京問其妻曾有異事乎其言某日昏然思睡有黑衣人來稱司命君召某便隨去既至司命宮中見與君同飲所見歷然皆同不謬後十年元璟奉使江嶺又於江西泊舟見君在岸上邀入一草堂又到仙境留連飲饌但音樂侍衛稍多於前皆非舊人矣及散贈元璟一飲器如玉非玉不言其名自此敘別不復

再見亦不知司命所主何事所修何道品位仙秩定何爲卑復何姓字耳一日有胡商詣東都所居謂元璟曰宅中有奇寶之氣願得一見元璟以家物示之皆非也乃出司命所贈飲器與商起敬而後跪接之捧而頓首曰此天帝流華寶爵耳致於日中則白氣連天承以玉盤則紅光照室即與元璟就日試之白氣如雲鬱勃徑上與天相連日夜更試之此不謬矣此寶太上西北庫中鎮中華二十四寶也頃年已旋降今此第二十二寶亦不久留於人間即當飛去得此寶者受福七世敬之哉元璟以玉盤承之夜視紅光滿室（出仙傳拾遺）

玄眞子

玄眞子姓張名志和會稽山陰人也博學能文擢進士第

善書飲酒三斗不醉守眞養氣臥雪不寒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遊覽魯國公顏眞卿與之友善眞卿爲湖州刺史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爲漁父詞其首唱即志和之詞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眞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和二十五首遞相誇賞而志和命丹青剪素寫景天詞須臾五本花木禽魚山水景像奇絕蹤跡今古無倫而眞卿與諸客傳翫嘆服不已其後眞卿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爲水戲鋪席於水上獨坐飲酌笑咏其席來去遲速如刺舟聲復有雲鶴隨覆其上眞卿親賓參佐觀者莫不驚異尋於水上揮手以謝眞卿上昇而去今猶有寶傳其畫在人間 出續仙傳

劉白雲

劉白雲者揚州江都人也家富好義有財帛多以濟人亦不知有陰功修行之事忽在江都遇一道士自稱爲樂子長家寓海陵曰子有仙骨而流浪塵土中何也因出袖中兩卷書與之白雲捧書開視篇目方欲致謝子長嘆曰子先得變化而後受道此前定也乃指擿次第教之良久失子長所在依而行之能役致風雨變化萬物於襄州隔江一小山上化兵士數千人于其中結紫雲帳幄天人侍衛連月不散節度使于頔疑其妖幻使兵馬使李西華引兵攻之帳幄侍衛漸高弓矢不能及判官竇處約曰此幻術也穢之即散乃取尸穢焚於其下果然兵衛散去白雲乘風與從者四十餘人走於漢水之上煙波起塵如履平地追之不得謂追者曰我劉白雲也後於江西湖南人多見之彌更年少貌白時湖南刺史王遜好道白雲時來郡中忽一日別去謂遜曰將往洪州即於鍾陵相見一揖而行初不曉其旨辰發靈川午時已在湘潭人多識者驗其所行頃刻七百里矣旬日王遜果除洪州到任後白雲亦來相訪復於江都值樂眞人曰爾周遊人間固有年矣金液九丹之訣太上所敕令授於爾可選名岳臨地鍊而服之千日之外可以登雲天矣乾符中猶在長安市賣藥人有識之者但不可親炙無由師匠耳 出仙傳拾遺

太平廣記卷第二十七

太平廣記卷第二十八　　神仙二十八

郗鑒　　僧契虛

郗鑒

滎陽鄭曙著作郎鄭虔之弟也博學多能好奇任俠嘗因會客言及人間奇事曙曰諸公頗讀晉書乎見太尉郗鑒事跡否晉書雖言其人死今則存坐客驚曰願聞其說曙曰某所善武威段敭爲定襄令敭有子曰碧少好清虛慕道不食酒肉年十六請於父曰願尋名山訪異人求道敭許之賜錢十萬從其志段子天寶五載行過魏郡舍於逆旅逆旅有客焉自駕一驢市藥數十斤皆養生辟穀之物也而其藥有難求未備者日日於市邸謁胡商覓之碧視此客七十餘矣雪眉霜鬢而貌如桃花亦不食穀碧知是

道者大喜伺其休暇市珍果美膳嘉餚醇醪薦之客甚驚謂碧曰吾山叟市藥來此不願世人知子何得覺吾而致此耶碧曰某雖幼齡性好虛靜見翁所爲必是道者故願歡會客悅爲飲至夕因同宿數日事畢將去謂碧曰吾姓孟名期思居在恒山於行唐縣西北九十里子欲知吾名氏如此碧又爲祖餞叩頭誠所願至山中請受道要叟曰若然者觀子志堅可與居矣然山中居甚苦須忍饑寒故學道之人多生退志又山中有耆宿當須啓白子熟計之碧又固請叟知其有志乃謂之曰前至八月二十日當赴行唐可於西北行三十里有一孤姥莊莊內孤姥甚是奇人汝當謁之因言行意坐以須我碧再拜受約至期而往果得此孤莊老姥出問之碧具以告姥姥撫背言曰小子

年幼若此而能好道美哉因納其囊裝於櫃中坐碧于堂前閣內姥家甚富給碧所須甚厚居二十日而孟先生至額碧言曰本謂率語耳寧期果來然吾有事到恒州汝且居此數日當返如言却到又謂碧曰吾更啓白耆宿當與君俱往數日復來令姥盡收掌碧資裝而使碧持隨身衣衾往碧於是從先生入初行三十里大艱險猶能跋履又三十里即手捫藤葛足履嵌巖寬抹汗出而僅能至其所居也則東向南向盡崇山巨石林木森翠北面差平即諸陵嶺西而懸下層谿千仞而有良田山人頗種植其中有茅屋六間前後數架在其北諸先生居之東廂有廚竈飛泉落階落地以代汲井其北戶內西二間爲一室閉其門東西間爲二室有先生六人居之其室前廡下有數架書

三二千卷穀千石藥物至多醇酒常有數石碧既謁諸先生先生告曰夫居山異於人間亦大辛苦須忍饑餓食藥餌能甘此乃可居子能之乎碧曰能於是留止凡五日孟先生曰今日盍謁老先生於是啓西室室中有石堂堂北開直下臨眺川谷而老先生據繩床北面而齋心焉碧敬謁拜老先生先生良久開目謂孟叟曰是爾所言者耶此兒佳矣便與汝充弟子於是辭出又開戶其庭前臨西澗有松樹十株皆長數仞其下磐石可坐百人則於石中鐫爲諸先生休暇常對棊而飲酒焉碧爲侍者觀先生棊皆不工也因教其形勢諸先生曰汝亦曉棊可坐因與諸叟對叟皆不敵於是老先生命開戶出植杖臨崖而立西望移時因顧謂叟可對棊孟期思曰諸人皆不敵此小子老

先生笑因坐召碧與爾對之既而先生恭少劣於碧又微
笑謂碧曰欲習何藝乎碧幼年不識求方術而但言願且
受周易老先生召孟叟受之老先生又歸室閉其門碧習
易踰年而日曉占候布卦言事若神碧在山四年前後見
老先生出戶不過五六度但於室內端坐繩床正心禪觀
動則三百二百日不出老先生常不多開目貌有童顏體
至肥充都不復食每出禪時或飲少藥汁亦不識其藥名
後老先生忽云吾與南岳諸葛仙家爲期今到矣須去碧
在山久忽思家因請還家省覲師卻還孟先生怒曰歸即
歸矣何卻還之有因白老先生先生讓孟叟曰知此人不
終何與來也於是使歸歸後一歲又卻尋諸先生至則室
屋如故門戶封閉遂無一人下山問𡻕莊老姥姥曰諸先

生不來尚一年矣碧因悔恨殆死碧在山間常問孟叟老
先生何姓名叟取晉書列傳令讀之謂曰欲識老先生
即郗太尉也出記闕

僧契虛

有僧契虛者本姑臧李氏子其父爲御史於玄宗時契虛
自孩提好浮圖氏法年二十髡髮衣褐居長安佛寺中及
祿山破潼關玄宗西幸蜀門契虛遁入太白山採栢葉而
食之自是絕粒嘗一日有道士喬君貌清瘦鬢髮盡白來
詣契虛謂契虛曰師神骨甚孤秀後當遨遊仙都中矣契
虛曰吾塵俗之人安能詣仙都乎喬君曰仙都甚近師可
力去也契虛因請喬君導其徑喬君曰師可備食於商山
逆旅中遇捀子前秦郎荷仲蒙而敗也即犒於商山而饋焉或有問
師所詣者但言願遊稚川當有捀子導師而去矣契虛聞
其言喜且甚及祿山敗上自蜀門還長安天下無事契虛
即往商山舍逆旅中備甘潔以伺捀子而饋焉僅數月遇
捀子百餘俱食畢而去契虛意稍怠且謂喬君見欺將歸
長安既治裝是夕一捀子年甚少謂契虛曰吾師安所詣
乎契虛曰吾願遊稚川有年矣捀子驚曰稚川仙府也吾
師安得而至乎契虛對曰吾始自孩提好神仙常遇至人
勸我遊稚川路幾何耳捀子曰稚川甚近師眞能偕我而
去乎契虛曰誠能遊稚川死不悔於是捀子與契虛俱至
藍田上治具其夕即登玉山涉危險逾巖巘且八十里至
一洞水出洞中捀子與契虛共挈石塡洞口以壅其流三
日洞水方絕二人俱入洞中昏晦不可辨見一門在數十

里外遂望門而去既出洞外風日恬煦山水清麗眞神仙
都也又行百餘里登一高山其山攢峯迴拔石徑危峻契
虛眩惑不敢登捀子曰仙都且近何爲彷徨耶即挈手而
去既至山頂其上坦平下視川原邈然不可見矣又行百
餘里入一洞中及出見積水無際水中有石徑橫尺餘縱
且百里餘捀子引契虛躡石逕而去至山下前有巨木煙
影繁茂高數千尋捀子登木長嘯久之忽有秋風起於林
杪俄見巨繩系一行案自山頂而縋捀子命契虛瞑目坐
案中僅半日捀子曰師可寤而視矣契虛既望已在山頂
見有城邑宮闕璣玉交映在雲物之外捀子指語此稚川
也於是相與詣其所見仙童百輩羅列前後有一仙人謂
捀子曰此僧何爲者豈非人間人乎捀子曰此僧常願遊

稚川故挐而至此巳而至一殿上有具簪冕者貌甚偉憑
玉几而坐侍衛環列呵禁極嚴捀子命契虛謁拜且曰此
稚川真君也契虛拜真君召契虛上訊曰爾絕三彭之仇
乎不能對真君曰真不可留於此因命捀子登翠霞亭其
亭立空居檻雲纛見一人袒而瞬目髮長數十尺凝威黯
黑洞瑩心目捀子謂契虛曰爾可謁而拜契虛既拜且問
此人爲誰何瞬目乎捀子曰此人楊外郎也外郎隋氏宗
室爲外郎於南宮屬隋末天下分磔兵甲大擾因避地居
山今已得道此非瞬目乃徹視也夫徹視者備目於人世
耳契虛曰請窺其目可乎捀子即面請外郎忽鄱而四視
其光奇若若日月之照契虛悸然背汗毛髮盡勁又見一
人臥石壁之下捀子曰此人姓乙支潤其名亦人間之人

得道而至此巳而捀子引契虛歸其道途皆前所之涉歷
契虛因問捀子曰吾向者謁見真君真君問我三彭之仇
我不能對曰彭者三尸之姓常居人中伺察其罪每至庚
申日籍于上帝故學仙者當先絕其三尸如是則神仙可
得不然雖苦其心無補也契虛悟其事自是而歸閉層於
太白山絕粒吸氣未嘗以稚川之事示於人貞元中徙居
華山下有滎陽鄭紳與吳興沈聿俱自長安東出關行至
華山下會天暮大雨二人遂止契虛以絕粒故不致庖爨
鄭君異其不食而骨狀豐秀因徵其實契虛乃以稚川之
事告於鄭鄭好奇者既聞其事且歎且驚及自關東回重
至契虛舍其契虛已遁去竟不知所在鄭君常傳其事謂
之稚川記出宣室志

卷第二十八

太平廣記卷第二十九　神僊二十九

九天使者　十仙子　二十七仙
姚泓　李衛公

九天使者

唐開元中玄宗夢神仙羽衛千乘萬騎集於空中有一人
朱衣金冠乘車而下謁帝曰我九天採訪巡糾人間欲於
廬山西北置一下宮自有木石基址但須工力而已帝即
遣中使詣山西北果有基跡宛然信宿有巨木數千段自
然而至非人所運堂殿廊宇隨類致木皆得足用或云此
木昔九江王所採擬作宮殿沉在江州湓浦至是神人運
來以供所用廟西長廊柱礎架空在巨澗之上其下泪流
奔響泓窅不測久歷年歲曾無危墊初作廟時材木併至

一夕巨萬皆有水痕門殿廊宇之基自然化出非人版築
常有五色神光照燭廟所常如晝日揮斤運工略無餘暇
人力忘倦旬日告成畢工之際中使夢神人曰赭堊丹綠
廟北地中有之自得勿須遠求於是訪之採以充用略無
所闕既而建丹渡有靈官五百餘人若衣道士服者皆言
肖使者廟令圖像存焉初玄宗夢神人日因召天台道士
司馬承禎以訪其事承禎奏曰今名山岳瀆血食之神以
主祭祠太上慮其妄作威福以害蒸黎分命上真監蒞川
岳有五岳真君焉又青城丈人為五岳之長潛山九天司
命主九天生籍廬山九天使者執三天之符彈劾萬神皆
衍五嶽上司盍各置廟以齋食為饗玄宗從之是歲五岳
三山各置廟焉出錄異記

十仙子

唐玄宗常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列於庭各執樂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眞仙府之音也及樂闋有一仙人前而言曰陛下知此樂乎此神仙紫雲曲也今願傳授陛下爲聖唐正始音與大咸池大夏固不同矣玄宗喜甚即傳受焉俄而將其餘響𠉀若在聽玄宗遽命玉笛吹而習之盡得其節奏然嘿不泄及聽政於紫宸殿宰臣姚崇宋璟入奏事于御前玄宗俛若不聞二相懼又奏之玄宗即起卒不顧二相益恐趨出將高力士作於玄宗即奏曰宰相請事陛下宜面決可否向者崇璟所言皆軍國大政而陛下卒不顧豈二相有罪乎玄宗笑曰我昨夕夢仙人奏樂曰紫雲曲因以授我我失其節奏由是嘿而習之故不暇聽二相奏事即於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是日力士至中書以事語於二相二相懼少解曲後傳於樂府（出神仙感遇傳）

二十七仙

唐開元中玄宗皇帝書寢宴居暋然思寐夢二十七仙人云我等二十八宿也一人留直在天不下我等寄羅底間二十年矣與陛下鎮護國界不令戎虜侵邊衆仙每易形混迹遊處耳既寤敕天下山川郡縣有羅底字處訪之竟不能得他夕又夢云有音樂處是也　詔訪於寧州東南五里有地名羅川川上有縣縣以川名有羅州山相傳有洞穴而翳薈不通樵牧者聞音樂之聲必使跡之久而不見忽有白兎出于林中逕入崖下尋所入而得嵌竇焉不室寶博中有石像二十七眞得之以進乃於內殿設位晨夕焚香躬自瞻謁命文紵工作二十七像送于本洞於其處置通聖觀改號爲眞寧以旌之賜寶香及爐燭今猶在鄉里之人言昔年有底老者不知所來龐眉皓髮異於他叟或出或處鄉俗咸敬之於山下賣酒常有異人來飲或樂童携父來往其家一旦衆異人謂底老曰加其醞更一飲不復來矣如其言加釀以待焉醲熟羣仙果至飲酣居下者一人與坐云我請刻衆仙之形以留於世乃取石二十七片刻成二十七人俄頃之間備得衆仙眞容置於洞中依飲時列坐皆志仙之名氏於其背安訖而散去底老亦不復知所之時人咸謂仙舉也底老者疑其氐宿耳後著作郎東門詔爲贊序以紀之（出神仙感遇傳）

姚泓

唐太宗年有禪師行道精高居於南岳忽一日見一物人行而來直至僧前綠毛覆體禪師懼謂爲梟之屬也細視而目即如人也僧乃問曰檀越爲山神耶野獸耶復乃何由而特至此我道禪居此地不擾生靈神有知無相惱也良久其物合掌而言曰今是何代僧曰大唐也又曰和尚知晉宋齊梁陳至是復幾載僧曰從晉及今向百四年矣其物乃曰和尚博古知今寧不知有姚泓乎僧曰知之物曰我即泓也僧曰吾覽晉史言姚泓爲劉裕所執遷姚宗于江南而斬泓於建康市據其所記泓則死矣何至今日子復稱爲姚泓耶泓曰當爾之時我國實爲裕所滅送我於建康市以徇天下奈何未及肆刑我乃脫身逃匿裕既

求我不得遂假一人貌類我者斬之以立威聲示其後耳我則實泓之本身也僧因留坐語之曰史之說皆虛言謬泓笑曰和尚豈不聞漢有淮南王劉安乎其實昇仙而遷固狀以叛逆伏誅漢史之妄豈復適於後史耶斯則史氏妄言之證也我自進竄山野肆意遊行福地靜廬無不探討既絕火食逮陟此峯樂道逍遙唯餐松栢之葉年深代久遍身生此綠毛已得長生不死之道矣僧又曰食松栢之葉何至生毛若是乎泓曰昔秦宮人遭亂避世入太華之峯餌其松栢歲祀淺久體生綠毛尺餘或逢世人人自驚異至今謂之毛女峯且上人頗信古豈不詳信之乎僧因問請須所食泓言吾不食世間之味久矣唯飲茶一甌仍爲僧陳晉宋歷代之事如指諸掌吏有史氏闕而不書者泓悉備言之既而辭僧告去竟不復見耳 出逸史

李衛公

蘇州常熟縣元陽觀單尊師法名以清大曆中常往嘉興人船中聞香氣頗甚疑有異人遍目舟中客皆賈販之徒唯船頭一人顏色頗殊旨趣恬靜單君至中路告船人令易席座船頭就與言也既並席之後香氣亦甚單君因從容問之答曰某本此地人也少染大風眉髮皆落白惡不已遂私遁於深山意任虎豹所食數日山路轉深都無人跡忽遇一老人問曰子何人也遠入山谷某具述本意老人哀之視曰汝疾得吾今能差矣可隨吾行因隨老人行入山十餘里至一瀾過水十餘步豁然廣闊有草堂數間老人曰汝未可便入且於此堂中住一月日後吾自來看汝因遺丸藥一裹令服之又云此堂中有黃精百合茯苓薯蕷棗栗蘇蜜之類恣汝所食某入堂居老人遂行更入深去某服藥後亦不饑渴但覺身輕如是凡經兩月日老人方至見其人笑曰爾尚在焉不亦有心哉汝疾已差知乎曰不知老人曰於水照之覺眉髮皆生矣色倍少好老人曰汝未合久居此既服吾藥不但祛疾可長生人間矣見修行道術與汝二十年後爲期因令却歸人間臨別某拜辭曰不審仙聖復何姓名願垂告示老人曰子不聞唐初衛公李靖否即吾身是也乃辭出山今以所修恐未合聖旨年限將及再入山尋師耳單君因記其事爲人說之 出原化記

張果　翟乾祐　凡八兄

張果

張果者隱於恒州條山常往來汾晉間時人傳有長年秘術耆老云爲兒童時見之自言數百歲矣唐太宗高宗累徵之不起則天召之出山佯死於妬女廟前時方盛熱須臾臭爛生蟲聞於則天信其死矣後有人於恒州山中復見之果常乘一白驢日行數萬里休則重疊之其厚如紙置於巾箱中乘則以水噀之還成驢矣開元二十三年玄宗遣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恒州迎之果對晤氣絶而死晤乃焚香啓請宣天子求道之意俄頃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命中書舍人徐嶠齎璽書迎之果隨嶠到東都於集賢院安置肩輿入宮備加禮敬玄宗因從容謂曰先生得道者也何齒髮之衰耶果曰衰朽之歲無道術可憑故使之然良足恥也今若盡除不猶愈乎因於御前拔去鬢髮擊落牙齒流血溢口玄宗甚驚謂曰先生休舍少選晤語俄頃召之青鬢皓齒愈於壯年一日秘書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華嘗同造焉時玄宗欲令尚主果未之知也忽笑謂二人曰娶婦得公主甚可畏也迥質與華相顧未諭其言俄頃有中使至謂果曰上以玉真公主早歲好道欲降於先生果大笑竟不承詔二人方悟向來之言是時公卿多往候謁或問以方外之事皆詭對之每云余是堯時丙子年人時莫能測也又云堯時爲侍中善於胎息累日不食食時但進美酒及三黄丸玄宗留之內殿賜之酒辭

以山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飲可一斗玄宗聞之喜令召之俄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旨趣雅淡謁見上言詞清爽禮貌臻備玄宗命坐果曰弟子常侍立於側未宜賜坐玄宗目之愈喜遂賜之酒飲及一斗不辭果辭曰不可更賜過度必有所失致龍顏一笑耳玄宗又逼賜之酒忽從頂湧出冠子落地化爲一榼玄宗及嬪御皆驚笑視之已失道士矣但見一金榼在地覆之榼盛一斗驗之乃集賢院中榼也累試仙術不可窮紀有師夜光者善視鬼玄宗常召果坐于前而勅夜光視之夜光至御前奏曰不知張果安在乎願視察也而果在御前久矣夜光卒不能見又有邢和璞者有算術每視人則布籌于前未幾已能詳其名氏窮達善惡夭壽前後所算計千數未嘗不析其苗細玄宗奇之久矣及命算果則運籌移時意竭神沮終不能定其甲子玄宗謂中貴人高力士曰我聞神仙之人寒燠不能瘵其體外物不能汩其中今張果善算者莫得究其年視鬼者莫得見其狀神仙倏忽豈非真者耶然常聞謹斟飲之者死若非仙人必敗其質可試以飲也會大雪寒甚玄宗命進堇斟賜果果遂舉飲盡三巵醺然有醉色顧謂左右曰此酒非佳味也即偃而寢食頃方寤忽覽鏡視其齒皆斑然焦黑遽命侍童取鐵如意擊其齒盡墮收于衣帶中徐解衣出藥一貼色微紅光瑩果以傅諸齒穴中已而又寢久之忽寤再引鏡自視其齒已生矣其堅然光白愈於前也玄宗方信其靈異謂力士曰得非真仙乎遂下詔曰恒州張果先生遊方之外

者也迹先高尚心入窅冥久混光塵應召赴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則將行朝禮爰申寵命可授銀青光祿大夫仍賜號通玄先生未幾玄宗狩於咸陽獲一大鹿稍異常者庖人方饌果見之曰此仙鹿也已滿千歲昔漢武元狩五年臣曾侍從畋於上林時生獲此鹿既而放之玄宗曰鹿多矣時遷代變豈不為獵者所獲乎果曰武帝捨鹿之時以銅牌誌于左角下遂命驗之果獲銅牌二寸許但文字凋暗耳玄宗又謂果曰元狩是何甲子至此凡幾年矣果曰是歲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今甲戌歲八百五十二年矣玄宗命太史氏校其長曆略無差焉玄宗愈奇之時又有道士葉法善亦多術玄宗問曰果何人耶答曰臣知之然臣言訖即死故不敢

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即得活玄宗許之法善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訖七竅流血僵仆于地玄宗遽詣果所免冠跣足自稱其罪果徐曰此兒多口過不謫之恐敗天地間事耳玄宗復哀請久之果以水噀其面法善即時復生其後果累老病乞歸恒州詔給驛送到恒州天寶初玄宗又遣徵召果聞之忽卒弟子葬之後發棺空棺而已

出明皇雜錄宣室志續神仙傳

翟乾祐

翟乾祐雲安人也龍眉廣顙巨目方頤身長六尺手大尺餘每揖人手過胸前常於黃鶴山師事來天師盡得其道能行氣丹篆陸制虎豹水伏蛟龍臥常虛枕往往言將來之事言無不驗因入夔州市謂人曰今夜有八人過此宜善待之是夕火燒百餘家驗之者云八人乃火字也每入山羣虎隨之曾于江上與十許人翫月或問曰月中竟何所有乾祐笑曰可隨我手看之乃見月規半天瓊樓金闕滿焉良久乃隱雲安井自大江溯別派凡三十里近井十五里澄清如鏡舟檝無虞近江十五里皆灘石險惡難於沿泝乾祐念商旅之勞於漢城山上結壇考召追命羣龍凡一十四處皆化為老人應召而至乾祐諭以灘波之險害物勞人使皆平之一夕之間風雷震擊一十四里盡為平潭矣唯一灘仍舊龍亦不至乾祐復嚴敕神吏追之又三日有一女子至焉因責其不伏應召之意女子曰某所以不來者欲助天師廣濟物之功耳且富商大賈力皆有餘而傭力負運者力皆不足雲安之貧民自江口負財貨

至近井潭以給衣食者衆矣今若輕舟利涉平江無虞即邑之貧民無傭負之所絕衣食之路所困者多矣余寧險灘波以贍傭負不可利舟楫以安富商無不至者理在此也乾祐善其言因使諸龍各復其故風雷頃刻而長灘如舊唐天寶中詔赴上京恩遇隆厚歲餘還故山尋得道而去先是蜀有道士佯狂俗號為灰袋即乾祐晚年弟子也乾祐每戒其徒曰勿欺此人吾所不及常大雪中衣布褐入青城山暮投蘭若求僧寄宿僧曰貧僧一衲而已天寒此恐不能相活道者但云容一牀足矣至夜半雪深風起僧慮道者已死就視之去牀數尺氣蒸如爐流汗袒寢僧始知其異人未明不辭而去多住村落每住人愈信之曾病口瘡不食數月狀若將死村人素神之因為設道齋齋

散忽起就枕謂衆人曰試窺吾口中有何物也乃張口如箕五臟悉露同類驚異作禮問之唯曰此足惡此足惡後不知所終出酉陽雜俎

凡八兄

凡八兄者不知仙籍之中何品位也隋太子勇之孫名德祖仕唐爲尚輦奉御性頗好道以金丹延生爲務鑪鼎所費家無餘財宮散俸薄往往闕於饘粥猶有百余即翰於從藥之直矣凡八兄忽詣其家談玄虛論方術以爲金丹之制不足爲勞黃白變化咳唾可致德祖愈加尊敬而凡之剛躁諠雜嗜酒貪饕殊不可耐晝出夜還不畏街禁肥鮮醇酎非時即須德祖了諳其性妄曲預備必副所求由是淹留數月一日令德祖取鍬鍤鑊鐵陳於藥房中凡

自擊碎之量鐵加炭烈火以煅焉投散藥十七于其上反扃其室背燈礎隅乃與德祖庭中步月中夜謂德祖曰我太極仙人也以子樓心至道抗節不回故來相教耳明月良夜能遠遊乎德祖諾遂相與出門及反顧扃鑰如舊徐行若三二十里路頗平坦一山頂德祖覺倦八兄曰此去長安千里矣當甚勞乎德祖驚其甚遠亦以行倦爲對八兄長笑一聲逡巡有白獸至焉命德祖乘之其行迅疾漸覺彌遠因問長安里數八兄曰此八萬里矣德祖悄然忽念未別家小白獸屹然不行八兄笑曰果有塵俗之念去世未得如術遽命白獸送德祖詣雲宮謁解空法師俄頃已至法師延坐使青童以金丹飼之德祖捧接但見毒蟄之物不可取食又以玉液飲之復聞其臭亦不可飲法師今白獸送德祖還其家凡八兄不復見矣至其家燈燭宛然夜未央矣明旦視其所化黃白燦然雖資貨有餘而八兄仙儀杳不可覩一日忽見凡八兄之僕携笙笛而過其門問凡君所止在仙府矣使我暫至人寰若見奉御亦令同來可也自是德祖隨凡君仙僕而去不復還矣出仙傳拾遺

太平廣記卷第三十二

李遐周　許老翁　李珏
章全素

李遐周

李遐周者頗有道術唐開元中嘗召入禁中後求出住玄都觀唐宰相李林甫嘗往謁之遐周謂曰公存則家泰歿則家亡林甫拜泣求其救解笑而不答曰戲之耳天寶末祿山豪橫跋扈遠近憂之而上意未寤一旦遐周隱去不知所之但於其所居壁上題詩數章言祿山僭竊及幸蜀之事時人莫曉後方驗之其末篇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祿山悉幽薊之衆而起也函關馬不歸者哥舒翰潼關之敗疋馬不還也若逢山下鬼者馬嵬蜀中驛名也環上繫羅衣者貴妃小字玉環馬嵬時高力士以羅巾縊之也其所先見皆此類矣出明皇雜錄

許老翁

許老翁者不知何許人也隱於峨眉山不知年代唐天寶中益州士曹柳某妻李氏容色絕代時節度使章仇兼瓊新得吐蕃安戎城差柳送物至城所三歲不復命李在官舍重門未啓忽有裴兵曹詣門云是李之中表丈人李云無裴家親門不令啓裴因言李小名兼說其中外氏族李方令開門致拜因欲食裴人質甚雅因問柳郎去幾時答云已三載矣裴云三載義絕古人所言今欲如何且丈人與子業因合爲伉儷願無拒此而竟爲裴丈所迷似不由人可否也裴兵曹者亦既娶矣而章仇公聞李姿美欲窺覘之乃令夫人特設筵會屈府縣之妻因不畢集唯李以夫壻在遠辭焉章仇妻以須必見乃云但來無苦推辭李懼責遂行著黃羅銀泥裙五暈羅銀泥衫子單絲羅紅地銀泥帔子蓋益都之盛服也裴顧衣而歎曰世間之服華麗止此耳迴謂小僕可歸開箱取第三衣來李云不與第一而與第三何也裴曰第三已非人世所有矣須臾衣至異香滿室裴再取笑謂小僕曰衣服當須爾耶若章仇何知但恐許老翁知耳乃登車詣節度家既入夫人并座客悉皆降階致禮李既服天衣貌更殊異觀者愛之坐定夫人令白章仇曰士曹之妻容飾絕代章仇徑來入院戒衆勿起見李服色歎息數四乃借帔觀之則知非人間物試

之火火亦不焚汚因留詰之李具陳本末使人至裴居處則不見矣兼瓊乃易其衣而進并奏許老翁之事敕令以計須求許老章仇意疑仙者往來必在藥肆因令藥師候其出處居四日得之初有小童詣肆市藥藥師意是其徒乃以惡藥與之小童往而復來且嗔云大人怒藥不佳欲見捶撻因問大人爲誰童子云許老翁也藥師甚喜引童白府章仇令勁健百人卒吏五十人隨童詣山且申敕令山峯嶮絕衆莫能上童乃自下大呼須臾老翁出石壁上問何故領爾許人來童具白其事老翁問童曷不來童曷不來童遂冉冉躡虛而上諸吏叩頭求哀云大夫之命翁所知也老翁乃許行謂諸吏曰君但返府我隨至及吏卒至府未久而翁亦至焉章仇見之再拜俯伏翁無敬色因

問娶李者是誰翁曰此是上元夫人衣庫之官俗情未盡耳爺仇來老翁請帝許云往亦不難乃與奏事者剋期至長安先期而至有詔引見玄宗致禮甚恭旣坐問云庫官有罪天上知否翁云已彼流作人間一國主矣又問衣竟何如許云設席施衣於淸淨之所當有人來取上勑人如其言初不見人但有旋風捲衣入雲顧盼之間亦失許翁所在矣（出仙傳拾遺）

又一說云天寶中有士人崔姓者尉於巴蜀纔至成都而卒時連帥章仇兼瓊哀其妻少而無所投止因於靑城山下置一別墅又以其色美有聘納之意計無所出因謂其夫人曰貴爲諸侯妻何不盛陳筵邀召女客五百里內女郎盡可迎致夫人其悅兼瓊因命衙官遍報五百里內女郎

赴日會成都意欲因會便留亡尉妻也不謂已爲族舅盧生納之矣盧舅密知兼瓊意令尉妻稱疾不行兼瓊大怒促左右百騎往收捕盧舅時方食兵騎繞宅已合盧談笑自若殊不介懷食訖謂妻曰兼瓊意可知矣夫人不可不行少頃卽當送素色衣來便可服之而往言訖乘騾出門兵騎前攬不得徐徐而去追不能及俄使一小童捧箱內有故靑裙白衫子綠帔子絳羅縠絹素皆非世人所有尉妻服之至成都諸女郎皆先期而至兼瓊覘於帷下及尉妻入光彩透身美色傍射不可正視坐者皆攝氣不覺起拜會訖歸三日而卒兼瓊大駭具狀奏聞玄宗問張果果云知之不敢言請問靑城王老玄宗卽詔兼瓊求訪王老進之兼瓊搜索靑城山前後並無此人唯草市藥肆云常有二人日來賣藥稱王老所使二人至兼瓊卽令衙官隨之入山數里至一草堂王老皤然鬢髮隱几危坐衙官隨入遂宣詔兼致兼瓊意王老曰此必多言小兒張果也因與兼瓊剋期到京師令先發表不肯乘傳兼瓊從之後纔至銀臺王老亦到玄宗卽召問之時張果猶在玄宗側見王老惶恐再拜王老叱果曰小子何不言之又遣遠取吾來果言小仙不敢專候仙伯言耳王老乃奏曰盧二舅卽太元夫人庫子因假下遊以亡尉妻微有仙骨故納爲媵無何盜太元夫人衣服與着已受謫至重今爲欝單天子矣亡尉妻以衣太元夫人衣服墮無間獄矣奏訖苦不願留玄宗命放還後不知所在（出玄怪錄）

李珏

李珏廣陵江陽人也世居城市販糴自業而珏性端謹異於常輩年十五時父適他行以珏專販事人有糴者與糴珏卽授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斗只求兩文利以資父母歲月旣深衣食甚豐父怪而問之具以實對父曰吾之所業同流中無不用出入升斗出輕入重以規厚利雖官司以春秋較權槩莫斷其弊吾但以升斗出入皆用之自以爲無偏久矣汝今更出入任之自量吾不可及也然衣食豐給豈非神明之助耶後父母歿及珏年八十餘不改其業適李珏出相節制淮南珏以新節度使同姓名極用自驚乃改名寬李珏下車後數月修道齋次夜夢入洞府中見景色正春烟花爛熳翔鸞舞鶴綵雲瑞霞樓閣連延珏獨步其下見石壁光瑩塡金書字列人姓名

似有李珏字長二尺餘珏視之極喜自謂生於明代久歷顯官又昇宰輔能無功德及於天下令洞府有名我必仙人也再三爲喜方喜之際有二仙童自石壁左右出珏問此何所也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也珏驚復問非珏何人也仙童曰此相公江陽部民也珏及曉歷記前事益自驚歎問於道士無有知者復思試召江陽官屬詰之亦莫知也乃令府城內求訪同姓名者數日軍營里巷相推乃得李寬舊名珏遂聞於珏乃以車輿迎之置於靜室齋沐拜謁謂爲道兄一家敬事朝夕參禮李情景恬憺道貌秀異鬚長尺餘皓然可愛年六十時曾有道士教其胎息亦久不食珏愈敬之及月餘乃問曰道兄平生得何道術服鍊何藥珏曾夢入洞府見石壁姓名仙童所指是以興

請師事願以相授寬辭以不知道術服鍊之事珏復虔拜因問寬所修何術寬辭以愚民不知所修但具販糶以對珏再三審問咨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復曰乃知世之動靜食息莫不有報苟積德雖在貧賤神明護祐名書仙籍以警塵俗又問胎息不食之由具以對珏師其胎息亦不食寬年百餘歲輕健異常忽告子孫曰吾寄世多年雖自養氣亦無益汝輩一夕而卒三日棺裂聲視之衣帶不解如蟬蛻已尸解矣（出續仙傳）

章全素

吳郡蔣生好神仙弱歲棄家隱四明山下嘗從道士學鍊丹遂葺鑪鼎爨薪鼓韛積十年而鍊丹卒不成其後寓遊荊門見有行乞於市者膚甚顇黧然而病且寒噤不能語生憐其窮困解裘衣之因命執侍左右徵其家對曰楚人章氏子名全素家於南昌有沃田數百畝屬年饑流徙荊江間且十年矣田歸于官身病不能自振幸君子憐而容焉於是與蔣生同歸四明山下而全素甚惰常日寐自逸蔣生惡罵而捶者不可計生有石硯在几上忽一日全素白蔣生曰先生好神仙者學鍊丹且久矣夫仙丹食之則骨化爲金如是安有不長生耶今先生神丹能化石硯爲金乎若然者吾爲先生有道術士生自度不果心甚慙而以他詞拒之曰汝傭者豈能知神仙事乎若妄言自速吾罵之辱全素笑而去後月餘全素於衣中出一瓢甚小顧謂蔣生曰此瓢中有仙丹能化石爲金願得先生石硯以一刀圭傅其上可乎蔣生性輕果且以爲誕妄而罵曰

吾學鍊丹十年矣尚未能窮其妙傭者何敢與吾喋喋議語耶全素佯懼不對明日蔣生獨行山水間命全素守舍於是鍵其門而去至晚歸則見全素已卒矣生乃以簀蔽其尸將命棺而瘞於野及徹其簀而全素尸已亡去徒有衣帶衣履存焉生大異且以爲神仙得道者即於几上視石硯亦亡矣生益異之後一日蔣生見藥鼎下有光生曰豈非吾仙丹乎即於燼中探之得石硯其上寸餘化爲紫金光甚瑩徹蓋全素仙丹之所化也生始悟全素果仙人獨恨不能識益自慙恚其後蔣生學鍊丹卒不成竟死於四明山（出宣室志）

太平廣記卷第三十一

王賈　顏眞卿

王賈

婺州叅軍王賈本太原人移家覃懐而先人之壠在於臨
汝賈少而聰穎未嘗有過沉靜少言年十四忽謂諸兄曰
不出三日家中當恐且有大喪居二日宅中火延燒堂室
祖母年老震驚自投于牀而卒兄以賈言聞諸父諸父訊
賈賈曰卜筮而知後又白諸父曰太行南泌河灣澳內有
兩龍居之欲識眞龍請同觀之諸父怒曰小子好詭言駭
物當笞之賈跪曰實有故請觀之諸父怒曰小子好詭與
同行賈請具雨衣於是至泌河浦深處賈入水以鞭畫之
水爲之分下有大石二龍盤繞之一白一黑各長數丈見
人冲天諸父大驚良久諦視賈曰既見矣將復還因以鞭
揮之水合如舊則雲霧晝昏雷電且至賈曰諸父駛去因
馳未里餘飛雨大注方知非常人也賈年十七詣京舉孝
廉既擢第乃娶清河崔氏後選授婺州叅軍還過東都賈
母之表妹死已經年常於靈帳發言處置家事兒女僮妾
不敢爲非每索飲食衣服有不應求即加笞罵親戚咸怖
之賈曰此必妖異因造姨宅唁姨諸子先是姨謂諸子曰
明日王家外甥來必莫令進此小子大罪過人賈既至門
不得進賈令召老蒼頭謂曰宅內言者非汝主母乃妖魅
耳汝但私語汝上令引我入當爲除去之家人素病之乃
潛言於諸郎諸郎亦悟邀賈入賈拜弔已因向靈言曰聞
姨亡來大有神言語如昔今故謁姨何不與賈言也不應

賈又邀之曰今故來謁姨若不言終不去矣當止於此魅
知不免乃帳中言曰甥比佳乎何期別後生死遂隔汝不
忘吾猶能相訪愧不可言因涕泣言語皆姨平生聲也諸
子聞之號泣頻令具饌坐賈於前命酒相對慇懃不已醉
後賈因請曰姨既神異何不令賈見形姨曰幽明道殊何
要相見賈曰姨不能全出請露半面不然呈一手一足令
賈見之如不相示亦終不去魅既被邀苦至因見左手於
手指宛然又姨之手也諸子又號泣賈因前執其手姨驚
呼諸子曰外甥無禮何不舉手諸子未進賈遂引其手撲
之於地尚猶哀叫撲之數四即死乃老狐也形既見體裸
無毛命火焚之靈語遂絕賈至婺州以事到東陽令有女
病魅數年醫不能愈令邀賈到宅置茗饌而不敢有言賈

知之謂令曰聞君有女病魅當爲去之因爲桃符令置所
臥牀前女見符泣而罵須臾眠熟有大貍腰斬死於牀下
疾乃止時杜暹爲婺州叅軍與賈同列相得甚歡與暹同
部領使于洛陽過錢塘江登羅刹山觀浙江潮謂暹曰大
禹眞聖者當理水時所有金櫃玉符以鎭川瀆若此杭州
城不鎭壓尋當陷矣暹曰何以知之賈曰此石下是相與
觀焉因令暹閉目執其手令暹跳下暹忽閉目已至水底
其空處如堂有大石櫃高丈餘鏁之賈手開其鏁去其蓋
引暹手登之因同入櫃中又有金櫃可高三尺金鏁鎖之
賈曰玉符在中然世人不合見暹觀之既已又接其手令
騰出暹距躍則至岸矣既與暹交熟乃告暹曰君有宰相
祿當自保愛因示其拜官歷任及於年壽周細語之暹後

遷拜一如其說既而至吳郡停船而女子夭死生五年矣毋撫之哀慟而賈不哭進重賈各見妻子如一家於是對其妻謂還曰吾第三天人也有罪謫爲世人二十五年今已滿矣後日當行此女亦非吾子也所以早夭妻崔氏亦非吾妻即吉州別駕李乙妻也緣時歲未到乙未合娶以世人亦合有室故司命權以妻吾吾今期盡妻即當過李氏李氏三品祿數任生五子世人不知何爲妄哭妻久知其夫靈異因輟哭請曰吾方年盛君何忍見捨且暑月在途零丁如此請送至洛得遂權息行路之人猶合矜愍況室家之好而忽遺棄耶賈笑而不答因令造棺器納亡女其中寘之船下又囑妻以身後事曰吾卒後爲素棺漆其縫將至先塋與女子皆祔於墓殯後即發使至宋州崔氏

伯任宋州別駕當留其姪聽之至冬初李乙必充計入京與崔氏伯相見即伯之故人因求婚崔別駕以姪妻之事已定矣還然之其妻日夜啼泣請其少留終不答至日沐浴衣新衣暮時召還相對言訣頃而臥遂卒還哭之慟爲製朋友之服如其言殮之行及宋州崔別駕果留其姪還至臨汝乃厚葬賈及其女其冬李乙至宋州求婚其妻崔別駕以妻之擢後作相歷中外皆如其語（出紀聞）

顏眞卿

顏眞卿字清臣瑯琊臨沂人也北齊黃門侍郎之推五代孫幼而勤學舉進士累登甲科眞卿年十八九時臥疾百餘日醫不能愈有道士過其家自稱北山君出丹砂粟許救之頃刻即愈謂之曰子有清簡之名已誌金臺可以度世上補仙官不宜自沉於名宦之海若不能擺脫塵網去世之日可以爾之形鍊神陰景然後得道也復以丹一粒授之戒之曰抗節輔主勤儉致身百年外吾期爾於伊洛之間矣眞卿亦自負才器將俟大用而吟閱之暇常留心仙道既中科第四命爲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左軍城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寃獄久不決眞卿至辨之天時方旱獄決乃雨郡人呼爲御史雨河東有鄭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殯於僧舍墻垣地眞卿劾奏之兄弟三十年不齒天下聳動遷殿中侍御史武部員外楊國忠怒其不附已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節頗著眞卿託以霖雨修城浚壕陰料丁壯實儲廩佯命文士泛舟飲酒賦詩祿山密偵之以爲書生不足虞也無幾祿山反河朔盡陷唯平原城有備焉

乃使司兵參軍馳奏玄宗喜曰河北二十四郡唯眞卿一人而已恨朕未識其形狀耳祿山既陷洛陽殺留守李憕以其首招降河北眞卿恐搖人心殺其使者乃謂諸將曰我識李憕此首非眞也久之爲冠飾以草續支體棺而葬之祿山以兵守土門眞卿兄杲卿爲常山太守共破土門十七郡同日歸順推眞卿爲帥得兵二十萬橫絕燕趙詔加戶部侍郎平原太守時清河郡客李萼謁於軍前眞卿與之經畧共破祿山黨二萬餘人於堂邑肅宗幸靈武詔授工部尚書御史大夫眞卿間道朝于鳳翔拜憲部尚書尋加御史大夫彈奏黜陟朝綱大舉連典蒲州同州皆有遺愛爲御史唐實所擠宰臣所忌貶饒州刺史復拜昇州浙西節度使徵爲刑部尚書又爲李輔國所譖貶蓬州長

史代宗嗣位拜利州刺史入爲戶部侍郎荆南節度使尋除右丞封魯郡公宰相元載私樹朋黨懼朝臣言其長短奏令百官凡欲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上聞真卿奏疏極言之乃上後因攝祭太廟以祭器不修言於朝元載以爲誹謗時政貶硤州別駕後爲撫州湖州刺史元載伏誅拜刑部尚書代宗崩爲禮儀使又以高祖已下七聖謚號繁多上議請取初謚爲定爲宰相楊炎所忌不行改太子少傅瀦罷其權又改太子太師時李希烈陷汝州宰相盧杞素忌其剛正將中害之奏以真卿重德四方所瞻使往諭希烈可不血刃而平大寇矣上從之事行朝野失色李勉聞之以爲失一國老貽朝廷羞密表請留又遣人逆之於路不及既見希烈方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

人露刃爭前欲殺之叢繞詬罵神色不動希烈以身蔽之乃就館舍希烈因宴其黨召真卿坐觀之使倡優譏朝政以爲戲真卿怒曰相公人臣也奈何使小輩如此遂起希烈使人問儀制於真卿答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者諸侯朝覲禮耳其後希烈使積薪庭中以油沃之令人謂曰不能屈節當須自燒真卿投身赴火其逆黨救之真卿乃自作遺表墓誌祭文示以必死賊黨使縊之興元元年八月三日也年七十七朝廷聞之輟朝五日謚文忠公真卿四朝重德正直敢言老而彌壯爲盧杞所排身歿於賊天下冤之別傳云真卿將縊解金帶以遺使者曰吾嘗修道以形全爲先吾死之後但割吾支節血爲吾吮血以紿之則吾死無所恨矣縊者如其言既死復收瘞之賊平真卿家遷喪上京啓殯視之棺朽敗而尸形儼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軟髭髮青黑握拳不開爪透手背遠近驚異焉行及中路旅櫬漸輕後達葬所空棺而已開天傳信記詳而載焉別傳又云真卿將往蔡州謂其子曰吾與元載俱服上藥彼爲酒色所敗故不及吾此去蔡州必爲逆賊所害爾後可迎吾喪於華陰開棺視之必異於衆及是開棺果覩其異道士邢和璞曰此謂形仙者也雖藏於鐵石之中錬形數滿自當擘裂飛去矣其後十餘年顔氏之家自雍遣家僕往鄭州徵莊租迴及洛京此僕偶到同德寺見魯公衣長白衫張蓋在佛殿上坐此僕遽欲近前拜之公遽轉身去仰覩佛壁亦左右蔽之終不令僕見其面乃下佛殿出寺去僕亦步隨之徑歸城東北隅荒菜園中有兩間

破屋門上懸箔子公便揭箔而入僕遂隔箔子唱喏公曰何人僕對以名公曰入來僕既入拜輒擬哭公遽止之遂累問一二兒姪了公探懷中出金十兩付僕以救家費仍遣疾去歸勿與人說後家內闕即再來僕還雍其家大驚貨其金乃真金也顔氏子便市鞍馬與向僕疾來省覲復至前處但滿眼榛蕪一無所有時人皆稱魯公尸解得道焉出仙傳拾遺及戎幕閑談玉堂閑話

太平廣記卷第三十二

韋弇　申元之　馬自然

張巨君

韋弇

韋弇字景照開元中舉進士下第遊蜀時將春暮勝景尚多與其友尋花訪異日為遊宴忽一旦有請者曰郡南十里許有鄭氏林亭花卉方茂有出塵之勝願偕遊焉弇喜遂與俱果南十里得鄭氏亭焉端空巍巍横然四峙山門花開曲徑烟靄貽而望之不暇他視真塵外景也俄而延弇升巨亭之上廻廊環構飾以珠玉殆非人世所有即引見仙子十數左右侍衛華裾靚粧亦非常世所覩中有一人與弇語弇遽拜且詰之美人曰聞吾子西遊蜀都歷訪

佳景春照將盡花卉芳妍願聊奉一醉無以延欵為疑也既坐即張樂飲酒其陳設餚饌奇味珍果既非世之所嘗金石絲竹雅音清唱又非世之所聞弇乘間問曰某白上國歷二京至于帝宅尊戚侯家繁盛莫不見之今之所覩固不可偕矣然女郎何為若此之貴耶美人曰余非人間人此蓋玉清仙府也適欲奉召假以鄭氏之亭耳余有新曲名曰紫雲今天子奉尚神仙之道余以此樂授于吾子而貢於聖唐之君以此將託可乎弇曰某一儒生耳在長安中區區於九陌以干一名望天子門不可見又非知音者若將貢新曲固不可為也美人曰君既不能余當寓夢而授於天子然子已至此亦道分使然願以三寶為贈子其售之可畢世之富也飲畢命侍者出一杯謂之碧瑤盃光瑩洞徹又出一枕謂之紅蕤枕似玉而栗其文微紅而光彩瑩朗又出一紫玉函似布光彩甚於玉俱授於弇弇拜而謝之即別去行未及一里廻顧失向亭臺但荒榛而已遂挈寶入長安明年復下第東遊廣陵胡商詣弇以訪其寶出而示之胡人拜而言曰此玉清真人之寶千萬年人無見者信天下之奇貨矣以數十萬金易而求之弇以大富因築室江都竟不求聞達亦不知所終焉後數年玄宗夢神仙十餘人持樂器集於庭奏曲以授請為中原正始之音曲名紫雲既晨興即以玉笛吹而習之傳於樂府此乃弇之所遇欲使弇上奏之曲也出神仙感遇傳

申元之

申元之不知何許人也遊歷名山博採方術有修真度世

之志開元中徵至止開元觀恩渥愈厚將又有邢和璞羅公遠葉法善吳筠尹愔何思達史崇尹崇秘希言佐佑玄風翼戴聖主清淨無為之教昭灼萬寓雖漢武元魏之崇道未足比方也帝遊溫泉幸東洛元之常扈從焉時善譚玄虛之旨或留連論道動移晷刻惟貴妃與趙雲容宮嬪三五人同侍宸御得聆其事命趙雲容侍茶藥元之憫其恭恪乘間乞藥少希延生元之曰我無所惜但爾不久處世耳懇拜乞之不已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侍奉大仙不得度世如索手出于寶窟也惟天師哀之元之念其志切與絳雪丹一粒曰汝服此丹死必不壞可大其棺廣其穴含以真玉踈而有風魂不蕩散魄不潰壞百年後還得復生此太陰鍊形之道即為地仙復百年遷居洞天矣雲容

從韋東都病於蘭昌宮貴妃悔之因以此事白於貴妃及卒後宦者徐玄造如其所請而瘞之元和末百年矣容果再生元之尚來往人間自號田先生識者云元之覩時人已數百歲矣出仙傳拾遺

馬自然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人也世為縣小吏而湘獨好經史攻文學治道術遍遊天下後歸江南嘗醉於湖州墮霅溪經月方出衣不沾濕坐於水上而言曰適為項羽相召飲酒欲大醉方返溪濱觀者如堵酒氣衝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復以拳入鼻及出拳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頃指柳樹令隨溪水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會唐宰相馬植謫官量移常州刺史素聞湘名乃

邀相見延禮甚異之植問曰幸與道兄同姓欲為兄弟冀師道術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植曰扶風湘曰相公扶風馬湘則風馬牛但且相知無微同姓亦可與植風馬牛不相及也植留之郡齋益敬之或飲食次植請見小術乃於席上以瓷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取食衆賓皆稱香美異於常瓜又於遍身及襪上摸錢所出錢不知多少擲之皆青銅錢撤投井中呼之一一飛出人有收取頃之復失又植言此城中鼠極多湘書一符令人帖於南壁下以筯擊盤長嘯鼠成群而來走就符下俯伏湘乃呼鼠有一大者近階前湘曰汝毛蟲微物天與粒食何得穿墻穴屋晝夜擾於相公且以慈憫為心未能盡殺汝宜便相率離此大鼠乃迴羣鼠皆前若叩搕謝罪遂作隊莫知其數

出城門去自後城內更絕鼠後南遊越州經洞巖禪院僧三百方齋而湘與婺州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知微及弟子王延叟同行僧見湘單僑質昂而食器無揖者但資以飯湘不食促知微延叟急食而去僧齋未畢乃出門又促速行到諸暨縣南店中約去禪院七十餘里深夜聞尋道士聲主人遂應此有三人外面極喜請於主人曰見道士及入乃二僧但禮拜哀鳴云禪僧不識道者昨失迎奉致貽譴責三百僧到今下床不得某二僧主事不坐所以得來伺乞捨之湘唯睡而不對知微延叟但笑之僧愈哀乞湘乃曰此後無以輕慢為意廻去入門坐僧當能下牀僧迴果如其言湘翌日又南行時方春見一家好菘菜求之不能得聞惡言命延叟取紙筆知微遂言求菜見阻誠無

訟理況在道門固宜施之湘笑曰我非訟者也作小戲耳於是延叟授紙筆湘畫一白鷺以水噀之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趕起又飛下再三湘又畫一猧子走趕捉白鷺共踐其菜一時俱盡止其主見道士嘻笑曾求菜致此慮復為他術遂求哀乞湘曰非求菜也故相戲耳於是叫鷺及犬皆飛走投入湘懷中視菜如故悉無所損又南遊霍桐山入長溪縣界夜投旅舍宿舍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戲言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即相容已逼日暮知微延叟切於止宿湘曰蜀但於俗旅中睡而湘躍身梁上以一脚掛梁倒睡適主人夜起燭火照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俄而入壁久之不出主人拜謝移知微延叟入家內淨處安宿及旦主人留連忽失所在知微延叟前行數里

尋求已在路傷自青桐廻水東縣東天寶觀駐泊觀有大
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餘年即化爲石自後松果化
爲石忽大風雷震石倒山側作數截會陽發自廣州節度
責授婺州發性尚奇異乃徙兩截就郡齋兩截致之龍興
寺九松院各高六七尺徑三尺餘其石松皮鱗皴今猶存
焉或人有疾告者相與藥但以竹拄杖打痛處腹内及身
上百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有患腰脚駝
曲拄杖而來者亦以竹拄杖打之令放拄杖所手便伸展
特有以財帛與湘者推讓不受固與之復散與貧人所遊
行處或宫觀巖洞多題詩句其登杭州秦望山詩曰太乙
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
川换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

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復歸故鄉省兄適兄出嫂姪喜
叔歸湘告曰我與兄共此宅歸來要明此地我唯愛東園
耳嫂異之曰小叔久離家歸來兄猶未相面何言分地骨
肉之情必不忍如此駐留三日嫂姪諮不食但飲酒而已
待兄不歸及夜遂卒明日兄歸問其故妻子具以實對兄
感慟乃曰弟學道多年非歸要分宅是歸託化於我以絶
思望耳乃棺斂其夕棺輷然有聲一家驚異乃窺變於園
中時大中十年也明年東川奏劍州梓桐縣道士馬自然
白日上昇湘於東川謂人曰我鹽官人也勑浙西道杭州
發視之發塚視棺乃一竹枝而已出續仙傳

張巨君

張巨君者不知何許人也時有許季山得病不愈清齋祭
泰山請命晝夜祈訴忽有神人來問曰汝是何人何事苦
告幽冥天使我來問汝可以實對季山曰僕是東南平輿
許季山抱病三年不知罪之所在故到靈山請決死生神
人曰我是仙人張巨君吾有易道可以知汝禍祟所從季
山因再拜請曰幸神仙迂降願垂告示巨君爲筮卦遇震
之恒初九六二六三三爻有變巨君曰汝是無狀之人病
安得愈季山曰願爲發之巨君曰汝曾將客行爲父報讐
於道殺客納空井中大石蓋其上此人訴天府以此病讁
汝者季山曰實有此罪巨君曰何爾耶季山曰父昔爲人
所搏恥蒙此以終身時與客報之未能客欲告怨主所以
害之巨君曰冥理難欺汝自勤修吾還山請命季山漸愈
巨君傳季山筮季山遂善於易但不知求巨君度世之方
惜哉出洞仙傳

裴氏子　崔煒

裴氏子

唐開元中長安裴氏子於延平門外莊居兄弟三人未仕以孝義聞雖貧好施惠常有一老父過之求漿衣服顏色稍異裴子待之甚謹問其所事云以賣藥爲業問其族曰不必言也因是往來憩宿於裴舍積數年而無倦色一日謂裴曰觀君兄弟至窶而常能恭己不倦於客君實長者積德如是必有大福吾亦厚君之惠今爲君致少財物以備數年之儲裴敬謝之老父遂命求炭數斤坎地爲鑪熾火少頃命取小磚瓦如手指大者數枚燒之少頃皆赤燎中取少藥投之乃生紫烟食頃變爲金矣約重百兩以授裴子謂裴曰此價倍於常者度君家事三年之蓄矣吾自此去候君家蓄盡當復來耳裴氏兄弟益敬老父拜之因問其居曰後當相示焉訣別而去裴氏乃貨其金而積糧明年遇水旱獨免其災後三年老父復至又燒金以遺之裴氏兄弟一人願從學老父遂將西去數里至大白山西巖下一大盤石左有石壁老父以杖叩之須臾開乃一洞天有黃冠及小童迎接老父引裴生入洞初覺暗黑漸即明朗乃見城郭人物內有宮闕堂殿如世之寺觀焉道士王童仙女無數相迎入盛歌樂諸道士或琴碁諷誦言論老父引裴氏禮謁謂諸人曰此城中主人也遂留一宿食以胡麻飯麟脯仙酒裴告歸相與訣別老父復送出洞遺以金寶遣之謂裴曰君今未合久住且歸後二十年天下

當亂此是太白左掩洞君至此時可還來此吾當迎接裴子拜別此至安史亂裴氏全家而去隱於洞中數年居處仙境咸受道術亂定復出兄弟數人皆至大官一家良賤亦蒙壽考焉出原化記

崔煒

貞元中有崔煒者故監察向之子也向有詩名於人間終于南海從事煒居南海意豁然也不事家產多尚豪俠不數年財業殫盡多棲止佛舍時中元日番禺人多陳設珍異於佛廟集百戲于開元寺煒因窺之見乞食老嫗因蹶而覆人之酒甕當壚者毆之計其直僅一緡耳煒憐之脫衣爲償其所直嫗不謝而去異日又來告煒曰謝子爲脫吾難吾善灸贅疣今有越井岡艾少許奉子每遇疣贅只一炷耳不獨愈苦兼獲美艷煒笑而受之嫗倏亦不見後數日因遊海光寺遇老僧贅于耳煒因出艾試灸之而如其說僧感之甚謂煒曰貧道無以奉酬但轉經以資郎君之福祐耳此山下有一任翁者藏鏹巨萬亦有斯疾君子能療之當有厚報請爲書導之煒曰然任翁一聞喜躍禮請甚謹煒因出艾一爇而愈任翁告煒曰謝君子痊我所苦無以厚酬有錢十萬奉子幸從容無草草而去煒因留彼煒善絲竹之妙聞主人堂前彈琴聲詰家童對曰主人之愛女也因請其琴而彈之女潛聽而有意焉時任翁家事鬼曰獨脚神每三歲必殺一人饗之時已逼矣求人不獲任翁俄負心召其子計之曰門下客既不來無血屬可以爲饗吾聞大恩尚不報況愈小疾耳遂令具神饌夜將

半歔殺煒已潛局煒所處之室而煒莫覺女密知之潛持
刃於窗隙間告煒曰吾家事鬼今夜當殺汝而祭之汝可
持此破窗遁去不然者少頃死矣此刃亦望持去無相累
也煒恐悸汗流揮刃攜艾斷窗櫺躍出拔鍵而走任翁俄
覺率家僮十餘輩持刀秉炬追之六七里幾及之煒因迷
道失足墜于大枯井中追者失蹤而返煒雖墜井為槁葉
所藉而無傷及曉視之乃一巨穴深百餘丈無計可出四
旁嵌空宛轉可容千人中有一白蛇盤屈可長數丈前有
石臼巖上有物滴下如飴蜜注臼中蛇就飲之煒察蛇有
異乃叩首祝之曰龍王某不幸墜于此願王憫之幸不相
害因飲其餘亦不饑渴細視蛇之唇吻亦有疣焉煒感蛇
之見憫欲爲炙之奈無從得火既久有遙火飄入于穴煒

乃燃艾啓蛇而炙之是疣應手墜地蛇之飲食久妨礙及
去頗以爲便遂吐徑寸珠酬煒煒不受而啓蛇曰龍王能
施雲雨陰陽莫測神變由心行藏在已必能有道拯援沉
淪儻賜挈維得還人世則死生感激銘在肌膚但得一歸
不願懷寶蛇遂咽珠蜿蜒將有所適煒遂載拜跨蛇而去
不由穴口只於洞中行可數十里其中幽暗若漆但蛇之
光燭兩壁時見繪畫古丈夫咸有冠帶最後觸一石門門
有金獸齧環洞然明朗蛇低首不進而卸下煒煒將謂已
達人世矣入戶但見一室空闊可百餘步穴之四壁皆鐫
爲房室當中有錦繡幃帳數間垂金泥紫更飾以珠翠炫
晃如明星之連綴帳前有金爐爐上有蛟龍鸞鳳龜蛇鸞
雀皆張口噴出香煙芳芬蓊鬱傍有小池砌以金壁貯以

水銀鳧鷖之類皆琢以瓊瑤而泛之四壁有床咸飾以犀
象上有琴瑟笙篁鞀鼓柷敔不可勝記煒細視手澤尚新
煒乃恍然莫測是何洞府也良久取琴試彈之四壁戶牖
咸啓有小青衣出而笑曰玉京子已送崔家郎君至矣遂
却走入須臾有四女皆古鬟髻曳霓裳之衣謂煒曰何崔
子擅入皇帝玄宮耶煒乃捨琴再拜女亦酬拜煒曰既是
皇帝玄宮皇帝何在曰暫赴祝融宴爾遂命煒就榻鼓琴
煒乃彈胡笳女曰何曲也曰胡笳也曰何爲胡笳吾不曉
也煒曰漢蔡文姬即中郎邕之女也沒于胡中及歸感胡
中故事因撫琴而成斯弄像胡中吹笳哀咽之韻女皆怡
然曰大是新曲遂命酌醴傳觴煒乃叩首求歸之意頗切
女曰崔子既來皆是宿分何必匆遽幸且淹駐羊城使者

少頃當來可以隨往謂崔子曰皇帝已許田夫人奉箕帚
便可相見崔子莫測端倪不敢應答遂命侍女召田夫人
夫人不肯至曰未奉皇帝詔不敢見崔家郎再命不至
謂煒曰田夫人淑德美麗世無儔匹願君子善待之亦宿
業耳夫人即齊王女也崔子曰齊王何人也女曰王諱橫
昔漢初亡齊而居海島者逡巡有日影入照坐中煒因舉
首上見一穴隱隱然覩人間天漢耳四女曰羊城使者至
矣遂有一白羊自空冉冉而下須臾至坐背有一丈夫衣
冠儼然執大筆兼封一青竹簡上有篆字進於香几上四
女命侍女讀之曰廣州刺史徐紳死安南都護趙昌充替
女酌醴飲使者曰崔子欲歸番禺願爲挈往使者唱喏迴
謂煒曰他日須與使者易服緝宇以相酬勞煒但唯唯四

女曰皇帝有物令與郎君國寶陽燧珠將往至彼當有胡人具十萬緡而易之遂命侍女開玉函取珠授煒煒載拜捧受謂四女曰煒不曾朝謁皇帝又非親族何遽貺遺如是女曰郎君先人有詩于越臺感悟徐紳遂見修緝皇帝頗之亦有詩繼和賚珠之意已露詩中不假僕說郎君豈不曉耶煒曰不識皇帝何詩文命侍女書題于羊城使者筆管上云千歲荒臺隳路隅一煩太守重椒塗感君拂拭意何極報爾美婦與明珠煒曰皇帝原何姓字女曰已後當自知耳女謂煒曰中元日須具美酒豐饌于廣州蒲澗寺靜室吾輩當送田夫人往煒遂再拜告去欲蹑使者之背女曰知有鮑姑艾可留少許煒但留艾即不知鮑姑是何人也遂留之瞬息而出穴履于平地遂失使者與羊

所在望星漢時已五更矣俄聞蒲澗寺鐘聲遂抵寺僧人以早糜見餉遂歸廣州崔子先有舍稅居至日往舍詢之曰已三年矣主人謂崔煒曰子何所適而三秋不返煒不實告開其戶塵榻儼然頗懷悽愴問刺史則徐紳果死而趙昌替矣乃抵波斯邸潛鬻是珠有老胡人一見遂匍匐禮手曰郎君的入南越王趙佗墓中來不然者不合得斯寶蓋趙佗以珠為殉故也崔子乃具實告方知皇帝是越佗佗亦曾稱南越武帝故耳遂具十萬緡易之崔子詰胡人曰何以辨之曰我大食國寶陽燧珠也昔漢初趙佗使異人梯山航海盜歸番禺今僅千載矣我國有能玄象者言來歲國寶當歸故我王召我具大舶重資抵番禺而搜索今日果有所獲矣遂出玉液而洗之光鑒一室胡人遂

泛舶歸大食去煒得金遂具家產然訪羊城使者竟無影響後有事于城隍廟忽見神像有類使者又覩神筆上有細字乃侍女所題也方具酒脯而奠之兼重粉繢及廣其宇是知羊城即廣州城廟有五羊焉又徵任翁之室則村老云南越尉任囂之墓耳又登越王殿臺覩先人詩云越井岡頭松柏老越王臺上生秋草古墓多年無子孫野人踏踐成官道兼越王繼和詩蹤跡頗異乃詢主者主者曰徐大夫紳因登此臺感崔侍御詩故重粉飾臺殿所以焕赫耳後將及中元日遂豐絜香饌甘醴留蒲澗寺僧室夜將半果四女伴田夫人至容儀豔逸言旨雅澹四女與崔生進觴諧謔將晚告去崔子遂再拜迄致書達於越王卑辭厚禮敬荷而已遂與夫人歸室煒詰夫人曰既是齊王

女何以配南越人夫人曰某國破家亡遭越王所虜為嬪御王崩因以為殉乃不知今是幾時也看烹酈生如昨日耳每憶故事輒一潸然煒問曰四女何人曰其二甌越王搖所獻其二閩越王無諸所進俱為殉者又問曰昔四女云鮑姑何人也曰鮑靚女葛洪妻也多行灸於南海煒方歎駭昔日之嫗耳又曰呼蛇為玉京子何也曰昔安期生長跨斯龍而朝玉京故號之玉京子煒因在穴飲龍餘沫肌膚少嫩筋力輕健後居南海十餘載遂散金破產棲心道門乃挈室往羅浮訪鮑姑後竟不知所適出傳奇

太平廣記卷第三十四

成真人　柏葉僊人　齊映
王四郎　韋丹　馮大亮

成真人

成真人者不知其名亦不知所自唐開元末有中使自嶺外廻謁金天廟奠祝既畢戲問巫曰大王在否對曰不在中使訝其所荅乃詰之曰大王何往而云不在巫曰關外三十里迎成真人耳中使遽令人於關候之有一道士弊衣負布囊自關外來問之姓成延於傳舍問以所習皆不對以驛騎載之到京館於私第密以其事奏焉玄宗大異之召入內殿館於蓬萊院詔問道術及所修之事皆拱默不能對況真朴畧而已半歲餘懇求歸山既無所訪問亦聽其所適自內殿挈布囊徐行而去見者咸笑焉所司掃灑其居改張幃幕見壁上題曰蜀路南行燕師北至本擬白日昇天且看黑龍飲渭其字刮洗愈明以事上聞上默然良久頗亦追思之其後祿山起燕聖駕幸蜀皆如其讖　出仙傳拾遺

柏葉仙人

柏葉仙人田鸞家居長安世有冠冕至鸞家富而兄弟五六人皆年未至三十而夭鸞年二十五母憂甚鸞亦自懼常聞道者有長生術遂入華山求問真侶心願懇至至山下數十里見黃冠自山而出鸞遂禮謁祈問隱訣黃冠舉頭指栢樹示之曰此即長生藥也何必深遠但問志何如耳鸞遂披尋仙方云側栢服之久而不已可以長生乃取栢葉曝乾爲末服之稍節葷味心志專一服可至六七十日未有他益但覺時時煩熱而服終不輟至二年餘病熱頭目如裂舉身生瘡其母泣曰本爲延年今返爲藥所殺而鸞意終不捨尚服之至七八年熱疾益甚其身如火人不可近皆聞栢葉氣諸瘡潰爛黃水遍身如膠母亦意其死忽自云體令小可須一沐浴遂命置一斛温水於室數人舁臥斛中自病來十餘日不寢忽昔思寢乃令左右掩戶勿驚遂於斛中寢三日方悟呼人起之身上諸瘡皆已掃去光彩明白眉鬚紺綠頓覺耳目鮮明自云初寢夢黃冠數人持旌節導引謁上清過禮古來列仙皆揖謂曰栢葉仙人來此遂按以仙術勒其名於玉牌金字藏於上清謂曰且止於人世修行後有位次當相召也後引而歸鸞自此絕穀並不思飲食隱於嵩陽至貞元中已年百二十二貌有少容忽告門人無疾而終顏色不改蓋屍解也臨終異香滿室空中聞音樂聲乃造青都赴仙約耳　出原化記

齊映

齊相公映應進士舉至省訪消息歸禮部南院還而未食彷徨不知所之徐步墻下有一老人白衣策杖一小奴從揖齊公曰日已高公應未食某居處不遠能暫往否映愧謝相隨至門外老人曰某先去留一奴引郎君躡上白驢如飛齊公乃行至西市北入一靜坊新宅門曲嚴潔良久老人復出侍婢十餘皆有所執至中堂坐華潔侈盛良久因鋪設干樓酒饌豐異遂迴人報有送錢百千者老人曰

此是酒肆所入某以一匙藥作一甕酒及晚請去老人曰郎君有奇表要作宰相耶白日上昇耶齊公思之良久云宰相老人笑曰明年必及第此官一定贈帛數十疋云慎不得言於人有暇即一來齊公拜謝自後數往皆有所賚至春果及第同年見其車服修整乘醉詰之不覺盡言備二十餘人期約俱詣就謁老人聞之甚悔至則以瘵疾託謝不見各奉一縑獨召公入責之曰爾何乃輕泄也比者昇仙之事亦得今不果矣公哀謝負罪出門去旬日復來宅已貨訖不知所詣 出逸史

王四郎

洛陽尉王琚有孽姪小名四郎孩提之歲其母他適因隨去自後或十年五年至琚家而王氏不復錄矣唐元和中

琚因常調自鄭入京道出東都方過天津橋四郎忽於馬前跪拜布衣草履形貌山野琚不識因自言其名琚哀愍久之乃曰叔今赴選費用固多少物奉獻以助其費卽於懷中出金可五兩許色如雞冠因曰此不可與常者等價也到京但於金市訪張蓬子付之當得二百千琚異之卽請曰爾頃在何處今復何適對曰向居王屋山下洞今將往峨嵋山知叔到此故候拜覲琚又曰爾今停泊在何處對曰中橋逆旅席氏之家時方小雨會琚不賫雨衣遽去曰吉郎至僑居四郎又拜曰行李有期恐不獲祗候琚遲歸易服而往則已行矣因詢之席氏乃曰妻妾四五人皆有殊色至於衣服鞍馬華侈非常其王處士肩輿先行云往劍南琚私奇之然未信也及至上都時物翔貴財用頗乏因謂家奴吉兒曰爾將四郎所留者一訪之果有張蓬子乃出金示之蓬子驚喜捧而叩額曰何從得此所要幾緡吉兒郎曰二百千耳蓬子遂置酒食宴吉兒郎依請而付又曰若更有可以再來吉兒以錢歸琚大異之明日自詣蓬子蓬子曰此王四郎所貨化金也西域商胡專此伺買且無定價但四郎本約多少耳適則不必受也琚遂更不取焉自後留心訪問冀一會遇終不復見之 出集異記

韋丹

韋丹大夫及第後歷任西臺御史每常好道素曾有還京國有道者與丹交遊歲久忽一日謂丹曰子好道心堅大抵骨格不成某不能盡知其事可自往徐州問黑老耳丹乃求假出往徐州經數日問之皆云無黑老召一衙吏問

之曰此州城有黑老家在何處其吏曰此城郭內並無去此五里瓜園中有一人姓陳黑瘦貧寒爲人傭作賃半間茅屋而住此州人見其黑瘦皆呼爲黑老韋公曰可爲某邀取來吏人至瓜園中喚之黑老終不肯來乃驅迫之至驛韋公已具公服在門首祇候韋公一見便再拜黑老曰某傭作求食不知有何罪今被捉來願得生迴又復怖畏驚恐欲走出門爲吏人等遮攔不放自辰及酉韋公禮貌益恭黑老驚惶轉甚累請上廳終不能得至二更來方上堦不肯正坐韋公再拜諮請叩問不已至三更黑老忽然倒臥於床上鼻息如雷韋公兢兢床前而立久因困極不覺兼公服亦倒臥在床前地上睡至五更黑老起來以手撫韋公背云汝起汝起汝似好道吾亦愛之大抵骨格

不成就且須向人間富貴待合得時吾當來迎汝不然恐汝失路耳初秋日可再來此當為汝盡話言訖倏已不見韋公却歸至立秋前一日晚至徐州黑老已辰時死矣韋公惆悵埋之而去自後寂絕二十年不知信息韋公官江西觀察使到郡二年忽一日有一吏謂閽人曰爾報公可道黑老來也公聞之倒屣相迎公明日無疾忽然卒皆言黑老迎韋公上仙矣（出會昌解頤錄）

馮大亮

馮大亮者導江人也家貧好道亦無所修習每道士方術之人過其門必留連延接唯一牛拽步磨以自給一旦牛死其妻對泣歎曰衣食所給在此牛爾牛既死矣何以資口食乎慈母山道士每過其家即想歎累日是時道士復

來夫婦以此語之道士曰皮角在乎曰在即取皮攣綴如牛形斫木為脚以繩繫其口驅之遂起肥徤如常曰此牛不復飲食但晝夜使之可也慎勿解其口爾以此牛拽磨力倍於常道士亦不復來數年盛暑牛喘甚急牧童憐之因解其口遽成皮骨而已然其家已漸富改置酒肆常以奉道祈感遇仙人仍力行救物好賓客有樵叟三五人請其家飲酒常不言錢禮而接之雖數益敬忽一人曰我輩八人明日具來共謀一醉無以人多為訝至時樵叟八人偕至客於袖中出柳木一枝纔五六寸栽於庭中便飲酒盡懽而去曰勞置美酒無以為報此樹徑尺則家財百萬此時可貢助天子垂名國史十年後會於峨嵋巨人宮當授以飛仙之道言訖而去旬日而樹已凌空高十餘丈大已徑尺其家金玉自至資貨日積殷富彌甚雖王孫糜竺之家不能及也五年玄宗幸蜀大亮貢錢三十萬貫以資國用（出仙傳拾遺）

太平廣記卷第三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三十六　神仙三十六

徐佐卿　拓跋大郎　魏方進弟
李清

徐佐卿

唐玄宗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時雲間有孤鶴徊翔玄宗親御弧矢中之其鶴即帶箭徐墜將及地丈許欻然矯翼西南而逝萬衆極目良久乃滅益州城西十五里有道觀焉依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非修習精慤者莫得而居之觀之東廊第一院尤爲幽寂有自稱青城山道士徐佐卿者清粹高古一歲率三四至焉觀之耆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至則栖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爲道流所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彩不怡謂

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後年箭主到此即宜付之慎無墜失仍援毫記壁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及玄宗避亂幸蜀暇日命駕行遊偶至斯觀樂其嘉境因遍幸道室既入此堂忽覩其箭命侍臣取而翫之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具以實對即視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從田之箭也佐卿蓋中箭孤鶴耳究其題乃沙苑翻飛當日而集于斯歟玄宗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遇佐卿者出廣德神異錄

拓跋大郎

天寶中有扶風令者家本權貴恃勢輕物賓客寒素者撫因趨謁由是謗議盈路時主簿李尉裴者好賓客炎頗好道亦常隱於名山又好施與時亦補令之闕常因暇日會宴邑中客皆通貲裴尉疾不赴賓客方集忽有一客廣顙長七尺餘策杖携帽神色高古謂謁者曰拓跋大郎要見府君謁者曰長官方食不可通謁請俟罷宴客怒曰是何小子輒爾拒客吾將自入謁者懼走以白令令不得已命邀之升階令意不悅而客亦不平既而宴會卒不避讓及終宴皆不樂客不揖去令亦長揖而已客色怒甚流言而出時李主簿疑爲異人李歸召裴尉而告之云宴不樂焉此客耳觀其狀恐是俠者懼且爲害吾當召而謝之遂與裴共俟命吏邀客客亦不讓而至時已向夜李見甚敬裴尉見之忽趨避他室李揖客坐定復起問裴裴色甚懼其謂李曰此果異人是娥嵋山人道術至高者曾師事數年

中路捨之而逃今懼不可見李子因先爲裴請裴即衣公服趨入鞠躬載拜而謝罪客顧之良久李又爲言方命坐言議皆不相及裴益敬肅而李益加敬焉裴言令之過李爲辭謝再三仍宿於李廳李夙夜省問已失所在而門戶扃閉如故益以奇之比旦吏人奔走報云令忽中惡氣將絕而心微暖諸客相與省之至食時而蘇令乃召李主簿入見叩頭謝之曰賴君弟死耳李問故云昨晚客蓋是神人吾昨被錄去見拓跋據牀坐責吾之不接賓客遂命折桑條鞭之杖雖小而痛甚吾無辭謝之約數百乃云賴主簿言之不然死矣勑左右送歸方得蘇耳舉示杖痕猶在也命駕往驗見桑之行三十里果見大桑林下有人馬跡甚多地有折桑條十餘莖血猶在地焉令自是知

懼而拓跋從此不知所之蓋神仙也 出原化記

魏方進弟

唐御史大夫魏方進有弟年十五餘不能言涕沫滿身兄弟親戚皆目爲癡人無爲郵養者唯一姊憫悼之給與衣食令僕者與洗沐略無倦色一旦於門外賜目搔痒其鄰里見朱衣使者領數十騎至問曰仙師何在遂走到見搔痒者鞠躬趨前俯伏稱謝良久忽高聲叱曰來何遲勾當事了未曰有次第又曰何不速了却且去神彩洞徹聲韻朗暢都無癡疾之狀朱衣輩既去依前涕下至口搔痒不已其夜遂卒魏公等雖驚其事而不異其人遂隨事瘞埋唯姊悲慟有加潛具葬禮至小殮之日乃以一黃繡披襖子平日所惜者密置棺中後魏公從駕至馬嵬其姊亦隨

去禁兵亂誅楊國忠魏公親也與其族悉預禍焉時其姊偶出在店外聞難走避其男女三人皆五六歲已分爲雛嬰矣及明早軍發試往店內尋之僵屍相接東北稍深一床上若有衣服就視之兒女三人悉在其中所覆乃是葬癡弟黃繡襖子也悲感慟哭與子相與入山俱免於難 出逸史

李清

李清北海人也代傳染業清少學道多延齊魯之術士道流必誠敬接奉之終無所遇而勤求之意彌切家富於財素爲州里之豪子孫及內外姻族近百數家皆能游手射利於益都每清生日則爭先餽遺凡積百餘萬清性仁儉來則不拒納亦不散如此相因填累藏貯年六十九生日前一旬忽召姻族大陳酒食已而謂曰吾將儞輩勤力無過各能生活以是吾獲優贍然吾布衣蔬食逾三十年矣寧復有意於華侈哉儞輩以吾老長行每餽吾生日衣裝玩具後亦至矣然吾自以久所得貯之一室曾未開視徒損爾之給用資吾之糞土竟何爲哉幸天未錄吾魂氣行將又及吾之生辰吾固知爾輩又營續壽之禮吾所以先期而會蓋止爾之常態耳子孫皆曰續壽自遠有之非此將何以展卑下孝敬之心願無止絕俾姻故之不安也清曰苟爾輩志不可奪則從吾所欲而致之可乎皆曰願聞尊旨清曰各能遺吾洪纖麻縻百尺總而計之是吾獲數千百丈矣以此爲紹續吾壽豈不延長哉皆曰謹奉教然尊旨必有所以卑小敢問清笑謂曰終亦須令爾輩知

之吾下界俗人妄意求道精神心力夙夜勤勞于今六十載矣而曾無影響吾年已老耄朽蠹殆盡自期筋骸不過三二年耳欲乘視聽步履之尚能將行早志爾輩幸無吾阻先是青州南十里有高山俯壓郡城峯頂中裂豁爲闕崖州人家家坐對嵐岫歸雲過鳥歷歷盡見按圖經云雲門山俗亦謂之劈山而清蓄意多時及是謂姻族曰雲門山神仙之窟宅也吾將往焉吾生日但大竹簣以轆轤自絕而下以纖縻爲媒焉脫不可前吾當急引其媒爾則出吾於媒末設有所遇而能肆吾志亦當復來歸子孫姻族泣諫曰冥冥深遠不測紀極況山精木魅虺蜮怪物何頻不備恐以千金之身自投於斯豈久視來年之階乎清曰吾志也汝輩必阻則吾私行矣是不獲行若洪縻之安也

衆知不可廻則共治其事及期而姻族鄉里凡千百人競齎酒饌遲明大會於山椒清乃揮手辭謝而入焉良久及地其中極暗仰視天纔如手掌捫四壁止容兩廂所東南有穴可俯僂而入乃棄簣遊焉初甚狹細前往則可伸腰如此約行三十里光朗微明俄及洞口山川景象雲烟草樹宛非人世曠望久之惟東南十數里隱映若有居人焉因徐步詣之至則陡絕一臺基級極峻而南向可以登陟遂虔誠而上頗懷恐懼及至闕其堂宇甚嚴中有道士四五人清於是扣門俄有青童應門問焉答曰青州衆工李清青童如詞以報清聞中堂曰李清伊來也乃令前清惶怖趨拜當軒一人遥語曰未宜來何卽遽至因令遍拜諸賢其時日已午忽有白髮翁自門而入禮謁啓曰蓬萊霞

明觀丁尊師新到衆聖令邀諸眞登上清赴會於是列眞偕行謂清曰汝且居此臨出顧曰愼無開北扉清遥覩院宇殊啓東西門情意飄飄然自謂永獲眞境因至堂北見北戶斜掩偶出頭望下為青州宛然在目雖思歸心良久方已悔恨思返諸眞則已還矣其中相謂曰令其勿犯北門竟爾自惑信知仙界不可妄至也因與瓶中酒一甌其色濃白既而謂曰汝可且歸清則叩頭求永又云無路却返衆謂清曰會當至此但時限未耳汝無苦無途但閉目足至地則到鄉也清不得已流涕辭行或相謂曰既遣其歸須令有以為生清心恃豪富訝此語為不知已一人領清曰汝於堂內閣上取一軸書去清旣得謂清曰脫歸無倚可以此書自給清遂閉目覺身如飛鳥但聞風水之聲

相激須臾履地開目卽青州之南門其時纔申末城隍阡陌髣髴如舊至於屋室樹木人民服用已盡改變獨行盡日更無一人相識者卽詣故居朝來之大宅宏門改張新舊曾無仿像左側有染業者因投詣與之語其人稱姓李自云我本北海富家因指前後閭閈此皆我祖先之故業曾聞先祖於隋開皇四年生日自縋南山不知所終因是家道淪破清怛悚久之乃換姓氏寓遊城邑因取所得書閱之則療小兒諸疾方也其年青州小兒癘疫清之所醫無不立愈不旬月財產復振時高宗永徽元年天下富庶而北海往往有知清者因是齊魯人從而學道術者凡百千輩至五年乃謝門徒云吾往泰山觀封禪自此莫知所往出集異記

韋僊翁　楊越公弟
賣藥翁　嚴士則

韋僊翁

唐代宗皇帝大曆中因晝寢常夢一人謂曰西嶽太華山中有皇帝壇何不遣人求訪封而拜之當獲大福卽日詔遣監察御史韋君馳驛詣山尋訪至山下州縣陳設一店具飯店中所有行客悉令移之有一老翁謂店主曰韋侍御一飡卽過吾老病不能遠去但於房中坐得否店主從之少頃韋君到店良久忽聞房中嗽聲韋問有何人在此遣人視之乃曰有一老父韋君訪老父何姓答曰姓韋韋君曰相與宗盟合有繼叙邀與同席老父因訪韋公祖父

官諱又訪高祖爲誰韋君曰曾祖諱某任某官高祖奉道不仕隋朝入此山中不知所在老父唱然歎曰吾卽爾之高祖也吾名集有二子爾卽吾之小子曾孫也豈知于此與爾相遇韋君涕泣載拜老父止之謂曰爾祖母見在爾有二祖姑亦在山中今遇寒食故入郭與長輩求少脂粉耳有一布襆襆內有茯苓粉片欲貨此市買問韋君爾今何之韋君曰奉勑于此山中求眞壇州縣及山中人莫有知者不審翁能知此處否老父曰蓮花中峯西南上有一古壇髣髴餘址此當是也但不定耳遂與韋君同宿老父絕糧不食但飲少酒及人參茯苓湯明日韋君將入山老父曰吾與爾同去韋君乃以乘馬讓之老父曰爾自騎吾當杖策先去韋君乘馬奔馳竟不能及常在馬前三十步至山足道路嶮阻馬不能進韋君遂下隨老父入谷行不里許到室見二嫗老父曰此乃爾之祖母及爾之二祖姑也韋君悲涕載拜祖母年可七八十姑各四十餘俱垂髮皆以木葉爲衣相見甚喜謂曰年代遷變一朝遂見玄孫欣慰久之遂與老父上山訪壇登攀嶮峻韋君殆不可堪老父行步若飛迴顧韋君而笑直至中峯西南隅果有一壇韋君灑掃拜謁立標記而迴却到老父石室辭出谷韋君曰到京奏報畢當請假却來請覲老父曰努力好事君主韋君遂下山返到闕庭具以事奏代宗歎異乃遣韋君齎手詔入山令刺史以禮邀致韋君到山中求覓遂失舊路數日尋訪不獲訪山下致老皆云自少年已來三二年則見此老父一到城郭顏狀只如舊不知其所居韋君望山慟哭而返代宗悵悵具以事跡宣付史館出異聞集

楊越公弟

唐建中初楚州司馬楊集自京之任至華陰宿夜有老人戴大帽到店就鑪向火楊君見其耆耋因與酒食問姓氏曰姓楊又詰其祖先云越公最近楊公乃越姪孫復重問曰爲君所迫我乃盡言我是越公季弟也遭兄亡命遂遁道眞集顯姓氏再拜復坐曰吾亦知汝過此故來相看祖母與姑數人悉在汝欲見否吾先報去少頃復至明日與楊君入山約里餘有大閣闊數丈老父超然而越廻自謂楊君曰當止此吾與汝喚阿婆去遂翅問老母及女與六七人遶巖而至楊君望拜隔水與語皆嗟嘆亦有泣者良久曰且去妨汝行役楊君乃拜廻數十步却望猶有揮袖

者明日復來深水高峯並不見矣（出逸史）

陽平謫仙

陽平謫僊不言姓氏初九隴人張守珪仙君山有茶園每歲召採茶人力百餘人男女傭功者雜處園中有一少年自言無親族賃爲摘茶甚勤愿了慧守珪憐之以爲義兒又一女子年二十亦云無親族願爲義兒之妻孝義端恪守珪甚善之一旦山水泛溢市井路隔鹽酪既闕守珪甚憂之新婦曰此可買耳取錢出門十數步置錢於樹下以杖叩樹得鹽酪而歸後或有所需但令叩樹取之無不得者其術夫亦能之因與隣婦十數人於端口市相遇爲買酒　榼與婦飲之皆大醉而榼中酒不減遠近傳說人皆異之守珪問其術受於何人少年曰我陽平洞中仙人耳因有小過謫於人間不久當去守珪曰洞府大小與人間城闕相類否對曰二十四化各有一大洞或方千里五百里三百里其中皆有日月飛精謂之伏晨之根下照洞中與世間無異其中皆有仙王仙官卿相輔佐如世之職司有得道之人及積功遷神返生之士皆居其中以爲民庶每年三元大節諸天各有上眞下遊洞天以觀其所爲善惡人世生死興廢水旱風雨預關於洞中焉龍神祠廟血食之司皆爲洞府所統二十四化之外青城峨嵋益登慈母繁陽嶓冢皆亦有洞不在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之數洞中仙曹如人間郡縣聚落耳不可一一詳記也旬日之間忽失其夫婦（出仙傳拾遺）

賣藥翁

賣藥翁莫知其姓名人或詰之稱祇此是眞姓名有童稚見之逮于暮齒復見其顏狀不改常提一大葫蘆賣藥人告疾求藥得錢不得錢皆與之無阻藥皆稱有效或無疾戲而求藥者得藥尋必失之由是人不敢妄求敬如神明常醉於城市間得錢亦與貧人或戲問之有大還丹賣否曰有一粒一千貫錢人皆笑之以爲狂多於城市笑罵人曰有錢不買藥喫盡作土饅頭去人莫曉其意益笑之後於長安賣藥方買藥者多抖擻葫蘆已空內只有一丸出極大光明安於掌中謂人曰百餘年人間賣藥過却億兆之人無一人肯把錢買藥喫深可哀哉今之自喫却藥纔入口足下五色雲生風起飄颻飛騰而去（出續仙傳）

嚴士則

唐文宗朝建州刺史嚴士則本穆宗朝爲尚衣奉御頗好眞道因午日於終南山採藥迷路徘徊巖嶂之間數日所齎糧糗既盡四望無居人計其道路去京不啻五六百里然而林巒深僻風景明麗忽有茅屋數間出於松竹之下煙蘿四合纔通小徑士則連叩其門良久竟無出者因窺籬隙內見有一人於石榻偃臥看書士則推戶直造其前方乃攝衣而起士則拜罷自陳行止因遣坐於盤石之上亦問京華近事復問天子嗣位幾年云自安史犯闕居此迄至今日士則具陳奔馳陟歷飡糧已絕迫於枵腹請以飲饌救之隱者曰自居山谷且無烟爨有一物可以療饑念君遠來相過自起於棟梁間脫紙囊開啓其中有百餘顆如褊豆之形俾於槃室取鐺拾薪汲水以一粒煮之良久

襪有香氣視之巳如掌大曰可以食矣渴即取鎗中餘水飲之上則方啗其半自覺豐飽復曰汝得至此當由宿分百歲三十年間無復饑渴俗慮塵情將澹泊也他時位至方伯當與羅浮相近儻能脫去塵華兼獲長生之道辭家日久可以還矣士則將欲告歸且恐迷失道路曰勿憂去此二三里與採薪者相值可隨之而去此至國門不遠既出果有人採薪路側因問隱者姓名竟返山無所對據經信宿巳及樊川村野既還葷羶不喜更嘗滋味日覺氣壯神清有驂鸞馭鶴之意衣褐杖藜多依巖岫居 守盧僕射躭味玄默思覩異人有道流具述其由遂致之門下及聞方伯之說因以處士奏官自梓州別駕作牧建溪時年已九十到郡纔周歲即解印歸羅浮及韋宙相公出鎮江南使人訪之猶在山谷大中十四年之任建安路由江表時高相公觀風浙右於村樓開宴召之唯飲酒數盃他無所食矣 出續仙傳

太平廣記卷第三十八

神僊三十八

李泌

李泌

李泌字長源趙郡中山人也六代祖弼唐太師父承休唐吳房令休娶汝南周氏初周氏尚幼有異僧僧伽泗上來見而奇之且曰此女後當歸李氏而生三子其最小者慎勿以紫衣衣之當起家金紫爲帝王師及周氏既娠泌凡三周年方誕而生泌生而髮至於眉先是周每產必累月困憊唯娩泌獨無恙由是小字爲順泌幼而聰敏書一覽必能誦六七歲學屬文開元十六年玄宗御樓大酺夜於樓下置高座召三教講論泌姑子員俶年九歲潛求姑備儒服夜昇高座詞辯鋒起譚者皆屈玄宗奇之召入樓中問姓名乃曰半千之孫宜其若是因問外更有奇童如兒者乎對曰舅子順年七歲能賦敏捷問其宅居所在命中人潛伺於門抱之以入戒勿令其家知玄宗方與張說觀碁中人抱泌至俶與劉晏偕在帝側及玄宗見泌謂說曰後來者與前兒絕殊儀狀真國器也說曰誠然遂命說試泌詩即令詠方圓動靜泌曰願聞其狀說應曰方如碁局圓如碁子動如碁生靜如碁死說以其幼仍教之曰但可以意虛作不得更實道碁字泌曰隨意即甚易耳玄宗笑曰精神全大於身泌乃言曰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逞才靜如遂意說因賀曰聖代嘉瑞也玄宗大悅抱於懷撫其頭命果餌啗之遂送忠王院兩月方歸仍賜衣物及綵數十且諭其家曰年小恐於兒有損未能與官當善視之

乃國器也由是張說邀至其宅令其子均垍相與若師友
情義甚狎張九齡賀知章張庭珪韋虛心一見皆傾心愛
重賀知章嘗曰此稚子目如秋水必當拜卿相張說曰昨
者上欲官之某言未可蓋惜之待其成器耳當其爲兒童
時身輕能於屏風上立薰籠上行道者云年十五必白日
昇天父母保惜親族憐愛聞之皆若有甚厄也一旦空中
有異香之氣及音樂之聲李公之血屬必迎罵之至其年
八月十五日笙歌在室時有綵雲挂於庭樹李公之親愛
乃多搗蒜韮至數斛伺其異音奇香至潛令人登屋以巨
杓颺濃蒜潑之香樂遂散自此更不復至後二年賦長歌
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
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

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氣是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
扁舟泛五湖詩成傳寫之者莫不稱賞張九齡見獨誡之
曰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斯盡善矣藏器於身古
人所重況童子耶但當爲詩以賞風景詠古賢勿自揚已
爲妙泌泣謝之爾後爲文不復自言九齡尤喜其有心言
前途不可量也又嘗以直言規諷九齡九齡感之遂呼爲
小友九齡出荊州邀至郡經年就於東都肄業遂遊衡山
嵩山因遇神仙桓眞人羨門子安期先生降之羽車幢節
流雲神光照灼山谷將曙乃去仍授以長生羽化服餌之
道且戒之曰太上有命以國祚中危朝廷多難宜以文武
之道佐佑人主功及生靈然後可登眞脫徙耳自是多絕
粒咽氣修黃光谷神之要及歸京師寧王延於第玉眞公

主以弟呼之特加敬異常賦詩必播於王公樂章及丁父
憂絕食柴毀服闋復遊嵩華終南不顧名祿天寶十載玄
宗訪召入內獻明堂九鼎議應制作皇唐聖祚文多講道
談經肅宗爲太子勅與太子諸王爲布衣交爲楊國忠所
忌以其所作感遇詩誘議時政搆而陷之詔於蘄春郡安
置天寶十二載母周亡歸家太子諸王皆使弔祭尋祿山
陷潼關玄宗肅宗分道巡狩泌嘗竊賦詩有匡復意號王
巨爲河洛節度使使人求泌於嵩少間會肅宗手札至號
王備車馬送至靈武肅宗延於臥內動靜顧問規畫大計
遂復兩都泌與上寢則對榻出則聯鑣代宗時爲廣平王
領天下兵馬元帥詔授侍謀軍國天下兵馬元帥府行軍
長史判行軍事仍於禁中安置崔圓房琯自蜀至冊肅宗

爲皇帝并賜泌手詔衣馬枕被等既立大功而幸臣李輔
國害其能將不利之因表乞遊衡岳優詔許之給以三品
祿俸山居累年夜爲寇所害投之深谷中及明乃攀緣他
徑而出爲槁葉所藉略無所損初肅宗之在靈武也常憂
諸將李郭等皆已爲三公宰相崇重既極慮收復後無以
復爲賞也泌對曰前代爵以報功官以任能自堯舜以至
三代皆所不易今收復後若賞以茅土不過二三百戶一
小州豈難制乎肅宗曰甚善因曰若臣之所願則特與他
人異肅宗曰何也泌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與茅土皆非所
欲爲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
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肅宗大笑及南幸扶風
每頓必令泌領元帥兵先發清行宮收管籥奏報然後肅

宗至至保定郡泌稍懈先於本院寐肅宗來入院不令人驚之登床捧泌首置於膝良久方覺上曰天子膝已枕矣尅復之期當在何時可促償之泌遽起謝恩肅宗持之不許因對曰是行也以臣觀之假九廟之靈乘一人之威當如郡名必保定矣既達扶風旬日而西域河隴之師皆會江淮庸調亦相繼而至肅宗大悅又肅宗嘗夜半召頴王等二弟同於地爐罽毯上食以泌多絕粒肅每自為燒二梨以賜泌時頴王恃恩固求肅宗不與曰汝飽食肉先生絕粒何乃爭此耶頴王曰臣等試大家心何乃偏耶不然三弟共乞一顆肅宗亦不許別命他菓以賜之王等又曰臣等以大家自燒故乞他菓何用因曰先生恩渥如此臣等請聯句以為他年故事頴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

兒其次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其次益王曰不食千鍾粟唯餐兩顆梨既而三王請成之肅宗因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為泌起謝肅宗又不許曰汝之居山也棲遁幽林不交人事居內也密謀匡救動合玄機社稷之鎮也泌恩渥隆異故元載輔國之輩嫉之若仇代宗即位累有頒錫中使旁午於道別號天柱峯中岳先生賜朝天玉簡已而徵入翰林元載奏以朝散大夫檢校秘書少監為江西觀察判官載伏誅追復京師又為常袞所嫉除楚州刺史未行改豐朗二州團練使兼御史中丞又改授杭州所至稱理興元初徵赴行在遷左散騎常侍尋除陝府長史先陝虢防禦使陳許戍卒三千自京西逃歸至陝州界泌潛師險隘盡破之又開三門陸運一十八里漕米無

砥柱之患大濟京師二年六月就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加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封鄴侯時順宗在春宮妃蕭氏母郜國公主交通於外上疑其有他志連坐貶黜者數人皇儲危懼泌周旋陳奏德宗意乃解頗有讜正之風五年春德宗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泌奏今有司上農書獻穜稑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乃各相問訊泌又作中和酒祭勾芒神以祈年穀至今行之泌頗達敏辯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為權臣所擠恒由智免終以言論縱橫上悟聖主以躋相位是歲三月薨贈太子太傅是月中使林遠於藍關逆旅遇泌單騎常服言暫往衡山話四明之重遇倏然又之而別逮到長安方聞其薨德宗聞之尤加惋異曰先生自言當匡佐四聖而復厭俗也斯言驗矣泌自丁家

艱無復名宦之興服氣修道周遊名山詣南岳張先生受籙德宗追謚張為玄和先生又與明瓚禪師遊著明心論明瓚禪徒謂之懶殘泌嘗讀書衡岳寺異其所為曰非凡人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泌頗知音能辨休戚謂懶殘經音先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至將去矣候中夜潛往謁之懶殘命坐撥火出芋以啗之謂泌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泌拜而退天寶八載在表兄鄭叔則家已絕粒多歲身輕能自屏風上引指使氣吹燭可滅毎導引骨節皆珊然有聲時人謂之鏁子骨在鄭家時忽兩日寅然不知人既寤見身自頂踊出三二寸傍有靈仙揮手動日如相勉助者如自足及頂乃合言大事未畢復有庭闈之戀頗終家事於是在傍者皆見一人儀狀甚巨衣冠

如帝王者前有婦人禮服而跪如帝王者責曰情之未得因欲令來使勞靈仙之重跪者對曰不然且教伊近天子於是遂辭後三歲爲玄宗所召后常有隱者八人容服甚異來過鄴家數白言仙法嚴備事無不至臨去歎曰俗緣竟未盡可惜心與骨耳泌求隨去曰不可姑與他爲却牢相耳出門不復見因作八公詩叙之復有隱者攜一男六七歲來過云有故須南行旬月當還緣此男有痢疾既同是道者願且寄之又留一函曰若疾不起望以此瘞之既許乃問男曰不驕留此得乎曰可遂去泌求藥療之終不愈八九日而殂即以函盛瘞庭中薔薇架下累月其人竟不迴試發函視之有一黑石天然中方上有字如錐畫云神眞鍊形年未足化爲我子功相續丞相瘞之刻玄王仙

落何長死何促泌亦訪隱選異採怪木蟠枝持以隱居號曰養和人至今效而爲之乃作養和篇以獻肅宗泌去三四載二聖登遐代宗踐祚乃詔追至闕舍於蓬萊殿延喜閤由給事以上及方鎮除代宗必令商量軍國大事亦皆泌參決因語及建寧王靈武之功請加贈太子代宗感悼久之云吾弟之功非先生則世人不知豈止贈太子也卽勑於彭原迎喪贈承天皇帝葬齊陵引至城門奏以龍輀不動代宗自蓬萊院謂曰吾弟似欲見先生宜速往酹祝兼宣朕意且吾弟定策大功追加大號時人未知可作一文以傳不朽用慰玄冥泌曰已發引矣他文不及作挽歌詞可乎代宗曰可卽於御前製之詞甚悽愴代宗覽之而泣命中人馳授挽者泌至宣代宗命祝酹歌此二章於是

龍輀行疾如風都人觀之莫不感涕先是建寧王倓有艱難定策之功於代宗爲弟人或譖於肅宗云有圖嗣害兄之心遂遇害及肅宗追悟倓無罪泌慮復及諸王因事言曰昔高宗有子八人皇祖睿宗最幼武后生者自爲行第故皇祖第四長曰孝敬皇帝監國而仁明爲武后所忌而鴆之次曰雍王賢爲太子中宗睿宗常所不安長夕憂懼雖父母之前無由敢言乃作黃臺摘詞令樂人歌之欲微悟父母之意冀天皇天后聞之歌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然太子竟亦流廢終於黔州建寧之事已一摘矣愼無再摘肅宗曰先生忠於宗社憂朕家事言皆爲國龜鏡豈可皆離朕耶時玄宗有詔只要劍南一道自奉未議北迴泌

請肅宗奉表請歸東宮以作功臣表述馬嵬靈武之事請上皇還京初肅宗表至玄宗徘徊未決及功臣表至乃大喜曰吾方得爲天子父下誥定行日且曰必李泌也肅宗召泌且泣且喜曰上皇已下誥還京皆卿力也又天寶末員外郎竇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卜者蒔蘆生每言吉凶無不中者一旦凌晨生至竇門頗甚嗟歎庭芝請問良久乃言君家大禍將成舉家啼泣請問求生之路生曰若非遇中黃君但見鬼谷子亦可無患矣生乃具述形貌服飾仍戒以浹旬求之於是與兄弟羣從奴僕曉夕求訪殆遍洛下時必屆于河清因省親友策蹇入洛至中橋遇京尹避道所乘騾忽驚軼而走徑入庭芝所居與僕者共造其門車馬羅列將出忽見泌皆驚愕而退俄有人云分司實

員外宅所失騾收在馬廐請客入座主人當顧修謁泌不得已就其廳庭芝旣出降階載拜延接殷懃遂至信宿至于妻子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贈遺殊厚但云遭遇之辰願以一家奉託時泌居於河諸信使旁午於道庭芝初與泌相值尚蓋生適在其家云旣遇斯人無復憂矣及朱泚搆逆庭芝方廉察陝西車駕出幸奉天遂於戰庭歸款鑾輿反正德宗首令誅之時泌自南岳徵還行在便爲宰相因第臣僚罪狀遂請庭芝減死德宗意不解云卿以爲寧王姻懿耶寧王以庭芝妹爲妃以此論之尤爲不可然莫有他事俾其全否卿但言之於是具以前事聞由是特原其罪泌始奏上密遣中使乘傳於陝問之庭芝錄奏其事德宗曰言中黃君蓋指朕耶未知呼卿爲鬼谷子何也

或曰泌先塋在河清谷前鬼谷恐以此言之也興元四年二月德宗謂泌曰朕卽位以來宰相皆須姑息不得與其較量理道自用卿以來方豁朕意是乃天授卿於朕耳雖夷吾驥騏傳說霖雨何可以及茲其軍謀相業載如國史事跡終始具鄴侯傳泌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出鄴侯外傳

太平廣記卷第三十八

太平廣記卷第三十九　神仙三十九

劉晏　崔希真　韋老師
麻陽村人　慈心仙人

劉晏

唐宰相劉晏少好道術精懇不倦而無所遇常聞異人多在市肆間以其喧雜可混跡也後遊長安遂至一藥鋪偶問云常有三四老人紗帽拄杖來取酒飲訖卽去或兼覓藥看亦不多買其亦非凡俗者劉公曰早晚當至曰明日合來劉公平旦往少頃果有道流三人到引滿飲酒談謔極歡旁若無人良久曰世間還有得似我輩否一人曰王十八遂去自後每憶之不可尋求及作刺史往南中過衡山縣時春初風景和暖喫冷淘一盤香菜茵陳之類甚爲

芳潔劉公異之告郵吏曰側近莫有衣冠居否此菜何所得答曰縣有官園子王十八能種所以館中常有此蔬菜劉公忽驚記所遇道者之說乃曰園近遠行去得否曰卽館後遂往見王十八不籍鼻灌畦狀貌山野望劉公趨拜戰栗漸與同坐問其鄉里家屬曰蓬飄不省亦無親族劉公異疑之命坐索酒與飲固不肯却歸晏乃詣縣自請同往南中縣令都不喻當時發遣王十八亦不甚拒破衣草屨登舟而行劉公漸與之熟令妻子見拜之同坐茶飯形容衣服日益襤弊家人並竊患之夫人曰豈茲有異何爲如此劉公不懈去所詣數百里患痢朝夕困極舟船隘窄不離劉公之所左右掩鼻罷食不勝其苦劉公都無厭怠之色但憂惜而已勸就湯粥數日遂斃劉公嗟嘆涕泣送終

之禮無不精備乃葬於路隅後一年官替歸朝至衡山縣令郊迎既至曰使君所將園子去尋却回乃應是不甚驗使劉公驚問何時歸曰後月餘日卽歸云奉處分放迴劉公大駭當時步至園中茅屋雖存都無所覩隣人云王十八昨暮去矣怨恨加甚向屋再拜泣涕而返審其到縣之日乃途中疾卒之辰也遣人往發其墓空存衣服而已數月至京城官居朝列偶得重疾將至屬纊家人妻子圍視號叫俄聞叩門甚急閽者走呼曰有人稱王十八令報一家皆歡躍迎拜王十八微笑而入其臥所疾已不知人久矣乃盡令去喧譁等及湯藥自於腰間取一葫蘆開之瀉出藥三丸如小豆大用葦筒引水半甌灌而搖之少頃腹中如雷鳴逡巡開眼蹙然而起都不似先有疾狀夫人曰

王十八在此髮乃涕泗交下牽衣再拜若不勝情妻女及侯使並泣王十八悽然曰奉酬舊情故來相救此藥一丸可延十歲至期某却來自取啜茶一椀而去劉公固請少淹留不可又欲與之金帛復大笑後劉公拜相兼領鹽鐵坐事貶忠州二十年矣一旦有疾王十八復來曰要見相公劉公感歎頗極延入閤中又懇求王十八曰所疾卽愈且還其藥遂以塩一兩投水令飮飮訖大吐吐中有藥三丸顏色與三十年前服者無異王十八索香湯洗之劉公堂姪侍疾在側遂攫其一丸吞之王十八熟視笑曰汝有道氣我固知爲汝掠也趨出而去不復言別劉公尋卒後數月有詔至乃卒 出逸史

崔希眞

大曆初鍾陵客崔希眞家于郡西善鼓琴工繪事好修養之術二年十月初朔夜大雪希眞晨出門見一老人衣蓑戴笠避雪門下崔異之請入既去蓑笠見神色毛骨非常人也益敬之問曰家有大麥麪聊以充飯叟能是乎老父曰大麥受四時氣穀之善者也能沃以豉汁則爲佳崔因命家人具之閒又獻松花酒老父曰花澁無味某野人也能令其醇美乃於懷中取一丸藥色黃而堅老人以石碎之置於酒中則頓甘美矣復以數丸遺希眞希眞請問老父笑而不答崔入宅於窗窺之見老父於椸架前所掛素上如有所塗瞬息而罷崔少頃具饌獻叟而不辭崔後入內出已去矣遂蹤雪尋跡數里至江入盧州中見一大船船中數人狀貌皆奇而攜客在側其人顧笑曰爲三乃見

逼於伊人避誚崔曰尊道嚴師之禮不必然也崔拜而謝之歸視帷中得圖焉有三人二樹一白鹿一藥笈其二人蓋方外之狀手執玄芝採藥者一仙樹似栢皆斷炭爲風雨所敗枯槁之狀根相連屬皆非常意所及後將圖幷丸藥詣茅山問李涵光天師天師曰此眞人葛洪第三子所畫也李君又曰寫神人形狀於朽木之下意若得道者壽過松栢也其藥乃千歲松膠也 出原化記

掌老師

嵩山道士掌老師者性沉默少語不知以何術得仙常養一犬多毛黃色每以自隨或獨坐山林或宿雨雪中或三日五日至岳寺求齋餘而食人不能知也唐開元末歲牽犬至岳寺求食僧徒爭競怒問何故復來老師云求食以

與犬耳僧發怒謾罵令奴盛殘食與乞食老道士食老師悉以與犬僧之壯勇者又謾罵欲毆之犬視僧色怒老師撫其首久之衆僧稍引去老師乃出於殿前池上洗犬俄有五色雲遍滿溪谷僧駭覩之雲悉飛集池上頃刻之間其犬長數丈成一大龍老師亦自洗濯服緇衣騎龍坐定五色雲捧足冉冉昇天而去僧寺作禮懺悔已無及矣出驚聽錄

麻陽村人

辰州麻陽縣村人有猪食禾人怒持弓矢伺之後一日復出人射中猪猪走數里入大門門中見室宇壯麗有一老人鬚髮持杖青衣童子隨後問人何得至此人云猪食禾因射中之隨逐而來老人云牽牛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不亦甚乎命一童子令與人酒飲前行數十步至大廳見羣儒羽衣烏幘或摴蒲或奕碁或飲酒童子至飲所傳教云公令與此人一杯酒飲畢不饑又至一所有數十床床上各坐一人持書狀如聽講久之却至公所公責守門童子曰何以開門令猪得出入而不能知乃謂人曰此非真猪君宜出去因命向童子送出人問老翁為誰童子云此所謂河上公上帝使為諸仙講易耳又問君復是誰童子云我王輔嗣也受易已來向五百歲而未能通精義故被罰守門人去後童子蹴一大石遮門遂不復見出廣異記

慈心僊人

唐廣德二年臨海縣賊袁晁寇永嘉其船遇風東漂數千里遙望一山青翠森然有城壁五色照曜迴舵就泊見精舍琉璃為瓦玳瑁為墻既入房廊寂不見人房中唯有胡猿子二十餘枚器物悉是黃金無諸雜類又有衾茵亦甚炳煥多是異蜀重錦又有金城一所餘碎金成堆不可勝數賊等覩不見人乃競取物忽見婦人從金城出可長六尺身衣錦繡上服紫綃裙謂賊曰汝非袁晁黨耶何得至此此器物須爾何與輒敢取之向見猿子汝謂此為狗乎非也是龍耳汝等所將之物吾誠不惜但恐諸龍蓄怒前引汝船死在須臾耳宜速還之賊等列拜各送物歸本處因問此是何處婦人曰此是鏡湖山慈心仙人修道處汝等無故與袁晁作賊不出十日當有大禍宜深慎之賊黨因乞便風還海岸婦人迴頭處分尋而風起賊拜別因便揚帆數日至臨海船上沙塗不得下為官軍格死唯婦人六七人獲存浙東押衙謝詮之配得一婢名曲葉親說其事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四十　　神僊四十

巴邛人　章仇兼瓊　石巨
李山人　陶尹二君　許碏
楊雲外　杜宗　南嶽真君

巴邛人

有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橘園因霜後諸橘盡收餘有二大橘如三四斗盎巴人異之即令攀摘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老叟鬚眉皤然肌體紅潤皆相對象戲身僅尺餘談笑自若剖開後亦不驚怖但與決賭賭訖叟曰君輸我海龍神第七女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枚紫絹帔一副絳臺山霞實散二庾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髓凝酒四鍾阿母女態盈娘子躋虛龍縞襪八緉後日於王先生青城

草堂還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蔕為摘下耳又一叟曰僕饑矣須龍根脯食之即於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釐罔不周悉因削食之隨削隨滿食訖以水噀之化為一龍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在巴人相傳云百五十年已來如此似在隋唐之間但不知指的年號耳出玄怪錄

章仇兼瓊

章仇兼瓊尚書鎮西川常令左右搜訪道術士有一賣酒者酒勝其黨又不急於利賒貸甚眾每有紗帽藜杖四人來飲酒皆至數斗積債十餘石即併還之談諧笑謔酣暢而去其話言愛說孫思邈又云此小兒有何所會或報章仇公乃遣親吏候其半醉前拜言曰尚書令傳語其若心修學知仙官在此欲候起居不知俯賜許否四人不顧酣樂如舊逡巡問酒家曰適飲酒幾斗曰一石皆拍掌笑太多言訖不離席上已不見矣使者具報章仇公公遂專令探伺自後月餘不至一日又來章仇公遂潛駕往詣從者三四人公服至前躍出載拜公自稱姓名相顧徐起唯柴燈四枚在於坐前不復見矣時玄宗好道章仇公遂奏其事詔召孫公問之公曰此太白酒星耳仙格絕高每遊人間飲酒處處皆至尤樂蜀中自後更令尋訪絕無蹤跡出逸史

石巨

石巨者胡人也居幽州性好服食大曆中遇疾百餘日形

體羸瘦而神氣不衰忽謂其子曰河橋有卜人可發屈致問之子還云初無卜人但一老姥爾巨云正此可召子延之至舍巨臥堂前紙槅中姥徑造巨所言甚細密巨子在外聽之不聞良久姥去後數日日有白鶴從空中下穿巨紙槅入巨所和鳴食頃俄升空中化一白鶴飛去巨子往視之不復見巨子便隨鶴而去至城東大墩上見大白鶴數十相隨上天冉冉而滅長史李懷仙召其子問其事具答云然懷仙不信謂其子曰此是妖訛事必汝父得仙吾境內苦旱當為致雨不雨殺汝子歸焚香上陳懷仙使金參軍齋酒脯至巨宅致祭其日大雨遠近皆足懷仙以所求靈驗乃於巨宅立廟歲時享祀焉出廣異記

李山人

李中丞汶在朝日好術士時李山人寓居門館汶敬之汶有子數人其長曰兀兀先與襄陽韋氏結婚乃自京之襄陽遂就嘉會後山人白汶曰賢郎有厄某能相救只要少時不交人事以圖靜處汶許之山人別居良久出曰賢郎厄已過然所乘馬死從者斃其一身少見血餘無大損汶疑信半之乃使人至襄州沿路偵候使迴得信云中道過大橋橋壞馬死奴斃身爲橫木決破頭額閒少許出血尋即平復公歎異之後忽辭云某久此爲客將有沒化之期但益悵然汶曰何忽若是曰運數且爾亦當委順汶曰然可少留乎曰可汶固留之月餘又云欲遂前期汶又留半月曰此須去矣乃晨起與汶訣別其後諸相識人家皆云同日見李山人來告別將別時曰某有少事欲言之於第三郎君問何事乃云十五年後於昆明池邊見人家小兒頗有班者即某身也乃行其後亦不知所之（出原化記）

陶尹二君

唐大中初有陶太白尹子虛二老人相契爲友多遊嵩華二峯採松脂茯苓爲業二人因攜釀醞陟芙蓉峯尋異境憩于大松林下因傾壺飲聞松稍有二人撫掌笑聲二公起而問曰莫非神仙乎豈不能下降而飲斯一爵笑者曰吾二人非山精木魅僕是秦之役夫彼即秦宮女子聞君酒馨頗思一醉但形體改易毛髮怪異恐子悸慄未能便降子但安心徐待吾當返穴易衣而至幸無遽捨我去二公曰敬聞命矣遂久伺之忽松下見一丈夫古服儼雅一女子鬟髻綵衣俱至二公拜謁忻然還坐頃之陶君啓神仙何代人何以至此既獲拜侍願祛未悟古丈夫曰余秦之役夫也家本秦人及稍成童值始皇帝好神仙術求不死藥因爲徐福所惑搜童男童女千人將之海島余爲童子乃在其選但見鯨濤蹙雪蜃閣排空石橋之柱欹危蓬岫之烟杳渺恐葬魚腹猶貪雀生於難厄之中遂出奇計因脫斯禍歸而易姓業儒不數年中又遭始皇燔典墳坑殺儒士搢紳泣血簪紱悲號余當此時復是其數時於危懼之中又出奇計乃脫斯苦又改姓氏爲板築夫又遭秦皇欻信妖妄遂築長城西起臨洮東之海曲隴鴈悲晝塞雲咽空鄉關之思魂飄砂磧之勞力竭墮趾傷骨陷雪觸冰余爲役夫復在其數遂於辛勤之中又出奇計得脫斯難又改姓氏而業工乃屬秦皇帝崩穿鑿驪山大修塋域玉墀金砌珠樹瓊枝綺殿錦宮雲樓霞閣工人匠石盡閉幽隧念爲工匠復在數中又出奇謀得脫斯苦凡四設權奇之計俱脫大禍知不還世遂逃此山食松脂木實乃得延齡耳此毛女者乃秦之宮人同爲殉者余乃同與脫驪山之禍共匿於此不知於今經幾甲子耶二公曰秦於今世繼正統者凡代千餘年興亡之事不可歷數二公遂俱稽顙曰余二小子幸遇大仙多劫因依使今得遇金丹大藥可得聞乎朽骨腐肌實冀庥廕古丈夫曰余本凡人但能絕其世慮因食木實乃得凌虛歲久日深毛髮紺綠不覺生之與死俗之與仙鳥獸爲隣猱狖同樂飛騰自在雲氣相隨亡形得形無性無情不知金丹大藥爲何物也二公曰大仙食木實之法可得聞乎曰余初餌栢子後食

松脂通體瘡瘍腸中痛楚不及旬朔肌膚瑩滑毛髮澤潤未經數年凌虛若有梯步險如履地飄飄然順風而翔皓皓然隨雲而昇漸混合虛無潛乎造化彼之與我視無二物莫神而神莫養氣而氣清保守胎根含藏命蔕天地尚能覆載雲氣尚能黔蒸日月尚能晦明川岳尚能融結郎余之體其能敗壞矣二公拜曰敬聞命矣飲將盡古丈夫折松枝叩玉壺而吟曰餌栢身輕疊嶂間是非無意到塵寰冠裳暫備論浮世一餉雲遊碧落間毛女繼和曰誰知古是與今非閒躡青霞遶翠微簫管秦樓應寂寂綵雲空惹薜蘿衣古丈夫曰吾與子邂逅相遇那無戀戀耶吾有萬歲松脂千秋栢子少許汝可各分餌之亦應出世二公捧授拜荷以酒吞之二仙曰吾當去矣善自道養無令漏

泄伐性使神氣暴露于窟舍耳二公拜別但覺超然莫知其蹤去矣旋見所衣之衣因風化爲花片蝶翅而揚空中陶尹二公今巢居蓮花峯上顏臉微紅毛髮盡綠言語而芳馨滿口履步而塵埃去身雲臺觀道士往往遇之亦時細話得道之來由出傳奇

許碏

許碏自稱高陽人也少爲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於王屋山周遊五岳名山洞府後從峨嵋山經兩京復自襄汴來抵江淮茅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桐羅浮無不遍歷到處皆于石壁峭壁人不及處題云許碏自峨嵋山尋偃月子到此觀筆蹤者莫不歎其神異竟莫詳偃月子也後多遊廬江間常醉吟曰閬苑花前是醉鄉踏翻王母九霞觴群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好事者或詰之曰我天仙也方在崑崙就宴失儀見謫人皆笑之以爲風狂後當春景插花滿頭把花作舞上酒家樓醉歌昇雲飛去出續神仙傳

楊雲外

唐乾寧中雲安縣漢城宮道士楊雲外常以酒自晦而行止異常前進士錢若愚甚敬之一旦齋沐詣其山觀宿於道齋翌日虔誠斂衽而白之曰師丈小子凡鄙神仙之事雖聆其說果有之乎楊曰有之我即其人也若示以飛空躡虛履水蹈火即日有千萬人就我不亦煩褻乎因騰躍上升冉冉在空中良久而下若愚稽顙自是信有神仙矣出北夢瑣言

杜悰

杜邠公悰爲小兒時常至昭應縣與群兒戲于野忽有一道士獨呼悰以手摩頂曰郎君勤讀書勿與諸兒戲指其觀曰吾居此頗能相訪否既去悰即詣之但見荒涼他無所有獨一殿巍然存焉內有老君像初道士半面紫黑色至是詳視其像頗類向所見道上乃半面爲漏雨所淋故也出玉泉子

南岳真君

南岳道士秦保言勤于焚修曾白真君云上仙何以須紙錢有所未諭既而夜夢眞君曰紙錢即冥吏所籍我又何須此由是岳中益信重之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第四十

薛尊師　王老　黑叟
劉無名

薛尊師

薛尊師者家世榮顯則天末兄弟數人皆至二千石身為陽翟令而數年間兄弟淪喪都盡遂精心歸道棄官入山妻兒悉棄召同志者唯有邑小胥唐臣願從之杖策負囊往嵩山口忽遇一人自山而出自云求道之人姓陳云知近有僊境薛遂求問其路陳曰吾有小事詣都約三日而廻廻當奉導君且於此相待薛與唐子止於路口陳至期而至陳曰但止於此吾當入山求之知所詣即來相報期以五日既而過期十日不至薛曰陳生豈相紿乎吾當自往遂緣磴入谷二四十里忽於路側見一死人虎食其半乃陳山人也唐子謂尊師曰本入山為求長生今反為虎狼之食陳山人尚如此我獨何人不如歸人世以終天年耳尊師曰吾聞嵩岳本靈僊之地豈為此害蓋陳山人所以激吾志也汝歸吾當終至必也不幸而死終無恨焉言訖直往唐亦決意從之夜即宿於石巖之下晝則緣磴而行數日忽見一巖下長松數百株中有道士六人如修藥之狀薛遂頂禮求請道士曰吾雖至此自服藥耳亦無術可以授君俄覩一禪室中有一老僧又禮拜求問僧亦無言忽於僧床下見藤蔓緣壁出戶僧指蔓視薛遂尋蔓出戶具蔓傍巖壁不絕經兩日猶未盡忽至流泉石室中有道士數人圍棋飲酒其陳山人亦在笑謂薛曰何忽而至

子之志可教也遂指授道要亦見俗人於此伐薪採藥不絕問其所云終南山紫閣峯下去長安城七十里尊師道成後入京居於昊天觀玄風益振時唐玄宗皇帝崇道數召入內禮謁開元末時已百餘歲忽告門人曰天帝召我為八威觀主無病而坐亡顏色不變遂於本院中造塔不塞塔戶每至夜輒召弟子唐君告以修行之術後以俗人禮謁煩雜遂封塞其塔戶唐君後亦為國師焉出原化記

王老

有王老者常於西京賣藥累世見之李司倉者家在勝業里知是術士心恒敬異待之有加故王老往來依止李氏且十餘載李後求隨入山王亦相招遂僕御數人騎馬俱去可行百餘里峯巒高峭攀藤緣樹直上數里非人跡所至王云與子偕行猶恐不達神仙之境非僕御所至悉宜遣之李如其言與王至峯頂田疇平坦藥畦石泉往往差次須臾又至林口道士數人來問王老知邀嘉賓故復相候李隨至其居茅屋竹亭瀟灑可望中有學生數十人見李各來問其親戚或不言或惆悵者云先生不在令宜少留具廚飯蔬素不異人間也為李設食經數日有五色雲霞覆地有三白鶴隨雲而下於是書生各出如迎候狀有頃云先生至見一老人鬚髮鶴素從雲際來王老攜李迎拜道左先生問王老何以將他人來此諸生拜謁訖各就房李亦入一室時頗炎熱李出尋泉將欲洗浴行百餘步至一石泉見白鶴數十從岩嶺下來至石上羅列成行俄而奏樂音響清亮非人間所有李卑伏聽其妙音樂畢飛

去李遐說其事先生問得無犯僞官否答云不敢先生謂李公曰君有官祿未合住此待仕宦畢方可來耳因命王老送李出曰山中要牛兩頭君可送至藤下李買牛送訖遂無復見路耳出廣異記

黑叟

唐寶應中越州觀察使皇甫政妻陸氏有姿容而無子息州有寺名寶林中有魔母神堂越中士女求男女者必報驗焉政暇日率妻孥入寺至魔母堂捻香祝曰祈一男請以俸錢百萬貫締構堂宇陸氏又曰倘遂所願亦以脂粉錢百萬別繪神仙既而寺中遊薄暮方還兩月餘妻孕果生男政大喜構堂三間窮極華麗陸氏於寺門外築錢百萬募畫工自汴滑徐泗揚潤潭洪及天下畫者日有至焉

但以其償過多皆不敢措手忽一人不說姓名稱爲南來且言善畫泊寺中月餘一日視其堂壁數點頭主事僧曰何不速成其事耶其人笑曰請備燈油將夜縱其事僧從之其言至平明燦爛光明儼然一壁畫人已不見矣政大設齋富商來集政又擇日率軍吏州民大陳伎樂至午時有一人形容醜黑身長八尺荷笠莎衣荷鋤而至閽者拒之政令召入直上魔母堂舉手鋤以斸其面壁乃頹百萬之眾鼎沸驚闘左右武士欲擒殺之叟無怖色政問之曰爾顛癇耶叟曰無爾善畫耶叟曰無曰緣何事而斸此也叟曰恨畫工之罔上也夫人與上官捨二百萬圖寫神仙今比生人尚不逮矣政怒而叱之叟撫掌笑曰如其不信田舍老妻足爲驗耳政問曰爾妻何在叟曰住處過湖南三二里政令十人隨叟召之叟自茅菴間引一女子年十五六薄傅粉黛服不甚奢艷態媚人光華動眾頃刻之間到寶林寺百萬之眾引頸駭觀皆言所畫神母果不及耳引至堦前陸氏爲之失色政曰爾一賤夫乃畜此婦當進于天子叟曰待歸與田舍親訣別也政遣卒五十侍女十人同詣其家至江欲渡叟獨在小艇中衛卒侍女叟妻同一大船將過江不覺叟妻於急流之處忽然飛入遊艇中人皆惶怖疾棹趁之夫妻已出攜手而行又追之二人俱化爲白鶴冲天而去出會昌解頤及河東記

劉無名

劉無名成都人也本蜀先主之後居於蜀爲生而聰悟入九歲道士過其家見而嘆曰此兒若學道當長生聊係矣

自是好道探玄不樂名利弱冠閱道經學咽氣朝拜存真內修之術常以庚申日守三尸存神默咒服黃精白术志希延生或見古方言草木之藥但愈疾微効見火輒爲灰燼自不能固豈有延年之力哉乃涉歷山川訪師求道數年入霧中山嘗遇人教其服餌雄黃三十餘年一旦有二人赤巾朱服徑詣其室劉問其何人也何以及此對曰我泰山直符追攝子耳不知子以何術頂有黃光至二日冥期迫促而無計近子將恐陰符譴責以稽延獲罪故見形相問耳劉曰余無他術但冥心至道不視聲利靜處幽山志希度世而已二使曰子之黃光照灼於頂逕高數丈得非雄黃之功然吾聞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金一石之謂丹子但服其石未餌其金但得其陽未知其陰將何以超生死之難

期昇騰之道乎其次廣施陰功救人濟物柔和雅靜無欲無爲至孝至忠內修密行功滿三千然後黑籍落名青華定籙制御神鬼驅駕雲龍而上補仙官未除地簡九祖超錬七玄生天如此則不爲冥官所追捕耳今子雖三尸已去而積功未著大限既盡將及死期豈可苟免也劉聞其語心意喪越憂迫震懼不知所爲二使徐謂之曰峨嵋青城神僊之府可以求詣眞師訪尋道要我聞鉛汞朱髓可致冲天此非高眞上仙莫得修煉之旨我爲子求姓名同年壽盡者以代於子子勉而勤修無至中怠也劉致謝二使二使乃隱劉如其言入峨眉山登陟崎險探求洞穴歷年不遇復入青城山北崖之下得一洞行數里忽覺平博殆非人世遇神仙居其間云青城眞人劉祈叩不已具

述所值鬼使追攝之由願示道要以拯拔沈淪賜度生死之苦眞人指一巖室使棲止其中復令齋心七日乃示其陽鑪陰鼎柔金鍊化水玉之方伏汞錬鉛朱髓之訣謂之曰胡剛子陰長生皆得此道亦名金液九丹之經丹分三品以鉛爲君以汞爲臣八石爲使黃芽爲苗君臣相得運火功全七日爲輕汞二七日變紫砂三七日五彩具內赤外黃狀如寒塵復運火二年日周六百再經四時重履長至初則十月離其胞胎已成初品即能乾汞成銀九而服之可以袪疾三年之外服者延年益筭髮白反黑三年之後服之刀圭遊散名山周遊四海初品地仙服之半劑變化萬端坐在立亡駕馭飛龍白日昇天大都此藥經十六節已爲中品便能使人長生藥成之日五金八石黃芽諸物與君臣二藥不相雜亂矣千日功畢名上品還丹謹而藏之勿示非人世有其人覩彼形氣功行合道依法傳之劉授丹訣還於霧中山築室修錬三年乃成開成二年猶駐於蜀自述無名傳以示後人入青城去不知所終出仙傳拾遺

太平廣記卷第四十一

賀知章　蕭穎士　李僊人
何諷　黃尊師　裴老
李虞　夏侯隱者　權同休

賀知章

賀知章西京宣平坊有宅對門有小板門常見一老人乘驢出入其間積五六年視老人顏色衣服如故亦不見家屬詢問里巷皆云是西市賣錢貫王老更無他業察其非凡也常因暇日造之老人迎接甚恭謹唯有童子為所使耳賀則問其業老人隨意問答因與往來漸加禮敬言論漸密遂云善黃白之術賀素信重顧接事之後與夫人持一明珠自云在鄉日得此珠保惜多時特上老人求說道

法老人即以明珠付童子令市餅來童子以珠易得三十餘胡餅遂延賀賀私念寶珠特以輕用意甚不快老人曰夫道者可以心得豈在力爭慳惜未止術無由成當須深山窮谷勤求致之非市朝所授也賀意頗悟謝之而去數日失老人所在賀因求致仕入道還鄉（出原化記）

蕭穎士

功曹蕭穎士常密遊於陳留逆旅方食之次忽見老翁鬚髮皓然眉目尤異至門目蕭久之微有嘆息又似相識蕭疑其意遂起揖問老人曰觀郎君狀貌有似一人不覺愴然耳蕭問似何人老人曰郎君一似齊鄱陽王王即蕭八代祖遂驚問曰王即某八代祖因何識之老人泣曰某姓左昔為鄱陽書佐徧蒙寵遇遭李明之難遂爾逃亡苟免患耳因入山修道遂得度世適驚郎君乃不知是王孫也遂相與泣蕭敬異之問其年乃三百二十七年矣良久乃別今在霍山時出人間後不知所之（出原化記）

李僊人

洛陽高五娘者美於色再嫁李僊人李仙人即天上謫僊也自與高氏結好恒居洛陽以黃白自業高氏能傳其法開元末高李之睦已五六載後一夕五鼓後聞空中呼李一聲披衣出門與語畢還謂高氏曰我天僊也頃以微罪謫在人間耳今責盡天上所由來喚既不得住多年繾綣能不悵然我去之後君宜以黃白自給慎勿傳人不得為人廣有點鍊非特損汝亦恐尚不利前人言訖飛去高氏初依其言後賣銀居多為坊司所告時河南少尹李齊知其

事釋而不問密使人召之前後為燒十餘床銀器李以轉聞朝要不一年李及高皆卒時人以為天罰焉（出廣異記）

何諷

唐建中末書生何諷常買得黃紙古書一卷讀之卷中得髮捲規四寸如環無端諷因絕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髮氣諷嘗言於道者道者曰吁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據仙經曰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為此物名曰脈望夜以規映當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時換骨上昇因取古書閱之數處蠹漏尋義讀之皆神僊字諷方嘆伏（出原化記）

黃尊師

黃尊師居茅山道術精妙有販薪者於嚴洞間得古書十

數紙自謂僞書因請黃君懇請師事黃君納其書不語日遣斫柴五十束稍遲并數不足呵罵及箠擊之亦無慍色一日見兩道士於山石上碁者之不覺日暮遂空返黃生大怒罵叱杖二十問其故乃具言之曰深山無人何處得有碁道士果是譎語遂叩頭曰實明日便捉來及去又見碁者乃佯前看因而擒捉二道士并局騰於室中上高樹唯得碁子數枚道士笑謂曰傳語仙師從與受却法籙因以碁子歸悉言其事黃公大笑乃遣沐浴盡傳法籙受訖辭去不知其終 出逸史

裴老

唐大曆中有王員外好道術雖居朝列布衣山客日與周旋一旦道侶數人在廳事王君方其談諧指掌會除溷裴

老攜穢具至王君給使因聞諸客言竊笑之王君僕使皆惟少頃裴老受傭事畢王君將登溷遇於戶內整衣似有所白因問何事漸前曰員外大好道王驚曰某實留心於此曰知員外酷好然無所遇適廳中兩客大是凡流但誑員外希酒食耳王君殊異良久其妻呼罵曰身爲朝官乃與此穢漢結交道人逐之王君曰天眞道流不擇所處裴老請去王君懇邀從容久方許諾曰明日來得否曰不得外後日來至期王君潔淨別室以候妻呼曰安有與除廁人親狎如此王君曰尚懼不肯顧我少頃至布袍曳杖頗有隱逸之風王君坐語茶酒更進裴老清言間發殊無荷穢之姿狀曰員外非眞好道乃是愛藥耳亦有少分某既來莫要爐火之驗否王君叩頭曰小生酷嗜不敢便有祈請裴指鐵盒可二斤餘曰員外剩取火至以盒分兩片置於其中復以火覆之須臾色赤裴老於布袍角解一小囊取藥兩丸如麻粟除少炭撥散盒上却堆火燒之食頃裴老曰成矣令王君僕使之壯者以火筯持出擲於地逡巡乃上上金盒矣色如雞冠王君降堦再拜搶頭陳謝裴老曰此金一兩敵常者三兩然員外不用留轉將布施也別去曰從此亦無復來矣王君拜乞曰未學俗士願歷丹懇須至仙伯山居中具起居禮裴老曰何用此乃約更三日於蘭陵坊西大菜園後相覓王君亦復及期往至則果見小門扣之黃頭奴出問曰莫是王員外否遂將一胡床來令於中門外坐少頃引入有小堂甚清淨裴老道服降堦侍女童十人皆有姿色延上勞問風儀質狀並與前時不同若四十餘人矣茶酒果實甚珍異屋室嚴潔服用精華

至晚王君去裴老送出門旬日復來其宅已爲他人所賃裴老不知所去也 出逸史

李虞

信州李員外虞嘗與秀才楊稜遊華山窮搜巖谷時李公未仕及楊君俱有棲遁之志毎遇幽賞即吟詠移時俄至一小洞嶢高數尺不三四步甚高路極平易二人欲窮其跡約行四五里擬回又不可且相勉而進更二三里稍明少頃至洞口時巳申酉之際川巖草樹不似人間亦有耕者耕者覩二人頗有驚異曰郎君何得到此乃具言之更二里餘有佛堂數人方飲茶次李公等因往求宿內一人曰須報洞主逡巡見有紫衣乘小馬從者四五呵路而至

拜起甚雅曰得到此何也一人備述曰此處偏陋請至某居處遂同步而往到一府署多竹堂屋坐甚精人吏數十因自言曰某姓杜名子華逢亂避世遇仙侶居此已數百年矣因止宿飲饌皆甚精豐內有馳芊其狀如牛晝夜論語因問朝廷之事留連累日各遺銀器數事遣使者導之而返曰此可隱逸頗能住否二子色難子華笑執手而別且請無漏於人後楊君復往尋其洞穴不可見矣楊君改名倫官至御史謫番禺而卒李公終亦流蕩冥搜靈境非所實好不可依名而往之也後君子誡之哉（出逸史）

夏侯隱者

夏侯隱者不知何許人也大中末遊茅山天台間常攜布囊竹杖而已飲食同常人而獨居一室不雜於衆或露宿壇中草間樹下人窺覘之但見雲氣蓊鬱不見其身每遊三十五十里登山渡水而閉目善睡同行者聞其鼻鼾之聲而步不差跌足無蹶礙至所止即覺時號作睡仙後不知所終（出神仙拾遺傳）

權同休

秀才權同休元和中落第旅遊蘇湖間遇疾貧窘走使者本村墅人顧已一年矣疾中思甘豆湯令其市甘草顧者久而不去但具湯火來秀才且意其怠於祇承復見折樹枝盈握仍再三搓之微近火上忽成甘草秀才心大異之且意必道者良久取粗沙數坏挼挱已成豆矣及湯成與常無異疾亦漸差秀才謂曰予貧迫若此無以寸進因脫垢衣授之可以此辦少酒肉將會村老丐少道路資也顧者微笑曰此固不足辦某當營之乃斫一枯桑樹成數筐扎聚於盤上噀之遂成牛肉復汲數瓶水傾之乃旨酒也村老皆醉飽獲束縑五十秀才慙謝顧者曰某本騎稚不識道者今返請爲僕顧者曰予固異人有少失譴于下賤合役于秀才若限不足復須力於他人請秀才勿變常庶卒某事也秀才雖諾之每呼指色上面戚戚不安顧者乃辭曰秀才若此果妨某事也因談秀才修短窮達之數且言萬物皆可化者唯澄泥中朱漆筋及髮藥力不能化因不知所之（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第四十二

尹真人　盧山人　薛玄真
于濤

尹真人

犍爲郡東十餘里有道觀在深巖中石壁四壍有顏道士居之觀殿有石函長三尺餘其上鑿出鳥獸花卉文理纖妙瞬於鬼工而緘鎖極固泯然無毫縷之隙里人相傳云是尹喜石函真人事跡顯於紀傳詳矣真人將上昇以石函付門弟子約之曰此函中有符籙慎不得啓之必有大禍於是郡人盡敬之大曆中有青河崔君爲犍爲守崔君素有剛果自恃既至郡聞有尹真人函笑謂屬官曰新垣平之詐見矣即詔之且命破鎖顏道士曰此尹真人石函

真人有遺敎曰啓吾函者有大禍幸君侯無犯仙官之約崔君怒曰尹真人死千歲安得獨有石函在乎吾不信顏道士確其詞而崔君固不從於是命破其鎖久之而堅然不可動崔君怒又以巨絙係函鼻用數十牛拽其絙斷而驅之僅半日石函遂開中有符籙數十軸以黃絲爲幅丹書其文皆炳然如新崔君既覩畢顧謂顏道士曰吾向者意函中有奇寶故開而閱之今徒有符籙而已於是令緘鏁如舊既歸郡是夕令忽暴卒後三日而悟其官屬將吏輩悉詣崔君問之且訊焉崔君曰吾甚懸未嘗聞神仙事前者偶開尹真人石函果爲冥官追攝初見一人衣紫衣至寢謂吾曰我吏於冥司者也今奉命召君固不可拒拒則禍益大矣宜疾去吾始聞憂欲以辭免然不覺與使者俱出郡城僅行五十里至冥司其官即故相吕公也謂吾曰子何爲開尹真人石函乎奉上帝命且削君之祿壽果如何哉已而召掾吏至令按吾祿壽之籍掾吏白吕公曰崔君有官五任有壽十七年今奉上帝符盡奪五任官又削十五年壽今獨有二年任矣於是聽崔君還後二年果卒出宣室志

盧山人

唐寶曆中荆州盧山人常販燒朴石灰往來於白洑南草市時時微露奇跡人不之測賈人趙元卿好事將從之遊乃頻市其所貨設果茗訪其息利之術盧覺謂曰觀子意似不在所市意何也趙乃言竊知長者埋形隱德洞過著龜願垂一言盧笑曰今日且驗君主人午時有非常之禍

若信吾言當免子可告之將午當有匠者負囊而至囊中有銀二兩餘必非意相干也可閉關妻孥勿輕應對及午必極罵須盡家臨水避之若爾徒費錢三千四百時趙停於百姓張家即遽歸告之張亦素神盧生乃閉門伺之欲午果有人狀如盧所言叩門求糴怒其不應因蹴其門張重簀捍之少頃聚人數百張乃由後門與妻子廻避幾差午其人乃去行數百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衆人具告其所爲妻痛哭乃適張家亟其夫死有因官不能評衆具言張閉户逃避之狀理者謂張曰汝固無罪可爲辦其送死張欣然從斷其妻亦喜及市樣儲舉正當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盧意以爲煩潛逝至復州界維舟於陸奇秀才莊門或語陸盧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詣之時將人

京投相知因請決疑盧曰君今年不動憂旦夕禍作君所居堂後有錢一瓺覆以板非君有也錢主今始三歲君其勿用一錢用必成禍能從吾戒乎陸臾然謝之及盧生去水波未定陸笑謂妻曰盧生言如是吾更何求乎乃命家童掘地未數尺果遇板徹之有巨瓮散錢滿焉陸喜甚妻亦擲還紉草貫之將及一萬兒女忽暴頭痛不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徵乎因奔馬追及謝違戒盧生怒曰君用之必禍骨肉骨肉與利輕重君自度也掉舟去之不顧陸馳歸而瘞焉兒女乃愈盧生到復州又常與數人閑行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帶酒氣逆鼻盧生忽叱之曰汝等所為不悛性命無幾其人悉羅拜塵中曰不敢不敢其侶詰之盧曰此輩盡劫賊也其異如此元柳言盧狀貌老少不

常亦不常見其飲食常語趙生曰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道者得隱形術能不試二十年可以化形名曰脫離後二十年名籍於地仙矣又言刺客之死屍亦不見所論多奇怪蓋神仙之流也 出酉陽雜俎

薛玄真

薛玄真者唐給事中伯高之高祖也少好道不簪名宦數遊雲泉得長生之道常於五嶺間棲憩每遇人曰九疑五嶺神仙之墟山水幽奇煙霞勝異如陽朔之峯巒挺拔博羅之洞府清虛不可忘也所以祝融棲神於衡阜虞舜登仙於蒼梧赫胥耀跡於潛峯黃帝飛輪於鼎湖其餘高真列仙人臣輔相騰翥逍遙者無山無之其故何哉山幽而靈水深而清松竹交映雲蘿杳冥固非凡骨塵心之所愛也況邃洞之中別開天地瓊膏滴乳靈草秀芝豈塵目能窺凡徒可履也得延年之道而優游其地信為樂哉真元末鄭餘慶郴州長史門吏有自遠省餘慶者未至郴十餘里店中駐歇與玄真相遇狀貌如二十三四神彩俊邁詞多稽古時語及開元麟德間事有如目覩又言明年二月餘慶當復歸朝餘言皆神異問其姓氏再三不答懇詰之云某有志林泉久棄鄉國不欲骨肉知此行止姓薛名玄真門吏話於餘慶令人訪尋無復蹤跡明年二月餘慶徵還及到長安語及異事給事中薛伯高流涕對曰某高祖自左常侍棄官入道隱終南不知所終是矣 出仙傳拾遺

于濤

于濤者唐宰相琮之姪也琮南遷途經平望驛維舟方食

有一叟自門而進直抵廳側小閤子以詣濤焉叟之來也驛吏疑從相國而行不之問相國疑是驛中人又不之詰既及濤所懇濤問叟何人也對曰曹老兒問其所來對曰郎居極有好官職此行不用憂濤方將遠陟深抱憂慮聞其言欣然迎揖之即席濤與表弟前秘書省薛校書俱與之語問其所能云老叟無解但見郎君此後官職高顯不可一一敘之濤當時執筆隨語記錄之也如是濤隨叟所投數章詞多隱密迨若謠讖亦敘相國牽復之事因問薛校書如何叟曰千里之外遇西則止其有官職雖非真刺史亦作假郡守濤又問某京中宅內事可以知否叟俛首良久曰京宅甚安今日堂前有某夫人某尼賓客名字一一審識某廊下有小童某牽一銅龜子馳戲濤亦審其

諳實皆書於編上往蕣所載已是數幅相顧笑語即將昏瞑濤因指薛芸香姬者謂叟曰此人如何對曰極好三千里外亦得好官濤初隨語書事心志銳信及聞此姬亦有好官許其踈誕意亦中息矣時濤表弟杜孺休給事刺湖州許籍下酒一壺可五斗因問叟飲好酒否叟欣然為謝即以銀盂挹之令自酌飲頃之酒盡已昏瞑矣遂以銀盂枕首而睡時政酌盛興有近吏者及旦失叟唯銀盂在焉方驚問訪求莫知所止人或云此即曹 休博士也曹休蓋之宗室仕晉為史官齊梁間或處朝列得神仙之道多遊江湖間往來賈販常拯救人以陰功及物人多有見之愛其遺者濤自後授泗州防禦使歙州刺史佐淮南吳王楊公行密為副使相國尋亦北歸薛校書佐江西賓幕知袁州軍務值用軍之際挈家之閩至一小邑姬者俄以疾終山中無求棺器之所托一村翁鬻其壽棺而瘞斯棺裝添金彩頗甚珍華既瘞之後方驗得奸棺之言及京宅是日賓客小童牽銅龜遊戲之事無不驗者出神仙感遇傳

太平廣記卷第四十三

太平廣記卷第四十四　神僊四十四

田先生　穆將符　房建

蕭洞玄

田先生

田先生者九華洞中大僊也元和中隱於饒州鄱亭村作小學以教村童十數人人不知其神仙矣饒州牧齊推嫁女與進士李生數月而孕李生赴舉長安其孕婦將產於州之後堂夢鬼神責其腥穢斥逐之推常不信鬼神不敢言未暇移居既產為鬼所惡害耳鼻流血而卒殯於官道側以俟罷郡遷之北歸明年李生下第歸饒日晚於野中見其妻訴以鬼神所害之事乃曰可詣鄱亭村學中告田先生求其神力或可再生耳李如其言詣村學見先生膝行而前首體投地哀告其事願大仙哀而救之先生初亦堅拒李叩告不已涕泗滂沲自早及夜終不就坐學徒既散先生曰誠懇如此吾亦何所隱耶但不早相告屋舍已壞矣誠為作一處置即從舍出百餘步桑林中夜已昏暝忽光明如晝化為大府崇門儀衛森列先生寶冠紫帔據案而坐擬於王者乃傳聲呼地界俄有十餘隊各擁百餘騎奔走而至皆長丈餘謁者呼名通入曰廬山江瀆彭蠡等神到先生曰刺史女因產為暴鬼所殺事聞之何不申理對曰獄訟無主未果發讁今賊是鄱陽王吳芮刺史宅是其所居怒其生產腥穢遂肆兇暴尋又擒吳芮牒天曹而誅戮之勘云李氏妻算命尚有三十二年合生二男三女先生曰屋舍已壞如何有一老吏曰昔東晉鄴下有一

人誤死屋宅已壞又合還生與此事同其時葛仙君敕令貝蒐爲身與本無異但壽盡之日無形爾先生許之即只追李妻蒐魄合爲一體以神膠塗之大王發遣却生即便生矣見有七八女人與李妻相似吏引而至推而合之有藥如稀餳以塗其身頃刻官吏皆散李生及妻田先生在桑林間李生夫妻懇謝之先生曰但云自得再生勿多言也遂失先生所在李與妻還家其後年壽所生男女皆如所言（出仙傳拾遺）

穆將符

穆將符者唐給事中仁裕之姪也幼而好學不慕聲利不覬世祿而深入玄關縱逸自放不知師匠何人已得吐納內修之道好飲酒高聞傲睨人莫能測之長安東市酒肆

姚生與其友善時往來其家則飲酒話道彌日累夕姚忽暴卒舉家惶駭使人奔訪將符將符際夜方至姚已奄然無復喘息將符方醉其家人哀號告之笑曰可救也無遽憂怖遂解衣與姚同衾而臥戒其家令作人參湯稀粥以候之勿得悲泣驚呼待喚即應滅燭而寢悄然中夜方命燭視之姚已起坐矣少以人參湯注之良久乃以粥助之乃能言曰適爲黃衣使者三四人以馬載去西行甚速道途蒙昧如微月之中遙逕有赤色光如日出之狀照其行路黃衣者促轡尤急即聞傳呼云太乙有敕使大兵遣回乃顧見騎乘旌旗森然成列所乘馬及黃衣者奔迸不知所之別有朱衣一人引而歸之自是姚生平復如初將符適去不知所適羅浮軒轅先生有道之士也大中年徵入關至京師使人訪之將符以遁去先生曰穆處士隱仙者也名位列於九清之上矣勿以其嗜酒昏醉爲短眞和光混俗爾淮浙閒頗顯其異跡接於聞見若左元放葛孝先之流也（出神仙拾遺）

房建

清河公房建居于含山郡性尚奇好玄元之教常從道士授六甲符及九章眞籙積二十年後南遊衡山遇一道士風骨明秀與建語述上清仙都及蓬萊方丈靈異之事一一皆若涉歷建奇之後旬餘建自衡山適南海道士謂建曰吾嘗客於南海迨今十年矣將有寺官李侯者護其軍李侯以玉簪遺我我以簪賜君君宜寶之建得其簪言且甚因而別去是歲秋建至南海嘗一日獨遊開元觀觀之

北軒有磚塗爲眞人狀者二焉其位於東者左玄眞人及視左玄之狀果衡山所遇道士也奇而歎者久之及覩左玄之冠已亡簪矣時有觀居道士數輩在焉建具以事言仍出玉簪示之道士驚曰往歲有寺官李侯護兵於南海嘗以二玉簪飾左右眞人迨今且十年其左玄之簪亡之十年今君所獲果是焉建奇之因以玉簪歸道士（出宣室志）

蕭洞玄

王屋靈都觀道士蕭洞玄志心學鍊神丹積數年卒無所就無何遇神人授以大還祕訣曰法盡此耳然更須得一同心者相爲表裏然後可成盍求諸乎洞玄遂周遊天下歷五嶽四瀆名山異境都城聚落人跡所輳罔不畢至經十餘年不得其人至貞元中洞玄自浙東抵揚州至庱亭

逮維舟於逆旅主人于時舳艫萬艘隘於河次堰閘爭路上下衆船相軋者移時舟人盡力擠之見一人船頭蹙其右臂且折觀者爲之寒慄其人顏色不變亦無呻吟之聲徐歸船中飲食自若洞玄深嗟異之私喜曰此豈非天佑我乎問其姓名則曰終無爲因與交結話道欣然遂不相捨卽俱之王屋洞玄出還丹秘訣示之無爲相與揣摩更終二三年修行備至洞玄謂無爲曰將行道之夕我當作法護持吾當謹守丹竈但至五更無言則携手上昇矣無爲曰我雖無他術至於忍斷不言君所知也遂十日設壇場焚金鑪飾丹竈洞玄遶壇行道步虛無爲於藥竈前端拱而坐心誓死不言一更後忽見兩道士自天而降謂無爲曰上帝使問爾要成道否無爲不應須臾又見羣仙自

稱王喬安期等謂曰適來上帝使左右問爾所謂何得不對無爲亦不言有頃見一女人年可二八容華端麗音韻幽閑綺羅繽紛薰灼動地盤旋良久謂戲無爲無爲亦不顧俄然有虎狼猛獸十餘種類哮吼騰擲張口向無爲無爲亦不動有頃見其祖考父母先亡眷屬等並在其前謂曰汝見我何得無言無爲涕淚交下而終不言俄見一夜叉身長三丈目如電赩口赤如血朱髮植竿鋸牙鉤爪直衝無爲無爲不動旣而有黃衫人領二手力至謂無爲曰大王追不願行但言其故卽免無爲不言黃衫人卽叱二手力可拽去無爲不得已而隨之須臾至一府署云是平等王南面凭几威儀甚嚴厲聲謂無爲曰爾未合至此若能一言自辨卽放爾迴無爲不對平等王又令引向獄中看諸受罪者慘毒痛楚萬狀千名旣迴仍謂之曰爾若不言便入此中矣無爲心雖恐懼終亦不言平等王曰卽令別受生不得放歸本處無爲自此心迷寂無所知俄然復覺其身託生於長安貴人王氏家初在母胎猶記宿誓不言旣生相貌具足唯不解啼三日滿月其家大會親賓廣張聲樂乳母抱兒出衆中遞相憐撫父母相謂曰我兒他日必是貴人因名曰貴郎聰慧日甚秪不解啼纔及三歲便行蹣不好弄至五六歲雖不能言所爲雅有高致十歲操筆卽成文章動靜嬉遊必盈紙墨旣及弱冠儀形甚都舉止雍雍可爲人表然自以瘖瘂不肯入仕其家富比王室金玉滿堂婢妾歌鐘極於奢侈年二十六父母爲之娶妻妻亦豪家又絕代姿容工巧伎樂無不妙絕貴郎官名

愼微一生自矜快樂娶妻一年生一男端敏惠黠略無倫比愼微愛念復過常情一旦妻及愼微俱在春庭遊戲庭中有盤石可爲十人之坐妻抱其子在上忽謂愼微曰觀君於我恩愛甚深今日若不爲我發言便當撲殺君兒愼微爭其子不勝妻舉手向石撲之腦髓迸出愼微痛惜撫膺不覺失聲驚駭恍然而寤則在丹竈之前而向之盤石乃丹竈也時洞玄壇上法事方畢天欲曉矣俄聞無爲歎息之聲忽失丹竈所在二人相與慟哭卽更鍊心修行後亦不知所終 出河東記

太平廣記卷第四十四

賈耽　丁約　瞿道士
王卿　衡山隱者　梅真君

賈耽

唐相國賈耽滑州節度使常令造鹿皮衣一副旣成選一矯捷官健操書緘付之曰汝往某山中但荆棘深處即行覓張尊師送此書任汝遠近使者受命挈糧而去甚惶惑入山約行百餘里荆棘深險無不備歷至一峯半腰中石壁聳拔見二道流棊決使者遂拜道流曰賈相公使來開書大笑遂作報書一曰傳語相公早歸何故如此貪著富貴使者齎書而返賈公極喜厚賞之亦不知其故也又嘗令一健卒入枯井中取文書果得數軸皆道書也遂遣十餘人寫纔畢有道士突入呼賈公姓名叱罵曰爭敢偷書賈公遜謝道士曰復持去鄭州僕射陂東有一浮圖乃遣使齎牒牒州於此浮圖內取一白鴉遂令捧之果得以籠送亦不知何故賈公諳仙事甚衆此三篇尤明顯者也出逸史

丁約

唐大曆中有韋行式爲西州採訪使有姪曰子威年及弱冠驄敏温克耽翫道書瀨惑神仙修煉之術有步卒丁約者執廝役於部下周旋恪勤未嘗少怠子威頗私之一日辭氣悽慄云欲他適子威怒曰籍在軍中焉容自便丁曰去計已果不可留也然某䕠勤左右二載于茲未能忘情思有以報某非碌碌求食者尚縈俗間耳有藥一粒願以贈別此非能長生限內無他恙矣因褫衣帶內得藥類粟以奉子威又謂曰郎君道情深厚不欺暗室終當棄俗尚隔兩塵子威曰何謂兩塵對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刼道謂之塵書堅此心亦復遐壽五十年近京相遇此際無相訝也言訖而出子威驚愕亟命追之已不及矣主將以逃亡上狀請落兵籍爾後子威行思坐念留意尋訪竟亡其蹤後擢明經第調索邑宰及從心之歲毛髮皆鶴時元和十三年也將還京豬夕于驪山旅舍聞通衢甚喧詢其由曰劉悟執逆賊李師道下將校至闕下步出觀之則兵仗嚴衛桎梏纍纍其中一人乃丁約也反接雙臂長驅而西鬒髮強壯無異昔日子威大奇之百千人中驚認之際丁已見矣微笑遙謂曰尚記臨邛別否一睽五十年矣幸今相見請送至前驛須臾到滋水驛則散繫于廊舍開一竅以給食物子威窺之俄見脫置桎梏復之以席躍自竇出與子威携手上旗亭話闊別之恨且歎子威之衰耄子威謂曰仙兄既有先見之明聖朝奄宅天下何爲私叛臣耶丁曰言之久矣何迯哉蜀國餞辭豈不云近京相遇慎勿多訝乎又問曰果就刑否對曰道中有尸解兵解水解火解是繁有徒稽康郭璞皆受戕害我以此委蛻耳與韓彭與糞壤弃也某或思避自此而逃孰能追也他問不對唯云須筆子威搜書囊而進亦媿領之威曰明晨法場寓目豈蛻于此乎丁曰未也夕當甚雨不克行刑兩晝雨止國有小故十九日天限方及君於此時幸一訪別言訖還舘復自穴入荷校以坐子威却往溫泉日已晡矣風埃忽起夜

中果大雨澍漣明況及射詔改日行刑而宿方霽則王姬有薨于外館者復三日不視朝果至十九日方獻廟巡鄽始行大戮子威是日飯僕飽馬吉旦往棘圍候馬亭午間方號令迴觀者不啻億兆衆矣面語不辨寸步相失俘囚纔至丁巳誌焉遥目子威笑頷三四及揮刃之際子威獨見斷筆霜鋒倏忽之次丁因躍出而廣衆之中躡足以進又登酒肆其言如蜀脫衣換觴與威對飲云某自此遊適矣勉於奉道猶隔兩塵當奉候于崑崙石室矣言訖下旗亭冉冉西去數步而滅出廣異記

瞿道士

黄尊師修道於茅山法籙絶高靈應非一弟子瞿道士年少不甚精懇屢爲黄師所笞草堂東有一小洞高八尺荒淺蒙蔽似蛇虺所伏一日瞿生又怠惰爲師所箠遂巡避杖遂入此洞黄公驚異遣去草搜索一無所見食頃方出持一碁子曰適觀秦時人留食見遺此秦人碁子也黄公方怪之尚意其狐狸所魅亦不甚信茅山世傳仙府學道者數百千皆宗黄公恐以爲積業階品竒合上昇每至良辰無不瞻望雲鶴明年八月望夜天氣晴肅月光如晝中宵雲霧大起其雲五色集於巖巒間仙樂滿庭復有步虛之聲弟子皆以爲黄公上仙之期至矣遽備香火黄公沐浴朝服以候真侶將曉氣烟漸散見瞿生乘五色雲自東方出在庭中靈樂鸞鶴彌漫空際於雲間再拜黄公曰尊師即當來更務修造亦不久矣復與諸徒訣別乘風遂去漸遠不見隱隱猶聞衆樂之音金陵父老每傳此事出逸史

王卿

唐貞元年中郢中有酒肆王卿者店近南郭每至節日常有一道士過之飲訖出郭而去如是數年後因道士復來卿遂結束潛行尋之數里道士顧見大驚曰何來卿乃禮拜願神人許爲僕使道士固辭卿固隨之每過澗谷或高闊丈餘道士踰越輕舉而過卿輒蹶之亦能渡也行數十里一巖高百餘丈道士騰身而起卿不能登遂哀求禮拜道士自上謂曰汝何苦從我自速歸不爾坐受困躓也卿曰前所渡險阻皆賴尊師命今却歸無路必死矣願見救護道士乖手巖下令卿舉手閉目躍身翕飛已至巖上上則平曠煙景不類人間又從行十餘里至道士舍門庭整肅止卿於舍外草間謂曰汝且止此吾爲汝送飯食候便令汝得見天師卿潛草間道士三日每送飯食亦皆充足後一日忽見天師出門杖策道士四五人侍從天師形狀瓌偉眉目踈朗道士私招卿令於道左禮謁天師驚曰汝何因得至此卿方謂說諸道士曰此人謹厚恐堪役使可且令守竈天師令且收之遂延卿入院至廚下見一大竈下燃火上有鐵筩閉蓋數重道士令卿守竈專看之不得妄視令失墜餘道士四人或汲水採藥蒸曝造食以供天師夜亦令卿臥廚下守火經六七日都不見人來看視釜中物者後一日卿無何竊開窺之忽見一白兎從鐵筩中走出驀然有聲道士曰藥已失矣競來窺看惶懼失色須臾天師大怒曰何忽引俗人來令失藥俄召前道士責辱欲鞭之道士叩頭請却擒負道士數人於庭施香禹步道

士二人變成白鶴冲天而飛食頃鶴已擒得白兎來令投釜中固濟鍊之天師令速遂俗人遣歸道士送領出曰卿幾悞我卿心未堅可且歸去遂引送至高巖下執手而別後二十年於汾州市中相見耳鄭復尋路歸數日方至郭已經年遂爲道士十餘年後遊太原竟不知當有所遇否出化源記

衡山隱者

衡山隱者不知姓名數因賣藥往來岳寺寄宿或時四五日無所食僧徒怪之復賣藥至僧所寺衆見不食知是異人敬接甚厚會樂人將女詣寺其女有色衆欲取之父母求五百千莫不引退隱者聞女嫁邀僧往看喜欲取之仍將黃金兩挺正二百兩謂女父曰此金直七百貫今亦不

論付金畢將去樂師附克官使倉卒使別隱者示其所居云去此四十餘里但至山當知也女父母事畢愴女乃往訪之正見朱門崇麗扣門隱者與女俱出迎接初至一食便不復饑留連五六日亦不思食父母將還隱者以五色箱盛黃金五挺贈送謂父母曰此間深邃不復人居此後無煩更求也其後父母重往但見山草無復人居方知神仙之窟出廣異記

梅眞君

汝陰人崔景唐家甚富嘗有道士自言姓梅來訪崔崔客之數月景唐市得玉鞍將之壽春以獻節度使高審思謂梅曰先生但居此吾將詣壽春旬月而還使兒姪輩奉事無所憂也梅曰吾乃壽春人也將此訪一親知比將還矣君其先往也久居於此思有以奉報君家有水銀乎曰有即以十兩奉之梅乃置鼎中以水銀煉之少久即成白銀矣因以與景唐曰以此爲路糧君至壽春可於城東訪吾家也即與景唐分路而去景唐至壽春即詣城東訪梅氏數日不得村人皆曰此中無梅家亦無爲道士者唯淮南嶽廟中有梅眞君像得非此耶如其言訪之果梅眞君矣自後竟不復遇出稽神錄

太平廣記卷第四十五

白幽求　王太虛　王子芝
劉商

白幽求

唐貞元十一年秀才白幽求頻年下第其年失志後乃從新羅王子過海於大謝公島夜遭風與徒侶數十人爲風所飄南馳兩日兩夜不知幾千萬里風稍定徐行見有山林乃整棹望之及前到山高萬仞南面半腹有城壁臺閣門宇甚壯麗維舟而昇至城一二里皆龍虎列坐於道兩邊見幽求乃耽耽而視幽求幽求進路甚恐懼欲求從者失聲彷徨次於大樹枝爲風相磨如人言誦詩辭幽求諦聽之乃曰玉幢亘碧虛此乃眞人居徘徊仍未進邪省猶

難除幽求猶疑未敢前俄有朱衣人自城門而出傳勑曰西嶽眞君來遊諸龍虎皆俯伏曰未到幽求因趨走前見朱衣人不顧而入幽求進退不得左右諸龍虎時時目幽求盤旋次門中數十人出龍虎奔走人皆乘之下山幽求亦隨之至維舟處諸騎龍虎人皆履海面而行須臾沒於遠碧中幽求未知所適舟中具饌次忽見從西旗節隊伍僅千人鸞鶴青鳥飛引於路騎龍控虎乘龜乘魚有乘朱鬛馬人衣紫雲日月衣上張翠蓋如風而至幽求但俯伏而已乃入城門幽求又隨覘之諸龍虎等依前列位與樹木花藥鳥雀等皆應節盤廻如舞幽求身亦不覺足之蹈之食頃朱衣人持一牒出謂龍虎曰使水府眞君龍虎未前朱衣人乃顧幽求授牒幽求未知所適朱衣曰使水府

以手指之幽求隨指而身如乘風下山入海底雖入水而不知爲水朦朧如日中行亦有樹木花卉觸之珊珊然有聲須臾至一城宮室甚偉門人驚顧俯伏於路俄而有數十人皆龍頭鱗身執旗杖引幽求入水府眞君於殿下北向授符牒拜起乃出門已有龍虎騎從儼然遂行將息到舊所幽求在門又不敢入雖未食亦不覺飢少頃有覓水府使者幽求應唯而入殿前拜引於西廊下接諸使下坐飲食非人間之味徐問諸使中此何處也對曰諸眞君遊春臺也主人是東嶽眞君春夏秋冬各有位各在諸方主人亦各隨地分也其殿東廊下列玉女數百人奏樂白鶴孔雀皆舉翅動足更應玄歌日晚乃出殿於山東西爲迎月殿又有一宮觀望日至申時明月出矣諸眞君各爲迎

月詩其一眞君詩曰日落煙水黯驪珠色昔昏寒光射萬里霜縞遍千門又一眞君詩曰玉魄東方開嫦娥逐影來洗心兼滌目光影遊春臺又一眞君詩曰清波滔碧烏天藏黯黯連二儀不辨處忽吐清光圓又一眞君詩曰烏沉海西岸蟾吐天東頭忘下句其餘詩並忘之矣賦詩罷一眞君乃命夜戲須臾童兒玉女三十餘人或坐空虛或行海面笙簫衆樂更唱迭和有唱步虛歌者數十百輩幽求記其一焉詞曰鳳凰三十六碧天高太清元君夫人躡雲語令風颯颯吹鵝笙至四更有緋衣人走入鞠躬屈膝白大欲曙唯而趨出諸君命駕各辭次日昨朱衣人屈膝言曰白幽求已充水府使有勞績諸眞君議曰便與遊春臺灑掃幽求悽惶拜乞却歸故鄉一眞君曰卿在何處對曰

在秦中又曰汝歸鄉何戀戀也幽求未答又曰使隨吾來朱衣人指隨西嶽眞君諸眞君亦各下山並自有龍虎鸞鳳朱鬣馬龜魚旛節羽旄等每眞君有千餘人履海面而行幽求亦操舟隨西嶽眞君後自有便風迅速如電平明至一島見眞君上飛而去幽求舟爲所限乃離舟上島目送眞君猶見旗節隱隱而漸沒幽求方悔恨慟哭而迢遞上島行乃望有人烟漸前就問云是明州又却喜歸舊國幽求自是休糧常服茯苓好遊山水多在五嶽永絕宦情矣出博異志

王太虛

東極眞人王太虛隱居王屋山中咸通壬辰歲王屋令王玠夙志崇道常念黃庭經每欲自爲註解而未了深玄之理但日誦五六千遍聞王屋小有洞天神仙之府求爲王屋令欲結廬於其中冀時得遊禮耳罷官乃絕粒咽氣數月稍覺神旺身輕入洞屋誓不復返初行三二十里或寬廣明朗或幽暗泥黑捫壁循行經三五日忽坦然平闊峭崖倚空直拔萬仞下有歛室可坐數百人石牀案几儼若有人居之案上古經一軸未敢遂取稽首載拜言曰下土賤臣形濁氣穢輒慕長生之道幸入洞天仰窺靈府是萬劫良會令覩上天遺跡玉案玄經不敢輒取願眞仙鑒祐許塵目一披篇卷則受罔極之恩良久叩頭乞報應之兆忽有一人坐於案側曰子其志乎緱氏仙裔聿能好道可以名列青簡矣吾東極眞人子之同姓也此黃庭寶經吾之所註使授於子復贈以桃得數斗曰此食之者白日飛

行此核磨而服之不唯愈疾亦可延算子雖有志未可居此二十年期於茲山矣勉而勤之得道也言訖不復見玠亦不敢久住携桃核與經而歸磨服桃核身康無疾顏狀益少人間因有傳寫東極眞人所註黃庭經本矣出仙傳拾遺

王子芝

王子芝字僊苗自云河南緱氏人常遊京洛間耆老云五十年來見之狀貌怡如四十許人莫知其甲子也好養氣而嗜酒故蒲師琅琊公重盈作鎭之初年仙苗居於紫極宮王令待之甚厚又聞其嗜酒日以三榼餉之間日仙苗出過一樵者荷擔於宮門貌非常意甚異焉因市其薪厚償厥直樵者得金亦不讓而去子芝潛令人躡其後以伺之樵者徑趨酒肆盡飲以歸他日復來子芝謂曰知子好酒吾有中令所餉醇醪償子薪價可乎曰可遂飲之數盃因謂子芝是酒佳矣然殊不及解縣石氏之醞也余適自彼來恨向者無侶不果盡於斯耳子芝因降階執手與之擁鑪祈於樵者曰石氏芳醪可致否樵者頷之因命丹筆書一符置於火上煙未絕有一小豎立于前樵者勑之爾領尊師之僕挈此二榼但往石家取酒吾待與尊師一醉時既昏夜門已扃禁小豎謂芝僕曰可閉其目因搭其頭人與酒壺偕出自門隙已及解縣携酒而還因與子芝共傾焉其甘醇郁烈非世所儔中宵樵者謂子芝曰已醉矣余召一客伴子飲可乎子芝曰諾復書一朱符置火上瞬息聞異香滿室有一人來堂堂美鬚眉拖紫秉簡揖樵者而坐引滿兩巡二壺且竭樵者燒一鐵筯以授紫衣者云

可去時東方明矣遂各執別樵者因謂子芝曰識向來人否少頃可造河瀆廟視之子芝送樵者訖因過廟所覩夜來共飲者廼神耳鐵筯之驗宛然趙君郎中時在幕府目驗此事弘文館校書郎蘇悅亦寓於中條甚熟蹤跡其後子芝再遇樵仙別傳修鍊之訣且為地仙矣出神仙感遇錄

劉商

劉商彭城人也家於長安少好學強記精思攻文有胡笳十八拍盛行於世兒童婦女咸悉誦之進士擢第歷臺省為郎性躭道術逢道士即師資之鍊丹服氣靡不勤切每歎光陰甚促筋骸漸衰朝馳暮止但自勞苦浮榮世官何益於已古賢皆隳官以求道多得度世幸畢婚嫁不為俗累豈劣於許遠遊哉由是以病免官道服東遊入廣陵於城街逢一道士方賣藥聚衆極多所賣藥人言頗有靈効衆中間商目之相異乃罷藥携手登樓以酒為勸道士所談自秦漢歷代事皆如目覩商驚異師敬之復言神仙道術不可得也及暮商歸僑止道士下樓閃然不見商益訝之商翌日又於城街訪之道士仍賣藥見商愈喜復挈上酒樓劇談勸醉出一小藥囊贈商并戲吟曰無事到揚州相携上酒樓藥囊為贈別千載更何求商記其吟暮乃別去後商累尋之不復見也乃開囊視重紙裹一葫蘆子得九粒藥如麻粟依道士口訣吞之頓覺神爽不饑身輕醒然過江遊茅山久之復往　宜興張公洞當遊之時愛罨畫溪之景遂於胡父者葺居隱於山中近樵者猶見之我劉郎中也而莫知所止已為地仙矣出續仙傳

卷第四十六

太平廣記卷第四十七　神仙四十七

唐憲宗皇帝　李球　宋玄白

許棲巖　韋善俊

唐憲宗皇帝

唐憲宗好神仙不死之術元和五年內給事張惟則自新羅國迴云於海中泊山島間忽聞雞犬鳴吠似有烟火遂乘月閑步約及一二里則見花木樓臺殿閣金戶銀關其中有數公子戴章甫冠衣紫霞衣吟嘯自若惟則知其異遂請謁公子曰汝何所從來惟則具言其故公子曰唐皇帝乃吾友也當汝旋去願為傳語俄而命一青衣捧出金龜印以授惟則乃置之於寶匣復謂惟則曰致意皇帝惟則遂持之還舟中廻顧舊路悉無蹤跡金龜印長五寸上負黃金玉印面方一寸八分其篆曰鳳芝龍木受命無疆惟則至京師即具以事上進憲宗曰朕前生豈非仙人乎及覽金龜印歎異良久但不能諭其文耳因緘以紫泥玉鎖置於帳內其後往往見五色光可長丈餘是月寢殿前連理樹上生靈芝二株宛如龍鳳憲宗因歎曰鳳芝龍木寧非此兆乎時又有處士伊祁玄解縝髮童顏氣息香潔常乘一黃牝馬纔高三尺不啗芻粟但飲醇酎不施韁轡惟以青氈藉其背常遊歷青兗間若與人款曲話千百年事皆如目擊帝知其異人遂令密詔入宮內館於九華之室設紫茭之席飲龍膏之酒紫茭席類茭葉光軟香靜夏涼冬溫龍膏酒黑如純漆飲之令人神爽此本烏弋山離國所獻也烏弋山離國已見班固西京傳也帝每日親自

訪問頗加敬仰而玄解曾朴未嘗聞人臣禮帝因問之曰先生春秋高而顏色不老何也玄解曰臣家于海上種靈草食之故得然也卽於衣間出三等藥實爲帝種於殿前一曰雙麟芝二曰六合葵三曰萬根藤雙麟之色褐一莖兩穗穗形如麟頭尾悉具其中有子如瑟瑟焉六合葵色紅而葉類於茂葵始生六莖其上合爲一株共生十二葉內出二十四花花如桃花而一朵千葉一葉六影其成實如相思子萬根藤子一子而生萬根枝葉皆碧鈎連盤屈蔭一畝其狀類芎藭而葉色殷紅細如絲髮可長五六寸一朵之內不啻千莖亦謂之絳心藤靈草旣成人乃莫見而玄解請帝自采餌之頗覺神驗由是益加禮重焉遇西域有進美玉者一圓一方徑各五寸光彩凝冷可鑒毛髮時玄解方坐於帝前熟視之曰此一龍玉也一虎玉也驚而問曰何謂龍玉虎玉也玄解曰圓者龍也生於水中爲龍所寶若投之於水必有虹霓出焉方者虎也生於巖谷爲虎所寶若以虎毛拂之紫光迸逸而百獸懾服帝異其言遂令嘗之各如所說詢得玉之由使人曰一自漁者得一自獵者獲帝因命取龍虎二玉以錦囊盛之於內府玄解將還東海亟請於帝未許之遇宮中刻木作海上三山綵繪華麗間以珠玉帝元日與玄解觀之帝指蓬萊曰若非上仙朕無由得及是境玄解笑曰三島咫尺誰曰難及臣雖無能試爲陛下一遊以探物象妍醜卽踴體於空中漸覺微小俄而入於金銀闕內左側連聲呼之竟不復有所見帝追思歎恨近成羸瘵因號其山爲藏眞島每詰旦於島前焚鳳腦香以崇禮敬後旬日青州奏云玄解乘黃牝馬過海矣

李球

李球者燕人也寶曆二年與其友劉生遊五臺山山有風穴遊人稍或諠呼及投物擊觸卽大風震發揭屋拔木必爲物害故登山之時互相戒勅不敢觸球至穴口戲投巨石於穴中良久石聲方絕果有奔風迅發有一木如柱隨風飛出球性輕悍無所顧忌遂力扳其木却墜入穴中球爲木所載亦不得出良久至地見一人形如獅子而人語引球入洞中齋內見二道士奕碁道士見球喜問球所修之道球素不知通修行之事黙然無以爲對二仙責引者曰吾至道之要當授有骨相之士習道之人汝何妄引凡庸入吾仙府耶遂引去之因以一杯水遺令飮謂之曰汝雖凡流得覩吾洞府踐吾眞境將亦有少道分矣所恨素不習道不可語汝修行之要耳但去苟有希生之心出世之志他日可復來也飮此瓊漿亦延年壽矣球飮水拜謝訖引者將球至向來洞側示以別路曰此山道家紫府洞也五峯之上皆藉四海奇寶以鎭峯頂亦如茅山洞鎭以安息金墉城之寶春山雜玉環水香瓊以固上眞之宅此山東峯有離岳火珠西峯有軋震瑤室南峯有洞光珠樹北峯有瑚瑛芝中峯有自明之金環光之璧每積陰將散久翳將雨卽衆寶交光照灼巖嶺春曉秋旦則九色之氣爲天光輝爍乎雲表太帝命韓司少卿東方君與紫府先生統六年仙寮神王力士以鎭於此故謂神仙之府也洞

有三門一徑西通崑崙一徑出此巖之下一向東風穴是洞之端門也皆有龍蛇守之先生有勑曰有巨石投於洞門中吾柱者是世間將有得道之人受事于此即使我引進我亦久遠學道當證仙品而積功之外口業不除以宿功所應得守此洞穴之口後三百年亦當超昇矣以口業之故假此形耳我守先生之命適門投石中柱依教引子誠不知子戲投石耳然數百年來投石者少亦未嘗中柱神仙之宮不易一至子亦將有所得於玄妙之津矣此有北巖之徑可使子得速還人間因衣帶解藥三丸貫一槁枝之末謂球曰路側如見異物以藥指之不爲害此藥食之可以無病球持此藥行於洞中黑處藥有光如火數有巨蛇張口向球以藥指之伏不敢動因出洞門門外古樹半朽洞欲堙塞球推壞土朽樹久方得出已在寺門之外矣先是劉生既失球子方執誣劉生疑害其父欲訟於官寺有大齋未得便去既見球還衆皆忻喜具話所見之異因以三丸藥與劉及子各餌一丸乾符中進士司徒鐵與球相別三十餘年別時球年六十鬚已垂白於河東見球年九十餘容狀如三十許人話所遇之事云服藥至今老而復壯性不食其子亦如三十歲許銳志修道與其子入王屋山去出仙傳拾遺

宋玄白

宋玄白不知何許人也爲道士身長七尺餘眉目如畫端美肥白且秀髮人見皆愛之有道術多遊名山自茅山出潤州希玄觀復遊括蒼仙都辟穀服氣然嗜酒或食蒜肉

五斤以蒜虀一盆手撮肉吃畢即飲酒二斗用一白梅人有求得其一片蒜食之者言不作蒜氣味有加異有終日在齒舌間香不歇人間得蒜食者頗多而畢身無病壽皆八九十玄白到處住則以金帛求置三二美妾行則捨之人皆以爲有老彭補腦還元之術又遊越州適大旱方乘庭禁龍以祈雨涉旬亢陽愈甚玄白見之以爲凡所降雨須俟天命非上奏無以致之遂於所止玄真觀焚香上祝經夕大澍雨告足越人極神異之復南遊到撫州又逢天旱祈禱有道士知玄白能致雨州人請之遽作術飛釘城隍神雙目刺史韋德鄰性其眄婦女復釘城神此類狂也將加責辱健步輩欲向之手腳皆不能動悉自仆倒抑杖亦自摧折玄白笑謂德鄰曰使君干忤劉根欲見誅罰禍耶德鄰方懼祈謝須臾致雨禮而遣之其靈術屢施不可備錄後之南城縣白日上昇而去出續神仙傳

許棲巖

許棲巖岐陽人也舉進士習業於昊天觀每晨夕必瞻仰真像朝祝靈仙以希長生之福時南康韋皐太尉鎮蜀延接賓客遠近慕義遊蜀者甚多棲巖將爲入蜀之計欲市一馬而力不甚豐自入西市訪之有蕃人牽一馬瘦削而價不高因市之而歸以其將遠涉道途日加芻秣而肌膚益削疑其不達前所試詣卜肆筮之得乾卦九五道流曰此龍馬也宜善寶之洎登蜀道危棧棲巖與馬俱墜岸下積葉承之幸無所損仰不見頂四面路絕計無所出乃解鞍去銜任馬所往於槁葉中得栗如拳棲巖食之亦不饑矣

尋其崖下見一洞穴行而乘之或下或高約十餘里忽爾及平川花木秀異池沼澄澈有一道士臥於石上二女侍之巖進而求見問二玉女云是太乙眞君巖即以行止告玉女玉女憫之白於眞君曰爾於人世亦好道乎曰讀莊老黃庭而已曰三景之中得何句也答曰老子云其精甚眞莊子云息之以踵黃庭云但思以郤壽無窮笑曰去道近矣可教也命坐酌小盃以飲之曰此石髓也嵇康不能得近爾得之矣乃邀入別室有道士云是頴陽尊師爲眞君布奠言今夕當東遊十萬里巖熟視之乃卜馬道士也是夕巖與頴陽從太乙君登東海西龍山石橋之上以赴群眞之會座內仙客有東黃君見棲巖喜曰許長史孫也有仙相矣及明復從太乙君歸太白洞中居半月思家求

還太乙曰汝飲石髓已壽千歲無輸泄無荒淫復此來再相見也以所乘馬送之將行謂曰此馬吾洞中龍也以作怒傷稼謫其負荷子有仙骨故得值之不然此太白洞天瑶華上宮何由而至也到人間放之渭曲任其所適勿復留之既別遂延巳達虢縣則無復故居矣問鄉人年代已六十年出洞時二玉女託買虢縣田婆針乃市之於繫馬鞍上解鞍放之化龍而去棲巖幼在鄉里已見田婆至此惟田婆容狀如舊蓋亦仙人也棲巖大中末年復入太白山去 出傳奇

韋善俊

韋善俊者京兆杜陵人也訪道周遊徧尋名岳遇神仙授三皇檄召之文得神化之道或靜棲林野或醉臥道途常攜一犬號之曰烏龍所至之處必分已食以飼之犬復病疥毛盡禿落無不嫌惡之其兄爲僧久居嵩寺最爲長老善俊將欲昇天忽謂人曰我有少債未償耳遂入山見兄衆僧以師長之弟多年忽歸彌加敬奉每昇堂齋食即牽犬於其側分食與之衆既惡之白於長老長老怒召而責之笞擊十數遣出寺善俊禮謝曰某宿債已還此去不復來矣更乞一浴然後乃去許之及浴移時牽犬而去犬已長六七尺行至殿前犬化爲龍長數十丈善俊乘龍昇天攀其殿角蹤跡猶在 出仙傳拾遺

太平廣記卷第四十七

太平廣記卷第四十八　神僊四十八

李吉甫　李紳　白樂天

軒轅先生　李元　韋卿材

李吉甫

李太師吉甫在淮南州境廣疫李公不飲酒不聽樂會有制使至不得已而張筵憂惕見色醼合謂諸客曰弊境疾厲亡歿相踵諸賢傑有何術可以見救下坐有一秀才起應曰某近離楚州有王鍊師自云從太白山來濟拔江淮疾病休糧服氣神骨甚清得力者已衆李公大喜延於上坐復問之便令作書弃手札遣人馬往迎旬日至館於州宅稱弟子以祈之王生曰祈公但令於市內多聚龜殼大鑊巨甕病者悉集無慮不瘥李公遽並備之既得王生往

令濃煎重者恣飲之輕者稍減既汗皆愈李公于金帛不受不食寡言唯從事故山南節師相國王公起王坐見必坐矣以語若舊相識李公因令王公邀至宅頒問其所欲一言便行深夜從容曰判官有仙骨學道必白日上昇如何王公無言良久曰此是塵俗態縈紳耳若住人世官職無不得者王公請以兄事之又曰不師從在白鹿與判官亦當家能與某同往一候謁否意復持疑曰仙公何名曰師不敢言索筆書鶴字王生從此不知所詣王公果富貴矣出逸史

李紳

故淮海節度使李紳少時與二友同止華陰西山舍一夕林叟有賽神者來邀適有頭痰之疾不往二友赴焉夜分雷雨甚紳入止深室忽聞堂前有人祈懇之聲徐起窺簾乃見一老叟眉鬚皓然坐東床上青童一人執香爐拱立於後紳訝之心知其異人也具衫履出拜之叟曰年小識我乎曰小子未嘗拜覩老父曰我是唐若山也亦聞吾名乎曰嘗於仙籍見之老父曰吾處北海久矣今夕南海群仙會羅浮山將往焉及此過華山龍鬬散雨滿空吾服藥者不欲令霑服故憩此耳子非李紳乎對曰某姓李不名紳子合名紳字公垂在籍矣能隨我一遊羅浮乎紳曰平生之願也老父喜有頃風雨霽青童告可行叟乃袖出一簡若笏形縱摸之長丈餘橫搜之闊數尺緣卷底坳宛若舟形又登居其前令紳居其中青童坐其後叟戒紳曰速閉目慎勿偷視紳則閉目但覺風濤洶湧似泛江海逡巡

舟止叟曰開視可也已在一山前樓殿參差藹若天外蕭管之聲寥亮雲中端雅士十餘人喜迎叟指紳曰何人也叟曰李紳耳群士曰異哉公垂果能來人世凡濁苦海非淺自非名繫仙錄何路得來叟令紳遍拜之群士曰子能餓乎紳曰紳未立家不獲辭恐若黃初平貽憂於兄弟未言間群士已知子念歸不當入此居也子雖仙錄有名而俗塵尚重此生猶沉幻界耳矣名崇官外皆得之守正修靜來生既冠遂居此矣勉之勉之紳復遍拜叟歸辭訖遂令目有一物若驢狀近身乘之又覺走於風濤之上頃之聞甚思見其幾開目以墜地而失所乘者仰視星漢近五更矣似在華山北除行數里逢旅舍乃羅浮店也去所止二十餘里緩步而歸明日二友與僕夫方奔訪覓之相逢

大喜問所往詐云夜獨居偶爲妖狐所惑隨遣其居將曙悟而歸耳自是改名紳字公垂果登甲科翰苑歷任郡守藩將相之重出續玄怪錄

白樂天

唐會昌元年李師稷中丞爲浙東觀察使有商客遭風飄蕩不知所止月餘至一大山瑞雲奇花白鶴異樹盡非人間所覩山側有人迎問曰安得至此具言之令維舟上岸云須謁天師遂引至一處若大寺觀通一道入道士鬚眉悉白侍衛數十坐大殿上與語曰汝中國人茲地有緣方得一到此蓬萊山也既至莫要看否遣左右引於宮內遊觀玉臺翠樹光彩奪目院宇數十皆有名號至一院扃鏁甚嚴因窺之衆花滿庭堂有裀褥焚香階下客問之答曰

此是白樂天院樂天在中國未來耳乃潛記之遂別之歸旬日至越具白廉使李公盡錄以報白公先是白公平生唯修上坐業及覽李公所報乃自爲詩二首以記其事及答李浙東云近有人從海上回海山深處見樓臺中有仙龕開一室皆言此待樂天來又曰吾學空門不學仙恐君此語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即應歸兜率天然白公脫屣煙埃投棄軒冕與夫昧昧者固不同也安知非謫仙哉出逸史

軒轅先生

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顏色不衰立於床前則髮垂至地坐於闇室則目光可長數尺每採藥於深巖峻谷則有毒龍猛虎護衛或民家具齋飯邀之雖一日百處無不

分體而至若與人飲則袖出一壺纔容三二升縱賓客滿座而傾之彌日不竭或人命飲則百斗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瀝瀝而出麴蘖之香輒無減耗與獵人同羣有非朋遊者俄而見十數儀貌無所間別或飛朱篆於空中則可屆千里病者以布巾拭之無不應手而愈唐宣宗召入內廷遇之甚厚因問曰長生之道可致乎集曰輟聲色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致堯舜禹湯之道而長生久視之術何足難哉又問先生道孰愈於張果曰臣不知其他但少於果耳及退上遣嬪御取金盆覆白鵲以宮之而集方休於所舍忽謂其中貴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貴皆不諭其言于時宣宗召令速至而纔及玉堦謂曰盆下白鵲宜早放之宣

宗笑曰先生早已知矣坐於御榻前宣宗命宮中人傳湯茶有笑集貌古布素者而縝髮朱唇年始二八須臾變成老媪雞皮鮐背鬢髮如絲於宣宗前涕泗交下宣宗知宮人之過遂令謝先生而貌復故宣宗因話京師無荳蔻荔枝花俄頃二花皆連葉各近百數鮮明芳潔如纔折下更嘗賜柑子曰臣山下者有味逾於此宣宗曰朕無得矣集遂取御前碧玉甌以寶盤覆之俄而徹盤即柑子至矣芬馥滿殿其狀甚大宣宗食之歎其甘美無匹更問曰朕得幾年作天子即把筆書曰四十年但十字挑脚宣宗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四十年也初辭歸山自長安至江陵於布囊中探金錢以施貧者約數十萬中使從之莫知其故忽然亡其所在使臣惶恐不自安後數日南

海奏先生歸羅浮山矣（出杜陽雜編）

李元

李元諫議嘗隱於嵩山茅舍冬寒當戶燃火有老人戴大帽子直入炙脚良久問李公曰頗能同去否知君有志因自言某秦時關人避禍得道乃去帽鬚髮俱青曰此皆山中所長也李公思之良久乃答曰家事未了更數日得否老人揭然而起曰公意如此遂出門徑去李公牽衣媿謝不可復止明日尋訪悉無其跡（出逸史）

韋卿材

盧元公奉道暇日與賓友話言必及神仙之事云某有表弟韋卿材大和中選授江淮縣宰赴任出京日親朋相送離灞滻時已曛暮矣行一二十里外覺道路漸異非常日經過之處既望其中有燈燭熒煌之狀林木蔥蒨似非人間頃之有謁於馬前者如州縣候吏問韋曰自何至此此非俗世俄頃復有一人至謂前謁者曰既至矣則須速報上公韋問曰上公何品秩也吏亦不對却走而去逡巡遽聲連呼曰上公屈韋下馬趨走入門則峻宇雕墻重廊複閣侍衛嚴肅擬於王侯見一人年可四十歲平上幘衣素服遥謂韋曰上堦韋拜而上命坐慰勞久之亦無肴酒湯菓之設徐謂韋曰某因世亂百家相糺竄避於此衆推為長強謂之上公爾來數百年亦無號令約束但任之自然而已公得至此塵俗之幸也不可久留當宜速去命取絹十疋贈之韋出門上馬却尋舊路迴望亦無所見矣半夜朧月信足而行至明則已在官路逆旅暫歇詢之於人且無能知者取絹視之光白可鑑韋遂棄却入京詣親友具述其事因以絹分遺親愛韋云約其處乃在驪山藍田之間蓋地仙也（出尚書故實）

太平廣記卷第四十八

太平廣記卷第四十九　神僊四十九

潘尊師　李賀　張及甫
鄭册　陳惠虛　温京兆

潘尊師

嵩山道士潘尊師名法正蓋高道者也唐開元中謂弟子司馬鍊師曰陶弘景爲嵩山伯於今百年矣頃自上帝求替帝令舉所知以代弘景弘景舉余文籍已定吾行不得久住人間矣不數日乃屍解而去其後登封縣嵩陽觀西有龍湫居人張迪者以陰器於湫上洗濯俄爲人所攝行可數里至一甲第門前悉是彖能入門十餘步有大廳事見法正當廳而坐手持朱筆理書問迪曰汝是觀側人亦識我否曰識是潘尊師法正問迪何以汚彖龍宅迪叩拜謝罪又問汝識司馬道士否迪曰識之法正云令放汝還遂持几上白羽扇謂迪曰爲我寄司馬道士何不來而戀世間樂耶使人送迪出水上迪見其屍臥在岸上心惡之奄然如夢遂活司馬道士見羽扇悲涕曰此吾師平素所執亡時以置棺中今君持來明吾師見在不虛也乃深入山數年而卒出廣異記

李賀

隴西李賀字長吉唐鄭王之孫稚而能文尤善樂府詞句意新語麗當時工於詞者莫敢與賀齒由是名聞天下以父名晉肅子故不得舉進士卒於太常官年二十四其先夫人鄭氏念其子深及賀卒夫人哀不自解一夕夢賀來如平生時白夫人曰某幸得爲夫人子而夫人念某且深故從小奉親命能詩書爲文章所以然者非止求一位而自飾也且欲大門族上報夫人恩豈期一日死不得奉晨夕之養得非天哉然某雖死非死也乃上帝命夫人訊其事賀曰上帝神仙之居也近者遷都于月圃構新宮命曰白瑤以某榮於詞故召某與文士數輩共爲新宮記帝又作凝虛殿使某輩纂樂章今爲神仙中人甚樂願夫人無以爲念既而告去夫人寤甚異其夢自是哀少解出宣室志

張及甫

唐元和中青州屬縣有張及甫陳幼霞同居爲學一夜俱夢至一處見道士數人令及甫等書碑題云蒼龍溪主歐陽某撰太皇真訣字作篆文稍異於常及甫等記得四句云云昔乘魚車今履瑞雲躅空仰塗綺錯輪囷後題云五雲書閣吏陳幼霞張及甫至曉二人共言悉同出述異

鄭册

温州刺史鄭册好黃老之術常留爲之因疾自見女仙三百餘人云迎公乃命設饌焚香禮拜又邀兒冉同於空中禮拜少頃命燭五炬引兒冉與左右人皆無所見明日天明又陽官來催曰員外祿運見終今請速登駕又命酒果祭之云員外受職六月判視事至午時當奉迎先是公與天台道士金柔爲方外之友至其日食時造省公公說前事即與柔共入淨　堂中禮拜又云受牒身一道公空中引手接之又自開封以右手點筆空押之自書六字謂使者曰以有前約的不逾時便言時至揖金柔向按不令聞郤四門又催家人阿鹿下飯先令作蒸餅猶熱唯六七牒

腆及酒而已遣兒冉出外家人排床七隻云六押衙來迎矣公命坐如再三辭讓之狀公跪拜再三便低頭不起家人走報兒冉及室人少時而逝形體柔軟顏色不改按真誥云其有陰德及好道作仙者此例品格蓋多覩郎公潛化之跡虛無之位其昭昭乎出原化記

陳惠虛

陳惠虛者江東人也爲僧居天台國清寺曾與同侶遊山戲過石橋水峻苔滑懸流萬仞下不見底衆皆股慄不行惠虛獨超然而過徑上石壁至夕不迴羣侶皆捨去惠虛至石壁外微有小徑稍稍平闊遂及宮闕花卉萬叢不可目識臺閣連雲十里許見其門題額曰會真府左門額曰金庭宮右額曰桐栢三門相向鼎峙皆有金樓玉窻高百丈入其右內之西又一高樓黃門題曰右弼宮周顧數千間屈曲相通瑤階玉陛流渠激水處處華麗殆欲忘歸而了無人跡又入一院見青童五六人相顧笑語而去冉三問之應曰汝問張老須臾迴顧見一叟挾杖持花而來呼曰汝凡俗人何忽至此惠虛曰常聞過石橋即有羅漢寺人世時聞鐘聲故來尋訪千僧齋會得至此境不知羅漢何在張老曰此真仙之福庭天帝之下府號曰金庭不死之鄉養真之靈境週迴百六十里神仙右弼桐栢上真王君主之列仙三千人仙王力士天童玉女各萬人爲小都會之所太上一年三降此宮校定天下學道之人功行品第神仙所都非羅漢之所也王君者周靈王之子瑤丘先生之弟子位爲上真矣惠虛曰神仙可學之否張老曰積功累德肉身昇天在於立志堅久耳汝得見此福庭亦是有可學之望也又問曰學仙以何門而入張老曰內以保神鍊氣外以服餌丹華變化爲仙神丹之力也汝不可久住上真適遊東海騎衛若還恐有咎責因引之使出門行十餘步已在國清矣惠虛自此慕道好丹石雖衣弊履穿不以爲陋聞有鑪火方術之士不遠而詣之丹石所費固亦多矣晚居終南山捧日寺年漸衰老其心愈切寢疾月餘羸憊且甚一日纍雨後有老叟負藥囊入寺大呼曰賣大還丹繞廊數迴衆僧皆笑之乃指病僧惠虛之門謂老叟曰此叟頗好還丹售之可也老叟欣然詣之惠虛曰還丹知是靈藥一劑幾錢叟曰隨力可致耳惠虛曰老病沉困床枕餘月昨僧大到自行不得托隣僧代齋得䞋錢少許可致藥否叟取其錢而留藥數丸教其所服之法惠虛便吞之老叟乃去衆僧相率來問已買得還丹吞服之矣頃間久疾都愈遂止衆僧曰勿前覺有良岳疾愈矣但要新衣一兩事耳跳身起床勢若飛躍衆驚歎之有新衣與之者取而着焉忽飛殿上從容久之揮手相別冉冉昇天而去時大中十二年戊寅歲是年歸桐栢觀與道流話得道之由云今在桐栢宮中賣藥老叟將是張老耳言訖隱去出仙傳拾遺

温京兆

温璋唐咸通壬辰尹正天府性黷貨敢殺人亦畏其嚴殘不犯由是治有能名舊制京兆尹之出靜通衢閭里門有笑其前道者立杖殺之是秋温公出自天街將南抵五門

呵喝風生有黃冠老而且傴弊衣曳杖將橫絕其間騶人呵不能止溫公命捽來笞背二十振袖而去若無苦者溫異之呼老街吏令潛而覘之有何言復命黃冠扣之旣而跡之迨暮過蘭陵里南入小巷中有衡門止處也吏隨入關有黃冠數人出謁甚謹且曰眞君何遲也答曰爲凶人所辱可具湯水黃冠前引雙鬟青童從而入吏亦隨之過數門堂宇華麗修竹夾道擬王公之甲第未及庭眞君顧曰何得有俗物氣黃冠爭出索之吏無所隱乃爲所錄見眞君吏叩頭拜伏具述溫意眞君盛怒曰酷吏不知禍將覆族死且將至猶敢肆毒於人罪在無赦叱街吏令去吏拜謝了趨出遂走詣府請見溫時則深夜矣溫聞吏至驚起於便室召之吏悉陳所見溫大嗟惋明日將暮召吏引

之街鼓旣絕溫微服與吏同詣黃冠所居至明吏欵扉應門者問誰曰京兆溫尚書來謁眞君旣闢重闥吏先入拜仍白曰京兆君溫璋溫趨入拜眞君踞坐堂上戴遠遊冠衣九霞之衣色貌甚峻溫伏而叙曰某任惣浩穰權唯震肅若稍畏懦則損威聲昨日不謂凌迫大仙自貽罪戾故來首服幸賜矜哀眞君責曰君忍殺立名專利不厭禍將行及猶逞兇威溫拜首求哀者數四而眞君終蓄怒不許少頃有黃冠自東序來拱立於眞君側乃跪啓曰尹 雖得罪亦天子亞卿况眞君洞其職所統宜少降禮言訖眞君令黃冠揖溫昇堂別設小榻令坐命酒數行而眞君怒色不解黃冠復啓曰尹之忤犯弘有誠難然則眞君變服塵遊俗士焉識白龍魚服見困豫且審思之眞君悄然良久曰恕爾家族此間亦非淹久之所溫遂起於庭中拜謝而去與街吏疾行至府動曉鐘矣雖語親近亦秘不令言明年同昌主薨懿皇傷念不已忿藥石之不徵也醫韓宗紹等四家詔府窮竟將誅之而溫鸞獄緩刑納宗紹等金帶及餘貨凡數千萬事覺飲酖而死出三水小牘

太平廣記卷第四十九

太平廣記卷第五十

神僊五十

嵩岳嫁女　裴航

嵩岳嫁女

三禮田璆者甚有文通熟羣書與其友鄧韶博學相類皆以人昧不能彰其明家于洛陽元和癸巳歲中秋望夕携觴晚出建春門期望月於韶別墅行二三里遇韶亦携觴自東來駐馬道周未決所適有二書生乘騘復出建春門揖璆韶曰二君子挈榼得非求今夕望月地乎某弊莊水竹臺榭名聞洛下東南去此三二里儻能迂辔冀展傾蓋之分耳璆韶甚愜所望乃從而往問其姓氏多他語對行數里桂輪已昇至一車門始入甚荒涼又行數百步有異香迎前而來則豁然眞境矣泉瀑交流松桂夾道奇花異

草照燭如晝好鳥騰翥和月闘璆韶請疾馬飛觴書生曰足下榼中賦味何如璆韶曰乾和五酘雖上清醍醐計不加此味也書生曰某有瑞露之酒釀於百花之中不知與足下五酘孰愈耳謂小童曰折燭夜一花傾與二君子嘗其花四出而深紅圓如小瓶徑三寸餘綠葉形類杯觸之有餘韻小童折花至於竹葉中凡飛數巡其味甘香不可比狀飲訖又東南行數里至一門書生揖二客下馬觴以燭夜花中之餘賫諸從者飲一盃皆大醉各止於戶外乃引客入則有鸞鶴數十騰舞來迎步而前花轉繁酒味尤美其百花皆芳香壓枝于路傍凡歷池館堂榭率皆陳設盤筵若有所待但不留璆韶坐璆韶飲多行又甚倦請暫憩盤筵書生曰坐以何難但不利於君耳璆韶詰其由曰

今夕中天羣仙會於茲岳籍君神魄不雜腥羶請以知禮導昇降此皆諸仙位坐不宜塵觸耳言訖見直北花燭亘天簫韶沸空駐雲母雙車於金堤之上設水晶方盤於瑤幄之內羣仙方奏霓裳羽衣曲書生前進命璆韶拜夫人夫人褰帷笑曰下域之人而能知禮然服食之氣猶然射人不可近他貴壻可各賜薰髓酒一盃璆韶飲訖覺肌膚温潤稍異常人呼吸皆異香氣夫人問左右誰人召來曰衛符卿李八百夫人曰便令此二童接待於是二童引璆韶於神仙之後縱目璆問曰相者誰曰劉綱侍者誰曰茅盈東隣女彈箏擊筑者誰曰麻姑謝自然幄中座者誰曰西王母俄有一人駕鶴而來王母曰久望有玉女問曰禮生來未於是引璆韶進立於碧玉堂下左劉君笑曰適緣

蓮花峯士奏章事須決遣尚多未來客何言久望乎王母曰奏章事者有何所爲曰浮梁縣令求延年矣以其人因賄賂履官以苛虐爲政生情於案牘忠恕之道蔑聞唯錐於貨財巧爲之計更作自貽覆餗以促餘齡但以蓮花峯叟狗從於人奏章甚懇特紓死限量延五年璆問劉君誰曰漢朝天子續有一人駕黃龍戴黃旂道以笙歌從以嬪嬙及瑤幄而下王母復問曰李君來何遲曰爲勑龍神設水旱之計作彌淮蔡以殲妖逆漢主曰奈百姓何曰上帝亦有此問予一表斷其惑矣曰可得聞乎曰不能悉記畧舉大綱耳其表云某縣某克擒丕華德洽兆庶臨履深薄匪敢怠荒不勞師車平中夏巴蜀之孽不費天府掃東吳上黨之妖九有已見其廓清一方尚屯其氛祲伏以征蝪

肆毒痛于淮蔡豺狼尚猜其口喙蝗蟻猶固其封疆若遠
時豐人安是稔群醜但使年饑厲作必搖人心如此倒戈
而攻可以席捲禍三州之逆黨所損至微安六合之疾吡
其利則厚伏請神龍施水厲鬼行災由此天誅以資戰力
漢主曰表至嘉郭既允許可矣前賀誅鋤矣書生謂璆部
此開元天寶太平之主也未頃聞簫韶自空而來執絳節
者前唱言穆天子來奏樂羣仙皆起王母避位拜迎二主
降階入幄環坐而飲王母曰何不拉取老軒轅來曰他今
夕主張月宮之讌非不勤請耳王母又曰瑤池一別後陵
谷幾遷移向來觀洛陽東城已坵墟矣定鼎門西路忽焉
復新市朝云名利如舊可以悲歎耳穆王把酒請王母歌
以珊瑚鉤擊盤而歌曰勸君酒爲君悲且吟曰自從頻見

市朝改無復瑤池宴樂心王母持盃穆天子歌曰奉君酒
休嘆市朝非早知無復瑤池興悔駕驊騮草草歸歌竟與
王母話瑤池舊事乃重歌一章云八馬迴乘汗漫風猶思
往事憩昭宮宴移南圃情方洽樂奏鈞天曲未終斜漢露
凝殘月冷流霞盃泛曙光紅崑崙回首不知處疑是酒酣
魂夢中王母酬穆天子歌曰一曲笙歌瑤水濱曾留逸足
駐征輪人間甲子週千歲靈境盃觴初一巡玉兔銀河終
不夜奇花好樹鎮長春悄知碧海饒詞句歌向俗流疑俁
人酒至漢武帝王母又歌曰珠露金風下界秋漢家陵樹
冷脩脩當時不得仙桃力尋作浮塵飄隴頭漢主上王母
酒曰五十餘年四海清自親丹竈得長生若言盡是仙桃
力看取神仙簿上名帝把酒曰吾聞丁令威能歌命左右

召來令威至帝又遣子晉吹笙以和歌曰月照驪山露泣
花似悲仙帝早昇遐至今猶有長生鹿時遶溫泉望翠華
帝持盃久之王母曰應須召葉靜來唱一曲當時事靜能
續至既獻帝酒復歌曰幽薊煙塵別九重貴妃湯殿罷歌
鐘中宵扈從無全仗大駕蒼黃發六龍妝匣尚留金翡翠
暖池猶漫玉芙蓉荊榛一閉朝元路唯有悲風吹晚松歌
竟帝悽慘良久諸仙亦慘然於是黃龍持盃亦於車前再
拜祝曰上清神女玉京仙郎樂此今夕和鳴鳳凰鳳凰和
鳴將翱將翔與天齊休慶流無央仙郎即以鮫綃五千疋
海人文錦三千端琉璃琥珀器一百床明月驪珠各十斛
贈奏樂仙女乃有四鶴立於車前載仙郎并相者侍者兼
有寶花臺俄進法膳凡數十味亦霑及璆部璆部飲有仙

女捧玉箱托紅箋筆硯而至請催妝詩於是劉綱詩曰玉
爲質兮花爲顏蟬爲鬢兮雲爲鬟何勞傅粉兮施渥丹早
出娉婷兮縹緲間於是茅盈詩云水晶帳開銀燭明風搖
珠珮連雲清休勻紅粉飾花態早駕雙鸞朝玉京巢父詩
曰三星在天銀河迴人間曙色東方來玉苗瓊蘂亦宜夜
莫使一花衝曉開詩既入內有環珮聲即有玉女數十引
仙郎入帳召璆部行禮禮畢二書生復引璆部辭夫人夫
人曰非無至寶可以相贈但爾力不任挈耳各賜延壽酒
一盃曰可增人間半甲子復命衛符卿等引還人間無使
歸途寂寞於是二童引璆部而去折花傾酒步步惜別衛
君謂璆部曰夫人白日上昇驂鸞駕鶴在積習而已未有
積德累仁抱才蘊學卒不享爵祿者吾未之信儻吾子塵

牢可踰俗桎可脫自今十五年後待子於三十六峯願珍
重自愛復出來時車門揖手告別別訖行四五步杳失所
在唯有嵩山嵯峨倚天得樵徑而歸及還家已歲餘宇人
招冤矣于北邙之原墳草宿矣於是瓔貂揖棄家室同入
少室山今不知所在出纂異記

裴航

唐長慶中有裴航秀才因下第遊于鄂渚謁故舊友人崔
相國值相國贈錢二十萬遠挈歸于京因傭巨舟載于湘
漢同載有樊夫人乃國色也言詞問接帷帳昵洽航雖親
切無計道達而會面馬因賂侍妾裊煙而求達詩一章曰
同為胡越猶懷想況遇天仙隔錦屏儻若玉京朝會去願
隨鸞鶴入青雲詩往久而無答航數詰裊煙煙曰娘子見

詩若不聞如何航無計因在道求名醞珍果而獻之夫人
乃使裊煙召航相識及褰帷而玉瑩光寒花明麗景雲低
鬟鬢月淡修眉舉止煙霞外人肯與塵俗為偶航再拜揖
睥眙良久之夫人曰妾有夫在漢南將欲棄官而幽棲巖
谷召某一訣耳深哀草擾慮不及期豈更有情留盼他人
的不然耶但喜與郎君同舟共濟無以諧謔為意耳航曰
不敢飲訖而歸操比冰霜不可干冒夫人後使裊煙持詩
一章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
仙窟何必崎嶇上玉清航覽之空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
達詩之旨趣後更不復見但使裊煙達寒暄而已遂抵襄
漢與使婢挈粧奩不告辭而去人不能知其所造航遍求
訪之滅跡匿形意無蹤兆遂飾粧歸輦下經藍橋驛側近
因渴甚遂下道求漿而飲見茅屋三四間低而復隘有老
嫗緝麻苧航揖之求漿嫗咄曰雲英擎一甌漿來郎君要
飲航訝之憶樊夫人詩有雲英之句深不自會俄於葦箔
之下出雙玉手捧甆航接飲之真玉液也但覺異香氤鬱
透于戶外因還甌遽揭箔覩一女子露裛瓊英春融雪彩
臉欺膩玉鬢若濃雲嬌而掩面蔽身雖紅蘭之隱幽谷不
足比其芳麗也航驚怛植足而不能去因白嫗曰某僕馬
甚饑願憩於此當厚答謝幸無見阻嫗曰任郎君自便且
遂飯僕秣馬良久謂嫗曰向覩小娘子艷麗驚人姿容擢
世所以躊躇而不能適願納厚禮而娶之可乎嫗曰渠已
許嫁一人但時未就耳我今老病只有此女孫昨有神仙
遺靈丹一刀圭但須玉杵臼擣之百日方可就吞當得後

天而老君約取此女者得玉杵臼吾當與之也其餘金帛
吾無用處耳航拜謝曰願以百日為期必攜杵臼而至更
無他許人嫗曰然航悵恨而去及至京國殊不以舉事為
意但於坊曲鬧市喧衢而高聲訪其玉杵臼曾無影響或
遇朋友若不相識眾言為狂人數月餘日或遇一貨玉老
翁曰近得虢州藥鋪卞老書云有玉杵臼貨之郎君懇求
如此此君吾當為書導達航媿荷珍重果獲杵臼卞老曰
非二百緡不可得航乃瀉囊兼貨僕貨馬方及其數遂步
驟獨挈而抵藍橋昔日嫗大笑曰有如是信士乎吾豈愛
惜女子而不酬其勞哉女亦微笑曰雖然更為吾擣藥百
日方議姻好嫗於襟帶間解藥航即擣之晝為而夜息夜
則嫗收藥臼於內室航又聞擣藥聲因窺之有玉兔持杵

臼而雲光輝室可鑒毫芒於是航之意愈堅如此日足嫗持而吞之曰吾當入洞而告姻戚為裴郎具帳幃遂挈女入山謂航曰但少留此逡巡車馬僕隷迎航而往別見一大第連雲珠扉晃日內有帳幄屏幃珠翠珍玩莫不臻至愈如貴戚家焉仙童侍女引航入帳就禮訖航拜嫗悲泣感荷嫗曰裴郎自是清冷裴真人子孫業當出世不足深媿老嫗也及引見諸賓多神仙中人也後有仙女鬟髻霓衣云是妻之姊耳航拜訖女曰裴郎不相識耶航曰昔非姻好不醒拜侍女曰不憶鄂渚同舟回而抵襄漢乎航深驚怛懇悃陳謝後問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雲翹夫人劉綱仙君之妻也已是高真為玉皇之女吏嫗遂遣航將妻入玉峯洞中瓊樓殊室而居之餌以絳雪瓊英之丹體性清虛毛髮紺綠神化自在超為上仙至太和中友人盧顥遇之於藍橋驛之西因說得道之事遂贈藍田美玉十斤紫府雲丹一粒叙話永日使達書于親愛盧顥稽顙曰兄既得道如何乞一言而教授航曰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今之人心愈實何由得道之理盧子懵然而語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溢即虛實可知矣凡人自有不死之術還丹之方但子未便可教異日言之盧子知不可請但終宴而去後世人莫有遇者 出傳奇

太平廣記卷第五十

太平廣記卷第五十一　神僊五十一

侯道華　宜君王老
陳金　陳師

侯道華

河中永樂縣道淨院居蒲中之勝境道士寓居有以十數唐文宗時道士鄧太玄鍊丹於藥院中氣成疑功未究留射院內人共掌之太玄師門徒周悟僊主院事時有蒲人侯道華事悟僊以供給使諸道士皆奴畜之灑掃隸役無所不為而道華愈欣然又常好子史手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口衆或問之要此何為荅曰天上無愚懵僊人咸大笑之蒲中多大棗天下人傳歲中不過一二無核者道華比三年輙得啗之一旦道華執斧科古松枝垂且盡如削院中人無測其意明日昧爽衆晨起道華房中亡所見古松下施案致一盃水仍脫雙履案前道華衣掛松上院中視之中留一首詩云帖裏太還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盆契却今日碧空飛懃愧深珍重珍重鄧天師他年煉得藥留着與內芝吾師知此術速煉莫為遲三清專相待大羅的有期下列細字稱去年七月一日棠韓君賜姓李名內芝配住上清善進院以次十數言時唐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院中人方驗道華竊太玄藥僊去因相率白節度使尚書鄭公光按視蹤跡不誣即以其事聞奏詔齎絹五百疋并賜御衣修飾廊殿賜名昇僊院 出宣室志

宜君王老

王老坊州宜君縣人也居於村墅頗好道愛客務行陰德

爲意其妻亦同心不倦一旦有藍縷道士造其門王老與其妻俱延禮之居月餘閒日與王老言談盃酌甚相歡狎俄患遍身惡瘡王老乃求醫藥看療益加勤切而瘡日甚逮將逾年道士謂王老曰此瘡不煩以凡藥相療但得數斛酒浸之自愈於是王老爲之精潔釀酒及熟道士言以大瓮盛酒吾自加藥浸之遂入瓮三日方出鬚髮俱黑面顏復少年肌若凝脂王老闔家視之驚異道士謂王老曰此酒可飲能令人飛上天王老信之初瓮酒五斛餘及窺二三斗存耳清冷香美異常時方打麥王老與妻子并打麥人共飲皆大醉道士亦飲云可上天去否王老願隨師所適於是祥風忽起綵雲如蒸屋舍草樹全家人物雞犬一時飛去空中猶聞打麥聲數村人共觀望驚嘆唯貓棄

而不去風定其備打麥二人乃遺在別村樹下後亦不食皆得長年宜君縣西三十里有昇僊村存焉（出續仙傳）

陳師

豫章逆旅梅氏頗濟惠行旅僧道投止皆不求直恒有一道士衣服藍縷來止其家梅厚待之一日謂梅曰吾明日當設齋從君求新瓷碗二十事及七筯君亦宜來會可於天寶洞前訪陳師也梅許之道士持碗渡江而去梅翌日詣洞前問其村人莫知其處久之將迴偶得一小逕甚明淨試尋之果見一院有青童應門問之乃陳之居也入見道士衣冠華楚延與之坐命具食頃之食至乃熟蒸一嬰兒梅懼不食良久又進食乃蒸一犬子梅亦不食道士歎息命取昨所得碗贈客視之乃金碗也謂梅曰子善人也

然不得僊千歲人参枸杞皆不肯食乃分也謝而遣之比不復見矣（出稽神錄）

陳金

陳金者少爲軍士隷江西節度使劉信圍虔州金私與其徒五人發一大冢開棺見一白鬚老人面如生通身白羅衣衣皆如新開棺即有白氣衝天墓中有非常香氣金獨視棺蓋上有物如粉微作硫黃氣金素聞棺中硫黃爲藥即以衣襟掬取懷歸墓中無他珍寶即共掩塞之而出旣至營中營中人皆驚云今日那得有香氣金知硫黃之異旦輒汲水服之至盡城中入舍僧寺偶與寺僧言之僧曰此城中富人之遠祖也子孫相傳其祖好道有異人教餌硫黃云數盡當死死後三百年墓當開即解化之期也今

正三百年矣即相與復視之棺中空唯衣尚存如蟬蛻之狀金自是無病今爲清海軍小將年七十餘矣形體枯瘦輕健如故（出稽神錄）

太平廣記卷第五十二　神仙五十二

陳復休　殷天祥　閭丘子

張卓

陳復林

陳復林者號陳七子貞元中來居褒城耕農樵採與常無異如五十許人多變化之術褒人有好事少年承奉之者五六人常為設酒食以求學其術勤勤不已復休約之曰我出西郊行及我者授以術休復徐行群少年奔走追之終不能及遂止無得其術者後入市衆復奉之不已休復與出郊外坐大樹下語道未竟忽然暴卒須臾臭敗蟲甘驚走莫敢廻視自此諸少年不敢十之常狂醉市中褒帥李謹怒而繫於獄中欲加其罪桎梏甚嚴忽不食而死尋

即臭爛蟲蛆流出郊外旋亦還家復在市中讌時加禮異為築室於褒城江之南岸遺與甚多畧無受者河東柳公仲郢相國周墀燕國公高駢擁旄三州皆欽望嚴重而深加禮敬書幣相屬休復亦無所受唯餡麪布裘受而貯之亦未嘗衣着也昌明令胡做常師事之將赴任留錢五千為復休市酒笑而不取曰吾金玉甚多恨不能用耳以鍬授做使之劚地不二三寸金玉錢貨隨鍬而出曰人間之物固若是矣但世人賦分有定不合多取君吾用之豈有限約乎做之昌明休復祖之于傒流江上指砂中令做取酒器做攫砂數寸得器皿五六事飲酒畢復埋砂中又戲曰吾於砂中嘗藏巢子今亦應在又令取之皆得蜀相燕公使人致書至褒城所居延召休復同日離褒城使人經

旬方達休復當日已至成都而又有一休復與使者偕行未嘗相捨燕公詰於使者益奇待之常於巴南太守筵中為酒妓所侮休復笑視其面須臾妓者鬚長數尺泣訴於守為祈謝休復呪酒一盃使飲之良久如舊又有藥一丸投水中沉浮旋轉任人指呼變化隱顯其類極多不可備載中和　年大駕還京休復亦至闕下田晉公軍容問至京國幾年安寧曰二十果自問後二十日再幸陳倉後於道中寄詩與田晉公曰夜坐空庭月色微一樹寒梅發兩枝及駕至梁洋郊師朱玫立襄王監國寒梅兩枝驗矣自是衛駕諸都多在西縣三泉蜀斜以來屯駐休復之術素為人所傳俄為人釘其手於柱上尋有人救而拔之竟亦無患歲餘卒於家葬於江南山下數月好事者掘其墓無

復所有見休復在長安鄠縣華州休復亦至興德府矣出[illegible]傳[illegible]遺[illegible]

殷天祥

殷七七名天祥又名道筌嘗自稱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也遊行天下人言久見之不測其年壽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或易其姓名不定曾於涇州賣藥時靈臺蕃漢疫癘俱甚得藥者入口即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却施於人又嘗醉於城市間周寶舊於長安識之尋為涇原節度延之禮重慕其道術房中之事及寶移鎮浙西數年後七七忽到復賣藥寶聞之驚喜召之師敬益甚每日醉歌曰彈琴碧玉調藥鍊白朱砂解醞頃刻酒能開非時花寶常試之悉有驗復求種瓜釣魚若葛僊翁也鶴林寺杜鵑高

丈餘每春末花爛熳寺僧相傳言貞元中有外國僧自天台來盂中以藥養其根來種之自後構飾花院鏁閉時或窺見二女子紅裳艷麗共遊樹下人有輙採花折枝者必爲所祟俗傳女子花神也是以人共寶惜故繁盛異於常花其花欲開探報分數節使賓僚官屬繼日賞翫其後一城士女四方之人無不載酒樂遊縱連春入夏自旦及昏閭里之間殆于廢業寶一日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絶常聞能開非時花此花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乎七七乃前二日往鶴林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邪七七乃問女子何人深夜到此女子曰妾爲上玄所命下司此花然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久即歸閬苑去今與道者共開之非道者無以

感妾於是女子倏然不見來日晨起寺僧忽訝花漸折蕊及九日爛熳如春乃以聞寶與一城士庶驚異之遊賞後如春間數日花俄不見亦無落花在地後七七偶到官僚家適值賓會次主與賓趨而迎奉之有佐酒倡優甚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栗爲令可乎咸喜謂必有戯術資於歡笑乃以栗巡行接者皆聞異香驚嘆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作石綴於鼻掣拽不落但言穢氣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及優伶輩一時亂舞鼓樂皆自作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絶倒久之主人祈謝於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爲栗嗅之異香及花鈿粉黛悉如舊略無所損咸敬事之又七七酌水爲酒削木爲脯使人退行指船即駐呼鳥自墜唾魚即活撮土畫地狀山川形勢折茅聚蟻變成城市人有曾經行處見之歷歷皆似但少狹耳凡諸術不可勝紀後二十年薛朗劉浩亂寶南奔杭州而寶總戎爲政刑殺無辜前上饒牧陳全裕經其境搆之以禍盡赤其族寶八十三筋力尤壯女妓百數盡得七七之術後爲無辜及全裕作厲一旦忽殂七七劉浩軍變之時甘露寺爲衆推落北崖謂墜江死矣其後人見在江西十餘年賣藥入蜀莫知所之鶴林犯兵火焚寺樹失根株信歸閬苑矣出續仙傳

閭丘子

有滎陽鄭又玄名家子也居長安中自小與鄰舍閭丘氏子偕讀書於師氏又玄性驕率以門望清貴而閭丘氏寒賤者往往戲而罵之曰閭丘氏非吾類也而我偕學於師

氏我雖不語汝寧不愧於心乎閭丘子嘿然有慚色後數歲閭丘子病死及十年又玄以明經上第其後調補參軍於唐安郡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興有同舍仇生者大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資產萬計日與又玄會又玄累受其金錢賂遺常與讌遊然仇生非士族未嘗以禮貌接之嘗一日又玄置酒高會而仇生不得預及酒闌有謂又玄者曰仇生與子同舍會讌而仇生不得預豈非有罪乎又玄慚即召仇生生至又玄以卮飲之生辭不能引滿固謝又玄怒罵曰汝市井之民徒知錐刀爾何爲僭居官秩邪且吾與汝爲伍實汝之幸又何敢辭酒乎因振衣起仇生羞且懼而退遂棄官閉門不與人往來經數月病卒明年鄭罷官僑居濛陽郡佛寺鄭常好黃老之道時有吳道士者

以道藝聞廬于蜀門山又玄高其風即驅而就謁願為門
弟子吳道士曰子既慕神僊當且居山林無為汲汲於塵
俗間又玄喜謝曰先生真有道者某願為隸於左右其可
乎道士許而留之凡十五年又玄志稍惰吳道士曰子不能
固其心徒為居山林中無補矣又玄即辭去燕遊濛陽郡
久之其後東入長安次褒城舍逆旅氏遇一童兒十餘歲
貌甚秀又玄與之語其辯慧千轉萬化又玄自謂不能及
已而謂又玄曰我與君故人有年矣君省之乎又玄曰忘
矣童兒曰吾嘗生閻氏之門居長安中與子偕學於師
氏子以我專騃且曰非吾類也後又為仇氏子尉於唐興
與子同舍子受我金錢縑遺甚多然子未嘗以禮貌遇我
罵我市井之氏何吾子驕傲之甚邪又玄驚因再拜謝曰

誠吾之罪也然子非聖人安得知三生事乎童兒曰我太
清真人上帝以汝有道氣故生我於人間與汝為友將授
真僊之訣而汝以性驕傲終不能得其道吁可悲乎言訖
忽亡所見又玄既寤其事甚慚恚竟以憂卒 出宣室志

張卓

張卓者蜀人唐開元中明經及第歸蜀覲省唯有一驢衣
與書悉背在上不暇乘但驅而行取便路自斜谷中數日
將至洋州驢忽然奔蹶入深箐中尋之不得天將暮又無
人家欲宿林下且懼狼虎是夜月明約行數十里得大路
更三二里見大宅朱門西開天既明有山童自宅中出卓
問求水童歸逡巡見一人朱冠高履曳杖而出卓趨而拜
之大僊曰觀子塵中之人何為至此卓具陳之僊曰有緣
耳乃命坐賜杯水香滑清冷身覺輕健又設美饌訖就西
院沐浴以衣一箱衣之僊曰子骨未成就分當留此某有
一女兼欲聘之卓起拜謝是夕成禮數日卓忽思家僊人
與卓二朱符二黑符一黑符可置於頭入人家能隱形一
黑符可置左臂千里之內引手取之一朱符可置舌上有
不可却者開口示之一朱符可置左足即能蹴地脉及拒
非常然勿恃靈符自顛狂耳卓至京師見一大宅人馬
闐竄極華盛卓入之經數門至廳事見鋪陳羅列賓客滿
堂又於帳內粧飾一女年可十五六卓領之潛於中門閑
一宅切切之聲云相公失小娘子具事聞奏敕羅葉二師
就宅尋之葉公踏步叩齒噴水化成一條黑氣直至卓前
見一少年執女衣襟右座一見怒極令前擒之卓因舉臂

如抵墻壁終不能近遂以狗馬血潑之又以刀劍擊刺之
卓乃開口鋒刃斷折頰又敕使宣云斷頸進上卓聞而懼
因脫左鞾伸足推之右座及羅葉二師暨敕使皆仰仆焉
葉公曰向來入門見非常之氣及其開口果有太乙使者
相公但獲愛女何苦相害卓因縱女上使衛兵送歸舊山
僊人曳杖途中曰張郎不聽吾語遂遭羅網也侍衛兵士
尚隨之僊人以拄杖畫地化為大江波濤浩淼闊三二里
妻以霞帔搭於水上須臾化一飛橋在半天之上僊山前
行卓次之妻又次之三人登橋而過隨步旋收但見蒼山
四合削壁萬重人皆遙禮歸奏玄宗俄發使就山祭醮之
因呼為隔僊山在洋州西六十里至今存焉 出會昌解頤錄

太平廣記卷第五十二

麒麟客　王法進　維楊十友
金可記　楊眞伯

麒麟客

麒麟客者南陽張茂實客傭僕也茂實家於華山下唐大中初偶遊洛中假僕于南市得一人焉其名曰王夐年可四十餘傭作之直月五百勤幹無私出於深誠苟有可為不待指使茂實器之易其名曰大曆將倍其直固辭其家益憐之居五年計酬直盡一旦辭茂實曰夐本居山家業不薄適與厄會須傭作以禳之固非乏資而賣力者今厄盡矣請從此辭茂實不測其言不敢留聽之去日暮入白茂實曰感君恩宥深欲奉報夐家去此甚近其中景趣亦甚可觀能相逐一遊乎茂實喜曰何幸然不欲令家人知潛一遊可乎夐曰甚易於是截竹杖長數尺其上書符授茂實曰君杖此入室稱腹痛左右人悉令取藥去後潛置竹於衾中抽身出來可也茂實從之夐喜曰君真可遊者居者也相與南行一里余有黃頭執青麒麟一赤文虎二候於道左茂實驚欲廻避夐曰無苦但前行既到前夐乘麒麟茂實與黃頭各乘一虎茂實懼不敢近曰夐相隨請不須畏且此物人間之極俊者但試乘之遂憑而上穩不可言於是從之上憑峯越壑凌山舉意而過殊不覺峻險如到三更計數百里矣下一山物象鮮媚松石可愛樓臺宮觀非世間所有將及門引者揖曰阿郎何來紫衣吏數百人羅拜道側既入青衣數十人容色皆殊衣服鮮華不可名狀各執樂器引拜遂于中堂宴食畢且命茂實坐夐入更衣返坐衣紫冠冕儀貌堂堂然實真僊之風度也其窗戶堦闥屏幃茵褥之盛固非人世所有歌鸞舞鳳及諸聲樂皆所未聞情意高逸不復思人寰之事歡極主人曰此乃僊居非世人所到以君宿緣合一到此故有遂厄之遇僊俗路殊塵靜難雜君宜歸修其心三五劫後當復相見夐比者塵緣將盡上界有名得遇太清真人召入小有洞中示以九天之樂復令下指生死海波且曰樂雖難求苦亦易遣如為山者抔土增高不抔則止穿則陷天昇高者不上難而下易乎自是修習經六七劫乃證此身廻視委骸積如山岳曰大海水半是吾宿世父母妻子別泣之淚然念念修之倏已一世形骸雖遠此不忘修致其功即亦非遠亦時有心遠氣清一言而悟者勉之遺金百鎰為營身之助復乘麒麟令黃頭執之夐步送到家家人方環泣茂實投金於井中夐抽去竹杖令茂實潛臥衾中夐曰我當王蓬萊謁大僊伯明旦蓮花峰上有綵雲車去我之來也遂揖而去茂實忽呻吟眾驚而問之茂實紿之曰竹腹痛時忽若有人見召遂奄然耳不知其多少時也家人曰取藥既廻呼之不應已七日矣唯心頭尚暖故未斂也明日望之蓮花峯上果有彩雲遂棄官遊名山後歸出井中金與眷屬再出遊山後不知所在也出續玄怪錄

王法進

王法進者劍州臨津人也幼而好道家近古觀雖無道士居之其嬉戲未嘗輕侮於像設也十餘歲有女冠自劍州

壁外邑過其家父母以其慕道託女冠以保護之與授正一延生小籙名曰法進而專勤香火齋戒護持亦茹栢絕粒時有感降時三川饑儉斛斗翔貴死者十五六多採野葛山芋以充饑忽三青童降於其庭謂法進曰上帝以汝夙禀仙骨歸心精誠不忘於道敕我迎汝受事於上京也不覺騰空迎達大帝之所命以玉盃霞漿賜之徐謂曰人處三才之大體天地之和得人形生中土甚不易也天運四時之氣地稟五行之秀生五穀百果以養於人而人不知天地養育之恩輕棄五穀厭捨絲麻使耕農之夫紡績之婦身勤而不得飽力竭而不禦寒徒施其勞曾無愛惜者斯固神明所責大地不佑矣近者地司岳瀆所奏以世人厭擲五穀不貴衣食之本我巳敕太華之府收五穀之

神所種不成下民饑餓因示罰責以懲其心然旋奉太上慈旨以大道好生務先救物雖天地神明責之愚民不知其過所自固無懺請首原之路汝當爲上宮侍童入侍天府今且令汝下歸於世告喻下民使其悔罪寶愛農桑此亦汝之陰功也命侍女以靈寶清齋告謝天地儀一軸付之使傳行於世曰令世人相率於幽山高靜之所致齋悔謝一年再爲之則宿罪可除穀父蠶母之神爲致豐衍矣龍虎之年復當召汝即今清齋天公告謝之法是也法進以天寶十二年壬辰遂復昇天出仙傳拾遺

維楊十友

維楊十友者皆家産粗豐守分知足不干祿位不貪貨財慕玄知道者也相約爲友若兄弟焉時海內大安民人胥恍遊以酒食爲娛自樂其志始於一家周于十室率以爲常忽有一老叟衣服滓弊氣貌羸弱似貧窶不足之士也亦着麻衣領十人來以造其會衆既適情亦皆憫之不加斥逐醉飽自去莫知所之一旦言於衆曰余力困之士也幸衆人許陪坐末不以爲責今十人置宴皆得預之席既周畢亦願力爲一會以荅厚恩約以他日願得同往至期十友如其言相率以待凌晨貧叟果至相引徐步出東墉郊外不覺爲遠草莽中茆屋兩三間傾側欲摧引入其下有丐者數輩在焉皆是蓬髮鶉衣形跡穢陋叟至丐者相顧而起揖立以俟其命叟令掃除舍下陳列蘧篨布以管席相邀環坐日既晡矣咸有饑色久之各以醯鹽竹筯置於客前逡巡數輩共舉一巨板如案長四五尺設於席中

以油帊幕之十友相顧謂必齊饌甚以爲喜既撤油帊氣熇熇然尚未可辨久而視之乃是蒸一童兒可十數歲已糜爛矣耳目手足半巳隳落叟揖讓勸勉使衆就食衆深嫌之多託以飫飽亦有忿恚逃去都無肯食者叟縱意食啖似有盈味食之不盡即命諸丐擎去令盡食之因謂諸人曰此所食者千歲人參也頗其難求不可一遇吾得此物感諸公延遇之恩聊欲相報且食之者白日昇天身爲上僊衆既不食其命也夫衆驚異悔謝未及叟促問諸丐令食訖即來俄而丐者化爲青童玉女幡蓋導從與叟一時昇天十友剋心追求更莫能見出神仙感遇傳

金可記

金可記新羅人也賓貢進士性沉靜好道不尚華侈或服

氣鍊形自以爲樂博學强記屬文清麗美姿容舉動言談逈有中華之風俄擢第於終南山子午谷葺居懷隱逸之趣手植奇花異果極多常焚香靜坐若有思念又誦道德及諸仙經不輟後三年思歸本國航海而去復來衣道服却入終南務行陰德人有所求初無阻拒（精勤）爲事人不可侍也唐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忽上表言臣奉玉皇詔爲英文臺侍郎明年二月二十五日當上昇時宣宗極以爲異遣中使徵入內固辭不就又求玉皇詔辭以爲別仙所掌不留人間遂賜宮女四人香藥金綵又遣中使二人專伏侍者可記獨居靜室宮女中使多不接近每夜聞室內常有客談笑聲中使竊窺之但見仙官仙女各坐龍鳳之上儼然相對復有侍衛非少而宮女中使不敢輒驚二月二十五日春景妍媚花卉爛熳果有五雲唳鶴翔鸞白鵠笙簫金石羽蓋瓊輪幡幢滿空仙仗極衆昇天而去朝列士庶觀者塡隘山谷莫不瞻禮歎異（出續仙傳）

楊真伯

弘農楊真伯幼有文性耽翫書史以至忘寢食父母不能禁止時或奪其脂燭匿其詩書真伯頗以爲患遂逃過洪饒間於精舍空院肄習半年餘中秋夜習讀次可二更已來忽有人扣學窓聽聞真伯涎於典籍（不納）他人啓扉而入乃一雙鬟青衣言曰女郎久棲幽隱服氣茹芝多往來洞庭雲水間知君子近至此又骨氣清淨志操堅白願盡欵曲真伯殊不應青衣自反三更後聞戶外珩璜環珮之聲異香芳馥俄而青衣報女郎且至 年可二八冠碧雲鳳翼冠衣紫雲霞日月衣精光射人逡巡就坐真伯殊不顧問一言久之於真伯案取硯青衣薦牋女郎書札數行俛然而去真伯因起乃視其所留詩曰君子竟執逆無由達誠素明月海上山秋風獨歸去其後亦不知女郎是何人也豈非洞庭諸仙乎觀其詩思豈人間之言歟（出博異志）

太平廣記卷第五十三

太平廣記卷第五十四　神僊五十四

韓愈外甥　劉晧　盧鈞
薛逢　費冠卿　沈彬

韓愈外甥

唐吏部侍郎韓愈外甥忘其名姓幼而落拓不讀書好飲酒弱冠往洛下省骨肉乃慕雲水不歸僅二十年杳絕音信元和中忽歸長安知識闒茸衣服滓弊行止乖角吏部以久不相見容而恕之一見之後令於學院中與諸表話論不近詩書殊若土偶唯與小臧賭博或廄中醉卧三日五日或出宿于外吏部懼其犯禁陥法昨或勗之眼目偶見問其所長云善卓錢鍋子試令爲之植一鐵條尺餘百步內卓三百六十錢一一穿之無差失者書亦旋有詞句以賓笑樂又於五十步內雙鉤草天下太平字點畫極工又能於鑪中累三十斤炭支三日火火勢常熾日滿乃消吏部甚奇之問其修道則玄機清話該博真理神僊中事無不詳究因說小伎云能染花紅者可使碧或一朵具五色皆可致之是年秋與吏部後堂前染白牡丹一叢云來春必作含稜碧色內合有金含稜紅間暈者四面各合有一朵五色者自斵其根下置藥而後栽培之俟春爲驗無何潛去不知所之是歲上迎佛骨於鳳翔御樓觀之一城之人忘業廢食吏部上表直諫忤旨出爲潮州刺史至商山泥滑雪深頹愊鬱鬱忽見是甥迎馬首而立拜起勞問扶鐙接轡意甚慇懃至翌日雪霽送至鄧州乃白吏部曰某師在此不得遠去將入玄扈倚帝峯矣吏部驚異其言問其師即洪崖先生也東園公方使柴金水玉作九華丹火候精微難於暫捨吏部加敬曰神僊可致乎至道可求乎曰得之在心失之亦心校功銓善黜陟之嚴倣王禁也其他日復當起居請從此逝吏部爲五十六字詩以別之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朝除弊事豈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與詩訖揮涕而別行入林谷其速如飛明年春牡丹花開數朵花色一如其說但每一葉花中有楷書叶字曰雲橫秦嶺家何處雪擁藍關馬不前書勢精能人工所不及非神僊得道立見先知何以及於此也或云其後吏部復見之亦得其月華度世之道而逝不顯　出僊傳拾遺

劉晧

劉晧者小字冠哥唐宰相瞻之兄也瞻家貧好道嘗有道士經其家見瞻異之乃問知道否曰知之其性鄙俗氣業應未淨據可彊學邪道士曰能相師乎瞻曰何敢於是師事之道計瞻曰山棲求道無必褰巾瞻遂丫髻布衣隨道士入羅浮山於晧與瞻俱讀書爲文而晧性唯高尚瞻情慕榮達瞻嘗謂晧曰鄙必不第則逸於山野倘得第則勞於塵俗竟不及於鄙也然慎於富貴四十年後當驗矣瞻曰神僊遐遠難求秦皇漢武非不區區也廊廟咫尺易致焉周張嘉貞可以繼踵矣自後晧愈精思於道乃隱於羅浮瞻進士登科履歷清顯及昇輔相頗　著獎謂之稱俄謫日南行次廣州朝臺泊舟江濵忽有丫角布衣少年衝

暴雨而來衣履不濕云欲見瞻左右皆訝乃詰之但言宜哥來也以白瞻問形狀具以對瞻驚嘆乃迎入見之瞻顏見可二十來瞻以皤然衰朽方爲逐臣悲喜不勝瞻復勉之曰與余爲兄弟手足所痛曩日之言今四十年矣瞻亦感嘆謂瞻曰可復修之否瞻曰身邀榮寵職和陰陽用心動靜能無損乎自非茅家阿兄已昇天僊詎能救贖今暫來相別非來相救也於是同舟行別話平生暢淵之事一夕失瞻所在今羅浮山中時有見者瞻逐南適歿於貶所矣出續仙傳

盧鈞

唐相國盧公鈞進士射策爲尚書郎以疾出爲均州刺史到郡疾稍加羸瘠不耐見人常於郡後山齋養性獨處左右接侍亦皆遠去非公呼召莫敢前也忽一人衣飾弊故踰垣而入云姓王問其所自云山中來公笑而謂之曰卽王山人也此來何以相教王曰公之貴位極人臣而壽不永災逼方深由是有沉綿之疾故相救耳山齋無水公欲召人取湯茶之屬王止之以腰巾蘸於井中解丹一粒捩腰巾之水以咽丹與之約曰此後五日疾當愈矣康命倍常後二年當有大厄勤立陰功救人憫物爲意此時當再相過在夏之初也自是盧公疾愈旬日平復明年解印還京署鹽鐵判官夏四月於務本東門道左忽見山人謂至盧宅喜而言曰君今年第二限終爲災極重也以君爲郡去年雪冤獄活三人之命災已息矣今此月內三五日小不康而已固無憂也翌日山人使二僕持錢十千於狗脊

坡分施貧病而已自此後去云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午時可令一道士於嵩山頂相候此時君節制漢土當有月華相授勿愆期也自是公揚歷清切便蕃貴盛後出鎮漢南之明年已二十三年矣及期命道士牛知微五日午時登嵩山之頂山人在焉以金丹二使知微吞之謂曰子有道氣而寡陰功未契道品更宜勤修也以金丹十粒令授於公曰當享上壽無忘修鍊世限既畢佇還蓬宮耳與知微揖別忽不復見其後知微年八十餘狀貌常如二十許盧公年九十耳目聰明氣力不衰既終之後異香盈室矣出神仙感遇傳

薛逢

河東薛逢咸通中爲綿州刺史歲餘夢入洞府殽饌甚多而不覩人物亦不敢饗之乃出門行人謂曰此天倉也及明詰於賓友或曰州界有昌明縣有天倉洞中自然飲食往往遊雲水者得而食之即使道士孫靈諷與親吏訪焉入洞可十許里猶須執炬十里外漸明則又三五里豁然與人世無異崖室極廣可容千人其下平整有石床羅列上飲食名品極多皆若新熟軟美甘香靈諷拜而食之又別開三五所請以奉薛公爲信及齎出洞門形狀宛然皆化爲石矣洞中左右散糗溲麴堆盎積鼓不知紀極又行一二里溪水迅急既闊且深隔溪見山川居第歷歷然不敢渡而止近岸砂中有履跡往來皆二三尺纔知有人行處薛公聞之歎異靈勝而莫窮其所以也余按輿地志云少室山有自然五穀甘果神芝僊藥周太子晉學道上僊

有九十年資糧留於山中少室在嵩山西十七里從東南上四十里爲下定思又上十里爲上定思十里中有大石門爲中定思自中定思西出至崖頭下有石室中有水多白石英室内有自然經書自然飲食與此無異又天台山東有洞入十餘里有居人市肆多賣飲食乾符中有遊僧入洞經歷市中幾其聞食香買蒸啗之同行一僧服氣不食飯行十餘里出洞門已在青州牟平縣而食僧俄變爲石以此言之王烈石髓張華龍膏得食之者亦須累積陰功天挺仙骨然可上登僊品若常人啗之必化而爲石矣出神僊感遇傳

費冠卿

費冠卿池州人也進士擢第將歸故鄉別相國鄭公餘慶

公素與秋浦劉令友善喜費之行託以寓書爲手札盈幅緘以授費戒之曰劉令久在名場所以不登甲乙之選者以其褊率不拘於時捨科甲而就卑宦可善遇之也費因請公略批行止書末貰其因所慤薦稍垂青眼公然之發函批數行復緘如初費至秋浦先投刺於劉劉閱刺委諸案上畧不顧眄費悚立俟命久而無報疑其不可也即以相國書授閽者劉發緘覧畢慢罵曰鄭某老漢用此書何爲劈而棄之費愈懼排闥而入趨拜於前劉忽閔然顧之揖坐與語曰暮矣劉促令排店費曰日已昏黑或得逆旅之舍亦不及矣乞於厅廡之下席地一宵明日徐請店所即自解囊裝舒氊席於地劉即拂衣而入良久出曰此非待賓之所有閤子中既而閉門鏁鑰甚嚴費莫知所以據欄而息是夕月明於門隙中窺其外悄然無聲見劉令自執箒掃除堂之内外庭廡陛壁靡不周悉費異其事危坐屏息不寐而何焉將及一更忽有異香之氣郁烈殊常非人世所有良久劉執版恭立於庭似有所候香氣彌甚即見雲冠紫衣僊人長八九尺數十人擁從而至劉再拜稽首此僊人直詣堂中劉立侍其側俄有筵席羅列餚饌奇果香聞閤下費聞之已覺氣清神爽須臾奏樂飲酒命劉令布席於地亦侍飲焉樂之音調亦非人間之曲僊人忽問劉曰得鄭某信否對曰得信甚安頃之又問得鄭某書否對曰費冠卿先輩自長安來得書笑曰費冠卿且喜及第也今在此邪對曰在僊人曰吾未合與之相見且與一杯酒但向道早修行即得相見矣即命劉酌酒一盃送

閤子中費窺見劉自呷酒半盃即以階上盆中水投杯中疑而未飲僊人忽下階與徒從乘雲而去劉揉辭嗚咽僊人戒曰爾見鄭某但令修行即當相見也既去劉郎詣閤中見酒猶在驚曰此酒萬劫不可一遇何不飲也引而飲之費力爭得一兩呷劉即與冠卿爲修道之友卜居九華山以左拾遺徵竟不起鄭相國尋亦去世劉費頗秘其事不知所降是何真僊也出神僊感遇傳

沈彬

吳興沈彬少而好道及致仕歸高安恒以朝修服餌爲事嘗遊郁木洞觀忽聞空中樂聲仰視雲際見女僊數十冉冉而下遥之觀中徧至像前焚香良久乃去彬匿室中不敢出既去入殿視之几案上皆有遺香彬悉取置爐中已

而自悔曰吾平生好道今見神僊而不能禮謁得僊否而不能食之是其無分歟初彬恒識其子云吾所居堂中正是吉地即塟之及卒如其言掘地得自然塼壙與作甚精塼上皆作吳與字彬年八十餘卒後豫章有漁人投生米於潭中捕魚不覺行遠忽入一石門煥然明朗行數百步見一白鬢翁諦視之頗類於彬謂漁人曰此非汝所宜來速出猶可漁人遽出登岸云入水已三日矣故老有知者者云此即西僊天寶洞之南門也出集神錄

太平廣記卷第五十四

太平廣記卷第五十五　神僊五十五

寒山子　軒轅彌明　蔡少霞

鄭居中　伊用昌

寒山子

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曆中隱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當暑有雪亦名寒岩因自號寒山子好爲詩每得一篇一句輒題於樹間石上有好事者隨而錄之凡三百餘首多述山林幽隱之興或譏諷時態能警勵流俗桐柏徵君徐靈府序而集之分爲三卷行於人間十餘年忽不復見咸通十二年毘陵道士李褐性褊急好凌侮人忽有貧士詣褐乞食褐不之與加以叱責貧者唯唯而去數日有白馬從白衣者六七人詣褐褐禮接之因問褐曰頗相記乎褐視其狀貌乃前之貧士也逡巡欲謝之慚未發言忽語褐曰子修道未知其門而好凌人侮俗何道可冀子頗知有寒山子邪答曰知曰即吾是矣吾始謂汝可教今不可也修生之道除嗜去欲嗇神抱和所以無累也內抑其心外檢其身所以無過也先人後己知柔守謙所以安身也善推於人不善歸諸身所以積德也功不在大立之無怠過不在大去而不貳所以積功也然後內行充而外丹至可以冀道於髣髴耳子之三毒未剪以冠簪爲飾可謂虎豹之鞹而犬豕之質也出門乘馬而去竟不復見出僊傳拾遺

軒轅彌明

軒轅彌明者不知何許人在衡湘間來往九十餘年善捕逐鬼物能囚拘蛟螭虎豹人莫知其壽進士劉師服常於

湘南遇之元和七年壬辰十二月四日將自衡山遊太白
還京師與師服相值師服招其止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
詩名擁爐夜坐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
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掀衣
張眉指爐中古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與我賦此乎師服以
衡湘舊識見其老貌頗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
即援筆而題其首兩句曰巧匠琢山骨刳中事煎烹次傳
與喜喜踊躍而綴其下曰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驚題訖
吟之彌明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
墻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為吾書之因高吟曰龍頭
縮菌蠢豕腹脹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
顧慙駭然欲以多窮之即賦兩句以授喜曰大若烈士膽

圓如戴馬纓喜又成兩句曰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彌貞彌
明又令師服書曰秋瓜未落蒂凍芋強抽萌師服又吟曰
磬響去主角孑然著光精訖又授喜喜思益苦務欲壓彌
明每營度欲出口吻吟聲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亦竟
不能奇曰旁有雙耳穿上為孤髻撐吟竟彌明曰時於蚯
蚓竅微作蒼蠅聲其不用意如初所言益奇不可附說語
皆侵二子夜將闌二子起謝曰尊師非常人也某等伏矣
願為弟子不敢更詩彌明奮曰不然此章不可以不成也
謂劉曰把筆把筆吾與汝就之即又連唱曰何當出灰灺
無計離餅罌謬居鼎鼐間長使水火爭形模婦女笑度量
兒童輕徒爾堅貞性不過升合盛寧依煖熱敝不與寒涼
并忽罹翻溢衍憊實負任使誠願脫荷擔酌挾中愧提挈豈

能煮僕薤但未污羊羹區區徒自劾瑣瑣安足呈難比俎
豆用不為手所撜願君勿嘲誚此物方施行師服書訖即
使讀之畢謂二子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為文耶吾就子
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
不足以聞也豈獨文乎哉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床
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
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
就坐彌明倚墻睡鼻息如雷鳴二子但恐失色不敢喘息
斯須曙鼓鼕鼕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驚顧已失彌明所
在問童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久不返覓
之已不見矣二子驚惋自責因攜詩詣昌黎韓愈問此何
人也愈曰余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遂為石鼎聯句

序行於代焉 出仙傳拾遺

蔡少霞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早歲明經得第
選蘄州參軍秩滿漂寓江浙間久之再授兗州泗水丞遂
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為終焉之計居處深僻瞰龜蒙
水石雲霞境象殊勝少霞世累早絕尤諧夙尚偶一日沿
溪獨行忽得美蔭因憩焉神思昏然不覺成寐因為褐衣
鹿幘之人夢中召去隨之遠遊乃至城廓一所碧天虛曠
瑞日曈曨人俗潔淨卉木鮮茂少霞舉目移足惶惑不寧
即被導之令前經歷門堂深邃莫測遙見玉人當軒獨立
少霞遽修敬謁玉人謂曰愍子虔心今宵領事少霞靡知
所謂復為鹿幘人引至東廊止于石碑之側謂少霞曰召

君書此賀遇良因少霞素不工書即極辭讓鹿幘人曰但按文而錄胡乃拒違俄有二童自北而來一捧牙箱內有兩幅紫絹文書一齎筆硯即付少霞凝神搦管頃刻而畢因覽讀之已記于心矣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眞人山玄卿撰良常西麓源澤東洩新宮宏宏崇軒轍轍雕珉盤礎鏤檻楝梟岩尾鱗差瑾珩肪截閣旋瑞霞樓橫祥霓騶麌廻徼昌明捧闌珠树規連玉泉矩洩靈飈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浙詰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眞班列僊翁鵠立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璭爲肴桂旗不動蘭幄互設妙樂競奏流鈴閒發大籟虛徐風簫令歛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雪易遷徒語童初詔龍方更周禊遂爲鹿幘人促之忽遽而返醒然遂瘖急命紙筆登即紀錄自是

充潑好奇之人多詣少霞謁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爲立傳焉且少霞乃孝廉一叟耳同知其不妄矣出集異記

鄭居中

鄭舍人居中高雅之士好道術常遇張山人者多同遊處人但呼爲小張山人亦不知其所能也居襄漢間除中書舍人不就開成二年春往東洛嵩岳携家僮三四人與僧登歷無所不到數月淹止日晚至一處林泉秀潔愛甚忘返會院僧不在張燭熱火將宿遣僕者求之兼取筆似欲爲詩者操筆之次燈滅火盡一僮在側聞鄭公仆地之聲喉中氣麤有光如雞子遶頸而出遽吹薪照之已不救矣紙上有四字云香火願畢畢字僅不成後居山者及獵人時見之衣服如遊涉之狀當應是張生潛出言其終竟之日鄭公捨家以遊耳若此豈非達命者歟出逸史

伊用昌

熊皦補闕說頃年有伊用昌者不知何許人也其妻甚少有殊色音律女工之事皆曲盡其妙夫雖饑寒丐食終無愧意或有豪富子弟以言笑戲調常有不可犯之色其夫能飲多狂逸時人皆呼爲伊風子多遊江左廬陵宜春等諸郡出語輕忽多爲衆所毆擊愛作望江南詞夫妻唱和或宿於古寺廢廟間遇物即有所詠其詞皆有旨熊只記得詠鼓詞云江南鼓梭肚兩頭欒釘着不知侵骨髓打來只是沒心肝空腹被人漫餘多不記江南有芒草貧民採之織屨緣地土卑濕此草耐水而貧民多着之伊風子至茶陵縣門大題云茶陵一道好長街兩畔栽柳不栽槐夜

後不聞更漏鼓只聽鎚芒織草鞋時縣官及胥吏大爲不可遣衆人亂毆逐出界江南人呼輕薄之詞爲覆窠其妻告曰常言小處不要覆窠而君須要覆窠之譬如騎惡馬落馬足穿鐙非理傷墮一等君不用苦之如是夫妻俱有輕薄之態天祐癸酉年夫妻至撫州南城縣所有村民斃一犢夫妻丐得牛肉一二十觔於鄉校內烹炙一夕俱食盡至明夫妻爲肉所脹俱死于鄉校內縣鎮吏民以蘆蓆裹尸於縣南路左百余步而瘞之其鎮將姓丁是江西廉使劉公親隨一年後得替歸府劉公已薨忽一旦於北市棚下見伊風子夫妻唱望江南詞乞錢既相見甚喜便敘舊事執丁手上酒樓三人共飲數斗丁大醉而睡伊風子遂索筆題酒樓壁云此生生在此生先何事從玄不復玄

己在淮南難夫後而今便到玉皇前題畢夫妻連臂高唱而出城遂渡江至遊帷觀題真君殿後其銜云定億萬兆恒沙軍國主南方赤龍神王伊用昌詞云日月祥雲瑞氣連應儂家作大神保筆頭灑起風雷力劍下驅馳造化權更與我夫妻禮樂本教胡虜絕烽烟列僊功業只如此直上三清第一天題罷連臂入西山時人皆見躡虛而行自此更不復出其丁將於酒樓上醉醒懷內得紫金一十兩其金並送在淮海南城縣後人開其墓只見蘆蓆兩領裹爛牛肉十餘觔臭不可近餘更無別物熊言六七歲時猶記識伊風子或著道服稱伊尊師熊嘗於頂上患一癰癤疼痛不可忍伊尊師含三口水噀其癰便潰並不爲患至今尚有痕在熊言親覩其事非謬說也出王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第五十六　女僊一

西王母　上元夫人　雲華夫人

玄天二女

西王母

西王母者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虛九光龜臺金母元君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在昔道氣凝寂湛體無爲將欲啓迪玄功化生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木公木公生於碧海之上蒼靈之墟以主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曰東王公焉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母金母生於神州伊川厥姓侯氏生而飛翔以主元毓神玄奧於眇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氣結氣成形與東王公共理二氣而育養天地陶鈞萬物矣柔順之本爲極陰之元位配西方母養群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僊者得道者咸所隸焉所居宮闕在龜山春山西那之都崑崙之圃閬風之苑有城千里玉樓十二瓊華之闕光碧之堂九層玄室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飆車羽輪不可到也所謂玉闕曁天綠臺承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連琳綵帳明月四朗戴華勝佩虎章左侍僊女右侍羽童寶蓋沓映羽旓蔭庭軒砌之下植以白環之樹丹剛之林空青萬條瑤幹千尋無風而神籟自韻琅琅然皆九奏八會之音也神州在崑崙之東南故爾雅云西王母日下是矣又云王母蓬髮戴華勝虎齒善嘯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真形也元始天王授以方天元統龜山九光之籙使制召萬靈

統括真聖監盟證信總諸天之羽儀天尊上聖朝宴之會考校之所王母皆臨訣焉上清寶經三洞玉書凡有授度咸所關預也黄帝討蚩尤之暴威所未禁而蚩尤幻變多方徵風召雨吹煙噴霧師衆大迷帝歸息太山之阿昏然憂寢王母遣使者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天一在後得之者勝戰則克矣符廣三寸長一尺青瑩如玉丹血爲文佩符既畢王母乃命一婦人人首鳥身謂帝曰我九天玄女也授帝以三宫五意陰陽之略太一遁甲六壬步斗之術陰符之機靈寶五符五勝之文遂克蚩尤於中冀剪神農之後榆罔於阪泉天下大定都于上谷之涿鹿又數年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鹿集于帝庭授以地圖其後虞舜攝位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環舜即位又授益地圖遂廣黄帝之九州爲十有二州王母又遣使獻舜白玉琯吹之以和八風尚書帝驗期曰王母之國在西荒也昔茅盈字叔申王褒字子登張道陵字輔漢洎九聖七真凡得道授書者皆朝王母於崑陵之闕焉時叔申道陵侍太上道君乘九蓋之車控飛虬之軌越積石之峯濟弱流之津浮白水凌黑波顧眄倏忽詣王母於闕下子登清齋三月王母授以瓊華寶曜七晨素經茅君從西城王君詣白玉龜臺朝謁王母求長生之道曰盈以不肖之軀慕龍鳳之年欲以朝菌之脆求積朔之期王母愍其勤志告之曰吾昔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帝君授我以玉佩金璫二景纏煉之道上行太極下造十方濯月咀日入天門名曰玄真之經今以授爾宜勤修焉因敕西城王君一一解

舜以授焉又周穆王時命八駿與七華之士使造父爲御西登崑崙而賓於王母穆王持白珪重錦以爲王母壽事具周穆王傳至漢武帝元封元年七月七日夜降於漢宫語在漢武帝傳內此不復載焉 出集仙録

上元夫人

上元夫人道君弟子也亦玄古巳來得道總統真籍亞於龜臺金母所降之處多使侍女相聞巳爲賓侶焉漢孝武皇帝好神僊之道禱祈名山以求靈應元封元年辛未七月七日夜二唱之後西王母降於漢宫帝迎拜稽首侍立久之王母呼帝令坐 以天厨嬿宴粗悉命駕將去帝下席叩頭請留慇勤王母復坐乃命侍女郭密香邀夫人同宴於漢宫語在漢武帝傳中其後漢宣帝地節四年乙卯咸陽茅盈字叔申受黄金九錫之命爲東岳上卿司命真君大元真人是時五帝君授册既畢各昇天而去茅君之師乃總真王君西靈王母與夫人降於句曲之山金壇之陵華陽天宫以宴茅君爲時茅君中君名固字季偉小君名衷字思和王母王君授以靈訣亦受錫命紫素之册固爲定録君衷爲保命君亦侍真會王君告二君曰夫人乃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高尊統領十方玉女之籍汝可自陳二君下席再拜求乞長生之要夫人憫其勤志命侍女宋辟非出紫錦之囊開緑金之笈以三元流珠經丹景道精經隱地八術經太極緑景經凡四部以授二君王母復敕侍女李方明出丹瓊之函披雲珠之笈出玉佩金璫經太霄隱書經洞飛二景內書傳司命君各授書畢王母與

夫人告去千乘萬騎昇還太空矣（出漢武內傳）

雲華夫人

雲華夫人王母第二十三女太眞王夫人之妹也名瑶姬受徊風混合萬景鍊神飛化之道嘗東海遊還過江上有巫山焉峯巖挺拔林壑幽麗巨石如壇留連久之時大禹理水駐山下大風卒至崖振谷隕不可制因與夫人相值拜而求助即敕侍女授禹策召鬼神之書因命其神狂章虞余黄魔大翳庚辰童律等助禹斵石疏波決塞導阨以循其流禹拜而謝焉禹嘗詣之崇巘之巔顧盼之際化而爲石或倏然飛騰散爲輕雲油然而止聚爲夕雨或化游龍或爲翔鶴千態萬狀不可親也禹疑其狡獪怪誕非眞僊也問諸童律律曰天地之本者道也運道之用者聖也聖之品次眞人僊人也其有禀氣成眞不修而得道者木公金母是也蓋二氣之祖宗陰陽之原本僊眞之主宰造化之元光雲華夫人金母之女也昔師三元道君受上清寶經受書於紫清闕下爲雲華上宮夫人主領教童眞之士理在玉英之臺隱見變化蓋其常也亦由凝氣成眞與道合體非寓胎禀化之形是西華少陰之氣也且氣之彌綸天地經營動植大包造化細入毫髮在人爲人在物爲物豈止於雲雨龍鶴飛鴻騰鳳哉禹然之後往詣焉忽見雲樓玉臺瑶宮瓊闕森然既靈官侍衛不可名識獅子抱關天馬啓塗毒龍電獸八威備軒夫人宴坐于瑶臺之上禹稽首問道召禹使坐而言曰夫聖匠肇興剖大混之一樸發爲億萬之體發大蘊之一苞散爲無窮之物故步三光而立乎晷景封九域而制乎邦國刻漏以分晝夜寒暑以成歲紀兌离以正方位山川以分陰陽城郭以聚民器械以衛衆輿服以表貴賤禾黍以備凶歉凡此之制上禀乎星辰而取法乎神眞以養有形之物也是故日月有幽明生殺有寒暑雷霆有出入之期風雨有動靜之常清氣浮乎上而濁氣散于下發興之數治亂之運賢愚之質善惡之性剛柔之氣壽夭之命貴賤之位尊卑之叙吉凶之感窮達之期此皆禀之於道懸之于天而聖人爲紀也性發乎天而命成乎人立之者天行之者道道存則有道去則非道無物不可存也非修不可致也玄老有言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將自復復謂歸从道而常存也道之用也變化萬端而不足其一是故天參玄玄地參混黄人參道德去此之外非道也哉長久之要者天守其玄地守其物人養其氣所以全也則我命在我非天地殺之鬼神害之失道而自逝也志乎哉勤乎哉子之功及於物矣勤逮於民矣善格乎天矣而未聞至道之要也吾昔於紫清之闕受書寶而勤之我師三元道君曰上眞內經大眞所寶封之金臺佩入太微則雲輪上往神武抱關振衣瑶房遨宴希林左招僊公右棲白山而下眄太空汎乎天津則乘雲騁龍遊此名山則眞人詣房萬人奉衛山精伺迎動有八景玉輪靜則宴處金堂亦謂之太上玉佩金璫之妙文也汝將欲越巨海而無飈輪渡飛砂而無雲軒陟阨塗而無所攀涉泥波而無所乘陸則困於遠絕水則懼於漂淪將欲以導百谷而濟萬川也危乎悠哉太上愍汝之至亦將授

以靈寶真文降策虎豹水制蛟龍斷馘千邪檢馭群凶以成汝之功也其在乎陽明之天也吾所授寶書亦可以出入水火嘯吒幽冥收束虎豹呼召六丁隱淪入地顛倒五星久視存身與天相傾也因命侍女陵容華出丹玉之笈開上清寶文以授禹拜受而去又得庚辰虞余之助遂能導波決川以成其功奠五岳別九州而天錫玄珪以爲紫庭真人其後楚大夫宋玉以其事言於襄王王不能訪道要以求長生築臺於高唐之館作陽臺之宮以祀之宋玉作神僊賦以寓情荒淫穢蕪高真上僊豈可誣而降之也有祠在山下世謂之大僊隔岸有神女之石即所化也復有石天尊神女壇側有竹垂之若篲有稿葉飛物着壇上者竹則因風掃之終瑩潔不爲所汚楚人世祀焉出集僊錄

玄天二女

燕昭王即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波一名提謨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或行無影跡或積年不饑昭王處以單綃華幄飲以瑞珉之膏飴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臺乃召二人來側時香風欻起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纓縷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麗靡於翔鸞而歌聲輕颺乃使女伶代唱其曲清響流韻雖飄梁動塵足加焉其舞一名縈塵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集羽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風也末曰旋懷言其支體緬曼若入懷袖也乃設麟文之席散華蕪之香香出波弋國浸地則土石皆香着朽木腐草莫不蔚茂以薰枯骨則肌肉皆生以屑鋪地厚四五尺使二人舞其上彌日無跡體輕故也時有白鸞孤翔銜千莖穟穟於空中自生花實落地即生根葉一歲百穫一莖滿車故曰盈車嘉穟麟文者錯雜衆寶以爲席也皆爲雲霞麟鳳之狀昭王復以衣袖麾之舞者皆止明王知爲神異處於崇霞之臺設枕席以寢讌遣人以衛之王好神僊之術故玄天之女託形作二人昭王之末莫知所在或遊於江漢或在伊洛之濱遍行天下乍近乍遠也出王子年拾遺

太平廣記卷第五十六

太眞夫人　萼綠華

太眞夫人

太眞夫人王母之小女也年可十六七名婉字羅敷遂事玄都太眞王有子爲三天太上府司直主總糺天曹之違錯比地上之卿佐年少好遊逸委官廢事有司奏劾以不親局察降主事東岳退眞王之編司鬼神之師五百年一代其職夫人因來視之勗其使修守政事以補其過過臨淄縣小吏和君賢爲賊所傷殆死夫人見愍問之君賢以實對夫人曰汝所傷乃重刃關於肺腑五臟泄漏血凝絡府氣激傷外此將死之厄也不可復生如何君賢知是神人叩頭求哀夫人於肘後筒中出藥一丸大如小豆即令

服之登時而愈血絕創合無復慘痛君賢再拜跪曰家財不足不知何以奉答恩施唯當自展驅力以報所受耳夫人曰汝必欲謝我亦可隨去否君賢乃易姓名自號馬明生隨夫人執役夫人還入東岳岱宗山峭壁石室之中上下懸絕重巖深隱去地千餘丈石室中有金床玉几珍物奇瑋人跡所不能至明生初但欲學金創方既見神僊來往及知有不死之道旦夕供給掃洒不敢懈倦夫人亦以鬼怪虎狼及眩惑衆變試之明生神情澄正終不恐懼又使明生他行別宿因以好女戲調親接之明生心堅靜固無邪念夫人他行去十日五日一還或一月二十日輒見有僊人賓客乘龍驎駕虎豹往來或有拜謁者眞僊彌日盈坐客到輒令明生出外別室中或立致精細廚食殽果香酒奇漿不可名目或呼坐與之同飲食又聞空中有琴瑟之音歌聲宛妙夫人亦時自彈琴有一絃而五音並奏高朗響激聞於數里衆鳥皆聚集於岫室之間徘徊飛翔驅之不去殆天人之樂自然之妙也夫人棲止常與明生同石室中而異榻幽寢之所唯二人或行去亦不道所往但見常有一白龍來迎夫人即着雲光繡袍乘龍而去袍上專是明月珠綴衣領帶玉佩戴金華太玄之冠亦不見有從者既還龍即自去所居石室玉床之上有紫錦被褥紫羅帳帳中服玩瑰金函玉玄黃羅列非世所有不能一一知其名也有兩卷素書題曰九天太上道經明生亦不敢發視其文唯供灑掃守巖室而已如此五年愈加勤肅夫人嘆而謂之曰汝眞可教必能得道者也以子俗人

而不淫不慢恭仰靈氣終莫之廢雖欲求死焉可得乎因以姓氏本末告之曰我久在人間今奉天皇命又按太上召不復得停念汝專謹故以相語欲教汝長生之方延年之術而我所受服以太和自然龍胎之醴適可授三天眞人不可以教始學固非汝所得聞縱或聞之亦不能用以持身也有安期先生燒金液丹法其方祕要立可得用是元君太乙之道白日昇天者矣明日安期當來吾將以汝付囑焉汝相隨稍久其術必傳明日安期先生果至乘駮驎着朱衣遠遊冠帶玉佩及虎頭鞶囊視之年可二十許潔白嚴整從可六七僊人皆執節奉衛見夫人拜揖甚敬自稱下官須臾設酒果廚膳飲宴半日許安期自說昔與夫人遊安息國西海際食棗異美此間棗殊不及也憶此

未久已二千年矣夫人云吾昔與君共食一棗乃不盡此間小棗耶可比耶安期曰下官先日往九河見司陰與西漢夫人共遊見問以陽九百六之期聖主受命之劫下官答以幼稚未識運厄之紀別當諮太真王夫人今旣賜然願說此數夫人曰期運浸汗非君所能卒知夫天地有大陽九大百六小陽九小百六天厄謂之陽九地虧謂之百六此二災是天地之否泰陰陽九地之孛蝕也大期九千九百年小期三千三十年而此運所鍾聖人所不能復今大厄猶未然唐世是小陽九之始計記來甲申歲百六將會矣爾時道德方喪凶惡頻肆聖君受命乃在壬辰無復千年亦尋至也西漢夫人俱已經見所以相問當是相試耳然後是司陰君所局大陽九者天旱海消而陵自燋百六者海竭而陵自墳四海水減滄溟成山連城之鯨萬丈之鮫不遠斯運之度唯叩天而索水詔訟紛紜布於上府三天煩於省察司命亦疲於按對九河之口是赤水之所衝其深難測今已漸枯入氣蒸於山澤流沙塵於原口於是四海俱會群龍鼓舞爾乃須甲申之年將飛洪倒流令水冊上天門而聯積石開萬泉而通路飛陰風以拂蒼生注玄流以布還遍洋溢在數年之中漫衍終九載之暮旣得道之真體宗合妙至其時也但當騰虛空而聆山陂遊浮岳而視廣川乘玄鴻以濩州城御虯蟄而邁景雲耳咄嗟之間忽焉便適可以翔身娛口豈足經意乎當今日且論酒事何用此爲也因指明生向安期曰此子有心向染殆可教訓昔遇因緣遂來見陵雖質識未靈而凝欲已消

令未可授玄和太真之道且欲令就君受金液丹方君可得尒便宜將去夫流俗之人心肺単危經胃內薄血津疲羸用贅不注其眼唇口不辨其機蓋大慈而不合天人欲奔走而不及靈飛適宜慰撫以成其志不可試以僊變八威也切勿刻令其失正矣安期曰諾但恐道淺術薄不足以訓授耳下官昔受此方於漢成丈人此則先師之成法實不敢倉卒而傳要當令在二千年之內必使其賜天路矣下官往與女郎俱會玄丘觀九陔之疊硌望弱水而東流賜酣玄碧之香酒不覺高卑而詠同當開導笈雲錄偶見玉胎瓊膏之方服之刀圭立登雲天鮮形萬變上爲真皇此術徑妙蓋約於金液之華又遠於霜雪九轉之鋒今非敢有讓捨近而從遠棄迳而追賴實思闡神方之品第願知真僊之高卑苟卑降有時非所宜尙瓊腴之方必是侍者未可得用耶夫人曰君未知乎此是天皇之靈方乃大真所宜用非俗流下尸所能闚闞也僊方凡有九品一名太和自然龍胎之醴二名玉胎瓊液之膏三名飛丹紫華流精四名朱光雲碧之腴五名九種紅華神丹六名太清金液之華七名九轉霜雪之丹八名九鼎雲英九名雲光石流飛丹此皆九轉之次第也得僊者亦有九品第一上僊號九天真王第二次僊號三天真王第三號太上真人第四號飛天真人第五號靈僊第六號真人第七號靈人第八號飛僊第九號僊人此九僊之品第也各有差降不可超學彼知金液已爲過矣至於玉皇之所餌非淺學所宜聞君雖得道而久在世上囂濁染於正氣塵垢鼓於

三一猶未可登三天而朝太上邁扶桑而謁太真玉胎之方尚未可諭何況下才而令聞其篇目耶安期有慚色退席曰下官實不知靈藥之妙品殊乃爾信駭聽矣因自陳曰下官曾聞女郎有九天太真道經清虛鏡無璧朗玄究誠非下才可得仰贍然受遇彌久接引每重不自省量希乞教訓不審其書可得見乎如暫覩眄太真則魚目易質矣夫人哂爾而笑良又曰太上道珠真府邃邈將非下才可得交關吾但當弘今之功無代非分之勞矣我正爾暫北到玄洲東詣方丈啟龍胎於玄都之宮試玉女於衆儛之堂天事靡盬將候事暇相示以太上真經也君能勤正一於太清役恒華而命四瀆然後尋我於三天之丘見索於鍾山王屋則真書可得而授焉如其不然無爲屈逆戢

而步滄津棹舟檝而濟溟海矣如向所論陽九百六應期輒降夫安危無專否泰有對超然遠鑒悵懷感慨亢極之災可避而不可復明期運所鐘聖主不能知是以伯陽棄周闕令悟其國辨天人之事彰於品物君何爲沓沓久爲他仙乎耽若先覺以高飛超風塵而自潔避甲申於玄涂並真靈而齊列乎言爲爾盡君將勗之安期長跪曰今日受教輒奉修焉夫人語明生曰吾不得復停汝隨此君去勿哭念也我亦時當往視汝因以五言詩二篇贈之可以相勗明生流涕而辭乃隨安期負笈入女几山夫人乘龍而去後明生隨師周遊青城廬潛凡二十年乃受金液之方鍊而昇天出神僊傳

萼綠華

萼綠華者女僊也年可二十許上下青衣顏色絕整以晉穆帝昇平三年己未十一月十日夜降於羊權家自云是南山人不知何僊也自此一月輒六過其家權字道學即晉簡文黃門郎羊欣祖也權及欣甘潛修道要耽玄味真綠華云我本姓楊又云是九嶷山中得道羅郁也宿命時曾爲其師母毒殺乳婦玄洲以先罪未滅故暫謫降臭濁以償其過贈權詩一篇并火澣布手巾一金玉條脫各一枚條脫似指環而大異常精好謂權曰慎無泄我下降之事泄之則彼此獲罪因曰修道之士視錦繡如弊帛視爵位如過客視金玉如礫石無思無慮無事無爲行人所不能行學人所不能學勤人所不能勤得人所不能得何者世人行嗜欲我行介獨世人行俗務我學恬淡世人勤聲

利我勤內行世人得老死我得長生故我行之已九百歲矣授權尸解藥亦隱景化形而去今在湘東山中出真誥

魏夫人

魏夫人

魏夫人者任城人也晉司徒劇陽文康公舒之女名華存字賢安幼而好道靜默恭謹讀莊老三傳五經百氏無不該覽志慕神僊味真耽玄欲求沖舉常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納氣液攝生夷靜親戚往來一無關見常欲別居閒處父母不許年二十四彊適太保掾南陽劉文字幼彥生二子長曰璞次曰瑕幼彥後爲修武令夫人心期幽靈精誠彌篤二子粗立乃離隔宇室齋于別寢將逾三月忽有太極真人安度明東華大神方諸青童扶桑碧阿陽谷神王景林真人小有僊女清虛真人王裒來降裒謂夫人曰聞

子密緯真氣注心三清勤苦至矣扶桑大帝君敕我授子神真之道青童君曰清虛天王即汝之師也度明曰子苦心求道道今來矣景林真人曰虛皇鑒爾勤感太極已注子之僊名於玉札矣子其勗哉青童君又曰子不更聞上道內　晨景玉經者僊道無緣得成後日當會暘洛山中爾謹密之王君乃命侍女華散條李明允等便披雲蘊開玉笈出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大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馬神真虎文高僊羽玄等經凡三十一卷即手授夫人焉王君因告曰我昔於此學道遇南極夫人西城王君授我寶經三十一卷行之以成真人位爲小有洞天僊王令所授者即南極元君西城王君之本文也此山洞臺乃清虛之別宮耳於是王君起立北向執書而祝曰太上三元九星高真虛微入道上清玉晨褒爲太帝所敕使教于魏華存是月丹良吉日戊申謹按寶書神金虎文大洞真經八素玉篇合三十一卷是褒昔精思於暘明西山受真人太師紫元夫人書也華存當謹按明法以成至真誦修虛道長爲飛僊有泄我書族及一門身爲下鬼塞諸河源九天有命敢告華存祝畢王君又曰我受秘訣於紫元君言聽教於師云此篇當傳諸真人不但我得而已子今獲之太帝命焉此書自我當七人得之以白玉爲簡青玉爲字至華存則爲四矣於是景林又授夫人黃庭內景經令晝夜存念讀之萬遍後乃能洞觀鬼神安適六府調和三魂五臟主華色反嬰孩乃不死之道也於是四真吟唱各命玉女彈琴擊鍾吹簫合節而發歌歌畢王君乃觧

摘經中所修之節度及寶經之指歸行事之口訣諸要備訖徐乃別去是時太極真人命北寒玉女宋聯涓彈九氣之璈青童命東華玉女煙景珠擊西盈之鍾暘谷神王命神林玉女賈屈廷吹鳳喉之簫青虛真人命飛玄玉女鮮於虛拊九合玉節太極真人發排空之歌青童吟太霞之曲神王諷晨啓之章清虛詠駕飈之詞既散後諸真元君日夕來降雖幼彥隔壁寂然莫知其後幼彥物故值天下荒亂夫人撫養內外旁救窮乏亦爲真僊默示其兆知中原將亂攜二子渡江璞爲庾亮司馬又爲溫太真司馬後至安成太守遐爲陶太尉侃從事中郎將夫人自洛邑達江南盜寇之中凡所過處神明保佑常果元吉二子位既成立夫人因得冥心齋靜累感真靈修真之益與日俱進

凡住世八十三年以晉成帝咸和九年歲在甲午王君復與青童東華君來降授夫人成藥二劑一曰遷神白騎神散一曰石精金光化形靈丸使頓服之稱疾不行凡七日太乙玄僊遣飈車來迎夫人乃託劍化形而去徑入陽洛山中明日青童君太極四真人清虛王君令夫人清齋五百日讀大洞真經幷分別真經要秘道陵天師又授明威章奏存祝吏兵符籙之訣衆真各摽至訓二日而去道陵所以偏教委曲者以夫人在世當爲女官祭酒領職理民故也夫人誦經萬遍積十六年顏如少女於是龜山九虛太真金母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共迎夫人白日昇天北詣上清宮玉闕之下太微帝君中央黃老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太道君太素三元君扶桑太帝君金闕後聖君各

令使者致命授夫人玉札金文位爲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比秩僊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中主下訓奉道教授當爲僊者男曰真人女曰元君夫人受錫事畢王母及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各去使夫人於王屋小有天中更齋戒二月畢九微元君龜山王母三元夫人衆諸真僊並降於小有清虛上四奏各命侍女陳鈞成之曲九靈合節八音靈際王母擊節而歌三元夫人彈雲璈而答歌餘真各歌須臾司命神僊諸隸屬及南岳迎官並至虎旂龍輦激耀百里中王母諸真乃共與夫人東南而行俱詣天台霍山臺又便道過句曲金壇茅叔申宴會二日二夕共適于霍山夫人安駕玉宇然後各別初王君告夫人曰學者當去疾除病因授甘草穀僊方夫人服之夫人能隸書小有王君並傳事甚詳悉又述黃庭內景注叙青精䭀飯方後屢降茅山子璞後至侍中夫人令璞傳法于司徒琅琊王舍人楊羲護軍長史許穆穆子玉斧並皆昇僊陶貞白真誥所呼南真即夫人也以晉興寧三年乙丑降楊家謂楊君曰修道之上不欲見血肉見雖避之不如不見又云向過東海中波聲如雷又云裴清靈真人錦囊中有寶神經昔從紫微夫人所受吾亦有之西宮定本即是玄圃北壇西瑤之上臺天真珍文盡藏其中也因授書云若夫仰擲雲輪總轡太空手携背烟足陟玉庭身昇帝闕披寶翰青論九玄之逸度沉萬椿之長生真合玄朗高謳玉清今則翅靈塵埃訓我弟子周旋五濁勞神臭腥予所營者道研詠者妙道妙既得吾子加之虞斯蕩散念且慎之

仍云河東桐柏山之可以避廣二百餘丈吾非與茅叔申詣清虛宮授真僊之籍得失之事領落四十七人復上者三人耳爾當洗心虛漠勤注理盡心研意精如履冰火久久如此僊道亦不隱矣但在此敬升到而絕淫色之念也若抱淫慾之心行上真之道者清宮所落皆此輩也豈止落名生籍方將被考於三官也勉之慎之宗道者貴無邪棲真者安恬愉寂非引領之仁淡然非教授之匠故當困頓以領無耳爲道者精則可矣有精而不勤能而不專無益也要在恬心消翳穢念疾閑可以數看東山勤望三秀甚復益耳言者性命之全敗信者得失之關籥張良三明可謂篤道而明心矣又曰得道去世或顯或隱託體遺跡者道之隱也昔有再酣瓊液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爛

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蟲出尸賈季子咽金液而臭聞百里
黃帝火九鼎於荊山尚有喬嶺之墓李玉服雲散以潛升
猶頭足異處墨狄飲紅丹以沒水寗生服石腦而赴火務
光翦薤以入清泠之泉柏成納氣而腸胃三腐如此之比
不可勝紀微乎得道趣捨之迹固無常矣保命君曰所謂
尸解者假形而示死非真死也南真曰人死必視其形如
生人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者亦尸解也目光不毀無
異生人者尸解也髮盡落而失形骨者尸解也白日尸解
自是仙矣若非尸解之例死經太陰暫過三官者肉脫脈
散血沉灰爛而五臟自生骨如玉七魄營侍三魂守宅者
或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年當血肉再生復質成形必勝
於昔日未死之容者此名鍊形太陰易貌三官之仙也天

帝云太陰鍊身形勝服九轉丹形容端且嚴而色似靈雲
上登太極闕受書爲真人是也若暫遊太陰者太一守尸
三魂營骨七魄侍肉胎靈錄氣皆數滿再生而飛天其用
他藥尸解非是靈丹者即不得返故鄉三官執之也其死
而更生者未殯而失其尸有形皮存而無者有衣結不解
衣存而形去者有髮脫而形飛者有頭斷已死乃從一旁
出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爲上夜半解者爲下向曉向暮
去者爲地下主者此得道之差降也夫人之修道或災逼
禍生形壞氣亡者似由多言而守一多端而期苟免也是
以層巢頹枝而墜落百勝失於一敗惜乎道僊之才安可
爲二豎了而致斃耶智以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真豈若
守根靜中棲研三神彌貫萬物而洞玄鏡寂混然與泥丸

爲一而內外均福也真人歸心於一任於永信心歸則正
神和信順利真之兆自然之感無假而除也若外見察覿
之氣內有協結之陋若如此者我見其敗未見其立地下
主者乃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師乃下道之武官文解一百
四年一進武解倍之世人勤心於嗜欲兼味於清正寧可
以語此長生而希仙者皆多武解尸之最下也夫人與衆
真吟詩曰玄感妙象外和聲自相招靈虛紫晨闕風扇
緑軿上真宴瓊臺迴爲捐俗標所期貴遠邁故能秀穎翹
詵彼八素翰道成初不逆人事胡可預使命形氣消夫人
既遊江南遂於撫州并山立靜室又於臨汝水西置壇宇
歲久蕪梗蹤跡殆平有女道士黃靈微年邁八十貌若嬰
孺號爲花姑特加修飾累有靈應夫人亦寓夢以示之後

亦昇天玄宗敕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大曆三年戊申魯
國公顏真卿重加修葺立碑以紀其事焉（出集仙錄及本傳）

明星玉女　昌容　園客妻
太玄女　西河少女　梁玉淸
江妃　毛女　秦宮人
鉤翼夫人　南陽公主　程偉妻
梁母　董永妻　酒母
女几

明星玉女

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白日昇天山頂石龜其廣數畝高三仞其側有梯磴遠皆見玉女祠前有五石臼號曰玉女洗頭盆其中水色碧綠澄澈雨不加溢旱不減耗祠內有玉石馬一匹焉出集僊錄

昌容

昌容者商王女也修道於常山食蓬蘽根二百餘年顏如二十許能致紫草賣與染工得錢以與貧病者往來城市世世見之遠近之人奉事者千餘家竟不知其所修之道常行日中不見其影或云昌容能鍊形者也忽冲天而去出女僊傳

園客妻

園客妻神女也園客者濟陰人也美姿貌而良邑人多欲以女妻之客終不娶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忽有五色蛾集香草上客收而薦之以布生華蠶焉至蠶出時有一女自來助客養蠶亦以香草飼之蠶壯得繭百三十枚繭大如甕每一繭繅六七日乃盡繅訖此女與園客俱去濟陰今有華蠶祠焉出女僊傳

太玄女

太玄女姓顓名和少喪父或相其母子皆曰不壽惻然以爲憂常曰人之處世一失不可復生况聞壽限之促非修道不可以延生也遂行訪明師洗心求道得王子之術行之累年遂能入水不濡盛雪寒時單衣冰上而顏色不變身體溫煖可至積日又能徙官府宮殿城市屋宅於他處視之無異指之即失其所在門戶櫝櫃有關鑰者指之即開指山山摧指樹樹折更指之即復如故將弟子行山間日暮以杖叩石即開門戶入其中屋宇床褥幃帳廩供酒食如常雖行萬里所在常爾能令小物忽大如屋大物忽小如毫芒或吐火張天噓之即滅又能坐炎火之中衣履不燃須臾之間或化老翁或爲小兒或爲車馬無所不爲

行三十六術甚効起死廻生救人無數不知其何所服食亦無得其術者顏色益少鬢髮如鴉忽白日昇天而去出女僊傳

西河少女

西河少女者神僊伯山甫外甥也山甫雍州人入華山學道精思服食時還鄉里省親族二百餘年容狀益少入人家即知其家先世已來善惡功過有如目擊又知將來吉凶言無不效見其外甥女年少多病與之藥女服藥時年已七十稍稍還少色如嬰兒漢遣使行經西河於城東見一女子笞一老翁頭白如雪跪而受杖使者怪而問之女子答曰此是妾兒也昔妾舅伯山甫得神僊之道隱居華

山中戀妾多病以神藥授妾漸復少壯今此兒妾令服藥不肯致此衰老行不及妾妾恚之故因杖耳使者問女及兒年各幾許女子答云妾年一百三十歲兒年七十一矣此女亦入華山而去（出女僊傳）

梁玉清

東方朔內傳云秦并六國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衛承莊逃入衛城少僊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岳搜捕焉太白歸位衛承莊逃焉梁玉清有子名休玉清謫於北斗下常舂其子乃配於河伯驂乘行雨子休每至少僊洞恥其母淫奔之所輙迴馭故此地常少雨焉（出獨異志）

江妃

鄭交甫常遊漢江見二女皆麗服華裝佩兩明珠大如雞卵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答曰客子有勞妾何勞之有交甫曰橘是橙也我盛之以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旁采之知吾為不遜也願請子佩二女曰橘是橙也盛之以莒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旁捲其芝而茹之手解佩以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既趨而去行數十步視懷空無珠二女忽不見詩云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言其以禮自防人莫敢犯況神僊之變化乎（出列僊傳）

毛女

毛氏字玉姜在華陰山中山客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宮人也秦亡流亡入山道士教食松葉遂不饑寒身輕如此至西漢時已百七十餘年矣（出列僊傳）

秦宮人

漢成帝時獵者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服身生黑毛獵人欲取之而其人踰坑越谷有如飛騰不可追及於是乃密伺其所在合圍而得之問之言我本秦之宮人聞關東賊至秦王出降宮室燒燔驚走入山饑無所食當餓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葉松實當時苦澀後稍便之遂不饑渴冬不寒夏不熱計此女定是秦王子嬰宮人至成帝時二百許歲獵人將歸以穀食之初時聞穀臭嘔吐累日乃安如是一年許身毛稍脫落轉老而死向使不為人所得便成僊人也（出抱朴子）

鉤翼夫人

鉤翼夫人齊人也姓趙少好清淨病卧六年右手拳飲食少漢武帝時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氣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偉武帝披其手而得玉鉤手得展幸之生昭帝武帝害之殯尸不冷而香一月後昭帝即位更葬之棺空但有絲履故名其宮曰鉤翼後避諱改為弋（出列僊傳）

南陽公主

漢南陽公主出降王咸屬王莽秉政公主夙慕空虛崇尚至道每追文景之為理世又知武帝之世累降神僊謂咸曰國危世亂非女子可以扶持但當自保恬和退身修道稍遠塵競必可延年若碌碌隨時進退恐不可免於支離之苦奔迫之患也咸曰廟倪世祿未從其言公主遂於華山結廬棲止咸徐精思苦切真靈感應遂捨廬室而去人

或見之徐徐絕壑乘雲氣冉冉而去咸入山追之越巨壑昇層巔俯仰追尋渙然無跡忽於嶺上見遺朱履一雙前而取之已化為石因謂為公主峰潘安仁為記行於世（出集仙錄）

程偉妻

漢期門郎程偉妻得道者也能通神變化偉不甚異之偉當從駕出行而服飾不備甚以為憂妻曰止闕衣耳何愁之甚耶即致兩匹縑忽然自至偉亦好黃白之術煉時即不成妻乃出囊中藥少許以器盛水銀投藥而煎之須臾成銀矣偉欲從之受方終不能得云偉骨相不應得逼之不已妻遂蹷然而死尸解而去（出集仙錄）

梁母

梁母者盱眙人也寡居無子舍逆旅于平原亭客來投憩咸若還家客還錢多少未嘗有言客住經月亦無所厭自家衣食之外所得施諸貧寒常有少年住經日舉動異常臨去曰我東海小童也母亦不知小童何人也宋元徽四年丙辰馬耳山道士徐道盛暫至蒙陰於蜂城西遇一青牛車車自行見一童呼為徐道士前道盛行進去車二步許止又見二童子年並十二三許齊著黃衣絳髮頭上髻容服端整世所無也車中人遣一童子傳語曰我平原客舍梁母也今被太上召還應過蓬萊尋子喬經太山考召意欲相見果得子來靈轡飄飄玄綱陰衆驛行限三日程三子侍對在近我心憂勞便當乘烟三清此三子見送到玄都國汝為我謝東方諸清信士女太平在近十有餘一好相開度過此憂危執手謝云太平相見馳車騰逝極目乃沒道盛還逆旅訪之正梁母度世日相見也（出集仙錄）

董永妻

董永父亡無以葬乃自賣為奴主知其賢與錢千萬遣之永行三年喪畢欲還詣主供其奴職道逢一婦人曰願為子妻遂與之俱主謂永曰以錢丐君矣永曰蒙君之恩父喪收藏永雖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報厚德主曰婦人何能永曰能織主曰必爾者但令君婦為我織縑百匹於是永妻為主人家織十日而百匹具焉（出搜神記）

酒母

酒母闕下酒婦隨師呼子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年五十餘云已數百歲酒婦異之每加禮敬忽來謂婦曰急裝束與

汝共應中陵王去是夜果有異人來持二茅狗一與子老一與酒婦俱令騎之乃龍也相隨上華陰山上常大呼云子老酒母在此（出女仙傳）

女几

女几者陳市上酒婦也作酒常美遇仙人過其家飲酒即以素書五卷質酒錢几開視之乃仙方養性長生之術也几私寫其要訣依而修之三年顏色更少如二十許人數歲質酒仙人復來笑謂之曰盜道無師有翅不飛女几隨仙人去居山歷年人常見之其後不知所適今所居即女几山也（出女仙傳）

太平廣記卷第五十九

麻姑　玄俗妻　陽都女
孫夫人　樊夫人　東陵聖母
郝姑　張玉蘭

麻姑

漢孝桓帝時神仙王遠字方平降於蔡經家將至一時頃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及舉家皆見王方平戴遠遊冠著朱衣虎頭鞶囊五色之綬帶劍少鬚黃色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麾節幡旗前後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鼓吹皆乘麟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行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見方平與經父母兄弟相見獨坐久之即令人相訪經家亦不知麻姑何人也

言曰王方平敬報姑余在人間今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乎有頃使者還不見其使但聞其語云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叙修敬無階煩信來承在彼登山顛倒而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來即去如此兩時間麻姑至矣來時亦先聞人馬簫鼓聲既至從官半於方平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於頂中作髻餘髮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日不可名狀入拜方平方平爲之起立坐定召進行廚皆金盤玉杯餚膳多是諸花果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行之如柏靈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說云接侍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會時畧半也豈將復還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復揚塵也姑欲見蔡經母及婦姪時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得米便撒之擲地視其米皆成真珠矣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了不喜復作此狡獪變化也方平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廚其味醇醲非世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怪也乃以一升酒合水一斗攪之賜經家飲一升許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不足遠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相聞求其沽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信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又麻姑鳥爪蔡經見之心中念言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方平已知經心中所念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思謂爪可以爬背耶但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

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是日又以一符傳授蔡經鄰人陳尉能檄召鬼魔救人治疾蔡經亦得解蛻之道如蛇蟬耳經常從王君遊山海或暫歸家王君亦有書與陳尉多是篆文或真書字廓落而大陳尉世世寶之宴畢方平麻姑命駕昇天而去簫鼓道從如初焉　出神仙傳

玄俗妻

河間王女者玄俗妻也玄俗得神僊之道住河間已數百年鄉人言常見之日中無影唯餌巴豆雲母亦賣之於都市七丸一錢可愈百病河間王有病買服之下蛇十餘頭問其藥意答言王之所以病乃六世餘殃所致非王所招也王嘗放乳鹿即麟母也仁心感天固當遇我耳王家老舍人云嘗見父母說玄俗日中無影王召而視之果驗王

女幼絶葷血淸淨好道王以此女妻之居數年與女俱入
常山時有見者出女仙傳

陽都女

陽都女陽都市酒家女也生有異相眉連耳細長衆以爲
異疑其天人也時有異山儂人犢子者鄴人也常居黑山
採松子茯苓餌之已數百年莫知其姓名常乘犢時人號
爲犢子時壯時老時醜時美來往陽都酒家女悅之遂相
奉侍一旦女隨犢子出取桃一宿而返得桃甚多連葉其
美異於常桃邑人候其去時既出門二人共牽犢耳而走
其速如飛人不能追如是且還復在市中數十年夫婦俱
去後有見在潘山之下冬賣桃棗焉出集仙錄

孫夫人

孫夫人三天法師張道陵之妻也同隱龍虎山修三元默
朝之道積年累有感應時天師得黃帝龍虎中丹之術丹
成服之能分形散影坐在立亡天師自潛陽入嵩高山得
隱書制命之術能策召鬼神時海内紛擾在位多危又大
道凋喪不足以拯危佐世年五十方修道及丹成又二十
餘年既術用精妙遂入蜀遊諸名山率身行教夫人接眞
江表道化甚行以漢桓帝永嘉元年乙酉到蜀居陽平化
煉金液還丹依太乙元君所授黃帝之法積年丹成變形
飛化無所不能以桓帝永壽二年丙申九月九日與天師
於閬中雲臺化白日昇天位至上眞東岳夫人子衡字靈
眞繼志修煉世號嗣師以靈帝光和二年歲在己未正月
二十三日於陽平化白日昇天孫魯字公期世號嗣師當
漢祚陵夷中土紛亂爲梁益二州牧鎮南將軍理於漢中
魏祖行靈帝之命就加爵秩旋以劉璋失蜀蜀先主舉兵
公期託化歸眞隱影而去初夫人居化中遠近欽奉禮謁
如市遂於山趾化一泉使禮奉之人以其水盥沐然後方
詣道靜號曰解穢水至今存焉山有三重以象三境其前
有白陽池卽太上老君遊宴之所後有登眞洞與青城峨
眉青衣山西玄山洞府相通故爲二十四化之首也出女仙傳

樊夫人

樊夫人者劉綱妻也綱仕爲上虞令有道術能檄召鬼神
禁制變化之事亦潛修密證人莫能知爲理尚淸靜簡易
而政令宣行民安其惠無水旱疫毒鷙暴之傷歲歲大豐
暇日常與夫人較其術用俱坐堂上綱作火燒客碓屋從

東起夫人禁之卽滅庭中兩株桃夫妻各咒一株使相鬭
擊良久綱所咒者不知數走出籬外綱唾盤中卽成鯉魚
夫人唾盤中成獺食魚綱與夫人入四明山路阻虎綱禁
之虎伏不敢動適欲往虎卽滅之夫人徑前虎卽面向地
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繫虎於床腳下綱每共試術事事不
勝將昇天縣廳側先有大皂莢樹綱昇樹數丈方能飛舉
夫人平坐冉冉如雲氣之昇同昇天而去後至唐貞元中
湘潭有一嫗不云姓字但稱湘媼常居止人舍十有餘載
矣常以丹篆文字救疾于閭里莫不響應鄉人敬之爲結
搆徃名華屋數間而奉媼媼曰不然但土木其宇是所願
也媼鬢翠如雲肥潔如雪策杖曳履日可數百里忽遇里
人女名曰逍遥年二八艶美携筐採菊偶媼瞪視足不能

移媪目之曰汝乃愛我可同之所止否逍遥欣然擲笠歛袵稱弟子從媪歸室父母奔追及以杖擊之叱而返舍逍遥操益堅竊索自縊親黨敦諭其父母請縱之度不可制遂捨之復詣媪但禁塵易水焚香讀道經而已後月餘媪白鄉人曰某暫之羅浮扃其戶慎勿開也鄉人問逍遥何之曰前往如是三稔人但於戶外窺見小松迸笋而叢生堦砌及媪歸召鄉人同開鎻見逍遥儼坐于室貌若平日唯蒲履為竹稍串于棟宇間媪遂以杖叩地曰吾至汝可覺逍遥如寐醒方起將欲拜忽遺左足如用于地媪良久撫拾足勸隊巽之以水乃如故鄉人大駭敬之如神相率數百里皆歸之媪貌甚閑雅不喜人之多相識忽告鄉人曰吾欲往洞庭救百餘人性命誰有心為我設船一隻

一兩日可同觀之有里人張拱家富請且舟檝自駕而送之欲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風濤蹙一巨舟沒于君山島上而碎載數十家近百餘人然不至損蘇舟檝來救各星居于島上忽有一白龍長丈餘遊于沙上數十人擱之過殺分食其肉明日有城如雪圍繞島上人家莫能辨其城漸窄狹東島上人皆怖號呼聲聲皆為壍粉東其人為簇其廣不三數丈又不可攀援勢已緊急岳陽之人亦遥觀雪城莫能曉也時媪舟已至岸媪遂登島攘劍步罡噀水飛劍而刺之白城一聲如霹靂城遂崩乃一大白鼉長十餘丈蜿蜒而斃劍立其胸遂救百餘人之性命不然頃刻即拘東為血肉矣島上之人咸號泣禮謝命拱之舟返湘潭拱不忍便去忽有道士與媪相遇曰樊姑爾許時何處來甚相慰悦拱詰之道士曰劉綱眞君之妻樊夫人也後人方知媪即樊夫人也拱遂歸湘潭後媪與逍遥一時返眞出女仙傳

東陵聖母

東陵聖母廣陵海陵人也適杜氏師劉綱學道能易形變化隱見無方杜不信道常怒之聖母理疾救人或有所詣杜恚之愈甚訟之官云聖母姦妖不理家務官收聖母付獄頃之已從獄窗中飛去衆望見之轉高入雲中留所著履一雙在窗下於是遠近立廟祠之民所奉事禱之立効常有一青鳥在祭所人有失物者乞問所在青鳥即飛集盜物人之上路不拾遺歲月稍久亦不復尒至今海陵縣中不得為姦盜之事大者即風波沒溺虎狼殺之小者即

復病也出女仙傳

郝姑

郝姑祠在莫州莫縣西北四十五里俗傳云郝姑字女君本太原人後居此邑魏青龍年中與鄰女十人於溛淚渡水邊挑蔬忽有三青衣童子至女君前云東海公娶女君為婦言訖歛菌躋於水上行坐往來有若陸地其青衣童子便在侍側沿流而下鄰女走告之家人往看莫能得也女君遥語云幸得為水仙願勿憂怖仍言每至四月送刀魚為信自古至今每年四月内多有刀魚上來鄉人每到四月祈禱州縣長吏若謁此祠先拜然後得入於祠前忽生青白石一所縱横可三尺餘高二尺餘有舊題云此是姑夫上馬石至今存焉出莫州圖經

張玉蘭

張玉蘭者天師之孫靈真之女也幼而潔素不茹葷血年十七歲夢赤光自天而下光中金字篆文繚繞數十尺隨光入其口中覺不自安因遂有孕母氏責之終不言所夢唯侍婢知之一旦謂侍婢曰吾不能忍恥而生死而剖腹以明我心其夕無疾而終侍婢以白其事母不欲違其言其殼忽有一物如蓮花自啓其腹而出開其中得素金書本際經十卷素長二丈許幅六七寸文明甚妙將非人功玉蘭死旬月常有異香乃傳寫其經而葬玉蘭百餘日大風雷雨天地晦暝失經其玉蘭所在墳壙自開棺蓋飛在巨木之上視之空棺而已今墓在益州溫江縣女郎觀是也三月九日是玉蘭飛昇之日至今鄉里常設齋祭之靈真即天師之子名衡號曰嗣師自漢靈帝光和二年己未正月二十三日於陽平化白日昇天玉蘭產經得道當在靈真上昇之後三國紛競之時也出傳仙錄

太平廣記卷第六十一　　女僊六

王妙想　成公智瓊　麗女

褒女　李真多　班孟

王台二女

王妙想

王妙想蒼梧女道士也辟穀服氣住黃庭觀邊之水傍朝謁精誠想念丹府由是感通每至月旦常有光景雲物之異重嶂幽邃人所罕到妙想未嘗言之於人如是歲餘朔旦忽有音樂遙在半空虛徐不下稍久散去又歲餘忽有靈香郁烈祥雲滿庭天樂之音震動林壑光燭壇殿如十日之明空中作金碧之色烜爚亂眼不可相視須臾千乘萬騎懸空而下皆乘驎騎鳳凰龍鶴天馬人物儀衛數千人皆長丈餘持戈戟兵仗旌旛幢蓋良久乃鶴蓋鳳車導九龍之輦下降壇前有一人羽衣寶冠佩劍曳履昇殿而坐身有五色光赫然群仙擁從亦數百人妙想即往視謁大仙謂妙想曰吾乃帝舜耳昔勞厭萬國養道此山每欲誘教後進使世人知道無不可教授者且大道在于內不在於外道在身不在他人玄經所謂修之於身其德乃真此蓋修之自己證僊成真非他人所能致也吾覩地司奏汝於此山三十餘歲始終如一守道不邪存念貞神遵稟玄戒亦至矣若無所成證此乃道之棄人也玄經云常善救物而無棄物道之布惠周普念物物皆欲成之人人皆欲度之但是世人福果單微道氣浮淺不能精專於道既有所修又不勤久道氣未應而已中怠是人自棄道非

道之棄人也汝精誠一至將以百生千生望於所誠不怠不退深可悲愍吾昔遇太上老君示以道德真經理國理身度人行教此亦可以亘天地塞乾坤迴九天貫萬物爲行化之要修証之本不可譬諭而言也吾常銘之於心布之於物弘化濟俗不敢斯須輟有忽替至今稟奉師匠終身之寶也但世俗浮詐述妄者多嗤議非之人以爲懦怯輕退身之道以爲迂劣笑絕聖棄智之旨以爲荒唐鄙絕仁棄義之詞以爲勁捷此蓋述俗之不知也玄聖之意將欲還淳復朴崇道黜邪斜徑既除至道自顯淳朴已立澆競自杜此則裁制之義無所施慈愛之慈無所措昭灼之聖無所用機譎之智無所行天下混然歸乎大順此玄聖之大旨也奈何世俗浮僞人奔奢巧帝王不得以靜理則

爲諸交競矣道化不得以坦行則百家紛競矣故曰人之自述其日居久若洗心潔己獨善其身能以至道爲師資長生爲歸趣亦難得其人也吾以汝修學勤篤暫來省視將大道宿示復何疑乎汝必得之也吾昔于民間年尚沖幼以感太上大道君降於曲室之中教以修身之道理國之要使吾瞑目安坐冉冉乘空至南方之國曰揚州上直牛斗下瞰淮澤入十龍之門泛昭回之河瓠瓜之津行水源流方山四面各闊千里中有玉城瑶闕云九疑之山山有九峯峯有一水九江分流其下以注六合周而復始泝上於此以灌天河故九水源出此山也上下流注周于四海使我巡九州開八域而歸功此山山有三宮一名天帝宮二名紫微宮三名青源宮吾以曆數既往歸理此山上居紫微下領于此常以久視無爲之道分命僊官下教於人夫諸天上聖高真大僊愍劫曆不常代運流轉陰陽竒伏生死推遷俄爾之間人及陽九百六之會孜孜下教以救於人愈切於世人之求道也世人求道若存若亡繫念存心百萬中無一人勤久者天真憫俗常在人間隱景化形隨方開悟而千萬人中無一人可教者古有言曰修道如初得道有餘多是初勤中惰前功併棄耳道豈負於人哉汝宜宣我意廣令開曉也此山九峯者皆有宮室命真官主之其下有寶玉五金靈芝神草三天所鎮之藥太上所藏之經或在石室洞臺雲崖嶽谷故亦有靈司主掌巨虬猛獸螣蛇毒龍以爲備衛一曰長安峯二曰萬年峯三

曰宗正峯四曰大理峯五曰天寶峯六曰廣得峯七曰宜春峯八曰宜城峯九曰行化峯下有宮闕各爲理所九水者一曰銀花水二曰復淑水三曰巢水四曰許泉五曰歸水六曰沙水七曰金花水八曰永安水九曰晉水此九水支流四海周灌無窮山中異獸珍禽無所不有無毒螫鷙獲之物可以度世可以養生可以修道可以登真也汝居山以來未嘗遊覧四表拂衣塵外遐眺空碧術騁茵不可得而知也吾爲汝稟之得不勉之修之佇駕景策空然後倒景而研其本末也於是命侍臣以道德二經及駐景丹九授之而去如是一年或三五降于黄庭觀十年後妙想白日升天茲山以舜修道之所故曰道州營道縣（出集僊録）

成公智瓊

魏濟北郡從事掾弦超字義起以嘉平中夕獨宿夢有神
女來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瓊早失父
母上帝哀其孤苦令得下嫁超當其夢也精爽感悟美其
非常人之容覺而欽想如此三四夕一旦顯然來駕輜軿
車從八婢服羅綺之衣姿顏容色狀若飛僊自言年七十
視之如十五六車上有壺榼清白琉璃飲啗奇異饌具醴
酒與超共飲食謂超曰我天上玉女見遣下嫁故來從君
蓋宿時感運宜為夫婦不能有益亦不能為損然常可得
駕輕車肥馬飲食常可得遠味異膳繒素可得充用不乏
然我神人不能為君生子亦無妬忌之性不害君婚姻之
義遂為夫婦贈詩一篇曰飄颻浮勃逢敖曹雲石滋芝
英不須潤至德與時期神僊豈虛降應運來相之納我榮

五族逆我致禍災此其詩之大較其文二百餘言不能悉
舉又著易七卷有卦有象以彖為屬故其文言既有義理
又可以占吉凶猶揚子之太玄薛氏之中經也超皆能通
其旨意用之占候經七八年父母為超娶婦之後分日而
燕分夕而寢夜來晨去倏忽若飛唯超見之他人不見也
每超當有行智瓊已嚴駕於門百里不移兩時千里不
過半日超後為濟北王門下掾文欽作亂明帝東征諸
王見移於鄴宮官屬亦隨監國西徙鄴下狹窄四吏共一
小屋超獨臥智瓊常得往來同室之人頗疑非常智瓊止
能隱其形不能藏其聲且芬香之氣達於室宇遂為伴吏
所疑後超嘗使至京師空手入市智瓊給其五匣弱綈五
端緂采色光澤非鄴市所有同房吏問意狀超性疏辭

拙遂具言之吏以白監國委曲問之亦恐天下有此妖幻
不咎責也後夕歸玉女已求去曰我神僊人也雖與君交
不願人知而君性疏漏我今本末已露不復與君通接積
年交結恩義不輕一旦分別豈不愴恨勢不得不爾各自
努力矣呼侍御下酒啗發簏取織成裙衫兩襠遺超又贈
詩一首把臂告辭涕零溜漓肅然昇車去若飛流超憂感
積日殆至委頓去後積五年超奉郡使至洛到濟北魚山
下陌上西行遙望曲道頭有一馬車似智瓊驅馳前至視
之果是遂披帷相見悲喜交至授綏同乘至洛克復舊好
至太康中猶在但不日月往來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
七日九月九日月旦十五每來來輒經宿而去張茂先為
之賦神女其序曰世之言神僊者多矣然未之或驗如弦

氏之歸則近信而有徵者甘露中河濟間往來京師者頗
說其事聞之常以鬼魅之妖耳及遊東土論者洋洋異人
同辭猶以流俗小人好傳浮偽之事直謂訛謊未遑考核
會見濟北劉長史其人明察清信之士也親見義起受其
所言讀其文章見其衣服贈遺之物自非義起凡下陋才
所能構合也又推問左右知識之者云當神女之來咸聞
香薰之氣言語之聲此即非義起淫惑夢想明矣又人見
義起強甚雨行大澤中而不沾濡益怪之鬼魅之近人也
無不羸病損瘦今義起平安無恙而與神人飲燕寢處縱
情兼欲豈不異哉出集僊錄

麗女

麗女者幼而不食常慕清虛每云我當昇天不願住世父

毋以爲戲言耳因行經東武山下忽見神僊飛空而來自南向北將踰千里女卽端立不敢前進僊人亦至山頂不散卽便化出金城玉樓瑤宮珠殿彌滿山頂有一人自山而下身光五色來至女前召女升宮闕之內衆僊羅列儀使肅然謂曰汝有骨籙當爲上眞太上命我授汝以靈寶赤書五篇眞文按而行之飛昇有期矣昔阿丘曾皇妃皆奉行於此證位高眞可不勤耶旣受眞文群僊亦隱十年之後白日昇天其所遇天眞處東武山者卽今爽除化也其後道士張方亦居此山於石室中棲止常有赤虎來往室外方不爲懼亦得道昇天麗女一本作逢字出集僊錄

褒女

褒女者漢中人也褒君之後因以爲姓居漢沔二水之間幼而好道沖靜無營旣笄浣紗於瀘水上雲雨晦冥若有所感而孕父母責之憂恚而疾臨終謂其母曰死後見葬願以牛車載送西山之上言訖而終父母置之車中未及駕牛其車自行踰沔漢二水橫流而度直上盡口平元山頂平元卽盡口化也家人追之但見五雲如蓋天樂駭空幢節導從見女昇天而去及視車中空棺而已邑人立祠祭之水旱祈禱俱驗今瀘口山頂有雙轍跡猶存其後陳世安亦於此山得道白日昇天出集僊錄

李眞多

李眞多神僊李脫妹也脫居蜀金堂山龍橋峯下修道蜀人歷代見之約其往來八百餘年因號曰李八百焉初以周穆王時居來廣漢棲玄山合九華丹成復遊五岳十洞

二百餘年於海上遇飛陽君授水木之道還歸此山鍊藥成又去數百年或隱或顯遊於市朝又登龍橋峯作九鼎金丹丹成已八百年三於此山學道故世人號此山爲三學山亦號爲賢山蓋因八百爲號丹成試之抹於崖石上須石化玉光彩瑩潤試藥處于今尚在人或鑿崖取之卽風雷爲變眞多隨兄修道居縣竹中今有眞多古跡猶在或來往浮山之側今號眞多化卽古浮山化也亦如地肺得水而浮眞多幼挺僊姿恥尙玄理八百授其朝元默眞之要行之數百年狀如二十許人耳神氣莊肅風骨英偉異於弱女之態人或見之不敢正視其後太上老君與玄古三師降而度之授以飛昇之道先於八百白日昇天化側有潭其水常赤乃古之神僊煉丹砂之泉浮山亦名萬安山上有二師井飲之愈疾今以眞多之名故爲眞多化也八百又於什邡僊居山三月八日白日昇天出集僊錄

斑孟

斑孟者不知何許人也或云女子也能飛行經日又能坐空虛中與人語又能入地中初去時沒足至胸漸入但餘冠幘良久而盡沒不見以指刺地卽成井可吸吹人屋上瓦瓦飛入人家閭桑果數千株孟皆拔聚之成一積如山如此十余日吹之各還其故處如常又能含墨一口中舒紙着前嚼墨噴之皆成文字竟紙各有意義服酒丹年四百歲更少入大治山中出神僊傳

天台二女

劉晨阮肇入天台採藥遠不得返經十三日饑遥望山上

有桃樹子熟遂躋險援葛至其下噉數枚饑止體充欲下山以杯取水見蕪菁葉流下甚鮮妍復有一杯流下有胡麻飯焉乃相謂曰此近人矣遂渡山出一大溪溪邊有二女子色甚美見二人持盃便笑曰劉阮二郎捉向杯來劉阮驚二女遂忻然如舊相識曰來何晚耶因邀還家南壁東壁各有絳羅帳帳角懸鈴上有金銀交錯各有數侍婢使令其饌有胡麻飯山羊脯牛肉甚美食畢行酒俄有群女持桃子笑曰賀汝婿來酒酣作樂夜後各就一帳宿婉態殊絕至十日求還苦留半年氣候草木常是春時百鳥啼鳴更懷鄉歸思甚苦女遂相送指示還路鄉邑零落已十世矣出神仙記

太平廣記卷第六十一

太平廣記卷第六十二　女僊七

魯妙典　諶母　盱母
杜蘭香　白水素女　蔡女僊
蓬球　紫雲觀女道士
秦時婦人　何二娘

魯妙典

魯妙典者九嶷山女官也生即敏慧高潔不食葷飲酒十餘歲即謂其母曰旦夕聞食物臭濁往往鼻腦疼痛願求不食舉家憐之後知服氣餌藥之法居十年常悒悒不樂因謂母曰人之上壽不過百二十年哀樂日以相害況女子之身豈可復埋沒貞性混於凡俗乎有麓床道士過之授以大洞黃庭經謂曰黃庭經扶桑大帝君宮中金書誦詠萬遍者得爲神僊但在勞心不倦耳經云詠之萬徧昇三天千災已消百病痊不憚虎狼之凶殘亦已却老年未延居山獨處詠之一遍如與十人爲侶輒無怖畏何者此經召集身中諸神澄正神氣神氣正則外邪不能干諸神集則怖畏不能及若形全神集氣正心清則徹見千里之外纖毫無隱矣所患人不能知知之而不能修修之而不能精精之而不能久中道而喪自棄前功不惟有玄科之責亦將流蕩生死苦報無窮也妙典奉戒受經入九嶷山岩棲靜默累有魔試而貞介不撓積十餘年有神人語之曰此山大舜所理天地之總司九州之宗主也古有高道之士作三處麓床可以棲庇風雨宅形念貞歲月既久旋皆朽敗今爲制之可以遂性宴息也又十年真僊下降授

以靈藥白日昇天礿妙典居山峯上無水神人化一石盆大三尺長四尺盆中常自然有水用之不竭又有大鐵臼亦神人所送不知何用今並在上儲壇石上宛然有仙人屐迹各古鏡一面大三尺鐘一口形如偃月皆神人送來並妙典昇天所留之物今在撫爲觀出集仙錄

諶母

嬰母者姓諶氏字曰嬰不知何許人也西晉之時丹陽郡黃堂觀居焉潛修至道時人自童幼逮衰老見之顏狀無改衆號爲嬰母因入吳市見一童子可年十四五前拜於母云合爲母兒母曰年少自何而來拜吾爲母既非其類不合大道童子乃去月餘又吳市逢有三歲孩子悲啼呼呼儵遇諶母執母衣裾曰我母何來母哀而收育之遂於

所生既長明穎孝敬異於常人冠歲以來風神挺邁所居常有異雲氣光景彷彿時說蓬萊閬苑之事母異之謂曰吾與汝暫此相因汝以何爲號也子曰昔蒙天真盟授靈章錫以名品約爲孝道明王今宜稱而呼之矣遂告母修真之訣曰每須高處玄臺躋絕毘黨修閒丘阜餌順陽和靜爽玄圃委鑒前非無英公子黃老玉書大洞真經諮落七元太上隱玄之道可致晏息以流霞之障聽聘乎文昌之臺得此道者九鳳齊唱天籍駿虛鍊身御節入景孚空龍車虎旂遊遍八方矣母宜寶之一旦孝道明王漠然隱去母密修道法積數十年人莫知也其後吳猛許遜自高陽南遊詣母請傳所得之道因盟而授之孝道之法遂行江表閑日每告二子曰世雲昔爲遜師今玉皇玄譜之中猛爲御史而遜爲高明大使總領仙籍五品已遷又所主十二辰配十二國之分野遜領玄扞之野於辰爲子猛統星紀之邦於辰爲丑許當居　吳之上以從仙階之等降也又數年有雲龍之駕千乘萬騎來迎諶母白日昇天今洪州高安縣東四十里有黃堂壇靜即許君立祠朝拜聖母之所其昇天事跡在丹陽郡中後避唐宣宗廟諱鍾陵祠號爲諶母其孝道之法與靈寶小異豫章人世世行之出墉城集仙錄

盱母

盱母者豫章人也外混世俗而內修真要常云我千年之前曾居西山世累稍息當歸真於彼其子名烈字道微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而營侍甘旨未嘗有闕鄉里推之

西晉武帝時同郡吳猛許遜精修通感道化宣行居洪崖山築壇立靜猛既去世遜即以寶符真籙拯俗救民遠近宗之遜仕[illegible]州爲記室後每朔望還家朝拜人或見其乘龍往來徑速如咫尺耳盱君淳篤忠厚遜委用之即與母結草於遜宅東北八十餘步旦夕侍奉謹愿恭肅未嘗有怠母常於山下採擷花果以奉許君君惜其誠志常欲拯度之元康二年壬子八月十五日太上命玉真上公崔文子太玄真鄉郗丘仲冊命徵拜許君爲九州都仙大使高明主者白日昇天許謂道微及母曰我承太帝之命不得久留汝可後隨仙轝期於異日母子悲不自勝再拜告請願侍雲轝君許之即賜靈藥服之躬禀真訣於是午時從許君昇天今壇井存焉鄉人不敢華緒蓋盱君母子儉約

故也世號爲肘毋井（出集仙錄）

杜蘭香

杜蘭香者有漁父於湘江洞庭之岸聞兒啼聲四顧無人惟三歲女子在岸側漁父憐而舉之十餘歲天姿奇偉靈顏姝瑩迨天人也忽有靑童靈人自空而下來集其家携女而去臨昇天謂其父曰我仙女杜蘭香也有過謫于人間玄期有限今去矣自後時亦還家其後於洞庭包山降張碩家蓋修道者也蘭香降之三年授以舉形飛化之道碩亦得仙初降時留玉簡玉唾盂紅火浣布以爲登眞之信焉又一夕命侍女賫黃麟羽帔絳履玄冠鶴氅之服丹玉珮揮劍以授於碩曰此上仙之所服非洞天之所有也不知張碩仙官定何班品漁父亦老因益少往往不食亦學道江湖不知所之（出墉城集仙錄）

白水素女

謝端晉安候官人也少喪父母無有親屬爲鄰人所養至年十七八恭謹自守不履非法始出作居未有妻鄉人共愍念之規爲娶婦未得端夜臥早起躬耕力作不捨晝夜後於邑下得一大螺如三升壺以爲異物取以歸貯甕中畜之十數日端每早至野還見其戶中有飯飲湯火如有人爲者端謂是鄰人爲之惠也數日如此端便往謝鄰人鄰人皆曰吾初不爲是何見謝也端又以爲鄰人不喻其意然數爾不止後更實問鄰人笑曰卿以自取婦密著室中炊爨而言吾爲人炊耶端默然心疑不知其故後方以雞初鳴出去平早潛歸於籬外竊窺其家見一少女從甕中出至竈下燃火端便入門徑造甕所視螺但見女乃到竈下問之曰新婦從何所來而相爲炊女人惶惑欲還甕中不能得答曰我天漢中白水素女也天帝哀卿少孤恭愼自守故使我權相爲守舍炊烹十年之中使卿居富得婦自當還去而卿無故竊相同掩吾形已見不宜復留當相委去雖爾後自當少差勤於田作漁採治生留此殼去以貯米穀常可不乏端請留終不肯時天忽風雨翕然而去端爲立神座時節祭祀居常饒足不致大富耳於是鄉人以女妻端端後仕至令長云今道中素女是也（出搜神記）

蔡女仙

蔡女仙者襄陽人也幼而巧慧善刺繡鄰里稱之忽有老父詣其門請繡鳳眼畢功之日自當指點既而繡成五綵

光煥老父觀之指視安眼俄而功畢雙鳳騰躍飛舞老父與仙女各乘一鳳昇天而去時降於襄陽南山林之木上時人名爲鳳林山後於其地置鳳林關　南山側有鳳臺勅於其宅置静貞觀有女仙眞像存焉云晉時人也（出仙傳拾遺）

蓬球

貝丘西有玉女山傳云晉太始中北海蓬球字伯堅入山伐木忽覺異香遂迎風尋至北山廓然宮殿盤鬱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婦人端妙絕世共彈碁於堂上見球俱驚起謂球曰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而至遂復還戲一小者便上樓彈琴留戲者呼之曰元暉何爲獨昇樓球樹下立覺少饑乃以舌舐葉上垂露俄然有一女乘鶴而至迎恚曰玉華汝等何故有此俗人

王母即令王方平行諸仙室球扉而出門回顧忽然不見至家乃是建平中其舊居閭舍皆為墟矣 出酉陽雜俎

紫雲觀女道士

唐開元二十四年春二月駕在東京以李適之為河南尹其日大風有女冠乘風而至玉貞觀集于鐘樓人觀者如堵以聞于尹尹率略人也怒其聚衆袒而笞之至十而乘風者既不哀祈亦無傷損顏色不變於是適之大駭方禮請奏聞勑召入內殿訪其故乃蒲州紫雲觀女道士也辟穀久輕身因風遂飛至此玄宗大加敬畏錫金帛送還蒲州數年後又因大風遂飛去不返 出紀聞

秦時婦人

唐開元中代州都督以五臺多客僧恐妖偽事起非有住持者悉逐之客僧懼逐多權竄山谷有法朗者深入鴈門山幽澗之中有石洞容人出入朗多賫乾糧欲住此山遂尋洞入數百步漸闊至平地涉流水渡一岸日月甚明更行二里至草屋中有婦人並衣草葉容色端麗見僧懼愕問云汝乃何人僧曰我人也婦人笑云寧有人形骸如此僧曰我事佛佛須擯落形骸故爾因問佛是何者僧具言之相顧笑曰語甚有理復問宗旨如何僧為講金剛經稱善數四僧因問此處是何世界婦人云我自秦人隨蒙恬築長城恬多使婦人我等不勝其弊逃竄至此初食草根得以不死此來亦不知年歲不復至人間遂留僧以草根哺之澁不可食僧住此四十餘日暫辭出人間求食及至代州備糧更去則迷不知其所矣 出廣異記

何二娘

廣州有何二娘者以織鞋子為業年二十與母居素不修仙術忽謂母曰住此悶意欲行游後一日便飛去上羅浮山寺山僧問其來由答云願事和尚自爾恒留居止初不飲食每為寺衆採山果充齋亦不知其所取羅浮山北是循州去南海四百里循州出寺有楊梅樹大數十圍何氏每採其實及齋而返後循州山寺僧至羅浮山說云某月日有仙女來採楊梅驗之果是何氏所採之日也由此遠近知其得仙後乃不復居寺或旬月則一來耳唐開元中勑令黃門使往廣州求何氏得之與使俱入京中途黃門使悅其色意欲挑之而未言忽云中使有如此心不可留矣言畢踴身而去不知所之其後絕跡不至人間矣 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六十三　　女僊八

玉女　邊洞玄　崔書生

驪山姥　黃觀福

玉女

唐開元中華山雲臺觀有婢玉女年四十五大疾徧身潰爛臭穢觀中人懼其污染即共送于山澗幽僻之處玉女痛楚呻吟忽有道士過前遙擲青草三四株其草如菜謂之曰勉食此不久當愈玉女即茹之自是疾漸痊不旬日復舊初忘飲食惟恣游覽但意中飄飄不喜人間及觀之前後左右亦不願過此觀中人謂其消散久矣亦無復有訪之者玉女周旋山中酌泉水食木實而已後於巖下忽逢前道士謂曰汝疾既瘥不用更在人間雲臺觀西二里有石池汝可日至辰時投以小石當有水芝一本自出汝可掇之而食久久當自有益玉女即依其教自後筋骸輕健翱翔自若雖屢爲觀中人逢見亦不知爲玉女耳如此數十年髮長六七尺體生綠毛面如白花往往山中之人過之則叩頭遙禮而已大曆中有書生班行達者性氣麤疎詆毀釋道爲學於觀西序而玉女日日往來石池因以爲常行達伺候窺覘又熟見投石採芝時節有准於一日稍先至池上及其玉女投小石水芝果出行達乃搴取玉女遠在山巖或棲樹杪既在採去則吁歎而還明日行達復如此積旬之外玉女稍稍與行達爭先步武相接歘然遽捉其髮而玉女騰去不得因以勇力挈其膚體仍加逼迫玉女號呼求救誓死不從而氣力困憊終爲行達所辱局之一室翌日行達就觀乃見皤然一媼尫瘵異常起止殊艱視聽甚昧行達驚遽召觀中人細話其事即共伺問玉女玉女備述始終觀中人固有聞知其故者計其年蓋百有餘矣衆哀之因共放去不經月而殁　出集異記

邊洞玄

唐開元末冀州棗強縣女道士邊洞玄學道服餌四十年年八十四歲忽有老人持一器湯餅來詣洞玄曰吾是三山仙人以汝得道故來相取此湯餅是玉英之粉神仙所貴頃來得道者多服之爾但服無疑後七日必當羽化洞玄食畢老人曰吾今先行汝後來也言訖不見後日洞玄忽覺身輕齒髮盡換謂弟子曰上清見召不久當往顧念汝等能不恨恨善修吾道無爲樂人間事爲土棺散魂耳滿七日弟子等晨往問訊動止已見紫雲昏凝徧滿庭戶又聞空中有數人語乃不敢入悉止門外須臾門開洞玄乃乘紫雲竦身空中立去地百餘尺與諸弟子及法侶等辭訣時刺史源復與官吏百姓等數萬人皆遙瞻禮有頃日出紫氣化爲五色雲洞玄冉冉而上久之方滅　出廣異記

崔書生

唐開元天寶中有崔書生於東州邏谷口居好植名花暮春之中英蕊芬鬱遠聞百步書生每初晨必盥漱看之忽有一女自西乘馬而來青衣老少數人隨後女有殊色所乘駿馬極佳崔生未及細視則已過矣明日又過崔生乃於花下先致酒茗樽杓鋪陳茵席乃迎馬首拜曰某性好花木此園無非手植今正值香茂頗堪流盼女郎頻日而

過訐僕馭當疲敢具單醪以僕憩息女不顧而過其後青衣曰但具酒饌何憂不至女顧叱曰何故輕與人言崔生明日又先及鞭馬隨之到別墅之前又下馬拜請良久一老青衣謂女曰馬大疲暫歇無爽因自控馬至當寢下老青衣謂崔生曰君既求婚予爲媒妁可乎崔生大悅載拜跪請青衣曰事亦必定後十五六日大是吉辰君於此時但具婚禮所要并於此備酒肴今小娘子阿姊在邏谷中有小疾故日往看省向某去後便當咨啓期到皆至此矣於是俱行崔生在後即依言營備吉日所要至期女及姊皆到其姊亦儀質極麗送留女歸於崔生崔生母在故居殊不知崔生納室崔生以不告而娶但啓以婢媵母見新婦之姿甚美經月餘忽有人送食於女甘香殊異後崔生

覺母慈顔衰悴因伏問几下母曰有汝一子冀得求全今汝所納新婦妖媚無雙吾於土塑圖畫之中未曾見此必是狐魅之輩傷害於汝故致吾憂崔生入室見女淚涕交下曰本侍箕箒望以終天不知尊夫人待以狐魅輩明晨即別崔生亦揮涕不能言明日女車騎復至女乘一馬崔生亦乘一馬從送之入邏谷三十里山間有一川川中有異花珍果不可言紀館宇屋室侈於王者青衣百許迎拜曰無行崔郎何必將來於是捧入留崔生於門外未幾一青衣女傳姊言曰崔郎遣行太夫人疑阻事宜便絕不合相見然小妹曾奉周旋亦當奉屈俄而召崔生入責誚再三詞辨清婉崔生但拜伏受譴而已後遂坐於中寢對食食訖命酒召女樂洽奏鏗鏘萬變樂闋其姊謂女曰須令

崔郎却廻汝有何物贈送女遂袖中取白玉盒子遺崔生生亦留別於是各嗚咽而出門至邏谷口回望千巖萬壑無有逕路因慟哭歸家常持玉盒子鬱鬱不樂忽有胡僧扣門求食曰君有至寶乞相示也崔生曰某貧士何有是請僧曰君豈不有異人奉贈乎貧道望氣知之崔生試出玉盒子示僧僧起請以百萬市之遂往崔生問僧曰女郎誰耶曰君所納妻西王母第三女玉巵娘子也姊亦負美名於仙都況復人間所惜君納之不得久遠若住得一年君舉家不死矣出玄怪錄

驪山姥

驪山姥不知何代人也李筌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採方術至嵩山虎口巖石室中得黃帝陰符本絹素書緘之

甚密題云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道士寇謙之藏之名山用傳同好以糜爛筌抄讀數千遍竟不曉其義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髽髻當頂餘髮半垂弊衣扶杖神狀甚異路旁見遺火燒樹因自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筌聞之驚前問曰此黃帝陰符秘文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受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三元一周計一百八十年六周共計一千八年少年從何而知筌稽首載拜具告得符之所因請問玄義使筌正立向明視之曰受此符者當須名列仙籍骨相應仙而後可以語至道之幽妙啓玄關之鎖鑰耳不然者反受其咎也少年顴骨貫於生門命輪齊於月角血脉未減心影不偏性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真吾弟子也然四十五歲當有大厄因出丹書符一通貫

於杖端令筌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於是命坐爲說陰符之義曰陰符者上清所秘玄臺所尊理國則太平理身則得道非獨機權制勝之用乃至道之要樞豈人間之常典耶昔雖有槃橫黃帝舉賢用能誅强伐叛以佐神農之理三年百戰而功用未成齋心告天罪已請命九靈金母命蒙狐之使授以玉符然後能通天達誠感動天帝命玄女教其兵機賜帝九天六甲兵信之符此書乃行於世凡三百餘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强兵戰勝之術皆出自天機合乎神智觀其精妙則黃庭八景不足以爲玄察其至要則經傳子史不足以爲文較其巧智則孫吳韓白不足以爲奇一名黃帝天機之書非奇人不可妄傳九竅

四肢不具慳貪愚痴驕奢淫佚者必不可使聞之凡傳同好當齋而傳之有本者爲師受書者爲弟子不得以富貴爲重貧賤爲輕違之者奪紀二十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名山石巖中得加算本命日誦七徧益心機加年壽出三尸下九蟲秘而重之當傳同好耳此書至人學之得其道賢人學之得其法凡人學之得其殃職分不同也經言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蓋泄天機也泄天機者沉三劫得不戒哉言訖謂筌曰日已晡矣吾有麥飯相與爲食袖中出一瓠令筌於谷中取水既滿瓠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而沉泉中却至樹下失姥所在惟於石上留麥飯數升悵望至夕不復見姥筌食麥飯自此不食因絕　求道注陰符述二十四機著太白陰經述中台志閫外春秋以行於世仕爲荆南節度副使仙州刺史出集仙傳

黃觀福

黃觀福者雅州百丈縣民之女也幼不茹葷血好清静家貧無香以栢葉栢子焚之每焚然静坐無所營爲經日不倦或食栢葉飲水自給不嗜五穀父母憐之率任其意既笄欲嫁之忽謂父母曰門前水中極有異物女常時多與果來洶涌乃自投水中良久不出漉之得一古木天尊像金彩已駁狀貌與女無異水即澄靜便以木像置路上號泣而歸其母時來視之悲念不已忽有綵雲仙樂引衛甚多與女子三人下其庭中謂父母曰女本上清仙人也有小過謫在人間年限既畢復歸天上無至憂念也同來三

人一是玉皇侍女一是天帝侍衣女一是上清侍書此去不復來矣今來此地疾疫死者甚多以金遺父母使移家益州以避凶歲即留金數餅昇天而去父母如其言移家蜀郡其歲疫毒黎雅尤甚十喪二四即麟德年也今俗呼爲黃冠佛蓋以不識天尊真像仍是相傳語訛以黃冠福爲黃冠佛也出集仙傳

太平廣記卷第六十三

太平廣記卷第六十四　　女仙九

楊正見　董上仙　張連翹
張鎬妻　太陰夫人

楊正見

楊正見者眉州通義縣民楊寵女也幼而聰悟仁憫雅尚清虛既笄父母娉同郡王生王亦鉅富好賓客一旦舅姑會親故市魚使正見爲膾賓客博戲於廳中日晏而盤食未備正見憐魚之生盆中戲弄之竟不忍殺既晡矣舅姑促責食遲正見懼竄於鄰里但行野徑中已數十里不覺疲倦見夾道花木異於人世至一山舍有女冠在焉具以其由白之女冠曰子有慈人好生之心可以教也因留止焉山舍在蒲江縣主簿化側其居無水常使正見汲澗泉

女冠素不食爲正見故將出山外求糧以贍之如此數年正見恭慎勤恪執弟子之禮未嘗懈怠忽于汲泉之所有一小兒潔白可愛纔及年餘見人喜且笑正見抱而撫怜之以爲常矣由此及水歸遲者數四女冠疑怪而問之正見以事白女冠曰若復見必抱兒徑來吾欲一見耳自是月餘正見及泉此兒復出因抱之而歸漸近家兒已殭矣視之尤如草樹之根重數斤女冠見而識之乃茯苓也命潔甑以蒸之會山中糧盡女冠出山求糧給正見一日食柴三小束諭之曰甑中之物但盡此三束柴止火可也勿輒視之女冠出山期一夕而回此夕大風雨山水溢道阻十日不歸正見食盡飢甚聞甑中物香因竊食之數日俱盡女冠方歸聞之歎曰神仙固當有定分向不遇雨水壞道女豈得盡食靈藥乎吾師常云此山有人形茯苓得食之者白日昇天吾伺之二十年矣汝今遇而食之真得道者也自此正見容狀益異光彩射人常有衆仙降其室與之論真宮天府之事歲餘白日昇天即開元二十一年壬申十一月三日也常謂其師曰得食靈藥即日便合登仙所以遲迴者幼年之時見父母揀稅錢輸官有明淨圓好者竊藏二錢以此爲陰府官錢過罰居人間更一年耳其昇天處即今邛州蒲江縣主簿化也有汲水之處存焉昔廣漢主簿王興上昇於此（出集仙錄）

董上仙

董上仙遂州方義女也年十七神姿艷冶寡於飲膳好靜守和不離於世鄉里以其容德皆謂之上仙之人故號曰

上仙忽一旦紫雲出而昇天舉下於其庭有童子二人引之昇天父母哀戀號哭呼之不已去地數十丈復下還家紫雲青童旋不復見居數月又昇天如初父母又號泣良久復下唐開元中天子好尚神仙聞其事詔使徵入長安月餘乞還鄉里許之中使送還家百餘日復昇天父母又哭之因蛻其皮於地乃飛去皮如其形衣結不解若蟬蛻耳遂漆而留之詔置上仙庵與兩觀於其居處今在州北十餘里涪江之濱焉（出仙傳拾遺）

張連翹

黃梅縣女道士張連翹者年八九歲常持瓶汲水忽見井中有蓮花如小盤漸漸出井口往取便縮不取又出如是數四遂入井家人怪久不回往視見連翹立井水上及出

勿得笑疾問其故云有人自後以手觸其腋痒不可忍父母以爲鬼魅所加中夜潛移之舅族方不笑頃之又還其家云飢求食日食數十米飯雖夜置葅肴於卧所覺即食之如是六七日乃聞食臭自爾不復食歲時或進三四顆棗父母因命出家爲道士年十八晝日於觀中獨坐見天上墮兩錢連翅起就拾之鄰家婦人乃推雞倒亦爭拾連翅以身據錢上又與黃藥三丸遽起取之婦人擘手奪一丸去因吞二丸俄而皆死連翅頃之醒便覺力强神清倍於常日其婦人吞一丸經日方蘇飲食如故天寶末連翅在觀忽悲思父母如有所適之意百姓邑官皆見五色雲擁一寶輿自天而下人謂連翅已去爭來看視連翅初無所覺雲亦消散識者云人衆故不去連翅至今猶在兩脇相合形體枯悴而無所食矣出廣異記

張鎬妻

張鎬南陽人也少爲業勤苦隱王屋山未嘗釋卷山下有酒家鎬執卷詣之飲二三盃而歸一日見美婦人在酒家揖之與語命以同飲欣然無拒色詞旨明辯容狀佳麗既晚告去鎬深念之通夕不寐未明復往伺之已在酒家矣復召與飲微詞調之婦人曰君非常人願有所託能終身即所願也鎬許諾與之歸山居十年而鎬勤於墳典意漸踈薄時或忿恚婦人曰君情若此我不可久住但得鯉魚脂一斗合藥即足矣鎬未測所用力求以授之婦以鯉魚脂投井中身亦隨下須臾乘一鯉自井躍出凌空欲去謂鎬曰吾比待子立功立事同昇太清今既如斯固子之薄福也他日守位不終悔亦何及鎬拜謝悔過於是乘魚昇天而去鎬後出山歷官位至宰輔爲河南都統常心念不終之言每自咎責後貶辰州司户復徵用薨時年方六十每話於賓友終身爲恨矣出神仙感遇傳

太陰夫人

盧杞少時窮居東都於廢宅內賃舍鄰有麻氏嫗孤獨杞遇暴疾卧月餘麻婆來作羹粥疾愈後晚從外歸見金犢車子在麻婆門外盧公驚異窺之見一女年十四五真神人明日潛訪麻婆麻婆曰莫要作婚姻否試與商量杞曰某貧賤焉敢輒有此意麻曰亦何妨既夜麻婆曰事諧矣請齋三日會於城東廢觀既至見古木荒草久無人居逡巡雷電風雨暴起化出樓臺金殿玉帳景物華麗有輜軿降空即前時女子也與杞相見曰某即天人奉上帝命遣人間自求匹偶耳君有仙相故遣麻婆傳意更七日清齋當再奉見女子呼麻婆付兩丸藥須臾雷電黑雲女子已不見古木荒草如舊麻婆與杞歸清齋七日斸地種藥纔種已蔓生未頃刻二葫蘆生於蔓上漸大如兩斛甕麻婆以刀刳其中麻婆與杞各處其一仍令具油衣三領風雷忽起騰上碧霄滿耳只聞波濤之聲久之覺寒令著油衫如在冰雪中復令著至三重甚煖麻婆曰去洛已八萬里長久葫蘆止息遂見宮闕樓臺皆以水晶爲牆垣被甲伏戈者數百人麻婆引杞入見紫殿從女百人命杞坐具酒饌麻婆屏立於諸衛下女子謂杞君合得三事任取一事常留此宮壽與天畢次爲地仙常居人間時得至此下爲

中國宰相杞曰在此處實爲上願女子喜曰此水晶宮也某爲太陰夫人仙格已高足下便是白日昇天然須定不得改移以致相累也乃賫青紙爲表當庭拜奏曰須啟上帝少頃聞東北間聲云上帝使至太陰夫人與諸仙趨降俄有幢節香幡引朱衣少年立階下朱衣宣帝命曰盧杞得太陰夫人狀云欲住水晶宮如何杞無言夫人但令疾應又無言夫人及左右大懼馳入取鮫綃五匹以賂使者欲其稽緩食頃閒又問盧杞欲水晶宮住作地仙及人間宰相此度須決杞大呼曰人間宰相朱衣趨去太陰夫人失色曰此麻婆之過速領回推入葫蘆又聞風水之聲却至故居塵榻宛然時已夜半葫蘆與麻婆並不見矣出逸史

太平廣記卷第六十五　女仙十

姚氏三子　趙旭　盧卿女子
蕭氏乳母

姚氏三子

唐御史姚生罷官居于蒲之左邑有子一人外甥二人各一姓年皆及壯而頑駑不肖姚之子稍長於二生姚惜其不學日以誨責而怠遊不悛遂於條山之陽結茅以居之貫絕外事得專藝學林壑重深囂塵不到將遣之日姚誡之曰每季一試汝之所能學有不進必檟楚及汝汝其勉焉及到山中二子曾不開卷但樸斵塗塈爲務居數月其長謂二人曰試期至矣汝曹都不省書吾爲汝懼二子曾不介意其長攻書甚勤忽一夕子夜臨燭凭几披書之次覺所衣之裘後裾爲物所牽襟領漸下亦不之異徐引而歸焉俄而復爾如是數四遂迴視之見一小豚藉裘而伏色甚潔白光潤如玉因以壓書界方擊之豚聲駭而走遽呼二子秉燭索于堂中牖戶甚密周視無隙而莫知豚所往明日有蒼頭騎扣門搢笏而入謂三人曰夫人問訊昨夜小兒無知誤入君衣裾殊以爲慙然君擊之過傷今則平矣君勿爲慮三人俱遜詞謝之相視莫測其故少頃向來騎僮復至兼抱持所傷之兒并乳褓數人衣襦皆綺紈精麗非尋常所見復傳夫人語云小兒無恙故以相示遍而觀之自頂至鼻端如丹縷焉則界方稜所擊之迹也三子愳恐使者及乳褓皆甘言慰安之又云少頃夫人自來言訖而去三子悉欲潛去避之惶惑未決有蒼頭及紫衣

宮監數十奔波而至前施屏幃茵席炳煥香氣殊異旋見一油壁車青牛丹轂其疾如風寶馬數百前後其從及門下車則夫人也三子趨出拜夫人微笑曰不意小兒至此君非所傷亦不至甚恐爲君憂故來相慰耳夫人年可三十餘風姿閑整俯仰如神亦不知何人也問三子曰有家室未三子皆以未對曰吾有三女殊姿淑德可以配三君子三子拜謝夫人因留不去爲三子各創一院指顧之間畫堂延閣造次而具翌日有輜軿至焉肴從粲麗逾於戚里車服炫晃流光照地香滿山谷三女自車而下皆年十七八夫人引三女昇堂又延三子就座酒肴珍備果實豐衍非常世所有多未之識三子殊不自意夫人指三女曰各以配君三子避席拜謝復有送女數十若神仙焉是夕

合卺夫人謂三子曰人之所重者生也所欲者貴也但百日不泄於人令君長生度世位極人臣三子復拜謝但以愚昧扞格爲憂夫人曰君勿憂斯易耳乃敕地上主者令召孔宣父須臾孔子具冠劍而至夫人臨階宣父拜謁甚恭夫人端立微勞問之謂曰吾三壻欲學君其引之宣父乃命三子指六籍篇目以示之莫不了然解悟大義悉通咸若素習既而宣父謝去夫人又命周尚父示以玄女符玉璜秘訣三子又得之無遺復坐與言則皆文武全才學究天人之際矣三子相視自覺風度夷曠神用開爽悉將相之具矣其後姚使家僮饋糧至則大駭而走姚問其故具對以屋宇帷帳之盛人物艷麗之多姚驚謂所親曰是必山鬼所魅也促召三子三子將行夫人戒之曰愼勿泄露縱加楚撻亦勿言之三子至姚亦詰其神氣秀發占對閑雅姚曰三子驟爾皆有鬼物憑焉苦問其故不言遂鞭之數十不勝其痛具道本末姚乃幽之別所姚素館一碩儒因召而與語儒者驚曰大異大異君何用責三子乎向使三子不泄其事則必爲公相貴極人臣今泄之其命也夫姚問其故而云吾見織女婺女須女星皆無光是三女星降下人間將福三子今泄天機三子免禍幸矣其夜儒者引姚視三星星無光姚乃釋三子遣之歸山至則三女邈然如不相識夫人讓之曰子不用吾言既泄天機當於此訣因以湯飲三子既飲則昏頑如舊一無所知儒謂姚曰三女星猶在人間亦不遠此地分密謂所親言其處或云河東張嘉貞家其後將相三代矣出神仙感遇傳

趙旭

天水趙旭少孤介好學有姿貌善清言習黃老之道家于廣陵嘗獨茸幽居唯二奴侍側嘗夢一女子衣青衣挑笑牖間及覺而異之因祝曰是何靈異願覿仙姿幸賜神契夜半忽聞窗外切切笑聲旭知其神復祝之乃言曰吾上界仙女也聞君累德清素幸因寤寐願託清風旭驚喜整衣而起曰襄王巫山之夢洞簫秦女之契乃今知之靈鑒忽臨忻歡交集乃迴燈拂席以延之忽有清香滿室有一女年可十四五容範曠代衣六銖霧綃之衣躡五色連文之屨開簾而入旭載拜女笑曰吾天上青童久居清禁幽懷阻曠位居末品時有世念帝罰我人間隨所感配以君氣質虛爽體洞玄默幸託清音願諧神韻旭曰蜉蝣之質

假息刻漏不意高真俯垂濟度豈敢妄與俗懷女乃笑曰
君宿世有道骨法應僊然已名在金格相當與吹洞簫於
紅樓之上撫雲璈于碧落之中乃延坐話玉皇內景之事
夜鼓乃令施寢具旭貧無可施女笑曰無煩僊郎乃命備
寢內須臾霧暗食頃方收其室中施設珍奇非所知也遂
携手于內其瓌姿發越希世罕儔夜深忽聞外一女呼青
夫人旭駭以問之答曰同宮女子相尋爾勿應乃扣柱歌
日月露飄飄星漢斜獨行窈窕浮雲車仙郎獨邀青童君
結情羅帳連心花歌甚長旭唯記兩韻謂青童君曰可延
入否答曰此女多言慮洩吾事於上界耳旭曰設琴瑟者
由人調之何患乎乃起迎之見一神女在空中去地丈餘
許侍女六七人建九明蟠龍之蓋戴金精舞鳳之冠長裙

曳風璀璨心目旭載拜邀之乃下曰吾嫦娥女也聞君與
青君集會故捕逃耳便入室青君笑曰卿何以知吾處也
答曰佳期不相告誰過耶相與笑樂旭喜悅不知所裁既
同歡洽將曉侍女進曰鷄鳴矣巡人案之女曰命車答曰
備矣約以後期答曰慎勿言之世人吾不相棄也及出戶
有五雲車二乘浮於空中遂各登車訣別靈風颯然凌虛
而上極目乃滅旭不自意如此喜悅交甚但灑掃焚名香
絕人事以待之隔數夕復來來時皆先有清風肅然異香
從之其所從僊女益多歡娛日洽爲旭致行廚珍膳皆不
可識甘美殊常每一食經旬不饑但覺體氣沖爽旭因求
長生久視之道密受隱訣其大抵如抱朴子內篇修行旭
亦精誠感通又爲旭致天樂有仙妓飛奏簷楹而不下謂

旭曰君未列僊品不合正御故不下也其樂唯笙簫琴瑟
略同人間其餘並不能識聲韻清鏘奏訖而雲霧霏然已
不見矣又爲旭致珍寶奇麗之物乃曰此物不合令世人
見吾以卿宿世當僊得肆所欲然仙道密妙與世殊途君
若洩之吾不得來也旭言誓重疊後歲餘旭奴盜琉璃珠
鬻於市適值胡人捧而禮之酬價百萬奴驚不伏胡人逼
之而相擊官勘之奴悉陳狀旭都未知其夜女至愴然無
答曰奴洩吾事當逝矣旭方知失奴而悲不自勝女曰甚
知君心然事亦不合長與君往來運數然耳自此訣別努
力修持當速相見也其大要以心死可以身生保精可以
致神遂留仙樞龍席隱訣五篇內多隱語亦指驗於旭旭
洞曉之將日而去旭悲哽執手女曰悲自何來旭曰在心

所牽耳女曰身爲心牽鬼道至矣言訖竦身而上忽不見
室中簾帷器具悉無矣旭恍然自失其後寤寐彷彿猶尚
往來旭大曆初猶在淮泗或有人於益州見之短小美容
範多在市肆商貨故時人莫得辨也仙樞五篇篇後有旭
紀事詞甚詳悉出通幽記

虞卿女子

唐貞元初虞卿里人女年十餘歲臨井治魚魚跳墮井逐
之亦墮其內有老父接抱入旁空百十步見堂宇甚妍潔
明敞老嫗居中坐左右極多父曰汝可拜呼阿姑留連數
日珍食甘果都不欲歸嫗曰翁毋意汝不可留也老父捧
至井上贈金錢一枚父母見驚往接之女乃瞑目舉手求
呼索二一盤及至孃將令以灰洗乃瀉鑊各於一盤遂復舊

自此不食唯飲湯茶數日嬾居庭具織吶就觀中修行旅餘有過客雜著於院門因而熟寐忽夢金甲朱戈者叱曰僊官在此安敢衝突驚覺流汗而走後不知所之出逸史

蕭氏乳母

蕭氏乳母自言初生遭荒亂父母度其必不全遂將往南山盛於被中棄於石上泉邊亭及俄有遇難者數人見而憐之相　將歸土籠下以泉水浸松葉點其口數日益康強歲餘能言不復食餘物但食松柏耳口鼻拂拂有毛出至五六歲覺身輕騰空可及丈餘有少異兒或三或五引與遊戲不知所從肘腋間亦漸出綠毛近尺餘身稍能飛與異兒群遊海上至王母宮聽天樂食靈果然每月一到所養翁母家或以名花雜藥獻之後十年賊平本父母來山中將求其餘骨葬之見其所養者具言始末涕泣累夕何之期得一見頃之遂至坐席上不肯下父望之悲泣所養者謂曰此是汝真父母何不一下來見也掉頭不答飛空而去父母回及家憶之不已乃買果栗攜糧復往以候其來數日又至遠所養姥招之遂自空際而下父母走前抱之號泣具以歸意告曰某在此甚樂不願歸也父母以所持果飼之逡巡異兒等十數至息於喬樹呼曰同遊去天宮正作樂乃出將奮身後墮於地諸兒齊辭曰食俗物矣苦哉遂散父母挈之以歸嫁為人妻生子二人又屬饑儉乃為乳母出逸史

太平廣記卷第六十五

謝自然　盧眉娘

謝自然

謝自然者其先兖州人父寰居果州南充舉孝廉鄉里器重建中初刺史李端以試秘書省校書表為從事母胥氏亦邑中右族自然性穎異不食葷血年七歲母令隨尼越惠經年以疾歸又令隨尼日朗十月求還常所言多道家事詞氣高異其家在大方山下頂有古像老君自然因拜禮不願却下母從之乃徙居山頂自此常誦道德經黃庭內篇年十四其年九月因食新稻米飯云盡是蛆虫自此絕粒數取皂莢煎湯服之即吐痢困劇腹中諸虫悉出體輕目明其虫大小赤白狀類頗多自此猶食柏葉日進一枝七年之後柏亦不食九年之外仍不飲水貞元三年三月於開元觀詣絕粒道士程太虛受五千文紫靈寶籙六年四月刺史韓佾至郡疑其妄延入州北堂東閣閉之累月方率長幼開鎖出之膚體宛然聲氣朗暢佾即使女自明師事焉先是父寰旋遊多年及歸見自然修道不食以為妖妄曰我家世儒風五常之外非先王之法何得有此妖惑因鎖閉堂中四十餘日益加爽秀寰方驚駭焉七年九月韓佾舉於大方山置壇請程太虛具三洞籙十一月徙自然居於州郭貞元九年刺史李堅至自然告云居城郭非便願依泉石堅即築室于金泉山移自然居之山有石嵌寶水灌其口中可澡飾形神揮斥氛滓自然初駐山有一人年可四十自稱頭陀衣服形貌不類緇流云速訪

眞人合門皆拒之云此無眞人頭陀但笑耳舉家拜之獨
不受自然拜施錢二百竟亦不受乃施手巾一條受之云
後會日當以此相示須臾出門不知所在久之當午有一
大蛇圍三尺長丈餘有兩小白角以頭枕房門吐氣滿室
斯須雲霧四合及霽散蛇亦不見自然所居室唯容一牀
四邊纔通人行白蛇去後常有十餘小蛇或大如臂或大
如股旦夕在牀左右或黑或白或吐氣或有聲各各盤結
不相毒螫又有兩虎出入必從人至則隱伏不見家犬吠
虎凡八年自遷居郭中大留方出上昇之後犬不知所在
自然之室父母亦不敢同坐其牀或輒詣其中必有變異
自是呼爲仙女之室常晝夜獨居深山窮谷無所畏怖亦
云誤踏蛇背其冷如氷虎在前後異常腥臭毒言常有天

使入人侍側二童子青衣戴冠八使衣黃又二天神衞其
門屏如今壁畫諸神手執鎗鉅毎行止則諸使及神驅斥
侍衞又云某山神姓陳名壽魏晉時人分說眞人位高仙
人位卑言已將授東極眞人之任貞元十年三月三日移
入金泉道場其日雲物明媚異於常景自然云此日天眞
羣仙皆會金泉林中長有鹿未嘗避人士女雖衆亦馴擾
明日上仙送白鞍一具纏以寶鈿上仙曰以此遺之其地
可安居也五月八日金母元君命盧使降之從午止亥六
月二十日聞使從午至戌七月一日崔張二使從寅至午
多說神仙官府之事言上界好麥慕多音樂語笑率論至
道玄妙之理又云此山千百蛇蟲悉驅向西矣盡以龍鎮
其山道場中常有二虎五麒麟兩青鸞或前或後或飛或

鳴騎如馬形五色有角紫騎騣尾白者常在前舉尾若
七月十一日上仙杜使降石壇上以符一道丸如藥丸使
自然服之十五日可焚香五爐於壇上五爐於室中至時
眞人毋來十五日五更有青衣七人內一人稱中華六食
時上眞至良久盧使至云金母來須臾金母降於庭自然
拜禮母曰別汝兩劫矣自將几案陳設珍奇溢目命自然
坐初盧使侍立久亦令坐盧云暫詣紫極宮看中元道場
官吏士庶咸在遂迴盧使來云此一時全勝以前齋問其
故云此度不燒乳頭香乳頭香天眞惡之唯可燒和香耳
七日崔張二使至問自然能就長林居否答云不能二使
色似不悅二十二日午前金母復降云爲不肯居長林被
貶一階長林僊宮也戌時金母去崔使方云上界最尊金

母賜藥一器色黃白味甘自然餌不盡却將去又將衣一
副朱碧綠色相間外素內有文其衣縹緲就之不著手且
却將去已後卽取汝來又將桃一枝大於臂上有三十桃
碧色大如拳云此猶是小者是日金母乘鸞侍者悉乘龍
及鶴五色雲霧浮泛其下金母云使向州中過群仙後去
望之皆在雲中其日州中馬坊廐敦門皆報云長虹入州
翌日李堅問於自然方驗之紫極宮亦報虹入遠近共見
八月九日十日十一日群仙日來傳金母勑速令披髮四
十日金母嘗自來所降使或言姓崔名[illegible]將一板闊二尺
長五尺其上有九色毎群仙欲至墻壁間悉熒煌似鏡群
僊亦各自有几案隨從自然毎披髮則黃雲繚繞其身又
有七人黃衣戴冠侍於左右自八月十九日已後日誦黃

庭經十徧誦時有二童子侍立册一遍即抄錄至十遍童子一人便將向上界去九月一日群仙又至將桃一枝大如斗半赤半黃半紅雲鄉里甚足此果割一臠食余則待者卻收九月五日金母又至持三道符令呑之不令着水服之覺身心殊勝金母云更一來則不來矣又指旁側一仙云此即汝同類也十五日平明一傔使至不言姓名將三道符傳金母勑盡令服之又將桃六臠令食食三臠又將去其使至暮方還十月十一日入靜室之際有仙人來召即乘麒麟昇天將天衣來迎自然所着衣留在繩牀上卻回着舊衣置天衣於鶴背將去云去時乘騎回時乘鶴也十九日盧仙使來自辰至未方去每天使降時鸞鶴千萬衆仙畢集位高者乘鸞次乘麒麟次乘龍鸞鶴每翅各

大丈餘近有大鳥下長安鸞之大小幾欲相類但毛彩異耳言下長安者名曰天雀亦曰神雀每降則國家當有大福二十五日滿身毛髮孔中出血沾漬衣裳皆作通帔山水横紋就溪洗濯轉更分明向日看似金色手觸之如金聲二十六日二十七日東嶽夫人併來勸令沐浴兼用香湯不得令有乳頭香又云天上自有神非鬼神之神上界無削髮之人若得道後悉皆戴冠功德則一凡齋食切忌嘗之尤宜潔淨器皿亦爾上天諸神每齋即降而視之深惡不精潔不唯無福亦當獲罪李堅常與夫人于几上誦經先讀外篇次讀內篇內即魏夫人傳中本也大都精思講讀者得福麁行者招罪立驗自然絕粒凡一十三年晝夜寐兩膝上忽有印形小於人間官印四壖若有古篆六

字粲如白玉今年正月其印移在兩膝內並膝則兩印相合分毫無差又有神力日行二千里或至千里人莫知之冥夜深室纖微無不洞鑒又不衣綿纊寒不近火暑不搖扇人間吉凶善惡無不知者性嚴重深密事不出口雖父母亦不得知以李堅崇尚至道稍稍言及云天上亦欲遣世間奉道人知之俾其尊明道教又言凡禮尊像四拜為重三拜為輕又居金泉道場每靜坐則群鹿必至又云凡人能清淨一室焚香誦黃庭道德經或一徧或七徧全勝布施修齋凡誦經在精心不在徧數多事之人中路而退所損尤多不如元不會者慎之慎之人命至重多殺人則損年夭壽來往之報求無休止矣又每行常聞天樂皆先唱步虛詞多止三首第一篇第五篇第八篇步虛訖即奏

樂先撫雲璈雲璈形圓似鏡有絃凡傳道法必須至信之人魏夫人傳中切約不許傳教但令祕密亦恐乖於折中夫藥力只可益壽若昇天駕景全在修道服藥修道事頗不同服栢便可絕粒若山谷難求側栢只尋常栢葉但不近丘墓便可服之石上者尤好曝乾者難將息旋採旋食尚有津潤易清益人大都栢葉茯苓枸杞胡麻俱能常年久視可試驗修道要山林靜居不宜俯近村柵若城郭不可以其葷腥靈仙不降與道背矣煉藥飲水宜用泉水尤惡井水仍須遠家及血屬慮有恩情忽起即非修持之行凡食米體重食麥體輕辟穀入山須依衆方除三虫伏尸凡服氣先調氣次閉氣出入不由口鼻令滿身自由則生死不能侵矣是年九月霖雨甚自然自金泉往南山省程

君凌晨到山衣履不濕詰之云旦離金泉耳程君甚異之十一月九日詣州與李堅别云中旬的去矣亦不更入靜室二十日辰時於金泉道場白日昇天士女數千人咸共瞻仰祖母周氏母胥氏妹自柔弟子李生聞其訣别之語曰勤修至道須臾五色雲遮亘一川天樂異香散漫彌久所着衣冠簪帔一十事脫留小繩牀上結繫如傳刺史李堅表聞詔褒美之李堅述金泉道場碑立本末爲傳云天上有白玉堂老君居之殿壁上高列真仙之名如人間壁記時有朱書注其下云降世爲帝王或爲宰輔者又自然當昇天時有堂內東壁上書記五十二字云寄語主人及諸眷屬但當全身莫生悲苦自可勤修功德併諸善心修立福田清齋念道百劫之後冀有善緣早會清原之鄉即與相見其書迹存焉 出集仙録

盧眉娘

唐永貞年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年十四歲眉娘生眉如線且長故有是名本北祖帝師之裔自大定中流落嶺表後漢盧景裕景祚景宣景融兄弟四人皆爲皇王之師因號帝師眉娘幼而惠悟工巧無比能于一尺綃上繡法華經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點畫分明細如毛髮其品題章句無不具矣更善作飛仙蓋以絲一鉤分爲三段染成五色結爲金蓋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像而執幢捧節童子亦不啻千數其蓋闊一丈秤無三兩煎靈香膏傅之則堅硬不斷唐順宗皇帝嘉其工謂之神姑因令止于宮中每日止飲酒二三合至元和中憲宗嘉其聰惠而又奇巧遂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眉娘不願在禁中遂度爲道士放歸南海仍賜號曰逍遙及後神遷香氣滿堂弟子將葬舉棺覺輕即徹其蓋惟見之舊履而已後人見往往乘紫雲遊於海上羅浮處士李象先作羅浮逍遙傳而象先之名無聞故不爲時人傳焉 出杜陽編

太平廣記卷第六十六

崔少玄　妙女　吳清妻

崔少玄

崔少玄者唐汾州刺史崔恭之小女也其母夢神人衣綃衣駕紅龍持紫函受於碧雲之際乃孕十四月而生少玄既生而異香襲人端麗殊絕紺髮覆目耳瑞及顧右手有文曰盧自列妻後十八年歸于盧陲陲小字自列歲餘陲從事閩中道過建溪遠望武夷山忽見碧雲自東峯來中有神人翠冠緋裳告陲曰玉華君來乎陲怪其言曰誰為玉華君曰君妻即玉華君也因是反告之妻曰扶桑夫人紫霄元君果來迎我事已明矣難復隱諱遂整衣出見神人對語久之然夫人之音陲莫能辨逡巡揖而退陲拜而問之曰少玄雖胎育之人非陰騭所積昔居無欲天為玉皇左侍書謚曰玉華君主下界二十六洞學道之流每至秋分日即持簿書來訪志道之士嘗貶落所犯為與同宮四人退居靜室嗟嘆其事恍惚如有欲想太上責之謫居人世為君之妻二十三年矣又遇紫霄元君已前至此今不復近於君矣至閩中日獨居靜室陲既駭異不敢輒踐其閒往往有女真或二或四衣長綃不作古鬟髻周身光明燿燿如晝來詣其室升堂連榻笑語通夕陲至而看之亦皆天人語言不可明辨試問之曰神僊秘密難復漏泄沉累至重不可不隱陲守其言誠亦常隱諱洎陲罷府恭又解印組得家于洛陽陲以妻之誓亦不敢陳泄於恭後二年謂陲曰少玄之父壽算止于二月十七日某雖神僊

中人生于人世為有撫養之恩若不救之枉其報矣乃請其父曰大人之命將極於二月十七日少玄受劬勞之恩不可不護遂發絳箱取扶桑大帝金書黃庭內景之書致於其父曰大人之壽當數極矣若非此書不可救免今將授父可讀萬遍以延一紀乃令恭沐浴南向而跪少玄當几授以功章寫於青紙封以素函奏之上帝又召南斗注生真君附於上帝須臾有三朱衣人自空而來跪少玄前進脯羞喻酒三爵手持功章而去恭大異之私訊於陲陲諱之經月餘遂命陲語曰玉清真侶將雪予於太上今復召為玉皇左侍書玉華君主化元精氣施布僊品將欲反神還于無形復侍玉皇歸彼玉清君與[illegible]是[illegible]遺于父母之念又以救父之事泄露神僊之術不可久留人世之情畢于此矣陲跪其前嗚呼流涕曰下界蟣虱黷污仙上求淪穢濁不得昇舉乞賜指喻以救沉痼久永不忘其恩少玄曰予留詩一首以遺于子上界天人之書皆雲龍之篆下界見之或損或益亦無會者予當執管記之其詞曰

得之一元　匪受自天　太老之真　無上之僊
光含影藏　形於自然　真安匪求　神之久留
淑美其真　體性剛柔　丹霄碧虛　上聖之儔
百歲之後　空餘墳丘

陲載拜受其辭詢其義理跪請講貫以為指明少玄曰君之於道猶未熟習上僊之韻昭明有時至景申年中遇琅琊先生能達其時與君開釋方見天路未間但當保之言畢而卒九日殯舉棺如空發視之留衣而蛻處室十八

居閩三歸洛二在人間二十三年後陲與恭皆保其詩遇
儒道適達者示之竟不能會至景申年中九疑道士王方
古其先琅琊人也遊華嶽迴道次于陜郊時陲亦客于其
郡因詩酒夜話論及神僊之事時會中皆貴道尚德各徵
其異殿中侍御史郭固左拾遺齊推右司馬韋宗卿王建
皆與崔恭有舊因審少玄之事於陲陲出涕泣恨其妻所
留之詩絕無會者方古請其辭吟詠須臾即得其旨數曰
太無之化金華大僊亦有傳於後學哉時坐客皆聽其辭
句句解釋流如貫珠凡數千言方盡其義因命陲執筆書
書先生之辭目曰少玄玄珠心鏡好道之士家多藏之出少
玄本傳

妙女

唐貞元元年五月宣州旌德縣崔氏婢名妙女年可十三
四夕汲庭中忽見一僧以錫杖連擊三下驚怖而倒便口
心痛須臾迷亂針灸莫能知數日稍間而吐痢不息及瘥
不復食食輒嘔吐唯餌蜀葵花及鹽茶既而清瘦爽徹顏
色鮮華方說初昏迷之際見一人引乘白雲至一處宮殿
甚嚴悉如釋門西方部其中天僊多是妙女之族言本是
提頭賴吒天王小女爲魔天門間事故謫墮人世已兩生
矣賴吒王姓韋名寬弟大號上尊夫人姓李號善倫東王
公是其季父名括第八妙女自稱小娘子父與姻族同遊
世間尋索今於此方得見前所見僧打腰上欲女吐瀉滅
中穢惡俗氣然後得昇天天上居處華盛各有姻戚及奴
婢與人間不殊所使奴名群角婢名金霄偏□之鳳樓其前
生有一子名遙見並依然相識昨來之日於金橋上與兄
別賦詩惟記兩句曰手攀橋柱立滴淚天河滿時自吟詠
悲不自勝如此五六日病臥敘先世事一日忽言上尊及
阿母并諸天僊及僕隸等悉來慕謝即託靈而言曰小女
愚昧落在人間久蒙存卹相媿無極其家初甚驚懼良久
乃相與問答僊者悉憑之敘言又曰暫借小女子之宅與
世人言語其上尊語即是丈夫聲氣善倫阿母語即是婦
人聲各變其語如此或來或往日月漸久談諧戲謔一如
平人每來即香氣滿室有時酒氣有時蓮花香氣後妙女
本狀如故忽一日妙女吟唱是時晴朗空中忽有片雲如
席徘徊其上俄而雲中有笙聲聲調清鏘舉家仰聽感動
精神妙女呼大郎復唱其聲轉厲妙女謳歌神色自若音

韻奇妙清暢不可言又曲名桑柳條又言阿母適在雲中
如此竟日方散旬時忽言家中二人欲有腫疾吾代其患
之數日後妙女果背上脇下各染一腫並大如杯楚痛異
常經日其主母見此痛苦令求免之妙女遂冥冥如臥忽
語令添香於鐘樓上呼天僊懺念其聲清亮悉與西方相
應如此移時醒悟腫消須臾平復後有一婢卒染病甚困
妙女曰我爲爾白大郎請兵救女即如睡狀須臾却醒言
兵已到急令灑掃添香淨室遂起支分兵馬匹配幾人於
某處檢校幾人於病人身上束縛邪鬼其婢即瘥如故言
見兵馬形像如壁畫神王頭上著胡帽子悉金鈿也其家
小女子見良久乃滅大將軍姓許名光小將曰陳萬每呼
之驅使部位甚多來往如風雨聲更旬時忽言織女欲嫁

須往看之又睡醒而說婚嫁禮一如人間言女名垂陵子嫁薛氏事多不備紀其家常令妙女繡忽言令要暫去請婢鳳樓代繡如此竟日便作鳳樓姿容精神時異繡作巧妙疾倍常時而不與人言語時時俛首笑久之言却迴卽復本態無鳳樓狀也言大郎欲與僧伽和尚來看娘子郎掃室添香煎茶待之須臾遂至傳語問訊妙女忽笑曰大郎何爲與上人相攜此時舉家俱聞牀上踏蹴聲甚厲良久乃去有時言向西方飲去廻遂吐酒竟日醉臥一夕言將娘子一蒐小娘子一蒐遊看去便與善倫友言笑是夕娘子等並夢向一處與衆人遊樂妙女至天明便問娘子夢中事一一皆同如此月餘絕食忽一日悲咽而言大郎阿母喚某歸甚悽愴苦曰久在世間戀慕娘子不忍捨去

如此數日涕泣又言不合與世人往來汝意須住如之奈何便向空中辭別詞頗鄭重從此漸無言語告娘子曰某相戀不去既在人間還須飲食但與某一紅衫子着及海藥如言與之遂漸飲食雖時說未來事皆無應其有繁細不能具錄其家紀事狀盡如此不知其婢後復如何 出通幽記

吳清妻

唐元和十二年虢州湖城小里正吳清妻楊氏號監真居天儒鄉車谷村因頭疾乃不食自春及夏每靜坐入定皆數日村鄰等就看二度見得藥共二十一丸以水下玉液漿兩椀令煎茶飲四月十五日夜更焚香端坐忽不見十七日縣令自焚香祝請其夜四更牛驢驚見墻上棘中衫子遂巡牛星上見楊氏裸坐衣服在前肌肉極冷扶至院與村舍焚香經聲至辰時方醒稱十四日午時見仙鶴語云洗頭十五日沐浴五更有女冠二人并龍駕五色雲來乃乘鶴去到儒方臺見道士云華山有同行伴五人煎茶湯相待汴州姓呂名德真金州姓張名仙真益州姓馬名辨真宋州姓王名信真又到海東山頭樹木多處及叶番界山上五人皆相隨却至仙方臺見仙骨有尊師云此楊家三代仙骨令禮拜却請歸云有父在年老遂還有一女冠爽鶴送來云得受仙詩一首又詩四首書于後云道啓真心覺斷淸天教絕粒應精誠雲外仙歌笙管合花間風引步虛聲其二曰[illegible]君隱處當一星蓮花山頭飯黃精仙人掌上經其三曰飛鳥莫到人莫攀一隱十年不下山袖中短書誰爲達華山道士賣藥還

其四曰日落焚香坐醒壇庭花露濕漸更闌淨水仙童調玉液春宵羽客化金丹其五曰攝念精思引彩霞焚香虛室對烟花道合雲霄遊紫府湛然真境瑤皇家 出逸史

太平廣記卷第六十七

郭翰　楊敬眞　封陟

郭翰

太原郭翰少簡貴有清標姿度美秀善談論工草隸早孤獨處當盛暑乘月臥庭中時有清風稍聞香氣漸濃翰甚怪之仰視空中見有人冉冉而下直至翰前乃一少女也明艷絕代光彩溢目衣玄綃之衣曳霜羅之帔戴翠翹鳳凰之冠躡瓊文九章之履侍女二人皆有殊色感蕩心神翰整衣巾下牀拜謁曰不意尊靈迥降願垂德音女微笑曰吾天上織女也久無主對而佳期阻曠幽態盈懷上帝賜命遊人間仰慕清風願託神契翰曰非敢望也益深所感女爲敕侍婢淨掃室中張霜霧丹縠之幃施水晶玉華

之簟轉會風之扇宛若清秋乃攜手升堂解衣共臥其襯體輕紅綃衣似小香囊氣盈一室有同心龍腦之枕覆雙縷鴛文之衾柔肌膩體深情密態妍艷無匹欲曉辭去而粉如故爲試拭之乃本質也翰送出戶凌雲而去自後夜夜皆來情好轉切翰戲之曰牽郎何在那敢獨行對曰陰陽變化關渠何事且河漢隔絕無可復知縱復知之不足爲慮因撫翰心前曰世人不明瞻矚耳翰又曰卿已託靈辰象辰象之門可得聞乎對曰人間觀之只見是星其中自有宮室居處群僊皆遊觀焉萬物之精各有象在天成形在地下人之變必形於上也吾今觀之皆了了自識因爲翰指列宿分位盡詳紀度時人不悟者翰遂洞知之後將至七夕忽不復來經數夕方至翰問曰相見樂乎笑而對曰天上那比人間正以感運當爾非有他故也君無相忘問曰卿來何遲答曰人中五日彼一夕也又爲翰致天廚悉非世物徐視其衣並無縫翰問之謂翰曰天衣本非針線爲也每去輒以衣服自隨經一年忽於一夕顏色悽惻涕流交下執翰手曰帝命有程便可永訣遂嗚咽不自勝翰驚惋曰尚餘幾日在對曰只今夕耳遂悲泣徹曉不眠及旦撫抱爲別以七寶枕一留贈言明年某日當有書相問翰答以玉環一雙便履空而去迴顧招手良久方滅翰思之成疾未嘗暫忘明年至期果使前者侍女將書函致翰遂開封以青縑爲紙鉛丹爲字言詞清麗情意重疊書末有詩二首詩曰河漢雖云闊三秋尚有期情人終已矣良會更何時又曰朱閣臨清漢瓊宮御紫房佳期情在

此只是斷人腸翰以香牋答書意甚慊切并有酬贈詩二首詩曰人世將天上由來不可期誰知一迴顧交作兩相思又曰贈枕猶香澤啼衣尚淚痕玉顏霄漢裏空有往來魂自此而絕是年太史奏織女星無光翰思不已凡人間麗色不復措意復以繼嗣大義須婚強娶程氏女所不稱意復以無嗣遂成反目翰後官至侍御史而卒出靈怪集

楊敬眞

楊敬眞號州閿鄉縣長壽鄉天僊村田家女也年十八嫁同村王清其夫家貧力田楊氏婦道甚謹夫族目之勤力新婦性沉靜不好戲笑有暇必灑掃靜室閉門閑居雖隣婦狎之終不相往來生三男一女年二十四歲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夜告其夫曰妾神識頗不安惡聞人言當

於靜室寧之君宜與兒女暫居異室夫許之楊氏遂沐浴著新衣焚香閉戶而坐及明訝其起遲開門視之衣服委地牀上若蟬蛻然身已去矣但覺異香滿室其夫驚以告其父母共嘆之數人來曰昨夜方半有天樂從西而來似若雲中下於君家奏樂久之稍稍上去合村皆聽之君家聞否而異香酷烈徧數十里村吏以告縣令李邯遣吏民遠近尋逐皆無蹤跡因令不動其衣閉其戶以棘環之冀其或來也至十八日夜五更村人復聞雲中仙樂異香從東來復下王氏宅作樂久之而去王氏亦無聞者及明來視其門棘封如故房中彷髴若有人聲遽走告縣令李邯親率僧道官吏共開其門則婦宛在牀矣但覺面目光芒有非常之色邯問曰向何所去今何所來對曰昨十五日夜初有

仙騎來曰夫人當上仙雲鶴即到宜靜室以伺之至三更有仙樂綵仗霓旌絳節鸞鶴紛紜五雲來降入於房中報者曰前夫人准籍合仙仙師使使者來迎將會於西岳於是彩童二人捧玉箱箱中有奇服非綺非羅製若道人之衣珍華香潔不可名狀遂衣之畢樂作三闋青衣引白鶴曰宜乘此初尚懼其危試乘之穩不可言飛起而五雲捧出綵仗前引至於華山雲臺峯峯上有盤石已有四女先在彼焉一人云姓馬宋州人一人姓徐幽州人一人姓郭荆州人一人姓夏青州人皆其夜成仙同會於此旁一小仙曰並捨虛幻得證真仙今當定名宜有真字於是馬曰信真徐曰湛真郭曰修真夏曰守真其時五雲參差徧覆崖谷妙樂羅列間作於前五人相慶曰同生濁界並是凡

身一旦脩然遂與塵隔今夕何夕歡會於斯宜各賦詩以道其意信真詩曰幾劫澄煩慮思今身僅成誓將雲外隱不向世間存湛真詩曰綽約離塵世從容上太清雲衣無綻日鶴駕沒遙程修真詩曰華嶽無三尺東瀛僅一杯入雲騎綵鳳歌舞上蓬萊守真詩曰共作雲山侶俱辭世界塵靜思前日事拋卻幾年身敬真亦詩曰人世徒紛擾其生似夢華誰言今夕裏俛首視雲霞既而雕盤珍果名不可知妙樂鏗鏘動崖谷俄而執節者曰宜往蓬萊謁大仙伯方真曰大仙伯為誰曰茅君也妓樂鸞鶴復前引東去倏然間已到蓬萊其宮皆金銀花木樓殿皆非人間之製作大仙伯居金闕玉堂中侍衛甚嚴見五真喜曰來何晚耶欲以玉盃賜以金簡鳳文之衣玉華之冠配居蓬萊

華院四人者出敬真獨前曰王父年高無人侍養請回侍其殘年王父去世然後從命誠不忍得樂而忘王父也推仙伯哀之仙伯曰汝村一千年方出一仙人汝當其會無自墜其道因敕四真送至其家故得還也邯問昔何修習曰村婦何以知但性本虛靜閑即凝神而坐不復俗慮得入胸中耳此性也[illegible]學也又問要去可否曰本無道術何以能去雲鶴來迎即去不來亦無術可召於是遂謝絕其夫服黃冠邯以狀聞州州聞廉使時崔從按察陝輔延之舍於陝州紫極宮請王父於別室人不得升其階惟廉使從事及夫人得之瞻拜者才及階而已亦不得升廉使以聞唐憲宗召見舍於內殿試道而無以對罷之今在陝州終歲不食

食時唱果實或飲酒一二三盃絶無所食但容色轉芳嫩耳
出續玄怪錄

封陟

寶曆中有封陟孝廉者居于少室貌態潔朗性頗貞端志在典墳僻于林藪探義而星歸腐草閱經而月墜窗兀兀孜孜俾夜作晝無非搜索隱奥未嘗暫縱揭時日也書堂之畔景像可窺泉石清寒桂蘭雅淡戲猱每竊其庭果唳鶴頻棲於澗松虛籟時吟纖埃晝闃烟鎖篁壘之峯節露滋躑躅之紅葩薜荔衣垣苔草毯砌時夜將午忽飄異香酷烈漸布於庭際俄有輜軿自空而降畫輪軋軋直凑簷楹見一仙姝侍從華麗玉珮敲磬羅裾曳雲體欺皓雪之容光臉奪芙蕖之豔冶正容斂衽而揖陟曰某籍本上

仙謫居下界或遊人間五岳或止海面三峯月到瑤階愁莫聽其鳳管虫吟粉壁恨不寐於鴛衾燕浪語而徘徊鸎虛歌而縹緲寶瑟休泛虬觥懶斟紅杏豔枝激含嚬於綺殿碧桃芳萼引凝睇於瓊樓既厭曉妝漸融春思伏見郎君坤儀瀞潔襟量端明學聚流螢文含隱豹所以慕其眞朴愛以孤標特謁光容願持箕箒又不知郎君雅旨如何陟攝衣朗燭正色而坐言曰某家本貞廉性唯孤介貪古人之糟粕究前聖之指歸編柳苦辛燃粕幽暗布被糲食燒蒿茹藜但自固窮終不斯濫必不敢當神仙降顧斷意如此幸早迴車姝曰某乍造門墻未申懇迫輒有詩一章奉留後七日更來詩曰謫居蓬島別瑤池春媚烟花有所思爲愛君心能潔白願操箕帚奉屛幃陟覽之若不聞雲軿既去窗戶遺芳然陟心中不可轉也後七日夜姝又至騎從如前時麗容潔服艶媚巧言入白陟曰某以業緣遽縈魔障刻起蓬山瀛島繡帳錦宮恨起紅茵愁生翠被難窺舞蝶於芳草每妬流鶯於綺叢靡不雙飛俱能對跱自矜孤寢轉憎空闈秋却銀釭但疑眸於片月春尋瓊圃空杼思於殘花所以激切前時布露丹懇幸垂采納無阻精誠又不知郎君意竟如何陟又正色而言曰某身居山藪志已顓蒙不識鉛華豈知女色幸垂速去無相見尤姝曰願不貯其深疑幸望容其陋質輒更有詩一章後七日復來詩曰弄玉有夫皆得道劉剛兼室盡登仙君能仔細窺朝露須逐雲車拜洞天陟覽又不迴意後七日夜姝又至態柔容冶靚衣明眸又言曰逝波難駐西日易頹花木不

停薤露非久輕漚之水只得逡巡微燭當風莫過瞬息虛爭意氣能得幾時恃頑韶顏須臾槁木所以君誇容鬢尚未凋零固止綺羅貪窮典籍及其衰老何以任持我有還丹頗能駐命許其依托必寫襟懷能遣君壽例三松瞳方兩目仙山靈府任意追遊莫種槿花使朝晨而騁艷休敲石火尚昏黑而流光陟乃怒目而言曰我居書齋不欺暗室下惠爲証叔子爲師是何妖精苦相凌逼心如鐵石無更多言儻若遲迴必當窘辱侍衛諫曰小娘子迴車此木偶人不足與語況窮薄當爲下鬼豈神仙配偶耶姝長吁曰我所以懇懇者爲是青牛道士之苗裔况此時一失又須曠居六百年不是細事於戲此子大是忍人又留詩曰蕭郎不顧鳳樓人雲澁迴車淚臉新愁想蓬瀛歸去路難

竅舊苑碧桃春輼輬出戶珠翠響空泠泠簫笙杳杳雲露然陟意不易後三年陟染疾而終爲太山所追束以大鎖使者驅之欲至幽府忽遇神僊騎從清道甚嚴使者躬身於路左曰上元夫人遊太山耳俄有仙騎召使者與囚俱來陟至彼仰窺乃昔日求偶僊姝也但左右彈指悲嗟仙姝遂索追狀曰不能於此人無情遂索大筆判曰封陟往雖執迷操惟堅守實由朴戇難責風情宜更延一紀左右令陟跪謝使者遂解去鐵鎖曰仙官已釋則幽府無敢追攝使者却引歸良久蘇息後追悔昔日之事慟哭自咎而已 出傳奇

太平廣記卷第六十九　女僊十四

玉蘂院女僊　馬士良　張雲容

韋蒙妻　慈恩塔院女僊

玉蘂院女僊

長安安業唐昌觀舊有玉蘂花其花每發若瓊林瑤樹唐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綠繡衣垂雙髻無簪珥之飾容色婉娩迥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小僕皆丱髻黃衫端麗無比既而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數十步外觀者疑出自宮掖莫敢逼而視之佇立良久令女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顧謂黃衫者曰曩有玉峯之期自此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烟飛鶴唳景物煇煥舉轡百餘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空方悟神僊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餘時嚴休復元稹劉禹錫白居易俱作玉蘂院真人降詩嚴休復詩曰

終日齋心禱玉宸魂銷眼冷未逢真不如一樹瓊瑤蘂笑對藏花洞裏人又曰香車潛下玉龜山塵世何由覩蕣顏惟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綴綠雲鬟元稹詩云

弄玉潛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未有諸人覺只是嚴郎自得知劉禹錫詩云

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時迴首驚怪人間日易斜又曰雪蘂瓊葩滿院春羽林輕步不生塵君王簾下徒相問長伴吹簫別有人白居易詩云

瀛女偷乘鳳下時洞中暫歇弄瓊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

瑣僊郎可得知出談錄

馬士良

唐元和初萬年縣有馬士良者犯事時進士王爽為京尹執法嚴酷欲殺之士良乃亡命入南山至炭谷湫岸潛於大柳樹下纔曉見五色雲下一僊女于水濱有金槌玉板連扣數下青蓮湧出每葉旋開僊女取擘三四枚食之乃乘雲去士良見金槌玉板尚在躍下扣之少頃復出士良盡食之十數枚頃覺身輕即能飛舉遂捫蘿尋向者五色雲所俄見大殿崇宮食蓮女子與群仙處于中覩之大驚趨下以其竹杖連擊墜於洪崖澗邊澗水清澈因憊熟睡及覺見雙鬟小女磬乃謂曰君盜靈藥奉命來取君命士良大懼俯伏求救解之答曰此應難免唯有神液可以救

君君當以我為妻遂去遽然持一小碧甌內有飯白色士良盡食復寢須臾起雙鬟曰藥已成矣以示之七顆光瑩如空青色士良喜歡看其腹有似紅線處乃刀痕也女以藥摩之隨手不見戒曰但自修學慎勿語人儻漏泄腹瘡必裂遂同住於湫側又曰我谷神之女也守護上仙靈藥故得救君耳至會昌初往往人見於炭谷湫捕魚不復投一帖子必隨所須而得矣出逸史

張雲容

薛昭者唐元和末為平陸尉以氣義自負常慕郭代公李北海之為人因夜直宿因有為母復仇殺人者與金而逸之故縣聞于廉使廉使奏之坐謫為民于海東敕下之日不問家產但荷銀鐺而去有客田山叟者或云數百歲矣

素與昭洽乃賫酒攔道而飲餞之謂昭曰君義士也脫人之禍而自當之真荊聶之儔也吾請從子昭不許固請乃許之至三鄉夜山叟脫衣貰酒大醉屏左右謂昭曰可遁矣與之携手出東郊贈藥一粒曰非唯去疾兼能絕穀又約曰此去但遇道北有林藪繁翳處可且暫匿不獨逃難當獲美姝昭辭行過蘭昌宮古木修竹四合其所昭踰垣而入追者但東西奔走莫能知蹤矣昭潛于古殿之西間及夜風清月皎見階前有三美女笑語而至揖讓于花茵以犀杯酌酒而進之居首女子酹之曰吉利吉利好人相逢惡人相避其次曰良宵宴會雖有好人豈易逢耶昭居窗隙間聞之又誌田生之言遂跳出曰適聞夫人云好人豈易逢耶昭雖不才願備好人之數三女愕然良久曰

君是何人而匿於此昭具以實對乃設座於茵之南昭詢其姓字長曰雲容張氏次曰鳳臺蕭氏次曰蘭翹劉氏飲將酣蘭翹命骰子謂二女曰今夕佳賓相會須有匹偶請擲骰子遇采强者得薦枕席乃遍擲雲容采勝翹遂命薛郎近雲容姊坐又持雙杯而獻曰真所謂合巹矣昭拜謝之遂問夫人何許人何以至此容曰某乃開元中楊貴妃之侍兒也妃甚愛惜常令獨舞霓裳於繡嶺宮妃贈我詩曰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裊裊秋煙裏輕雲嶺上乍搖風嫩柳池邊初拂水詩成明皇吟詠久之亦有繼和但不記耳遂賜雙金扼臂因此寵幸愈於群輩此時多遇帝與申天師談道予獨與貴妃得窺聽亦數侍天師茶藥頗獲天師憫之因間處叩頭乞藥師云吾不惜但汝無分不久處

世如何我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天師乃與絳雪丹一粒曰
汝但服之雖死不壞但能大其棺廣其穴含以真玉疎而
有風使鬼不蕩空魄不沉寂有物拘制陶出陰陽後百年
得遇生人交精之氣或再生便爲地仙耳我沒蘭昌之時
具以白貴妃貴妃恤之命中貴人陳玄造受其事送終之
器皆得如約今已百年矣仙師之兆莫非今宵良會乎此
乃宿分非偶然耳昭因詰申天師之貌乃田山叟之魁梧
也昭大驚曰山叟即天師明矣不然何以委曲使予符籙
日之事哉又問蘭鳳二子容曰亦當時宮人有容者爲九
仙媛所忌毒而死之葬吾穴側與之交游非一朝一夕耳
鳳臺請擊席而歌送昭容酒歌曰臉花不綻幾含幽今夕
陽春獨換秋我守孤燈無白日寒雲隴上更添愁蘭和

曰幽谷啼鶯整羽翰犀沉玉冷自長歎月華不忍扃泉戶
露滴松枝一夜寒雲容和曰韶光不見分成塵曾餌金丹
忽有神不意薛生攜舊律獨開幽谷一枝春昭亦和曰誤
入宮垣漏網人月華靜洗玉階塵自疑飛到蓬萊頂瓊艷
三枝半夜春詩畢旋聞雞鳴三人曰可歸室矣昭持其衣
超然而去初覺門戶至微及經闕亦無所妨蘭鳳亦告辭
而他往矣但燈燭熒熒侍婢凝立帳幄綺繡如貴戚家焉
遂同寢處昭甚慰喜如此數夕但不知昏旦容曰吾體已
蘇矣但衣服破故更得新衣則可起矣今有金扼臂君可
持往近縣易衣服昭懼不敢去曰恐爲州邑所執容曰無
憚但將我白綃去有急即蒙首人無能見矣昭然之遂出
三鄉貨之市其衣服夜至穴則容已迎門而笑引入曰但
啓櫬當自起矣昭如其言果見容體已生及回顧帷帳但
一大穴多冥器服玩金玉唯取寶器而出遂與容同歸金
陵幽棲至今見在容貌不衰豈非俱餌天師之靈藥耳申
師名元也（出傳記）

韋蒙妻

韋蒙妻許氏居東京胡善里自云許氏世有神仙皆上爲
高真受天帝重任性潔淨耽詩禮二經事舅姑以孝聞蒙
爲尚書郎早夭許舅姑亦亡唯一女年十二歲甚聰慧已
能記易及詩忽無疾而卒許甚憐之不忍遠葬殯于堂側
居數月聞女於殯宮中語許與侍婢總笄發棺視之已生
矣言初卒之狀云忽見二青衣童子可年十二三持一紅
幡來庭中呼某名曰韋小真天上召汝于是引之昇天可

半日到天上見宮闕崇麗天人皆錦繡毛羽五色之衣金
冠玉珮亦多玉童玉女皆珠玉五色之衣花木如琉璃寶
玉之形風動有聲如樂曲鏗鏘和雅既到宮中見韓君司
命曰汝九世祖有功於國有惠及人近已擢爲地下主者
即遷地仙之品汝母心於至道合陟仙階即令延汝于丹
陵之闕汝祖考三世皆已生天矣遂使二童送歸毋便可
齋沐太乙使者即當至矣許常持妙真經往往感致異香
及殊常光色衆共異之已十餘年矣及小真歸後三日果
有仙樂之聲下其庭中許與小真總笄一時昇天有龍虎
兵騎三十餘人導從而去乃長慶元年辛丑歲也（出仙傳拾遺）

慈恩塔院女仙

唐太和二年長安城南韋曲慈恩寺塔院月夕忽見一美

婦人從三四青衣來遶佛塔言笑甚有風味回顧侍婢曰白院主借筆硯來乃於北廊柱上題詩曰黃子陂頭好月明忘却華筵到曉行烟收山低翠黛橫折得荷花贈遠生題訖院主執燭將視之悉變爲白鶴冲天而去書迹至今尚存 出河東記

太平廣記卷第六十九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　女僊十五

許飛瓊　裴玄靜　戚玄符
徐僊姑　緱僊姑　王氏女
薛玄同　戚逍遙　茶姥
張建章　周寶

許飛瓊

唐開成初進士許瀍遊河中忽得大病不知人事親友數人環坐守之至三日蹶然而起取筆大書於壁曰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唯有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書畢復寐及明日又驚起取筆改其第二句曰天風飛下步虛聲書訖兀然如醉不復寐矣良久漸言曰昨夢到瑤臺有僊女三百餘人皆處大屋內一人云是許飛瓊遣賦詩及成又令改曰不欲世間人知有我也既畢甚被賞歎令諸僊皆和曰君終至此且歸若有人導引者遂得回耳 出逸史

裴玄靜

裴玄靜緱氏縣令昇之女鄠縣尉李言妻也幼而聰慧母敎以詩書皆誦之不忘及笄以婦功容自飾而好道請于父母置一靜室披戴父母亦好道許之日以香火瞻禮道像女使侍之必逐於外獨居別有女伴言笑父母看之復不見人詰之不言潔思閑淡雖骨肉常見亦執禮曾無慢容及年二十父母欲歸於李言聞之固不可唯願入道以求度世父母抑之曰女生有歸是禮婦時不可失禮不可虧儻入道不果是無所歸也南嶽魏夫人亦從人育嗣後

爲上儒遂適李言婦禮甚備未一月告于李言以素修道神人不許爲君妻請絶之李言亦慕道從而許焉乃獨居靜室焚修夜中聞言笑聲李言稍疑未之敢驚潛伺隙窺之見光明滿室異香芬馥有二女子年十七八鳳髻霓衣姿態婉麗侍女數人皆雲髻綃服綽約在側玄靜與二女子言談李言異之而退及旦問於玄靜答曰有之此崑崙仙侶相省上仙已知君窺以術止之而君未覺更來慎勿窺也恐君爲仙官所責然玄靜與君宿緣甚薄非久在人間之道念君後嗣未立候上儒來當爲言之後一夕有天女降李言之室經年復降送一兒與李言此君之子也玄靜卽當去矣後三日有五雲盤旋仙女奏樂白鳳載玄靜昇天向西北而去時大中八年八月十八日在溫縣供道村李氏別業 出續仙傳

戚玄符

戚玄符者冀州民妻也三歲得疾而卒父母號慟方甚有道士過其門曰此可救也抱出示之曰此必爲神儒適是氣壓耳衣帶中解黑符以救之良久遂活父母致謝道士曰我北嶽眞君也此女可名玄符後得昇天之道言訖不見遂以爲名及爲民妻而舅姑嚴酷侍奉益謹常謂諸女曰我得人身生中國尚爲女子此亦所闕也父母早喪唯舅姑爲尊耳雖被箠楚亦無所怨夜有神仙降之授以靈藥不知其所修何道大中十年丙子八月十日昇天 出墉城集仙錄

徐儒姑

徐儒姑者北齊僕射徐之才女也不知其師已數百歲狀貌常如二十四五歲耳善禁呪之術獨遊海內名山勝境無不周徧多宿巖麓林窟之中亦寓止僧院忽爲豪僧十輩微詞所嘲姑罵之群僧激怒欲以力制詞色愈悖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棄家雲水不避蛟龍虎狼豈懼汝鼠輩乎卽解衣而臥遽徹其燭僧喜以爲得志遲明姑理策出山諸僧一夕皆僵立尸坐若被拘縛口噤不能言姑去數里僧乃如故來往江表吳人見之四十餘年顏色如舊其行若飛所至之處人畏敬若神明矣無敢戲侮者咸通初謂剡縣白鶴觀道士陶貴雲曰我先君仕北齊以方術聞名陰功及物今亦得道故我爲福所及亦延年長生耳以此推之卽之才女也 出墉城集仙錄

緱儒姑

緱儒姑長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於魏夫人儒壇精修香火十餘年孑然無侶壇側多虎遊者須結隊執兵而入姑隱其間曾無怖畏數年後有一青鳥形如鳩鵲紅頂長尾飛來所居自語云我南嶽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獨棲窮林命我爲伴他日又言西王母姓緱乃姑之祖也聞姑修道勤至將有眞官降而授道但時未至耳宜勉於修勵也每有人遊山必青鳥先言其姓字又曰河南緱氏乃王母修道之故山也又一日青鳥飛來曰今夕有暴客無害勿以爲怖也其夕果有十餘僧來毀魏夫人儒壇乃一大石方可丈餘其下空浮寄他石之上每一人推之則搖動人多則屹然而震是夕群僧持火挺刃

將害僧姑入其室姑在牀上而僧不見僧既出門即摧壞
僧壇轟然有聲山震谷裂謂已顛墜矣而終不能動僧相
率奔走及明有遠村子者六十僧中九僧爲虎所食其一
不共推故免歲餘有鳥語姑遷居他所因徙居湖南鳥亦
隨之而往人未嘗會其語鄭畧自承旨學士左遷梧州師
事於姑姑謂畧曰此後四海多難人間不可久居吾將隱
九疑矣一日遂去出墉城集仙錄

王氏女

王氏女者徽之姪也父隨兄入關徽之時在翰林王氏與
所生母劉及嫡母裴寓居常州義興縣湖洑渚桂巖山與
洞靈觀相近王氏自幼不食酒肉攻詞翰善琴好無爲清
靜之道及長誓志不嫁常持大洞三十九章道德章句戶

室之中時有異香氣父母敬異之一日小疾果與劉於洞
靈觀修齋所醮足日稍愈亦同詣洞靈佛像前焚香祈祝
及曉歸坐於門右片石之上題絕句曰翫水登山無足時
諸僧頻下聽吟詩此心不戀居人世唯見大邊雙鶴飛此
夕奄然而終及明有二鶴棲於庭樹有僊樂盈室覺有異
香遠近驚異共奔看之鄰人以是白於湖洑鎮吏許驗鶴
已飛去因以所報若裴及劉焚香告之曰汝若得道却爲
降鶴以雪隣人勿使其濫獲罪也良久雙鶴降于庭旬日
又降塟於桂巖之下棺輕但聞香氣異常發棺視之止衣
舃而已今以桂巖所居爲道室即乾符元年也出墉城集仙錄

薛玄同

薛氏者河中少尹馮徽妻也自號玄同適馮徽二十年乃
言素志稱疾獨處焚香誦黃庭經日二三遍又十三年夜
有青衣玉女二人降其室將至有光如月照其庭廡香風
颯然時秋初殘暑方甚而清涼虛爽飄若洞中二女告曰
紫虛元君主領南方下校文籍命諸真大仙於六合之內
名山大川有志道者必降而教之玄同善功地司累奏簡
在紫虛之府況聞女子立志君尤嘉之即日將親降於此
如此凡五夕皆焚香嚴盛以候元君咸通十五年七月十
四日元君與侍女群真二十七人降于其室玄同拜迎于
門元君憩坐良久示以黃庭澄神存修之旨賜九華丹一
粒使八年後吞之當還玉女飈車迎汝於嵩嶽矣言訖散
去玄同自是宴心靜神往往不食雖真仙降眄光景燭空
靈風異香雲璈鈞樂奏於其室馮徽亦不知也常復畏笑

及黃巢犯闕馮與玄同寓晉陵中和元年十月舟行至瀆
口欲抵別墅忽見河濱有朱紫官吏及戈甲武士立而序
列若迎候狀所在寇盜舟人見之驚愕不進玄同曰無懼
也即移舟及之官吏皆拜玄同曰未也猶在春中但去無
速也遂各散去同舟者莫測之明年二月玄同沐浴餌紫
虛所賜之丹二仙女亦密降其室十四日稱疾而卒有仙
鶴二十六隻翔集庭宇形質柔緩狀若生人額中有白光
一點良久化爲紫氣沐浴之際玄髮重生立長數寸十五
日夜雲彩滿空忽聞雷電棺蓋飛在庭中失尸所在空衣
而已異香群鶴浹旬不休時僖宗在蜀浙西節度使周寶
表其事詔付史官出墉城集仙錄

戚逍遥

戚逍遥冀州南宮人也父以教授自資逍遥十餘歲好道清淡不為兒戲父母亦好道常行陰德父以女誡授逍遥逍遥曰此常人之事耳遂取老子仙經誦之年二十餘適同邑蒯瀆舅姑酷責之以蠶農怠惰而逍遥旦夕以齋潔修行為事殊不以生計在心蒯瀆亦屢責之逍遥白舅姑請返於父母及父母家亦逼迫終以不能為塵俗事願獨居小室修道以資舅姑蒯瀆及舅姑俱疑乃棄之於室而逍遥但以香水為資絕食靜想自歌曰笑看滄海欲成塵王母花前別衆真千歲却歸天上去一心珍重世間人蒯氏及鄰里悉以為妖夜聞室內有人語聲及曉見逍遥獨坐亦不驚又三日晨起舉家聞屋烈聲如雷但見所服衣履在室內仰視半天有雲霧鸞鶴復有仙樂香輧彩仗羅

列逍遥與仙衆俱在雲中歷歷聞分別言語蒯瀆馳報逍遥父母到猶見之郭邑之人咸奔觀望無不驚歎 出續仙傳

茶姥

廣陵茶姥者不知姓氏鄉里常如七十歲人而輕健有力耳聰目明髮鬢滋黑耆舊相傳云晉元南渡後見之數百年顏狀不改每旦將一器茶賣於市市人爭買自旦至暮而器中茶常如新熟未嘗減少吏繫之於獄姥持所賣茶器自牖中飛去 出墉城集仙錄

張建章

張建章為幽州行軍司馬尤好經史聚書至萬卷所居有書樓但以披閱清淨為事曾賫府帥命往渤海遇風波泊舟忽有青衣泛一葉舟而至謂建章曰奉大仙命請大夫建章應之至一大島見樓臺巋然中有女仙處之侍翼甚盛器食皆建章故鄉之常味也食畢告退女仙謂建章曰子不欺暗室所謂君子也勿患風濤之苦吾令此青衣往來導之及還風波寂然往來皆無所懼及廻至西岸經太宗征遼碑半沒水中建章以帛裹而摸而讀之不失一字其篤學如此薊門之人皆能說之 出北夢瑣言

周寶

周寶為浙西節度使治城隍至鶴林門得古冢棺槨將廢發之有一女子面如生鉛粉衣服皆不敗掌役者以告寶親視之或曰此當時是甞餌靈藥待時而發發則解化之期矣寶即命改葬之具車輿聲樂以送寶與僚屬登城望之行數里有紫雲覆輛車之上衆咸見一女子出自車中

坐于紫雲冉冉而上久之乃沒開棺則空矣 出稽神錄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一　　道術一

趙高　董仲君　葛玄

竇玄德

趙高

秦王子嬰常寢於望夷宮夜夢有人身長十丈鬢髮絕偉納玉舄而乘丹車駕朱馬至宮門云欲見秦王嬰閽者許進焉子嬰乃與之言謂嬰曰予是天使也從沙丘來天下將亂當有欲誅暴者翌日乃起子嬰既疑趙高因囚高於咸陽獄納高於井中七日不死更以鑊煮之亦七日不沸戮之子嬰問獄吏曰高其神乎獄吏曰初囚高之時見高懷有一青丸大如雀卵時方士說云趙高先世受韓衆丹法受此丹者冬日坐於冰夏日卧於爐上不覺寒熱也及高戮子嬰棄尸於九達之路泣送者千家咸見一青雀從高屍中出直飛入雲九轉之驗信于是乎（出王子年拾遺記）

董仲君

漢武帝嬖李夫人及夫人死後帝欲見之乃詔董仲君與之語曰朕思李氏其可得見乎仲君曰可遠見而不可同於帷席帝曰一見足矣可致之仲君曰黑河之北有對野之都也出潛英之石其色青質輕如毛羽寒盛則石溫夏盛則石冷刻之爲人像神語不與真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此石人能傳譯人語有聲無氣故知神異也帝曰此石可得乎仲君曰願得樓船百艘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者皆使明於道術賫不死之藥乃至闇海經十年而還昔之去人或升雲不歸或托形假死獲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卽令工人依先圖刻作李夫人形俄而成置于輕紗幕中婉若生時帝大悅問仲君曰可得近乎仲君曰譬如中宵忽夢而晝可得親近乎此石毒特宜近望不可迫也勿輕萬乘之尊惑此精魅也帝乃從其諫見夫人畢仲君使人舂此石人爲九段不復思夢乃築夢靈臺時祀之（出王子年拾遺記）

葛玄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經未及合作常服餌术尤長於治病鬼魅皆見形或遣或殺能絕穀連年不饑能積薪烈火而坐其上薪盡而衣冠不灼飲酒一斛便入深泉澗中卧酒解乃出身不濡濕玄備覽五經又好談論好事少年數十人從玄游學嘗船行見器中藏書札符數十枚因問此符之驗能爲何事可得見否玄曰符亦何所爲乎卽取一符投江中逆流而上曰何如客曰異矣又取一符投江中停立不動須臾下符上上符下三符合一處玄乃取之又江邊有一洗衣女玄謂諸少年曰吾爲卿等走此女何如客曰善乃投一符于水中女便驚走數里許不止玄曰可以使止矣復以一符投水中女卽止還人問女何怖而走荅曰吾自不知何故也玄嘗過主人主人病祭祀道精　人使玄飲酒精人言語不遜玄大怒曰奸鬼敢爾敕五伯曳精人縛柱鞭脊卽見如有人牽精人出者至庭抱柱解衣投地但聞鞭聲血出流离精人故作鬼語乞命玄曰赦汝死罪汝能令主人病愈否精人曰能玄曰與汝三日期病者不愈當治汝精人乃見放玄嘗行過

廟此神常使往來之人未至百步乃下騎乘中有大樹數十株上有衆鳥莫敢犯之玄乘車過不下須臾有大風迴逐玄車塵埃漫天從者皆辟易玄乃大怒曰小邪敢爾即舉手止風風便止玄還以符投廟中樹上鳥皆墮地而死後數日廟樹盛夏皆枯尋廟屋火起焚燒悉盡玄見賣魚者在水邊玄謂魚主曰欲煩此魚至河伯處可乎魚人曰魚已死矣何能爲玄曰無苦也乃以魚與玄玄以丹書紙納魚腹擲魚水中俄頃魚還躍上岸吐墨書青色如大葉而飛去玄常有賓後來者出迎之坐上又有一玄與客語迎送亦然時天寒玄謂客曰貧居不能人人得爐火請作火共使得煖玄因張口吐氣赫然火出須臾滿屋客盡得如在日中亦不甚熱諸書生請玄作可以戲者玄時患熱

方仰臥使人以粉粉身未及結衣答曰熱甚不能起作戲玄因徐徐以腹揩屋棟數十過還復牀上及下冉冉如雲氣腹粉着屋棟連日猶在玄方與客對食食畢漱口口中飯盡成大蜂數百頭飛行作聲良久張口羣蜂還飛入口中玄嚼之故是飯也玄手拍牀蝦蟆及諸蟲飛鳥燕雀魚鼈之屬使之舞皆應絃節如人玄止之即止玄冬中能爲客設生瓜夏致水雪又能取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玄徐徐以器於上呼錢出於是一一飛從井中出悉入器中玄爲客致酒無人傳杯杯自至人前或飲不盡杯亦不去晝流水即爲逆流十丈許于時有一道士頗能治病從中國來欺人言我數百歲玄知其誑後會衆坐玄謂所親曰欲知此公年否所親曰善忽有人從天上下舉座矚目良久

集地着朱衣進賢冠入至此道士前曰天帝詔問公之定年幾許而欺誑百姓道士大怖下牀長跪答曰無狀實年七十三玄因撫手大笑忽然失朱衣所在道士大慙遂不知所之吳大帝請玄相見欲加榮位玄不聽求去不得以客待之常共遊宴坐上見道間人民請雨帝曰百姓請雨安可得乎玄曰易得耳即便書符著社中一時之間天地晦冥大雨流注中庭平地水尺餘帝曰水寧可使有魚乎玄曰可復書符水中須臾有大魚百許頭亦各長一二尺走水中帝曰可食乎玄曰可遂使取治之乃眞魚也常從帝行舟遇大風百官船無大小多濡沒玄船亦淪失所在帝歎曰葛公有道亦不能免此乎乃登四望山使人船鉤船沒已經宿忽見玄從水上來既至尚有酒色謝帝曰昨

因侍從而伍子胥見彊牽過卒不得捨去煩勞至尊暴露水次玄每行卒逢所親要于道間樹下折草刺樹以杯器盛之汁流如泉杯滿即止飲之皆如好酒又取土石草木以下酒入口皆是鹿脯其所刺樹以杯承之杯至即汁出杯滿即止他人取之終不爲出也或有請玄玄意不欲往主人強之不得已隨去行數百步玄腹痛止而臥地須臾死舉頭頭斷舉四肢四肢斷更臭爛蟲生不可復近請之者遽走告玄家更見玄故在堂上此人亦不敢言之走還向玄死處已失玄尸所在與人俱行能令去地三四尺仍並而步又玄游會稽有賈人從中國過神廟廟神使主簿教語賈人曰欲附一封書與葛公可爲致之主簿因以函書擲賈人船頭如釘着不可取及達會稽即以報玄玄自

取之即得語弟子張大吉曰吾為天子所逼留不遑作大藥今當尸解八月十三日日中當發至期玄衣冠入室卧而氣絕其色不變弟子燒香守之三日夜半忽大風起發屋折木聲如雷炬滅良久風止忽失玄所在但見委衣床上帶無解者旦問隣家隣家人言了無大風風止止一宅籬落樹木皆敗折也（出神仙傳）

竇玄德

竇玄德河南人也貞觀中任都水使者皆年五十七奉使江西發路上船有一人附載竇公每食命恒留附載者如是數日欲至揚州附載辭去公問曰何速答曰某是司命使者因竇都水往揚州司命遣某追之公曰都水即是某也何不早言答曰某雖追公公命合終于此地此行未至不可漏泄可以隨公至此在路蒙公余食常愧于懷意望免公此難以報長者深惠公曰可禳否答曰頗聞道士王知遠乎公曰聞之使者曰今見居揚州府幽冥間事甚機密辛勿泄之但某在船日恒頼公賜食懷愧甚深今不極公遂成孫德王尊師行業幽顯衆共尊敬其所施為人天欽尚與人章醮有厄難者天曹皆救公可屈節咨請得度斯難明晚當奉報滅否公既奉敕初到揚州長史已下諸官皆來迎公未論事但問官僚見王尊師乎于時諸官莫測其意催遣迎之須臾王尊師至屏左右具陳情事師曰比內修行正法至于祭醮之業皆所不為公銜命既重勉勵為作法之效驗未敢懸知于是命侍童寫章登壇拜奏明晚使者來報公曰不免矣公又求哀甚切使者曰事已如此更令奏之明晚當報仍買好白紙作錢於淨處咨白天曹吏使即燒却若不燒還不得用不爾曹司稽留行更得罪公然之又白師師甚不悅公曰惟命是遵願垂拯濟師哀之又奏明晚使者來還報云不免公苦問其故初不肯言後俛首答曰道家章奏猶人間上章表耳前上之章有字失體大上之章復草書仍乞二字表奏人主猶須整肅況天尊大道其可忽諸所上之章咸被棄擲既不聞徹有何濟乎公又重使令其請託兼具以事白師師甚悅云審留乎此寫疑章未得奏緣妄而已如公所言驗若是乎乃七壇上取所奏之章見字誤書草一如公言師云今奏之章貧道自寫再三合格如法奏之明旦使者報公云事已諧矣師曰此更延十二年公謂親表曰比見道家法未嘗信之今蒙濟拔其驗如茲從今以往請終身事之便就濟都觀尹尊師受法籙舉家奉道春秋六十九而卒（出玄門靈妙記）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二　道術二

張山人　王旻　陸生
輔神通　孫甑生　葉靜能
袁隱居　騾鞭客　許君
杜巫

張山人

唐曹王貶衡州時有張山人技術之士王常出獵因得羣鹿十餘頭圍已合計必擒獲無何失之不知其處召山人問之山人曰此是術者所隱遂索水以刀湯禁之少頃於水中見一道士長纔及寸負囊拄杖敝敝而行衆人視之無不見者山人乃取布針就水中刺道士左足遂見跛足而行即告曰此人易追止十餘里遂命走向北逐之十餘里果見道士跛足而行與水中見者狀貌同遂以王命邀之道士笑而來山人曰不可責怒但以禮求請之道士至王問鹿何在曰鹿在矣向見諸鹿無故即死故哀之所以禁隱亦不敢放今在山側耳王遣左右視之諸鹿隱於小坡而不動王問其患足之由曰行數里忽患之王召山人與之相視乃舊識焉其足尋亦平復乃赴郴州連山觀侯生即從容遣之未暮有一客過郴州寄宿此觀縛馬於觀門糞汙頗甚觀主見而責之客大怒詬罵道士而去未十日客忽遇張山人山人謂曰君方有大厄蓋有所犯耶客即說前日與道士爭罵之由山人曰此異人也為君致禍却速往辭謝之不然不可脫也此為震厄君今夕所至當截一栢木長與身齊致所臥處以衣衾蓋之身別處一屋

以栗木作釘子七枚釘地依北斗狀仍建辰位身居第二星下伏當免矣客大驚登時却廻求得栢木來郴州宿于山館如言設法半夜忽大風雨雷電震于前屋須臾電光直入所止客伏於星下不敢動電入屋數四如有搜獲之狀不得而止比明前視栢木已為粉矣客益懼奔謝觀主哀求生命久而方解謂客曰人不可輕也毒蛇之輩尚能害人豈合無狀相仵乎今已捨子矣客首罪而去遂求張山人厚報之也（出原化記）

王旻

太和先生王旻得道者也常遊名山五岳貌如三十餘人其父亦道成有姑亦得道道高於父旻常言姑年七百歲矣有人知其姑者常在衡岳或往來天台羅浮貌如童嬰其行比陳夏姬唯以房中術致不死所在夫婿甚衆天寶初有薦旻者詔徵之至則于內道場安置學通內外長於佛教帝與貴妃楊氏旦夕禮謁拜於牀下訪以道術旻隨事教之然大約在于修身儉約慈心為本以帝不好釋典旻每以釋教引之廣陳報應以開其志帝亦雅信之旻雖長于服餌而常飲酒不止其飲必小爵移晷乃盡一杯而與人言談隨機應對亦神者也人退皆得所未得其服餌隨四時變改或食鯽魚每飯稻米然不過多至葱韭葷辛之物鹹酢非養生者未嘗食也好勸人食蘆菔根葉云久食功多力甚養生之物也人有傳世世見之而貌皆如故蓋及千歲矣在京多年天寶六年南岳道者李遐周恐其戀京不出乃宜言曰吾將為帝師授以秘籙帝因令所在

求之七年冬而遐周至與旻相見請曰王生戀世樂不能出耶可以行矣于是勸旻令出旻乃請于高密牢山合煉玄宗許之因改牢山爲輔唐山許旻居之旻嘗言張果天仙也在人間三千年矣姜撫地仙也壽九十三矣撫好敎生命以折己壽是仙家所忌此人終不能白日昇天矣出紀聞

陸生

唐開元中有吳人陸生貢明經舉在京貧無僕從常早欲試自駕其驢驢忽驚躍斷韁而走生追之出啓夏門直至終南山下見一徑登山甚熟此驢直上生隨之上五六里至一處甚平曠有人家門庭整肅生窺之見茅齋前有蒲萄架其驢繫在樹下生遂叩門良久見一老人開門延生

入顏色甚異頗修敬焉遂命生曰坐生求驢而歸主人曰郎君上爲驢乎得至此幸會也某故取驢以召君君且少留當自悟矣又延客入宅見華堂邃宇林亭池沼蓋仙境也留一宿饋以珍味飲酒歡樂聲技皆仙者生心自驚駭未測其故明日將辭主人曰此實洞府以君有道吾是以相召指左右童隷數人曰此人本皆城市屠沽皆吾所教道成者能興雲致雨坐在立亡浮游世間人不能識君當處此而壽與天地長久豈若人間浮榮蟲菌之輩子願之乎生拜謝曰敬授教老人曰授學師資之禮合獻一女度君無因而得今授君一術求之遂令取一青竹度如人長授之曰君持此入城城中朝官五品已上三品以下家人見之投竹于彼而取其女來但心存吾約無慮也然愼勿入權貴家力或能相制伏生遂持杖入城生不知公卿第宅已入數家皆無女而人亦無見其形者悞入戶部王侍郎宅復入閣正見一女臨鏡晨粧生投杖於牀攜女而去比下階顧見竹已化作女形殭臥在牀一家驚呼云小娘子卒亡生將女去會侍郎下朝旹權要謁請盈街宅門重邃不得出隱於中門側王聞女亡入宅省視左右奔走不絕須臾公卿以下皆至門矣旹葉天師在朝奔遣邀屈生隱於戶下半日矣少頃葉天師至診視之曰此非鬼魅乃道術者爲之爾遂取水噴呪死女立變爲竹又曰此亦不遠搜尚在遂持刀禁呪遶宅尋索果於門側得生生旣被擒遂被枷鎖捶拷訊其妖狀生遂述其本情就南山同取老人遂令錮項領從人至山下往旹小徑都已無矣所司

益以爲幻妄將領生歸生向山慟哭曰老人豈殺我耶擧頭望見一徑見老人杖策而下至山足府吏即欲前逼老人以杖畫地遂成一水闊丈餘生叩頭哀求老人曰吾去日語汝勿入權貴家故違我命患自掇也然亦不可不救領從人驚視之次老人取水一口噀之黑霧數里白晝如暝人不相見食頃而散已失陸生所在而枷鎖委地山上小徑與水皆不見矣出原化記

輔神通

道士輔神通者家在蜀州幼而孤貧恒爲人牧牛以自給神通牧所恒見一道士往來因爾致敬相識數載道士謂神通曰能爲弟子否荅曰甚快乃引神通入水中謂通曰我入之旹汝宜隨之無憚爲也旣入使至其居所屋宇嚴

潔有藥囊丹竈牀下悉大還丹遂使神通看火兼教黃白之術經三年神通已年二十余思憶人間會道士不在乃盜還丹別貯一處道士歸問其丹何在神通便推不見道士嘆息曰吾欲授汝道要汝今若是曷足授我雖備解諸法然無益長生也引至他道逐去便出神通其悅崎嶇洞穴以藥自資七十餘日方至人間其後厭世事追思道士開其往來在蜀州開元觀遂請配度隷名于是其後聞道士至往候後輒云已出如是數十度終不得見神通私以金百斤與房中奴令道士來可馳報奴得金後頻來報更不得見蜀州刺史奏神通曉黃白玄宗試之皆驗每先以土鍋煮水銀隨帝所請以少藥投之應手而變帝求得其術會祿山之亂乃止出廣異記

孫甑生

唐天寶中有孫甑生者深於道術玄宗召至京師甑生善轢石累卵折草爲人馬乘之東西馳走太真妃特樂其術數召入宮試之及祿山之亂不知所之出皇明雜錄

葉靜能

唐汝陽王好飲終日不亂客有至者莫不留連旦夕旹術士葉靜能常過焉王彊之酒不可曰某有一生徒酒量可爲王飲客矣然雖侏儒亦有過人者明日使謁王王試與之言也明日有投刺曰道士常持蒲王引入長二尺既坐談胚渾至道次三皇五帝歷代興亡天旹人事經傳子史歷歷如指諸掌焉王呟口不能對既而以王意未洽更咨話淺近諧戲之事王則憮然謂曰觀師風度亦常飲酒乎持蒲曰唯所命耳王卽令左右行酒已數巡持蒲曰此不足爲飲也請移大器中與王自挹而飲之量止則已不亦樂乎王又如其言命醇酎數石置大斛中以巨觥取而飲之王飲中醺然而持蒲固不擾風韻轉高良久忽謂王曰某止此一杯醉矣王曰觀師量殊未可足請更進之持蒲曰王不知度量有限乎何必見疆乃復盡一杯忽倒視之則一大酒榼受五斗焉出河東記

袁隱居

貞元中有袁隱居者家於湘楚間善陰陽占訣歌一百二十章旹故相國李公吉甫自尚書郎謫官東南一日隱居來謁公公久聞其名卽延與語公命算己之祿仕隱居曰公之祿真將相也公之壽九十三矣李公曰吾之先未嘗有及七十者吾何敢望九十三乎隱居曰運算舉數乃九十三耳其後李公果相憲宗皇帝節制淮南再入相而薨年五十六旹元和九年十月三日也校其年月日亦符九十三之數豈非懸解之妙乎隱居著陰陽占訣歌李公序其首出宣室志

騾鞭客

茅山黃尊師法籙甚高於茅山側修起天尊殿講說教化日有數千人旹講筵初合忽有一人排闥叫呼相貌麤黑言辭鄙陋腰插騾鞭如隨商客騾伕者罵曰道士汝正熟睡邪聚衆作何物不向深山學修道還敢謾語邪黃尊師不測下講筵遜詞衆人悉懼不敢牴牾良久詞色稍和曰豈不是修一殿卻用幾錢曰要五千貫曰盡撒破甑釜及

雜鐵來約八九百斤掘地爲爐以火銷之探懷中取葫蘆瀉出兩丸藥以物攪之少頃去火已成上銀曰此合得萬餘貫修觀計用有餘攪則所穫無多但罷之黄生與徒弟皆相謝問其所欲笑出門去不知所之後十餘年黄生奉詔赴京忽於長街西見捧驟鞭者肩一幞子隨騎驢老人行全無茅山氣色黄生欲趨揖乃搖手指乘驢者復連叩頭黄生但遥植禮而已老人髮白如絲顔若十四五女子也（出逸史）

許君

仙人許君居世之昔嘗因修觀功用既畢欲刻石記之因得古碑文字刓缺不可復識因刻去舊文刊勒新記自是恍惚不安暇日徐步庭砌聞空中言曰許君許君速詣水官求救不然即有不測之禁許愕然異之又聞其事杳不復答乃焚香虔祀願示求救之由良久復語曰所刻碑舊文雖已磨没而此皆爲文之人見詣水官相訟云奪我之名顯已之名由此水官將有執對之命速宜求之許君乃詐得舊文立石刊紀一夕夢神人相謝再顯名氏無以相報請作水陸大醮普告山水萬靈得三官舉名可以証道許君依教修之遂成道果自此水陸醮法傳於人間（出杜錄異記）

杜巫

杜巫尚書年少未達時曾於長白山遇道士貽丹一丸即令服訖不欲食容色悦懌輕健無疾後任商州刺史自以既登太守班位已崇而不食恐驚於衆于是欲去其丹遇客無不問其法歲餘有道士至甚年少巫詢之道士教以食猪肉仍吃血巫從之食吃道士命淨羅須臾巫吐痰涎至多有一塊物如栗道士取之甚堅固道士剖之若新膠之未乾者丹在中道士取以洗之置於手中其色綠瑩巫曰將來吾自收之暮年服也道士不與曰長白吾師曰杜巫悔服吾丹今願出之汝可教之收藥歸也今我奉師之命欲去其神物今既去矣而又擬留至耄年縱收得亦不能用也自宜息心遂吞之而去巫後五十餘年𤼵虛燒藥竟不成（出玄怪錄）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二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三　　道術三

周賢者　王常　葉虛中

鄭君　程逸人　李處士

駱玄素　趙操　崔玄亮

周賢者

唐則天朝相國裴炎第四弟爲虢州司戶虢州有周賢者居深山不詳其所自與司戶善謂曰公兄爲相甚善然不出三年當身戮家破宗族皆誅可不懼乎司戶具悉其行事知非常人也乃涕泣而請救賢者曰事猶未萌有得脫理急至都以吾言告兄求取黃金五十鎰將來吾於弘農山中爲作章醮可以移禍殃矣司戶於是取急還都謂兄河東侯炎炎爲人睦親於友悌甚至每兄弟自遠來則同臥談笑踰旬日不歸內寢爲司戶夜中以周賢語告

之且求其金炎不信神鬼至於邪俗鎮厭常呵怒之聞弟言大怒曰汝何不知大方而隨俗幻惑此愚輩何解而欲以金與之且世間巫覡好託鬼神取人財物吾見之常切齒今汝何故忽有此言靜而思之深令人恨司戶泣曰周賢者識非俗幻每見發言未嘗不中兄爲宰相家計溫足何惜少金不令轉災爲祥也炎滋怒不應司戶知兄志不可奪惆悵辭歸弘農時河東侯初立則天爲皇后專朝擅權自謂有泰山之安故不信周言而卻怒恨及歲餘天皇崩天后漸親朝政忌害大臣嫌隙屢構乃思周賢者語即令人至弘農召司戶至都炎餽具黃金令求賢者於弘農諸山中盡不得尋至南陽襄陽江陵山中乃得之告以兄言賢者因與還弘農謂司戶曰往年禍害未成故可壇場致請今災祥已搆不久滅門何求之有且吾前月中至洛見裴令被戮繫其首於右足下事已如此且無免勢君勿更言且吾與司戶相知日久不可令君與兄同禍可求百兩金與君一房章醮請帝可以得免若言裴令終無益也司戶即市金與賢者入弘農山中設壇場奏章請命法事畢乃藏金於山中謂司戶曰君一房免禍矣然急去官移家襄陽司戶即遷家襄陽月餘而染風疾十月而裴令下獄極刑兄弟子姪皆從而司戶風疾在襄州有司奏請誅之天后曰既染風疾死在旦夕不須問此一房特宜免死由是得免初河東侯遇害之夕而犬咬其首曳焉及明守者求得之因以髮繫其首於右足下竟如初言出紀聞

王常

王常者洛陽人負氣尚義見人不平必手刃之見人飢寒至於解衣推食略無難色至德二年常於終南山遊遇風雨宿於中山夜將半雨晴雲飛月朗風恬常慨然四望而歎曰我欲平天下亂無一人之柄以佐我無尺土之封以資我我欲救天下之飢寒而又衣食亦不自充天地神祇福善故不足信言訖有一神人自空而下謂常曰爾何此言常按劍沉吟良久乃對曰我言者平生之志也是何神聖降臨此間神人曰我有術黃金可成水銀可死點不足平禍亂亦可少濟人之飢寒爾能授術於我以救世人飢寒乎常曰我聞此術是神仙之術空有其名未之見也況載籍之內備叙秦皇漢武好此道終無成但爲千載之譏

詔神人曰秦皇漢武帝王也帝王處救人之位自有救人之術而不行反求神仙之術則非爾無救人之位欲救天下之人罔可行此術常曰黃金成水銀死眞有之乎神人曰勿疑有之哉夫黃金生於山石其始也是山石之精而千年爲水銀水銀受太陰之氣固流蕩而不凝定微遇純陽之氣合則化黃金於倏忽也今君以水銀欲化成黃金必須在山即化不在山即不化但遇純陰之石氣合即化也我有書君受之勿疑常乃再拜神人神人於袖中取一卷書授常常跪受訖神人戒之曰讀此書盡了黃白之道異日當却付一人勿輕授勿終秘勿授之以貴人勿授之以道流僧徒彼皆少有救人之術勿授之以不義之輩彼必不以飢寒爲念黃金成濟人之外勿奢逸珍重我術珍重我言如不然天奪爾算常又再拜曰神人令授我聖術固終身無忘也但乞示我是何神聖使我知大惠之處神仙曰我山神也昔有道人藏此書於我山今遇爾義烈之人是以付爾言訖而滅常得此書讀之遂成其術爾後多遊歷天下以黃金賑濟乏絕（出奇事記）

葉虛中

唐貞元初丹陽令王瓊三年調集皆黜落甚悒憤乃齎宿于茅山道士葉虛中求奏章以問吉凶虛中年九十餘彊爲奏之其章隨香煙飛上縹緲不見食頃復墮地有朱書批其末云受金二百兩折祿三年枉殺二人死後處分後一年瓊果得暴疾終（出博異志）

鄭君

唐貞元末鄭君知鹽鐵信州院常有頑夫不察所從來每於人吏處恐脇茶酒鄭君擒至笞脊方庭燒鑹次計銀數萬兩杖訖叟去色返揚揚叫曰且看此物得成否果竟不變鄭君怒枷送鹽鐵使江西李公公即捧殺之旬日又至復於爐處言曰看吏得成就否亦如前鄭公令捉倒先折脚笞死沃以豕血埋獄中明旦攊撥復自門來至使等驚異皆迎接曰我本與汝作戲鑹但重錬無慮也乃去鄭君視於搓所悉已無矣銀並成就從不復見矣（出逸史）

程逸人

上黨有程逸人者有符術劉悟爲澤潞節度臨沼縣民蕭季平家甚富忽一日無疾暴卒逸人嘗受平厚惠聞其死即馳往視之語其子云爾父未當死蓋爲山神所召治之尚可活于是朱書一符向空擲之僅食頃季平果蘇其子問父向安適乎季平曰我今日方起忽見一綠衣人云霍山神召我由是與使者俱行約五十餘里適遇丈夫朱衣仗劒怒目從空而至謂我曰程斬邪召汝汝可即去於是綠衣者馳走若有懼朱衣人牽我復偕來有頃忽覺醒然其家驚異因質問逸人曰所謂程斬邪者誰邪逸人曰吾學於師氏歸氏龍虎斬邪符籙因解所佩籙囊以示之人方信其不誣逸人後遊閩越竟不知所在（出宣室志）

李處士

李文公翺自文昌宮出刺合淝郡公性褊直方正未嘗信巫覡之事郡客李處士者自云能通神人之言事頗中合郡肅敬如事神明公下車旬月乃投刺候謁禮容甚倨

公謂曰仲尼大聖也而云未知生焉知死子能賢於宣文邪生曰不然獨不見阮生著無鬼論精辨宏贍人不能屈果至見鬼乎且公骨肉間旦夕當有遘疾沉困者苟畧安酖毒則已成五常粗備請以七情執忍視溺而不援哉公愈怒立命械繫之矣俄背疽明日內潰果不食昏瞑百刻不滲適召醫藥曾無少瘳女十人既笄未嫁環牀呱呱而泣自歸咎於文公之桎梏李生也公以死央義重息裔情牽不得已解縲絏而祈叩之則曰若手翰一文俟夜當祈之宜留墨篆同焚當可脫免仍誡曰愼勿箋易鉛槧他無所須矣公竟受教即自草祝語潔手書之公性褊且疑數紙皆誤不能奕紛則又再書炬灺更深疲於毫硯竟意一幅繕札稍嚴而官位之中竟箋一字既逾時刻遂并符以焚焚畢呻吟頓減合室相慶黎明李生候謁公深德之生曰禍則見免猶謂遲遲誡公無得漏略何爲復注一字公曰無之生曰視詞在斯因探懷以出示則昨夕所爐之文也公驚愕慚赧避席而拜酬之厚幣竟無所取旬日告別不知所往疾亦漸間（出唐闕史）

駱玄素

趙州昭慶民駱玄素者爲小吏得罪於縣令遂逃逝而去令怒分捕甚急遂匿身山谷中忽遇老翁衣褐衣貌狀凡陋策杖立于長松之下召玄素訊之曰爾安得至此耶玄素對得罪於縣令逃至此幸翁見容翁引玄素入深山僅行十餘里至一巖穴見二茅齋東西相向前臨積水珍木奇花羅列左右有侍童一人年甚少總角衣短褐白衣緯帶革舄居于西齋其東齋有藥竈命玄素候火老翁自稱東眞君命玄素以東眞呼之東眞以藥十餘粒令玄素餌之且曰可以治飢矣自是玄素絕粒僅歲餘授符術及吸氣之法盡得其妙一日又謂玄素曰子可歸矣既而送玄素至縣南數十里執手而別自此以符術行里中常有孕婦過期不產玄素以符一道令餌之其夕即產於兒手中得所吞之符其他神效不可具述其後玄素犯法刺史杖殺之凡月餘其尸如生曾無委壞之色蓋餌靈藥所致於是里人收瘞之時寶曆元年夏月也（出宣室志）

趙操

趙操者唐相國憬之孽子也姓疎狂不愼相國屢加戡戒終莫改悔有過懼罪因盜小吏之驢攜私錢二緡竄於旗

亭下不日錢盡遂南出啓夏門恣意縱驢從其所往俄屆南山漸入深遠榛焉一徑非畜乘所歷操即繫驢山木躋攀獨往行可二十里忽遇人居因即款門既入有二白髮叟謂操曰汝既至可以少留操顧其室內妻妾孤幼不異俗世操端無所執但恣遊山水而甚安焉月餘二叟謂操曰勞汝入都爲吾市山中所要操則應命二叟曰汝所乘驢貨之可得五千汝用此依吾所約買之而還操因曰操大人方爲國相今者入京懼其收維且驢非已畜何容便貨況弊之山門今已一月其存亡不可知也二叟曰第依吾教勿過憂苦操即出山宛見其驢尚在還乘之而馳足力甚壯貨之果得五千因探懷中二叟所示之書惟買水銀耳操即爲交易薄曉而歸終頓遂及二叟之舍二叟即

以雜藥燒煉俄而化為黃金因以此術示之於操自爾半
年二叟徐謂操曰汝可歸寧三年之後當與汝會於茅廬
操願留不獲于是辭訣及家相國薨再宿矣操過小祥則
又入山岐路木石峯巒樹木皆非向之所經也操乃返服
闋因告別昆仲遊於江湖至今無羈於世從學道者甚衆
操終無傳焉出集異記

崔玄亮

唐太和中崔玄亮為湖州牧嘗有僧道閑善藥術崔曾求
之僧曰此術不難求但利於此者必及陰譴可令君侯一
見耳乃遣崔市汞一斤入瓦鍋納一紫丸蓋以方瓦疊炭
埋鍋鞴而焰起謂崔曰只成銀無以取信公宜虔心想一
物則自成矣食頃僧夾鍋於水盆中笑曰公想何物崔因
想我之形僧取以示之若范金焉眉目巾笏悉具之矣此
則神仙之術不可學誣但罕遇其流有自言者皆妄焉耳
出唐年補錄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四　道術四

俞叟　陳季卿　陳生
張定　石旻　唐武宗朝術士

俞叟

尚書王公潛節度荊南時有呂氏子衣敝舉策有飢寒之
色投刺來謁公不為禮甚怏怏因寓于逆旅月餘窮乏益
甚遂鬻所乘驢於荊州市有市門監俞叟者召呂生而語
且問其所由呂生曰吾家于渭北家貧親老無以給旨甘
之養府帥公吾之重表丈也吾不遠而來冀哀吾貧而周
之入謁而公不一顧豈非命也叟曰某雖貧無資食以賙
吾子之急然向者見吾子有飢寒色甚不平今夕為吾子
具食幸宿我宇下生無以辭焉呂生許諾於是延入一室
湫隘卑陋摧簷壞垣無牀榻茵褥致敝席於地與呂生坐
語久命食以陶器進脫粟飯而已食訖夜既深謂呂生曰
吾早年好道常隱居四明山從道士學却老之術有志未
就自晦迹于此僅十年而荊人未有知者以吾子困于羈
旅得無動于心耶今夕為吾子設一小術以致歸路裹糧
之費不亦可乎呂生雖疑誕妄然甚覺其異叟因取一缶
合于地僅食頃舉而視之見一人長五寸許紫綬金腰帶
俛而拱焉俞叟指曰此乃尚書王公之魂也呂生熟視其
狀貌果類王公心默而異之因戒曰呂乃汝之表姪也家
苦貧無以給旦夕之贍故自渭北不遠而來汝宜厚給館
穀盡親親之道汝何自矜曾不一顧豈人心哉今不罪汝
宜厚貲之無使為留滯之客紫衣僂而揖若受教之狀叟

又曰呂生無僕馬可致一匹一僕隸二百足以遺之紫衣叟僂而揖於是却以垂合於上有頃再啓之已無見矣明旦天將曉叟謂呂生曰子可疾去王公旦夕召子矣及歸逆旅王公果使召之方見且謝曰吾子不遠見訪僻軍府務殷未果一日接言深用爲愧幸吾子察之是月始館呂生驛亭與宴遊累日呂生告去王公贈僕馬及隸二百呂生益奇之然不敢言及歸渭北後數年因與友人數輩會宿語及靈怪始以其事說於人也 出宣室志

陳季卿

陳季卿者家于江南辭家十年舉進士志不能無成歸羈棲輦下鬻書判給衣食常訪僧于青龍寺遇僧他適因息於暖閣中以待僧還有終南山翁亦伺僧歸方擁爐而坐

揖季卿就爐坐久謂季卿曰日已晡矣得無餒乎季卿曰實餒矣僧且不在爲之奈何翁乃於肘後解一小囊出藥方寸匕煎一杯與季卿曰粗可療飢矣季卿啜訖充然暢適飢寒之苦洗然而愈東壁有寰瀛圖季卿乃尋江南路因長歎曰得自渭泛于河遊于洛泳于淮濟于江達于家亦不悔無成而歸翁笑曰此不難致乃命僧童折堦前一竹葉作葉舟置圖中渭水之上曰公但注目於此舟則如公向來所願耳然至家愼勿久留季卿熟視久之稍覺渭水波浪一葉漸大席帆既張恍然若登舟始自渭及河維舟於禪窟蘭若題詩於南楹云霜鐘鳴時夕風急亂鴉又望寒林集此時輟棹悲且吟獨向蓮花一峯立明日次潼關登岸題句於關門東普通院門云度關悲失志萬緒亂心機下坂馬無力掃門塵滿衣計謀多不就心口自相違已作羞歸計遲勝羞不歸自陝東凡所經歷一如前願旬余至家妻子兄弟拜迎于門側有江亭晚望詩題于書齋云立向江亭滿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田園已逐浮雲散鄉里半隨逝水流川上莫逢諸釣叟浦邊難得舊沙鷗不緣齒髮未遲暮吟對遠山堪白頭此夕謂其妻曰吾試期近不可久留即當進棹乃吟一章別其妻云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飲詩成和淚吟離歌棲鳳管別鶴怨瑤琴明夜相思處秋風吹半衾將登舟又留一章別諸兄弟云謀身非不早其奈命來遲舊友皆霄漢此身猶路岐北風微雪後晚景有雲時惆悵清江上區區趁試期一更後復登葉舟泛江而逝兄弟妻屬慟哭於濱謂其鬼物

矣一葉漾漾遵舊途至于渭濱乃賃乘復遊青龍寺宛然見山翁擁褐而坐季卿謝曰歸則歸矣得非夢乎翁笑曰後六十日方自知而日將晚僧尚不至翁去季卿還主人後二月季卿之妻子賫金帛自江南來謂季卿厭世矣故來訪之妻曰某月某日歸是夕作詩於西齋并留別二章始知非夢明年春季卿下第東歸至禪窟及關門蘭若見所題兩篇翰墨尚新後年季卿成名遂絕粒入終南山去 出纂異記

陳生

茅山陳生者休糧服氣所居草堂數間偶至延陵到傭作坊求人負擔藥物却歸山居以價錢多不肯有一夫壯力然神少顏若疑者亦瘡滿身前拜曰去得遂令挈囊而從

行其直多少亦不問也既至因願留採薪都不計其價與陳生約日五束陳曰吾辟穀無飯與飡答曰某是貧窮人何處得食但斸草根飡亦可矣遂每日斫柴十束五束留於房内自燒五束供陳生會山下有衣冠家妻患齒請陳生貨藥其家日求之又令小婢送藥果餅子之類陳生休糧果食亦不食也每至則被傭者接而食之仍笑謂曰明日更送來我當有藥如此者數四一日傭者并送柴十束納陳生處爲兩日用夜後遂扃門燃火攜一小鍋入陳生密窺之見于葫蘆中瀉水銀數合煎之攪如稀餳投一丸藥乃爲金矣傭者挾兩丸以紙褁置懷中餘作一金餅密賣出門去明日日高起求藥者已至乃持丸者付之令患齒者含之一丸未半乃平復矣痛止苐出蟲數十陳生伺

傭者出于房内搜而觀之得書二卷不喻其旨遂藏之傭者至大怒罵陳生生不敢隱却還之曰某今去矣遂出門入水沐浴乃變爲美少年無復瘡疥也拜訖跳入深淵中遂不知所之（出逸史）

張定

張定者廣陵人也童幼入學天寒月曉起早街中無人獨行百餘步有一道士行甚急顧見之立而言曰此可教也因問汝何所好答曰好長命耳道流曰不難致汝有仙骨求道必成且教汝變化之術勿泄於人十年外吾自迎汝因以口訣教之定謹訥小心於家甚孝亦曾私爲此術召鬼神化人物無不能者與父母往連水省親至縣有音樂戲劇衆皆觀之定獨不往父母曰此戲甚盛親表皆去汝何獨不看耶對曰恐尊長要看兒不得去父母欲往定曰此又青州大設可亦看也即提一水瓶可受二斗以來空中無物置於庭中禹步遶三二匝乃傾於庭院内見人無數皆長六七寸官寮將吏士女看人喧闐滿庭即見無比設廳戲場局筵隊仗音樂百戲樓閣車棚無不精審如此宴設一日父母與看之至夕復側瓶於庭人物車馬千羣萬隊邐迤俱入瓶內父母取瓶視之亦復無一物又能自以刀劍剪割手足刳剔五臟分掛四壁良久自復其身晏然無苦每見圖障屏風有人物音樂者以手指之皆能飛走歌舞言笑趨動與眞無異父母問其從何學之曰我師姓藥海陵山神仙也已錫昇天之道約在十年今七年矣辭家入天柱潛山臨去白父母曰若有意念兒自歸來無

深處也如是父母念之即便還家尋復飛去一日謂父母曰十六年後廣陵爲瓦礫矣可移家海州以就福地留丹二粒與父母曰服之百餘年無疾自此不復歸父母服丹神氣輕爽飲食嗜好倍於少壯者遂移居海州乾符中父母猶在（出仙傳拾遺）

石旻

有石旻者不知何許人也浪迹江湖之間有年數矣道術玄妙殆不可測長慶中客于宛陵郡有雷氏子常爲宣城部將一日與友人數輩會飲於郡南別墅旻亦在座其家僮網得一魚長數尺致于舍是日雷生與客俱深醉諸客盡去獨旻宿雷氏別墅時夏暑方甚及明日視其魚已敗爛不可食矣家童將棄之旻謂之曰此魚雖敗吾有良藥

尚可活之安可棄耶雷生笑曰先生妄矣誠有良劑安能活此魚耶曰吾子幸觀之于是衣中出一小囊囊有藥數粒投於敗魚之上僅食頃其魚鮮潤如初俄而搖鬣掀鱗若在洪流中雷生驚異再拜謝曰先生之術可謂神矣某輩麼俗聾瞽望先生高踪若井鮒之與雲禽焉得而為伍乎先是雷生有癥疾積年既而求旻衣中之丹餌欲冀瘳其久苦旻不可且曰吾之丹至清至廉爾曹俗人嗜好無節臟腑之內腥羶委集設使以吾丹餌求置其中則臟腑之氣與藥力相攻若水火之交戰寧有全人乎慎不可食旻又言神仙不難得但塵俗多累若檻猿籠鳥徒有騫翔超騰之心安可致乎會昌中卒于吳郡也出宣室志

唐武宗朝術士

唐武宗皇帝好神仙異術海內道流方士多至輦下趙歸眞探賾玄機以制鉛汞見之者無不竦敬請於禁中築望仙臺高百尺以為驂鸞馭鶴可刻期而往常云飛鍊須得生銀詔使於樂平山收採既而大役工徒所出者皆頑石礦無從而得歸眞乃齋醮數朝以御札致于巖穴俄有老人杖策而至曰山川寶物蓋為有道而出況明主以修眞為念是何感應不臻尊師無復懷憂明日當從請語罷而出莫知所之是夕有聲如雷山礦豁開數十丈銀液坌然而湧與入用之數相符禁中修鍊至多外人少知其術復有金陵人許元長王瓊者善書符幻變近于役使鬼神會昌中召至京國出入宮闈武皇謂之曰吾聞先朝有明崇儼善於符籙常取羅浮柑子以資御果萬里往來止於旬日我師得不違先朝之術比美崇儼乎元長起謝曰臣之受法未臻玄妙若步越山海恐誣聖德但千里之間可不日而至武宗曰東都常進石榴時已熟矣卿是今夕當致十顆元長奉詔而出及旦寢殿始開以金盤貯石榴置于御榻俄有中使進奏亦以所失之數上聞靈驗變通皆此類也王瓊妙於祝物無所不能方冬以藥封桃杏數株一夕繁英盡發芳芬穠豔月餘方謝及武皇厭代歸眞與瓊俱竄逐嶺表唯元長逸去莫知所在出列仙拾遺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五　道術五

楊居士　張士平　馮漸
潘老人　王先生　周生
韓志和　張辭　崔言

楊居士

海南郡有楊居士亡其名以居士自目往往遊南海枝郡常寄食於人亦不知其所止謂人曰我有奇術汝輩庸人固不得而識矣後常至郡會太守好奇者聞居士來甚喜且厚其禮命飲之每宴遊未嘗不首召居士居士亦以此自負一日使酒忤太守太守不能容後又會宴於郡室閱妓樂而居士不得預時有數客亦不在太守召中因謂居士曰先生嘗自負有奇術某向者仰望之不暇一日遇先生於此誠幸矣雖然今聞太守大宴客於郡齋而先生不得預其間即不能設一奇術以動之乎必先生果無奇術耶居士笑曰此末術耳君試觀我我爲君召其妓可以佐酒皆曰願爲之居士因命具酒使諸客環席而坐又命小童閉西廡空室久之乃啓之有三四美人自廡下來裝飾華煥携樂而至居士曰某之術何如諸客人大異之殆不可測乃命列坐奏樂且歌客或訊其術居士但笑而不答時昏晦至夜分居士謂諸妓曰可歸矣于是皆起入西廡下空室中客相目駭歎然尚疑其鬼物妖惑明日有郡中吏曰太守昨夕宴郡閣妓樂列坐無何皆仆地瞬息暴風起飄其樂器而去迨至夜分諸妓方寤樂器亦歸于舊所太守質問衆妓皆云黑無所見竟不窮其由諸客皆大驚

因盡以事對或告於太守太守歎異即謝而遣之不敢留于郡中時開成初也出宣室志

張士平

唐中州刺史張士平中年以來夫婦俱患瞽疾歷求方術不能致遂退居別墅杜門自責唯禱醮星辰以祈神之佑年久家業漸虛精誠不退元和七年壬辰八月十七日有書生詣門請謁家人曰主公夫婦抱疾不接賓客久矣書生曰吾雖書生亦攻醫術聞使君有疾故來此耳家人入白士平士平忻然曰久病不接賓客脫有方藥願垂相救書生曰但一見使君自有良藥士平聞之扶疾相見謂使君曰此疾不假藥餌明日備丁夫十人鍬鍤之屬爲開一井服當自然立愈如其言而備焉書生即選勝地自晨穿井至夕見水士平服疾頓輕及得新水洗目即時明淨平復如初十年之疾一旦豁然夫妻感而謝之厚遺金帛書生曰吾非世間人太白星官也以子抱疾數年不忘於道精心禱醮上感星辰五帝星君使我降受此術以祛重疾答子修奉之心金帛之遺非吾所要也因留此法令轉教世人以救疾苦用增陰德其要以子午之年五月戌酉十一月卯辰爲吉丑未之年六月戌亥十一月辰巳寅申之年七月亥子正月巳午卯酉之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辰戌之年九月申未三月寅丑巳亥之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取其方位年月日時即爲福地浚井及泉必有良效矣士平再拜受之言訖昇天而去出神仙感遇傳

馮漸

河東馮漸名家子以明經入仕性與俗背後棄官隱居伊水上有道士李君以道術聞尤善視鬼朝士皆慕其能李君後退歸汝潁適遇漸於伊洛間知漸有奇術甚重之大曆中有博陵崔公者與李君為僚甚善李君寓書於崔曰當今制鬼無過漸耳是時朝士咸知漸有神術數往往道其名別後長安中人率以漸字題其門者蓋用此也出宣室志

潘老人

嵩山少林寺元和中常因風歇有一老人杖策扣門求宿寺人以關門訖更不可開乃指寺外空室二間請自止宿亦無牀席老人即入屋二更後僧人因起忽見寺門外大明怪而視之見老人所宿屋內設茵褥翠幕異常華盛又見陳列殽饌老人飲噉自若左右亦無僕從訝其所以又

不敢開門省問俟衆伺之至五更後老人睡起自盥洗訖懷中取一葫蘆子大如拳遂取牀席帳幕凡是用度悉納其中無所不受收訖以葫蘆子內懷中空屋如故寺僧驚異開門相與謁問老人辭謝而已僧固留之住問其姓名云姓潘氏從南嶽北遊太原其後時有見者出原化記

王先生

有王先生者家于烏江上隱其跡由是里人不能辨或以為妖妄一日里中火起延燒廬舍生即往視之厲聲呼曰火且止火且止於是火滅里人始奇之長慶中有弘農楊晦之自長安東遊吳楚行至烏江聞先生高躅就門往謁先生戴玄綃巾衣褐衣隱几而坐風骨清美晦之再拜備禮先生揖揖而已命晦之坐其側其議論玄暢迥出意表晦之愈健慕于是留宿是日乃八月十二日也先生召其女七娘者乃一老嫗也年七十餘髮盡白扶杖而來先生謂晦之曰此我女也惰而不好道今且老矣既而謂七娘曰汝為吾刻紙狀今夕之月置于室東垣上有頃七娘以紙月施於垣上夕有奇光自發洞照一室纖毫盡辨晦之驚歎不測及曉將去先生以杖擊之畢俄有塵起天地盡晦久之塵斂視其庭則懸崖峻險山谷重疊前有積石盡日晦之悸然背汗毛髮豎立先生曰陵谷速遷吾子安所歸乎晦之益恐洒泣言曰誠不知一旦有桑田之變豈仙都瞬息而塵世已千歲乎先生笑曰子無懼也所以為娛耳於是持箒掃其庭又有塵起有頃塵斂門庭如舊晦之喜即馳馬而去出宣室志

一說唐長慶初山人楊隱之在郴州常尋訪道者有唐居士土人謂百歲人楊謁之因留楊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將一箇弦月子來其女遂帖月於壁上如片紙耳唐即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言訖室朗若張燭出酉陽雜俎

周生

唐太和中有周生者廬于洞庭山時以道術濟吳楚人多敬之後將抵洛穀之間途次廣陵舍佛寺中會有三四客皆來時方中秋其夕霽月澄瑩且吟且望有說開元時明皇帝遊月宮事因相與歎曰吾輩塵人固不得至其所矣奈何周生笑曰某常學於師亦得焉且能挈月致之懷袂子信乎或患其妄或喜其奇生曰吾不為明則妄矣因命虛一室翳四垣不使有纖隙又命以筯數百呼其僮繩而

架之且告客曰我將梯此取月去聞呼可來觀乃閉戶久之數客步庭中且伺焉忽覺天地曛晦仰而視之即又無纖雲俄聞生呼曰某至矣因開其室生曰月在某衣中耳請客觀焉因以舉之其衣中出月寸許忽一室盡明寒逼肌骨生曰子不信我今信乎客再拜謝之願收其光因又閉戶其外尚昏晦食頃方如初出宣室志

韓志和

韓志和者本倭國人也中國爲飛龍衛士善雕木爲鸞鶴鳥鵲之形置機捩于腹中發之則飛高三二百尺數百步外方始却下又作龍牀爲御榻足一履之則鱗鬣爪角皆動夭矯如生又於唐憲宗皇前出蠅虎子五六十頭分立隊今舞梁州曲皆中曲度致詞時殷殷有聲曲畢則累累而

退若有尊卑等級焉帝大悅賜金帛加等志和一出宮門盡施散他人後忽失之出仙傳拾遺

張辭

咸通初有進士張辭下第後多遊淮海間頗有道術常養氣絕粒好酒耽棊鄙人以爐火藥術爲事一旦覩之乃大哂命筆題其壁云爭那金烏何頭上飛不住紅爐漫燒藥玉顏安可駐今年花發枝明年葉落樹不如且飲酒朝朝復朝暮人咸異之性不喜裝飾多歷旗亭好酒故也或人乃飲若合意則索紙剪蛺蝶二三十枚以氣吹之成列而飛如此累刻以指收之俄皆在手見者求之即以他事爲阻嘗遊鹽城多爲酒困非類輩欲乘其酒而試之相兢較力邑令偶見繫之既醒乃課述德陳情詩二律以獻令本乃立釋之所記一篇云門風常有蕙蘭馨鼎族家傳霸國名容貌靜懸秋月彩文章高振海濤聲訟堂無事調琴軫郡閣何妨醉玉觥今日東漸橋下水一條從此鎮常清自後邑宰多張之才次求其道日夕延接欲傳其術張以明府勲貴家流年少而宰劇邑多聲色狗馬之求未暇志味玄奥因贈詩以開其意云何用梯媒向外求長生只合內中修莫言大道人難得自是行心不到頭他日將欲離去乃書琴堂而別後人多云江南上昇初去日乘酒醉因求片楮剪二鶴於廳前以水噀之俄而翔翥乃曰汝可先去吾即後來時邑令亦醉不暇拘留張遂得去其所題云張辭張辭自不會天下經書在腹內身即騰騰處世間心即逍遙出天外至今爲江淮好事者所說出桂苑叢談

崔言

崔言者隷職於左親騎軍一旦得疾而目昏闇咫尺不辨人物眉髮自落鼻梁崩倒肌膚生瘡如疥皆目爲惡疾勢不可救因爲駱谷子午歸寨使遇一道流自谷中出不言姓名受其方曰皂莢刺採一二升燒之爲灰大黃九蒸九曝杵之爲末食上濃煎大黃湯以末匕調而服之旬日鬚髮再生肌膚充潤所疾頓愈眼明倍於尋常道流傳此方訖却入山去不知所之出神仙感遇傳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六　　方士一

子韋　趙廓　樊英
楊由　介象　郭璞
庾詵　張子信　管輅
籌禪師　李淳風　袁天綱
安祿山術士　桑道茂　鄉校叟
相骨人　田良逸蔣含弘

子韋

子韋宋景公之史當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許以上大夫位處於層樓延閣之上以望氣象設以珍食施以珍衣食則有渠餐之鳥煎以桂髓叢庭之鷄承以寶渠淇漳之醴脯以青茄九江之珠穟爨以蘭蘇華清裹結鹿以纖縞清華井水之蕃華也爨人視時而扣鐘伺食而擊磬言每食擊鐘磬也懸四時之衣春夏以金玉為飾秋冬以翡翠為溫燒異香于壇之上忽有野人被草負扣關而進曰聞君愛陰陽五行玄象經緯之祕請見景公延之崇堂語則及未來之兆次及已往之事萬不失一夜則觀星望氣晝則執算披圖不服寶衣不甘奇食景公謝曰今宋國喪亂微君何以輔之野人曰德之不均亂將及矣修德以來仁則天應之祥人仰其化景公服其言賜姓曰子氏名之曰韋也錄曰宋子韋世司天部妙觀星律抑亦梓慎裨竈之徒也景公待之若神禮以上列服以絕世之衣膳以殊方之味雖復三清天廚之旨華蟲龍袞之服斯固為陋矣春秋生以賜姓亦緣事顯族乃號為司星氏至國之末著陰陽之書其事出班固藝文志也出王子年拾遺記

趙廓

武昌趙廓齊人也學道於吳永石公三年廓求歸公曰子道未備安可歸哉乃遣之及齊行極方止息同息吏以為法犯者將收之廓走百餘步變為青鹿吏逐之遂走入曲巷中倦甚乃蹲憩之吏見而又逐之復變為白虎急奔見聚糞入其中變為鼠吏悟曰此人能變斯必是也遂取鼠縛之則廓形復焉遂以付獄法應棄市永石公聞之歎曰吾之咎也乃往見齊王曰吾聞大國有囚能變形者王乃召廓勒兵圍之廓按前化為鼠公從坐翻然為老鴟攫鼠而去遂飛入雲中出神仙傳

樊英

漢樊英善圖緯洞達幽微永太中見帝因向西南噀之詔問其故對曰成都今日火後蜀郡言火災正符其日又云時有雨從東北來故火不大為害英嘗忽被髮拔刀斫擊舍中妻怪問其故英曰郗生遇賊郗生者名巡是英弟子時遠行後還說於道中逢賊賴一被髮老人相救故得全免永建時殿上鐘自鳴帝甚憂之公卿莫能解乃問英英曰蜀岷山崩母崩子故鳴非聖朝災也尋奏蜀山崩出英別傳

楊由

後漢楊由善占候郡文學掾曾從人飲敕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趨去後主人舍忽有鬬相殺者或問何以先知之由曰向者社木上鳩鬬此鬬兵之象也其言多類此出後漢書

介象

吳介象字元則與吳王論膾何者最美象曰海中鯔魚爲上請於殿前作方坎汲水滿之象垂綸於坎中食頃得鯔魚作膾（出建康實錄）

郭璞

晉陳述字嗣祖有美名爲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言（出世說新語）

庾詵

齊新野庾詵少孤以讀書自業玄象算數皆所妙絕武陵公蕭頴胄疾篤謂詵曰推其曆數當無莘否答曰鎮星在襄陽荊州自少福明府歸終於亂代齊名伊霍足貴子孫有何恨哉公曰君得之矣但昏主在虐人思堯舜恨不見清廓天下息馬華山也歔欷而終果如其言頴胄亦斧之子（出談藪）

張子信

齊琅琊王儼殺和士開也武衛奚永洛與河內人張子信對坐忽有鵲鳴鬭于庭而墮焉子信曰鵲聲不善向夕若有風從西南來歷樹間拂堂角必有口舌事今夜若有人相召慎不得往子信既去果有風至儼使召永洛且云敕喚永洛欲赴其妻勸令勿出因稱馬墜折腰遂免於難（出三國典略）

管輅

魏管輅管至郭恩家忽有飛鳩來止梁上鳴甚悲切輅云

當有客從東來相探候携豕及酒因有小故耳至晚一如其言恩令節酒慎燔既而射雞作食箭發從籬間誤中數歲女子流血驚怖之（出魏志）

籌禪師

隋煬帝宴秘書少監諸葛頴於觀文殿帝分御杯以賜頴乃曰朕昔有籌禪師爲之合諸藥總納一竹筒內取以帽簪插筒藥中七日乃拔取以對賓客飲酒盃至取簪以畫酒中斷飲一邊盡一邊尚滿以勸賓客觀者皆以爲大聖稀有之事（出大業拾遺）

李淳風

唐太史李淳風校新曆太陽合朔當蝕既於占不吉太宗不悅曰日或不食卿將何以自處曰如有不蝕臣請死之及期帝候於庭謂淳風曰吾放汝與妻子別之對曰尚早刻日指影於壁至此則蝕如言而蝕不差毫髮太史與張率同侍帝更有暴風自南至李以爲南五里當有哭者張以爲有音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遇送葬者有鼓吹又嘗奏曰北斗七星當化爲人明日至西市飲酒宜令候取太宗從之乃使人往候有婆羅門僧七人入自金光門至西市酒肆登樓命取酒一石持椀飲之須臾酒盡復添一石使者登樓宣敕曰今請師等至宮胡僧相顧而笑曰必李淳風小兒言我也因謂曰待窮此酒與子偕行飲畢下樓使者先下回顧已失胡僧因奏聞太宗異焉初僧飲酒未入其直及收具於座下得錢二千（出國史異纂及紀聞）

袁天綱

唐則天之在襁褓也益州人袁天綱能相士襲令相之楊氏天綱曰夫人當生貴子乃盡召其子相之謂元慶元爽曰可至刺史終亦屯否見韓國夫人曰此女大貴不利其夫則天時在懷抱衣男子衣服乳母抱至天綱舉目一視大驚曰龍睛鳳頸貴之極也若是女當爲天下主（出定命錄）

安祿山術士

唐安祿山多置道術人謂術士曰我對天子亦無恐懼唯見李相則神機悚戰即李林甫術士曰公有陰兵五百人皆銅頭鐵額常在左右何得畏李相公又謂祿山曰吾安得見之祿山因表請宴宰相令術士於簾下窺之曾曰吾初見報相公來有雙鬟二青衣捧香爐先入僕射侍衛銅頭鐵額之類皆穿屋踰垣而走某亦不知其故當是仙官暫謫居人間也（出逸史）

桑道茂

唐盛唐令李鵬通桑道茂曰長安只此一邑而已賢郎二人大者位極人臣次者殆於數鎮子孫百世後如其言長子石出入將相子孫二世及第至次子福歷七鎮終於使相凡八男三人及第至尚書給諫郡牧諸孫皆朱紫建中元年道茂請城奉天爲王者居列象魏別内分六街德宗素神道茂言遂命京尹嚴郢發衆數千與六軍士雜往城之時屬盛夏而上功大起人不知其故至播遷都彼乃驗朱泚之亂德宗幸奉天時沿邊藩鎮皆已舉兵宿蹕泚自率兇渠直至城下有西明寺僧陷在賊中性甚機巧教造攻城雲梯高九十餘尺上施板屋樓櫓可以下瞰城中渾瑊李晟奏曰賊鋒既盛雲梯甚壯若縱近城恐不能禦及其尚遠請以銳兵挫之遂率工師五千列陣而出于時東蘊居後約戰酣而燎風勢不便火莫能舉二公酹酒禱詞曰賊泚包藏禍心竊弄凶德敢以狂孽來犯乘輿今擁衆脅君將逼城邑某等誓輸忠節志殄妖氛若社稷再安威靈未泯當使雲梯就焚逆黨冰銷於是詞情慷慨人百其勇俄而風勢遽迴鼓譟而進火烈風猛煙埃漲天梯燼賊奔德宗御城樓以觀中外咸稱萬歲及克京國二公勳績爲首寵錫茅土匡扶社稷終始一致李西平有子四人皆分節制忠崇榮顯初晟於左貫劫戰久未遇趙聞桑道茂善相齎絹一疋凌晨而往時候占者甚衆造詣多不即見之聞李在門親自迎接施設歡讌情意甚卑既而謂曰他日建立勳庸貴甚無比或事權在手當以性命爲託李莫測其旨但慙唯而已請回所貺縑換李公身上汗衫仍請於衿上書名云他日見此相憶及泚叛道茂陷賊庭既克京師從亂者悉皆就戮時李受命斬決道茂將欲就刑請致詞遂以汗衫爲請李公奏以非罪特原之司徒杜佑曾爲揚炎判官故盧杞見忌欲出之杜見道茂曰年内出官則福壽無疆既而自某官九十餘日出爲某官名遺忘福壽果然（出劇談錄）

鄉校叟

唐宰相竇易直初名祕家貧就鄉校授業而叟有道術人不之知一日向暮風雪暴至學徒歸不得宿于漏屋下寒爭附火惟竇寢于側夜分叟自扶竇起曰竇秘君後爲人

臣貴壽之極勉勵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方舉進士亦隨駕而西乘蹇驢至開遠門路隘城扉將闔公懼勢不可進忽一人叱驢兼捶其後得疾馳而出顧見二黑衣卒呼曰秀才已後莫忘閽情及升朝訪得其子提挈于吏中甚達（出因話錄）

相骨人

唐貞元末有相骨山人瞽雙目人求相以手捫之必知貴賤房次卿方勇於趨進率先訪之及出戶時後謁者盈巷覩次卿已出迎問之曰如何答曰不足言不足言且道箇瘦長杜秀才位極人臣何必更云或有退者後杜循果帶相印鎮西蜀也（出嘉話錄）

田良逸蔣含弘

唐元和初南嶽道士田良逸蔣含弘皆道業絕高遠近欽敬時號田蔣君以虛無爲心和煦待物不事浮飾而天格清峻人見者褊恡盡去侍郎呂渭楊憑相繼廉問湖南皆北面師事潭州大旱祈而不獲或請邀致楊曰田先生豈爲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先生蓬首弊服欣然就車到郡亦終無言即日雨降所居岳觀建黃籙壇場法具已陳列而天陰晦弟子請祈晴田亦無言岸幘垂髮而坐及行齋左右代整冠履扶升壇天即開霽常有村姥持碧綃襦以奉對衆便服之坐者竊笑不以介意楊常迎至潭州田方跣足使至乘小舟便行侍者以履襪追及於衙門即坐階砌着襪傍若無人楊再拜亦不止之時暮飲酒而言不及吉凶是非及楊自京尹謫臨賀尉使候田遺銀器受之便悉付門人作法會使還曰報汝阿郎勿深憂也未幾量移杭州長史未嘗干人人至亦不逆性不多記人官位姓第與呂渭分最深後郎中呂溫刺衡州因來謁之左右先告以使君是侍郎之子及溫入下牀拊其背曰你是呂渭兒子耶溫泣然降階田亦不止其眞朴如此母爲喜王寺尼尼衆皆呼先生爲師常日負薪兩束奉母或有故不及往即弟子代送之或傳寺尼早起見一虎在田媼門外走因以告媼曰止應是小師使送柴來不足畏也蔣君混元之器雖不及田而修持趣尚亦相類兄事於田號爲莫逆蔣始善符術自晦其道人莫之知後居九眞觀曾命弟子至縣市齋物不及期還詰其故云於山口見一巨獸當路良久不去以故遲滯蔣曰我在此庇伊已多時何敢如是即以一符置所見處明日獸踣符下蔣聞之曰我本以符却之使其不來豈知不能自脫旣以害物安用術爲取符本焚之自此絕不復留意有歐陽平者行業亦高又兄事蔣於田君即鄰入室下一夕夢三金爐自天而下若有所召臥覺潜告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繼之俄而田蔣去蔣歿之平亦逝桐栢山陳寡言徐靈府馮雲翼三人皆田之弟子衡山周混沌蔣之門人陳徐在東南品第比田蔣而馮在歐陽之列周自幼入道利法清嚴今爲南嶽首冠（出因話錄）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六

杜生　泓師　羅思遠
張景藏　錢知微　胡蘆生
葉法善

杜生

唐先天中許州杜生善卜筮言是失官祿皆驗如神有亡奴者造杜問之生曰汝但尋驛路歸道逢驛使有好鞭者叩頭乞之彼若不與以情告云杜生教乞如是必得如其言果遇驛使以杜生語告乞鞭其使異之曰鞭者不惜然無以撾馬汝可道左折一枝見代乃與之鞭遂往折之乃見亡奴伏於樹下擒之問其故奴曰適循道走遙見郎故潛於斯復有亡奴者見杜生生曰歸取五百錢於官道候

之見進鷄子使過求買其一必得奴矣如言候之俄有鷄子使至告以情求市其一使者異之以副鷄子與焉將至手鷄忽飛集于灌莽乃往取奴果伏在其下遂執之言人祿位中者至多茲不縷述（出紀聞）

泓師

唐張敬之在則天朝每思唐德謂子冠宗曰吾今佩服乃恭朝服耳累官至春官侍郎當入三品其子將道由歷於天官有僧泓師善陰陽算術與敬之有舊謂敬之曰侍郎無煩求三品敬之曰弟子無所求此兒子意耳敬之弟訥之爲司禮博士時有疾甚危殆指訥之曰八郎得三品敬之曰憂其疾亟豈望三品也曰八郎今日如臨萬仞淵必不墜矣比日如其言泓復與張燕公說置買永樂東南第一宅有求土者戒之曰此宅西北隅最是王地慎勿於此取土越月泓又至謂燕公此宅氣候忽然索漠甚必恐有取土于西北隅者公與泓偕行至宅西北隅果有取土處三數坑皆深丈餘泓大驚曰禍事令公富貴止一身而已更二十年外諸郎君皆不得天年燕公大駭曰塡之可乎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脈不相連今總塡之亦猶人有瘡痏縱以他肉補之終無益燕公子均垍皆爲祿山委任授賊大官克復後三司定罪肅宗時以減死論太上皇召肅宗謂曰張均弟兄皆與逆賊作權要官就中張垍更與賊毀阿奴家事犬彘之不若也其罪無赦肅宗下殿叩頭再拜曰臣比在東宮被人誣譖三度合死皆張說保護得全首領以至今日張說兩男一度合死臣不能力爭脫死者有知

臣將何面目見張說於地下嗚咽俯伏太上皇命左右曰扶皇帝起乃曰與阿奴處置張垍宜長流遠惡處竟終于嶺表張均宜棄市更不要苦救這箇也肅宗掩泣奉詔故均遇害皆如其言（出大唐新語及戎幕閒談）

羅思遠

唐羅思遠多祕異術最善隱形明皇樂隱形之法就思遠勤求而學之思遠雖傳授不盡其要帝每與思遠同爲之則隱沒人不能知若自試則或餘衣帶或露幞頭腳宮中人每知帝所在也帝多方賜賚或懼以死而求之終不盡傳帝怒命力士裹以油襆置於油榨下壓殺而埋瘞之不旬日有中官自蜀道回逢思遠於路乘驢而笑謂使者曰上之爲戲一何虐也（出開天傳信記）

張景藏

中書令河東公裴光庭開元中居相位張景藏能言休咎一日忽詣公以一幅紙大書台字授公公曰余見居台司此何意也數月貶台州刺史（出尚書故實）

葉法善

唐玄宗於正月望夜上陽宮大陳影燈設庭燎自禁門望殿門皆設蠟炬連屬不絕洞照宮室熒煌如晝時尚方都匠毛順心多巧思結構繒綵為燈樓二十間高百五十尺懸以珠玉金銀每微風一至鏘然成韻仍以燈為龍鳳虎豹騰躍之狀似非人力有道士葉法善在聖真觀上促命召來既至潛引法善觀於樓下人莫知者法善謂上曰影燈之盛天下固無與比惟涼州信為亞匹上曰師頃嘗遊乎法善曰適自彼來便蒙召上異其言曰今欲一往得否法善曰此易耳于是令上閉目約曰必不得妄視若有所視必當驚駭上依其言閉目距躍身在霄漢已而足及地法善曰可以觀覽既視燈燭連亘十數里車馬駢闐士女紛雜上稱其善久之法善曰觀覽畢可回矣復閉目與法善騰虛而上俄頃還故處而樓下歌吹猶未終法善至西涼州將鐵如意質酒肆異日上命中官託以他事使涼州因求如意以還法善又嘗引上遊於月宮因聆其天樂上自曉音律默記其曲而歸傳之遂為霓裳羽衣曲法善生隋大業丙子終於開元壬申凡一百七十年矣寧州有人臥疾連年求法善飛符以制之令於居宅井南七步掘約五尺許得一古曲几几上有十八字歌曰嵗年永悲羽翼殆歸哀哉羅殃苦令我不得飛疾者遂愈案孔曄會稽記云葛玄得仙後几遂化為三足獸至今上虞人往往於山中見此案几蓋欲飛騰之兆也金陵六朝記曰吳帝赤烏七年八月十七日葛玄於方山上得道白日昇天至今有黃藥鑪山有洗藥池見在又白仲都葛玄弟子亦白日昇天至今祠壇見在白都山下又姚光亦葛玄弟子自言得為火仙吳大帝積薪焚之光安坐火中手閱素書一卷法善盡傳符籙尤能厭劾鬼神先是高宗會檢校諸術士黃白之法遂出九十餘人會於東都凌空觀設壇醮士女往觀之俄有數十人自投火中人大驚師曰皆鬼魅吾法攝之也卒諡越國公（出集異錄）

錢知微

唐天寶末術士錢知微嘗至洛居天津橋賣卜云一卦帛十疋歷旬人皆不詣之一日有貴公子意其必異命取帛如數卜焉錢命蓍而卦成曰予筮可期一生君何戲焉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豈誤乎錢請為韻語曰兩頭點土中心虛懸人足踏跋不肯下錢其人本意賣天津橋紿之其精如此（出酉陽雜俎）

胡蘆生

唐劉闢初登第詣卜者胡蘆生筮卦以質官祿生雙瞽卦成謂闢曰自此二十年祿在西南然不得善終闢留束素與之釋褐從韋皐於西川至御史大夫軍司馬既二十年韋病命闢入奏請益東川如開元初之制詔未允闢乃微服單騎復詣胡蘆生筮之生揲蓍成卦謂闢曰吾二十年

前嘗為一人卜乃得无妄之隨今復前卦得非曩賢乎闢
闢之即依阿唯諾生曰若審其人禍將至矣闢甚不信乃
歸蜀果叛憲宗皇帝擒戮之宰相李藩嘗寓東洛妻即
庶子崔謙女年近三十未有名宦多寄托崔氏待之亦不
甚盡禮時胡盧生在中橋李患瘡欲挈家居揚州甚困
與崔氏兄弟同往候之生好飲酒詣者必攜一壺李與崔
各攜酒賞錢三鐶往為生方箕踞在幕屋倚蒲團已半酣
矣崔兄弟先至生不為之起但伸手請坐而已曰須臾當
有貴人來顧小童曰掃地方畢李生至級下盧生笑迎執
手而入曰郎君貴人也何則李公曰某且死矣復將又欲
以家往數千里外何有如此貴人也曰更遠亦可公在兩
紗籠中豈畏此厄李公尚紗籠之由終不復言遂往揚州

居參佐橋而李公明疾瘳合居之左近有高員外素相善
時李疾不出高已來謁至晚又報高至李甚怪及見云朝
來看公歸到家困甚就寢夢有人召出城荆棘中行見舊
使莊客亡已十數年矣謂某曰員外不合至此為物所誘
且須臾急返某送員外去遂即引至城門某謂曰汝安得
在此曰為陰吏蒙差當直李三郎某曰何李三郎也曰住
參佐橋知員外與三郎往還故此祗候某曰李三郎安得
如此曰是紗籠中人詰之不肯言因云飢甚員外能賜少
酒飯錢銀否此城不敢入請于城外致之某曰就李三郎
宅得否其人驚曰若如此是殺某也遂覺特奉報此奸消
息李公笑而謝之心異紗籠之說後數年張建封鎮徐州
奏李為巡官校書郎會有新羅僧能相人言張公不得為

宰相甚不快因令使院看諸判官有得為宰相否及至曰
並無張尤不快曰某妙擇寮寀豈無一人至相座者因更
問曰莫有判官未入院否報李巡官使令促召至僧降堦
迎謂張公曰判官是紗籠中人僕射不及張大喜因問紗
籠事曰宰相冥司必潛以紗籠護之恐為異物所擾餘官
不得也方悟盧生及高公所說李公竟為相滎陽鄭子少
貧屢有才學不遇時年近四十將獻書策求祿仕鄭遂造
之請占後事謂鄭曰此卦大吉七日內婚祿皆遂鄭既欲
干祿求婚皆被擯斥以卜者謬已即告云吾將死矣請審
之胡蘆生曰豈欺誑言哉必無致疑也鄭自度無因而致
請其由生曰君明日晚自乘驢出永通門任驢而行不用
將從者隨一二十里內的見其驗鄭依言明日任驢行十七

八里困憊下驢驢忽驚走南去至一莊鄭逐一里餘驢入一
莊中頃聞莊內叫呼云驢踏破醬瓮牽驢索主忽見鄭來
驢其家奴僕詬罵鄭子巽謝之良久日向暮聞門內語云
莫辱衣冠即主人母也遂問姓名鄭具對因叙家族乃鄭
之五從姑也遂留宿傳語更無大子弟姑即自出見郎君
延鄭廳內須臾列燈火備酒饌夫人年五十餘鄭拜謁叙
寒暄兼言驢事甚謝姑曰小子隔闊都不知聞不因今日
何由相見遂與款洽詢問中外無不識者遂問婚姻鄭云
未婚姑似喜少頃慘容曰姑事韋家不幸兒女幼小偏
露一子纔十餘歲一女去年事鄭郎選授江陰尉將赴任
至此身亡女子孤弱更無所依郎即未宦若能就此親便
赴官任即亦姑之幸也鄭私喜又思卜者之神遂謝諾之

姑曰赴官須及程限五日內須成親郎君行李一切我備果不出七日婚宦兩全鄭厚謝蘆生攜妻赴任（出原化記）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七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八

方士三

李秀才　王山人　王瓊
王固　符契元　白皎
賈耽　茅道安　駱山人
石旻

李秀才

唐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謁表兄於定水寺因爲院僧具蜜餌時果鄰院僧亦陸所熟也遂令左右邀之良久僧與李秀才偕至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煮新茗巡將匝而不及李陸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餘茶飲之鄰院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可輕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憚秀才忽怒曰我與上人素未相識焉知予不逞徒也僧復大言望酒旗玩變場者豈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奉手袖中據兩膝叱其僧曰麤行阿師爭敢輒無禮拄杖何在可擊之僧房門後有節杖子忽跳出連擊其僧時衆亦爲蔽護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執持也李復叱曰捉此僧向牆僧乃負牆拱手色青短氣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階僧又趨下自投無數衄鼻敗顙不已衆爲請之李徐曰緣對衣冠不能殺此爲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矣（出酉陽雜俎）

王山人

唐太尉衛公李德裕爲并州從事到任未旬月有王山人詣門請謁與之及席乃曰某善按冥數初未之奇因請虛

正寢備几按紙筆香水而已令垂簾靜伺之生與之偕坐于西廡下頃之王生曰可驗之矣紙上書八字甚大且有楷注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生遽請歸竟亦不知所去及會昌朝三策至一品薨于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出松窗錄）

王瓊

唐元和中江淮術士王瓊嘗在段君秀家令坐客取一瓦子畫作龜甲懷之一食頃取出乃一龜放於庭中循垣而行經宿却成瓦子又取花含默封於密器中一夕開花（出酉陽雜俎）

王固

唐于頔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謁見頔性快見其拜伏遲鈍不甚禮之別日遊讌復不得預王殊怏怏因至使院造

判官曾叔政頗禮接之王謂曾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遠而來今實乖望予有一藝自古無者今將歸且荷公之厚聊爲一設遂詣曾所居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纔運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擊鼓筒中有蠅虎子數十枚列行而出分爲二隊如對陣勢擊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鶴列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復作隊入筒中曾觀之大駭乃言於王已潛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獲（出酉陽雜俎）

符契元

唐上都昊天觀道士符契元閩人也德行法術爲時所重長慶初中夏晨告門人曰吾習靜片時慎無喧動乃扃戶晝寢既而道流四人邀延出門心欲有詣身即飄至離鄉三十餘年因思一到俄造其居室宇摧落園圃荒蕪舊識故人子姪殆盡時果未熟乃有鄰里小兒攀緣採摘契元發情訶叱曾無應者契元愈怒傍道流止之曰熟與未熟何歸摘拾何苦掛意也又曾居條山鍊藥乃亦思一遊忽已至矣恣意歷覽遍窮巖谷道流曰日色晚可歸矣因同行入京道上忽逢鳴騶導引甚盛契元遽即避路道流曰陽官不宜避陰官但遵路而行須臾前導數輩望契元即狼狽奔迸及官至諦視之乃僕射馬總時方爲刑部尚書素善契元馬亦無恙與契元晤心獨異之日已夕矣遲明即詣開化坊訪馬而與兵部韓侍郎對奕因留連竟日而旁察辭氣神色曾無少異私怪其故有頃聞中疾不旬日而歿又給事李忠敏云此是陶天活有道術者中朝奉道

者多歸之天活本安南人非閩人也能于入靜日多神遊諸岳馬公事人皆知之（出集異）

白皎

河陽從事樊宗仁長慶中客遊鄂渚因抵江陵途中頗爲篙舟子王升所侮宗仁方舉進士力不能制每優容之至江陵具以事訴於在任因得重笞之宗仁以他舟上峽發荊不旬日而所乘之舟泯然失纜篙櫓皆不能制舟人曰此舟已爲仇人之所禁矣非水行豈常有所忤哉今無術以進不五百里當歷石灘險阻艱難一江之最計其奸心度我船適至則必觸碎沉溺不如先備焉宗仁方與僕登岸以巨絙縶舟循岸隨之而行翌日至灘所船果奔駭狂觸恣縱升沉須臾瓦解賴其有索人雖無傷物則蕩盡峽路

深僻上下數百里皆無居人宗仁即與僕輩蔭于林下糧
餼什具絕無所有艱危辛苦憂悶備至雖發人告于土官
去一日不見返飢餒逮絕其夜因積薪起火宗仁洎僮僕
皆環火假寢夜深忽瘖見山獠五人列坐態貌殊異皆挾
利兵瞻顧睢盱言語兇譟假令揮刃則宗仁輩束手延頸
矣覩其勢逼因大語曰爾輩家業應此山中吾不幸舟船
破碎萬物俱沒固然古岸俟爲豺狼之餌爾輩因肯橫目
曾不傷急而乃睸然笑侮幸人危禍一至此哉吾今絕糧
已逾日矣爾家近者可速歸營飲食以濟吾之將死也山
獠相視遂令二人起未曉負米肉鹽酪而至宗仁賴之以
候廻信因示舟破之由山獠曰峽中行此術者甚衆而遇
此難者亦多然他人或有以解唯王升者犯之非沒溺不

已則不知果是此子否南山白皎者法術通神可以延之
遣召行禁我知皎處試爲一請宗仁因懇祈之山獠一人
遂行明日皎果至黃冠野服杖策躡履姿狀山野禽獸爲
祖宗仁則又示以窮寓之端皎笑曰瑣事耳爲君召而斬
之因薙草剪木規地爲壇仍列刀水而皎立中央夜闌月
曉水碧山青杉桂朦朧溪聲悄然時聞皎引氣呼叶召王
升發聲清長激響遼絕達曙無至者宗仁私語僕使曰豈
七百里王升而可一息致哉皎又詢宗仁曰物況舟櫓果
如所言莫不自爲風水所害耶宗仁曁舟子又實告皎曰
果如是王升安所逃形哉又謂宗仁所使曰然請郎君三
代名諱方審其術耳僕人告之皎遂入深遠別建壇墠蘇
夜而再召之長呼之聲又若昨夕良久山中忽有應皎者

咽絕因風始聞久乃至皎處則王升之魄也皎於是責其
奸蠹數以罪狀升求哀俯伏稽顙流血皎謂宗仁曰已得
甘伏可以行戮矣宗仁曰原其奸兇尤甚實爲難恕便行
誅斬則又不可宜加以他苦焉皎乃叱王升曰全爾腰領
當百日血痢而死升號泣而去皎告辭宗仁解衣以贈皎
皎笑而不受有頃舟船至宗仁得進發江陵詢訪王升是
其日皎召致之夕在家染血痢十旬而死出異聞集

賈耽

唐宰相賈耽秉政虛道事君有未萌之禍必能制除至於
陰陽象緯無不洞曉有村人失牛詣桑國師卜之卦成國
師謂曰爾之牛是賈相國偷將置于巾帽筒中爾但候朝
時突前告之吏乃如其言所請公詰之具以卜者語告公

公於馬上笑爲發巾筒取式盤據轍運轉以視之良久謂
失牛者曰相公不偷爾牛要相公知牛去處但可於安國
觀三門後大槐樹之梢鵲巢探取之村叟還詣三門上見
槐樹杪果有鵲巢都無所獲乃下樹低頭見失牛在樹根
繫之食草莫次是盜牛者家出[illegible]錄

茅安道

唐茅安道廬山道士能書符役鬼幻化無端從學者常數
百人曾授二弟子以隱形洞視之術有頃二子皆以歸養
爲請安道遣之仍謂曰吾術傳示[illegible]學道之用即不
得盜情而衒其術也苟違吾教吾能令爾之術臨事不驗
耳二子授命而去時韓晉公滉在潤州深嫉此輩二子徑
性修謁意者脫爲晉公不禮則當遁形而去及召入不敬

二子因弛慢縱誕攝衣登階韓大怒即命吏卒縛之於是二子乃行其術而法果無驗者被擒縛將加誅戮二子曰我初不敢若是蓋師之見誤也韓將併絕其源即謂曰爾但致爾師之姓名居處吾或釋汝之死二子方欲陳述而安道已在門矣卒報公公大喜謂得悉加戮焉遽令召入安道龐眉美鬚姿狀高古公望見不覺離席延之對坐安道曰聞弟子二人愚騃干冒尊嚴今者命之短長懸于指顧然我請詰而愧之然後俟公之行刑也公即臨以兵刃械繫甚堅召致階下二子叩頭求哀安道語公之左右曰請水一器公恐其得水遁術固不與之安道欣然遽就公之硯水飲之而噀二子當時化為雙黑鼠亂走於庭前安道奮迅忽變為巨鳶每足攫一鼠沖飛而去晉公驚駭良久終無奈何出集異記

駱山人

唐田弘正之領鎮州三軍殺之而立王廷湊即王武俊之屬也廷湊生於別墅嘗有鳩數十朝集庭樹暮集簷下有里人駱德播異之及長駢脅喜陰符鬼谷之書歷軍職得士心嘗使河陽迴在中路以酒困寢於路隅忽有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也僕者寤以告廷湊馳數里及之致敬而問自云濟源駱山人也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而右如虎二氣交王應在今秋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於堂是其兆也是年果為三軍扶立後歸別墅而庭樹婆娑暗庇舍矣墅有飛龍山神廷湊往祭之將及祠百步有人具冠冕恭要於中路廷湊及入廟神像已側坐向而面東廟宇至今尚存廷湊清儉公正勤於朝廷惠於軍民子孫世嗣為鎮師至朱梁時王鎔封趙王為部將張文禮滅之出北夢瑣言

石旻

唐石旻有奇術在揚州段成式數年不隔旬必與之相見至開成初在城親故間往往說石旻術不可測盛傳寶曆中石隨尚書錢徽至湖州學院子弟皆在時暑月獵者進一兎錢命作湯餅共食旻笑曰可留兎皮聊志一事遂釘皮於地壘墼塗之上朱書一符獨言曰恨校遲恨校遲錢氏兄弟詰之石曰欲共諸君共記卯年也至太和九年錢可復鳳翔遇害歲在乙卯也出集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八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九　　方士四

慈恩僧　朱悅　王生
賈籠　軒轅集　杜可筠
許建宗　向隱　趙尊師
權師

慈恩僧

唐王蒙與趙憬布衣之舊知其吏才及趙入相自前吉州新淦令來謁大喜給郵甚厚時憲府官頗闕德宗每難其授而趙授之　一日偶詣慈恩氣色僧占之曰觀君色殊無喜兆他年當得一年邊上御史矣蒙大笑而歸翌日趙秉聞奏御史府殊闕人就中監察尤爲要欲擇三數人德宗曰非不欲備此官須得孤直茂實者充料卿秖應取輕薄後生中朝子弟耳不如不置趙曰臣之愚見正如聖慮欲於錄事參軍縣令中求上大喜曰如此卽是朕意卿有人未遂舉二人旣出逢裴延齡時以度支次對曰相公奏何事稱意喜色充溢趙不之對延齡慍詈而去云看此老兵所爲得行否奏事畢因問趙憬向論請何事上曰趙憬極公心因說御史事延齡曰此大不可陛下何故信之且趙憬身爲宰相豈諳州縣官績効向二人又爲人所稱說憬何由自知之必私也陛下但詰其所自卽知矣他日果問云卿何以知此二人曰一是故人一與臣微親知之上無言他日延齡入上曰趙憬所請果如卿料遂寢行蒙却歸故林而趙薨於相位後數年邊帥奏爲從事得假御史焉出因話錄

朱悅

唐鄂州十將陳士明幼而俊健常鬪雞爲事多畜於家始雞知其後之勇怯聞其鳴必辨其毛色時里有道者朱翁悅得縮地術居於鄂築室穿池環布果藥手植松桂皆成十圍而未嘗遊於城市與士明近鄰爲估因與之遊而士明褻狎於翁多失敬翁曰爾孺子無頼以吾爲東家丘吾戲試爾可否士明之居相去三二百步翁以酒飲之使其歸取雞鬭自辰而還至酉不達家度其所行逾五十里及顧視不越百步士明亟返拜翁求恕翁笑曰孺子更侮於我乎士明云適於中途已疲訖敢復爾因弗涕翁乃釋之後敬事翁之禮與童孫齒焉士明至元和中戍於巴丘遂別朱翁出續德禎異記

王生

唐韓晉公滉鎮潤州以京師米貴進一百萬石且請敕陸路觀察節度使發遣時宰相以爲鹽鐵使進奉不合更煩累潞州縣帝又難違滉請遂下兩省議左補闕穆質曰鹽鐵使自有官使勾當進奉不合更煩累潞州縣爲節度使亂打殺二十萬人猶得何惜差一進奉官坐中人客閣滉遂令軍吏李栖華就諫院詰穆公滉云不曾相負何得如此卽到京與公廷辯遂離鎭過汴州挾劉玄佐俱行勢傾中外穆懼不自得潛衣白衫詣興趙王生卜與之束素王謝曰勞致重幣爲公夜蓍占之穆乃晉韓年命幷自畱年命明日令妹夫裴往請封王謂裴曰此中一人年命大盛其間威勢盛於王者是誰其次一命與前相刻太甚頗有

相危害意然前人必不見明年二月卦今已是十一月纔
相害事亦不成韓十一月入京穆曰韓爪距如此犯者即
碎如何過得數月又質王生終云不畏韓至京威勢愈盛
月以橘木棒殺人判按郎官每候見皆奔走公卿欲謁避
匿莫敢進穆愈懼乃歷謁韓諸子皋羣等求解皆莫敢為
出言者時澣命二省官集中書視事人皆謂與廷辯或勸
穆稱疾穆慄懼不決及衆官畢至乃曰前日除張嚴常州
刺史昨日又除常州刺史緣張嚴曾犯贓所以除替恐公
等不諭吉公等知諸人皆賀穆非是廷辯無何穆有事見
澣未及通聞閤中有大聲曰穆質爭敢如此贊者不覺走
出以告質質懼明日度支員外齊抗五更走馬謂質曰公
以左降邵州邵陽尉公好去無言握手留贈促騎而去質

又令褒問王生生曰韓命祿已絕不過後日明日且有國
故可萬全無失矣至日晚內宣出王澣貶朝明日制書不
下後日韓入班倒牀舁出遂卒時朝廷中有惡韓而好穆
者遂不放穆敕下并以邵陽書與穆出異聞集

賈籠

穆質初應舉試畢與楊憑數人會穆策云防賢甚於防姦
楊曰公不得矣今天子方禮賢豈有防賢甚於防姦穆曰
果如此是矣遂出謁鮮于弁弁待穆甚厚食未竟僕報云
尊師來弁奔走具靴笏遂命徹食及至一眇道士爾質怒
弁相待之薄且來者是眇道士不為禮安坐如故良久道
士謂質曰豈非供奉官耶曰非也又問莫曾上封事進書
策求名否質曰見應制已過試道士曰面色大喜兼合官
在清近是月十五日午後當知之矣策是第三等官是左
補闕故先奉白質辭去至十五日方過午聞扣門聲即甚
厲遣人應問曰五郎拜左補闕當時不先唱第三等便兼
官一時拜耳故有此報後鮮于弁詰質質怒前不為畢饌
不與見弁復來質見之乃曰前者賈籠也言事如神不得
不往謁之質遂與弁俱往籠謂質曰後三月至九月勿食
羊肉當得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德宗嘗賞質曰每愛卿對
敭言事多有行者質已貯不次之望意甚薄知制誥仍私
謂人曰人生自有豈有不喫羊肉便得知制誥此誠道士
妖言也遂依前食羊至四月給事趙憬忽召質云同尋一
異人及到即前眇道士也趙致敬如弟子禮致謝而坐道
士謂質曰前者勿令食羊肉至九月得制誥何不相取信

今否矣莫更有災否曰有厄質曰莫至不全乎曰初意過
於不全緣識聖上得免死矣質曰何計可免曰今無計矣
質又問若遷貶幾時得歸曰少是十五年補闕却廻貧道
不見執手而別遂不復言無何宰相李泌奏穆質盧景亮
於大會中皆自言頻有章奏諫曰國有善即言自己出有
惡事即言苦諫上不納此足以惑衆合以大不敬論請付
京兆府決殺德宗曰景亮不知穆質曾識不用如此又進
決六十流崖州上御筆書令與一官遂遠貶後至十五年
憲宗方徵入賈籠即賈直言之父也出異聞集

軒轅集

唐宣宗晚歲酷好長年術廣州監軍吳德鄘離京日病足
頗甚及罷已三載矣而疾已平宣宗詰之且言羅浮山人

軒轅集賢之遂驛詔赴京既至館山亭院後放歸拜朝散大夫廣州司馬堅不受臨別宣宗問理天下當得幾年集曰五十年宣宗大悅及至晏駕春秋五十（出感定錄）

杜可筠

唐僖宗末廣陵貧人杜可筠年四十餘好飲不食多云絕粒每酒肆巡座求飲亦不見醉人有憐與之濃又終不多飲三兩杯即止有樂生旗亭在街西常許或陰雨往他所不及即約詣此率以爲常一日大雪詣樂求飲值典事者白樂云既巳嚙損即須據物陪前人樂不喜其說杜問曰何故樂曰有人將衣服換酒收藏不謹致爲鼠嚙杜曰此閒屋院幾何曰若干杜曰弱年曾記得一符甚能却鼠即不知今有驗否請以試之或有徵當可盡此宅宇永無鼠矣樂得符依法焚之自此遂絕鼠跡杜寓秦彥畢師鐸重圍陷容貌不改皆爲絕糧故也後孫儒渡江乃寓毗陵犯夜禁爲刀死傳其劒解矣（出桂苑叢談）

許建宗

唐齊陰郡東北六里左山館與古寺前路西第一院井其水至深人不可食腥穢甚色如血鄭還古曰可以同詣之及窺其井曰某與回此水味何如還古及院僧曰幸甚遂命朱甌紙筆書符置井中更無他法遂宿此院二更後院風雨黯黑還古於牖中窺之電光開有一力夫自以鉤索於井中如有所釣凡電三發光泊四電光則失之矣及旦建宗封其井三日後甘美異於諸水至今不變還古意建宗得道者遂求之云某非道者偶得符術求終不復後去太山不知所在（出傳異記）

向隱

唐天復中成汭鎮江陵監軍使張特進元隨溫克修司藥庫在坊郭稅舍止焉張之門人向隱北鄰隱攻曆算仍精射覆無不中也一日白張曰特進副監小判官已下皆帶災色何也張曰人之年運不同豈有一時受災吾不信矣於時城中多犬吠隱謂克脩曰司馬元戎某年失守此地化爲丘墟子其誌之他日復謂克脩曰此地更變且無定主五年後東北上有人係稱國親一鎮此邦二十一年不動子誌之他日又曰東北來者二十年後更有一人五行不管此程更遠但請記之溫以爲慮虛殊不介意復謂溫曰子他時婚娶無男但生一隊女也到老却作醫人後累容

救詠北司張特進與副監小判官同日就戮方驗其事成汭鄂渚失律不還江陵爲郎人雷滿所據襄州舉君奪之以趙匡明爲留後大梁伐襄州匡明棄城自固爲梁將賀環所據而威望不著邸疇侵凌不敢出城自固而已梁王署武信王高季昌自穎州刺史爲荊南兵馬留後下車日惟數騎至沙頭郎軍懾懼稍稍而退先是武信王賜姓朱後復本姓果符國親之說克修失主流落者宮收得名方仍善修合賣藥自給亦使行醫娶婦後唯生數女盡如向言唐明宗天成二年丁亥天軍圍江陵軍府懍憂溫克脩上城白文獻王具道此文獻未之全信溫以前事累驗必不我欺俄而朝廷抽軍來年武信薨凡二十一年而文獻嗣位亦二十一年迨至南平王即此程更遠果在茲乎（出北

夢瑣言

趙尊師

趙尊師者本遂州人飛符救人疾病於鄉里間年深矣又善役使山魈令挈書囊席帽故所居前後百里內絕有妖怪鬼物爲人患者有民阮項女爲精怪所惑每臨夜別梳粧似有所伺必迎接忻喜言笑自若召人醫療即先知姓名項廼奔請尊師救解趙曰不勞親去但將吾符貼於戶牖間自有所驗乃白絹朱書大符與之項貼於戶至一更聞有巨物中擊之聲如水墜地遂擕燭照之廼一巨龍宛轉在地逡巡而死符即不見女廼醒然自悟號駭涕泣項遂碎斬之首棄於塹間却請尊師備陳其事趙慰勞之又與小符令女吞之自後無恙大符即却歸於按上（出野人閒話）

權師

唐長道縣山野間有巫曰權師善死卜至於邪魅鬼怪隱伏逃亡地祕山藏生期死限罔不預知之或人請命則焚香呼請神僮仆於茵褥上奄然而逝移時方喘息瞑目而言其事奏師之親曰郭九舅豪俠强梁積金甚廣妻卧病數年將不濟召令卜之閉目而言曰君堂屋後有伏屍其數九遂令斸之依其尺寸獲之不差其一旋遣去除之妻立愈贈錢百萬却而不受强之方受一二萬云神不令多取又一日卧於民家瞑目輪十指云筭天下死簿數其遐邇州縣死數甚多矣及本州村鄉亦十餘人合死者內有豪士張夫子名行儒與爲人有急告行儒者聞而懼遂命之至謂張曰可以奉爲牒閻羅山免之於是閉目於紙上書之半如篆籀祝焚之既訖張以含胎馬奔奉之巫曰神只許其母子即奉還以俟與日所言本州十餘人筭盡者應期而殁惟張行儒免之及牝誕駒遂遺其主其牝呼爲和尚云此馬曾爲僧不了有是報自爾爲人廷筭者不少爲人攝取地下隱伏者亦多言人筭盡者不差晷刻以至其家大富取民家牛馬貲財遍山盈室（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九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　方士五

周隱克　張士政　陳休復
費雞師　岳麓僧　强紳
彭釘筋　崔无斁　蜀士
陳岷　鄭山古　馬處謙
趙聖人　黃萬戶　何奎
孫雄　李漢雄

周隱克

唐道士周隱克有術數將相大僚咸敬如神明宰相李宗閔修弟子禮手狀皆云然前宰相段文昌鎮淮南染疾曰尊師去年云我有疾須臥六日段公與賓客博戲飲茶周生連喫數椀段起旋溺不已良久驚語尊師曰乞且放虎偲交下不自持笑曰與相公爲戲也蓋飲茶備起遺段公代之（出逸史）

張士政

唐王潛在荊州百姓張士政善治傷折有軍人損脛求張治之張飲以一藥酒破肉取碎骨一片大如兩指塗膏封之數日如舊經二年餘脛忽痛復問於張張曰前君所出骨寒則痛可遽覓也果獲於牀下令以湯洗貯於絮中其痛即愈王子弟與之狎嘗祈其戲術張取草一掬再三挼之悉成燈蛾飛去又畫一婦女於壁酌滿杯飲之酒無遺倜逡巡畫婦人面赤半日許其術終不傳人（出逸史）

陳休復

唐李當鎮興元褒城縣處士陳休復號陳七子狎於博徒行止非常李以其妖誕械之而市井中又有一休復無何頭於狴牢遽郡腐敗所司收而瘞之爾後究在褒城李驚異不敢復問一旦愛女暴亡妻追悼成疾無能瘳者幕客白曰陳處士真道者必有少君之術能祈之乎李然之因敬而延召陳曰此小事爾於初夜帷裳設燈炬畫作一門請夫人下簾屏氣至夜分亡者自畫門入堂中行數遭夫人悒憶失聲而哭亡魂倏然滅矣然後形貌令其抑割李由是敬之（出北夢瑣言）

費雞師

唐蜀有費雞師目赤無黑睛本濮人段成式長慶初見之已年七十餘或爲人解疾必用一雞設祭於庭又取江石如雞卵令疾者握之乃踏步作氣嘘叱雞旋轉而死石亦四破成式舊家人永安初不信嘗謂曰爾有人厄因丸符通令吞之復去其左足鞋及襪符展在足心矣又謂奴滄海爾將病令袒而負戶以筆再三畫於外大言曰過過墨跡遂透著背焉（出酉陽雜俎）

岳麓僧

唐廣南節度下元隨軍將鍾大夫忘其名晚年流落旅寓陵州多止佛寺仁壽縣主簿歐陽衎愍其衰老常延待之三伏間忽駮疾臥於歐陽舍踰月不食慮其旦夕溘然欲陳牒州衙希取鍾公一狀以明行止鍾曰病即病矣死即未也既此奉煩何妨申報於是聞官爾後疾愈孫光憲時爲郡倅鍾忽然來訪因問所苦之由乃曰曾在湘潭遇干戈不進與同行商人數輩就岳麓寺設齋寺僧有新合知

命丹者且云服此藥後要退即飲海桑湯或大期將至即肋下微痛此丹自下便須指揮家事以俟終焉遂各與一緡吞一丸他日入蜀至樂温縣遇同服丹者商人寄寓樂温得與話舊且說所服之効無何此公來報肋下痛不日其藥果下急區分家事後凡二十日卒某方神其藥用海藻湯下之香水洗沐却吞之邇來所苦藥且未下所以知未死兼由藥相不然鍾公面色紅潤强飲啗似得藥力也他日不知其所終以其知命有驗故記之焉出北夢瑣言

强紳

唐鳳州東谷有山人强紳妙於三戒尤精雲氣屬王氏初併秦鳳張黄於通衢强公指而謂孫光憲曰更十年天子數員又曰并汾而來悠悠宋蜀後何爲哉於時蜀兵初攻

岐山謂其旦夕屠之强曰秦王久思安動非四海之主雖然死於牖下乃其分也蜀人終不能剋秦而秦川亦成丘墟矣爾後大閹與王鳳翔不羈秦王令終王氏絕作果叶强生言有鹿盧蹻術自云老矣耄矣無人可傳其書藏在深隱處古杉樹中因與孫光憲偕詣開樹皮發蠟緘取出一通絹書選吉辰以授爲强嫗止之謂孫少年矣慮致發狂俾服膺三年方議可否出北夢瑣言

彭釘筋

唐彭偃閒有相者彭勉明號彭釘筋言事多驗人以其必中是有釘筋之名九隴村民唐氏子家富穀食彭謂曰唐郎即世不挂一縷唐氏曰我家粗有田隴衣食且豐可能裸露而終哉後一日江水泛漲潭上有一兜在水中央唐謂必致之乃脫衣泅水無何爲汎波漂沒而卒所謂一縷不挂也其他皆此類繁而不載出北夢瑣言

崔无斁

偽王蜀先主時有道士李皛亦唐之宗室生於徐州而遊三蜀詞辯敏捷粗有文章因棲陽平化爲妖人扶持上有紫氣乃聚衆舉事而敗妖輩星散而皛獨罹其禍先是李皛有書召玉局仙楊德輝赴齋有老道士崔無斁自言患聾有道而託算術往往預知吉凶楊德輝問曰將欲北行如何令崔書地作字乃書北千兩割字崖公以千插北成乖字曰去即乖覺楊尘不果去而皛齋日就擒道士多罹其禍楊之幸免由崔之力也出北夢瑣言

蜀士

偽王蜀有王氏子承協幼承雁有文武才性聰明通于音律門下常養一術士持授戰陣之法人莫知之術士纔纔將衣亦不受承協之厚錄承協後因蜀主講武於星宿山下忽於主前呈一鐵鎗重二十餘斤請試之由是介馬盤鎗星飛電轉萬人觀之咸服其神異及入城又請解城門下鐵關五十餘斤兩人舁致馬上當街馳之亦如電閃大賞之擢爲龍捷指揮使其諸家兵法三令五甲懸之口吻以其年幼終不付大兵柄奇異之術信而有之出王氏見聞

陳峴

後唐莊宗世子魏王繼岌伐蜀迴軍在道而有鄴都之變莊宗與劉后命內臣張漢賓齎急詔所在催魏王歸闕張漢賓乘驛倍道急行至與元西縣逢魏王宣傳詔旨王以

木軍方討漢州康延孝相次繼來欲候之出山以陳凱歌漢實督之有軍謀陳岷比事梁與漢實熟嘗問張曰天子改換且是何人張色莊曰我當面奉宣詔魏王況大軍在行談何容易陳岷曰久忝知聞故敢諮問兩日來有一信風新人已即位矣復何形迹張乃說來時聞李嗣元過河未知近事岷曰魏王且請盤桓以觀其勢未可前邁張以莊宗命嚴不敢遷延督令進發魏王至渭南遇害（出王氏見聞）

鄭山谷

僞蜀王先主時有軍校黃承眞就檟于廣漢綿竹縣遇一叟曰鄭山古謂黃曰此國於五行中少金氣有剝金之號曰金煬鬼此年蜀宮大火至甲申乙酉則殺人無數我授汝秘術詣朝堂陳之儻行吾教以禳鎮庶幾減於殺伐救

活之功道家所重延生試於我而取之然三陳此術如不允行則止亦不免蓋洩於陰機也子能從我乎黃亦好奇乃曰苟聞至言死生以之乃齋祕文詣蜀三上不達乃嘔血而死其大火與乙酉亡國殺戮之事果驗孫光憲與承眞相識竊得窺其祕緯題云黃帝陰符與今陰符不同凡五六千言黃云受於鄭叟一畫一點皆以五行屬配通暢疊疊實奇書也然漢代數曰生於綿竹妙於讖記之學所云鄭叟者黃扶之流乎（出北夢瑣言）

馬處謙

僞王蜀葉逢少明悟以詞筆求知常與孫光憲偕詣術士馬處謙問命通塞馬曰四十已後方可圖之未間苟或先得於壽不永于時州府交辟以多故參差不成其事後充湖南通判官未除官之前夢見乘船赴任江上候吏旁午而至迎入石窟覺後話於廣成先生杜光庭次忽報敕下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廣成曰昨宵之夢豈小川之謂乎自是解維覆舟於犍爲郡青衣灘而死即處謙之生知葉逢之凶夢何其劫然光憲自蜀沿流一夕夢葉生云子於青衣亦不得免覺而異之洎發嘉州取陽山路乘小舟以避青衣之險無何篙折爲洑流吹入青衣幸而獲濟皆鬼神尚能相戲哉（出北夢瑣言）

趙聖人

僞蜀有趙溫圭善袁許術占人災祥無不神中蜀謂之趙聖人武將王暉事蜀先主累有軍功爲性凶狠至後主時爲一二貴人擠抑久沈下位王深銜之嘗一日於朝門逢

趙公見之驚愕乃屏人告之曰今日見君面有殺氣懷兵刃欲行陰謀但君將來當爲三任郡守一任節制自是晚達不宜害人以取殃禍王大駭乃於懷中探一匕首擲於地泣而言曰今日比欲刺殺此子便自引決不期逢君爲開釋請從此而止勤勤拜謝而退王尋爲郡遷秦州節度蜀亡老於咸陽宰相范質親士話其事（出玉堂閑話）

黃萬戶

僞王蜀時巫山高唐觀道士黃萬戶本巴東萬戶村民學白虎七變術又云學六丁法於道士張君常持一鐵鞭療疾不以財物介懷然好與鄉人爭訟州縣不之重也戎州刺史文思輅亦有戲術嘗剪紙魚投於盆內而活萬戶投鞭化蛇而食之其鐵鞭爲文思輅收之歸于涪州亡其鞭

而却歸黃矣有楊帝古欲傳其術坐未安忽云子家中已
有變緘不果傳俄得家計母亡又蜀先主召入宮列示諸
子俾認儲后萬戶乃指後主其術他皆倣此唯一女爲巫
山民妻有男傳授秘訣將卒家人勿殮經七八日再活不
久却殂也青城縣舊有馬和尚宴坐三十五年道德甚高
萬戶將卒謂家人曰青城馬和尚來我遂長逝也是年馬
師亦遷化 出北夢瑣言

何奎

僞王蜀時閬州人何奎不知何術而言事甚効既非卜相
人號何見鬼蜀之近貴咸神之鬻銀肆有患白癩者傳於
兩世矣何見之謂曰爾所苦我知之矣我爲嫁聘少鐶釧
釵篦之屬爾能致之乎即所苦立愈矣癩者欣然許之因

謂曰爾家必有他人舊功德或供養之具在焉亡者之魂
所依故遣爲此祟但去之必瘳也患者歸視功德堂內本
無他物忖思久之老母曰佛前紗窗乃重闈時他人之物
曾取而置之得非此乎遂徹去仍修齋懺疾遂痊竟受其
鐶釧之贈何生未遇不汲汲於官宦末年祈於大官自布
衣除興元少尹金紫兼妻邑號子亦賜緋不之任便歸閬
州而卒顯知死期也雖術數通神而名器踰分識者知後
主政悉此類也 出北夢瑣言

孫雄

嘉州夾江縣人孫雄號孫卯齋其言事亦何奎之流僞蜀
主歸命時內官宋愈昭將軍數員舊與孫相善亦神其術
將赴洛都咸問將來昇沈孫俛首曰諸官記之此去無災
無禍但行及野狐泉已來稅駕處曰孫雄非聖人耶此際
新舊使頭皆不見矣諸官咸疑之爾後量其行邁合在咸
京左右後主權僞詔之禍莊宗遇鄴都之變所謂新舊使
頭皆不得見之驗也 出北夢瑣言

李漢雄

李漢雄者嘗爲欽州刺史罷郡居池州善風角推步之奇
術自言當以兵死天祐丙子歲遊浙西始入府而歎曰府
中氣候甚惡當有兵亂期不遠矣吾必速迴既見府公厚
待之留旬月未得遽去一日晚出逆旅四顧而歎曰禍在
明日吾不可留翌日晨入府辭坐客位中良久曰禍即今
至遽出猶或可遂出至府門遇軍將周交作亂遂遇殺害
於門下 出稽神錄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一　異人一

韓稚　幸靈　趙逸
梁四公

韓稚

漢惠帝時天下太平干戈偃息遠國殊鄉重譯來貢時有道士韓稚者終之裔也越海而來云是東海神君之使聞聖德洽于區宇故悅服而來庭時東極扶桑之外有泥離國亦來朝於漢其人長四尺兩角如蠒牙出於脣自腰已下有垂毛自蔽居於深穴其壽不可測也帝云方士韓稚解絕國言問人壽幾何經見幾代之事答云五運相因遞生遞死如飛塵細雨存歿不可論算問女媧已前可問乎對曰蛇身已上八風均四時序不以威悅攪乎精運又問燧人以前答曰自鑽火變腥以來父老而慈子壽而孝犧軒以往屑屑焉以相誅滅浮靡囂薄淫於禮亂於樂世俗澆偽淳風墜矣稚具以聞帝曰悠哉杳昧非通神達理者難可語乎斯道矣稚亦以斯而退莫之所知（出王子年拾遺記）

幸靈

晉幸靈者豫章建昌人也立性少言與人羣居被人侵辱而無慍色邑里皆號爲癡父兄亦以爲癡常使守稻有牛食稻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整理其殘亂者父見而怒之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各得其意牛方食禾奈何驅之父愈怒曰即如汝言復用理壞者何爲靈曰此稻又得終其性矣時順陽樊長賓爲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令人作揖一雙靈作訖而未輸俄而被人竊竊者心痛欲死靈曰爾無竊吾楫子乎竊者不應須臾痛甚靈曰爾不以情告我者死竊者急乃首應靈於是以水飲之病乃愈船成以數十人引一艘不動靈助之船乃行從此人皆畏之或稱其神有龔仲儒女病積年氣息纔屬靈以水噀之應時大愈又呂猗母黃氏痿痺一十餘年靈去黃氏數尺而坐瞑目寂然有頃謂猗曰扶夫人起猗曰得疾累年不可卒起靈曰試扶起於是兩人扶以立又令去扶人即能自行乃留水一器令飲之高悝家內有鬼怪言語器物自行大以巫祝厭之而不能絕靈至門見符甚多曰以邪救邪豈得已乎並使焚之其鬼怪遂絕從爾已後百姓奔赴如雲靈愈者多不敢報謝立性至柔見人即先拜輒自稱名凡草木之夭傷於山林者必起理之器物傾覆於途路者必舉正之（出豫章記）

趙逸

後魏崇義里有杜子休宅地形顯敞門臨御路時有隱士趙逸者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見子休宅歎息曰此是晉朝太康寺也時人未之信問其由答曰龍驤將軍王濬平吳後立此寺本有三層浮圖用塼爲之指子休園曰此是故處子休掘而驗之果得塼數萬并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造時園中果菜豐蔚林木扶疎乃服逸言號爲聖人子休遂捨宅爲靈應寺所得之塼造三層浮圖好事者問晉朝京師何如今日逸曰晉朝民少於今日王侯第宅與今日相似又云自永嘉已

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吾皆遊其都邑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苻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觀其治典未爲凶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苻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書生惡凡諸史官皆此類也人皆貴遠賤近以爲信然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問其故逸曰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誌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尹等跡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詞損實當時作文之士慙逸此言步兵校尉李登問曰太尉府前塼浮圖形製甚古未知何年所造逸云晉義熙十二年劉裕伐姚泓軍人所作汝南王聞而

異之因問何所服餌以致延年逸云吾不閑養生自然長壽郭璞嘗爲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餘半帝給步挽車一乘遊於市里所經之處多說舊跡三年已後遁去莫知所在出洛陽伽藍記

梁四公

梁天監中有蜀闖（上音攜下音杰）𪊲（上萬下傑）（上仇下胥）（上常下）四公謁武帝帝見之甚悅因命沈隱侯約作覆將與百寮共射之時太史適獲一鼠約匣而緘之以獻帝筮之遇蹇䷦（艮上坎下）之噬嗑䷔（離下震上）帝占成羣臣受命獻卦者八人有命待成俱出帝占決實諸青蒲申命闖公揲蓍對曰聖人布卦其象吉矣依象辯物何取異之請從帝命卦時八月庚子日巳時闖公奏帝沈約畢帝卦上一蓍以授臣既揲占成置于青蒲而退讀帝占曰先蹇後噬嗑是其時內艮外坎是其象坎爲盜其鼠也居蹇之時動其見噬其拘繫矣噬嗑六爻四无咎一利艱貞非盜之事上九荷校滅耳凶是因盜獲戾必死鼠也羣臣蹈舞呼萬歲帝自矜其中頗有喜色次讀八臣占詞或辯於色或推於氣或取於象或演於爻或依鳥獸龜龍陰陽飛伏其文雖玄遠然皆無中者末啓闖公占曰時日王相必生鼠矣且陰陽晦而入文明從靜止而之震動失其性必就擒矣金盛之月制之必金子爲鼠及與艮合體坎爲盜又爲隱伏隱伏爲盜是必生鼠也金數於四其鼠必四離爲文明南方之卦日中則昃況陰類乎晉之繇曰死如棄如實其事也曰欲必死既見生鼠百寮失色而尤闖公曰占辭有四今者唯一何

也公曰請剖之帝性不好殺自恨不中及至日昃鼠且死矣因令剖之果姙三子是日帝移四公於五明殿西閣示更親近其實內之唯舜聖伏臘得於義賢堂見諸學士無有軍國疑議莫不參預焉大同中盤盤國丹丹國扶邑國高昌國遣使獻方物帝令有司設充庭法駕雅樂九關百寮具朝服如元正之儀帝問四公興國來廷爵命高下欲以上公秩加之鷹公曰成王太平周公輔政越裳氏重譯來貢不聞爵命及之春秋邾楚之君爵不加子設使其君躬聘依禮經位止子男若加以上公恐非稽古帝固謂鷹公更詳定之俄屬暴風如旋輪曳帝裙帶帝又問其事公曰明日亦未果請他日議之帝不懌學士羣誹之向夕帝女隊閣而死禮竟不行後詰之對曰旋風襲衣憂子暴殞

更何疑焉
高昌國遣使貢鹽二顆顆如大斗狀白似玉乾蒲桃刺蜜
凍酒白麥麵王公士庶皆不之識帝以其自萬里絕域而
來獻數年方達文字言語與梁國略同經三日朝廷無祇
對者帝命杰公迓之謂其使曰鹽一顆是南燒羊山月望
收之者一是北燒羊山非月望收之者蒲桃七是洿林三
是無半東酒非八風谷所凍者又以高寧酒和之刺蜜是
鹽成所生非南平城者白麥麵是宕昌者非昌壘真物使
者具陳實情麵爲經年色敗至宕昌貿易填之其年風災
蒲桃刺蜜不熟故駁雜鹽及凍酒奉王急命故非時爾因
又問紫鹽醫珀云自中路遭北涼所奪不敢言之帝問杰
公羣物之異對曰南燒羊山鹽文理粗北燒羊山鹽文理

密月望收之者明徹如冰以氈橐煮之可驗蒲桃洿林者
皮薄味美無半者皮厚味苦酒是八風谷凍成者終年不
壞今臭其氣酸洿林酒滑而色淺故云然南平城羊刺無
葉其蜜色明白而味甘鹽城羊刺葉大其蜜色青而味薄
昌壘白麥麵烹之將熟潔白如新今麵如泥且爛由是知
蜜麥之僞耳交河之間平磧中掘深數尺有末鹽如紅如
紫色鮮味甘食之止痛更深一丈下有瑿珀黑逾純漆或
大如車輪末而服之攻婦人小腸癥瘕諸疾彼國珍異必
當致貢是以知之
杰公嘗與諸儒語及方域云東至扶桑扶桑之蠶長七尺
圍七寸色如金四時不死五月八日嘔黃絲布於條枝而
不爲璽脆如綖燒扶桑木灰汁煮之其絲堅韌四絲爲係
足勝一鈞蠶卵大如鷰雀卵產於扶桑下齎卵至句麗國
蠶變小如中國蠶耳其王宮內有水精城可方一里天未
曉而明如晝城忽不見其月便蝕西至西海海中有島方
二百里島上有大林林皆寶樹中有萬餘家其人皆巧能
造寶器所謂拂林國也島西北有坑盤坳深千餘尺以肉
投之鳥銜寶出大者重五斤彼云是色界天王之寶藏四
海西北無慮萬里有女國以蛇爲夫男則爲蛇不噬人而
穴處女爲臣妾官長而居宮室俗無書契而信呪咀直者
無他曲者立死神道設教人莫敢犯南至火洲之南炎崑
山之上其土人食蟳蝌鬚蛇以辟熱毒洲中有火木其皮
可以爲布炎丘有火鼠其毛可以爲褐皆焚之不灼汙以
火浣北至黑谷之北有山極峻造天四時冰雪意燭龍所

居書無日北向更明夜直上觀北極西有酒泉其水味如
酒飲之醉人北有漆海毛羽染之皆黑西有乳海其水白
滑如乳三海間方七百里水土肥沃大鴨生駿馬大鳥生
人男死女活鳥自銜其女飛行哺之銜不勝則負之女能
跬步則爲酋豪所養女皆殊麗美而少壽爲人婢媵未三
十而死有兎大如馬毛絜白長尺餘有貂大如狼毛純黑
亦長尺餘服之御寒朝廷聞其言掩口笑謂以爲誑妄曰
鄒衍九州王嘉拾遺之談耳司徒左長史王筠難之曰書
傳所載女國之東蠶崖之西狗國之南羌夷之別種一女
爲君無夫蛇之理與公說不同何也公曰以今所知女國
有六何者北海之東方夷之北有女國天女下降爲其君
國中有男女如他恒俗西南夷板楯之西有女國其女悍

而男恭女爲人君以貴男爲夫置男爲妾媵多者百人少
者四五人昆明東南絕徼之外有女國以猿爲夫生男類父
而入山谷晝伏夜遊生女則巢居穴處南海東南有女國
舉國惟以鬼爲夫夫致飲食禽獸以養之勃律山之西有
女國方百里山出台虺之水女子浴之而有孕其女舉國
無夫并蛇六矣昔狗國之南有女國當漢章帝時其國王
死妻代知國近百年時稱女國後子孫還爲君若犬夫犬猿
夫鬼夫水之國博知者已知之矣故略而不論俄而扶桑
國使使貢方物有黃絲三百斤即扶桑蠶所吐扶桑灰汁
所煑之絲也帝有金爐重五十斤係六絲以懸爐絲有餘
力又貢觀日玉大如鏡方圓尺餘明徹如琉璃映日以觀
見日中宮殿皎然分明帝令杰公與使者論其風俗土地
物産城邑山川并訪往昔存亡又識使者祖父伯叔兄弟
使者流涕拜首具言情實問蠻南海商人賚火浣布三端
帝以雜布積之令杰公以他事召至於市所杰公遥識曰
此火浣布也二是緝木皮所作一是績鼠毛所作以詰商
人具如杰公所說因問木鼠之異公曰木堅毛柔是何別
也以陽燧火山陰柘木爇之木皮改常試之果驗明年冬
扶南大舶從西天竺國來賣碧玻瓈鏡面廣一尺五寸重
四十斤內外皎潔置五色物於其上向明視之不見其質
問其價約錢百萬貫文帝令有司算之傾府庫償之不足
其商人言此色界天王有福樂事天澍大雨衆寶如山納
之山藏取之難得以大獸肉投之藏中肉爛黏寶一鳥銜
出而即此寶焉舉國不識無敢酬其價者以示杰公公曰

上界之寶信矣昔波羅尼斯國王有大福得獲二寶鏡鏡
光所照大者三十里小者十里至玄孫福盡天火燒宮大
鏡光明能禦災火不至焚爇小鏡光微爲火所害雖光彩
昧暗尚能辟諸毒物方圓百步蓋此鏡也時王賣得金二
千餘斤遂入商人之手後王福薄失其大寶收奪此鏡却
入王宮此王十世孫失道國人將謀害之此鏡又出當是
大臣所得其應入於商賈其價千金傾竭府庫不足也因
命杰公與之論鏡由是信伏更問此是瑞寶王令貨賣即
應大秦波羅奈國失羅國諸大國王大臣所取汝輩胡客
何由得之必是盜竊至此耳胡客逡巡未對俄而其國遣
使追訪至梁云其鏡爲盜所竊果如其言後有魏使頻至
亦言黑貂白兔鴨馬女國往往入京梁朝卿士始信杰公
周遊六合出入百代言不虛說皆爲美談故其多聞强識
博物辯惑鄭仲尼之詳大骨子産之說臺駘亦不是過矣
後魏天平之歲當大同之際彼此俗阜時康賢才鼎盛其
朝廷專對稱人物士流及雅對禮賓則昚公獨預之爲問
答皆得先鳴所以出使外邦宴會賓客使彼落其術內動
控詞鋒撲不虛發舉無遺策昚公之力也魏興和二年遣
崔敏陽休之來聘敏字長謙清河東武城人博學贍文當
朝第一與太原王延業齊名加以天文律曆醫方藥品卜
論既至帝選碩學沙門十人於御對日察與之談論多屈
於敏帝賜敏書五百餘卷他物倍之四公進曰崔敏學問
疏淺不足上軫沖襟命臣昚敵之必死帝從之初江東論
學有十二沙門論以條疏徵覈有中觀論以乘寄蕭然言

名理者宗仰其術比朝有如實論質定宗禮有迴諍論偕機破義敏摠南北二業皆精又桑門所專唯在釋氏若儒之與道敏於未聞敏兼二教而擅之頗有德色胥公嘗於五天竺國以梵語精理問論中分別論大無畏論因明論皆窮理盡妙胥公貌寢形陋而聲氣清暢敏既頻勝學僧而乃傲形於物其日帝於淨居殿命胥公與敏談論至苦三光四氣五行十二支十干八宿風雲氣候金丹玉液藥性針道六性五蘊陰陽曆數韜略彙權飛伏孤虛鬼神情狀始自經史終於老釋凡十餘日辯揚六藝百氏與敏互為主客立談絕倒觀者莫不盈量忘歸然敏詞氣事沮於胥不自得因而成病與疾比歸未達中路而卒出洽聞記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二　異人二

陸法和　王梵志　王守一
李子牟　呂翁　管子文
袁嘉祚　鄭相如

陸法和

陸法和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與沙門同自號居士不至城郭容色常定人莫測也侯景始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應共檀越擊侯景為國立效元英問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在清溪山元英往問之曰侯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宜待熟時不撩自落檀越但待侯景熟何勞問也固問尅不乃曰亦尅亦不尅景遣將任約衆號五萬代湘東王於江陵兵將逼

法和乃出詣湘東云自有兵書乞征任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王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之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常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諸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洲湖與任約相對法和乘輕舟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即攻之縱火舫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以麾風風勢即反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剎語檀越等此雖為剎實是賊摽今何不自摽下求賊也如其言果見任約在水中抱剎柱頭纔出鼻遂擒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

越有相必不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微得擅越力果擇用爲郡守又西闖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既平任約乃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一無可慮蜀賊將至法和乃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先運石以塡江三日水遂分流橫之以鐵鎖蕭紀果遣蜀將渡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略一戰而殄之山中多毒蟲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近江湖必於岸側結草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得時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爲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有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蛇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齚袴襠而不落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至

其人不信數日果死其言多驗元帝以法和爲郢州刺史法和不稱臣其啓文印名上自稱居士後乃自稱司徒帝謂僕射王褒曰我來未嘗有意用陸爲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帝曰法和功業稍重遂就拜爲司徒後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帝使止之法和乃盡致其兵謂使者曰法和求道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人主之位但與主有香火因緣救援耳今旣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養具大餽薄餅及西魏衆兵法和赴江陵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鎭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堊其城門着麤白布衫布袴邪巾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梁滅復取前凶服着之受弔梁人西入魏果見餽餅焉出渚宮舊事

王梵志

王梵志衞州黎陽人也黎陽城東十五里有王德祖當隋文帝時家有林檎樹生癭大如斗經三年朽爛德祖見之乃剖其皮遂見一孩兒抱胎而德祖收養之至七歲能語曰誰人育我復何姓名德祖具以實語之因名曰林木梵天後改曰梵志曰王家育我可姓王也梵志乃作詩示人甚有義旨出史遺

王守一

唐貞觀初洛城有一布衣自稱終南山人姓王名守一常負一大壺賣藥人有求買之不得者病必死或急趁無疾人授與之者其人旬日後必染沉痾也柳信者世居洛陽家累千金唯有一子既冠後忽於眉頭上生一肉塊歷使

療之不能除去及聞此布衣遂躬自禱請既至其家乃出其子以示之布衣先焚香命酒脯猶若祭祀後方於壺中探一丸藥嚼傅肉塊復請具樽俎須臾間肉塊破有小蛇一條突出在地約長五寸五色爛然漸漸長及一丈已來其布衣乃盡飲其酒叱蛇一聲其蛇騰起雲霧昏暗布衣忻然乘蛇而去不知所在出大唐奇事

李子牟

李子牟者唐蔡王第七子也風儀爽秀才調高雅性閑音律尤善吹笛天下莫比其能江陵舊俗孟春望夕尚列影燈其時士女緣江輻輳縱觀子牟客遊荆門適逢其會因謂朋從曰吾吹笛一曲能令萬衆寂爾無譁於是同遊贊成其事子牟即登樓臨軒迴奏清聲一發百戲皆停行人

駐愁坐者起聽曲罷良久衆聲復喧而子牟恃能意氣自若忽有白叟自搒下小舟行吟而至狀貌古峭辭韻清越子牟洎坐客爭前致敬叟謂子牟曰向者吹笛豈非王孫乎天格絕高惜者樂器常常耳子牟則曰僕之此笛乃先帝所賜也神鬼異物則僕不知音樂之中此爲至寶平生視僕過萬數方僕所有皆莫能知而叟以爲常常豈有說乎叟曰吾少而習焉老猶未倦如君所有非吾敢知王孫以爲不然當爲一試子牟以授之而叟引氣發聲聲成而笛裂四座駭愕莫測其人子牟因叩頭求哀希逢珍異叟對曰吾之所貯君莫能吹即令小僮自舟齎至子牟就視乃白玉耳叟付子牟令其發調氣力殆盡纖響無聞子牟彌不自安虔恭備極叟乃按之微弄座客心骨泠然叟曰

吾愍子志尚試爲一奏清音激越遐韻泛溢五音六律所不能偕曲未終風濤噴騰雲雨昏晦少頃開霽則不知叟之所在矣出博異記

呂翁

開元十九年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設榻施席擔囊而坐俄有邑中少年盧生衣短裘乘青駒將適于田亦止邸中與翁接席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裝弊褻乃歎曰大丈夫生世不諧而困如是乎翁曰觀子膚極腧體胖無恙談諧方適而歎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適之爲翁曰此而不適而何爲適生曰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茂而家用肥然後可以言其適吾志于學而游于藝自惟當年朱紫可拾今已過壯室猶勤田畝非困而何言訖目昏思寐是時主人蒸黃粱爲饌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此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瓷而竅其兩端生俛首就之寐中見其竅大而明朗可處舉身而入遂至其家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而產甚殷由是衣裘服御日已華侈明年舉進士登甲科解褐授校書郎應制舉授渭南縣尉遷監察御史起居舍人爲制誥三年即眞出典同州尋轉陝州生好土功自陝西開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賴之立碑頌德遷汴州嶺南道採訪使入京爲京兆尹是時神武皇帝方事夷狄吐蕃新諾羅龍莽布攻陷瓜沙節度使王君㚟新被殺投河湟戰恐帝思將帥之任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隴右節度使大破戎虜七千級開地九百里築三大城以防要害北邊

賴之以石紀功焉歸朝策勳恩禮極崇轉御史大夫吏部侍郎物望清重羣情翕習大爲當時宰相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端州刺史三年徵還除戶部尚書未幾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令嵩裴侍中光庭同掌大政十年嘉謨密命一日三接獻替啟沃號爲賢相同列者害之遂誣與邊將交結所圖不軌下獄府吏引徒至其門追之甚急生惶駭不測泣其妻子曰吾家本山東良田數頃足以禦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復衣短裘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刃欲自裁其妻救之得免共罪者皆死生獨有中人保護得減死論出授驩牧數歲帝知其冤復起爲中書令封趙國公恩旨殊渥備極一時生有五子傑倜儉位倚傑爲考功員外儉爲侍御史位爲太常丞季

子倚最賢年二十四爲右補闕其姻媾皆天下族望有孫十餘人凡兩爲鎮表再登台鉉出入中外迴翔臺閣三十餘年間崇盛赫弈一時無比末節頗奢蕩好逸樂後庭聲色皆第一前後賜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老憂乞骸骨不許及病中人候望接踵於路名醫上藥畢至爲將終上疏曰臣本山東書生以田圃爲娛偶逢聖運得列官序過蒙榮獎特受鴻私出擁旄鉞入昇鼎輔周旋中外綿歷歲年有忝恩造無裨聖化負乘致寇履薄戰兢日極一日不知老之將至今年逾八十位歷三公鐘漏並歇筋骸俱弊彌留沈困殆將溘盡顧無誠効上答休明空負深恩永辭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詔曰卿以俊德作余元輔出雄藩垣入贊緝熙昇平二紀寔卿是賴比因疾累日謂痊除豈遽沈頓良深憫默今遣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其疾加針灸爲余自愛燕冀無妄期于有喜其夕卒盧生欠伸而寤見方偃於邸中顧呂翁在傍主人蒸黃粱尚未熟觸類如故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邪翁笑謂曰人世之事亦猶是矣生然之良久謝曰夫寵辱之數得喪之理生死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再拜而去出異聞集

管子文

李林甫爲相初年有一布衣詣謁之閽吏謂曰朝廷新命相國大寮尚未敢及門何布衣容易謁之邪布衣執刺待於路傍高聲自稱曰業八體書生管子文欲見相國伸一言林甫召之於賓館至夜靜月下揖之生曰僕實老於書藝亦自少遊國籍之圃嘗竊見古昔興亡明主賢臣之事故願謁公以伸一言林甫曰僕偶備位於輔弼實非才器已恐不勝大任俗虛竊遺也君幸屈趾敢授教於君君其無將發石之言以惠鄙人生曰古人不容易而談者蓋知談之易聽之難也必能以覽察易之言而不容易而聽則消廣古可以搖海岳也況聖哲乎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公若聞一言即欲奉而行之聽一事即怠心徇意如此則雖日納獻言之士亦無益也林甫乃容恭意謹而言曰君但一言教僕僕當書紳而永爲箴誡生曰君聞美言必喜聞惡言必怒僕以美言啓君則卑拜君之事以惡言諷君必犯君之顏色既犯君之顏色君復怒我即不得盡伸惡言矣美言徇而損惡言直而益君當悉察之容我之言勿復加怒林甫不覺膝席而聽生曰君爲相相天子也相天子安宗社保國也宗社安萬邦寧則天子無事天子無事則君之無事設或天下有一人失所即罪在天子罪在天子君用君相夫爲相之道不必獨任天下事當舉文治天下之民舉武定天下之亂求仁人撫疲瘵用義士和闘戰自修節儉以誠上以化下自守忠貞以事上以律人固不假躬勤庶政也庶政得人即治苟不得人雖才如伊呂亦不治噫相國與之林甫聽之駭然遽起拜謝之生又曰公知斯運之盛衰邪林甫曰君當盡教我我當終身不忘生曰夫治生亂亂生治今古不能易也我國家自革隋亂而治至於今日亂將生矣君其記之林甫又拜謝至曙欲聞於上縻以一爵祿令左右潛守之堅求退曰我

本秖欲達一言於公今得竭愚悃而又辱見納又何用胆野人之歸也林甫堅留之不得遂去林甫令人暗逐之生至南山中一石洞其人尋亦入石洞遂不見生唯有故舊大筆一其人攜以白林甫林甫以其筆置於書閣焚香拜祝其夕筆忽化爲一五色禽飛去不知所之出大唐奇事

袁嘉祚

唐寧王傳袁嘉祚爲人正直不阿能行大節犯顏悟主雖死不避後爲鹽州刺史以清白尤異昇聞時岑羲蕭至忠爲相授嘉祚開州刺史嘉祚恨之頻言其屈二相大怒謫嘉祚曰愚夫叱令去嘉祚方惆悵飲馬于義井有一人背井坐以水灌手故濺水數驚嘉祚馬嘉祚怒之罵曰臭卒伍何事驚馬其人顧嘉祚曰眼看使於蟒蛾國未知死所

何怒我焉嘉祚思其言不能解異之明復至朝果爲二相所召迎謂曰知公跡素高要公銜朝命充使今以公爲衛尉少卿往蟒蛾國報聘可乎嘉祚辭以不才二相曰行文下嘉祚大恐行至義井復遇昨驚馬人詞嘉祚曰視宰相欲令使遠國信乎嘉祚下馬拜之異人曰公無憂也且止不行其二相頭巳懸擔刃矣焉能怒公言畢不知所之問一日二相皆誅果如異人言矣其蟒蛾國在大秦國西數千里自古未嘗通二相死嘉祚竟不去

鄭相如

鄭虔工詩嗜酒性甚閑放玄宗愛其曠達欲致之郎署又以其不事事故特置廣文館命虔爲博士名籍甚著門庭車馬無非才俊有鄭相如者滄州人應進士舉入京聞虔重名以宗姓因謁虔因之敘叔姪見其老倒未甚敬之後數日謁虔獨與坐問其藝業相如笑謂虔曰叔未知相如應以凡人遇然人未易知既見問敢不盡其詞相如若在孔門當處四科猶居游夏之右若叔在孔門不得列爲四科今生不遇時而應此常調但銷聲晦跡而已虔聞之甚驚請窮其說相如曰孔子稱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之也今相如亦知之然國家至開元三十年當改年號後十五年當有難天下至此兵革興焉賊臣篡位當此時叔應授僞官列在朝省仍爲其累願守臣節可以免焉此後蒼生塗炭未巳相如今年進士及第五選得授衢州信安尉至三考死於衢州官祿如此不可强致也其年果進士及第辭虔歸鄉及期而選見虔京師爲吏部一注得安尉相

如有喜色於是辭虔赴任初一考問衢州考吏曰鄭相如何曰甚異問其故曰如古人二考又考之曰無恙三考又問之考吏曰相如秩考後暴疾不起虔甚驚歎方思其言又天寶十五年祿山反遣兵入京城收諸官吏赴洛陽虔時爲著作郎抑授水部郎中及剋復貶衢州司戶至任而終竟一如相如之言也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二

續生　張佐　陸鴻漸
賈耽　治針道士　貞元末布衣
柳成　蘇州義師　吳堪

續生

濮陽郡有續生者莫知其來身長七八尺肥黑剪髮留二三寸不著褌袴破衫齊膝而已人遺財帛轉施貧窮每四月八日市場戲處皆有續生郡人張孝恭不信自在戲場對一續生又遣奴子往諸處看驗奴子來報場場悉有以此異之天旱續生入泥坌偃展久之必雨土人謂之豬龍市內有大坑水潦停注常有群豬止息其間續生向夕來臥冬月飛霜著體睡覺則汗氣衝發無何夜中有人見北市竈火洞赤徑往視之有一蟒蛇身在竈裏首出在竈外大於豬頭並有兩耳伺之平曉乃是續生拂灰而出後不知所之（出廣古今五行記）

張佐

開元中前進士張佐常爲叔父言少年南次鄠杜郊行見有老父乘青驢四足白腰背鹿革囊顏甚悅懌旨趣非凡始自斜逕合路佐甚異之試問所從來叟但笑而不答至再三叟忽怒叱曰年少子乃敢相逼吾豈盜賊椎埋者耶何必知從來佐遜謝曰嚮慕先生高躅願從事左右耳何賜深責叟曰吾無術教子但壽永者子當嗤吾潦倒耳遂復乘促走佐亦撲馬趁之俱至逆旅叟枕鹿革囊寢未熟佐乃疲貰白酒將飲試就請曰單瓢期先生共之叟跳起曰此正吾之所好何子解吾意耶飲訖佐見翁色悅徐請曰小生寡昧願先生賜言以廣聞見他非所敢望也叟曰吾之所見梁隋陳唐耳賢愚治亂國史已具然請以身所異者語子吾宇文周時居岐扶風人也姓申名宗慕齊神武因改宗爲觀十八從燕公于謹征梁元帝於荊州州陷大將軍旋夢青衣二人謂余曰呂走天年人向主壽不千吾乃請占夢者於江陵市占夢者謂余曰呂走迴字也人向主住字也豈子住乃壽也時留兵屯江陵吾遂陳情於校尉拓跋烈許之因卻請占夢者曰住即可矣壽有術乎占者曰汝前生梓潼薛君胄也好服朮蕊散多尋異書日誦黃老一百紙徙居鶴鳴山下草堂三間戶外駢植花竹泉石縈遶八月十五日長嘯獨飲因酣暢大言曰薛君胄疏澹若此豈無異人降者忽覺兩耳中有車馬聲因頹然思寢頭纔至席遂有小車朱輪青蓋駕赤犢出耳中各高三二寸亦不覺出耳之難車有二童綠幘青帔亦長二三寸憑軾呼御者踏輪扶下而謂君胄曰吾自兜玄國來向聞長嘯月下韻甚清激私心奉慕願接清論君胄大駭曰君適出吾耳何謂兜玄國來二童子曰兜玄國在吾耳中君耳安能處我君胄曰君長二三寸豈復耳有國土儻若有之國人當盡焦螟耳二童曰胡爲其然吾國與汝國無異不信盍從吾遊或能便留則君離生死苦矣一童因傾耳示君胄君胄覘之乃別有天地花卉繁茂甍棟連接清泉縈遶巖岫杳冥因捫耳投之已至一都會城池樓堞窮極壯麗君胄彷徨未知所之顧見向之二童已在其側謂君

胄曰此國大小於君國既至此盍從吾謁蒙玄眞伯蒙玄眞伯居大殿墻垣階陛盡飾以金碧垂翠簾帷帳中間獨坐眞伯身衣雲霞日月之衣冠通天冠垂旒皆與身等玉童四人立侍左右一執白拂一執犀如意二人旣入拱手不敢仰視有高冠長裾綠綬衣人宣青紙制曰肇分太素國旣有億爾淪下土賤卑爲品聿臻于如此寔由冥合況爾清乃躬誠叶予衷宰大官厚爵俾宜享之可爲主籙大夫君胄拜舞出門卽有黃帔三四人引至一曹署其中文簿多所不識每月亦無請受但意有所念左右必先知當便供給因暇登樓遠望忽有歸思賦詩曰風軟景和煦異香馥林塘登高一長望信美非吾鄉因以詩示二童子童子怒曰吾以君質性冲寂引至吾國鄙俗餘態果乃未去

鄉有何憶耶遂疾逐君胄如陷落地仰視乃自童子耳中落已在舊去處隨視童子亦不復見因問諸鄰人云失君胄已七八年矣君胄在彼如數月未幾而君胄卒生於君家卽今身也占者又云吾前生乃出耳中童子以汝前生好道以得到兜玄國然俗態未盡不可久居然汝自此壽千年矣吾受汝符卽歸因吐氣絹尺餘令吞之占者遂復童子形而滅自是不復有疾閒行天下名山道茲向二百餘歲然無所見異事甚多並記在鹿革中因啓囊出二軸書甚大字頗細佐不能讀請叟自宜略述十餘事其半昭然可紀其夕將佐略寢及覺已失叟後數日有人於灰谷湫見之叟曰爲我致意於張君佐遽尋之已復不見出玄怪錄

陸鴻漸

竟陵僧有於水邊得嬰兒者育爲弟子稍長自筮得蹇之漸繇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姓陸字鴻漸名羽羽有文學多意思狀一物莫不盡其妙茶術最著鞏縣陶者多爲瓷偶人號陸鴻漸買十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羽於江湖稱竟陵子於南越稱桑苧公貞元末卒出國史補

賈耽

賈耽相公鎭滑臺日有部民家富於財而父偶得疾身體漸瘦糜粥不通日飲鮮血半升而已其家憂懼乃多出金帛募善醫者自兩京及山東諸道醫人無不至者雖接待豐厚率皆以無効而旋後有人自劒南來診候旬日亦不識其狀乃謂其子曰某之醫家傳三世矣凡見人之疾則

必究其源今觀叟則惘然無知豈某之藝未至而叟天降之災乎然某聞府帥博學多能蓋異人也至於醫藥固不精然子能捐五十千乎其子曰何用曰將以賂御吏候公之出以車轂叟於馬前使見之儻有言則某得施其力矣子如其言公果出行香見之注視將有言爲醫吏白事不覺馬首已過醫人遂辭去其父後語子曰吾之疾是必死之徵今顏頒眼昔聞人語稱可救矣城外有山水處置之三日一來省吾如死則葬之於彼其子不獲已載去得一磐石近池置之悲泣而歸其父忽見一黃犬來池中出沒數四狀如沐浴既去其水卽香甚遏次飲所氣味力微乃肘行而前既飲則覺四體稍輕飲之不已卽能坐子驚喜乃復載歸家則能飲食不旬日而愈他日賈師復

出至前所置章處問曰前度病人在否吏報今已平復公曰人病固有不可識者此人是虱癥世間無藥可療須得千年木梳燒灰服之不然即飲黃龍浴水此外無可治也不知何因而愈遣吏問之叟具以對公曰此人天與其疾而自致其藥命矣夫時人聞之咸服公之博識則醫工所謂異人者信矣（出劇談錄）

治針道士

德宗時有朝士墜馬傷足國醫爲針腿去針有氣如煙出夕漸困憊將至不救國醫惶懼有道士詣門云某合治得視針處責國醫曰公何容易死生之穴乃在分毫人血脈相通如江河針灸在思其要津公亦好手但誤中孔穴乃令舁床就前於左腿氣滿處下針曰此針下彼針跳出當至於檐板言訖遂針入寸餘舊穴之針拂然躍至檐板氣出之所泯然而合疾者當時平愈朝士與國醫拜謝以金帛贈遺道士不受啜茶一甌而去竟不知所之矣（出逸史）

貞元末布衣

貞元末有布衣於長安中遊酒肆吟詠以求酒飲至夜多酣醉而歸旅舍人或以爲狂旅寓上故時當素秋風颯氣爽萬木凋落長空寥廓塞鴻遷聲布衣忽惆然而四望涕下沾襟一老吏怪而問之布衣曰我來天地間一百三十之春秋也每見春日煦春風和花卉芳菲鶯歌蝶舞則不覺喜且樂及至此秋也未嘗不傷而悲之也非悲秋也悲人之生也韶年即宛若春及老耄即如秋因朗吟曰陽春時節天地和萬物芳盛人如何素秋時節天地肅榮秀丧林立衰促有同人世當少年壯心儀貌皆儼然一旦形羸又髮白舊遊空使淚漣漣老吏聞吟是詩亦泣下沾襟布衣又吟曰有形皆朽孰不知休吟春景與秋時爭如且醉長安酒榮華零悴總奚爲老吏乃歎笑與布衣攜手同醉於肆後數日不知所在人有於西蜀江邊見之者（出瀟湘錄）

柳城

貞元末閬州僧靈鑒好士儒生道者多依之有畫人寫宋國爲竹林會甚工坐客郭萱柳城二秀才每以氣相軋柳忽眄圖謂主人曰此畫巧於體勢失於意趣今欲爲公設薄技不施五色令其精彩殊勝如何郭曰素不知秀才此藝然不假五色其理安在柳歎曰我當出入畫中治之郭撫掌曰君欲紿三尺童子乎柳因要其賭郭請以五千抵負坐客亦爲保柳乃騰身赴圖而滅坐客大駭圖表於壁摸索不獲久之柳忽語曰郭子信未聲若出畫中也食頃瞥自圖上墜下指阮籍像曰工夫祇及此衆視之覺阮籍圖像獨異吻若方嘯郭覩之不復認其意其序亦與郭俱謝之數日竟他去宋存壽處士在其家所目擊其事（出酉陽雜俎）

蘇州義師

蘇州貞元中有義師狀如風狂有百姓起店十餘間義師忽運斤壞其簷禁之不止主人素知其神禮曰弟子活計賴此顧曰爾惜乎乃擲斤於地而去其夜市火唯義師所壞簷屋數間存焉嘗止於廢寺殿中無冬夏常積火燒幡木像悉火之好活燒鯉魚不具湯而食垢面不洗洗之輒

雨其中以爲雨候將死飲灰汁數斛乃念佛坐不復飲食百姓日觀之坐七日而死時盛暑色不變支不摧（出酉陽雜俎）

吳堪

常州義興縣有鰥夫吳堪少孤無兄弟爲縣吏性恭順其家臨荆溪常於門前以物遮護溪水不曾穢汚每縣歸則臨水看翫敬而愛之積數年忽於水濱得一白螺遂拾歸以水養自縣歸見家中飲食已備乃食之如是十餘日然堪爲鄰母哀其寡獨故爲之執爨乃卑謝鄰母母曰何必辭君近得佳麗修事何謝老身堪曰無因問其母母曰子每入縣後便見一女子可十七八容顔端麗衣服輕艷具饌訖即却入房堪意疑白螺所爲乃密言於母曰堪明日當稱入縣請於母家自隙窺之可乎母曰可明旦詐出乃

見女自堪房出入厨理爨堪自門而入其女遂歸房不得堪拜之女曰天知君敬護泉源力勤小職哀君鰥獨勅余以奉媲幸君垂悉無致疑阻堪敬而謝之自此彌將敬洽閭里傳之頗增駭異時縣宰豪士聞堪美妻因欲圖之堪爲吏恭謹不犯答責宰謂堪曰君熟於吏能久矣今要蝦蟆毛及鬼臂二物晚衙須納不應此物罪責非輕堪唯而走出度人間無此物求不可得顔色慘沮歸述於妻乃曰吾今夕殞矣妻笑曰君憂餘物不敢聞命二物之求妾能致矣堪聞言憂色稍解妻曰辭出取之少頃而到堪得以納令令視二物微笑曰且出然終欲害之後一日又召堪曰我要蝸斗一枚君宜速覓此若不至禍在君矣堪承命奔歸又以告妻妻曰吾家有之取不難也乃爲取之良久牽一獸至大如犬狀亦類之曰此蝸斗也堪曰何能妻曰能食火其獸也君速送堪將此獸上宰宰見之怒曰吾索蝸斗此乃犬也又曰必何所能曰食火其糞火宰遂索炭燒之遣食食訖糞之於地皆火也宰怒曰用此物奚爲令除火埽糞方欲害堪吏以物及糞應手洞然火飈暴起焚爇牆宇煙焰四合彌亘城門宰身及一家皆爲煨燼乃失吳堪及妻其縣遂遷於西數步今之城是也（出原化記）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三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四　異人四

苗晉卿　義寧坊狂人　張儼
奚樂山　王居士　俞叟
衡岳道人　李業　石旻
管涔山隱者　宋師儒　會昌狂士
唐慶　盧鈞

苗晉卿

苗晉卿困於名場一年似得復落第春景暄妍策蹇驢出都門貰酒一壺藉草而坐酣醉而寐久之既覺有老父坐其傍因揖敘以餘杯飲老父媿謝曰郎君縈悒耶寧要知前事耶晉卿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苗曰某困於窮然愛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問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曰將相更向上作天子乎老父曰天子真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都以為怪誕揖之而去後果為將相德宗昇遐攝冢宰三日出幽閑鼓吹

義寧坊狂人

元和初上都義寧坊有婦人風狂俗呼為五娘常止宿於永穆墻下時中使茹大夫使于金陵金陵有狂者衆名之信夫或歌或哭往往驗未來事盛暑擁絮未嘗沾汗沍寒袒露體無跔坼中使將返信夫忽扣馬曰我有妹五娘在城今有少信必為我達也中使素知其異欣然許之乃探懷中一襆納中使靴中仍曰謂語五娘無事速歸也中使至長樂坡五娘已至攔馬笑曰我兄有信大夫可見還中使遽取信授之五娘因發襆有衣三事乃衣之而舞大笑而歸復至墻下一夕而死其坊率錢葬之經年有人自江南來言信夫與五娘同日死矣出酉陽雜俎

張儼

元和末鹽城脚力張儼遞牒入京至宋州遇一人因求為伴其人朝宿鄭州因謂張曰君受我料理可倍行數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張背立垂踵坑口針其兩足張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骭再三捋之黑血滿坑中張大覺舉足輕捷纔午至汴復要於陝州宿張辭力不能又曰君可暫卸膝蓋骨且無所苦當行八百張懼辭之其人亦不彊乃曰我有事須暮及陝遂去行如飛頃刻不見出酉陽雜俎

奚樂山

上都通化門長店多是車工之所居也廣備其財募人集車輪轅輻轂皆有定價每治片輞通鑿三竅懸錢百文雖敏手健力器用利銳者日止一二而已有奚樂山者攜持斧鑿詣門自售視操度繩墨頗精徐謂主人幸分別輞材某當併力主人訝其貪功笑指一室曰此有六百片任意施為樂山曰或欲通宵請具燈燭主人謂其連夜當倍常功固不能多辦矣所請皆依樂山乃閉戶屏人丁丁不輟及曉啓主人曰並已畢矣願受六十緡而去也主人洎鄰里大奇之則視所為精妙錙銖無失衆共驚駭即付其錢樂山謝辭而去主人密候所之其時嚴雪累日都下薪米翔貴樂山遂以所得遍散與寒乞貧窶不能自振之徒俄頃而盡遂南出都城不復得而見矣出集異記

王居士

有常樂王居士者耄年鶴髮精彩不衰常持珠誦佛施藥里巷家屬十餘口豐儉適中一日遊終南山之靈應臺臺有觀音殿甚尚其僧則曰梁棟欒櫨悉已具矣屬山路峻險輦負上下大役工徒非三百緡不可集事居士許諾期旬日齋鏹而至入京乃託於人曰有富室危病醫藥不救者某能活之得二百千則成南山佛屋矣果有延壽坊鬻金銀珠玉者女歲十五遘病甚危衆醫拱手不能措頤以其價募之居士則設盟於幾期之必效且曰帶工役已久今留神丹不足多慮某先馳此鏹付所主僧冀獲倍齋鬻金者亦奉釋教因許之留丹於小壺中齋緡而往涉旬無耗女則物化其家始營哀具居士杖策而廻乃詬罵因掬將送于邑且曰某苟大妄安敢復來請入戶視之則殭絕久矣乃命密一室焚槐柳之潤者湧煙於其間人不可涌中乎一榻籍屍其上設藥數粒雜置於頂鼻中又以銅器貯盟水置於心上則謹戶屏衆伺之及暮煙盡黃黯其室居士染指於水曰尚可救亟命取乳碎丹數粒濡於唇吻俄頃流入口中喜曰無憂矣則以纖纊塞其鼻復以溫水置於心及夜又執燭以俟銅壺下漏數刻鼻纊微噓又數刻心水微盤則以前藥復滴於鼻須臾忽噓黎明胎息續矣一家驚異媿謝王生生乃更留藥而去或許再來竟不復至後移家他適不知所從女適人有數子而卒出劇史

俞叟

江陵尹王潛有吏才所在致理但薄於義在江陵日有京兆呂氏子以飢寒遠謁潛替不為禮月餘在逆旅未果還有市門監俞叟者見呂生往來有不足色召而問之呂曰我居渭北貧苦未達無以奉親府帥王公中表丈也以親舊自遠而來雖入謁未嘗一問亦命之所致耶叟曰我亦困者無以賙吾子之急今夕可泊我宇下展宿食之敬呂諾之既延入推蓆破牖致席於地坐語且久所食陶器脫粟而已叟曰吾嘗學道於四明山偶晦於此適聞王公忘舊甚耶之因覆一缶於地俄頃乃舉以視之有一紫衣人長五寸許叟指之謂呂曰此王公也呂熟視酷類焉叟因戒曰呂生彌之中表姪也以旨甘無朝夕之給自輦下千里而至爾宜厚其館穀當金帛爲贈何待貴忘故之如是耶紫衣者卑揖若受教之狀遂不復見及旦吏促呂歸其逆旅潛召呂館之宴語累日將戒途贈以僕馬囊裝甚厚出摭異記

衡嶽道人

衡嶽西原近朱陵洞其山嶮絕多大木猛獸人到者率迷路或遇巨蛇不得進長慶中有頭陀悟空常裹糧持錫夜入山林越兕侵虎初無所懼至朱陵原遊覽累日捫蘿垂蹬無幽不歷因是趼折甚於巖下長吁曰飢渴如此不遇主人忽見前巖有道士坐繩牀僧詣之不動遂責其無賓主意復告以飢困道士欻起指石地曰此有米及鑿石深數寸令僧探之得陳米升餘即置於釜承瀑水敲火煮飯勸僧食一口未盡辭以未熟道士笑曰君食止此可謂薄食我當畢之遂喫硬飯又曰我爲客設戲乃處木裹枝

投蓋危石猿懸鳥跂眞魏閃目有頃又旋繞綿林蓬轉甚急但覩衣色成規倏忽失所僧尋路歸寺數月不復飢渴 出酉陽雜俎

李業

李業舉進士因下第過陝虢山路值暴雷雨投村舍避之鄉里甚遠村家只有一小童看舍業牽驢拴於簷下左軍李生與行官揚鎮亦投舍中李有一馬相與入止舍內及稍霽巳暮矣小童曰阿翁即欲歸不喜見賓客可去矣業謂曰此去人家極遠日勢巳晚固不可前去也須臾老翁歸見客欣然異禮延接留止宿既曉懇請欲備饌業媿謝再三因言曰孫子云阿翁不愛賓客其又疑夜前去不得甚憂惶及不意過禮周旋何以當此翁曰某家貧無以侍

賓慙於接客非不好客也然二人皆節度使某何敢不祇奉耶業曰二人之中一人行官耳言之過矣翁曰行官領節鉞在兵馬使之前秀才節制在兵馬使之後然秀才五節鉞兒自愛也既數年不第業從戎幕矣明年楊鎮爲仇士良開府擢用累職至軍使除涇州節度使李與鎮同時爲軍使領邠州節度業以党項功除振武邠涇凡五鎮旌鉞一如老翁之言 出錄異記

石旻

會昌中有石旻者蘊至術嘗遊宛陵宿雷氏林亭時雷之家僮網獲一巨魚以雷宴客醉卧未及啓之值天方烝暑及明日其魚巳敗將棄去旻曰吾有藥可令活何棄之有雷則請焉旻遂以藥一粒投魚口中俄而鱗尾皆動鮮潤如故雷大奇之因拜請延年之餌旻曰吾之藥石清至潔爾曹嗜欲無節臟腑之內諸穢委集若遽食之若水火相攻安能全其人乎但神仙可學人自多累如籠禽檻猿徒有騫翔騰躍之志安可致焉 出補錄紀傳

管涔山隱者

李德裕嘗云二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也初掌記北門有管涔山隱者謂德裕曰君明年當在人君左右爲文翰之職然須值少主德裕聞之愕眙洎然變色隱者似悔失言避席求去德裕問曰何爲而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巳有累世因緣是以言之德裕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纂緒召入禁苑及中丞有閩中隱者叩門請見德裕下榻與語曰時事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矣

若亟請居外代公者受患公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而入是秋出鎮吳門經歲入覲尋又杖鉞南燕秋暮有邑子于生引鄴郡道士而至纔見賓階未及命席謂德裕曰公當受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符節至矣三者皆與言協不差歲月自寶閣覽十年居相由西蜀而入代德裕執憲者似亦罹逐唯再謫南服未嘗有前知之士爲德裕言之豈禍患不可前告神道所祕莫得預聞乎 出窮愁志

宋師儒

宋師儒者累爲鹽鐵小職預知吉凶之事淮南王太尉播甚重之時淮南有僧常監者言事亦有中常監在從事院話道師儒續入常監甚輕之微不爲禮師儒不樂曰和尚有重厄厄在歲盡常監瞋目曰有何事莫相恐嚇某還自

辨東西師儒曰和尚厄且至但記取去歲數日莫出城莫騎駿馬子常監物然而去後數月從事鄭侍御新買一駿馬甚豪駿將迎常監常監曰此非宋師儒之言駿馬子且要騎來未行數里下橋會有負巨竹東者撦之於地正當馬前驚走入臨巷中常監身曳於地足懸於鐙行數里人方救得腦破血流被體食頃不知人事舁歸寺太尉及從事召宋君曰此可免乎曰彼院竹林中有物未去須傾空隙之所常監飲藥酒服地黃太多因腹疾夜起如廁弟子不知披一黑物推之陷於廁中叫呼良久弟子方來自頭已下悉被沾汙時正寒淋洗凍栗又少頃不知人事王大尉與從事疾召宋君大是奇事今復得免否曰須得鄰近有僧暴卒者方可王公專令人伺之其西鄰老僧疾困而斃王公曰此免矣曰須得強壯無疾者此不得免數日有少僧剃頭傷刀中風疾而卒宋君曰此則無事也王公益待以厚禮常監因與宋君親善（出逸史）

會昌狂士

會昌開成中含元殿換一柱勑右軍采造選其材合尺度者軍司下盩厔山場彌年未搆懸重賞有工人貪賞窮幽抵險人跡不到猛獸成群遇一巨材徑將袤丈其長百餘尺正中其選伐之倒以俟三伏潦水澗流方及谷口千百夫運曳始及砥平之處兩軍相賀奏聞矣凈材以俟有司選日之際欻有一狂士狀若術人遶材大息惋吝咄咄聲甚厲守衛者叱責欲縻之其人略無所懼俄頃主者執之聞於君主中外異之聽其所說須當中鋸解至二尺見驗矣解一尺八寸但訝霏色紅殷至二寸血流矣急命子百人推曳渭流聽下其人云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此材中是巨蟒更十年當出樹杪而去未間長養於中若爲殿柱十年後必敗此殿而之他國吁可畏也言訖失人所在（出芝田錄）

唐慶

壽州唐慶中丞栖泊京都偶雇得月作人頗極專謹常不言錢冬首暴處雪中視從外至見臥雪中呼起雪厚數寸都無寒色與唐君語深異之唐後爲權鹽使過河中乃別歸唐曰汝極勤勞吾方請厚俸得以報爾又懇請唐固留不許行至蒲津酒醉與人相毆節帥令嚴決脊二十唐君救免不得無緒便發厚郵酒肉纔出城乃至唐曰汝爭得來曰來別中丞唐令相背視之並無傷處驚甚因語雪臥之事遂下馬與語曰某所不欲經河中過者爲有此報今已償了別中丞去與錢絹皆不受置于地再拜而逝（出逸史）

盧鈞

盧相國鈞初及第頗窘於牽費俄有一僕願爲月傭服飾鮮潔謹幹不與常等睹鈞之乏往往有所資時俯及關宴鈞未辦醵率挠形於色於是僕輒請罪鈞具以實告對曰極細事耳幾郎可以處分最先合勾當何事鈞初疑其妄既而將覘之紿而命之曰爾若有技可當主宴第一要一大第爲備宴之地次即徐圖其僕唯然而去頃刻乃迴白鈞曰已稅得宅矣請幾郎檢校翌日鈞偕往觀之既而朱門甲第擬於宮禁鈞不覺忻然又曰會宴處即大如法此尤不易張陳對曰弟請選日啓聞侍郎張陳某請專掌鈞

始慮其爲非反覆詰問但微笑不對或意其非常人亦不
固於猜疑暨宴除之日鈞上於是俄覩幕帟茵毯華煥無
比此外松竹花卉皆稱是鈞之醉率畢至由是公卿間靡
不誇詫詰朝其僕請假給還諸色假借什物因之一去不
反始去旬日鈞異其事馳往儔遊訪之則向之花竹一無
所有但積垣環堞而已議者以鈞之仁感通神明故爲曲
贊一春之盛而成終身之美也出摭言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四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五　異人五

趙知微　擊竹子　張濬
金州道人　李生　徐明府
華陰店嫗　李客　蜀城賣藥人
劉處士　張武　茅山道士
逆旅客　教坊樂人子　蔣舜卿

趙知微

九華山道士趙知微乃皇甫玄真之師少有凌雲之志入
茲山結廬於鳳凰嶺前諷誦道書鍊志幽寂蕙蘭以爲服
松栢以爲糧逍數十年遂臻玄牝由是好奇之士多從之
玄真既申弟子禮服勤執敬亦十五年王咸通辛卯歲知
微以山中鍊丹須西土藥者乃使玄真來京師寓于玉芝
觀之上清院皇甫枚時居蘭陵里第日與相從因詢趙君
平素玄真曰自吾師得道人不見其惰容常云分杯結霧
之術化竹釣鯔之方吾久得之固恥爲耳去歲中秋自朔
霖霪至于望夕玄真謂同門生曰堪惜良宵而値苦雨語
頃趙君忽命侍童曰可備酒果遂遍召諸生謂曰能昇天
柱峯翫月否諸生雖唯應而竊議以爲濃陰駛雨如斯若
果行將有墊巾角折屐齒之事少頃趙君曳杖而出諸生
景從既闢荊扉而長天廓清皓月如晝捫蘿援篠及峯之
頂趙君處玄豹之茵諸生藉芳草列侍俄舉卮酒詠郭景
純遊僊詩數篇諸生有清嘯者步虛者鼓琴者以至寒蟾
隱于遠岑方歸山舍既各就榻而淒風飛雨宛然衆方服
其奇致玄真棊格無敵黃白術復得其要妙壬辰歲春三

月歸九華後亦不更至京洛〔出三水小牘〕

擊竹子

擊竹子不言姓名亦不知何許人年可三十餘在成都酒肆中以手持二竹節相擊鏗然鳴響有聲可聽以唱歌應和乞丐於人宛然詞旨皆合道意得錢多飲酒人莫識之如此則十餘年矣一旦自詣東市賣生藥黃氏子家從容謂曰余知長者好道復多氣義有日矣今欲將誠素奉託得否黃氏子曰君有事但得言之擊竹子謂曰我乞丐之人也在北門外七里亭橋下盤泊今病甚多恐不濟若終焉之後敢望特與燒爇今自齎錢兩貫文充買柴用慎勿觸我之心肝是所託也陰騭自有相報因留其錢黃氏自不取則固留而去黃氏子翌日至橋下果見擊竹子卧於蒹葭之上見黃氏子來忻然感謝徐曰余疾不起復與黃氏子金二斤又曰吾言不用令人觸我心肝則幸也珍重且囑言訖而逝黃氏子亦惆然出涕太息者久之遂令人易衣服備棺斂將出於郊野堆積柴炭祭而焚之即聞異香馥郁林鳥鳴叫至晚只餘其心終不燃燼復又其大如斗黃氏子收以歸城速語令人以杖觸之或聞炮烈其聲如雷人馬皆驚逡巡有人長尺餘自煙焰中出迺擊竹子也手擊其竹嘹然有聲杳杳而上黃氏子悔過作禮衆人皆歎奇異於戲得非不觸其心復在人間乎觸其心便可上賓乎復欲於黃氏子顯其蛻化乎始知成都迺神仙所聚之處如擊竹子者亦以多矣大凡不可以貧賤行乞之士而輕易者焉〔出野人閑話〕

張濬

黃巢犯闕僖宗幸蜀張濬白身未有名第時在河中永樂莊居里有一道人或麻衣或羽帔不可親狎一日張在村路中行後有喚張三十四郎駕前待爾破賊迴顧乃是此道人濬曰一布衣爾何階緣而能破賊乎道者勉其入蜀將濬毋有疾未果南行道者乃遺兩粒丹曰服此可十年無恙濬得藥奉親所疾痊復後歷登台輔道者亦不復見破賊之說何其驗哉〔出北夢瑣言〕

金州道人

金統水在金州巢寇犯闕之年自崔某爲安康守大駕巳幸岷峨惟金州地僻戶口晏如忽有一道人謁崔白事曰方今中原版蕩乘輿播遷宗社陵夷鞠爲茂草使君豈無心殄寇乎崔曰黍山既潰一木搘之可乎客曰不然所言殄者不必以劒戟爭鋒力戰原野崔曰公將如何客曰使君境內有黃巢谷金統水知之乎曰不知甫詢其州人州人曰有之客曰巢賊稟此而生請使君差丁役齎畚鍤同往掘之必有所得乃去州數百里深山中果有此名號差客遂令尋源而斷之仍使斷其山岡窮其泉源泉源中有一窟窟中有一黃腰人既逼之遂躍身自撲吻然而卒穴中又獲寶劒一客又曰吾爲天下破賊訖崔遂西向進劒及黃腰未逾劒利聞巢賊巳平大駕復國矣〔出王氏見聞錄〕

李生

中和末有明經李生應舉如長安途遇道士同行宿數日言意相得入關相別因言黃白之術道士曰點化之事神

仙淺術也但世人多貪將以濟其侈故仙道秘之夫至道不煩仙方簡易今人或貴重其藥艱難其事皆非也吾觀子性靜而寡欲似可教者今以方授子趣以濟之絕而已如遂能不仕亦當不匱衣食如得祿則勿復爲爲之則禽也仙道所不許也因手疏方授之而別方常藥草數種而已每遇之絕依方爲之無不成者後及第歷州縣官時時爲之所得轉少及爲南昌令復爲之絕不成矣從子智脩爲沙門李以數丸與之智脩後遊鍾離止賣藥家燒銀得二十兩以易衣時劉仁軌爲刺史方好其事爲人所告遁而獲免（出稽神錄）

徐明府

金鄉徐明府者隱而有道術人莫能測河南劉崇遠崇龜從弟也有妹爲尼居楚州常有一客尼寓宿忽病勞瘦甚且死其妹省之衆共見病者身中有氣如飛蟲入其姊衣中遂不見病者死姊亦病俄而劉氏舉院皆病病者輒死劉氏既困崇遠求於明府徐曰爾有別業在金陵可致金陵絹一匹吾爲爾療之如言送絹訖翌日劉氏夢一道士執簡而至以簡徧撫其身身中白氣騰上如炊既寤遂輕爽能食異於常日頃之徐封絹而至曰置絹席下寢其上即差矣如其言遂愈已而視其絹乃畫一持簡道士如所夢者（出稽神錄）

華陰店嫗

楊彥伯廬陵新淦人也童子及第天復辛酉歲赴選至華陰舍於逆旅時京國多難朝無親識選事不能如期意甚憂悶會豫章邸吏姓楊鄉里舊知同宿於是因敘已云凡行旅至此未嘗不禱金天必獲夢寐之報縱無夢則此店之嫗亦能知方來事苟獲一言亦可矣彥伯因留一日精意以禱之爾夕竟無夢既曙店嫗方迎送他客又無所言彥伯愈怏怏將行復失其所著鞋詬責童僕其喧既即路嫗乃從而呼之曰少年何其喧耶彥伯因具道其事嫗曰嘻此即神告也夫將行而失其鞋是事皆不諧矣非徒如此而已也京國將有亂當不可復振君當百艱備歷然無憂也子之爵祿皆在江淮官當至門下侍郎彥伯因思之江淮安得有門下侍郎遂行至長安適會大駕西幸隨至岐隴梁寇圍城三年彥伯辛苦備至爲既出城彥伯逃還吉州刺史彭珍厚遇之累攝縣邑偽吳平江西復見選用

登朝至戶部侍郎會臨軒策命齊王彥伯攝門下侍郎行事既受命思店嫗之言大不悅數月遂卒（出稽神錄）

李客

李客者不言其名嘗披蓑戴笠繫一布囊在城中賣殺鼠藥以一木鼠記或有人買藥即曰此不惟殺鼠兼能療人衆病但將伴食之即愈人惡其鼠藥少有服餌者有百姓張贊賣書爲業父年七十餘久患風疾一日因鼠囓其文字數卷贊甚怒買藥將以飼鼠贊未寢燈下見大鼠數頭出爭食之贊言必中其毒倏忽俄見皆有羽翼望門飛出贊深異之因就李客語之客曰應不是鼠汝勿誕言贊更求藥言已盡矣從此遁去其父取鼠殘食之頓覺四體能屈伸杖履步如舊日（出野人閑話）

蜀城賣藥人

前蜀嘉王頃爲親王鎮使理廨署得一鐵鏡下有篆書十二字人莫能識命工磨拭光可鑒物挂於臺上百里之內並見復照見市內有一人笑刀銷賣藥遂喚問此人云只賣藥丸不笑刀銷嘉王曰吾有鐵鏡照見爾賣藥者遂不諱仍請鏡看以手劈破肚內鏡於肚中足不著地冉冉昇空而去竟不知何所人其篆列之如左猻貌世𠒋崇米飲綵翩飲飲迅䬃 出玉谿編事

劉處士

張易在洛陽遇處士劉某頗有奇術易恒與之遊劉嘗賣銀與市中人欠其直劉從易往索之市人既不酬直且大罵劉劉歸謂易曰彼愚人不識理於是吾當小懲之不爾必將爲土地神靈之所重譴也既夜滅燭就寢劉牀前熾炭燒藥易寐未熟暗中見一人就爐吹火火光中識其面乃向之市人也迨曙不復見易後求之問市人云一夕夢人召去適使吹火氣殆不續既寤腫氣之旬日乃愈劉後爲河南尹張全義所禮會與梁太祖食思魚鱠全義曰吾有客能立致之即召劉劉使掘小坎汲水滿之垂釣良久即獲魚數頭梁祖大怒曰妖妄之甚者也即杖背二十械繫於獄翌日將殺之其夕亡去劉反人爲登封令其日至縣謂令曰吾有難從此逝矣遂去不知所之 出稽神錄

張武

張武者始爲廬江道中一鎮副將頗以拯濟行旅爲事嘗有老僧過其所武謂之曰師年老前店尚遠今夕止吾廬中可乎僧忻然其鎮將聞之怒曰今南北交戰間諜如林知此僧爲何人而敢留之也僧乃求去武曰吾業已留師行又益晚但宿無苦也武室中唯有一牀即以奉其僧已即席地而寢盥濯之備皆自具焉夜數起視之至五更僧乃起而歎息謂武曰少年乃能如是耶吾有藥贈子十丸每正旦吞一丸可延十年之壽善自愛珍重而去出門忽不見武今爲常州團練副使有識者計其年已百歲常自稱七十輕健如故 出稽神錄

茅山道士

茅山道士陳某壬子歲遊海陵宿於逆旅雨雪方甚有同宿者身衣單葛欲與同寢而嫌其垢穢乃曰寒雪如此何以過夜答曰君但臥無以見憂既皆就寢陳竊視之見懷中出三角碎瓦數片鍱條貫之燒於燈上俄而火熾一室皆煖陳去衣被乃得寢未明而行竟不復也 出稽神錄

逆旅客

大梁逆旅中有客不知所從來恒賣皂莢百莖於市其莢豐大有異於常日獲百錢輒飲而去有好事者知其非常人乃與同店而宿及夜穴壁窺之方見鉏治牀前數尺之地甚熟既而出皂莢實數枚種之少頃即生時窺之轉復滋長向曙見已垂實矣即自采摘伐去其樹剉而焚之及明攜之而去自是遂出莫知所之 出稽神錄

教坊樂人子

教坊樂人有兒年十餘歲恒病黃瘦尤甚忽遇一道士於路謂之曰汝病食癥耳吾能療之因袖中出藥數丸使吞

之旣而復視袖中曰喜誤矣此辟穀藥也自此當不食然
病亦瘳矣爾必欲食當取少木耳食之吾他日復以食藥
藥遺爾也遂去兒歸一二日病愈然其父母恒以不食爲
憂竟逼使餌木耳遂飯噉如故已而自悔曰我餌仙藥而
不自知道士許我復送藥來會當再見乎因白父母求徧
歷名山尋訪道士毋不許其父許之曰向使不愈今亦死
矣旣志堅如此或當有分也遂遣之今不知所在 出稽神錄

蔣舜卿

光州檢田官蔣舜卿行山中見一人方採林檎一二枚與
之食因爾不飢家人以爲得鬼食不治將病求醫甚切而
不能愈後聞壽春有叟善醫乃往訪之始行一日宿一所
旅店有老父問以所患具告之父曰吾能救之無煩遠行

也出藥方寸匕服之此二林檎如新父收之去舜卿之飲
食如常旣歸他日復訪之店與老父俱不見矣 出稽神錄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六　異人六

黃萬祐　任三郎　黃齊
王處回　天自在　掩耳道士
抱龍道者　何昭翰　盧延貴
杜魯賓　建州狂僧　劉甲
盧嬰　趙燕奴

黃萬祐

黃萬祐修道於黔南無人之境累世常在每三二十年一
出成都賣藥言人災禍無不神驗蜀王建迎入宮盡禮事
之問其服食皆祕而不言曰吾非神仙亦非服餌之士但
虛心養氣仁其行尠其過而已問其齒則曰吾只記夜郎
侯王蜀之歲牂牁叢氏都郡之年時被請出爾後烏兔交馳

花開木落竟不記其甲子矣忽一日南望嘉州曰犍爲之
地何其炎炎請遣人赴之如其言使至嘉州市肆已爲瓦
礫矣後堅辭歸山建泣留不住問其後事皆不言之旣去
於所居壁間見題處曰莫交牽動青猪足動即炎炎不可
撲鷩獸不欲兩頭黃黃即其年天下哭智者不能詳之至
乙亥年起師東取秦鳳諸州報捷之際宮內延火應是珍
寶帑藏並爲煨燼矣乃知太歲乙亥是爲青猪爲焚爇之
期也後三年歲在戊寅土而建殂方知寅爲鷩獸干與納
音俱是土土黃色是以言鷩獸兩頭黃此言不差毫髮 出錄
異記

任三郎

鳳州寶祐王鄑員外時在相國滿存幕中籌畫賓佐最爲

相善有客任三郎者在焉府中寮屬咸與之相識而獨親於王居無何忽謂王曰或有小失意即吾子之福也又旬月王忽失主公意因稱疾百餘日主公致於度外音問杳絕任亦時來一日謂王曰此地將受災官街大樹自枯事將逼矣葉墮之時事行也速求尋醫以脫此禍王以主公之怒未息漢以爲不可任曰但三貢啓事必有指揮如其言數日內三貢啓乞於關隴已來尋醫果使人傳旨相勉遽以出院例錢匹段相遺倍厚於常王乃入謝留宴又遺繚纈錦綉之物及其家不旬即促行北去滿相林郊外宴餞臨岐之際僅二百餘人五六日至吳山縣僦居又十日至鳳州人言巳軍變矣滿公歸襄中同院皆死於難王獨免其禍又其年至長安開化坊西北角酒肆中復見任公問其所舍再往謁之失其所在矣（出錄異記）

黃齊

黃齊者蜀之偏裨也常好道行陰功有歲年矣於朝天嶺遇一老人髭髮皓白顏色殷孺肌膚如玉與之語曰子既好道五年之後當有大厄吾必相救勉思陰德無退前志其後齊下峽舟船覆溺爭難上如有人相拯得及於岸視之乃前所遇老人也尋失所在自是往往見之忽於什邡縣市中相見召齊過其所居出北郭外行檻林中可三二里即到其家山川林木境趣幽勝留止一宿及明相送出門巳在後城山內去縣七十餘里既歸亦話於人（出錄異記）

王處回

王侍中處回常於私第延接布素之士一旦有道士龐眉大鼻布衣藍縷山童從後擎柱杖藥囊而巳造詣王公於竹葉上大書道士王挑杖奉謁王公素重士得以相見因從容致酒觀其談論清風颯然處回曰弟子有志清閑願於青城山下致小道院以適閑性道士曰未也因於山童處取劒細斸堦前土廣尺餘囊中取花子二粒種子令以盆覆於上逡巡去盆花巳生矣漸漸長大頃長五尺巳來層層有花爛然可愛者兩苗尊師曰聊以寓目適性此則仙家鍊節花也命食不飡唯飲數杯而退曰珍重善爲保愛言訖而去出門不知所之後王公果除二節鎮方致仕自後往往有人收得其花種（出野人閑話）

天自在

利州市廓中有一人披髮跣足衣短布襦與人語多說天

上事或遇紙筆則欣然書樓臺人物執持樂器或雲龍鸞鳳之像夜則宿神廟中人謂之天自在州之南有市人甚闐咽一夕火起焰亘天天自在於廟中獨語曰此方人爲惡日久天將殺之遂以手掬堦前石盆中水望空沛灑逡巡有異氣自廟門出變爲大雨盡滅其火掌廟者往往與人說之天自在遂潛遁去其後居人果爲大火漂蕩始信前言有徵（出野人閑話）

掩耳道士

利州南門外乃商賈交易之所一旦有道士羽衣襤縷來於稠人中賣葫蘆子種云一二年間甚有用處每一苗只生一顆盤地而成兼以白土畫樣於地以示人其模甚大逾時竟無買者皆云狂人不足可聽道士又以兩手掩耳

急走言風水之聲何太甚耶巷陌孩童競相隨而笑侮之時呼爲掩耳道士至來年秋嘉陵江水一夕泛漲漂數百家水方渺瀰衆人遙見道士在水上坐一大瓢出手掩耳大叫水聲風聲何太甚耶泛泛而去莫知所之（出野人閑話）

抱龍道士

灌口白沙有太山府君廟每至春三月蜀人多往設齋乃至諸州醫卜之人亦嘗集會時有一人鶉衣百結顏貌樵悴亦往廟所衆人輕之行次江際衆人憇於樹陰貧士亦坐石上逡巡謂人曰此水中有一龍睡衆不之應旁有一叟曰何得見貧士曰我則見衆曰我等要見如何貧士曰亦不難遂解衣入水抱一睡龍出腥穢頗甚深閉兩目而爪牙鱗角悉備雲霧旋合風起水涌衆皆驚走遙禮謂之

聖人遂却沉龍於水底自掛鶉衣而行謂衆人曰諸人皆以醫卜爲業救人疾急知人吉凶亦近於道也切不得見貧素之士便輕侮之衆人慙謝而已復同行十里瞥然不見（出野人閑話）

何昭翰

僞蜀度支員外郎何昭翰甞從知於黔南暇日因閒步野徑於水際見釣者謂翰曰子可判官乎曰然曰我則野人張涉也余比與子交知久矣子今忘我也翰惜然不醒因籍草坐謂翰曰子有數任官然終於青城縣令我則住青城山也待君官滿與君同歸山中今不及到君公署也遂辭而去翰深志之後累歷官及出爲青城縣令有憂色釣者亦常來往何甚重之一旦大軍到城劫賊四起釣者與翰相攜入山何之骨肉盡在城内賊衆入縣言殺縣令辯而食之賊首之子自號小將軍其日尋覓不見細視縣宰之首即小將軍之首也賊於是自相殘害莫知縣令所之後有人入山見何與張同行何因寄語妻子曰吾本不死却歸舊山爾等善爲生計無相追憶也自此人不復見莫知所之（出野人閑話）

盧延貴

盧延貴者爲宣州安仁場官赴職中塗阻風泊大江次數日因登岸閑步不覺行遠遙望大樹下若有屋室稍近見室中一物若人若獸見人即行起而來延貴懼而却走此物連呼無懼吾乃人也即往就之狀貌奇偉裸袒而通身有毛長數寸自言商賈也頃歲泛舟至此遇風舉家没溺

而身獨得就岸數日食草根飲澗水因得不死歲餘身乃生毛自爾乃不飲不食自傷孤獨無復世念結廬於此已十餘年矣因問獨居於此得無虎豹之害乎答曰吾已能騰空上下虎豹無奈何也延貴留久之又問有所須乎對曰亦有之每浴於谿中恒患身不速乾得數尺布爲巾乃佳也又得小刀以掘藥物益善君能致之耶延貴延之至船因不肯乃送巾與刀而去罷任復尋之遂迷失路後無有遇之者（出稽神錄）

杜魯賓

建康人杜魯賓以賣藥爲事嘗有客自稱豫章人恒來市藥未嘗還直魯賓善待之一日復至市藥甚多曰吾欠君藥錢多矣今更從君求此吾將還西天市版木比及再來

足以併酬君矣杜許之旣去久之乃還贈杜山桃木十條委之而去莫知所之杜得之不以介意轉移親友所存三條偶命工人剖之其中得小鐵杵臼一具高可五六寸臼有八足間作獸頭製作精巧不類人力杜亦凡人不知所用竟爲人取今失所在杜又常治舍有賣土者自曰金壇縣人來往甚數杜亦厚資給之治舍畢賣土者將去留方尺之土曰以此爲別遂去不復來其土堅緻有異於常杜置藥肆中不以爲貴數年杜之居爲火所焚屋壞土裂視之有小赤蛇在其隙中剖之蛇繞鏡一白石龜大可二三寸蛇去龜存至今寶於杜氏 出稽神錄

建州狂僧

建州有僧不知其名常如狂人其所言動多有徵驗邵武縣有臨溪有大磐石去水猶百步一日忽以墨畫其石之半因坐石上持竿爲釣魚之狀明日山水大發適至其墨畫而退癸卯歲盡斫去臨路樹枝之向南者人問之曰免礙旗幡又曰要歸一邊及吳師之入皆行其下又城外僧寺大署其壁某等若干人處書之及軍至城下分據僧寺以爲栅所安置人數一無所差其僧竟爲軍士所殺初王氏之季閩建多難民不聊生或問狂僧曰時世何時當安答曰儂去卽安矣及其旣死閩嶺克平皆如其言 出稽神錄

劉甲

有人姓劉在朱方不得共語若與之言人必遭禍難或本身死疾唯一士謂無此理偶值人有患衆耳劉聞之忻然而往自說被謗君能見明答云世人雷同何足卹須臾火發資畜服玩蕩盡於是舉世號爲鴝鵒甽遇諸塗皆閉車走馬 掩目奔避劉亦杜門自守歲時一出則人驚散過於見鬼 出異苑

盧嬰

淮南有居客盧嬰者氣質文學俱爲郡中絕人悉以盧三郎呼之但甚奇蹇若在羣衆中主人必有橫禍或小兒墮井幼女入火旣久有驗人皆捐之時元伯和爲郡守始至愛其材氣特開中堂設宴衆客咸集食畢伯和戲問左右曰小兒墮井乎曰否小女入火乎曰否伯和謂坐客曰衆君不勝故也頃之合飲羣客相目惴惴然是日軍吏圍宅擒伯和棄市時節度使陳少遊甚異之復見其才貌謂曰此人一衆非摩天不盡其才卽厚以金帛寵薦之行至潼關西望煙塵有東馳者曰朱泚作亂上幸奉天縣矣 出獨異志

趙鸞奴

趙鸞奴者合州石鏡人也居大雲寺地中初其母孕數月産一虎棄於江中復孕數月産一巨龍又棄之又孕數月産一夜叉長尺餘棄之復孕數月而産鸞奴眉目耳鼻口一一皆具自項已下其身如斷瓠亦有肩髀兩手足各長數寸無肘臂腕掌於圓肉上各生六指纔寸餘爪甲亦具其下布兩足一二寸亦皆六指旣産不忍棄之及長只長二尺餘善入水能乘舟性甚狡慧詞喙辯給頗好殺戮以捕魚宰豚爲業每鬭船驅儺及歌竹枝詞較勝必爲首冠市肆交易必爲牙保常髮髡緇衣民間呼爲趙師晩歲但禿頭白衫而已或拜跪跳躍倒踣于地形倮露人多笑之

或乘驢遠適只使人持之横於鞍中若衣囊焉有一妻一女衣食豐足或擊室家力不可制乾德初年僅六十腰頭皺蹙面目如常人無異其女右手無名指長七八寸亦異於人出錄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六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七　異僧一

釋摩騰　竺法蘭　康僧會
支遁

釋摩騰

釋摩騰本中天竺人也美風儀解大小乘經常遊化爲狂昔經往天竺附庸小國講金光明經會敵國侵境騰惟曰經云能說此法爲地神所護使所居安樂今鋒鏑方始會是爲益乎乃誓以忘身躬往和勸遂二國交歡由是顯譽逮漢永平中明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羣臣以占所夢通事傅毅奏曰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爲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要還漢地騰誓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但大法初傳人未皈信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後少時卒於雒陽有記云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住處今雒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相傳云外夷國王嘗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以啓王王即停壞諸寺因改招提以爲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出高僧傳

竺法蘭

竺法蘭中天竺人也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爲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既至彼國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來會彼學徒留礙蘭乃間行而至之既達雒陽與騰同止時便

善漢言愔於西域獲經即爲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本僧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會移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唯此爲始也愔又於西域得畫釋迦倚像優是田王旃檀像師第四作既至雒陽明帝即令畫工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林上舊像今不復存焉又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可問西域梵人後法蘭既至衆人追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朔言有徵信者甚衆蘭後卒於雒陽春秋六十餘矣（出高僧傳）

康僧會

康僧會其先康居國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于交趾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以至性奉孝服畢出家厲行甚峻

爲人弘雅有識量篤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辨於樞機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右而佛教未行先有優婆塞支謙字共明一名越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讖譯出衆經有支亮字紀明亮學於讖謙又受業於亮博覽經籍莫不諳究世間伎藝多所綜習遍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爲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爲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漢末遇亂避地于吳孫權聞其才慧召見之日拜爲博士使輔導東宮與韋曜諸人共盡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吳志不載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已妙善方言乃欲集衆本譯爲漢文從吳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若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曲得聖儀辭旨文雅又依無量壽中本起製菩薩連句梵唄三契并注了本生死經等皆行於世時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興立圖寺乃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服形未及其道疑爲矯異有司奏曰有異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恒事應察檢權曰昔漢明夢神號稱爲佛彼之所事豈其遺風耶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及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爲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爲造塔苟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靜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

如之權曰此欺誑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日權又特聽會請法侶曰宣尼有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法雲應降而吾等無感何假王憲當以誓死爲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旦權自手執瓶瀉於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大肅然驚起而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命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鐵砧鎚上使力者擊之於是砧鎚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嗟伏即爲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因名其地爲陁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即位法令苛虐廢棄淫祠及佛寺並欲毀壞皓曰此又何由而

典若其義教貞正與聖典相應者當存奉其道如其無實
皆焚之諸臣僉曰佛之威力不同於神康會感瑞大皇
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悔皓遣張昱詣寺詰會昱雅有才
辯難問縱橫會應機騁辭文理鋒出自旦之夕昱不能屈
既退會送于門時寺側有淫祠在昱曰玄化既敷此輩何
故近而不革會曰震霆破山聾者不聞非音之細苟在理
通則萬里懸應如其阻塞則肝膽楚越昱還歎會材明非
臣所測願天鑒察之皓大集朝賢以車馬迎會會既坐皓
問曰佛教所明善惡報應何者是耶會對曰夫明主以孝
慈訓世則赤烏翔而老人見仁德育物則醴泉涌而嘉苗
出善既有瑞惡亦如之故為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為惡於
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回雖儒典之

格言即佛教之明訓皓曰若然則周孔已明何用佛教會
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於釋教則備極幽微故行惡則
有地獄長苦修善則有天宮永樂舉茲以明勸沮不亦大
哉皓當時無以折其言皓雖聞正法而昏暴之性不勝其
虐後使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得一金像高數尺呈皓
皓使著不淨處以穢汁灌之共諸群臣笑以為樂俄爾之
間舉身大腫陰處尤痛叫呼徹天太史占言犯大神所為
即祈祀諸廟求福命綵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遍
燒香懺悔皓叩頭于地自陳罪狀有頃痛間遣使至寺請
會說法會即隨入皓具問罪福之由會為敷析辭甚精要
皓先有才解忻然大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文禁祕不
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

臥皆願衆生皓見慈願廣普益增善意即就會受五戒旬
日疾瘳乃於會所住更加修飾宣示宗室莫不畢奉會在
吳朝亟說正法以皓性凶麤不及妙義唯敘報應近事以
開其心會於建初寺譯出衆經所謂阿難念彌鏡而王察
微王梵皇經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雜譬喻等經並妙得
經體文義允正又傳泥洹唄聲清靡哀亮一代模式又注
安般守意法竟道樹等二經并製經序辭趣雅贍義旨微
密並見行於世吳天紀四年四月皓降晉九月會遘疾而
終是歲晉武太康元年也至晉成帝咸和中蘇峻作亂焚
會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修造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
傲蔑三寶入此寺謂諸道人曰久聞此塔屢放光明虛誕
不經所謂能信若必目覩所不能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

照燿堂剎誘肅然毛豎由此信敬於寺東更立小塔遠由
大聖神感近亦康會之力也故圖寫厥像傳之於今爾焉
出高僧傳

支遁

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
理聰明秀徹晉時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
功不減輔嗣陳郡殷融嘗與衛玠交謂其神情儁徹後進
莫有繼之者及見遁歎息以為重見若人家世事佛早悟
非常之理隱居餘杭山沉思道行之品委曲慧印之經卓
焉獨拔得自天心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講肆善標宗會而
章句或有所遺時為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喜之曰乃比
古人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駿也時謝安殷浩等並

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狎遁常在白馬寺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遙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殘害爲性若適性爲得者彼亦逍遙矣爲是退而註逍遙篇羣儒舊學莫不歎伏後還吳住支硎山寺晩欲入剡謝安在吳與遁書曰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戚戚觸事惆悵唯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水山縣閑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王羲之時在會稽素聞遁名未之信謂人曰一狂僧耳何足言後遁既還剡徑遊于郡王故迓遁觀其風力既至王謂遁曰逍遙篇可聞乎遁乃作數千言標揭新理才藻驚絕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去仍請住靈嘉寺意存相近俄又投迹剡山於沃州小嶺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隨稟學時或有隨者遁乃著座右銘以勗之時論以遁才堪經贊而潔已拔俗有違兼濟之道遁乃作釋矇論晩過石城山又立棲光寺宴坐山門遊心禪苑木食澗飲浪志無生乃註安般四禪諸經及即色遊玄論遁淹留建業涉將三載乃還東山上書告辭優詔許之資給發遣事事豐厚一時名流並餞離於征虜亭時蔡子叔前至近遁而坐謝萬石後至値蔡暫起謝便移就其處蔡還後欲據謝坐地謝不以介意其爲時賢所慕如此既而收迹剡山畢命林澤人嘗有遺遁馬者遁受而養之時或有譏之者遁曰愛其神駿聊復畜耳後有餉鶴者遁曰爾沖天之物寧爲耳目之翫乎遂放之遁幼時嘗與師共論物類謂雞卵生用未足爲殺師

不能屈師尋亡忽見形投卵於地殼破雛行頃之俱滅遁乃感悟由是蔬食終身遁先經餘姚塢山中住至於晩年猶還塢中或問其意答云謝安石昔數來見輒移旬日今觸情舉目莫不興想後病甚移還塢中以晉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終于所住春秋五十有三即窆於塢中厥塚存焉或云終剡未詳郗超爲之序傳袁宏爲之銘贊周雲寶爲之作誄焉（出高僧傳）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八　異僧二

佛圖澄

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眞幼學誦經數百萬言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弘大法善念神呪能役使鬼物以麻油雜煙灰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潔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劾驗欲於洛陽立寺値劉曜寇斥洛臺帝京擾亂澄立寺之志遂不果乃潛身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爲威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止略家略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略後從勒征伐輒預尅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行軍吉凶何也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術智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爲教因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爲證即取器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華光色曜日勒由此信伏澄因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内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彗孛見於上恒象著見休咎隨行斯乃古今之常理天人之明戒勒甚悅之凡應被誅殘蒙其益者十有八九於是中州之胡皆願奉佛時有痼疾世莫能知者澄爲醫療應時瘳損陰施默益者不可勝記勒自葛陂還河北過坊頭人夜欲斫營澄語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冑衣甲執刀而坐遣人告澄云

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敬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使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使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取水勒字世龍謂澄嘲己答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往以勅語告之水必可得乃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坼如車轍從者心疑致水難得澄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競往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澄閑坐歎曰後二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既而襄國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驕輕侮鮮卑奴奴忿抽刃刺殺其弟執兄于室以刀擬心若人入屋便欲加手謂薛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共死於此内外驚愕莫敢往觀勒乃自往視之謂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誠爲善事此法一開方爲後害卿且寬情國有常憲命人取奴奴遂殺兒而死鮮卑段末波攻勒其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末波與勒登城望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豈可獲是公安我辭耳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

兵出遇波執之澄勸勒宥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時劉載已死載從弟曜篡襲偽立稱元光初光初八年曜遣從弟中山王岳將兵攻勒勒遣石虎率步騎拒之大戰洛西岳敗保石梁塢虎堅柵守之澄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門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亥時岳已被執果如所言光初十一年曜自率兵攻洛陽勒欲自往拒曜內外僚佐無不畢諫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時徐光聞澄此言苦勸勒乃留長子石弘共澄以鎮襄國自率中軍步騎直指洛城兩陣纔交曜軍大潰曜馬沒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時以物塗掌觀之見有大衆中縛一人

朱絲約其肘因以告弘當爾之時正生擒曜也時平之後勒乃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歲晉成皇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後事澄益篤時石葱叛其年澄戒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頒告境內慎無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後勒以為子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聞虢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乃取楊枝呪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詣寺灌佛像而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太子弘襲位少時虎廢弘

自立遷都于鄴改元建武傾心事澄又重於勒乃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頒何以旌德從此已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尚升殿常侍已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勑偽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澄時止鄴城內中寺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覲澄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爾不識乎佐愕然愧懺於是國人每共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時太子石邃有二

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迎之邃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疾太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常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疾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石邃荒酒將圖為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儻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謂弟子僧會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儻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惠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謀遂止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虎虎終不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伏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澄忽慘然改容曰郭公陷狄今衆生呪願澄又自呪願須

曳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困復更呪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日黑略還說隨羗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任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推驗日時正是澄呪願時也僞大司馬燕公石斌虎以爲幽州牧鎮有羣兇湊聚因以肆暴澄戒虎曰天神昨夜言疾牧馬還至秋齊當糜爛虎不解此語即敕諸處牧馬送還其秋有人譖斌於虎虎召斌鞭之三百殺其所生齊氏虎彎弓捻矢自視行斌罰罰輕虎乃手殺五百人澄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親殺以傷恩也何有天子親行罰乎虎乃止後晉軍出淮泗隴北凡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吾之奉佛而更致外寇佛無神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問澄因諫虎曰王過世

經爲大商主至罽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盡當更化身後晉王地今王爲王豈非福耶疆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爲怨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乃信悟跪而謝焉虎常問澄佛法不殺朕爲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既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誰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揚三寶不爲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兇暴無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當殺可殺當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輕刑事法無解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虎雖不能盡從而爲益不少虎尚書張離張良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靜無欲慈矜爲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恡未

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玩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離等後並被戮滅時又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詣臨漳西釜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識法聞澄神驗皆遙向禮拜並不言而化焉澄常遣弟子向西域中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呪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於臨漳修治舊塔少承露盤澄曰臨淄城內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畫圖與使依言掘取果得盤像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卒難可剋屢行敗績方信澄戒

澄道化既行以人多奉佛皆營造塔廟相競出家眞僞混淆多生愆過虎下書問中書曰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里閭小人無爵秩者爲應得事佛與不又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進然後可爲道士今沙門甚衆或有姦宄避役多非其人卿可同議僞中書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禮有常饗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祠奉往者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後制亦循前軌今大趙受命率由舊章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內饗祭殊禮荒下服禮不宜雜錯國家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尊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趙人爲沙門

者還從四民之服偽中書令王波同度所奏虎下書曰度議云佛是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可宜奉朕生自邊壤忝當期運君臨諸下至於饗禮應兼從本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事克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百蠻有捨其淫禮樂事佛者悉聽爲道於是慢戒之徒因之以厲黃河中舊不生黿忽得一以獻虎澄見而歎曰桓溫其入河不久溫字元子後果如言也時魏縣有一流民莫識氏族恒著麻襦布裳在魏縣市中乞丐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卑越狀如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飼天馬趙興太守藉拔收送詣虎先是澄謂虎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虎與共語了無異言唯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

令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元和中會奄至今日有戎受玄命絕歷終有期金離銷于壞漯虎不能鍾鑄除霧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如何斯水以歎之澄曰天廻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爲難無可以衛學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頹久遊閻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於虛遊間澄與麻襦講語終日人莫能解有竊聽者唯得此數言推計似如論數百年事虎遣馬驛送還本縣既出城外辭能步行云我當有所過未使得發至合口橋可留見待使如言馳去未至合口而麻襦已在橋上考其行步有若飛也澄有弟子道進學通內外爲虎所重嘗言及隱士虎謂進曰有楊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餘年不恭王命故往省視傲然而臥雖不得君臨萬邦乘輿所向

天沸地涌雖不能令木石屈膝何匹夫而長傲耶昔太公之齊先誅華士太公賢哲豈其謬乎進對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餙干木漢美周黨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世二聖四君共嘉其節將欲激厲貪競以峻清風願陛下遵舜禹之德勿効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令趙史遂無隱遁之傳乎虎悅其言即遣軻還其所止遣十家供給之進還具以白澄澄曉然笑曰汝言善也但軻命有所懸矣後秦州兵亂軻弟子以牛負軻西奔戍軍追擒并爲所害虎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已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澄嘗與虎共處中堂澄忽驚曰幽州當火災仍取酒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

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與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于別室澄時暫入東閣虎與后杜氏問訊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北殿以東當有流血愼勿東行也杜后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惛遂便寓言不復章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戒故獲免及宣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爲重禍耶陛下若忍怒加慈者尚

可六十餘歳如必誅之宜當爲彗星下掃鄴宮也虎不從以鐵鏁穿宣頷牽上薪積而焚之收其官屬三百餘人皆車裂支解投之漳河澄乃敕弟子罷別空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妖馬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羣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恨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荅不得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荅不得乃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即遣人與虎辭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殘幻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

曰不聞和尚有疾乃忽爾告終即自出至寺而慰諭焉澄謂虎曰出入生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非所能言夫道重行全德貴無怠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違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吝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刑酷濫顯爲聖與幽背法戒以不自懲革終無佛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頼畢命就盡没無遺恨虎悲慟嗚咽知其必逝即爲鑿壙營墳至十二月八日卒於鄴宮寺是歳晉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悲哀號赴傾國春秋一百一十七年矣仍窆於臨漳西紫陌即虎所創塚也俄而梁犢作亂明年虎死冉閔簒戮石種都盡閔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旁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内有時光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内中澄身長八尺風姿甚美妙解深經旁通世論講說之日正標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危苦二石兇強虐害非道若不以與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佛天須菩提等數十名僧出自天竺康居不遠數萬之路足涉流沙詣澄受訓樊沔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跨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達精理研測幽微澄自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棄家入道一百九年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無欲無求受業追隨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萬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二所弘法之盛莫與先矣初虎殮澄以生時錫杖及鉢内棺中後冉閔簒位

開棺唯得鉢杖不得見屍或言澄死之日有人見澄於流沙虎疑其不死因發墓開棺視之唯見一石虎曰石者朕也師葬我而去矣未幾虎死後慕容雋都鄴處石虎宮中每夢見虎齧其臂意謂石虎爲祟乃募覓虎屍於東明館掘得之屍殭不毁雋蹋之罵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爲汝兒所圖况復他耶鞭撻毁辱投之漳河屍倚橋柱不移秦將王猛乃收而葬之麻襦所言一柱殿也後苻堅征鄴雋子暐爲堅大將郭神虎所執實先夢虎之驗也田融趙記云澄未亡數年自營塚壙澄記知塚必開又屍不在中何容預作恐融之謬矣澄或言佛圖澄或言佛屠澄皆取梵音之不同耳 出高僧傳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八

釋道安　鳩摩羅什　法朗
李恒沙門

釋道安

釋道安姓魏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爲儒早失覆䕃爲外兄孔氏所養年七歲讀書再覽能誦鄉鄰嗟異至年十二出家神姓聰敏而形貌甚陋不爲師之所重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與辯意經一卷可五千言安齎經入田因休息就覽暮歸以經還師更求餘者師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答曰即以闇誦師雖異之而未言也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不減一萬言齎之如初暮復還師師執覽之不差一字師大驚嗟敬而異之後爲受戒具恣其游學至鄴遇佛圖

澄因事澄爲師及石氏將亂與弟子惠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南遊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行得人家見門裏有一馬槽槽之間懸一馬兜可容一斛安使呼林百升百升謂是神人厚相賞接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爲林兜容百升也既達襄陽復宣佛法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其先藉安高名及聞安至止即往修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爲名答時苻堅素聞安名每云襄陽有釋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輔朕躬後遣苻丕南攻襄陽安與朱序俱獲於堅堅謂僕射權翼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既至住長安五重寺初堅承石氏之亂至是戶民殷富四方略定唯建康一隅未能抗伏每與侍臣談語未嘗不欲平一江左堅弟平陽公融及朝臣石越原紹等並切諫終不能迴衆以安爲堅所信敬乃共請曰主上將有事東南公何能不爲蒼生致一言耶會堅出東苑命安外輦同載僕射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寧可參廁堅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不易輿輦之榮未稱其德即敕僕射扶安登輦俄而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陟會稽以觀滄海不亦樂乎安對曰陛下應天御世有八州之富居中土而制四海宜棲神無爲與堯舜比隆今欲以百萬之師求厥田下之土且東南一隅地卑氣厲禹遊而止舜狩而殂秦王適而不歸以貧道觀之非愚心所同也平陽公懿戚石越重臣謂並不可猶尚見距

貧道輕淺言必不允既荷厚遇故盡丹誠耳堅曰非爲地不廣民不足治也將簡天心明大運所在耳順時巡狩亦著前典若如師言則先帝王無省方之文乎安曰若鑾駕必動可先幸洛陽抗威蓄銳傳檄江南如其不伏伐之未晚堅不從遣平陽公融等精銳二十五萬爲前鋒堅躬率步騎六十萬至項城晉遣征虜將軍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距之堅前軍大潰於八公山晉軍逐北三十餘里堅單騎而遁如所諫焉安註諸經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甚遠理願見瑞相乃夢見道人頭白眉長語安云君所註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通可時時設食後日誦律至遠公乃知和尚所夢賓頭盧也後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異僧形甚庸陋來寺寄

宿寺房既窄處之講堂時維那直殿夜見此僧從窗而出入遠以白安安驚起禮訊問其來意答云特相為來安曰自惟罪深詎可度脫答云甚可以度耳安請問來生所生之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即見雲開備覩兜率妙勝之報安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衆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是歲晉太元元年也出高僧傳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善經律論化行於西域及東遊龜茲龜茲王為造金獅子座一處之時符堅僭號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堅引見二王說堅云西域多產珍奇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堅建元十三年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

中國堅曰朕聞西戎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道安將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鄯善王前部王等又說堅請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堅遣驍將呂光凌江將軍姜飛將前部王及車師王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臨發堅餞光於建章謂光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為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遠之人故也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為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剋龜茲即馳驛送什光軍未至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尚有勍敵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為主光既獲什未測其智量見年齒尚少乃以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什距而不受辭甚苦至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因

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什被逼既至遂虧其節或令騎牛及乘惡馬欲使墮落什常懷忍辱曾無異色光慙愧而已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從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有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運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地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符堅已為姚萇所害光三軍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為號關外年稱太安太安二年正月姑臧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姦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梁謙彭晃相係而反尋亦殄滅至光龍飛二年張掖臨松盧水胡沮渠男成及從弟蒙遜反推建康太守段業為主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纂率衆五萬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

必全剋光以訪什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既而纂敗績於合棃俄有郭磨作亂纂委大軍輕還為磨所敗僅以身免光中書監張資文翰溫雅光甚器之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能差資疾光喜給賜甚重什知叉誑詐告資曰叉不能為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繩本形既叉治無効少日資亡頃之光又卒子紹襲位數日光庶子纂殺紹自立稱元咸寧咸寧二年豬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箱井中到殿前蟠臥比旦失之纂以為美瑞號大殿為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為龍興門什奏曰此日潛龍出遊豕妖來與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為災眚

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尅己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納與什
博戲殺棊曰斫胡奴頭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斫人
頭此言有旨而纂終不悟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
奴後果殺纂斬首立其兄隆為主時人方驗什之言也什
住涼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故不藴其深解無所宣化
苻堅已亡竟不相見及姚萇僭有關中亦挹其高名虛心
要請呂以什智計多解恐為姚謀不許東入及萇卒子興
襲位復遣敦請興弘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于廟庭逍
遥園葱變為茝以為美瑞謂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隴西
公碩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歸降方得迎
什入關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于長安興待以國師之
禮甚見優寵自大法東被始於漢明涉歷魏晉經論漸多

而支竺所出多滯文格義興少崇三寳鋭志講集什既至
止仍請入西明閣及逍遥園譯出衆經什既率多諳誦無
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便既覽舊經義多紕僻皆由先
度失旨不與梵本相應於是興使沙門僧䂮僧遷法欽道
流道恒道標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諮受什旨更令出大
品什持梵本興執舊經以相讐校其新文異舊者義皆圓
通衆心愜伏莫不欣賛什為人神情鑒徹傲岸出羣應機
領會鮮有其匹且篤性仁厚汎愛為心虛己善誘終日無
倦姚興常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後世
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自爾已來不
住僧坊別立廨舍供給豐盈每至講說常先自說譬喻如
臭泥中生蓮華但採蓮華勿取臭泥也什初在龜茲從卑

摩羅叉律師受律卑摩後入關中什聞至欣然師敬盡禮
卑摩未知被逼之事乃問什曰汝於漢地大有重緣受法
弟子可有幾人什答云漢境經律未備新經及諸論等多
是什所傳出三千徒衆皆從什受法但什累業障深故不
受師敬耳又杯渡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
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遅有遇於來生耳什未終
少日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
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别曰因法
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惻愴何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
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繁存其本旨
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衆前發
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以僞秦

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於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
即於逍遥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碎唯舌不灰耳
古高僧傳

法朗

晉沙門康法朗學于中山永嘉中與一比丘西入天竺行
過流沙千有餘里見道邊敗壞佛圖無復堂殿蓬蒿沒人
法朗等下拜瞻禮見有二僧各居其旁一人讀經一人患
痢穢汚盈房其讀經者了不營視朗等惻然興念留為煑
粥掃除完灑至六日病者稍困注痢如泉朗等共料理之
其夜朗等並謂病者必不起至明晨往視之容色光悅病
狀頓除然屋中穢物皆是華馨朗等乃悟是得道之士以
試人也病者曰隔房比丘是我和尚久得道惠可往禮覲

法朗等先嫌讀經沙門無慈愛心謂己乃作禮悔過讀經者曰請君誠契並至同當入道朗公宿學業淺此世未得願也謂朗伴云恵若植根深當現世得願因而留之法朗後還山中爲大法師道俗宗之（出冥祥記）

李恒沙門

晉李恒字元文譙國人少時有一沙門造恒謂曰君福報對至而復對來隨之君能守貧修道不仕宦者福增對滅君其勉之恒性躁又寒門但問仕宦當何所至了不尋究修道意也沙門與一卷經恒不肯取固問榮途貴賤何如沙門曰當帶金紫極於三郡若能於一郡止者亦爲善道恒曰且當富貴何顧後患因留宿恒夜起見沙門身滿一牀入呼家人闚視復變爲大鳥蹲屋梁上天曉而形如舊恒送出門忽不復見知是神人因此事佛而亦不能精至後爲西陽江夏廬江太守加龍驤將軍大興中預錢鳳之亂被誅（出法苑珠林）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九

太平廣記卷第九十　　異僧四

杯渡　釋寶誌

杯渡

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因而爲號初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渡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渡徐行走馬逐之不及至於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度河不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渡岸達于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襤縷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剖氷扣凍而洗浴或著屐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圌子更無餘物嘗住延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瓜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渡不肯載之復累足杯中顧眄言詠杯自然流直渡北岸向廣陵遇村舍李家八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圌於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之心李見蘆圌當道欲移置墻邊數人舉不能動渡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李家于時有一豎子窺其圌中有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三日乃見在西界蒙龍樹下坐李禮拜請還家日日供養渡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辛膾與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興伯爲兗州刺史遣使要之負圌而來興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衲及一木杯後李家復得二十餘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即經營至中未成渡云蹔出至暝不返合境聞有異香疑之爲怪處處覓渡乃見在北巖下敷敗袈裟於地臥之而死頭前脚

後背生蓮華極鮮香一夕而萎邑共殯葬之後日有人從
北來云見渡負蘆圌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見敗衣既至
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渡禮拜請還家至貧但
有麥飯而已渡食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見蘆圌
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止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
不盡辦渡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欣即窮檢果得二十六
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命欣次第熟視皆已新
完渡密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許萬識
者謂杯渡分身他土所得䞋施迴以施欣欣受之皆爲功
德經一年許渡辭出欣爲辦糧食明晨見糧食皆存不知
渡所在經一月許復至京師時潮溝有朱文殊者少奉佛
法渡多來其家文殊謂渡云弟子脫捨身沒後願見救濟

脫在好處願爲法侶渡不答文殊喜佛法默默已爲許矣
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魚師施一餧者渡
手弄反覆還投水遊活而去又見往師更從乞魚網師瞋
罵不與渡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鬬其網
中網碎敗不復見牛渡亦已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
乘而度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山數月而反京師少時
遊止無定請召或往不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渡往
其家甚見迎奉聞都下復有一杯渡陳父子五人咸不信
故下都看之果於其家杯渡形相一種陳設一合蜜薑及
刀子陸香等伺渡渡即食蜜薑都盡餘物宛在膝前其父
子五人恐是其家杯渡即留二弟停都守視餘三人還家
見杯渡如舊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噉蜜薑爲異爾乃

語陳云刀子鈍可爲磨之二弟還都云杯渡已移靈鷲寺
其家忽求黃紙兩幅作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人作
何券書渡不答竟莫測其然時吳部民朱靈期使高麗還
值風船飄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山甚高大入山採
薪見有人於路靈期乃將數人隨路告乞行千餘里聞磬
聲香煙於是共稱佛禮拜須臾見一寺甚光麗多是七寶
莊嚴又見十餘石人乃共禮拜還反行少許聞唱導聲還
往更看猶是石人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能
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眞人爲期等設食食味是
菜而香美不同衆食竟共叩頭禮拜乞速還至鄉有一僧
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萬里但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問
期云識杯渡道人不答言甚識因指北壁有一壺掛錫杖

及鉢云此是杯渡住處今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函中
別有一靑竹杖謂期言但擲此杖置舫前水中閉目靜坐
不假勞力必令速至於是辭別令一沙彌送至門上語曰
此道去行七里至船不須從先路去也如言西轉行七里
許至船即具如所示唯聞舫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
經三日至石頭淮而往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
雀乃見杯渡騎大航闌以捶捶之曰馬何不行觀者甚多
靈期等在舫遙禮之渡乃自下舫取書幷鉢開書視之字
無人識者渡大笑曰使我還耶取鉢擲雲中還接之曰我
不見此鉢四千年矣渡多在延賢寺法意處時世以此鉢
異物競往觀之一說云靈期舫漂至一窮山遇見一僧來
云是渡弟子昔持師鉢而死冶城寺今因君以鉢還師但

令一人擎鉢舫前自安隱至也期如所教果從全濟至南州杯渡期當騎闞之日爾日早出至晚不還陳氏明但見門扇上有青書六字云福徑門靈人降字勁可識共家杯渡遂絕迹矣都下杯渡往來山邑多行神呪時庾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渡云已死在城江邊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孔寧子時以黃門侍郎在家患痢遣信請渡呪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傷截寧子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爲軍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痛酷寧子果死又有齊諧妻胡母氏病衆治不愈披請僧設齋坐有僧勸迎杯渡渡既至一呪病者即愈齊諧伏事爲師因爲作傳記其從來神異不可備紀元嘉三年九月辭諧入東留一萬錢物寄諧請爲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痢而死諧即爲營齋

并接屍還葬建康覆舟山至四年有五與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渡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來相看答云渡久已死何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岡下昔經伏事杯渡兒病甚篤乃思念恨不得渡與念神呪明日忽見渡來言語如常即爲呪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渡復來齊諧家呂道惠聞而恒之杜天期水丘熙等並見皆大驚即起禮拜渡語衆人言年當大凶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就之修立故寺以禳災禍也須臾門上有一僧喚渡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世齊諧等拜送慇懃於是絕迹頃世亦言時有見者出高僧傳

釋寶誌

釋寶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江東道林寺修習禪業至宋大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挂剪刀及鏡或挂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效驗時或賦詩言如讖記江東士庶皆共事之齊武帝謂其惑衆收駐建康既旦人見其入市還檢獄中誌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轝食來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既而齊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果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即迎入宮居之後堂一時屏除內宴誌亦隨衆出既而景陽山上猶有一誌與七僧具帝怒遣推檢其所闕吏啓云誌久出有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

正法獻欲以一衣遺誌遣使於龍光罽賓二寺求之並云昨宿且去又至其常所造屬侯伯家尋之伯云誌昨在此行道旦眠未覺使還以告獻方知其分身三處宿焉誌常盛東祖行沙門寶亮欲以衲衣遺之未及發言誌忽來引衲而去後假齊武帝神力使見高帝於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錐刀武帝又常於華林園召誌誌忽著三重布帽以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及豫章王相繼而薨永明中常住東宮後堂一日平明從門出入忽云門上血污衣褰衣走過及鬱林見害車載出此帝頸血流於門限齊衛尉胡諧疾請誌誌注疏云明日竟不往是日諧亡載屍還宅誌曰明日屍出也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誌誌畫紙作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可登此後

顯達逆節遛齊之鎭州及敗齊之叛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上有鳥如誌所畫悟而登之鳥竟不飛追者見鳥謂無人而反卒以見免齊屯騎桑偃將欲謀反往誌過見而走大呼云圍臺城欲反逆斫頭破腹後有旬事發偃叛往朱方爲人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鄱陽忠烈王嘗屈誌至第忽令覓荊子甚急旣得安於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出爲荊州刺史其預鑒之明此類非一誌多往來興皇淨名兩寺及梁武即位下詔曰誌公迹均塵垢神遊冥漠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無上談其隱淪則道行高著豈得以俗士凡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於此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誌自是多出入禁中長於臺城對梁武帝喫鱠昭明諸王子皆

侍側食訖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矣師何謂爾誌公乃吐出小魚依依鱗尾武帝深異之如今秣陵尚有鱠殘魚也天監五年冬旱雩祭備至而未降雨忽上啓云誌病不差就官乞活若不啓白官應得鞭杖願於華光殿講勝鬘經請雨梁武即使沙門法雲講勝鬘竟夜更大雨誌又云須一盆水加刀其上俄而天雨大降高下皆足梁武嘗問誌云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云十二識者以爲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旨答云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爲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答云安樂禁識者以爲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耳後法雲於華林講法華經至假使風墨誌忽問之有無答云世帝故有第一義則無也誌往復三四番便笑云若體是假

有此亦不可解難可解其辭旨隱沒類皆如此有陳征虜者舉家事誌甚篤誌嘗爲其見眞形光相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奇四十餘載士女供事者不可勝數然好用小便濯髮俗僧鯝有譏笑者誌亦知衆僧多不斷酒肉譏之者飲酒食豬肚誌勃然謂曰汝笑我以溺洗頭汝何爲食盛糞袋譏者懼而慙服晉安王蕭綱初生日梁武遣使問誌誌合掌云皇子誕育幸甚然寃家亦生於後推尋曆數與侯景同年月日而生也會稽臨海寺有大得常聞揚州都下有誌公語言顚狂放縱自在僧云必是狐狸之魅也願向都下覓猵犬以逐之於是輕船入海趨浦口欲西上忽大風所飄意謂東南六七日始到一島中望見金裝浮圖千雲秀出遂尋徑而往至一寺院宇精麗花卉芳菲有五

六僧皆可年三十美容色並著貝綵袈裟倚杖於門樹下言語僧云欲向都下爲風飄蕩不知上人此處何州國今四望環海恐本鄉不可復見答曰必欲向揚州即時便到今附書到鍾山寺西行南頭第二房覓黃頭付之僧因閉目坐船風聲定開眼如言奄至西岸入數十里至都徑往鍾山寺訪問都無有黃頭者僧具說委曲報云西行南頭第二房乃風病道人誌公雖言配在此寺在都下聚樂處自月不一度來房空無人也問答之間不覺誌公已在寺厨上乘醉索食人以齋過日晩未與間便奮身惡罵寺僧試遣沙彌繞廚側覓叫黃頭誌公忽云阿誰喚我即遂沙彌來到僧處謂曰汝許將猵狗捉我何爲空來僧知是非常人頂禮懺悔授書與之誌公看書云方丈道人喚我不

久亦當自還誌公遂屈指云某月日去便不復共此僧語衆但記某月日至天監十三年冬於臺城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屍體香軟形貌熙悅臨亡燃一燭以付後閤舍人吳慶慶即啓聞梁武歎曰大師不復留以燭者將以後事屬我乎因厚加殯送葬于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所立開善寺勑陸倕製銘於塚內王筠勒碑文於寺門傳其遺像處處存焉初誌顯迹之始年可無五六十許而終亦不老人誠莫測其年有餘捷道者居于京師九日臺北自言是誌外舅弟小誌四年計誌亡時應年九十七矣又後魏有沙門寶公者不知何處人也形貌寢陋心識通達過去未來預覩三世發言似讖不可得解事過之後始驗其實胡太后問以世事寶公把粟與雞喚朱

朱時人莫解建義元年後爲爾朱榮所害始驗其言時有洛陽人趙法和請占早晚當有爵寶公曰大竹箭不須羽東廂屋急手作時人不曉其意經月餘法和父亡大竹箭者苴杖東廂屋者倚廬初造十二辰歌終其言也此寶公與江南者未委是一人也兩人也 出高僧傳及洛陽伽藍記

太平廣記卷第九十

太平廣記卷第九十一　異僧五

永那跋摩　法度　通公
阿專師　阿禿師　稠禪師
釋知苑　法喜　法琳
徐敬業　駱賓王

永那跋摩

永那跋摩者西域僧也宋元嘉中東遊渡江居於金陵祇園寺宋文帝常謂之曰弟子恒願持齋不殺生命以身徇物不獲其志法師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對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凡庶所修亦有殊矣若凡庶者身賤名微德不及遠其教不出於門庭其言不行於使妾若不苦身刻己行善持誠將何以用其心

哉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清則不夭其命役簡則無勞其力然後辨鐘律正時令鐘律辨則風雨調號令時則寒暑節如此則持齋亦已大矣不殺亦已衆矣安在乎缺一時之膳全一禽之命然後乃爲弘濟也文帝撫几嗟歎稱善者良久乃曰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爲虛說滯近教者拘戀章句如法師者眞所謂開悟明達可以言天人之際矣 出獻異錄

法度

釋法度黃龍人也南齊初遊于金陵高士齊郡名僧紹隱居瑯琊之攝山挹度清眞待以師友及亡捨所居山爲棲霞寺先是有道士欲以寺地爲觀住者輒死後爲寺猶多

恐懼自度居之羣妖皆息經歲餘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投刺於度曰蕲尚度命前之尚形甚閒雅羽衛亦衆致敬畢乃言弟子主有此山七百餘年矣神道有法物不得干前後棲託或非真實故死病繼之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受五誡永結來緣度曰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世祀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備門庭輒先去殺於是辭去明旦一人送錢一萬并香燭等疏云弟子蕲尚奉供至其月十五日度為設會尚又來同衆禮拜行道受誡而去既而攝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誡於度法師矣今後祠祭者勿得殺戮由是廟中薦獻菜飯而已 出圖經

通公

梁末有通公道人者不知其姓氏居處無常所語狂譎然必有應驗飲酒食肉遊行民間侯景甚信之揚州未陷之日多捨無數死魚頭積於西明門外又拔青草刜棘栽市里及侯景渡江先屠東門一城盡斃置其首于西明門外為京觀焉市井破落所在荒蕪通公言說得失於景不便景惡之又憚非常人不敢加害私遣小將于子悅將武士四人往候之景謂子悅云若知殺則勿害不知則密捉之子悅立四人於門外獨入見通脫衣燎火逆謂子悅曰汝來殺我我是何人汝敢輒殺子悅作禮拜云不敢於是馳往報景景禮拜謝之卒不敢害景後因宴召僧通僧通取肉搵鹽以進於景問曰好否景曰大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數日衆以鹽五石置腹中送尸于建康市百姓爭屠膾羮食之皆盡後竟不知所去 出廣古今五行記

阿專師

侯景為定州刺史之日有僧不知氏族名阿專師多在州市聞人有會社齋供嫁娶喪葬之席或少年放鷹走狗追隨宴集之處未嘗不在其間鬬爭喧囂亦曲助朋黨如此多年後正月十五日夜觸他長幼坐席惡口聚罵主人欲打死之市道之徒救解將去其家兄弟明日捕覓正見阿專師騎一破牆上坐禪笑謂之曰汝等此間何感賤我捨汝去擒者奔杖欲擲前人復進叫阿專師復云你感賤我我去以杖擊牆曰阿師騎也所騎之牆一堵忽然昇上可數十仞舉手謝鄉里曰好住句姓異者無不禮拜悔咎須與聯雲而滅可經一年聞在長安還如舊態於後不知所終 出廣古今五行記

阿禿師

北齊初并州阿禿師者亦不知鄉土姓名所出爾朱未滅之前已在晉陽遊諸郡邑不居寺舍出入民間語譎必有徵驗每行市里人衆圍繞之因大呼以手指胷曰憐你百姓無所知不識并州阿禿師人遂以此名焉齊神武遷鄴之後以晉陽兵馬之地王業所基常鎮守并州時來鄴下所有軍國大事未出惟幄者禿師先于人衆間泄露末年執置城內遣人防守不聽輒出若其越逸罪及門司當日并州時三門各有一禿師還出爲執不能禁未幾有人從北州來云禿師四月八日於雁門郡市捨命郭下大家以香花送之埋於城外并州人怪笑此語謂之曰禿師四月

八日從汾橋過東出一脚有鞋一脚徒跣但不知入何巷坊人皆見之何云鴈門死也此人復往北州報語鄉邑乘共開冢看之唯有一隻鞋耳後還遊并州齊神武以綱紀不從浪語不出虜動民庶遂以祆惑戮之沙門無髮以繩鉤首伏法之日舉州民衆詣寺觀之秃師含笑更無言語刑後六七日有人從河西部落來云道逢秃師形狀如故但背負一繩籠秃師欲與語不應急走西去出廣古今五行記

稠禪師

北齊稠禪師鄴人也幼落髮爲沙彌時輩甚衆每休暇常角力騰趠爲戲而禪師以劣弱見淩紿侮毆擊者相繼禪師羞之乃入殿中閉戶抱金剛足而誓曰我以羸弱爲等類輕負爲辱已甚不如死也汝以力聞當祐我我捧汝足七日不與我力必死于此無還志約既畢因至心祈之初一兩夕恒爾念益固至六日將曙金剛形見手執大鉢滿中盛筋謂稠曰小子欲力乎曰欲念至乎曰至能食筋乎曰不能神曰何故稠曰出家人斷肉故耳神因操鉢舉七以筋視之禪師未敢食乃怖以金剛杵稠懼遂食斯須入口神曰汝已多力然善持教勉旃神去且曉乃還所居諸同列問曰豎子頃何至稠不答須臾於堂中會食食畢諸同列又戲毆禪師曰吾有力恐不堪於汝同列試引其臂筋骨強勁殆非人也方驚疑禪師曰吾爲汝試因入殿中橫蹋壁行自西至東凡數百步又躍首至於梁數四乃引重千鈞其拳捷驍武動駭物聽先輕侮者俯伏流汗莫敢仰視禪師後證果居於林慮山入山數千里構精廬殿堂

窮極土木諸僧從其禪者常數千人齊文宣帝怒其聚衆因領驍勇數萬騎躬自往討將加白刃焉禪師是日領僧徒谷口迎候文宣問曰師何遽此來稠曰陛下將殺貧道恐山中血汙伽藍故至谷口受戮文宣大驚降駕禮謁請許其悔過禪師亦無言文宣命設饌施畢請曰聞師金剛處祈得力今欲見師效少力可乎稠曰昔力者人力耳今爲陛下見神力欲見之乎文宣曰請與同行寓目先是禪師造寺諸方施木數千根臥在谷口禪師呪之諸木起空中自相搏擊聲若雷霆鬬觸摧拆繽紛如雨文宣大懼從官散走文宣叩頭請止之因敕禪師度人造寺無得禁止後於并州營幢子未成遘病臨終歎曰夫生死者人之大分如來尚所未免但功德未成以此爲恨耳死後願爲大力長者繼成此功言終而化至後二十年隋帝過并州見此寺心中渙然記憶有似舊修行處頂禮恭敬無所不爲處分并州大興營葺其寺遂成時人謂帝爲大力長者云出紀聞及朝野僉載

釋知苑

唐幽州沙門知苑精練有學識隋大業中發心造石室一切經藏以備法滅既而於幽州西山鑿巖爲石室即磨四壁而以寫經又取方石別更磨寫藏諸室內每一室滿即以石塞門鎔鐵固之時隋煬帝幸涿郡內史侍郎蕭瑀皇后弟也性篤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絹千匹瑀施絹五百匹朝野聞之爭共捨施故苑得成功苑常以役匠既多道俗奔湊欲與巖前造木佛堂并食堂寐而念木瓦難辦

忍繁經賫未能起作忽一夜暴雷震電明旦既晴乃見山下有大木松栢數千萬爲水所漂積於道次道俗驚駭不知來處於是遠近歎服蕤乃使匠擇取其木餘皆分與邑里邑里喜悅而助造堂宇頃之畢成如其志焉蕤所造石經巳滿七室以貞觀十三年卒弟子繼其功焉出冥報記

法喜

隋煬帝時南海郡送一僧名法喜帝令宮內安置於時內造一堂新成師忽升堂觀看因驚走下堦迴顧云幾壓殺我其日中夜天大雨堂崩壓殺數十人其後又於宮內環走索羊頭帝聞而惡之以爲狂言命鏁著一室數日三衛于市見師還奏云法喜在市內慢行敕責所司檢驗所禁之處門鏁如舊守者亦云師在室內於是開戶入室見袈

裟覆一叢白骨鏁在項骨之上以狀奏聞敕遣長史王恒驗之皆然帝由是始信非常人也敕令勿驚動至日暮師還室內或語或笑守門者奏聞敕所司脫鏁放師出外隨意所適有時一日之中凡數十處齋供師皆赴會在在見之其間亦飲酒噉肉俄而見身有疾常卧牀去薦席令人於牀下鋪炭火甚熱數日而命終火炙半身皆焦爛葬于香山寺至大業四年南海郡奏云法喜見還在郡敕開棺視之則無所有出拾遺記

法琳

唐武德中終南山宣律師修持戒律感天人韋將軍等十二人自天而降旁加衞護內有南天王子張璵常侍於律師時法琳道人飲酒食肉不擇交遊至有妻子律師在城內法琳過之律師不禮焉天王子謂律師曰自以爲何如人律師曰吾頗聖也王子曰師未聖四果人耳法琳道人即是聖人律師曰彼破戒如此安得爲聖王子曰彼菩薩地位非師所知然彼更來師其善待之律師乃改觀後法琳醉猝造律師直坐其牀吐於牀下臭穢雖甚律師不敢嫌之因以手攫造功德錢納之袖中徑去便將沽酒市肉錢盡復取律師見即與之後唐高祖納道士言將滅佛法法琳與諸道士競論道士慙服又犯高祖龍顏固爭佛法佛法得全琳之力也佛經護法菩薩其琳之謂乎出感通記

徐敬業

唐則天朝徐敬業揚州作亂則天討之軍敗而遁敬業竟養一人貌類於己而寵遇之及敬業敗擒得所養者斬其

元以爲敬業而敬業實隱大孤山與同伴數十人結廬不通人事乃削髮爲僧其侶亦多削髮天寶初有老僧法名住括年九十餘與弟子至南岳衡山寺訪諸僧而居之月餘忽集諸僧徒懴悔殺人罪咎僧徒異之老僧曰汝頗聞有徐敬業乎則吾身也吾兵敗入於大孤山精勤修道今命將終故來此寺令世人知吾已證第四果矣因自言死期果如期而卒遂葬於衡山出紀聞

駱賓王

唐考功員外郎宋之問以事累貶黜後放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行吟且爲詩曰鷲嶺鬱岧嶤龍宮鎖寂寞第一聯搜奇覃思終不如意有老僧點長命燈坐大禪牀問曰少年夜久不寐而吟諷甚苦何耶之問答曰弟

子業詩適遇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即吟與之再三吟諷因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遒麗又續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僧所贈句乃爲一篇之警策遲明更訪之則不復見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之問詰之答曰當徐敬業之敗與賓王俱逃捕之不獲將帥慮失大魁得不測罪時死者數萬人因求類二人者函首以獻後雖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業得爲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山至靈隱以周歲卒當時雖敗且以興復唐朝爲名故人多獲脫之出本事詩

玄奘 萬迴 一行
無畏 明達師 惠照

玄奘

沙門玄奘俗姓陳偃師縣人也幼聰慧有操行唐武德初往西域取經行至罽賓國道險虎豹不可過奘不知爲計乃鏁房門而坐至夕開門見一老僧頭面瘡痍身體膿血牀上獨坐莫知來由奘乃禮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闢虎豹藏形魔鬼潛跡遂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而歸其多心經至今誦之初奘將往西域於靈巖寺見有松一樹奘立於庭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若吾歸即却東廻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約長數丈一年忽東廻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奘果還至今衆謂此松爲摩頂松出獨異志及唐新語

萬迴

萬迴師閿鄉人也俗姓張氏初母祈於觀音像而因娠迴迴生而愚八九歲乃能語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年長父令耕田迴耕田直去不顧口但連稱平等因耕一壟耕數十里遇溝坑乃止其父怒而擊之迴曰彼此總耕何須異相乃止擊而罷耕迴兄戍役于安西音問隔絕父母謂其死矣日夕涕泣而憂思焉迴顧父母感念之甚忽跪而言曰涕泣莫非憂兄耶父母且疑且信曰然迴曰詳思我兄所要者衣裘糗糧巾履之屬請悉備焉某將往之忽一日朝

齋所備而往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平善矣覘之乃兄迹也一家異之弘農抵安西蓋萬餘里以其萬里迴故號曰萬迴也先是玄奘法師向佛國取經見佛龕題柱曰菩薩萬迴謫向閿鄉地教化奘師馳驛至閿鄉縣問此有萬迴師無今呼之萬迴至奘師禮之施三衣瓶鉢而去後則天追入內語事多驗時張易之大起第宅萬迴常指曰將作人莫之悟及易之伏誅以其宅爲將作監常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曰三郎斫汝頭韋庶人以中宗第三恐帝生變遂鴆之不悟爲玄宗所誅也又睿宗在藩邸時或遊行人間萬迴於聚落街衢中高聲曰天子來或曰聖人來其處信宿間睿宗必經過徘徊也惠莊太子即睿宗第二子也初則天曾以示萬迴萬迴曰此兒是西域大樹精養之宜

兄弟後生申王儀形瓌偉善於飲啖景龍中時時出入士庶貴賤競來禮拜萬迴披錦袍或笑罵或擊鼓然後隨事爲驗太平公主爲造宅於己宅之右景雲中卒于此宅臨終大呼遣求本鄉河水弟子徒侶覓無萬迴曰堂前是河水衆于堦下掘井忽河水湧出飲竟而終此坊井水至今甘美出談賓錄及兩京記

一行

僧一行姓張氏鉅鹿人本名遂唐玄宗既召見謂曰卿何能對曰唯善記覽玄宗因詔掖庭取宮人籍以示之周覽既畢覆其本記念精熟如素所習讀數幅之後玄宗不覺降御榻爲之作禮呼爲聖人先是一行既從釋氏師事普寂于嵩山師嘗設食于寺大會羣僧及沙門居數百里者皆如期而至且聚千餘人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于嵩山因請鴻爲文讚歎其會至日鴻持其文至寺其師授之致于几案上鐘梵既作鴻請普寂曰某爲文數千言況其字僻而言怪盍于羣僧中選其聰悟者鴻當親爲傳授乃令召一行既至伸紙微笑止于一覽復致于几上鴻輕其疎脫而竊怪之俄而羣僧會于堂一行攘袂而進抗音典裁一無遺忘鴻驚愕久之謂寂曰非君所能教導也當縱其遊學一行因窮大衍自此訪求師資不遠數千里嘗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數十步門有流水一行立于門屏間聞院中僧于庭布算其聲蔌蔌既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耶即除一算又謂曰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

請法盡授其術焉而門水舊東流忽改爲西流矣邢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大衍曆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曆正在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一行又嘗詣道士尹崇借楊雄太玄經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深遠吾尋之積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及義訣一卷以示崇崇大嗟伏謂人曰此後生顏子也初一行幼時家貧鄰有王姥前後濟之約數十萬一行常思報之至開元中一行承玄宗敬遇言無不可未幾會王姥兒犯殺人獄未具姥詣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酬也君上執法難以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

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一大甕于中央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坊某角有廢園汝向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者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如言而往至酉後果有羣豕至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寘甕中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于陛下也夫匹婦匹夫不得其所則殞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繫乎釋門以瞋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至開元末

裴寬為河南尹深信釋氏師事普寂禪師日夕造焉居一日寬詣寂寂云方有少事未暇款語且請遲回休憩也寬乃屏息止于空室見寂潔滌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扣門連云天師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詣寂作禮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絕恭寂但頷云無不可者語訖禮禮訖又語如是者三寂唯云是是無不可者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室自闔其戶寂乃徐命弟子云遣鐘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如其言滅度後寬乃服衰絰葬之自徒步出城送之（出開天傳信記及明皇雜錄酉陽雜俎）

無畏

唐無畏三藏初自天竺至所司引謁於玄宗玄宗見而敬信焉因謂三藏曰師不遠而來故倦矣欲于何方休息耶三藏進曰臣在天竺常聞大唐西明寺宣律師持律第一願往依止焉玄宗可之宣律禁戒堅苦焚修精潔三藏飲酒食肉言行麤易往往乘醉喧競穢汙絪席宣律頗不能甘之忽中夜宣律捫蝨將投于地三藏半醉連聲呼曰律師律師撲死佛子耶宣律方知其異人也整衣作禮而師事焉宣律精苦之甚常夜後行道臨階墜墮忽覺有人捧承其足宣律顧視之乃一少年也宣遽問弟子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毗沙門天王子那吒太子也以護法之故擁護和尚時已久矣宣律曰貧道修行無事煩太子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以作佛事者願太子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寶事雖久然頭目猶捨敢不奉獻宣律得之即今崇聖寺佛牙是也（出開天傳信記）

明達師

明達師者不知其所自於閿鄉縣住萬迴故寺往來過客皆謁明達以問休咎明達不答但見其旨趣而已會有人謁明達問曰欲至京謁親親安否明達授以竹杖至京而親亡又有謁達者達取寺家馬令乘之使南北馳驟而去其人至京授採訪判官乘驛無所不至又有謁達者達以所持杖畫地為堆阜以杖撞築地為坑其人不曉至京背發腫割之血流殆死李林甫為黃門侍郎扈從而還謁達加枰於其肩至京而作相李雍門為湖城令達忽請其小馬雍門不與間一日乘馬將出馬忽庭中人立雍門墜馬死如此頗眾達又常當寺門北望言曰此川中兵馬何多又長歎曰此中觸處總是軍隊及後哥舒翰擁兵潼關拒

逆胡關下閭鄉盡爲戰場矣出紀聞錄

惠照

唐元和中武陵郡開元寺有僧惠照貌衰體羸好言人之休戚而皆中性介獨不與羣狎常閉關自處左右無侍童每乞食於里人里人有年八十餘者云照師居此六十載其容狀無少異於昔時但不知其甲子後有陳廣者由孝廉科爲武陵官廣好浮圖氏一日因謁寺盡訪羣僧至惠照室見廣且悲且喜曰陳君何來之晚耶廣愕然自以爲平生不識照則謂曰未嘗與師遊何見訝來之晚乎照曰此非立可盡言當與子一夕靜語耳廣異之後一日仍詣照宿因請其事照乃曰我劉氏子彭城人宋孝文帝之玄孫也曾祖鄱陽王休業祖士弘並詳于史氏先人以文學

自負爲齊竟陵王子良所知子良招召賢俊文學之士而先人預焉後仕齊梁之間爲會稽令吾生於梁普通七年夏五月年三十方仕於陳至宣帝時爲卑官不爲人知與吳興沈彥文爲詩酒之交後長沙王叔堅與始興王叔陵皆廣聚賓客大爲聲勢各恃權寵有不平心吾與彥文俱在長沙之門下及叔陵被誅吾與彥文懼長沙之不免則僞且相及因偕遁去隱於山林用橡栗食衣一短褐雖寒暑不更一日有老僧至吾所居曰子骨甚奇當無疾耳彥文亦拜請其藥僧曰子無劉君之壽奈何雖餌吾藥亦無補耳遂告去將別又謂我曰塵俗以名利相勝竟何有哉唯釋氏可以捨此矣吾敬佩其語自是不知人事凡十五年又與彥文俱至建業時陳氏已亡宮闕盡廢臺城牢落

荊棘蔽路景陽結綺空基尚存衣冠文物闃無所覩故老相遇攜袂而泣曰後主驕淫爲隋氏所滅良可悲乎吾且泣不能已又問後主及陳氏諸王皆入長安即與彥文挈一囊乞食于路以至關中吾長沙之故客也思遇其厚聞其遷于瓜州則又徑往就謁長沙少長綺紈而又早貴雖流放之際尚不事生業時方與沈妃酣飲吾與彥文再拜于前長沙悲慟久之因泣而起乃謂吾曰一日家國淪亡骨肉播遷豈非天耶吾自是留瓜州數年而長沙殂又數年彥文亦亡吾因髡髮爲僧遁跡會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時已百歲矣雖容狀枯瘠而筋力不衰尚日行百里因與一僧同至長安時唐帝有天下建號武德凡六年矣吾自此或居京洛或遊江左至於三蜀五嶺無不往焉迨今二

百九十年矣雖烈寒盛暑未嘗有微恙貞元末于此寺嘗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視之乃長沙王也吾迎延坐話舊傷感如平生而謂吾曰後十年我之六世孫廣當官於此郡師其念之吾因問曰王今何爲曰冥官甚尊既而泣曰師存而我已六世矣悲夫吾既覺因紀君之名於經笥中至去歲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訪於郡人尚訝君之未至昨因乞食里中遇邑吏訪之果得焉及君之來又依然長沙之貌然自夢及今十一年矣故訝君之晚也已而悲惋泣下數行因出經笥示之廣乃再拜願執犢錫爲門弟子照曰君且去翌日當再來廣受教而還明日至居而照已遁去莫知其適時元和十一年至大和初廣爲巴州掾於蜀道忽逢照驚喜再拜曰願棄官從吾師爲物外之遊照許

之其夕偕舍于逆旅氏天未曉齊起而照已去矣自是竟不知所往然照自梁普通七年生按梁史普通七年歲在丙午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二百九十年則與照言果符矣愚嘗以梁陳二史校其所説頗有同者由是益信其不誣矣出宣室志

太平廣記卷第九十三　異僧七

宣律師

宣律師

大唐乾封二年春二月西明寺道律師逐靜在京師城南故淨業寺修道律師積德高遠抱素日久忽有一人來至律師所致敬申禮具敍暄涼律師問曰檀越何處姓字誰耶答曰弟子姓王名璠是大吳之蘭臺臣也會師初至建業孫主即未許之令感希有之瑞爲立非常之廟於時天地神祇咸加靈被於三七日遂感舍利吳王手執銅瓶傾銅盤內舍利所衝盤即破裂乃至火燒鎚試俱不能損闞澤張昱之徒亦是天人護助入其身中令其神爽通敏答對諧允今業在天弘護佛法爲事弟子是南方天王韋將軍下之使者將軍事務極多擁護三洲之佛法有鬬爭凌危之事無不躬往和喻令解今附和南天欲即至前事擁鬧不久當至且令弟子等共師言不久復有人來云姓羅氏是蜀人也言作蜀音廣説律相初相見時如俗禮儀敍述緣由多有次第遂用忽忘次又一人云姓費氏禮敬如前云弟子迦葉佛時生在初天在韋將軍下諸天貪欲所醉弟子以宿願力不交天欲清淨梵行偏敬毗尼韋將軍童真梵行不受天欲一王之下有八將軍四王三十二將周四天下往還護助諸出家人四天下中北天一洲少有佛法餘三天下佛法大弘然出家之人多犯禁戒少有如法東西天下人少黠慧煩惱難化南方一洲雖多犯罪化令從善心易調伏佛臨涅槃親受付囑並令守護不使魔

娩若不守護如是破戒誰有行我之法教者故佛垂誡不
敢不行雖見毀禁愍而護之見行一善萬過不咎事等忘
瑕不存往失且人中臭氣上薰空界四十萬里諸天清淨
無不厭之但以受佛付囑令護佛法尚與人同止諸天不
敢不來韋將軍三十二將之中最存弘護多有魔子魔女
輕弄比丘道力微者並爲惑亂將軍棲遑奔至應機除剪
故有事至須往四王所時王見皆起爲韋將軍修童真行
護工夫故弟子性樂戒律如來一代所制毗尼並在座中
聽受戒法因問律中諸隱文義無不決滯然此東華三寶
素有山海水石往往多現但謂其靈而敬之頗訪失由莫
知投詣遂因此緣隨而諮請且沈寞之相以理括之未曾
持觀不可以語也宣師又以感通記問天人云益州成都

多寶石佛者何代時像從地湧出答曰蜀都元基青城山
上今之成都大海之地昔迦葉佛時有人於西洱河造之
擬多寶佛全身相也在西洱河鷲山寺有成都人往彼興
易請像將還至今多寶寺處爲海神蹋船所沒初取像人
見海神於岸上遊謂是山鬼遂即殺之因爾神瞋覆沒人
像俱溺同在　船其多寶舊在鷲頭山寺古基尚在仍有
一塔常有光明今向彼土道由郎州過大小不算三千餘
里方達西洱河河大闊或百里或五百里中有山洲亦有
古寺經像尚存而無僧住經同此文時聞鍾聲百姓殷實
每年二時供養古塔塔如戒壇三重石砌上有覆釜其數
極多彼土諸人但言神冢每發光明人以蔬食祭之求其
福祚也其地西北去嶲州二千餘里問去天竺非遠往往

有至彼者自下云云至晉時有僧於此地見土墳隨出隨
除怪不可平後見掘開深怪其爾乃深掘丈餘獲像及人
骨在船其髏骨肘脛悉皆麤大數倍過於今人即迦葉佛
時閻浮人壽二萬歲時人也今將劫滅命促人小固其常
然不可怪也初出之時豪皃難得弟子化爲老人指撝方
便須臾至周滅法暫隱到隋事興更復出之蜀人但知其
靈從地而出亦不測其根源見其花趺有多寶字因遂名
焉又名多寶寺又問多寶字是其隸書出於亡秦之代如
何迦葉佛時已有神州書耶答曰亡秦李斯隸書此乃近
代遠承隸書之興興於古佛之世見今南洲四面千有餘
洲莊嚴閻浮一方百有餘國文字言音同今唐國但以海
路迢遠動數十萬里重譯莫傳故使此方封守株杜不足

怪也師不聞乎梁顧野王太學之大博也周訪字源出沒
不定故玉篇序云有開春申君墓得其銘文皆是隸字檢
春申是周民六國同時隸文則非吞併之日也此國篆隸
諸書尚有茫昧寧知迦葉佛時之事決非其耳目之所聞
見也又問今西京城西高四十臺俗諺云是蒼頡造書臺
如何云隸書字古時已有答曰蒼頡於此臺上增土[illegible]臺
觀鳥跡者非無其事且蒼頡之傳此土罕知其源或云黃
帝之臣或云古帝王也鳥跡之書時變一途今所絕有無
益之言不勞述也又有天人姓陸名玄暢來謁律師云弟
子是周穆王時生在初天本是迦葉佛時天爲通化故周
時暫現所問高四十臺者其本迦葉佛於此第三會說法
度人至穆王時文殊目連來化穆王從之卽列子所謂化

人者是也化人示穆王云高四臺是迦葉佛說法處因造三會道場至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佛穆公不識棄馬坊中穢汚此像護像神瞋令公染疾公又夢遊上帝極被責疏覺問侍臣由余便答云臣聞周穆王時有化人來此土云是佛神穆王信之於終南山造中天臺高千餘尺基址見在又於蒼頡臺造神廟名三會道場公今所患殆非佛爲之耶公聞大怖語由余曰吾近獲一石人衣冠非今所製棄之馬坊得非此是佛神耶由余聞往視之對曰此眞佛神也公取像澡浴安淸淨處像遂放光公又怖謂神瞋世宰三牲以祭之諸善神等擎棄遠處公又大怖以問由余答曰臣聞佛淸淨不進酒肉愛重物命如護一子所有供養燒香而已所可祭祀餅果之屬公大悅欲造佛像絕於工人又問由余答曰昔穆王造寺之側應有工匠遂於高四臺南村內得一老人姓王名安年百八十自云曾於三會道場見人造之臣今年老無力能作所住村北有兄弟四人曾於道場內爲諸匠執作請追共造依言作之成一銅像相好圓備公悅大賞賚之彼人得財並造功德於土臺上造重閣高三百尺時人號之高四臺或曰高四樓其人姓高大者名四或曰兄弟四人同立故也或取大兄名以目之故有高四之名至今稱也又問目連舍利弗佛在已終如何重見答曰同名六人此目連非大目連也至宇文周時文殊師利化爲梵僧來遊此土云欲禮拜迦葉佛說法處幷往文殊所住之處名淸涼山遍問道俗無有知者時有智猛法師年始十八反問梵僧何因知有二聖餘迹答曰在秦都城南二十里有蒼頡造書臺卽其地也又云在沙河南五十里靑山北四十里卽其處也又問沙河靑山是何語答曰渭水終南山也此僧便從渭水直南而步遂得高四臺便云此是古佛說法處也於時智猛法師隨往禮拜不久失梵僧所在智猛長大具爲太常韋卿說之請其臺處依本置寺遂奏周主名三會寺至隋大業廢入大寺因被廢毀配入菩提今京城東市西平康坊南門東菩提寺西堂佛首卽是三會寺佛釋迦如來得度大迦葉後十二年中來至此臺其下見有迦葉佛舍利周穆王遊大夏佛告彼土見有古塔可返禮事王問何方佛答在鄗京之東南也西天竺國具有別傳云歲長年是師子國僧年九十九夏是三果阿那含人聞斯勝迹躬至禮拜又奏請欲往北岱淸涼山文殊師利菩薩坐處皇帝聞喜敕給驛馬內使及弟子官佐二十餘人在處供給諸官人弟子等並乘官馬唯長年一人少小已來精誠苦行不乘雜畜旣到岱州淸涼山卽便肘行膝步而上至中臺佛堂卽是文殊廟堂從下至上可行三十餘里山石劒利入肉到骨無血乳出至於七日五體投地布面在土不起不食七日滿已忽起踴躍指揮四方上下空界具見文殊師利菩薩聖僧羅漢從者道俗數十人有見不見復有一蟒虵身長數里從北而來直上長年長年見喜銜師脚過變爲僧形諸人懼怕皆悉四散唯長年一人心不驚動種種靈應不可具述律師又問天人曰自昔相傳文殊在淸涼山領五百仙人說法經中明文殊是久住娑婆世界菩薩娑

愛則大千總號如何偏在此方答曰文殊是諸佛之元師隨緣利見應變不同大士大功非人境界不勞評泊但知仰信多在清涼山五臺之中今屬北岱州西見有五臺縣清涼府皇唐已來有僧名解脫在嚴窟亡來二十餘年身肉不壞似如入滅盡定復有一尼亦入定不動各經多年聖迹迦藍菩薩聖僧仙人仙花屢屢人見具在別篇豈得不信又問今五臺山中臺之東南三十里見有大孚靈鷲寺兩堂隔澗猶存南有花園可二頃許四時發彩色類不同四周樹園人侈花伏別處種植皆悉不生唯在園內方得久榮人究年月莫知來由或云漢明所立或云魏孝文帝栽植古老相傳互說不同如何爲實答曰但是二帝所作昔周穆之時已有佛法此山靈異文殊所居周穆於中造寺供養及阿育王亦依置塔漢明之初摩騰法師是阿羅漢天眼亦見有塔請帝立寺其山形像似靈鷲山名曰大孚孚者信也帝深信佛法立寺勸人元魏孝文北臺不遠常來禮謁見人馬行跡石上分明其事可驗豈唯五臺獨驗今終南太白太華五嶽名山皆有聖人爲住持佛法令法久住有人設供感計儀應事在別篇不煩此術也又問今涼州西番音盤和縣山裂像出何代造耶答云迦葉佛時有利賓菩薩見此山人不信業報以殺害爲事於時住處有數萬家無重佛法者菩薩救之爲立迦藍大梵天王手造像身初成以後菩薩神力能令如真佛不異遊步說法教化諸人雖蒙此道猶故不信於時菩薩示行怖畏手擎大石可於聚落欲下壓之菩薩揚威勸化諸人便欲迴

心敬信於佛所有殺具變成蓮花隨處街巷華如種植瑞像方攝神力菩薩又勸諸清信士令造七寺南北一百四十里東西八十里瀰山亘谷處處僧坊佛殿營造經十三年方得成就同時出家者有二萬人在七寺住經三百年彼諸人等現業力大昔所造惡當世輕受不入地獄前所害者在惡趣中又發惡願彼害我者及未成聖我當害之若不加害惡業便盡我無以報共吐大火焚燒寺舍及彼聚落一時焚蕩縱盜得活又以大水漂溺殺之無一得存時彼山神寺未破前收取此像遠在空中寺破已後下內石室安置供養年月既久石生室滅至劉薩訶師禮山遥示像出其薩訶者前身元是利賓菩薩身首別處更在別篇也又問江表龍光瑞像人傳羅什將來有言扶南所得如何爲定答曰此非羅什所得斯乃宋孝武帝征扶南獲之昔佛滅後三百年中北天竺大阿羅漢優婆質那以神力加工匠後三百年中鑿大石山安置佛窟從上至下凡有五重高三百餘尺請彌勒菩薩指揮作檀室處之玄奘師傳云百餘尺聖跡記云高八丈足趺八尺六齋日常放光明其初作時羅漢將工人上天三往方成第二牛頭旃檀第三金第四玉第五銅像凡夫今見止在下重上四重閉石窟牒微見人臟腑第六百年有佛奈遮阿羅漢生已母亡復生扶南國念母重恩從上重中取小檀像令母供養母終生揚州出家住新興寺獲得三果宋孝武征扶南獲此像來都亦是羅漢神力母今見在時往羅浮天台西方諸處昔法盛曇無竭者再往西方有傳五卷略述此緣

何忽云羅什法師背負而來耶宣律師因問什師一代所
翻之經人多偏樂受持轉盛何耶答曰其人聰明善解大
乘已下諸人同時翻譯者並儁又一代之寶也絕後光前
仰之所不及故其所譯以悟達爲先得佛遺寄之意也又
問俗中常論譏秦姚興抑破重戒云何得佛意耶答曰此
非悠悠凡所籌度何須評論什師德行在三賢所在通化
那拏補闕隨機而作故大論一部十分略九自餘經論例
此可知眞祥感應歷代彌新深會聖旨罕逢難遇又蒙文
殊指受令其刪定特異恒倫豈以別室見譏頓亡玄致者
也又問邠州顯際寺山出石像者何代所立答曰像是秦
穆公所造像元出處是周穆王造寺處也佛去世後育王
第四女又造像塔於此供養於時此寺有一二三果人住

中秦相由余常所奉敬往者迦葉佛時亦於此立寺是彼
沙彌顯際造也仍將本名以顯寺額又問金玉華宮南檀
臺山上有塼塔面別四十步下層極壯四面石龕傍有碑
碑又有三十餘窠塼古老莫知何代然每聞鍾聲答曰此
穆王寺也名曰靈山至育王時敕山神於此造塔西晉末
亂五胡控權劉曜京都長安數夢此山佛見在磚塔中坐
語曜曰汝少飲酒莫耽色欲黜去邪佞進用忠良曜不能
從後於洛陽酒醉落馬爲石勒所擒初曜因夢所悟令人
尋山訪之遂見此像坐小塼塔與夢符同便毀小塔更造
大者高一十九級并造寺宇極存壯麗寺名法燈度三百
僧住之曜沒趙後寺有四十三人修得三果山神於今塔
後又造一寺供三果僧神往太白採取芝草供養聖僧皆

獲延齡寺今現在凡人不見所聞鍾聲即是寺鍾也其塔
本基雖因劉曜仍是穆王立寺之處也又是迦葉如來之
古寺也至貞觀年於玉華北慈烏川山上常見群鹿來集
其所逐去還來有人異之於鹿集處掘深一丈獲一石像
長一丈許舁今供養又問荊州前大明寺旃檀像者云是
優塡王所造依傳從彼摸來將至梁朝今京師復有何者
是本答曰大明是本像梁高既崩像來荊渚至元帝承聖
三年周平梁後收蒲國寶皆入北周其檀像者有僧珍師
藏隱房內多以財物贈遺使人像遂得停至隋開皇九年
文帝遣使人柳顧言往延寺僧又求像令鎮荊楚顧是鄉
人從之令別刻檀將往恭旨當時訪匠得一婆羅門僧名
眞達爲造即今西京大興善寺像是也亦甚靈異本像在

荊州僧以漆布幔之相好不及眞者大明本是古佛住處
靈像不肯北遷故也近有長沙義法師天人冥讚遂悟開
發剔除漆布眞容重顯大動信心披覿靈儀今檀所作本
無補接光趺殊異象牙雕刻卒非人工所成與善像身一
一乖本又問涪州相思寺側多有古迹篆銘勒之不識其
緣此事云何答曰此迦葉佛時有山神姓羅名子明蜀人
也舊是持戒比丘生憎破戒者發諸惡願令我死後作大
惡鬼噉破戒人因願受身作此山神多有眷屬所主土地
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二千餘里年噉萬人已上此神本僧
爲迦葉佛兄後爲弟子彼佛憐愍故來教化種種神變然
始調伏與受五戒隨識宿命因不噉人恐後心變故佛留
跡育王於上起塔在山頂神便藏於石中塔是白玉所作

其神現在其郭下寺塔育王所立見付囑儀中又問南海循州北山興寧縣界靈龕寺多有靈跡何也荅曰此乃文殊聖者弟子為此山神多造惡業文殊愍之便來教化遂識宿命請為留跡我常禮事得離諸惡文殊為現今者是也於貞觀三年山神命終生兜率天別有一鬼來居此地即舊神親家也大造諸惡生天舊神憐之下請文殊為現小跡以化後神又從正法故今此山大小跡現莫匪有由焉見付囑儀又問沁州北山石窟佛常有光明此像出來久近耶荅曰此窟迦葉佛釋迦佛二時備有往昔周穆王弟子造迦葉佛像也又問渭南終南二山有佛面山七佛澗者荅曰此事同於前南山庫谷天藏是迦葉佛自手所造之藏也今現有十二緣覺在谷內住又問此土常傳有佛是殷時周昭莊王等造互說不同如何取定荅曰皆有所以弟子夏桀時生天具見佛之垂化且佛有三身法報二身則非凡見並化登地以上唯有化身被於三千百億釋迦隨人所感前後不定或在殷末或在魯莊俱在大千之中前後感傳一化感見隨機前後何定若據法報常自湛然不足歎也又問漢地所見諸瑞像多傳育王第四女所造其爭幽冥難得其實此事云何荅曰此實不疑為育王第四女厭貌非妍久而未出常恨其醜乃圖佛形相變如自身成已發願佛之相好挺異於人如何同我之形儀也以此苦邀彌經年月後感佛現忽異本形父具問之述其所願今此山玉華荊州長沙楊都高悝及京城崇敬寺像並是育王第四女造或有書其光趺依梵本書漢人讀者罕識其文育王因將此像令諸鬼神隨緣所感流傳開悟今覩像面莫非女形其崇敬寺地本是戰場西晉將末有五胡大起兵戈相殺此地特多地下人骨今掘猶得所殺無辜殘害酷濫故諸神鬼擒以鎮之令諸冤魂得生善念周朝滅法神亦從之隋祖載隆佛還重起又問幽冥所感俗中常有神去形朽如何重來或經七日多日如生不異荅曰人稟七識各有人心識為主主雖前去餘神守護不足怪也如五戒中一戒五神五戒便有二十五神戒破五神去餘者仍在如大僧受戒戒有二百五十神亦戒戒之中感得二百五十防衛比丘若毀一重戒但二百五十神去餘者恒隨律師又問天人曰其蜀地蘭州三學山寺空燈常照因何而有答曰山有菩薩寺迦葉佛正法時初立有欽喜王菩薩造之寺名法燈自彼至今常明室表有小菩薩二百人斷粒遐齡常住此山此燈又是山神李特續後供養故至正月處處燃燈以供佛寺云爾 出法苑珠林

太平廣記卷第九十四　異僧八

華嚴和尚　唐休璟門僧　儀光禪師

玄覽　法將

華嚴和尚

華嚴和尚學於神秀禪師，謂之北祖，常在洛都天宮寺。弟子三百餘人，每日堂食。和尚嚴整，瓶鉢必須齊集。有弟子夏臘道業高出流輩，而性頗褊躁。時因臥疾，不遂赴會。一沙彌瓶鉢未足，來詣此僧，頂禮云：欲上堂無鉢，如何暫借？明日當自置之。僧不與，曰：吾鉢已受持數十年，借汝必恐損之。沙彌懇告曰：上堂食頃而歸，豈便毀損？至於再三，僧乃借之，曰：吾愛鉢如命，必若有損，同殺我也。沙彌得鉢，捧持兢懼，食畢將歸，僧已催之。沙彌持鉢下堂，不意磚破蹴倒，遂碎之。少頃，僧又催之。既懼，遂至僧所作禮承過，且千百拜。僧大叫曰：汝殺我也。怒罵至甚，因之病亟，一夕而卒。殯後經時，和尚於嵩山嶽寺與弟子百餘人方講華嚴經，沙彌亦在聽會。忽聞寺外山谷若風雨聲，和尚遂招此沙彌，令於己背後立。須臾，見一大蛇長八九丈，大四五圍，直入寺來，努目張口，左右皆欲奔走。和尚戒之不令動。蛇漸至講堂，升階睥睨，若有所求。和尚以錫杖止之，云：住。蛇欲至坐，遂俛首閉目。和尚誡之以錫杖，扣其首曰：既明所業，今當回向三寶。令諸僧為之齊聲念佛，與受三歸五戒。此蛇宛轉而出。時亡僧弟子已有登會者，和尚召謂曰：此蛇汝之師也。修行累年，合證果之位，爲臨終之時，惜一鉢破，怒此沙彌，遂作一蟒蛇。適此來者，欲殺此沙彌，更若殺

之，當墮大地獄，無出期也。賴吾止之，與受禁戒，今當捨此身矣。汝往觀之。弟子受命而出，蛇行所過，草木開靡如車路焉。行四十五里，至深谷間，此蛇自以其首叩石而死矣。歸白和尚，曰：此蛇今以受生在裴郎中宅作女，亦甚聰慧。年十八當亡，卻為男，然後出家修道。裴郎中即我門徒，汝可入城為吾省問之。其女今已欲生，而甚艱難，汝可救之。時裴寬為兵部郎中，即和尚門人也。弟子受命入城，遙指裴家。遇裴請假在宅，遂令報云華嚴和尚傳語。郎中出見，神色甚憂。僧問其故，云：妻欲產已六七日，燈燭相守，甚危困矣。僧曰：我能救之。遂令於堂門之外淨設床席，僧入，焚香擊磬，呼和尚者三，其夫人安然而產一女。後果年十八歲而卒。出原化記

唐休璟門僧

唐中宗時，唐公休璟為相，嘗有一僧發言多中，好為厭勝之術。休璟甚敬之。一日，僧來謂休璟曰：相國將有大禍，且不遠數月，然可以禳去。休璟懼甚，即拜之。僧曰：某無他術，但奉一計耳，願聽之。休璟曰：幸吾師教焉。僧曰：且天下郡守，非相國命之乎？曰：然。僧曰：相國當於卑冗官中訪一孤寒家貧有才幹者，使為曹州刺史。其深感相國恩，而可以情厭也。既得之，願以報某。休璟且喜且謝。遂訪於親友。張君者，家甚貧，為京卑官。即日拜贊善大夫，又旬日，用為曹州刺史。既而召僧，謂曰：已從師之計，得張某矣。然則可教乎？僧曰：張君赴郡之時，當令求二犬，高數尺而神俊者。休璟唯之。已而張君荷唐公特達之恩，然莫諭其旨。及將赴

郡告辭於休璟既而謝之曰某名跡幽昧才識疎淺相國
援此沈滯牧守大郡由擔石之儲獲二千石之祿自涸轍
而泛東溟出窮谷而陟層霄德固厚矣然而感恩之外竊
所憂者未知相國之旨何哉休璟曰用君之才耳非他
也然常聞貴郡多善犬願得神俊非常者二焉張君曰謹
奉教既至郡數日乃悉召郡吏告之曰吾受丞相唐公深
恩援於不次得守大郡今唐公求二良犬可致之乎有一
吏前曰某家有一犬質狀異常願獻之張大喜即獻焉既
至其犬高數尺而肥其臆廣尺餘神俊異常而又馴擾張
君曰相國所求者二也如何吏白曰郡內唯有此他皆常
也然郡南十里某村某民家其亦有一焉民極惜之非君
侯親往不可取之張君即命駕齎厚直而訪之果得焉其

犬與吏所獻者無異而神彩過之張君甚喜即召親吏以
二犬獻休璟休璟大悅且奇其狀以爲未常見遂召僧視
之僧曰善育之既相君之禍者二犬耳後旬日其僧又至
謂休璟曰事在今夕願相君嚴爲之備休璟即留僧宿是
夜休璟坐於堂之前軒命左右十餘人執弧矢立於堦之
隅其僧與休璟共處一榻至夜分僧笑曰相君之禍免矣
可以就寢休璟大喜且謝之遂徹左右與僧偃焉迨曉僧
呼休璟曰可起矣休璟即起謂僧曰禍誠免矣然二犬安
所用乎僧曰但往觀焉乃與休璟偕尋其跡至後園中見
一人仆地而卒矣視其頸有血蓋爲物所噬者又見二犬
在大木下仰視之見一人袒而匿其上休璟驚且詰曰汝
爲誰其人泣而指死者曰某與彼俱賊也昨夕偕來且將

致害相國蓋過此二犬環而且吠彼遂爲噬而死某懼因
匿身於此何其他去將逃焉迨曉終不去今即甘死於是
矣休璟即召左右令縛之曰此罪固當死然非其心也蓋
受制於人耳俛釋之休璟命解縛其賊拜泣而去休璟謝
其僧曰賴吾師不然死於二人之手僧曰此蓋相國之福
也豈所能爲哉休璟有表弟盧軫在荊門有術士告之君
將有災戾當求一善禳厭者爲庶可矣軫素知其僧因致
書於休璟請求之僧即以書付休璟曰事在其中耳及書
達荊州而軫已卒其家開視其書徒見一幅之紙並無有
文字焉休璟益奇之後數年其僧遯去竟不知其所適出宣
室記

儀光禪師

長安青龍寺儀光禪師本唐室之族也父瑯琊王與越王
起兵伐天后不克而死天后誅其族無遺唯禪師方在襁
褓乳母抱而逃之其後數歲天后聞瑯琊王有子在人間
購之愈急乳母將至岐州界中傭女工以自給時禪師年
已八歲矣聰慧出類狀貌不凡乳母恐以貌取而敗大憂
之乃求錢爲造衣服又置錢二百於腰下於桑野中具告
以其本末泣而謂曰吾養汝已八年矣亡命無所不至今
汝已長而天后之敕訪不止恐事洩之後汝與吾俱死今
汝聰頴過人可以自立吾亦從此逝矣乳母因與流涕而
訣禪師亦號慟不自勝方知其所出乳母既去師莫知其
所之乃行至逆旅與諸兒戲有郡守夫人者之夫任處方
息於逆旅見禪師與諸兒戲狀貌異於人因憐之召而謂

曰郎家何在而獨行在此耶師僞荅曰莊臨於此有時而戲夫人食之又賜錢五百師雖幼而有識恐人取其錢乃盡解衣置之於腰下時日已晚乃尋小逕將投村墅遇一老僧獨行而呼師曰小子汝今一身家已破滅將何所適禪師驚愕佇立老僧又曰出家開曠且無憂畏小子汝欲之乎師曰是所願也老僧因攜其手至桑陰下令禮十方諸佛已因削其髮又解衣裝出袈裟令服之大小稱其體因教其披著之法禪師既披法服執持收掩有如舊僧焉老僧喜曰此習性使之然其僧將行因指東北曰去此數里有伽藍汝直詣彼謁寺主云我使爾爲其弟子也言畢老僧已亡矣方知是聖像也師如言趣寺寺主駭其所以因留之向十年禪師已洞曉經律定於禪寂遇唐室中興

求瑯琊王後師方謂寺僧曰之寺僧大駭因出詣岐州李使君師從父也見之悲喜因舍之於家欲以狀聞師固請不可使君有女年與禪師侔見禪師悅之願致款曲師不許月餘會使君夫人出女盛服多將使者來逼之師固拒爲端終不肯師紿曰身不潔淨沐浴待命女許諾方令沐湯師候女出因之際門女還排戶不果入自牖窺之師方持削髮刀顧而言曰以有此根故爲慾逼今既除此何逼之爲女懼止之不可遂斷其根棄於地而師亦氣絕戶既閉不可開女惶惑不知所出俄而府君夫人到女言其情使君令破戶師已復蘇命良醫至以火燒地既赤苦酒沃之坐師於燃地傅以膏數月疾愈使君奏禪師是瑯琊王子有敕命驛置至京引見慰問賞賜優給復以爲王禪師曰父母非命鄙身殘毀今還俗爲王不願也中宗降敕令禪師廣領徒衆尋山置蘭若恣聽之禪師性好終南山因居于興法寺又於諸谷口造禪菴蘭若凡數處或入山數十里從者僧俗常數千人迎候瞻侍甚於卿相禪師既證道果常先言將來事是以人益歸之開元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無疾而終先告弟子以修身護戒之事言甚切至因卧頭指北方足指南方以手承頭右脇在下遂亡遺命葬於少陵原之南面鑿原爲室而封之柩將發異香芬馥狀貌一如生焉轝出城門忽有白鶴數百鳴舞於空中五色彩雲徘徊覆車而行數十里所封之處遂建天寶寺弟子皆留而守之 出紀聞

玄覽

唐大曆末禪師玄覽住荆州陟屺寺道高有風韻人不可得而親張璪常畫古松於齋壁符載贊之衛象詩之亦一時三絶也悉加至焉人問其故曰無事疥吾壁也僧那即其甥爲寺之患發其探鷇壞牆熏鼠覽未嘗責之有弟子義詮布衣一食覽亦不稱之或有怪之乃題詩於竹上曰欲知吾道廓不與物情違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忽一夕有一梵僧排戶而進曰和尚速作道場覽曰有爲之事吾未嘗作僧熟視而出反手闔戶門扃如舊覽笑謂左右曰吾將歸矣遂遽浴訖隱几而化 出酉陽雜俎

法將

長安有講涅槃經僧曰法將聰明多識聲名籍甚所在日講僧徒歸之如市法將僧到襄陽襄陽有客僧不持僧法

飲酒食肉體貌至肥所與交不擇人僧徒鄙之見法將至衆僧迎而重之居處精華盡心接待客僧忽持斗酒及一蒸㹠來造法將法將方與道俗正開義理共志心聽之客僧遂持酒殽謂法將曰講說勞苦且止說經與我共此酒肉法將驚懼但爲推讓客僧因坐戶下以手擘㹠裂而食之舉酒滿引而飲之斯須酒肉皆盡因登其牀且寢既夕講經僧方誦涅槃經醉僧起曰善哉妙誦然我亦嘗誦之因取少草布西牆下露坐草中因講涅槃經言詞明白落落可聽講僧因輟誦聽之每至義理深微常不能解處聞醉僧誦過經心自開解比天方曙遂終涅槃經四十卷法將生平所疑一朝散釋都盡法將方慶希有而座中之比及舉頭醉僧已滅諸處尋訪不知所之出紀聞

太平廣記卷第九十四

洪昉禪師　相衛間僧　道林
淨滿　法通

洪昉禪師

陝州洪昉本京兆人幼而出家遂證道果志在禪寂而亦以講經爲事門人常數百一日昉夜初獨坐有四人來前曰鬼王今爲小女疾止造齋請師臨赴昉曰吾人汝鬼何以能至四人曰闍梨但行弟子能致之昉從之四人乘馬人持繩牀一足逕北行可數百里至一山山腹有小朱門四人請昉閉目未食頃人曰開之已到王庭矣其宮闕室屋崇峻非常侍衛嚴飾頗僭人主鬼王具冠衣降階迎禮王曰小女久疾今幸而痊欲造小福修一齋是以請師臨顧齋畢自令侍送無慮於是請入宮中其齋場嚴飾華麗僧且萬人佛像至多一如人間事昉仰視空中不見白日如人間重陰狀須臾王夫人後宮數百人皆出禮謁王女年十四五貌獨病色昉爲贊禮願畢見諸人持千餘牙盤食到以次布於僧前坐昉於大牀別置名饌饌甚香潔昉且欲食之鬼王白曰師若常住此當食鬼食不欲留師請不食昉懼而止齋畢餘食猶數百盤昉見侍衛臣吏向千人皆有欲食之色昉請王賜之餘食王曰促持去賜之諸官拜謝相顧喜笑口開迨於兩耳王因施曰師既惠顧無他供養有絹五百疋奉師請爲受八關齋戒師曰鬼絹紙也吾不用之王曰自有人絹奉師因爲受八關齋戒戒畢王又令前四人者依前送之昉忽開目已到所居天猶未

聞門人但爲入禪不覺所適昉忽開目命火照牀前五百
絹在焉弟子問之乃言其故昉既禪行素高聲價日盛頃
到鬼所但神往耳其形不動未幾晨坐有一天人其質殊
麗拜謁請曰南天王提頭賴吒請師至天供養昉許之因
敷天衣坐昉二人執衣舉而騰空斯須已到南天王領侍
從曲躬禮拜曰師道行高遠諸天願稟師講誦是以顒[illegible]
師因置高座坐昉具道場崇麗殆非人間過百千倍天人
皆長大身有光明其殿堂樹木皆是七寶盡有光彩奪人
目睛昉初到天形質猶人也見天王之後身自長大與天
人等設諸珍饌皆自然味甘美非常食畢王因請入宮更
設供具談話款至其侍衛天官兼鬼神甚衆後忽言曰弟
子欲至三十三天議事請師且少留又戒左右曰師欲游

觀所在聽之但莫使到後園爾二言而去去後昉念曰後
園有何利而不欲吾到之伺無人之際竊至後園其園甚
大泉流池沼樹林花藥處處皆有非人間所見漸漸深入
遙聞大聲叫叫不可忍聽遂到其傍見大銅柱徑數百尺
高千丈柱有穿孔左右傍達或有銀鎖鎖其項或穿其脊
骨者至有數萬頭皆夜叉也鋸牙鉤爪身倍於天人見昉
師並叩頭曰我以食人故爲天王所鎖今乞免我我若
得就但人間求他食必不敢食人爲害爲飢爲所逼發此
言猶口中火出聞其鎖早晚或云毗婆師尸佛出世時動
則數千萬年亦有三五輩老者言誠懇昉許解其縛而遠
還斯須王至先問師頗遊後園乎左右曰否王乃喜坐定
昉曰適到後園見鎖衆生數萬彼何過乎王曰師果遊後

園然小慈是大慈之賊師不須問昉又固問王曰此諸惡
鬼常害於人唯食人肉非諸天防護世人已爲此鬼食盡
此皆大惡鬼不可以禮待故鎖之昉曰適見三五輩老者
發言頗誠言但於人間求他食請免之若此曹不食人餘
者亦不可舍也王曰此鬼言不可信昉固請王曰左右命
解老者三五人來俄而解至叩頭言曰蒙恩釋放年已老
矣今得去必不敢擾人王曰以禪師故放汝到人間若更
食人此度重來當令若死皆曰不敢於是釋去未久忽見
王庭前有神至自稱山嶽川瀆之神被甲面金色奔波而
言曰不知何處忽有四五夜叉到人間殺人食甚衆不可
制故白之王謂昉曰弟子言何如適語師小慈是大惡之
賊此等惡鬼言寧可保王語諸神曰促擒之俄而諸神執

夜叉到王怒何違所請命斬其手足以鐵鎖貫腦曳去而
鎖之昉乃請迴又令前二人送至寺寺已失昉二七日而
在天猶如少頃昉於陝城中選空曠地造龍光寺又建病
坊常養病者數百人寺極崇麗遠近道俗歸者如雲引爲
釋提桓因所請矣昉晨方漱有夜叉至其前左肩頭負五
色線而言曰釋迦天王請師講大涅槃經昉默然還座夜
叉遂擎繩牀置於左髀曰請師合目因舉其左手而伸其
右足曰請師開目視之已到善法堂矣師既到天堂天光
眩目開不能得天帝曰師念彌勒佛昉遂念之於是目開
不敢而人身卑小仰視天形不見其際天帝又曰禪師又
念彌勒佛身形當大如言念之三念而身三長遂與天等
天帝與諸天禮敬言曰弟子聞師善講大涅槃經爲日久

矣今諸天欽仰敬設道場固請大師講經聽受昉曰此事誠不爲勞然病坊之中病者數百待昉爲命常行乞以給之今若流連講經人間動涉年月恐病人餧死今也固辭天帝曰道場已成斯願已久固請大師勿爲辭也昉不可忽空中有大天人身又數倍於釋天帝敬起迎之大天人言曰大梵天王有敕天帝憮然曰本欲留師講經今梵天有敕不許然師已至豈不能暫開經卷少講經旨令天人信受昉許之於是置食食器皆七寶飲食香美精妙倍常禪師日已身諸毛孔皆出異光毛孔之中盡能觀見諸物方悟天身勝妙也既登高座數以天衣昉遂登座其書法堂中諸天數百千萬兼四天王各領徒衆同會聽法階下左右則有龍王夜叉諸鬼神非人等皆合掌而聽昉因開

涅槃經首講一紙餘言辭典暢備宣宗旨大帝大稱賛功德開經畢又令前夜叉送至本寺弟子失昉已二十七日矣按佛經善法堂在歡喜園天帝都會天王之正殿也其堂七寶所作四壁皆白銀階下泉池交汴流渠映帶其果木皆與樹行相直寶樹花果亦皆奇異所有物類皆非世人所識昉略言其梗槩階下寶樹行必相直每相表裏必有一泉黃綠枝間自葉流下水如乳色味佳於乳下注樹根灑入渠中諸天人飲樹本中泉其溜下者衆鳥同飲以黃金爲地地生軟草其軟如綿天人足履之沒至足舉後其地自平其鳥數百千色名無定相入七寶林即同其樹色其天中物皆自然化生若念食時七寶器盛食即至若念衣時寶衣亦至無日月光一天人身光踰於日月須至

連處飛空而行如念即到昉既覩其異備言其見乃請畫圖爲屏風凡二十四扇觀者驚駭昉初到寺毛孔之中盡能見物既而弟子進食食訖毛孔皆閉如初乃知人食天食精粗之分如此昉既盡出天中之相人以爲妖時則天在位爲人告之則天命取其屏兼徵昉昉既至則天問之而不罪也留昉宮中則天手自造食大申供養留數月則天謂昉曰禪師遂無一言教弟子乎昉不得已言曰貧道唯願陛下無多殺戮大損果報其言唯此則天信受之因賜墨敕昉所行之處修造功德吾既得過止昉年過下壽如入禪定旋卒於陜中爲聞出紀

相衛間僧

相衛間有僧自少博習經論善講說每有講筵自謂超絕

然而聽者稀少財利寡薄如此積年其僧不憤遂將經論徧歷名山以訪知者後至衡嶽寺憩泊月餘常於寺閒奢獨坐尋繹經論又自咎曰所曉義理無乃乖於聖意乎沈思之次忽舉頭見一老僧杖錫而入曰師習讀何經論窮究何義理僧疑是異人乃述其由兼自咎曰儻遇知者分別此事即鉗口結舌不復開演耳老僧笑曰師識至廣豈不知此義大聖猶不能度無緣之人況其初心乎師只是與衆僧無緣耳僧曰若然者豈終世如此乎老僧曰吾試爲爾結緣因問師今有幾許貲糧僧曰自徂南縣歷行萬里糧食所費皆已竭矣今惟大衣七條而已老僧曰只此可矣可貨之以所得直皆作糜餅油食之物僧如言作之約數千人食遂相與攜至平野之中散擬焚香長跪呪曰

今日食我施者願當來之世與我為弟子我當教之得至菩提言訖鳥雀亂下啄食地上螻蟻復不知數老僧謂曰爾後二十年方可歸開法席今且周遊未用講說也言訖而此僧如言後二十年却歸河北開講聽徒動千萬人皆年二十已下老壯者十無一二 出原化記

道林

唐調露年中桂州人薛甲常供一僧法號道林道德甚高矚敬尤切如是供給十有餘年忽一旦辭去云貧道在此撓瀆多年更無所酬今有舊經一函且寄宅中一周年不回即可開展經函餘開鏁見有金數千兩後買一半買地造菩提寺并建道林真身供養至今像儀見存薛甲今見有孫禹賓在桂林效職 出桂林風土記

淨滿

則天朝恒州鹿泉寺僧淨滿有高行衆僧嫉之乃密畫女人居高樓而淨滿引弓射之狀藏於經笥令其弟子詣闕告之則天大怒命御史裴懷古推案便行誅戮懷古執之不屈李昭德進曰懷古推事疎畧請令重推懷古厲聲而言曰陛下法無親疎當與天下畫一奈何使臣誅無辜之人以希聖旨向使淨滿有不臣之狀臣復何顏能寬之乎臣守平典庶無寃濫死不恨矣則天意乃解懷古後副閻知微和親於厥突立知微為南面可汗而入寇趙定懷古因得逃歸素羸弱不堪奔馳乃懇誠告天願投死南土力倦而寢夢一僧如淨滿者引之曰可從此路出覺而從之果獲全人以為忠恕之報 出大唐新語

法通

長安懿德禪院者唐中宗為懿德太子追福改名加飾焉禪院內有大石臼重五百斤隋末鄠縣沙門法通自南莊致於此寺法通自少出家初極尫劣同侶輕之乃發憤乞願壯健晝寢樹下忽口中涎沫流出三升其母驚遽呼覺法通云忽夢有人遺三馱筋使我噉之適噉一馱筋處覺便壯健試舉大石臼不以為困有寺僧行戡本稱有力過於是遂乃竊其所服之袈裟舉堂柱而壓之行戡見而驚異盡力莫能取通徐舉柱而取衆大駭之通力兼百人時咸服之以為神助焉 出西京記

太平廣記卷第九十五

僧伽大師　廻向寺狂僧　懶殘
韋臯　釋道欽　辛七師
嘉州僧　金剛仙　鳴鳩和尚

僧伽大師

僧伽大師西域人也俗姓何氏唐龍朔初來遊北土隸名於楚州龍興寺後於泗州臨淮縣信義坊乞地施標將建伽藍於其標下掘得古香積寺銘記并金像一軀上有普照王佛字遂建寺焉唐景龍二年中宗皇帝遣使迎師入內道場尊爲國師尋出居薦福寺常獨處一室而其頂有一穴恒以絮塞之夜則去絮香從頂穴中出烟氣滿房非常芬馥及曉香還入頂穴中又以絮塞之師常濯足人取其水飲之痼疾皆愈一日中宗於內殿語師曰京畿無雨已是數月願師慈悲解朕憂迫師乃將瓶水泛洒俄頃陰雲驟起甘雨大降中宗大喜詔賜所修寺額以臨淮寺爲名師請以普照王字爲名蓋欲依金像上字也中宗以照字是天后廟諱乃改爲普光王寺仍御筆親書其額以賜焉至景龍四年三月二日於長安薦福寺端坐而終中宗即令於薦福寺起塔漆身供養俄而大風欻起臭氣徧滿於長安中宗問曰是何祥也近臣奏曰僧伽大師化緣在臨淮恐是欲歸彼處故現此變也中宗默然心許其臭頓息頃刻之間奇香郁烈即以其年五月送至臨淮起塔供養即今塔是也後中宗問萬廻師曰僧伽大師何人耶萬廻曰是觀音化身也如法華經普門品云應以比丘比丘

尼等身得度者即皆見之而爲說法此即是也先是師初至長安萬廻禮謁甚恭師拍其首曰小子何故久留可以行矣及師遷化後不數月萬廻亦卒師平生化現事跡甚多具在本傳此聊記其始終矣（出本傳及紀聞錄）

廻向寺狂僧

唐玄宗開元末嵩人云將手巾五百條袈裟五百領於廻向寺布施及覺問左右並云無乃遣募緇徒道高者令尋訪有一狂僧本無住著人亦不知其所來自出應召曰某知廻向寺處問要幾人曰但得齎持所物及名香一斤即可去撥之其僧徑入終南行兩日至極深峻處都無所見忽遇一磐石驚曰此地人迹不到何有此物乃於其上焚所攜香禮祝哀祈自午至夕良久谷中霧起咫尺不辨近來漸散當半崖有朱柱粉壁玲瓏如畫少頃轉分明見一寺若在雲間三門巨額諦視之乃廻向也僧喜甚攀陟遂到時已黃昏聞鍾磬及禮佛之聲守門者詰其所從來遂引入見一老僧曰唐皇帝萬福令與人相隨歷房散手巾等唯余一分一房但空榻者亦無人也又具言之僧笑令坐顧侍者曰彼房取尺八來乃玉尺八也僧曰汝見彼胡僧否曰見僧曰此是權代汝主也國內當亂人死無數此名磨滅王其一室是汝主房也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者也今限已滿即却歸矣明日遣就坐齋齋訖曰汝當回可將此玉尺八付與汝主并手巾袈裟令自收也狂僧膜拜而回童子送出纔數步又雲霧四合及散則不復見寺所在矣乃持手巾尺八進於玄宗及召見

具述木末玄宗大感悅持尺八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後二十餘年遂有安祿山之亂其狂僧所見胡僧即祿山也（出遺史）

懶殘

懶殘者唐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也退食即收所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號懶殘也晝專一寺之工夜止羣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泌寺中讀書察懶殘所為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李公情頗知音能辨休戚謂懶殘經音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拜懶殘大詬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敬謹惟拜而已懶殘正撥牛糞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盡食而謝謂李公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公又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嶽修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頹下其緣山磴道為大石所攔乃以十牛縻絆以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力竭而愈固更無他途可以修事懶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為狂人懶殘曰何必見嗤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雷震山路既開衆僧皆羅拜一郡皆呼至聖刺史奉之如神懶殘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羣日有殺傷無由禁止懶殘曰授我箠為爾盡驅除衆皆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荊挺皆躡而觀之纔出門見一虎銜之而去懶殘既去之後虎豹亦絕踪跡後李公果十年為相也（出甘澤謠）

韋臯

唐故劍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韋臯既生一月其家召羣僧會食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韋氏家童咸怒之以弊席坐於庭中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祝其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韋氏先君曰此子生纔一月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韋氏固問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武侯當東漢之季為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於世將為蜀門帥且受蜀人之福吾往歲在劍門與此子友善今聞降於韋氏吾固不遠而來韋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韋氏自少金吾節制劍南軍果遷太尉兼中書令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也（出宣室志）

釋道欽

釋道欽住徑山有問道者率爾而對皆造宗極劉忠州晏常乞心偈令執爐而聽再三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至今以為名理又梁元帝雜傳云晉惠末洛中沙門耆域蓋得道者長安人與域食於長安寺流沙人與域食於石人前數萬里同日而見沙門竺法行嘗稽首乞言域升高座曰守口攝意心莫犯戒竺語曰得道者當授所未驗今有八歲沙彌亦以誦之域笑曰入歲而至百歲誦不能行嗟乎人皆敬得道者不知行即自得（出酉陽雜俎）

辛七師

辛七師陜人辛其姓也始為兒時甚謹肅未嘗以狎弄為事其父母異而憐之十歲好浮圖氏法日閱佛書自能辨梵音不由師教其後父為陜郡守先是郡南有瓦窰七所及父卒辛七哀毁甚一日發狂遯去其家僮迹其所往至郡南見辛七在一瓦窰中端坐身有奇光粲然若鍊金色家僮驚異次至一窰又見一辛七在焉歷七窰俱有一辛七在中由是呼為辛七師（出宣室志）

嘉州僧

利州廣福禪院則故戍帥張處釗所創因請長老靈貴主掌以安僧衆經數年矣靈貴好燒鍊忽一日取衆僧小便以大鑊鍊而成霜穢惡之氣充滿衢路㝵有一僧元自嘉州來似不得意咄咄焉靈貴覺之遂請收買衆僧食米薪

其少在院内不句月其僧盡將簿曆錢物就方丈納之云緣有小事暫出近地遂欲辭去其夜於室内本位跏趺奄然而逝衆僧皆訝其無疾告行常儀堂内有僧遷化即例破柴五十束必普請衆僧人擎一枝送至郊外壘而為棚焚燒訖即歸院集衆以其所有衣鉢盡歸衆用以為常例其名曰生亡僧於柴棚之上維那十念訖將欲下火其僧忽然驚起謂維那曰有米錢二貫文在監行者處又合掌謂衆僧曰來去是常謝諸人遠來相送瞑目斂手端然不動右脇火然即成灰燼衆咸驚駭是知圓明之士往死而不亡或來或去得火自在者信有之矣（出野人閑話）

金剛仙

唐開成中有僧金剛仙者西域人也居於清遠峽山寺能梵音彈舌搖錫而呪物物無不應善囚拘鬼魅束縛蛟螭動錫杖一聲召雷立震是日峽山寺有李朴者持斧翦巨木刳而為舟忽登山見一磐石上有穴覩一大蜘蛛足廣尺餘四虵齧舟室其穴而去俄聞林木有聲暴猛吼驟工人懼而緣木伺之果覩枳首之虺長可數十丈屈曲盤怒環其蛛穴東西其首俄而躍西之首吸穴之卉團而飛去額脫俱盡後迴東之首大劃其目大呀其口吸其蜘蛛蜘蛛馳出以足擒穴之口翹屈毒丹然若火燧虺之咽喉去虺之目虺懵然而復蘇舉首又吸之蛛不見更毒虺虺遂倒於石而殞蛛躍出緣虺之腹咀肉齧折二頭俱出絲而囊之躍入穴去朴訝之返峽山寺語金剛仙仙乃祈朴驗穴振環杖而呪之蛛即出於僧前儼若佃聽及引錫觸之

蛛乃殂於穴側及夜金剛仙夢見老人捧匹帛而前曰我即蛛也復能織耳禮金剛仙曰願為福田之衣語畢遂亡僧及覺布已在側其精妙奇巧非世蠶絲之所能製也僧乃製而為衣塵垢不觸後數年僧往番禺泛舶歸天竺乃於峽山金鎖潭畔搖錫大呼而呪水俄而水闢見底矣以深餅張之有一泥鰍魚可長三寸許躍入餅中語衆僧曰此龍矣吾將至海門以藥煑為膏塗足則渡海若履坦途是夜有白衣叟挈轉關榼詣寺家人傳經曰知金剛仙好酒此榼一邊美醞一邊毒醪其榼即晉帝曾用酖牛將軍者也今有黃金百兩奉公為持此酒毒其僧也是僧無何取吾子欲為膏恨伊之深痛貫骨髓但無計而奈何傳經喜受金與酒俾轉關之法詣金剛仙仙持盃向口次忽有

小兒躍出就手覆之曰酒是龍所將來而毒師耳僧大駭詰俾經傳繹遂不敢隱僧乃問小兒曰爾何人而相救耶小兒曰吾昔日之蛛也今已離其惡業而託生爲人七稔矣吾之魂稍靈於常人知師有難故飛魂奉救言訖而沒衆僧憐之共禮金剛仙求捨其龍子僧不得已而縱之後仙果泛舶歸天竺矣（出傳記）

鵪鴿和尚

鄧州有老僧日食鵪鴿僧俗共非之老僧終無所避當餐之際貧士求食分其二足而食食訖僧盥漱雙鴿從口而出一則能行一則匍匐在地貧士驚悸亦吐其飯其鴿二脚亦生僧後不食此味都驗衆加敬之號曰南陽鵪鴿和尚也（出雲溪友議）

太平廣記卷第九十六

太平廣記卷第九十七　異僧十一

秀禪師　義福　神鼎
廣陵師　和和　空如禪師
僧些　阿足師　鑒師
從諫

秀禪師

洛都天宮寺有秀禪師者俗姓李汴州陳留人習禪精苦初至荊州後移此寺深爲武太后所敬禮玄鑒默識中若符契長安中入京住資聖寺忽戒禪院弟子滅燈燭弟子留長明燈亦令滅之因說火災難起不可不備嘗有寺家不備火燭佛殿被災又有一寺鐘樓遭火一寺經藏焚爇殊可痛惜寺衆不知其意至夜失火果焚佛殿鐘樓及經藏三所唐玄宗在藩時常與諸王俱詣作禮留施一笛玄宗出後秀召弟子曰謹掌此後有要時當獻上也及玄宗登極達摩等方悟其言取笛以進秀師年百歲卒於此寺瘞於龍門山道俗奔赴數千人燕國公張說爲其碑文（出記聞）

義福

唐開元中有僧義福者上黨人也梵行精修相好端嚴縉紳士庶翕然歸依嘗從駕往東都所歷郡縣人皆傾向擅施巨萬皆委之而去忽一旦召其學徒告已將終兵部侍郎張均中書侍郎嚴挺之刑部侍郎房琯禮部侍郎韋陟常所禮謁是日亦同造焉義福乃昇座爲門徒演法乃曰吾沒於是日當以決別耳久之張謂房曰某宿歲餌金丹

爾來未嘗臨喪言訖張遂潛去義福忽謂房曰某與張公遊有數年矣張有非常之咎名節皆虧向來若終法會足以免難惜哉乃攜房之手曰必爲中興名臣公其勉之言訖而終及祿山之亂張均陷賊庭授僞署房琯賛兩朝竟立大節（出明皇雜錄）

神鼎

唐神鼎師不肯剃頭食醬一甌每巡門乞物得粗布破衣亦著得細錦羅綺亦著於利貞師座前聽問貞師曰萬物定否貞曰定鼎曰闍梨言若定何因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有死即生有生即死萬物相糾六道輪迴何得爲定耶貞曰萬物不定鼎曰若不定何不喚天爲地喚地爲天喚月爲星喚星爲月何得爲不定貞無以應之時張文成見之謂曰觀法師即是菩薩行人也鼎曰菩薩得之不喜失之不悲打之不怒罵之不嗔此乃菩薩行也鼎今乞得即喜不得即悲打之即怒罵之即嗔以此論之去菩薩遠矣（出朝野僉載）

廣陵大師

唐貞元中有一僧客於廣陵亡其名自號大師廣陵人因以大師呼之大師質甚陋好以酒肉爲食常以緆衣蔽身不脫由是蚤蝨聚其上僑居孝感寺獨止一室每夕闔扉而寢率爲常矣性狂悖好屠犬彘日與廣陵少年鬬毆或醉臥道傍廣陵人懼以此惡之有一少年以力聞常一日少年與人對博大師大怒以手擊其博局盡碎少年曰駮兒何敢逆壯士耶大師且罵而唾其面於是與少年鬬擊而觀者千數少年卒不勝竟避去自是廣陵人謂大師有神力大師亦自負其力往往剽奪市中金錢衣物市人皆憚其勇莫敢拒後有老僧召大師至曰僧當死心奉戒奈何食酒食殺犬彘剽奪市人錢物又與少年同毆擊豈僧人之道耶一旦吏執以聞官汝不羞天耶大師怒罵曰蠅蚋徒嗜羶腥耳安能知龍鶴之心哉然則吾道亦非汝所知也且我清其中而混其外者豈若汝齪齪無大度乎老僧卒不能屈其詞後一日大師自外來歸既入室閉戶有於門隙覘者大師坐於席有奇光自眉端發晃然照一室觀者奇之具告羣僧羣僧來見大師眉端之光相指語曰吾聞佛之眉有白毫相光今大師有之果佛矣遂相率而拜至明日清旦羣僧俱集於庭候謁廣陵大師比及闢戶而廣陵大師已亡去矣羣僧益異其事因號大師爲大師佛（出宣室志）

和和

唐代國公主適滎陽鄭萬鈞數年無子時有僧和和者如狂如愚衆號爲聖言事多中住大安寺修營殿閣和和常至公主家萬鈞請曰吾無嗣願得一子惟師降恩可得乎師曰遺我三千疋絹主當誕兩男鈞如言施之和和取絹付寺云修功德乃謂鈞曰主有娠矣吾令二天人下爲公主作兒又曰公主腹小能併娠二男乎吾當使同年而前後耳公主遂娠年初歲終各誕一子長曰潛曜少曰晦明皆美丈夫博通有識焉（出紀聞錄）

空如禪師

空如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少慕修道父母抑婚以刀割其勢乃止後成丁徵庸課遂以麻蠟裹臂以火爇之成廢疾入陸渾山坐蘭若虎不暴山中偶見野豬與虎鬭以藤杖揮之曰檀越不須相爭即分散人皆敬之無敢媟者（出朝野僉載）

僧些

唐貞元初荊州有狂僧此其名者善歌河滿子嘗遇伍伯乘醉於途中辱之令歌僧即發聲其詞皆陳伍伯從前隱慝也伍伯驚而自悔（出酉陽雜俎）

阿足師

阿足師者莫知其所來形質癡濁神情不慧時有所言靡不先覺居雖無定多寓閿鄉憧憧往來爭路禮謁山嶽檀施貿以贍人或憂或疾獲其指南者其驗神速時陝州有富室張臻者財積鉅萬止有一男年可十七生而愚騃跛攣手足復懵語言惟嗜飲食口如溪壑父母鍾愛盡力事之迎醫求藥不遠千里十數年後家業殆盡或有謂曰阿足賢聖見世諸佛何不投告希其痊除臻與其妻來抵閿鄉叩頭投誠求其拯濟阿足久之謂臻曰汝冤未散向須十年慇汝勤虔為汝除去即令還日於河上致齋廣召衆多同觀度脫仍令齎致其男亦赴道場時衆謂神通而觀者如堵跛躄之際阿足則指壯力者二四人扶拽其人投之河流臻洎舉會之人莫測其為阿足顧謂臻曰為汝除災矣久之其子忽於下流十數步外立於水面戟手於其父母曰與汝冤仇宿世緣業賴逢聖者遠此解擇儻或不然未有畢日梃身高呼都不愚癡須臾沈水不知所適（出纂異記）

鑒師

唐元和初有長樂馮生者寓家於吳以明經調選於天官氏是歲見黜於有司因僑居長安中有老僧鑒其名者一日來詣生謂生汝吾姓也因相與往來近歲餘及馮尉於東越既治裝鑒師負笈來告去馮問曰師去安所詣乎鑒師曰我廬於靈巖寺之西廡下且久其後遊長安中至今十年矣幸得與子相遇今將歸故居故來告別然吾子尉於東越道出靈巖寺下當宜一訪我也生諾曰謹受教後數月馮生自長安之任至靈巖寺門立馬望曰豈非鑒師所居寺乎即入而詣焉時有一僧在庭生問曰不知鑒師廬安在吾將詣之僧曰吾曹數輩獨無鑒其名者生始疑異默而計曰鑒師信士豈欺我耶於是獨遊寺庭行至西廡下忽見有群僧畫像其一人狀同鑒師生大驚曰鑒師果異人也且能神降於我因慨然泣下者久之視其題曰馮氏子吳郡人也年十歲學浮圖法以道行聞卒年七十八馮閱其題益異之（出宣室志）

從諫

東都敬愛寺北禪院大德從諫姓張氏南陽人徙居廣陵為土著姓身長八尺眉目魁奇越壯室之年忽頓悟真理遂捨妻子從披削焉於是研精禪觀心境明白不逾十載耆年宿德皆所推服及來洛邀止敬愛寺年德並成緇黃所宗每赴供皆與賓頭盧尊者對食其為人天欽奉若此

唐武宗嗣曆改元會昌愛馭鳳驂鶴之儀薄點墨降龍之教乃下郡國毀塔廟令沙門復初諫公乃烏帽麻衣潛於皇甫枚之溫泉別業後岡上喬木駢鬱巨石砥平諫公夏日常於中入寂或補毳事忽一日積雲駃雨霆擊石傍大檀雨至諸兄走往林中諫公恬然趺坐若無所聞者諸兄致問徐曰惡畜生而已至大中初宣宗復興內教諫公歸東都故居其子自廣陵來覲適與遇於院門戚貌崇儼不復可識乃拜而問從諫大德所居諫公指曰近東頭其子既去遂闔門不出其割裂愛網又如此咸通丙戌歲夏五月忽遍詣所信檀家皆謂曰善建福業貧道秋初當遠行故相別耳至秋七月朔清旦盥手焚香念慈氏如來遂右脇而臥呼門人玄章等戒曰人生難得惡道易淪唯有歸命釋尊勵精梵行龍花會上當復相逢生也有涯與爾少別是日無疾奄化年有八十餘矣玄章等奉遺旨送屍於建春門外尸陁林中施諸鳥獸三日復視之肌貌如生無物敢近遂覆以餅餌經宿有狼狐跡唯啗餅餌而豐膚宛然乃依天竺法闍維訖收餘燼起白塔於道傍春秋奉香火之薦焉出三水小牘

太平廣記卷第九十七

太平廣記卷第九十八　異僧十二

李德裕　齊州僧　抱玉師
東草師　惠寬　素和尚
懷信　佛陁薩　興元上座
趙蕃　懷濬　智者禪師
法本

李德裕

唐相國李德裕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召一僧問已之休咎僧曰非立可知願結壇設佛像僧居其中凡三日謂公曰公災戾未已當萬里南去耳公大怒叱之明日又召其僧問焉慮所見未子細請更觀之卽又結壇三日告公曰南行之期不旬月矣不可逃公益不樂且曰然則吾師何以明其不妄耶僧曰願陳目前事爲驗庶表某之不誣也公曰果有說也卽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請發之卽命窮其下數尺果得石函啓之亦無覩焉公異而稍信之因問南去誠不免矣然乃遂不還乎僧曰當還耳公訊其事對曰相國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當還者未盡五百羊耳公慘然而歎曰吾師果至人且我元和十三年爲丞相張公從事於北都嘗夢行於晉山見山上盡目皆羊有牧者十數迎拜我我因問牧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嘗記此夢不洩於人今者果如師之說耶乃知陰隲固不誣也後旬日振武節度使米曁遣使致書於公且饋五百羊公大驚卽召告其事僧歎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爲相

國所有公咸然旬月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戶竟歿於荒裔也（出宣室志）

齊州僧

史論在齊州時出獵至一縣界憩蘭若中覺桃香異常訪其僧僧不及隱言近有一人施二桃因從經案下取出獻論大如飯碗論飢盡食之核大如雞卵論因詰其所自僧笑曰向實謬言之此桃去此十餘里道路危險貧道偶行腳見之覺異因掇數枚論曰願去騎從與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導論出荒榛中經五里許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度此論志決往乃依僧解衣載之而浮登岸又經西北涉二水上山越澗數里至一處奇泉怪石非人境也有桃數百株枝幹掃地高二三尺其香破鼻論與僧各食一蒂腹飽矣論解衣將盡力包之僧曰此或靈境不可多取貧道常聽長老說昔有人亦嘗至此懷五六枚迷不得出論亦疑生非常取兩顆而返僧切戒論不言論至州使召僧僧已逝矣（出酉陽雜俎）

抱玉師

抱玉師以道行聞居長安中師而事者千數每夕獨處一室闔戶撤燭嘗有僧於門隙視之見有慶雲自口中出俄而其戶無葚敗唐宰相第五琦與師年九十卒時方大暑而其尸無萎敗唐宰相第五琦與師善及卒來治喪將以香乳灌其口已而有祥光自口出晃然四照公甚奇之或曰佛有慶祥光今抱玉師有之真佛矣（出宣室志）

東草師

長安平康坊菩提寺先有僧不言姓名常負束藁坐臥於寺西廊下不肯住院經數年寺綱維或勸其住房曰爾厭我耶其夕遂以束藁焚身至明唯灰燼耳無血骨之臭衆方知爲異人遂塑灰爲僧於佛殿上世號爲東草師（出酉陽雜俎）

惠寬

綿州淨慧寺僧惠寬先時年六歲隨父設黃籙齋衆禮石天尊像惠寬時在不肯禮曰禮則石像遂倒不勝致也既禮而天尊像果倒腰已折矣後出家在寺寺近池人多捕魚爲業惠寬與受戒且曰爾輩不當以此爲給吾能令汝所得不失於舊因指其池畔盡生菌蕈漁人採之省力得利後人呼爲和尚蕈也（出成都記）

素和尚

長安興善寺素和尚院庭有青桐數株皆素之手植唐元和中卿相多遊此院桐至夏有汗污人衣如輠脂不可浣昭國鄭相嘗與丞郎數人避暑惡其汗謂素曰弟子爲和尚伐此桐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戲祝樹曰我種汝二十餘年汝以汗爲人所惡來歲若復有汗我必薪之自是無汗矣素公不出院轉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常有狼子聽經齋時有鳥鵲就案取食長慶初有僧玄幽題此院詩云三萬華經三十春半生不蹋院門塵當時以爲佳句也（出酉陽雜俎）

懷信

揚州西靈塔中國之尤峻峙者唐武宗末拆寺之前一年

有淮南詞客劉隱之薄游明州夢中如泛海見塔東渡海時見門僧懷信居塔三層凭闌與隱之言曰暫送塔過東海旬日而還數日隱之歸揚州訪懷信信曰記海上相見時否隱之了然省記數夕後天火焚塔俱盡白雨如瀉旁有草堂一無所損（出獨異志）

佛陀薩

有佛陀薩者其籍編於岐陽法門寺自言姓佛氏陀薩其名也常獨行岐隴間衣黃持錫年雖老然其貌類童騃好揚言於衢中或詬辱羣僧僧皆怒焉其資膳衣紵俱乞於里人里人憐其愚厚與衣食以故資用獨饒於羣僧陀薩亦轉均於里中窮餓者焉里人益憐其心開成五年夏六月陀薩召里中民告曰我今夕死矣汝爲吾塔瘞其尸果

端坐而卒於是里中之人建塔於岐陽之西岡上漆其尸而瘞焉後月餘或視其首髮僅寸餘弟子即剃去已而又生里人大異遂扃其戶竟不開焉（出宣室志）

興元上座

興元縣西墅有蘭若上座僧常飲酒食肉羣輩皆效焉一旦多作大餅招羣徒衆入尸陁林以餅裹腐尸肉而食數啖不已衆僧掩鼻而走上座曰汝等能食此肉方可食諸肉自此緇徒因成精進也（出雲溪友議）

趙蕃

唐國子祭酒趙蕃大和七年爲南宮郎忽一日有僧乞食於門且謂其家僮曰吾願見趙公可乎家僮告蕃蕃即命延入與坐僧乃曰君將有憂然亦可禳去蕃即拜而祈之僧曰遺我裁刀一千五百庶可脫君之禍不然未旬日當爲東南一郡耳蕃許之約來日就送焉且訪其名鍳所居僧曰吾居青龍寺法安其名也言已遂去明日蕃即辦送之使者至寺以物色訪羣僧僧皆不類且詢法安師所止周徧院宇無影響蹤跡後數日蕃出爲袁州刺史（出宣室志）

懷濬

秭歸郡草聖僧懷濬者不知何處人唐乾寧初到彼知來藏往皆有神驗愛草書或經或釋或老至於歌詩鄙瑣之言靡不集其筆端與之語飢阿唯而已里人以神聖待之刺史于公以其惑衆繫而詰之乃以詩代通狀曰家在閩川西復西其中歲歲有鶯啼如今不在鶯啼處鶯在舊時啼處啼又詰之復有詩曰家住閩川東復東其中歲歲有

花紅而今不在花紅處花在舊時紅處紅郡牧異而釋之詳其詩意似在海中得非盃渡之流乎行旅經過必維舟而禮謁告其吉凶唯書三五行終不明言事往果驗荊南大校周崇實謁之書字遺之曰付皇都勘爾後入貢因王師南討遂繫於南府竟就戮也押衙孫道能謁之書字曰付竹林寺其年物故營葬乃占竹林寺基也皇甫鉉知州乃畫一人荷校一女子在旁後爲安氏家女遭訟繫身入府波斯穆昭嗣幼好藥術時其父謁之乃畫一道士乘雲把胡蘆書云指揮使高牒衙推穆生後以醫藥有效南平王高從誨與巾裹攝府衙推王師伐荊州師寄南平王詩云馬頭漸入揚州路親眷應須洗眼看是歲轄誡淮海獲解重圍其他不可殫記或一日題庭前芭蕉葉上云今日

還債幸州縣無更勘窮來日爲人所害尸首宛然刺史高公爲之荼毗之（出北夢瑣言）

智者禪師

唐越州山陰縣有智禪師院內有池恒贖生以放之有一鼉長二尺恒食其魚禪師患之取鼉送向禹王廟前池中至夜還來禪師呪之曰汝勿食我魚即從汝在此鼉於是出外放糞皆是青泥禪師每至池上喚鼉即出於師前伏地經數十年漸長七八尺禪師亡後鼉亦不復見（出朝野僉載）

法本

晉天福中考功員外趙洙言近日有僧自相州來云貧道於襄州禪院內與一僧名法本同過夏朝昏共忠心地相洽法本常言曰貧道於相州西山中住持竹林寺寺前有

石柱他日有暇請必相訪其僧追念此言因往彼尋訪洎至山下村中投一蘭若寄宿問其村僧曰此去竹林寺近遠僧乃遥指孤峯之側曰彼處是也古老相傳昔聖賢所居之地今則但有名存焉故無院舍僧疑之詰朝而往既至竹林叢中果有石柱罔然不知其涯涘當法本臨別云但扣其柱即見其人其僧乃以小杖扣柱數聲乃風雨四起咫尺莫窺俄然耳目豁開樓臺對峙身在三門之下逡巡法本自內而出見之甚喜問南中之舊事乃引其僧度重門升秘殿參其尊宿尊宿問其故法本云早年相州同過夏期此相訪故及山門也尊宿曰可飯後請出在此無座位食畢法本送至山門相別既而天地昏暗不知所進頃之宛在竹叢中石柱之側餘並莫覩即知聖賢之在世

隱顯難涯豈金粟如來獨能化見者乎（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第九十八

太平廣記卷第九十九　釋證一

僧惠祥　阿育王像　王淮之
惠凝　靈隱寺　侯慶
大業客僧　蛤像　光明寺
十光佛　李大安　韋知十
劉公信妻

僧惠祥

東晉義熙初金陵長干寺僧惠祥與法向連堂而居夜四更中惠祥遙喚向暫來向往視祥祥仰眠交手胸上云可解我手足繩向曰並無繩也惠祥因得轉動云適有人衆縛我手足鞭箠交下問何故謗風又語祥云若更不止當入於兩山間磕之祥自後戒於謗風焉出珠林

阿育王像

長沙寺有阿育王像相傳是阿育王女所造太元中夜浮至江津漁人見異光如晝而諸寺以千人延之嶷然不動長沙寺翼法師者操行精苦乃率十僧至誠祈啓即時流輦至齊宋像常夜行不知者以槊刺之作銅聲而倒每兩朝大事及災役必先流汗數日自像教已來最爲靈應也出者官遺事

王淮之

宋王淮之字元曾琅琊人也世尚儒業不信佛法常謂身神俱滅寧有三世耶元嘉中爲丹陽令十年得病絕氣少時還復暫蘇時建康令賀道力省疾適會下牀淮之語道力曰始知釋教不虛人死神存信有徵矣道力曰明府生平置論不爾今何見而乃異之耶淮之斂眉答云神實不盡佛教不得不信語訖而終出冥祥記

惠凝

元魏時洛中崇真寺有比丘惠凝死七日還活云閻羅王檢閱以錯名放免惠凝具說過去之事有比丘五人同閱一比丘云寶明寺智聖以坐禪苦行得昇天堂有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以誦涅槃經四十卷亦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融覺寺曇謨最講涅槃華嚴領衆千人閻羅王曰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陵物比丘中第一麤行今唯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其曇謨最曰貧身立道已來唯好講經實不諳誦閻羅王今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曇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有一比丘云是禪林寺道弘自云

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像十軀閻羅王曰沙門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禪誦不干世事不作有爲雖造作經像正欲得他人財物既得財物貪心既起便是三毒不出具足煩惱亦付司仍與曇謨最同入黑門有一比丘云是靈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先帝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即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缺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青衣送入黑門時魏太后聞之遣黃門侍郎徐紇依惠凝所說即訪寶明等寺城東有寶明寺城中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覺禪林靈覺等三寺并問智聖道品曇謨最道弘寶明等皆實有之即請坐禪僧一百人常在殿中供養之詔不聽持經像在巷路乞索若私用財物造經像者任

意惠疑亦入白鹿山隱居修道自此以後京邑之比丘皆事禪誦不復以講經爲意出洛陽記

靈隱寺

高齊初沙門寶公者嵩山高棲士也且從林慮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將禺中忽聞鍾聲尋響而進巖岫重阻登陟而趨乃見一寺獨據深林山門正南赫奕輝煥前至門所看額靈隱寺門外五六犬其犬如牛白毛黑喙或踴或臥廻眸眄寶寶怖將返須臾見胡僧外來寶喚不應亦不廻顧直入門內犬亦隨之良久寶見人漸次入門屋宇四周門房並閉進至講堂唯見牀榻高座儼然寶入西南隅牀上坐久之忽聞東間有聲仰視見開孔如井大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乞自相借問今日齋時

何處食來或言豫章成都長安隴右薊北嶺南五天竺等無處不至動卽千萬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競問來何太遲答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寺鑒禪師講會各各豎義有一後生聰俊難問詞旨鋒起殊爲可觀不覺遂晚寶本事鑒爲和尚旣聞此語望得參話因整衣而起白諸僧曰鑒是寶和尚諸僧直視寶須之已失靈隱寺所在矣寶但獨坐于柞木之上一無所見唯覩巖谷禽鳥翔集喧亂及出山以問於尚統法師法師曰此寺石趙時佛圖澄法師所造者年歲久遠賢聖居之非凡所住或沈或隱遷徙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鍾聲焉出侯君素旌異記

侯慶

宋南陽人侯慶有銅像一軀可高尺餘慶有牛一頭擬貨爲金色遇有急事遂以牛與他用之經二年慶妻馬氏忽夢此像謂之曰卿夫婦負我金色久而不償今取卿兒醜多以充金色馬氏寤覺而心不安至曉醜多得病而亡慶年五十餘唯有一子悲哀之聲感於行路醜多亡日像忽自有金色光照四鄰鄰里之內咸聞香氣道俗長幼皆來觀矚焉出法苑珠林

大業客僧

隋大業中有客僧行至泰山廟求寄宿廟令曰此無別舍唯神廟廡下可宿然而來此寄宿者輒死僧曰無苦也不得已從之爲設林於廡下僧至夜端坐誦經可一更聞屋中環珮聲須臾神出爲僧禮拜僧曰聞此宿者多死豈檀越害之耶願見護之神曰遇死者將至聞弟子聲因自懼

死非殺之也願師無慮僧因延坐談說如食頃時因問神曰聞世人傳說云泰山治鬼寧有之耶神曰弟子薄福有之豈欲見先亡者乎僧曰有兩同學僧先死願見之神問其名曰一人已生人間一人在獄罪重不可喚來師就見可也僧聞甚悅因起出不遠而至一所見獄火光焰甚盛神將僧入一院遙見一人在火中號呼不能言形變不復可識而血肉焦臭令人傷心師不欲歷觀愍然求出俄而至廟又與神坐因問欲救同學有得理耶神曰可能有爲寫法華經者便應得脫旣而將曙神辭僧入堂旦而廟令視僧不死怪異之僧因爲說仍卽將爲寫法華經一部經旣成莊嚴畢又將經詣廟宿其夜神出如初歡喜禮拜慰問來意以事告之神曰弟子知之師爲寫經始書題目彼

以脫免今出生在人間也然此處不潔不可安經願師還為彼送向在寺中言語久之將曉辭訣而去（出冥報記）

蛤像

隋帝嗜蛤所食必兼蛤味逾數千萬矣忽有一蛤椎擊如舊帝異之安置几上乙夜有光及明肉自脫中有一佛二菩薩像帝悲悔誓不食蛤（出酉陽雜俎）

一說唐文宗皇帝好食蛤蜊一日左右方盈盤而進中有劈之裂者文宗疑其異即焚香祝之俄頃之間其蛤自開中有二人形貌端秀體質悉備螺髻瓔珞足履菡萏謂之菩薩文宗遂置金粟檀香合以玉屑覆之賜興善寺令致敬禮至會昌中毀佛像遂不知所在（出杜陽雜編）

光明寺

洛陽宜壽里有苞信縣令段暉宅地下常聞鍾聲時見五色光明照於堂宇暉甚異之遂掘地得金像一軀可高三尺并有二菩薩趺上銘云晉泰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書監荀勗造暉遂舍宅為光明寺咸云此是荀勗故宅其後盜者欲竊此像像與菩薩合聲喝賊盜者驚怖即時殞倒衆僧聞像叫聲遂擒之（出洛陽伽藍記）

十光佛

興福寺西北隅有隋朝佛堂其壁有畫十光佛者筆勢甚妙為天下之摽冠有識者云此國手蔡生之跡也蔡生隋朝以善畫聞初建堂宇既成有僧以百金募善畫者得蔡生既畫謂人曰吾平生所畫多矣獨今日下筆若有鬼神翼而成者由是長安中盡傳其名貞觀初寺僧以此堂年月稍久慮一旦有摧圮遂召數工及土木之費且欲新其製忽一日羣僧齋於寺庭既坐有僧十人俱白皙清瘦貌甚古相次而來列於席食畢偕起入佛堂中羣僧亦繼其後俄而十人忽亡所見羣僧相顧驚歎者久之因視北壁十光佛見其風度與向者十人果同自是僧不敢毀其堂且用旌十光之易也（出宣室志）

李大安

唐隴西李大安工部尚書大亮之兄也武德中大亮任越州總管大安自京往省之大亮遣奴婢數人從兄歸至穀州鹿橋宿於逆旅其奴有謀殺大安者候大安眠熟夜已過半奴以小劍刺大安項洞之刃著於牀奴因不拔而逃大安驚覺呼奴其不叛者奴婢欲拔刃大安曰拔刃便死

可先取紙筆作書畢縣官亦至因為拔刃洗瘡加藥大安遂絕忽如夢者見一物長尺餘闊厚四五寸形似猪肉去地二尺許從戶入來至牀前其中有語曰急還我猪肉大安曰我不食猪肉緣何負汝耶聞戶外有言曰錯也此物即還從戶出大安仍見庭前有池水清淺可愛池西岸上有金像可高五寸須臾漸大俄化為僧披袈裟甚新淨語大安曰被傷耶我今為汝痛將去汝當平復還家念佛修善也因以手摩大安頸瘡而去大安視其形狀見僧有紅繒補袈裟可方寸許甚分明既而大安覺遂蘇而瘡亦不復痛能起坐食數十日京宅子弟迎至家家人親故來視大安為說被傷由狀及見像之事有一婢在旁聞說因言大安之初行也安妻使婢詣匠工為造一佛初成以綵

畫其衣有一點朱污像之背上當令工去之不肯今仍在形狀如郎君所說大安因與妻及家人共起觀相乃同所見無異其背點朱宛然補處於是歎異信知聖教不虛遂加崇信焉（出冥報記）

韋知十

唐右金吾衛曹京兆韋知十於永徽中煑一羊腳半日猶生知十怒家人曰用朱十倍於常不知何意如此知十更命重煑還復如故乃命剖之其中遂得一銅像長徑寸爲光明照灼相好成就其家自此放生不敢食酒肉（出冥報記）

劉公信妻

唐龍朔三年長安城內通軌坊三衛劉公信妻陳氏母先亡陳因患暴死見人將入地獄備見諸苦不可具述家見一地獄石門牢固有兩大鬼形容偉壯守門左右怒目瞋陳曰汝是何人到此見石門忽開亡母在中受苦不可具述受苦稍歇母子近門相見母語女言汝還努力爲吾寫經女云娘欲寫何經母曰爲吾寫法華經言訖石門便閉陳還得蘇具向夫說郎憑妹夫趙師子欲寫法華經其師子舊解寫經有一經生將一部新寫法華經未裝潢者轉向趙師子處質錢且云經主姓范師子許乃與父兄云今既得經在家幸有此一部法華兄贖取此經可否陳夫從之裝潢既訖授與其妻在家爲母供養後夢見母從女索經云吾先遣汝爲吾寫一部法華何因迄今不得女報母言已得娘贖得一部法華見裝潢了在家供養母語女言止爲此經吾轉受苦寅道中獄卒打吾脊破汝看吾身瘡獄官語云汝何因取他范家經將爲己經汝有何福大是罪過女見母說如此更爲母別寫法華其經未了女夢中復見母來催經即見一僧手捉一卷法華語母云汝女已爲汝寫經第一卷了功德已成何須急急後寫經成母來報女因汝爲吾寫經今已得出冥途好處受生得汝恩力故來報汝汝當好住善爲婦禮信心爲本言訖悲淚共別後問前贖法華經主果是姓范（出法苑珠林）

太平廣記卷第九十九

長樂村聖僧　屈突仲任　婺州金剛
菩提寺豬　李思元　僧齊之
張無是　張應　道嚴

長樂村聖僧

開元二十二年京城東長樂村有人家素敬佛教常給僧食忽於途中得一僧座具既無所歸至家則寶之後因設齋以爲聖僧座齋畢衆散忽有一僧扣門請食主人曰師何由知弟子造齋而來此也僧曰適到滻水見一老師坐水濱洗一座具口仍怒曰請我過齋施錢半於衆僧汙我座具苦老身自浣之吾前禮謁老僧不止因問之曰老闍梨何處齋來何爲自擀僧具言其由兼示其家所在故吾此來主人大驚延僧進戶先是聖僧座上有羹汁翻汙處主人乃告僧曰吾家貧卒辦此齋施錢少故衆僧皆三十佛與聖僧各半之不意聖僧親臨而又汙其座具愚戇盲冥心既差別又不謹愼於進退皆是吾之過也出紀聞

屈突仲任

同官令虞咸頗知名開元二十三年春往溫縣道左有小草堂有人居其中刺臂血朱和用寫一切經其人年且六十色黃而羸瘠而書經已數百卷人有訪者必丐焉或問其所從亦有助焉其人曰吾姓屈突氏名仲任卽仲將季將兄弟也父亦典郡莊在溫唯有仲任一子憐念其少恣其所爲性不好書唯以樗蒲弋獵爲事父卒時家僮數十人資數百萬莊第甚衆而仲任縱賞好色荒飲博戲賣易且盡數年後唯溫縣莊存焉卽貨易田疇折賣屋宇又已盡矣唯莊內一堂巋然僕妾皆盡家貧無計乃於堂內掘地埋數瓮貯牛馬等肉仲任多力有僮名莫賀咄亦力敵十夫每昏後與僮行盜牛馬盜處必五十里外遇牛卽執其兩角翻負於背遇馬驢皆繩蓄其頸亦翻負之至家投於地皆死乃皮剝之皮骨納之堂後大坑或焚之肉則貯於地瓮晝日令僮於城市貨之易米而食如此者又十餘年以其盜處遠故無人疑者仲任性好殺所居弓箭羅網叉彈滿屋焉殺害飛走不可勝數目之所見無得全者乃至得刺蝟亦以泥裹而燒之且熟除去其泥而蝟皮與刺皆隨泥而脫矣則取肉而食之其所殘酷皆此類也後莫賀咄病死月餘仲任暴卒而心下煖其乳母老矣猶在守之未瘞而仲任復蘇言曰初見捕去與奴對事至一大院廳事十餘間有判官六人每人據二間仲任所對最西頭判官不在立仲任於堂下有頃判官至乃其姑夫鄆州司馬張安也見仲任驚而引之登階謂曰郎在世爲惡無比其所殺害千萬頭今忽此來何方相拔仲任大懼叩頭哀祈判官曰待與諸判官議之乃謂諸判官曰僕之妻姪屈突仲任造罪無數今召入對事其人年命亦未盡欲放之去恐被殺者不肯欲開一路放生可乎諸官曰召明法者問之則有明法者來碧衣躡蹻判官問曰欲出一罪人有路乎因以具告明法者曰唯有一路可出然得殺者肯若不肯亦無益官曰若何明法者曰此諸物類爲仲任所殺皆償其身命然後託生合召出來當誘之曰屈突仲任今

到汝食噉畢即託生羊更爲羊馬亦爲馬汝餘業未盡還受畜生身使仲任爲人還依舊食汝汝之業報無窮已也今令仲任略還令爲汝追福使汝各捨畜生業俱得人身更不爲人殺害豈不佳哉諸畜聞得人身必喜如此乃可放若不肯更無餘路乃鏁仲任於廳事前房中召仲任所殺生類到判官庭中地可百畝仲任所殺生命塡塞皆滿牛馬驢騾猪羊麞鹿雉兎乃至刺蝟飛鳥凡數萬頭皆曰召我何爲判官曰仲任已到物類皆咆哮大怒騰振蹴蹹之而言曰巨盜盡還吾債方忿怒時諸猪羊身長大與馬牛比牛馬亦大倍於常判官乃使明法入曉諭畜聞得人身皆喜形復如故於是盡驅入諸畜乃出仲任有獄卒二人手執皮袋兼秘木至則納仲任於袋中以木秘之仲任

身血皆於袋諸孔中流出灑地卒秘木以仲任血遂遍流廳前須臾血深至腨可有三尺然後兼袋投仲任房中又扃鏁之乃召諸畜等皆怒曰逆賊殺我身今飲汝血於是兼飛鳥等盡食其血血既盡皆共舐之庭中土見乃止當飲血時畜生盛怒身皆長大數倍仍罵不止既食已明法又告汝已得債今放屈突仲任歸令爲汝追福令汝爲人身也諸畜皆喜各復本形而去判官然後令袋內出仲任身則如故判官謂曰既見報應努力修福若刺血寫一切經此罪當盡不然更來永無相出望仲任蘇乃堅行其志焉出紀聞

婺州金剛

婺州開元寺門有二金剛世稱其神鳥雀不敢近疾病祈禱者累有驗往來致敬開元中州判司於寺門樓上宴會衆人皆言金剛在此不可一人曰土耳何能爲乃以酒肉內口須臾樓上雲昏雷擊既風且雷酒肉飛揚衆人危懼獨汙金剛者曳出樓外數十丈而震死出廣異記

菩提寺猪

唐開元十八年京菩提寺有長生猪體柔肥碩在寺十餘年其歲猪死僧焚之火既燼灰中得舍利百餘粒出紀聞

李思元

唐天寶五載夏五月中左淸道率府府史李思元暴卒卒後心煖家不敢殯積二十一日夜中而蘇蘇即言曰有人相送來且作二十人供又曰要萬貫錢與送來人思元父爲署令其家頗富因命具饌且鑿紙爲錢饌熟令堂前布

三十僧供思元白曰家恩捐送薄饌單蔬不足以辱文德須臾考食畢因令焚五千張紙錢於庭中又令具二人食置酒肉思元向席曰常恩釋放但懷厚惠又令焚五千張紙錢畢然後偃臥至天曉漸平和乃言曰被捕至一處官不在有兩吏存焉一曰馮江靜一曰李海朝與思元同召者三人兩吏曰能遺我錢五百萬當舍汝二人不對思元獨許之吏喜假官主謂三人曰要使典二人三人內辦之官因領思元等至王所城門數重防衛甚備見王居有高樓十間當王所居三間高大盡垂簾思元至未進見有一人金章紫綬形狀甚貴令投刺謁王王召見思元隨而進至樓下王命卻簾召貴人登樓貴人自階陛方登王見起延坐簾下貴人拜王答拜謂貴人曰今既來此即須置對

不審在生有何善事貴人曰無王曰在生數十年既無善事又不忠孝今當奈何因嚬蹙曰可取所司處分貴人辭下未數級忽有大黑風到簾前直吹貴人將去遙見貴人在黑風中吹其身忽長數丈而狀蹤壞或大或小漸漸遠去便失所在王見行立謂階下人曰此是業風吹此人入地獄矣官因白思元等王曰可撿籍定之因簾下投三疋絹下令二人開之二人開絹皆有當使字唯思元絹開無有王曰留二人舍思元思元出殿門門西牆有門東向門外衆僧數百持旛花迎思元云菩薩要見思元入院院內地皆於清池院內堂閣皆七寶堂內有僧衣金縷袈裟坐寶牀思元之禮謁也左右曰此地藏菩薩也思元乃蹝諸僧皆為贊歎聲思元聞之泣下菩薩告衆曰汝見此人下淚乎此人去亦不久聞昔之梵音故流涕耳謂曰汝見此間事到人間一一話之當令世人聞之改心修善汝此生無雜行常正念可復來此因令諸僧送歸思元初蘇具三十人食別具二人肉食皆有贈益由此也思元活七日又設大齋畢思元又死至曉蘇云向又為菩薩所召怒思元曰吾令汝具宜報應事何不言之將杖之思元哀請乃放思元素不食酒肉及得再生遂乃潔淨長齋而其家盡不過中食而思元每人集處必具言冥中事人皆化之焉出紀聞

僧齊之

勝業寺僧齊之好交游貴人頗曉醫術而行多雜天寶五載五月中病卒二日而蘇因移居東禪定寺院中建一堂

極華飾長座橫列等身像七軀自此絕交游精持戒自言曰初死見錄至鬼王庭見一段肉臭爛在地王因問曰汝出家人何因殺人齊之不知所對王曰汝何故杖殺寺家婢齊之方悟先是寺中小僧何馬師與寺中青衣通青衣後有異志馬師怨之因搆青衣於寺主其青衣不臧之人也寺主亦素怨之因衆僧堂食未散召青衣對衆且箠殺之齊之諫寺主曰出家之人護身口意戒律之制造次不可違而況集衆殺乎馬師贊寺主寺主大怒不納齊之遂箠朴交至死於堂下故齊之悟王之問乃言曰殺人者寺主得罪者馬師今何為見問王前臭肉忽有聲曰齊之殺我王怒曰婢何不起而臥言臭肉忽起為　則所殺青衣與齊之辯對數反乃言曰當死時楚痛悶亂但聞旁有勸殺之辭疑是齊之所以訴之王曰追寺主階吏曰福多不可追曰追馬師吏曰馬師命未盡王曰且收青衣放齊之初齊之入見王座有一僧一馬及門僧亦出齊之禮謁僧曰吾地藏菩薩也汝緣福少命且盡所以獨追今可堅持僧戒舍汝俗事住閑靜寺造等身像七軀如不能得錢彩盡亦得齊之既蘇遂乃從其言焉出紀聞

張無是

唐天寶十二載冬有司戈張無是居在布政坊因行街中夜鼓絕門閉遂趨橋下而跧夜半忽有數十騎至橋駐馬言使乙至布政坊將馬一乘往取十餘人其二人一則無是妻一則同曲富叟王翁無是聞之大驚俄而取者至云諸人盡得唯無是妻誦金剛經善神護之故不得因喝所

得人名旨應曰唯無是亦識王翁應聲荅曰畢俄而鼓動無是歸家見其妻猶誦經坐待無是既至妻曰汝常不外宿吾恐汝犯夜故誦經不眠相待天曉聞南鄰哭聲無是問之則王翁死矣無是大懼因以具告其妻妻亦大懼因移出宅寫名僧發誓願長齋日則誦經四十九遍由是得免 出紀聞

張應

歷陽張應本是魔家取佛家女爲婦妻病因爲魔事不差妻曰我本佛家女乞爲佛事應便往精舍中見竺曇鎧鎧曰佛普濟衆生但當一心受持耳曇鎧明當往其家其夜應夢見一人長一丈四五尺於南面趨走入門曰此家乃爾不淨夢中見鎧隨此人後而白曰此處如欲發意未可

以一二責之應眠覺遂把火作高座鎧明日食時往應家高座已成夫妻受戒病亦尋差咸康二年應病甚遣人呼鎧適不在應死得蘇時說有數人以鐵鉤鉤將北下一板岸岸下見鑊湯刀山劍樹楚毒之具應志是鎧字但喚和尚救我鉤將去人曰我是佛子人曰汝和尚字何等應忘其字但喚佛而已俄轉近鑊湯有一人長一丈四五尺捉金杵欲撞應去人怖散走長人將應歸曰汝命盡不復得生與汝三日中期誦三偈取和尚字還當令汝生遂推應著門內便活後三日復死 出冥祥記

道嚴

有嚴師者居於成都寶曆寺唐開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於佛殿前軒然長明燈忽見一巨手在殿西軒道嚴悸且甚俯而不動久之忽聞空中語云無懼無懼吾善神也且不敢害師之一毫何俯而不動耶道嚴既聞懼少解因問曰檀越爲何人匿其軀而見其手乎已而聞空中對曰天命我護佛寺之地以世人好唾佛祠地我即以背接之受其唾由是背有瘡潰吾肌且甚願以膏油傅其上可乎道嚴遂以清油置巨手中其手即引去道嚴乃請曰吾今願見檀越之形使畫工寫於屋壁且書其事以表之冀世人無敢唾佛祠之地者神曰吾貌甚陋師見之無得慄然耶道嚴曰檀越但見其身勿我阻也見西軒下有一神質甚異豐首巨準嚴目呀口體狀雅頎長數丈道嚴一見背汗如沃其神即隱去於是具以神狀告畫工命圖於西軒之壁 出宣室志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

邢曹進　韋氏子　殭僧
雞卵　許文度　玄法寺
商居士　黃山瑞像　馬子雲
雲花寺觀音　李舟　惠原
延州婦人　鎮州鐵塔　渭濱釣者

邢曹進

唐故贈工部尚書邢曹進至德已來河朔之健將也守職魏郡因爲田承嗣所縻曾因討叛飛矢中肩左右與之拔箭而鏃留於骨微露其末焉即以鐵鉗遣有力者拔而出之其鏃堅然不可動曹進痛楚計無所施妻孥輩但爲廣修佛事用希慈蔭不數日則以索縛身於牀復命出之而

特牢如故曹進呻吟忍耐俟死而已忽因晝寢夢一胡僧立於庭中曹進則以所苦訴之胡僧久而謂曰能以米汁注於其中當自愈矣及寤言於醫工醫工曰米汁即泔豈宜漬瘡哉遂令廣詢於人莫有諭者明日忽有胡僧詣門乞食因遽召入而曹進中堂遥見乃昨之所夢者也即延之附近告以危苦胡僧曰何不灌以寒食餳當知其神驗也曹進遂悟餳爲米汁況所見復肖夢中則取之如法以點應手清涼頓減酸疼其夜其瘡稍癢即令如前鑷之鉗纔及瞼鏃已突然而出後傳藥不旬日而瘥矣吁西方聖人恩祐顯灼乃若此之明徵乎出集異記

韋氏子

韋氏子有服儒而任於唐元和朝者自幼宗儒非儒不言故以釋氏爲胡法非中國宜與有二女長適相里氏幼適胡氏長夫執外舅之論次夫則反之常敬佛奉教攻習其文字其有不諱之字讀宜梵音者則屈舌效之久而益篤及韋氏子寢疾命其子曰我儒家之人非先王之教不服吾今死矣慎勿爲俗態鑄釋飯僧祈祐於胡神負吾平生之心其子從之旣除服而胡氏妻死凶問到相里氏以其婦臥疾未果訃之俄而疾殆其家泣而環之且屬纊焉欻若鬼神扶持驟能起坐呼其婦曰妾季妹死已數月何不相告因泣下嗚咽其夫紿之曰安得此事賢妹微恙近聞平復荒惑之見未可憑也勿遽惆悵今疾甚且須將息又泣曰妾妹在此自言今年十月死甚有所見命吾弟兄來將傳示之非到地府西曹之中闕高牆之內冤楚吁悔之

聲若先君聲焉觀其上則火光迸出焰若風雷求入禮覲不可因遥哭呼之先君隨聲叫曰吾以平生謗佛受苦彌切無曉無夜罔無憩時此中刑名言說不及惟有罄家廻向冥資撰福可救萬一輪劫而受難希降減但百刻之中一刻暫息亦可畧舒氣耳妹雖宿罪不輕以夫家積善不墮地獄即當上生天宮也妾以君心若先君亦當受數百年之責然委形之後且當神化爲烏再七飯僧之時可以來此其夫泣曰洪爐變化物固有之雀爲蛤蛇爲雉雉爲鴿鳩爲鷹田鼠爲鴽腐草爲螢人爲虎爲猨爲魚爲鼈之類史傳不絕爲烏之說豈敢深訝然烏群之來數皆數十何以認君之身而加敬乎曰尾底毛白者妾也爲妾謝世人爲不善者明則有人誅暗則有鬼誅絲毫不差因其所

迷隨迷受化不見天實之人多而令人寡乎蓋爲善者少
爲惡者多是以一厠之内蟲豸萬計一塼之下螻蟻千萬
而昔之名城大邑曠蕩無人美地平原目斷草莽得非其
驗乎多謝世人勉植善業言訖復卧其夕遂卒其爲婦也
奉上敬事夫順爲長慈處下謙故合門憐之惆其芳年而
變異物無幼無長泣以俟鳥及期鳥來者數十唯一止於
庭樹低枝窺其姑之户悲鳴屈曲若有所訴者少長觀之
莫不嗚咽徐驗其尾果有二毛白如霜雪姑引其手而祝
之曰吾新婦之將亡也言當化爲鳥而尾白若真吾婦也
飛止吾手言畢其鳥飛來馴狎就食若素養者食畢而去
自是日來求食人皆知之數月之後鳥亦不來出續玄怪錄

殭僧

唐元和十三年鄭滑節度使司空薛公平陳許節度使李
公光顔並准詔各就統所部兵自衛入討東平抵濮陽南
七里駐軍馬居人盡散而村内有窣堵波者中有殭僧瞑
目而坐佛衣在身以物觸之登時塵散衆爭集視填咽累
日有許卒郝義曰焉有此事因以刀刺其心如根上壤義
下塔不三四步捧心大叫一聲而絶李公遂令摽瘞其事
瘞於其下明日陳卒毛清曰豈有此乎昨者郝義因偶會
耳即以刀環築去二齒清下塔不三四步捧顖大叫一聲
而絶李公又令摽瘞其事瘞於其下自是無敢犯者而軍
人祈福乞靈香火大集往環三四里人稠不得入焉軍人
以錢帛衣裝檀施環一二里而滿焉司空薛公因令軍卒
之戰傷瘡重者許其落籍居不旬日則又從軍東入而所

燬之財爲盜賊挈去則無恠矣至今刀瘡茵缺分明猶在
出集異記

雞卵

唐敬宗皇帝御曆以天下無事視政之餘因廣浮屠教由
是長安中緇徒益多及文宗嗣位親閱萬機思除其害於
人者嘗顧左右曰自吾爲天子未能有補於人今天下幸
無兵革吾將盡除害物者使億兆之民指今日爲堯舜之
世足矣有不能補化而蠹於物者但言之左右或對曰獨
浮屠氏不能有補於大化而蠹於物亦甚可以斥去於是
文宗病之始命有司詔中外羅緇徒説佛書義又有請斥
其不修教者詔命將行會尚食厨吏修御膳以鼎烹雞卵
方燃火於其下忽聞鼎中有聲極微如人言者迫而聽之

乃群卵呼觀世音菩薩也聲甚悽咽似有所訴尚食吏異
之具其事上聞文宗命左右驗之如尚食所奏文帝嘆曰
吾不知浮屠氏之力乃如是耶翌日敕尚食吏無以雞卵
爲膳因頒詔郡國各於精舍塑觀世音菩薩像出宣室志

許文度

岐陽許文度唐太和中僑居岐陽郡後以病熱近月餘一
日卧於榻若沉醉狀後數日始寤初文度夢有衣黄袍數
輩與俱行田野四望間廻然無雞犬聲且不知幾百里其
時天景曛晦愁思如結有黄袍者謂文度曰子無苦夫壽
之與夭固有涯矣雖聖人安能逃其數文度忽悟身已死
恐甚又行十餘里至一水盡目無際波若黑色杳不知其
深淺黄衣人俱履水而去獨文度懼不敢步已而有二金

人皆長五寸餘奇光皎然自水上來黃衣者望見金人混色震慄即辟易馳去不敢偷視二金人謂文度曰汝何爲來地府中我今挈汝歸生途慎無恐文度懼稍解因再拜謝之於是金人與文度偕行數十里俄望見里門喜不勝忽聞有厲聲呼文度者文度悸而醒見妻子方泣於前且奇且嘆而羸憊不能運支體故未暇語其事後旬日疾少間策而步於庭忽見二金人皆長五寸餘在佛舍下即昔時夢中所見者視其儀狀無毫縷之異心益奇之始以其事告於妻妻曰非者以君病且亟妾憂不解然常聞釋氏有救苦之力由是棄貲玩鑄二金人之像每清旦常具食祭之自是君之苦亦瘳除蓋其力也文度感二金人報效之速不食生牢常閱佛書以盡窮其指歸焉出宣室志

玄法寺

長安安邑坊玄法寺者本里人張頻宅也頻嘗供養一僧念法華經爲業積十餘年張門人譖僧通其婢因以他事殺之僧死後合宅常聞經聲不絕張尋知其冤甚悔不及因舍宅爲寺出酉陽雜俎

商居士

有商居士者三河縣人年七歲能通佛氏書里人異之後廬於三河縣西田中有佛書數百編手卷目閱未嘗廢一日從而師者百輩往往獨遊城邑皆其行者聞居士每運支體瓏然若戛玉之音聽者奇之或曰居士之骨真鎖骨也夫鎖骨連絡如蔓故動搖之體則有清越之聲固其然矣昔聞佛氏書言佛身有舍利骨菩薩之身有鎖骨今商居士者豈非菩薩乎然葷俗之人固不可辨也居士後年九十餘一日湯沐具冠帶悉召門弟子會食因告之曰吾年九十矣今旦暮且死汝當以火燼吾尸慎無逆吾旨門弟子泣曰謹聽命是夕坐而卒後三日門弟子焚居士於野及視其骨果鎖骨也支體連貫若紉綴之狀風一拂則纖韻徐引於是里人競施金錢建一塔以居士鎖骨瘞於塔中出宣室志

黃山瑞像

魯郡任城野黃山瑞像蓋生於石狀如歷覌焉昔有採捃者山中見像因往祈禱如願必得由是遠近觀者數千人知盜官恐有姦起因命石工破山石舉瑞像致之邑中大寺門樓下於是邑人於寺建大齋凡會數千人齋畢衆散

日方午忽然大風黑雲覆寺雲中火起雷擊門樓飛雨河注邑人驚曰門樓災矣先是僧造門樓高百餘尺未施丹雘而樓勢東傾以大木撐之及雨止樓已正矣蓋鬼神以像故而共扶持焉出紀聞

馬子雲

涇縣尉馬子雲爲人數奇以孝廉三任爲涇縣尉皆數月丁憂而去在官日克本郡租綱赴京途由淮水遇風船溺凡沉官米萬斛由是大被拘繫子雲在繫乃專心念佛凡經五年後遇赦得出因逃於南陵山寺中常一食齋天寶十年卒於涇縣先謂人曰吾爲人坎軻遂精持內教今西方業成當往生安樂世界爾明日沐浴衣新衣端坐合掌俄而異香滿戶子雲喜曰化佛來矣且迎吾行言訖而歿

出紀聞

雲花寺觀音

長安雲花寺有觀音堂在寺西北隅大中末百姓屈儼患瘡且死夢一菩薩摩其瘡曰我在雲花寺儼驚覺汗流數日而愈因詣寺尋檢至聖畫堂見菩薩一如其覩傾城百姓瞻禮儼遂立社建堂移之（出酉陽雜俎）

李舟

唐虔州刺史李舟與妹書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識者以為知言（出國史補）

惠原

沙門惠原本姓眷氏義陽人也少以弓弩為業至武陵山射一孕鹿將死能言曰吾先身只殺汝汝今遂併殺害我母子既是緣對應為汝死復向言曰吾尋當成佛也汝可行善生生代代勿復結冤惠原即悟前緣遂落髮於鹿死之處而置迦藍名者闍崛山寺王融別傳言惠死後十年有人於武當山下見之（出朗州圖經）

延州婦人

昔延州有婦人白皙頗有姿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與之遊狎昵薦枕一無所却數年而歿州人莫不悲惜共醵喪具為之瘞焉以其無家瘞於道左大曆中忽有胡僧自西域來見墓遂趺坐具敬禮焚香圍繞讚歎數日人見謂曰此一淫縱女子人盡夫也以其無屬故瘞於此和尚何敬耶僧曰非檀越所知斯乃大聖慈悲喜捨世俗之欲無不狥焉此即鎖骨菩薩順緣已盡聖者云耳不信即啓以驗之衆人即開墓視遍身之骨鉤結皆如鎖狀果如僧言州人異之為設大齋起塔焉（出續玄怪記）

鎮州鐵塔

唐天祐中太原僧惠照因夢鎮州南三十里廢相國寺中埋鐵塔特往訪之至界上爲元戎王中令鎔所知延在衙署供養衙將任友義慮是隣道諜人或致不測懇要詰而逐之元戎始疑惠照以尋塔爲對遽差於府南三十里訪之果得相國寺古基掘其殿砌之前得鐵塔上刻三千人姓名悉是見在常山將校親軍唯任友義一人無名乃知其數前定刻斯塔者何神異哉（出北夢瑣言）

渭濵釣者

渭濵之瀕民家之子有好垂釣者不農不商以香餌爲業自壯及中年所取不知其紀極仍得任公子之術多以油煎燕肉置於纖鉤其取鮮鱗如寄之於潭瀨其家數口衣食綸竿是賴忽一日垂釣於大涯磯竟日無所得將及日晏忽引其獨繭頗訝沉重迤邐挽之獲一銅佛像既悶甚擲之於潭心遂移釣於別浦亦無所得移時又牽出一銅佛於是折其竿斷其綸終身不復其業（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一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　報應一 金剛經

盧景裕　趙文若　趙文昌
新繁縣書生　蒯武安　睦彥通
杜之亮　慕容文策　柳儉
蕭瑀　趙文信　劉弼
袁志通　韋克勤　沈嘉會
陸懷素

盧景裕

後魏盧景裕字仲儒節閔初為國子博士信釋氏註周易論語從兄神禮據鄉人反叛逼其同力以應西魏繫晉陽獄至心念金剛經枷鏁自脫齊神武作相特見原宥 出報應記

趙文若

隋趙文若開皇初病亡經七日家人初欲歛忽縮一脚遂得既蘇云被一人來追即隨行入一宮城見王曰卿在生有何功德答云唯持金剛經王曰此最第一卿算雖盡以持經之故更為申延又曰諸罪中殺生甚重卿以猪羊充能如何即遣使領文若至受苦之處北行可三二里至高墻下有穴才容身從此穴出登一高阜四望遙瞰見一城極高峻煙火接天黑氣溢地又聞楚痛哀叫之聲不忍聽乃稽顙耳目叩頭求出仍覺心破口中出血使者引迴見王曰卿既噉肉不可空迴即索長釘五枚釘頭及手足疼楚從此專持經更不食肉後因公事至驛忽夢一青衣女子求哀試問驛吏曰有何物食報云見備一羊甚肥嫩詰之云青羖也文若曰我不喫肉遂贖放之 出報應記

趙文昌

隋開皇十一年大府寺丞趙文昌忽暴卒唯心上微煖家人不敢斂後復活說云吾初死有人引至閻羅王所王問曰汝一生已來作何福業昌答云家貧無力可營功德唯專心持誦金剛般若經王聞語合掌低首讚言善哉汝既持般若功德甚大王即使人引文昌向經藏內取金剛般若經文昌向西行五六里見數十間屋甚華麗其中經典遍滿金軸寶帙莊飾精好文昌合掌閉目信手抽取一卷開看乃是金剛般若文昌捧至王所令一人執卷在西文昌東立面經讀誦一字不遺王大歡喜即放昌還家令引文昌從南門出至門首見周武帝在門側房內著三重鉗鏁喚昌云汝是我本國人暫來至此要與汝語文昌即拜之帝曰汝識我否文昌答云臣昔宿衛陛下武帝云卿既是我舊臣今還家為吾向隋皇帝說吾諸罪並欲辯了唯滅佛法罪重未可得免望與吾營少功德冀茲福祐得離地獄昌受辭而行及出南門見一大糞坑中有人頭髮上出昌問之引人答云此是秦將白起寄禁於此罪尤未了昌至家得活遂以其事上奏帝令天下出口錢為周武帝轉金剛般若經設大供三日仍錄事狀入於隋史 出法苑珠林

新繁縣書生

益州新繁縣西四十里王李村隋時有書生姓苟氏善王書而不顯迹人莫能知之嘗於村東空中四面書金剛般若經數日便了云此經擬諸天讀誦人初不之覺也後値雷雨牧牛小兒於書經處立而不沾濕其地乾燥可有丈

餘及睹村人傳之爾後每雨小兒常集其中衣服不濕唐武德中有異僧語村人曰此地空中有金剛般若經諸天於上設寶蓋覆之不可輕犯自爾於四周設欄楯以阻人畜履踐每至齋日村人四遠就設佛供常聞天樂聲震響沉繁會盈耳出三寶感通記

蒯武安

隋蒯武安蔡州人有巨力善弓矢常射大蟲會嵩山南爲暴甚往射之漸至深山忽有異物如野人手開大蟲皮冒武安身上因推落澗下及起已爲大蟲矣惶怖震駭莫知所爲忽聞鐘聲知是僧居往求救果見一僧念金剛經即閉目俯伏其僧以手摩頭忽爆作巨聲頭已破矣武安乃從中出即具述前事又撫其背隨手而開既出全身衣服

盡在有少大蟲毛蓋先灸瘡之所粘也從此遂出家專持金剛經出報應記

睦彥通

睦彥通隋人精持金剛經日課十遍李密寇把彥通守武牢邑人欲殺之以應義旗彥通先知之遂投城下賊拔刀以逐之前至深澗迫急躍入如有人接右臂置盤石上都無傷處空中有言曰汝爲念經所致因得還家所接之臂有奇香之氣累日不滅後位至七伯九十餘終出報應記

杜之亮

隋杜之亮仁壽中爲漢王諒府參軍後諒於并州舉兵反敗亮與僚屬皆繫獄亮惶懼日夜涕泣忽夜夢一僧曰汝但念誦金剛經即此厄可度至曉即取經專誠習念及主者並引就戮亮身在其中唱者皆死唯無亮姓名主典之者皆坐罰俄而會赦得免顯慶中卒於黃州刺史出報應記

慕容文策

慕容文策隋人常持金剛經不喫酒肉大業七年暴卒三日復活云初見二鬼把文牒追至一城門鎖極嚴峻入行四五里見有宮殿羽衛王當殿坐僧道四衆不可勝數使者入見文策最在後一一問在生作善作惡東西令立乃唱策名問曰作何善對曰小來持金剛經王聞合掌嘆曰功德甚大且放還忽見二僧執火引策即捉袈裟角問之僧云緣公持經故來相衛可隨燭行遂出城門僧曰汝知地獄處否指一大城門曰此是也策不忍看求速去二僧即領至道有一橫垣塞路僧以錫扣之即開云可從此去

遂活出報應記

柳儉

唐邢州司馬柳儉隋大業十年任岐州岐陽宮監義寧元年坐誣枉繫大理寺儉至心誦金剛般若經有兩紙未通不覺眠睡夢一婆羅門僧報云檀越宜誦經令遍即應得出儉忽寤勤誦不懈經二日忽有敕喚就朝堂放免又儉別時夜誦經至三更忽聞有異香散漫滿宅至曉不絕蓋感應所致也儉至終計誦經得五千餘遍出法苑珠林

蕭瑀

唐蕭瑀梁武帝玄孫梁王巋之子梁滅入隋仕至中書令封宋國公女煬帝皇后篤信佛法常持金剛經議伐高麗不合旨上大怒與賀若弼高熲同禁欲寘於法瑀就其所八

日念金剛經七百遍明日桎梏忽自脫守者失色後爲晉至殿前獨宥瑀二人即重罰因著般若經靈驗一十八條乃造寶塔貯經檀香爲之高三尺感一鍮石像忽在庭中奉安塔中獲舍利百粒貞觀十一年見普賢菩薩冉冉向西而去出報應記

趙文信

唐遂州人趙文信貞觀元年暴死三日後還蘇自說云初死時被人遮擁驅逐同伴十人相隨至閻羅王所其中有一僧王先問云師在世修何功德師答云道從自生以來唯誦金剛般若經王聞此語忽即驚起合掌讚言善哉善哉師審誦般若當得昇天何因錯來至此言未訖忽有天衣來下引師上天去王復喚遂州人前曰汝在生有何功

德其人報言臣一生以來不讀佛經唯好庾信文章集王言庾信是大罪人見此受苦汝見庾信頗識否答云雖讀其文章然不識其人王即令引出庾信乃見是龜身王又令引去少時復作人來語云我爲生時好作文章妄引佛經雜揉俗書又誹謗佛法謂言不及孔老之教今受罪報龜身苦也此人活已具述其事遂州人多好捕獵及聞所說共相驚戒永斷殺業各發誠心受持般若經今不絕出法苑珠林

劉弼

唐劉弼貞觀元年任江南縣尉忽一日有烏於房前樹上鳴上人云是烏所止爲不祥弼聞之恐懼思欲脩崇功德不知何者爲勝夜夢一僧偏讚金剛般若經令誦百遍及弼依命即誦至百遍忽有大風從東北來拔此樹隔舍遠擲巷外其拔處土坎縱廣一丈五尺察暴風來處小枝纖葉並隨風迴靡風止還起如故乃知經力不可思議出法苑珠林

袁志通

唐袁志通天水人常持金剛經年二十被驅爲軍士敗走巖嶮經日不得食而覺二童子持滿盂飯來與之志通拜忽然不見既食訖累日不飢後得還鄉貞觀八年病死兩日即蘇曰被人領見王王問在生善業答云常持金剛經王甚喜曰且令送出遂活出報應記

韋克勤

唐韋克勤少持金剛經爲中郎將從軍伐遼及高麗貞觀

中太宗征遼克勤少持金剛經望見官軍乃夜出投之暗不知路乃至心念經俄見炬火前導克勤隨火而去遂達漢軍出報應記

沈嘉會

唐沈嘉會貞觀中任校書郎以事配蘭州思歸甚切每日夕常東向拜太山願得生還積二百餘日永徽六年十月三日夜見二童子儀服甚秀云是太山府君之子府君愍公朝夕拜禮故遣奉迎嘉會云太山三千餘里何能可去童子曰先生閉目勿憂道遠即依其言瞬息之間便到宫殿宏麗童子引入謁拜府君即延入曲室對坐談笑無所不知謂嘉會曰人之爲惡若不爲人誅死後必爲鬼得而治無有徼幸而免者也若日持金剛經一遍即萬罪皆滅

鬼官不能拘矣又云前府君有過天曹黜之某姓劉嘉會亦不敢問其他也嘗與嘉會雙陸兼設酒肴嘉會起於小廳東見姑臧令蘇容仁執笏端坐云府君帖追到此已六十日未蒙處分嘉會坐啓府君便令召仁軌入謂曰公縣下有婦人阿趙被縣尉無狀拷殺阿趙來訴遂誤追公庭前有盆水府君令洗面仍遣一小兒送歸嘉會亦辭復令二男送凡在太山二十八日家人但覺其精神昏昧既還如舊嘉會語仁軌於緱長史趙持滿令人驗之無不同自此常持金剛經遇赦得歸 出報應記

陸懷素

唐吳郡陸懷素貞觀二十年失火屋宇焚燒並從煙滅唯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獨存函及標軸亦盡唯經字竟如故聞者莫不驚歎懷素即高陽許仁則妻之兄也仁則當時目覩常與人言之 出冥報記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三　報應二 金剛經

司馬喬卿　孫壽　李觀
豆盧夫人　尼修行　陳文達
高紙　白仁哲　竇德玄
宋義倫　李岡　王弛
王令望　陳惠妻　何濚
張玄素　李丘一

司馬喬卿

唐大理司直河內司馬喬卿天性純謹有志行永徽中爲揚州司戶曹丁母憂居喪毀瘠骨立刺血寫金剛般若經二卷未幾於廬側生芝草二莖九日長尺有八寸綠莖朱蓋日瀝汁一升食之味甘如蜜取而復生喬卿同寮數人並目覩其事 出法苑珠林

孫壽

唐顯慶中平州人孫壽於海濱遊獵遇野火草木蕩盡唯有一叢茂草獨不焚疑草中有伏獸遂爇之以火竟不爇訝其怪之入草中窺視乃獲一函金剛般若經其傍又有一死僧顏色不變火不延爇蓋由此也始知經像非凡所測孫壽親自說之 出法苑珠林

李觀

唐隴西李觀顯慶中寓止滎陽丁父憂乃刺血寫金剛般若心經隨願往生經各一卷自後院中恒有異香非常馥烈鄰側亦常聞之無不稱歎中山郎徐令過鄭州見彼親友具陳其事 出法苑珠林

豆盧夫人

唐陳國竇公夫人豆盧氏芮公寬之姊也夫人信罪福常誦金剛般若經未盡卷一紙許忽頭痛至夜逾甚夫人自念儻死遂不得終經欲起誦之令婢然燭而火悉已滅婢空還夫人深益歎恨忽見厨中有燭炬漸升堂陛直入卧內去地三尺許而無人執光明若晝夫人驚喜取經誦之有頃家人鑽燧得火燭光即滅自此日誦五遍以為常法後芮公將死夫人往視公謂夫人曰吾姊以誦經之福當壽百歲生好處也夫人年至八十無疾而終出法苑珠林

尼修行

唐龍朔元年洛州景福寺比丘尼修行房中有侍僮伍五娘死後修行為五娘立靈座經月餘日其姊及弟於夜中忽聞靈座上呻吟其弟初甚恐懼後乃問之答曰我生時於寺中食肉坐此大苦痛我體上有瘡恐污牀席汝可多將灰置牀上也弟依其言置灰後看牀上大有膿血又語弟曰姊患不能縫衣汝大藍縷宜將布來我為汝作衫及襪弟置布於靈牀上經宿即成又語其姊曰兒小時染患遂殺一螃蠏取汁塗瘡得差今入刀林地獄肉中見有折刀七枚願姊慈愍為作功德救助之姊煎迫卒難濟辦但隨身衣服無益死者今并未壞請以用之姊未報間乃曰兒自取去良久又曰衣服以來見在牀上其姊試往觀之乃所斂之服也遂送淨土寺寶獻師處憑寫金剛般若經每寫一卷了即報云已出一刀凡寫七卷了乃云七刀並得出訖今蒙福業助即往託生與姊及弟哭別而去吳與

沈玄法說淨土寺僧智整所說亦同出冥報記

陳文達

唐陳文達梓州郪縣人常持金剛經願與亡父母念八萬四千卷多有祥瑞為人轉經患難皆免銅山縣人陳約曾為冥司所追見地下築臺問之云此是般若臺待陳文達其為冥司所敬如此出法苑珠林

高紙

高紙隋僕射頴之孫也唐龍朔二年出長安順義門忽逢二人乘馬曰王喚紙不肯從去亦不知其鬼使策馬避之又被騎擁紙有兄是化度寺僧欲往寺內至寺門鬼遮不令入紙乃殴鬼一拳鬼怒即拽落馬曰此漢大兇麤身遂任地因使昏絕寺僧即令舁入兄院明旦乃蘇云初隨二使見王王曰汝未合來汝曾毀謗佛法且令生受其罪令左右拔其舌以犂耕之都無所傷王問本吏曰彼有何福德如此曰曾念金剛經王稱善即令放還因與客語言次忽悶倒如吞物狀咽下有白脉一道流入腹中如此三度人問之曰少年盜食寺家果子冥司罰令吞鐵丸後任為翊衛專以念經為事出報應記

白仁皙

唐白仁皙龍朔中為虢州朱陽尉差運米遼東過海遇風四望昏黑仁皙憂懼急念金剛經得三百遍忽如夢寐見一梵僧謂曰汝念真經故來救汝須臾風定八十餘人俱濟出報應記

竇德玄

賓德玄麟德中爲卿奉使揚州渡淮船已離岸數十步見岸上有一人形容憔悴擎一小襆坐於地德玄曰日將暮更無船渡即令載之中流覺其有飢色又與飯乃濟及德玄上馬去其人即隨行已數里德玄怪之乃問曰今欲何去答曰某非人乃鬼使也今往揚州追賓大使曰大使何名云名德玄德玄驚懼下馬拜曰某即其人也涕泗請計鬼曰甚媿公容載復又賜食且放公急念金剛經一千遍當來相報至月餘經數足其鬼果來云經已足保無他慮然亦終須相隨見王德玄於是就枕而絕一宿乃蘇云初隨使者入一宮城使者曰公且住我當先白王使者乃入於屏障後聞王遥語曰你與他作計漏洩吾事遂受杖三十使者却出袒以示公曰喫杖了也德玄再三媿謝遂引

入見一著紫衣人下堦相揖云公大有功德尚未合來請公還出墮坑中於是得活其使者續至云飢未食及乞錢財並與之問其將來官爵曰熟記取從此政殿中監次大司憲次太子中允次司元太常伯次左相年至六十四言訖辭去曰更不復得來矣後皆如其言 出報應記

宋義倫

唐宋義倫麟德中爲虢王府典籤暴卒二日方蘇云被追見王王曰君曾殺狗兔鴿今被論君筭合盡然適見君師主云君持金剛經不惟滅罪更合延年我今放君君能不喫酒肉持念尊經否義倫拜謝曰能又見殿内牀上有一僧年可五六十披衲義倫即拜禮僧曰吾是汝師故相救可依王語義倫曰諾王令隨使者往看地獄初入一處見大鑊行列其下燃火鑊中煑人痛苦之聲莫不酸惻更入一處鐵牀甚潤人臥其上燒炙燋黑形容不辨西額有三人枯黑佇立頗似婦人向義倫叩頭云不得食喫已數百年倫答曰我亦自無何可與汝更入一獄向使者云時熱恐家人見斂遂去西南行數十步後呼云無文書恐門司不放出遂得朱書二行字並不識門司果問看了放出乃蘇 出報應記

李岡

唐兵部尚書李岡得疾暴卒唯心上煖三日復蘇云見一人引見大將軍家令坐索案看云錯追公有塡獄卒擎一盤來中置鐵丸數枚復舁一鐺放庭中鐺下自然火出鐺中銅汁湧沸煑鐵丸亦如火獄卒進盤將軍以讓岡岡懼

云飽將軍吞之既入口舉身洞然又歛銅汁身遂火起俄仰之際吞並盡良久復如故岡乃前問之答云地下更無他饌唯有此物即吸食之若或不飡須臾即爲猛火所焚苦甚於此唯與寫佛經十部轉金剛經千卷公亦不來者又雖此岡既復生一依所約深加敬異 出報應記

王陁

唐王陁爲廣揚府果毅因病遂斷葷肉發心誦金剛經日五遍後染瘴疾見群鬼來陁即急念經鬼聞便退還曰王令追汝且止誦經陁即爲歇鬼悉向前陁乃昏迷欲絕須臾又見一鬼來云念經人王令權放六月既寤遂一心持誦晝夜不息六月雖過鬼亦不來夜聞空中有聲呼曰汝以持經功德當壽九十矣竟如其言 出報應記

王令望

唐王令望少持金剛經還邛州臨溪路極險阻忽遇猛獸振怖非常急念真經猛獸熟視曳尾而去流涎滿地曾任安州判司過揚子江夜風暴起𥚃船數百艘相接盡沒唯令望船獨全後終亳州譙令（出報應記）

陳惠妻

唐陳惠妻王氏初未嫁表兄褚敬欲婚王氏父母不許敬詛曰若不嫁我我作鬼必相致後歸於惠惠爲陵州仁壽尉敬除恚之卒後王夢敬旋覺有娠經十七月不產王氏憂懼乃發心持金剛經晝夜不歇敬來絕交鬼胎亦銷從此日持七遍（出報應記）

何㵾

唐何㵾天授初任懷州武德令常持金剛經至河陽木浮橋倒日已夕人爭上船岸遠未達欲没㵾懼且急念經須臾近岸遇懸蘆攀緣得出餘溺死八十餘人（出報應記）

張玄素

唐張玄素洛陽人少持金剛經天授初任黃梅宰家有厄難應念而消年七十遘疾忽有花蓋垂空遂詠洛與家人訣別奄然而卒（出報應記）

李丘一

唐李丘一好鷹狗畋獵萬歲通天元年任揚州高郵丞忽一旦暴死見兩人來追一人自云姓段將同被追者百餘人男皆著枷女即反縛丘一被鎖前驅行可十餘里見大槐樹數十下有馬槽段云十五道大神每巡察人間罪福於此歇馬丘一方知身死至王門段指一吏云此人姓焦名策是公本頭遂被領見王曰汝安忍無親好殺他命以爲己樂須臾即見所殺禽獸皆爲人語云乞早處分焦策進云丘一未合死王曰曾作何功德云唯曾造金剛經一卷王即合掌云冥間號金剛經最上功德君能書寫其福不小即令焦策領向經藏令驗王一寶殿眾經充滿丘一試抽一卷果是所造之經既迴見王知造有實乃召所殺生類令懇陳謝許造功德丘一依王命願寫金剛經一百卷眾歡喜盡散王曰放去焦策領出城門云盡力如此豈不相報丘一許錢三百千不受云與造經二十部至一坑策推之遂活身在棺中唯聞哭聲已二日矣驚呼人至破棺

乃起旬日寫經二十卷了焦策來謝致辭而去卒百卷亦畢揚州刺史奏其事敕加丘一五品仍充嘉州招討使（出報應記）

于昶　裴宣禮　吳思玄
銀山老人　崔文簡　姚待
呂文展　長安縣繫囚　李虛
盧氏　陳利賓　王宏
田氏

于昶

唐于昶天后朝任并州錄事參軍每至一更後即喘息流汗二更後愈妻柳氏將召醫工昶密曰自無他苦但晝決曹務夜判冥司事力不任耳每知有災咎即陰為之備都不形言凡六年後丁母艱持金剛經更不復為冥吏因極言此功德力令子孫諷轉後為慶州司馬年八十四將終忽聞異香非代所有謂左右曰有聖人迎我往西方言訖而沒（出報應記）

裴宣禮

唐裴宣禮天后朝為地官侍郎常持金剛經坐事被繫宣禮憂迫唯至心念經枷鏁一旦自脫推官親訪之遂得雪免御史任植同禁亦念經獲免（出報應記）

吳思玄

唐吳思玄天后朝為太學博士信釋氏持金剛經日兩遍多有靈應後稍怠日夜一遍　思玄在京病有巫褚細兒言事如神星下祈禱思玄往就見細兒驚曰公有何術鬼見皆走思玄私自知是經力倍加精勵日念五遍兒疾醫無效思玄至心念經三日而愈思玄曾於渭橋見一老人年八十餘著麻綫服問之曰為所生母也思玄怪之答曰母年四十三時有異僧教云汝欲長壽否但念金剛經母即發心日念兩遍終一百七姨及鄰母誦之並過百歲今幾母業已九十矣（出報應記）

銀山老人

饒州銀山採戶逾萬並是草屋延和中火發萬室皆盡唯一家居中火獨不及時本州楊體幾自問老人老人對曰家事佛持金剛經（出報應記）

崔文簡

唐崔文簡先天中任坊州司馬為吐蕃奄至州城同被擄掠鏁械甚嚴至心念經三日鏁忽自開虜疑有奸箠撻具以實對問云汝有何術答云念金剛經復令鏁之念未終

又解眾皆嘆異遂送出境（出報應記）

姚待

唐姚待梓州人常持金剛經并為母造一百部忽有鹿馴戲見人不驚犬亦不吠後延自去有人守羊呼待同食食了即死使者引去見一城門上有額遂令入見王王呼何得食肉待云雖則食肉比亢持經王稱善曰既能持經何不斷肉遂得生為母寫經有屠兒李迴奴請一卷焚香供養迴奴死後有人見於冥間枷鏁自脫亦生善道（出報應記）

呂文展

唐呂文展開元三年任閬中縣丞雅好佛經尤專心持誦金剛經至三萬餘遍靈應奇異年既衰暮三牙并落念經懇請牙生如舊在閬中時屬亢旱刺史劉浚令祈雨僕得

一遍遂獲沛然又苦霖潦別駕使祈晴應時便霽前後證驗非一不能徧舉（出報應記）

長安縣繫囚

唐長安縣死囚入獄後四十餘日誦金剛經不輟口臨決脫枷枷頭放光長數十丈照耀一縣縣令奏聞玄宗遂釋其罪（出廣異記）

李虗

唐開元十五年有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並拆除功德移入側近佛寺堂大者皆令閉封天下不信之徒並望風毀拆雖大屋大像亦殘毀之敕到豫州新息令李虗嗜酒倔強行事違戾方醉而州符至仍限三日報虗見大怒便約胥正界內毀拆者死於是一界並全虗爲人好殺慘戾行必違道當時非惜佛宇也但以忿限故全之全之亦不以介意歲餘虗病數日死時正暑月隔宿即斂明日將殯母與子繞棺哭之夜久哭止聞棺中若指爪戛棺聲初疑鼠未之悟也斯須增甚妻子驚走母獨不去命開棺左右曰暑月恐壞母怒促開之而虗生矣身頗瘡爛於是浴而將養之月餘平復虗曰初爲兩卒拘至王前王不在見階前典吏乃新息吏也亡經年矣見虗拜問曰長官何得來虗曰適被錄而至吏曰長官平生唯以殺害爲心不知罪福今當受報將若之何虗聞懼請救之吏曰去歲拆佛堂長官界內獨全此功德彌大長官雖死亦不合此間追攝少問王問更勿多言但以此對虗方憶之頃王坐主者引虗見王王曰索李明府善惡簿來即有人持一通案至大合

抱有二青衣童子亦隨文案王命啓牘唱罪階吏讀曰專好割羊脚吏曰合杖一百仍割其身肉百斤王曰可令割其肉虗曰去歲有敕拆佛堂毀佛像虗界內獨存之此功德可折罪否王驚曰審有此否吏曰無新息吏進曰有福簿在天堂可檢之王曰促檢殿前垣南有樓數間吏登樓檢之未至有二僧來至殿前王問師何所有一答曰常誦金剛經一曰常讀金剛經王起合掌曰請法師登階王座之後有二高座右金左銀王請誦者坐金座讀者坐銀座坐訖開經王合掌聽之誦讀將畢忽有五色雲至金座前紫雲至銀座前二僧乘雲飛去空中遂滅王謂階下人曰見二僧乎皆生天矣於是吏檢善簿至唯一紙因讀曰去歲敕拆佛堂新息一縣獨全合折一生中罪延年三十仍生善道言畢罪簿軸中火出焚燒之盡王曰放李明府歸仍敕兩吏送出城南門見夾道並高樓大屋男女雜坐樂飲笙歌虗好絲竹見而悅之兩吏謂曰急過此無顧顧當有損虗見飲處意不能忍行佇立觀之店中人呼曰來吏曰此非善處既不相取信可任去虗未悟至飲處人皆起就坐奏絲竹酒至虗酣酣畢將飲之乃一杯糞汁也臭穢特甚虗不肯飲即有牛頭獄卒出於牀下以叉刺之洞胸虗遽連飲數杯乃出吏引虗南入荒田小徑中遥見一燈炯然燈旁有大坑昏黑不見底二吏推墮之遂蘇李虗素性兇頑不知罪福而被酒違戾以全佛堂明非己之本心也然猶以得生天火焚罪簿獲福若此非爲善之報乎與夫日夜精勤孜孜爲善既持僧律常行佛言而不離生死

來之有也（出紀聞）

盧氏

唐開元中有盧氏者寄住滑州晝日閑坐廳事見二黃衫人入門盧問為誰答曰是里正奉帖追公盧甚愕然問何故相追因求帖觀見封上作衛縣字遂開文字錯謬不復似人書怪而詰焉吏言奉命相追不知何故俄見馬已備在堦下不得已上馬去顧見其屍坐在牀上心甚惡之倉卒之際不知是死又見馬出不由門皆行墻上乃驚愕下泣方知必死恨不得與毋妹等別行可數十里至一城城甚壯麗問此何城吏言乃王國即追君所司入城後吏欲將盧見王經一院過問此何院吏曰是御史大夫院因問院大夫何姓名云姓李名某盧驚喜白吏曰此我表兄令

吏通刺須臾便出相見甚喜具言平昔延入坐語大夫謂曰第之念誦功德甚多良由金剛經是聖教之骨髓乃深不可思議功德者也盧初入院中見數十人皆是衣冠其後太半繫在網中或無衣或露頂盧問此悉何人云是陽地衣冠網中悉緣罪重第若能為一說法見之者悉得昇天遂命取高座令盧昇坐誦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網中人已有出頭者至半之後皆出地上或褒衣大袖或乘車御雲誦既終往生都盡及入謁見王呼為法師致敬甚厚王云君大不可思議算又不盡歎念誦之功尋令向吏送之迴既至舍見家人披頭哭泣尸卧地上心甚惻然俄有一婢從庭前入堂吏令隨上堦及前鬼神忽已入體因此遂活（出廣異記）

陳利賓

陳利賓者會稽人弱冠明經擢第善屬文詩釋褐長城尉少誦金剛經每至厄難多獲其助開元中賓自會稽江行之東陽會天久雨江水瀰漫賓與其徒二十餘船同發乘風掛帆須臾天色昧暗風勢益壯至界石實上水闊裂流而下波濤衝擊勢不得泊其前輩二十餘舟皆至實口而敗舟人懼利賓忙遽誦金剛經至滐流所忽有一物狀如赤龍橫出扶舟因得上議者為誦經之功（出廣異記）

王宏

王宏者少以漁獵為事唐天寶中嘗放鷹逐兎走入穴宏隨探之得金剛般若經一卷自此遂不獵云（出廣異記）

田氏

易州參軍田氏性好畋獵恒養鷹犬為事唐天寶初易州放鷹於叢林棘上見一卷書取視之乃金剛經也自爾發心持誦數年已誦二千餘遍然畋獵亦不輟後遇疾暴卒數日被追至地府見諸鳥獸周迴數畝從已微命頃之隨到見王問罪何多也田無以對王令所由領往推問其徒十人至吏局吏令啓口以一丸藥擲口中便成烈火遍身須臾灰滅俄復成人如是六七輩至田氏累三丸而不見火狀吏乃怪之復引見王具以實白王問在生作何福業田氏云初以畋獵為事王重問云在生之時於易州棘上得金剛經持誦已二千餘遍王云足此滅一切罪命左右撿田氏福簿還白如言王自令田氏誦經纔三紙迴視庭

中會獄並不復見誦畢王稱美之云誦二千遍延十五年壽遂得放還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四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五　報應四金剛經

李惟燕　孫明　三刀師
宋參軍　劉鴻漸　張嘉猷
魏甸　杜思訥　龍興寺主
陳哲　豐州烽子　張鑑
崔寧

李惟燕

建德縣令李惟燕少持金剛經唐天寶末惟燕爲餘姚郡參軍秩滿北歸過五丈店屬上虞江埭塘破水竭時中夜晦瞑四廻無人此路曾多劫盜惟燕舟中有吳綾數百疋懼爲賊所取因持一劍至舡前誦經三更後見堤上兩炬火自遠而至惟燕疑是村人衛已火去舡百步使却復廻心頗異之愈益厲聲誦經亦竊自思云火之所爲得非金剛經力乎時塘水竭而塘外水滿惟燕便心念塘破當得水助半夕之後忽聞舡頭有流水聲驚云塘潤數丈何由得破久之稍覺舡浮及明河水已滿對舡所一孔大數尺乃知誦金剛經之助云惟燕弟惟玉見任虔州別駕見其兄誦經有功因效之後泛舟出峽水急櫓折舡將欲敗乃力念經忽見一櫓隨流而下遂獲濟其族人亦常誦金剛經遇安祿山之亂伏於荒草賊將至思得一鞋以走俄有物落其背驚視乃新鞋也出廣異記

孫明

唐孫明者鄭州陽武人也世貧賤爲盧氏莊客善持金剛經日誦二十遍經二十年自矜持經便絕葷血後正念誦

次忽見二吏來追明意將是縣吏便隨去行可五六里至一府門門人云王已出犯吏因閉明於空室中其室從廣五六十間蓋若陰府經七日王方坐吏引明入府王問汝有何福答云持金剛經已二十年王言此大福也顧謂左右曰罪得祇洹家牒論明念誦勤懇請延二十載乃知修道不可思議所延二十載以償功也令吏送還舍其家殯明已畢神雖復體家人不之知也會獵者從殯宮過聞號呼之聲報其家人因爾得活矣天寶末明活已六七年甚無恙也出廣異記

三刀師

唐三刀師者俗姓張名伯英乾元中爲壽州健兒性至孝以其父在潁州乃盜官馬往以迎省至淮陰爲守遏者所

得刺史崔昭令出城腰斬時屠劊號能行刀再斬初不傷損乃換利刀盡力砍不損如故劊者驚曰我用刀砍至其身則手懦不知何也遽白之昭問所以答曰昔年十五曾絕葷血誦金剛經十餘年自胡亂以來身在軍中不復念誦昨因被不測罪唯志心念經爾昭歎息舍之遂削髮出家著大鐵鈴乞食修千人齋供一日便辦時人呼爲三刀師謂是起敬菩薩出廣異記

宋參軍

唐坊州宋參軍少持金剛經及之官權於司士宅住舊知宅凶每夕恒誦經忽見婦人立於戶外良久宋問汝非鬼耶曰然又問幽明理殊當不宜見得非有枉屈之事乎婦人便悲泣曰然身是前司士之婦司士來使其弟見逼拒而不從因此被殺以氈裹屍投於堂西北角溷廁中不勝穢積人來多欲陳訴俗人怯懦見形必懼所以幽憤不達內恐驟聞執事以持念爲功當亦大庇含識眷言枉穢豈不惻之宋云已初官位卑不能獨救翌日必爲上白府君其鬼乃去及明具白掘地及溷不獲其尸宋誦經婦人又至問何以不獲答云西北只校一尺明當求之以終處也依言乃獲之甕內但餘骨在再爲洗濯移於別所其夕又來拜謝歡喜謂曰垂庇溷深難以上答雖在冥昧亦有所通君有二子大者難養小者必能有後且有榮位兼言宋後數改官祿又云大姨使君不知何以報答宋見府君具敘所論府君令問已更何官至夕婦人又至因傳使君意云一月改官然不稱意當遷桂州別駕宋具白其事皆有驗初宋問身爲人所殺何以不報云前人今尚爲官命未合死所以未復云也出廣異記

劉鴻漸

劉鴻漸者御史大夫展之族子唐乾元初遇亂南徙有僧令誦金剛經鴻漸日誦經乎上元年客於壽春一日出門忽見二吏云奉太尉牒令追鴻漸云初不識太尉何以見命意欲抗拒二吏忽爾直前拖曳鴻漸請著衫吏不肯放牽行未久倏過淮至一村須臾持大麻衫及腰帶令鴻漸著笑云眞錯大衫也因而向北行路漸梗澁前至大城入城有府舍甚嚴麗忽見向勸讀經之僧從署中出僧後童子識鴻漸徑至其所問十六郎何以至此因走白和尚云劉十六郎適爲吏追以誦經功德豈不往彼救之鴻漸尋

至僧所處禮求救僧曰弟子行無苦須臾吏引鴻漸入諸廳事案後有五色浮圖高三四尺迴旋轉動未及考問僧已入門浮圖變成美丈夫年三十許云是中丞降階接僧問和尚何以復來僧云劉鴻漸是已弟子持金剛經功力甚至其筭又未盡宜見釋也王曰若持金剛經當須聞耳因令跪誦鴻漸誦兩紙訖忽然遺忘廳西有人手持金鉤龍頭幡幡上碧字書金剛經布於鴻漸前令分明誦經畢都不見人但餘堂宇閒寂因爾出門唯見追吏忽有物狀如兩日來擊鴻漸鴻漸惶懼奔走忽見道傍有水鴻漸欲止而飲之追吏云此是人膏澄久上清耳其下悉是餘皮爛肉飲之不得還矣須臾至舍見散形臥在牀上心頗惆悵鬼自後推之冥然如入房戶遂活鬼得錢乃去也出廣異記

張嘉猷

廣陵張嘉猷者唐寶應初為明州司馬遇疾卒載喪還家瘞於廣陵南郭門外永泰初其故人有勞氏者行至郭南坐浮圖下忽見猷乘白馬自南來見勞下馬相慰如平生然不脫席帽低頭而語勞問冥中有何罪福猷云罪福昭然莫不隨所為而得但我素持金剛經今得無累亦當別有所適在旬月間耳卿還為白家兄令為轉金剛經一千遍何故將我香爐盛諸惡物卿家亦有兩卷經幸為轉誦增己之福言訖遂訣而去勞皆昧久之方寤云出廣異記

魏恂

唐魏恂左庶子尚德之子持金剛經神功初為監門衛大將軍時京有蔡策者暴亡數日方蘇自云初至冥司怯以追人不得將撻其使者使者云將軍魏恂持金剛經善神擁護追之不得即別遣使覆追須臾還報並向冥官曰且罷追恂聞尤加精進出廣異記

杜思訥

唐潞州銅鞮縣人杜思訥以持金剛經力疾病得愈每至持經之日必覩神光出廣異記

龍興寺主

唐原州龍興寺因大齋會寺主會僧夏臘既高是為宿德坐麗賓頭之下有小僧者自外後至以無坐所唯寺主下曠一位小僧欲坐寺主輒叱之如是數次小僧恐齋失時竟來就坐寺主怒甚倚柱而坐以掌摑之方欲舉手大袖為柱所壓不得下合掌驚駭小僧慚沮不齋而還房衆議恐是小僧道德所致寺主遂與寺衆同往禮敬小僧惶懼自言初無道行不敢濫受大德禮數逡巡走去因問平生作何行業云二十年唯持金剛經衆皆讚嘆謂是金剛護持之力便於柱所焚香頂禮咒云若是金剛神力當還此人於是隨手而出也出廣異記

陳哲

唐臨安陳哲者家住餘杭精一練行持金剛經廣德初武康草賊朱泚掠餘杭哲富於財將搬移避之尋而賊至哲謂是官軍問賊今近遠草賊大怒曰何物老狗敢擎我爭以劍刺之每下一劍則有五色圓光徑五六尺以蔽哲身刺不能中賊驚嘆謂是聖人莫不慚悔捨之而去出廣異記

豐州烽子

唐永泰初豐州烽子暮出爲党項縛入西蕃養馬蕃王令穴肩骨貫以皮索以馬數百蹄配之經半歲馬息一倍蕃王賞以羊革數百因轉近牙帳贊普子愛其了事遂令執纛左右有剩肉餘酪與之又居半年因與酪肉悲泣不食贊普問之云有老母頻夜夢見贊普頗仁聞之悵然夜召帳中語云蕃法嚴無放還例我與爾馬有力者兩匹於某道縱爾歸無言我也烽子得馬極騁俱乏死遂晝潛夜走數日後爲刺傷足倒磧中忽風吹物窸窣過其前因攬之裹足有頃不復痛試起步走如故經宿方及豐州界歸家其母尚存悲喜曰自失爾我唯念金剛經寢食不廢以祈見爾今果其誓因取經縫斷亡數幅不知其由子因道磧中傷足事母令解足視之所裹乃數幅經也其瘡亦愈出[illegible]異錄

張鎰

唐丞相張鎰父齊丘酷信釋氏每旦更新衣執經於像前念金剛經十五遍積數十年不懈永泰初爲朔方節度使衙內有小將負罪懼事露乃扇動軍人數百定謀反叛齊丘因衙退於小廳閑行忽有兵數十露刃走入齊丘左右唯奴僕遽奔宅門過小廳數步廻顧又無人疑是鬼物將及宅其妻女奴婢復叫呼出門云有兩甲士身出廳屋上時衙隊軍健聞變持兵亂入至小廳前見十餘人仡然庭中垂手張口投兵於地衆遂擒縛五六人瘖不能言餘者具首云欲上廳忽見二甲士長數丈瞋目叱之初如中惡齊丘聞之因斷酒肉出酉陽雜俎

崔寧

唐崔寧大曆初鎭西蜀時會楊林反健兒張國英與戰射中腹鏃沒不出醫曰一夕必死家人將備棺具與同伍泣別國英常持金剛經至夜夢胡僧與一丸藥至旦瀉箭鏃出瘡便合瘥出報應記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五

太原孝廉　李廷光　陸康成
薛巖　任自信　段文昌
劉逸淮　孫咸　僧智燈
王氏　左營伍伯　宋衎
陳昭

太原孝廉

唐大曆中太原偷馬賊誣一孝廉同情共掠何日苦極強服推吏疑其冤未與款其人唯念金剛經其聲哀切晝夜不絕一日有竹兩節墜獄中轉至其前他囚爭取之獄卒意藏刃破視內有字兩行云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書跡甚工賊首悔懼具承以舊嫌之故誣之也 出酉陽雜俎

李廷光

唐李廷光者爲德州司馬敬佛不茹葷血常持金剛經每念經時即有圓光在前用心苦至則光漸大少懈惰則光漸小暗因此祇礪轉加精進 出報應記

陸康成

唐陸康成嘗任京兆府法曹掾不避強御公退忽見亡故吏抱案數百紙請押問曰公已去世何得來曰此幽府文簿康成視之但有人姓名畧無他事吏曰皆來年兵刃死者問曰得無我乎有則檢示吏曰有因大駭曰君既舊吏得無情耶曰故我來啓明公耳唯金剛經可託即火之乃遂讀金剛經日數十遍明年朱泚果反署爲御史康成叱泚曰賊臣敢干國士泚震怒命數白騎環而射之康成默念金剛經矢無傷者泚曰儒以忠信爲甲冑信矣乃舍去康成遂入隱於終南山竟不復仕 出報應記

薛巖

唐薛巖忠州司馬蔬食長齋日念金剛經三十遍至七十二將終見幢蓋音樂來迎其妻崔氏即御史安儼之姑也屬纊次見巖隨幢蓋冉冉昇天而去呼之不顧一家皆聞有異香之氣 出報應記

任自信

任自信嘉州人唐貞元十五年曾往湖南常持金剛經潔白無黜於洞庭湖中有異物如雲冒舟上俄頃而散舟中遂失自信不知所在久之乃凌波而出云至龍宮謁龍王四五人命昇殿念金剛經與珠寶數十事二僧相送出宮

一僧憑肘少信至衡岳觀音臺紹真師付之云是汝和尚送來令轉金剛經至南岳訪僧果見云和尚滅度已五六年矣 出報應記

段文昌

唐貞元十七年段文昌自蜀入關應南康王韋皋辟命洎韋之暮年爲賊闢所構遂攝尉靈池縣韋尋卒賊闢知留後文昌與闢不合闢之連夜離縣至城東門闢尋有帖不令諸縣官離縣其夕陰風及返出郭二里見火兩炬夾道百步爲導初意縣吏迎候怪其不前高下遠近不差欲及縣郭方滅及問縣吏尚未知府帖也時文昌念金剛經已五六年數無虛日信乎志誠必感有感必應向之導炬右乃經所著迹也後闢逆節漸露詔以袁滋爲節度使文

昌從弟少從軍知左營事懼及禍與監軍定計以蠟丸帛書通謀於袞事旋發悉爲魚肉賊謂文昌知其謀於一時文昌念經夜久不覺困寐門戶悉閉忽聞開戶而入言不畏者再三若物投案察然有聲驚起之際音尤在耳顧視左右吏僕皆睡俾燭樺四索初無所見向之門扇已開鏁矣文昌受持此經十餘萬遍徵應孔著出酉陽雜俎

劉逸淮

唐劉逸淮在汴時韓弘爲右廂虞候王某爲左廂虞候與弘相善或謂二人取軍情將不利於劉劉大怒召俱詰之弘即劉之甥因控地叩首大言劉意稍解王某年老股戰不能自辯劉叱令拉坐杖三十時新造赤棒頭徑數寸固以筋漆之不任數五六當死矣韓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怪無哭聲又謂其不敢哭訪兵門卒即云大使無恙弘素與熟遂至臥內問之云我讀金剛經四十年矣今方得力記初被坐時見巨手如箕翕然遮背因袒示韓都無撻痕韓舊不好釋氏由此始與僧往來日自寫十紙及貴計數百軸矣後在中書盛暑有諫官因事見謁韓方洽汗寫經諫官怪問之韓乃具道王某事出因話錄

孫咸

唐梁崇義在襄州未阻兵時有小將孫咸暴卒信宿却蘇言至一處如王者所居儀衛甚嚴有吏引一僧對事僧法號懷秀亡已經年在生極犯戒及入冥無善可錄乃紿云我常囑孫咸寫法華經故咸被追對初咸不省僧固執之經時不決忽見沙門曰地藏語云若弟子招承亦自獲祐

咸乃依言因得無事又說對勘時見一戎王衛者數百自外來冥王降階齊級升殿坐未久乃大風卷去又見一人被考覆罪福此人常持金剛經又好食肉左邊有經數千軸右邊積肉成山以肉多將入重論俄經堆中有火一星飛向肉山頃刻銷盡此人遂履空而去咸問地藏向來外國王風吹何處地藏王云彼王當入無間向來風即業風也因引咸看地獄及門煙焰扇赫聲若風雷懼不敢視臨迴鑊湯跳沫滴落左股痛入心髓地藏令一吏送歸不許漏洩冥事及迴如夢妻兒環泣已一日矣遂破家寫經因請出家夢中所滴處成瘡終身不差出酉陽雜俎

僧智燈

唐貞元中荊州天崇寺僧智燈常持金剛經遇疾死弟子以啓手猶熱不即入木經七日却活云初見冥中若王者以念經故合掌降階因問訊曰更容上人十年在世勉出生死又問人間衆僧中後食薏苡仁及藥食此大違本教燈報云律中有開遮條如何云此後人加之非佛意也今荊州僧衆中無有飲藥者出酉陽雜俎

王氏

公安孱陵村百姓王從貴妹未嫁常持金剛經唐貞元中忽暴病卒埋已三日其家覆墓聞塚中呻吟遂發視之果有氣舁歸數日能言云初至冥間冥吏以持經功德放還王從貴能治木嘗於公安靈化寺起造其寺僧惟中嘗見從貴說云出酉陽雜俎

左營伍伯

唐南康王韋臯鎮蜀時有左營伍伯於西山行營與同火卒學念金剛經性頑初一日纔得題目其夜堡外拾薪為蕃騎縛去行百餘里乃止天未明遂踣之於地以髮繫橛覆以駞罽藉其上此人唯念經題忽見金一鋌放光止於前試舉首動身所縛悉脫遂潛起逐金鋌走計行未得十餘里遲明不覺已至家家在府東市妻兒初疑其鬼具陳來由到家五六日行營將方申其逃初韋不信以逃日與至家日不差始免之出酉陽雜俎

宋衎

宋衎江淮人應明經舉元和初至河陰縣因疾病廢業為鹽鐵院書手月錢兩千娶妻安居不議他業年餘有為米綱過三門者因不識字請衎同去通管簿書月給錢八千

文衎謂妻曰今數月不得八千苟一月而致極為利也妻楊氏甚賢勸不令往曰三門舟路頗為險惡身或驚危利亦何救衎不納遂去至其所果遇暴風所擊彼舉船盡沒唯衎入水捫得粟䕺一束漸漂近岸浮䕺以出乃活餘數十人皆不救因抱䕺以謝曰吾之微命爾所賜也誓存沒不相捨遂抱䕺疾行數里有孤姥鬻茶之所茅舍兩間遂詣宿焉具以事白姥憫之乃為設粥及明且於屋南曝衣解其䕺以曬於䕺中得一竹筒開之乃金剛經也尋以訊姥且不知其詳姥曰是汝妻自汝來後蓬頭禮念寫經誠切故能救汝衎感泣請歸姥指東南一徑曰但尋此去校二百里可以後日到家也與米二升拜謝遂發果二日達河陰見妻媿謝楊媛驚問曰何以知之盡述根本楊氏怪之衎乃出經楊媛亦拜禮頂戴衎曰用何以為記曰寫時執筆者候羅漢字空維上無四遂詣護國寺禪和尚處請添和尚年老眼昏筆點過澴字皆昏黑但十日來不知其所在驗之果如其說衎更嗚咽拜其妻每日焚香禮經於淨室乃謂楊媛曰河濱之姥不可忘也遣使封茶及絹與之使至其居及人皆不見詰於牧竪曰比水漲無涯際何有人鬻茶復云路亦並無乃神化也數歲相國鄭公絪為東都留守乃召衎及楊媛往問其本末并令將經來與其男武職食月給五千因求其經至今為鄭氏所尊奉故岳州刺史丞相弘農公因覩其事遂叙之名曰楊媛徵驗出報應記

陳昭

唐元和初漢州孔目典陳昭因患病見一人著黃衣至牀前云趙判官喚爾昭問所因云至自冥間劉闢與竇懸對事要召為証昭即留坐逡巡又一人手持一物如猪胞前吏怪其遲答曰只緣此候屠行開因笑謂昭曰君勿懼取生人氣須得猪胞君可面東側卧昭依其言不覺已隨二吏行路甚平可十里餘至一城大如府城甲士守門及入見一人怒容可駭即趙判官也語云劉闢敗東川竇懸捕牛四十七頭送梓州稱准劉闢判殺闢又云先無牒君為孔目典合知事實未及對隔壁聞竇懸呼陳昭何在及問兄弟妻子存亡昭即欲參見冥吏云竇使君形容極惡不欲相見昭乃具說殺牛實奉劉尚書委曲非牒也紙是麻見在漢州某私房架上即令吏領昭至漢州取之門舘扃

鏁乃於節竅中出入委曲至關乃無言趙語昭爾自有一過知否實慇所殺牛爾取一牛頭昭未及答趙曰此不同人間不可假也須臾見一卒挈牛頭而至昭即恐懼求救趙令檢務合決一百考五十日因謂昭曰爾有何功德昭即自陳曾設若干齋畫佛像趙云此來生福耳昭又言曾於表兄家讀金剛經趙曰可合掌請昭如言有頃見黃襆箱經自天而下住昭前昭取視之即表兄所借本也襆有燒處尚在又合掌其經即滅趙曰此足以免使放回令昭往一司曰生祿按檢其修短吏報云昭本名釗是金旁刀至某年改爲昭更得十八年昭聞惆悵趙笑曰十八年大得作樂事何不悅乎乃令吏送昭至半道見一馬當路吏云此爾本屬可乘此即騎乃活死半日矣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七　報應六金剛經

王忠幹　王偁　李元一
魚萬盈　於李回　强伯達
僧惟恭　王沔　董進朝
康仲戚　吳可久　开行立
僧法正　沙彌道蔭　何老
勾龍義　趙安

王忠幹

唐元和三年李同捷阻兵滄州景帝命李祐統齊德軍討之初圍德州城堅不拔翌日又攻之自卯至未傷十八九竟不能拔時有齊州衙內八將官健兒忠幹博野縣人長念金剛經積二十餘年日數不闕其日忠幹上飛梯將及堞身中箭如蝟爲㰰木擊落同火卒曳出羊馬城外置之水濠裏岸而以暮夜命抽軍其時城上矢下如雨同火忙忘取忠幹尸忠幹既死如夢至荒野遇大河欲渡無因仰天哭忽聞人語聲忠幹見一人長丈餘疑其神人因求指營路其人云爾莫怕我令爾可得渡此河忠幹拜之纔頭低未舉神人把腰擲之空中久方著地忽如夢覺聞賊城上交二更初不記過水亦不知瘡損手捫面血塗眉睫方知傷損乃舉身強行百餘步却倒復見向人持刀叱曰起起忠幹驚懼走一里餘坐歇方聞本軍喝號聲遂及本營訪同火卒方知其身死水濠岸裏即是夢中所過河也出酉陽雜俎

王偁

王偁家於晉州性頑鄙唐元和四年其家疾疫亡者十八九唯偁偶免方疾食狗肉目遂盲不知醫藥唯禱鬼神數年無報忽有一異僧詣飯謂曰吾師之文有金剛經能排衆苦報應神速居士能受之乎偁辭愚又無目固不可記僧勸寫之偁從其言得七卷請僧誦之數日夢前僧持刀決其目乃驚寤覺有所見久而漸明數月如舊偁終身轉經不替 出報應記

李元一

李元一唐元和五年任饒州司馬有女居別院中忽見神人驚悸而卒顏色不改其夫嚴訥自泰來至看屍恍惚見其妻行水上而至訥驚問之妻泣曰某已亡矣今鬼也訥駭異之曰近此鄰甫村有嚴夫子教衆學徒有奇術公

往詣請哀投某庶得復生矣訥後果見嚴夫子拜請泣訴盡啓根本嚴初甚怒郎君風疾何乃見凌訥又拜悲泣久乃方許曰殺夫人者王將軍也塋在此堂內西北柱下可為寫金剛經令僧轉讀於其所祠焉小娘子必當還也訥拜謝疾往郡城明日到具白元一寫經遂令讀之七遍女乃開目久之能言媿謝其夫曰茲堂某柱下有王將軍枯骨抱一短劍為祟之無請使留以報公德發之果驗遂改瘞留其劍元一因寫經數百卷以施寘塔 出報應記

魚萬盈

魚萬盈京兆市井粗猛之人唐元和七年其所居宅有大毒蛇其家見者皆驚怖萬盈怒一旦持巨棒伺其出擊殺之烹炙以食因得疾臟腑痛楚遂卒心尚微煖七日後蘇云初見冥使三四人追去行暗中十餘里見一人獨行其光繞身四照數尺口念經隨走就其光問姓字云我姓趙名某常念金剛經者汝但莫離我使者不敢進斬失所在久之至其家萬盈拜謝曰向不遇至人定不回矣其人授以金剛經念得遂還及再生持本重念更無遺闕所疾亦失因斷酒肉不復殺害日念經五十遍 出報應記

于李回

于李回舉進士唐元和八年下第將歸有僧勸曰郎君欲速及第何不讀金剛經遂日念數十遍至王橋宿因步月有一美女與言遂被誘去十餘里至一村舍戲笑甚喧引入升堂見五六人皆女郎李回慮是精怪乃念金剛忽有異光自口出羣女震駭奔走但聞腥穢之氣蓋狐狸所宅

榛棘滿目李回茫然不知所適俄有白大色逾霜雪似導李回前行口中有光復照路遂延達本所後至數萬遍 出報應記

强伯達

唐强伯達元和九年家於房州世傳惡疾子孫少小便患風癩之病二百年矣伯達纔冠便患嘱於父兄疾必不起慮貽後患請送山中父兄畢擁送之巖下泣涕而去絕食無幾忽有僧過傷之曰汝可念金剛經內四句偈或脫此苦伯達既念數日不絕方晝有虎來伯達懼甚但瞑目至誠念偈虎乃遍舐其瘡唯覺涼冷如傅上藥了無他苦良久自看其瘡悉已乾合明旦僧復至伯達具說僧即於山邊拾青草一握以授曰可以洗瘡但歸家煎此以浴乃嗚

咽拜謝僧撫背而別及到家父母大驚異因啓本末洛訖身體鮮白都無瘡疾從此相傳之疾遂止念偈終身（出報應記）

僧惟恭

唐荊州法性寺僧惟恭二十餘年念金剛經日五十遍不拘僧儀好酒多是非爲衆僧所惡遇病月死同寺有僧靈歸其跡頗惟恭爲一寺二害因他故出去寺一里逢五六人年少甚都不服鮮潔各執樂器如龜茲部問靈歸惟恭上人何在靈歸即語其處所疑寺中有供也及晚回入寺聞鍾聲惟恭已死因說向來所見其日合寺聞絲竹聲竟無樂人入寺當時名僧云惟恭蓋承經之力生不動罔亦以其迹叩靈歸也靈歸感悟折節緇門（出酉陽雜俎）

王沔

唐元和中嚴司空綬在江陵時岑陽鎮將王沔常持金剛經因使歸州勘事回至咤灘船破五人同溺沔初入水若有人授竹一竿隨波出沒至下牢鎮著岸不死視手中物乃金剛經也咤灘至於下牢鎮三百餘里（出酉陽雜俎）

董進朝

董進朝唐元和中入軍時宿直城東樓上一夕月明忽見四人著黃從東來聚立城下說已姓名狀若追捕因相語曰董進朝常持金剛經以一分功德祝庇冥司我輩蒙惠如何殺之須枉命相待若此人他去我等無所賴矣其一人云董進朝對門有一人同年同姓壽限相埒可以代矣因忽不見進朝驚異之及明聞對門哭聲問其故死者父母云子昨宵暴卒進朝感泣說之因爲殯瘞供養其母後

出家法名慧通住興元寺（出報應記）

康仲戚

康仲戚唐元和十一年往海東數歲不歸其母唯一子日久憶念有僧乞食母具語之僧曰但持金剛經兒疾回矣母不識字令寫得經乃鑿屋柱以陷之加漆其上晨暮敬禮一夕雷霆大震拔此柱去月餘兒果還以錦囊盛巨木以至家入拜跪母母問之仲戚曰海中遇風舟破墮水忽有雷震投此木於波上某因就浮之得至岸某今是其所與敢不尊敬母驚曰必吾藏經之柱即破柱得經母子常同誦念（出報應記）

吳可久

吳可久越人唐元和十五年居長安奉摩尼教妻王氏亦從之歲餘妻暴亡經三載見夢其夫曰某坐邪見爲蛇在皇子陂浮圖下明旦當死願爲請僧就彼轉金剛經冀免他苦夢中不信叱之妻怒唾其面驚覺面腫痛不可忍妻復夢於夫之兄曰園中取龍舌草搗傅立愈兄寤走取授其弟尋愈詰旦兄弟同往請僧轉金剛經俄有大蛇從塔中出舉首徧視經終而斃可久歸佛常持此經（出報應記）

开行立

唐开行立陝州人不識字長慶初常持金剛經一卷隨身到處焚香拜禮忽驅貨出同州遇十餘賊行立棄貨而逃不五六十斤賊舉之竟不能動相視驚異追行立問之對曰中有金剛經恐是神力賊發囊果有經焉却與百餘千請其去然不作賊受持終身（出報應記）

僧法正

唐江陵開元寺般若院僧法正，日持金剛經三七遍。長慶初，得病卒，至冥司，見若王者，問師生平作何功德。答曰：常念金剛經。乃揖上殿，登繡座，念經七遍。侍衛悉合掌階下，考掠論對皆停息而聽。念畢，遣一吏引還。王下階送門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人間，勿廢讀誦。因隨吏行數十里，至一大坑，吏因臨坑，自後推之，若隕空焉。死已七日，唯面不冷。荊州僧常靖親見其事。（出酉陽雜俎）

沙彌道蔭

唐石首縣有沙彌道蔭，常念金剛經。長慶初，因他出夜歸，中路忽遇虎，吼擲而前。沙彌知不免，乃閉目坐，默念金剛經，心期救護。虎遂伏草守之。及曙，村中人來往，虎乃去。視其蹲處，涎流於地。（出酉陽雜俎）

何老

何老，鄂州人，嘗爲商，專誦金剛經。唐長慶中，因傭人負貨，夜憩於山路，忽困寐，爲傭者剄其首，投於澗中，取貨而趨。市方鬻，見何老來，惶駭甚。何曰：我得誦經之力，誓不言於人。遂相與爲僧。（出報應記）

勾龍義

勾龍義，閬州里人。唐長慶中，於郪縣傭力自給，常以邑人有疾，往省之，見寫金剛經，龍義無故毀棄而止絕之。歸即喑啞，醫不能愈，頑嚚無識，亦竟不悔。僅五六年，忽聞鄰人有念是經者，惕然自責曰：我前謗真經，得此啞病，今若悔謝，終身敬奉，却能言否？自後每聞念經，即倚壁專心而聽之。月餘，疑如念得數日。偶行入寺，逢一老僧禮之，僧問何事，遂指口中啞。僧遂以刀割舌下，便能語。因與念經，正如鄰人之聲。久而訪僧，都不復見。壁畫須菩提，指曰：此是也。乃寫經畫須菩提像，終身禮拜。（出報應記）

趙安

趙安，成都人。唐大和四年，常持金剛經，日十遍。會蠻寇退，歸，安於道中見軍器，輒收置於家，爲仇者所告，吏捕至門。弟泣禮經而去。爲獄吏所掠，遂自誣服罪，將科斷，到節帥廳，枷杻自解。乃詰之，安曰：某不爲盜，皆得之巷陌，每讀金剛經，恐是其力。節帥叱之，不信。及過次，忽於安名下書一放字，後即云：餘並准法。竟不知何意也。及還，洗浴，禮經，開匣視之，其經揉裂折軸，若壯夫之拉也。妻曰：某忽聞匣中有聲，如有所扑。乃安被考試之時，無差失也。（出報應記）

何軫　王殷　王翰
甯勉　倪勤　高涉
張政　李琚　巴南宰
元初　兗州軍將　楊復恭弟
蔡州行者　販海客

何軫

何軫以鬻販爲業妻劉氏少斷酒肉常持金剛經先焚香像前願年止四十五臨終心不亂先知死日至唐大和四年冬四十五矣悉捨資裝供僧欲入歲徧別親故何軫以爲病魅不信至歲除日請僧授八關沐浴更衣獨處一室趺坐高聲念經及辨色悄然兒女排室看之已卒頂熱灼手軫以僧禮塔葬在荆州北郭出酉陽雜俎

王殷

蜀左營卒王殷常讀金剛經不茹葷飲酒爲賞設庫子前後爲人誤累合死者數四皆非意得免至唐大和四年郭釗鎮蜀郭性嚴急小不如意皆死王殷因呈錦纈郭嫌其惡弱令袒背將斃之郭有蕃狗隨郭臥起非使宅人逢之輒噬忽吠聲立抱王殷之背驅逐不去郭異之怒遂解出酉陽雜俎

王翰

唐大和五年漢州什邡縣百姓王翰常在市日逐小利忽暴卒經三日却活云冥中有十六人同被追十五人散配他處翰獨至一司見一青衫少年稱是已姪爲冥官廳子遂引見推典又云是已兄貌皆不類其兄語云有冤牛一頭訴爾燒畬枉燒殺之又曾賣竹與殺狗人作箜篌殺狗二頭狗亦訴爾爾今名未注死籍尤可以免爲作功德翰欲爲設齋及寫法華經金光明經皆曰不可乃請曰持金剛經七遍與之其兄喜曰足矣及活遂捨業出家出酉陽雜俎

甯勉

甯勉者雲中人年少有勇氣善騎射能以力格猛獸不用兵仗北都守健其勇署爲衙將後以兵四千軍於飛狐城時薊門帥驕俘棄天子法反書聞闕下唐文宗皇帝詔北都守攻其南詔未至而薊門兵夜伐飛狐鉦鼓震地飛狐人洶然不自安謂甯勉曰薊兵豪健不可敵今且至矣其勢甚急願空其邑以遁去不然且暮拔吾城吾不忍父子兄弟盡血賊刃下悔寧可及雖天子神武安能雪吾冤乎

幸熟計之勉自度兵少固不能折薊師之鋒將聽邑人語慮得罪於天子欲堅壁自守又慮一邑之人悉屠於賊手憂既甚而策未決忽有諜者告曰賊盡潰矣有棄甲在城下願取之勉即登城垣望時月明朗見賊兵馳走顛躓者不可數若有大兵擊其後勉大喜開邑門縱兵逐之生擒數十人得遺甲甚多先是勉好浮圖氏常閱佛書金剛經既敗薊師擒其虜以訊焉虜曰向夕望見城上有巨人數四長二丈餘雄俊可懼怒目呿吻袒裼執劍薊人見之慘然汗慄即走避又安有鬬心乎勉悟巨人乃金剛也益自奇之勉官御史中丞後爲清塞副使出宣室志

倪勤

倪勤梓州人唐大和五年以武畧稱因典涪州興教倉素持金剛經倉有廳事面江甚爲勝槩乃設佛像而讀經其中六月九日江水大漲惟不至此廳下勤讀誦益勵泊水退周視數里室屋盡溺唯此廳畧不沾漬倉亦無傷人皆禮敬焉出報應記

高涉

唐大和七年冬給事中李石爲太原行軍司馬孔目高涉因宿使院鼕鼕鼓起時詣鄰房忽遇一人長六尺餘呼曰行軍喚爾涉遂行行稍遲其人自後拓之不覺向北約行數十里至野外漸入一谷底後上一山至頂四望邑屋盡在眼下至一曹司所追者呼云追高涉到其中人多朱綠當按者似崔行信郎中判云付司對復至一處數百人露

坐與豬羊雜處領至一人前乃涉妹壻杜則也逆謂涉曰君初得書手時作新人局遣某買羊四口記得否今被相責意甚苦毒涉遽云爾時祗使市肉非羊也則遂無言因見羊人立噬則逡巡被領他去倏忽又見一處露架方梁梁上釘大鐵環有數百人皆持刀以繩繫人頭牽入環中刳剔之涉懼走出但念金剛經倏忽逢舊相識楊演云李說尚書時杖殺賊李英道爲劫賊事已於諸處受生三十年今却訴前事君常記得否涉辭已年幼不省又遇舊典段怡先與涉爲義兄弟逢涉云弟先念金剛經莫廢忘否向來所見未是極苦處勉樹善業今得還亦經之力因送至家如夢死已經宿向拓處數日青腫出酉陽雜俎

張政

張政邛州人唐開成三年七月十五日暴亡初見四人來捉行半日至大江甚潤度深三尺許細看盡是膿血便小聲念金剛經使者色變入城見胡僧長八尺餘罵使者曰何不依帖亂捉平人盡皆驚拜及鋪見王僧與對坐曰張政是某本宗弟子被妄領來王曰待畧勘問僧色怒王判放去見使者四人皆著大枷僧自領政出城不見所渡之水僧曰吾是汝所宗和向汝識我否我是須菩提乃知是持經之力再三拜禮僧曰弟子合眼僧以杖一擊不覺失聲乃活死已三日唯心上煖出報應記

李琚

唐李琚成都人大中九年四月十六日忽患疫疾恍惚之際見一人自稱行病鬼王罵琚云抵犯我多未領汝云明

日復共三女人同來速設酒食皆我妻也琚亦酬酢曰汝何得三妻但聞呵叱啾唧不覩人也却四度來至二十一日辭去琚亦拜送却回便覺身輕於佛堂作禮將喫粥却行次忽被風吹去住足不得乃至一大山見江海無涯人畜隨琚立岸邊不知所向良久有黃衫人問曰公是何人隨我來才四五步已見江山甚遠又問作何善事若無遍已於水上作豬羊等也細說恐王問琚云在成都府會率百餘家於淨衆寺造西方功德一堵爲大聖慈寺寫大藏經已得五百餘卷兼慶讚了使者引去約五十里見一大城入門數甲見殿上僧長六七尺語王云此人志心造善無有欺誑王詰黃衫人如何處得文帖追平人來答云山下見領來無帖追王云急送去便見所作功德在殿上碑

記分明石壁造廣利方在後使者領去又入一院令坐向現說緣黃州刺史韋某亡欲令其作刺史據都不諭六七日已來放歸凡過十二處皆云王院悉有侍衛總云既乞一卷金剛經遂到家使人歸別執手亦曰乞一卷金剛經便覺頭痛至一塔下聞人云我是道安和尚作病卑頭痛下願得爾道心堅固遂醒見觀音菩薩現頭邊立從自此頻寤妻兒環哭云沒已七日唯心上煖寫經與所許者自誦不怠（出報應記）

巴南宰

巴南宰韋氏常念金剛經唐光化中至泥溪遇一女人著緋衣挈二子偕行同登山猶行人相駭叫呼見是赤狸大蟲三子母也遂廻與韋分路而去韋終不覺是持經之力也（出報異記）

元初

唐元初九江人販薪於市年七十常持金剛經晚歸江北中流風浪大起同涉者俱沒唯初浮於水上即漂南岸岸舟泊者悉是大商見初背上光高數尺意其貴人所[illegible]爭以衣服遺之及更召以與飯語辭熟乃知村叟耳[illegible]所自云某讀金剛經五十年矣在背者經也前後厄難無不獲免知是經之力也（出報應記）

兗州軍將

乾符中兗州節度使崔尚書法令嚴峻嘗有一軍將衙參不到崔大怒令就衙門處斬其軍將就戮後顏色不變衆咸懼之是夜三更歸家妻子驚駭謂是鬼物軍將曰初遭決斬時一如夢睡無諸痛苦中夜覺身倒街中因爾還家妻子因知其由明旦入謝崔驚曰爾有何幻術能致軍將云素無幻術自少讀金剛經日三遍昨日誦經所以過期崔問記得斬時否云初領到戟門外便如沉醉都不記斬時崔又問所讀經何在云在家鏁函子內及取到鏁如故毀鏁見經已爲兩斷崔大驚自悔慰安軍將仍賜衣一襲命寫金剛經一百卷供養今兗州延壽寺門外盖軍將衙門就法分斬斷經之像至今尚存（出報應記）

楊復恭弟

唐內臣姓楊忘其名復恭之弟也陷秦宗權鹿晏洪劉巨容賊內二十餘年但讀金剛經雖在城中未嘗參會宗權男爲襄陽節度使楊爲監軍使楊因人心危懼遂誘麾下將趙德言攻殺宗權男發表舉德言爲節度使由是軍府稍定民復務業矣楊於課誦之功益加精勵嘗就牙門外柳樹下焚香課誦之次欻有金字金剛經一卷自空中飛下楊拜捧而立不駭心目得非信受精虔獲此善報也故陷於賊黨二十年間終能梟巨盜立殊勳克保福履者蓋佛之冥祐也（出報應記）

蔡州行者

唐宋汶牧黃州日秦宗權阻命作亂將欲大掠四境蔡州有人念金剛經行者郡人咸敬之宗權差爲細作令入黃州採事行者至黃州未逾旬爲人告敗宋汶大怒令於軍門集衆決殺忽報有加官使到將校等上言方聞喜慶不欲遽行殺戮由是但令禁錮逾月使臣不到又命行刑出獄

牢次報使入境復且停止使已發引出就刑值大將入衙見之遽白於宋曰黃州士馬精彊城壘嚴峻何懼姦賊窺覘細作本非惡黨受制於人將軍曲貸性命足示寬恕汝然之命髡髮負鉗緣化財物造開元新寺寺宇將就之一夜夢八金剛告曰負鉗僧苦行如此締構既終盍釋其鉗以旌善類汝覺大異之遂令釋鉗待以殊禮自後一州悉呼爲金剛和尚出報應記

販海客

唐有一富商恒誦金剛經每以經卷自隨嘗賈販外國夕宿於海島衆商利其財共殺之盛以大籠加巨石并經沉於海平明衆商船發而夜來所泊之島乃是僧院其院僧每夕則聞人念金剛經聲深在海底僧大異之因命善泅者沉於水訪之見一老人在籠中讀經乃牽挽而上僧問其故云被殺沉於海不知是籠中忽覺身處宮殿常有人送飲食安樂自在也衆僧聞之悉普加讚歎蓋金剛經之靈驗遂投僧削髮出家於島院出報應記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

報應八法華經

沙門靜生　釋曇邃　釋慧慶
費氏　趙泰　釋慧進
沙門法尚　釋弘明　釋志湛
五侯寺僧　釋智聰　曇韻禪師
李山龍　蘇長　尼法信
李氏　徹師　悟眞寺僧
釋道俗　史阿誓　石壁寺僧

沙門靜生

西晉蜀郡沙門靜生出家以苦行致稱爲蜀三賢寺主誦法華經每誦經時常感虎來蹲前聽誦訖乃去又恒見左右有四人爲侍年雖衰老而精勤彌勵遂終其業云出法苑珠林

釋曇邃

晉有釋曇邃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誦法華經又釋達經旨亦爲人解說常於夜中忽聞扣戶云欲請法師九旬說法邃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是睡中覺已身已在白馬島神祠中并一弟子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過見有兩高座邃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神異至夏竟神送白馬一疋白羊五頭絹九十疋呪願畢於是遂絕出法苑珠林

釋慧慶

宋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經律清潔有戒行

誦法華經十地思益維摩每夜吟誦常聞空中有彈指讚嘆之聲曾於大雷遇風濤船將覆沒度惟誦經不輟覺船在浪中如有人牽之倏忽至岸於是篤勵彌復精勤矣出法苑珠林

費氏

宋羅璵妻費氏者寧蜀人父悅爲寧州刺史費少而敬信誦法華經數年勤至不倦後得病忽苦心痛闔門惶懼屬纊待時費心念我誦經勤苦宜有善祐庶不遂致死也旣而睡臥食頃而寤乃夢見佛於窗中授手以摩其心應時都愈一堂男女婢僕悉覩金光亦聞香氣璵從妹於時省疾牀前亦具聞見於是大興信悟虔戒至終每以此端進化子姪焉出述異記

趙泰

趙泰字文和清河貝丘人公府辟不就精進典籍鄉黨稱名年三十五宋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夜半忽心痛而死心上微煖身體屈伸停屍十日氣從咽喉如雷鳴眼開索水飲飲訖便起說初死時有二人乘黃馬從兵二人但言捉將去二人扶兩腋東行不知幾里便見大城如錫鐵崔嵬從城西門入見官府舍有二重黑門數十梁瓦屋男女當五六十主吏著皁單衫將泰名在第三十須臾將入府君西坐斷勘姓名復將南入黑門一人絳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前問生時所行事有何罪過行功德作何善行言者各各不同主者言許汝等辭恒遣六師督錄使者常在人間疏記人所作善惡以相檢校人死有三惡道殺生禱祠最重奉佛持五戒十善慈心布施生在福舍安穩無爲泰答一無所爲上不犯惡斷問都竟使爲水官監作吏將千餘人接沙著岸上晝夜勤苦啼泣悔言生時不作善今墮在此處後轉水官都督總知諸獄事給馬東到地獄按行復到泥犂地獄男子六千人有火樹縱廣五十餘步高千丈四邊皆有劍樹上然火其下十十五五墮火劍上貫其身體云此人呪咀罵詈奪人財物假傷良善泰見父母及一弟在此獄中涕泣見二人齎文書來敕獄吏言有三人其家事佛爲有寺中懸幡蓋燒香轉法華經呪願救解生時罪過出就福舍已見自然衣服往詣一門云開光大舍有三重黑門皆白壁赤柱此三人即入門見大殿珍寶耀日堂前有二獅子倂伏象一金玉牀云名獅子之座見

一大人身可長丈餘姿顏金色項有日光坐此牀上沙門立侍甚衆四坐名眞人菩薩見泰山府君來作禮泰問吏何人吏曰此名佛天上天下度人之師便聞佛言今欲度此惡道中及諸地獄人皆令出應時云有萬九千人一時得出地獄即時見呼十人當上生天有車馬迎之升虛空而去復見一城云縱廣二百餘里名爲受變形城云生來不聞道法而地獄考治已畢者當於此城受更變報入北門見數千百土屋中央有大瓦屋廣五十餘步下有五百餘吏對錄人名作善惡事狀受是變身形之路從其所趣去殺者云當作蜉蝣蟲朝生夕死苦爲人常短命偷盜者作豬羊身屠肉償人淫逸者作鵠鶩蛇身惡舌者作鴟鴞鵂鶹惡聲人聞皆呪令死抵債者爲驢馬牛魚鼈之屬大

屋下有地房北向一戶南向呼從北戶又出南戶者皆變身形作鳥獸又見一城縱廣百里其瓦屋安居快樂云生時不作惡亦不爲善當在鬼趣千歲得出爲人又見一城廣有五千餘步名爲地中罰謫者不堪苦痛男女五六萬皆裸形無服飢困相扶見泰叩頭啼哭泰按行畢還主者問地獄如法否卿無罪故相見爲水官都督不爾與獄中人無異泰問人生何以爲樂主者言唯奉佛弟子精進不犯禁戒爲樂耳又問未奉佛時罪過山積今奉佛法其過得除否曰皆除主者又召都錄使者問趙泰何故死來使開縢檢年紀之籍云有筭三十年橫爲惡鬼所取今遣還家由是大小發意奉佛爲祖及弟懸旛蓋誦法華經作福也（出冥祥錄）

釋慧進

前齊末明中楊都高座寺釋慧進者少雄勇游俠年四十忽悟非常因出家蔬食布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便病乃發願造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一千六百文賊來索物進示經錢賊慚而退爾後遂成百部故病亦愈誦經既廣情願又滿迴此誦業願生安養聞空中告曰法願已足必得往生無病而卒八十餘矣（出詳異記）

沙門法尚

齊武帝時東山人握土見一物狀如兩脣其中舌鮮紅赤色以事奏聞帝問道俗沙門法尚曰此持法華者亡相不壞也誦滿千遍其驗徵矣乃集持法華者圍繞誦經纔發聲其脣舌一時鼓動見者毛豎以事奏聞詔石函緘之（出梁高僧傳）

釋弘明

齊釋弘明會稽山陰人也少出家貞苦有戒節止山陰雲門寺誦法華習禪定精勤禮懺六時不輟每旦則水瓶自滿實感諸天童子以爲給使也每明坐禪虎常伏於室內（出法苑珠林）

釋志湛

後魏末齊州釋志湛者住太山北蓬谷中御草寺省事少言人鳥不亂恒誦法華將終時神僧寶誌謂梁武帝曰北方御草寺須陀洹聖僧今日滅度湛之亡也無惱而化兩手各舒一指有梵僧云斯初果人也還塟山中後發看之唯舌如故衆爲立塔表焉（出法苑珠林）

五侯寺僧

後魏苑陽五侯寺僧失其名誦法華爲常業初死權殯隄下後改葬骸骨並枯唯舌不壞雍州有僧誦法華隱白鹿山感一童子供給及死置尸巖下餘骸並枯唯舌不朽（出法苑珠林）

釋智聰

唐潤州攝山棲霞寺釋智聰嘗住揚州安樂寺大業之亂思歸無計隱江荻中誦法華經七日不食恒有虎遶之聰曰吾命須臾卿須可食虎忽發言曰造天立地無有此禮忽有一老翁榜舟而至翁曰師欲渡江至棲霞寺可即上船四虎一時淚流聰曰爾與我有緣耶於是挾四虎利涉既達南岸船及老人不知所在聰領四虎往棲霞舍利塔

西經行坐禪衆徒八十咸不出院若有所事一虎入寺鳴號以為恒式聰至貞觀中遷化年九十九矣（出唐高僧傳）

曇韻禪師

唐曇韻禪師定州人隋末喪亂隱於離石北山常誦法華欲寫其經無人同志如此積年忽有書生來詣之仍以為經為請禪師大歡喜清旦食訖澡浴著淨衣入淨室受八戒口含旃檀燒香懸幡寂然抄寫至暮方出明復如初曾不告倦及繕寫畢乃至裝標一如正法書生告去送至門忽失所在禪師持誦會無暫廢後遭胡賊倉卒逃避方箱盛其經置高岩上經年賊敗乃尋經於岩下獲之巾箱糜爛應手灰滅撥朽見經如舊鮮好（出法苑珠林）

李山龍

唐李山龍馮翊人左監門校尉武德中暴亡而心不冷家人未忍殯殮至七日而甦自說云當死時見被收錄至一官署甚廣大庭前有數千囚人枷鎖杻械皆北面立吏將山龍至庭廳上大官坐高牀侍衛如王者尋呼山龍至階王問汝平生作何福業山龍對曰鄉人每設齋恒請施物助之王曰汝身作何善業山龍曰誦法華經日兩卷王曰大善可升階來北間有高座王曰可昇座誦經王即起立山龍坐訖王乃向之而坐山龍開經曰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王曰請法師下山龍復立階下顧庭前囚已盡去矣王曰君誦經之福非唯自利衆因聞經皆已獲免豈不善哉今放君還謂吏曰可將此人歷觀諸獄吏即引東行百餘步見一鐵城甚廣大城旁多小窗見諸男女從地飛入

窗中即不復出山龍怪問之吏曰此是大地獄中有分隔罪計各隨本業赴獄受罪耳山龍聞之悲懼稱南無佛請吏求出院見有大鑊火猛湯沸旁有二人坐臥山龍問之二人曰我罪報入此鑊湯蒙賢者稱南無佛故獄中諸罪人皆得一日休息疲睡耳山龍又稱南無佛吏謂山龍曰官府數移改今王放君去可白王請抄若不爾恐他官不知更復追錄山龍即謁王請抄王書一行字付吏曰為取五道等署吏受命將山龍更歷兩曹各廳事侍衛亦如此吏皆請其官署各書一行訖付山龍出門有三人謂之曰王放君去各希多少見遺吏謂山龍曰彼三人者是前收錄使人一人以赤繩縛君者一人以棒擊君頭者一人以袋吸君氣者今見君還故來求乞山龍惶懼謝曰愚不識公請至家備物但不知何處送之三人曰於水邊古樹下燒之山龍諾吏送歸家見親眷哀哭經營殯具山龍至屍旁即甦曰以紙錢束帛并酒食自於水邊燒之忽見三人來謝曰媿君不失信重相贈遺言畢不見（出冥報記）

蘇長

蘇長武德中為巴州刺史赴任至嘉陵江風浪覆舟溺其家六十餘人唯一妾常讀法華經水入船中妾頭戴經函誓與俱溺隨波泛濫頃之著岸逐經函而出開視其經了無濕污猶存其命（出法苑珠林）

尼法信

唐武德時河東有練行尼法信常讀法華經訪工書者一人數倍酬直特為淨室令寫此經一起一浴然香更衣仍

於寫經之室鑿壁通加一竹筒令寫經人每欲出息輒含竹筒吐氣壁外寫經七卷八年乃畢供養殷重盡其恭敬龍門僧法端嘗集大衆講法華經以此尼經本精定遣人請之尼固辭不許法端責讓之尼不得已乃自送付法端等開讀唯見黄紙了無文字更開餘卷悉皆如此法端等慚懼即送還尼尼悲泣受以香水洗函沐浴頂戴遶佛行道七日夜不暫休息既而開視文字如初故知抄寫深加潔淨比來無驗只為不勤敬也（出冥報記）

李氏

唐冀州封丘縣有老母姓李年七十無子孤老唯有奴婢兩人鎮沽酒添灰少量分毫經紀貞觀年中因病死經兩日凶器已具但以心上少溫及甦說云初有兩人並著赤

衣門前召出云有上符遣追便即隨去行至一城有若州郭引到側院見一官人衣冠大袖凭案而坐左右甚多階下大有著枷鎖人防守如生官府者遣問老母何因行濫沽酒多取他物擬作法華經已向十年何為不造老母具言酒使婢作量亦是婢經已付錢一千文與隱師即遣追婢須臾婢至即笞四十放還遣問隱師報云是實乃語老母云放汝七日去經了當來得生善處遂爾得活勘校老母初死之時婢得惡逆久而始蘇腹皆青腫蓋是四十杖迹隱禪師者本是客僧配寺頓丘年向六七十自從出家即頭陀乞食常一食齋未嘗暫輟遠近大德並皆敬慕老母病死之夜隱師夢有赤衣人來問夢中答云造經是實老母乃屈鄉閭耆屬及隱禪師行道顧[illegible]經生衆手寫經了正當七日還見往者二人來前母曰使人已來並皆好住聲絕即死隱師見存道俗欽敬（出冥祥記）

徹師

唐絳州南孤山陷泉寺沙門徹禪師曾行遇癘人在穴中徹師引出山中為鑿穴給食念誦法華經素不識字加又頑鄙句句授之終不辭倦誦經向半夢有教者後稍聰悟已得五六卷瘡漸覺愈一部了鬚眉平復容色如故經云病之良藥斯言驗矣（出冥報拾遺）

悟真寺僧

唐貞觀中有王順山悟真寺僧夜如藍溪忽聞有誦法華經者其聲纖遠時星月迴臨四望數十里闃然無覩其僧慘然有懼及至寺且白其事於羣僧明夕俱於藍溪聽之

乃聞經聲自地中發於是以標表其所明日窮表下得一顱骨在積壤中其骨槁然獨唇吻與舌鮮而且潤遂持歸寺乃以石函置於千佛殿西軒下自是每夕常有誦法華經聲在石函中長安士女觀者千數後新羅僧客於寺僅歲餘一日寺僧盡下山獨新羅僧在遂竊石函而去寺僧跡其從已歸海東矣時開元末年也（出宣室志）

釋道俗

唐釋道俗者不測所由止醴泉山原誦法華經為業乃至遍數千貞觀中因疾將終告友人慧廓禪師曰此雖誦經意望有驗吾死之後當以十年為限試發視之若舌朽滅知誦無功若舌如初為起一塔庶生俗信言訖而終至十一年依言發之身肉都盡唯舌不朽一縣士女咸共讚歎

乃函盛舌本起塔於甘谷岸上 出法苑珠林

史阿誓

唐郊南福水之陰有史村史阿誓者誦法華經職充令史往還步涉未嘗乘騎以依經云哀愍一切故也疾終本邑香兒村道俗驚怪而莫測其緣終後十年其妻死乃發塚合葬見其舌根如本生肉斯誠轉誦法華之靈驗也 出法華珠林

石壁寺僧

唐幷州石壁寺有一老僧禪誦為業精進練行貞觀末有鴿巢其房楹上哺養二鶵法師每有餘食恒就巢哺之鴿鶵後雖漸長羽翼未成因學飛俱墜地死僧收瘞之經旬後僧夜夢二小兒曰某等為先有小罪遂受鴿身比來日

聞法師誦法華既聞妙法得受人身兒等今於此寺側十餘里某村姓名家託生為男十月之外當即誕育僧乃依[redacted]期視之見此家婦果同時誕育二子因為作滿月僧呼為鴿兒並應之曰唯 出冥報拾遺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一十 報應九 觀音經

竇傳 周璫 竺法義
王珉妻 竺長舒 潘道秀
欒苟 張崇 釋開達
竺法純 釋道泰 郭宣
呂竦 徐榮 劉度
南宮子敖 徐義 畢覽
釋法智 孫道德 張興
曇無竭 車母 釋曇穎
邢懷明 王球

竇傳

晉竇傳者河內人永和中幷州刺史高昌冀州刺史呂護

各擁部曲相與不和傳為昌所用作官長護遣騎抄擊為所俘執同伴六七人共繫一獄鎖械甚嚴剋日當殺之沙門支遁山時在護營中先與傳相識聞其執厄山至獄所候視之隔戶共語傳謂山曰今困厄命在漏刻何方得相救山曰若能至心歸請必有感應傳先亦頗聞觀世音及得山語遂專心屬念晝夜三日至誠自歸觀其鏁械如覺緩解有異於常聊試推盪豁然離體傳乃復致心曰今蒙哀祐已令桎梏自解而同伴尚多無心獨去觀世音神力普濟當令俱免言畢復牽挽餘人皆以次解落若有割剔之者遂開戶走出於警徼之間莫有覺者便踰城逕去行四五里天明不敢復進共逃隱一林中須臾護覺失囚人馬絡繹四出尋捕焚草踐林無不徧至唯傳所隱一畝許

地終無全者遂得免還鄉里敬信異常咸信奉佛法遁山後過江爲謝居士敷具說其事焉出冥報拾遺

周璫

晉周璫會稽剡人也家世奉法璫年十六便蔬食誦經正月長齋竟延僧設八關齋及請其師竺佛密支法階佛密令持小品齋轉讀二日僧赴齋忘持小品至中食畢欲讀經方憶甚惆悵璫家在坂怡村去寺三十里無人遣取至人定燒香畢本家悵不得經密益踧踖有頃聞叩門者云送小品經璫愕然心喜開門見一年少著單衣帢先所不識又非時人疑其神異便長跪受經要使前坐年少不肯進曰斯夜當來聽經比出不復見香氣滿宇既而視之乃是密經也道俗驚嘆密經先在廚中緘鑰甚謹還視其鑰儼然如故於是村中十餘家咸皆奉佛璫遂出家字曇鍵

諷誦衆經二十萬言出冥祥記

竺法義

晉興寧中沙門竺法義山居好善住在始寧保山後得病積時攻治備至而了不損日就綿篤遂不復自治唯歸誠觀世音如此數日晝眠夢見一道人來候其病因爲治之刳出腸胃湔洗臟腑見有結聚不淨物甚多洗濯畢還納之語義曰汝病已除夢覺衆患豁然尋得復常案故其經云或現沙門梵志之象意者義公夢其是乎義以太原七年亡宋尚書令傅亮撰其事跡亮自云其先君與義游義每說其事輒懍然增肅焉出述異記

王珉妻

晉瑯琊王珉其妻無子嘗祈觀世音云乞兒珉後路行逢一胡僧意甚悅之僧曰我死當爲君作子少時道人果亡而珉妻有孕及生能語即解西域十六國梵音大聰明有器度即晉尚書王洪明身也故小名阿練敘前生時事事有驗出辯正論

竺長舒

晉有竺長舒者本天竺人專心誦觀音經爲業後居吳中於邑內遺火屋宇連棟甍簷相繼皆焚長舒家正在下風分意燒毀一心念觀世音欲至舒家風迴火滅合縣驚異之時有惡少年訝其靈應到後夜風急少年以火投屋四投皆滅少年嗟感至明乃叩頭首過舒云我無神力常以誦觀音爲業每有事恒得脫免出辯正論

潘道秀

潘道秀吳郡人年二十餘嘗隨軍北征既而軍小失利秀竄逸被掠經數處作奴俘虜異域欲歸無因少信佛法恒至心念觀世音每夢寐輒見像後既南奔迷不知道於窮山中忽覩真形如今行像因作禮恰然不覺安行乃得還路遂歸本土後精進彌篤出冥祥記

欒苟

晉欒苟不知何許人也少奉法嘗作富平令先從征盧循值小失利船艦遭火垂盡賊亦交逼正在中江風浪駭目苟恐怖分盡尤念觀世音俄見江中有一人挺然孤立腰與水齊苟心知念經有感便投水就之體既浮涌脚似履地俄而天軍遣船迎接敗者於是遂得濟出冥祥記

張崇

晉張崇者京兆杜陵人也太元中符堅既敗長安百姓千有餘家南走歸晉爲鎮戍所拘謂爲游寇崇與同等五人手足杻械留坑中埋禁至腰各相去二十步明日將馳馬射之崇慮望窮盡唯潔心念觀世音夜中械忽自破因得脫走路經一寺乃復稱觀世音名至心禮拜以一石置前發誓願云今欲過江東訴晉帝理此冤魂救其妻息心願獲果此石當分爲二崇拜石即破焉崇至京師發白虎樽具列冤狀帝乃加宥已爲人所略賣者皆贖爲編戶智生道人目所親見其事者出法苑珠林

釋開達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十 四

晉沙門釋開達隆安二年登隴採甘草爲羌所執時年大饑羌胡相啖乃置達柵中將食之先在柵中十有餘人羌日夕烹噉唯達尚存自達被執便潛誦觀世音經不懈於心及明日當見噉其晨始曙忽有大虎遙逼群羌奮怒號吼羌各駭怖迸走虎乃前嚙柵木得成小缺可容人過已而徐去達初見虎嚙柵謂必見害柵既穿不入心疑其異謂是觀世音力計諸羌未及便即穿柵逃走夜行晝伏遂得免脫出法苑珠林

竺法純

晉沙門竺法純山陰顯義寺主也元興中起寺買材路經湖道材主是婦人與同船俱行既入湖日暮暴風波浪如山船小水入又與婦人俱行命在瞬息乃一心誦觀世音經時既入夜行旅已絕俄有大船流至純即乘度之而此小船應時淪沒大舟隨波鼓盪俄得達岸也出法苑珠林

釋道泰

晉沙門釋道泰常山衡唐精舍僧義熙中嘗夢人云君命當終六七泰年至四十二遇篤疾慮必不濟悉以衣鉢之資聘爲福施又歸誠念誦觀世音晝夜四日勤心不替時所坐牀前垂帷忽於帷下見人踐戶而入足趺金色光明照屋泰乃褰帷遽視奄然而滅驚欣交萃因大流汗胸體即輕所患乎差出法苑珠林

郭宣

晉義熙十一年太原郭宣蜀郡文處茂先與梁州刺史楊收敬爲友收敬有罪下獄宣與處茂同被桎梏念觀世音十日後夜夢一菩薩慰諭之告以大命無憂俄而鎖械自脫及曉還著如是復解二人遂發願若得免罪各出錢十萬上明西寺作功德少日俱免宣依願送錢向寺處茂違誓不送及盧循衆兵茂於香浦爲流矢所中未死之間曰我有大罪語訖而死出辯正論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一

呂竦

晉呂竦字茂高兗州人也寓居始豐縣其南溪流急岸峭迴曲如縈又多大石白日行者尤懷危懼竦自說其父嘗行溪中去家十餘里日向暮大風雨晦暝如漆不復知東西自分覆溺唯歸心觀世音且誦且念須臾有火光來岸如人捉炬者照見溪中了了逕得歸家火常在前後去船十餘步竦後與郗嘉賓周旋郗所傳說出法苑珠林

徐榮

晋有徐榮者瑯琊人也甞至東陽還經定山舟人不慣誤墮洄洑中垂欲沉沒榮無復計唯至心呼觀世音名須臾間如有數十人齊力引船者踊出洄洑中公江而下日已暮天大昏暗風雨甚駛不知所向而湧浪轉盛榮誦經不輟忽望見山頭有火焰赫奕迴舟趣之逕得達岸既至即不復見明旦問浦中人昨夜山上是何火衆愕然曰風雨如此豈有火耶乃知佛力冥祐矣榮後爲會稽府督護謝敷嘗聞榮説時與榮同船者沙門支道蘊謹篤士也亦具其事爲傳亮言之與榮所説同 出法苑珠林

劉度

劉度平原聊城人也鄉里千餘家並奉大法造立形像供養僧尼值虜主木末時此縣常有逋逃末大怒欲盡滅一

城衆皆兇懼分必殄盡度乃潔誠率衆歸命觀世音頃之末見物從空下繞其屋柱驚視乃觀世音經末大歡喜因省刑戮於是此城即得免害 出宣驗記

南宮子敖

南宮子敖始平人也戍新平城爲佛佛虜兒長樂公所破合城數千人皆被誅子敖雖分必死而猶至心念觀世音既而次至子敖瞿刀交下或高或僻持刀之人忽疲懈四支不隨爾時長樂公親自臨刑驚問之子敖聊爾答云能作馬鞍乃令原釋子敖亦不知所以作此言時後遂得逃逸乃造一觀音小像貯以香函行則頂戴 出宣驗記

徐義

苻秦徐義高陸人爲尚書少奉佛法時兵革蜂起賊獲義將加害乃埋其兩足編髮於樹至夜義專念觀世音有頃忽夢人謂之曰今事亟矣何暇眠乎義便驚起見防守者並疲而寢乃試自奮動手髮既解足亦得脫而遁百餘步隱草中便聞追者交馳秉炬無見者迨明賊散義歸投鄴寺遂得免焉 出宣驗記

畢覽

苻秦畢覽東平人少奉法隨慕容垂北征沒虜單馬逃竄虜騎追將及覽至心誦念觀世音既得免脫入山迷惑失道又專心持念中夜見一道人法服持錫示以途徑安然至家 出宣驗記

釋法智

沙門釋法智爲白衣時嘗獨行至大澤中忽遇猛火四方

俱起走路已絕便至心禮誦觀世音俄而火過一澤之草無有遺莖者唯法智所容身處不燒始乃敬奉大法後爲姚興將從征索虜軍退失馬落在圍裏乃隱溝邊叢棘中得藏頭復念觀世音心甚勤至隔溝人遙喚後軍指令殺之而軍過搜覓輒無見者遂得免後還出家 出冥祥記

孫道德

宋孫道德益州人也奉道祭酒年過五十未有子息居近精舍景平中沙門謂道德曰必願有兒當至心禮誦觀世音經此可冀也德遂罷不事道丹心投誠歸誦觀世音少日之中而有夢應婦即有孕產男 出冥祥記

張興

宋張興新興人頗信佛法常從沙門僧融曇翼時受八戒

元嘉初興營爲刼賊所引逃避妻繫獄掠笞積日時縣失火出囚路側會絀翼同行偶經囚邊妻驚呼闍梨何不賜救絀曰貧道力弱不能救如何唯宜勤念觀世音庶獲免耳妻便晝夜祈念經十日許夜夢一沙門以足蹋之曰咄咄可起妻即驚起鉗鎖桎梏俱解然閉戶警防無由得出慮有覺者乃卻自械又夢向者沙門曰戶已開矣妻覺而馳出守備俱寢安步而逸闇行數里卒值一人妻懼蹲地已而相訊乃其夫也相見悲喜夜投僧翼翼匿之獲免焉 出冥祥記

曇無竭

宋元嘉初有黃龍沙門曇無竭者誦觀世音經淨修苦行與徒屬二十五人往尋佛國備經艱險既達天竺舍衛路逢山象一群竭賚經誦念稱名歸命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奔走後有野牛一群鳴吼而來將欲加害竭又如初歸命有大鷲飛來牛便驚散遂得免 出法苑珠林

車母

車母者遭宋廬陵王青泥之難爲虜所得在賊營中其母先來奉佛即然七燈於佛前夜精心念觀世音願子得脫如是經年其子忽叛還七日七夜獨行自南走常值天陰不知東西遙見有七段火光望火而走似村欲投終不可至如是七夕不覺到家見其母猶在佛前伏地又見七燈因乃發悟母子共談知是佛力自後懇禱專行慈悲 出宣驗記

釋曇穎

宋長干寺有釋曇穎會稽人少出家謹於戒行誦經十餘

萬言止長干寺善巧宣唱天然獨絕頴常患癬疾積治不除房內恒供養一觀世音像晨夕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見一蛇緣壁上屋須臾有一鼠子從屋墜地涎液沐身狀如已死頴候以活即取竹刮除涎液又聞蛇所吞鼠能療癬疾即取涎以傅癬上所傅既遍鼠亦還活信宿之間瘡疾頓盡方悟蛇之與鼠皆是所請所致於是君王所重名播遐邇後卒所住年八十一 出高僧傳

邢懷明

宋邢懷明河間人爲大將軍參軍嘗隨南郡太守朱脩之北伐同見陷沒伺候間隙俱逃南歸夜行晝伏三日猶懼追捕乃遣人前覘虜候數日不還一夕將雨陰暗所遣人將曉忽至乃驚曰向遙見火光甚明故來投之那得至而反暗脩之驚愕懷明先奉法自出征恒頂戴觀世音經誦讀不廢夕亦暗誦咸疑是經神力遂得脫免居於京師忽有沙門詣懷明云貧道見此巷中及君家有血氣宜移避語畢去懷明追而目之出門便不見意甚惡之經一旬鄰人張蒼秀傷父及殺妻懷明以爲血氣之徵庶得無辜時與劉斌劉敬文同在一巷其年並以劉湛之黨被誅夷 出法苑珠林

王球

宋王球字叔達太原人爲涪陵太守以元嘉元年於郡失守繫在刑獄防鎖堅固球先精進用心尤至獄中百餘人並多飢餓球每食皆分施之日自持齋至心念觀世音夜夢昇高座見一沙門以一卷經與之題名光明安行品併

諸菩薩名球得而披讀忘第一菩薩名第二觀音第三大勢至又見一車輪沙門曰此五道門也既覺鎖皆斷脫球心知神力彌增專志因自鉗治其鎖經三日而被原宥（出法苑珠林）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一十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一十　報應十（觀音經像）

竺惠慶　卞悅之　張暢
王玄謨　釋道冏　伏萬壽
彭子喬　釋慧和　齊建安王
毛德祖　李儒俊　沈甲
張達　孫敬德　高荀
史雋　東山沙彌　徐善才
杜智楷　張氏　許儼
僧道憲　成珪　王琦

竺惠慶

宋沙門竺惠慶廣陵人也經行修明元嘉十二年荊揚大水惠慶將入廬山船至江而暴風忽起同旅已得依浦唯惠慶船飄颺中江風疾浪湧唯倚命覆惠慶正心端意誦觀世音經洲際之人望見其舫迎飆截流如有數十人牽挽之者逕到其岸一舫全濟（出法苑珠林）

卞悅之

宋居士卞悅之濟陰人也作朝請居在潮溝行年五十未有子息婦爲取妾復積載不孕將祈求繼嗣發願誦觀音經千遍其數垂竟妾即有娠遂生一男時即元嘉十四年也（出冥祥記）

張暢

宋張暢常奉持譙王義宣之構逆也暢不從王欲害之夜夢觀世音曰汝不可殺暢遂不敢害及王敗暢繫獄誦觀世音經千遍鏁寸斷獄司易之復斷餘日釋之（出[illegible]）

王玄謨

宋太原王玄謨爽邁不羣北征失律軍法當死夢人謂之曰汝誦觀世音千遍可得免禍謨曰命懸旦夕千遍何可得乃授云觀世音南無佛與佛有因與佛有緣佛法相緣常樂我情朝念觀世音暮念觀世音念念從心起念佛不離心既而誦滿千遍將就戮將軍沈慶之諫遂免歷位尚書金紫豫州刺史

釋道冏

姚秦沙門釋道冏弘始十八年師道懿遣至河南霍山采鍾乳與同道道朗等四人共行持炬探穴入且三里遇一深流橫木而過冏最先濟後輩墜水而死時火又滅冥然昏闇冏生念已盡慟哭而已猶固一心呼觀世音誓願若蒙出路供百人會表報威神經一宿而見小光烱然狀若螢火倏忽之間穴中盡明於是見路得出岩下由此信悟彌深屢覩靈異元嘉十九年臨川王作鎮廣陵請冏供養其年九月於西齋中作十日觀世音齋已得九日夜四更盡衆僧皆眠冏起禮拜謝欲坐禪忽見四壁有無數沙門悉半身出見一佛螺髻分明了了有一長人著平上幘布袴褶手把長刀貌極雄異捻香授道冏道冏時不肯受壁中沙門語云冏公可爲受香以覆護主人俄而霍然無所復見當此之時都不見衆會諸僧唯覩罷釋迦文行像而已出法苑珠林

伏萬壽

伏萬壽平昌人宋元嘉十九年在廣陵爲衛府參軍乞假還州四更初涉江長波安流至中而風起如箭時又夜莫知所向萬壽先奉法唯一心歸命觀世音心無間息俄見船中數人同覩北岸有光狀如村火喜曰此必是陽火也迴船趨之未旦而至問彼人皆云昨夜無燃火者於是方悟神力焉出法苑珠林

彭子喬

宋彭子喬者益陽縣人也任本郡主簿事大守沈文龍建元元年以罪被繫子喬少年嘗出家還俗後常誦觀世音經時文龍盛怒防械稍急必欲殺之子喬憂懼無復餘計唯至誠誦經至百餘遍疲而晝寢同繫者有十許人亦俱睡有湘西縣吏杜道榮亦繫在獄乍寐乍寤不甚得熟忽有雙白鶴集子喬屏風上有頃一鶴下至子喬邊時復覺如美麗人道榮起見子喬雙械脫在腳外而械處猶在焉道榮驚視子喬亦寤共視械咨嗟問道榮曰有所夢不答曰不夢道榮以所見說之子喬雖知必已尚慮獄家疑其欲叛乃取械著之經四五日而蒙釋放出法苑珠林

釋慧和

宋慧和沙門者京師衆造寺僧也元嘉之難和猶爲白衣隸劉胡部下胡嘗遣將士數十人作諜東和亦預行行至鵲渚而值臺軍西上諜衆離散各逃草澤和得竄下至新林見野老衣服縷弊和乃以貌整袴褶易其衣提籃負擔若賴田人時諸遊軍捕此散諜視和形色疑而問之和答對謬略因被笞掠登時見斬和自散走便恒誦念觀世音纔至渚斬時所懸鋼至頸而軍人揮刀屢毀三舉三折並

驚而釋之和於是出家遂成精業出法苑珠林

齊建安王

齊建安王患瘡念觀音不息夜夢見觀音手爲傅藥明旦瘡愈也出感應傳

毛德祖

滎陽人毛德祖初投江南偷道而過道逢虜騎所追伏在路側蓬蒿半身猶露分意受死合家念觀世音俄然雲起雨注得免死也出辯正論

李儒俊

隊主李儒俊鎮虎牢爲魏虜所圍危急欲降夜踰城出見賊縱橫並臥儒俊乃一心念觀世音便過賊處趨空澤賊即隨來儒俊便入草未及藏伏賊掩至儒俊驚恐一心專念觀音經忽得馬馳去因此遂得脫出辯正論

沈甲

吳郡人沈甲被繫處死臨刑市中日誦觀音名號心口不息刀刃自斷因而被放一云吳人陸暉繫獄分死乃令家人造觀音像冀得免死臨刑三刀其刀皆折官問之故答云恐是觀音慈力及看像項上乃有三刀痕現因奏獲免出宣驗記

張達

張達有罪繫獄分當受死乃專念觀世音鏁械自脫因遂獲免終身齋戒出張氏傳

孫敬德

東魏孫敬德天平中定州募士恭釋教嘗造觀音像自加禮敬後爲劫賊所引不勝拷楚忽夢一沙門令誦救生觀世音千遍被縛臨刑誦念數滿刀自折爲三段膚頸不傷三易其刀終折如故所司以狀奏聞丞相高歡表請免死及歸觀其家觀音像項有刃迹三敎寫其經布於世今謂高王觀世音經自晉宋梁陳秦魏國觀音地藏彌勒彌陀稱名念誦得救者不可勝紀出冥祥記

高荀

滎陽高荀年已五十爲殺人被收鏁頸地牢分意必死同牢人云努力共念觀音荀云我罪至重甘心受誅何由可免同禁勸之曰始發心誓當捨惡行善專心觀音不離造次若得免脫願起五層寺圖捨身作奴供養衆僧旬日用心鉗鏁自解監司驚懼語荀云若佛神憐汝斬應不死臨刑之日舉刀刃斷奏得原免出宣驗記

史儁

史儁有學識奉道而慢佛常語人云佛是小神不足事也每見尊像恒輕誚之後因病腳攣種種祈禱都無效驗其友人趙文謂曰經道福中第一可試造觀音像儁以病急如言鑄像像成夢觀音果得差出宣驗記

東山沙彌

隋開皇初有揚州僧忘其本名誦通涅槃自矜爲業岐州東山下村中沙彌誦觀世音經二俱暴死同至閻羅王所乃處沙彌金高座甚敬之處涅槃僧銀高座敬心稍惰僧心大恨問沙彌何業既蘇從南來至岐州訪得沙彌具問所由沙彌云每誦觀音於別所衣淨衣燒名香咒願然後

乃誦斯法不息更無他術謂曰吾罪深矣所誦涅槃威儀不整身口不淨於今驗矣出法苑珠林

徐善才

唐武德中醴泉縣人徐善才常修齋戒誦觀世音經逾千遍嘗往京城延興寺修營功德及還家道逢胡賊賊所掠漢人卞自沙向洪崖次第陀之善才知不免唯至心念觀音經當殺之時了不自覺至初夜方悟身在深澗樹枝上去岸三百餘尺以手摩項覺微痛而無傷漸下樹循澗南行可五六十里天漸曉去賊已遠得官路遂還家琬法師嘗說此事出法苑珠林

杜智楷

杜智楷曹州離狐人少好釋典不仕不娶被僧衣隱居太山以讀誦爲事唐貞觀二十一年於山中遇忽患疾垂死以安衆殯體昏然如夢見老及美女十數屢來相擾智楷端然不動漸相逼斥並云與智楷擲置北澗裏遂總近前同說捉者攬者衆衆者忽齊聲念佛却後懺悔請爲造阿彌陀佛誦觀音菩薩三十餘遍少間遂覺體上大汗即愈離狐今濟陰也出法苑珠林

張氏

陳玄範妻張氏精心奉佛恒願自作一金像終身供養有願莫從專心日久忽有觀世音金像連光五尺現高座上衆歎其精感所致出辯正論

許儼

唐龍朔麟德中京師永興坊許儼取魚爲業後聽眞然者

死身赤如火痛似火炙自云但見火車來燒身官府責取魚多遣生受罪已經數日乍生乍死親戚勸作功德家造觀音像兩軀仍令合家不食酒肉病遂差出法苑珠林

僧道憲

唐聖善寺僧道憲俗姓元氏開元中住持於江州大雲寺法侶稱之時刺史元某欲畫觀世音七鋪以憲練行委之勾當憲令畫工持齋潔已諸綵色悉以乳頭香代膠備極清淨元深嘉之事畢往預寧祈排造文殊堂排成將還忽然墮水江流湍急同侶求拯無由憲墮水之際便思念觀世音見水底有異光久而視之見所畫七菩薩立在左右謂憲曰爾但念南無菩薩憲行李如書猶知在水底懼未免死乃思討云念阿彌陀佛又念阿彌佛其七菩薩並來捧足將至水上衣服無所汚染與排相隨俱行四十餘里憲天寶初滅度今江州大雲寺七菩薩見在兼畫落水事云耳出廣異記

成珪

成珪者唐天寶初爲長沙尉部送河南橋木始至揚州累遭風水遺失差衆揚州所司謂珪盜賣其木拷掠行夫不勝楚痛妄云破用揚州轉帖潭府時班景倩爲潭府嚴察之吏也長沙府別將錢堂揚覬利其使與景倩左右搆成景倩使覬來收珪等覬至揚州以小枷枷珪陸路遞行至寧江方入船乃以連鏁鏁枷附於船梁四面悉皆釘塞唯開小孔出入飲食等珪意若至潭府必死發揚州便心念救苦觀世音菩薩恒一日一食或時不食但飲水清齋經

十餘日至滁口夕暮之際念誦懇至其枷及鏁忽然開解
形體蕭然無所累著向夜深舟人盡臥珪乃折所釘拔除
出船背至覲旁上呼曰楊覲汝如我何覲初驚起問何得
至此珪曰當葬江魚腹中豈與汝輩成功耶因決意赴水
初至潭底須臾遇一浮木中有竪枝珪騎木抱得至水面
中夜黑暗四顧茫然木既至潭底又復浮出珪意至心念
觀世音乃漂然忽爾翻轉隨水中木而行知已至岸便處
中潛伏又江邊多猛獸往來顧視亦不相害至明投近村
村中爲珪裝束送至滁州州官寮歎美爲市驢馬擐食等
珪便入京於御史臺申理初楊覲既失珪一時潰散覲因
此亦出家焉出卓異記

王琦

唐王琦太原人也居榮陽自童孺不茹葷血大曆初爲衡
州司戶性好常持誦觀音經自少及長銳患重病其於念
誦無不差愈念誦無不差愈念痛之時必有異類論說之
狀來相觸惱以琦心正不能干初琦年九歲時患病五六
日因不能言忽聞門外一人呼名云我來追汝因便隨去
行五十里許至一府舍舍中官長大驚云何以誤將此小
兒來即宜遣還旁人云凡召人來不合放去當合作使方
可去爾官云有狗合死令琦取狗許幼小不任獨行官令
與使者同去中路使者受丸與琦狀如毬子令琦擊狗
家門狗出乃以擲之狗吞丸立死官云使畢可還後又遇
病忽覺四支內有八十二人眉眼口鼻各有所守其在臂
脚內者往來攻其血肉每至腕節之間必有相衝擊病悶

不可忍琦問汝輩欲殺我耶答云爲君理病何殺之有琦
言若理病當致盛饌餉爾鬼等大喜叫肉中翌日爲設食
食畢皆去所病亦愈琦先畜一淨刀子長尺餘每念誦即
持之及患天行恒置刀牀頭以自衛護後疾甚暗中乃力
起念觀世音菩薩將忽如晝見刀刃向上有僧來與琦偶
坐問琦此是何刀琦云只殺魔刀僧遂奮滅俄有鐵鏈空
中下擊刀累擊二百餘下鏈悉破碎而刀不損又見大鐵
鍱水罐可受二百餘石覆向下有二大人執杵旁問琦君
識此否琦答云不識人云此鐵鍱獄也琦云正要此獄禁
魔鬼言畢並滅又見牀并珍饌可百牀從門而出又見數
百人皆炫服列在宅中因見其亡父手持一刀怒云無屋
處汝其人一時潰散頃之疾愈乾元中在江陵又疾篤復

至心念觀音遂見數百鬼乘船而至遠來飢餓就琦求食
遂令家人造食於庭中羣鬼列坐琦口中有二鬼躍出
癈少食訖初云未琦云非要衣耶鬼言正爾乃令家人
造紙衣數十對又爲緋綠等衫庭中焚之鬼著而散疾亦
尋愈永泰中又病甚乃於燈下注心誦多心經忽有一聲
如鳥飛從坐處肉中發從向上因爾口噤不得合心念亂
必有魔相惱乃發念須臾如故復見狀貌死屍膝脛有
蛇大如桑兼諸鬼多是先識死人撩亂擾己琦閉目至心
誦經二十四遍豁然而滅至三十九遍而獲痊翌日復
命又其妻李氏曾遇疾疾甚琦燈下至心爲誦多心經纔
四五句忽見燈下有二人頭中間一頭是李氏近死亡之婢
便閑李氏口中作嘈雜因自扶坐李瞪目不能言但以手

指東西及上下狀如見物琦令奴以長刀隨李所指斬之久乃語云三郎耶蓋以弟呼琦琦問所指云何李云見屋中一人鼻長數尺復見牀前一物狀如駱駝又見屋上悉張朱簾幕皆被奴刀斫獲斷破一時消散琦却誦經四十九遍李氏尋愈也（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一十一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一十二　　報應十一（崇經像）

史世光　董吉　宋吏國
張元　釋智興　董雄
孟知儉　崔善冲　唐晏
張御史　李昕　牛騰
李元平　長沙人　乾符僧

史世光

晉史世光襄陽人咸和八年死於武昌七日沙門支法山轉小品疲而微臥聞靈座上如有人聲史家有婢子張信見世光在靈座著衣具如平日語信云我本應墮獄中支和尚爲我轉經曇護曇堅迎我上第七梵天快樂處矣護堅是山之沙彌已亡者也後支法山復往爲轉大品又來在座世光生時以二幡供養時在寺中乃呼張信持幡送我信曰諾便絕死將信持幡俱西北飛上一青山如琉璃色到山頂望見天門世光乃自持幡遣信令還與香如巴豆曰以上支和尚信未還便遙見世光直入天門信循道而還倏忽乃活亦不復見手中香幡亦在故寺中世光與信去時其家有六歲兒見之指語祖母曰阿爺飛上天婆見否世光後復與天人十餘俱還其家徘徊不去每來必見簪幍去必露髻信問之答曰天上有冠不著此也其群天人共歌行出入人間信問何用屢來曰我來欲使汝輩知罪福也亦與俱樂同身琴音清妙不類世聲家人大小聞之然其聲如隔壁障不得親察也唯信見之彌分明有頃信見史光八一黑竇尋即出來

謂信曰男在此日見榜撻楚痛難勝省視還也男坐犯殺罪故受此報可告男母會僧轉經當稍免脫男即車將軍祥記（出冥祥記）

董吉

董吉於潛人也奉法三世至吉尤精進恒齋戒誦首楞嚴經村中有病輒請吉誦經所救多愈同縣何晃亦奉法守得山毒之病因晃兄俱還馳往請吉董何二舍相去六七十里復隔大溪五月中大雨晃兄初渡時水尚未至吉與期設中食後比往而山水暴漲不復可涉吉不能泅且迴嘆息良久吉既信直必欲赴期乃潸然發心自抑曰吾救人苦急不計軀命冀如來大士當照乃誠便脫衣以囊經戴置頭上徑入水中量其深淺乃應至吉頸及渡才至膝

耳既得上岸失囊經甚悲恨尋至晃家三禮懺悔流涕自責俛仰之間便見經囊在高座上吉悲喜取看浥浥如有濕氣開囊視經尚燥如故於是村人一時奉法吉家西北有山高險中多妖魅恒害居民吉以經戒之力欲降伏之於山際四五畝地手伐林木搆造小室安設高座轉首楞嚴經百餘日寂然無妖民害稍止後有數人至與吉言語良久吉思惟非於潛人窮山幽絕何因而來疑是鬼神乃謂之曰諸君得無是此中鬼耶答曰是也聞君德行清肅故來相觀并請一事想必見聽吾世有此山游居所託君既來止處相犯自恒懷不安今欲更作界分當殺樹爲斷吉曰僕貪此寂靜讀誦經典不相干犯方喜爲此願見祐助鬼答曰亦復憑君不侵犯也言畢而去經宿所芟地四

除之外樹皆枯死如焚焉（出冥祥記）

宋吏國

宋有一國與羅剎相近羅剎數入境食人無度王與羅剎約言自今已後國中人家各專一日當分送往勿復枉殺有奉佛家惟有一子始年十歲次當充行捨別之際父母哀號便至心念佛以佛威神力故大鬼不得近明日見子尚在歡喜同歸於茲遂絕國人賴焉（出幽明錄）

張元

後周張元字孝始河北萬城人也年十六其祖喪明三載元恒憂泣晝夜經行以祈福祐復讀藥師經云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燃七層燈七晝夜轉讀藥師經每日行道限曰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乞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辛勤至七日其夜夢有一翁以金篦療其祖目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後祖目必瘥元於夢中喜躍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瘥（出法苑珠林）

釋智興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智興洛州人也厲行堅明依首律師誦經持律不輟昏曉至大業五年仲冬次當維那鳴鐘同寺僧名三果者有兄從煬帝南幸江都中路身亡初無凶告通夢於妻曰吾行達彭城不幸病死生無善行今墮地獄備經五苦賴今月初八日禪定寺僧智興鳴鐘發響聲振地獄同受苦者一時脫解今生樂處思報其恩汝可具絹十疋奉之并陳意殷勤及寤說之人無信者尋復夢如初後十餘日復問與夢符同乃以絹奉興合寺大德至咸

問興曰何緣鳴鐘乃感斯應興曰余無他術見佛法藏傳云罽膩吒王受苦由鳴鐘得停及增一阿含經鳴鐘作福敬遵此事勵力行之嚴冬登樓風切皮肉露手鳴椎掌中破裂不以為苦鳴鐘之始先發善願諸賢聖同入道場同受法食願諸惡趣聞此鐘聲俱時離苦速得解脫如斯願行祭志常奉修故致茲通感焉出異苑

董雄

唐董雄河南人貞觀中為太理丞少奉佛法蔬食多年因非累與同列李敬玄王欣俱被繫雄專念普門品曰三十遍鏁忽夜解落雄驚告忻玄忻玄視其鏁堅全在地而鈎連不開相離數尺即告守者御史張守一宿直命吏燭之而甚怪更鏁封記而去雄但誦經不輟至五更又解落有聲雄復告忻玄等至明守一視之封題如故而鏁自相離忻玄素不信佛法其妻讀經常謂曰何為胡神所媚而讀此書耶及見雄此事乃深悟不信之咎方知佛大聖也時忻亦誦入菩薩名滿三萬遍晝鏁解落視之如雄無異不久俱免出法苑珠林

孟知儉

唐孟知儉并州人少時病忽亡見衙府如平生時不知其死逢故人為吏謂曰因何得來具報之乃知是冥途吏為檢簿曰君平生無修福處何以得還儉曰一生誦多心經及高王經雖不記數亦三四萬遍重檢獲之遂還吏問欲知官乎曰甚要遂以簿示之云孟知儉合運出身為曹州參軍轉鄧州司倉即掩却不許看遂至荒榛入一黑坑遂活不知運是何事尋有敕募運糧因放選授曹州參軍乃悟曰此州吾不見小書耳滿授鄧州司倉去任又選唱晉州判司未過而卒出朝野僉載

崔善冲

崔善冲先初任梓州桐山丞屬州刺史李知古奏充判官諸蠻叛殺知古善冲等二十餘人奔走擬投昆明夜不知道冲專念尊經俄見炬火在前衆便隨之至曉火滅乃達昆明出報應記

唐晏

唐晏梓州人持經日七遍唐開元初避事晉州安岳縣與人有隙譖於使君劉肱肱令人捉晏夜夢一胡僧云急去驚起便走至遂州方義縣肱使奄至奔走無路遂一心念經捕者交橫並無見者由是獲免出報應記

張御史

張某唐天寶中為御史判官奉使淮南推覆將渡淮有黃衫人自後奔走來渡謂有急事特駐舟消至乃云附載渡淮耳御船者欲毆擊之兼責讓何以欲濟而輒停留判官某云無擊及責所由云載一百姓渡淮亦何苦也覩以餘食哺之其人甚愧恧既濟與某分路須臾至前驛已在門所某意是囑請心甚嫌之謂曰吾適渡汝何為復至可即遽去云已實非人欲與判官論事非左右所聞因辟左右云奉命取君合淮中溺死適承一餐固不忘已蒙厚恩只可一日停留耳某求還至舍有所遺囑鬼云一日之外不致違也我雖為使然在地下職類人間里尹方胥爾某欲

前請於鬼云人鬼異路無宜相逼恐不免耳某哀乞拜鬼云但一日之內轉千卷續命經當得延壽言訖出去至門又問請云識續命經否某初未了知鬼云即人間金剛經也某云今日已晚何由轉得千卷經鬼云但是人轉則可某乃大呼傳舍中及他百姓等數十人同轉至明日晚終千遍鬼又至云判官已免命須暫過地府衆人皆見黃衫吏與某相隨出門既見王具言千遍續命經足得延壽命取檢云與所誦實同因合掌云若爾亡當更得十載壽便放重生至門前所追吏云坐追判官遲迴今已遇捶乃相示之頗乞少錢某云我貧下且在逆旅多缺不辦鬼云唯二百千某云若是紙錢當奉五百貫鬼云感君厚意但我德素薄何由受汝許錢二百千正可某云今我亦與耳便還逆旅未易辦得鬼云判官但心念令妻子還我自當得之某遂心念甚至鬼云已領訖須臾復至云夫人欲與阿妳不肯又令某心念阿妳須臾曰得矣某因冥然如落深坑因此遂活求假還家具說其事妻云是夢夢君已死求二百千紙錢欲便市造阿妳故云夢中事何足信其夕阿妳又夢因得十年後卒也出廣異記

李昕

唐李昕者善持千手千眼呪有人患瘧鬼昕乃呪之其鬼見形謂人曰我本欲大困辱君為懼李十四郎不敢復往十四郎即昕也昕家在東都客遊河南其妹染疾死數日蘇說云初被數人領入墳墓間復有數十人欲相凌辱其中一人忽云此李十四郎妹也汝輩欲何之今李十四郎已還不久至舍彼善人也如聞吾等取其妹必以神呪相困辱不如早送還之乃相與送女至舍女活後昕亦到舍也出廣異記

牛騰

唐牛騰字思遠唐朝散大夫郟城令棄官從好精心釋教從其志者終身常恭陶潛五柳先生之號故自稱布衣公子即侍中中書令河東侯炎之甥也（侯姓裴氏）未弱冠明經擢第再選右衛騎曹參軍公子沉靜寡言少挺異操河東侯器其賢朝廷政事皆訪之公子淸儉自守德業過人故王勃等四人皆出其門下年壯而河東侯遇害公子謫為牂牁建安丞將行牂中丞崔察用事縣官皆辭之素有嫌者或留之誅殛甚衆牂人后方任酷吏而崔察先與河東侯不協陷之公子將見崔察懼不知所為忽衢中遇一人形甚瓌偉黃衣盛服乃問公子欲過中丞得無懼死乎公子驚曰然又曰公有犀角刀子乎曰有異人曰公有刀子甚善授公以神呪見中丞時但俯伏搯訣（言搯犀角刀子訣乃可以誦呪）（其訣左手中指第二節橫文以大指爪搯之）而密誦呪七遍當有所見可以無患矣呪曰吉中吉迦戍律提中有律陁阿婆迦呵公子俛而誦之既得仰視異人亡矣大異之即見察同過三十餘人公子名當二十前十九人各呼名過素有郤察則留處絞斬者且半焉次至公子如其言誦呪察久不言仰視之見一神人長丈餘儀質非常出自西階直至察前右拉其肩左按其首而正當背而諸人但見崔察低頭不言手注定字而已公子遂得脫比至牂迴顧見神人釋察而亡矣

公子至牂柯素秉誠信篤敬所止雖已婚宦如戒僧焉口不妄談目不妄視言無偽行無頗以是夷獠信之其化遂大布釋教於牂柯中常擇郡長吏置道場教處居二年而菁州獠反轉入牂柯郡人皆殺長吏以應之建安大求起兵相應乃劫公子坐於樹下將加戮焉忽有夷人持刀斬守者頭乃罵曰縣令至惠汝何忍害君人因置公子於籠中令力者負而走於是兼以牙兵事解後郡以狀聞詔書還公事辭與後宰數邑皆計日受俸其清無以加亦天性也後棄官精內教甚有感通（出紀聞）

李元平

唐李元平故睦州刺史伯誠之子大曆五年客於東陽寺中讀書歲餘薄暮見一女子紅裙繡襦容色美麗媚治自

若領數青衣來入僧院元平悅之而窺見青衣問其所適及姓氏青衣怒曰誰家兒郎遽此相逼但爲士類不合形迹也元平拜求請見不許須臾女自出院四顧忽見元平有如舊識元平非意所望延入問其行李女曰亦欲見君以論宿昔之事我君無疑嫌也既相悅經七日女曰我非人頃者大人曾任江州刺史君前身爲門吏長直君雖貧賤而容色可悅我是一小女子獨處幽房時不自思量與君戲調蓋因緣之故有此私情纔過旬日君隨物故余雖不哭殆不勝情便潛以朱筆塗君左股將以爲誌常持千眼千手呪每焚香發願各生富貴之家相慕願爲夫婦請君驗之元平乃自視實如其言及曉將別謂元平曰託生時至不可久留後身之父見任刺史我年十六君郎爲縣今此時正當與君爲夫婦未間幸存恩戀忽勿婚也然天命已定君雖別娶故不可得悲泣而去他年果爲夫婦（出通幽錄）

長沙人

唐長沙人姓吳征蠻卒夫也平生以捕獵漁釣爲業常得白癩疾而食之乃遍身患瘡悉皆潰爛痛苦號叫斯須不可忍信教其兒指背暗呼失郎死遂乞於安南市中有僧見而哀之謂曰爾可回心念大悲真言我當爲授尤能精進必獲痊除卒依其言受之一心念誦後瘡痍漸復手足指背生以至平愈遂削髮爲僧號智益於伏波將軍舊宅基建立精舍住持泉州開元寺通慧大德楚彤親識智益常語之（出報應錄）

乾符僧

唐乾符中有僧忘其名號自以課誦爲事未嘗暫廢因下峽泊舟行前夜深獨於持念之時忽覺有腥穢之氣見水面有一人漸逼舟身作門之曰某非人也姓吳名道埔唐初爲變校以今殺其千級受業報爲澀預堆龍王三千年於今二百六十年矣適聞師持課大有利益故來述謝耳僧問曰峽路險惡多覆溺之患盍救諸龍而禁戢之可乎曰此甚寔煩皆業感所作非常力而能制也僧具異之將復問忽失所在（出報應錄）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一十二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十三　報應十三崇經像

張應　釋道安　周閔
王懿　謝敷　僧法洪
劉式之　劉齡　陳安居
馬處伯

張應

晉張應歷陽人本事俗神鼓舞淫祀咸和八年移居蕪湖妻得病應請禱備至財產略盡法家弟子也謂曰今病日困求鬼無益乞作佛事應許之往精舍中見竺曇鎧謂曰佛如愈病之藥見藥不服雖事無益應許當事佛曇鎧期明日當往應歸夜夢見人長丈餘從南來入門曰此家何乃爾不淨見曇鎧隨後曰始欲發意未可責之應眠覺

便秉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曇鎧明往應說其夢遂受五戒斥除神影大設福供妻病有閒尋即全愈咸康二年應至馬溝市鹽還泊蕪湖浦宿夢見三人以鉤鉤之應曰我佛弟子牽終不置曰奴叛走多時應怖謂曰放我當與君一升酒鉤人乃放之謂應曰畢汝開經已久病甚困謂之適復不存意奄氣絕數日而蘇說有數人以鉤鉤之將北去下一坂岸有鑊湯刀劍楚毒之具應悟是地獄欲呼師名忘曇鎧字但喚和尚救我亦時喚佛有頃一人從西方長丈餘執金杵欲撞鉤人皆怖散長人引應去謂曰汝命盡不復久生可暫還家誦唄三偈并取和尚名字三日當復命過即生天矣應即復蘇二日之中持齋誦唄遣人將疏取鎧名至日食畢禮佛誦唄與家人辭別澡沐冠

帶如睡而亡出法苑珠林

釋道安

東晉恒山沙門釋道安者經石趙之亂避地於襄陽注般若道行密迹諸經析疑甄解二十餘卷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違理者當見瑞相乃夢見一道人頭白眉長語安曰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道可時設食也後遠公云昔和尚所夢乃是賓頭盧也於是立座飯之遂成永則出法苑珠林

周閔

周閔汝南人晉護軍世奉佛法蘇峻之亂邑人皆東西播遷閔家有大品一部以半幅八丈素反覆書之又有他經數部大品亦雜在其中既當避難單行不能得盡持去尤

惜大品不知在何部中倉卒而去徘徊歎惋不覺大品忽自出外閔驚喜持去周氏遂世寶之至今尚在一說云周尚婦胡母氏有素書大品其素廣五寸而大品一部盡在焉又并有舍利銀罌貯之並緘於深篋中永嘉之亂胡母氏將避兵南奔經及舍利自出篋外因來懷之以渡江東又嘗遇火不暇取經及屋盡火滅得之於灰燼之下儼然如故會稽王道子就尚曾孫雲求以供養後嘗暫在新渚寺劉敬叔云曾親見此經字如麻子點畫分明新渚寺今天安是也此經蓋得道僧慧則所寫也或云嘗在簡靖道尼轉誦出法苑珠林

王懿

宋王懿字仲德太原人爲車騎將軍世信佛法父黃爲中

山太守爲丁岑所害懿與兄侍母南歸登涉飢疲絕糧無計唯歸心三寶忽見一童子牽青牛見懿等各與一飯因忽不見時積雨大水懿前望浩然莫知揭厲俄有一白狼馴繞其前過水復返似欲引導如此者三於是隨狼行水纔至膝得路歸朝後自五兵尚書爲徐州刺史嘗欲設齋宿昔灑掃盛列香花經像忽聞法堂有經唄聲清婉流暢懿遽往視見五沙門在佛座前神儀偉異懿心甚欽敬沙門顧盼依然瞻禮未竟皆竦身飛空而去親賓見者倍增信悟（出法苑珠林）

謝敷

謝敷字慶緒會稽山陰人鎮軍將軍輶之兄子也少有高操隱於東山篤信大法精勤不倦手寫首楞嚴經當置都下白馬寺中寺爲鄰火所延什物餘經並成煨燼而此經止燒紙頭界畫外而已文字悉存無所毀失敷死時友人疑其得道及聞此經彌加驚異（出法苑珠林）

僧法洪

晉世沙門僧法洪在瓦官寺義熙十二年時官禁鎔鑄洪亢發心鑄丈六金像私鑄竟猶在模所司知覺收洪桎械洪念心觀音每日百遍忽夢所鑄金像往獄手摩頭曰無慮其像胸前方一尺許銅色燋沸當洪禁日國家牛馬不肯入欄時以爲怪旬日有赦洪得免像即破模而自現也（出辯正論）

劉式之

彭城劉式之常供養一金像無故失去不知所在式之夙夜思愆自責至念寅通經百日後其像忽然自現本座神光照室全家驚喜倍加傾心（出辯正論）

劉齡

宋劉齡不知何許人居晉陵東路城村頗奉佛法於宅中立精舍時設齋元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父暴亡時巫祝並云家當更有三人喪亡鄰家有事道祭酒魏巨常爲章符誑誘村里語齡曰君家衰禍未已由奉不明神也若改事大道必蒙福祐不改意者將滅其門齡遂敬延祭酒罷不奉法巨云宜焚經像災乃當除耳遂焚精舍炎熾移日唯屋而已經像幡座儼然如故像於中夜大放赤光其時諸祭酒有二十許人有懼靈驗密委去者巨等師徒意猶不止被髮禹步執刀索云斥佛還故國不得留中夏爲民害也齡於其處如有人毆打頓仆於地家人扶起方餘氣息遂痿躄不能行動巨體內發疽日出血三升不一月苦死自外同伴並患癩疾鄰人東安太守水丘和傳於東陽時多見者（出法苑珠林）

陳安居

宋陳安居襄陽縣人也伯父少事巫俗鼓舞祭祀神像盈宅父獨敬信釋法但自齋戒世父無子以安居紹焉安居雖即伯父而理行精守廢絕淫祀忽得病發狂則爲訶神之曲迷悶邪僻如此彌歲而執心愈固常誓曰若我所執之志偶當爲邪者必先自滅截四體乃就其事家人並■之安居不聽經三年病發死但心下微煖家不敢殯至七日夜守者覺尸足間如有風來飃動衣衾蘇而有聲家人

初僵尸癡皆走避之既而稍能轉動仍求水漿家人喜問從何來安居具說所經初見有人若使者侍從數十人呼去從者欲縛之使者曰此人有福未可縛也行可百餘里至一城府屋宇甚整使者將至府所如何司之處俄有人授紙筆令安居曰可疏二十四通死名安居如言疏名成數通有一人從內出揚聲大呼曰居可人既議稱安有教付刺奸獄吏兩人一云與大械一云此人頗有福只可三尺械議論不決乃共視文書久之遂與三尺械少頃見一貴人翼從數十形貌都雅謂安居曰汝那得來安居具陳所由貴人曰汝伯有罪但宜鉗治以先所小福故今得於觀也獄吏不肯釋械曰府君無教不敢專輒貴人曰但付我不使走逸也乃釋之貴人將安居遍至諸地獄備見苦

楚略與經文相符遊歷未竟有傳教來云府君喚安居安居惶懼求救於貴人貴人曰汝自無罪但以實對必無憂也安居至門見有控抯者數百一時俱進安居在第三至階下一人冠冕立於內前讀罪簿其第一捐行昔者娶妻之始未婦為誓有子無子終不相棄而其人本是祭酒嘗亦奉道供化徒衆中得一女弟子因而奸之遂棄本妻妻嘗訴冤府君曰汝夫婦違誓大義不終罪一也師資長者在三而奸之況父子相婦無以異也付法局詳刑次讀第二女人辭牒云其姓名云家在南陽冠軍縣黄水里字安爨器於竈口而此婦眠嬰兒於竈上匍匐走行糞汚爨器中此婦還見卽前謝神祇盥洗精潔而其舅每罵此婦言無有天道鬼神致此惡婦得行汙穢司命聞知故錄送之

府君曰眠竈非過小兒無知又且已請謝神是無罪矣舅爲無道誣謗幽靈可錄之來須臾而至次到安居階下人具讀明牒爲伯所訴府君曰此人事佛大德人也其伯殺害無辜皆誣百姓罪宜窮治以其有小福故未加之罪耳今復誣訴無辜敕催錄取來已而府君遣安居還若可去善成勝業可壽九十三努力勉之勿復更來將離府司云君可拔却死名於是安居以次抽名既畢而至向遊貴人所貴人亦至云知汝無他罪得還甚善力修功德身福微不辦生大受報於此輔佐府君亦優游富貴神道之美吾家在宛姓某名某特遣爲吾致意尊奉法戒勿犯偏禁可具以所見示語之也乃以二人力士送安居出門數百步傳教送符與安居謂曰君可持此符經關戍次以示之

勿輒偷過偷過有罪謫也若有水礙可以此符投水中卽得過矣安居受符而歸行久之阻大江不得渡安居依言投符瞭然如脫乃是其家庭中也正聞家中號慟所送二人勒還就身安居聞其身臭穢曰吾不復能歸此人乃強排之仆於尸腳上安居既愈欲驗黄水婦人特往冠軍縣尋問果有此婦相見依然如有舊識云已死得生舅卽以其日亡說所聞見與安居悉同安居果壽九十三也（出法苑珠林）

馬處伯

宋馬處伯巴西閬中人也少信佛法嘗作宜漢縣令元嘉十二年七月夜夢見天際有三人長二丈餘姿容嚴麗臨雲下覩諸天妓樂盈於空中告曰汝厄在荆楚戊寅之年

八月四日若處山澤其禍克消人中齊戒亦可得免若過此期自悟道也時伯見相識楊廷等八人並有鎖械又見道士胡遵世身出空入際人皆記八人命盡年月語道士若能修六功德猶可延長也遵等皆如期而亡道遜排奉法山居勤勵彌至處伯後爲梁州西曹揚州將南思話也蕭轉南蠻從命爲行參軍處伯思荊楚之六心卽伴於蕭解職將適衡山蕭苦不許十三年內戌寅歲也六月末得病至八月危篤其日黃昏後忽閉然徹視遙見西方有三人行長可一丈前一人衣裕垂髮項有光後二人安侍金耀儀相端備列於空中去地數仞處伯委悉諦視猶是前所夢者也須之不見歆芳移時方歇同居小大皆聞香氣因而流汗病卽小差處伯所居頗卑陋於時自覺處在殿堂廊壁煥耀皆是珍寶假卽所患平復出冥祥記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一十四　報應十三崇經像

費崇先　魏世子　何曇遠
陳秀遠　葛濟之　董青建
齊竟陵王　張逸　釋僧護
僧澄空　釋慧侶　釋道積
釋法誠

費崇先

宋費崇先吳興人少信佛法精勤奉始二年受菩薩戒寄齋於謝惠遠家二十四日晝夜不懈每聽經常以鵲尾香爐置膝前初齋三夕忽一人容服不凡逕來娶爐去崇先視膝前爐猶在方悟神異自惟衣裳新濯了無不淨唯坐側有唾壺既撤去壺卽復見此人還爐於前未至席猶見二爐須臾卽合爲一然則此神人所提者蓋爐影耳崇先又嘗聞人說福遠寺有欽尼者精勤得道欣然願見未及得往屬意甚至常齋於他家中夜忽見一尼容儀端儼著赭布袈裟立齋席之前食頃而滅崇先及見此尼狀貌被服卽前夜所覩者也出法苑珠林

魏世子

宋魏世子梁郡人奉佛精進兒女遵修唯婦迷執不信女年十四病死七日而蘇云可安施高座并無量壽經世子卽爲具設經座女雖持齋戒未嘗看經今卽昇座朗聲清利下啟父云兒死便往無量壽國見父兄及已三人池中已有芙蓉大花後當化生其中唯母獨無不勝此苦故歸啟報語竟復絕母於是敬信法教出冥祥記

何曇遠

何曇遠廬江人父萬壽御史中丞曇遠奉法持菩薩戒年十八丁父艱衰毀成疾殆將滅性號踊之外歸心淨土庶祈感應時請僧數人曇遠向僧含懺悔宿業終無感徵僧含每加獎勵不令懈怠爾後因夜轉經竟衆僧已眠曇遠忽有歌誦僧含驚而問之曇遠曰見佛身黃金色光焰丈餘幡花翼從充滿虛空佛自西至呼令速去曇遠素羸弱少力此夕壯厲悅懌便於合中取香著手中并以園花散空母曰汝今若去不念吾耶曇遠無所言而頓臥宿信家中聞此空異亦皆欣肅不甚則懼曇遠至五更忽然而終宅中芬馨數日 出冥祥記

陳秀遠

宋陳秀遠潁川人嘗為湘州西曹客居臨湘縣少信奉三寶年過耳順篤業不衰元徽二年七月中夜臥未寐歎念萬品死生流轉無定惟已將從何來一心祈念冀通感夢時夕結陰室無燈燭有頃見枕邊如螢火者明照流飛俄而一室盡明逈空如晝秀遠遽興合掌喘息見庭中四五丈上有一橋閣閣欄彩檻立於空中秀遠了不覺升之坐於橋側見橋上士女往還衣裝不異世人末有一嫗年可三十許衣白單行至秀遠而立有頃又一婦人純衣白布偏環髻手持香花前語秀遠曰汝前身即我也以此花供養佛故得轉身作汝復指青白嫗曰此即復是我前身也言竟而去後指者亦漸隱秀遠忽不覺還下之時光亦尋滅 出冥祥記

葛濟之

葛濟之句容人稚川之後妻同郡紀氏體貌閑雅有婦德濟之世事神仙紀亦兼而心樂佛法常存誠不替忽一旦方織俄覺雲日開朗空中清明因投梭仰望四表見西方有如來真形及寶蓋幡幢映人心獨喜曰經說無量壽者即應此耶便頭面作禮乃引濟之亦登時見半身及諸幡蓋俄而隱沒於是雲日鮮華五色燭耀鄉里備覩移時方歇焉 出冥祥記

董青建

齊董青建者不知何許人父字賢明建元初為越騎校尉初建母宋氏孕建時夢有人語云爾必生男體上當有青誌可名為青建及生如言即名焉有容止美言笑性理寬和家人未嘗覩其慍色見者皆悅之至年十四而州辟主簿建元初皇儲請焚茨為水曹參軍二年七月十六日寢疾自云不振濟至十八日臨絕起坐謂母曰罪盡福至緣果未絕願母自愛不須憂念因失聲大哭發盡而絕將殯殯喪齋前其夜母夢建云生死道乖勿安齋前自當有道道人來迎喪者明日果有道人來名曇頴即依夢語向曇頴說之曇頴曰爾道住在南林寺道丈八像前成賢子乃有此感應寺西有少空地可得安喪也遂葬寺邊一日其母將親表十許人來東見建如生云願母割哀還去建今還住寺作母即止哭而還舉家菜食長齋至臘月十一日賢明夢見建云願父暫出東齋賢明便香湯沐浴齋戒出東齋至十四夜於明中聞建喚聲驚起見建在齋前如生

時父問汝作何罪死云從亡來在練神宮中滿百日當得生忉利天建不忍見父母兄弟哭泣傷慟三七日禮諸佛菩薩請四天王故得暫還願父母從今已後勿復啼哭祭祠阿母已發願求見建不久當命終即共建同生一處父壽可得七十三命終後當三年受罪報勤苦行道可得免脫問曰汝從何中來那得有光明建曰今與菩薩諸天同下此其身光耳又問曰汝天上識誰建曰見王車騎張吳興外祖宋西河建曰非但此一門中生從四十七年以來至七死七生已得四道果先發七願願生人間救護生死從今永畢得離七苦建臨盡時見七處生死所以大哭者與七家分別也問云汝皆生誰家建曰生江夏用羊廣州張吳興王車騎蕭吳興梁給事董越騎等家唯此間

生十七年餘處止五年耳自今已後壽飈歲多宜勤修功德建見世人死多墮塗生天者少勤精進可得免度贊鈞生天亦得相見行殊善與無相值期又問云汝母憂念汝甫死可令見汝否建曰不須相見益悵煎苦耳但依向所說之諸天已去不容久住悵有悲色忽然不見去後竹林左右猶有香氣家人亦並聞餘香焉建云所生七家江夏羊希張永王玄宋茂渝虞明梁季文也賢明遂以出家名法藏（出法苑珠林）

齊竟陵王

齊竟陵王蕭子良得熱病夜中垂死夢見金像手灌神湯因遂平復（出辯正論）

張逸

張逸為市卒死預造金像朝夕祈命臨刑刀折而項不傷官問故答曰唯以禮像為業求其像項有二刀痕如血因得免死（出[illegible]）

釋僧護

高齊時有釋僧護守道直心不求慧業願造丈八石像咸怪其言後於寺北谷中見一臥石可長丈八乃顧匠營造向經一周面腹粗了而背著地以六具拘舉之始初不動經夜至旦忽然自翻即就營造移置佛堂晉州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寺燒諸佛寺此像獨不變色又欲倒之大牛六十頭挽不動忽有異僧以杖木上擊數下而倒之尋失僧所在像後降夢信心者曰吾患指痛其人窺而視焉乃木傷其二指也遂即補之開皇十年為像幡蓋者夢丈八人

入室云吾之賊大怖悔而謝焉其像見在（出法苑珠林）

僧澄空

隋開皇中僧澄空年甫二十誓願於晉陽汾西鑄鐵像高七十尺焉鳩集金炭經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辦於是告報檀越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煙焰滅息啟鑪之後其像無成澄空即深自咎責積有歲年復堅前約[illegible]精勤艱苦又三十年事費復備則又復寫像焉及啟鑪其像又復無成澄空於是呼天求哀叩頭請罪大加貶挫深自勤勵又二十年功力復集然後選日復寫像焉及期澄空乃身登鑪頂百尺懸絙揚聲謂觀者曰吾少發誓願鑄寫大佛今精誠積年如或踳駁吾亦無面見大衆也吾今俟其啟鑪欲於金液而捨命焉一以謝懲於諸

佛一以表誠於衆善儼大像圓滿後五十年吾當為建重閣耳時觀者如衆號泣諫止而澄空殊不聽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躍澄空於是揮手辭謝投身如飛鳥而入焉及開鑪鐵像莊嚴端妙毫髮皆備自是并州之人因起閣以覆之而佛身洪大功用極廣自非殊力無由而致唐開元初李暠為太原軍節度使出游因仰像歎曰如此好相而為風日所侵痛哉即施錢百萬繕周歲之內而重閣成就至今北都謂之平等閣者是也計僧死像成日至暠正五十年矣以佛法推之則暠也得非澄空之後身歟 出集異記

釋慧偘

隋蔣州大歸善寺釋慧偘曲阿人也靈通幽顯世莫識之而輕敬尊像事同生佛行見木像不敢輒坐勸人造像唯作坐者後往揚都修禪法大有悟解住栖霞時寄住揚都寓偲法師偲與偘相揖之時往山偘為現神力偘即從窗中出臂解齋偲寺佛殿上額因語偲云世人無識見多驚異故吾所不為耳大業元年終於大歸善寺初偘終日以三衣還衆僧吾今死去從衆好住便還房內大衆驚起追之乃見房中白骨一具跏坐牀上就而撼之鏘然不散 出法苑珠林

釋道積

唐蒲州普濟寺釋道積河東安邑縣人也博通經教洞明玄旨河東英俊莫與同風先是沙門寶澄於普濟寺創營大像百丈功勛未終而卒耆艾請積繼之積受囑勸論檀行緣化槐檀十遷而大像成就道俗慶賴咸徹人天初積受請之夕夢二獅子於大像側連吐明珠相續不絕既寤歎曰獸王自在則表法流無滯寶珠自涌又喻檀施不窮宜運潛符徵效斯在即命工匠圖所夢於彌勒大像前今猶存焉其寺在蒲坂之陽高爽華敞東臨州里南望河山像設三層岩廊四合上方下院赫奕相臨園磑田蔬周環俯就佛事隆盛咸積之功焉 出法苑珠林

釋法誠

終南山悟真寺釋法誠雍州萬年縣人事沙門僧和為師和亦鄉族之所推奉嘗有人欲害和夜詣門見房內猛火騰焰升帳遂即追悔誠奉佩訓易常誦法華翹心奉行朝夕無懈夢感普賢勸書大教既悟即入淨行道重傭工匠今書八部般若香臺寶軸莊嚴成就又於寺南橫嶺造華嚴堂鑿山堙谷列棟崇甍則對重巒右臨斜谷吐納雲霧下瞰煙虹實奇觀也弘文館學士張孝靜時號書工誠乃請孝靜寫藏經潔淨勤苦大致感徵靈瑞異徵則撥精廬貞觀十四年忽謂侍者曰諸行無常法緣有竭九品往生斯言驗矣吾今去世汝無慼慼言畢口光燭於檻奄然而化 出高僧傳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一十四

張法義　王之弘　崔義起妻
襄陽老姥　普賢社　李洽
王乙　鉗耳含光　馬家
宋休　牙將子

張法義

唐張法義華州鄭縣人年少貧野不修禮度貞觀十一年入華山伐樹見一僧坐巖穴中法義就與語晌冥不歸僧因設松栢末以供食之謂法義曰貧道久不欲外人知檀越出慎勿言相見因為說俗人多罪累死皆惡道志心懺悔可以滅之乃令澡浴披僧衣為懺悔旦而別去十九年法義病卒埋於野外貧無棺槨以薪木瘞之而蘇自推木出歸家家人驚懼法義自說初有兩人來取乘空行至官府入門又巡巷南行十許里左右皆有官曹門閤相對不可勝數法義至一曹院見官人遙責使者曰是華州張法義也本限三日至何因乃淹七日使者云義家狗惡兼有祝師祝師見打甚苦褰衣而背青腫官曰稽限過多合與杖二十言訖杖亦畢血流灑地官曰將法義過錄事錄事署發文書令送付判官召主典取法義前案簿盈一牀主典對法義前披檢云其簿多先朱勾畢有未勾者則錄之曰貞觀十一年法義父使刈禾法義反顧張目私罵父不孝合杖八十始錄一條即見昔巖穴中僧來判官起迎問何事僧曰張法義是貧道弟子其罪悉懺悔滅除訖天曹案中已勾畢今枉追來不合死主典云經懺悔者此案勾了今如張目罵父雖經懺悔事未勾了僧曰若不如此當取案勘之應有福利仰判官令典將法義過王宮殿宇宏壯侍衛數十人僧亦隨至王所王起迎僧曰師當直來耶答曰未當次直有弟子張法義被錄來此人宿罪並貧道勾訖未合死主典又以張目視父事過王王曰張目懺悔此不合免然師為來請可放七日法義白僧曰日既不多後來恐不見師請即往師所僧曰七日七年也可早去法義固請隨僧僧因請王筆書法義掌中作一字又請王印印之曰可急去還家憑作福報後來不見我宜以掌印呈王王自放汝也法義乃辭出僧令送出至其家內至黑義不敢入使者去之遂活覺在土中甚輕薄以手推排得出因入山就僧修福義掌中所印處文不可識然皆為瘡終莫能愈至今尚有焉出冥報記

王弘之

唐王弘之貞觀中為沁州和川令有女適博陵崔軌於和川病卒經數十日其家忽於夜中聞崔語初時闔家驚怪其後乃以為常云軌是女婿雖不合於妻家立靈然而苦無所依但為置立也妻從其請朝夕置食不許置肉唯要素食恒勸禮佛又具說地獄中事云人一生之不免殺生及不孝自餘之罪蓋亦小耳又云軌雖無罪然大資福助為軌數設齋供并寫法華金剛觀音等經各三兩部自茲已後即不復來王家一依其言寫經設供軌忽更來愧謝因云今即取別舉家哭而送之軌有遺腹之子已年四五六歲軌云此子必有名官頗著善自此不復來矣出法苑珠林

林

崔義起妻

唐司元少常伯崔義起妻蕭氏父文鏗少不食葷茹酒肉
蕭氏以龍朔二年五月亡其家為修初七齋僧方食其婢
素玉忽云夫人來語其曰生時聞佛經說地獄今身當之
苦不可言賴男女等與我追福蒙放暫歸即向諸僧懺悔
欲去又云我至二十日更來將素玉看受罪即如期素玉
便悶絕一日乃蘇云初隨夫人到一大城中有一別院夫
人所住亦兼有湯鑊鐵牀來至夫人尋被燒煮酷毒難說
其夫人父文鏗忽來云在空呼曰早放素玉對語素玉女
曰我女生時不受戒故恣行合嫉汝歸令崔郎多造功德
為拔此厄又見一婆羅門僧從空中下作梵語教素玉念

金剛法華藥師經各一遍令去既活並不遺忘有梵僧聽
之云素玉所傳如同西國語與中國異也出冥報記

襄陽老姥

唐神龍年中襄陽將鑄佛像有一老姥至貧營求助施卒
不成得姥有一錢則為女時母所賜也寶之六十餘年及
鑄像時姥持所有因發重願投之爐中及破爐出像姥所
施錢著佛胸臆因磨錯去之一夕錢又如故僧徒驚異錢
至今存焉乃知至誠發心必有誠應姥心誠故諸佛護之
令後人生希有此事也出紀聞

普賢社

開元初同州界有數百家為東西普賢邑社造普賢菩薩
像而每月設齋東社邑家有女以齋日生子於其齋次名

之曰普賢年至十八作為社邑斯役之事蓋所備者後因
齋日此邑忽拈普賢身像而坐其處邑老觀者咸用
心既加詬罵又苦鞭棰普賢笑曰吾以汝志心故生此
小次見真普賢不能加敬而求此土像何益於是忽變其
質為普賢菩薩身黃金色乘六牙象空中飛去放大光
明天花綵雲五色相映於是遂滅邑老方悟賢聖大用驚
慚其西社為普賢邑齋者僧徒方集忽有婦人懷妊垂產
云見欲生子因入普賢堂中人呵怒之不可禁止因產一
男子於座之前既而產生甚為汙穢諸人不可提挈出深
用詬辱忽失婦人所在男變為普賢菩薩光明照燭相好
端麗其所汙穢皆成香花於是乘象騰空稍稍而滅諸父
老自恨愚闇不識普賢剜眼其目者十餘人由是言之菩

薩變現豈凡人能識出紀聞

李洽

山人李洽自都入京行至灞上逢吏持帖云追洽洽視帖
文字錯亂不可復識謂吏曰帖中乃以狼藉吏曰此是閻
羅王帖洽聞之悲泣請吏暫還與家人別吏與偕行過市
見諸肆中饌餚吏視之久洽問君欲食乎曰然乃將錢一
千隨其所欲即買正得一牀與吏食畢甚悅謂洽曰今可
速寫金光明經或當得免洽至家寫經別家人畢吏去行
數十里至城壁宇峻嚴因問此為何城吏云安祿山作亂
所司以賊兵逼故作此城以遏之又問城主為誰曰是鄔
元昌洽素與城主有故請為通之元昌召入相見甚喜須
臾有兵馬數十萬至城而過元昌留洽坐出門迎候久之

乃回洛問此兵云何曰閻羅王往西京大安國寺也既至寺登百尺高座王將薄閱云此人新造金光明經遂得延筭故未合死元昌歎羡良久令人送回因此得活（出廣異記）

王乙

王乙者自少恒持如意輪咒開元初徒侶三人將適北河有船夫求載乙等不甚論錢直云正爾自行故不計價乙初不欲去謂其徒曰彼賤其價是誘我也得非苟藏禍心乎舡人云所得資者只以供酒肉之資但因長者得不滯行李爾其徒信之乃渡仍市酒共飲頻舉酒屬乙乙屢聞空中言勿飲心愈驚駭因是有所疑酒雖入口者亦潛吐出由是獨得不醉洎夜秉燭其徒悉已大鼾乙憂自非消難坐念咒忽見舡人持一大斧刃長五六寸從水倉中入斷二奴頭又斬二伴次當至乙乙伏地受死其燭忽爾遂滅乙被斫三斧背後有門久已釘塞忽有二人從門扶乙投水岸下水深又投於岸血雖被體而不甚痛行十餘里至一草舍揚聲云被賊劫舍中人收乙入房以為拒閉及報縣吏人引乙至劫所見岸高數十丈乃知神咒之力後五六日汴州獲賊問所以云燭光忽暗便失王乙不知所之一瘡雖破而不損骨尋而平愈如故此持如意輪咒之功也（出廣異記）

鉗耳含光

竺山縣丞鉗耳含光者其妻陸氏死經半歲含光秩滿從家居竺山寺有大墩暇日登望忽於墩側見陸氏相見悲喜問其死事便爾北望見一大城云所居在此邀含光同去入城城中屋宇壯麗與人間不殊傍有一院院內西行有房數十間陸氏處第三房夫婦之情不異平素衣玩服具亦備久之日暮謂含光曰地府嚴切君宜且還後日可領兒子等來欲有所囑明日不煩來也及明日含光又往陸氏見之驚愕曰戒卿勿來何得復至須臾有緋衣吏侍從數十人來入院陸氏令含光入牀下垂氈至地以障之戒使勿視恐主客有犯俄聞外呼陸四娘陸氏走出含光初甚怖懼後稍竊視院中都有二十八婦人緋衣吏各令舉兩兩結投釜中宛楚之聲聞乎數里火滅乃去陸氏復走入房含光見入接手牀上良久悶絕既蘇含光問平生齋菜誦經念佛何以更受此苦答云昔欲終時有僧見詣令寫金光明經當時許之病亟草草遂忘遺囑坐是受妄語報罹此酷罰所欲見兒子者正為造金光明經令君已見無煩兒子也含光還家乃具向諸子說其事悲泣終夕及明往視已不復見但荒草耳遂貨家產得五百千刺史已下各有所施滿二千貫又乃令長子載往五臺寫經至山中遍歷諸寺未有定居尋而又上臺山路之半遇一老僧謂之曰寫經救母何爾遲迴留錢於臺宜速還寫金剛經也言訖不見其子知是文殊菩薩留錢而還乃至金剛經畢上墩又見地獄因爾直入遇閉門乃扣之門內問是誰鉗耳贊府即云是我久之有婦人出曰比聞令相謝寫經之力已得託生人間十萬珍重含光乃問夫人何故居此答云罪狀頗同故復在此爾（出廣異記）

席豫

唐開元初，廣豫以監察御史按覆河西，去河西兩驛下僉求羊肝不得。捷主驛吏外白肝至，見肝在盤中搖動不住。豫嚮盛良久，令持去，乃取一絹寫手寫佛，半日許豫歎曰：隨吏問下，巨曰：殺生有道，何敢生取其肝，獨能忍乎。豫云：初雖求肝，肝至見動，實不敢食。訖見一小佛從雲飛下，王起頂禮，佛言如豫所陳。王謂羊曰：他不食汝肝，今欲如何。尋放豫還也。出冥報記

裴休

唐開成元年，宰相裴休留心釋氏，精於禪律。師圭峯密禪師，得達摩頓門。密師注法界觀、禪詮，皆相國撰序。常披毳衲，於歌妓院中持鉢乞食，自言曰：不為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為人。每自發願，願世世為國王，弘護佛法。後於闐國王生一子，手文中有裴休二字，聞於中朝。其子弟請迎之，彼國不允而止。出北夢瑣言

牙將子

唐東蜀大聖院有木像觀音菩薩，甚老，相傳云：頃自荊湘泝流而上，登歸峽郡，郡人具舟楫取之，千夫牽挽不至岸。至渝州，人焚香祈請，應聲而往。郡守及百姓遂擁大聖院安置之。東川有牙將者，其子常瘖，忽一日畫地告其父曰：某宿障深重，被業病，聞大聖院神通，欲令身出家，依止供養，冀消除罪根耳。父許之。由是虔恪莫修，夙夜無怠。經數載，倏爾能言，抗音讚辯，超於常輩。復有跛童子者，覩茲奇異，發願於大聖院，終身苦行，懺悔求福。未逾朞歲，忽能起行，筋骨自伸，步驟無礙。事忽異本院碑，殿有東廡，見有瘖僧跛童子二畫像並存焉。出錄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一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一十六　報應十五

謝晦　尼智通　王袤之
周宗　沈僧復　僧道志
唐文伯　崔平業　王範妾
郭祖深　衛元宗　姜勝生
傅奕　幷州人　薛孤訓
嶲州縣人　丁零　唐武宗
李義琰　發冢　西明寺
明相寺　僧儀孚　開照寺盜
僧紹明　潼江軍

謝晦

宋尚書謝晦爲荊州刺史以塔寺不宜在人間當移之郊外乃自率部下至新寺門遣隊士八十持刀斧毀壞寺內尊像欲橫在大殿壁傾而雲霧晦暗大風驟起晦即怖走隊人驚散莫知所以晦當夜夢見沙門飛騰空中光明顯赫又見二人形悉丈餘容貌甚厲叱曰汝所行反道尊當自知其後隊人滿身皆瘡疥經一時而死餘人並犯法就誅謝晦連年患疥瘡後以謀叛合家被誅皆非命而卒　出辯正論

尼智通

宋尼智通京師簡靜尼也年貌姝少信道不篤元嘉九年師死罷道嫁爲魏郡梁甫妻生一男年七歲家甚貧窮無以爲衣智通爲尼時有數卷素無量壽法華等經悉練搗之以衣其兒居一年而得病恍惚驚悸肌肉壞爛狀若火燒有細白蟲日去升餘慘痛煩毒晝夜號叫常聞空中語云壞經爲衣得此報也旬餘而死　出冥祥記

王袤之

宋吳興太守琅琊王袤之有學問老莊而不信佛唯事殺伐初爲晉西省郎中性好賓客於內省前養一雙鵝甚愛翫之後忽夢鵝銜一卷經可十紙許取看皆說罪福之事明日果見乃是佛經因是不敢殺戮篤信過人　出冥祥記

周宗

周宗者廣陵郡人也宋元嘉七年隨到彥之北伐王師失利與同邑六人逃竄間行於彭城北遇一空寺無有僧徒中有形像以水晶爲相因共竊取之乃出村貨食其一人羸病等輩皆輕之獨不得分與既而各還家三四年中宗等五人相繼病癩而死不得分者獨獲免　出冥祥記

沈僧復

宋吳興沈僧復大明末本土饑荒逐食至山陽晝入村野乞食夜還寄寓寺舍左右有山陽諸小寺小形銅像甚衆僧復與其鄉里數人積漸竊取遂囊盛數四悉滿復因將還家共鑄爲錢事既發覺執送郡入獄便云見人以火燒之晝夜叫呼自搏楚不可忍未及刑坐而死舉體皆拆裂狀如火燒吳郡朱子視識僧復具見其事　出冥祥記

僧道志

宋沙門僧道志者北多寶寺僧也嘗爲衆僧令知殿塔自竊幡蓋等寶飾所取甚衆後遂偷像眉間珠相既而開穿垣壁若外盜者故僧衆不能覺也積旬餘而得病便見異人

以戈矛刺之時天將大風驚叫惡聲流血而猶日中一兩
如此其後亟甚刺者稍數迷悶變過體呻呼不能得同寺
僧衆頗疑其有罪欲為懺謝始問猶諱而不言將盡二三
日乃具自陳列涕淚請救曰吾懼悸不過而無從逃失竟
作罪招此殃禍生受楚拷死墮刀鑊已燒之身唯乘衣如
今無復餘物唯衣被鉢履或足充一命乞頻為營顧以為懺
悔昔同像相珠有二枚一枚已屬婦人不可復得一以質
錢在某家今請取追之既死諸僧令集贖得相珠既設
齋懺訖工人復相珠於殿轉迴旋繞不安今合衆僧復為禮
拜燒香乃得安貞年餘兩同學等於昏夜同聞空中有語
詳聽即是志聲也自說云自死已來備嬰痛毒方累年劫
未有出期賴衆僧哀情救護贖像相珠故苦酷之中時

有間息感恩無已故暫來稱謝言此而已聞其語時腥腐
臭氣苦痛難過良終久之乃稍歇（出冥祥記）

唐文伯

宋唐文伯東海贛榆人也弟好蒱博家資都盡村中有寺
經過人或以錢上佛弟屢竊取後病癩卜者云祟由盜佛
錢父怒曰佛是何神乃令我兒致此吾當試更虜奪若復
能為祟可也前縣令何欣之婦上織成寶蓋帶四枚乃盜取
為腰帶不百日復得惡病發瘡之始起腰帶處（出冥祥記）

崔平業

梁人崔平業者先為馬弩武士監軍一生以偷佛銘銅為
業賣銅以供酒肉心無慚懼年五十妻子兄弟並死業一
身忽病目障飢寒並至餓死（出法苑珠林）

王鎮惡

梁人進士王鎮惡有學問而無善心出言多所非毀亦為
時人所嫌輕慢佛法見僧必侮前後以教學為業時有璉
溪寺僧法滿寄銅鐘一口於其學內未取之間鎮惡盜以
鑄錢後與僧法滿對誓經年連病而舌攣縮口不得言既
知負誓乃舍衣鑄鐘贖罪至死口不得言（出[illegible]）

郭祖深

梁人郭祖深上梁武一十八條事請廢郭內小寺及無業
僧尼梁武不納後夢見神母之遂病癩雖悔不差（出辯正論）

衛元宗

衛元宗毀法之後身著熱風委頓而死（出辯正論）

姜勝生

魏州故觀城人姜勝生唐武德末年忽遇惡疾遂入蒙山
醫療積年不損後始還家身體瘡爛手足指落夜眠忽夢
見一白石像可長三尺許謂之曰但為我續手令爾即差
至日忽憶於武德初年在本地裏打破於故村佛堂中取
細擇經裂破用繫杖頭輒作有人見者云盜毀經大罪勝
生反更惡罵遂入堂中打白石像右手落堂中尚見宛然
當像遂往佛前頭面作禮盡心悔過顧匠續其像手造經
四十卷營一精舍一年之內病得損差鄉人號為耶像（出冥報記）

傅奕

唐太史令傅奕本太原人隋末徙至扶風少好博學善天
文曆數聰辯能劇談自武德貞觀中嘗為太史令性不信
佛法每輕僧尼至以石像為磚瓦之用貞觀十四年秋暴

病卒初死與同伴傅仁均薛賾並爲太史令賾先負仁均錢五千未償而仁均死後賾夢見仁均言語如平常賾因問曰先所負錢當付誰人仁均曰可以付泥犂人問是誰答曰太史令傅奕是也既而寤是日夜少府監馮長命又夢已在一處多見先亡人長命問經文說罪福之報未知審定有不答曰皆悉有之又問如傅奕者生平不信死受何報答曰罪福定有然傅奕已配越州爲泥犂矣（出地獄苦記）

幷州人

幷州有人解畫曾陷北虜突厥可汗遣畫佛像此人時偷彩色恐被搜披紙裹塞鼻中鼻中血出數升此人後爲僧唐貞觀中於山東住寺漸漸患鼻二三年後鼻中生肉塊大如桃膠血狼藉痛楚不已後請僧盡頭懺悔病亦不愈

十年始亡盡頭當付焚俱心寺說其事（出廣古今五行記）

薛孤訓

唐貞觀二十年征龜茲有薛孤訓者爲行軍倉曹軍及屠龜茲後乃於精舍剝佛面金旬日之間眉毛盡落還至伊州乃於佛前悔過以所得金皆爲造功德未幾眉毛復生（出冥報記）

嶲州縣令

唐貞觀中有人任嶲州一縣令往高昌於寺得一顆珠像至京師諸大寺欲與千貫錢買之不肯遂毀破賣得一千三百貫後月餘患腫瘡療之間見一僧云何因毀壞尊像遂遣人拔其舌長尺餘苦痛呻吟數日而死德安縣令薛逡備知此事（出冥報記）

丁零

相州鄴城中有丈六銅立像一軀賊丁零者志性兇悖無有信心乃彎弓射像箭中像面血下交流雖加瑩飾血痕猶在又選五百力士令挽仆地消鑄爲銅擬充器用乃口發大聲響烈雷震力士亡魂喪膽人皆仆地迷悶宛轉怖不能起由是從俗歸信者衆丁零後時著疾被誅乃死（出宣驗記）

唐武宗

長安城北有古塚高十數丈傳云周穆王陵也唐會昌六年正月十五日有人夜行至陵下聞人語於林間意其盜也因匿於草莽中伺焉俄有人自空而來朱衣執版宣曰塚尉何在二吏出曰在位因曰錄西海君使者何時當至吏曰計程十八日方來朱衣曰何稽遲對曰李某以武宗坐毀

聖教減一紀算當與西海君同日錄其魂忽有賈客鈴聲自東來朱衣與二吏俱不復見後數月帝果晏駕以英發有斷勤於庶政至如迎貢主以破羌戎後內地而燭役穴武功震耀雖五代之次也然令人之教不可厚誣則秦時焚書坑儒後世山中有告祖龍之死者事不誣矣（出宣室志）

王義逸

唐會昌中有王義逸者護鳳翔軍節度武宗廢佛刹義逸以家財易諸佛木取其精者造大像內瑯牙治其第爲岐下之甲焉後一年一日有小吏入告有不俊事且泣曰某適方就室假寐有紫衣人招入一朱戶則煙將軍之第也見絲竹綺羅賓客列坐滿堂獨無將軍紫衣人指塔下一

得曰此路可見公主人因北趨見荆棘滿地其路纔可容人步至低屋排戶而入見將軍卧於牀上繫其手足有人持火至方燒其髮因出淚言曰吾不幸生好貨販僧寺材破以貨其利今繫於此後三日當死君若歸爲我告其家速毀郎第以歸佛寺不可轉留此而焰熾不能堪乎吾義遂怒而叱之明日果腦發癰三日而卒（出傳記）

贅肉

釋氏因果財有報應近歲有一男子既貧且賤於上吻忽生一片贅肉如展兩手許大下覆其口形狀醜異殆不可言其人每飢渴則揭贅肉以就飲啖頗甚苦楚或問其所因則曰少年無賴曾在軍伍常於佛寺安下同火共刲一羊分得少肉旁有一佛像上吻間可置之不數日覺痒遂生此贅肉焉（出玉堂閒話）

西明寺

長安城西明寺鐘寇亂之後緇徒流離闐其寺者數年有貧民利其銅袖鎚鑿往竊鑿之日獲一二斤鬻於闤闠如是經年人皆知之官吏不禁後其家忽失所在市銅者亦訝其不來後官欲徙其鐘於別寺見寺鐘平陷在闌上及仆之見盜鍾者抱鎚鑿儼然坐於其間則已乾枯矣（出玉堂閒話）

明相寺

鳳州城南有明相寺佛殿壁皆飾以金焉亂離之後有貧民刮金鬻而自給迨至壁無金彩已盡於是遍身生癬瘡不可忍常須以物自刮皮盡至肉肉盡至骨而死焉毀佛之咎昭報如此（出劉實記）

僧義孚

僧義孚青社人解琴寓於江陵龍興寺行止詭譎府主優容之俾賚錢帛詣西川寫藏經或有人偷竊社戶所造藏經以授義孚以廉價贖之其羨財遂爲所有一旦發覺賣經者斃於枯木下此僧雖免罪未久得疾兩唇反引有似驢口其熱痛不可忍也人皆畏見苦楚備極而死同寺有數輩販鬻經像懼而捨財修功德以孚爲鑒戒（出北夢錄）

開照寺盜

僞蜀金堂縣三學山開照寺夜群寇入寺劫掠緇徒罄盡寺元有釋迦繡絲袈裟爲千載之異物也賊曹分取兩其裝拆而易之夫妻當時手指節節墮落頻頻俱墜尋事敗戮於市（出儆戒錄）

僧紹明

僞蜀大慈寺賜紫慈耶大師紹明主持文殊閣常教化錢物稱供養菩薩像有凡犯爲所役太半入已後染病病見火燒四肢周而復始不勝其苦悔過數呼唱施衣資不獲免（出儆戒錄）

涪江寺

僞蜀涪江心寺收取閬州新火燒舊閣中僧舊鑄佛寺有一大鐘在地有一卒逆犬在牽令卧而觸之鐘被裂流迸正中卒腔俊折而死（出儆戒錄）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十六

孫叔敖　崔敬嗣　裴度
劉軻　劉弘敬　蕭倣
孫泰　李質　范明府
程彥賓

孫叔敖

楚孫叔敖為兒出遊還憂而不食母問其故泣曰見兩頭蛇恐死母曰今蛇安在曰敖聞見兩頭蛇者死恐後人又見殺而埋之矣母曰無憂矣聞有陰德天報之福出賈子

崔敬嗣

唐崔敬嗣為房州刺史中宗安置在房州官吏多無禮敬嗣獨申禮敬供給豐贍中宗常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既同名姓每進擬官皆御筆超拜之者數四後引與語知誤訪敬嗣已卒遂安后授其子注官後官至顯達其孫即光遠也出譚賓錄

裴度

唐中書令晉國公裴度質狀眇小相不入貴屢屈名場頗亦自惑會有相工在洛中大為搢紳所神公特造之問命相工曰郎君形神稍異於人不入相書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今則殊未見貴處可別日垂訪為君細看公然之他日出遊香山寺徘徊于廊廡間忽見一素衣婦人致緹褶於僧伽欄楯之上祈祝良久瞻拜而去少頃度方見緹褶在舊處知其遺忘也又料追付不及遂收取以待婦人再至日暮竟不至度挈歸逆旅詰旦復攜往寺門始闢覩昨日婦人疾趨而至憮然惋歎若有非橫度從而問之婦人曰阿父無罪被繫所貴人假得玉帶二犀帶一直千餘緡以賂津要不幸失去於此今老父不測之禍無所逃矣度憮然復細詰其物色因而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笑而遣之尋詣昔相者相者審度聲色頓異驚歎曰此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度因以前事告之度果位極人臣出摭言

劉軻

唐侍御劉軻者部右人也幼之羅浮九疑讀黃老書欲學輕舉之道又於曹溪探釋氏關戒遂被僧服故釋名海納北之筠川方山等寺又居廬嶽東林寺習南山鈔及百法論咸得宗旨焉獨處一室數夢一人衣短褐曰我書生也頃因遊學逝於此室以主寺僧不聞郡邑乃瘞於牖下而屍骸跼促死者從真何以安也君能遷葬必有酬謝乃訪于緇屬果然劉解所著之衣覆其骸骼具棺改窆於虎溪之上是夜夢書生來謝將二雞子勸軻立食之軻嚼一而吞其一焉後乃精於儒學而善屬文章因策名第歷任史館欲書夢中之事不可自為傳託吏部侍郎韓愈素知焉曰待余餘暇當為一文贊焉愈左遷其文不就也出雲溪友議

劉弘敬

唐彭城劉弘敬字元溥世居淮淝間資財數百萬常修德不耀人莫知之家雖富利人之財不及怨施人之惠不望報長慶初有善相人於壽春道遇元溥曰噫君子且止吾有告也元溥乃延入館而訊焉曰君財甚豐矣然更二三

年大期將至如何元溥涕泗曰夫壽夭者天也先生其奈我何相人曰夫相不及德德不及度量君雖不壽而德且厚至於度量尤寬且告後事但二三年之期勤修令德豈或延之夫一德可以消百災猶享爵祿而況於壽乎勉而圖之吾三載當復此來言訖而去元溥流涕送之乃為身後之計有女將適抵維揚求女奴資行用錢八十萬得四人焉內一人方蘭孫者有殊色而風骨姿態殊不類賤流元溥詰其情久而乃對曰賤妾死罪無復敢言主君既深詰之何敢潛隱某代為名家家本河洛先父以卑官淮西不幸遭吳寇跋扈因緣姓與寇同疑為近屬身委鋒刃家仍沒官以此湮沈無處告訴其諸骨肉寇平之後悉被官軍收勍為俘不可復知矣賤妾一身再易其主今及此焉

元溥太息久之乃言曰夫履雖新不加於首冠雖舊不踐於地雖家族喪亡且衣冠之女而又抱冤如此三尺童子猶能發憤況丈夫耶今我若不振雪爾冤是為神明之誅焉因留其親戚知其外氏劉也遂焚其券收為甥以家財五十萬先其女而嫁之長慶二年春三月辛卯蘭孫既歸元溥夢見一人被青衣秉簡望塵而拜迎之溥然問余則蘭孫之父也感君之恩何以報之某聞陰德所以動天地也今君壽限將盡余當為君請于上帝故來告言訖乃去後三日元溥復夢蘭孫之父立於庭紫衣象簡侍衛甚嚴前謝元溥曰余不佞幸得請君於帝帝許我延君壽二十五載而富及三代子孫無復後禍其所殘害吾家者悉獲案理之存者禍身沒者子孫受殃帝又憫余之冤署以重

職復主山川於淮海之間因嗚咽再拜而去詰旦元溥依依未所甚信後三年果相者復至迎而賀元溥曰君壽延矣且君自眉至髮而視之元溥俱冠露額曰噫有陰德上動於天者自今後二十五載慶及三代元溥始以蘭孫之父為告相者曰昔韓子陰存趙氏太史公以韓氏十世而位至王侯者有陰德故也況蘭孫之家無後矣蘭孫之身賤隸矣如是而能不顧多財之與殊色而恤其孤豈不謂陰德之厚哉出陰德傳

蕭倣

唐丞相蘭陵公蕭倣清瘦儉德時所推伏嘗統戎于番禺有酌泉投香之衆以是彝估輻湊至於長安寶貨藥肆咸豐衍於南方之物由此人情歸美僖宗誕聖于壬午龍飛

於癸巳皇符十有二載矣思命耆德佐佑大化乃自奉常卿起為上相時年八十有三居台席數載汲引才俊導暢皇慈倚德既彰澆風少革及薨于位上甚追悼而廢常朝者三日冊贈之禮有加等焉議者曰高位重祿苟有其分陰靈必助其許者不然安有過懸車之歲而命相之主始生也太公晚年七十有遇文王今逾釣渭之年一紀則知榮辱之分豈偶然哉出唐闕史

孫泰

唐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守操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即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為託曰其長者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何適衆皆伏泰之義嘗于都市遇鐵鐙擧市之而命磨洗即

銀也泰亟往還之中和中將家于義興置一別墅用緡二百千既半授之矣泰遊吳興郡約迴日當詣所止居兩月泰迴停舟墅前復以餘資授之俾其人他徙於時覩一老嫗長慟數聲泰驚悸召詰之嫗曰老婦嘗追事翁姑于此子孫不肖爲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憮然久之因紿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官固不可駐此也所居且命爾子掌之言訖解維而逝不復返矣子展進士及第入梁爲省郎 出報應錄

李質

唐咸通中吉州牙將李質得疾將死忽夢入冥見主吏曰當出七人性命合延十四年吏執簿書以取上命久之出謂質曰事畢矣遂命使者領送還家至一高山推落乃寤質潛志其事自是疾漸平愈後果十四年而終 出報應錄

范明府

唐范明府者忘其名頗曉術數選授江南一縣宰自課其命云來年秋祿壽俱盡將出京又詣于日者日者曰子來年七月數盡胡爲遠官哉范曰某固知之一女未嫁利薄俸以貲遣耳及之任買得一婢子因詰其姓氏婢子曰姓張父嘗爲某縣官兵寇之亂略賣至此范驚起問其父名乃疇昔之交契也謂其妻曰某女不憂不嫁悉以女粧奩擇邑客良者配之秩滿歸京日者大駭曰子前何相紿之甚耶予算子祿壽俱盡今乃無恙非甲子差繆即當有陰德爲報耳范曰俱無之日者詰問不已范以嫁女僕事告之日者曰此即是矣子之福壽未可量也後歷官數任而終 出報應錄

程彥賓

僞蜀羅城使程彥賓臨淄人也攻取遂寧躬率百夫直冒矢石城破獲處女三人皆有姿容彥賓以別室處之洎夜問父母持金請贖公遂令歸女告以全人父母泣而謝曰願公早建旄節彥賓笑而答曰吾所願壽終時無病耳後年踰耳順果無疾而終 出報應錄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一十七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一十八　報應十七類

漢武帝　東方朔　毛寶
孔愉　宗叔林　桓邈
劉樞　蔡喜夫　劉沼
劉之亨　嚴泰　程靈銑
韋丹　熊慎　王行思
陳弘泰

漢武帝

昆明池漢武帝鑿之習水戰中有靈沼神池云堯時洪水停船此池池通白鹿原人釣魚於原綸絕而去魚夢於武帝求去其鉤明日帝遊戲於池見大魚銜索曰豈非昨所夢乎取魚去鉤而放之帝後得明珠出三秦記

東方朔

漢武帝宴於未央方啖黍臛忽聞人語云老臣冒死自訴不見其形尋覓良久梁上見一老翁長八九寸面目頳皺鬚髮皓白拄杖僂步篤老之極帝問曰叟姓字何居在何處何所病苦而來訴朕翁緣柱而下放杖稽首嘿而不言因仰頭視屋俯指帝腳忽然不見帝駭愕不知何等乃曰東方朔必識之於是召方朔以告朔曰其名為藻水木之精夏巢幽林冬潛深河陛下頃日頻興造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頭看屋而復俯指陛下腳者足也願陛下宮室足于此帝感之既而息役幸瓠子河聞水底有絃歌聲前梁上翁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帶纓佩甚鮮皆長八九寸有一人長尺餘凌波而出衣不霑濡或有挾樂器者帝方食為之輟膳命列坐於食案前帝問曰聞水底奏樂為是君耶老翁對曰老臣前昧死歸訴幸蒙陛下天地之施即息斧斤得全其居不勝歡喜故私相慶樂耳帝曰可得奏樂否曰故齎樂來安敢不奏其最長人便弦而歌歌曰天地德兮垂至仁愍幽魄兮停斧斤保窟宅兮庇微身願天子兮壽萬春歌聲小大無異於人清徹繞越梁棟又二人鳴管撫節調契聲諧帝歡悅舉觴並勸曰不德不足當雅貺老翁等並起拜受爵各飲數升不醉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問曰朕闇無以識此物曰東方生知之耳帝曰可更以珍異見貽老翁顧命取洞穴之寶一人受命下沒淵底倏忽還到得一大珠徑數寸明耀絕世帝甚愛翫翁等忽然而隱帝問朔紫螺殼中何物朔曰是蛟龍髓以傅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孕產之必易後宮產難者試之殊有神效帝以脂塗面便悅澤又曰何以此珠名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蚌生珠故以名焉帝既深歎此事又服朔之奇識出洞冥記

毛寶

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置瓮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邾城遭石氏敗赴江者莫不沉溺所養人被甲入水中覺如墮一石上須臾視之乃是先放白龜既得至岸迴顧而去出幽明錄

孔愉

孔愉嘗至吳興餘不亭見人籠龜於路愉買而放之至水反顧視愉及封此亭侯而鑄印龜首回屈三鑄不正有似

昔龜之額靈德感應如此偷悟乃取而佩焉（出會稽先賢傳）

宗叔林

晉陽守宗叔林得十頭龜付廚曰每日以二頭作臛其夜夢十丈夫皁衣袴褶扣頭求哀明夜復夢八人求命方悟乃放之後夢八人來謝（出夢雋）

桓邈

桓邈爲汝南郡人齎四烏鴨作禮大兒夢四烏衣人請命覺忽見鴨將殺遂救之買肉以代還夢四人來謝而去（出夢雋）

劉樞

宋文帝元嘉三年春彭城劉樞字正一自江陵歸郢下宿上明洲時夜月微明吟宴未忽二人扣舟高呼正一云我自郢下來要見正一樞引首望之于岸下見二人各長五尺餘容貌華飾皆白服便出與語乃語樞曰久欲奉謁今會良晤樞曰卿自郢下來有何相謂一人曰聞君儒者也故修謁耳遂與同宴夜闌二人俱醉於飲處便臥樞甚畏之及左右皆相目不敢言乃以被覆之及明尚寢欲喚因舉被見二魚各長五六尺眼瞬動而甚困矣不敢殺乃舁致江中是夕樞夢二人衣白衣各執一珠放樞臥前不語而去及曉枕前二珠各徑寸乃是雙白魚也（出三吳記）

蔡喜夫

宋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蔡喜夫避住南壟夜有大鼠浮水而來伏喜夫奴牀角奴愍而不犯每以飯與之水勢既退喜夫得返故居鼠以前腳捧青囊囊有三寸許珠留置

奴牀前啾啾状如欲語也（出異苑）

劉沼

秣陵令中山劉沼梁天監三年爲建康監典門生作食炊甑裏得一龜長尺許在灰中了不以爐炙爲弊劉爲設齋會放之於婁湖劉俄遷秣陵令（出報應記）

劉之亨

梁劉之亨仕南郡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亨乞命之亨不解其意既明有人遺生鯉兩頭之亨曰必夢中所感乃放之其夕夢二人謝恩云當令君延一筭（出渚宮舊事）

嚴泰

陳宣帝時揚州人嚴泰江行逢漁舟問之云有龜五十頭泰用錢五千贖之放行數十步漁舟乃覆其夕有烏衣五十人扣泰門謂其父母曰賢郎附錢五千可領之緡皆濡濕父母雖受錢怪其無由及泰歸問乃說贖龜之異因以其居爲寺里人號曰嚴法寺（出異志）

程靈銑

歙州歙縣黃墩湖其湖有蜃（蛟蜃也）常爲呂湖蜃所鬭湖之近村有程靈銑者卓越不羈好勇而善射夢蜃化爲道士告之曰吾甚爲呂湖蜃所厄明日又來君能助吾必厚報靈銑遂問何以自別道人曰束白練者吾也既異之明日與村人少年鼓譟于湖邊須臾波濤湧激聲若雷霆見二牛相馳其一甚困而腹肚皆白靈銑彎弓射之正中後蜃俄而水變爲血不知所之其傷蜃遂歸呂湖未到而斃後人名其死處爲蜃灘呂湖亦從此漸漲塞今纔餘尋丈

之虞居處飾靈銑偶日有一道人詣其母求食食訖曰勞母設食無以報之今貧窶到此當爲求善墓地使母隨行上山以白石點其地曰葬此可以暴貴矣尋而靈銑還母語之靈銑馳求之了無所見遂遷葬于其所後侯景作亂率郡鄉萬餘衆保據新安遂隨陳武帝平賊累有奇功軍中謂之程虎及陳武受梁禪靈銑以佐命功臣與周文育侯安都爲三傑如漢之蕭張焉後官止丹陽尹按靈銑宅湖東一里宅南有楮樹其大數十圍樹有靈今村人數有祈禱其祝辭號爲千年樹其墓在湖西北黄牢山下故檢校刑部郎中程皓即其後也出歙州圖經

韋丹

唐江西觀察使韋丹年近四十舉五經未得嘗乘蹇驢至

洛陽中橋見漁者得一黿長數尺置于橋上呼呻餘喘須臾將死羣萃觀者皆欲買而烹之丹獨惻然問其直幾何漁曰得二千則鬻之是時天正寒韋衫襖袴無可當者乃以所乘劣衛易之既獲遂放於水中徒行而去時有胡盧先生不知何所從來行止迂怪占事如神後數日韋因問命胡盧先生倒屣迎門欣然謂韋曰翹望數日何來晚也韋曰此來求謁先生曰我友人元長史談君美不容口誠託求識君子便可偕行韋良久思量知門閥無此官族因曰先生誤但爲某決窮途胡盧曰我亦知君之稱者非我所知元公即吾師也往當自詳之相與策杖至通利坊靜曲幽巷見一小門胡盧先生即扣之食頃而有應門者開門延入數十步復入一板門又十餘步乃見大門製度宏麗擬於公侯之家復有丫鬟數人皆及姝美先出迎客陳設鮮華異香滿室俄而有一老人鬚眉皓然身長七尺褐裘韋帶從二青衣而出自稱曰元濬之向韋盡禮先拜韋驚急趨拜曰某貧賤小生不意丈人過垂採録韋未喻老人曰老夫將死之命爲君所生恩德如此豈容酬報仁者固不以此爲心然悉恩若思欲殺身報効耳韋乃矍然知其黿也然終不顯言之遂具珍羞流連竟日既暮韋將辭歸老人即於懷中出一通文字授韋曰知君要問命故輒于天曹録得一生官祿行止所在聊以爲報凡有無皆君之命也所貴先知耳又謂胡盧先生曰幸借吾五十千文以充韋君改一乘早決西行是所願也韋再拜而去明日胡盧先生載五十緡至逆旅中賴以救濟其文書具言明

年五月及第又某年平判入登科受咸陽尉又明年登朝作某官如是歷官一十七政皆有年月日最後年遷江西觀察使至御史大夫到後三年廳前皁莢樹花開當有遷改北歸矣其後遂無所言韋常寶持之自五經及第後至江西觀察使每授一官日月無所差異洪州使廳前有皁莢樹一株歲月頗久其俗相傳此樹有花地主人憂元和八年韋在位一日樹忽生花韋遂去官至中路而卒初韋遇元長史也頗怪異之後每過東路即于舊居尋訪不獲問於胡盧先生先生曰彼神龍也處化無常安可尋也韋曰常恨不得一謝之胡盧曰此難則凡人之與聖人神龍之與螻蟻皆一時不能也又何以異焉出河東記

熊愼

唐豫章民有熊慎者，其父以販魚爲業。嘗載魚宿于江滸，聞船內千百念經佛聲，驚而察之，乃船中諸魚也。遂歎異而悉取放之，不復以漁爲業。後鬻薪于石頭，窮苦至甚。嘗暮宿於江上，忽見沙中光焰高尺餘，就掘之，得黃金數斤。明日賫詣都市貨之，市人云：此所謂紫磨金也。酬緡數十萬。熊氏由此殖產鉅富，子孫于今存焉。出報應錄

王行思

僞蜀渠陽鄰山有富民王行思，嘗養一馬，甚愛之，餧飼倍于他馬。一日，因乘往本郡，遇夏潦暴漲，舟子先渡馬，迴舟以迎王氏。至中流，風起船覆，其馬自岸奔入駭浪，接其主，蒼茫之間，遂免沉溺。出報應錄

陳弘泰

僞蜀廣都縣百姓陳弘泰者，家富于財。嘗有人假貸錢一萬，弘泰徵之甚急。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蟆萬餘頭，貨之足以奉償。泰聞之惻然，已其債，仍別與錢十千，令悉放蝦蟆于江中。經月餘，泰因夜歸，馬驚不進，前有物光明，視之，乃金蝦蟆也。出儆誡錄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一十八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一十九　報應十八冤報

杜伯　公孫聖一作勝　燕臣莊子儀
游敦　王宏　宋皇后
徐光　王陵　夏侯玄
金玄　經曠　萬默
麴儉　太樂伎　鄧琬
孔基　曇摩懺　支法存
張超　袁粲幼子　庾宏奴
魏輝儁　眞子融

杜伯

杜伯名曰恒，入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

使薛甫與司空錡殺杜伯。其友左儒九諫而王不聽。杜伯既死，爲人見王曰：恒之罪何哉？王召祝而以杜伯語告。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空錡也。祝曰：何以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之。伯猶爲人而至，言其無罪。司空錡又爲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爲我謀而殺人，吾殺者又皆爲人而見訴，奈何？皇甫曰：殺祝以謝，可也。宣王乃殺祝以兼謝焉。又皆爲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此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宣王遊圃田，從人滿野。日中，見杜伯乘白馬素車，司空錡爲左，祝爲右，朱冠起於道左，執朱弓彤矢，射王中心，折脊，伏于弓衣而死。出還冤記

公孫聖

吳王夫差殺其臣公孫聖而不以罪後越伐吳王敗走謂太宰嚭曰吾前殺公孫聖投于胥山之下今道由之吾上畏蒼天下慚於地吾舉足而不能進心不忍往子試唱于前若聖猶在當有應聲嚭乃登餘杭之山呼之曰公孫聖聖即從上應曰在三呼而三應吳王大懼仰天歎曰蒼天乎寡人豈可復歸乎吳王遂死不返（出還冤記）

燕臣莊子儀

燕臣莊子儀無罪而簡公殺之子儀曰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出三年當使君見之明年簡公將祀於祖澤燕之有祖澤猶宋之有桑林國之大祀也男女觀之子儀起于道左荷朱杖擊公公死于車上（出還冤記）

游敦

游敦字幼齊漢世為羽林中郎將先與司隷校尉胡軫有隙遂脫但言伏罪游幼齊將鬼來于是遂死（出還冤記）

王宏

漢王宏字長文為扶風太守與司徒王允俱為李傕等所害宏素與司隷校尉胡仲不相能仲因就獄竟其事宏臨死歎曰胡仲小子勿樂人之禍禍必及汝仲後病頭不得舉眼若騁見宏來以大杖擊之數日死（出還冤記）

宋皇后

漢靈帝宋皇后無寵而居正位後宮幸姬衆共譖毀初中常侍王甫枉誅渤海王悝及妃妃即宋后之姑也甫恐后怨乃與太中大夫程阿共誣后挾左道呪詛靈帝信之收璽綬后自致暴室以憂死父及兄弟俱被誅諸常侍小黃門在省署者皆憐宋氏無罪帝後夢見桓帝曰宋皇后何罪過而聽用邪孽使絕其命昔渤海王悝既已自貶又受誅斃今宋后及悝自訴于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夢殊明察帝既覺而懼以事問羽林左監許永此為何祥其可禳乎永對以宋后及渤海無辜之狀并請改葬以安冤魂還宋家之徙復渤海之封以消災咎帝弗能用尋亦崩焉（出還冤記）

徐光

徐光在吳常行術市里間種梨橘棗栗立得食而市肆賣者皆已耗矣凡言水旱甚驗常過大將軍孫綝門褰衣而趨左右唾踐或問其故答曰流血臭腥不可耐綝聞而殺之斬其首無血及綝廢幼帝更立景帝將拜陵上車車為之傾因顧見徐光在松樹上拊手指揮嗤笑之綝問侍從無見者綝惡之俄而景帝誅綝（出還冤記）

王陵

司馬宣王功業日隆又誅魏大將軍曹爽篡奪之迹稍彰王陵時為揚州刺史以魏帝制於強臣不堪為主楚王彪年長而有才欲迎立之兗州刺史黃華以陵陰謀告宣王宣王自將中軍討陵卒至陵自知勢窮乃單舸出迎宣王遂送陵還京師至項城過賈逵廟側陵呼曰賈梁道吾固盡心於魏之社稷唯爾有神知之陵遂飲藥酒死三族皆誅其年宣帝有病白日見逵來并陵為祟因呼陵字曰彥雲緩我宣王身亦有打處少時遂卒（出還冤記）

夏侯玄

夏侯玄字太初以當時才望爲司馬景王所忌而殺之玄宗族爲之設祭見玄來靈座脫頭置其旁悉斂果肉食物以納頸既而還自安頭而言曰吾得訴於上帝矣司馬子元無嗣也既而景王薨遂無子文王封次子攸爲齊王繼景王後攸薨攸子冏嗣立又被殺及永嘉之亂有巫見宣王泣云我國傾覆正由曹爽夏侯玄二人訴冤得申故也（出還冤記）

金玄

晉明帝殺力士金玄謂持刀者曰我頭多創斫之必令即斷吾將報汝刀者不能留意遂斫數瘡然後絕後見玄絳冠朱服赤弓彤矢射持刀者呼云金玄緩我少時而死（出還冤記）

經曠

河間國兵張麤經曠二人相與諧善晉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共升鍾嶺坐于山椒麤酒酣失性拔刀斬曠曠託夢于母自說爲麤所殺屍在澗間脫裳覆腹尋覓之時必難可得當令裳飛起此處也明晨追捕一如所言麤知事露將謀叛逸出門見曠手執雙刀來擬其面遂不得去母遂報官麤伏辜（出還冤記）

萬默

晉山陰縣令石密先經爲御史枉奏殺句容令萬默密尋白日見默來殺密死（出還冤記）

麴儉

前涼張天錫元年西域校尉張頎殺麴儉儉臨死具言取步後頎後見儉以刀斫之不中頎便倒地不起左右見儉在旁遂暴卒（出還冤記）

太樂伎

宋元嘉中李龍等夜行掠劫于時丹陽陶繼之爲秣陵縣令令人密尋捕遂擒龍等引人是太樂伎劫發之夜此伎與同伴往就人宿共奏音聲陶不詳審爲作欵引隨例申上而所宿主人及賓客並相明證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爲通塞并諸劫十人於郡門斬之此伎聲價豔態又殊辯慧將死之日曰我雖賤隸少懷慕善未嘗爲非實不作劫陶令已當具知枉見殺害若無鬼則已有鬼必自陳訴因彈琵琶歌數曲而就死衆知其枉莫不隕泣經月餘陶遂夢伎來至案前云昔枉見殺實所不忿訴天得

理今故取君便跳入陶口乃落腹中陶即驚寤俄而倒狀若風顛良久蘇有時而發發即夭矯頭乃著背四日而亡亡後家便貧瘁二兒早死餘有一孫窮寒路次（出還冤記）

鄧琬

宋泰始元年江州刺史鄧琬立刺史晉安王子勛爲帝作亂初南郡太守張悅得罪鎖歸揚都及湓口琬赦之以爲冠軍將軍共綱紀軍事及顛沛敗張悅懼誅乃稱暴疾伏甲而召鄧琬既至謂之曰卿首唱此禍今事急矣計將安出琬曰斬晉安王以待王師或可以免悅怒曰卿始此禍而欲賣罪少帝乎命斬於牀前并殺其子以琬頭降至五年悅卧疾見琬爲厲遂死（出還冤記）

孔基

會稽孔基勤學有志操族人孔敞使其二子從基為師而敞子並兇很趣向不軌基屢言於敞此兒常有忿志敞亡服制既除基以宿舊乃齎羊酒往看二子二子猶懷宿怨潛遣奴路側殺基奴還未至乃見基來張目攘袂厲聲言曰奴醜小豎人面獸心吾蒙顧存敦僞平生有何怨惡候道見害反天忘父人神不容要當斷汝家種從此之後數日見形孔氏無幾大兒向廁忽便絕倒絡繹往看已斃于地次者尋復病疽而死卒致兄弟無後出還冤記

曇摩讖

沮渠蒙遜時沙門曇摩讖者博達多識為蒙遜之所信重魏氏遣李順拜蒙遜為涼王乃求曇摩讖蒙遜恡而不與曇摩讖意欲入魏屢從蒙遜請行蒙遜怒殺之既而左右

當白日中見曇摩讖以劍擊蒙遜因以疾而死出還冤記

支法存

支法存者本自胡人生長廣州妙善醫術遂成巨富有八九尺毾㲪百種形像光彩耀目又有沉香八尺板牀居常芬馥王譚為廣州刺史大兒邵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因狀法存豪縱殺而籍沒家財焉死後形見于府內輒打閣下鼓似若稱冤如此經月王尋得病恒見法存守之少時遂亡邵之至揚都又死焉出還冤記

張超

高平金鄉張超先與同縣翟願不和願以宋元嘉中為方輿令忽為人所殺咸疑是超超後除金鄉縣令解職還家入山伐材翟兒子銅烏執弓持矢并齎酒醴就山餽之酌已銅烏曰明府昔害我叔無緣同戴天日即引弓射之超乃死銅烏其夜見超云我不殺汝叔橫見殘害今已上訴故來相報引刀刺之吐血而死出還冤記

袁粲幼子

齊高祖欲禪宋尚書令袁粲舉兵不從被害其幼子乳母潛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殺之經年忽見兒騎狗戲如常後復有一狗走入靈慶家遇靈慶便噬殺之其妻子並死于狗出古今記

庾宏奴

庾宏為竟陵王府佐家在江陵宏令奴無患者載米餉家未達三里遭劫被殺屍流泊查口村時岸傍有文欣者母病醫云須得髑髏骨服之即差欣重賞募索有鄰婦楊氏

見無患尸因斷頭與欣欣燒之欲去皮肉經三日夜不焦眼角張轉欣雖異之猶惜不棄因刮耳頰骨與母服之即覺骨停喉中經七日而卒尋而楊氏得疾通身洪腫形如牛馬見無患頭來罵云善惡之報其能免乎楊氏以語兒言終而卒出還冤記

魏輝儁

北齊陽翟太守張善苛酷貪叨惡聲流布蘭臺遣御史魏輝儁就郡治之贓賄狼籍罪當合死善於獄中使人通訴反誣輝儁為納民財枉見推縛文宣帝大怒以為法司阿曲必須窮正令尚書左丞盧斐覆驗之斐遂希旨成輝儁罪狀奏報于州斬決輝儁遺語令史曰我之情理是君所見今日之事可復如之當辦紙百番筆二管墨一鋌以

隨吾屍若有靈祇必望報盧令史哀悼爲之殯斂并備紙筆十五日普得病唯云叩頭未旬日而死後兩月盧裴並誅駁魏史爲魏收奏文宣帝鴆殺之(出還冤記)

眞子融

眞子融北齊世嘗爲井陘關收租使贓貨狼籍爲人所糾齊主欲以行法意在窮治乃付并州城局參軍崔法瑗與中書舍人蔡暉共拷其獄然子融罪皆在赦前法瑗等觀望上意抑爲赦後子融臨刑之際怨訴百端既不得理乃曰君使此等平直是無天道後十五日法瑗得病死經一年許蔡暉患病膚肉爛墮都盡苦楚日加方死(出還冤記)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十九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　報應十九(冤報)

梁武帝　張稗　羊道生
釋僧越　江陵士大夫　徐鐵臼
蕭續　樂蓋卿　康季孫
張絢　楊思達　弘氏
朱貞　北齊文宣帝　梁武帝
韋戴　隋庶人勇　京兆獄卒
邛人

梁武帝

梁武帝蕭衍殺南齊主東昏侯以取其位誅殺甚衆東昏死之日侯景生焉後景亂梁破建業武帝禁而餓終簡文幽而壓死誅梁子弟略無孑遺時人爲是東昏侯之後身也(出獨異志)

張稗

下邳張稗者宋世冠族末葉衰微有孫女殊有姿貌鄰人欲聘爲妾稗以舊門之後而不許鄰人忿之乃焚其屋稗遂燒死其息邦先行不在後還亦知情狀而畏鄰人之勢又貪其財而不言嫁女與之後經一年邦夢見稗曰汝爲兒子逆天不孝棄親就怨潛同兇黨便捉邦頭以手中桃杖刺之邦因病兩宿嘔血而死邦死日鄰人又見稗排門戶直入張目攘袂曰君恃勢縱惡酷暴之甚枉見殺害我已上訴事獲申雪卻後數日令君知之鄰人得病尋亦殞歿(出還冤記)

羊道生

梁太山羊道生爲邵陵王中兵參軍其兄海珍任溠州刺史道生乞假省之臨別兄于近路設頓祖送道生道生見縛一人于樹就視乃故舊部曲也見道生涕泣哀訴云溠州欲賜殺乞求救濟道生問汝何罪答云失意逃叛道生便曰此最可忿即下馬以佩刀刳其眼睛吞之部曲呼天大哭須臾海珍來又囑兄決斬道生良久方覺眼睛在喉內嚥不下索酒嚥之頻盡數盃終不能去轉覺脹塞遂不成讌而別在路數日死當時莫不以爲有天道焉出還冤記

釋僧越

梁東徐州刺史張皋僕射永之孫也嘗因敗入北有一土民與皋盟誓將送還南土民遂即出家法名僧越皋供養之及在東徐且隨至任恃其勳舊頗以言語忤皋皋怒遣兩門生夜往殺之爾後忽夢見僧越云來報怨少時出射而箭栝傷指纔可見血不以爲事後因破梨梨汁浸漬乃加膿爛停十許日膊上無故復生一瘡膿血與指相通月餘而死出還冤記

江陵士大夫

江陵陷時有關內人梁元暉俘獲一士大夫姓劉此人先遭侯景喪亂失其家口唯餘小男始數歲躬自擔負又值雪泥不能前進梁元暉監領入關逼令棄兒劉甚愛惜以死爲請遂強奪取擲之雪中杖捶交下驅蹙使去劉乃步步迴顧號叫斷絕辛苦頓斃加以悲傷數日而死死後元暉日日見劉伸手索兒因此得病雖復悔謝來殊不已元暉載病到家而卒出還冤記

徐鐵臼

東海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鐵臼而許氏亡甲改娶陳氏凶虐之甚欲殺前妻之子陳氏產一男生而祝之曰汝若不除鐵臼非吾子也因名之爲鐵杵欲以擣臼也於是捶打鐵臼備諸苦毒飢不給食寒不加絮甲性闇弱又多不在舍後妻得意行其酷暴鐵臼竟以凍餓被杖死時年十六亡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氏牀曰我鐵臼也實無罪橫見殘害我母訴怨于天得天曹符來雪我冤當令鐵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自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聲如生時家人不見其形皆聞其語恆在屋梁上住陳氏跪謝頻爲設奠鬼云不須如此餓我令死豈是一食所能酬謝陳氏夜中竊語道之鬼應聲云何故道我今當斷汝屋棟便聞鋸聲屑亦隨落拉然有聲響如棟實崩舉家走出炳燭照之亦無異又罵鐵杵曰殺我安坐宅上爲快耶當燒汝屋即見火然煙燄火盛內外狼籍俄爾自滅茅茨儼然不見虧損日日罵詈時復歌謠謌云桃李花嚴霜落奈何桃李子嚴霜落早已聲甚傷悽似是自悼不得成長也于時鐵杵六歲鬼至病體痛腹大上氣妨食鬼屢打之打處青黛月餘而死鬼便寂然出還冤記

蕭續

梁廬陵王蕭續爲荊州刺史時有武寧太守張延康甚便弓馬頗爲人伏代下將還王事延康容貪進上辭不肯留王遂尋延康爲郡時罪鎖繫在獄發使啓申意望朝廷委州行決梁主素識延康兼疑王啓不實乃敕送都王既懷

恨又譬延康中雪孫役從罪乃未宜敢便伏令冤延康曰如閻王欲見殺何不放我還都自理若能爾當爲方便延康然之遂夜逃上江洲中設伏刺得延康於城下乃表教獄格戰而死又有其上令吳求將還荊州被王要待不肯住遂使人於道殺之舉家數十口並從沈溺後數年得疾王日夜常見張吳二人王仍叩頭乞恩少時而薨 出還冤記

樂蓋卿

廬陵王在荊州時嘗遣從事量括民田南陽樂蓋卿亦充一使公府舍人韋破虜發遣誡敕失王本意及蓋卿還以狀見王王責破虜破虜懼不敢引愆但誣蓋云自爲分雪無勞訴也數日之間遂斬於市蓋卿號叫無由自陳唯語人以紙筆置棺死後少日破虜在槽上看牛忽見蓋卿挈頭而入持一椀蒜虀與之破虜驚呼奔走不獲已而服之因得病未幾而卒 出還冤記

康季孫

康季孫性好殺滋味漁獵故爲事奴婢有罪亦或死之嘗病篤夢人謂曰若能斷殺此病當差不爾必死即于夢中誓不復殺驚悟戰悸汗流浹體病亦漸瘥後數年三門生竊其兩妾以叛追獲之即並毆殺其夕復夢見前人來曰何故負信此人罪不至死私家不合擅殺今改亦無濟理迨明嘔血數日而卒 出還冤記

張絢

梁武昌太守張絢嘗乘船行有一部曲役力小不如意絢便躬捶之杖下臂折無復活狀絢遂推江中須臾見此人從水而出對絢撫手曰罪不當死官枉見殺今來相報即跳入絢口因得病少日而殂 出還冤記

楊思達

梁楊思達爲西陽郡守值侯景亂時復旱歉饑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 出還冤記

弘氏

梁武帝欲爲文皇帝陵上起寺未有佳材宣意有司使加採訪先有曲阿人姓弘家甚富厚乃共親族多齎財貨往湘州治生經年營得一筏可長千步材木壯麗世所稀有還至南津南津校尉孟少卿希朝廷旨乃加繩墨弘氏所賣衣裳繒綵猶有殘餘誣以涉道劫掠所得并造作過制非商賈所宜結正處死沒入其財充寺用奏遂施行弘氏臨刑之日敕其妻子可以黃紙筆墨置棺中死而有知必當陳訴又書少卿姓名數十吞之經月少卿端坐便見弘來初猶避捍後乃款服但言乞恩嘔血而死凡諸獄官及主書舍人預此獄事署奏者以次殂歿未及一年零落皆盡其寺營構始訖天火燒之略無纖芥所埋柱木亦入地成灰 出還冤記

朱貞

梁秣陵令朱貞以罪下獄廷尉虞獻覆其事結正入重貞遣相知謂獻曰我罪當死不敢祈恩但猶冀主上萬一弘宥我明日便是國家忌日乞得過此奏聞可乎獻答曰

此於理無爽何謂不然詳問命矣而朱事先明日奏聚獻便遇客共飲頗醉遂忘抽文書旦日家人合來內衣箱中獻復不記比至帝前頻來香案上次第披之方見此事獻不可隱便附上聞武帝以爲合死付外詳決貞明之大恨曰庾小子敢因背死之人鬼若無知固同灰土儻有識誓必報之貞于市始當命絕而獻已見其來自爾之後時時恒見獻甚惡之又夢乘車在山下行貞于山上推石壓之居月餘獻除曲阿令拜之明日詣謝張門下共婦[illegible]于宅暴卒獻狼狽而還入室哭婦舉頭見貞在梁上獻曰朱秣陵在此我婦豈得不死于時屋無故忽崩獻及男女婢使十餘人一時併命廣儒是其宗室助喪事見獻如是走下堂避之僅乃得免出還寃記

北齊文宣帝

北齊文宣帝高洋既死太子嗣位年號乾明文宣母弟常山王演在并州權勢甚重因文宣山陵畢爲錄尚書事王遂奴脣生興討上省之曰內外官僚皆來奔集即收縛乾明腹心尚書令楊遵彥等五人皆爲事狀奏斬之尋廢乾明而自立是爲孝昭帝後在并州望氣者奏鄴中有天子氣平秦王高歸彥勸殺乾明遂鎖向幷州盡殺之其年孝昭數見文宣作諸妖怪祓其索見偶爲厭禳終不能遣而死出還寃記

梁武帝

陳霸先初立梁元帝第九子晉安王爲主而輔戴之會稽虞涉本梁直世爲中書舍人尚書右丞于時夢見梁武帝謂涉曰卿是我舊左右可語陳公篡殺于公不利事甚分明涉既未見篡殺形迹不敢言之數月復夢如此并語涉曰卿若不傳意卿亦不佳涉雖嗟惋決無言理少時之間太史啓云殿有急兵霸先曰急兵正是我耳倉卒遣亂兵害少主而自立爾後涉便得病又夢梁武曰卿不爲我語致令禍及卿與陳主尋當知也涉方封啓報夢之由陳主爲人甚信鬼物聞此大驚遣輿迎涉面相詢訪乃尤涉曰卿那不道奇事六七日涉死尋有韋戴之事出還寃記

韋戴

陳武帝霸先既害梁大司空王僧辯次討諸將義興太守韋戴黄門郎放之第四子也爲王公固守陳主頻遣攻圍不克後重征之詐說戴曰王公親黨皆已殄滅此一孤城

何所希冀過爾相拒耶若能見降不失富貴戴曰士感知己本爲王公抗禦大軍致成讎敵今亦承明公盡定江左窮城自守必無路活但鋒刃屢交殺傷過甚軍人忿怨恐不見全老母在堂彌懼禍及所以苟延日月未能束手耳必有誓約不敢久勞神武乃遣刑白馬爲盟戴遂開門陳主亦寵信還揚都後陳主即位遣戴從征以小遲晚因宿憾斬之尋於大殿視事便見戴來驚走入內移坐光嚴殿戴又遂入顏訪左右皆無所見因此得病死出還寃記

隋庶人勇

隋煬帝元德太子寢疾帝遣見鬼人崔善影看祟善影幼來無目而言見庶人勇瞋目攘袂大呼云我不放作善影具述勇狀貌如舊相識出法苑珠林

京兆獄卒

隋煬帝大業中京兆獄卒失其名酷暴諸囚囚不堪其苦行獄卒以爲戲樂後生一子頤下肩上有若肉枷無頭數歲不能行而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邛人

唐武德人（失其姓）韋與一婦人言誓期不相負累年韋棄婦人婦人怨恨韋懼其反已自縊殺之後數日韋遍身癢因發癩瘡而死（出法苑珠林）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一　報應二十

杜通達　邢文宗　長孫无忌
婁師德　王瑱　江融
李昭德　弓嗣業　周興
魚思咺　宋元禮　張楚金
崔日知　蘇頲　李之
唐王皇后　楊慎矜　師夜光
崔尉子

杜通達

唐齊州高苑人杜通達貞觀年中縣丞命令送一僧向北通達見僧經箱謂意其中是絲絹乃與妻共計擊僧殺之僧未死間誦呪三兩句遂有一蠅飛入其鼻久悶不出通達眼鼻遽喎眉髮即落迷惑失道精神沮喪未幾之間便遇惡疾不經一年而死臨終之際蠅遂飛出還入妻鼻其妻得病歲餘復卒（出法苑珠林）

邢文宗

唐河間邢文宗家接幽燕稟性麤險貞觀年中忽遇惡風疾旬日之間眉髮落盡於後就寺歸懺自云近者向幽州路逢一客將絹十餘疋迥澤無人因即劫殺此人云將向房州欲買經紙終不得免少間屬一老僧復欲南去遇文宗懼事發遂揮刀擬僧僧叩頭曰乞存性命誓願終身不言文宗殺之棄之草間經二十餘日行還過僧死處時當暑月疑皆爛壞試往視之儼若生日文宗因以馬下策築僧之口口出一蠅飛鳴清徹直入宗鼻久悶不出因得大

病歲餘而死（出冥報拾遺）

長孫無忌

唐趙公長孫無忌奏別敕長流以為永例後趙公犯事
敕長流嶺南至死不復廻此亦為法之弊（出朝野僉載）

婁師德

婁師德以殿中充河源軍使唐永和中破吐蕃於白羊澗
八戰七捷優制褒美授左驍騎郎將高宗手詔曰卿有文
武才幹故授卿武職勿辭也累遷納言臨終數日殺與不
安無故驚曰攝我背者誰侍者曰無所見乃獨言似有所
爭者曰我當等八十人今追我何也復自言為官誤殺二人
減十年祠氣若有所伏俄而氣絕以婁公之明恕尚不免
濫為政得不慎之歟（出大唐新語）

王瑱

唐冀州刺史王瑱性酷烈時有敕使至州瑱與使語武強
縣尉蘭賢曰日過移就陰處瑱怒令典獄撲之項骨折而
死至明日獄典當州門限垂腳坐門扇無故自發打雙腳
脛俱折瑱病見賢來起自以酒食求之不許瑱惡之廻面
向梁賢在屋梁俯日而死（出朝野僉載）

江融

唐左史江融耿介正直揚州徐敬業反被羅織酷吏周興
等枉奏殺之斬於東都都亭驛前融將被誅請奏事引見
興曰囚何得奏事融怒叱之曰吾無罪枉戮死不捨汝遂
斬之尸乃激揚而起蹭蹬十餘步行刑者踏倒還起坐如
此者三乃絕雖斷其頭似怒不息無何周興死（出朝野僉載）

李昭德

唐鳳閣侍郎李昭德威權在己宜出一敕云自今已後公
坐徒私坐流經恩百日不首依法科罪昭德先受孫萬榮
賄財奏與三品後萬榮據營州反貨求事敗頻經恩赦以
百日不首准贓斷絞（出朝野僉載）

弓嗣業

唐洛州司馬弓嗣業洛陽令張嗣明造大枷長六尺濶四
尺厚五寸倚前人莫之犯後嗣明及嗣業資遣逆賊徐真
北投突厥事敗業等自著此枷百姓快之也（出朝野僉載）

周興

唐秋官侍郎周興與來俊臣對推事俊臣別奏進止鞫興
興不之知也及同食謂興曰囚多不肯承若為作法興曰
甚易也取大甕以炭四面炙之令囚人處之其中何事不
吐即索大甕以火圍之起謂興曰有內狀勘老兄請兄入
此甕興惶恐叩頭咸即款伏斷死放流嶺南所破人家流
者甚多為讎家所殺傳曰多行無禮必自及信哉（出朝野僉載）

魚思咺

唐魚思咺有沈思極巧上欲造匭召工匠無人作得者咺
應制為之甚合規矩遂用之無何有人投匭言咺云徐敬
業在揚州反咺為敬業作刀輪以衝陣殺傷官軍甚衆推
問具承誅之為法自斃乃至於此（出朝野僉載）

索元禮

唐索元禮為鐵籠頭以訊囚後坐贓賄不承使人曰取公
鐵籠頭禮即承伏（出朝野僉載）

張楚金

唐張楚金爲秋官侍郎，奏反逆人持敕免死，家口卽絞斬及配沒入官爲奴婢等，並入律。後楚金被羅織反，持敕免死，男子十五以上斬，妻子配沒。識者曰：爲法自斃，所謂交報也。（出朝野僉載）

崔日知

唐京兆尹崔日知處分長安萬年及諸縣左降流移人不許暫停，有違晷刻，所由決杖。無何，日知貶歙縣丞，被縣家催求，與妻子別不得。（出朝野僉載）

蘇頲

唐尚書蘇頲少時，有人相之云：當至尚書，位終二品。後至尚書三品，病亟，呼巫覡視之。巫云：公命盡，不可復起。頲因復論相者之言。巫云：公初實然，由作桂府時殺二人，今此二人地下訴公，所司減二年壽，以此不至二品。頲夙若桂州有二吏訴縣令，頲爲令殺吏，乃嗟歎久之而死。（出廣異記）

李之

唐王悅爲唐昌令，殺錄事李之，而不辜。之旣死，長子作靈語曰：王悅不道，枉殺予，予必報。其辭甚厲。經數日，悅晝坐廳事，忽拳毆其腰，閃者殷然。驚顧無人，旣暮，擊處微腫焉，且痛。其日李之男又言曰：吾已擊王悅，正中要害處，卽當殺之。悅疾甚，則至蜀郡謁醫，不愈。未死之前日，李之命其家造數人饌，仍言曰：吾與客三人至蜀郡錄王悅，食畢當行。明日而悅死。悅腫潰處，正當右腎，卽李之所爲也。（出紀聞）

唐王皇后

唐惠妃武氏有專房之寵，將謀奪嫡，王皇后性妬，積不能平。玄宗乃廢后爲庶人，肅受日聞。及太子之廢也，玄宗訪於張九齡，對曰：太子天下本也，動之則搖人心。九齡自居東宮，未聞大惡。臣聞父子之道，天性也。子有過，父恕而掩之，無宜廢絕。且其惡狀未著，恐外人窺之，傷陛下慈父之道。玄宗不悅，隱忍久之。李林甫等秉政，陰中計於武妃，將立其子以自固。武妃亦結之，乃先黜九齡，而廢太子。太子同生鄂王瑤、光王琚同日併命，海內痛之，號爲三庶。太子旣死，武氏及左右屢見爲崇，宮中終夜相恐，或聞鬼聲叫笑。召覡巫視之，皆曰三庶爲厲。先是收鄂王、光王行刑者，射而埋之，乃命改葬，祝而酹之。武妃死，其厲乃息。玄宗乃立肅宗爲太子，林甫之計不行，惕然懼矣。三庶人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死，武妃至十二月而斃，識者知有神道焉。（出大唐新語）

楊愼矜

唐監察御史王掄爲朔方節度判官，乘驛在途，暴卒，而顏色不變，猶有暖氣，懼不敢殯。凡十五日，復生，云：至冥司，與冥吏語，冥吏悅之，立於房內。吏出，掄試開其案，櫝乃楊愼矜於帝所訟李林甫、王鉷也。已斷王鉷族滅矣，於是不敢開，置於舊處，而謁王。王庭前東西廊下皆垂簾，坐掄簾下。愼矜兄弟入見王，稱冤。王曰：已族王鉷，卽當到矣。須臾鉷至，兼其子弟數人，皆械繫面縛，七竅流血。王令送訊所。於是與愼矜同出，乃引掄旣蘇。月餘，有邢縡之事，王鉷死之。（出紀聞）

師夜光

唐師夜光者薊門人少聰敏好學雅尚浮屠氏道爲僧居于本郡僅十年盡通内典之奥又有沙門惠達者家甚富有金錢巨萬貪夜光之學因與爲友是時玄宗皇帝好神僊釋氏窮索名僧方士而夜光迫於貧不得西去心常怏怏惠達知之因以錢七十萬資其行且謂夜光曰師之學藝精用愈以爲無出於右者聖上拔天下英俊吾子必將首出羣輩沐浴恩渥自此託跡緇徒爲明天子臣可翹足而待也然當是時必有擁篲子門幸無忘半面之舊夜光謝曰幸師厚貺我得遂西上儻爲君之五品則以報師之惠矣夜光至長安因賂九仙公主左右得以温泉命内臣選碩學僧十輩與方士議論夜光在選演暢玄奥發揮

疑義羣僧無敢比者上奇其辯詔賜銀印朱綬拜四門博士日侍左右賜甲第洎金錢繒綵以千數時號幸臣惠達自薊門入長安訪之夜光聞惠達至以爲收債於已甚不懌惠達悟其旨因告去既以北歸月餘夜光慮其再來即密書與薊門帥張廷珪近者惠達師至輦下誣毁公繕完兵革將爲逆謀人亦頗有知者以公之忠天下莫不聞之積毁銷金不可不戒廷珪驚怒即召惠達鞭殺之後數日夜光忽見惠達來庭中駡夜光曰我以七十萬錢資汝西上奈何遽相誣謗使我寃死何負我之深也言訖遂躍而上捽拽夜光久之乃亡所見師氏家僮咸見之其後數日夜光卒出宣室志

崔尉子

唐天寶中有清河崔氏家居于滎陽母盧氏幹於治生家頗富有子策名京都受吉州大和縣尉其母戀故產不之官爲子娶太原王氏女與財數十萬奴婢數人赴任乃謀賃舟而去僕人曰今有吉州人姓孫云空舟欲返傭價極廉儻與商量亦恐穩便遂擇發日崔與王氏及婢僕列拜堂下泣别而登舟不數程晚臨野岸舟人素窺其囊橐伺崔尉不意遂推落于深潭佯爲拯溺之勢退而言曰恨力救不及矣其家大慟孫以刃示之皆惶懼無復喘息是夜抑納王氏王方娠遂以財物居於江夏後王氏生男舟人養爲己子極愛焉其母亦竊誨以文字母亦不告其由崔之親老在鄭州訝久不得消息積望數年天下離亂人多飄流崔母分與子永隔矣爾後二十年孫氏因崔財致產

極厚養子年十八九學藝已成遂遣入京赴舉此子西上途過鄭州去州約五十里遇夜迷路常有一火前引而不見人隨火而行二十餘里至莊門扣開以寄宿主人容之舍於廳中乃崔莊也其家人竊窺報其母曰門前宿客面貌相似郎君家人又何其言語行步輒無少異又白其母母欲自審之遂召入升堂與之語話一如其子問乃孫氏矣其母又垂泣其子不知所以母曰郎君遠來明日且住一食此子不敢違長者之意遂諾之明日母見此子告去遂發聲慟哭謂此子曰郎君勿驚此哭者昔年唯有一子頃因赴官遂絶消息已二十年矣今見郎君狀貌酷似吾子不覺悲慟耳郎君可去廻日必須相過老身心孤見郎君如己兒也亦有奉贈努力早廻此子至春應舉不捷却

歸至鄭州還過母莊母見欣然遂留停歇數日臨行贈貴撞乘與衣一副曰此是吾亡子衣服去日爲念今既永隔以郎君貌似吾子便以奉贈號哭而別他時過此亦須相訪此子却歸亦不爲父母言之後忽著老母所遺衣衫下襟有火燒孔其母驚問何處得此衣乃述本末母因訴人泣與子言其事此衣是吾與汝父所製初熨之時誤遺火所燒汝父臨發之日阿婆留此以爲念比爲汝幼小恐申理不了豈期今日神理昭然其子聞言慟哭詣府論冤推問果伏誅孫氏而妻以不早自陳斷合從坐其子哀請而免出原化記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一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二　報應二十二 冤報

陳義郎　達奚珣　華陽李尉
段秀實　馬奉忠　鄆卒
柴生　宋申錫　蜀營典

陳義郎

陳義郎父彝爽與周茂方皆東洛福昌人同於三鄉習業彝爽擢第歸娶郭愔女茂方名竟不就唯與彝爽交結相誓唐天寶中彝爽調集授蓬州儀隴令其母戀舊居不從子之官行李有日郭氏以自織染縑一匹裁衣欲上其姑誤爲交刀傷指血沾衣上啓姑曰新婦七八年溫凊晨昏今將隨夫之官遠違左右不勝咽戀然手自成此衫子上有剪刀誤傷血痕不能浣去大家見之即不忘息婦其姑亦哭彝爽固請茂方同行其子義郎纔二歲茂方見之甚於骨肉及去儀隴五百餘里磴石臨險巴江浩渺攀蘿遊覽茂方忽生異志命僕夫等先行爲吾郵亭具饌二人徐步自牽馬行忽於山路十拔之所抽金鎚擊彝爽碎顙擠之於浚湍之中佯號哭云某內逼北迴見馬驚蹶長官殞矣今將何之夜會彝爽妻及僕御致酒感慟茂方曰事既如此如之何凡天下四方人一無知者吾便權與夫人乘名之官且利一政俸祿逕可歸北即與發哀僕御等皆懸厚利妻不知本末乃從其計到任安帖其僕一年已後謂郭曰吾志已成誓無相背郭氏藏恨未有所施茂方防虞甚切秩滿移官家于遂州長江又一選授遂州曹掾居無何已十七年子長十九歲矣茂方謂必無人知教子經

業既而欲成道州秩滿挈其子廉眼是年東都舉選茂方取此路今子取南路茂方意令覘故聞之存没塗次三鄉有鬻飯媪留食再三瞻矚食訖將酬其直媪曰不然吾憐子似吾孫姿狀因啓衣篋出郭氏所留血污衫子以遺之而送之其子秘於囊亦不知其由與父之本末明年下第歸長江其母忽見血跡衫子驚問其故子具以三鄉媪所對及問年狀即其姑也因大泣引子於靜室具言之此非汝父汝父爲此人所害吾久欲言慮汝之幼吾婦人謀有不臧則汝亡父之冤無復雪矣非惜死也今此吾手留血襦還乃天意乎其子密礪霜刃候茂方寢乃斷吭仍挈其首詣官連帥義之免罪即侍母東歸其姑尚存且敘契闊取衫子驗之歔欷對泣郭氏養姑二年而終（出乾𦠆子）

達奚珣

唐肅宗收復兩都崔器爲三司使性刻樂禍陰忍寡恩希旨深文奏陷賊官據合處死李峴執之曰夫事有首從情有輕重若一槩處死恐非含弘之義昔者明王用刑殲厥渠魁脅從罔理況河北殘寇今尚未平苟容漏網適開自新之路若盡行誅是堅叛逆之心守文之吏不識大體累日方從峴奏陳希烈已下定六等科罪呂諲驟薦器爲吏部侍郎御史大夫器病脚躄月餘漸亟瞑目即見達奚珣但口稱叩頭大尹不自由左右問之良久答曰達奚尹訴冤我求之如此經三日不止而死（出譚賓錄）

華陽李尉

唐天寶後有張某爲劍南節度使中元日令郭下諸寺盛其陳列以縱士女遊觀有華陽李尉者妻貌甚美聞於蜀人張亦知之及諸寺嚴設傾城皆至其從事及州縣官家人看者所由必白於張唯李尉之妻不至異之令人潛問其鄰果以貌美不出張乃令於開元寺選一大院遮蜀之衆工絕巧者極其妙思作一鋪木人音聲關戾在内絲竹音備令百姓士庶之觀三日云三日滿即將進内殿百里車輿闐噎兩日李君之妻亦不來三日欲夜人散李妻乘兜子從婢一人而至將出宅人已奔走啓于張矣張乃易其衣服先往於院内一脫空佛中坐覘覻之須臾至先令探屋内都無人乃下張見之乃神仙之人非代所有及歸潛求李尉之家來往者浮圖尼及女巫更致意焉李尉妻皆驚而拒之會李尉以推事受贓爲其僕所發張乃令能吏深文按之奏決六十流於嶺徼死于道張乃厚賂李尉之母強取之適李以恩而隨其妻每有庸奴之恨遂肯置于州張寵敬無與倫比然自此後亦常郁郁見李尉在於其側令術士禳謝竟不能止歲餘李之妻亦卒數年張疾病見李尉之狀亦甚分明忽一日覩李尉之妻宛如平生張驚前問之李妻曰某感公恩深思有所報李某已上訴於帝期在此歲然公亦有人救援但過得兹年必無虞矣後已來迎公者不出必不敢升公之堂愼不可下言畢而去其時華山道士符籙極高與張結壇場於宅内亦不略同張數月不敢降階李妻亦同來皆教以嚴慎之道又日黃昏時堂下東廂有叢竹張見一紅衫子袖於竹側招已者以其李妻之來也都忘前所戒便下階奔往赴之左

左隨後叫呼止之不得至則見李尉衣婦人衣挽張於林下毆擊良久云此賊若不著紅衫子招言下階耶乃執之出門去左右如醉及醒見張仆於林下矣眼鼻皆血唯心上暖扶至堂而卒矣出逸史

段秀實

唐朱泚敗奔涇州京師副元帥李晟收復宮闕朱泚既敗走收殘兵士纔餘一二百人忽昏迷不辨南北因問路於田父田父曰豈非朱太尉耶偽宰相源休止之曰漢皇帝田父曰天地不長兇惡蛇鼠不為龍虎天網恢恢去將何適泚怒欲殺之俄而亡其所在及去涇州百餘里泚於馬上忽叩頭連稱乞命手足紛紜若有拒捍因之墜馬良久却蘇左右問其故曰見段司農叔韓旻衆斬出廣德神異錄

馬奉忠

唐元和四年憲宗伐王承宗中尉吐突承璀獲恒陽生口馬奉忠等三十人馳詣闕憲宗令斬之於東市西坡資聖寺側斬畢勝業坊王忠憲者屬羽林軍弟忠弁行營為恒陽所殺忠憲含弟之讎聞恒陽生口至乃佩刃往視之敕斬畢忠憲乃剖其心兼兩髀肉歸而食之至夜有紫衣人扣門忠憲出見自云馬奉忠忠憲與坐問所須答何以苦剖我心割我肉忠憲曰汝非鬼耶對曰是忠憲云我弟為汝逆賊所殺我乃不反兵之仇以直報怨汝何怪也奉忠曰我恒陽寇是國賊我以死謝國矣汝弟為恒陽所殺則罪在恒陽帥我不殺汝弟汝何妄報吾子不聞父子之罪尚不相及而汝妄報衆讎則汝讎極多矣須還吾心還吾勝則怨可釋矣忠憲如失理云與汝萬錢可乎答曰還我無冤對亦貫公歲月可矣言畢遂滅忠憲乃設酒饌紙錢萬貫於資聖寺前送之經年忠憲兩髀漸瘦又言語倒錯惑亂如失心人更二歲而卒則知志於報仇者亦須詳而後報之出博異志

鄆卒

唐元和末王師討中鄆汴卒有食鄆卒十七人肉者數歲暴疾夢其所食卒曰我無宿憾既已殺之又食其肉何不仁也我已訴於上帝矣當還我肉我亦食之微債足矣汴卒驚覺流汗及曉疼楚宛轉視其身唯皮與骨如人腊一夕斃矣出逸史

樂生

唐中丞杜式方為桂州觀察使會西原山賊反叛奉詔討捕續令郎中裴某承命招撫及過桂州式方遣押衙樂某并副將二人當直至賓州裴命樂生與副將一人至賊中傳詔命并以書遣其賊帥招令歸復樂生素儒士也有心義既至賊帥黃少卿大喜留數日悅樂生之風度請與之少卿以小婢二人酬其直既復命副將與生不相得遂告于裴云樂某以官下虛實露于賊帥昵之故贈女口裴大怒遣人檢點得樂生具言本末云某見刀價直數為貨頗實措以方奉使賊帥之不得不與被歸其直二口之價尚未及半某有何過生使氣者辭色頗厲裴君愈怒乃禁於賓州獄以書與式方并牒誣為大過請必殺之式方以遠鎮制使言其丁受賂於賊方將本萬不得不寘

之下法然亦心知其冤樂生亦有狀見言式方逐令待獄追之面約其使曰彼欲逃避汝慎勿禁拘以吾意語之使者至傳式方意樂生曰我無罪寧死若逃之是有罪也既至式方乃召入問之生具述根本式方乃以制使書牒示之曰今日之事非不知公之冤然無路以相救矣如何遂令推訊樂生問推者曰中丞意如何曰中丞以制使之意抑訴不得免矣曰中丞意如此某以奚訴遂索筆通款言受賊贓物之狀式方頗甚惆悵將刑引入曰知公至冤有何事相託生曰無之式方曰公有男否曰一人何職曰得衙前虞候足矣式方便授牒兼賜錢百千文用爲葬具又問所欲曰某自誣死必無逃逸請去桎梏沐浴見妻子囑付家事公皆許至時式方乃登州南門令引出與之訣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一　六

別樂生沐浴巾櫛授衣拜辭門某人死矣雖死不已式方曰子怨我乎曰無中丞爲制使所迫耳式方灑泣遂令領至法場內子致酒饌食訖召妻子別問曰買得棺未可速買將取衣一千張筆十管置棺中吾死當上訴於帝前問監刑者曰今何時曰日中生曰吾日中死至黃昏時使推實則取衛將某乙及明年四月殺制使裴郎中裴頗見執捉者一人乃虞候所由樂會播郡虞候語之汝是我故吏我今分死矣爾慎無折吾頸若如此我亦死即當殺汝所由至此時亦不暇聽信遂以常法拉其頭殺之然後笞笞畢投之於外拉者忽驚蹶而仆于地死矣數日賓州報制使以其日黃昏暴心痛終制使裴君以明年四月卒其年十月式方方於毬場宴敕使飲酒正洽忽舉首瞪目曰

樂某汝今何來也我亦無過寃酒濺地祝之良久又曰我知汝怨而竟殺汝亦我之罪遂瘖不語舁到州及夜而殞至今桂州城南門樂生死所方圓丈餘竟無草生後有從事於桂者視之信然自古冤死者亦多樂生一何神異也出逸史

宋申錫

唐丞相宋申錫初爲宰相也深抑中申錫亦頗以致昇平爲己任時鄭注交通縱放以擅威柄欲除去之乃以友人王璠爲京兆尹密與之約令察注不法將獻其狀擒於京兆府杖殺之既約定璠翻覆小人也以注方爲中貴所愛因欲親厚之乃盡以申錫之謀語焉注因報知右軍不旬日乃僞作申錫之罪狀令人告之云以文字結於諸王圖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一　七

謀不軌以衣物金寶奇玉爲質且令人偽其手疏皆至宮以獄成於內公卿衆庶無不知其冤也二三事已降是入論之方得滿爲開州司馬至任數月不勝其憤而卒明年有風詔令歸葬京城至大和元年春其夫人亭午於堂前假寐夢見申錫從中門入不覺驚起申錫以手招之乃下堦行且東行小事安公乃見使引出城似至滻水北去數里到一墟墓見一大坑坑邊有小竹籠及小板匣者數枚皆有封記申錫乃提一示夫人曰此是那賊因懷怨此吒問曰是誰曰王璠也我得請於上帝矣復出其餘口即自知言訖拂然而辭遍身流汗當時言於家人及親舊且以筆記於衣箱中至其年十一月璠果以事腰斬於市同受戮者數人皆同坎埋於城外乃知宋公之神靈爲不誣矣出逸

蜀營典

唐蜀將尹偃營有卒晚點後數刻不至偃將責之卒被酒自理聲高偃怒杖數十幾至死卒弟爲營典性友愛不平偃乃以刀剺肌作殺尹兩字以墨涅之偃陰知乃以他事杖殺典及大和中南蠻入寇偃領衆數萬保邛崍關偃膂力絶人常戲左右以棘節杖擊其脛隨擊筋脹擁腫倚其力悉衆出關逐蠻數里蠻伏發夾攻之大敗馬倒中數十槍而死初出關時忽見所殺典擁黄案大如轂在前引心甚惡之問左右咸無見者竟死於陣（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二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三　報應二十三（寃報）

胡激　秦匡謀　韋判官
楊收　宋柔　王表
乾寧宰相

胡激

唐胡激者前嶺南節度使誕之子也宰相賈餗知舉登進士第大和中甘露之變北軍方捕餗有禁軍牙校利激家富白仇士良曰恐餗在激所因遣士卒理其家既不獲餗擒激以詣士良士良命戮於轅門外盡沒其財時激弟湘在河東郡忽一日家僮見一人細頸者衣上皆流血甚輿之又凶問至湘具由則激死之日也後士良死亦破其家蓋其報也（出宣室志）

秦匡謀

唐太傅汾國公杜悰節度江陵咸通十四年黔南廉使秦匡謀以蠻寇人衆兵力不敵來奔既謁見公公怒其不趨庭退而使吏讓之曰女鳳翔一民也悰兩爲鳳翔節度使汝今歷忝察牧州匡謀報曰某雖家世岐下然少離中土太傅擁節之日尸忝分符貴不曾趨走台階比日況在荆南若論參拜恐非儀也悰怒其黨之發因與韋相保云秦匡謀擅棄城池不能死王事請誅之韋以悰國之元臣兼求有恩遂奏請依悰處置敕既降悰乃親臨都市監戮匡謀將就法請其子曰今日之死實冤枉無狀今申訴非汲但多燒紙筆當於泉下理之耳行刑觀者駕有授轅揮刃之際悰大驚聯得疾還輿而返俄有旋風暴作飛卷塵

瑛直入府署乃散是夕獄吏發狂自呼姓名叱責曰吾已惠若錢帛幷少奚復隱吾受用諸物乘體竹撲而頭其年六月十二日殺泰丘渠七月十三日悰乃薨將歸葬洛陽爲束身楸函而即路欲斂之夕上吏覺凶短憂懼甚又難於改易遂厚賂陰陽者紿杜氏諸子曰太傅薨時甚凶就木之際若臨近必有大禍諸子信然於是盡令家人待於別室及舉尸就斂楸函果短遂隔斷折項骨而入焉無有知者及抵東洛長子無逸相次而逝歲月既久其事稍聞於世議者以悰恃權貴枉刑戮獲茲報焉 出虞生撰聞

韋判官

唐博陵崔應任扶溝令亭午獨坐有老人請見應問之老人對曰某通於幽冥也今者冥司韋判官來拜謁乞少

厚禮以待之請備酒果紙錢去待從當爲延入應依命老人即出迎之及庭階隱然不見其形自通名曰彌思穆叙拜將候應亦答拜揖讓再三乃言曰某冥司要職也側聞長官宏才令器冠於當時輒將心事且願相託於俟亭午務院拜謁言無疑其應曰某闇昧聞不聆今乃不虞緣勞幽冥爾事冥冥何若明靈俯降但慮微賤力不副心何可施於區區敢不從命幸示指南將効勤勞冥使曰某謝去人世數載得居冥職自棄鄉友擊家事委答愛子文卿少遭憫凶鄙野無文職居鄭滑院所經十載交替院務之日不明簿書欠折數萬貫足實并已用欲冒嚴明俯爲存庇應俯然曰噫某扶溝令也焉知鄭滑院使者曰不然以閣下材器祿位當一院哉自今已後歷官清顯郡居方鎮位極

人臣然數月後當與鄭滑院交職儻不負今日之言某於冥司當竭微分仰護榮貴非止一身抑亦慶及後嗣應曰某雖鄙陋敢不惟命是聽冥使感泣於是叙別而去應聞淮南杜相悰方求政理偶貝書啓兼錄爲郡課績馳使揚州意者以思穆之言自於驗試其事時相國都督維揚兼判鹽鐵奏應知鄭滑院事及交割帳籍錢帛欠折數萬貫足收錄家資填外尚欠三四萬貫無所出判應在扶溝受思穆寄託事實了寧比又鄭滑院冥魂前約且曰欠折數萬何由辨明文卿雖云贓并已用積年不申論須抵罪刑以懲使易窮達既定鬼何能移書東法徹神是詔而求福乃拘繫文卿而白於使文卿自度必死乃預懷毒於衣帶之間比及因繫投於獄之輒失其尸搜求不獲及文卿以死

論是日思穆見於文卿前而告曰嗚呼無信之人陷女家族吾爲汝上告於帝帝許我奪崔應之祿然吾之族亦滅矣文卿匍匐拜哭忽失其父乃得所懷之毒仰而死焉於是應與從官李哲等十餘人忽共見思穆非所詳刑之文卿既已從鬼分悔悟乃與鬼等文卿身衣編素亦同出以之應後加殿中崔有人自邯鄲夫人曰金陵東於鬼而愛之崔居始啟於悅色爲政之心怠矣後二年加侍御史知揚子院與妻盧氏及金陵行於西宗自至職令閤寵愛日盛中門之外置別館焉翠於正寢視事之羅綺日不復內寢後歷任[illegible]閑之所何後有人獻吳姝豔於金陵之寵愛愈甚無得意乃葺金門樓賞而新妹[illegible]悉逆與親行宗

置毒藥於酒中夜以獻盧飲之俄頃而卒潜遷瘞於大野詰旦家人乃覺莫知其實盧氏慈善不能窮究金閨乃持寶貨盡室而去諸姬分散崔氏門館日微後隴西李君知浙西院聞金閨艷麗求而納之李君與金閨白晝閑坐忽乃見形於庭叱金閨曰以巳償我又納於李君後不得逃後欲稱李君耶今聞此言辭歸後令君乃欲捕金閨案理舊事雲母生之冤金閨忽爾逃去不知所在 出瀟湘

楊收

唐丞相楊收貶死嶺外于時鄭愚尚書鎮南海忽一日賓司報云楊相公在客次欲見尚書愚驚駭以收近有後命安得來此乃延接之楊曰某為軍容使楊玄价所譖不幸遭害今已得請上帝賜陰兵以復仇欲託尚書寬犒兼借錢十萬緡鄭諾之唯錢數以軍府事多許其半楊相曰非銅錢也燒時幸勿著地若此則何得遵副從容長揖而滅愚令於北郊具酒饌素錢以祭之楊猶子有典汾陽者見收乘白馬背朱弓彤矢有朱衣吏控馬謂之曰今上帝許我歸殺楊玄价我射中之必死俄而楊中尉暴得疾而死蜀毛文錫其先為潮州牧曾事鄭愚熟詳其事 出北夢瑣言

宋柔

唐僖宗之狩于岷蜀也黃巾尚游魂於三輔中和壬寅歲詔丞相晉國公王鐸為諸道行營都統執操旗鼓乘三峽而下作鎮南燕為東諸侯節度又詔軍容使西門季玄為都監秋七月鐸至滑都監次于臨汝郡當兵道郵傳皆焚乃舍于龍興北禪院其西廡小院即都監下都押衙何羣處之羣蔡人也世為本軍捌職羣少兇險剽猾頗薄之乃西走上京以干中貴人而西門納焉至是擢為元從都押衙戎事一以委焉羣志氣驕佚肉視其儕一日汝州臨軍使董弘贊令孔目官宋柔賚啓于都監致命將出值羣方據胡牀于門怒其不先謁己叱數卒捽以入擊以馬棰而遣之弘贊聞之大忿宋柔數十仍斥去不復任使馳書使謝羣羣亦無怍後數旬日將夕宋柔從行經羣門又值羣自外將入瞥見發怒連叱騶卒錄之入院候暝黑殺而支解納諸溷中既張燈宛見宋柔被髮徒跣浴血而立於燈後羣舉劍擊刺歘然而滅厥後夜夜見之暮秋月都監遷于滎陽郡舍于開元寺子城東南隅之地至是羣神情惝怳悒悒不自安乃與其裨將竇思禮等謀叛將大掠郡中而奔于江左都監部曲三二百許人皆畏羣而唯諾會太宗札部將皆夜宴于羣謂思禮等曰機不旋踵時不再來必發今宵無貽後悔思禮等逡巡勸部分左嘶騎都監北汲羣令就行十數人從戎曰至二更次焚六司院門等中必舉火相應其夕一鼓羣假寐帳中乃夢宋柔前羣大叱曰吾讎宜矣遂驚覺徧思禮語之對曰此乃思也是何能為一鼓將半乃令其徒擐甲使一卒登佛殿西大枌楯瞷于城內無何羣都虞候巡遊至佾綴啓門入至殿階仰視木杪心動命發矢於下乃見介者躋于枝間方詰所從羣捷辭謂曰走卒店作遂逃了上無他也都虞候色變馳出戒嚴舉呼思禮等掩門則事泄矣不速

行將爲豎子所殄乃擁其徒斬東門關而出奔若走兩舍而羣心蕩無所從其適下稍稍亡去從趨水側遥聞嚴鼓聲乃僕射陂東北隅墻也思禮懼乃前詣啓窮品尋將耳附之思禮拔佩刀疾斫發自墜於地餘衆大駭而散思禮携其首還明歸命于都監貰其罪使招其散卒焉（出三水小牘）

王表

河東裴光逺唐龍紀己酉歲調授滑州衛南縣尉性貪婪冒於貨賄嚴刑峻法吏民畏而惡之尤好擊鞠雖九夏蒸鬱亦不暫休息畜一白馬駿健能馳驟光逺以暑月不勝其役而致斃于廣場之内有里長王表者家頗富贍早喪其妻唯一子可七八歲白皙端雅常隨父來縣曹光逺見而憐之呼令入宅遺以服翫自是率以爲常光逺令所親謂

表曰我無子若能以此兒相餉當爲育汝縱有大過亦不汝瑕疵也表答曰某誠賤微受制於上骨肉之間則無以奉命況此兒襁褓喪母豈可復離其父乎設使以此獲罪於明公亦甘心矣光逺聞而銜之後數日乃遣表使於曹南使盜待諸境上殺之而取其子大順辛亥歲春光逺遘疾逾月委頓或時若鬼物所中獨言曰王表來也當還爾兒又爲表言曰某雖小吏慎密未嘗有過反招殘賊規奪亦已訴于天今來請命又爲己語今還爾兒與爾重作功德厚賂爾陰錢免我乎皆曰不可少頃曰白馬來也則代馬語曰爲人乘騎自有年限至於負載馳驟亦有常程筋力之勞所不敢憚豈有盛夏之月擊鞠不已斃此微命實由於君已訴上天今來奉取又爲己語祈之如王表終不聽數日光逺遂卒（出三水小牘）

乾寧宰相

唐乾寧二年邠州王行瑜會李茂貞韓建入覲決謀廢立帝既覩三師齊至必有異謀乃御樓見之謂曰卿等不召而來欲有何意茂貞等汗皆不能對但云南北司紊亂朝政因疏韋昭度討西川失謀李磎麻下爲劉崇魯所哭陛下不合違衆用之乃令宦官詔害昭度已下三師乃還鎮內外冤之初王行瑜跋扈朝廷欲加尚書令昭度力止之曰太宗以此官總政而登大位後郭子儀以六朝立功雖有其名終身退讓今行瑜安可輕授焉因請加尚父至是爲行瑜所憾而被害焉後追贈太師李磎字民望拜相麻出劉崇魯抱之而哭改授太子少傅乃上十表及納諫五

篇以求自雪後竟登庸日爲崇魯之惡時同列崔昭緯與韋昭度及磎素不相協王行瑜專制朝廷以判官崔鋋入闕奏事與昭緯關通因託鋋致意由是行瑜率三鎮脅君磎亦遇禍其子沇有高才亦同日害之磎著書百卷號李書樓後追贈司徒太原李克用破王行瑜後崔昭緯貶而賜死昭宗切齒下詔捕崔鋋亦冤報之驗也（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二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四　報應二十三冤報

王簡易　樊光　李彥光
侯溫　沈申　法曹吏
劉存　袁州錄事　劉璠
吳景　高安村小兒　陳勳
鍾遵　韋處士　張進
郝溥　裴垣　蘇鐸
趙安

王簡易

唐洪州司馬王簡易者，常暴得疾，腹中生物如塊，大隨氣上下，攻擊臟腑，伏枕餘月。一夕，其塊逆上築心，沈然長往，數刻方寤。謂所親曰：初夢見一鬼使，自稱丁郢，手執符牒，云奉城隍神命，來追王簡易。某即隨使者行，可十餘里，方到城隍廟。門前人相謂曰：王君在世，頗聞修善，未合身亡，何得遽至此耶？尋得見城隍神，告之曰：某未合殂落，且乞放歸。城隍神命左右將簿書來檢畢，謂簡易曰：猶合得五年活，且放去。至五年，腹內物又上築心，逡巡復醒，云：適到冥司，被小奴所訟，辭氣不可解。其妻問小奴何人也，簡易曰：某舊使僮僕，年在妙齡，偶因約束，遂致斃。今腹中塊物，乃小奴爲祟也。適見前任吉州牧鍾初，荷大鐵枷，着黃布衫，手足械繫，冥司勘非理殺人事。款問甚急，妻遂詰云：小奴庸下，何敢如是？簡易曰：世間即有貴賤，冥司一般也。妻又問：陰間何罪最重？簡易曰：莫若殺人。言訖而卒。出報應錄

樊光

交趾郡廂虞候樊光，昔在廨宇視事，亭午間，風雷忽作，光及男并所養一黃犬，並震死。其妻於霆擊之際，欻見一道士，擐置其身於別所，遂得免。人問其故，妻云：嘗有二百姓相論訟，同繫牢獄，無理者納賂於光，光即出之。有理者大被拷掠，抑令款伏。所送飲食，光悉奪與男并犬食之。其囚餓將死，聞於獄內被髮訴天，不數日，光等有此報。出報應錄

李彥光

李彥光爲秦內外都指揮使，主帥中書令李崇委任之，專其生殺，而酷黷貪殘，枉害者甚衆。部將樊某者，有騾一頭甚駿，彥光使人達意求之，樊悋之不與，因而蓄憾，以他事構而囚之，僞通辭款，承主帥醉而呈之，帥不復詳察，光即矯命斬之。樊臨刑曰：死若無知則已，死若有知，當刻日而報。及死未浹旬，而彥光染疾，樊則形見，晝夜不去，或來自屋上，或出自牆壁間，持杖而前，親行鞭箠，左右長幼皆散走。于是便聞決罪之聲，不可勝忍，唯稱死罪。如是月餘方卒。自爾持權者頗以爲戒。出玉堂閒話

侯溫

梁朝與河北相持之時，有偏將侯溫者，軍中號爲驍勇，賀瓌爲統帥，專制忌前，以事害之。其後瓌寢疾彌留之際，左右只聞公呼侯九者數日，頗有祈請之詞，深自尅責。有侍者見一丈夫自壁間出，曳瓌於地，侍者驚呼左右，俱至，瓌已死矣。昔灌嬰、灌夫爲武安侯田蚡所搆而死，及蚡疾，巫者視鬼，見竇嬰、灌夫而笞之，蚡竟卒。事相類耳。出玉堂閒話

沈申

湖南帥馬希聲在位多縱率有賈客沈申者常來往番禺間廣主優待之令如北中求寶帶甲於洛汴間市得玉帶一乃奇貨也回由湘潭希聲竊知之召申詣衙賜以酒食抵夜送還店預戒軍巡以犯夜戮之湘人俱聞莫不嗟憫爾後常見此客爲祟或在屋脊或據欄檻不常厥處未久希聲暴卒其弟希範嗣立以玉帶還廣人 出北夢瑣言

法曹吏

廬陵有法曹吏嘗劾一僧曲致其死具獄上州爾日其妻女在家方紉縫於西窻下忽有二青衣卒手執文書自廚中出厲聲謂其妻曰語爾夫無枉殺僧遂出門去妻女皆驚怪流汗久之乃走出視其門扃閉如故吏歸具言之吏甚恐明日將竊取其案已不及矣竟殺其僧死之日卽遇諸塗百許日竟死 出稽神錄

劉存

劉存爲舒州刺史辟儒生霍某爲團練判官甚見信任後爲左右所譖因構其罪下獄白使府請殺之吳帥知其冤使執送揚都存遂縊之於獄既而存遷鄂州節度使霍友人在舒州夢霍素服自司命廟中出撫掌大笑曰吾已獲雪矣俄而存帥師征湖南霍表兄馬鄴爲黃州刺史有役扣齊安城門者曰舒州霍判官將往軍前馬病白使君借馬守門者以告鄴歎曰劉公枉殺霍生今此人往矣得無禍乎因畫馬數匹焚之水際數日存敗績死之 出稽神錄

袁州錄事

袁州錄事參軍王某嘗劾一盜獄具而遇赦王以盜罪不可恕乃先殺之而後宣赦罷歸至新喻邑客滿氏具酒請王明日當往晚止僧院乃見盜者曰我罪誠合死然已赦矣君何敢匿王命而殺我我今得請於所司矣君明日往馮家耶不往亦可言訖乃歿院僧但見其與人言而不見也明日方飲暴卒 出稽神錄

劉璠

軍將劉璠性强直勇敢坐法徙海陵郡守褚仁規嫌之誣其謀叛詔殺於海市璠將死謂監刑者曰爲我白諸兒多置紙筆於棺中吾必訟之後數年仁規入朝泊舟海瀨江口夜半聞岸上連呼褚仁規爾知當死否舟人盡驚起視岸上無人仁規謂左右曰爾識此聲否劉璠也立命酒食祭而謝之仁規至都以殘忍下獄獄吏夜夢一人長大黯面從二十餘人至獄執仁規而去既寤爲仁規所親說之其人憮然歎曰吾君必死此人卽劉璠也其日中使至遂縊於獄矣 出稽神錄

吳景

浙西軍校吳景者丁酉歲設齋於石頭城僧院其夕既陳設忽聞婦女哭聲甚哀初遠漸近俄在齋筵中矣景乃告院僧曰景頃歲從軍討豫章獲一婦人殊有姿色未幾其夫來贖將軍令嚴肅不可相容景卽殺之後甚以爲恨今之設齋正爲是也卽與僧俱往乃見婦人在焉僧爲之祈告婦人曰我從吳景索命不知其他遽前逐之景走上佛殿大呼曰還爾命於是頓仆而卒 出稽神錄

高安村小兒

高安村人有小兒作田中爲人所殺不獲其賊至明年死日家人爲設齋爾日有里中兒方見其一小兒謂之曰我某家死兒也今日家人設齋吾與爾同往食乎里中兒即隨之至其家共坐靈牀食至暮家人不見也久之其舅後至望靈牀而哭兒即彈指之曰此人殺我者也吾惡見之遂去兒既去而家人見里中兒坐靈牀上皆大驚問其故兒具言之且言其舅殺之因執以送官遂伏罪出稽神錄

陳勲

建陽縣錄事陳勲性剛狷不容物爲縣吏十人共誣其罪竟坐棄市至明年死日家爲設齋妻哭甲獨歎於靈前曰君平生以剛直稱今枉死逾年精魂何寂然耶是夕即夢勲曰吾都不知死何聞卿言方大悟爾若爾吾當報讎然

公署非可卒入者卿明日爲我入縣訴枉吾當隨之明日妻如言而往出門即見勲仗劍從之至縣遇一讎吏於橋上勲以劍擊其首吏即頓仆而死既入門勲徑之曹署以次擊之中者皆死十殺其八二吏奔至臨川乃得免勲家在盖竹鄉人但見之因爲立祠號陳府君廟至今傳其靈出稽神錄

鍾遵

江南大理評事鍾遵南平王傳之孫也歷任舍濁水部員外郎孫岳素知其事密縱於權要竟坐下獄會赦除名遵既以事在赦前又其祖嘗賜鐵券恕子孫二死因復詣闕自理事下所司大理奏贓狀明白遂棄市臨刑或與之酒遵不飲曰吾當訟於地下不可令醉也遵死月餘岳方與客坐有小青蛇出於梁間岳視之驚起曰鍾評事鍾評事變色而入遂病翌日死出稽神錄

韋處士

韋承皐者僞蜀時將校也有待詔僧名行真居蜀州長平山嘗於本州龍興寺構大塔凡十三級費錢銀萬計尋爲天火所焚第三次嘗猜方能見人謂其有黃白之術也及承皐典眉州召行眞至郡郡有盧敬芝司馬者以殖貨爲業承皐嘗謂之曰某頃軍中與行眞同火蘇遇一韋處士授以作金術適來跡夫老矣故召行眞同修傳藥藥成當得分惠謂吾子羅兩買少一寘河平盧敬芝藥垂成韋教坐罪貶茂州參軍臨行盧送至蟇頤津舟數沈棄鼎於江中謂盧生曰吾罪矣先是授術韋處士者吾害之而滅口今日之事藥成而禍及其有神理乎蜀國亡變以拒魏王之師詠死出北夢瑣言

張進

爲蜀給事中王允光性嚴刻吏民有犯無貸者及判刑院本院校直官張進因與宅內小奴子詞火井縣令蔣貽恭詠王給事絕句云厥父元非道郡奴允光何事太侏儒可中與箇皮裩著擘得天王左腳無奴子記得兩句時念誦之允光聞誰人教汝對云校直官張進允光大怒尋奏進受罪人錢物遂寘極法後允光病寒熱但見張進執火炬燒四體而告哀命允光速叱不去痛楚備極數日而終出儆誡錄

郝溥

偽蜀華陽縣吏郝溥曰追欠稅戶街判司勾禮追婦子阿宜赴縣且囑溥云不用留禁殘稅請延期輸納郝溥不允決阿宜五下仍納稅了放出明年縣司分擘百姓張瓊家物業郝溥取錢二萬張瓊具狀論訴街司追勘勾禮見溥大笑曰你今日來也莫望活千萬一死今司吏汝勳搆成罪遂殺之不數日汝勳見郝溥來索命翌日暴卒勾禮於衙忽見郝溥升堂羅拽毆擊因患背瘡而死出儆誡錄

裴垣

偽蜀寧江節度使王宗黯生日部下屬縣皆率醵財貨以為賀巫山令裴垣以編戶凋貧獨無慶獻宗黯大怒召裴至誣以他事生沉灩澦堆水中三日尸不流宗黯遣人命撓而下經宿逆水復上卓立波面正視衙門宗黯頗不自安神識煩撓竟得疾暴卒出北夢瑣言

蘇鐸

偽蜀王宗信鎮鳳州有角紙人蘇鐸者委之巡警嘗與宗信左右孫延膺不協宗信因暇日登樓望見蘇鐸錦袍束帶似遠行人之狀宗信訝之鐸本岐人也延膺因譖曰蘇鐸雖受公蓄養其如苞藏禍心久欲逃去宗信大怒立命擒至先斷舌臠肉然後斬之及延膺作逆其被法之狀一如鐸焉出儆誡錄

趙安

蜀郭景章豪民也因醉以酒注子打貧民趙安注子嘴入腦而死安有男與景章厚與金帛隨隱其事人莫知之後景章腦上忽生瘡可深三四分見骨漱血不絕或時覩趙安瘡透喉遂死出儆誡錄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四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五　報應二十四冤報

榼頭師　唐紹　李生

盧叔倫女　崔無隱

榼頭師

梁有榼頭師者極精進梁武帝甚敬信之後敕使喚榼頭師帝方與人棊欲殺一段應聲曰殺却使遽出而斬之帝棊罷曰喚師使咨曰向者陛下令人殺却臣已殺訖帝歎曰師臨死之時有何所言使曰師云貧道無罪前刧為沙彌時以鍫剗地誤斷一曲蟮帝時為蟮今此報也帝流淚悔恨亦無及焉（出朝野僉載）

唐紹

唐紹幼而通悟知生前事歷歷備記而未嘗言於人雖妻子亦不知之也後為給事中同里對門有一郎中李邈者紹休沐日多召邈與之言笑情好甚篤或時為具饌中堂偶食中郎亦不知其所謂其妻詰紹曰君有盛名官至清近宜慎所交李邈非類君亟與之狎竊為君不取紹默然久之曰非子所知吾與李邈情好逾厚唐開元初驪山講武紹時攝禮部尚書玄宗援桴擊鼓時未三合兵部尚書郭元振遽令詔寢畢神武赫怒收元振坐於纛下張說跪奏於馬前稱元振於社稷有保護大功合赦殊死遂釋尤恨而斬紹先是一日紹謂妻子曰吾善李邈須死而言今時至矣遂為略言之吾自幼即具前生事明日講武吾其不免吾前世為某氏女既笄適瀨陵王氏子為妻姑待吾甚嚴吾年十七冬至先一日姑令吾躬具上饌比畢吾困急亦甚姑又令吾紉緝補綻明服以待客吾臨燈運針盧功之不就夜分不息忽一犬衝扉入房觸燈燈倒油汙褶上吾且懼且恨因叱犬犬走突扉而扉反闔犬周章却伏牀下吾復照燭將拾褶汙而狼籍殆盡吾懼姑深責且恨犬之觸燈遂舉燈以剪刀刺犬偶中其頸而剪一股亦折吾復以一股事刺之俄而犬斃詰朝持褶白姑姑方責罵而吾夫適自外至詰其故遂於牀下引斃犬以陳於姑前由是少觸吾怒卜九而卒爰生於此身往者斃犬乃今之李邈也吾明日之死蓋緣報也行戮者必是李邈乎報應蓋理之常爾無駭焉及翌日講武坐誤執戮果李邈執刀初一刀不殊而刀折易刀再舉乃絕紹死卞之報同於影響至於刀折稷亦不異於明神不欺矣唐書說明皇尋悔恨殺紹以李邈行戮太致終身不更錄用（出紀聞）

李生

唐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少有膂力恃氣好俠不拘細行常與輕薄少年遊年二十餘方折節讀書為歌詩人頗稱之累官河朔後至深州錄事參軍生美風儀善談笑曲盡吏事廉謹明幹至於擊鞠飲酒皆號為能雅為太守所知時王武俊帥成德軍恃功頗眾不顧法度支郡守畏之側目嘗遣其子士眞巡屬郡至深州太守大具牛酒所居備聲樂宴士眞太守畏武俊而奉士眞之禮甚謹又慮有以酒忤士眞者以故僚吏賓客一不敢召士眞大喜以為他郡莫能及飲酒至夜士眞乃曰幸使君見待之厚欲盡歡於今夕豈無嘉賓願得召之太守曰偏郡無名人

懼副大使士眞時爲武俊節副大使之威不敢以他客來宴席唯錄事參軍李某足以侍談笑士眞曰但命之於是召李生入趨拜士眞目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恭士眞愈不悅瞪顧攘腕無向時之歡矣太守懼莫知所謂顧視生靦然而汗不能持盃一坐皆愕有頃士眞叱左右縛李某繫獄左右即牽李袂疾去械獄中已而士眞歡飲如初迨曉宴罷太守且驚且懼乃潛使於獄中訊李生曰君貌甚恭且未嘗言固非忤於王君君寧自知耶李生悲泣久之乃曰常聞釋氏有現世之報吾知之矣某少貧無以自資由是好與俠士遊往往掠奪里人財帛常馳馬腰弓往還大行道日百餘里一日遇一年少鞭駿騾負二巨囊吾利其資顧左右皆巖崖萬仞而日漸曛黑遂力排之墮於崖下即疾驅

其騾逆旅氏解其囊得繒綺百餘段自此家稍贍因折弓矢閉門讀書遂仕而至此及今凡二十七矣昨夕君侯命與王公之宴既入而視王公之貌乃吾曩時所殺少年也一拜之後中心慚惕自知死不朝夕今則延頸待刃又何言哉爲我謝君侯幸知我深敢以身後爲託有頃士眞醉悟急召左右往李某取其首左右即於獄中斬其首以進士眞熟視而笑既而又與太守大飲于郡齋酒酣太守因歡乃起曰某不才幸得守一郡而副大使下察弊政寬不加罪爲恩厚矣昨日副大使命某召他客偶郡僻小無客不足奉歡宴者竊以李某善飲酒故請召之而李某愚戇不習禮法大忤於明公實某之罪也今明公既已誅之宜矣竊有所未曉敢以上問李某之罪爲何願得明數之且用誠於將來也士眞笑曰李生亦無罪但吾一見之遂忿然激吾心已有殺之之意今既殺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君無復言及宴罷太守密訊其年則二十有七矣蓋李生殺少年之歲而士眞生於王氏也太守歎異久之因以家財厚葬李生出宣室志

盧叔倫女

長安城南曾有僧至日中求食偶見一女子採桑樹上問曰此側近何處有信心可乞飯者女子曰去此三四里有王家見設齋次見和尚來必喜可速去也僧隨所指往果見一客僧方就坐甚慰延入齋訖主姥異其及時至也問之僧具以實告主人夫妻皆驚曰且與某同往訪此女子遂俱去尚在桑樹上乃村人盧叔倫女也見翁姥遂趨下

棄葉籠奔走歸家二人隨後逐之到所居父母亦先識之女子入室以牀扃戶牢不可啓其母驚問之曰某今日家內設齋有僧云小娘子遣來某作此功德不曾語人怪小娘子知故來視看更非何事其母排戶遣出女堅不肯出又隨而罵之女曰某不欲見此老兵老嫗亦豈有罪過母曰鄰里翁婆省女因何故不出二人益怪而祈請之女忽大呼曰老伜月日敢胡子父子二人今何在二人遂驚失不敢迴顧及去母問之答曰某前生曾販羊從夏州來至此翁姥宿父子三人並爲其害劫其資貨某前生乃與之作兒聰黠勝人最其愛念十五患病二十方卒前後用醫藥已過所劫數倍矣又爲某每歲亡日作齋夫妻涕泣計其淚過二兩石矣偶因僧問乞飯處某遂指遣之耳亦是

貧道了矣翁妹從此更不復作擠也出逸史

崔無隱

唐元和中博陵崔無隱言其親友曰城南杜某甞於汴州招提院與主客僧坐語忽有一客僧當面鼻顙間有故刀瘢橫斷其面乃訊其來由僧良久嚬慽而言曰貧道家于梁父母兄嫂存焉兄毋以賈販江湖之貨爲業初一年自江南而返大獲利可倍二年往而不返三年乃有同行者云兄溺於風波矣父母嫂俱服未闋忽有自廣南賈者至於梁乃訪召其父母名者某於相國精舍應曰唯賈客曰吾得汝兄信某乃惝駭未言曰遂至所居告父母而言曰師之兄以江西貿折遂浪迹於漢南裨將憐之白於元戎今於漢南雖綵纈且盡而衣食似給以卑賤所係是未獲省侍故憑某以達信耳父母嫂其悲泣不勝翌日父母遣師之漢南以省兄師行可七八日入南陽界日晚過一大澤中東西路絕自無人煙四面陰雲且合漸暮遇零落三兩家乃欲寄宿耳其家曰師胡爲至此今爲信宿前有殺人者追逐未獲索之甚急宿固不可也自此而南三五里有一招提所師可宿也言而徑趨陰風漸急颯颯雨來可四五里轉入荒澤莫知所詣但見奔處前有燭光初將咫尺而可十里方到風雨轉甚不及扣戶而入造于堂闃寂無生人滿室死者驟視次雷聲一發師罵一女人屍所逐又出奔走十八里至人家雨定月微明遂入其家中門外有小廳廳中有牀榻卧未定忽有一夫長七尺餘提白刃自門而入師恐立於壁角中白刃夫坐榻良久如有

所候俄而白刃夫出廳東先是有糞積可乘而覘宅中俄又聞宅中有三四女人於牆端切切而言須臾白刃夫攜一衣襆入廳續有女人從之乃計會逝逝者也白刃夫遂云此宅莫有人否以刃掠壁畫之師帖壁定立刃盡其面過而白刃夫不之覺遂攜襆領奔者而往師自料不可住乃捨此又前走可一二里撲一古井中古井中已有死人矣其體暖師之迴遑可五更上燈大女尋趂至古井以火照乃見與師存焉執師以聞于縣縣尹明辨師以齒壁及牆上語者具獄於宅中姨姑之類而獲盜者師之得雪南征至漢南界路逢大槐樹一老父坐其下問其從來師具告父曰吾善易試爲子推之師呵蓍父布卦噓唏而言曰子前生兩妻汝似卑焉汝爲走尸逐汝者長室也爲人殺於井中同處者汝側室也縣尹明汝之無辜乃汝前生之父漢南之兄俱無也言畢師淚下收淚之次失老父所在及至漢南尋訪其兄杳無所見其刃痕乃白刃夫之所致也噫乃宿冤之動作徵應委曲如是無隱五村生自有傳此略而記之出博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五

程普　羊聃　劉毅
張和思　梁元帝　竇軌
武攸寧　崔進思　祁萬壽
郭霸　曹惟思　邢璹
萬國俊　王璿　陳峴
蕭懷武　李龜禎　陳洪

程普

程普字德謀，吳孫權將也，領江夏太守，盪寇將軍。嘗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即日普病，熱百餘日便死。

羊聃

羊聃字彭祖，晉廬江太守，爲人剛克麤暴，恃國姻親，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戮。征西大將軍庾亮檻送，具以狀聞。右司馬奏聃殺郡將吏及民簡良等二百九十人，徒謫一百餘人，應棄市，依八議請宥。顯宗詔曰：此事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何八議之有？下獄所賜命。聃兄子賁，先尚南郡公主，自表解婚，詔不許。瑯琊孝王妃山氏，聃之甥也，苦以爲請。於是司徒王導啓：聃罪不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感動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詔下曰：山太妃唯此一舅，發言摧鯁，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致頓斃，朕亦何顏自處？今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恩。於是除名爲民。少時，聃病，疾恒見簡良等曰：枉豈可受？今來相取。自由黃泉，經宿死。（出還冤記）

劉毅

宋高祖平桓玄後，以劉毅爲撫軍荊州刺史。到州，便收牧牛寺主，云藏桓家兒，度爲沙彌，并殺四道人。後夢見此僧來云：君何以枉殺貧道？貧道已白於天帝，恐君亦不得久。因遂得疾，不食，日漸羸瘦。當發揚都時，多有爭競，侵凌宰輔。宋高祖因遣人征之，毅敗，後夜單騎突投牧牛寺。僧曰：撫軍昔枉殺我師，我道人自無報仇之理，然何宜來此？亡師屢有靈驗，云天帝當收撫軍於寺殺之。毅便歎吒出寺，因上大樹，自縊而死。（出還冤記）

張和思

北齊張和思斷獄，因無問善惡貴賤，必被枷鎖杻械，困苦備極，囚徒見者，破膽喪魂，號生羅刹。其妻前後孕男女四人，臨產即悶絕，未死，所生男女皆著肉鏁，手腳並有肉杻，束縛連絆墮地。後思和爲縣令，坐法杖死。

梁元帝

後周文帝宇文泰，初爲魏丞相，值梁朝喪亂，梁孝元帝爲湘東王，時在荊州，遣使通和，禮好甚至，與泰斷金立盟，結爲兄弟。後平侯景，孝元即位，泰猶人臣，頗行𠫊侮，又求索無厭，乃不愜意，遂遣兵襲江漢，虜係朝士，至于民庶，百四十萬口，而害孝元。又魏文帝先納茹茹主郁久閭阿那瓌女爲后，親愛殊篤。害梁主之明年，瓌爲齊國所敗，因率餘衆數千奔魏，而突厥舊與茹茹怨讎，即遣餉泰馬三千匹，求誅瓌等。泰許諾，伏突厥兵馬，與瓌讌會，醉便縛之，即日滅郁久閭姓五百餘人。茹茹臨死，仰天而訴。明年冬，泰備

於隴右得病見孝元及壞爲祟叅發怒肆罵命索酒食與之兩月叅卒

竇軌

唐洛州都督鄷國公竇軌太穆皇后之從兄性剛嚴好役爲益州行臺僕射多殺將士又害行臺尚書韋雲起貞觀二年在洛病甚忽言有人餉我瓜來左右報之冬月無瓜軌曰一盤好瓜何謂無耶既而驚視曰非瓜並是人頭軌曰從我償命又曰扶我起見韋尚書言畢而薨

武攸寧

唐建昌王武攸寧任置勾任法外枉徵財物百姓破家者十而九告冤於天吁嗟滿路爲大庫長百步二百餘間所徵獲者貯在其中天火燒之一時蕩盡衆口所呪攸寧尋患足腫麤於甕其酸楚不可忍數月而終

崔進思

唐虔州參軍崔進思恃郎中孫尚容之力充綱入都送五千貫每貫取三百文裹頭百姓怨歎號天哭地至瓜步江遭風船沒無有孑遺家資田園貨寶並盡解官落職求活無處此所謂聚斂之怨

祁萬壽

唐乾封縣錄事祁萬壽性好殺人縣官每決罰人皆從索錢時未得與間即取麤杖打之如此死者不可勝數因徒見之皆失魂魄有少不稱心即就獄打之困苦至垂死其妻生子或著肉枷或有肉杻或無口鼻或無手足生而皆死

郭霸

唐侍御史郭霸奏殺宋州三百人暴得五品經月患重臺官問疾見老巫曰郭公不可救也有數百鬼遍體流血攘袂缺齒皆云不相放有一碧衫人緋衣人曰早合去何因許時答曰比緣未得五品未合放伊而霸以刀子自刺乳下攪之曰大快家人走問之曰御史孫容師刺我其子經御史顧琮訟容師琮以荒亂言不理其夜而卒容師以明年六月霸死日而終皆不知其所以司勳郎中張元一云自春大旱至霸死雨足天后問在外有何事元一曰外有三慶旱降雨一慶中橋新成萬代之利二慶郭霸身死百姓皆歡三慶也天后笑曰霸見憎如此耶

曹惟思

唐蜀郡法曹參軍曹惟思當章仇兼瓊之時爲西山運糧使甚見委任惟思白事於兼瓊瓊與語毋令還運惟思妻生男有疾因以情告兼瓊瓊留數日兼瓊大怒叱之令出集衆斬之其妻聞之乘車攜兩子與之訣惟思已辮髮束縛兼瓊出監斬之惟思二男叩頭乞命來抱馬足馬爲不行兼瓊爲之下泣云業已斬矣猶未釋郡有禪僧道行至高兼瓊母師之禪僧乃見兼瓊曰曹法曹命且盡請不須殺免之兼瓊乃救惟思明日使惟思行廬府長史事賜緋魚袋專知西山轉運使仍許與其妻行惟思至廬州因疾愛僧告之曰曹惟思一生中負心殺人甚多無分毫善事今冤家債主將至爲之奈何惟思哀祈甚至僧曰汝能度兩子爲僧家中錢物衣服盡用施寺仍合家素食堂前設

道場請名僧晝夜誦經禮懺可延百日之命如不能即當死矣惟思曰諸事易耳然苦不食若之何僧曰取羊肝水浸加以椒醬食之即能食矣既覺具告其妻妻替之即僧二子又如言置道場轉經且食羊肝即飯矣如是月餘晨坐其亡母亡姊皆來視之惟思大驚趨走迎候有一鬼子手執絳幡前引昇自西階植絳幡焉其亡姊不言但於幡下舞傲傲不輟其母泣曰惟思在生不知罪殺人無數今冤家欲來吾不忍見汝受苦辛故來視汝惟思命設祭母母食之其姊舞更不已不交一言母食畢與姊皆去惟思疾轉甚於是羊肝亦不食常臥道場中晝日眠覺有二青衣童子其長等僬僥也一坐其頭一坐其足惟思聞之童子不與語而童子貌甚閑暇口有四牙出於脣外明日食

時惟思見所殺人或拔頭潰腸斷截手足或斬首流血盛怒來詬惟思曰逆賊與我同事急反殺我滅口我今訴於帝故來取汝言畢昇階而二童子推之不得進但慢罵曰終須去惟思知不免具言其事如此每日常來皆爲童子所推不得至惟思所月餘忽失二童子惟思大懼與妻子別於是死者大至衆見惟思如被曳狀墜於堂下遂卒惟思不殺人也自千牛備陛爲澤州相州判司常養賊徒數十人令其所在爲盜而館之及事發則殺之以滅口前後殺百餘人故禍及也

邢璹

唐邢璹之使新羅也還歸泊于炭山遇賈客百餘人載數船物皆珍翠沈香象犀之屬直數千萬璹因其無備盡殺之投於海中而取其物至京懼人知也則表進之敕還賜璹璹恣用之後子縡與王鉷謀反邢氏遂亡亦其報也

萬國俊

唐侍御史萬國俊令史出身殘忍爲懷楚毒是務奏六道使誅斬流人殺害無數後從臺出至天津橋南有鬼滿路遮截馬足不得前進口云叩頭緩我連聲忍痛俄而據鞍舌長數尺遍身青腫輿至宅夜半而卒

王瑤

會昌中有王瑤者自云遠祖本青州人事平盧節使時主公姓李不記其名常患背疽衆醫莫能愈瑤祖請以牲幣禱於岱宗遂感現形曹連額問瑤祖因叩頭泣血願乘矜憫岳神言曰爾之主帥位居方伯職在養民而虐害生靈

廣爲不道淫刑濫罰致冤魂上訴所患背瘡蓋譴笞之驗必不可愈也天法所被無能宥之瑤祖因拜乞一見主公洎歸青丘主公已殂歿矣瑤祖具以泰山所覩之事白於主公夫人云何以爲驗瑤祖曰某當在冥府之中慮歸之不信請過主公備窺縲紲主公遂裂近身衣袂方圓寸餘以授某曰爾歸將此示吾家具衣袂見在夫人得之遂驗臨終服之衣果有裁裂之處瘡血猶在知其言不謬矣

出耳目記

陳峴

閩王審知初入晉安開府多事經費不給孔目吏陳峴獻計請以富人補和市官恣所徵取薄酬其直富人苦之峴由是寵遷爲支計官數年有二吏執文書詣峴里中問陳

支計家所在人問其故對曰渠獻計置和市官坐此破家者衆凡破家者祖考皆訴於水西大王王使來追爾峴方有勢人懼不敢言翌日峴自府馳歸急召家人設齋置祭意色憧惶是日里中復見二吏入峴家遂暴卒初審知之起事其兄潮首倡及審知據閩中爲潮立廟於水西故俗謂之水西大王云

蕭懷武

僞蜀有尋事團亦曰中團小院使蕭懷武主之蓋軍巡之職也懷武自所團捕捉賊盜年多官位甚隆積金巨萬第宅亞於王侯聲色妓樂爲一時之冠所管中團百餘人每人各養私名十餘輩或聚或散人莫能別呼之曰狗至于深坊僻巷馬醫酒保乞丐傭作及販賣童兒輩並是其狗民間有偶語者官中罔不知又有散在州郡及勳貴家當庖看廐御車執樂者皆是其狗公私動靜無不立達于懷武是以人懷恐懼常疑其肘臂腹心皆是其狗也懷武殺人不知其數蜀破之初有與己不相協及積金藏鏹之夫日夜捕逐入院盡殺之冤枉之聲聞于街巷後郭崇韜入蜀人有告懷武欲謀變者一家百餘口無少長戮于市出王氏見聞

李龜禎

乾德中僞蜀御史李龜禎久居憲職嘗一日出至三井橋忽覩十餘人摧頭及被髮者叫屈稱冤漸來相逼龜禎惜懼迴馬徑歸說與妻子仍誡其子曰爾等成長並仕愼勿爲刑獄官以吾清愼長懼猶有冤枉今欲悔之何及自此得疾而亡

陳絜

僞蜀御史陳絜性慘毒讞刑定獄嘗以深刻爲務十年內斷死千人因避暑行亭見蟢子懸絲面前公引手接之成大蜘蛛銜中指拂落階下化爲厲鬼云來索命驚訝不已指漸成瘡痛苦十日而死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六

蘇娥　涪令妻　諸葛元崇
呂慶祖　元徽　李義琰
岐州寺主　館陶主簿　僧曇暢
午橋民　盧叔敏　鄭生

蘇娥

漢何敞為交阯刺史行部蒼梧郡高要縣暮宿鵠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從樓下出自云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信廣縣脩理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夫亦久亡有雜繒帛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往傍縣賣繒就同縣人王伯賃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時已暮行人既絕不敢前行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刀持戟來至車傍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何載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之曰何勞問之壽因捉臂欲汙妾不從壽即以刀刺脅妾立死又殺致富壽掘樓下埋妾并婢取財物去殺牛燒車杠及牛骨投亭東空井中妾死痛酷無所告訴故來告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汝屍骸以何為驗女子曰妾上下皆著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壽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同收壽父母兄弟皆繫獄敞表壽殺人於常律不至族誅但壽為惡隱密經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自訴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助陰誅上報聽之出還冤記

涪令妻

漢王忳字少琳為郿縣令之部亭亭素有鬼忳宿樓上夜有女子稱欲訴冤無衣自進忳以衣與之進曰妾本涪令妻也欲往官過此亭宿亭長殺妾大小十口埋在樓下取衣裳財物亭長今為縣門下游徼忳曰當為汝報之無復妄殺良善也鬼投衣而去忳且召游徼問即服收同時十餘人並殺之掘取諸喪歸其家葬之亭永清寧

諸葛元崇

琅琊諸葛覆宋永嘉年為九真太守家累悉在揚都唯將長子元崇赴職覆於郡病亡元崇始年十九送喪欲還覆門生何法僧貪其資與伴共推元崇墮水而死因分其財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具敘父亡及身被殺委曲尸骸流漂怨酷無雙奉違累載一旦長辭銜悲茹恨如何可說歔欷不能自勝又云行速疲極因臥窻下牀上以頭枕窻明日視兒眠處足知兒處矣陳氏悲怛驚起把火照兒眠處沾濕猶如人形於是舉家號泣便如發聞于時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為長史道立即陳氏從姊兒也具疏夢託二徐驗之徐道立遇諸葛喪船驗其父子亡日悉如鬼語乃收行兇二人即皆款服依法殺之差人送喪還揚都出還冤記

呂慶祖

宋永康人呂慶祖家甚殷富常使一奴名教子守視墅舍慶祖自往案行忽為人所殺族弟無期先貸舉慶祖錢咸謂為害無期使齎酒脯至柩所而祝曰君茶酷如此乃謂是我魂而有靈使知其主既還至三更見慶祖來云近履

行見奴教子畦畔不理許當痛治奴遂以斧斫我背將帽塞口因得齧奴三指悉皆破碎便取刀刺我頸曳著後門初見殺狩從行人亦在其中而不同執罪之失也奴今欲叛我已釘其頭著壁言卒而遂滅無睹具以告其父母潛視奴所住壁果有一把髮以竹釘之又看其指並具傷破錄奴詰驗承伏又問汝既反逆何以不殺奴曰頭如被擊欲逃不得諸同見者事相符即焚殺子并其二息出還冤記

元徽

後魏莊帝永安中北海王顥入洛莊帝北巡城陽王徽捨宅為寺中寺齋朱兆擒莊帝徽投前洛陽令寇祖仁祖仁閨爾朱兆購徽乃斬徽首送兆兆夢徽曰我有金二百斤馬一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於是懸祖仁首於高樹以大石墜其足鞭箠之問得金及馬而祖仁死時以爲得報出廣古今五行記

李義琰

唐隴西李義琰貞觀年中為華州縣尉此縣忽失一人莫知所在其父兄疑一豪家所害詣縣陳情義琰案之不能得決夜中執燭委細窮問至夜義琰據案俛首不覺死人即至階下帶被傷之狀云某乙打殺置於某所井中公可早驗不然恐被移向他處不可尋覓義琰即親往果如所陳而豪家始具欵伏當聞見者莫不驚歎出法苑珠林

岐州寺主

唐貞觀十三年岐州城內有寺主共都維那為隙遂殺都維那解為十二段置於廁中寺僧不見都維那久遂告別駕楊安共來驗檢都無蹤跡別駕欲出諸僧送別駕見寺主左臂上袈裟忽有此一鮮血別駕勘問云當殺之夜不著袈裟有其鮮血是諸佛菩薩所為竟伏誅出廣古今五行記

館陶主簿

唐冀州館陶縣主簿姓周忘其名字顯慶中奉使於臨渝關牙市當去之時佐史等二人從往周將錢帛極多二人乃以土囊壓而殺之所有錢帛咸盜將去唯有隨身衣服充斂至歲暮妻夢具說被殺之狀兼言所盜財物藏之處妻乃依此訴官官司案辨具得實狀錢帛並獲二人皆坐處死相州智力寺僧慧永云嘗親見明庭觀道士劉仁寶說之出法苑珠林

僧曇暢

唐乾封年中京西明寺僧曇暢將一奴二騾向岐州棱法師處聽講道逢一人著衲帽弊衣掐數珠自云賢者五戒講夜至馬嵬店宿五戒禮佛誦經半夜不歇暢以為精進一練至四更即共同發去店十餘里忽袖中出兩刃刀子刺殺暢其奴下馬入草走其五戒騎騾驅馱即去主人未曉夢暢告云昨夜五戒殺貧道須臾奴走到告之如夢時同宿三衛子披持弓箭乘馬趁四十餘里以弓箭擬之即下騾乞死縛送縣決殺之出朝野僉載

午橋民

唐衛州司馬杜某曾為洛陽尉知捕寇時洛陽城南午橋有人家失火七人皆焚死杜某坐廳事忽有一人為門者所執狼狽至前問其故門者曰此人適來若大驚恐狀再

駞入縣門後駞出故執之其人曰某即殺午橋人家之威也故來歸命嘗為伴五人同劫其家得財物數百千恐事泄則殺其人焚其室如自焚死者故得人不疑將財至城舍於道德里與其伴欲出外輒欻輒不能去今日出道德坊南行忽見空中有火六七團大者如瓠小者如盃遮其前不得南出因北走有小火直入心中爇其心腑痛熱發狂因為諸火遮繞驅之令入縣門及入則不見火心中火亦盡於是出門火又盡在空中遮不令出自知不免故備言之由是命盡取其黨及財物於府殺之出聞奇錄

盧叔敏

唐盧叔敏居緱氏縣即故太傅文貞公崔祐甫之表姪時祐甫初拜相有書與盧生令應明經舉生遂自緱氏赴京行李貧困有驢兩頭又袋一奴纔十餘歲而已初發縣有一紫衣人擎小幞與生同行云送書狀至城辭氣甚謹生以僮僕小甚利其作侶扶接鞍乘每到店必分以茶酒紫衣者亦甚知媿至鄂嶺早發十餘里大纔明紫衣人與小奴驅驢在後忽聞奴叫呼聲云被紫衣毆擊生曰奴有過但言必為科決何得便自打也言訖見紫衣人懷中抽刀刺奴洞腸流血生乃驚走初尚乘驢行數十步已見紫衣人趂在後棄驢并靴馳十數步紫衣逐及以刀刺倒與奴同死於嶺上時緱氏尉鄭楚相與生中外兄弟投起於廳中忽困睡夢生被髮血污面目謂尉曰某已被賊殺矣因問其由曰某枉死然此賊今捉未得乃牽白牛一頭來跛左脚曰兄但記此牛明年八月一日平明賊從河中府與同黨買牛來於此過入西郭門最後驅此者即是鄭君驚覺遂言於同僚至明日府牒令捉賊方知盧生已為賊所殺於書帙中得崔相手札河南尹捕捉甚急都無蹤跡至明年七月末鄭君與縣宰計議至其日五更潛布弓矢手力於西郭門外鄭君領徒自往伏於路側至日初出果有人驅牛自西來者後白牛跛脚行遲不及其隊有一人驅之其牛乃鄭君夢中所見盧生牽者遂擒之并同黨六七盡得驅跛牛者乃殺盧生賊也問之悉伏云此郎君於某有恩某見其囊中書謂是綾絹遂劫殺之及開之知非也唯得絹兩疋耳自此已來常髣髴見此郎君在側如未露尚欲歸死已就執豈敢隱諱乎因具言其始末與其徒皆死於市出逸史

鄭生

唐滎陽鄭生善騎射以勇悍趫捷聞家于鞏雒之郊嘗一日乘醉手弓腰矢馳捷馬僮驅田野間去其居且數十里會天暮大風雨生庇於大木下久之及雨霽已夕矣遂失道縱馬行見道傍有門宇乃神廟也生以馬繫門外將止屋中忽懍然心動即匿身東廡下闚廟左空舍中窣窣然生疑其鬼因引弓震弦以伺之俄見一丈夫身長衣短後皁衣負囊仗劍自空舍中出既而倚劍揚言曰我盜也爾豈非盜乎鄭生曰我家于鞏雒之郊向者獨驅田間適遇大風雨迷而失道故匿身於此伏劍者曰子既不為盜得無害我之心乎且我遁去道必經東廡下願解弓弦以授我使我得去不然且死於豎子矣先是生常別以一弦致

袖中既解弦投于劍客前密以袖中弦繫弓上賊既得弦遂至東廡下將殺鄭生以滅口急以矢繫弦賊遂去因曰吾子果智者某罪固當死矣生曰我不爲害爾何爲疑我賊再拜謝生卽去西廡下以避賊既去生懼其率徒再來於是登木自匿久之星月始明忽見一婦人貌甚冶自空舍中出泣於庭問之婦人曰妾家於村中爲盜見誘至此且利妾衣裝遂殺妾空舍中棄其尸而去幸君子爲雪其寃又曰今夕當匿於田横墓願急逐之無失生諾之婦人謝而去及曉生視之果見尸卽馳馬至洛具白於河南尹鄭叔則尹命吏捕之果得賊於田横墓中 出宣室志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七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八　報應二十七

公孫綽　王安國　尼妙寂

李文敏　樊宗諒　滎陽氏

公孫綽

唐王屋主簿公孫綽到官數月暴疾而殞未及葬縣令獨在廳中見公孫綽具公服從門而入驚起曰與公幽顯異路何故相干公孫曰某有寃要見長官請雪管奴僕佐豈遠無情某命未合當爲奴婢所厭以利盜竊某宅在河陰縣長官有心儻爲留選健吏齎牒往捉必不漏網宅堂簷從東第七瓦壠下有某形狀以桐爲之釘布其上已變易矣言訖而沒令異甚乃擇強卒素爲綽所厚者持牒并書與河陰宰具奴婢盡擒得遂於堂簷上搜之果獲人形長尺餘釘遍其身木漸爲肉擊之啞然有聲遂所貯粟麥以佐開居之費者悉爲所盜矣聯遂申府奴婢數人皆殪枯木 出逸史

王安國

涇之北鄙農人有王安國者力稼衣食自給唐寶曆三年冬夜有二盜踰牆而入皆執利刃安國不敢支梧而室內衣裘挈之無孑遺安國一子名何七年甫六七歲方眠驚起因叫有賊登特爲賊射應弦而斃安國居外有二驢色者亦爲攘去遲明村人集聚共商量捕逐之路俄而何七之魂登房門而號我死自是命那復多痛所痛者求識父孃耳遂寃泣久之鄰人會者五六十人皆爲雪涕因曰勿謀追逐明年五月當自送死乃召安國附耳告之名氏

仍期勿洩麥秋安國有麥半頃方收拾晨有二牛來踐蹊
狼籍安國牽歸遍謂里中曰誰牛傷暴我苗我已繫之牛
主當爾償以購不爾吾將詣官焉里中共往皆曰此非左
側人之牛畜者衆伺久之忽有二客至曰我牛也昨莫驚
逃不虞至此所損之田請酬倍資而歸我畜乃共執入詰
所從因驗契書其一乃以棠驢文致也安國即醒何七所
謂及詢名姓皆同遂縛之曰爾即去冬射我子盡取財者
一盜相顧不復隱曰天也命也死不可逭也即述其故曰
我既行劫殺遂北竄至慶之郊謂事已積久因買牛將歸
岐上罪牛抵村北一十里徘徊不進俟夜黑方得過此既
寐夢一小兒五歲許裸形亂舞紛紜相逐經宿方昏及覺
二牛之縻斷不斷如被解脫則已竄矣因蹤跡之由徑求
至此去冬之寇詎敢逃焉甲人送邑皆昔於法出原化記

尼妙寂

尼妙寂姓葉氏江州潯陽人也初嫁任華潯陽之賈也父
昇與華往復長沙廣陵間唐貞元十一年春之潭州不復
過期數月妙寂忽夢父被髮裸形流血滿身泣曰吾與汝
夫湖中遇盜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許復讎但幽
冥之意不欲顯言故吾隱語報汝誠能思而復之吾亦何
恨妙寂曰隱語云何昇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俄而見
其夫形狀若父泣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妙寂撫膺而
哭遂爲女弟所呼覺泣告其母闔門大駭念其隱語杳不
可知訪於鄰叟及鄉閭之有知者皆不能解秋詣上元縣
舟檝之所交處四方士大夫多憩焉而又邑有瓦棺寺寺
上有閣倚山瞰江萬里在目亦江湖之極境遊人弭棹莫
不登眺吾將緇服其間伺可問者必有醒吾惑者於是褐
衣上元捨力瓦棺寺日持箕帚灑掃閣下閒則徙倚欄檻
以伺識者見高冠博帶吟嘯而來者必拜而問居數年無
能辨者十七年歲在辛巳有李公佐者罷嶺南從事而來
攬衣登閣神彩儁逸頗異常倫妙寂前拜泣且以前事問
之公佐曰吾平生好爲人解疑況子之冤懇而神告如此
當爲子思之默行數步喜招妙寂曰吾得之矣殺汝父者
申蘭殺汝夫者申春耳妙寂悲喜嗚咽拜問其說公佐曰
夫猴申生也車去兩頭而言猴故申字耳草而門門而東
非蘭字耶禾中走者穿田過也此亦申字也一日又加夫
蓋春字耳鬼神欲惑人故交錯其言妙寂悲喜若不自勝

久而掩涕拜謝曰賊名既彰雪冤有路苟或釋惑誓報深
恩婦人無他唯潔誠奉佛祈增福海初泗州普光王寺有
梵氏戒壇人之爲僧者必由之四方輻輳僧尼繁會觀者
如市焉公佐自楚之秦維舟而往觀之有一尼眉目朗秀
若舊識者每過必凝視公佐若有意而未言者久之公佐
將去其尼遽呼曰侍御貞元中不爲南海從事乎公佐曰
然然則記小師乎公佐曰不記也妙寂曰昔瓦官寺閣求
解車中猴者也公佐悟曰竟獲賊否對曰自悟夢言乃男
服易名士寂乏傭於江湖之間數年聞蘄黃之間有申村
因往焉流轉周星乃聞其村西北隅有名蘭者默往求傭
輒賤其價蘭喜召之俄又聞其從父弟有名春者於是勤
恭執事晝夜不離見其可爲者不顧輕重而爲之未嘗待

命蘭家器之畫與舉備皆作夜寢他席無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幹蘭逾敬念視士寂即目視其子不若也蘭或農或商或畜貨於武昌關鏁啓閉悉委焉因驗其櫃中半是已物亦見其父及夫常所服者垂涕而記之而蘭春叔出李處未嘗偕出慮其擒一而驚逸也銜之數年永貞年重陽二盜飲既醉士寂奔告于州乘醉而獲一問而辭伏就法得其所喪以歸盡奉母而請從釋教師洪州天宮寺尼洞微即昔時受教者也妙寂一女子也血誠復讎天亦不奪遂以夢寐之言獲悟於君子與其讎者得不同天碎此微軀豈酬明哲梵宇無他唯虔誠法象以報効耳公佐大異之遂爲作傳大和庚戌歲隴西李復言遊巴南與進士沈田會于蓬州田因話奇事持以相示一覽而復之錄怪之日遂纂於此焉出續幽怪錄

李文敏

唐李文敏者選授廣州錄事參軍將至州遇寇殺之沈於江俘其妻崔氏有子五歲隨母而去賊即廣州都虞候也其子漸大令習明經甚聰俊請京赴舉下第乃如華州及渭南縣東馬驚走不可制及夜入一莊中遂投莊宿有所衣天淨紗汗衫半臂者主嫗見之曰此衣似頃年天人與李郎送路之衣郎既似李郎復似小娘子取其衣視之乃頃歲製時爲燈燼燒破半臂帶猶在其家遂以李文敏遺寃之事說之此子罷舉徑歸問母具以其事對乃白官官乃擒都虞候縶而詰之所占一詞不謬乃誅之而給其物力令歸渭南焉出聞奇錄

樊宗諒

唐樊宗諒爲密州刺史時屬邑有羣盜提兵入邑叱殷氏家掠奪金帛殺其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甚急月餘不獲有鉅鹿魏南華者寓居齊魯之間家甚貧宗諒命攝司法掾一夕南華夢數人皆被髮列訴於南華曰姓殷氏父子三人俱無罪而死願明公雪其寃南華曰殺汝者爲誰對曰某所居東十里有姓姚者乃賊之魁也南華許諾驚寤數日宗諒謂南華曰盜殺吾吏且一月矣莫窮其跡豈非吏不奉職乎爾爲司法宜第往驗之南華馳往未至忽見一狐起於路旁深草中馳入里人姚氏所居遂而逐者以百數其狐入一穴中南華命以鍤發之得金帛甚多乃蓋盜劫殷氏財也即召姚氏子訊其所自目動詞訥即收劾之果盜之魁也自是盡擒其支黨且十輩其狐雖居於穴中窮之卒無所見也豈非寃魂之所假歟時大和中也出宣室志

滎陽氏

唐盈州令將之任夜止屬邑古寺方寢見老嫗以桐葉蒙其首傴僂而前令以拄杖拂其葉嫗俯拾而去俄亦復來如是者三久之不復來矣頃有縗裳者自北戶升階褰簾而前曰將有告於公公無懼焉令曰是何妖物曰實鬼也非妖也以形容衰瘵不敢干謁向者竊令張妳少達幽情而三遭拄杖之辱老妳固辭恥其復進是以自往哀訴冀不逢怒焉某滎陽氏子嚴君牧此州未逾年鍾家禍乃護喪歸洛夜止此寺繼母賜冶葛花湯并室妹同夕而斃張

妳將哭首碎鐵鎚同瘞於北牆之竹陰其隴西先夫人即日訴於上帝帝敕云為人之妻已殘戮僕妾為人之母又毒殺孤嬰居閨室事雖彰明在天鑒理宜誅殛以死酬死用謝諸孤付司命處置訖報是日先君復訴於上帝云某遊魂不靈乖於守慎致令閨室害及孤孩彰此家風黷于天聽豈止一死能謝罪名某三任縣令再剖符竹實有能續以安黎甿豈圖餘慶不流見此狼狽悠揚丹旐未越鄉城長男既已葬事孀婦又俾醜死念某旅櫬難為瘞埋伏乞延其生命使某得歸葬洛陽獲祔先人之塋闕某無恨矣明年繼母到洛陽發背疽而卒上帝譴怒已至如此今某即無悲焉所苦者被倡徒築溷於骸骨之上糞穢之與所不堪忍況妹為廁神姬僕身為廁神役夫積世昝綴一

日陵墜天門阻越上訴無階藉公仁德故來奉告令曰吾將奈何答曰公能發某朽骨沐以蘭湯覆以衣衾遷於高原之上脫能賜木皮之棺蘋藻之奠亦望外也令曰諾乃吾反掌之易爾鬼嗚咽再拜令張妳密召鄰娘子同謝明公張妳還至疾呼曰郭君怒晚來軒屏狼籍已三召矣於是穢溷者倍惶而去明旦令召倡徒具以所告遂命土工發溷以求之三四尺乃得骸骨與毀瘞焉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八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九　報應二十八

王濟婢　王範妾　宋宮人
金荊　杜嶷妾　後周女子
張公瑾妾　花鞾婢　胡亮妾
梁仁裕婢　張景先婢　李訓妾
花發　晉陽人妾

王濟婢

晉王濟侍者嘗於閤中就婢取濟衣物婢遂欲姦之其人云不敢婢言若不從我我當大叫此人卒不肯婢遂呼云某甲欲姦我濟即令殺之此人具陳說濟不信故牽將去顧謂濟曰枉不可受要當訟府君於天濟乃病忽見此人語之曰前具告實既不見理便應去濟數日而死出還冤記

王範妾

晉富陽縣令王範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閣下丁豐史華期二人姦通範嘗出行不還帳內督孫元弼聞丁豐戶中有環珮聲覘視見桃英與同被而臥元弼扣戶叱之桃英即起攬裙理鬢躡履還內元弼又見華與桃英期帶佩香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謗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辯察遂殺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看範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遂曳將去入荒澤中電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訴怨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汝乃今相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既為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孫文度在泰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錄桃英魂魄亦取在女青

亭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揚都詣範未敢謝之便見鬼從外來逕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魘連呼不醒家人牽青牛臨範上并加桃人左索向明小蘇十數日而死妾亦暴亡超乃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為何規後五年二月一日臨水酹酒超云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許數日而死出還冤記

宋宮人

宋少帝子業常使婦人裸形相逐有一女子不從命斬之其夜夢有一女子罵曰汝悖逆明年不及熟矣帝怒於宮中求得似夢見者斬之其夕復夢所戮者罵曰汝枉殺我我已訴上帝集羣巫與六宮捕鬼帝尋被弑出廣古今五行記

金荊

後魏末嵩陽杜昌妻柳氏甚妬有婢金荊昌沐令理髮柳氏截其雙指無何柳被狐刺螫指雙落又有一婢名玉蓮能唱歌昌愛而歎其善柳氏乃截其舌後柳氏舌瘡爛事急就稠禪師懺悔禪師已先知謂柳氏曰夫人為妬前截婢指已失指又截婢舌今又合斷舌悔過至心乃可以免柳氏頂禮求哀經七日禪師大張口呪之有二蛇從口出一尺以上急呪之遂落地舌亦平復自是不復妬矣出朝野僉載

杜嶷妾

梁襄陽杜嶷新納一妾年貌兼美寵愛特甚妾得其父書倚簾讀之嶷外還而妾自以新來羞以此事聞嶷因嚼吞之嶷謂是情人所寄遂命剖腹取書妾氣未斷而書已出嶷看訖歎曰吾不自意忽忽如此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其夜見妾訴冤嶷旬日而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後周女子

後周宣帝在東宮時武帝訓督甚嚴恒使宦者成慎監察之若有纖毫罪失而不奏當死於是慎常陳太子不法之事武帝杖之百餘及即位顧見髀上杖瘢問乃慎所在慎于時已出為郡遂敕追之至便賜死慎奮厲曰此是汝父為成慎何罪悖逆之餘濫以見及鬼若有知終不相放于時宮掖禁忌相逢以目不得轉共言笑分置官司記錄愆罪左皇后下有女子欠伸淚出因被劾謂有所思奏使敕撻訊之初擊其頭帝便頭痛更擊之亦然遂大發怒曰此婦關宋家耳乃使拉折其腰帝復腰痛其夜出南宮病動重

明日還腰痛不得乘馬御車而歸所殺女子之處有黑暈如人形時謂是血隨刮之旋復如故如此再三有司掘除舊地以新土填之一宿之間如故因此七八日舉身瘡爛而崩及初下屍諸躡蹋縣牢不可脫唯此女子所引之脉獨是直脚遂以供用蓋亦鬼神之意焉帝崩去成慎死後二十許日焉出還冤記

張公瑾妾

唐魏郡馬嘉運以貞觀六年正月居家日晚出大門忽見兩人各捉馬一匹先在門外樹下立嘉運問是何人答云東海公迎馬生耳嘉運素有學識知名州里每臺使及四方賓客多請見之及是弗復怪也謂使者曰吾無馬使者進馬嘉運即於樹下上馬而去其身倒臥於樹下也俄至

一官曹將入大門有男女數十人門外如訟者有一婦人先與嘉運相識是同郡張公瑾妾姓元氏手執一紙文書迎謂嘉運曰馬生尚相識否昔張總管交其數相見總管無狀非理殺我我訴天曹於今三年爲王天主救護公瑾故常見抑今乃得申官已追之不久將至疑我獨見枉害馬生豈亦來耶嘉運先知元氏被殺及見方自知死使者引入門門者曰公眠未可謁宜可就霍司刑乃在州行臺郎中霍璋也見嘉運延坐曰此府記室官闕東海公聞君才學欲屈爲此官耳嘉運曰貧守妻子不願爲官得免幸甚璋曰若不能作自陳無學君當有相識可舉令作俄有人來云公眠已起引嘉運入見一人在廳事坐肥短黑色呼嘉運前謂曰聞君才學欲屈爲記室耳能爲之乎嘉運

拜謝曰幸甚但鄙夫田野頑以經業教授後生不足以當記室之任耳公曰識霍璋否答曰識之因使召璋問以嘉運才術璋曰平生知其經學不見作文章公曰誰有文章者嘉運曰有陳子良者解文章公曰放馬生歸即令追子良嘉運辭去璋與之別嘉運問曰向見張公瑾妾訴天主者爲誰璋曰公瑾鄉人王五戒者死爲天主常救公瑾故得至今今已不免矣言畢而別遣使者送嘉運至一小澀道指令由此路歸其年七月綿州人姓陳子良暴死經宿而蘇自言見東海公用爲記室辭不識文字別有吳人陳子良卒公瑾亦亡至貞觀中車駕在九成宮聞之使中書侍郎岑文本就問其事文本錄以奏云爾嘉運後爲國子博士卒官（出冥報記）

范略婢

唐貞觀中濮陽范略妻任氏略先幸一婢任以刀截其耳鼻略不能制有頃任有娠誕一女無耳鼻女年漸大其婢仍在女問婢具說所由女悲泣以恨其母母深有愧色悔之無及（出朝野僉載）

胡亮妾

唐虜州化蒙縣丞胡亮從都督周仁軌討獠得一首領妾幸之將至縣亮向府不在妻賀氏乃燒釘烙其雙目妾遂自縊死後賀氏有娠產一蛇兩目無睛以問禪師師曰夫人曾燒釘烙一女婦眼以夫人性毒故爲蛇報此是被烙女婦也夫人好養此蛇可以免難不然禍及身矣賀氏養蛇一二年漸大不見物唯在衣被中亮不知也發被見蛇

大驚以刀斫殺之賀氏兩目俱枯不復見物悔無及焉（出朝野僉載）

梁仁裕婢

唐梁仁裕爲驍衛將軍先幸一婢妻李氏甚妒而虐縛婢擊其腦婢號呼曰在下卑賤制不自由娘子鎖項苦毒何甚婢死後月餘李氏病常見婢來喚李氏頭上生四處瘡腦潰晝夜鳴叫苦痛不勝數月而卒（出朝野僉載）

張景先婢

唐荊州枝江縣主簿夏榮判冥司縣丞張景先寵一婢其妻楊氏妒之景出使不在妻殺婢投之於廁景至紿之曰婢逃矣景以妻酷虐不問也婢訟之於榮榮追對之問景曰公夫人病困殊形狀景疑其有私也怒之榮問公夫人

枉殺婢投於廁今見推勘公試問之昇悟問其婦婦病甚具首其事榮令廁內取其骸骨香湯浴之厚加殯葬婢不肯放月餘日而卒 出朝野僉載

李訓妾

唐左僕射韋安石女適大府主簿李訓訓未婚以前有一妾成親之後遂嫁之已易兩主女患傳屍瘦病恐妾厭禱之安石令河南令秦守一捉來榜掠楚苦竟以自誣前後決三百以上投井死不出三日其女遂亡時人咸以為冤魂之所致也安石坐貶蒲州太極元年八月卒 出朝野僉載

花嚴

唐王弘冀州衡水人少無賴告密羅織善人曾遊河北趙貝見老人每年作邑齋遂告殺二百人授游擊將軍俄除

侍御史時有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者密差弘往推索大枷夾頸安仁不承伏遂於枷上斫安仁死便即臉之其男從事亦擒而斬之至汾州與司馬毛公對食須臾喝下斬取首百姓震悚後坐誣枉流雷州將少婢花嚴素所寵也弘於舟中偽作敕追花嚴諫曰事勢如此何忍更為不軌乎弘怒曰此老婢欲敗吾事縛其手足投之於江船人救得之弘又鞭二百而死埋於江上俄而偽敕發御史胡元禮推之鉗身領迴至花嚴死處忽云花嚴來喚對事左右皆不見唯弘稱叩頭死罪如投枷棒之聲夜半而卒 出朝野僉載

晉陽人妾

唐牛肅舅之尉晉陽也縣有人殺其妾將死言曰吾無罪為汝所殺必報後數年殺妾者夜半起至母寢門呼其母問故其人曰適夢為虎所噬傷至甚遂死覺而心悸甚懼恐故啓之母曰人亦夢死者反生夢想顛倒故也汝何憂然汝夜來未飯牛收飯之其人曰唯闇中見物似牛之脫也前執之乃虎矣遂為所噬其人號叫竟死虎既殺其人乃入院至其房而處其牀若寢者其家伺其寢則閉鍊其門而白於府季休光為留守則使取之取者登屋破其屋鑽木以刺之乃死舅方為留守判官得其頭漆之為枕至今時人以虎為所殺之妾也 出紀聞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二十九

竇凝妾　　嚴武盜妾　　綠翹
馬全節婢　　魯思郾女　　鄂州小將
金卮

竇凝妾

唐開元二十五年晉州刺史柳渙外孫女博陵崔氏家于汴州有扶風竇凝者將聘焉行媒備禮而凝舊妾有孕崔氏約遣妾後成禮凝許之遂與妾俱之宋州揚舲下至車道口宿妾是夕産二女凝因其困羸縶之實沙於腹與女俱沈之既而還汴紿崔氏曰妾已遣去遂擇日結親後一十五年崔氏産男女數人男不育女二人各成長永泰二年四月無何几上有書一函開見之乃凝先府君之札也

言汝枉魂事發近在朞月宜疾理家事長女可嫁汴州參軍崔延幼女嫁前開封尉李駉並良偶也凝不信謂其妻曰此狐狸之變不足徵也更旬日又於室内見一書吾前已示汝危亡之兆又何顛倒之甚也凝尚猶豫明日庭中復得一書詞言哀切曰禍起旦夕凝方倉惶妻曰君自省如何宜禳避之凝雖祕之而實心憚妾以其年五月十六日午時人皆休息忽聞扣門甚急凝心動出候之乃是所殺妾盛粧飾前拜凝曰别久安否凝大怖疾走入内隱匿其鬼隨踵至庭見崔氏崔氏驚問之乃斂容自叙曰某是竇十五郎妾凝欲娶娘子時殺妾於車道口并二女同命但妾無負凝而凝枉殺妾凝欲娶妻某自屏迹奈何忍害其性命以至於此妾以賤品十五餘年訴諸獄瀆怨氣上達聞于帝庭上帝降鑒許妾復讎今來取凝不干娘子無懼也崔氏悲惶請謝願以功德贖罪可乎鬼厲色曰凝以命還命足矣何功德而當命也譬殺娘子豈以功德可計乎詞不爲屈乃罵凝曰天網不漏何用狐伏鼠竄便升堂擒得凝而齧咬掐捩宛轉楚毒竟日而去言曰汝未慮即死且可受吾能事耳如是每日輒至則齧嚼支體其鬼或奇形異貌變態非常舉家危懼而計無從出時一女不堪其苦于時有僧曇亮頗善持呪凝請之置壇内閤須臾鬼至不敢升階僧讓之曰鬼道不合干人何至是耶吾召金剛坐見糜碎鬼曰和尚事佛心合平等奈何掩義隱賊且凝非理殺妾妾豈干人乎上命照臨許妾讎凝金剛豈私殺自冤者耶言訖登階擒凝如初崔氏令僧潛求聘二女鬼

知而怒曰和尚爲人作媒得無作乎僧慚而去後崔氏李氏婿女遁逃而鬼不追乃言曰吾長纏汝足豈能逭耶數年二女皆卒凝中鬼毒發狂自食支體入水火啗糞穢肌膚焦爛數年方死崔氏於東京出家衆共知之出通幽記

嚴武盜妾

唐西川節度使嚴武少時仗氣任俠嘗於京城與一軍使鄰居軍使有室女容色艷絶嚴公因窺見之乃賂其左右誘至宅月餘遂竊以逃東出關將匿於淮泗間軍使既覺且窮其跡亦訊其家人乃暴於官司亦以狀上聞有詔遣萬年縣捕賊官專往捕捉捕賊乘遞日行數驛隨路已得其蹤矣嚴武自鞏縣方雇船而下聞制使將至懼不免乃以酒飲軍使之女中夜乘其醉解琵琶絃縊殺之沈于河

明日制使至搜捕嚴公之船無跡乃已嚴公後爲劍南節度使病甚性本彊尤不信巫祝之類有云云者必罪之忽一日亭午有道士至衙門自云從峨眉山來欲謁武門者初不敢白道士聲厲不得已遂進白武亦異之引入見道士至階呵叱若與人論難者良久方止寒溫畢謂武曰公有疾災厄至重冤家在側公何不自悔咎以香火陳謝奈何反固執如是武怒不答道士又曰公試思之曾有負心殺害人事否武靜思良久曰無道士曰適入至階前冤死者見某訴某初謂山精木魅與公爲祟遂加呵責他云上帝有命爲公所冤殺已得請矣安可言無也武不測且復問可其狀若何曰女人年纔十六七項上有物是一條如樂器之絃武大悟叩頭於道士曰天師誠聖人矣是也爲之柰何道士曰他卽欲面見公公當自求之乃令灑掃堂中撤去餘物焚香於內乃舁武於堂門內遣淸心具衫笏留小僮一人侍側堂門外東間有一閣子亦令灑掃垂簾道士坐於堂外含水噴噀又以柳枝灑地卻坐瞑目叩齒逡巡閣子中有人吁嗟聲道士曰娘子可出良久見一女子被髮項上有琵琶絃結于咽下褰簾而至及堂門約叉於後向武拜武見驚怖甚且掩其面女子曰公亦太忍某從公是某之失行於公則無所負公懼罪棄某於他所卽可何忍見殺武悔謝良久兼欲厚以佛經紙繒祈免道士亦懇爲之請女子曰不可某爲公手殺上訴於是僅三十年今不可矣期在明日日晚言畢卻出至閣子門拂然而沒道士乃謝去嚴公遂處置家事至其日黃昏而卒（出逸史）

綠翹

唐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字幼微長安里家女也色既傾國思乃入神喜讀書屬文尤致意於一吟一詠破瓜之歲志慕淸虛咸通初遂從冠帔于咸宜而風月賞翫之佳句往往播於士林然蕙蘭弱質不能自持復爲豪俠所調乃從遊處焉於是風流之士爭修飾以求狎或載酒詣之者必鳴琴賦詩間以謔浪懵學輩自視缺然其詩有綺陌春望遠瑤徽秋興多又殷勤不得語紅淚一雙流又焚香登玉壇端簡禮金闕又雲情自鬱爭同夢仙貌長芳又勝花此數聯爲絕矣一女僮曰綠翹亦明慧有色忽一日機爲鄰院所邀將行誡翹曰無出若有客但云在某處機爲女伴所留迨暮方歸院綠翹迎門曰適某客來知鍊師不在不舍轡而去矣客乃機素相暱者意翹與之私及夜張燈扃戶乃命翹入臥內訊之翹曰自執巾盥數年實自檢御不令有似是之過致忤尊意且某客至款扉翹隔闔報云鍊師不在客無言策馬而去若云情愛不蓄於胸襟有年矣幸鍊師無疑機愈怒裸而笞百數但言無之既委頓請盃水酹地曰鍊師欲求三淸長生之道而未能忘解珮薦枕之歡反以沈猜厚誣貞正翹今必斃於毒手矣無天則無所訴若有誰能抑我強魂誓不蠢蠢於冥冥之中縱爾淫佚言訖絕于地機恐乃坎後庭瘞之自謂人無知者時咸通戊子春正月也有問翹者則曰春雨霽逃矣客有宴于機室者因溲於後庭當瘞上見靑蠅數十集于地

驅去復來詳視之如有血痕且腥穿既出竊語其僕僕歸復語其兄其兄為府街卒嘗求金於機機不顧卒深銜之聞此遽至觀門覘伺見偶語者乃詳不覩綠翹之出入街卒復呼數卒攜鍤具突入玄機院發之而綠翹貌如生卒遂錄玄機京兆府吏詰之辭伏而朝士多為言者府乃表列上至秋竟戮之在獄中亦有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明月照幽隙清風開短襟此其美者也（出三水小牘）

馬全節婢

魏帥侍中馬全節嘗有侍婢偶不愜意自擊殺之後累年染重病忽見其婢立於前家人但訝全節之獨語如相問答切云爾來有何意又云與爾錢財復口為爾造像書經哀祈移時其亡婢不受但索命而已不旬日而卒（出玉堂閒話）

魯思郾女

內臣魯思郾女生十七年一日臨鏡將妝鏡中忽見一婦人被髮徒跣抱一嬰兒迴顧則在其後因恐懼悶絕久之乃蘇自是日日恒見積久其家人皆見之思郾自問其故答云己楊子縣里民之女往歲建昌縣錄事某以事至楊子因娉己為側室君女即其正妻歲餘生此子後錄事出旁縣君女因投己於井并此子以石填之詐其夫云逃去我方訟於所司適會君女卒今雖後身固當償命也思郾使人馳至建昌驗事其錄事老猶在如言發井果得骸骨其家多方以禳之皆不可其女後嫁褚氏屬愈甚旦夕驚悸以至於卒（出稽神錄）

鄂州小將

鄂州小將某者本田家子既仕欲結豪族而謀其故妻因相與歸寧殺之于路棄尸江側并殺其同行婢已而奔告其家號哭云為盜所殺人不之疑也後數年奉使至廣陵舍於逆旅見一婦人賣花酷類其所殺婢既近乃真是婢見己亦再拜因問為人耶鬼耶答云人也往者為賊所擊幸而不死既蘇得賈人船寓載東下今在此與娘子賣花給食而已復問娘子何在曰在近可見之乎曰可即隨之而去一小曲中指一貧舍曰此是也婢先入頃之其妻乃出相見悲涕備述艱苦某亦悅然莫之測也俄而設食具酒復延入內室置飲食于從者皆醉日暮不出從者稍前覘之寂若無人因直入室中但見白骨一具衣服毀裂流血滿地問其鄰云此空宅久無居人矣

金卮

蜀青石鎮陳洪裕妻丁氏因妒忌打殺婢金卮潛於本家埋瘞仍牓道衢云婢金卮逃走經年遷居夾江因夏潦壞舊居岸見死婢容質不變鎮將具狀報州追勘款伏其婢屍一夕壞爛遂寘丁氏于法（出鑒戒錄）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三十

田倉　臨海人　陳甲
麻姑　謝盛　李嬰
許寔　益州人　章安人
元稚宗　王曇略　廣州人
東興人　陳恭　沛國人
齊朝請　伍寺之　蘇巷
阮倪　邵文立　梁元帝
望蔡令　僧曇歡　釋僧群
竺法惠　冀州小兒

田倉

後漢溪夷田疆遺子會居上城次子玉居中城小子倉居下城三壘相次以拒王莽光武二十四年遣威武將軍劉尚征之尚未至倉獲白鷺爲臛舉烽請兩兄兄至無事及劉尚軍來倉舉火會等以爲不實倉遂戰死焉 出酉陽雜俎

臨海人

吳末臨海人入山射獵夜中有人長一丈著黃衣白帶來謂射人曰我有讎剋明當戰君可見助當有相報射人曰自可助君耳何用謝爲答曰明食時君可出溪邊敵從北來我南往應白帶者我黃帶者彼射人許之明出果聞岸北有聲狀如風雨草木四靡視南亦爾唯見二大蛇長十餘丈于溪中相遇便相盤繞白鱗勢弱射人因引弩射之黃鱗者即死日將暮復見昨人來辭謝云住此一年獵明年以去慎勿復來來必有禍射人曰善遂停獵數年後忽忌前言更往獵復見白帶人告曰我語君不能見用讎子已其今必報君非我所知射人聞之甚怖便欲走乃見三烏衣人俱張口向之射人即死 出續搜神記

陳甲

吳郡海鹽縣北鄉亭里有士人陳甲本下邳人晉元帝時寓居華亭獵於東野大藪欻見大蛇長六七丈形如百斛船玄黃五色臥岡下上人即射殺之不敢說三年後與鄉人共獵至故見蛇處語同行云昔在此殺大蛇其夜夢見一人烏衣黑幘來至其家問曰我昔昏醉汝無狀殺我吾昔醉不識汝面故三年不相知今日來就死其人即驚覺明日腹痛而卒 出搜神記

麻姑

晉孝武大元八年富陽民麻姑者好噉膾華本者好噉鱉臛二人相善麻姑見一鱉大如釜盎頭尾猶是大蛇繫之經一月盡變爲便取作臛報華本食之非常味美麻姑不肯食華本强令食之麻姑遂噉一臠便大惡心吐逆委頓遂生病喉中有物塞噉不下開口向本本見有一蛇頭開口吐舌本驚而走姑從免本後于宅得一蛇大二圍長五六尺打殺作膾喚麻姑麻姑得食甚美苦求此魚本因醉喚家人拆蛇皮肉來麻姑見之嘔血而死 出齊諧記

謝盛

晉安帝隆安中曲阿民謝盛乘船入湖採菱見一蛟來向船船迴避又從其後盛便以叉殺之懼而還家至興寧中普天亢旱盛與同旅數人步至湖中見先叉在地拾取之

云此是我叉人問其故具以實對行數步乃得心痛還家一宿便死出冥祥記

李嬰

東晉義熙中郡陽李嬰李滔兄弟二人善于用弩嘗射大麞解其四足懸著樹間以臟爲炙方欲共食遥見山下有人長二丈許鼓步而來手持大囊既至欲取麞頭骼皮骨并火上雜肉悉内囊中徑須入山嬰兄弟須臾俱卒出廣古今五行記

許寔

晉義熙中餘杭縣有仇王廟高陽許寔爲縣令寔男于廟側放火獵使穢祠前忽有三白麞從屋走出男引弓射忽失所在復以火圍之風吹火反覆其面欲去莫從遂燒死而寔以事免官出廣古今五行記

益州人

宋元嘉初益州刺史遣三人入山伐樵路迷忽見一龜大如車輪四足各躡一小龜而行又有百餘黄龜從其後三人叩頭請示出路龜乃伸頸若有意焉因共隨逐即得出路一人無故取小龜割以爲臛食之須臾暴死唯不噉者無恙出異苑

章安人

宋元嘉中章安縣人嘗屠虎至海口見一蟹匡大如笠脚長三尺取食甚美其夜夢一少婦語云汝噉我肉我食汝心明日其人爲虎所食出廣古今五行記

元稚宗

宋元稚宗者河東人也元嘉十六年隨鍾離太守阮惜在郡惜使稚宗行至遠村郡吏盖苟邊定隨焉行至民家阮惚如眠便不復寤民以爲死舁出門外方營殯具經夕能言說初有一百許人縛稚宗去數十里至一佛圖僧衆供養不異于世有一僧曰汝好獵今應受報便取稚宗皮剝臠截具如治諸牲獸之法復納于深水釣口出之剖破解切若爲膾狀又鑊煮爐炙初悉糜爛隨以還復痛惱苦毒至三乃止問欲活否稚宗便叩頭請命道人令其蹲地以水灌之云一灌除罪五百稚宗苦求多灌沙門曰唯三足矣見有蟻類數頭道人曰此雖微物亦不可殺無復論巨此者也魚肉自此可噉耳齋會之日悉著新衣無新可浣也稚宗因問我行旅有三而獨嬰苦何也道人曰彼二人自知罪福知而無犯唯汝愚蒙不識緣報故以相戒因爾便蘇數日能起由是遂斷漁獵出述異記

王曇略

宋譙國城父人王曇略常以牛作脯爲業欲殺一牛牛見刀跪跳躑欲走去曇略怒乃先以刀刺牛目經少時其人眼無故血流出出廣古今五行記

廣州人

宋元嘉中廣州有三人共在山中伐木忽見石窠有二卵大如升取煑之湯始熱聞林中如風雨聲須臾一蛇大十圍長四五丈逕來湯中銜卵而去三人無幾皆死出搜神記

東興人

臨川東興有人入山得猿子便將歸猿母自後逐至家此

人縛猿子於庭中樹上以示之其母便搏頰向人欲哀乞直謂口不能言耳此人既不能放竟擊殺之猿母悲喚自擲而死此人破腸視之皆斷裂矣未半年其人家疫一時死盡滅門（出搜神後記）

陳莽

臨川陳莽少以射獵為業與人逐鹿入山有一大樹可三十圍莽息其下忽有白氣去地十丈許莽因射之若有所中洒血布地聞空中語云正中大王俄見一大蛇掛樹身有箭頃刻有群蛇蔟輻向莽莽雖驅擊而來者數多盤繞莽身咽嘶有聲須臾散去視莽唯見一聚白骨（出廣古今五行記）

沛國人

沛國有一士人同生三子年將弱冠皆有聲無言忽有一

人從門過因問曰此是何聲答曰是僕之子皆不能言客曰君可內省何以致此主人異其言思忖良久乃謂客曰昔為小兒時當牀上有燕巢中有三子其母從外得哺三子皆出口受之積日如此試以指內巢中燕雛亦出口受之因以三薔茨食之既而皆死昔有此事今實悔之客曰是也言訖其三子之言語忽然周穩蓋能知過之故也（出續搜神記）

齊朝請

齊國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則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見大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叫呼而終又江陵高偉入齊凡數年向幽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群魚嚙之而死（出顏氏家訓）

伍寺之

南野人伍寺之見社樹上有猴懷孕便登樹搦殺之要一人稱神責以殺猴之非當令重謫寺之乃化為大虫入山不知所在（出述異記）

蘇巷

新野蘇巷常與婦佃于野舍每至田時輒有一物來其狀似蛇長七八尺五色光鮮巷異而飼之經數載産業加焉婦後密打殺即得能食之病進一斛飯猶不為飽少時而死也（出異苑）

阮倪

阮倪者性特忍害因醉出郭見有放牛直探牛舌本割之以歸為炙食之其後倪生一子無舌人以為牛之報也（出述異記）

邵文立

梁小莊嚴寺在建業定陰里本是晉零陵王廟地天監六年度禪師起造時有邵文立者世以烹屠為業嘗欲殺一鹿鹿跪而流淚以為不祥鹿懷一麑尋當産育就庖哀切同被斫割因斯患疾眉鬚皆落身瘡能壞後乃深起悔責求道度禪師發大誓願懸捨家貲迴買此地為立伽藍（出京寺記）

梁元帝

梁元帝諱繹母阮修容嘗失一珠元帝時絕幼吞之謂是左右所盜乃炙魚眼以厭之信宿之間珠便出帝尋一目致眇蓋魚之報也（出報對）

望蔡令

梁孝元在江州時，有人為望蔡縣令，經劉敬躬亂，縣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牛酒作禮，縣令以牛繫投屏除[redacted]設鋪陳牀座於堂上，接賓。客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遂令左右宰之。飲啖醉飽，便臥於簷下。及醒，即覺體癢，爬搔隱疹，因爾成癩，十許年死。（出顏氏家訓）

僧曇歡

後周武帝時，岐州岐陽寺僧曇歡有羊數百口，恒遣沙彌及奴放於山谷。後沙彌云：頻有人來驅逐此羊。歡乃多將手力自往伺之。後見此人立于東岸樹下，遙謂歡曰：汝之為養豬羊，其罪最甚，不久自知，何勞護惜。歡驅馬繞谷，就之而覓不見。少時滅法，數貴財並送官府，公私牽挽並皆分散。歡還俗，貧病而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釋僧羣

釋僧羣清貧守節，蔬食持經，居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室。孤在海中，上有石盂，水深六尺，常有清流。古老相傳，是羣仙所宅。羣明絕粒，其菴舍與石盂隔一小澗，常以木為梁，由之以汲水。年至一百三十，忽見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羣將舉錫撥之，恐有轉傷，因此迴歸，遂絕水，數日而終。臨終謂左右曰：我小時嘗折一鴨翅，驗此以為報也。（出高僧傳）

竺法惠

竺法惠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行至嵩高山，忽謂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鴨腳，其殃即至。俄而昭為人所擲物折腳，遂永疾廢焉。（出高僧傳）

冀州小兒

隋開皇初，冀州外邑中有小兒，年十三，常盜鄰卵燒煨食之。後日旦有人叩門呼此兒聲，父令兒出應之。見一人云：官喚汝兒役。因呼我役者入取衣糧，使者曰：不須也。因引兒去村南，舊是桑田，耕訖未下種。此小兒忽見道右有一小城，四面門樓丹素甚嚴。此兒怪曰：何時有此城？使者呵之勿言。因至城北門，令小兒前入。小兒入閫，城門忽閉，不見一人，唯是空城，地皆熱灰碎火，深纔沒踝。小兒忽呼叫，走趨南門，垂至即閉；又走趨東西，亦皆如是，未到則開，既至即閉。時村人出田採桑，男女甚衆，皆見兒在耕田中啼泣，四方馳走，皆相謂曰：此兒狂耶？旦來如此遊戲不息。至于食時，採者皆歸，兒父問曰：見吾兒否？桑人答曰：父兒在村南走戲，喚不肯來。父出村外，遙見兒走，大呼其名，一聲便住，城灰忽然不見。父兒倒號泣，言之。視其足，半脛已上，血肉燋乾；膝已下，紅爛如炙。抱歸養療，脛已上肉如故，膝已下遂為枯骨。鄰里聞之，看其走處，足跡通利，了無灰火。良因發業願處見獄，有消惠法師，本冀州人，與小兒鄰邑，親見其事。（出冥祥記）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三十一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三十二　報應三十一（殺生）

王將軍　姜略　賀悅
李壽　方山開　王遵
李知禮　陸孝政　果毅
劉摩兒　店婦　屠人
劉知元　李全閏　當塗民
張縱

王將軍

驍騎將軍王某者，代郡人。隋開皇末年出鎮蒲州。性好畋獵，所殺無數。有五男無女，後生一女，端美，見者皆愛憐之。父母猶鍾愛。既還鄉里，女年七歲，一旦忽失所在，皆疑鄰里戲藏匿之，訪問不見。諸兄馳馬遶尋，去家三十餘里，得於荒野中。冥然已無所識，口中唯作兎鳴，足上得荆棘盈掬。經月餘不食而死。父母悲痛，甚以爲畋獵殺害之報也。後合家持齋，不復食肉。大理寺丞采寶明曾爲代府法曹，親說之。（出冥報記）

姜略

隋鷹揚郎將天水姜略，少好畋獵，善放鷹犬。後遇病，見羣鳥千數，皆無頭，圍繞略牀，叫鳴曰：急還我頭來。略輒頭痛氣絕，久而後蘇。因請衆僧，急爲諸鳥追福，許之，皆去。既而得愈，終身絕酒肉，不殺生命。姜略嘗自說其事。（出冥報記）

賀悅

唐武德中，隰州大寧人賀悅爲鄰人牛犯其稼，乃以繩勒牛舌斷。後生三子，並皆瘖瘂不能言。（出法苑珠林）

李壽

唐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壽，貞觀初罷職歸京第。性好畋獵，常籠鷹數聯，殺鄰狗餧鷹。既而公疾，見五犬來責命。公謂之曰：殺汝者奴通達之過，非我罪也。犬曰：通達豈得自任耶？且我等既不盜汝食，自于門首過，而枉殺我。會當相報，終不休也。公謝罪，請爲追福。四犬許之，一白犬不許，曰：既無罪殺我，我未死間，汝又生割我肉，備苦痛。我思此毒，何有放汝耶？俄見一人爲之請于犬曰：殺彼于汝無益，放令爲汝追福，不亦善乎？犬乃許之。有頃，公蘇，遂患偏風，肢體不遂。於是爲犬追福，而公疾竟不差。（出冥報記）

方山開

唐曹州武城人方山開，少善弓矢，尤好遊獵，以之爲業，所殺無數。貞觀十一年，死經一宿蘇，云：初死之時，被一十人引去。行可十餘里，即上一山。山上鬼共引山開登樹而進。上欲至頂，忽有一大白鷹，鐵爲觜爪，飛來攫山開左頰而去。又有一黑鷹，亦鐵觜爪，攫其右肩而去。及至山頂，引至廳事，見一官人，被服緋衣，首冠黑幘，謂山開曰：生平有何功德？可具言之。對曰：立身已來，不修功德。官曰：可宜引向南院觀望。二人即引南行，至一城，非常險峻。二人扣城北門數下，門遂開。見其城中，赫然總是猛火。門側有數毒蛇，皆長十餘丈，頭大如五斗斛，口中吐火，如欲射人。山開恐懼，不知所出，唯知叩頭念佛而已。門即自閉，乃還見官人，欲遣受罪。侍者諫曰：山開未合即死，但恐一入此城，不可得出。未若且放令修功德。官人曰：善。令前二人送之依舊道

而下復有鷹欲攫之賴此二人援護得免及下山見一大
坑極穢惡忽被二人推入須臾即蘇而及右髆之上爪蹟
宛然終身不滅遂舍妻子以宅爲佛院恒以誦經爲業（出法苑珠林）

王遵

唐王遵者河內人也兄弟三人並時疾其宅有鵲巢旦夕
翔鳴忿其喧噪兄弟共惡之及病差因張鵲斷舌而放之
既而兄弟皆患口齒之疾家漸貧以至行乞（出冥報拾遺）

李知禮

唐隴西李知禮少矯捷善弓射能騎乘兼攻放彈所殺甚
多有時捕魚不可勝數貞觀十九年病數日即死乃見一
鬼并牽馬一匹大於俗間所乘之馬謂知禮曰閻羅王追

公乃令知禮乘馬須臾之間忽至王前王約束云遣汝討
賊必不得敗敗即殺汝有同侶二十四人向東北望賊不
見邊際天地昏暗埃下如雨知禮等敗知禮獨行曰王
敎嚴重寧向前死不可敗歸知禮回馬射三箭以後諸賊
已稍退却箭五發賊遂敗散事畢謁王王責知禮汝敗賊
退何爲初戰之時即便以麻辮髮并縛手足卧在石上以
大石鎭而磨之前後四人體並潰爛久到知禮厲聲曰
向者賊並知禮之力還被王殺無以勸後王遂釋放不管
束凡經三日忽向西北出行入一禽院見飛禽走獸可滿
三四畝總來索命漸相逼近知禮射殺一雌犬此犬直向前
嚙其面次及身體無不被傷復見三丈鬼各長丈餘共剝
知禮皮肉須臾總盡而及目白骨并五臟等得存乃以此

肉分乞禽獸其肉剝而復生生而復剝如此三日苦毒之
甚不可勝紀事畢大鬼及禽獸等忽然總失知禮回顧不
見一物遂踰牆南走與知所之意中似如一跳千里復有
一鬼逐及知禮乃以鐵籠罩之有無數魚競來安食食畢
鬼遂倒廻魚亦不見其家昔供養一僧其僧先死來與知
禮去籠語知禮曰檀越大飢授以內物三丸如棗令知禮
噉之應時而飽乃云檀越宜還家僧亦別去知禮所居宅
北見一大坑其中有諸檜梢樹楂不可得過見其兒女并
婢將箱筥內有錢絹及別置一器飲食在坑東北知禮心
中謂此婢及姪女道恭意甚怪之回首北望即見一鬼挺
劍直進知禮怖懼乃投身坑中仰得蘇也自從初死至于重
生凡經六日後問家中乃是姪女持紙錢絹及飯饌爲其

禮當時所視乃是紙錢絲絹也（出冥報記）

陸孝政

唐雍州陸孝政貞觀中爲右衛隰川府左果毅孝政爲性
躁急多爲殘害府內先有蜜蜂一龕分飛聚于宅南樹上
孝政遣人移就別龕蜂不去之間孝政大怒遂以湯就樹
沃死殆無孑遺至明年五月孝政于廳晝寢忽有一蜂螫
其舌上遂即紅腫塞口數日而死（出法苑珠林）

果毅

唐貞觀末徵聞喜縣鄉界有果毅任客來恒買豚設饌
衛士家生十豚總買盡其最後買者尚未熟果毅對客
坐遂聞婦人哭聲意疑其妻向家看之不哭至廳又聞哭
聲看妻還不哭如此數迴後更向家即聞哭聲在門外苦

門外即聞哭聲在家中其客大驚不安席似聞哭聲云男女生十箇總被果殺吃盡其客數遍聽之了了聞此客惻之即去果殺驚悶因此得病數旬而終長客共傳此事焉出法苑珠林

劉摩兒

唐汾州孝義縣泉村人劉摩兒顯慶四年八月遇病而終男師保明日又死父子平生行皆險詖比鄰有祁隴威因採樵被車碾死經數月而蘇乃見摩兒男師保在鑊湯中須臾之間皮肉俱盡無復人形唯見白骨如此良久還復本形隴威問其故對曰我為射獵故受此罪又謂保曰卿父何在對曰我父罪重不可卒見卿既即還請白家中為修齋償債言訖被使催促前至府舍見館宇崇峻執杖者二十餘人一官人問曰汝比有何福業對曰隴威去年正月在獨村看誦一切經脫衫一領布施兼受五戒至今不犯官人乃云若如所云輒最功德何須來此遂索簿勘及見簿乃曰其人合死不虛側注云受戒布施福助更合延壽乃遣人送還當時蘇活出法苑珠林

店婦

唐顯慶中長安城西路側有店家新婦誕一小男月滿日親族慶會欲殺羊羊數向屠人跪拜屠人報家內家內大小不以為徵遂即殺之將肉就釜煮餘人貪料理蒸餅食令產婦抱兒看煮肉抱兒火前釜忽然自破湯衝灰火直射母子母子俱亡店人見聞之者多斷殺生焉出法苑珠林

屠人

唐總章咸亨中京師有屠人積代相傳為業因病遂死乃被衆羊懸之一如殺羊法兩羊捉手諸羊捉腳一羊持刀刺頸出血數斗乃死少頃還蘇此人未活之前家人見總頭有鮮血驚共看之頸有被刺處還似刺羊一邊刀孔小一邊刀孔大數年瘡始合出廣古今五行記

劉知元

唐虔州司士劉知元攝判司倉大酺時司馬楊舜臣謂之曰買肉必須含胎肥脆可食餘瘦不堪知元乃揀取懷孕牛犢及豬羊驢等殺之其胎仍動良久乃絕無何舜臣一奴無病而死心上乃煖七日而蘇云見一水犢白額并子隨之見王訴云懷胎五箇月枉殺母子須臾又見豬羊驢等皆領子來訴見劉司士荅款引楊司馬處分如此居三日而知元卒亡又五月而舜臣死出朝野僉載

季全聞

唐則天初京兆人季全聞家富於財性好殺戮豬羊驢犢皆烹宰於門常養鷹鷂數十聯春夏採魚鼈秋冬獵狐兎常與諸子取烏雀以刀斧刈其頭即放飛看其飛往近遠遠者為勝近者為負以此戲樂在家極嚴殘婢妾及奴客有少事或斫開其心或剜去其眼其妻初生一子自眼上瞼有皮垂下至于鼻從頤已後又有一片皮垂至於項有似人著帽焉後生一子牙爪如虎口似鷹吻又生一子從項至腰有縫撥看見其心肝五臟生而俱死其人有兄亦好鷹犬弋獵性又殘忍酷毒其妻生男項上有肉枷或如鳥獸魚鼈形或無眼鼻者數矣出廣古今五行記

當塗民

吳俗取鮮魚皆生之欲食則投之沸湯倔轉移時乃死天寶八載當塗有業人取鱓魚是春得三頭鱓其子去鱓皮斷其頭燃火將羹之其鱓則化為蛇赤文斒斕長數尺行趨門外其子走反顧餘一鱓亦已半為蛇須臾化畢皆去其子遂病明日死于是一家七人皆相繼死十餘日且盡當塗令王休惜以其無人也命葬之（出紀聞）

張縱

唐泉州晉江縣尉張縱者好喫鱠忽被病死心上猶煖後七日蘇云初有黃衫吏告云王追縱隨行尋見王王問吏我追張縱何故將張縱來宜速遣去旁有一吏白王曰此人好喫鱠暫可罰為魚王令縱去作魚又曰當還本身便被所白之吏引至河邊推縱入水化成小魚長一寸許日夕增長至七日長二尺餘忽見罟師至河所下網意中甚懼不覺已入網中為罟師所得置之船中草下須臾聞晉江王丞使人求魚為鱠罟師初以小魚與之還被杖後至網所搜索乃于草下得鯉將還王家至前堂見丞夫人對鏡理妝偏袒一膊至廚中被鱠人將刀削鱗初不覺痛但覺鐵冷泓然尋被剪頭本身遂活時殿下侍御史李瑒在邊晉江尉亦在王家食鱠聞縱活遂往觀之既入縱迎接其手謂瑒曰食鱠飽耶瑒因問何以得知縱具言始末方知所食之鱗是縱本身（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三十二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三十三

報應三十二（殺生）

朱化　李詹　王公直
黃敏　陳君稜　王洞微
孫季貞　崔道紀　何澤
岳州人　徐可範　建業婦人
廣陵男子　何馬子　章邵
韓立善　僧修準　宇文氏
李貞　僧秀榮　毋乾昭
李紹

朱化

洛陽人朱化者以販羊為業唐貞元初西行抵邠寧迴易其羊有一人見化謂曰君市羊求利當求豐贍君見羊之小者以為不可易也殊不知小者不久而大也自小而易及貨而大其利不亦博乎易之大者其羊必少易之小者其羊必多羊多則利厚也羊少則利寡也化然之乃告其人曰爾知有小羊我當盡易之其人數日乃引一羊主至化逐易得小羊百十口大小羊相雜為群迴歸洛陽行至關下一夕所易之小羊盡化為鬼而走化大駭莫測其由明年復往邠寧見前言小羊之人化甚怒將執之詣官府其人曰我何罪也化曰爾以小羊迴易我矚于關下盡化為鬼得非汝用妖術乎其人曰爾販賣羣羊以求厚利殺害性命不知紀極罪已彌天矣自終不悟而反怒我我即鬼也當與羣羊執爾而殺之言訖而滅化大驚懼尋死於邠寧焉（出奇事）

李詹

唐李詹大中七年崔瑤下擢進士第平生廣求滋味每食鱉輒緘其足暴于烈日鱉既渴即飲以酒而烹之鱉方醉已熟矣復取驢繫于庭中圍之以火驢渴即飲灰水蕩其腸胃然後取酒調以諸辛味復飲之驢未絕而爲火所逼爍外已熟矣詹一日方巾首失力什地而卒頃之詹膳夫亦卒一夕膳夫復蘇曰某見詹爲地下責其過害物命詹對以某所爲某即以詹命不可違答之詹又曰某素不知皆狀慎思所傳故得以廻無何慎思復卒慎思亦登進士第時爲小諫 出玉泉子

王公直

唐咸通庚寅歲洛師大飢穀價騰貴民有殍於溝壑者至蠶月而桑多爲虫食葉一斤直一鍰新安縣慈澗店北村民黃公直者有桑數十株特茂盛蔭翳公直與妻謀曰歉儉若此家無見糧徒竭力于此蠶尚未知其得失以我計者莫若棄蠶乘貴貨葉可獲錢十萬蓄一月之糧則接麥矣豈不勝爲餒死乎妻曰善乃携鍤坎地卷蠶數箔瘞焉明日凌晨荷桑詣都市鬻之得三千文市彘肩及餅餌以歸至徽安門門吏見囊中殷血連洒下地遂止詰之公直曰適賣葉得錢市彘肉及餅餌貯囊無他也請吏搜索之既發囊唯有人左臂若新支解焉羣吏乃反接送于居守居守命付河南府尹正琅琊王公凝令綱紀鞫之其欵示其瘞蠶賣桑葉市肉以歸實不殺人特請檢驗尹判差所由監領就村檢埋蠶之處所由領公直至村先集鄰保責手狀皆稱實知王公直埋蠶別無惡跡乃與村衆及公直同發蠶坑中唯有箔角一死人而缺其左臂取得臂附之宛然符合遂復領公直詣府白尹尹曰王公直雖無殺人之事且有坑蠶之咎法或可恕情在難容蠶者天地靈虫綿帛之本故加剿絕與殺人不殊當寘嚴刑以絕凶醜遂命于市杖殺之使驗死者則復爲腐蠶矣 出三水小牘

黃敏

江西都校黃敏者因御寇墜馬折其左股其下遂速以石碎生龜傅之月餘乃愈而龜頭尚活鑿腹間與髀肉相連而生敏遂惡之他日割去欲下刃痛楚與己肉無異不能而止龜目所視亦同己所見也 出聞奇錄

陳君稜

曹宋二州西界有大鶴陂陂左村人陳君稜少小捕魚爲業後得患恒被衆魚所食痛苦不能自持若以魚網蓋之痛即止後爲村人盜網去數日間不勝痛而死德州刺史鄧某曾任考城令知此事 出聞奇錄

王洞微

唐汾州景雲觀道士王洞微者家于孝義縣初爲小胥性喜殺常釣弋漁獵自弱冠至壯年凡殺狼狐雉兎泊魚鱉飛鳥計以萬數後爲里尹患病經月餘忽覺室內有禽獸魚鱉萬數環其榻而噬之瘡痛被身殆無完膚中夕之後其父母兄弟俱聞洞微臥內有羣鳥啁啾歷然可辨凡數年疾益甚或有謂洞微父曰汝子病且亟宜遷居景雲觀于是卜日徙居月餘會羣道士修齋授籙是夕洞微瘳後

十年竟以疾卒出宣室志

孫季貞

唐孫季貞陳州人少好捕網飛走尤愛啗雞卵每每欲食輒焚而熟之卒且三年矣鄰有張生者亦以病卒三日也忽便起坐既行乃徑往孫氏家稱季貞云其口實季貞其形故張生也張氏之族即詣官以訴云孫先是吾不當死以生平多害物命故爲冤債所訴以食雞卵過甚被驅入于空城中比入則戶闔矣第見滿城火灰既爲燒爍不知所爲東顧方見城戶雙啓即奔從之至則復闔矣西顧從之復然南顧北顧從之亦然其苦楚備嘗之矣一旦王謂季貞曰爾壽未盡然死且三年矣何以復還主者曰鄰有張某死纔二日可借此以託其神魂王然之今我實季貞

也宜不能斷郡牧劉尚書廙親呼問之曰宜以平生一事人無知者以爲驗季貞曰某未死前嘗藏佛經兩卷于屋瓦人實無知者命探之存焉斷歸孫氏出王鼎子

崔道紀

唐前進士崔道紀及第後遊江淮間遇酒醉甚臥于客館中其僕使井中汲水有一魚隨桶而上僕者得之以告道紀道紀喜曰魚羹甚能醒酒可速烹之既食良久有黃衣使者自天而下立于庭中連呼道紀使人執捉宣敕曰崔道紀下士小民敢殺龍子官合至宰相壽命至七十並宜除削言訖昇天而去是夜道紀暴卒時年三十五出錄異記

何澤

唐何澤者容州人也嘗攝廣州四會縣令性豪橫唯以飲啖爲事尤嗜鵝鴨鄉胥里正恒令供納常豢養鵝鴨千百頭日加烹殺澤只有一子愛憐特甚嘗一日烹雙雞方煑湯以待沸其子似有鬼物撮置鑊中一家驚駭就出之則與雙雞俱潰爛矣出報應錄

岳州人

唐咸通中岳州人有村人涸湖池取魚得鼈猶倍多悉剉其肉載檝至江陵鬻之厚得金帛後歸家忽遍身患瘡楚痛號叫鄰里不忍聞須得大盆貯水舉體投水中漸變作鼈形逾年肉爛隳而死出報應記

徐可範

唐內侍徐可範性好畋獵殺害甚衆嘗取活鼈鑿其甲以熱油注之謂之鼈餤又性嗜驢腸以驢縻絆于一室內盆

盛五味汁于前四面迫以烈火待其渴飲五味汁盡取其腸胃爲饌前後烹宰不紀其數後扈從僖宗在蜀得疾每睡見龜鼈鳥雀啄食其肉痛苦萬狀又須于林下布火及以油醋灌其身仍以罾網蓋覆方暫得睡以日繼夜常須如此命將盡惟一束黑骨而已出報應記

建業婦人

近歲建業有婦人背生一瘤大如數升囊中有物如繭栗甚衆行即有聲恒乞于市自言村婦也常與娣姒輩分養蠶已獨頻年損耗因竊其姒一囊繭焚之頃之背患此瘡漸成此瘤以衣覆之即氣閉悶常露之乃可而重如負囊矣出稽神錄

廣陵男子

廣陵有男子行乞于市每見馬矢即取食自云常為人飼馬慵不能夜起其主恒自檢視見槽中無草督責之乃取烏梅并以飼馬馬齒楚不能食竟以是致死已後因患病見馬矢輙流涎欲食食之與烏梅味正同了無穢氣（出稽神錄）

何馬子

遂州人何馬子好食蜂兒坐罪令衆于市忽有大蜂數百螫其面痛楚叫呼守者驅而復來抵暮方絕如此經旬乃死（出儆戒錄）

章邵

章邵者恒為商賈巨有財帛而終不捨路岐貪狠詐求因逢鹿避人而去鹿子為邵之所獲邵便打殺棄之林中其鹿母遥見悲號其聲不已其日邵欲夜行慮有所謀也邵只有子一人年方弱冠先父一程行及困于大樹下憩歇以伺其父未間且寢于樹陰中邵乃不曉是子但見衣襆在旁一人熟寢而已遂就抽腰刀刺其喉取衣襆而前行及大漸曉見其衣襆乃知殺者是已子也嗟乎章邵兇率如此報應亦宜然（出野人閑話）

韓立善

蜀金鴈橋有韓立善者作釣鉤貨有年矣因食魚鯁喉成瘡頷脫而死（出儆戒錄）

僧修準

蜀郡大慈寺律師修準雖云奉律性甚褊躁庭前植竹多蟻子緣欄檻準怒伐去竹盡取蟻子棄灰火中準後忽患癩瘡遍頭面醫者云蟻漏瘡不可醫後竟卒（出儆戒錄）

宇文氏

宇文氏偶蜀之富家也孀居國之東門嘗聞寢室上有人行命僕隸升屋視之獲得野貍三頭并貍母宇文氏殺貍母而存其子焉未幾歲宇文氏遇護戎王承丕不殺判官郭延鈞一家宇文氏并前夫一男二女下獄定罪赦男女斬宇文氏可得非殺貍母之所報也（出儆戒錄）

李貞

蜀錦浦坊民李貞家養狗名黑兒貞因醉持斧擊殺之李貞臨老與鄰舍怨少白昌祚爭競昌祚承醉以斧擊貞死昌祚年十九歲與殺狗年正同昌祚小字黑兒冤報顯然不差絲髮（出儆戒錄）

僧秀榮

蜀州金華寺法師秀榮院內多松栢生毛虫色黃長二三寸莫知紀極秀榮使人掃除埋瘞或棄于柴積內僧仁秀取柴煮料于烈日中曬乾虫死者無數經月餘秀榮暴卒金華寺有僧入冥見秀榮荷鐵枷坐空地烈日中有萬萬虫唼嚙僧還魂備說與仁秀仁秀大駭遂患背瘡數日而卒（出儆戒錄）

毋乾昭

蜀人毋乾昭有莊在射洪縣因往莊收刈有鹿遭射逐之驚走投乾昭昭閉于空房中說與鄰僧法惠洪惠笑曰天送食物豈宜輕捨乃殺之沽酒炙鹿共僧飲啖僧食一塊忽大叫云刀割我心嘔血至夕而死（出儆戒錄）

李紹

蜀民李紹好食犬前後殺犬數百千頭嘗得一黑犬紹憐之甚養頗厚紹因醉夜歸犬迎門號吠紹怒取斧擊犬有兒子自內走出斧正中其首立死一家惶駭且捕犬犬走不知所之紹後得病作狗嗥而死出儆戒錄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三十三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三十四 報應三十三宿業畜生

竹永通 宜城民 韋慶植
趙太 李信 謝氏
王珍 王會師 解奉先
童安玗 劉自然 李明府
劉鑰匙 上公 施汴
公乘通 僧審言

竹永通

隋并州盂縣竹永通曾貸寺家粟六十石年久不還索之云還訖遂于佛堂誓言云若實未還當與寺家作牛此人死後寺家生一黃犢足有白文後漸分明乃是竹永通字鄉人漸知觀者日數千此家已知遂用粟百石于寺贖牛別立一屋事之如生仍爲造像寫經月餘遂死出冥報

宜城民

隋大業八年宜州城東南里民姓皇甫其家兄弟四人大兄小弟並皆勤事生業其第二弟名遷交遊惡友不事生活母嘗取錢欲令市買且置牀上出向舍後遷從外來入堂不見人便偷錢去母還覓錢不得遂勘合家良賤並云不知母怒悉加鞭捶大小皆怨至後年遷亡其家猪生一㹠子八月社至賣與遠村社家遂託夢于婦曰我是汝夫爲盜取婆錢枉及合家浪受楚拷今我作猪來償債將賣與社家縛我欲殺汝是我婦何忍不語男女贖我婦初夢忽寤仍未信之復眠其夢如初因起報姑姑曰吾夢亦如之遲明令兒齎錢詣社官收贖之後二年方死長安弘法

寺靜琳師是遐之鄰里親見其猶皆話其事焉出法苑珠林

韋慶植

唐貞觀中魏王府長史韋慶植有女先亡韋夫婦痛惜之後二年慶植將聚親賓客備食家人買得羊未殺夜慶植妻夢見亡女著青裙白衫頭髮上有一雙玉釵是平生所服者來見母涕泣言昔嘗用物不語父母坐此業報今受羊身來償父母命明日當見殺青羊白頭者是特願慈恩垂乞性命母驚寤旦而自往觀果有青羊項髆皆白頭側有兩條白相當如玉釵形母對之悲泣止家人勿殺待慶植至放送之俄而植至催食廚人白言夫人不許殺青羊植怒即令殺之宰夫懸羊欲殺賓客數人已至乃見懸一女女容貌端正訴客曰是韋長史女乞救命客等驚愕止宰夫宰夫懼怒但見羊鳴遂殺之既而客坐不食植怪問之客具以言慶植悲痛發病遂不起京下士人多知此事出法苑珠林

趙太

唐長安市里風俗每至歲元日已後遞飲食相邀號為傳坐東市筆生趙太次當設之有客先到向後見其碓上有童女年十三四著青衫白帽以急索繫頸屬于碓柱泣淚謂客曰我主人女也往年未死時盜父母錢欲買脂粉未及而死其錢今在廚內西北角壁中然我未用既以盜之坐此得罪今當償父母言畢化為青羊白頭客驚告主人主人問其形貌乃是小女死已二年矣于廚壁取得錢似久安處於是送羊僧寺合門不復食肉出法苑珠林

李信

唐居士李信者并州文水縣之太平里人也身爲隆政府衞士至顯慶年冬隨例往朔州赴番乘赤草馬一匹并將草駒是時歲晚凝陰風雪嚴厚行十數里馬遂不進信以程期逼促撻之數十下馬遂作人語語信曰我是汝母爲生平避汝父將石餘米與女故獲此報此駒即是汝妹也以力償債向了汝復何苦數逼如是信聞之驚愕流涕不能自勝乃拜謝之躬弛鞍轡謂曰若是信母當自行歸家馬遂前行信負鞍轡隨之至家信兄弟等見之悲哀相對別爲廄櫪養飼有同事母屈信營齋合門莫不精進鄉閭道俗咸歎異之時工部侍郎孫無隱使州司法張金庭爲丁艱在家聞而奇之故就信家顧訪見馬猶在問其由委並如所傳出冥報拾遺

謝氏

唐雍州高陵縣隔村郊瀕渭之間也有婦女謝適同縣元氏有女適迴龍村人米阿照謝氏未殁未亡龍朔元年八月託夢于米氏女曰我生時酤酒小作升乃取價太多量酒復少今坐此罪於北山下人家爲牛近被賣與法界寺夏侯師今將我向城南耕稻田非常辛苦及寤其女涕泣爲阿照言之至二年正月有法界寺尼至阿照村女乃問尼尼報云有夏侯師是實女即就寺訪之云近於北山下買得一牛見在城南耕地其女涕泣求請寺尼乃遣人送其女就之此牛平常唯一人禁制若過餘人必陸梁觝觸見其女至乃舐其遍體又流淚焉女即是施夏侯師贖之

乃隨其夫去今現在阿照家爲緋女常爲阿娘承奉不闕京師王侯妃媵多令召視競施財物 出冥報記

王珍

唐定州安嘉縣人王珍能金銀作曾與寺家造功德得絹五百疋同作人私費十疋王珍不知此人死從王家有債事買羊未殺間其羊頻既無數珍已怪之夜繫于柱珍將寢有人扣房門甚急看之無所見珍復卧又聞之起看還無所見怪之遂開門卧未睡見一人云昔日與公同作功德偷十疋絹私用公竟不知今已作羊公將殺之叩頭乞命再三懇苦言訖出房門即變作羊王珍妹于別所見此人叩頭一如珍所見遂放羊作長生珍及妹家即斷食肉珍以咸亨五年入海運船上無菜人皆食肉珍不食唯食空飯而已 出廣古今五行記

王會師

唐京都西市北店有王會師者母亡服制已畢其家乃產一青黃牝狗會師妻爲其盜食乃以杖擊之數下狗遂作人語曰我是汝姑新婦杖我大錯我爲嚴酷家人過甚遂得此報今既被打羞向汝家因即走出會聞而涕泣抱以歸家而復還去凡經四五會師見其意正乃于市北己店六墻後作小舍安置每日送食市人及行客就觀者極衆投餅與者不可勝數此犬恒不離此舍過齋時即不食經一二歲莫知所之 出法苑珠林

解奉先

洛陽畫工解奉先爲嗣江王家畫像壁未畢而逃及見擒乃妄云功直已相當因于像前誓曰若負心者願死爲汝家牛歲餘奉先卒卒後王家牸牛產一騂犢有白毛於背曰解奉先觀者日夕如市焉 出國史異纂

童安玗

唐大中末信州貴溪縣乳口鎮有童安玗者鄉里富人也初甚貧窶與同里人郭珙相善珙嘗假借錢六七萬即以經販安玗後遂豐富及珙徵所借錢安玗拒諱之珙焚香告天曰童安玗背惠忘義借錢不還償神理難誣願安玗死後作牛以償某詞甚懇苦安玗亦給言曰某若實負郭珙錢願死作一白牛以償珙債未逾月安玗死死後半年珙家牸牛生一白牯犢左肋有黑毛作字曰童安玗歷歷然遠邇聞之觀者雲集珙遣人告報安玗妻子并親屬等往視之大以爲恥厚納金帛請收贖之郭珙憤其欺負終不允許以牛母并犢別欄餵飼安玗家率童僕持白挺劫取珙多置人守衞竟不能獲 出報應錄

劉自然

唐天祐中秦州有劉自然者主管義軍案因連帥李繼宗點鄉兵捍蜀成紀縣百姓黃知感者妻有美髮自然欲之謂知感曰能致妻髮即免是行知感之妻曰我以弱質託於君髮有再生人死永訣矣君若南征不返我有美髮何爲焉言訖攬髮剪之知感深懷痛憤旣迫于差點遂獻于劉知感竟亦不免繇戍卒歿于金沙之陣黃妻晝夜禱天號訴是歲自然亦亡後黃家牝驢忽產一駒左脇下有字云劉自然邑人傳之遂達于郡守郡守召其妻子識認劉

自然長子曰某父平生好飲酒食肉若能飲啖即是某父也驢遂飲酒數升啖肉數觔食畢奮迅長鳴淚下數行劉子請備百千贖之黄妻不納日加鞭捶曰猶足以報吾夫也後經喪亂不知所終劉子竟慚憾而死 出戒録

李明府

唐前火井縣李明府經過本縣館于押司録事私第王人將設酒饌欲封一白羊方有胎其李明府夢一素衣婦人將二子拜明府乞命詞甚哀切李不測其由云某不曾殺人婦人哀祈不已李睡覺思惆無端俄又寢後夢前婦人乞命稱某命在須臾忍不救也李竟不諭其意但驚怛不已再寢又夢前婦人曰長官終不能相救某巳死訖然亦償債了某前身即押司録事妻有女僕方娠身懷二子貯某嫉妬因笞殺之紿夫云女僕盜金釵并盒子拷訊致斃今獲此報然巳還其冤債其金釵并盒子在堂西拱科内爲某告於主人請不食其肉爲作功德李驚起召主人詰曰君封一白羊耶有孕否曰是具話夜來之夢更歎異及尋拱科内果得二物乃取羊埋之爲作功德追薦焉 出報應録

劉鑰匙

隴右水門村有店人曰劉鑰匙者不記其名以舉債爲家業累千金能於規求善聚難得之貨取民間資財如秉鑰匙開人箱篋帑藏盜其珠珍不異也故有鑰匙之號鄰家有殷富者爲鑰匙所餌放債與之積年不問忽一日執券而算之即倍數極廣既償之未畢即以年㮣利略無期限遂至資財物產俱歸鑰匙負債者怨之不巳後鑰匙死彼家生一犢有鑰匙姓名在膁肋之閒如毫墨書出乃爲債家鞭箠使役無完膚鑰匙妻男廣以重貨購贖之置于堂室之内事之如生及斃則棺斂葬之于野者與劉自然之事髣髴矣此則報應之道其不誣矣 出王堂閒話

上公

宜春郡東安仁鎮有齊覺寺寺有一老僧年九十餘門人弟子有一二世者彼俗皆只呼爲上公不記其法名也其寺常住莊田孳畜甚多上公偶一夜夢見一老姥衣青布之衣拜辭而去云只欠寺内錢八百上公覺而異之遂自取筆書于寢壁同住僧徒亦無有知之者不三五日後常住有老牸牛一頭無故而死主事僧於街市鬻之只酬錢八百如是數處不移前價主事僧具白上公云常住牛死欲貨之屠者數輩皆酧價八百上公歎曰償債足矣遂令主事僧入寢所讀壁上所題處無不嗟歎 出王堂閒話

施汴

廬州營田吏施汴嘗恃勢奪民田數十頃其主退爲其耕夫不能自理數年汴卒其田主家生一牛腹下有白毛方數寸既長稍斑駁不逾年成施汴字點畫無缺道士邵修默親見之 出稽神録

公乘通

渚宫有民公乘通者平生隱慝人或難知死後湖南民家生一黑驢駒白毛作荆南公乘通字其子孫聞之懷耻竟不能尋贖江陵人皆知之 出[illegible]

僧審言

雲頂山慈雲寺四方歸輳供食者甚厚寺主僧審言性貪鄙欺隱本寺施財飲酒食肉畜養妻子無所不爲僧衆稍孤潔者必遭淩辱一旦疾篤自言見空中繩懸一石曰有鼠囓之繩斷正中其心大叫氣絶久而復蘇如此數十度方卒逾年寺下村中牛生一犢腹下分明有審言二字出儆戒錄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三十四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三十五

徵應一 帝王休徵

帝堯　周武帝　越王
臨洮長人　漢高祖　陸賈
漢元后　後漢章帝　吳大帝
魏明帝　晉司馬氏　白燕
晉武帝　晉惠帝　晉元帝
蜀李雄　宋高祖　宋孝武帝
宋明帝　齊太祖　北齊神武
後周太祖　陳高祖　隋文帝
隋煬帝　唐高祖　唐太宗
唐齊王元吉　唐中宗　唐相王
潞州別駕　金蝸牛

帝堯

秦始皇時宛渠國之民乘螺舟而至云臣國去軒轅之丘十萬里臣國先聖見冀州有黑風應出聖人果慶都生堯出王子年拾遺記

周武王

紂之昏亂欲殺諸侯使飛廉惡來誅戮賢良取其寶器埋于瓊臺之下使飛廉等於所近之國侯服之內使烽燧相續紂登臺以望火之所在乃興師往伐其國殺其君囚其民收其女樂肆其淫虐神人憤怨時有朱鳥銜火如星之照耀以亂烽燧之光紂乃回惑使諸國滅其烽燧及武王伐紂樵夫牧豎探高鳥之巢得赤玉璽文曰木德將滅水祚方盛文皆大篆紀殷之世曆已盡而姬之聖德方隆是

以三分天下而二分歸周乃元元之類嗟殷亡之晚恨周來之遲（出拾遺錄）

越王

越王入吳國有丹鳥夾王飛故句踐之霸也起望鳥臺言丹鳥之瑞也（出王子年拾遺）

臨洮長人

秦始皇時長人十二見於臨洮皆夷服於是鑄銅爲十二枚以寫之蓋漢十二帝之瑞也（出小說）

漢高祖

滎陽南原上有厄井父老云漢高祖曾避項羽於此井爲雙鳩所救故俗語云漢祖避時難隱身厄井間雙鳩集其上誰知下有人漢朝每正旦輒放雙鳩起於此（出小說）

陸賈

樊將軍噲問於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云有瑞應豈有是乎陸賈應之曰有夫目瞤得酒食燈火花得錢財午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旣有徵大亦宜然故曰目瞤則呪之燈火花則拜之午鵲噪則餧之蜘蛛集則放之況天下之大寶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寶信也天以寶爲信應人之德故曰瑞應天命無信不可以力取也（出小說）

漢元后

元后在家嘗有白燕銜石大如指墮后績筐中后取之石自剖其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后地乃合之遂復還合乃寶錄焉及爲皇后常置之璽笥中謂爲天璽也（出西京雜記）

後漢章帝

後漢章帝永寧五年條支國來獻異鳥名鳷鵲其高七尺解人言語國太平則羣翔鳴焉（出王子年拾遺）

吳大帝

吳孫權獵於武昌樊山下見一老母問權何獲曰只獲一豹曰何不豎其尾忽然不見權稱尊號立廟于山下（出武昌記）

魏明帝

魏明帝時泰山下出連理文石高十二丈狀如柏樹其文色彪發如人雕鏤自上及下皆合而中開廣五尺父老云當秦末二石相去百餘步蕪沒無有蹊徑及明帝之始稍覺相近如雙闕形土王陰類魏爲土德斯爲靈徵又沛國有戊巳之地土德之嘉祥也乃修戊巳壇黃星炳夜又起畢昴臺祭之言魏之分野歲時皆修祀焉（出王子年拾遺）

晉司馬氏

水星之精墜于張掖郡柳谷中化爲黑石廣一丈餘高三尺後漢之末漸有文彩未甚分明魏青龍年忽如雷震聞聲百餘里其石自立白色有牛馬仙人及玉環玉玦文字之像後司馬氏受命以符金德焉（出錄異記）

白燕

魏禪晉之歲北闕下有一白燕以爲神物以金籠盛置於宮中旬日不知所在論者以晉金德之瑞昔師曠時有白燕來巢以爲瑞應師曠事晉古今之議相符矣（出王子年拾遺）

晉武帝

晉武帝爲撫軍時府內後堂忽生草三株莖黃葉綠若總

金䌷翠花條冉弱似金莖有羌人姚覆字世芬在廐中養
馬解陰陽之術云此草應金德之瑞帝以草賜張華華作
金莖賦云戴九莖於漢庭美三珠於兹館貴表祥乎金德
比名類而相亂（出王子年拾遺）

晉惠帝

高堂隆嘗刻鄴宮柱云後若干年當有天子居此及晉惠
帝幸鄴年歷當矣（出異苑）

晉元帝

晉中宗爲丞相時有雞雛者而雀飛集其背驅而復來如
此再三古者云雞者酉酉者金夫雀變而來赴之郎王路
祚之象也又云元帝時三雀共登一雄雞背三入安東廐
占者以爲當進三爵爲天子（出湘林記）

蜀李雄

蜀長老言宕渠故賨國今有賨城盧城秦始皇時有人長
二十五丈見宕渠秦史胡毋敬曰是後五百年外必有異
人爲大人者及李雄之王其祖出自宕渠有識者皆以爲
應焉（出華陽國志）

宋高祖

晉安帝時冀州桑門釋法珍告其弟子普嚴曰嵩山神告
我江東有劉將軍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璧三十二枚
并鎮金一餅與之劉氏卜代之數也嚴告同學法義以安
帝義熙十三年於嵩廟石壇下得寶璧三十二枚三十二
者世宋有天下相承八帝享祚六十年（出廣古今五行記）

宋孝武帝

宋元嘉七年五月武陵洪水善德山崩兩石高丈餘如人
雕刻精奇形備古制式古者云武陵出天子其時八月孝
武始誕後宮十五年封武陵王三十年即帝位（出洽聞記）

宋明帝

宋明帝自序云予初封湘東王居侍中衛尉府孝武皇帝
爲子羅蕭惠開宅邸經營方始鑿池獲赤玉一枚色如綵
朱半圓半方重五斤光潤如瑩世祖崩少帝繼位予自姑
孰入朝居西邸少帝狂暴無開直言辟爲非法予驟諫之
大怒乃使伏士防守左右文武兵驚怖奔走西邸遂空於
是百姓悉入邸適意取物纖毫畢盡至夜少帝醉醒意頗
解釋明日左右文武方還予於是不暮居于西邸歷陽太
守建平王景素私起宅于建陽門外始成予別覓一宅披

之少帝許焉予自西邸移新宅新宅在清溪西舊邸今湘
宮寺河洛讖曰赤耀徐見東南隅予二邸皆處宮城之東
南且在吳地益天應也（出宋明帝自序）

齊太祖

齊太祖在淮陰理城壍掘得古錫九枚下有篆書有伯玉
諸人皆不能識時紀僧真獨言曰何須辨此久遠之物錫
而有九九錫之徵也帝吾而賞之（出談藪）

北齊神武

北齊神武少曾與劉貴賈智爲奔走之友貴曾得一白鷹
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迴澤有一茅屋兔將
奔入犬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犬犬斃屋中有
二大人出持神武衣甚急其母目盲曳杖呵二子何故觸

大家因出甕中酒烹羊以飯客自云有知㓗捫諸人旨並
當貴至神武曰皆由此人飲竟而出還更訪問之則本無
人居乃知向者非人境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出三國典略）

後周太祖

後周太祖時有李順興者世傳漢築長安城之日已爲北
面軍王或隱或見愚聖莫測魏自永熈之後權雄分據齊
神武興軍數十萬次沙苑太祖地狹兵少懼不當敵計盡
力窮須臾興來太祖請其策謀更無餘語直云黄狗逐黒
狗急走出筋十一過出筋十黄狗夾尾走語訖便去於時
東軍旗幟服色尚黄西兵用黒太祖悟其言遂力戰大破
神武于沙苑（出廣古今五行記）

陳高祖

陳高祖武帝受禪之日其夜有會稽人史溥夢朱衣人戴
武冠自天而下手持金板上有文字溥視之其文曰陳氏
五主三十四年遂凌空而上（出談藪）

隋文帝

長安朝堂即舊楊興村村門大樹今見在初周代有異僧
號爲棖公言詞恍惚後多有驗時村人於此樹下集言議
棖公忽來逐之曰此天子坐處汝等何故居此及隋文帝
即位便有還都意（出西京記）

隋煬帝

隋末望氣者云乾門有天子氣連太原甚盛故煬帝置離
宮數遊汾陽以厭之後唐高祖起義兵汾陽遂有天下（出感定錄）

唐高祖

唐高祖武德三年老君見于羊角山秦王令吉善行入奏
善行告老君云入京甚難無物爲驗老君曰汝到京日有
獻石似龜者可爲驗旣至朝門果有邵州獻石似龜下有
六字曰天下安千萬日（出錄異記）

唐太宗

太宗誕之三日也有書生詣高祖曰公是貴人有貴子因
目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也公貴因此兒二十必能
安民矣（出感定錄）

唐齊王元吉

唐齊王元吉于晉陽宮獲青石若龜形文有丹書四字曰
李淵萬吉元吉遣使獻之文字暎澈宛若龜形見者咸異

爲高祖曰不足信也乃令水漬磨以驗之數日浸而經宿
磨之其字愈明於是內外畢賀高祖曰上天明命貺以萬
吉孤陋寡薄寧堪預此宜以少牢祀石龜而爵送之（出廣德神異記）

唐中宗

唐中宗爲天后所廢於房陵仰天而歎心祝之因拋一石
于空中曰我後帝此石不落其石遂爲樹枝罥挂至今猶
存又有人渡水拾得古鏡進之帝照之其鏡中影人語曰
即作天子未浹旬復居帝位（出獨異志）

唐相王

唐安州都督杜鵬舉父子皆知名中宗在位韋后方盛而
鵬舉暴卒在冥司鞫訊未畢至王殿前忽聞官曰王今當

立相王為皇帝王起至堦下見人身皆長二丈共扶輦者百人相王被袞冕在輦中鬼王見之迎拜相王下輦答拜如是禮成而出鵬舉既蘇言之時相王作相矣後歲餘韋皇后將危李氏相王子臨淄王舉兵滅之而尊相王為皇帝乃召鵬舉遷其官出記聞

潞州別駕

唐玄宗為潞州別駕將入朝有軍州韓凝禮自謂知五兆因以食筯試之既而布卦一箸無故自起凡三偃三起觀者以為大吉既而誅韋氏定天保因此行也凝禮起官至五品出國史異纂

金蝸牛

唐玄宗在藩邸有蝸牛成天子字在寢室之壁上心懼之以泥塗去數日復如舊如是者三及即位鑄金銀蝸牛數百枚於功德前供養之又有琢玉為之後人時有得之者出錄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三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三十六

徵應二帝王休徵

唐玄宗　吮金像　天寶符
蜀當歸　萬里橋　唐肅宗
唐武宗　唐宣宗　迎光王
唐懿宗　唐僖宗　李郃
後唐太祖　後唐明宗　潞王
晉高祖　偽蜀主舅

唐玄宗

唐玄宗之在東宮為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纖微必聞于上而宮闈左右亦潛持兩端以附太平之勢時元獻皇后方娠玄宗懼太平欲令服藥除之而無可以語者張說以侍讀得進見太子宮玄宗從容謀及說說亦密贊其事

他日說又入侍因懷去胎藥三煮劑以獻玄宗得藥喜盡去左右獨構火於殿中煮未熟怠而假寐肹蠁之際有神人衣丈餘馬具飾身披金甲操戈繞藥鼎三匝煮盡覆無餘玄宗起視異之復增構火又投一劑煮於鼎因就榻瞬息以伺之而神見覆煮如初凡三煮皆覆之乃止明日說又至告之說降階拜賀曰天所命也不可去之厥後元獻皇后思食酸玄宗亦以告說說每因進講輒袖木瓜以獻故開元中說恩澤莫與為比肅宗之於說子均垍若親戚昆弟云出柳氏史

吮金像

初府有神像用金而製傳云周隋間有術士鎔範而成之天后朝因命置于宮中稍其殿宇甚嚴玄宗嘗幸其殿啓

而觀焉時肅宗在中宮代宗尚稚侍上上問內臣力士
曰此神像何所異亦有說乎力士曰此前代所制可以占
王者在位之幾何年耳其法當屬聲而叱之若年甚永則
其像搖震亦久不然一撼而止上即厲叱之其像若有搖
搖震移時作于地上喜笑曰誠如說我為天子幾何時力
士因再拜賀上即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又命皇孫叱之
亦動搖久之上曰吾孫似我其後玄宗在位五十歲肅宗
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十九年盡契其占也 出宣室志

天寶符

唐開元末于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赤文正成乘字
識者解之云乘者四十八所以示聖人御曆之數也及帝
幸蜀之來歲正四十八年得寶之時天下歌之曰得寶耶

（金）廣記卷第一百三十六　二

弘農耶弘農耶得寶耶得寶之年遂改元為天寶 出開天傳信記

蜀當歸

僧一行將終遺物一封令弟子進於帝帝發視之乃蜀當
歸也帝初不喻及幸蜀回乃知微言深歎異之 出開天傳信記

萬里橋

玄宗幸東都偶然秋霽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臨眺久
之上遐顧凄然發歎數四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終無患乎
一行進曰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西狩初至成都前望
大橋上舉鞭問左右是橋何名節度崔圓躍馬前進曰萬
里橋上因追歎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無憂矣 出松窗錄

唐肅宗

肅宗在東都為李林甫所構勢幾危者數矣無何鬢髮斑
白常早朝上見之愀然曰汝疾歸院吾當幸汝及上至顧
見宮中庭宇不灑埽樂器屏幃塵埃積其間左右使令無
有妓女上為動容顧謂力士曰太子居如此將軍蓋使我
聞乎 力士在禁中不呼名呼為將軍 力士奏曰臣嘗欲上言太子不許云
無以動上念上即詔力士下京兆尹亟選人家子女頎長
潔白者五人將以賜太子力士趨出復還奏曰臣他日嘗
宣旨京兆閱致子女人間囂然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為
口實臣以為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沒入其家者宜可備選
上大悅使力士詔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三人乃以賜太子
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頃之后侍寢厭不寤吟呼若有痛
氣不屬者肅宗呼之不解竊自計曰上賜我至無狀不寤
上實知非吾護視不謹耶遽秉燭視之良久乃寤肅宗問

（金）廣記卷第一百三十六　三

之后手掩其左脅曰妾向夢中有神人長丈餘介金甲而
操劍顧謂妾曰帝命吾與汝為子自左脅劍決而入痛殆
不可忍及今尚未之已也肅宗檢之于燭下則若有綖而
赤者存焉遂以狀聞遂生代宗代宗之載生三日也上幸
東宮賜之金盆命以浴吳皇后年弱皇孫龍體未舒負嫗
惶惑乃以宮中諸王子同日誕而體貌豐碩者以進上視
之不樂曰此兒非吾兒也負嫗叩頭具服上視曰非爾所
知取吾兒來於是以太子見上大喜置諸掌內向日視
之笑曰此兒福祿遠過其父上還宮盡召內樂謂力士曰
此一殿有三天子樂乎哉可與太子飲乎 出柳氏史

唐武宗

唐會昌末年武宗忽改御名為炎下火及宣宗以光王龍

飛于古文光字實從光焉噫先兆之明若是耶（出貞陵十七事）

唐宣宗

唐宣宗在藩時常從駕回而誤墜馬人不之覺比二更方能興時天大雪四顧悄無人聲上寒甚會巡警者至大驚上曰我光王也不悟至此方困且渴若爲我求水警者卽于旁近得水以進遂委而去上良久起舉甌將飲顧甌中水盡爲芳醪矣上喜獨自負舉一甌已而體微煖有力步歸藩邸後遂卽帝位（出貞陵十七事）

迎光王

太子賓客盧貞有猶子曾爲沙門會昌中沙汰歸俗𠫭補爲光王府參軍一日裴前師至其家而問訊焉盧則告曰官屑屑然非其類也當思落髮再披緇褐師曰汝誠有是志像教興復非晚也語未竟俄四面見日月旌旆千乘萬騎宣言迎光王卽皇帝位未幾武帝崩光王果卽皇帝位至是竟符其事焉（出宣室志）

唐懿宗

唐懿宗器度沈厚形貌瓌偉在藩邸時疾殄方甚而郭淑妃見黃龍出於臥內上疾稍退妃具以狀告上曰無泄是言貴不相忘更嘗大雪盈尺而上寢室輒無分寸諸王見者無不異之大中末京城小兒疊布漬水向日張之謂捩暈及上自鄆王卽位捩暈之言應矣宣宗製泰邊陲曲撰其詞云海岳晏咸通上垂拱而號咸通上仁孝之道出于天性鄭太后厭代而衄素悲毀同士人之禮公卿奉慰者無不動容（出杜陽雜編）

唐僖宗

唐丞相隴西公李蔚建大旆于廣陵日時咸通十二年也泗州狀言有女僧二人至普光寺將所禮者雕肝額視如病風狂云後二年國有變亂此寺大聖和尚當履寶位循爲喧叫聚人甚衆不跡其來釋徒大恐且欲拘縶之際則齊登峻塔投身而下其一不救其一墜傷狂痛昏迷詰問不獲丞相立命焚其狀仍牒州杖殺之至十四年果懿皇晏駕八月僖宗卽位乃是普王（出唐史）

李郜

唐李郜爲賀州刺史與妓人葉茂蓮江行因撰骰子選謂之葉子咸通以來天下尚之殊不知應本朝年祚正體書葉字廿世木子自武德至天祐恰二十世（出感定錄）

後唐太祖

後唐太祖在姙十三月而生載誕之夕母后甚危令族人市藥于鴈門遇神人教以率部人被介持旄擊鉦鼓躍馬大譟環所居三周而止果如所教而生是時虹光燭室白氣充庭井水暴溢及能言喜道軍旅年十二三善騎射曾於新城北酒酹于毗沙門天王塑像請與交談天生被甲持矛隱隱出于壁間所居帳內時有火聚或有龍形人皆異之嘗隨父征龐勛臨陣出沒如神號爲飛虎子（出北夢瑣言）

後唐明宗

後唐明宗皇帝微時隨蕃將李存信巡邊宿於鴈門逆旅逆旅媼方姙帝至不時具食腹中兒語謂母曰天子至速宜具食聲聞于外媼異之遽起親奉庖饌敬事尤謹帝以

媪前佐後具告之曰公貴不可言也問其故具道娠子腹內事翁曰老媪遜言懼吾辱耳後果如言（出北夢瑣言）

潞王

清泰之在岐陽也有馬步判官何某年踰八十忽暴卒云有使者拘錄引出冥間見陰君曰汝無他過今放汝還與吾言於潞王曰來年三月當爲天下可速返達吾之旨言訖引出使者送歸及蘇遂以其事密白王之左右咸以妖妄而莫之信由是不得聞于王月餘又暴卒入冥復見陰君陰君怒而責之曰何故受吾教而竟不能達耶徐曰故汝去可速導吾言仍請王畫吾形及地獄吾儕像何惶恐而退見其庭院廊廡之下簿書雜亂吏胥交横何問之使者曰此是朝代將變陞降去留將來之官爵也及再活許

以詞訟見王及見之且曰某有密事乞白王因屏左右問之備述所見王未之信何曰某年踰八十死在旦夕豈敢虛妄也王默遣之來春果下詔攻岐陽唯何叟獨喜知其必驗至期何叟之言毫髮無差矣清泰即位擢何叟爲天興縣令問知冥數前定人力其能遏之乎（出王氏見聞）

晉高祖

清泰中晉高祖潛龍于并部也常一日從容謂賓佐云近因晝寢忽夢若頃年在洛京時與天子連鑣于路過舊第天子請某入其第某遜讓者數四不得已即促轡而入至廳事下馬升自阼階西向而坐天子已馳車去矣其夢如此羣僚莫敢有所答是年冬果有鼎革之事（出玉堂閑話）

僞蜀主舅

僞蜀主之舅累世富盛於興義門造宅宅內有二十餘院皆雕牆峻宇高臺深池奇花異卉叢桂小山山川珍物無所不有秦州董城村院有紅牡丹一株所植年代深遠使人取之掘土方丈盛以木櫃自秦州至成都三千餘里歷九折七盤望雲九井大小漫天龍狹懸險之路方致焉乃植於新第因請少主臨幸少主歎其基構華麗侔於宮室遂戲命筆於柱上大書一孟字時俗謂孟爲不堪故也明年蜀破孟氏入成都據其第忽覩楹間有絳紗籠迫而視之乃一孟字孟曰吉祥也吾無易此居孟之有蜀蓋先兆也（出王氏見聞）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三十六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三十七　徵應三 人臣休徵

呂望　仲尼　文翁
董仲舒　何比干　五鹿充宗
王溥　應樞　袁安
陳仲舉　張承　張氏
司馬休之　杜慈　武士彠
張文成　上官昭容　崔行功
李正巳　李揆　賈隱林
張子良　鄭絪

呂望

呂望釣于渭濱獲鯉魚剖腹得書曰呂望封于齊出說苑

仲尼

周靈王二十一年孔子生魯襄之代夜有二神女擎香露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鈞天樂空中有言曰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有五老列徵在之庭中五老者蓋五星精也夫子未生之前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文云水精子繼衰周爲素王徵在以繡紱繫麟之角相者云夫子殷湯之後水德而爲素王至定公二十四年鉏商畋于大澤得麟示夫子繫紱尚存夫子見之抱而解紱涕下沾襟出王子年拾遺

文翁

漢文翁當起田斫柴爲陂夜有百十野豬鼻載土著柴中比曉塘成稻常收嘗欲斷一大樹欲斷處去地一丈八尺翁先呪曰吾得二千石斧當著此處因擲之正砍所欲後果爲蜀郡守出小說

董仲舒

漢董仲舒嘗夢蛟龍入懷中乃作春秋繁露出小說

何比干

漢何比干夢有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子未已門首有老嫗年可八十餘求避雨雨甚盛而衣不沾濡比干延入禮待之乃曰君先出自后稷佐堯至晉有陰功今天賜君策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之曰子孫能佩者富貴言訖出門不復見出幽明錄

五鹿充宗

漢五鹿充宗受學于弘成子成子少時嘗有人過己授以文石大如燕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爲天下通儒成子後病吐出此石以授充宗又爲名學也出西京雜記

王溥

後漢永初三年國用不足令民吏入錢者得爲官瑯琊王溥其先吉爲昌邑中尉溥奕世衰凌及安帝時家貧無貲不得仕乃挾竹簡搖筆洛陽市傭書爲人美形貌又多文詞僦其書者丈夫賜其衣冠婦人遺其金玉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積粟十廩九族宗親莫不仰其衣食洛陽稱爲善而富也溥先時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至億庾一土三田軍門主溥以億錢輸官得中壘校尉三田一土壘字校尉掌北軍壘門故曰軍門主也出拾遺錄

應樞

後漢汝南應樞生四子見神光照社樞見光以問卜人卜人曰此天符也子孫其興乎乃探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

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出孝子傳)

袁安

漢袁安父亡母使安以雞酒詣卜工問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具以告書生曰吾知好葬地安以雞酒禮之畢告安地處云當此世爲貴公便與別數步顧視皆不見安疑是神人因葬其地遂登司徒子孫昌盛四世五公焉(出幽明錄)

陳仲舉

陳仲舉微時常行宿主人黃申家申家夜產仲舉不知夜一更有扣門者久許聞應云門裏有貴人不可前宜從後門往俄聞從者還門內者問之見何兒名何當幾歲還者云是男兒名阿奴當十五歲又問曰後當若爲死答曰爲人作屋落地死仲舉聞此默志之後十五年爲豫章太守遣吏往問昔兒阿奴所在家云助東家作屋墮棟而死矣仲舉後果大貴(出幽明錄)

張承

孫氏懷張承時乘輕舸于江濟忽見白蛇長三丈騰入舟中呪曰若爲吉祥勿毒噬我縈而將還置于房中一宿不復見母嗟惜之鄰中相謂曰昨者張家有白鵠聳翮入雲以告承母母使筮之筮者曰吉祥鵠是沖天之物從室入雲自卑升高之象昔吳闔閭葬其妹殉以美人寶劒珍物窮江南之富未及千年雕雲覆其溪谷美女遊於冢上白鵠翔乎林中白虎嘯於山側皆昔時之精靈今出於世當使子孫位極人臣擅名江表若生子可以名爲白鵠後承生昭位輔吳將軍年九十蛇鵠之祥也(出王子年拾遺)

張氏

晉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外入止于牀張氏惡之披懷而呪曰鳩爾來爲我禍耶飛上承塵爲我福耶飛入我懷鳩飛入懷乃化爲一銅鉤從爾資產巨萬(出法苑珠林)

司馬休之

晉司馬休之安帝族子遇難出奔所乘騅常于牀前養之忽連鳴不食注目視鞍休之即試鞴之則不動休之還坐馬又驚因騎馬即騖出行十里餘幕客超收使已至奔馳僅得歸晉(出廣古今五行記)

杜慈

秦苻生壽光年每宴集後入者皆斬之尚書郎杜慈奔馳疲倦假寢省中夢一人乘黑驢曰寧當同死將去而獨生慈聞驚覺取馬遁走乃免餘皆斬(出廣古今五行記)

武士彠

唐武士彠太原文水縣人微時與邑人許文寶以鬻材爲事常聚材木數萬莖一旦化爲叢林森茂因致大富士彠與文寶讀書林下自稱爲厚材文寶自稱枯木私言必當大貴及高祖起義兵以鎧冑從入關故鄉人云士彠以鬻材之故果逢構廈之秋及士彠貴達文寶依之位終刺史(出太原事蹟)

張文成

唐率更令張文成梟鳴于庭樹其妻以爲不祥連唾之文成云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客已在門矣(出國史異纂)

又一說文成景雲二年爲鴻臚丞衣帽帶及綠袍並被鼠嚙有蜘蛛大如栗當寢門懸絲上經數日大赦加階授五品男不孚鼠亦嚙腰帶欲斷尋選授博野尉出朝野僉載

上官昭容

唐上官昭容者侍郎儀之孫也儀子有罪婦鄭氏填宮遺腹生昭容其母將誕之夕夢人與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文士鄭氏冀其男也及生昭容母視之曰秤量天下豈是汝耶口中啞啞如應曰是出談錄

崔行功

唐祕書少監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鸜鵒銜一物入其室置案上去乃魚袋鉤鐵不數日加大夫也出國史異纂

李正己

唐李正己本名懷玉侯希逸之內弟也侯鎮淄青署懷玉爲兵馬使尋構飛語侯怒囚之將置于法懷玉抱冤無訴於獄中壘石像佛默祈冥助時近臘月心慕同儕歎咤而睡覺有人在頭上語曰李懷玉汝富貴時至即驚覺顧不見人天尚黑意甚怪之復睡又聽人謂曰汝看牆上有青鳥子噪即是富貴時至即驚覺復不見人有頃天曙忽有青鳥數十大如雀時集牆上俄聞三軍叫呼逐出希逸壞鏁取懷玉權知留後出酉陽雜俎

李揆

唐代宗帝臨軒送上計郡守百僚外辦御輦將及殿之横門帝忽駐輦召丹省官謂曰我常記先朝每餞計吏皆有德音以申誡勵今獨無有可乎宰相匆遽不暇奏對帝曰且罷朝揆詞以俟異日中書舍人李揆越班伏奏曰陛下送計吏數下已久遠近咸知今忽臨朝改移或恐四方任聞妄生疑惑今止須側詞臣請立操翰伏乞陛下稍駐鑾輅帝命之遂命紙筆即令御前起草隨遣書工寫錄頃刻而畢及宣詔每遇要處帝必曰揆于班中外月俟揆之新命時方盛暑揆夜寢于堂之前軒而空其中堂爲書日避暑之所於一夜忽有巨狐鳴噪于庭仍人立跳躍日光迸射久之踰垣而去揆甚惡之是夜未曉忽聞中堂動盪喧歷若有異物即令執燭開門以視人皆驚駭返走皆曰有物甚異揆即就窺乃有蝦蟆大如三十釜兩目未啟蹲跼噴沫揆不令損害增前未有瀆瓜果大銅盆可受一斛遂令家人覆其盆而合之因扃其門亦無他變將曉揆入朝其日拜相及歸親族列賀因話諸怪即遣啓戶揭盆視之已失其物矣出異苑

賈隱林

唐德宗欲西幸有知星者奏云逢林即住帝曰豈敢令朕止於林木間姜公輔曰不然但地亦應乃奉天尉賈隱林謁帝于行在帝覩隱林氣色雄傑兼是忠烈之家而名叶星者所奏之語隱林仰天寶未貫修之精子帝因召于臥內以探籌略之深淺隱林于御榻前以手扱畫地陳攻守之策帝甚異之隱林奏曰臣昨夢日墮于地臣以頭戴日上天帝曰朕此來也乃已前定遂拜隱林爲侍御史糾劾行在尋遷左常侍出神異錄

張子良

唐永貞二年春三月彩虹入潤州大將張子良宅初入甕水盡入井飲之是月九日節度使李錡詔召不赴謀欲亂令子良領兵收宣歙子良翻然反兵圍城李錡就擒子良拜金吾將軍尋拜方鎮出祥異集驗

鄭絪

唐丞相鄭絪宅在昭國坊南門忽有物來投瓦礫五六夜不絕及移於安仁西門宅避之瓦礫又隨而至久之復還昭國鄭公歸心釋門安處常在禪室及歸昭國入方丈蹲于滿室懸絲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數其夕瓦礫亦絕翌日拜相出祥異集驗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三十七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三十八

徵應四 人臣休徵

裴度 段文昌 李逢吉
牛僧孺 王智興 牛師
杜中立 李蠙 馬植
高駢 孔溫裕 孫偓
李全忠 侯弘實 戴思遠
張鏐 齊州民 朱慶源

裴度

唐中書令晉公裴度微時羈寓洛中常乘蹇驢入皇城方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橋柱而立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發甚困於人未知何時平定忽覩度驚愕而退有僕者攜書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爲將既歸僕者具述其事度曰見我龍鍾相戲耳其秋果領鄉薦明年及第洎東約衛朝廷議授吳元濟節鉞既而延英候對憲宗問宰臣度奏曰賊臣跋扈四十餘年聖朝姑務含弘蓄慮周傷一境不聞歸心効順乃欲坐據一方君以旄鉞授之翻恐恣其凶逆以陛下聰明神武藩鎮皆願勤王臣請一詔進兵可以平蕩妖孽于是命度爲淮西節度使與師致討時許滑三帥先於郾城縣屯軍度統精甲五萬會之受律鼓行而進直造蔡州城下纔兩月擒賊以獻淮西遂平後入朝居廊廟大拜正司徒爲侍中中書令儒生武德振耀古今洎留守洛師每話天津橋老人之事出征淮西請韓愈自中書舍人爲掌書記及賊平朝覲樂和李僕射方爲華州刺史戎服

蔡使迎于道左愈有詩云荆山行盡華山來日照潼關四扇開刺史莫嫌迎候遠相公親破蔡州回（出劇談錄）

段文昌

唐丞相鄒平公段文昌負才傲俗落拓荆楚間常半酣靸屐于江陵大街往來雨霽泥甚街側有大宅門枕流渠公乘醉於渠上脱屐濯足旁若無人自言我作江陵節度使必買此宅聞者皆笑其後果鎮荆南遂買此宅又嘗佐太尉南康王韋臯為成都館驛巡官忽失意臯逐之使攝靈池尉羸童劣馬奔迫就縣縣去靈池六七里日已昏黑路絶行人忽有兩炬前引更呼曰太尉來既及郭門兩炬皆滅先時為臯奉使入長安素與劉禹錫深交禹錫時為禮部員外方與日者從容文昌入謁日者匿于箔下既去日者謂禹錫曰員外若圖省轉事勢殊遠須待十年後此客入相方轉本曹正郎耳是時禹錫失意連授外官後十餘年文昌入相方除禹錫禮部郎中（出錄異記）

李逢吉

唐丞相涼公李逢吉始從事振武日振武有金城佛寺寺有僧年七十餘嘗一日獨處負壁而坐忽見婦人介甲持矛由寺門而入俄聞報李判官來僧具以告自是逢吉與僧善每造其室即見其人先逢吉而至率以為常矣故逢吉出入將相二十餘年竟善終于家（出[illegible]錄紀傳集）

牛僧孺

唐河南府伊闕縣前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即水中先有小灘漲出石礫金沙澄澈可愛丞相牛僧孺為縣尉一旦忽報灘出翌日邑宰與同僚列筵於亭上觀之因召耆宿備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臺之命若是西臺灘上當有鸂鶒雙立前後邑人以此為驗僧孺潛揣縣僚無出于已因舉杯曰既有灘何惜一雙鸂鶒宴未終俄有鸂鶒飛下不旬日拜西臺監察（出劇談錄）

王智興

唐王智興始微時嘗為徐州門子有道士寓居門側智興每旦起持帚因屏穢于道必埽其道士之門道士深感之後智興母終辭焉道士謂智興曰吾善葬墓地若議葬當為子卜之智興他日引道士出視地道士以智興所執竹策表一處埴曰必定此君當壽而兩世位至方伯及智興冉往理完其竹策有枝葉叢生心甚異之遂葬焉智興又嘗自鄉將事赴上都宿鄘城逆旅遇店婦將産見二人入智興所服之舍驚曰徐州王侍中在此又曰所生子後五歲當以金瘡死智興志之及期復過店問婦所生子云近因斧傷已卒矣（出唐年補錄紀傳）

牛師

唐長慶中鄂州里巷間人每語輒以牛字助之又有一僧自號牛師乍愚乍智人有忤之必云我兄即到豈奈我何未幾奇章公牛僧孺以將相節度武昌軍其語乃絶而牛師尚存方知將相之任豈偶然耶先是元和初韓尚書臯鎮夏口就加節度使自後復為觀察使長慶二年崔相國植由刑部尚書除觀察使明年冬僧孺實來宰臣建節鎮夏口自僧孺始也（出因話錄）

杜中立

唐杜皋字中立少年時駢於財產他無所采取其與游徒利下酒炙其實蔑視之也一日同送迎于城外客有善相者歷觀諸賓侶獨指中立曰此子異日當為將矣一坐大笑中立後尚眞源公主竟為滄州節度使初李琢之出鎮旗竿道折乃鑊殺其執旗者中立在道亦然杖之二十琢竟無恙而中立卒焉豈殺之可以應其禍 出玉泉子

李頻

唐司空李頻始名虬赴舉之秋偶自題名于屋壁經宿忽覩名上為人添一畫乃成虱字矣頻曰虱者頻也遂改名頻明年果登第 出南楚新聞

馬植

唐丞相馬植罷安南都護與時宰不通又除黔南殊不得意維舟峽中古寺寺前長堤堤畔林木夜月甚明見人白衣緩步堤上吟曰截竹為筒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勞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鈞萬類時歷歷可聽吟者數四遣人邀問即已失之矣後自黔南入為大理卿遷刑部侍郎判鹽鐵遂作相 出本事詩

高駢

唐燕公高駢微時為朱叔明司馬總兵巡按見雙鵰謂衆曰我若貴矢當疊雙乃伺其上下果一矢貫二鵰衆大驚異因號為落鵰公 出北定錄

孔溫裕

唐河南尹孔溫裕任補闕日諫討党項事貶郴州司馬久之得堂兄尚書溫業書報云憲府欲爾作侍御史日望敕下忽又得書云宰相以右史處之皆無音耗一日有鵲喜于庭直若語狀孩稚拜且祝云願早得官鵲既飛去墜下方寸紙有補闕二字極異之無幾却除此官 出聞奇錄

孫偓

長安城有孫家宅居之數世堂室甚古其堂前一柱忽生槐枝孫氏初猶障蔽之不欲人見朞年之後漸漸滋茂以至柱身通體而變壞其屋上衝秘藏不及衣冠士庶之來觀者車馬填咽不久偓處藏府儲居節制人以為應三槐之狀亦甚異也近有孫牒乃偓之嗣備言其事 出玉堂閒話

李全忠

唐乾符末范陽人李全忠少通春秋好鬼谷子之學曾為棣州司馬忽有蘆一枝生於所居之室盈尺三節焉心以為異告於別駕張建章建章博古之士也乃曰昔蒲洪以池中蒲生九節為瑞乃姓蒲後子孫昌盛蘆葦之類也合生陂澤間而生於室非其常矣君後必有分茅之貴三節者傳節鉞三人公其誌之全忠後事李可舉為戎校諸將逐可舉而立全忠累加至檢校太尉臨戎甚有威政全忠死子匡威為三軍所逐弟匡儔挈家赴闕至滄州景城為盧彥威所害先是匡威少年好勇不拘小節以飲博為事曾一日與諸游俠輩釣于桑乾赤欄橋之側自以酒酹曰吾若有幽州節制分則獲大魚果釣得魚長三尺人甚異焉 出北夢瑣言

侯弘實

侯弘實本蒲坂人也幼而家貧長為軍伍子弟年方十三四常寐於簷下天將大雨有虹自河飲水俄貫於弘實之口其母見不敢驚焉良久虹自天沒于弘實之口不復出焉及覺母問有夢否對曰適夢入河飲水飽足而歸母聞之默喜知其必貴矣後數月忽有蜀僧詣門求食臨去謂侯母曰女弟子當有後福合得兒子力侯母呼弘實出謁僧相之僧視之曰此蛇龍也但離去鄉井近江海客宦方有顯榮又曰此子性識慘毒必有生靈之患儻敬信三寶即得善終言訖而去弘實後果自行伍出身至于將領同光三年從興聖太子收蜀蜀平之後無何與陝府節度使康延孝等作叛及延孝誅滅弘實得赦尋為利州刺史節度夔州復自寧江遷于黔府一州二鎮皆近大江官業崇

高徵矜三寶信心無忘然于臨戎理務持法御下傷于嚴酷是知蜀僧所云不謬矣出儆戒錄

戴思遠

梁朝將戴思遠任浮陽日有部曲毛璋為性輕悍常與數卜卒追捕盜賊還宿于逆旅毛枕劍而寢夜分其劍忽大吼躍出鞘外從卒聞者愕然驚異毛亦神之乃持劍呪曰某若異日有此山河爾當更鳴躍否則已毛復寢未熟劍吼躍如初毛深自負之其後戴離鎮毛請留戴從之未幾毛以州歸命于唐莊宗莊宗以毛為其州刺史後竟帥滄海出玉堂閒話

張籛

密牧張籛少年時常有一飛鳥狀若尺鷃銜一青銅錢墮于張懷袖間張異之常繫錢于衣冠間其後累財巨萬至死物力不衰即蜚鳥墮錢將富之祥也出玉堂閒話

齊州民

齊州有一富家翁郡人呼曰劉十郎以鬻醋油為業自云壯年時窮賤至極與妻傭舂以自給忽一宵舂未竟其杵忽然有聲視之已中折矣夫婦相顧愁歎久之方寐凌旦既寤一新杵在臼旁不知自何而至夫婦前視且驚且喜自是因穿地頗得隱伏之貨以碓杵為神鬼所傷乃寶而藏之遂棄舂業漸習商估數年之內其息百倍家累千金夫婦神其杵即被以文繡置于匱中四時致祭焉自後夫婦皆且老及其死也物力漸衰今則兒孫貧乏矣出玉堂閒話

朱慶源

朱慶源罷任方選家在豫章之西城庭中地甚爽塏忽生蓮一枝其家駭懼多方以禳之蓮生不已乃築堤汲水以沼之遂成大池芡荷甚茂其年慶源選授南豐令後三歲入為大理評事出稽神錄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三十八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三十九　徵應五 邦國咎徵

池陽小人　背明鳥　王琬
張騁　張林　東瀛公
長廣人　黃仵村　韓濟莫
洛陽金像　梁武帝　惠炤師
周靖帝　蘇氏　突厥首領
陳后主　渭南人　貓鬼
長星　大鳥　蝦蟆
幽州人　獸吸　張易之
孫儉　太白晝見

池陽小人

王莽建國三年池陽有小人長一尺餘或乘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小大皆自相稱三日乃止莽甚惡之自後兵盜日盛而竟被殺出廣古今五行記

背明鳥

吳黃龍元年吳始都武昌時越嶲之南獻背明鳥形如鶴狀止不向明巢常對北多肉少毛其聲百變聞鐘磬笙竽之聲則奮翅搖頭時人以為吉瑞是歲遷都建業殊方多貢珍奇吳人語訛呼為背亡鳥國中以為大妖不及百年當有喪亂背叛流亡之事散逸奔逃墟無煙火果如斯言後此鳥不知所在出王子年拾遺

王琬

晉武帝太康七年郊壇下有一白狗高三尺光色鮮明恒臥壇側覺見人前則去騎督王琬以駿馬追之狗徐行馬不可及既又逃琬去復還郊丘非狗所守後遂大亂又武帝時幽州有狗鼻行地三百餘步帝不思和嶠之言而立惠帝以致衰亂出郭頒世語

張騁

晉惠帝太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騁懼[illegible]而還犬又言曰歸何早乎牛人立而行騁[illegible]曰天下將亂非止一家其年張昌作亂先略[illegible]帥於是五州殘亂騁方族滅出廣古今五行記

張林

晉懷帝永嘉中嘉興張林有狗名阿永時天下飢荒狗行欲倒林言阿永汝亦飢困故健今餓不復行耶狗忽語云我道天下人餓死狗語不已聞者怖走時天下荒亂帝沒於胡出廣古今五行記

東瀛公

晉東瀛公騰字元邁以永嘉元年鎮鄴時大雪當其門前方十數步獨液不積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齒皆缺騰以為馬者國姓稱吉祥焉或謂馬無齒則不食未幾晉大亂出異苑

長廣人

宋文帝元嘉末長廣人病差便能食而不得臥一飯輒覺身長如此數日頭遂出屋毀究為刺史度之為三丈復還漸縮如舊經日而亡俄而文帝為元凶所害出廣古今五行記

黃仵村

宋江陵黃丘村有羊生羔兩頭一頸在上者咼在下者不

與俄而劉毅司馬休之相繼作亂人多兵死出渚宫舊事

韓僧真

後魏肅宗熙平二年并州祁縣人韓僧真女從母右脇而出胡太后令付掖庭養之太后臨朝為元乂劉騰幽於永巷後竟被爾朱榮沈於河魏室因茲大亂出廣古今五行記

洛陽金像

後魏普泰元年洛陽金像生毛眉髮鬚悉皆具足尚書左丞魏季景謂人曰張天錫有此事其國遂滅此亦不祥之徵至明年而廣陵被廢死焉出洛陽伽藍記

梁武帝

梁武帝大同元年辛亥武湖內中魚皆驟首見於水上若觀望焉帝入宮方沒此下人將舉兵興駕乘輿之象尋有侯景之亂出廣古今五行記

東陽師

梁末東陽師者不知從何許而來騎一竹枝為馬振策馳驟嚶嘶轉以時偶聲云某處追兵甚急何不差道遂放北入臺走不選兩日或晨往南殿簷至北城如其所言果有侯景之兵至逆見黑雲飛鳥群來但是黑之物必低身悲敬忽自稱下伏變亂語國人見者莫不怪笑京內咸識不知名字者呼為[redacted]齊末對之前惠紹走杖馬來到殿西驛省啓告諸貴曰唐邑等忘救東方吳兒大欲入曉夕孜孜守關不去數日吳明徹自廣陵北侵淮楚國家遣兵將救始集兵馬惠紹已去城四十里於白塔前待軍指麾號令大將至謂齊安王高敬德曰努力好慎幾水後吳人縱水淹漬齊軍多有傷没在京百官朝集惠紹亦騎杖執策立於武成之後較付天平寺常令三人守之忽聽浪語紹狂言如舊不可止約後於天平寺宿與一大德僧共密語天地開闢上古無為下至君臣父子道德仁義老經佛法優劣多少凡所論涉幽隱之事無所不論治至天曉將去謂曰慎莫漏我此語若泄打殺汝去後此僧語一二老宿名德者云伏喻乃是大聖人非尋常不可輕忽聞其所說諸佛得道者成經視事作法猶如指掌見語勿道恐諸不知懷驕慢心將來獲罪所以相告作後惠紹密將拳后手巾裹來語此僧云戒你莫說乃不能忍以巾打之一下死于家執以奏聞怒而不問齊將破之時北宮東北角劃十步為弘善寺惠紹曾到寺宿其夜驚牆往太后宮院盜入宮人房裹被捉紹曰不久人人皆入何為獨自約我又以狀奏詔後捨之時宮掖貴人內外戚妃媵出家者朔望參謁車馬衣服侍從綺麗惠紹尋逐車後眼語拱弄云罷道之日與我作婦宮者踏逐且語且前貴人等以紹狂悖為後主所寵但笑而不責毎逢見僧衆則惡罵嗔打手執瓶瓦不避頭面云無用之時吟剪僧徒値者亦必避之於後失經六七日忽從臣家出廁上而眠或把杖坐聽云官府甚多軍馬崩兩處後供求不可周悉圖籍不得不遣及周兵入晉陽紹到太后宮院前合掌落淚云法輪傾覆伏地不起武帝平東夏不收圖籍府庫典語州縣戶口洛京故實並為軍人毀棄[redacted]創始營造紹所辭造籍悉符驗焉而紹竟不知所在出廣古今五行記

周靖帝

周靖帝大象元年夏滎陽汴水北有龍鬭初見白光直屬天自東方而來有白龍長十許丈西北向踞掌而鳴西北有黑龍亦乘雲而至風雷相擊乍合乍離暴雨大注自午至申白龍昇天黑龍墜地復有大鯉魚三從小魚無數乘空而鬭雷雨又甚大風發屋至暝乃止魚不復見明日有兩黑蛇大者長丈五小者半之並傷腰頸死於齋前黑蛇者周天元帝及靖帝之象大魚三而鬭者尉遲迥王謙司馬[redacted]三方起兵亂之異（出廣古今五行記）

蘇氏

周靖帝大象中陽武蘇氏家臨河開閤中有大聲往視之見三獸狀如水牛一黃一赤一黑黑者鬭久之黑者死黃赤者俱入于河黑者周所尚色也死者滅亡之象後數歲周遂滅隋有天下旗牲尚赤戎服尚黃（出廣古今五行記）

突厥首領

隋開皇初突厥阿波未判之前有首領數十騎逐一兎至一山山上有覡臨崖告人云你等無事觸他南方聖人之國不久當滅俄而國內大亂（出廣古今五行記）

陳後主

陳後主時秣陵有泉深不可測産魚鱉甚衆恒有蘚如牛邑人懼之不敢犯無何忽見牛頭於岸下里民牽而出之於是漁捕其魚乃盡江東傳以牛頭山爲天闕今牛頭巳獲益示國將滅而闕毀也後年隋平陳（出廣古今五行記）

渭南人

隋時渭南有人寄宿他家夜中聞二豕對語其一曰歲將盡阿耶明殺我供歲何處避之其一答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天將曉主人覓豕不得宿客言狀主人如其言得豕其後蜀王秀得罪將殺樂平公主救之得全後數歲而帝崩天下大亂秀竟被誅（出廣古今五行記）

貓鬼

隋大業之季貓鬼事起家養老貓爲厭魅頗有神靈遞相誣告京都及郡縣被誅戮者數千餘家蜀王秀皆坐之隋室既亡其事亦寢（出朝野僉載）

張星

唐儀鳳年中有長星半天出東方三十餘日乃滅自是吐蕃叛匈奴反徐敬業亂白鐵余作逆博豫騷動忠萬彊梁契丹翻營府突厥破趙定麻仁節張玄遇王孝傑等皆沒百萬衆三十餘年兵革不息（出朝野僉載）

大鳥

唐調露之後有鳥大如鳩色如烏雀飛若風聲千萬爲隊時人謂之鵽雀亦名突厥雀若來突厥必至後則無差（出朝野僉載）

蝦蟆

唐高宗嘗患頭風召名醫於四方終不能療宮人有自陳世業醫術請修藥餌者帝許之初穿地置藥爐忽有一蝦蟆躍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宮人不敢匿奏之帝頗驚異遂命放於死池宮人別穿地得蝦蟆如初帝深以爲不祥命殺之其夕宮人暴卒後武后竟革命（出瀟湘錄）

幽州人

天授中則天好改新字又多忌諱有幽州人尋如意上封云國字中或或亂天象請口中安武以鎮之則天大喜下制即依月餘有上封者云武退在口中與困字無異不祥之甚則天愕然遽追制改令中為八方字後孝和即位果幽則天於上陽宮出朝野僉載

默啜

唐長安二年九月一日太陽蝕盡默啜賊到并州至十五日夜月蝕盡賊並退盡俗諺云棗子塞鼻孔懸樓閣却種又云蟬鳴蛁蟟喚黍種餻糜斷又諺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鵲巢下近地其年大水出朝野僉載

張易之

唐長安四年十月陰雨雪一百餘日不見星正月誅逆賊張易之昌宗等則天廢出朝野僉載

孫佺

唐幽州都督孫佺之入賊也薛訥與之書曰季月不可入賊大凶之兆佺曰六月宣王北伐訥何所知有敢言兵出不復者斬出軍之日有白虹垂頭於軍門其夜大星落於營內兵將無敢言者軍行後幽州界內鴉烏鴟鳶等並失皆隨軍去經二旬而軍沒烏鳶食其肉出朝野僉載

太白晝見

唐延和初七日太白晝見經天其月太上皇遜帝位此易主之應也至八月九日太白又晝見改元先天至二月七日太上皇廢誅中書令蕭至忠侍中岑羲流崔湜尋誅之出朝野僉載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三十九

大星　火災　水災
僧一行　汪鳳　僧普滿
秦城芭蕉　廬陵僧　興聖觀
駱駝杖

大星

唐開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夜大流星如甕或如盆大者貫北斗並西北落小者隨之無數天星盡搖至曉乃止七月襄王崩謚殤帝十月吐蕃入隴右掠羊馬殺傷無數其年六月大風拔樹發屋長安街中樹連根出者十七八長安城初建隋將作大匠高穎所植槐樹殆三百餘年至是拔出終南山竹開花結子綿亘山谷大小如麥其歲大饑其竹並枯死嶺南亦然人取而食之醴泉雨麪如米顆人可食之後漢襄楷云國中竹柏枯者不出三年主當之人家竹結實枯死者家長當之終南竹花枯死者開元四年而太上皇崩出朝野僉載

火災

開元五年洪潭二州復有火災晝日人見火精赤熛熛所詣即火起東晉時王弘爲吳郡太守亦有此災弘徙部人將爲不慎後坐廳事見一物赤如信幡飛向人家舍上俄而火起方知變不復由人遭爇人家遂免笞罰出朝野僉載

水災

唐開元八年契丹叛關中兵救營府至澠池缺門營於穀水側夜半水漲漂二萬餘人唯行綱夜樗蒱不睡據高獲免村店並沒盡上陽宮中水溢宮人死者十七八其年京興道坊一夜陷爲池沒五百家鄧州三鴉口見二小兒以水相潑須臾有大蛇十圍已上張口向天人或有所射者俄而雲雨晦冥雨水漂二百家小兒及蛇不知所在出朝野僉載

僧一行

唐開元十五年一行禪師臨寂滅遺表云陛下慎勿以宗子爲相蕃臣爲將後李林甫擅權於內安祿山弄兵於外東都爲賊所陷天寶中衆人及閭巷好唱胡渭州以回紇爲破後迴胡兵馬竟被回紇擊破闔風與廢潛兆於樂音時兩京小兒多小錢攤地於穴中更爭勝負名曰投胡後士庶果投身於胡庭兩京童謠曰不怕上蘭單唯愁答辯難無錢求案典生死任都官及收復諸舊僚朝士繫於三司獄鞫問罪狀家產罄盡骨肉分散申雪無路即其兆也出廣神異錄

汪鳳

唐蘇州吳縣甿汪鳳宅在通津往往怪異起焉不十數年鳳之妻子洎僕使輩死喪略盡鳳居不安因貨之同邑盛忠忠居未五六歲其親戚凋隕又復無幾忠大憂懼則損其價而摽貨焉吳人皆知其故久不能售邑胥張勵者家富於財輦從還大爲邑中之豪猾居與忠同里每旦詣曹路經其門則遙見一青氣如鞴聲而紫銳徹天焉勵謂寶玉之藏在下而精氣上騰也不以告人日日視之因詣忠請以百緡而交關焉尋徙入復伺其氣不衰於是大

其畚鍤發其氣之所萌也掘地不六七尺遇盤石皆去其石則有石櫃雕鐫製造工巧極精仍以鐵索周匝束縛皆用鐵汁固縫重以石灰密封之每面各有朱記七篆文皆象篆而又屈曲勾連不可知識勔即加鉗鎚極力開折石櫃既啟有銅釜可容一斛釜口銅盤覆焉用鉛錫錮護仍以紫印九窠迴旋印之而印文不類前體而全如古篆人無解者勔拆去銅盤而釜口以緋繒三重冪之勔纔揭起忽有大猴跳而出衆各驚駭無敢近者久之超踰而莫知所詣勔因覘釜中乃有石銘云禎明元年七月十五日茅山道士鮑知遠囚猴神於此其有發者發後十二年胡兵人擾六合煙塵而發者俄亦族滅禎明即陳後主叔寶年號也勔以天寶二年十月發至十四年冬祿山起戎自見

周年勔家滅矣出集異記

僧普滿

唐大曆中潞州有僧號普滿隨意所爲不拘僧相或歌或笑莫喻其旨以占事往往有驗故時人待之爲藥迴建中初於潞州佛舍中題詩數篇而亡所記者云此水連涇水雙珠血滿川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題詩後人莫能知及賊泚稱兵衆方解悟此水者泚字涇水者自涇州兵亂也雙珠者泚與滔也青牛者興元二年乙丑歲乙者木也丑者牛也明年改元貞元歲在丙寅丙者火也寅者虎也至是賊已平故云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出廣德神異記

秦城芭蕉

天水之地邇於邊陲土寒不產芭蕉戎師使人於興元求之植二本于亭臺間每至入冬即連土掘取之埋藏于地窟候春暖即再植之庚午辛未之間有童謠曰花開來裹花謝來裹而又節氣變而不寒冬即和煦夏即暑毒甚於南中芭蕉於是花開秦人不識遠近士女來看者塡咽衢路尋則蜀人犯我封疆自爾年年一來不失芭蕉開謝之候乙亥歲岐隴援師不至自隴之西竟爲蜀人所有暑濕之候一如巴邛者蓋剝外節氣先布於秦城童謠之言不可不察出玉堂閒話

廬陵僧

廬陵之側有貧僧居之草衣芒屩不接人事嘗燔木取灰貯之亦有施其資鏹者得即藏於灰中無所使用出入必乘一拖單謂人曰此是驅馬車汝知之乎他日必有龍輿

躬駕至於此地居人罔測其由及漢高祖皇帝因山於此陵寢陶器所用須灰僧所貯灰甚多至于單功資用不闕又於灰積中頗獲資鏹賛輅之應不差毫釐因山既畢僧亦化滅廬陵行禮官衆靡不知者出玉堂閒話

興聖觀

蜀城北有興聖觀殿爲軍營庭宇堙毁已數十年軍中生子者實世操甲矣殊不知此爲觀基甲申歲爲蜀少主生日僞蜀將寇僚令營齋忽下令盡將營寨之地並修興聖觀左徒藏事急如星火不日而觀成丹雘未聊興聖統師而入蜀嗟乎國之興替運數前定其可以苟延哉出王氏見聞

駱駞杖

蜀地無駱駞人不識之僞將亡王公大人及近貴權幸出

入宮省者竟執駱駝杖以爲禮自是內外效之其杖長三尺許脗一頭傳以樺皮識者以爲不祥明年北軍至駱駝塞劍戟而來般輦珍寶塡蒲城色至是方驗 出王氏見聞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四十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四十一 徵應七人[illegible]

孔子 蕭士義 王導
謝安 庾亮 王仲文
諸葛侃 劉波 鄭徽
周超 謝南康 傅亮
王徽之 劉興道 郭仲產
沈慶之

孔子

孔子謂子夏曰得麟之月天當有血書魯端門孔聖沒周室亡子夏往觀逢一郎云門有血飛爲赤烏化而爲書云 出說題辭

蕭士義

後漢黃門郎蕭士義和帝永元二年校獵數日前家中常所養狗來向其婦前而語曰汝極無相祿汝家尋當破敗當奈此何其婦默然亦不駭狗少時自去及士義還內婦仍學說狗語未畢收捕便至 出續異記

王導

晉丞相王導夢人欲以百萬錢買長豫導甚惡之潛爲祈禱者備矣後作屋忽掘得一窖錢料之百億大不歡一皆藏閉俄而長豫亡長豫名悅導之次子也 出世說新書

謝安

東晉謝安於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銜安頭來久之乃失所在是月安薨 出異苑

庾亮

晉庾亮初鎮武昌出石頭百姓看者於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流旐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鴉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旐車後連徵不入尋薨還都葬之出世說新書

王仲文

王仲文爲河南主簿居緱氏縣夜歸道經大澤中顧車後有一白狗甚可愛便欲呼取忽變爲人形長五六尺狀似方相或前或却如欲上車仲文大怖走至舍捉火來視便失所在月餘日仲文將奴共在路忽復見與奴並頓伏俱死出幽明錄

諸葛侃

諸葛侃晉孝武太和中於內寢婦高平張氏窻外聞有如雞雛聲甚異驚而視之見有龜虵之象似今畫玄武之形侃位登九棘而竟被誅出廣古今五行記

劉波

劉波字道則晉孝武太元年移居京口晝寢聞屏風外悒咤聲開屏風見一狗蹲地而語語畢自去波隗孫也後爲前將軍敗見殺出異苑

郭微

晉明信安郭微少見一老公以囊與微云此是命慎勿令零落若有破碎便爲凶兆而亡失所在後密開看是一挺炭意甚祕之雖家人不知也後遭盧龍寇亂恆保錄之至宋永初三年微年八十三疾篤語兒云吾齒盡矣可試啓此囊見炭悉碎折於是遂卒出廣古今五行記

周超

宋初義興周超爲謝晦司馬在江陵妻許氏在家遙見屋裏有光人頭在地血流甚多大驚怪即便失去後超被法出劉義慶幽明錄

謝南康

宋永初三年謝南康家婢行逢一黑狗語婦曰汝看我背後人婢舉頭見一人長三尺有兩頭婢驚怖返走人狗亦隨婢後至家庭中舉家避走婢問狗汝來何爲狗云欲乞食耳於是婢與設食並食訖兩頭人出婢因謂狗曰人已去狗曰正已復來良久沒不知所在後家人死喪出續搜神記

傅亮

宋永初中北地傅亮爲護軍兄子珍住府西齋忽見北窗外樹有物面廣三尺眼橫竪狀若方相珍遑遽以被自蒙久乃自滅後亮被誅出廣古今五行記

王徽之

王徽之宋文帝元嘉四年爲交州刺史在道有客命索酒炙炙至取自割之終不入投地怒顧視向炙已變爲徽之頭又覩其首在空中至州便殞出異苑

劉興道

零陵太守廣陵劉興道罷郡住齋中安牀在西壁下忽見東壁邊有一眼斯須之間便有四漸漸見多遂至滿室久乃消散不知所在又見牀前有頭髮從土中稍稍繁多見一頭而出乃是方相頭奄忽自滅劉憂怖沈疾不起出續異記

郭仲產

宋郭仲產爲南郡王從事宅有枇杷樹元嘉末起齋屋以竹爲梯竹遂漸生枝葉脩長數尺扶疎蓊翠欝然如林仲產以爲吉祥俄而同義宣之謀被誅焉出渚宮故事

沈慶之

宋太尉沈慶之求致仕上不聽慶之曰張良名賢漢高猶許其退臣有何用爲聖朝所須乃致稽流涕帝有詔從闕府使詣廷尉待罪慶之目不識字手不知書而聰悟過人嘗對上爲詩令僕射顏師伯執筆慶之口占曰微生值多幸得逢時運昌衰朽筋骨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代何愧張子房並歎其辭意之美慶之嘗夜夢人餉絹兩疋曰此絹足度覺而歎曰兩疋八十尺足度無盈餘老子今年不免矣其年果爲原和所誅出談藪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四十一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四十二　徵應八人臣咎徵

劉德願　李鎮　栁元景
向玄季　滕景直　王晏
雷寵　爾朱世隆　劉敏
李廣　王氏　張雕虎
强練　李密　張鷟
唐望之

劉德願

宋太始中豫州刺史彭城劉德願鎮壽陽住內屋閉戶未合輒有人頭進門府寮看戶內是丈夫露髻團面內人驚告把火搜覔了不見人劉明年被誅出異苑

李鎮

廬山自南行十餘里有雞山山上有石鷄冠距如生道士李鎮於此下住常寶玩之雞一日忽摧毀鎮告人曰雞忽如此吾其終乎因與知故訣別後月餘遂卒出幽明錄

栁元景

宋驃騎大將軍河東栁元景大明八年少帝即位元景乘車行逆使人於中庭先車卸轅礙之有飄風中門而入直來衝車明年而闔門被誅出南史

向玄季

宋河南向玄季爲南郡太守其妾煮餗忽爛如粥汁亦如血夜有人扣閤而呼曰府君今可去矣俄而刺史南郡王義宣作逆玄季力弱不能自固以附於逆父子並伏法出渚宮故事

滕景直

宋滕景直家在廣州元徽中使婢炊釜中有聲如雷婢驚白景直及家人走視釜聲逾壯釜上花數十漸長如蓮花而大赤色俄頃萎絕旬日景直病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王晏

齊王晏字休默位勢隆極而驕盈怨望伏誅焉其將及禍也見屋桷悉是大蛇就視之則滅焉晏惡之乃令以紙裹桷猶紙內動搖簌簌有聲（出廣古今五行記）

留寵

東陽留寵字道弘居于湖熟每夜門庭自有血數升不知所從來如此三四後寵為折衝將軍受命北征將行而炊飯盡變為蟲其家人蒸炒亦變為蟲其火逾猛其蟲逾壯寵遂北征軍敗於壇丘為徐龕所殺（出法苑珠林）

爾朱世隆

後魏僕射爾朱世隆晝寢妻奚氏忽見有一人攜世隆頭去奚氏遽往視之隆寢如故及隆覺謂妻曰向夢見有人斷我頭將去數日被誅（出廣古今五行記）

劉敏

梁侯景亂支江人劉敏於江中接得一豫章木大數十圍敏求以施入寺陸法和曰此木正可與君家自用敏不悟此語後十餘日敏婦亡即解用此木為棺法和曰猶未了更一月敏弟亡用此木僅足（出廣古今五行記）

李廣

北齊文宣天保年御史李廣勤學博物拜侍御史夜夢見一人出於其身中謂廣曰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惚數日便遇疾積年而終（出廣古今五行記）

王氏

北齊後主武平初平邑王氏與同邑人李家為婚載羊酒欲就親家宴會行不過三里日沒漸暗見東南五十步外有赤物大如升若流星曳影直來著車輪牛即不動見者並怖其妻遂下車向而再拜張裙引之便入裙下肖還家開看乃真金遂盛於庫櫃每至良晨恒以香火祈恩後四方異貨畢集其家田蠶每年百倍至春其庭生一桑樹鼓葉異於衆木數年之間遍滿一院奇禽異鳥莫不棲集其家大富將二十年王氏妻以老病終後凌朝有白鳥似鷺飛至桑樹側吐血久之墮地而死日午後西北大旋風

漲天而來遶旋此樹鍊上其枝柯如掃帚形不經十日奴婢逃走首尾相繼家貧略盡及開櫃取金唯見螢火蛐蜒腐草之餘耳（出廣古今五行記）

張雕虎

北齊末監史待詔張雕虎未死一日前騎馬在路有人望不見其頭俄而見殺（出廣古今五行記）

強練

後周武帝時有強練者岐山人佯狂咒曰強練冢宰晉國公宇文護未敗之日強練執一瓠到其門前撲破之云瓠破憐你子苦誰被殺護之諸子皆楚毒而卒時梟公侯龍恩兄弟被冢宰寵遇熾灼當時強練度其門思妻婦等遣婢呼入為設飲食察其言語練謂恩等云與我作婢衆婦

大笑樑又云作婢禽不免他人將去安能勝我未幾家宰誅思兄弟亦同被戮出廣古今五行記

李密

隋李密既會衆屯洛口設壇大張旌旗告天即公位其夜狐狸鳴於壇側翌日臨行事大風四起飛沙拔木旗竿有折者其後果敗出感定錄

張鷟

唐永徽年中張鷟築馬槽廠宅正北掘一坑丈餘時陰陽書云子地穿必有人命井死鷟有奴名永進淘井土崩壓死又鷟故宅有一桑高四五丈無故枯死尋而祖亡沒後有明陰陽云喬木先枯衆子必孤此其驗也出朝野僉載

唐望之

唐咸亨四年洛州司戶唐望之冬選科五品進止未出間有一僧來覓初不相識延之共坐少頃云貧道出家人得飲食亦少以公名人故闇相託能設一頓餺否司戶欣然即處分買魚此僧云看有蒜否司戶家人云蒜盡此僧云既蒜盡去也即起司戶留之云蒜盡遣買即得僧云蒜盡不可更住者留不得司戶無疾至夜暴亡蒜者筭也年盡所以異僧告之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四十二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四十三　徵應九人臣咎徵

徐慶　周仁軌　徐敬業
杜景佺　黑齒常之　顧琮
路敬淳　張易之　鄭蜀賓
劉希夷　崔玄暐　宋善威
李處鑒　魏先冲　呂崇粹
源乾曜　毋旻　楊愼矜
王儦　崔曙　元載
彭偃　劉洒　韓滉
嚴震　李德裕　李師道
韋溫

徐慶

唐高宗時徐慶為征遼判官有一典不得姓名慶在軍忽夢巳化為羊為典所殺覺後悸懼流汗至曉此典詣慶慶問夜來有所夢否典云夢公為羊手加屠割意甚不願為官所使制不自由慶自此不食羊肉矣至則天時慶累加至司農少卿雍州司馬時典巳任大理獄丞後慶被誣與內史令裴炎通謀應節英公徐敬業揚州反被執送大理忽見此丞抑獄慶便疏衛滿之門征遼之夢今當應之及被殺戮之日竟是此丞引出出廣古今五行記

周仁軌

唐周仁軌京兆萬年人也孝和皇后韋氏母黨累遷金吾大將軍除幷州長史性殘酷好殺在州忽於堂階下見一人臂如新斷來血流歷涉仁軌令人送去州二十餘里外

數日令看其傷肉在時盛者無肉色無變人咸怪之其月李和尚仁軌以韋氏黨伏誅介士抽刀斫之仁軌舉臂承刀所中其臂隨墮地與凡見者無異又馳騎往於先施處看之至彼一與所見無異出廣古今五行記

徐敬業

唐徐敬業舉兵有大星墜墮如甕籠經三宿而失俄而敬業敗出朝野僉載

杜景佺

唐司刑卿杜景佺授并州長史馳驛赴任其夜有大星如斗落於庭前至地而沒佺至并州祁縣界而卒舉官迎祭瑟所上食爲祭饌出朝野僉載

黑齒常之

唐將軍黑齒常之鎮河源軍城極嚴峻有三口狼入營繞官舍不知從何而至軍士射殺黑齒惡之移之外奏討三曲党項奉敕許遂差將軍李謹行充替謹行到軍旬日病卒出朝野僉載

顧琮

唐天官侍郎顧琮新得三品有子婿來謁將大門造成琮乘馬至門鼓弄踏地不進鞭之跳躍而入從騎亦如之有頃門無故自倒琮不悅遂病郎中員外已下來問疾琮云未合入三品爲諸公成就至此自知不起矣旬日而薨出朝野僉載

路敬淳

唐則天如意中著作郎路敬淳莊在濟源有水碾碾上柱去水五六尺一柱將壞已易之家人取充柴柱中有一鮎魚尺餘尚活至數年敬淳坐罪被殺出廣古今五行記

張易之

唐張易之初造一大堂甚壯麗計用數百萬紅粉泥壁文柏帖柱琉璃沉香爲飾夜有鬼書其壁曰能得幾時易之令削去明日復書之前後六七次易之乃題其下曰一月即足自是不復更書經半年易之籍沒入官出朝野僉載

鄭蜀賓

唐長壽中有滎陽鄭蜀賓頗善五言竟不聞達年老方授江左一尉親朋餞別於上東門蜀賓賦詩留別曰畏途方萬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將白首何處入黃泉酒酣自詠聲調哀感滿座爲之流涕竟卒於官出唐新語

劉希夷

唐劉希夷一名庭芝汝州人少有文華好爲宮體詞旨悲苦不爲時人所重善彈琵琶嘗爲白頭翁詠云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詩讖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也乃更作一句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既而歎曰此句復似向讖矣然死生由命豈復由此乃兩存之詩成未周歲爲姦人所殺或云宋之問害之後孫昱撰正聲集以希夷爲集中之最由是大爲時人所稱出唐新語

崔玄暐

唐崔玄暐初封博陵王身爲益府長史受封令所司造輅初成有大風吹其蓋傾折識者以爲不祥無何弟暈爲雲

陽令部人殺之瓊州衙內嶂三從以上長流嶺南斯亦咎徵之先見也 出朝野僉載

宋善威

唐瀛州饒陽人宋善威曾任一縣尉晝坐忽然取靴衫笏走出門迎接拜伏引入諸人不見但聞語聲威命酒饌與飲仍作詩曰月落三株樹日映九重天良夜歡宴罷暫別庚申年後威果至申年而卒 出朝野僉載

李處鑒

唐開元二年有能書日入廣府城內經都督門前過軍人逐十餘里射殺之後月餘都督李處鑒死自後長史朱思舒被告反禁身半年纔出即卒司馬宋慶賓長史竇崇嘉相繼而卒 出朝野僉載

鄭先沖

唐開元四年尚書考功院廳前一雙桐樹忽然枯死旬日考功員外郎邵某卒李而鄭先沖為郎中判邵舊案月餘西邊樹又枯死省中憂之未幾而先沖又卒 出朝野僉載

呂崇粹

唐開元中諫議大夫呂崇粹東平人美秀雅標韻有詞彩宅在京永崇坊於家忽見數箇小兒腳脛自膝下自踝已上流血淋瀝如新截來旬日粹遇疾而卒 出廣古今五行記

源乾曜

唐源乾曜為宰相移政事牀時姚元崇歸休及假滿來見牀移忿之曜懼下拜玄宗聞之而停曜宰相諱移牀移則改動曜停後元崇罷此其應也 出朝野僉載

毋旻

唐右補闕毋旻博學有著述才上表請修右史先撰目錄以進玄宗稱善賜絹一百疋性不飲茶著代飲茶序其略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云後直集賢無何以熱疾暴終初旻夢著衣冠上北邙山親友相送及至山頂回顧不見一人意甚惡之及卒僚友送葬北邙果如初夢玄宗聞而悼之贈朝散大夫 出唐新語

楊慎矜

唐楊慎矜隋室之後其父崇禮太府卿葬少陵原封域之內草木皆流血守者以告慎矜大懼問史敬忠忠有術謂慎矜可以禳之免禍乃於慎矜後園大陳法事罷朝歸則

裸袒桎梏坐於叢棘如是者數旬而亦止敬忠曰可以免禍慎矜婢之遺侍婢明珠明珠有美色路由入姨門貴妃姊也姨方登樓臨大道姨與敬忠相識使人謂曰何得從車乎敬忠未答使人去簾觀之姨於是固留敬忠堅捷乃曰後車美人請以見遺因駕其車以入敬忠不敢拒姨明日入宮以侍婢從帝見而異之問其所來明珠曰楊慎矜家人也近賜史敬忠帝曰敬忠何人而慎矜輒遺其婢明珠乃具言厭勝之事上大怒以告林甫林甫素忌慎矜才必為相以吉溫陰害有憾於慎矜遂搆成其事下溫案之溫求得敬忠於汝州誣慎矜以自謂亡隋遺胄潛謀大逆將復宗祖之業於是賜自盡皆不全其族 出明皇雜錄

王儦

唐大子僕通事舍人王儦，肅宗克復後，降官為人所告，繫御史臺。儦未繫之前年九月，儦與硤姬夜坐堂下，有流星大如盎，光明照耀，墜於井中。在井久猶光明，使人求之無所得。儦惧出宅，竟徙播州，儦殊不意。行至鳳州，疽背裂死。出紀聞

崔曙

唐崔曙舉進士，作明堂火珠詩贈帖曰：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當時以為警句。及來年曙卒，唯一女名星星，人始悟其自讖也。出本事詩

元載

唐元載為相時，忽有書生詣焉。既見，拜語曰：聞公高義好士，輒獻詩一篇，以寄其意。詞曰：城南路長無宿處，荻花紛紛如柳絮。海燕銜泥欲作窠，空屋無人卻飛去。載亦不曉其意。既出門而失。後歲餘，載被法，家破矣。出通幽錄

彭偃

唐大曆中，彭偃未仕時，嘗有人謂曰：君當得珠而貴。後且有稱，尋為官，得罪謫為灃州司馬。既至，以江中名蚌，偃謂以為珠可取，即命人採之，獲蚌甚多，而卒無有珠。及朱泚反，召偃為偽中書舍人，偃方悟得珠乃朱泚也。後誅死。出宣室志

劉沔

唐貞元中，淮西用兵時，劉沔為小將，每捉生，踏伏沔必在數，前後重創，將死數四。後因月黑風甚，又令捉生，沔憤激深入，意必死。行十餘里，因坐將睡，忽有人覺之，授以雙燭，曰：君方大貴，但心存此燭在，即無憂也。沔後拜將，常見燭影在雙旌上，後不復見燭，乃與疾歸京卒。出酉陽雜俎

韓滉

唐丞相韓滉自金陵入朝，歲餘後，於揚子江中有龜鼈滿江浮下，而悉無頭。當此時，滉在城中薨，人莫知其故。出戎幕閑談

嚴震

唐司空嚴震，梓州鹽亭縣人，所居枕釜戴山，但有鹿鳴，即嚴氏一人必殞。或一日有親表對坐，聞鹿鳴，其表曰：釜戴山中鹿又鳴。嚴曰：此際多應到表兄。其表兄遽對曰：表兄不是嚴家子，合是三兄與四兄。不日，嚴氏子一人果亡。是何異也。出北夢瑣言

李德裕

唐衛公李德裕初為太原從事，睹公牘中文水縣解，稱武士彠文水縣墓前有碑，元和中忽失龜頭所在，碑上有武字十一處，皆鐫去之。其碑大高於華嶽者，非人力攀削所及，不經半年，武相遇害。出戎幕閑談

李師道

唐李師道既以青齊叛，章武帝將討之。凡數年，而王師不勝。師道益驕，嘗一日坐於堂，其榻前有銀鼎，忽相鼓，其一鼎耳足盡墮。後月餘，劉悟手刃師道，青齊遂平。蓋銀鼎相鼓之兆也。出宣室志

韋溫

唐韋溫為宣州病瘡於首，因託後事於女婿，且曰：子年二

十九爲校書郎夢渡滻水中流見二吏齎牒相召一吏言
彼墳至大功須萬日今未也今正萬日矣豈免乎累日而
卒（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四十三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四十四　徵應十（人臣咎徵）

呂羣　朱克融　王涯
溫造　李宗閔　柳公濟
王涯　王潛　韓約
王氏　于哲　杜牧
盧獻卿　盧駢　封望卿
崔彥曾　崔雍　龎從

呂羣

唐進士呂羣元和十一年下第遊蜀性褊躁不容物僕使
者未嘗不切齒恨之時及褒斜未半所使多已去唯有一
廝養奉隨羣行次一山嶺復鞭撻於僕策杖尋逐不覺
數里見杉松茂盛臨溪架水有一草堂境頗幽邃似道士
所居但不見人後入後齋有新穿土坑長可容身其深數
尺中植一長刀傍置二刀又於坑傍壁上大書云兩口加
一口體成跌矣羣意謂術士厭勝之所亦不爲異卿去一
二里問樵人向之所見者誰氏所處樵人曰近並無此處
因復窺之則不見矣後所到舉會之所必牙訪其事或解
曰兩口君之姓也加一口品字也二刀州字亦象也君後
位至刺史二千石矣羣心然之行至劍南界計州郡所獲
百千遂於成都買奴馬服用行李復奏發成都人有曰南
賢者凶猾無狀傭久不售羣則以二十緡易之既而鞭撻
毀罵奴不堪命遂與其儕侶有戕殺之心而伺便未發
耳羣至漢州郡令爲羣致酒宴羣掣新製一綠綾裘甚華
潔縣令方燃蠟炬將上於臺蠟淚數滴污羣裘上縣令戲

曰僕且拉君此裘羣曰拉則爲盜矣復至眉州留十餘日冬至之夕逗宿眉西之正見寺其下且欲宿之適遇院僧有老病將終作燭不絕其許不行來此夜忽不樂乃於東庭隨詩二篇其一曰路行三蜀盡身及一陽生賴有殘燈火相依坐到明其二曰社後辭巢燕霜前別蒂蓮㷁爲蝴蝶夢飛去覓關中題訖吟諷久之數行淚下明日冬至抵彭山縣縣令訪羣羣形貌索然謂縣令曰某殆將死乎意緒不堪寥落之甚縣令曰聞君有刺史之命非久將自覓也縣令卽爲置酒極歡至三更羣大醉且歸館中忽奴等已於羣所寢牀下穿一坑如羣之大深數尺候至則殺置坑中斷其首又以羣所携劍當心釘之覆以土訖各乘服所有衣裝驅馬而去後月餘日奴黨至成都貨賣衣物

略盡有一人分得綠裘經將北歸却至漢州街中鬻之適遇縣令偶出見之識其竊疾所汚擒而問焉卽皆承伏時丞相李夷簡鎮西蜀盡捕得其賊乃盡戮死於蜀中所見如影響焉出[illegible]記

朱克融

唐寶曆二年范陽節度使朱克融獵於鹿麋中得珠如彈丸累名初軟後硬如石光明或問麻安石以是何祥也安石曰此事自古未有請以意推之麋鹿得珠克融以爲己瑞麋者獸也麋死是祿盡也珠初軟後硬是珠變也祿盡珠變必有變易之事衰亡之兆也自此克融出所輒發是年五月果帳下軍亂而全家被殺出祥異集驗

王涯

唐丞相王涯大和九年掌邦賦又主簿鹽鐵其子仲翔嘗一日避暑於山亭忽見家僮數十皆無首衩血來仲翔前僅食頃方不見仲翔驚異且甚卽具白之願解去權位涯不聽是歲冬十一月果有鄭注之禍出宣室志

溫造

新昌里尚書溫造宅桑道茂嘗居之庭有二栢樹甚高桑生曰夫人之所居古木蕃茂者皆宜去之且木盛則土衰由是居人有病者乃土衰之致也於是以鐵數千鈞鎮于栢樹下旣而告人曰後有居發吾所鎮之地者其家長當死唐大和九年溫造居其宅因修建堂宇遂發地得桑生所鎮之鐵後數日造果卒出宣室志

李宗閔

唐丞相李宗閔大和七年夏出鎮漢中明年冬再入相又明年夏中嘗延朝於靖安里第其燭前有發手忽跳擲久之宗閔異且惡是時李訓鄭注以奸詐得幸數言於帝訓知之遂奏以致其罪後旬日有詔貶爲明州刺史連貶潮州司戶蓋其兆也出宣室志

柳公濟

柳公濟尚書唐大和中奉詔討李同捷旣出師無何麾槍忽折客有見者歎曰夫大將軍出師其門旗及麾槍折者軍必敗不然上將死後數月公濟果薨凡軍出征有烏鳶隨其後者皆敗亡之徵有曾撒云者嘗爲北都裨將李師道叛時曾將行營兵士數千人每出軍有烏鳶隨其後卽軍必敗率以爲常後捨家爲僧住於太原藝定寺大和九

年羅立言為京兆尹嘗因入朝既冠帶引鏡自視不見其首遂語於季弟約言後果為李訓連坐誅死（出宣室志）

王涯

宋末寧王相涯三怪淅米作人蘇闍本是王家炊人至荆州方知因問王家咎徵言宅南有一井每夜常沸涌有聲晝窺之或見銅匝羅或見銀熨斗者水腥不可飲又王相內齋有禪牀柘絲繩工極精巧無故解散各聚一處王甚惡之命焚於竈下又長子孟博晨興見堂地上有凝血數瀝蹤至大門方絕孟博遽令鏟去王相初不知也未數月及難（出酉陽雜俎）

王潛

唐大和王潛為荆南節度使無故有白馬馳入府門而斃殭卧塞途是歲而潛卒此近馬禍也（出因話錄）

韓約

韓約唐大和中為安南都護時土產有玉龍膏南人用之能化銀液者轉相傳其膏不可齎往犯者則為禍耳約不之信及受代還闕貯之以歸時為執金吾果首罹甘露之禍乃貪利冒貨之所致也（出補錄紀傳）

王氏

唐河陽城南百姓王氏莊有小池池邊巨柳數栽開成末葉落池中旋化為魚大小如葉食之無味至冬其家有官事（出酉陽雜俎）

王哲

唐虔州刺史王哲在平康里治第西偏家人掘地拾得一石子朱書其上曰修此不吉家人揩拭轉分明乃呈哲哲意家人惰於畚鍤自磨朱深若石脈哲甚惡之其月哲卒（出酉陽雜俎）

杜牧

唐杜牧自宣城幕除官入京有詩留別云同來不得同歸去故國逢春一寂寥其後二十餘年連典四郡後自湖州刺史拜中書舍人題汴河云自憐流落西歸疾不見春風二月時自郡守入為舍人未為流落至京果卒（出劇談錄）

盧獻卿

范陽盧獻卿唐大中中舉進士詞藻為同流所推作愍征賦數千言時人以為庾子山哀江南之亞連年不中第游遊衡湘至郴而病夢人贈詩云卜築郊原古青山唯四鄰

扶疎繞屋樹寂寞獨歸人獻卿旬日而歿郴守為葬之近郊果以夢初皆符所夢者（出本事詩）

盧騈

唐盧騈其外孝俊之士忽一日愛紙青詭倚合休館院詞氣悽慘如留其遺意者復以新篇問僧問不對逮夜將整歸騎徘徊門鎖促命筆題於南楣一詩云命架枯亦太偷不知何氏斜何處更銜題罷草草而去涉旬出官未逾月卒其詩至今在防何逢其人輒話其異（出闕史）

封望卿

唐封望卿僕射敖之子杜邠公悰鎮岐下自省中請為判官其所常居室壁有筆灑墨跡者望卿一日忽以指爪盡

指去之其色如喪泪侍兒或問其故望卿默不應無可病其謂侍兒曰記吾前日以指爪掐墨跡否吾其時惡之不能語汝每㸃乃一鬼字數日而卒（出玉泉子）

崔彥曾

滎陽郡城西有水猫湖引鄭水以漲之平時環岸皆嘗樹花木乃太守郊勞班餞之所西南堧多修竹喬林則故徐帥崔常侍彥曾之別業也唐咸通中龐勛作亂彥曾爲賊執湖水赤如凝血者三日未幾而凶問至昔河間王之征輔公祏也江行舟中宴羣帥命左右以金盌酌江水將飲之水至忽化爲血合座失色王徐曰盌中之血公祏受首之徵果破之則禍福之難明也如此（出三水小牘）

崔雍

崔雍起居譽望清美尤嗜古書圖畫故鍾王韓展之跡萃於其家嘗寶太宗上馬鬬一軸以爲畫品之上者唐咸通戊子歲授秩二千石于和州值龐勛構逆豐沛間賊鋒四掠歷陽歷郡右史儒生非枝拒所及矣乃命小將齎持牛酒犒賊師且以全雉堞活黎庶爲請由是境亡剽掠之患雖矯爲款諭而密表自陳時宰有不協者因寘之以法士君子相弔後有得崔君所寶畫者軸杪題云上蔡之犬堪嗟人生到此華亭之鶴虛唳天命如何字雖莫跡不書時日識者云聞命之後無暇及此其預知耶彼偶然耶（出唐闕史）

龐從

唐昭宗乾寧丙辰歲朱梁太祖誅不附已者兗師朱瑾亡命淮海梁祖命徐師龐從（舊名師古）會軍五萬于青州（東晉命謝安伐青州服呂梁水澗灘立七埭爲派灘其流以利運）所屯之地若兵書謂之絕地人不駕肩行一舍方至夷坦之處時梁祖命腹心者監護之統師莫之能禦未信宿朱瑾果自督數萬而至從聞瑾親至一軍喪魄及戰無敢前鬬志或溺或俘唯一二獲免先是瑾軍未至前部伍虛驚尤多怪異刁斗架自行於軍帳之前家屬在徐州亦凶怪屢見使宅之後素有妖狐之穴或府主有災即見時命僧於廳堂建道場（幽怪多爲妖孽蔽惑其中）統未亡之前家人望見鸛子樓上有婦人衣紅向晝凭欄而立見人窺之漸移身退後而沒時登樓之門皆扃鎖之不啓自此問至（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四十四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四十五　徵應十一 人臣咎徵

李鈞　高駢　鉅鹿守
陝師　嚴遵美　成汭
劉知俊　田頵　桑維翰
鍾傳　蝢金　湖南馬氏
王慎辭　安守範

李鈞

唐李鈞之涖臨汝也，郡當王仙芝大兵之後，民間多警。李鈞以兵力單寡，抗疏聞奏，詔以昭義軍三千五百人鎮焉。乾符戊戌歲也。兵至，營于郡西郭。明年春，鈞節制上黨，雖報到，於是鎮兵部將排隊於州前通衢，率其屬入衙展君臣之禮，忽有暴風揚塵，起自軍門而南，蟠折行伍，拔大旆十餘以登，州人愕眙而顧，沒于天際。明日，州北二十里大牛谷野人得旆以獻，帛無完幅，枝幹皆摺拉矣。鈞至上黨，統衆出鴈門，兵既不戢，暴殄居民，遂為猛虎軍所殺矣。出三水小牘

高駢

唐光啓三年，中書令高駢鎮淮海，有蝗行而不飛，自郭西浮濠緣城入子城，聚於道院，驅除不止，松竹之屬，一宿如剪，幡幢畫像，皆嚙去其頭。數日之後，又相啖食。九月中，暴雨方霽，滿瀆間忽有小魚，其大如指，蓋雨魚也，占有兵喪。至十月，有大星夜墮於延和閣前，聲若奔雷，迸光碎響，洞照一庭。自十一月至明年二月，昏霧不解，或曰下謀上之兆。是時粒食騰貴，殆逾十倍，寒僵雨仆，日輦數千口棄之郭外，及飛霜而遷坊靜巷為之一空。是時浙西軍變，周寶奔毗陵，駢聞之大喜，遣道使致書於周曰：「伏承走馬，已及奔牛。奔牛，堰名，在常州西。今附虀一瓶，葛粉十斤，以充道途所要。」蓋諷其虀粉也。三月，使院致看花宴，駢有與諸從事詩，其末句云：「人間無限傷心事，不得樽前折一枝。」蓋亡滅之讖也。及為秦彥幽辱，計口給食，自五月至八月，外圍益急，遂及於難。出妖亂志

鉅鹿守

唐文德戊申歲，鉅鹿郡南和縣街北有紙坊，長垣悉曝紙，忽有旋風自西來，卷壁紙略盡，直上穿雲，望之如飛雪焉。此兵家大忌也。夏五月，郡守死。出三水小牘

陝師

唐乾寧末，分陝有蛇鼠鬬於南門之內，觀者如堵，蛇死而鼠亡去。未旬而陝師遇禍，則知內蛇死而鄭厲入，羣鼠奔而蒲山亡，妖由人興，可為戒懼。出三水小牘

嚴遵美

唐左軍容使嚴遵美，閹官中仁人也。嘗言北司為供奉官，袴衫給事，無秉簡之儀。又云：樞密使廳署三間，屋書櫃而已，亦無視事之廳堂，狀後帖黃，指揮公事，乃揚復恭奪宰相權也。遵美嘗發狂，手足舞蹈之傍，有一貓一犬，貓謂犬曰：「軍容改常也。」犬曰：「何用管他。」而舞定，且異貓犬之言。遇昭宗播遷鳳翔，乃求致仕漢中，尋徙於劍南青城山下，卜別墅以居之，年過八十而終。其忠正謙約，與西門李玄為季孟。于時誅宦官，唯西川不奉詔，由是脫禍，家有北司治

亂記八卷備載閹官忠佞好惡蓋巷伯之流也未必俱爲邪僻良由南班輕忌太過以致怨怒蓋邦國不幸也先是路巖自成都移鎮渚宮所乘馬忽作人語且曰蘆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不久及禍然畜類之語豈有物憑之乎石言於晉殆斯比也（出北夢瑣言）

成汭

荊州成汭唐天復中准詔統軍救援江夏帥次公安縣寺有二金剛神土人號曰二聖頗有靈驗藏弁而禱之且以勝負爲禱內兆皆不吉汭怒之孔目官楊師厚曰公業已行安可疑阻於是不得已而進竟有覆軍之敗身死家亡非偶然也（出北夢瑣言）

劉知俊

梁彭城王劉知俊鎮同州日因築營壘掘得一物重八十餘斤狀若油囊召賓幕將校問之或曰地囊或曰飛廉或曰金神七殺獨幽源曰此是冤氣所結也古來囹圄之地或有焉昔王充據洛陽修河南府獄亦獲此物而遣沮記之乃冤死囚人精爽入地聚爲此物從古千年凝結不散源聞酒能忘憂請奠以醇醪或可消釋耳然此物之出亦非吉徵也知俊俞具酒饌祝醉復掩之尋有拔城背主奔秦之事乃驗之矣（出鑒戒錄）

田頵

宣州節度田頵將作亂一日向暮有鳥赤色如雉而大尾有火光如散星之狀自外飛入止戟門而不見翌日府中大火曹局皆盡唯甲兵存焉頵資以起事明年遂敗（出稽神錄）

桑維翰

魏公桑維翰尹開封一日嘗中夜於正寢獨坐忽大驚悖如有所見向空厲聲云汝焉敢此來如是者數四旬日慎惋不已雖齊體亦不敢有所發問未幾夢已整衣冠歸直騎將有所詣就乘之次忽所乘馬亡去追尋莫知所在既薨其惡之不數日及難（出玉堂閒話）

鍾傳

南平王鍾傳在江西有衙門吏孔知讓新治第畫有一星隕於庭中知讓甚惡之求與外戎以空其地歲餘御史中丞薛昭緯貶官至豫章傳取此地第以居之遂卒於此（出稽神錄）

頓金

袁州刺史頓金罷郡還都有人以紫袱包一物詣門遺之開視則白幣也遣追其人則亡矣其年金卒（出稽神錄）

湖南馬氏

湖南武穆王巡邊迴舟至洞庭宜春江口暴風忽至波如連山乃見波中使詭譎怪蛟螭出沒雲霧昏蒙有如武夫執戈戟者有文吏具欄笏者有如捧盤盂者或緋或綠倏閃離附莫知何物左右大駭衣服器皿悉投之舟人欲以姬妾爲請王不聽移時風定僅獲存焉後數年武穆[illegible]於位（出北夢瑣言）

王慎辭

江南通事舍人王慎辭有別墅在廣陵城西慎辭常與親友遊其上一日忽自愛其岡阜之勢歎曰我死必葬於此

是夜村中聞犬吠或起視之見愼辭獨騎徘徊於此逼之遂不見自是夜夜恒至月餘愼辭卒竟葬其地（出稽神錄）

安守範

僞蜀彭州刺史安思謙男守範嘗與賓客遊天台禪院作聯句詩守範云偶到天台院因逢物外僧定戎軍推官楊鼎夫云忘機同一祖出語離三乘前懷遠軍巡官湯述云樹老中庭寂窗虛外境澄前眉州判官李仁肇云片時松栢下聯續百千燈因紀于僧壁而去翌日有貧子乞食見之朗吟曰人道有初無尾此則有尾無初却後五年首領俱碎洎不如尾句者撫掌大笑院僧驅逼之貧子走且告曰此後主人不遠千里卽欲到來衆以爲狂莫測其由後數年守範伏法鼎夫暴亡此首領俱碎之義湯與李累授官資此不如尾句之義也院主僧尋亦卒相承住持者來自興元則主不遠千里也貧子之說一無謬焉（出野人閒話）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四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四十六　定數一

寶誌　史溥　耿詢
尉遲敬德　魏徵　婁師德
王顯　張寶藏　授判冥人官
王無㝵　宇文融　路潛
甘子布　李迦秀　狄仁傑
崔元綜　蘇味道　盧崇道
劉仁軌　任之選

寶誌

梁簡文之生誌公謂武帝此子與冤家同年生其年侯景生於鴈門亂梁誅蕭氏略盡（出朝野僉載）

史溥

陳霸先未貴時有直閤吏史溥夢有人朱衣執玉簡自天而降簡上金字書曰陳氏五世三十四年及後主降隋史溥尚在（出國史志）

耿詢

隋大業中耿詢造渾儀成進之帝召太史令袁充少府監何稠等檢驗三辰度數晝夜不轉毫釐不差帝甚嘉之賜物一百段欲用爲太史令詢聞之笑曰詢故未得此官六十四五所不論耳然得太史令卽命終後宇文化及篡逆詢爲太史令詢知化及不識謀欲歸唐事覺被害時年六十五覩詢之藝能數術蓋亦張衡郭璞之流（出大業拾遺）

尉遲敬德

隋末有書生居太原苦於家貧以教授爲業所居抵官庫

因穴而入其内有錢數萬貫遂欲攜挈有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錢可索取尉遲公帖來此是尉遲敬德錢也書生訪求不見至鐵冶處有鍛鐵尉遲敬德者方袒露蓬首鍛鍊之次書生伺其歇乃前拜之尉遲公問曰何故曰某貧困足下富貴欲乞錢五百貫得否尉遲公怒曰某打鐵人安有富貴乃侮我耳生曰若能哀憫但賜一帖他日自知尉遲不得已令書生執筆曰錢付某乙五百貫具月日署名於後書生拜謝持去尉遲公與其徒拊掌大笑以爲妄也書生既得帖却至庫中復見金甲人呈之笑曰是也令繫於梁上高處遣書生取錢止於五百貫後敬德佐神堯立殊功請歸鄉里敕賜錢并一庫物未曾開者遂得此錢閲簿欠五百貫將罪主者忽於梁上得帖子敬德視之乃打

鐵時書帖累日驚歎使人密求書生得之具陳所見公厚遺之仍以庫物分惠故舊出逸史

魏徵

唐魏徵爲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參時徵方寢二人窗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聞之遂作一書遣由此老翁人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一員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人者送書明日引注由老人者被放由天者得留徵怪之問焉具以實對乃歎曰官職祿料由天者蓋不虛也出朝野僉載

婁師德

唐婁師德爲揚州江都尉馮元常亦爲尉共見張冏藏冏藏曰二君俱貴馮位不如婁馮唯取錢多官益進婁若取一錢官即敗後馮爲浚儀尉多肆慘虐巡察以爲彊奏授雲陽尉又緣取錢事雪以爲清彊監察婁竟不敢取一錢位至台輔家極貧匱馮位至尚書左丞後得罪賜自盡婁至納言卒出朝野僉載

王顯

唐王顯與文武皇帝有嚴子陵之舊每掣褌爲戲將帽爲歡帝微時常戲曰王顯抵老不作繭及帝登極而顯謁因奏曰臣今日得作繭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爲卿惜也曰朝貴而夕死足矣時僕射房玄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賜之其夜卒出朝野僉載

張寶藏

貞觀中張寶藏爲金吾長史常因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畋獵割鮮野食倚樹歎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一僧指曰六十日内官登三品何足歎也言訖不見寶藏異之即時還京時太宗苦於氣痢衆醫不効即下詔問殿庭左右有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時寶藏曾困其疾即具疏以乳煎蓽撥方上服之立差宣下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發問左右曰吾前飲乳煎蓽撥有効復命進之一啜又平因思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懼曰奉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官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授鴻臚卿時正六十日矣出獨異志

授判冥人官

唐太宗極康豫太史令李淳風見上流淚無言上問之對曰陛下夕當晏駕太宗曰人生有命亦何憂也留淳風宿太宗至夜半上奄然入定見一人云陛下蹔合來還即去也帝問君是何人對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見判官問六月四日事即令還向見者又迎送引導出淳風即觀玄象不許哭泣須臾乃寤至曙求昨所見者令所司與一官遂注蜀道一丞上怪問之選司奏奉進止與此官上亦不記旁人悉聞方知官皆由天也（出朝野僉載）

王無㝵

唐王無㝵好博戲善鷹鷂文武聖皇帝微時與無㝵蒲戲爭彩有李陽之宿憾焉帝登極㝵藏匿不出帝令給使將

一鷂子於市賣之索錢二十千㝵不之知也酬錢十八貫給使以聞帝曰必王無㝵也遂召至惶懼請罪帝笑而賞之令於春明門待諸州庸車三日並與之㝵坐三日屬灞橋破唯得麻三車更無所有帝知其命薄更不復賞頻請五品帝曰非不與卿惜卿不勝也固請乃許之其夜遂卒（出朝野僉載）

宇文融

劉禹錫曰官不前定何名真宰乎宋微中盧齊卿卒亡及蘇說見其舅李某為冥司判官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為宰相舅曰宇文融豈堪為宰相吏曰天曹符已下數日多少即由判官舅乃判一百日既而拜宰相果百日而罷（出嘉話錄）

路潛

懷州錄事參軍路敬潛遭綦連耀事於新開推鞫免死配流後訴雪授睦州遂安縣令前邑宰皆卒於官潛欲不赴其妻曰君若合死新開之難早已無身今得縣令豈非命乎遂至州去縣水路數百里上寢堂西間有三殯坑皆埋舊縣令潛命坊夫填之有梟鳴於屏風又鳴於承塵上並不以為事每與妻對食有鼠數十頭或黃或白或青或黑以杖驅之則抱杖而叫自餘妖怪不可具言至一考滿一無損失選授衛令除衛州司馬入為郎中位至中書舍人（出朝野僉載）

甘子布

周甘子布博學有才年十七為左衛長史不入五品登封

年病以驢轝強至嶽下天恩加兩階合入五品竟不能起鄉里親戚來賀衣冠不得遂以緋袍覆其上怕然而終（出朝野僉載）

李迥秀

李迥秀為兵部尚書有疾朝士問之秀曰僕自知當得侍中有命固不憂也朝士退未出巷而薨有司奏有詔贈侍中（出定命錄）

狄仁傑

唐狄仁傑之貶也路經汴州欲留半日醫疾開封縣令霍獻可追逐當日出界狄公甚銜之及回為宰相霍已為郎中狄欲中傷之而未果則天命擇御史中丞凡兩度承旨皆忘後則天又問之狄公卒對無以應命唯記得霍獻可

遂奏之恩制除御史中丞後狄公謂崔曰某初恨公今邦
薦公乃知命也豈由於人耶 出定命錄

崔元綜

崔元綜則天朝爲宰相令史奚三兒云公從今六十日内
當流南海六年三度合死然竟不死從此後發初更作官
職後還於舊處坐壽將百歲終以餓死經六十日果得罪
流於南海之南經數年血痢百日至困而不死會赦得歸
乘船渡海遇浪漂沒同船人並死崔公獨抱一板隨波上
下漂泊至一海渚入叢葦中板上一長釘刺脊上深入數
寸其釘板壓之在泥水中晝夜忍痛呻吟而已忽遇一船
人來此渚中聞其呻吟哀而救之扶引上船與踏血拔釘
良久乃活問其姓名云是舊宰相衆人哀之濟以糧食隨

路求乞於船上卧見一官人著碧是其宰相時令史喚與
語又濟以糧食得至京師六年之後收錄乃還選曹以舊
相奏上則天令超資與官及過謝之日引於殿庭對崔公
著碧則天見而識之問得何官具以狀對乃詔吏部令與
赤尉及引謝之日又敕與御史自御史得郎官累遷至中
書侍郎九十九矣子姪並死唯獨一身病臥在牀顧令奴
婢取飯粥奴婢欺之皆笑而不動崔公既不能責罰奴婢
皆不受處分乃感憤不食數日而死矣 出定命錄

蘇味道

蘇味道三度合得三品並辭之則天問其故對曰臣自知
不合得三品則天遣行步視之曰卿實道今得三品十三
年中書侍郎平章事不登三品其後出爲眉州刺史改爲

益州長史敕賜紫綬至州日衣紫畢其夜暴卒 出定命錄

盧崇道

唐太常卿盧崇道坐女婿中書令崔湜反羽林郎將張僊
坐與薛介然口陳欲反之狀俱流嶺南經年無日不悲號
兩目皆腫不勝悽戀遂並逃歸崇道至都宅藏隱爲男娶
崔氏女未成有内給使來取克貴人崇道乃賂給使别取
一崔家女去入内事敗給使具承掩崇道并男三人亦被
糺捉敕杖各決一百俱至喪命 出朝野僉載

劉仁軌

唐青州刺史劉仁軌知海運失船極多除名爲民遂遼東
効力遇病臥平襄城下褰幕看兵士攻城有一卒直來前
頭背坐叱之不去仍惡罵曰你欲看我亦欲看何預汝事
不肯去須臾城頭放箭正中心而死微此兵仁軌幾爲流
矢所中 出朝野僉載

任之選

唐任之選與張説同時應舉後説爲中書令之選竟不及
第來謁張公公遺絹一束以充糧用之選將歸至舍不經
一兩日疾大作將絹市藥絹盡疾自損非但此度餘處亦
然何薄命之甚也 出朝野僉載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四十六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四十七　　定數二

田預　　王駿　　高智周
王儦　　裴伷先　　張文瓘
袁嘉祚　　齊澣　　張守珪
裴有敞　　王超　　張齊丘
馮七言事　　桓臣範　　張嘉貞
僧金師

田預

唐奉御田預自云少時見奚三兒患氣疾寢食不安田乃請與診候出一飲子方劑愈三兒大悅云公既與某盡心治病某亦當與公盡心以定貴賤可住宿既至曉命紙錄一生官祿至第四政云作橋陵丞時未有此官田詰之對云但至時自有此官出又云當二十四年任奉御及大帝崩田果任橋陵丞後爲奉御二十四年而改出定命錄

王駿

王駿任渭南已數載自云久厭此縣但得蒲州司馬可矣時奚三兒從北來見一鬼云送牒向渭南報明府改官問何官云改蒲州司馬便與相隨來渭南見駿云公即改官爲蒲州司馬當時鬼在廳堦下曲躬立三兒言訖走出果三數日改蒲州司馬改後二十餘日敕不到問三兒三兒後見前鬼問故鬼云緣王在任贓請官錢所以折除今折欲盡至某時當得上後驗如其言出定命錄

高智周

高智周義興人也少與安陸郝處俊廣陵來濟富陽孫處約同寓於石仲覽仲覽宣城人而家於廣陵破產以待此四人其相遇甚厚嘗夜臥因各言其志處俊先曰願秉衡軸一日足矣智周來濟願亦當然處約於被中遽起曰丈夫樞軸或不可冀願且爲通事舍人殿庭周旋吐納足矣仲覽素重四人嘗引相工視之皆言貴極人臣顧視仲覽曰公因四人而達後各從官州郡來濟已領吏部處約以滄州書佐因選引時隨銓而注濟見約遽命筆曰如志如志乃注通事舍人注畢下階敘平生之言亦一時之美也智周嘗出家爲沙門鄉里惜其才學勉以進士充賦擢第授越王府參軍累遷費縣令與佐官均分俸錢遷秘書郎累遷中書侍郎知政事拜銀青光祿大夫智周聰慧舉朝無比日誦數萬言能背碑覆局淡泊於冠冕每辭職輒遷贈越州都督謚曰定出御史臺記

王儦

唐太子通事舍人王儦曰人遭遇皆繫之命緣業先定吉凶乃來豈必誠慎昔天后誅戮皇宗宗子繫大理當死宗子數曰既不免刑爲用汙刀鋸夜中以衣領自縊死曉而蘇遂言笑飲食不異在家數日被戮神色不變初蘇言曰始死冥官怒之曰爾合戮死何爲自來速還受刑宗子問故官示以冥簿及前世殺人今償對乃畢報宗子既知故受害無難色出記聞

裴伷先

工部尚書裴伷先年十七爲太僕寺丞伯父相國炎遇害伷先廢爲民遷嶺外伷先素剛痛伯父無罪乃於朝廷封

事請見面陳得失天后大怒召見盛氣以待之謂伷先曰汝伯父反干國之憲自貽伊戚爾欲何言伷先對曰臣今請為陛下計安敢訴寃且陛下先帝皇后李家新婦先帝棄世陛下臨朝為婦道者理當委任大臣保其宗社東宮年長復子明辟以塞天人之望今先帝登遐未幾遽自封崇私室立諸武為王誅斥李宗自稱皇帝海內憤惋蒼生失望臣伯父至忠於李氏反誣其罪戮及子孫陛下為計若斯臣深痛惜臣望陛下復立李家社稷迎太子東宮陛下高枕諸武獲全如不納臣言天下一動大事去矣產祿之誡可不懼哉臣今為陛下用臣言未晚天后怒曰何物小子敢發此言命牽出伷先猶反顧曰陛下採臣言實未晚如是者三天后令集朝臣於朝堂杖伷先至百長隸攘州伷先解衣受杖笞至十而伷先死數至九十八而蘇更二笞而畢伷先瘡甚臥驢輿中至流所卒不死在南中數歲娶流人盧氏生男愿盧氏卒伷先攜愿潛歸鄉歲餘事發又杖一百徙北庭貨殖五年致資財數千萬伷先賢相之姪往來河西所在交二千石北庭都護府城下有夷落萬帳則降胡也其可汗禮伷先以女妻之可汗唯一女念之甚贈伷先黃金馬牛羊甚衆伷先因而致門下食客常數千人自北庭至東京累道致客以取東京息耗朝廷動靜數日伷先必知之時補闕李秦授寓直中書封事曰陛下自登極誅斥李氏及諸大臣其家人親族流放在外者以臣所料且數萬人如一旦同心招集為逆出陛下不意臣恐社稷必危讖曰代武者劉夫劉者流也陛下不殺此

輩臣恐為禍深焉天后納之夜中召入謂曰卿名秦授天以卿授朕也何啓予心即拜考功員外郎仍知制誥敕賜朱紱女妓十人金帛稱是與謀發敕使十人於十道安慰流者（其實賜墨敕與牧守有流放者殺之）敕既下伷先知之會賓客計議皆勸伷先入胡伷先從之日晚舍於城外因裝時有鐵騎果毅二人勇而有力以罪流伷先善待之及行使將馬裝橐駝八十頭盡金帛賓客家僮從之者三百餘人甲兵備曳犀超乘者半有千里足馬二伷先與妻乘之裝畢遂發料天曉人覺之已入虜境矣既而迷失道遲明唯進一舍乃馳既明候者言伷先走都護令八百騎追之妻父可汗又令五百騎追焉誡追者曰舍伷先與妻同行者盡殺之貨財為賞追者及伷先於塞伷先勒兵與戰麾下皆殊死日昏二將戰死殺追騎八百人而伷先敗縛伷先及妻於橐駞將至都護所既至械繫穽中具以狀聞待報而使者至召流人數百皆害之伷先以未報故免天后度流人已死又使使者安撫流人曰吾前使十道使安慰流人何使者不曉吾意擅加殺害深為酷暴其輒殺流人使並所在鏁頃將至害流人處斬之以快亡魂諸流人未死或他事繫者兼家口放還由是伷先得免乃歸鄉里及唐室再造宥裴炎贈以益州大都督求其後伷先乃出焉授詹事丞歲中四遷遂至秦州都督再節制桂廣一任幽州帥四為執金吾一兼御史大夫太原京兆尹太府卿凡任三品官向四十政所在有聲績號曰唐臣後為工部尚書東京留守薨壽八十六（出紀聞）

張文瓘

張文瓘少時曾有人相云當為相然不得堂飯食喫及在此位每昇堂欲食即腹脹痛霍亂每日唯喫一椀漿水粥後數年因犯堂食一頓其夜便卒（出定命錄）

袁嘉祚

袁嘉祚為滑州別駕在任得清狀出接蕭岑二相自言二相叱之曰知公好蹤跡何乃躁求袁慙退因於路旁樹下休息有二黃衣人見而笑之袁問何笑二人曰非笑公笑彼二相耳三數月間並家破公當斷其罪耳袁驚而問之忽而不見數日敕除袁刑部郎中經旬月二相被收果為袁公所斷（出定命錄）

齊澣

東京玩敲師與侍郎齊澣遊往齊自吏部侍郎而貶端州高安縣尉僧云從今十年當却迴亦有權要後如期入為陳留採訪使師嘗云侍郎前身曾經打殺兩人今被謫罪所以十年左降（出定命錄）

張守珪

張守珪曾有人錄其官祿十八政皆如其言及任括州刺史疾甚猶謂人曰某當為涼州都督必應未死既而腦發癰瘡甚乃曰某兄弟皆有此瘡而死必是死後贈涼府都督遂與官吏設酒而別并作遺書病五六日卒後果賜涼府都督（出定命錄）

裴有敞

唐杭州刺史裴有敞疾甚令錢唐縣主簿夏榮看之榮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早須崇福禳之而崔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壓之出三年則危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兒在身無病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敞更取二姬榮言信矣（出朝野僉載）

王超

王超者嘗為汜水縣令嚴損之曰公從此為京官訖即為河北二太守後果入為著作郎出為真定太守又改為京城守超又謂汜水令嚴迥云公宜修福嚴不信果被人訴解官除名配流而身亡也（出定命錄）

張齊丘

張齊丘妻懷娠過期數月不產謂是病方欲合藥療之吳郡尼寶珠見之曰慎勿服藥後必生一衛佐既而果生男

齊丘貴後恩敕令與一子奉御官齊丘奏云兩姪早孤願與姪帝嘉之令別與兩姪六品已下官齊丘之子仍與東宮衛佐年始十歲（出定命錄）

馮七言事

陳留郡有馮七者能飲酒每飲五斗言事無不中者無何語郡佐云城中有白氣郡守當死太守裴某復聞而召馮七云其氣未全急應至半年已來裴公即經營求改後韋恒為太守未到而卒人問得應否曰未尋又張利貞主郡卒於城中杜華嘗見陳留僧法晃云開封縣令沈庠合改職令十五月作御史中丞華信之又遇馮七問焉馮七云沈君不踰十日皆不之信經數日沈公以病告杜華

省之沈云但苦頭痛忽不堪數日而卒出定命錄

桓臣範

汝州刺史桓臣範自說前任刺史入考行至常州有瞽生者善占事三日欽之以酒醉至四日乃將拌米并火炷來瞽生以口銜火炷忽以伸言其時有東京侯氏莊奴婢初到桓問以莊上有事瞽生云此莊姓盧不姓桓見一奴又云此奴即走仍偷兩貫錢見一婢復云此婢即打頭破血流桓問今去改得何官瞽生曰東北一千里外作刺史須慎馬厄及行至揚府其奴果偷兩千而去至徐州界其婢與夫相打頭破血流至東京改瀛州刺史方始信之常慎馬厄及至郡因拜跪左脚忽痛遂行不得有一人云解針針訖其腫轉劇連膝燃痛遂請告經一百日停官其針人

乃姓馬被上佐械繫貞之言馬厄者即此人也歸至東都於伊闕住其緱氏莊賣與盧從愿方知諸事無不應者桓公自此信命不復營求出定命錄

張嘉貞

張嘉貞未遇方貧困時曾於城東路見一老人賣卜嘉貞訪焉老人乃黏紙兩卷具錄官祿從始至末仍封令勿開每官滿即開看之果皆相當後至宰相某州刺史及定州刺史病重將死乃云吾猶有一卷官祿未開豈能即死今既困矣試令開視乃一卷內並書空字張果卒也出定命錄

僧金師

睢陽有新羅僧號金師謂錄事參軍房琬云太守裴寬當改琬問何時曰明日日午敕書必至當與公相見於郡西南角琬專候之午前有驛使而封牒到不是琬以爲謬也至午又一驛使送牒來云裴公改爲安陸別駕房琬命駕迎僧身又自去果於郡西南角相遇裴召問之僧云官雖改其服不改然公甥姪各當分散及後敕至除別駕紫紱猶存甥姪之徒各分散矣出定命錄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四十七

韋氏　張嘉福　宋惲
房琯　孫生　張嘉貞
杜暹　鄭虔　崔圓

韋氏

唐平王誅逆韋崔日用將兵杜曲誅諸韋略盡繃子中嬰孩亦捏殺之諸杜濫及者非一浮休子曰此逆韋之罪疎族何辜亦如冉閔殺胡高鼻者橫死董卓誅閹人無鬚者枉戮死生命也出朝野僉載

張嘉福

唐逆韋之變吏部尚書張嘉福河北道存撫使至懷州武陟驛有敕所至處斬之尋有敕放使人馬上昏睡遲行一驛比至已斬訖命非天乎天非命乎出朝野僉載

宋惲

明皇在府之日與絳州刺史宋宣遠兄惲有舊及登極之後常憶之欲用為官惲自知命薄乃隱匿外州緣親老歸侍至定鼎門外逢一近臣其人入奏云適見宋惲上喜遂召入經十數年每欲與官即自知無祿奏云若與惲官是速微命後因國子監丞杜幼奇除左贊善大夫詔令隨例與一五品官遂除右贊善大夫至夜卒出定命錄

房琯

開元中房琯之宰盧氏也邢真人和璞自太山來房琯虛心禮敬因與攜手閑步不覺行數十里至夏谷村遇一廢佛堂松竹森映和璞坐松下以杖叩地令侍者掘深數尺得一瓶瓶中皆是婁師德與永公書和璞笑謂曰省此乎房遂洒然方記其為僧時永公即房之前身也和璞謂房曰君殁之時必因食魚鱠既殁之後當以梓木為棺然不得殁於君之私第不處公館不處玄壇佛寺不處親友之家其後譴於閬州寄居州之紫極宮卧疾數日使君忽具鱠邀房於郡齋房亦欣然命駕食竟而歸暴卒州主命攢櫝於宮中棺得梓木為之出明皇雜錄

孫生

開元末杭州有孫生者善相人因至睦州郡守令遍相僚吏時房琯為司戶崔渙自萬年縣尉貶桐廬丞孫生曰二君位皆至台輔然房神器大寶合在掌握中崔後合為杭州刺史某雖不見亦合蒙其恩惠既而房以宰輔齎冊書自蜀往靈武授肅宗位崔後果為杭州刺史下車訪孫生即已亡旬月矣署其子為牙將以粟帛賑卹其家出明皇雜錄

張嘉貞

開元中上急於為理尤注意於宰輔常欲用張嘉貞為相而忘其名夜令中人持燭於省中訪其直宿者諸還奏中書侍郎韋抗上即令召入寢殿上曰朕欲命一相常記得風標為當時重臣姓張而重名今為北方侯伯不欲訪左右旬日念之終忘其名卿試言之抗奏曰張齊丘今為朔方節度上即令草詔仍令宮人持燭抗跪於御前援筆而成上甚稱其敏捷典麗因促命寫詔敕抗歸宿省中上不解衣以待旦將降其詔書夜漏未半忽有中人復促抗入見上迎謂曰非張齊丘乃太原節度張嘉貞別命草詔上

謂抗曰維朕志先定可以言命矣適朕因閲近日大臣章疏首舉一通乃嘉貞表也因此洒然方記得其名此亦天啓非人事也上嘉其得人復歎用捨如有人主張（出明皇雜錄）

杜暹

杜暹幼時曾自蒲津濟河河流湍急時入舟者衆舟人已解纜岸上有一老人呼杜秀才可登下其言極苦暹不得已往見與語久之船人待暹不至棄襆於岸便發暹與老人交言未盡顧視船去意甚恨恨是日風急浪麤忽見水中有數十手攀船没徒侶皆死唯暹獲存老人謂暹曰子卿業貴極故來相救言終不見暹後累遷至公卿（出廣異記）

鄭虔

開元二十五年鄭虔為廣文博士有鄭相如者年五十餘自隴右來應明經以從子謁虔虔待之無異禮他日復謁禮亦如之相如因謂虔曰叔父頗知某之能否夫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某亦庶幾於此若存孔門未敢鄰於顔子如言偃子夏之徒固無所讓虔大異之因詰所驗其應如響虔乃杜門累日與言卿因謂之曰若然君何不早為進取而遲暮如是相如曰某來歲方合成名所以不預來者時未至耳虔曰君當為何官曰後七年選授衢州信安縣尉秩滿當卒虔曰吾之後事可得聞乎曰自此五年國家當改年號又十五年大盗起幽薊叔父此時當被玷汚如能赤誠向國即可以遷謫不爾非所料矣明年春相如果明經及第後七年調改衢州信安尉將之官告以末訣涕泣為别後三年有考使來虔問相如存否曰替

後數月暴終於佛寺至二十九年改天寶天寶十五年安禄山亂東都遣偽署西京留守張通儒至長安驅朝官就東洛虔至東都偽署水部郎中乃思相如之言佯中風疾求攝市令以自污而亦潛有章疏上肅宗即位靈武其年東京平令三司以按受逆命者罪虔以心不附賊貶温州司戶而卒（出前定錄）

崔圓

崔相國圓少貧賤落拓家於江淮間表丈人李彦允為刑部尚書崔公自南方至京候謁將求小職李公處於學院與子弟肄業然待之蔑如也一夜李公夢身被桎梏其輩三二百人為兵仗所擁入大府署至廳所皆以姓名唱入見一紫衣人據案彦允視之乃崔公也遂於階下哀叫請命紫衣笑曰且收禁覺甚異之語於夫人夫人宜厚待之安知無應乎自此優禮日加置於別院會食中堂數月崔公辭出將求職於江南李公及夫人因具盛饌兒女悉坐食罷崔公拜謝曰恩慈如此不知何以報効某每度竭分未測其故願丈人示之李公笑而不答夫人曰親表姪與子無異但慮不足亦何有恩慈之事李公起夫人因謂曰賢丈人昨有異夢郎君必貴他日丈人遇難事在郎君能特達免之乎崔公曰安有是也李公至復重言之崔公踧踖而已不復致詞李公云江淮路遠非求進之所某素熟楊司空以本託時國忠以宰相領西川節度崔既謁見甚為楊所禮乃奏崔公為節度巡官知留後事發日李公厚以金帛贈送至西川未一歲會安禄山反亂玄宗播

遷遂爲節度使旬日拜相時京城初尅復僞從僞官陳希烈等並爲誅夷彥允在數中既議罪崔公爲中書令詳決之果盡以兵仗圍入具姓名唱過判云准法至李公乃呼曰相公記昔年之夢否崔公頷之遂判收禁既罷具表其事因請以官贖彥允之罪肅宗許之特詔免死流嶺外出逸史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四十八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四十九　定數四

魏思明　馬遊秦　蕭華
一行　術士　杜鵬舉
李栖筠　杜思溫　柳及　韋泛

魏思明

趙冬曦任吏部尚書吏部參選事例每年銓曹人吏皆例各合得一員外及論薦親族衆人皆悉論請有令史魏思明一人二年之內未嘗有言冬曦謂曰銓曹往例冬合得一官或薦他人亦得思明又不言但唯而退冬曦甚怪之一日又召而謂曰以某今日之勢三千餘人選容某下筆即能自貧而富捨賤而貴饒之飽之皆自吾筆人人皆有所請而子獨不言何也思明曰夫人生死有命富貴屬天

官職是當來之分未過何以悵然三千之人一官一名皆是分定只假尚書之筆思明自知命未亨通不敢以閑事撓於尚書冬曦曰如子之言富賢人也兼能自知休咎耶思明曰賢不敢當思明來年始合於尚書下授一官所以未能有請也冬曦曰來年自授何官思明曰此乃忘之矣冬曦曰如何思明曰今請於階下書來年於尚書下授官月日及請授俸料多少亦請尚書同封記請壓廳上壁內書記都泥封之若來年授官日一字參差請死於階下乃再拜而去冬曦雖不言心常怪之妄誕常疑與注引與一官忽一日上幸溫泉見白鹿昇天遂改會昌縣爲昭應敕下吏部令注其官冬曦遂與思明注其縣尉及事畢乃召而問之曰昨上幸溫泉白鹿昇天改其縣爲昭應其縣與

長安萬年不殊今為注其官子且交語豈能先知此乎思明拜謝曰請向書壇壁驗之遂乃折壁開封看題云來年某月日上幸溫泉改其縣為昭應蒙注授其官及所書係料一無差謬冬曦甚驚異之自後凡有事皆發使問之莫不神驗冬曦罷吏部差人問思明當更得何官思明報云向西得一大郡且却後旬日上召冬曦問江西風土冬曦奏對稱旨乃曰冬曦真豫章父母遂除江南觀察使到郡之後有事發使問之無不然應却後二年疾病危篤差人問之思明報云可部署家事冬曦知其不免其疾危困而卒（出會昌解頤）

馬遊秦

吏部令史馬遊秦開元中以年滿當選時侍郎裴光庭以本銓舊吏問其所欲遊秦不對固問之曰某官已知矣不敢復有所聞光庭曰當在我安得之遊秦不答亦無懼色光庭怒曰既知可以言乎遊秦曰此可誌之未可言之乃命筆書其日藏於楹棟之間期注唱後而發之後老君見於驪山經與親幸其地因改會昌縣為昭應縣光庭以舊無昭應之名謂遊秦莫得而知也遂補其縣錄事及唱官之日發棟間所誌之書則如其言（出前定錄）

蕭華

蕭華雖陷城中李泌嘗薦之後泌歸山肅宗終相之唯舉薛勝掌綸誥終不行或問於泌泌云勝官卑難於發端乃寘其拔河賦於案几肅宗覽之遂更薦肅宗至果讀之不稱旨曰天子者君父而以天子玉齒對金錢殘煌乎他日復薦終不得信命也（出感定錄）

一行

沙門一行開元中嘗奏玄宗云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故天寶中幸東都庶盈萬數及上幸蜀至萬里橋方悟焉（出傳載）

術士

玄宗時有術士云判人食物一一先知公卿競延接唯李大夫栖筠不信召至謂曰審看某明日餐何物術者良久曰食兩盤糕糜二十椀橘皮湯李笑乃遣廚司具饌明日會諸朝客平明有敕召對上謂曰今日京兆尹進新糯米糕得糕糜卿且唯喫良久以金盤盛來李拜而餐對御強食上喜曰卿喫甚美更賜一盤又盡既罷歸腹疾大作諸物絕口唯喫橘皮湯至夜半方愈忽記術士之言謂左右曰我喫多少橘皮湯曰二十椀矣嗟嘆久之遽邀術士厚與錢帛（出逸史）

杜鵬舉

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似兄弟之名蓋有由也鵬舉嘗夢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者刊名於柱上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視之記得姓下有鳥偏旁曳腳而忘其字乃名子為鵬舉而謂之曰汝不為相即世世名字當鳥旁而曳腳也鵬舉生鴻漸而名字亦前定矣況其官與壽乎（出嘉話錄）

李栖筠

李大夫栖筠未達將赴選時揚州田山人煙霞之士也頗

有前知往見之問所得官各曰宣州溧陽尉李公曰其朝列之內亦有親故所望之官實不至此良久曰勝則不可求亦未審將一書與楚州白鶴觀張尊師師當知矣李公至尋得觀院蕭蔡寥迥若無人居扣門良久方有應者乃引入見張生甚古叟曰田子無端妄相告郎君語郎君生不要知官否彼云何曰宣州溧陽尉曰否魏州館陶主簿然已後任當聲華烜赫無介意於此也及到京授溧陽尉李公驚異以為張道士之言不中數日敕破銓注改館陶主簿乃知田張相為發明後兩人皆不知所之田生弟作江州司馬名士顯出逸史

杜思溫

貞元初有太學生杜思溫善鼓琴多遊於公侯門館每登

臨宴往往得與嘗從賓客夜宿城苗家特中夜山月如晝而遊客皆醉思溫獨携琴臨水閑泛忽有一叟支頤來聽思溫謂是座客殊不回顧及曲罷乃知非向者同遊之人遽置琴而起老人曰少年勿怖余是秦時河南太守梁陟也遭難身沒於此中平生好鼓琴向來聞君撫琴絃韻清越故來聽耳知音難遇無辭更為我彈之思溫奏為沉湘老人曰此弄初成吾嘗哢之其間音指稍異此思溫因求其異隨而正之聲韻泓古又多悽切時人莫之聞也叟因謂思溫曰君非太學諸生乎曰然叟曰君何不求於名卿而常為王門之伶人乎思溫悚然曰受教且問窮達之事叟曰余之少子主管人間祿籍當為君問之此後二日當再會於此至期而思溫往見叟亦至焉乃告曰惜哉君終不成名亦無正官然有假祿在巴蜀一十九年俸入不絕然慎勿為武職當有大禍非禳所免誌之誌之言訖遂不見思溫明年又下第遂罷舉西遊抵成都以所藝謁韋令公公甚重之累署要籍隨軍十七八年所請雜俸月不下二萬又娶大將軍女車馬第宅甚盛而妻父嘗欲思溫在轅門思溫記老人之言輒辭不就後二日密請韋令公遂補討擊使牒出方告不敢復辭而常懼禍至求為遠使竟不果及劉闢反叛時思溫在鹿頭城城陷為官軍所殺家族不知所在也出前定錄

柳及

柳及河南人貞元中進士登科殊之子也家於澧陽嘗客遊至南海元帥以其父有名於搢紳士林間俾假掾於廣

未幾娶會長岑氏之女生一男名甑甑及以親老家遠不克迎侍乃携妻子歸寧於澧陽未再歲後以家給不足單車重遊南中至則假邑於家於武仙再娶沈氏會公舉之郡獨沈氏與母孫氏在縣廨時當秋夜分之後天晴月皎忽於牖中見一小兒手招沈氏曰無懼無懼某甑郎子也苦說事狀歷然可聽沈氏以告其母母乃問是何人有何所論答曰某甑甑也以去年七月身死故來辭別凡人夭逝未滿七歲者以生時未有罪狀不受業報縱使未即托生多為天曹權職驅使某使當職役但送文書來往地府耳天曹記人善惡每月一送地府其間有暇亦得閒行沈氏因告曰汝父之郡會計亦當即至俄爾及歸沈氏具告及因不信曰荒徼之地當有妖性假托人事殆非山精木

鬼之所爲乎其夕即又於牖間以手招及及初疑尚正辭詰之乃聞說本末知非他鬼乃歔欷涕泗因詢其夭枉之由荅曰去年七月中戲弄得病疾醫藥不救以至於此亦命也今爲天曹收役亦未有托生之期及曰汝既屬冥司即人生先定之事可知也試爲吾檢第遠性命一來相告荅云諾後夕乃至曰冥官有一大城貴賤等級咸有本位者碁布焉世人將死或半年或數月內即先於城中呼其名時甑甗巳聞呼父名也輙紿而對既而私謂沈氏曰阿爺之名巳被呼矣非久在人間他日有人求娶沈氏者愼勿許之若有姓周職在軍門者即可許之必當偕老矣資爲妻矣其餘所述近事無不徵驗後一夕又來曰某以拘役有限不得到人間從此永訣矣言詞悽愴歔欷而去後四

月及果卒沈氏尋亦菲泊南海或有求納者輙不就後有長沙小將姓周者部本郡錢帛貢賦於廣州求娶沈氏一言而許之至今在焉平昌孟弘微與及相識具錄其事出前定錄

韋泛

韋泛者不知其所來大曆初罷潤州金壇縣尉客遊吳興維舟於興國佛寺之水岸時正月望夜士女繁會泛方寓目忽然暴卒縣吏捕驗其事未已再宿而甦云見一吏持牒來云府司追遂與之同行約數十里忽至一城兵衛甚嚴入見多是親舊往還泛驚問吏曰此何許也吏曰此非人間也泛方悟死矣俄見數騎呵道而來中有一人衣服鮮華容貌甚偉泛前視之乃故人也驚曰君何爲來此曰爲吏所追其人曰某職主召鬼未省追子因思之曰嚮誤矣所追者非追君也乃兗州金鄉縣尉韋泛也遽叱吏送之歸泛既喜得返且恃其故人因求其祿壽其人不得巳密謂一吏引於別院立泛於門吏入持一丹筆來書其左手曰前楊復楊後楊年年强七月之節歸玄鄉泛既出前所追吏亦送之既醒具述其事沙門法寶好異事盡得其實因傳之後六年以調授太原楊曲縣主簿秩滿至京師適遇所親與鹽鐵使有舊遂薦爲楊子縣巡官在職五年建中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將赴選以暴疾終於廣陵旅舍其日乃立秋日也出前定錄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四十九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五十　定數五

玄宗　喬琳　張去逸
李泌　劉邈之　張仁禕（道昭　裴諝　[illegible]）

玄宗

唐德宗降誕三日，玄宗肅宗次之代宗又次之保母襁褓德宗來呈德宗色不白皙龍身仆前肅宗代宗皆不悅二帝以手自下遞傳呈上玄宗玄宗一顧之曰眞我兒也謂肅宗曰汝不及他又謂代宗曰汝亦不及他髣髴似我兒而在位二十七年六十二崩肅宗登位五年代宗登位十五年是不及也後明皇幸蜀至中路曰省郎亦一遍到此來異及德宗幸梁是驗也乃知聖人應天授命享國年深豈是徒然（出嘉話錄）

喬琳

喬琳以天寶元年冬自太原赴舉至大梁舍於逆旅時天寒雪甚琳馬死傭僕皆去聞浚儀尉劉彥莊喜賓客遂往告之彥莊客申屠生者善鑒人自云八十已上顏貌甚微物來客雖知名之士未嘗與之揖讓及琳至則言款甚狎彥莊異之琳既出彥莊謂生曰他賓客賢與不肖未嘗見先生之一言向者喬生一布衣耳何詞之密歟生笑曰此固非常人也且當為君之長吏宜善視之必獲其報向與之言蓋為君結歡耳然惜其情反於氣心不稱質若處極位不至百日年過七十當主非命子其志之彥莊遂館之數日厚與車馬遂至長安而申屠生亦告去且曰吾答君之惠今有以報矣請從此辭竟不知所在琳後擢進士第累佐大府大曆中除懷州刺史時彥莊任修武令誤斷獄有死者為其家訟寃詔下御史劾其事及琳至竟獲免建中初徵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在位八十七日以疾罷後朱泚搆逆琳方削髮為僧泚知之竟逼受逆命及收復亦陳其狀太尉李晟欲免其死上不可遂誅之時年七十一（出前定錄）

張去逸

肅宗張皇后祖母竇氏玄宗之姨母也玄宗先后早薨竇有鞠養之恩是以雲中封鄧國夫人帝甚重之其子去惑去盈去奢去逸依倚恩寵頗極豪華一日弟兄同獵渭曲忽有巨蛇長二丈騰趠草上迅捷如飛去逸因躍馬彎弧一發而中則命從騎挂之而行俄頃霧起於渭上咫尺昏晦

驟雨驚雷無所逃避偶得野寺去逸即棄馬徑依佛廟烈火震雷隨而大集方霆火交下之際則聞空中曰勿驚僕射霆火遂散俄而復臻又聞空中曰勿驚司空霆火登止俄復驟集又聞空中曰勿驚太尉既而陰霾豁然終無所損然死蛇從馬則已失矣去逸自負坐須富貴不數年染疾而卒官至太僕卿天寶中其女選東宮充良娣及肅宗收復兩京良娣頗有輔佐之力至德二載冊為淑妃乾元元年詔中書令崔圓持節冊為皇后而去逸以后父前後三贈官皆如空中之告耳（出紀聞）

李泌

天寶十四載李泌三月三日自洛乘驢歸別墅從者未至路旁有車門而驢徑入不可制遇其家人各將乘驢馬挐

出之次泌因相問遂並入宅邀泌入既坐又見妻子出羅拜泌莫測之疑是妖魅問姓賓洊令僕者問鄰人知賓姓竇泌問其由答曰竇廷芬且請宿續言之勢不可免泌遂宿然甚懼廷芬乃言曰中橋有筮者胡蘆生神之久矣昨因筮告某曰不出三年當有赤族之禍須覓黃中君方免問如何覓黃中君曰問鬼谷子又問安得鬼谷子言公姓名是也宜三月三日全家出城覓之不見必籍死無疑若見但舉家悉出哀祈則必免矣適全家方出訪覓而卒遇公乃天濟其舉族命也供待備至明日請去且言歸潁陽非廷芬堅留之使人往潁陽爲致所切取季父報而還如此往十餘日方得歸自此餽遺不絕及祿山亂肅宗收西京將遷秦收陝府獲刺史竇廷芬肅宗令誅之而籍其家

又以玄宗外家而事賊罔因誅戮泌因具其事且請使人問之令其手跡驗之肅宗乃遣使使廷芬具如泌說肅宗大驚遂命赦之因問黃中君鬼谷子何也廷芬亦云不知而胡蘆生已卒肅宗深感其事因曰天下之事皆前定矣出前定錄

劉邈之

劉邈之天寶中調授岐州陳倉尉邈之從母弟吳郡陸康自江南同官來有主簿楊豫尉張潁者聞康至皆來賀邈之時冬寒因飲酒方酣適有魏山人琮來邈之命下簾帷迎於庭且問其所欲琮曰某將入門請一餐而去邈之領左右命具饌未於館琮曰館則慮不及請於此食而過邈之以方欽有難色琮曰某能知人若果欽客亦有所獻邈之聞之而喜遂命褰帷而坐客亦樂聞其說咸與揖讓而坐特康以醉臥於東榻邈之乃具饌既食之有所請琮曰自此當再名闕官止二邑宰而不主務二十五年而終言訖將去豫潁固止之皆有所問謂豫曰君後八月勿食驢肉食之遇疾當不可救矣謂潁曰君後政官宜與同僚善如或不叶必爲所害豫潁不悅琮知其意乃曰某先知者非能爲君禍福也因指康曰如醉臥者不知爲誰明年當成名歷官十餘政壽考祿位諸君子不及也言訖遂去亦不知所往明年逆胡陷兩京玄宗幸蜀陳倉當路時豫主郵務常念琮之言記之於手板及驛騎交至或有與豫傳者因召與食誤啗驢腸數臠至暮脹腹而卒潁後爲臨濮丞時有寇至郡守不能制爲賊所陷臨濮令薛景元率吏

及武士持兵與賊戰賊退郡平節度使以聞即拜景元爲長史領郡務而潁果常與不叶及此因事答之遂陰污而卒邈後■某下登科拜汝州臨汝縣令轉泗州上元縣令在任無政皆假掾以終考明年康明經及第授秘書省正字充隴右巡官府罷調授咸陽尉遷監察御史盩厔令比部員外郎連典大郡歷官二十二考出前定錄

張仁禕

唐沈君亮見冥道事上元年中吏部員外張仁禕延坐閒曰明公看禕何當遷亮曰台郎坐不煖席何慮不遷俄而禕如厠亮謂諸人曰張員外總十餘日活何暇憂官職乎後七日而禕卒出朝野僉載

裴諝

寶應二年戶部郎中裴諝出爲廬州刺史郡有二遷客其一曰武徹自殿中侍御史貶爲長史其一曰于仲卿自刑部員外郎貶爲別駕諝至郡三日二人來候諝諝方與坐俄而吏持刺云寄客前巢縣主簿房觀請謁諝方與二客話舊不欲見觀語吏云謝房主簿相訪方對二客請俟他日吏以告觀觀曰某以使君有舊宜以今日謁固不受命吏又入白諝諝曰吾中外無有房氏爲舊者乃令疏其父祖官諱觀具以對又於懷中探一紙舊書以受吏諝覽之憮然遽命素服引於東廡而弔之甚哀既出未及易服顧左右問曰此有府職月請七八千者乎左右曰有名逐要者是也遽命吏出牒以署觀時二客相顧甚異之而莫敢發問諝既就榻歎息因謂二客曰君無爲從遷遂諭事固已前定其開元七年罷河南府文學時至大梁有陸仕佳爲浚儀尉某往候之仕佳座客有陳留尉李揆開封主簿崔器另食有前襄州功曹參軍房安禹繼來時坐客聞其善相人皆請安禹無所讓先謂仕佳曰官當再易後十三年而終次謂器曰君此去二十年當爲府寺官長有權位而不見即官亦有壽考次謂揆曰君今歲名聞至尊十三年間位極人臣後十二年厭棄失志不知其所以然也次謂某曰此後歷踐清要然無將相年至八十亡矣將去私謂某曰少間有以奉託幸一至逆旅安禹既歸某即繼往至則言欵甚密曰君後二十八年當從正郎爲江南郡守某明年當有一子後合爲所守郡一官君至三日當令奉謁然此子命薄不可厚祿顧假俸十千已下此即安禹

子也徹等咸異其事仕佳後再受監察御史卒器後爲司農卿肅宗在靈武以聚稱旨驟拜大司農及歸長安累奉使後十餘年竟不至本曹局揆其年授右拾遺累至宰相後與時不叶放逐南中二十年除國子祭酒充吐蕃會盟使既將行而終皆如其言安禹開元二十一年進士及第官止南陽令出前定錄

李揆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問之王生每以五百文決一局而來者雲集自辰及酉不次而有空反者揆時持一縑晨往生爲之開卦曰君非文章之選乎當得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華不宜爲此色悒悒而去王生曰君無怏怏自此數月當爲左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駕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始以王生之言有徵後詣之生於几下取一緘書可十數紙以授之曰君除拾遺可發此緘不爾當大咎揆藏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水以揆才華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與中朝通者無如揆乃請行開元中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宗正時李璆爲宗長適遇上尊號揆既謁璆璆素聞其才請爲表二通以次上之上召璆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朕甚嘉之璆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爲是臣從子陳留尉揆所爲乃下詔召揆時揆寓宿於懷遠坊盧氏姑之舍子弟聞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擇遂出既見乃宣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黃門爲題目三篇其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吐蕃書三曰

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撥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遺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之乃許拆其緘塗八字旁注兩句既進翌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之緘視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遽命駕往宣平坊訪王生則竟不復見矣（出前定錄）

道昭

永泰中有沙門道昭自云蘭州人俗姓康氏少時因得疾不救忽藉云冥司見善惡報應之事遂出家住太行山四十年戒行精苦往往言人將來之事初若隱晦後皆明驗嘗有二客來一曰姚邈舉明經其二曰張氏以貲蔭不記名僧謂張曰君授官四政慎不可食祿范陽四月八日得疾當不可救次謂邈曰君不利科名勿如能從我亦當三十年無乏有疾勿令胡人療之其年張授官於襄鄧間後累選常求南州亦皆得之後又赴選果授虢州盧氏縣令到任兩日而卒卒之日果四月八日也後方悟范陽即盧氏望也邈後舉不第從所知於容州假軍守之名二十年累轉右職後因別娶婦求為假者因得疾服媼黃氏之藥而終後訪黃氏本末乃洞主所放出婢是胡女也（出前定錄）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五十一

定數六

李稜　豆盧署　孟君
盧常師　韓滉　李顧
崔造　薛邕

李稜

故殿中侍御史李稜貞元二年擢第有別業在江寧其家居焉是歲渾太師瑊鎮蒲津請稜為管記從事稜乃曰公所欲稜者然奈某不閑檢束夙好藍田山水據使銜合得畿尉雖考秩淺如公勳望崇重特為某奏請必諧矣某得此官江南迎老親以及寸祿即某之願畢矣渾遂表薦之德宗令中書商量當從渾之奏稜聞桑道茂先生言事神中因往詣焉問所求成敗茂曰公求何官稜具以本末言之對曰從此二十年方合授此官如今則不得稜未甚信經月餘稜詣執政謂曰足下資歷淺未合入畿尉如何憑渾之功高求僥倖耳遂檢吏部格上時帝方留意萬機所奏遂寢稜歸江南果丁家艱已近七八年又忽得躄疾殆將一紀元和元年冬始入選吏曹果注得藍田縣尉一唱忻而授之乃具話於交友（出續定命錄）

豆盧署

豆盧署本名輔真貞元六年舉進士下第將遊信安以文謁郡守鄭武瞻瞻甚禮之館給數日稍狎因謂署曰子複姓不宜兩字為名將改之何如署因起謝且求其所改式瞻書數字若著者助者署者曰吾慮子宗從中有同者故書數字當自擇之其夕宿於館夢一老人謂署曰聞使君

與子更名于當四舉成名四者甚佳後二十年爲此郡守因指郡隙地曰此可以建亭臺既寤思之四者署字也遂以爲名既二年又下第以爲夢無徵知者或謂之後二年果登第蓋自更名後四舉也大和九年罷自秘書少監爲衢州刺史既至周覽郡內得夢中所指隙地遂搆一亭因名之曰徵夢亭矣（出宣室志）

孟君

貞元中有孟員外者少時應進士舉久不中第將罷舉又無所歸託於親丈人省郎殷君宅爲殷氏賤厭近至不容染瘴瘧日甚乃白於丈人曰某貧寠疾病必不可救恐汙丈人華宇願委運乞待盡他所殷氏亦不與語贈二百文出門不知所適街西有善卜者每以清旦決卦盡後則閉肆下簾孟君乃詣之具陳羈蹇將填溝壑且以所得二鐶爲卜資卜人遂留宿及將旦爲決一卦卦成驚曰郎君更十日合處重職俸入七十千錢何得言貧賤卜人遂留厚供給已至九日並無消息又却往殷君宅殷氏見甚薄之亦不留連寄宿馬廄至明有敕以禁兵將爲賊境觀察使其人與殷友善雖知殷氏之門武人都不知書云便須一謝表殷頗擬寇戮事故殷多公有親故文士頗能相助否殷良久思之無可應者忽記得孟君久曾應舉可以充事遽引見之令草一表詞其精敏因請爲軍中職事知表奏數日授官月俸正七十千乃卜後十日也（出逸史）

盧常師

秘書少監盧常師進士擢第性淡薄不樂軒冕於世利蔑然具宮之東洛謂所親曰某浙西魚尚書故舊旬日看去又曰某所生是僧座禪處猶在會稽亦擬自訪遺蹤家人亦怪其衍遂行不備舟檝不逾旬遂殁矣（出逸史）

韓滉

韓晉公滉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而至公怒將撻吏曰某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寬其罪晉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司晉公以爲不誠乃曰既屬陰司可有何所主吏曰某主三品已上食料晉公曰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請疏於紙過後爲驗乃恕之而繫其吏明旦遽有詔命既對適遇太官進食有餕糜一器上以一半賜晉公食之美又賜之既退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者視之曰食物所壅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旦疾愈思前夕吏言召之視其書則皆如其說云因復問人間之食皆有籍耶答曰三品已上日支五品已上而有權位者旬支凡六品至於九品者季支其有不食祿者歲支（出定命錄）

李頎

貞元中有舉人李頎方就舉聲價極振忽夢一人紫衣云當禮部侍郎顧少連下及第寤覺省中朝並無姓顧者及頃有人通刺稱進士顧少連謁頎頎驚而見之具道當爲門生頎曰某纔到場中必無此事來年頎果落第自此不入試罷歸至貞元九年顧少連自戶部侍郎權知貢舉頎猶未第因潛往造焉臨放牓時相特爲一人頎又落仍泣而已來年秋少連拜禮部侍郎頎乃登第（出感定錄）

崔造

崔丞相造布衣時江左士人號爲白衣夔時有四人一是盧東美其餘亡姓字崔左遷在洪州州帥曹王將辟爲倅時德宗在興元以曹王有功且親奏無不允時有趙山人言事多中崔問之曰地主奏某爲副使且得過無對曰不過崔詰曰以時以事必合得時山人曰却得一刺史不久敕到更遠於此崔不信再問必定耳州名某亦知之不可先言且口令月某日敕到必先弔而後賀崔心懼久之蓋言其門即崔之忌日也即便呼趙生謂曰山人言中奉百千不中則輕撻五下可乎山人唯曰且某不合得崔員外百千只合得崔員外起一間竹屋其語益奇崔乃問之且我有宰相分否曰有即遠近曰只隔一兩政官不致三矣

又某日私忌同衆諸公皆知其說其日夕矣悉至江亭將慰崔忌衆皆北望人信至而時見一人從北岸入舟相而招舟甚急使人爲問之乃曰州之腳力將及岸問曰有何除政且有崔員外奏副使過否曰不過却得虔州刺史敕牒在茲諸公驚笑其蔬果先慰而後賀焉崔明日說於曹王曹王與趙山人錢百千不受崔與起竹屋一間欣然徙居之又謂崔曰到虔州後須經大段驚懼即必得入京也既而有舅源休與朱泚爲宰相燮調堂帖追入甚憂惕時故人竇參作相拜兵部郎中俄遷給事中平章事與齊映相公同制（出嘉話錄）

薛邕

薛邕侍郎有宰相望時有張山人善相崔造方爲兵部郎中與前進士姜公輔同在薛侍郎坐中薛問張山人且坐中有宰相否必在己身多矣張答云有薛曰幾人曰有兩人薛意其一人即己也曰何人曰崔姜二公必宰相也同時耳薛訝怒之默然不悅既而崔郎中徐問張曰何以同時薛謂姜公今拔我已正郎勢不相近也張曰命合如此事須同時仍郎中在姜之後後姜爲京兆功曹充翰林學士時衆知涇將姚令言入城取朱泚以泚曾帥涇將軍人心姜乃上疏請察之疏入十日德宗幸奉天悔不納姜言遂於行在擢姜爲給事中平章事崔後姜十年以夕郎拜相果同時而在姜後然竟終於列曹始知前輩不可忽後輩（出嘉話錄）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五十一

定數七

鄭德璘　趙璟盧邁　趙璟
包誼　薛少殷　袁孝叔

鄭德璘

貞元中湘潭尉鄭德璘家居長沙有親表居江夏每歲一
往省焉中間涉洞庭歷湘潭多遇老叟棹舟而鬻菱芡雖
白髮而有少容德璘與語多及玄解詰曰舟無糗糧何以
為食叟曰菱芡耳德璘好酒長挈松醪春過江夏遇叟無
不飲之叟飲亦不甚媿荷德璘抵江夏將返長沙駐舟於
黃鶴樓下傍有鹺賈韋生者乘巨舟亦抵於湘潭其夜與
鄰舟告別飲酒韋生有女居於舟之柂櫓鄰女亦來訪別
二女同處笑語夜將半聞江中有秀才吟詩曰物觸輕舟

心自知風恬浪靜月光微夜深江上解愁思拾得紅葉香
惹衣鄰舟女善筆札因覩韋氏粧奩中有紅牋一幅取而
題所聞之句亦吟哦良久然莫曉誰人所製也及旦東西
而去德璘舟與韋氏舟同離鄂渚信宿及暮又同宿至洞
庭之畔與韋生舟楫頗以相近韋氏美而艷瓊英膩雲蓮
蘂瑩波露濯蕣姿月鮮珠彩於水窗中垂鉤德璘因窺見
之甚悅遂以紅綃一尺上題詩曰纖手垂鉤對水窗紅蕖
秋色豔長江既能解珮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雙強以紅
綃惹其鉤女因收得吟翫久之然雖諷讀即不能曉其義
女不工刀札又恥無所報遂以鉤絲而投夜來鄰舟女所
題紅牋者德璘謂女所製疑思頗悅喜暢可知然莫曉詩
之意義亦無計遂其款曲由是女以所得紅綃繫臂自愛
惜之明月清風韋舟遽張帆而去風勢將緊波濤恐人德
璘小舟不敢同越然意殊恨恨將暮有漁人語德璘曰向
者賈客巨舟已全家沒於洞庭耳德璘大駭神思恍惚悲
婉久之不能排抑將夜為弔江姝詩二首曰湖面狂風且
莫吹浪花初綻月光微沉潛暗想橫波淚得共鮫人相對
垂又曰洞庭風軟荻花秋新沒青蛾細浪愁淚滴白蘋君
不見月明江上有輕鷗詩成酹而投之精貫神祇至誠感
應遂感水神持詣水府府君覽之召溺者數輩曰誰是鄭
生所愛而韋氏亦不能曉其來由有主者搜臂見紅綃而
語府君曰德璘異日是吾邑之明宰況曩有義相及不可
不曲活爾命因召主者携韋氏送鄭生韋氏視府君乃一
老叟也逐主者疾趨而無所礙道將盡覩一大池碧水汪

然遂為主者推墮其中或沉或浮亦甚困苦時已三更德
璘未寢但吟紅牋之詩悲而益苦忽覺有物觸舟然舟人
已寢德璘遂秉燭照之見衣服綵繡似是人物驚而拯之
乃韋氏也繫臂紅綃尚在德璘喜驟良久女蘇息及曉方
能言乃說府君感君而活我命德璘曰府君何人也終不
省悟遂納為室感其異也將歸長沙後三年德璘常調選
欲謀醴陵令韋氏曰不過作巴陵耳德璘曰子何以知韋
氏曰向者水府君言是吾邑之明宰洞庭乃屬巴陵此可
驗矣德璘志之選果得巴陵令及至巴陵縣使人迎韋氏
舟楫至洞庭側值逆風不進德璘使傭篙工者五人而迎
之內一老叟挽舟若不為意韋氏怒而唾之叟回顧曰我
昔水府活汝性命不以為德今反生怒韋氏乃悟恐悸召

叟登舟拜而進酒果叩頭曰吾之父母當在水府可省覲否曰可須臾舟楫似沒於波然無所苦俄到往時之水府大小倚舟號慟訪其父母父母居止儼然第舍與人世無異韋氏詢其所須父母曰所溺之物皆能至此但無火化所食唯菱芡耳持白金器數事而遺女曰吾此無用處可以賜爾不得久停促其相別韋氏遂哀慟別其父母叟以筆大書韋氏巾曰昔日江頭菱芡人蒙君數飲松醪春活君家室以爲報珍重長沙鄭德璘書訖叟遂爲僕侍數百輩自舟迎歸府舍俄頃舟却出於湖畔一舟之人咸有所覩德璘詳詩意方悟水府老叟乃昔日鬻菱芡者歲餘有秀才崔希周投詩卷於德璘內有江上夜拾得芙蓉詩即韋氏所投德璘紅箋詩也德璘疑詩乃詰希周對曰數年前泊輕舟於鄂渚江上月明時當未寢有微物觸舟芳馨襲鼻取而視之乃一束芙蓉也因而製詩既成諷詠良久敢以實對德璘歎曰命也然後更不敢越洞庭德璘官至刺史出傳奇

趙璟盧邁

趙璟盧邁二相國皆吉州人旅泉呼爲趙七盧三趙相自微而著蓋爲是姚曠女婿姚與獨孤問俗善因託之得湖南判官累奏官至監察蕭相復代問俗爲潭州有人又薦於蕭蕭留爲判官至侍御史蕭入主留務有美聲聞於德宗遂兼中丞爲湖南廉史及李泌入相不知之俄而以李元素知璟湖南留務事而詔璟歸闕璟居京闃靜深巷杜門不出元素訪之甚頻元素乃泌相之從弟璟因訪別元素於青龍寺謂之曰趙璟亦自合有官職誓不敢怨人誠非偶然耳蓋得於日者仍密問元素年命曰據此年命亦合富貴人也元素因自負亦不言泌相兄也頃之德宗忽記得璟賜對拜給事中泌相不測其由會有和戎使事出新相關播爲大使張薦張或爲判官泌因判奏璟爲副使未至蕃右丞有缺宰相上名德宗曰趙璟堪爲此官追赴拜右丞不數月遷尚書左丞平章事作相五年薨於位出嘉話錄

趙璟

趙相璟之爲入蕃副使謂二張判官曰前幾里合有河河之邊有柳樹樹下合有一官人着慘服立既而悉然官人皆趙官也二張問之趙曰某年三十前已夢此行所以不

怨他時相抗相將薨之時長安諸城門金吾家見一小兒豹犢鼻攜五色繩子覓趙相其人見者知與不經數日趙薨出嘉話錄

包誼

唐包誼者江東人也有文詞初與計偕至京師赴試期不及宗人祭酒佶憐之館於私第誼多遊佛寺無何搪突中書舍人劉太真太真覩其色目即舉人也命一价詢之誼勃然曰進士包誼素不相識何勞致問太真甚銜之以至專訪其人於佶佶聞誼所爲大怒因詰責遣徙他舍誼亦無怍色明年太真主文志在致其永棄故過雜文俟終場明遣之既而自悔曰此子既忤我從而報之是我爲淺丈夫也但能永廢其人何必在此於是放入策太真將放牓

先是宰相牓中有姓朱人及第時以此近為大逆未欲以姓及第唯遽易之太真錯誤趣出不記他人唯記誼謝恩方悟已所惡也因明言乃知得喪非人力也蓋假手而已出纂記

薛少殷

河東薛少殷舉進士忽一日暴卒於長安崇義里有一使持牒云大使追引入府門既入見官府即鮮于叔明也少殷欲有所訴叔明曰爽食將至何為鏤鶏子食也東西有一僧手持寶塔翳雙開少殷已在其中叔明曰日某方欲上事和尚何為救此人乃迫而出令引少殷見判官及出門之西院嚮者入白遽迴聞命素服乃入所見乃亡兄也敘泣良久曰吾以汝未成名欲薦汝於此分主公事故假

追來非他也少殷時新婚懇不願住兄曰吾問究有王判官職居西曹汝既來此可以一謁而去乃命少殷於西院見之接待甚厚俄聞備饌海陸畢備未食王判官忽起顧見向者持塔僧僧曰不可食食之則無由歸矣少殷曰飢其奈何僧曰唯齋前羹可食乃取食之而王判官竟不至僧曰可去矣少殷復出詣兄泣且請去兄知不可留乃入白官府許之少殷曰既得歸人間願知當為何官兄曰此甚難言亦何用知之懇請乃召一吏取籍尋閱不令見之曰汝後年方成名初任當極西得之次歷畿赤簿尉又一官極南此外吾不得知臨別兄曰吾嘗使祗承人李俊令隨汝去有危急即可念之既去每遇危際皆見其僧前引少殷曰弟子素不相識和尚何乃見護如此僧曰吾為汝持金剛經故相護爾既醒具述其事後年春果及第未幾授秘書省正字充和蕃判官及迴改同官主簿秩滿遇趙昌為安南節度少殷與之有舊求為從事欲厭極南之官昌許之曰乘遞之鎮未暇有表至江陵當以表請及表至少殷尋以丁母憂服除選授萬年縣尉時青淄卒吏與劉馬家僮鬭死京兆府不時奏德宗赫怒特少殷主戍唐一日乃貶高州雷澤縣尉十餘年備歷艱苦而李俊常有所護及順宗嗣位有詔收錄貶官少殷移至珪陽與貶官李定同行過水勒馬與一從人言即李俊也云某月日已足拜別而去少殷曰吾兄言官止於此李俊復去將不久矣李定驚惋其事因問具以告之數日而卒出前定錄

袁孝叔

袁孝叔者陳郡人也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嘗得疾恍惚逾日不痊孝叔忽夢一老父謂曰子母疾可治孝叔問其名居不告曰明旦迎吾於石壇之上當有藥授子及覺乃周覽四境所居之十里有廢觀古石壇而見老父在焉孝叔喜拜迎至於家即於囊中取九靈丹一丸以新汲水服之即日而瘳孝叔德之欲有所答皆不受或累月一來然不詳其所止孝叔意其能曆算爵祿常欲發問而未敢言後一旦來而謂孝叔曰吾將有他適當與子別於懷中出一編書以遺之曰君之壽與位盡具於此事以前定非智力所及也今之躁求者適足徒勞耳君藏吾此書慎勿預視但受一命即開一幅不爾當有所損孝叔跪受而別後孝叔寢疾殆將不救其家或問後事孝叔曰吾為神人授書

一編未曾開卷何處以後事問乎旬餘其疾果愈後孝叔
以門蔭調授密州諸城縣尉五轉蒲州臨晉縣令每之任
輒視神人之書時日無差謬後秩滿歸閿鄉別墅因發起
欲就巾櫛忽有物墜於鏡中類虵而有四足孝叔驚仆於
地因不語數日而卒後逾月其妻因開其筒得孝叔所留
之書猶餘半軸因嘆曰神人之言亦有証矣書尚未盡而
人已亡乃開視之其後惟有空紙數幅畫一虵盤鏡中出
記錄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五十二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五十三　定數八

李公　李宗回　崔朴
李藩　韋執誼　袁滋
裴度　張轅　趙昌時

李公

唐貞元中萬年縣捕賊官李公春月與所知街西官亭子置鱠一客偶至淹然不去氣色甚傲衆問所能曰某善知人食料李公曰且看今日鱠坐中有人不得喫者否客微笑曰唯足下不得喫李公怒曰某爲主人故置此鱠安有不得喫之理此事若中奉五千若是妄語當遭契濶請坐中爲證因促鱠將就有一人走馬來云京兆尹召李公奔馬去適會有公事李公懼晚使報諸客但食恐鱠不可停語庖人但留我兩楪欲破術人之言諸客甚訝良久走馬來諸人已食畢獨所留鱠在焉李公脫衫就座執筯而罵術士顏色不動曰某所見不錯未知何故李公曰膾見在此尚敢大言前約已定安知某不能忽忽酬酢言未了官亭子仰泥土壞方數尺墮落食器粉碎膾並雜於糞埃李公驚異問厨者更有鱠否曰盡矣乃厚謝術士以錢五千與之出逸史

李宗回

李宗回者有文詞應進士舉曾與一客自洛至關客云吾能先知人飲饌毫釐不失臨正旦一日將往華陰縣縣令與李公舊知先遣書報李公謂客曰歲節人家皆有異饌況縣令與我舊知看明日到何物喫客撫掌曰大哥與公

各飲一盞椒葱酒食五般餛飩不得飯喫李公亦未信及到華陰縣縣令傳語遣鞍馬馱乘店中安下請二人就縣相見喜曰二賢衝寒且速煖兩大盞酒來著椒葱良久乘盤到有一小奴與縣令耳語令曰總煮來謂二客曰某有一女子年七八歲常言何不令我勾當家事某昨悩渠遣檢校作歲飯食適來云有五般餛飩問煮那般某云總煮來逡巡以大椀盛二客食盡忽有佐吏從外走云敕使到舊例合迎縣令驚忙揖二客鞭馬而去客遂出欲就店終發其僕者已歸結束先發已行數里二人大笑相與登途竟不得飯喫異哉飲啄之分也 出逸史

崔朴

唐渭北節判崔朴故滎陽太守祝之兄也常會客夜宿有言及官途通塞則曰崔琯及第後五任不離釋褐令狐相七考河東廷評六年大常博士嘗自賦詩嗟其淹滯曰何日肩三署終年尾百寮其後出入清要張宿遭遇除諫議大夫宣慰山東憲宗面許迴日與相至東洛都亭驛暴卒崔元章在舉場無成為執權者所嘆主司要約必與及第入試日中風不得一名如此朴因話家世曾經之事朴父清故平陽太守建中初任藍田尉時德宗初即位用法嚴峻是月三日之內大臣出貶者七中途賜死者三劉晏黎幹皆是其數戶部侍郎楊炎貶道州司戶參軍自朝受責馳驛出城不得歸第炎妻先病至是炎慮耗達妻聞驚必至不起其日炎夕次藍田清方主郵務炎纔下馬屈崔少府相見便曰某出城時妻病綿惙聞某得罪事情可知欲

奉煩為申辭疾請假一日發十急腳附書寬兩處相憂以候其來耗便當首路可乎清許之郵知事呂華進而言曰此故不可赦命嚴迅清謂呂華楊侍郎迫切不然中府以關馬可乎華久而對曰此即可矣清於是以此聞於京府又自出俸錢二十千買細氈令造氈舁額夫直詣炎宅取炎夫人夫人扶病登舁仍戒其丁勤夜行旦日達藍田時炎行李商約妻亦病稍愈便與炎偕往炎執清之手問第行清對曰某第十八清又率俸錢數千具商於已來山程之費至韓公驛執清之袂令妻出見曰此崔十八死生不相忘無復多言矣炎至商於洛源驛馬乏驛僕王新送騾一頭又逢道州司倉參軍李全方輓運入奏全方輒傾囊以濟炎行李後二年秋炎自江華除中書侍郎入相還至京兆界問驛使崔十八郎在否驛吏答曰在炎喜甚頃之清迎謁於前炎便止之曰崔十八郎不合如此相待今日生還乃是子之恩也仍連鑣而行話湘楚氣候因曰足下之才何適不可老夫今日可以力致拘臺諫署唯所選擇清因遜讓無敢希僥倖意炎又曰勿疑但言之清曰小諫閑且貴敢懷是望炎曰吾聞命矣無慮參差及炎之發藍田謂清曰前言當一月有期炎居相位十日追洛源驛王新為中書主事仍奏授鄂州唐年縣尉李全方監察御史仍知商州洛源監清之所約沉然清罷職特就炎第謁之初見則甚喜留坐久之但飲數盃而已並不及前事逾旬清又往焉炎則已有怠色清從此退居不復措意後二年再貶崖州至藍田悄然太息若有負者使人召清清辭疾不

往乃自料曰揚災可以死矣竟不還他崔清官 出續定命録

李藩

李相藩嘗寓東洛年近三十未有官名夫人即崔〇庶子之女李公寄託崔氏待之不甚厚時中橋胡蘆生者善卜聞女人聲即知貴賤李公患腦瘡又欲挈家居揚州甚愁悶乃與崔氏弟兄訪胡蘆生蘆生好飲酒人詣之必携一壺故謂爲胡蘆生李公與崔氏各携錢三百生倚蒲團已半酣崔氏弟兄先至胡蘆生不爲之起但伸手請坐李公以疾後至胡蘆生曰有貴人來乃命侍者掃地既坐李公已到未下驢胡蘆生笑迎執手曰郎君貴人也李公曰某貧且病又欲以家往數千里外何有貴哉蘆生曰紗籠中人豈畏迍厄李公請問紗籠之事終不說遂往揚州居於

參佐橋使院中有一高員外與藩往還甚熟一旦來詣藩既去除曉又至李公甚訝之既相見高曰朝來拜候却歸因甚晝寢夢有一人召出城外於荊棘中行見舊使莊戶卒已十年謂某曰員外不合至此爲物所誘且便須廻某送員外去却引至城門某謂之曰汝安得在此云我爲小吏差與李三郎當直某問何處李三郎曰住參佐橋之員外與李三郎往還故此祇候某曰三郎安得如此曰是紗籠中人詰之不肯言因曰某饑員外能與少酒飯錢財否子城不敢入請與城外置之某謂曰就三郎宅中得否曰若如此是殺某也遂覺已令於城外與置酒食且奉報好消息李公微笑數年張建封僕射鎮揚州奏李公爲廵官校書郎會有新羅僧能相人且言張公不得爲宰相甚懷

快因令於使院中看郎官有得爲宰相者否遍視良久曰並無張公尤不樂曰莫有郎官未入院否報云李廵官未入便令促召逡廵至僧降階迎謂張公曰廵官是紗籠中人僕射且不及張公大喜因問紗籠中之事僧曰宰相冥司必潛紗籠護之恐爲異物所擾餘官即不得也方悟胡蘆生及高所說李公竟爲宰相也信哉人之貴賤分定矣 出逸史

韋執誼

韋執誼自相座貶太子賓客又貶崖州司馬執誼前爲職方員外所司呈諸州圖每至嶺南州圖必速令將去未嘗省之及爲相北壁有圖經數日試往閱焉乃崖州圖矣意甚惡之至是果貶崖州二年死於海上 出感定録

袁滋

復州清溪山巖邃無比袁相公滋未達時復郢間居止因晴日登臨此山行數里幽小漸可險阻絕無蹤有儒生以賣藥爲業字於山下袁公與語甚相狎因留宿袁公曰此處合有靈儒隱士儒生曰有道者五六人每三兩日即一來不知居處與其雖熟即不肯細言袁公曰求修謁得否曰彼甚惡人然頗好酒足下但得美酒一榼可相見也袁公辭歸後携酒再往經數宿五人果來或鹿巾紗帽杖藜草屨遥相與通寒温太笑乃臨澗濯足戲弄儒生儒生爲列席致酒五人覩甚喜曰何處得此物且各三五盞儒生曰非某所能致有客携來願謁先生乃引袁公出歷拜五人相顧失色悔飲其酒并怒儒生曰不合以外人相擾儒

生曰此人志誠可賞且是道流稍從容亦何傷也意遂漸解見袁公謙恭甚乃時與笑語目袁生曰座裴公再拜就席少頃酒酣乃注視裴公謂曰此人大似西華坐禪和尚良久云直是便屈指數此僧亡來四十七年問裴公之歲正四十七撫掌曰須求官職福祿已至遂與裴公握手言別前過澗上山頭搊蘿跳躍翩翻如鳥飛去遂悉不見裴公果拜相爲西川節度使（出逸史）

裴度

故中書令晉國公裴度自進士及第博學宏詞制策三科官途二十餘載從事浙右爲河南掾至憲宗朝擢聞隆赫歷官三署拜御史中丞上意推重人情翕然明年夏六月東平帥李師道包藏不軌畏朝廷忠臣有賊殺宰輔意密

遣人由京師靖安東門禁街候相國武元衡仍聞中傳聲大呼云往驛坊取中丞裴某頭是時京師始重揚州氈帽前一日廣陵帥獻公新樣者一枚公翫而服之將朝燭下既櫛乃取其蓋張焉導馬出坊之東門賊奄至唱殺甚厲賊遂揮刀中帽墜馬賊爲公已喪元矣掠地求其墜顱急騶乘王義遮迴鞚以身蔽公賊知公全再以刀擊義斷臂且死度賴帽子頂厚經刀處微傷如線數寸旬餘如平常及昇台袞討淮西立大勳出入六朝登庸授鉞門館僚吏雲布四方其始終遐永也如此（出續定命錄）

張轅

吳郡張轅自奉天尉將調集時李庶人錡在浙西兼榷筦轅與之有舊將往謁且求資糧未至夢一人將官誥至云張轅可知袁州新喻縣令轅夢中已曾爲赤尉不宜爲此固不肯受其人曰兩季之俸支牒已行不受何爲遂委之而去轅覺甚惡之及見錡具言將選告以乏困錡留之數日將辭去錡因謂曰足下選限猶遠且能爲一職乎亦可資桂玉之費轅不敢讓因署毗陵郡鹽鐵場官轅以職雖卑而利厚遂受之既至所職及視其簿書所用印乃袁州新喻廢印也轅以四月領務九月而罷兩季之俸皆如其言（出前定錄）

趙昌時

元和十二年憲宗平淮西趙昌時爲吳元濟裨將屬張伯良於青陵城與李愬九月二十七日戰項後中刀墮馬死至夜四更忽如睡覺聞將家點閱兵姓名聲呼某乙即聞唱唯應聲如是可點千餘人趙生專聽之將謂點名姓及點竟不聞呼之俄而天明趙生漸醒乃彊起視左右死者皆是夜來聞呼名字者也乃知冥中點閱耳趙生方知身不死行歸月餘瘡愈方知戰死者亦有宿命耳（出博異志）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五十三

李顧言　元和二相　李源
鄭權　樊陽源　吳少誠
陳彥博　陸賓虞　王瑨
崔玄亮　韋貫之

李顧言

唐監察御史李顧言，貞元末應進士舉，甚有名稱。歲暮，自京西客遊廻，詣南省訪知己郎官。適至，日已晚，省吏告郎官盡出。顧言竦轡而東，見省東南北街中有一人，挈小囊，以烏紗蒙首北去，徐吟詩曰：放牓只應三月暮，登科又校一年遲。又稍朗吟，若令顧言聞。顧言策馬逼之，於省北有驚塵起，遂失其人所在。明年，京師自冬雨雪甚，畿內不稔，停舉。貞元二十一年春，德宗皇帝晏駕，果三月下旬放進士牓，顧言元和元年及第。出續命錄

元和二相

元和中，宰相武元衡與李吉甫齊年，又同日為相，及出鎮，又分領揚益。至吉甫再入，元衡亦還。吉甫前一年以元衡生月卒，元衡以吉甫生月遇害，年五十八。先，長安忽有童謠云：打麥麥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曰：以為打麥，刈麥時也；麥打，謂暗中突擊也；三三三，謂六月三日也；舞了，謂元衡卒也。至元和六月，盜殺元衡，批其顱骨而去。元衡初從蜀歸，熒惑犯上相，星云三相皆不利，始輕末重。月餘，李絳以足疾免。明年十月，李吉甫暴卒。又一年，元衡遇害。出感定錄

李源

李源，洛城北惠林寺住。以其父憕為祿山所害，誓不履人世，不婚不役僮僕。暮春之際，蔭樹獨處，有一少年挾彈而至。源愛其風秀，與之狎，問其氏行，但曰武十二。甚依阿，不甚顯揚。訊其所居，或東或西，或南或北，不定。源叔父為福建觀察使，源修覲禮，武生亦云有事東去，同舟共載。行及宋之穀熟橋，携手登岸，武曰：與子訣矣。源驚訊之，即曰：某非世人也，為國掌陰兵百有餘年，緣結此形，今夕託質於張氏為男子，十五得明經，後終邑令。又云：子之祿亦薄，年登八十，朝廷當以諫議大夫徵，後二年當卒矣。我後七年復與君相見。言訖，抵村戶，執手分袂。既而張氏舉家驚喜，新婦誕一男。源累歎，放跡閩南，及還省覲，事復詣村戶，見一童兒，形貌類武者，乃呼曰：武十二相識耶？答曰：李七健乎？其後憲宗讀國史，感歎李憕盡忠之事，有薦源名，遂以諫議大夫徵，不起。明年，源卒於惠林寺。張終於宣州廣德縣令。出獨異志

鄭權

初有日者夢滄州衙門署牓皆作權字，以告程執恭。程奏請改名，未幾，朝命鄭權代之。時人深異其事。出冥志補異錄

樊陽源

唐山南節判殿中侍御史樊陽源，元和中入奏，岐下諸公携樂於岐郊漆方亭餞飲。從事中有監察陳庶、獨孤乾禮，皆在筵中，六七年各歎淹滯。陽源乃曰：人之出處，無非命也。某初名源，陽及第年，有人言至西府與取事，某時閑居

洛下約八月間至其年七月有表兄任容縣令使人招其騾到容縣某不得已遂出去求通門宿夜夢見一高塚上一著麻衣人似欲鄉飲之禮顧視左右又有四人塚上其人乃以手招陽源陽源不樂去次一人從陽源而上又一人躡後而上左右四人皆上陽源意忽亦願去遂縱步之比及五人見塚上袖一文書是河南府送舉解第六人有樊陽源時無樊源陽矣及覺甚異之不日到容縣便患痢疾聯綿一月困憊甚稍間徑歸洛中謂表兄曰兩府取解舊例先須申某或恐西府不得兄當與首送容宰矣曰不可處但令容縣海送固不在託及到洛中已九月半洛中還往乃勸不如東府取解已與西府所期違矣陽源心初未決忽見容縣解申府陽源作第六人不名源陽處士

石洪曰陽源實勝源陽遂話夢於洪洪曰此夢固往塚者丘也豈非登塚為丘徒哉於此大振亦未可知況縣申名第一如夢中未必不為祥也是歲許孟容為川守又證陽源容縣第六人某已處分試官更升三兩路比府牓出陽源依縣申第六人孟容怒責試官陽源具以夢告明年桃侍郎下及第（出續定命錄）

吳少誠

吳少誠貧賤時為官健逃去至上蔡凍餒求丐於傳輩上蔡縣獵師數人於中山得鹿本法獲巨獸者先取其臟腑祭山神祭畢獵人方欲聚食忽聞空中有言曰待吳尚書來人驚駭遂止良久欲食又聞曰尚書即到何不且住逡巡又一人是腳力携小襆過見獵者揖而坐問之姓吳聚皆驚食罷獵人起賀曰公即當貴幸記某等姓名具述本末少誠曰某輩軍健見苟免擒獲劾一卒之用則足矣安有富貴之事大笑執別而去後數年為節度使兼工部尚書使人求獵者皆厚以錢帛齎之（出續定命錄）

陳彥博

陳彥博與謝楚同為太學廣文生彥博將取解忽夢至都堂見陳設甚盛若行大禮然庭中幃幄飾以錦繡中設一榻陳列几案上有尺牘望之照耀如金字彥博私問主事曰此何禮也答曰明年進士人名將送上界官司閱視之所彥博驚喜因求一見其人引至案傍有一紫衣執象簡彥博見之斂衽而退紫衣曰公有名矣可以視之遂前見有三十二彥博名在焉後上二人皆姓李而無謝楚既悟

獨喜不以告人及與楚同策試有自中書見名者密以告楚而不言彥博彥博聞之不食而泣楚乃諭曰君之能豈後於我哉使一年未利何若是乎彥博方言其夢且曰若果無驗吾恐終無成矣大學諸生曰誠如說事未可知明旦視牓即果如夢中焉彥博以元和五年崔樞侍郎及第上二人李顧行李仍叔謝楚明年於尹躬下擢第（出前定錄）

陸賓虞

陸賓虞舉進士在京師常有一僧曰惟瑛者善聲色兼知術數賓虞與之往來每言小事無不必驗至寶曆二年春賓虞欲罷舉歸吳告惟瑛以行計瑛留止一宿明日謂賓虞曰若來歲成名不必歸矣但取京兆薦送必在高等賓虞曰某曾三就京兆未始得事今歲之事尤覺其難瑛曰

不然君之成名不以京兆薦送他處不可也至七月六日若食水族則殊等與及第必矣賓虞乃書於晉昌里之牖日省之數月後因於靖恭北門候一郎官適遇朝客遂廻憩於從孫聞禮之舍既入聞禮喜迎曰向有人惠雙鯉魚方欲候翁而烹之賓虞素嗜魚便令作羮至者輒盡後日因視牖間所書字則七月六日也遽命駕詣惟瑛且紿之曰將遊蒲關故以訪別瑛笑曰水族已食矣遊蒲關何為賓虞深信之因取薦京兆府果得殊等明年入省試畢又訪惟瑛瑛曰君已登第名籍不甚高當在十五人之外狀元姓李名合曳脚時有廣文生朱俅者時議當及第監司所送之名未登科賓虞因問其非姓朱乎瑛曰三十三人無姓朱者時正月二十四日賓虞言於從符符與石賀李

璧後月餘放牓狀頭李郃賓虞名在十六即三十人也惟瑛又謂賓虞曰君成名後當食祿於吳越之分有一事甚速疾賓虞後從事於越半年而暴終出前定錄

王璠

王璠以元和五年登科夢爲河南尹平旦視事有二客來謁一衣紫而東坐一衣緋而西坐緋者謂紫者曰崙邦如何處置曰已決二十遽出界說覺乃書於告牒之後別紙上後二十年果除河南尹既上洛陽令與分司郎官皆故人從容宴語郎官謂令曰崙邦如何處置令曰已決二十遽出界璠聞之遽起還內良久不出二客甚訝曰吾等向者對答率易王尹得非怒耶頃之璠持告牒所記出示二客徐徵其人乃郎官家奴竊財而逃擒獲送縣縣爲斷之如此出續定命錄

崔玄亮

元和十一年監察御史段文昌與崔植同前入臺先是御史崔玄亮察院之長每以二監察後至不由科名接待間多所脫略段與崔深銜之元和十五年春穆宗皇帝龍飛命二公入相段自翰長中書舍人拜植自御史中丞拜同在中書時玄亮罷密州刺史謁宰相二相相顧指玄亮名曰此人不久往他役而有心求官時門下侍郎蕭俛亦在長安因問二相二相具以事對蕭相曰若如此且令此漢閑三五年可矣不數日宣州奏歙州刺史闕其日印在段相宅便除歙州刺史明日段入朝都忘前事到中書大怒責吏房主事喝之云威權在君更須致宰相必是此賊納

賄除官若不是人吏取錢崔玄亮何由得歙州刺史甚惶怖謝罪云文書都不到本房昨日是相公手書擬名進黃及檢勘諸省謊忘實是自書植欲改擬覆奏段曰安知不是天與假吾手耳遂放敕下出續定命錄

韋貫之

武元衡與韋貫之同年及第武拜門下侍郎韋罷長安尉赴選元衡以爲萬年丞過堂日元衡謂曰某與先輩同年及第元衡遭逢濫居此地使先輩未離塵土元衡之罪也貫之嗚咽流涕而退後數月除補闕是年元衡帥西川三年後入相與貫之同日宣制出前定錄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五十四

衛次公　李固言　楊收
鄭朗　段文昌　崔從
郭八郎　張宣　韓臯

衛次公

唐吏部侍郎衛次公，早負耿介清直之譽。憲宗皇帝常將欲相之久矣。忽夜召翰林學士王涯草麻，內有何疑矣云雖樹之徒老鳳烟鳳池之空淹歲月詰旦將宣麻案出忽有飄風擊地左右收之未竟上意中輟令中使止其事仍云麻已出即放下未出即止由此遂不拜終於淮南節度出定命錄

李固言

相國李固言元和六年下第遊蜀遇一姥言郎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後二紀拜相當鎮蜀土某此不復見郎君出將之榮也願以季女爲託明年果狀頭及第詩賦有人鏡芙蓉之目後二十年李公登庸其姥來謁李公忘之姥通曰蜀民老姥嘗囑季氏者李公省前事具公服謝之延入中堂見其女坐定又曰出將入相定矣李公爲設盛饌不食唯飲酒數杯便請別李固留不得但言乞庇我女因贈金阜惆悵並不受唯取其妻牙梳一枚題字記之李公從至門不復見及李公鎮蜀日盧氏外孫子九齡不語忽弄筆硯李戲曰爾竟不語何用筆硯爲忽曰但庇成都老姥愛女何愁筆硯無用耶李公驚悟即遣使分訪之有巫董氏者事金天神即姥之女言能語此兒請祈華岳三郎李公如巫所說是兒忽能言因是蜀人敬董如神祈無不應富積數百金恃勢用事莫敢言者洎相國崔鄲來鎮蜀遽毀其廟投土偶於江仍判事金天王董氏杖背遞出西界寺在貝州李公婿盧生舍於家其靈歇矣出酉陽雜俎

又

李固言初未第時過洛有胡盧先生者知神靈間事曾詣而問命先生曰紗籠中人勿復相問及在長安寓歸德里人言聖壽寺中有僧善術數乃往詣之僧又謂曰子紗籠中人是歲元和七年許孟容以兵部侍郎知舉固言訪中表間人在場屋之近事者問以求知遊謁之所姓未詳斯人且以固言文章甚有聲稱必取甲科因紿之曰吾子須首謁主文仍要求見固言不知其誤之則以所業徑謁孟容孟容見其著述甚麗乃密令從者延之謂曰舉人不合相見必有嫉才者使詒之固言遂以實對孟容許第固言於牓首而落其教者姓名乃遣秘焉既第再謁聖壽寺問紗籠中之事僧曰吾常於陰府往來有爲相者皆以形貌用碧紗籠於庭下故所以知固言竟出入將相皆驗焉出蒲錄紀傳

又

元和初進士李固言就舉忽夢去看牓見李固言第二人上第及放牓自是顧言亦第二人固言其年又落至七年許孟容下狀頭登第出定錄

楊收

唐國相楊收江州人祖爲本州都押衙父維直蘭溪縣主

簿生四子發報收嚴皆登進士第收即大拜發已下皆至丞郎發以春爲義其房子以祝以乘爲名報以夏爲義其房子以戡爲名收以秋爲義其房子以鉅鏻鑑爲名嚴以冬爲義其房子以注涉洞爲名並有文學登高第號曰修行楊家與靜恭諸楊比於華盛收少年於廬山修業一日尋幽至深隱之地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即有僊分若必作官位至三公終爲有禍能從我學道乎收持疑堅進取之心忽其道人之語他日雖登廊廟竟罹南荒之殃（出北夢瑣言）

鄭朗

長慶中青龍寺僧善知人之術知名之士靡不造焉進士鄭朗特謁了不與語及放牓朗首登第爲朗未之信也累

日內索重試朗果落後却謁青龍僧怡然相接禮過前時朗詰之僧曰前時以朗君無名若中第却不嘉自此位極人臣其後果歷台鉉（出定命錄）

段文昌

故西川節帥段文昌字景初父諤爲支江宰後任江陵令文昌少好蜀文長自渚宮因於塵土客遊成都謁韋南康皐皐與奏釋褐道不甚行每以事業自負與游皆高名士之遂去南康之府金吾將軍裴邠之鎮梁川辟爲從事轉假廷評裴公府罷因抵興元之西四十里有驛曰鶴鳴灘漢江前倚巴山有清僧依其隈不知何許人也常默其詞忽復一言未嘗不中公自府游聞清僧之異徑詣清公求宿願知前去之事自夕達旦會無詞忽問蜀中間極盛旌

旆而至者誰公曰豈非高崇文乎對曰非也更言之公曰代崇文者武黃門也清曰十九郎不日即爲此人更盛更盛公尋復之便曰害風妄語阿師不知因大笑而已由是郊亦自負戶部員外韋處厚出開州刺史段公時任都官員外判鹽鐵案公送出都門處厚素深於釋氏洎到鶴鳴先訪之清昔而迎處厚處厚因問還期曰一年半歲一年半歲又問終止何官對曰宰相須江邊得又問終止何處僧遂不答又問段十九郎何如答曰已說矣近也近也及處厚之歸朝正三歲重言一年半歲之驗長慶初段公自相位節制西川果符清師之言處厚唯不喻江邊得宰相嘗求智者解焉或有旁徵義者謂處厚必除浙西夏口從是而入拜相及文宗皇帝踐祚自江府首命處厚爲相至

是方驗與鄭平公同祭師於清公塔因刻石記其事焉又趙宗儒節制興元日問其移動遂命紙作兩句詩云梨花初發杏花初旬邑南來慶有餘宗儒遂考之清公但云時風阿師取次語明年二月除檢校大台僕射鄭餘慶代其位（出定命錄）

崔從

寶曆二年崔從鎮淮南五月二日瓜步鎮申浙右試競渡船十隻其三船平沒於金山下一百五十人俱溺死從見申紙歎惋時軍司馬呈尚將入啓事與從同異之座有來生歸儒者說曰彼之禍不及怪也此亦有之人數相類但其死不同耳淡日有大讌陳於廣場百戲但呈俄暴風雨旋前戲者將其數白從擊在廡下迅雷一震馬皆斃而大

歷數十間乎場凡居其下者俱歷死公令較其數與浙右無一人差焉出獨異志

郭八郎

河中少尹鄭復禮始應進士舉十上不第困厄且甚千福寺僧弘道者人言晝閉關以寐夕則視事於陰府十祈叩者八九拒之復禮方蹇躓憤惋乃擇日齋沐候焉道頗溫容之且曰某未嘗妄洩於人今茂才抱積薪之歎且久不能忍耳勉旃進取終成美名然其事類異不可言也鄭拜請其期道曰唯君期須四事相就然後遂志四缺其一則復負宽如是者骨肉相繼三牓三牓之前猶梯天之難三牓之後則反掌之易也鄭愕視不可喻則又拜請四事之目道持疑良久則曰慎勿言於人君之成名其事有四亦

可以為異矣其一須國家改元之第二年其二須是禮部侍郎再知貢舉其三須是第二人姓張其四同年須有郭八郎四者闕一則功虧一簣矣如是者昆弟姪三牓率須依此鄭雖大疑其說然亦不樂以為無復望也懲謝而退意甚疑之果不中第直至改元寶曆二年新昌楊公再司文柄乃私喜其事未敢洩言來春果登第第二人姓張名知實同年郭八郎名言揚鄭奇嘆且久因紀於小書之抄私自謂曰道言三牓率須如此一之已異其可至於再乎至於三乎次至故尚書右丞韓琮應舉大和二年頗有籍甚之譽以主文非再知舉試日果有恭周之恤爾應後大和九年舉敗於垂成直至改元開成二年高鍇再司文柄右轄私異事明年果登上第二人姓張名寔同年郭八郎名植因又附於小書之末三牓雖欠其一兩牓且無小差闈門之內私相謂曰豈其然乎時僧弘道已不知所往矣又至故駙馬都尉鄭顥應舉時譽轉洽至改元會昌之二年禮部柳侍郎璟再司文柄都尉以狀頭及第第二人姓張名潛同年郭八郎名京弘道所說無差焉出野史

張宣

杭州臨安縣令張宣寶曆中自穀府戶曹掾調授本官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宰去唱已前三日忽夢一女子年二十餘修刺來謁宣素具介夢中不與女子見女子云某是明年邑中之客安得不相見耶宣遂見之禮貌甚肅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貴境有年數矣今聞明府將至故來拜謁

宣因問縣名竟不對宣告其族人曰且誌之及後補湖州安吉縣令宣以家事不便將退之其族人曰不然前夕所夢女子非安字乎十一口非吉字乎此陰隲已定退亦何益宣悟且笑曰若然固應有定遂受之及秩滿數年又將選時江淮水歉宣移家河南固求宋亳一官將引家往又夢前時女子顏貌如舊曰明府又當宰邑妾之邑也宣曰某前已為夫人之邑今豈再授乎女子曰妾自明府罷秩當即遷之居今之所止非舊地然往者家屬凋喪略盡今惟三口為累耳明府到後數月亦當辭去言訖似若悽愴宣亦未諭及唱官乃得杭州臨安縣令宣嘆曰三口臨字也數月而去吾其憂乎到任半年而卒出前定錄

韓泉

昌黎韓泉故晉公滉之丈孫博通經史太和五年自大理丞調選平判入第名第既不絕高又非馳逐而致爲後輩所詬時太常丞馮芫除岳州刺史因說人事固有前定德皇之末芫任太常寺奉禮於時與泉同官其年前進士畤元佐任協律郎三人同約上丁日釋奠武成王廟行事芫任常樂泉任親仁元佐任安邑芫鼓動拉二官同之太平興道西南角元佐忽云某適馬上與二賢作一善夢足下二人皆判入等何也請記之芫因書之紙於篋中憲宗六年芫判入等授興平縣尉泉當無心望於科第此後二十七八年泉方判入等皆不差忒芫臨發岳陽召泉特說當時之事并取篋中所記以示之曰諸公何足爲謀命使之然泉亦去未嘗暫忘則僕與公何前後相懸如此泉其年授大理正（出前定錄）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五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五十六　定數十一

龐嚴　張正矩　劉遵古
舒元輿　李德裕　李言
王沐　舒元謙　杜悰外生
石雄　賈島　崔潔

龐嚴

唐京兆尹龐嚴爲衢州刺史到郡數月忽夢二僧入寢門嚴不信釋氏夢中呵之僧曰使君莫怒余有先知故來相告耳嚴喜聞之乃問曰余爲相乎曰無有節制乎曰無曰然則當爲何官曰類廉察而無兵權有上地而不出畿內過此已往非吾所知也曰然壽幾何曰惜哉所乏者壽向使有壽則何求不可曰何日當去此曰來年五月二十二

日及明年春有除替先以狀請於廉使元稹素與嚴善必就請得請行有日矣其月晦日因宴元公復書云請俟交割嚴發書曰吾固知未可以去具言其夢於座中竟以五月二十二日發其後爲京兆尹而卒（出前定錄）

張正矩

祕書監劉禹錫其子咸允久在舉場無成禹錫憤惋宦途又愛咸允甚切比歸闕以情訴於朝賢太和四年故吏部崔群與禹錫深於素分見禹錫蹭蹬如此尤欲推輓咸允其秋群門生張正謩充京兆府試官群特爲禹錫召正謩面以咸允託之覲首選焉及牓出咸允名甚居下群怒之戒門人曰張正謩來更不要通正謩兄正矩前河中參軍應書判拔萃其時群總科目人考官糊名考訖群讀正矩

判心竊惟許又謂是故工部尚書正甫之弟斷意便與奏及敕下正矩與科目人謝主司獨正矩啓叙前致詞曰某殺身無地以報相公深恩一門之内兄弟二人俱受科名拔擢粉骨虀肉無以上答方泣下語未終群忽悟是正拳之兄弟勃然曰公是張正拳之兄爾賢弟大無良把群販名豈有如此事與賊何異公之登科命也非某本意更謝何爲（出續定命錄）

劉遵古

故刑部尚書沛國劉遵古大和四年節度東蜀軍先是蜀人有富蓄群書劉既至嘗假其數百篇然未盡詳閲明年夏涪江大汎突入壁壘潰里中廬舍歷數日水勢始平而劉之圖書器玩盡爲暴水濡汚劉始命列於庭以曝之後數日劉於群書中得周易正義一軸筆勢奇妙字體稍古蓋非近代之書也其卷末有題云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讀周易著此正義從茲易號十二三歲至一人入千口當有大水漂溺因得舒轉曬曝衡陽道士李德初劉閲其題歎且久窮其所自乃蜀人所蓄之書也於是召賓掾以視之所謂易號十二三歲至一人入千口者一人入千口蓋大和字也自上元歷寶應廣德永泰大曆建中興元貞元永貞元和長慶寶曆至大和凡更號十有三矣與其記果相契然不知李德初何人耳抑非假其名以示於後乎（出宣室志）

舒元輿

李太尉在中書舒元輿自侍御史辭歸東都遷太尉言

近有僧自東來云有一地葬之必至極位何妨取此元輿辭以家貧不辦別覓遂歸啓護他日僧又經過復謂太尉曰前時地已有人用之矣詢之乃元輿也元輿自刑部侍郎平章事（出感定錄）

李德裕

李德裕自潤州年五十四除揚州五十八再入相皆及吉甫之年縉紳榮之（出感定錄）德裕爲太子少傅分司東都時嘗聞一僧善知人禍福因召之僧曰公災未已當南行萬里德裕甚不樂明日復召之僧且曰慮言之未審請結壇三日又曰公南行之期定矣德裕曰師言以何爲驗僧即指其地此下有石函命發之果得焉然啓無所覩德裕重之且問南行還乎曰公食羊萬口有五百未滿必當還矣德裕歎曰師實至人我於元和中爲北都從事嘗夢行至晉山盡目皆羊有牧者數十謂我曰此侍御食羊也嘗誌此夢不泄於人今知冥數固不誣矣後旬餘靈武帥送米暨餼羊五百大驚召僧告其事且欲還之僧曰羊至此是已爲相國有矣還之無益南行其不返乎俄相次貶降至崖州掾竟終於貶所時年六十三（出補錄紀傳）

李言

有進士李嶽連舉不第夜夢人謂曰頭上有山何以得上第及覺不可名嶽遂更名言果中第（出感定錄）

王沐

王沐者涯之再從弟也家於江南老且窮以涯執相權遂跨蹇驢而至京師索米僦舍住三十日始得一見涯於門

身所望不過一簿一尉耳而涯見沐涕倒無雁序情大和九年秋沐方說涯之嬖奴以導所欲涯始一召擬許以微官處焉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其命及涯就誅仇士良收捕家人時沐方在涯私第謂其王氏之黨遂不免於腰領（出杜陽雜編）

舒元謙

舒元謙元輿之族聰敏慧悟富有春秋元輿禮遇頗至十年元輿處之猶子薦取明經第官歷校書郎及時相印許為曹郎命之無何忽以非過怒謙至朔旦伏謁頓不能見由是日加譴責為僮僕輕易謙既不自安遂置書於門下辭往江表而元輿亦不問翌日辦裝出長安咨嗟蹇分悵悵自失卽駐馬回望涕泗漣如及昭應聞元輿之禍方始釋然（是時於宰相宅收捕家口不問親疎並皆誅戮之）當時論者以王舒禍福之異定分焉（出杜陽雜編）

杜悰外生

杜悰與李德裕同在中書他日德裕謂悰曰公家有異人何不遣一相訪悰曰無德裕曰試思之曰但有外生自遠來求官爾德裕曰此是也及歸遣謁德裕德裕問之對曰太尉位極人臣何須問也凡人細微尚有定分況功勳爵祿乎且明日午時有白獸自南踰屋而來有小童丱角衣紫年七歲執竹竿長五尺九節驅獸獸復南往小童非宅內人也試伺之翌日及午果有白猫自南踰屋而來有丱角小童衣紫逐之猫復南去乃召問之曰年七歲數其所執竹長五尺而九節童乃宅外元從之子也畧無毫髮差謬事無大小皆前定矣（出聞奇錄）

石雄

石雄初與康詵同為徐州帥王智興首校王公忌二人驍勇奏守本官雄則許州司馬也尋授石州刺史有李弘約者以石使君許下之日曾負弘約資貨累自窮索後詣石州求其本物既入石州境弘約遲疑恐石怒遇里有神祠祈享皆謂其靈弘約乃虔禱於神神祝父子俱稱神下索紙筆命弘約書之又不識文字求得村童口占之曰石使君此去當有重臣抽擢而立武功合為河陽鳳翔節度復有一官失望所以此事須秘密不得異耳聞之弘約以巫祝之言先白石君石君相見甚悅尋以潞州劉從諫背叛朝廷議欲討伐李德裕為宰相而舉用雄雄奮武力奪得天井關後共劉振又破黑山諸番部落走南單于迎公主歸國皆雄之効也然是鷹犬之功非良宰不能馳驅者及李公以太子少保分洛石僕射詣中書論官曰雄立天井關及黑山之功以兩地之勞更希一鎮養老相府曰僕射潞州之功國家已酬河陽節度使西塞之績又拜鳳翔在兩鎮之重豈不為酬賞也石乃復為左右統軍不愜其望悉如巫者之言德裕謫潮州有客復陳石雄神祇之驗明其盛衰有數稍抑其一嘗矣（出雲溪友議）

又

會昌四年劉稹敗當從諫時有一人稱石雄七千人至從諫戮之至是石雄果七千人入潞州（出感定錄）

賈島

賈島字浪仙元和中元白尚輕淺島獨變格入僻以矯艷雖行坐寢食吟咏不輟嘗跨驢張蓋橫截天街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忽吟曰落葉滿長安求聯句不可得因搪突大京兆劉棲楚被繫一夕而釋之又嘗遇武宗皇帝於定水精舍島尤肆侮慢上訝之他日有中旨令與一官謫去特授長江縣尉稍遷普州司倉而終（出摭）

崔潔

太府卿崔公名潔在長安與進士陳彤同往街西尋親故陳君有他見知崔公不信將出陳君曰當與足下於裴令公亭䬸鱠崔公不信之笑不應過天門街偶逢賣魚甚鮮崔公都忘陳君之言曰此去亦是閑人事何如吃鱠遂令從者取錢買魚得十斤曰何處去得左右曰裴令公亭子甚近乃先遣人計會及升亭下馬方悟陳君之說崔公大驚曰何處得人所鱠陳君曰但假刀砧之類當有第一部樂人來餞頃紫衣三四人至亭子游看一人見魚曰極是珍鮮二君莫欲作鱠否某善此藝與郎君設手詰之乃梨園第一部樂徒也餘者悉去此人遂解衣操刀極能敏妙鱠將辦陳君曰此鱠與崔兄䬸紫衣不得鱠也既畢忽有使人呼曰駕幸龍首池喚第一部音聲切者携衫帶望門而走亦不暇言別崔公甚歎異之兩人既䬸陳君又曰少頃有東南三千里外九品官來此得半碗清羹喫語未訖延陵縣尉李耿至將赴任與崔公中外親舊探知在裴令公亭子故來告辭方喫食羹次崔公曰有鱠否左右報已盡只有清羹少許公大笑曰令取來與少府啜乃喫清羹半碗而去延陵尉乃九品官也食物之微㝡路已定況大者乎（出逸）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五十六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五十七　定數十二

李景讓　李敏求　李君
馬舉　鄭延濟　李生

李景讓

唐宣宗將命相必採中外人情合爲相者三兩人姓名揔之致案上以碗覆之宰相闕必添香虔祝探丸以命草麻上切於命故李孝公景讓竟揆名不着有以見其命也出氏雜記

李敏求

李敏求應進士舉凡十有餘上不得第海內無家終鮮兄弟姻屬栖栖丐食殆無生意大和初長安旅舍中因暮夜愁惋而坐忽覺形魂相離其身飄飄如雲氣而遊漸涉丘

墟荒野之外山川草木無異人間但不知是何處良久望見一城壁即趨就之復見人物甚衆呵呼往來車馬繁鬧俄有白衣人走來拜敏求敏求曰爾非我舊傭保耶其人曰小人即二郎十年前所使張岸也是時隨從二郎涇州岸不幸身先犬馬耳又問曰爾何所事岸對曰自到此來便事柳十八郎甚蒙驅使柳十八郎今見在太山府君判官非常貴盛每日判決繁多造次不可得見二郎豈不共柳十八郎是往來今事須見他岸請先入啓白須臾張岸復出引敏求入大衙門正北有大廳屋丹楹粉壁壯麗窮極又過西廡下一橫門門外多是著黃衫慘綠衫人又見著緋紫端簡而佇立者披白衫露髻而倚牆者有被枷鎖牽制於人而俟命者有抱持文案窺覷門中而將入者如叢約數百人敏求將入門張岸揮手於其衆曰官客來其人一時俛首開路俄然謁者揖敏求入見著紫衣官人具公服立於階下敏求趨拜訖仰視之即故柳澥秀才也澥勢顧敏求大驚未合與足下相見乃揖登席綢繆敘話不異平生解曰幽顯殊途今日吾人此來大是非意事莫有所由妄相追攝否僕幸居此處當爲吾人理之敏求曰所以至此者非有人呼也解疣吟良久曰此固有定分然宜速返敏求曰受生苦窮薄故人當要路不能相發揮乎解曰假使公在世間作官職豈可將他公事從其私欲乎苟有此圖謗罰無容逃遁矣然要知祿命非可苑力因命左右一黃衫吏引二郎至曹司略示三數年行止之事敏求即隨吏却出過大廳東別入一院院有四合大屋約六

七間窗戶盡啓滿屋唯是大書架置黃白紙書簿各題籤牓行列不知紀極其吏止於一架抽出一卷文以手葉却數十紙即反卷十餘行命敏求讀之其文曰李敏求至大和二年罷舉其年五月得錢二百四十貫側坑朱字其錢以伊宰賣庄錢充又至三年得官食祿張平子讀至此吏復掩之敏求懇請見其餘吏固不許即被引出又過一門門額斜開敏求傾首窺之見曰合大屋屋內盡有牀榻上各有銅印數百顆雜以赤斑蛇大小數百餘更無他物敏求問吏用此何爲吏笑而不答遂却至柳判官處柳謂敏求曰非故人莫能致此更欲奉留恐誤足下歸計握手敘別又謂敏求曰此閤甚難得揚州氈帽子他日請致一枚即顧謂張岸可將一兩箇了事手力兼所乘鞍馬送二郎

歸不得妄引經過恐動他人敏求出至府署外即乘所借馬疾如風二人引頭張岸控轡須臾到一處天地漆黑張岸曰二郎珍重似被推落大坑中即如夢覺于時向曙身乃在昨宵愁坐之所敏求從此遂不復有舉心後數月窮飢益不堪敏求數年前曾被伊慎諸子求爲妹婿時方以修進爲已任不然納之至是有人復語敏求敏求即欣然欲之不旬遂成姻娶伊氏有五女其四皆已適人敏求妻其小者其兄宰方貨城南一庄得錢一千貫悉將分給五妹爲資裝敏求既成婚即時領二百千其姊四人曰某娘最小李郎又貧盍各率十千以助焉由是敏求復領二百四十貫無差矣敏求先有別色身名久不得調其年乃用此錢參選三年春授鄧州向城尉任官數月閒步縣城外壞垣蓁莽之中見一古碑文字磨滅不可識敏求偶令隸去苔蘚細辨其題篆云晉張衡碑因悟食祿張平子何其昭昭歟 出河東記

又一說李敏求暴卒見二黃衣人追去至大府署求窺之見馬植在內披一短褐於地鋪坐吃飯四隅盡是文書架馬公早登科名與敏求情善遽入曰公安得在此馬公驚甚且不欲與之相見迴面向壁敏求曰必無事乃坐從容敏求曰此主何事曰人所得錢物逐歲支足敏求曰今既得見乃是天意切要知一年所得如何馬公乃爲檢一大葉子簿黃紙籤標書曰盧弘宣年支一千貫開數幅至敏求以朱書曰年支三百貫以伊宰賣宅錢充敏求曰某乙之錢簿已多矣幸逢君子竊欲僥求馬公曰三二十千即可多即不得以筆注之曰更三十千以其甲等四人錢充復見女姥年六十餘乃敏求娘氏之乳母家在江淮見敏求喜曰某亦得迴知郎君與判官故舊必爲李姊看年支敏求要見時爲李乳養不得已却入具言於馬公令左右曰速檢來大帖文書曰阿李年支七百敏求趨出見老姊倍知塢怨甚淚使者促李公去行數十里却至壞城見一坑深黑使者自後推之遂覺妻子家人圍繞啼泣云卒已兩日少頃方台乃索紙筆細紀敏求即伊慎之婿也妻兄伊宰爲軍使賣伊公宅得錢一二百千至歲盡皆可益三十千亦無望焉偶於街中遇親丈人赴選自江南至相見大喜遂食與鄉里二人皆以敏求情厚者同贈錢三十千一如簿中之數盧弘宣在城有人知者爲盧公話之盧公許其俸祿并知留後使所得錢畢二千貫無餘李姊已淪落不在嫗母之家乞食於路七百之數故當箕斂方可致焉 出逸史

李君

江陵副使李君嘗自洛赴進士舉至華陰見白衣人在店李君與語同爐飲啜甚洽同行至昭應曰某隱居飲西嶽甚荷郎君相厚之意有故明日先徑往城中不得奉陪也莫要知向後事否君再拜懇請乃命紙筆於月下凡書三封次第緘題之甚急則開之乃去五六舉下第欲歸無糧食計住求容足之地不得曰此爲窮矣仙兄書可以開也遂焚香開之曰某年月日以困迫無資用開一封可青龍寺門前坐其人語遂往到已晚久望至昏時不敢

歸心自笑曰此處坐可得錢乎少頃寺主僧領行者至將開門見李君曰何人曰某驢弱居遠前去不得將寄宿於此僧曰門外風寒不可且向院中遂邀入牽驢隨之具饌烹茶夜艾熟視李君低頭不語者良久乃曰郎君何姓曰姓李僧驚曰松滋李長官識否李君起嚬蹙曰某先人也僧垂泣曰某父故舊適覺郎君酷似長官然奉求已多日矣今乃遇李君涕流被面因曰郎君甚貧長官比將錢物到求官至此狼狽有錢二千貫寄在某處自是以來如有重負今得郎君分付老僧此生無事矣明日留一文書便可挈去李君悲喜及旦遂載錢而去買宅安居遂爲富室又三數年不第塵土困悴欲罷去思曰乃一生之事仙兄第二緘可以發也又沐浴清旦啓之曰某年月日以將罷舉可開第二封可西市鞦轡行頭坐見訖復往至即登樓飲酒聞其下有人言交他郎君平明即到此無錢即道元是不要錢及第李君驚而問之客曰侍郎郎君有切故要錢一千貫致及第昨有共某期不至者今欲去耳李君問曰此事虛實客曰郎君見在樓上房內李君曰某是舉人亦有錢郎君可一謁否曰實如此何故不可乃却上果見之話言款洽曰侍郎郎君也云主司是親叔父乃面定約束明年果及第後官至殿中江陵副使患心痛少頃數絕危迫頗甚謂妻曰仙師第三封可以開矣妻遂灌洗開視之云某年月日江陵副使忽患心痛可處置家事更兩日卒出逸史

馬舉

淮南節度使馬舉討龐勛爲諸道行營都虞候遇大陣有將在阜旗下望之不入賊使二騎斬之騎迴云大郎君也舉曰但斬其慢將豈顧吾子再遣斬之傳首陣上不移時而敗賊後大軍小衄舉落馬墜橋下而死夜深復甦見百餘人至云馬僕射在此一人云僕射左脇一骨折又一人云速換之又曰無以換之又令取柳木換遂換之須臾便曉所損乃痊並無所苦及鎮揚州檢校左僕射出聞奇錄

鄭延濟

宰相堂飯常人多不敢食鄭延昌在相位一日本廳欲食次其弟延濟來遂與之同食延濟手秉餺飥食及數口椀自手中墜地遂中風痺一夕而卒出中朝故事

李生

契貞先生李義範住北邙山玄元觀咸通末已數年矣每入洛城徽安門內必毀服歎譽焉有李生者不知何許人年貌可五十餘與先生叙宗從之禮揖詣其所居有學童十數輩生有一女一男其居甚貧窶日不暇給自此先生往來多止其學中異常欽狎忽一夕請邙山與先生爲別擁爐夜話問其將何適也生曰某此別辭世矣非遠適也某受命於冥曹主給一城內戶口逐日所用之水今月限既畢不可久住後三日死矣五日妻男葬某於此山之下所闕者顧送終之人比少一千錢託道兄償之故此相囑兼告別矣因曰人世用水不過日用三五升過此必有減福折筭切宜慎之問其身後生計生曰妻聘執喪役夫姓王某男後當爲僧然其僧在江南二年外方至名行成未

至間凡寄食觀中也先生便令入道可乎生曰伊是僧材不可為道非人力所能遣此並陰隲品定訖及曉告去自是累旬寒甚不入洛城且五日矣初緣李生之妻與數華前先生云李生謝世今早葬於山下欠一千錢云當託先生助之故來取耳仍將男寄先生院後江南僧行成果至宿於先生宅因以李生之男委之行成欣然攜去云既承有約當教以事業度之爲僧二歲餘行成復至已爲僧矣誦法華經甚精熟焉初先生以道經授之經年不能記一紙人之定分信有之焉 出錄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五十七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五十八　　定數十二

成汭　楊蔚　歐陽澥
伊璠　顧彥朗　李甲
房知溫　竇夢徵　許生
楊鼎夫　牛希濟　陰君文字
貧婦　支戩

成汭

唐天祐中淮師圍武昌杜洪中令乞師於梁王梁與荆方睦乃諷成中令汭帥兵援之汭欲往親征乃力造巨艦一艘三年而成號曰和州載艦上列廳宇洎司局有若衙府之制又有齊山截海之名其餘華壯即可知也飾非拒諫斷自其意幕客俛仰不措一辭唯孔目吏楊厚贊成之舟次破軍山下爲吳師縱燎而焚之汭竟溺死兵士潰散先是改名曰汭字即水內也水內之死豈前兆乎湖南及朗州軍入江陵俘載軍民職掌伎巧僧道伶官並歸長沙改汭之名和州之號前定矣 出北夢瑣言

楊蔚

唐楊蔚使君典庠原道者東來後每到州多止於紫極宮弘農甚恩一見而頷川轍便他適乃謂諸道士曰此度更來便須申報或一日再至遂令申白俄而州將擁旆而至遂被揖楊公曰鶯風久矣卑棲拙奉敢以將來祿筭爲請勿訝造次頷川吁人爲鄉乃謂州牧曰鄉二爲刺史了更無言楊不懌以其曾典兩郡至此三也自是常以見任爲終凡之所適後秩滿無恙不謝其言無何又授此州亦收

考覈罷後又除是郡凡三任竟殞於是郡即三爲刺史之說果在於此乎楊公季弟玭爲愚話之出北夢瑣言

歐陽澥

歐陽澥者四門之孫也薄有詞賦出入場中近二十年善和韋中令在閣下澥則行卷及門凡十餘載未嘗一面而澥慶弔不虧韋公雖不言而意甚憐之中和初公隨駕至西川命相時澥寓居漢南公訪知行止以私書令襄帥劉巨容俾澥計偕巨容得書大喜待以厚禮首薦之外資以千餘緡復大宴於府幕既而撰日遵路無何一夕心痛而卒巨容因籍澥答書呈於公公覽之憮然因曰十年不見灼然不錯出摭言

伊璠

黃巢汙踐宮闈與朱泚之亂不侔其間尤異各爲奸事傳記軒裳農賈莫敢潛蹤而出者不可勝記至有積月窮究終日逃避竟不覩戰鋒者獨前櫟陽令伊璠爲戎所得屢脫命於刃下其後血屬相失村服晦行及藍關爲猛獸搏而食之患禍之來其可苟免出聞奇錄

顧彥朗

東川顧彥朗以忝叔向爲副使咸欲將之恩惟爲戎倅而嘗加敬其弟彥暉嗣襲時好潔淨嘗嫌人臭左右薰香而備給使幕寮皆中朝子弟亦渉輕薄李太尉昭度收復蜀城以彥暉爲招討副使在軍中每旦率幕官同謁掌武而蜀先主預爲其輕忽之蹤昭度亦嫌其不恭彥暉與兄位爾後爲蜀主所破手刃一家郎官溫術等斃爲先是蔡叔

[illegible]職居元寮乃顧氏之心膂與所辟朝士優游罇俎不相侔矣小顧既是舊嫌其輩附王先生因其隙言以間之且曰拈却於中丞看爾得否由是叔向辭職閑居王乃舉軍而伐之在蜀有術士朱洽者常謂人曰二顧雖位尊方鎮生無第宅死無墳墓人莫諭之或曰二顧自天德軍小將際會立功便除東川弟兄遂據大顧相叢遺命焚骸歸葬豐州會多事未果至小顧狼狽之口送終之禮又闕焉即朱氏言於斯驗矣出北夢瑣言

李甲

唐天祐初有李甲本常山人逢歲饑饉徙家邢臺西南山谷中樵採鬻薪以給朝夕嘗夜至大明山下值風雨暴至遂入神祠以避之俄及中宵雷雨方息甲即寢於廟宇之間松栢之下須臾有呵殿之音自遠而至見旌旗閃閃車馬闐闐或擐甲胄者或執矛戟者或危冠大履者或朝衣端簡者揖讓升階列坐於堂上者十數輩方且命酒進食

歡語良久其東榻之長即大明山神也體貌魁梧氣岸高邁其西榻之首即黃澤之神也其狀踈而瘦其音清而朗更其次者云是漳河之伯餘即不知其名坐談論商推幽明之事其一曰禀命玉皇受符金闕太行之面清漳之湄數百里間幸爲人主不敢逸豫怠惰也不敢曲法而徇私也不敢恃尊而害下也兢兢惕惕以承上帝用治一方故歲有豐登之報民無札瘥之疾我之所治今茲若是其一曰清冷之域泱漭之匯西聚大陸東漸巨浸連陂漾澤千里而遥余奉帝符宅茲民庶雖雷霆之作由巳也風波之

起由巳也故怒馳驟人罔能制乎予亦非其命不敢有爲也非其時不敢沿泝也正而御之靜而守之遂致草木茂焉魚鼈蕃焉鹹鹵磊塊而滋殖雚蒲芬鬱而發生上天降鑒亦孽無橫沴爾又一口苓㟁之地岝㟧之鄉分塊扎之一隅總飛馳之衆類熊羆虎豹鳥鵲鵰鶚動止攸持罔敢害民是故予之所職耳何假乎備上座上叙门唯唯大司之神忽揚目肝衡嘷嗟長歎而謂衆賓曰諸公鎮撫方隅公理疆野或水或陸各有所長然而天地運行之數生靈厄會之期巨盜將興大難方作雖群公之善理其若之何衆咸問曰何謂也大明曰余昨上朝帝所竊聞衆聖論將來之事二十年間兵戎大起黄河之北滄海之右合屠害人民六十餘萬人當是時也若非積善累仁忠孝純

至者莫能免焉兼西北方有華胥遮毘二國待茲人衆用實彼土焉甚此生民寡劣當其役哉乎衆皆頻蹙相視曰非所知也食既畢天亦將曙諸客各登車而去大明之神亦不知所在及乎旦李甲神思怳然有若夢中所遇既歸具以始末書而說之于於鄰里之賢者自後三十餘載雖皇興綏朝對壘河岸戰陣相尋及晉宋戎虜亂華干戈不息破其金炭者何啻乎六十萬焉今詳李生所說始天意乎非人事乎出瀟湘錄

房知溫

故青帥房公知溫少年與外弟徐■爲盜於兗鄆之境嘗則匿於古冢一夕遇雨未出閒二鬼至一鬼曰此有節度上主宜綏之與外弟俱聞之二人相問曰適聞外面語否徐曰然房曰吾與汝未知孰是來宵汝當宿於他所吾獨在此以驗之迨夕二鬼又至一鬼復曰昨夜貴人尚在矣房聞之喜後果節制數鎮官至太師中書令東平王則知貴者說類鳴不謬異以三公呼之爲不謬矣出玉堂閒話

竇夢徵

朱梁翰林學士竇夢徵以文學稱於世時甫求錢出父有兀帥之命寶以錢公無功於本朝俾年一方學徽渥澤不稱是命乃抱麻哭於朝翌日竇謫掾於東州及失意愤譴嘗鬱鬱不樂竇夢有人謂曰君無自苦不久當復故職然將來慎勿爲丞相苟有是命當萬計避之其後竇復居禁職自工部侍郎竇忽悟夢中所言深惡其事然已受命不能逃避未幾果卒出王堂閒話

許生

汴州都押衙朱仁忠家有門客許生忽卒隨使者入冥經歷之處皆如郡城忽見地壚粟千石中植一牌曰金吾將軍朱仁忠食祿生極討之治至公署使者引入一曹司主吏按其簿曰此人乃誤追之矣謂生曰汝可止此吾將白於陰府汝慎勿竊吾簿吏既出生潛目架上有簿牌曰人間食料簿生潛懷其人朱仁忠不食簿可知其由遂披簿求之久不睹其文遂覺上吏大怒已知其不慎瞋目責之生忍懼謝過告吏曰某乙平生受朱仁忠恩知其人性不食簿是敢竊食簿驗之願恕其罪吏怒稍解自取食簿於仁忠名下注大豆二分吏乃遣前使者引出放還其徑路微細隨使者而行忽見一婦女形容顦顇衣服繿縷抱一

孩子拜於道傍謂生曰妾是朱仁忠亡妻頃年因產而死竟未得受生飢寒尤甚希君濟以資緡數千貫生以無錢辭之婦曰所求者楮貨也君還魂後可致而焚之兼望仁忠與寫金光明經一部懺之可指生路也既而先行直抵相國寺將踰其閾爲使者所推踣地而寤仁忠既悲喜聞其冥間之事生曰君非久必任金吾將軍言其髀蒙之事又話兄君亡妻言其形實無差後與仁忠同食乃言自君亡後忽嘗焚香令嗜之頗甚乃是汪大旦三合之驗也自爾朱寫經畢許生燔紙數千其婦於寐中辭謝而去朱果爲金吾將軍顯晦之事不差堂蘿異聞話註堂

楊鼎夫

進士楊鼎夫富於詞學爲時所稱頃歲會遊青城山過皂江同舟者約五十餘人至於中流遇暴風漂蕩其船抵巨石傾覆於洪濤間同濟之流盡沉沒底獨鼎夫似有物扶助既達岸亦困頓矣遠有老人以杖接引且笑云元是鹽裏人本非水中物鼎夫未及致謝旋失老人所之因作詩以記後歸成都話與知己終莫究鹽裏人之義後爲權臣安思謙幕吏判権鹽院事遇疾暴亡男文則以屬分料鹽自餘片裹束將上蜀郡營葬至是鹽裹之詞方驗鼎夫舊記詩曰青城山峭皂江寒欲度當時作等閑棹逆狂風趨近岸舟逢怪石碎前灣手攜弱杖倉皇處命出洪濤頃刻間今日深恩無以報令人羞記雀銜環北夢瑣言

牛希濟

蜀御史中丞牛希濟文學繁贍超於時輩自云早年未出學院以詞科可以俯拾或夢一人介金曰郎君分無科名四十五已上方有官祿覺而異之旋遇喪亂流寓於蜀依季父也軾大院中書勑也給仍以氣直嗜酒爲季父所責旅寄巴南旋聆開國不預勸進又以時輩所排十年不調爲先主所知召對除起居郎累加至憲長是知向者之夢何其神也北夢瑣言

陰君文字

頃歲有一士人嘗於寢寐間若被官司追攝因隨使者而去行經一城云是鎮州其間人物稀少又經一城云是幽州其間人物衆廣士人乃詢使者曰鎮州蕭疏幽州繁盛何其異乎使者曰鎮州雖然少人不日亦當似幽州矣有頃至一處有若公府中有一大官見士人至前即曰誤追此人來宜速放去士人知是陰司乃前啓陰官曰某雖蒙放還願知平生官爵所至陰官命取紙一幅以筆墨畫紙作九箇圈子別取青筆於第一箇圈子中點一點而與之士人置諸懷袖拜謝而退及寤其陰君所賜文字則宛然在懷袖間士人收藏甚祕其後鎮州兵士相繼殺傷甚衆故知陰間鎮州即日人衆當不謬耳其士人官至冀州錄事參軍繼傳而卒陰官畫九圈子者乃九官也冀州爲九州之第一故點之其點青者言士人只止於錄事參軍綠袍也出註堂

貧婦

諺云一飲一啄繫之於分斯言雖小亦不徒然常見前張賓客澄言頃任鎮州判官日部內有一民家婦貧且老平

生未嘗獲一完全衣或有衣具窮賤形體相露遇一單衣其婦得之於晨之際而未及體若有人自後掣之者將手已不知衣所在此蓋爲鬼所奪也出玉堂閒話

支戩

江左有支戩者餘干人世爲小吏至戩獨好學爲文稱自猶秀才會正月望夜時俗取飯箕衣之衣服插箸爲嘴使畫盤粉以卜戩見家人爲之即獻祝曰請卜支秀才他日至何官乃畫粉宛成司空字又戩嘗夢至地府盡閲名簿至己籍云至司空年五十餘他人籍不可記唯記其友人鄭元樞云貧賤無官年四十八元樞後居浙西廉使徐知諫賓禮之將薦於朝政行有日矣暴疾而卒實年四十八戩後爲金陵觀察判官檢校司空恒以此事話於親友竟卒於任年五十一出稽神錄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五十九

定數十四婚姻

定婚店　崔元綜　盧承業女
琴臺子　武殷　盧生
鄭還古

定婚店

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婦多岐求婚不成貞觀二年將遊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馬潘昉女爲議者來旦期於店西龍興寺門固以求之意切旦往焉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巾囊坐於階上向月檢書覘之不識其字固問曰老父所尋者何書固少小苦學字書無不識者西國梵字亦能讀之唯此書目所未覿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間書君因得見固曰然則何書也曰幽冥之書固曰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君行自早非某不當來也凡幽吏皆主人生之事主人可不行其中乎今道途之行人鬼各半自不辨耳固曰然則君何主曰天下之婚牘耳固喜曰固少孤嘗願早娶以廣後嗣爾來十年多方求之竟不遂意今者人有期此與議潘司馬女可以成乎曰未也君之婦適三歲矣年十七當入君門因問囊中何物曰赤繩子耳以繫夫婦之足及其坐則潛用相繫雖讐敵之家貴賤懸隔天涯從宦吳楚異鄉此繩一繫終不可逭君之脚已繫於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爲曰此店北賣菜家嫗女耳固曰可見乎曰陳嘗抱之來賣菜於是能隨我行當示君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書揭囊而行固逐之入米市有眇嫗抱三歲女來弊陋亦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

固怒曰殺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當食大祿因子而食邑庸可殺乎老人遂隱固磨一小刀付其奴曰汝素幹事能爲我殺彼女賜汝萬錢奴曰諾明日袖刀入菜肆中於衆中刺之而走一市紛擾奔走獲免問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才中眉間爾後求婚終不遂又十四年以父蔭參相州君刺史王泰俾攝司戶掾專鞫獄以爲能因妻以女可年十六七容色華麗固稱愜之極然其眉間常貼一花鈿雖沐浴閒處未嘗暫去歲餘固逼問之妻潸然曰妾郡守之猶子也非其女也疇昔父曾宰宋城終其官時妾在襁褓母兄次歿唯一庄在宋城南與乳母陳氏居去店近鬻蔬以給朝夕陳氏憐小不忍暫棄三歲時抱行市中爲狂賊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間叔從

事盧龍遂得在左右以爲女嫁君耳固曰陳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乃曰奇也因盡言之相敬愈極後生男鯤爲鴈門太守封太原郡太夫人知陰騭之定不可變也宋城宰聞之題其店曰定婚店出續幽怪錄

崔元綜

崔元綜任益州參軍日欲娶婦吉日已定忽假寐見人云此家女非君之婦君婦今日始生乃夢中相隨向東京履信坊十字街西道北有一家入宅內東行屋下正見一婦人生一女子云此是君婦崔公驚寤殊不信之俄而所平章女忽然暴亡自此後官至四品年五十八乃婚侍郎韋陟堂妹年始十九雖嫌崔公之年高嫁之乃於履信坊韋家宅上成親果在東行屋下居住尋勘歲月正是所夢之日其妻適生崔公至三品年九十韋夫人與之偕老向四十年食其貴祿也出定命錄

盧承業女

戶部尚書范陽盧承慶有兄子將笄而嫁之謂弟尚書左丞承業曰吾爲此女擇得一婿乃曰裴居道其相位極人臣然恐其非命破家不可嫁也承業曰不知此女相命終他富貴否因呼其姪女出兄弟熟視之承業又曰裴郎位至郎官其女即合喪逝縱後還來不相及也卒嫁與之居道官至郎中其妻果歿後居道竟拜中書令被誅籍沒久而方雪出定命錄

琴臺子

趙郡李希仲天寶初宰偃師有女曰閑儀生九歲嬉戲於

廨署之花欄內忽有人遙招閑儀曰鄙有懇誠爾許賢淑幸畢詞勿甚驚駭乃曰鄙爲崔氏妾有二男一女男名琴臺子鄙尤鍾念生六十日鄙則謝去夫人當爲崔之繼室敢以念子爲託實仁愍之因悲慟嗚咽俄失所在閑儀亦沉迷無所覺知與家人善養之旬日無恙希仲秩滿因家洛京天寶末幽薊起戎希仲則挈家東邁以避兵亂行至臨淮謁縣尹崔祈既相見情欵欣然各敘相姻崔乃內外三從之昆仲也時崔喪妻半歲中饋無主幼稚零丁因求娶於希仲希仲家貧時危方爲遠適女況成立遂許成親女既有歸將謀南度偃師故事初不省記一日忽聞崔氏中堂沉痛大哭即令詢問乃閑儀耳希仲遽自詢問則出一年孤孩曰此花欄所謂琴臺子者也因是倍加撫育名

之靈遇及長官至陳郡太守（出續玄怪錄）

武殷

武殷者鄴郡人也嘗娶同郡鄭氏則殷從母之女姿色絶世雅有令德殷甚悅慕女意亦願從之因求爲壻有誠約矣無何迫於知己所薦將舉進士期以三年從母許之至洛陽聞勾龍生善相人兼好飲酒特特造焉生極喜與之竟夕因爲殷曰子之禄與壽甚厚然而晚遇未至七十而有小厄殷曰今日之慮未暇於此請以近事言之生曰君言近事非名與婚乎殷曰然生曰自此三年必成大名如婚娶殊未有兆殷曰約有所娶何言無兆生笑曰君之娶鄭氏乎曰然生曰此固非君之妻也君當娶韋氏後二年始生生十七年而君娶之時當官未踰年而韋氏卒殷異其言因問鄭氏之夫曰即同郡郭子元也子元娶五年而卒然將嫁之夕君其夢之既二年殷下第有内黄人郭紹家富於財聞鄭氏美納賂以求其婚鄭氏之母聚族謀曰女年既笄殷未成事吾老矣且願見有所適今有郭紹者求娶吾欲許之何如諸子曰唯命鄭氏聞之泣涕將斷髪爲尼者數四及嫁之夕忽得疾昏眩若將不救時殷在京師其夕夢一女嗚咽流涕似有所訴視之即鄭氏也乃驚問父之言曰某嘗慕君子之德亦知君之意且曾許事君矣今不幸爲尊長所逼將適他氏没身之歎知復何言言訖相對而泣因驚覺悲惋且異其事乃發使驗之則果適人問其姓氏則郭紹也殷數日思勾龍生言頗驗然疑其名之異耳及肅宗在儲名紹遂改爲子元也殷明年擢第更二年而子元卒後十餘年歷位清顯每求娶輒不應後自尚書郎謫官韶陽郡守韋安貞屬以女妻之殷念勾龍生之言懇辭不免娶數月而韋氏亡矣其後皆驗如勾龍生之言爾（出前定錄）

盧生

弘農令之女既笄適盧生卜吉之日女巫有來者李氏之母問曰小女今夕適人盧郎常來巫當屢見其人官祿厚薄巫者曰所言盧郎非長髯者乎曰然然則非夫人之子壻也夫人之壻中形而白且無鬚也夫人驚曰吾之女今夕適人得乎巫曰得夫人曰既得適人又何以云非盧郎乎曰不知其由則盧終非夫人之子壻也俄而盧納采夫人怒巫而示之巫曰事在今夕安敢妄言其家大怒共唾而逐之及盧乘軒車來展親迎之禮賓主禮具解珮紛花盧生忽驚而奔出乘馬而遁衆賓追之不返主人素負氣不勝其憤且恃其女之容邀客皆入呼女出拜其貌之麗天下罕敵指之曰此女豈驚人者耶今而不出人其以爲獸形也衆人莫不憤歎主人曰此女已奉見賓客中有能聘者願赴今夕特鄭某官某爲盧之儐在坐起拜曰願事門館於是奉書擇相登車成禮巫言之貌宛然乃知巫之有知也後數年鄭任於京逢盧問其事盧曰兩眼赤且大如朱盞牙長數寸出口之兩角得無驚奔乎鄭素與盧相善驟出其妻以示之盧大慙而退乃知結縭之親命固前定不可苟而求之也（出續玄怪錄）

鄭還古

太學博士鄭還古婚刑部尚書劉公之女納吉禮後與道士寇璋宿邪應縣夜夢乘車過小三橋至一寺後人家就與婚姻主人姓房驚覺與寇君細言以紙筆記其事寇君曰新婚偶爲此夢不足怪也劉氏尋卒後數年向東洛再娶李氏於昭城寺後假宅拜席日正三橋宅主姓韓時房直溫爲東洛少尹是妻家舊親促之類皆房公所主還古乃悟昔年之夢話於賓客無不歎焉出逸史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五十九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六十

定數十五 婚姻

秀師言記 李行脩

朱顒 侯繼圖

灌園嬰女

秀師言記

唐崔晤李仁鈞二人中外弟兄崔年長於李在建中末偕來京師調集時薦福寺有僧神秀曉陰陽術得供奉禁中會一日崔李同詣秀師師泛叙寒溫而已更不開一語別揖李於門扇後曰九郎能惠然獨賜一宿否小僧有情曲欲陳露左右李曰唯唯後李特赴宿約餼且豐潔禮甚謹敬及夜半師曰九郎今合選得江南縣令甚稱意從此後更六年攝本府糺曹斯乃小僧就刑之日監刑官人郎九郎耳小僧是吳兒酷好瓦棺寺後松林中一段地最高敞

處上元佳境盡在其間死後乞九郎作窣堵坡院[illegible]於此為小師藏骸骨之所李徐曰斯言不諧遣之如皎日秀泣然流涕者良久又謂李曰為余寄謝崔家郎君且崔只有此一政官家事零落飄寓江徼崔之孤終得九郎殊力九郎終為崔家女婿秘之秘之李詰旦歸旅舍見崔唯說秀師云某說終為兄之女婿崔曰我女纔壽命死且何能嫁與田舍老翁作婦李曰比那君出降單于猶是生活二人相顧大笑後李補南昌令到官有能稱罷攝本府糺曹有驛遞流人至州坐漢宮內密事者遲明宣詔書宜付府笞死流人解衣就刑次熟視監刑官果李糺也流人即神秀也大呼曰瓦棺松林之請予勿食言秀既死乃掩泣請告指俸貨蒲舟擇幹事小吏送尸柩於上元縣買瓦棺寺松

林中地壘再圓以葬之時崔令即棄世已數年矣崔之異
母弟嬖攜孤幼來于高安韓落拓者好遠游性小長殷氏
獨在母氏號太一手殷號九天仙也殷學秦箏於常守堅盡傳其妙護念
孤女甚有恩意會南昌軍伶能箏者求于高安亦牢堅之
弟子故殷得見之謂軍伶曰崔家小娘子容德無比年已
及笄供奉與把取家狀到府日求奏聘之亞可矛軍伶依
其請至府以家狀歷抵士人門皆無影響後因謁盧侍
侍御鍔李生出家狀於懷袖中鍔與几案上李惆悵曰余
有表妹已大暮矣待余飢飽與嫁頗爲憂也娘而已徒增
余孤生半死之恨每夜往來于心制崔之孤女實余之表
姪女也余視之亦猶女弟矣侍亦視余猶兄弟也殷秀師
之言信如符契納爲繼室余因崔兄之夙分也遂定婚崔
氏（出異聞錄）

李行脩

故諫議大夫李行脩娶江西廉使王仲舒女貞懿賢淑行
脩敬之如賓王氏有幼妹嘗挈以自隨行脩亦深所鞠愛
如己之同氣元和中有名公與淮南節度李公鄘論親諸
族人在洛下邀行脩罷宣州從事寓居東洛李家吉期有
日固請行脩爲儐是夜禮竟行脩昏然而寐夢己之再娶
其婦即王氏之幼妹行脩驚寤甚惡之遽命駕而歸入門
見王氏晨興擁膝而泣行脩家有舊使蒼頭性頗凶横往
往忤王氏意其時行脩意王氏爲蒼頭所忤乃罵曰還是
此老奴欲杖之尋究其由家人皆曰老奴於廚中白說五
更作夢夢阿郎再娶王家小娘子行脩以符已之夢尤惡

其事乃詰問王氏曰此老奴夢安足信無何王氏果以疾
終時仲舒出牧吳興及凶問至王公悲慟且極遂有書疏
意託行脩續親行脩傷悼未忘固阻王公之請有秘書衛
隱者即故江陵尹伯玉之子有知人之鑒言事屢中忽謂
行脩曰侍御何懷亡夫人之深乎如侍御要見夫人奚不
問稠桑王老後二三年王公屢諷行脩託以小女行脩堅
不納及行脩除東臺御史是歲汴人李介逐其帥詔徵徐
泗兵討之道路使者星馳又大掠馬行脩緩轡出關程次
稠桑驛已聞敕使數人先至遂取稠桑店宿至是日迨曛
騎往逆旅間有老人自東而過店之南北爭牽衣請駐行
脩訊其由店人曰王老善錄命書爲鄉里所敬行脩忽悟
衛秘書之言令召之遂說所懷之事老人曰十一郎欲

見亡夫人今夜可也乃引行脩使去左右從由一徑入
土山中又陟一坡近數仞坡側隱隱若見叢林老人止于
路隅謂行脩曰十一郎但於林下呼妙子必有人應應即
答云傳語九娘子今夜暫將妙子同看亡妻行脩如王老
教呼於林間果有人應仍以老人語傳入有頃一女子出
行年十五便云九娘子遣隨十一郎去其女子言訖便折
竹一枝跨焉行脩觀之迅疾如馬須臾與行脩折一竹枝
亦令行脩跨與女子並馳依依如抵西南行約數十里忽
到一處城闕壯麗前經一大宮宮有門仍云但循西廊直
北從南第二院則賢夫人所居內有所覩必趨而過慎勿
怪行脩心記之循西廊見朱囊緹幕下燈明其內有措肸
寸餘數百行脩一如女子之言趨至北廊及院果見行脩

十數年前云者一青衣出馬迎行脩前拜乃齎一榻云十
一郎且坐娘子續出行脩比苦肺疾王氏嘗與行脩備治
疾皁莢子湯自王氏之亡也此湯少得至是青衣持湯令
行脩啜焉卽宛是王氏手煎之味言未竟夫人遂出涕泣
相見行脩方欲申離恨之又王氏固止之曰今與君幽顯
異途深不願如此貽某之患苟不忘平生但得納小妹勸
養卽於某之道盡矣所要相見奉託如此言訖已聞門外
女子叫李十一郎速出聲甚切行脩食卒而出其女子且
怒且責措大不別頭腦宜速返依前跨竹枝同行有頃却
至舊所老人枕塊而寐聞行脩至遽起云豈不如意乎行
脩答曰然老人曰須謝九娘子遣人相送行脩亦如其教
行脩因憊甚因問老人曰此等何哉老人曰此原上有靈

應九子母祠耳老人行引行脩却至逆旅壁缸熒熒欖馬
啖芻如故僕夫等昏憊熟寐老人因辭而去行脩心憤然
一嘔所飲皁莢子湯出焉時王公亡移鎮江西矣從是行
脩續王氏之婚後官至諫議大夫出續定命錄

灌園嬰女

頃有一秀才年及弱冠切於婚娶經數十處託媒氏求間
竟未諧偶乃詣善易者以決之卜人曰伉儷之道亦繫宿
緣君之室始生二歲矣又問當在何州縣是何姓氏卜人
曰在滑州郭之南其姓某氏父母見灌園為業只生一女
當為君嘉偶其秀才自以門第才望方求華族聞卜人之
言懷抱鬱快然未甚信也遂詣滑質其事至則於滑郭之
南尋訪果有一蔬園問老園姓氏與卜人同又問有息否

則曰生一女始二歲矣秀才愈不樂一日伺其女嬰父母
出外遂就其家誘引女嬰使前卽以細針內於顖中而去
尋離滑臺謂其女嬰之死矣是時女嬰雖遇其酷竟至無
恙生五六歲父母俱喪本鄉縣以孤女無主申報廉使廉
使卽養育之一二年間廉使憐其黠慧育為己女恩愛備
至廉使移鎮他州女亦成長其問卜秀才已登科第兼歷
簿官與廉使素不相接因行李經由投刺謁廉使一見慕
其風采甚加禮遇問及婚娶答以未婚廉使知其衣冠子
弟且慕其為人乃以幼女妻之潛令道達其意秀才欣然
許之未幾成婚廉使資送甚厚其女亦有殊色秀才深過
所望且憶卜者之言頗有責其謬妄耳其後每因天氣陰
晦其妻輒患頭痛數年不止為訪名醫醫者曰病在頂腦

間卽以藥封腦上有頃內潰出一針其疾遂愈因潛訪廉
使之親舊問女子之所出方知園者之女信卜人之不給
也襄州從事陸憲嘗話此事出王堂閒話

朱顯

射洪簿朱顯頃欲婚郫縣令杜集女甑定後值前蜀選入
宮中後咸康歸命顯作掾彭州散求婚媾得王氏之孫亦
宮中舊人朱因與話昔欲婚杜氏嘗記得有過婚廻書云
但慚南阮之貧曷稱東牀之美王氏孫乃長歎曰某卽杜
氏王氏冒稱自宮中出後無所託遂得王氏收某朱顯悲
喜夫妻情義轉重也出王溪編事

侯繼圖

侯繼圖尚書本儒素之家手不釋卷口不停吟秋風四起

方倚檻於大慈寺樓忽有木葉飄然而墜上有詩曰拭翠斂雙蛾為鬱心中事搦管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負心人盡解相思死後貯巾箱凡五六年旋與任氏為婚嘗念此詩任氏曰此是書葉詩時在左綿書爭得至此侯以今書辨驗與葉上無異也出玉溪編事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六十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六十一　感應一

張寬　漢武帝　醴泉
淮南子　揚雄　劉向
袁安　樊英　五石精
律呂　陳業　陳寔
三州人　魏任城王　呂虔
管寧　河間男子　宜陽女子
張應　南郡掾　蒲坂精舍
吳興經堂　南徐士人　徐祖
劉京　何敬叔　蕭子懋
蕭叡明　解叔謙　宗元卿
匡昕　曾康祖

張寬

張寬字叔文漢時為侍中從祀于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于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即女人星見出漢武故事

漢武帝

漢武帝嘗微行造主人家家有婢國色帝悅之仍留宿夜與主婢臥有一書生亦寄宿善天文忽見客星將掩帝座甚逼書生大驚懼連呼咄咄不覺聲高仍又見一男子操刀將入戶聞書生聲急謂為己故遂縮走客星應時而退如此者數過帝聞其聲異而問之書生具說所見帝乃悟曰必此人壻也將欲肆凶惡於朕仍召集期門羽林語主

人曰朕太子也於是擒奴問而欵服乃誅之帝歎曰斯蓋天啓書生之心以扶佑朕躬乃厚賜書生焉

醴泉

太山之東有醴泉其形如井本體是石也欲取飲者皆洗心跪而挹之則泉出如流多少足用若或汚慢則泉縮焉蓋神明之常志者也（出[illegible]）

淮南子

淮南子曰東風至而酒泛溢許慎云東風震方也酒泛清酒也木味酸相感故也高誘云酒泛爲米麴之泛者風至而沸動李淳風又按今酒初熟甕上澄清時恒隨日轉在旦則清者在東晝午時在南日落在西夜半在子恒清者隨日所在又春夏間於地壓下停春酒者甕上蟻泛皆逐風而移雖居深密非風所至而感召動也（出感應經）

（闕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二）

揚雄

揚雄讀書有人語云無爲自苦玄故難傳忽然不見雄著玄夢吐白鳳皇集上頃之而滅（出西京雜記）

劉向

漢劉向於成哀之際校書于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黃衣黎杖扣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人乃吹杖端爛然火明因以照向說開闢已前事乃授洪範五行之文向裂衣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聞金卯之姓有博學者下而觀之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子歆從向授此術（出王子年拾遺記）

袁安

袁安爲陰平長有惠化縣先有雹曰冬夏未嘗消釋歲中數出飛布十數里大爲民害安乃推誠潔齋引愆貶己至誠感神雹遂爲之沉淪伏而不起乃無若雨變風焉（出[illegible]）

樊英

漢樊英善圖緯洞達幽微（[illegible]）見天子因西向南噀詔問其故對曰成都今日火後蜀郡上言火災如英所道云時有雨從東北來故火不爲大害英嘗忽被髮拔刀斫擊舍中妻怪問其故英曰郗生遇賊郗生者名巡是英弟子時遠行後還說於道中逢賊頼一被髮老人來相救故得免永建時殿上鐘自鳴帝憂之公卿莫能解乃問英英曰蜀岷山崩母崩子故鳴非聖朝災也尋上蜀山崩事（出[illegible]）

（闕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二）

五石精

論衡曰陽燧取火方諸取水二物皆以形勢得[illegible]假月方諸若埒杯若二器如板狀安能得水火也鑄陽燧用五月丙午日午時鍊五色石爲之形如圓鏡向日即得火方諸以十一月壬子夜半時鍊五色石爲之狀如埒杯向月即得津水令取大蛤向月亦有津間淮南子云陽燧見日燦而爲火方諸見月津而爲水注云皆五石之精陽燧圓以向日得火方諸抑而向月得水又云陽燧之取火於日方諸之取露於月天地之間玄微忽恍巧曆所不能推其數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相感動然之也（出[illegible]）

律呂

物理論云十二律呂候氣先於平地爲室三重重有三重

壁揚子所謂九閉之中也外室南戸以布為幔次室北戸內室南戸並以布為幔皆上圓下方閉密無風人居其中二日觀之十二律各以木為按每律各內庳外高以律加其上依位安置之以河內葭莩灰實其端若氣至吹灰去管者小動為和大動為臣彊李淳風云自古言樂聲律呂者皆本於十二管以氣應灰飛為驗後魏末孫僧化造六甲一周曆其序云以管律候某月某時律氣應推按前後五六事皆不與算曆家術數相符此外諸書無言候氣得應驗者以理推尋恐無實錄後魏信都芳自云造風扇候二十四氣每一氣至其扇輒躁斯又驗矣（出感應類從志）

陳業

陳業字文理業兄渡海傾命時同依止者五六十人骨肉消爛而不可辨別業仰皇天誓后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灑骨上應時歃血餘皆流去（出會稽先賢傳）

陳寔

潁川陳寔有子元方次曰仲方並以名德稱兄弟共養闔門雍睦海內慕其風四所並命無所屈就兄弟嘗過同郡荀爽夜會飲宴太史奏德星聚（出先賢傳）

三州人

晉三州人約為父子父令二人作舍於大澤中欲成父曰不如河邊乃徙焉又幾成父曰不如河中二人乃負土填河三旬不立有書生過為縛兩上豚投河中父乃止二人曰何嘗見工可填耶吾觀汝行再明廻至河邊河中土為高丈餘袤廣十餘里因居其上（出孝子傳）

魏任城王

魏任城王章葬如漢東平王禮葬及長出聞空中數百人泣聲送者言昔亂軍殺傷者皆無棺槨王之仁惠收其朽骨死者歡於地下精靈以之懷感焉（出王子年拾遺記）

呂虔

魏長沙郡久雨太守呂虔令戸曹掾齋戒在社三日三夜祈晴夢見白頭翁曰汝來遲明日當霽果然（出湘州記）

管寧

管寧死遼東三十七年歸柩而阻海風同行數十船俱沒惟寧船望見火光投之得島嶼及上岸無火亦無人玄晏先生以為積善之感（出[illegible]）

河間男子

晉武帝世河間郡有男女相悅許相配適既而男從軍積年父母以女別適人無幾而憂死男還悲痛乃至冢所始欲哭之不勝其情遂發冢開棺即時蘇活因負還家將養數日平復其夫乃往求之其人不還曰卿婦已死天下豈聞死人可復活耶此天賜我非卿婦也於是相訟郡縣不能決讞於廷尉廷尉奏以情誠之至感於天地故死而更生在常理之外非理之所處刑之所裁斷以還開冢者（出法苑珠林）

宜陽女子

晉末嘉之亂郡縣無定主彊弱相暴宜陽縣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十餘口為長沙賊所殺時娥負器出汲於溪聞賊至走還正見牆壁已破不勝其哀與賊相格賊縛

峩驅出溪過將殺之溪際有大山石壁高數十丈仰呼曰皇天寧有神否我爲何罪而當如此因奔走向山山立開廣數丈平路如砥群賊亦逐峩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如初賊皆壓死峩遂隱不復出峩所捨汲器化爲石形似雞土人因號曰石雞山女峩潭（出幽明錄）

張應

晉歷陽郡張應先奉魔娶佛家女爲婦咸和八年移居蕪湖妻病因爲魔事家財略盡而病不瘥妻曰我本佛家女爲我作佛事應卽往精舍中見竺曇鏡鏡曰普濟衆生但君當一心受持耳曇鏡期明當向其家應夕夢一人長五六尺趨步入門曰此家寂寂乃爾不淨見鏡隨此人後白曰此家始欲發意未可責之應眠覺便把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鏡食時往高座之屬具足已成應具向說夢遂夫妻受五戒病亦得瘥（出辯正論）

南郡掾

晉南郡議曹掾姓歐得病經年骨消肉盡巫醫備至無復方計其子夜如得睡眠夢見數沙門來視其父明旦便往詣佛圖見諸沙門問佛爲何神沙門爲說事狀便將諸道人歸請讀經再宿病人自覺病如輕晝得小眠如衆頭見門中有數十小兒皆五綵衣手中有持幡杖者持刀矛者於門走入有兩小兒在前徑至簾前忽便還走語後衆小人云住居中總是道人遂不復來前自此後病漸漸得差（出靈鬼志）

蒲坂精舍

宋元嘉八年河東蒲坂城大失火不可救惟精舍大小儼然及白衣家經像皆不損壞百姓驚異倍共發心（出辯正論）

吳興經堂

宋元嘉中吳興郡內嘗失火燒數百家蕩盡惟有經堂草舍儼然不燒時以爲神驗（出宣驗記）

南徐士人

宋少帝時南徐有一士子從華山往雲陽見客舍中有一女子年可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成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啓母母往至華山雲陽尋見女子具說之女聞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藏於席下臥之當愈數日果差忽擧席見蔽膝持而泣之氣欲絕謂母曰葬時從華山過母從其意比至女門牛打不行且待須臾女粧點沐浴竟而出歌曰華山畿君旣爲儂死獨活爲誰施君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言訖棺木開女遂透棺中因合葬呼曰神女塚（出系蒙）

徐祖

嘉興徐祖幼孤叔隗養之如所生隗病祖營侍甚勤是夜夢一神人告云汝叔應合死也祖扣頭祈請哀愍二神人云念汝如此爲汝活但覺叔乃差（出祥異記）

劉京

臨江郡民劉京孝行鄉里推敬時江水暴溢居者皆漂溺京負其母號泣忽有大龜至其前擧家七口俱上龜皆然行十許里及一高岸龜遂失之（出北江記）

何敬叔

何敬叔少奉佛法作一檀像未有木先夢一沙門衲衣杖

錫來云縣後何家桐甚惜若求庶可得如夢求之果獲（[illegible]）

蕭子懋

齊晉安王蕭子懋字雲昌武帝之子也始年七歲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甖盛水浸之如此三日而花不萎子懋流涕禮佛誓曰若使阿姨因此勝緣遂獲冥祐願華竟齋如故七日齋畢色更鮮紅看視甖中稍有根鬚淑媛病尋差當世稱其孝感（出法苑珠林）

蕭叡明

齊松滋令蘭陵蕭叡明母患積年叡明晝夜祈禱時寒凍叡明下淚凝結如筋額上扣血成水不溜忽有一人以石函授之曰此能治太夫人病叡明跪而受之忽然不見以函奉母中惟三寸絹丹書為日月字母病即愈（出談藪）

解叔謙

齊雁門解叔謙徵為朝請不赴母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禱聞空中云得丁公藤為酒便差訪醫及本草無識者乃崎嶇求訪至宜都境遙見山中老翁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治風尤驗叔謙再拜流涕具款行求之意此翁愴然以藤與之并示其漬酒之法叔謙受領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為酒母疾便愈（出談藪）

宗元卿

齊南陽宗元卿有至行早孤為母所養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為常鄉里宗敬率號宗曾子（出談藪）

匡昕

齊廬陵匡昕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亡已經數日昕奔還號叫母便蘇孝感致也（出談藪）

曾康祖

齊扶風曾康祖母患乳癰諸醫不能療康祖乃跪以兩手捧乳大悲泣母癰即差（出談藪）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六十二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六十二　感應二

崔恕　何瑚　陳遺
王虛之　河南婦人　岑文本
鄭鮮　張楚金　羅道悰
陵空觀　皇甫氏　田仁會
徐州軍士　唐宣宗　李彥佐
胡生　劉行者　王法朗
鄭法遵　王暉　李夢旗
孟熙

崔恕

譙郡有功曹憪天統中濟南來府君出除譙郡功曹府河崔恕弱冠有令德於人時春夏積旱送別者千餘人至此峒上衆渴甚來公有思水之色恕獨見一青鳥於峒中乍飛乍止怪而往視乃見一石方五六寸以鞭撥之清泉湧注盛以銀瓶瓶滿水竭恰來公與恕伏飲而已識者以為德感所致焉時人異之故以為目（出酉陽雜俎）

何瑚

梁何瑚字重寶為北征諮議博聞强學幼有令名性淳深事親至淳母病求醫不乘車馬忽感聖僧形質殊異手執香鑪來求齋食而至無早晚故疑其非常如此十餘日母病有瘳僧便辭去留素書般若經一卷因執手曰貧道是二十七賢聖不近俗人感推逼至心故來看病皆已差貧道宜還言訖前行忽不見而鑪煙香氣一旬方歇精誠所感朝野歎嗟因捨別宅為日愛寺也（出旌異記）

陳遺

吳人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焦飯遺在役恒帶囊每煮食輒其焦以貽母孫恩作亂遺隨例奔逃母憶遺晝夜哭泣遂失明遺脫難還家入門見母再拜號泣母目忽然開朗（出孝子傳）

王虛之

王虛之廬陵西昌人年十三喪父母二十年鹽酢不入口後得重病忽有一人來謂之曰君病尋差俄而不見又所住屋室夜有異光庭中橘樹隆冬三實病果尋愈咸以至孝所感（出孝子傳）

河南婦人

隋大業中河南婦人養姑不孝姑兩目盲婦以蚯蚓為羹以食之姑怪其味竊藏其一臠留示兒兒見之號泣將錄婦送縣俄而雷雨暴作失婦所在尋見婦自空墮地身及服玩如故而首變為白狗言語如恒自云不孝於姑為天神所罰夫乃斥去之後乞食於道不知所在（出廣異記）

岑文本

唐中書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誦法華經普門品嘗乘船於吳江中船壞人盡死文本沒在水中聞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之既而隨波涌出已着北岸遂免死後於江陵設齋僧徒集其家有一客僧獨後去謂文本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預其災終逢太平致富貴也言訖趨出外不見既而文本就齋於自食椀中得舍利二枚後果如其言（出法苑珠林）

鄭鮮

唐鄭鮮字道子善相法自知命短念無以可延夢見沙門問之須延命耶可大齋日放生念善持齋奉戒可以延齡得福鮮因奉法遂獲長年出宣驗記

張楚金

唐則天朝刑部尚書張楚金為酷吏周興構陷將刑乃仰歎曰皇天后土豈不察忠孝乎奈何以無辜獲罪因泣下數行市人皆為歔欷須臾陰雲四塞若有所感旋降赦釋罪宣示訖天地開明慶雲紛綸時議曰其忠正所致也出御史臺記

羅道琮

唐司竹園羅道琮上書忤旨配流時有同流者道病卒泣曰所恨委骨異壤道琮曰吾若生還當取同歸遂瘞之而去及還為大水漂蕩失其所在道琮哭告之請示其靈俄而水吟沸涌又呪曰如真在此下更請一沸又然遂得之誌銘可驗負之還鄉出寶應錄

陵空觀

唐景龍四年洛州陵空觀失火萬物並盡惟有一真人龕獨存乃泥塑為之乃改為聖真觀出朝野僉載

皇甫氏

唐僕射裴遵慶母皇甫氏少時常持經於兩中有小珊瑚樹異時忽有小龍骨一具在於樹側時人以為裴氏休祥上元中遵慶遂居宰輔云爾出廣異記

田仁會

唐田仁會為郢州刺史自暴得雨人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為人上天聞田中致雨山出雲但願常在不患貧出廣異記

徐州軍士

唐王智興在徐州法令甚嚴有防秋官健交代歸其妹婿於家中設饌以賀自於廚中磨刀將就坐割羊肉磨訖持之疾行妻兄自堂走入廚倉卒相值鋒正中妻兄心即死所由擒以告智興訊問但稱過誤本無惡意智興不之信命斬之刀輒自刑者手中躍出徑沒於地三換皆然智興異之乃不殺出話錄

唐宣宗

唐大中初京師嘗淫雨涉月將害粢盛分命禱告百無一應宣宗一日在內殿謂左右曰昔湯以六事自責以身代犧牲然甚旱卒不為災我今萬姓主遠慚湯德而災若是兆人謂我何乃執爐降階殘泥焚香仰視若自責者久之御服沾濕感動左右旋踵而急雨止翌日而凝陰開比秋而大有年出貞陵遺事

李彥佐

李彥佐在滄景唐太和九年有詔詔浮陽兵北渡黃河時冬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冰進舟冰觸舟舟覆詔失彥佐懼將不寢食六日鬢髮白至貌侵膚削從事亦訝其儀形也乃令津吏不得詔盡死方懼且請公一祝禱于河吏憑公誠明以死索之彥佐乃令具牲酒及祝傳語詰河其旨明天子在上川瀆山嶽祝史咸秩予境之望祀未嘗虧兩

河伯洎鱗介之長當衛天子詔何反溺之乎或不獲子將齋告于天天將謫爾吏酹冰辭已忽有聲如震河冰中斷可三十丈吏知彥佐精誠已達乃沉鉤索而出玨角如舊惟篆印微濕耳彥佐所至令嚴務簡推誠於物著聲於官如河水色渾駛流大木與纖芥頃刻千里矣安有舟覆六日一酹而堅冰陷一鉤而沉詔獲得非誠之至乎 出闕史

胡生

列子終於鄭今墓在郊藪謂賢者之跡而或禁其樵採焉里有胡生者家貧少爲洗鏡鎪釘之業遇甘果名茶美醞輒祭于禦寇之壟以求聰慧而思學道歷稔忽夢一人刀劃其腹開以一卷之書置于心腑及覺而吟咏之意皆綺美之詞所得不由於師友也既成卷軸尚不棄於猥賤之業眞隱者之風遠近號爲胡釘鉸太守名流皆仰矚之而門多長者或有遺賂必見拒也或持茗酒而來則忻然接奉其文略記數篇寓圃田韓少府見訪云忽聞梅福來相訪笑著荷衣出草堂兒童不惜見卑鳥爭入蘆花深處藏又觀鄭州崔郎中諸妓繡樣云日暮堂前花蕊嬌爭拈小筆上牀描繡成安向春園裏引得黃鸝下柳條江際小兒垂釣云蓬頭稚子學垂綸側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問遙招手恐畏魚驚不應人 出雲溪友議

劉行者

唐廬陵闤闠中有一劉行者以釘鉸爲業性至孝母親患眼二十餘年行者懇苦救療一日忽有衲僧携淨水銅瓶子寬行者磨洗出百金爲酬行者不受告云家有母親患眼多年和尚莫能有藥療否僧云待磨洗瓶子了與醫療洗畢便出門而行者隨問之僧云但歸去已與醫了言訖失僧所在行者奔還家見母親忽自牀墜地雙目豁開闔家驚異方知向者僧是羅漢遂畫其形影供養至今存焉 出報應錄

王法朗

唐蘷州道士王法朗舌大而長呼文字不甚典切常以爲恨因發願誦道德經夢老君與剪其舌覺而言詞輕利精誦五千言頗有徵驗 出錄異記

郗法遵

唐道士郗法遵居廬山簡寂觀道行精確獨力檢校已歷數年全無徒弟忽夢玄中法師謂之曰汝無人力甚見勤勞今有二童子所恨年小耳既覺話於衆出山過民王家有孩子年纔一晬見法遵抱其足不肯捨遣去晝夜啼號不息遣復至則欣然後數年父母即捨爲童子又一小兒姓劉眼有五色光父母疑其怪異因灸眼尾其光遂絕已四五歲亦捨在觀中相次入道果符玄中夢授之語矣 出錄異記

王琚

西蜀將王琚嘗任集州刺史集州城中無水泉民皆汲於野外值岐兵急攻州城且絕其水路城內焦渴旬日之間頗有死者王公乃中夜有所祈請哀告神祇及寐夢一老父告曰州獄之下當有靈泉言訖而去王亦驚寤遲明且命畚鍤於所指之處掘數丈乃有泉流居人飲之皆活其

衆吮兵比知城中無水意將坐俟其斃王公命汲泉水數十甕於城上揚而示之其衆乃去是日神泉亦竭豈王公精誠之所感耶躬勤拜井之事固不虛耳王後致仕家於雍州嘗言之故記耳（出玉堂閑話）

李夢旗

僞蜀拔山軍卒李夢旗經敵擒歸岐陽乞母赴江因昔覰自夢旗在岐陽處所切至願見慈母三載方還夢旗刺股血點母眼即時如故乃知孝道感通其昭然耳（出鑑誡錄）

孟熙

蜀孟熙販果實養父母承顏順旨溫凊定省出告反面不憚苦辛父常云我雖貧養得一曾參及父亡絕漿哀號幾至滅性布苫于地寢處其上三年不食鹽酪遠近嘆服因見鼠穴地得黃金數千兩自此巨富焉（出鑑誡錄）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六十二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六十三

讖應

歷陽媼　孫權　高頴
神堯　唐高祖　太行山
桑條歌　突厥鹽　封中數
楊柳謠　黃麞歌　茲挐兒
安樂寺　烏鵲窠　鯉魚兒
挽天樞　黃犢子　駱賓王
天后　閻知微　長孫無忌
魏王　武媚娘　孝和
魏叔麟　武三思　孫佺
張易之　飲酒令　白馬寺
李棠　李進周　誌公詞
李懷光　王鍔　木成文
草重生　唐國閏　竹貓

歷陽媼

歷陽縣有一媼常爲善忽有少年過門求食媼待之甚恭臨去謂媼曰時往縣門見門閫有血可登山避難自是媼日往之門吏問其狀媼具以少年所教答之吏即戲以雞血塗門閫明日媼見有血乃携雞籠走上山其夕縣陷爲湖今和州歷陽湖是也（出獨異記）

孫權

瀘口城漢高祖六年灌嬰所築建安中孫權經住此城自標作井地遂得故井井中有銘石云漢六年穎陰侯開此井卜云三百年當塞後不度百年當爲應運者所開權

見銘欣悅以爲巳瑞人咸異之(出張僧鑒潯陽記)

高潁

西京朝堂北頭有大楓樹隋曰唐興村門首文皇帝移長安城將作木匠高潁常坐此樹下檢校後栽樹行不正欲去之帝曰高潁坐此樹下不須殺之至今先天一百三十年其樹尚在柯葉森竦根株盤礴與諸樹不同承天門正當唐興村門首今唐家名焉(出朝野僉載)

神堯

隋煬帝與神堯高祖俱是獨孤外家然則神堯與煬帝常情狎每朝謁退煬帝皆有嘲戲後因賜宴煬帝於衆因戲神堯神堯高顙面皺帝目爲阿婆面神堯忿恚不樂而歸就第快悵不巳見文皇巳下告文皇皆無言次告竇皇后曰某身世可悲今日更被上顯毀云阿婆面據是兒孫不免飢凍矣竇后欣躍曰此言可以家家相賀神堯不曉謂是翁兒之詞后曰公封於唐阿婆乃是堂主堂者唐也神堯渙然冰釋喜悅與春謀諸王私相賀焉(出國史纂異)

唐北京晉陽瑞壇隋大業十三年高祖令舜工元吉鎮守之丑獲青石若龜形文有丹書四字曰李淵萬吉舜工獻之文字映徹宛若龜形帝乃令水清磨以驗之數日其字愈明內外畢賀帝曰上天明命貺以萬吉宜以少牢祀石龜而爵釐人因立受瑞壇(出太原事蹟)

太行山

唐武德初太行山大聲曰唐國興理萬年(出太原事蹟雜記)

桑條歌

吾永徽年以後人唱桑條歌云桑條葦女葦也樂至神龍年中逆韋應之謡侯者鄭愔作桑條樂詞十餘首進之逆韋大喜擢爲吏部侍郎賞縑百匹(出朝野僉載)

突厥鹽

唐龍朔已來人唱歌名突厥鹽後周聖曆年中差閻知微和匈奴授三品春官尚書送武延秀娶成默啜女送金銀器物錦綵衣裳以爲禮聘不可勝紀突厥翻動漢使並沒立知微爲可汗突厥鹽之應(出朝野僉載)

封中嶽

唐調露中大帝欲封中嶽屬突厥叛而止後又欲封土蕃入寇又停至永淳年又駕幸嵩嶽謡云嵩山凡幾層不畏登不得只畏不得登三度徵兵馬傍道打騰騰嶽下遘疾不愈迴至宮而崩(出朝野僉載)

楊柳謡

唐永淳之後天下皆唱楊柳楊柳漫頭駝後徐敬業犯事出柳州司馬遂作偽敕自授揚州司馬殺長史陳敬之據江淮反使李孝逸討之斬業首驛馬馱入洛楊柳楊柳漫頭駝此其應也(出朝野僉載)

黃麞歌

周如意年巳來始唱黃麞歌其詞曰黃麞黃麞草裏藏彎弓射你傷殺而契丹反叛殺都督趙翽營府陷沒差總管曹仁師張玄遇麻仁節王孝傑前後百萬衆被賊敗於黃麞谷諸軍並沒罔有孑遺黃麞之歌斯爲驗矣(出朝野僉載)

苾挐兒

周垂拱已來京都唱苾挈兒歌詞皆是邪曲後張易之小名苾挈（出朝野僉載）

安樂寺

唐景龍年安樂公主洛州道光坊造安樂寺用錢數百萬童謠曰可憐安樂寺了了樹頭懸後誅逆韋并殺安樂斬首懸於竿上改爲悖逆庶人（出朝野僉載）

烏鵲窠

唐神龍已後謠曰山南烏鵲窠山北金駱駝鐮柯不鑿孔斧子不施柯此突厥犯塞百姓不得斫桑養蠶種禾刈穀之應也（出朝野僉載）

鯉魚兒

唐景龍中謠曰可憐聖善寺身著綠毛衣牽來河裏飲蹋殺鯉魚兒至景雲中譙王從均州入都作亂敗走投洛川而死（出朝野僉載）

挽天樞

唐景雲中謠曰一條麻線挽天樞絕去也神武即位敕令推倒天樞收銅送入尚方此其應驗（出朝野僉載）

黃犢子

唐景龍中謠云黃柏犢子挽紖斷兩腳蹋地鞋䩞斷六月平王誅逆韋挽紖斷者韋欲作亂鞋䩞斷者事不成阿韋是黃犢之後也（出朝野僉載）

駱賓王

唐明堂主簿駱賓王帝京篇曰倏忽摶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賓王後與徐敬業興兵揚州大敗投江水而死此其讖也（出朝野僉載）

天后

唐太宗之代有秘記云唐三代之後即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召李淳風以詢其事淳風對曰臣據玄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從今不踰四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殆將殲盡帝曰求而殺之如何淳風曰天之所命不可廢也王者不死雖求恐不可得且據占已長成復在宮內已是陛下眷屬更四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即當復生更四十年亦堪御天下矣少壯嚴毒殺之爲血讎即陛下子孫無遺類矣（出感定錄）

閻知微

唐麟德已來百姓飲酒唱歌曲終而不盡者號爲族鹽後閻知微從突厥領賊破趙定後知微來則天大怒磔於西市命百官射之河內王武懿宗去七步射三發皆不中其怯懦也如此知微身上箭如蝟毛剉其骨肉夷其九族疏親先不相識者皆斬之小兒年七八歲驅抱向西市百姓哀之擲餅果與者仍相爭奪以爲戲笑監刑御史不忍害奏捨之其族鹽之言於斯應矣（出朝野僉載）

長孫無忌

唐趙公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氊帽天下慕之其帽爲趙公渾脫後坐事長流嶺南渾脫之言於是效焉（出朝野僉載）

魏王

唐魏王爲巾子向前踣天下欣欣慕之名爲魏王踣後坐

死至孝和時陸頌亦為巾子同此樣時人又名為陸頌㡖未一年而陸頌殞 出朝野僉載

武媚娘

唐永徽後天下唱武媚娘歌後立武氏為皇后大帝崩則天臨朝改號大周二十餘年武氏强盛武氏三王梁魏定等並開府自餘郡五十餘人幾遷鼎矣 出朝野僉載

孝和

唐咸亨已後人皆云莫浪語阿婆嗔三叔聞時笑殺人後果則天即位至孝和嗣之阿婆者則天也三叔者孝和為第三也 出朝野僉載

魏叔麟

唐魏僕射子名叔麟識者曰叔麟反語身戮也後果被羅織而殺之 出朝野僉載

武三思

梁王武三思唐神龍初封德靖王識者言德靖鼎賊也果有窺鼎之志被鄭克等斬之 出朝野僉載

孫佺

唐孫佺為幽州都督五月北征時軍師李處郁諫五月南方火北方水火入水必滅佺不從果沒八萬人昔竇建德救王世充於牛口谷時謂竇入牛口豈有還期果被秦王所擒其孫佺之北也處郁曰飱若入咽百無一全山東人謂濕飯為飱音孫幽州以北並為燕地故云 出朝野僉載

張易之

天后時謠言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張公者斥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李氏太盛也 出朝野僉載

飲酒令

唐龍朔年已來百姓飲酒作令云子母相去離連臺拗倒子母者盞與盤也連臺者連盤拗盞倒也及天后永昌中羅織事起有宿衛十餘人於清化坊飲為此令此席人進狀告之十人皆棄市自後廬陵徙均州則子母相去離也連臺拗倒者則天被廢諸武遷放之兆 出朝野僉載

白馬寺

唐神武皇帝七月即位東都白馬寺鐵像頭無故自落於殿門外自後捉搦僧尼嚴急令拜父母等未成者並停革後出者科決還俗者十八九焉 出朝野僉載

李蒙

開元五年春司天奏玄象有謫見其災甚重玄宗震驚問曰何祥對曰當有名士三十人同日冤死今新及第進士正應其數其年及第李蒙者貴主家壻上不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遊宴汝愛壻可閉留其家主居昭國里時大合樂音曲遠暢曲江漲水聯舟數艘進士畢集蒙聞乃踰垣奔走群衆愜望才登舟移就水中畫舸平沉聲妓篙工不知紀極三十進士無一生者 出獨異志

李進周

天寶中李進周頗有道術多在禁署徙居宮觀於所居院內題詩不啻千言皆預紀上皇幸蜀禄山僭位之事物亦不悟後方豁然暴舉一篇云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如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貴妃小字阿環山下鬼嵬字也 出

讖情

誌公詞

劉禹錫曰逆胡之將亂中原梁朝誌公大師已贈詞曰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安字也綠者祿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敗亡聖矣符誌公之寓言也（出劉公嘉話錄）

李懷光

馬燧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寶鼎下營問其地名埋懷村乃大喜曰擒賊必矣（出國史補）

王鐸

唐乾符中荆州節度使晉公王鐸後為諸道都統時木星入南斗數夕不退鐸觀之問諸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

土犯斗即為災惟木當為福耳或然之時有術士邊岡洞曉天文精通曆數謂晉公曰惟斗帝王之宫宿惟木為福神當以帝王占之然則非福於今必當有驗於後未敢言之他日晉公屏左右密問岡曰木星入斗當王之兆木在斗中朱字也識者言唐世嘗有緋衣之讖或言將來革運或姓裴或姓牛以裴字為緋衣牛字著人即朱也所以裴晉公度牛相國僧孺每罹此謗李衛公所周秦行記乃斯事也安知鍾於碭山之朱乎（出北夢瑣言）

木成文

梁開平二年使其將李思安攻潞州營於壺口關伐木為柵破一大木木中朱書隸文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思安表上之其羣臣皆賀以為十四年必有遠夷貢珍寶者其司天少監徐鴻謂所親曰自古無一字為年號者上天符命豈闕文乎吾以丙申之年當有石氏王此地者移四字中兩竪畫置天字左右即丙字也移四之外圍以十字貫之即申字也後至丙申歲晉高祖以石姓起并州如鴻之言（出稽神錄）

草重生

初董昌未敗前狂人於越中旗亭客舍多題詩四句曰日日草重生悠悠傍素城諸侯逐白兔夏滿鏡湖平初人不曉其詞及昌敗方悟草重董字日日昌字素城越城隋越國公楊素所築也諸侯者猴乃錢鏐申生屬也白兔昌卯生屬也夏滿六月也鏡湖者越中也（出會稽錄）

唐國閏

偽蜀後主王衍以唐襲宅建上清宫於老君尊像殿中列唐朝十八帝真乃備法駕謁之識者以為拜唐乃歸命之先兆也先是司天監胡秀林進曆移閏在丙戌年正月有向隱者亦進曆用宜明法閏乙酉年十二月既有異同彼此紛訴仍於界上取唐國曆日近臣曰宜用唐國閏月也因更改閏十二月街衢賣曆者云只有一月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國滅胡秀林是唐朝司天少監仕蜀別造永昌正象曆推步之妙天下一人然移閏之事不爽曆議常人不可輕知之（出北夢瑣言）

竹䶉

竹䶉者食竹之鼠也生於深山溪谷竹林之中無人之境非竹不食巨如野貍其肉肥脆山民重之每發地取之甚

鄴岐梁睚眦之年秦隴之地無遠近巖谷之間此物爭出投城隍及所在民家或穿墉壞城或自門閾而入犬食不盡則並入人家房內秦民之口腹飫焉忽有童謠曰貓貓引黑牛天差不自由但看戊寅歲揚在蜀江頭智者不能議之庚午歲大梁同州節度使劉知俊叛梁入秦家于天水天水破流入蜀居數年間蜀人又謠曰黑牛無繫絆棧繩一時斷偽蜀先主聞之懼曰黑牛者劉之小字棧繩者吾子孫之名也蓋前輩連宗字後輩連承字為名棧繩與宗承音同吾老矣得不為子孫之患乎於是害劉公以厭之明年歲在戊寅先主不豫合眼劉公在目前蜀人懼之遂粉劉之骨揚入于蜀江先主尋崩議者方知貓者劉也黑牛者劉之小字戊寅歲揚骨入于蜀江之應（出王氏見聞）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六十三